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史部第六九冊目次

資治通鑑二百九十四卷（三）（宋）司馬光撰（元）胡三省音註 元興文署刻本 〇〇一

資治通鑑二百九十四卷（三）

（宋）司馬光撰　（元）胡三省音註

元興文署刻本

資治通鑑卷第八十八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充集賢殿修撰判西京留司御史臺上柱國河內郡開國公食邑二千六百戶食實封一千戶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

敕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晉紀十起玄黓涒灘盡昭陽作噩凡二年

孝懷皇帝下

永嘉六年春正月漢呼延后卒謚曰武元　漢鎮北將軍靳沖平北將軍卜珝寇并州靳居焮翻姓也珝況羽翻辛未圍晉陽　甲戌漢主聰以司空王育尚書令任顗女爲左右昭儀任音壬顗魚豈翻中軍大將軍王彰中書監范隆左僕射馬景女皆爲夫人右僕射朱紀女爲貴妃皆金印紫綬綬音受聰將納太保劉殷女太宰延年太傅景皆曰太保自云劉康公之後與陛下殊源劉康公周之卿士食采於劉其後因以爲氏劉聰自以爲漢之後冒姓劉氏故云殊源納之何害聰悅拜殷二女英娥爲左右貴嬪位在昭儀上嬪毗賓翻又納殷女孫四人皆爲貴人位次貴妃於是六劉之寵傾後宮聰希復出外復扶又翻事皆中黃門奏決　故新野王歆牙門將胡亢聚衆於竟陵亢音剛自號楚公寇掠荊土以歆南蠻司馬新野杜曾爲竟陵太守曾勇冠三軍能被甲游於水中爲曾亂荊州張本冠古玩翻被皮義翻　二月壬子朔日有食之　石勒築壘於葛陂皇覽曰汝南郡鮦陽縣有葛陂賢曰葛陂在今豫州新蔡縣西北課農造舟將攻建業琅邪王睿大集江南之衆於壽春以鎮東長史紀瞻爲揚威將軍都督諸軍以討之睿爲鎮東大將軍署瞻長史　會大雨三月不止勒軍中飢疫死者太半聞晉軍將至集將佐議之右長史刁膺請先送款於睿求掃平河朔以自贖俟其軍退徐更圖之勒愀然長嘯愀子小翻中堅將軍夔安請就高避水中堅將軍蓋石勒所置夔姓春秋夔子之後勒曰將軍何怯邪孔萇等三十餘將請各將兵分道夜攻壽春斬吳將頭據其城食其粟要以今年破丹楊定江南勒笑曰是勇將之計也言其不足計勝敗但勇於赴敵耳將即亮翻各賜鎧馬一匹鎧可亥翻匹譬吉翻顧謂張賓曰於君意何如賓曰將軍攻陷京師囚執天子殺害王公妻略妃主擢將軍之髮不足以數將軍之罪擢拔也拔其髮以數其罪猶不及言其罪多也數所具翻奈何復相臣奉乎復扶又翻去年既殺王彌不當來此今天降霖雨於數百里中示將軍不應留此也鄴有三臺之固水經註鄴城西北有三臺皆因城爲之基漢建安十五年魏武所起中曰銅雀臺高十丈其後石虎更增二丈南則金虎臺高八丈北則冰井臺亦高八丈西接平陽謂近漢都可以壯聲援山河四塞宜北徙據

以經營河北河北既定天下無處將軍之右者矣
晉之保壽春畏將軍往攻之耳彼聞吾去喜於
自全何暇追襲吾後為吾不利邪(自古國於東南率多為自保之計亦
自量其力之不足以進也賓料之審矣)將軍宜使輜重從北道先發將
軍引大兵向壽春輜重既遠(重直用翻)大兵徐還何憂進
退無地乎勒攘袂鼓髯曰張君計是也責刁膺曰君
既相輔佐當共成大功柰何遽勸孤降(降戶江翻)此策應
斬然素知君怯特相宥耳於是黜膺為將軍擢賓為
右長史號曰右侯勒引兵發葛陂遣石虎帥騎二千
向壽春(帥讀曰率騎奇寄翻)遇晉運船虎將士爭取之為紀瞻
所敗(敗補邁翻)瞻追奔百里前及勒軍勒結陳待之(陳讀曰陣)
瞻不敢擊退還壽春　漢主聰封帝為會稽郡公(會工
外翻)加儀同三司聰從容謂帝曰卿昔為豫章王朕與
王武子造卿武子稱朕於卿(從千容翻王濟字武子造七到翻)卿言
聞其名久矣贈朕柘弓銀研(研與硯同)卿頗記否帝曰臣
安敢忘之但恨爾日不早識龍顏聰曰卿家骨肉何
相殘如此帝曰大漢將應天受命故為陛下自相驅
除(為于偽翻)此殆天意非人事也且臣家若能奉武皇帝
之業九族敦睦陛下何由得之聰喜以小劉貴人妻
帝(妻七細翻)曰此名公之孫也卿善遇之　代公猗盧遣
兵救晉陽三月乙未漢兵敗走卜珝之卒先奔靳沖
擅收珝斬之聰大怒遣使持節斬沖(使疏吏翻)　聰納其
舅子輔漢將軍張寔二女徽光麗光為貴人(此別一張寔非
河西張軌之子)太后張氏之意也(張氏淵之側室生聰尊為太后)　涼州主
簿馬魴說張軌(魴符方翻說輸芮翻)宜命將出師翼戴帝室軌
從之馳檄關中共尊輔秦王且言今遣前鋒督護宋
配帥步騎二萬徑趣長安(帥讀曰率趣七喻翻)西中郎將寔帥
中軍三萬武威太守張琠帥胡騎二萬絡繹繼發(琠它
典翻絡繹相繼不絕之意)　夏四月丙寅征南將軍山簡卒　漢
主聰封其子敷為渤海王驥為濟南王鸞為燕王鴻
為楚王勱為齊王(勱音邁)權為秦王操為魏王持為趙
王　聰以魚蟹不供斬左都水使者襄陵王攄(襄陵縣漢
屬河東郡晉屬平陽郡後所謂丞斬王公劉攄亦劉氏也攄抽居翻)作溫明徽光二
殿未成斬將作大匠望都公靳陵觀漁於汾水昏夜
不歸中軍大將軍王彰諫曰比觀陛下所為臣實痛
心疾首(比毗至翻)今愚民歸漢之志未專思晉之心猶盛
劉琨咫尺刺客縱橫(謂平陽去晉陽不遠也縱子容翻)帝王輕出一
夫敵耳願陛下改往修來則億兆幸甚聰大怒命斬
之王夫人叩頭乞哀乃囚之(王夫人彰女也)太后張氏以聰
刑罰過差三日不食太弟乂單于粲輿櫬切諫聰怒

曰吾豈桀紂而汝輩生來哭人大宰延年太保劉殷等公卿列侯百餘人皆免冠涕泣曰陛下功高德厚曠世少比少詩沼翻往也唐虞今則陛下而頃來以小小不供亟斬王公直言忤旨遽囚大將王公謂劉攄勒陵大將謂王彰亟欺冀翻忤五故翻此臣等竊所未解解戶買翻曉也故相與憂之忘寢與食聰慨然曰朕昨大醉非其本心微公等言朕不聞過各賜帛百匹使侍中持節赦彰曰先帝賴君如左右手君著勳再世朕敢忘之此段之過希君蕩然君能盡懷憂國朕所望也今進君驃騎將軍定襄郡公驃匹妙翻後有不逮幸數匡之數所角翻　王彌既死事見上卷上年漢安北將軍趙固平北將軍王桑恐為石勒所并欲引兵歸平陽軍中乏糧士卒相食乃自碻磝津西渡碻五交翻磝牛交翻劉琨以兄子演為魏郡太守鎮鄴桑恐演邀之遣長史臨深為質於琨姓譜臨姓大臨之後質音致琨以固為雍州刺史雍於用翻下同桑為豫州刺史　賈疋等圍長安數月漢中山王曜連戰皆敗驅掠士女八萬餘口奔于平陽秦王業自雍入于長安雍於用翻　五月漢主聰以曜為龍驤大將軍行大司馬驤思將翻聰使河內王粲攻傅祇於三渚據祇傳祇屯盟津小城盟津河平陰有二渚又有洄渚故亦曰三渚右將軍劉參攻郭默於懷會祇病薨城陷粲遷

祇子孫并其士民二萬餘户于平陽　六月漢主聰欲立貴嬪劉英為皇后張太后欲立貴人張徽光聰不得已許之英尋卒　漢大昌文獻公劉殷卒宋白曰隰州隰川縣漢蒲子縣劉聰置大昌郡殷為相不犯顏忤旨忤五故翻然因事進規補益甚多漢主聰每與群臣議政事殷無所是非群臣出殷獨留為聰敷暢條理商榷事宜商度也榷者舉其略也為于偽翻榷古岳翻聰未嘗不從之殷常戒子孫曰事君當務幾諫凡人尚不可面斥其過況萬乘乎夫幾諫之功無異犯顏但不彰君之過所以為優耳幾諫者見微而諫也侯希聖曰事君有顯諫者有幾諫者顯而逆柔忠厚者其說多行骨直強勁者其說多忤夫以貴幾諫也幾居希翻乘繩證翻官至侍中太保錄尚書賜劍履上殿入朝不趨乘輿入殿然殷在公卿間常恂恂有卑讓之色故能處驕暴之國保其富貴不失令名以壽考自終處昌呂翻　漢主聰以河間王易為車騎將軍彭城王翼為衛將軍並典兵宿衛高平王悝為征南將軍鎮離石悝苦回翻濟南王驥為征西將軍築西平城以居之西平城當築於平陽西濟子禮翻魏王操為征東將軍鎮蒲子　趙固王桑自懷求迎於漢漢主聰遣鎮遠將軍梁伏疵將兵迎之未至長史臨深將軍牟穆帥眾一萬叛歸劉演固隨疵而西疵疾移翻帥讀曰率下同桑引其眾東奔

青州固遣兵追殺之於曲梁曲梁縣屬廣平郡魏置廣平郡始治曲梁劉昫曰唐洺州永年縣漢曲梁縣地也桑將張鳳帥其餘衆歸漢聰以固爲荊州刺史領河南太守鎮洛陽 石勒自葛陂北行所過皆堅壁清野虜掠無所獲軍中飢甚士卒相食至東燕據水經東燕城在酸棗縣東河水自酸棗東北過延津又逕東燕縣故城北余按兩漢志東郡有燕縣燕東燕縣其即是歟按地形志東燕縣晉屬濮陽國賢曰東燕故城今滑州胙城縣燕於賢翻聞汲郡向冰聚衆數千壁枋頭水經淇水至黎陽入河在遮害亭西十八里漢建安九年魏武於水口下大枋木以成堰遏淇水東入白溝以通漕運故時人號其處曰枋頭杜佑曰枋頭在今汲郡衛縣界宋白曰枋頭城在今衛縣南去河八里向式亮翻姓也枋音方勒將濟河恐冰邀之張賓曰聞冰船盡在瀆中未上未上者未上岸船不用則擱之登陸使遠水而擱地曰輕便於襲用上時掌翻宜遣輕兵間道襲取以濟大軍間古莧翻大軍既濟冰必可擒也秋七月勒使支雄孔萇自文石津縛筏潛渡取其船勒引兵自棘津濟河水經河水逕東燕縣故城北河水於是有棘津之名擊冰大破之盡得其資儲軍勢復振遂長驅至鄴劉演保三臺以自固臨深牟穆等復帥其衆降於勒復扶又翻帥讀曰率並下同降戶江翻下同諸將欲攻三臺張賓曰演雖弱衆猶數千三臺險固攻之未易猝拔易以豉翻捨而去之彼將自潰方今王彭祖劉越石公之大敵也王浚字彭祖劉琨字越石宜先取之演不足顧也且天下饑亂明公雖擁大兵遊行羈

縻人無定志非所以保萬全制四方也不如擇便地而據之廣聚糧儲西稟平陽以圖幽并幽王浚并劉琨此霸王之業也邯鄲襄國形勝之地邯鄲縣漢屬趙國晉屬廣平襄國縣秦爲信都項羽改曰襄國漢屬趙國晉屬廣平而信都別爲縣前漢屬信都國後漢屬安平國邯鄲音寒丹宋白曰唐改襄國爲龍岡縣唐爲邢州治也請擇一而都之勒曰右侯之計是也遂進據襄國賓復言於勒曰今吾居此彭祖越石所深忌也恐城塹未固資儲未廣二寇交至塹七豔翻宜亟收野穀且遣使至平陽具陳鎮此之意使疏吏翻下同勒從之分命諸將攻冀州郡縣壁壘多降運其穀以輸襄國且表於漢主聰聰以勒爲都督冀幽并營四州諸軍事營州不在晉太康地志十九州之數晉地理志咸寧二年分昌黎遼東玄菟帶方樂浪等郡國五置平州至慕容熙據和龍始於宿軍置營州以刺史鎮之拓跋魏置營州於和龍勒時未有營州也郡國志營州地當營室分故曰營州冀州牧進封上黨公 劉琨移檄州郡期以十月會平陽擊漢琨素奢豪喜聲色喜許記翻河南徐潤以音律得幸於琨琨以爲晉陽令潤驕恣干預政事護軍令狐盛數以爲言令狐之令力丁翻數所角翻且勸琨殺之琨不從潤譖盛於琨琨收盛殺之琨母曰汝不能駕御豪傑以恢遠略而專除勝己禍必及我盛子泥奔漢具言虛實漢主聰大喜遣河內王粲中山王曜將兵寇并州以令狐泥爲鄉導鄉讀曰嚮琨聞

之亦出收兵於常山及中山使其將郝詵張喬將兵救之郝呼各翻且遣使求救於代公猗盧詵喬俱敗死粲曜乘虛襲晉陽太原太守高喬并州別駕郝聿以晉陽降漢考異曰劉琨傳曰偽龐醇降于聰為鄉導九後及琨親出擊之粲乘虛襲取晉陽按琨上太子箋曰聰以七月十六日復決計送死臣即自東下率中山常山之卒並合樂平上黨諸軍未旋之間而晉陽傾潰十六國春秋亦云琨收兵常山本傳誤也八月庚戌琨還救晉陽不及帥左右數十騎奔常山辛亥粲曜入晉陽壬子令狐泥殺琨父母粲曜送尚書盧志侍中許遐太子右衛率崔瑋于平陽聰復以曜為車騎大將軍以前將軍劉豐為并州刺史鎮晉陽九月聰以盧志為太弟太師崔瑋為太傅許遐為太保高喬令狐泥皆為武衛將軍　己卯漢衛尉梁芬奔長安　辛巳賈疋等奉秦王業為皇太子考異曰愍帝紀云賈疋討劉粲於三輔走之關中小定奉秦王為太子按賈疋等以永嘉五年攻劉粲于新豐粲敗還平陽奉秦王入雍城六年三月劉曜棄長安走秦王入長安漢兵皆已退矣秦王為太子時劉粲方在晉陽懷紀誤建行臺於長安登壇告類告類或攝或即位祭天之禮舜之攝也肆類于上帝孔安國注曰類謂攝位事類遂以攝告天及五帝湯黜夏命昭告于上天神后皆其事也建宗廟社稷大赦以閻鼎為太子詹事總攝百揆太子詹事統攝宮僚時太子建行臺故以詹事總百揆特位號未正其實丞相之職也加賈疋征西大將軍以秦州刺史南陽王保為大司馬命司空荀藩督攝遠近光祿大

夫荀組領司隸校尉行豫州刺史與藩共保開封開封縣漢屬河南郡晉屬滎陽郡秦州刺史裴苞據險以拒涼州兵張寔宋配等擊破之苞奔桑凶塢　冬十月漢主聰封其子恒為代王恒戶登翻逞為吳王朗為潁川王皐為零陵王旭為丹楊王京為蜀王坦為九江王晃為臨川王以王育為太保王彰為太尉任顗為司徒顗魚豈翻馬景為司空朱紀為尚書令范隆為左僕射呼延晏為右僕射　代公猗盧遣其子六脩及兄子普根將軍衛雄范班箕澹帥衆數萬為前鋒以攻晉陽澹徒覽翻又徒濫翻考異曰十六國春秋云遣其子利孫宥六須載記云賓六須劉琨集云左右賢王又云右賢王撲速根本從後魏書考異又曰箕澹十六國春秋後魏書作姬澹今從劉琨傳猗盧自帥衆二十萬繼之劉琨收散卒數千為之鄉導鄉讀曰嚮六脩與漢中山王曜戰於汾東曜兵敗墜馬中七創中竹仲翻創初良翻下同討虜將軍傅虎以馬授曜曜不受曰卿當乘以自免吾創已重自分死此分扶問翻虎泣曰虎蒙大王識拔至此常思效命今其時矣且漢室初基天下可無虎不可無大王也乃扶曜上馬驅令渡汾自還戰死曜入晉陽夜與大將軍粲鎮北大將軍豐掠晉陽之民踰蒙山而歸五代志太原郡石艾縣有蒙山魏收曰石艾縣即漢晉之上艾縣也晉志上艾縣屬樂平郡又據五代志晉陽縣有蒙山此蓋蒙山跨晉陽石艾二縣界也十一月

賓追之戰於藍谷(藍谷在藍山西南)漢兵大敗擒劉豐斬

邪平等三千餘級(邪延叛見上卷五年)伏尸數百里猗盧因

大獵壽陽山(壽陽山在樂平壽陽縣魏收地形志作受陽縣此縣蓋晉置也宋白曰壽陽縣本漢榆次縣地晉置壽陽縣)陳閱皮肉山為之赤劉琨自營門步

入拜謝固請進軍猗盧曰吾不早來致卿父母見害

誠以相愧今卿已復州境吾遠來士馬疲弊且待後

舉劉聰未可滅也遺琨馬牛羊各千餘疋車百乘而

還(遺于季翻乘繩證翻)留其將箕澹段繁等戍晉陽琨徙居陽

曲(陽曲縣屬太原郡在晉陽北)招集亡散盧諶為劉粲參軍亡歸

琨(諶時壬翻)漢人殺其父志(考異曰劉聰載記志爲太弟乂作亂誅諶接志勸成翻)

(王顥起義兵諫顥攻長沙王乂忠義毅篤始終不貳非勸乂作亂者也今從盧諶傳)及弟謐詵

贈傅虎幽州刺史十二月漢主聰立皇后張氏以

其父寔為左光祿大夫彭仲蕩之子天護帥羣胡

攻賈疋天護陽不勝而走疋追之夜墜澗中天護執

而殺之(疋音雅疋殺彭蕩仲事見上卷五年考異曰帝紀曰疋討賊張連遇害疋傳天護攻之疋敗走墜澗死今從十六國春秋)漢以天護為涼州刺史衆推始平

太守麴允領雍州刺史閻鼎與京兆太守梁綜爭權

鼎遂殺綜麴允與撫夷護軍索綝馮翊太守梁肅合

兵攻鼎鼎出奔雍為氐竇首所殺(胡獨方強賈閻麴索降心相從協力以輔晉室猶懼不能全況自相屠乎長安之敗徵見於此矣雍於用翻)廣平游綸張

忻树校订

豺擁衆數萬據苑鄉(姓譜游廣平望姓鄭公子偃字子游其後以爲氏魏收志廣平郡任縣有苑鄉城宋白曰任縣後漢南和縣地後趙石氏於此置苑鄉縣曾爲任縣屬邢州)受王

浚假署(假署者承制權宜而補署假以職名)石勒遣夔安支雄等七將

攻之破其外壘浚遣督護王昌帥諸軍及遼西公段

疾陸眷(考異曰石勒載記及後魏書作就陸眷今從王浚傳)疾陸眷弟匹磾

文鴦從弟末柸(磾丁奚翻從才用翻考異曰後魏書作末破今從王浚傳)部衆

五萬攻勒於襄國疾陸眷屯于渚陽(班固地理志禹貢絳水在信都入海水經註絳瀆北逕信都城東散入澤渚西至信都城東連于廣川縣張甲故瀆同歸于海疾陸眷屯是渚之陽也)勒遣諸將出戰皆為疾陸眷所敗(敗補邁翻)陸眷

大造攻具將攻城勒衆甚懼勒召將佐謀之曰今城

塹未固糧儲不多彼衆我寡外無救援吾欲悉衆與

之決戰何如諸將皆曰不如堅守以疲敵待其退而

擊之張賓孔萇曰鮮卑之種(種章勇翻)段氏最為勇悍(悍下罕翻又侯旰翻)

而末柸尤甚其銳卒皆在末柸所今聞疾陸

眷刻日攻北城其大衆遠來戰鬭連日謂我孤弱不

敢出戰意必懈惰(懈古隘翻)宜且勿出示之以怯鑿北城

為突門二十餘道(墨子備突篇曰城百步一突門突門用車兩輪以木束之塗其上維置突門內度門廣狹之令人入門四尺中置窒突門旁為橐充竈狀又置艾窒即入下輪而塞之鼓橐熏之也杜佑曰突門鑿城內爲闇門多少臨事令五六寸勿穿或於中夜於敵初來營列未定精騎從突門躍出擊其無備襲其不意)俟其來至列守未定出其不意直衝末

彼必震駭，不暇為計，破之必矣。末柸敗，則其餘不攻而潰矣。勒從之，密為突門。既而疾陸眷攻北城，勒登城望之，見其將士或釋仗而寢，乃命孔萇督銳卒自突門出擊之（見其釋仗而寢，知其懈也；乃命萇出戰，所謂見兵觀釁者也），城上鼓譟以助其勢。萇攻末柸帳，不能克而退，末柸逐之，入其壘門，為萇所獲。疾陸眷等軍皆退走。萇乘勝追擊，枕尸三十餘里（枕，職任翻），獲鎧馬五千匹（鎧，可亥翻）。疾陸眷收其餘眾，還屯渚陽。勒質末柸（質，音致；下同），遣使求和於疾陸眷（使，疏吏翻），疾陸眷許之。文鴦諫曰：「今以末柸一人之故而縱垂亡之虜，得無為王彭祖所怨，招後患乎！」疾陸眷不從，復以鎧馬金銀賂勒（復，扶又翻；下同），且以末柸三弟為質而請末柸。諸將皆勸勒殺末柸，勒曰：「遼西鮮卑，健國也，與我素無仇讎，為王浚所使耳。今殺一人而結一國之怨，非計也。歸之，必深德我，不復為浚用矣。」乃厚以金帛報之，遣石虎與疾陸眷盟于渚陽，結為兄弟。疾陸眷引歸，王昌不能獨留，亦引兵還薊。勒召末柸，與之燕飲，誓為父子，遣還遼西。末柸在塗，日南嚮而拜者三。由是段氏專心附勒，王浚之勢遂衰（孫盛所謂親而離之，此其近之矣。然段氏專心附勒者，末柸也；若匹磾、文鴦，則終身與勒抗）。游綸、張豺請降於勒（降，戶江翻）。勒攻信都，殺冀州刺史王象。浚復以邵舉行冀州刺史，保信都。

是歲，大疫。

王澄少與兄衍名冠海內（少，詩照翻。冠，古玩翻），劉琨謂澄曰：「卿形雖散朗，而內實動俠（言其心輕易動，又豪俠自喜也），以此處世，難得其死（處，昌呂翻）。」及在荊州，悅成都內史王機，謂為己亞，使之內綜心膂（綜機務以持綱而綜理，使不失其緒者也；喻謂總理眾事者為心膂），外為爪牙。澄屢為杜弢所敗（弢，土刀翻。敗，補邁翻），望實俱損，猶傲然自得，無憂懼之意，但與機日夜縱酒博奕，由是上下離心。南平太守應詹屢諫，不聽。澄自出軍擊杜弢，軍于作塘（作唐縣，後漢屬武陵郡，晉屬南平郡；五代志：澧陽郡孱陵縣舊曰作塘）。故山簡參軍王沖擁眾迎應詹為刺史，詹以沖無賴，棄之，還南平（南平郡，治江安）。沖乃自稱刺史。澄懼，使其將杜蕤守江陵，徙治孱陵（孱陵縣，漢屬武陵郡，晉屬南平郡。孱，音士連翻。劉昫曰：澧州安鄉縣，漢孱陵縣地），尋又奔沓中（沓中，非姜維種麥之沓中，蓋在孱陵之東）。別駕郭舒諫曰：「使君臨州，雖無異政，然一州人心所繫。今西收華容之兵（華容縣屬南郡），足以擒此小醜，奈何自棄，遽為奔亡乎！」澄不從，欲將舒東下。舒曰：「舒為萬里紀綱（舒為州別駕，故自謂萬里紀綱），不能匡正，令使君奔亡，誠不忍渡江。」乃留屯沌口（水經註：沌水南通縣之太白湖，湖水東南通江，謂之沌口。沌，持兖翻）。琅邪王睿聞之，召澄為軍諮祭酒，以軍諮祭酒周顗代之。澄乃赴召。顗始至州（顗，魚豈翻），建平流民傅密

叛，迎杜弢。弢別將王貢襲沔陽（[illegible]），顗狼狽失據。征討都督王敦遣武昌太守陶侃、尋陽太守周訪、歷陽內史甘卓（[illegible]）共擊弢，敦進屯豫章，為諸軍繼援（[illegible]）。

王敦（[illegible]）以澄有名，素出敦右，猶以舊意侮敦，敦怒，誣其與杜弢通信，遣壯士搤殺之（[illegible]）。

王機聞澄死，懼禍，以其父毅、兄矩皆嘗為廣州，求為廣州刺史，敦不許。會廣州將溫邵等叛刺史郭訥，迎機為刺史（[illegible]）。機遂將奴客門生千餘人入廣州（[illegible]）。訥遣兵拒之，將士皆機父兄時部曲（[illegible]），不戰迎降（[illegible]），訥乃避位，以州授之。

王如軍中饑乏，官軍討之，其黨多降，如計窮，遂降於王敦（[illegible]）。

鎮東軍司顧榮、前太子洗馬衛玠皆卒（[illegible]）。玠，瓘之孫也，美風神，善清談，常以為人有不及，可以情恕；非意相干，可以理遣；故終身不見喜慍之色（[illegible]）。

江陽太守張啟（[illegible]）殺益州刺史王異而代之（[illegible]）。

啟，翼之孫也，尋病卒。三府文武共表涪陵太守向沈行西夷校尉，南保涪陵（[illegible]）。

安夷亭羌姚弋仲東徙榆眉（[illegible]），戎夏襁負隨之者數萬，自稱護羌校尉、雍州刺史、扶風公（[illegible]）。

孝愍皇帝上（[illegible]）

建興元年（[illegible]）春，正月，丁丑朔，漢主聰宴群臣於光極殿，使懷帝著青衣行酒（[illegible]）。庾珉、王雋等不勝悲憤，因號哭，聰惡之（[illegible]）。有告珉等謀以平陽應劉琨者，二月，丁未，聰殺珉、雋等故晉臣十餘人（[illegible]），懷帝亦遇害（[illegible]）。大赦，復以會稽劉夫人為貴人（[illegible]）。

荀崧曰：懷帝天姿清劭（[illegible]），少著英猷（[illegible]），若遇承平，足為守文佳主；而繼惠帝擾亂之後，東海專政，故無幽、厲之釁而有流亡之禍矣。

乙亥，漢太后張氏卒，謚曰光獻。張后不勝哀，丁丑，亦卒，謚曰武孝（[illegible]）。

己卯，漢定襄忠穆公王彰卒。

三月，漢主聰立貴嬪劉娥為皇后，為之起𪈀儀殿（[illegible]）。

（鳳皇曰鷯書曰鳳凰來儀爲于僞翻下更爲下爲同）廷尉陳元達切諫以爲天生民而樹之君使司牧之非以兆民之命窮一人之欲也晉氏失德大漢受之蒼生引領庶幾息肩是以光文皇帝（劉淵諡光文衣於旣翻）身衣大布居無重茵（茵於眞翻下同）（重直龍翻）后妃不衣錦綺乘輿馬不食粟愛民故也（乘繩證翻）陛下踐阼（阼才故翻觀古玩翻）以來已作殿觀四十餘所加之軍旅數興饋運不息饑饉疾疫死亡相繼而益思營繕豈爲民父母之意乎今有晉遺類西據關中南擅江表李雄奄有巴蜀王浚劉琨窺窬肘腋石勒曹嶷貢稟漸疏（嶷魚力翻貢謂貢賦稟謂稟承詔命）陛下釋此不憂乃更爲中宮作殿豈目前之所急乎（爲于僞翻）昔太宗居治安之世粟帛流衍猶愛百金之費息露臺之役（事見十五卷文帝後七年治直吏翻）陛下承荒亂之餘所有之地不過太宗之二郡（時聰所有河東西河二郡耳之地漢）戰守之備非特匈奴南越而已（漢文帝時唯備匈奴南越）而宮室之侈乃至於此臣所以不敢不冒死而言也聰大怒曰朕爲天子營一殿何問汝鼠子乎乃敢妄言沮衆（沮在呂翻）不殺此鼠子朕殿不成命左右曳出斬之并其妻子同梟首東市（梟堅堯翻）使羣鼠共穴時聰在逍遙園李中堂元達先鎖腰而入即以鎖鎖堂下樹呼曰臣所言者社稷之計而陛下殺

臣朱雲有言臣得與龍逢比干遊足矣（朱雲事見三十二卷漢成帝元延元年呼火故翻逢蒲江翻）左右曳之不能動大司徒任顗（任音壬顗魚豈翻）光祿大夫朱紀范隆驃騎大將軍河間王易等叩頭出血曰元達爲先帝所知受命之初即引置門下（事見八十五卷惠帝永興元年）盡忠竭慮知無不言臣等竊祿偷安每見之未嘗不發愧今所言雖狂直願陛下容之因諫諍而斬列卿其如後世何聰默然劉后聞之密敕左右停刑手疏上言今宮室已備無煩更營四海未壹宜愛民力廷尉之言社稷之福也陛下宜加封賞而更誅之四海謂陛下何如哉夫忠臣進諫者固不顧其身也而人主拒諫者亦不顧其身也陛下爲妾營殿而殺諫臣使忠良結舌者由妾遠近怨怒者由妾公私困弊者由妾社稷阽危者由妾（爲于僞翻阽余廉翻）天下之罪皆萃於妾（阽音反阽之阽孟康音屋檐之檐如淳曰阽近邊欲墮之意）何以當之妾觀自古敗國喪家（喪息浪翻）未始不由婦人心常疾之不意今日身自爲之使後世視妾由妾之視昔人也（由與猶通洪氏隸釋曰古字多以由爲猶字漢碑皆然華嶽碑曰復夕陽余謂華碑之由其義尚也此由猶也）妾誠無面目復奉巾櫛（復扶又翻櫛阻瑟翻櫛梳枇總名）願賜死此堂以塞陛下之過（塞悉則翻）聰覽之變色任顗等叩頭流涕不已聰徐曰朕比年已來微得

史069-010

（[illegible]生翻）喜怒過差，不復自制。元達，忠臣也，朕未之察，諸公乃能破首明之，誠得輔弼之義也。朕愧戢于心（戢，藏也），何敢忘之！命顗等冠履就坐（坐，徂臥翻），引元達上（上，時掌翻），以劉氏表示之曰：外輔如公，內輔如后，朕復何憂！賜顗等穀帛各有差，更命逍遙園曰納賢園，李中堂曰愧賢堂（更，工衡翻）。聰謂元達曰：卿當畏朕，而反使朕畏卿邪！

西夷校尉向沈卒，眾推汶山太守蘭維為西夷校尉（[illegible]）。維帥吏民北出，欲向巴東，成將李恭、費黑邀擊，獲之（將，即亮翻；費，扶沸翻）。

夏四月，丙午，懷帝凶問至長安，皇太子舉哀，因加元服（鄭玄[illegible]）；壬申，即皇帝位，大赦，改元（改元建興）。以衛將軍梁芬為司徒，雍州刺史麴允為尚書左僕射、錄尚書事，京兆太守索綝為尚書右僕射，領吏部、京兆尹（索，昔各翻；綝，丑林翻）。是時長安城中戶不盈百，蒿棘成林，公私有車四乘（乘，繩證翻），百官無章服、印綬，唯桑版署號而已。尋以索綝為衛將軍、領太尉，軍國之事悉以委之。

漢中山王曜、司隸校尉喬智明寇長安，平西將軍趙染帥眾赴之（帥讀曰率，下同）。詔麴允屯黃白城以拒之。

石勒使石虎攻鄴，鄴潰，劉演奔廩丘（廩丘縣，前漢屬東郡，後漢屬濟陰郡，晉屬濮陽國。賢曰：廩丘故城在今濮州雷澤縣北）。三臺流民皆降於勒（降，戶江翻）。勒以桃豹為魏郡太守以撫之；久之，以石虎代豹鎮鄴。

初，劉琨以陳留太守焦求為兗州刺史，荀藩又用李述為兗州刺史，述欲攻求，琨召求還。及鄴城失守，琨復以劉演為兗州刺史，鎮廩丘。前中書侍郎郗鑒，少以清節著名，帥高平千餘家避亂保嶧山（嶧山在鄒縣北。水經注：嶧山東西二十里，高秀獨出，積石相臨，殆無土壤，石間多孔穴，洞達相通，往往有如數間屋處，其俗謂之嶧孔。遭亂，輒將家入嶧，外寇雖眾，無所施害。晉永嘉中，太尉郗鑒將鄉曲保此山。今山南有大嶧，名曰郗公嶧。[illegible]又有少[illegible]）。琅邪王睿就用鑒為兗州刺史，鎮鄒山（鄒山在魯郡鄒縣。[illegible]考異曰：[illegible]）。三人各屯

一郡兗州吏民莫知所從　琅邪王睿以前廬江內史華譚爲軍諮祭酒華戶化翻譚嘗在壽春依周馥睿謂譚曰周祖宣何故反周馥字祖宣譚曰周馥雖死天下尚有直言之士馥見寇賊滋蔓欲移都以紓國難難乃旦翻執政不悅興兵討之馥死未踰時而洛都淪沒若謂之反不亦誣乎事見上卷永嘉四年五年睿曰馥位爲征鎮握彊兵召之不入危而不持亦天下之罪人也譚曰然危而不持當與天下共受其責非但馥也睿參佐多避事自逸錄事參軍陳頵錄事參軍掌總錄衆曹文簿自上佐以下違失者皆舉[illegible]言於睿曰洛中承平之時朝士以小心恭恪爲凡俗以偃蹇倨肆爲優雅流風相染以至敗國今僚屬皆承西臺餘弊江東謂洛朝爲西臺養望自高是前車已覆而後車又將尋之也請自今臨使稱疾者皆免官睿不從三王之誅趙王倫也見八十四卷惠帝永寧元年制己亥格以賞功自是循而用之頵上言昔趙王篡逆惠皇失位三王起兵討之故厚賞以懷嚮義之心今功無大小皆以格斷斷丁亂翻言功之輕重差次皆以己亥格斷之乃至金紫佩士卒之身符策委僕隸之門非所以重名器正紀綱也請一切停之頵出於寒微數爲正

言府中多惡之數所角翻惡烏路翻出頵爲譙郡太守　吳興太守周玘宗族彊盛玘墟里翻琅邪王睿頗疑憚之睿左右用事者多中州亡官失守之士駕御吳人吳人頗怨玘自以失職又爲刁協所輕恥恚愈甚恚於避翻乃陰與其黨謀誅執政以諸南士代之事泄玘憂憤而卒將死謂其子勰曰殺我者諸傖子也勰音協吳人謂中州人曰傖能復之乃吾子也　石勒攻李惲於上白斬之上白城在安平廣宗縣　王浚復以薄盛爲青州刺史　王浚使棗嵩督諸軍屯易水召段疾陸眷欲與之共擊石勒疾陸眷不至[illegible]石勒故不肯會浚怒以重幣賂拓跋猗盧并檄慕容廆等共討疾陸眷猗盧遣右賢王六脩將兵會之爲疾陸眷所敗廆戶罪翻敗補邁翻[illegible]陽樂縣前漢屬遼西郡[illegible]今平州東廆遣慕容翰攻段氏取徒河新城至陽樂聞六脩敗而還翰因留鎮徒河壁青山初中國士民避亂者多北依王浚浚不能存撫又政法不立士民往往復去之復扶又翻段氏兄弟專尚武勇不禮士大夫唯慕容廆政事修明愛重人物故士民多歸之廆舉其英俊隨才授任以河東裴嶷嶷魚力翻北平陽耽廬江黃泓代郡魯昌爲謀主廣平游邃北海逢羨逢皮江翻北平西方虔何氏姓苑少昊金天氏主西方子孫以

西河宋奭封抽裴開為股肱平原宋該安定皇
甫岌岌弟真蘭陵繆愷(繆靡幼翻)昌黎劉斌及封弈封裕
典機要裕抽之子也裴嶷清方有幹略為昌黎太守
兄武為玄菟太守武卒嶷與武子開以其喪歸過廆
(自玄菟西歸[illegible]過廆)廆敬禮之及去厚加資送行及遼
西道不通嶷欲還就廆開曰鄉里在南柰何北行且
等為流寓段氏彊慕容氏弱何必去此而就彼也嶷
曰中國喪亂(喪息浪翻)今往就之是相帥而入虎口也(帥讀曰率)
且道遠何由可達(言昌黎去河東既遠又路梗無由得達)若俟其清
通又非歲月可冀(言天下方爭道路未有清通之時)今欲求託足之

地豈可不慎擇其人汝觀諸段豈有遠略且能待國
士乎慕容公修行仁義有霸王之志加以國豐民安
今往從之高可以立功名下可以庇宗族汝何疑焉
開乃從之既至廆大喜陽耽清直沈敏為遼西太守
(樂音洛)慕容翰破段氏於陽樂獲之廆禮而用之游邃
逄羨宋奭皆嘗為昌黎太守(逄皮江翻)與黃泓俱避地於
薊後歸廆王浚屢以手書召邃兄暢暢欲赴之邃曰
彭祖刑政不修華戎離叛以邃度之必不能久兄且
盤桓以俟之([illegible])暢曰彭祖忍而多疑頃者流民北來命所在追
(度徒洛翻)

殺之今手書殷勤我稽留不往將累及卿(累力瑞翻)且亂
世宗族宜分以冀遺種遂從之卒與浚俱沒(卒子恤翻)
宋該與平原杜群劉翔先依王浚又依段氏皆以為
不足託帥諸流寓同歸於廆東夷校尉崔毖請皇甫
岌為長史卑辭說諭終莫能致廆招之岌與弟真即
時俱至([illegible])遼東張統據樂
浪帶方二郡與高句麗王乙弗利相攻連年不解樂
浪王遵說統帥其民千餘家歸廆廆為之置樂浪郡
(為于偽翻樂音洛浪音郎句如字又音駒麗力知翻)以統為太守遵參軍事
王如餘黨涪陵李運巴西王建等自襄陽將三千餘

家入漢中(涪音浮)梁州刺史張光遣參軍晉邈將兵拒
之邈受運建賂勸光納其降(降戶江翻)光從之使居成
固既而邈見運建及其徒多珍寶欲盡取之復說光
曰(復扶又翻說輸芮翻)運建之徒不修農事專治器仗其意難
測不如悉掩殺之不然必為亂光又從之(將即亮翻)
(梁州之禍復自此始)五月邈將兵攻運建殺之建壻楊虎
收餘衆擊光屯于厄水光遣其子孟萇討之不能克
壬辰以琅邪王睿為左丞相大都督督陝東諸軍
事南陽王保為右丞相大都督督陝西諸軍事(所謂分陝)
(邪音耶陝失冉翻)詔曰今當掃除鯨鯢(鯨鯢大魚以比敵人之兇殘者)

奉迎梓宮 令狐泥

勒卒三十萬直造平陽 右丞相宜帥秦涼雍之師三十萬徑詣長安左丞相帥所領精兵二十萬徑造洛陽(帥讀曰率) 同赴大期克成元勳 漢中山王曜屯蒲坂 石勒使孔萇擊定陵殺田徽 薄盛率所部降勒山東郡縣相繼爲勒所取漢主聰以勒爲侍中征東大將軍烏桓亦叛王浚附於勒 六月劉琨與代公猗盧會于陘北謀擊漢 秋七月琨進據藍谷猗盧遣拓拔普根屯于北屈(北屈縣漢屬河東郡晉屬平陽郡)

琨遣監軍韓據自西河而南將攻西平 漢主聰遣大將軍粲等拒琨驃騎將軍易等拒普根蕩晉將軍閻鼎等助守西平琨等聞之引兵還 聰使諸軍仍屯所在爲進取之計 帝遣殿中都尉劉蜀詔左丞相睿以時進軍與乘輿會除中原 八月癸亥蜀至建康睿辭以方平定江東未暇北伐以鎮東長史刁協爲丞相左長史從事中郎彭城劉隗爲司直 邵陵內史廣陵戴邈爲軍諮祭酒(吳孫皓寶鼎元年分零陵北部都尉立邵陵郡宋白曰邵陵漢之昭陵縣吳立郡)

參軍丹陽張闓爲從事中郎 尚書郎潁川鍾雅爲記室參軍譙國桓宣爲舍人豫章熊遠爲主簿會稽孔愉爲掾 劉隗雅習文史善伺候睿意故睿特親愛之 熊遠上書以爲軍興以來處事不用律令競作新意臨事立制朝作夕改至於主者不敢任法每輒關諮非爲政之體也愚謂凡爲駁議者皆當引律令經傳不得直以情言無所依準以虧舊典若開塞隨宜權道制物此是人君之所得行非臣子所宜專用也睿以時方多事不能從初范陽祖逖

少有大志與劉琨俱爲司州主簿同寢中夜聞雞鳴蹴琨覺曰此非惡聲也因起舞及渡江左丞相睿以爲軍諮祭酒逖居京口糾合驍健言於睿曰晉室之亂非上無道而下怨叛也由宗室爭權自相魚肉遂使戎狄乘隙毒流中土今遺民既遭殘賊人思自奮大王誠能命將出師使如逖者統之以復中原郡國豪傑必有望風響應者矣睿素無北伐之志以逖爲奮威將軍豫州刺史給千人廩布三千疋

(千廩而已)不給鎧仗使自召募逖將其部曲百餘家渡江
中流擊楫而誓曰祖逖不能清中原而復濟者有如
大江(復扶又翻)遂屯淮陰(淮陰縣前漢屬臨淮郡後漢屬下邳國晉屬廣陵郡)起冶
鑄兵募得二千餘人而後進　胡亢性猜忌殺其驍
將數人杜曾懼潛引王沖之兵使攻亢(王沖荊州賊也)亢悉
精兵出拒之城中空虛曾因殺亢而并其衆　周顗
屯潯水城(蓋山北門潯陽縣在大江之北尋水之陽潯水城縣乃古之尋陽城乎)爲杜
弢所困陶侃使明威將軍朱伺救之弢退保泠口(沈約志晉置將軍四十號明威第三弢吐刀翻水經注泠水南出九疑山北流逕泠道縣西南又北流注于都溪水又西北入于營水所謂泠口也楊正衡曰泠丁翻[illegible]此泠口去武昌甚遠又水經註江水自[illegible])
(春故城南又東[illegible]樊口此樊乃是[illegible])侃曰弢必步向武昌乃自徑道
還郡以待之(徑道捷出之路)弢果來攻侃使朱伺逆擊大破
之弢道歸長沙周顗出潯水投王敦於豫章敦留之
陶侃使參軍王貢告捷於敦敦曰若無陶侯便失荊
州矣乃表侃爲荊州刺史屯沔江(水經注沌水上承沔陽之白湖東南)
(流還沔陽縣南注于江謂之沌口[illegible]王敦以陶侃爲荊州[illegible])左丞相睿召周
顗復以爲軍諮祭酒　初氐王楊茂搜之子難敵遣
養子販易於梁州私賣良人子一人張光鞭殺之難
敵怨曰使君初來大荒之後兵民之命仰我氐活氐

有小罪不能貰也(貰始制翻赦也又神夜翻)及光與楊虎相攻
各求救於茂搜茂搜遣難敵救光難敵求貨於光光
不與楊虎厚賂難敵且曰流民珍貨悉在光所([illegible])
(段等若)今伐我不如伐光難敵大喜光與虎戰使張孟
萇居前難敵繼後難敵與虎夾擊孟萇大破之孟萇
及其弟援皆死光嬰城自守九月光憤激成疾僚屬
勸光退據魏興光按劍曰吾受國重任不能討賊今
得死如登僊何謂退也聲絕而卒(張光事以后用晉若發感其氣烈亦可貴也)
州人推其少子邁領州事([illegible])又與氐戰沒衆
推始平太守胡子序領梁州　荀藩薨于開封(荀藩傳詔
相繼而沒陝東一行臺惟荀組在耳考異曰帝紀曰薨於滎陽今從諸傳)漢中山王曜
趙染攻麴允于黃白城允累戰皆敗詔以索綝爲征
東大將軍將兵助允　王貢自王敦所還至竟陵矯
陶侃之命以杜曾爲前鋒大都督擊王沖斬之悉降
其衆(降戶江翻)侃召曾曾不至貢恐以矯命獲罪遂與曾
反擊侃冬十月侃兵大敗僅以身免敦表侃以白衣
領職侃復帥周訪等進擊杜弢大破之(復扶又翻)敦乃奏
復侃官　漢趙染謂中山王曜曰麴允帥大衆在外
長安空虛可襲也曜使染帥精騎五千襲長安(帥讀曰率)
(下同)庚寅夜入外城帝奔射鴈樓染焚龍尾及諸營(龍尾

者故城華陰故城而斷高登埤城由之路也又水經曰奉時虎異龍拱南山出飲渭水其行消回山成跡長六十里……水尾達樊川頭高何起未央宮斬龍首山……之頭高二十丈尾漸下高五六丈……所渭龍尾者也殺掠千餘人。辛卯，退屯逍遙園。(水經注……子陂於樊川北至長安城西與昆明池水合流注水又東北逕……又東分為二水一水東入逍遙園) 壬辰，將軍麴鑒自阿城帥眾五千救長安。(阿城……宮在焉) 癸巳，粲引還；鑒追之，與曜遇於零武，鑒兵大敗。(……) 楊虎、楊難敵急攻梁州，胡子序棄城走，難敵自稱刺史。漢中山王曜恃勝而不設備，十一月，麴允引兵襲之，漢兵大敗，殺其冠軍將軍喬智明。(喬……) 曜引歸平陽。

王浚以其父字處道，自謂應當塗高之讖，謀稱尊號。(……) 前勃海太守劉亮、北海太守王摶、(摶……) 司空掾高柔切諫，浚皆殺之。(……) 燕國霍原，志節清高，屢辭徵辟；浚以尊號事問之，原不答。浚誣原與羣盜通，殺而梟其首。(梟堅……) 於是士民駭怨，而浚矜豪日甚，不親政事，所任皆苛刻小人，棗嵩、朱碩貪橫尤甚。(……) 北州謠曰：府中赫赫，朱丘伯；十囊五囊，入棗郎。(朱丘伯，朱碩字也；棗郎，棗嵩也。……浚之婿……) 調發殷煩，下不堪命，多叛入鮮卑。從事韓咸監護柳城，(……柳城縣……) 盛稱慕容廆能接納士民，(……) 以諷浚，浚怒，殺之。浚始者恃鮮卑、烏桓以為強，既而皆叛之，加以蝗旱連年，兵勢益弱。石勒欲襲之，未知虛實，將遣使覘之。(……) 參佐請用羊祜、陸抗故事，致書於浚。(……) 勒以問張賓，賓曰：浚名為晉臣，實欲廢晉自立，但患四海英雄莫之從耳；其欲得將軍，猶項羽之欲得韓信也。將軍威振天下，今卑辭厚禮，折節事之，猶懼不信，況為羊、陸之亢敵乎！(……) 夫謀人而使人覺其情，難以得志矣。勒曰：善！十二月，勒遣舍人王子春、董肇多齎珍寶，奉表於浚曰：勒本小胡，遭世饑亂，流離屯厄，(……) 竄命冀州，竊相保聚以救性命。今晉祚淪夷，中原無主，殿下州鄉貴望，(……) 四海所宗，為帝王者，非公復誰！(……) 勒所以捐軀起兵，誅討暴亂者，正為殿下驅除爾。伏願陛下應天順人，(……) 早登皇祚。勒奉戴殿下，如天地父母，殿下察勒微心，亦當視之如子也。又遺棗嵩書，厚賂之。(……) 浚以段疾陸眷新叛，士民多棄己去，聞勒欲附之，甚喜，謂子春曰：石公一時豪傑，據有趙、魏，乃欲稱藩於孤，其可信乎？子春曰：石將軍才力強盛，誠如聖旨。但以殿下中州貴望，威行夷夏，(……) 自古胡人

為輔[illegible]有矣，未有為帝王者也。石將軍非惡帝王[illegible]而讓於殿下，顧以帝王自有曆數，非智力之所取，雖強取之，必不為天人之所與故也。[illegible]項羽雖強，終為漢有。石將軍之比殿下，猶陰精之與太陽，是以遠鑒前事，歸身殿下，此乃石將軍之明識所以遠過於人也。殿下又何怪乎！」浚大悅，封子春等為列侯，遣使報聘，以厚幣酬之。游綸兄統為浚司馬，鎮范陽，遣使私附於勒，[illegible]勒斬其使以送浚。浚雖不罪統，益信勒為忠誠，無復疑矣。

是歲，左丞相睿遣世子紹鎮廣陵，以丞相掾蔡謨為參軍。謨，克之子也。

漢中山王曜圍河南尹魏浚於石梁，石梁在洛水北。兗州刺史劉演、河內太守郭默遣兵救之，曜分兵逆戰於河北，敗之。浚夜走，獲而殺之。

代公猗盧城盛樂以為北都，治故平城為南都，又作新平城於㶟水之陽，使右賢王六脩鎮之，統領南部。[illegible]

[illegible]

資治通鑑卷第八十八

此天家之大分安得不如修補云乎

資治通鑑卷第八十九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充集賢殿修撰判西京留司御史臺上柱國河內郡開國公食邑二千六百戶食實封肆伯戶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

敕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晉紀十一（起閼逢閹茂盡柔兆困敦凡三年）

孝愍皇帝下

建興二年春正月辛未有如日隕于地又有三日相承出西方而東行（天文占曰三四五六日俱出並爭天下兵作又曰三日並出不過三旬諸侯爭為帝）丁丑大赦　有流星出牽牛入紫微（晉天文志牽牛六星在河鼓南）光燭地墜于平陽北化為肉長三十步廣二十七步（長直亮翻廣古曠翻後放此）漢主聰惡之（惡烏路翻）以問公卿陳元達以為女寵太盛亡國之徵（考異曰載記元達等曰臣恐後庭有二后之事按立三后在明年於時未也）聰曰此陰陽之理何關人事聰后劉氏賢明聰所為不道劉氏每規正之己丑劉氏卒謚曰武宣自是嬖寵競進後宮無序矣（嬖卑義翻又博計翻）　聰置丞相等七公（七公見下自晉王粲至中山王曜是也）又置輔漢等十六大將軍（輔漢都護中軍上軍撫軍鎮衛京前後左右上下軍輔國冠軍龍驤虎牙等大將軍）各配兵二千以諸子為之又置左右司隸各領戶二十餘萬萬戶置一內史單于左右輔各主

此豈後 好行好 安得不 死

六夷十萬落（六夷胡羯鮮卑氐羌巴蠻或曰烏丸非也蠻也留音蠻）萬落置一都尉左右選曹尚書並典選舉自司隸以下六官皆位亞僕射以其子粲為丞相領大將軍錄尚書事進封晉王江都王延年錄尚書六條事（錄尚書六條事始見於此沈約志曰晉康帝世何充讓錄表云咸康中分置三錄王導錄其一荀崧陸曄各錄六條事然則似有二十四條若止有十二條則荀陸各錄六條導又何所司乎若導總錄荀陸分掌則不得復云導錄其一也其後每置二錄輒云各錄六條事又似止有十二條十二條者不知悉何條也江右復董江左庾亮先經關尚書七條則亮不知皆何事也余按宋元嘉以來江夏王義恭彭城王義康譙王義宣皆錄尚書六條事沈約出仕江左要位通顯且不知為何事後之人何所敢識杜佑曰何充讓錄表曰咸康中分置三錄王導錄其一荀崧陸曄各錄二條事晉氏渡江有吏部祠部左民五兵度支五尚書是五條也晉初有吏部三公客曹駕部屯田度支六曹太康中有吏部殿中五兵田曹度支左民六曹蓋六曹也如杜佑之言則六條盡六曹也沈約以何充表各錄二條為各錄六條說有未得）汝陰王景為太師王育為太傅任顗為太保馬景為大司徒朱紀為大司空中山王曜為大司馬　壬辰王子春等及王浚使者至襄國石勒匿其勁卒精甲羸師虛府以示之（羸倫為翻）北面拜使者而受書浚遺勒麈尾（遺于季翻麈腫庾翻麈尾能生風辟蠅蚋晉王公貴人多執麈尾以為飾）勒陽不敢執懸之於壁朝夕拜之曰我不得見王公見其所賜如見公也復遣董肇奉表于浚期以三月中旬親詣幽州奉上尊號（復扶又翻上時掌翻）亦脩牋于棗嵩求并州牧廣平公勒問浚

刑政苛 之政虐 石勒之 奸詐至 雄之行 仁慕為 勇之用 其管中 原之大 患之

事於王子春子春曰幽州去歲大水人不粒食（粒，不穀食也）浚積粟百萬不能賑贍刑政苛酷賦役殷煩忠賢內離夷狄外叛人皆知其將亡而浚意氣自若曾無懼心方更置立臺閣布列百官自謂漢高魏武不足比也勒撫几笑曰王彭祖真可擒也浚使者還薊（薊音計）具言石勒形勢寡弱款誠無二浚大悅益驕怠不復設備

楊虎掠漢中吏民以奔成梁州人張咸等起兵逐楊難敵（楊虎、楊難敵攻漢中事，見上卷上年）咸以其地歸成於是漢嘉（漢嘉本前漢青衣縣，屬蜀郡[illegible]）涪陵漢中之地皆為成有成主雄以李鳳為梁州刺史任回為寧州刺史李恭為荊州刺史雄虛己好賢隨才授任（任，音壬）命太傅驤（驤，思將翻）養民於內李鳳等招懷於外刑政寬簡獄無滯囚興學校置史官（校，戶教翻）其賦民男丁歲穀三斛女丁半之疾病又半之戶調絹不過數丈綿數兩（調，徒釣翻）事少役希民多富實新附者皆給復除（復，方目翻）是時天下大亂而蜀獨無事年穀屢熟乃至閭門不閉路不拾遺漢嘉夷王沖歸朱提審炤建寧爨量皆歸之（朱提音銖時；爨，七亂翻，[illegible]）巴郡嘗告急云有晉兵雄曰吾常憂琅邪微弱遂為石勒所滅以為耿耿（耿，古幸翻；耿耿，憂也）不圖乃能

舉兵使人欣然然雄朝無儀品爵位濫施吏無祿秩取給於民軍無部伍號令不嚴此其所短也

二月壬寅以張軌為太尉涼州牧封西平郡公王浚為大司馬都督幽冀諸軍事荀組為司空領尚書左僕射兼司隸校尉行留臺事劉琨為大將軍都督并州諸軍事朝廷以張軌老病拜其子寔為副刺史（[illegible]）

石勒纂嚴將襲王浚而猶豫未發張賓曰夫襲人者當出其不意今軍嚴經日而不行豈非畏劉琨及鮮卑烏桓為吾後患乎勒曰然為之奈何賓曰彼三方智勇無及將軍者將軍雖遠出彼必不敢動且彼未謂將軍便能懸軍千里取幽州也輕軍往返不出二旬藉使彼雖有心比其謀議出師吾已還矣且劉琨王浚雖同名晉臣實為仇敵若修牋於琨送質請和（質，音致）琨必喜我之服而快浚之亡終不救浚而襲我也用兵貴神速勿後時也勒曰吾所未了右侯已了之吾復何疑（復，扶又翻）遂以火宵行至柏人（柏人縣屬趙國[illegible]）殺主簿游綸以其兄統在范陽恐泄軍謀故也遣使奉牋送質于劉琨自陳罪惡請討浚以自效琨大喜移檄州郡稱己與猗盧方議討勒勒走伏無地求拔幽都以贖罪今便

當遣六脩南襲平陽除僭偽之逆類降知死之逃命逆類謂劉聰逃命謂石勒降户江翻羯居謁翻順天副民翼奉皇家斯乃曩年積誠靈祐之所致也浚覘為勒所弄而不自覺亦其相幽而蓋亡之也考異曰琨傳載此書云三月庚午方日甲戌石勒以壬由克幽州蓋時晉陽尚未知也故叙琨事畢然後叙勒事[illegible]三月勒軍達易水王浚督護孫緯馳遣白浚緯于貴翻將勒兵拒之游統禁之浚將佐皆曰胡貪而無信必有詐請擊之浚怒曰石公來正欲奉戴我耳敢言擊者斬衆不敢復言浚設饗以待之壬申勒晨至薊薊音計幽州治所考異曰三十國春秋先言癸酉勒取幽州次言壬午勒晨至薊按劉琨表曰勒以三月三日徑入薊城然則當言壬申是也叱門者開門猶疑有伏兵先驅牛羊數千頭聲言上禮言獻以牛羊上浚為禮上時掌翻實欲塞諸街巷塞悉則翻浚始懼或坐或起勒既入城縱兵大掠浚左右請禦之浚猶不許勒升其聽事中庭聽事言受事察訟於是晉宋以後作聽事六朝以來乃始加广作廳並他經翻浚乃走出堂皇室無四壁曰皇勒衆執之勒召浚妻與之並坐執浚立於前浚罵曰胡奴調乃公調田弔翻戲也何凶逆如此勒曰公位冠元台冠古玩翻手握強兵坐觀本朝傾覆覆敷目翻下同曾不救援乃欲自尊為天子非凶逆乎又委任姦貪殘虐百姓賊害忠良毒徧燕土燕於賢翻此誰之罪也使其將王洛生以五百騎送浚于襄國浚自投于水束而出之斬于襄

國市勒殺浚麾下精兵萬人浚將佐爭詣軍門謝罪饋賂交錯前尚書裴憲從事中郎荀綽獨不至勒召而讓之曰王浚暴虐孤討而誅之諸人皆來慶謝二君獨與之同惡將何以逃其戮乎對曰憲等世仕晉朝荷其榮祿荷下可翻浚雖凶麤猶是晉之藩臣故憲等從之裴憲奔幽州見八十七卷懷帝永嘉五年不敢有貳明公苟不脩德義專事威刑則憲等死自其分分扶問翻又何逃乎請就死不拜而出勒召而謝之待以客禮綽勒數朱碩棗嵩等以納賄亂政為幽州患事見上卷上年數所具翻責游統以不忠所事皆斬之勒以統叛浚以從己故以不忠於所事斬之也籍浚將佐親戚家貲皆至巨萬惟憲綽止有書百餘帙鹽米各十餘斛而已[illegible]勒曰吾不喜得幽州喜得二子以憲為從事中郎綽為參軍分遣流民各還鄉里勒停薊二日焚浚宮殿以故尚書燕國劉翰行幽州刺史戍薊置守宰而還還從宣翻又如字孫緯遮擊之勒僅而得免勒至襄國遣使奉王浚首獻捷于漢漢以勒為大都督督陝東諸軍事此漢東分陝之義而授之驃騎大將軍東單于驃匹妙翻單音蟬增封十二郡勒固辭受二郡而已劉琨請兵於拓跋猗盧以擊漢會猗盧所部雜胡萬餘家謀應石勒猗盧悉誅之不果

赴琨約。琨知石勒無降意，乃大懼，[illegible]上表曰：[illegible]
東北八州，勒滅其七；勒入鄴殺都督東燕王騰[illegible]冀州刺史王斌[illegible]鄄城殺兗州刺史[illegible]
[illegible]殺豫州刺史新蔡王確[illegible]青州刺史苟晞[illegible]
[illegible]王浚[illegible]兗州刺史田徽[illegible]李渾[illegible]所授[illegible]先朝
所授，存者惟臣。[illegible]勒據襄國，與臣隔山，[illegible]太行
[illegible]山東[illegible]朝發夕至，城塢駭懼，雖懷忠憤，
力不從願耳！劉翰不欲從石勒，乃歸段匹磾，匹磾遂
據薊城。[illegible]王浚從事中郎陽裕，耽之兄子也，逃奔
令支，[illegible]令支[illegible]依段疾陸眷。會稽朱
師古曰令音[illegible]

左車、魯國孔纂、泰山胡毋翼自薊逃奔昌黎，依慕容廆。
會古外翻 廆戶罪翻 是時中國流民歸廆者數萬家，廆以冀州
人為冀陽郡，[illegible]魏收地形志冀陽郡[illegible]於漢北平[illegible]縣界 當豫州人為成
周郡，成周[illegible]故以為郡名 青州人為營丘郡，[illegible]
[illegible]并州人為唐國郡。[illegible]
初，王浚以邵續為樂陵太守，屯
厭次。[illegible]厭次[illegible]
[illegible]
浚敗，續附於石勒，勒以續子乂為督護。浚所署勃海
太守東萊劉胤棄郡依續，謂續曰：凡立大功，必杖大

義。君晉之忠臣，奈何從賊以自汙乎！汙烏故翻 會段匹磾
以書邀續同歸左丞相睿，續從之。其人皆曰：今棄勒
歸匹磾，其如乂何？續泣曰：我豈得顧子而為叛臣哉！
殺異議者數人。勒聞之，殺乂。續遣劉胤使江東，使疏吏翻
睿以胤為參軍，以續為平原太守。石勒遣兵圍續，匹
磾使其弟文鴦救之，勒引去。襄國大饑，穀二升直
銀一斤，肉一斤直銀一兩。杜弢將王真襲陶侃於
林障，水經注林鄣在江夏[illegible]陽縣 又東逕林障故城北朱白口[illegible]
[illegible]元年[illegible]夏口 侃奔灄中。周訪救侃，擊弢兵，破之。[illegible]
[illegible]水名在西陽[illegible]水經注[illegible]灄水[illegible]東南流分為二水[illegible]

月，西平武穆公張軌寢疾，遣令文武將佐務安百姓，
上思報國，下以寧家。己丑，軌薨。[illegible]
[illegible]又曰葬建陵[illegible]僭號後追尊其墓曰[illegible] 長史張璽等表世子寔攝
父位。[illegible] 漢中山王曜、趙染寇長安。六月，曜屯渭
汭，[illegible]春秋左氏傳曰[illegible]汭[illegible] 渭水入河[illegible]內 濡銳翻 染屯新豐，索綝將兵出拒之。[illegible]
染有輕綝之色。長史魯徽曰：晉之君臣，自知強弱不
敵，將致死於我，不可輕也。染曰：以司馬模之強，吾取
之如拉[illegible] 綝小豎，豈能汙吾
馬蹄刀刃邪！晨，帥輕騎數百逆之，[illegible] 曰：要

當綝□復……殺于城西（新豐城西也）染兵敗而歸
悔曰吾不用魯徽之言以至此何面目見之先命斬
徽曰將軍愚愎以取敗乃復忌前害勝（愎弼力翻下同）
誅忠良以逞忿猶有天地將軍其
……帝乎詔加綝驃騎大將軍尚書左僕射
錄尚書承制行事……曜染復與將軍殷凱帥眾數
萬向長安……麴允逆戰於馮翊允
敗收兵夜襲凱營凱敗死曜乃還攻河內太守郭默
于懷列三屯圍之默食盡送妻子為質請糴於曜糴
畢復嬰城固守曜怒沈默妻子于河而攻之

默欲投李矩於新鄭（新鄭縣屬河南郡……）矩使其甥郭誦迎之兵少不敢進（少詩照翻）
會劉琨遣參軍張肇帥鮮卑五百餘騎詣長安道阻
不通還過矩營矩說肇使擊漢兵（說式芮翻）漢兵望見鮮
卑不戰而走默遂帥眾歸矩漢主聰召曜還屯蒲坂
秋趙染攻北地麴允拒之染中弩而死（中竹仲翻）石
勒始命州郡閱實戶口戶出帛二匹穀二斛　冬十
月以張寔為都督涼州諸軍事涼州刺史西平公
十一月漢主聰以晉王粲為相國大單于總百揆粲

少有俊才自為宰相驕奢專恣遠賢親佞嚴刻愎諫
國人始惡之（為後粲為靳準所殺張本少詩照翻惡烏路翻）周勰以
其父遺言（見上卷建興元年）因吳人之怨謀作亂使吳興
功曹徐馥矯稱叔父丞相從事中郎札之命收合徒
眾以討王導刁協豪傑翕然附之孫皓族人弼亦起
兵於廣德以應之（廣德縣本故鄣縣地漢以為故鄣縣……）
三年春正月徐馥殺吳興太守袁琇（琇音秀又音酉）有眾數
千欲奉周札為主札聞之大驚以告義興太守孔侃
勰知札意不同不敢發馥黨懼攻馥殺之孫弼亦死

札子續亦聚眾應馥左丞相睿議發兵討之王導曰
今少發兵則不足以平寇（少詩沼翻）多發兵則根本空虛
續族弟黃門侍郎莚（莚以然翻）忠果有謀請獨使莚往足
以誅續睿從之莚晝夜兼行至郡將入遇續於門謂
續曰當與君共詣孔府君有所論續不肯入莚牽逼
與俱坐定莚謂孔侃曰府君何以置賊在坐（坐徂臥翻）續
衣中常置刀即操刀逼莚（操千高翻）莚叱郡傳教吳曾格
殺之（傳教郡吏也傳教令者也）莚因欲誅勰札不聽委罪於從
兄邵而誅之莚不歸家省母（省悉井翻）遂長驅而去
母狼狽追之睿以札為吳興太守莚為太子右衛率

以沈氏吳之豪望故不廢沈氏撫綏如舊率拓字治直之翻
詔平東將軍宋哲屯華陰華陰縣前漢屬京兆後漢晉屬弘農郡華戶化翻
成主雄立后任氏　二月丙子以琅邪王睿爲丞
相大都督督中外諸軍事南陽王保爲相國荀組爲
太尉領豫州牧劉琨爲司空都督并冀幽三州諸軍
事琨辭司空不受　南陽王模之敗也見八十七卷懷帝永嘉五
年都尉陳安往歸世子保於秦州保命安將千餘人
討叛羌寵待甚厚保將張春疾之譖安云有異志請
除之保不許春輒伏刺客以刺安安被創馳還隴城
隴城縣漢屬天水郡晉屬略陽郡刺七亦翻創初良翻遣使詣保

貢獻不絕使疏吏翻詔進拓跋猗盧爵爲代王置官屬
食代常山二郡常山已爲石勒所有拓跋氏建國曰代始此猗盧請并州
從事鴈門莫含於劉琨莫姓諸莫楚莫敖之後琨遣之含不欲
行琨曰以并州單弱吾之不材而能自存於胡羯之
間者代王之力也吾傾身竭貲以長子爲質而奉之
者庶幾爲朝廷雪大恥也琨以長子遵質於猗盧長知兩翻幾居希翻卿
欲爲忠臣柰何惜共事之小誠而忘徇國之大節乎
往事代王爲之腹心乃一州之所賴也含遂行猗盧
甚重之常與參大計猗盧用法嚴國人犯法者或舉
部就誅老幼相攜而行人問何之曰往就死無一人

敢逃匿者　王敦遣陶侃甘卓等討杜弢前後數十
戰弢將士多死乃請降於丞相睿弢土刀翻將即亮翻降户江翻睿
不許弢遺南平太守應詹書遺于季翻自陳昔與詹共討
樂鄉本同休戚後在湘中懼死求生遂相結聚見八十七
卷懷帝永嘉五年儻以舊交之情爲明枉直爲于僞翻下同使得輸
誠盟府時琅邪王睿爲鎮東方鎮盟主故曰盟府則列義徒或北清中京
或西取李雄以贖前愆雖死之日猶生之年也詹爲
啓呈其書且言弢益州秀才[illegible]素有
清望爲鄉人所逼今悔惡歸善宜命使撫納以息江
湘之民使疏吏翻睿乃使前南海太守王運受弢降赦其

反逆之罪以弢爲巴東監軍監古銜翻弢既受命諸將猶
攻之不已弢不勝憤怒遂殺運復反復扶又翻遣其
將杜弘張彥殺臨川内史謝摛吳孫亮太平二年分豫章東部立臨
川郡摛丑之翻遂陷豫章三月周訪擊彥斬之弘奔臨賀
縣漢屬蒼梧郡吳分立臨賀郡漢大赦改元建元考異曰十六國春秋建元元
年在晉建興三年同[illegible]僭劉起云今晉州臨汾縣嘉泉村有漢太宰劉雄碑云嘉平五年歲在乙亥二月
六日立然則改建元在乙亥二月後也兩血於漢東宮延明殿太弟
乂惡之以問太傅崔瑋太保許遐瑋遐說乂曰[illegible]
惡烏路翻說輸芮翻主上往日以殿下爲太弟者欲以安衆心
耳其志在晉王久矣聰子粲封晉王王公已下莫不希旨附

之，今復以晉王為相國，羽儀威重踰於東宮，萬機之事無不由之，諸王皆置營兵以為羽翼，事勢已去，殿下非徒不得立也，朝夕且有不測之危，不如早為之計。今四衛精兵不減五千，（謂東宮左右前後四衛率所統兵也）相國輕佻，正煩一刺客耳。（佻，他彫翻）大將軍無日不出，其營可襲而取；（敷勃海王時為大將軍）餘王並幼，固易奪也。（易，以豉翻）苟殿下有意，二萬精兵指顧可得，鼓行入雲龍門，宿衛之士孰不倒戈以迎殿下者！大司馬不慮其為異也。（大司馬謂中山王曜）乂弗從。東宮舍人荀裕告璵等勸乂謀反，（東宮舍人，太子舍人之□。乂以太弟居東宮）漢主聰收璵等於詔獄，假以他事殺之，使冠威將軍卜抽將兵監守東宮，（冠，古玩翻；監，工銜翻）禁乂不聽朝會。（朝，直遙翻）乂憂懼不知所為，上表乞為庶人，并除諸子之封，褒美晉王，請以為嗣。抑而弗通。

漢青州刺史曹嶷盡得齊魯間郡縣，自（嶷，魚力翻）鎮臨菑，有眾十餘萬，臨河置戍。石勒表稱嶷有專據東方之志，請討之。漢主聰恐勒滅嶷，不可復制，（復，扶又翻；下同）弗許。聰納中護軍靳準二女月光、月華，（靳，居焮翻）立月光為上皇后，劉貴妃為左皇后，月華為右皇后。左司隸陳元達極諫，（聰置左右司隸）以為並立三后非禮也。聰不悅，以元達為右光祿大夫，外示優崇，實奪其權。於是太

杜弢之乱

内乱

尉范隆等皆請以位讓元達，聰乃復以元達為御史大夫、儀同三司。月光有穢行，（行，下孟翻）元達奏之，聰不得已廢之。月光慙恚自殺，（恚，於瑞翻）聰恨元達。

夏四月，大赦。

六月，盜發漢霸、杜二陵及薄太后陵，（薄太后葬南陵，在霸陵之南）得金帛甚多，詔收其餘以實內府。

辛巳，大赦。

漢大司馬曜攻上黨，八月癸亥，敗劉琨之眾於襄垣。曜欲進攻陽曲，（襄垣縣屬上黨郡陽曲琨所居中敗墟□翻）漢主聰遣使謂之曰：（使，疏吏翻）「長安未平，宜以為先。」曜乃還屯蒲坂。

陶侃與杜弢相攻，弢使王貢出挑戰，（挑，徒了翻）侃遙謂之曰：「杜弢為益州小吏，盜用庫錢，父死不奔喪，卿本佳人，何為隨之也！天下寧有白頭賊邪！」（言弢賊者不得至老）貢初橫腳馬上，聞侃言，斂容下腳。侃知可動，復遣使諭之，截髮為信，貢遂降於侃。（貢叛侃見上卷元年。降，戶江翻，下同）弢眾潰，遁走，道死。（考異曰：弢傳云弢逃遁，不知所在；晉春秋云城潰弢投水死；今從帝紀）侃與南平太守應詹進克長沙，（長沙杜弢之巢穴也）湘州悉平。丞相睿承制赦其所部，進王敦鎮東大將軍，加都督江、揚、荊、湘、交、廣六州諸軍事、江州刺史。敦始自選置刺史以下，寖益驕橫。（橫，戶孟翻）初，王如之降也，（見上卷懷帝永嘉六年）敦從弟稜愛如驍勇，（從，才用翻；驍，堅堯翻）請敦配己麾下。敦曰：「此輩險悍難畜，（悍，下罕翻，又侯旰翻；畜，許六翻）汝性狷急，（狷，吉緣翻）不能容養，

成禍端稜固請乃與之稜置左右甚加寵遇如數與諸將角射爭鬭數所角翻稜杖之如深以為恥及敦潛畜異志稜每諫之敦怒其異己密使人激如令殺稜如因閒宴請劍舞為歡稜許之如舞劍漸前稜惡而呵之惡烏路翻如直前殺稜敦聞之陽驚亦捕如誅之

初朝廷聞張光死光死見上卷元年以侍中第五猗為安南將軍考異曰[illegible]傳云征南大將軍今從杜曾傳監荊梁益寧四州諸軍事荊州刺史監古銜翻自武關出杜曾迎猗於襄陽為兄子娶猗女為于偽翻娶七喻翻遂聚兵萬人與猗分據漢沔陶侃既破杜弢乘勝進擊曾有輕曾之志司馬魯恬諫曰凡戰當先料其將今使君諸將無及曾者未易可逼也易以豉翻侃不從進圍曾於石城水經注沔水南逕石城西城因山為固晉羊祜鎮荊州立晉惠帝元康九年分江夏西部置竟陵郡治石城今郢州長壽縣即其地曾軍多騎兵騎奇寄翻密開門突侃陳陳讀曰陣出其後反擊之侃兵死者數百人曾將趨順陽趨七喻翻下馬拜侃告辭而去時荀崧都督荊州江北諸軍事屯宛江當作沔宛於元翻曾引兵圍之崧兵少食盡少詩沼翻欲求救於故吏襄城太守石覽崧小女灌年十三帥勇士數十人帥讀曰率踰城突圍夜出且戰且前遂達覽所又為崧書求救於南中郎將周訪訪遣子撫帥兵三千與覽共救崧曾乃

遁去曾復致牋於崧求討丹水賊以自效丹水縣前漢屬弘農郡後漢屬南陽郡晉屬順陽郡[illegible]曰丹水故城在今鄧州內鄉縣西南臨丹水復扶又翻下同崧許之陶侃遺崧書曰杜曾凶狡所謂鴟梟食母之物梟堅堯翻[illegible]此人不死州土未寧足下當識吾言識職吏翻崧以宛中兵少藉曾為外援不從曾復帥流亡二千餘人圍襄陽數日不克而還王敦嬖人吳興錢鳳疾陶侃之功屢毀之嬖卑義翻又博計翻侃將還江陵欲詣敦別朱伺及安定皇甫方回諫曰公入必不出侃不從既至敦留侃不遣左轉廣州刺史以其從弟丞相軍諮祭酒廙為荊州刺史從才用翻廙羊至翻又逸職翻荊州將吏鄭攀馬儁等詣敦上書留侃敦怒不許攀等以侃始滅大賊而更被黜被皮義翻黜丑律翻眾情憤惋惋烏貫翻又以廙忌戾難事遂帥其徒三千人屯溳口水經注溳水出蔡陽縣東南過隨縣又南過江夏安陸縣西又東南分為一水西入于沔者謂之溳口溳音云西迎杜曾廙為攀等所襲奔于江安江安縣屬南平郡武帝太康元年分孱陵置杜曾與攀等北迎第五猗以拒廙廙督諸軍討曾復為曾所敗敗補邁翻敦意攀承侃

風呂被甲持矛將殺侃出而復還者數四(數所角翻)侃正色曰使君雄斷當裁天下何此不決(復扶又翻 斷丁亂翻)因起如廁諮議參軍梅陶長史陳頒言於敦曰周訪與侃親姻如左右手(訪女妻侃子瞻 妻七細翻)安有斷人左手而右手不應者乎(應於證翻 斷丁管翻)敦意解乃設盛饌以餞之(饌雛戀翻 又雛睆翻 餞慈演翻)侃便夜發敦引其子瞻為參軍初交州刺史顧祕卒州人以祕子壽領州事帳下督梁碩起兵攻壽殺之碩遂專制交州王機自以盜據廣州(事見上卷)恐王敦討之更求交州會杜弘詣機降(杜弘杜弢之黨)敦欲因機以討碩乃以降杜弘為機功轉交州刺史(降戶江翻 下同)機至鬱林(鬱林秦桂林郡地漢武帝平南越更置鬱林郡)碩迎前刺史脩則子湛行州事以拒之機不得進乃更與杜弘及廣州將溫邵交州秀才劉沈謀復還據廣州陶侃至始興(吳甘露元年分桂陽南部都尉立始興郡)州人皆言宜觀察形勢不可輕進侃不聽直至廣州(廣州治南海郡番禺縣)諸郡縣皆已迎機矣杜弘遣使偽降侃知其謀進擊弘破之遂執劉沈於小桂(秦置桂林郡漢武帝改曰鬱林郡吳分立桂林郡)遣督護許高討王機走之機病死於道高掘其尸斬之諸將皆請乘

勝擊溫邵侃笑曰吾威名已著何事遣兵但一函紙自定耳乃下書諭之邵懼而走追獲於始興杜弘詣王敦降廣州遂平侃在廣州無事輒朝運百甓於齋外(甓蒲歷翻 甎也)暮運於齋內人問其故答曰吾方致力中原過爾優逸恐不堪事故自勞耳王敦以杜弘為將寵任之九月漢主聰使大鴻臚賜石勒弓矢策命勒為陝東伯得專征伐拜刺史將軍守宰封列侯歲盡集上(陝失冉翻)漢大司馬曜寇北地詔以麴允為大都督驃騎將軍以禦之(驃匹妙翻 騎奇寄翻)冬十月以索綝為尚書僕射都督宮城諸軍事曜進拔馮翊太守梁肅奔萬年(萬年縣屬京兆)曜轉寇上郡麴允去黃白城軍于靈武(靈武縣屬北地郡)以兵弱不敢進帝屢徵兵於丞相保保左右皆曰蝮蛇螫手壯士斷腕(漢書齊王曰蝮螫手則斬手)今胡寇方盛且宜斷隴道(斷丁管翻)以觀其變從事中郎裴詵曰今蛇已螫頭頭可斷乎保乃以鎮軍將軍胡崧行前鋒都督須諸軍集乃發麴允欲奉帝往就保索綝曰保得天子必逞其私志乃止於是自長安以西不復貢奉朝廷(復扶又翻)百官饑乏採稆以自存(稆音呂 禾自生曰稆)涼州軍士張冰得璽文

曰皇帝行璽獻於張寔僚屬皆賀寔曰是非人臣所
得留遣使歸于長安(晉諸征鎮能知君臣之分者張氏父子而已璽斯氏翻)
四年春正月司徒梁芬議追尊吳王晏右僕射索綝
等引魏明帝詔以為不可(魏明帝詔見七十一卷太和三年)乃贈太
保謚曰孝(考異曰本傳晏謚敬王今從愍帝紀)漢中常侍王沈宣
懷中宮僕射郭猗等(沈持林翻)皆寵幸用事漢主聰游宴
後宮或三日不醒或百日不出自去冬不視朝政事
一委相國粲唯殺生除拜乃使沈等入白之沈等多
不白而自以其私意決之故勳舊或不敘而姦佞小
人有數日至二千石者軍旅歲起將士無錢帛之賞
而後宮之家賜及僮僕動至數千萬沈等車服第舍
踰於諸王子弟中表為守令者三十餘人皆貪殘為
民害(謂也姓與沈等子弟有中表踰若吋持林翻守式又翻)靳準闔宗諂事之
郭猗與準皆有怨於太弟乂猗謂相國粲曰殿下光
文帝之世孫主上之嫡子四海莫不屬心(屬之欲翻)柰何
欲以天下與太弟乎且臣聞太弟與大將軍謀因三
月上巳大宴作亂事成許以主上為太上皇大將軍
為皇太子又許衛軍為大單于(聰以子驥為大將軍子勱為衛大將軍皆
粲弟也又按時以子敷為大將軍敷卒後乃以驥為之)三王處不疑之地(處昌呂翻)
並握重兵以此舉事無不成者然二王貪一時之利

不顧父兄事成之後主上豈有全理殿下兄弟固不
待言東宮相國單于當在武陵兄弟何肯與人也(武陵
乂弟當是乂之諸子相息亮翻單音蟬)今禍期甚迫宜早圖之臣屢言
於主上主上篤於友愛以臣刀鋸之餘終不之信願
殿下勿泄密表其狀殿下儻不信臣可召大將軍從
事中郎王皮衛軍司馬劉惇假之恩意許其歸首(首式
救翻)以問之必可知也粲許之猗密謂皮惇曰二王逆
狀主上及相國具知之矣卿同之乎二人驚曰無之
猗曰茲事已決吾憐卿親舊并見族耳因歔欷流涕
(歔音虛欷許既翻又音希)二人大懼叩頭求哀猗曰吾為卿計卿
能用之乎相國問卿卿但云有之若責卿不先啟卿
即云臣誠負死罪然仰惟主上寬仁殿下敦睦苟言
不見信則陷於誣譖不測之誅故不敢言也皮惇許
諾粲召問之二人至不同時而其辭若一粲以為信
然靳準復說粲曰殿下宜自居東宮(復扶又翻說式芮翻)以
領相國使天下早有所繫今道路之言皆云大將軍
衛將軍欲奉太弟為變期以季春若使太弟得天下
殿下無容足之地矣粲曰為之柰何準曰人告太弟
為變主上必不信宜緩東宮之禁使賓客得往來太
弟雅好待士(好呼到翻)必不以此為嫌輕薄小人不能無

近在大弟之意為之謀者，然後下官為殿下露表其罪（為于僞翻），殿下收其賓客與大弟交通者考問之，獄辭既具，則主上無不信之理也。粲乃令卜抽引兵去東宮（[illegible]）。少府陳休、左衛將軍卜崇，為人清直，素惡沈等（惡烏路翻，下同），雖在公座，未嘗與語，沈等深疾之。侍中卜幹謂休、崇曰：王沈等勢力足以回天地，卿輩自料（[illegible]）親賢孰與竇武、陳蕃（[illegible]）？休、崇曰：吾輩年踰五十，職位已崇，唯欠一死耳！死於忠義，乃為得所，安能俛首仰眉以事閹豎乎（[illegible]）！去矣卜公，勿復有言（[illegible]）。二月，漢主聰出臨上秋閣（[illegible]），命收陳休、卜崇及特進綦毋達、太中大夫公師彧、尚書王琰、田歆、大司農朱諧，並誅之，皆宦官所惡也。卜幹泣諫曰：陛下方側席求賢，而一旦戮卿大夫七人，皆國之忠良，無乃不可乎！藉使休等有罪，陛下不下之有司（下遐嫁翻），暴明其狀，天下何從知之！詔尚在臣所，未敢宣露（幹為侍中，詔經門下，因留之而弗宣），願陛下熟思之。因叩頭流血。王沈叱幹曰：卜侍中欲拒詔乎！聰拂衣而入，免幹為庶人。太宰河間王易（易以豉翻 [illegible]）、大將軍勃海王敷、御史大夫陳元達、金紫光祿大夫西河王延等皆詣闕表諫曰：王沈等矯弄詔旨，欺誣日月，內諂陛下，外佞相國，威權之重，侔於人主，多樹姦黨，毒流海內。知休等忠臣，為國盡節，恐發（為于僞翻）其姦狀，故巧為誣陷。陛下不察，遽加極刑，痛徹天地（[illegible]），賢愚傷懼。今遺晉未殄，巴蜀不賓，石勒謀據趙魏，曹嶷欲王全齊（[illegible]），陛下心腹四支，何處無患！乃復以沈等助亂，誅巫咸，戮扁鵲，臣恐遂成膏肓之疾（[illegible]），後雖救之，不可及已。請免沈等官，付有司治罪。聰以表示沈等，笑曰：羣兒為元達所引，遂成癡也。沈等頓首泣曰：臣等小人，過蒙陛下識拔，得灑掃閨閤，而王公朝士疾臣等如讎，又深恨陛下。願以臣等膏鼎鑊（[illegible]），則朝廷自然雍穆矣。聰曰：此等狂言常然，卿何足恨乎！聰問沈等於相國粲，粲盛稱沈等忠清；聰悅，封沈等為列侯。太宰易又詣闕上疏極諫，聰大怒，手壞其疏（[illegible]）。三月，易忿恚而卒。易素忠直，陳元達倚之為援，得盡諫諍。及卒，元達哭之慟，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詩大雅瞻卬之辭。瘁秦醉翻）。吾既不復能言，安用默默苟生乎！歸而自殺。初，代王猗盧愛其少子比延，欲以為嗣，使長子六脩出居新平城，而黜其母（[illegible]）。

猗盧築新平城新平城亭謂之新城在朔州界少詩照翻長知兩翻六脩有駿馬日行五百里猗盧奪之以與比延六脩來朝朝直遙翻猗盧使拜比延六脩不從猗盧乃坐比延於其步輦步輦下駕馬使人輓之使人導從從才用翻出遊六脩望見以為猗盧伏謁路左至乃比延六脩慙怒而去猗盧召之不至大怒帥衆討之為六脩所敗帥讀曰率敗補邁翻猗盧微服逃民間有賤婦人識之遂為六脩所弒拓跋普根先守外境聞難來赴攻六脩滅之難乃旦翻普根代立國中大亂新舊猜嫌迭相誅滅左將軍衛雄信義將軍箕澹澹徒覽翻人從盪淵久佐猗盧為衆所附謀歸劉琨乃言於衆曰聞

舊人忌新人悍戰舊人索頭部人也新人晉人及烏桓人也悍侯旰翻又下罕翻欲盡殺之將奈何晉人及烏桓皆驚懼曰死生隨二將軍乃與琨質子遵帥晉人及烏桓三萬家馬牛羊十萬頭歸于琨質音致帥讀曰率下同琨大喜親詣平城撫納之琨兵由是復振夏四月普根卒其子始生普根母惟氏立之惟氏猗㐌之妻張寔下令所部吏民有能舉其過者賞以布帛羊米賊曹佐高昌隗瑾曰自漢以來公府方州郡國諸曹有掾有屬有佐史前漢書西域傳車師國有高昌壁唐書曰高昌國漢車師前王庭也後罷高昌置西州觀比則河西張氏置郡於高昌之地置郡縣至後魏時始為高昌闞氏沮渠鄴今明公為政事無巨細皆自決之或興師發令府朝不知府朝

何校如

謂寔佐所集之處朝直遙翻萬一違失謗無所分羣下畏威受成而已如此雖賞之千金終不敢言也謂宜少損聰明少詩照翻凡百政事皆延訪羣下使各盡所懷然後采而行之則嘉言自至何必賞也寔悅從之增瑾位三等寔遣將軍王該帥步騎五千入援長安且送諸郡貢計貢上物也計計帳也詔拜寔都督陝西諸軍事陝失冉翻以寔弟茂為秦州刺史　石勒使石虎攻劉演于廩丘幽州刺史段匹磾使其弟文鴦救之磾丁奚翻虎拔廩丘演奔文鴦軍虎獲演弟啓以歸　寧州刺史王遜嚴猛喜誅殺喜許記翻五月平夷太守雷炤家古永嘉五年惠袁分牂柯朱提建寧立

平夷郡即漢平夷縣孫之地屬五康晉業越巂郡之邛都川然不知誰所置也樂晉洛平樂太守董霸帥三千餘家叛降於成降戶江翻　六月丁巳朔日有食之　秋七月漢大司馬曜圍北地太守麴昌晉北地郡領泥陽富平二縣耳大都督麴允將步騎三萬救之曜繞城縱火煙起蔽天使反間紿允曰郡城已陷往無及也衆懼而潰曜追敗允於磻石谷磻古寬劉服遠翻蒲官翻魏收地形志北地郡銅官縣有磻石山允奔還靈武曜遂取北地允性仁厚無威斷斷丁亂翻喜以爵位悅人喜許記翻新平太守竺恢始平太守楊像扶風太守竺爽安定太守焦嵩皆領征鎮杖節加侍中常侍村塢主

帥小者猶假銀青將軍之號然恩不及下故諸將驕恣而士卒離怨關中荒亂允告急於焦嵩嵩素侮允曰須允困當救之曜進至涇陽渭北諸城悉潰曜獲建威將軍魯充散騎常侍梁緯少府皇甫陽曜素聞充賢募生致之既見賜之酒曰吾得子天下不足定也充曰身為晉將國家喪敗不敢求生若蒙公恩速死為幸曜曰義士也賜之劍令自殺梁緯妻辛氏美色曜召見將妻之辛氏大哭曰妾夫已死義不獨生且一婦人而事二夫明公又安用之曜曰貞女也亦聽自殺皆以禮葬之

漢主聰立故張后侍婢樊氏為上皇后三后之外佩皇后璽綬者復有七人嬖寵用事刑賞紊亂大將軍敷數涕泣切諫聰怒曰汝欲乃公速死邪何以朝夕生來哭人敷憂憤發病卒河東平陽大蝗民流殍者什五六石勒遣其將石越帥騎二萬屯并州招納流民民歸之者二十萬戶聰遣使讓勒勒不受命潛與曹嶷相結

八月漢大司馬曜逼長安

九月漢主聰宴群臣於光極殿引見太弟乂乂容貌憔悴鬢髮蒼然涕泣陳謝聰亦為之慟哭乃縱酒極歡待之如初

焦嵩竺恢宋哲皆引兵救長安散騎常侍華輯監京兆馮翊弘農上洛四郡兵屯霸上皆畏漢兵強不敢進相國保遣胡崧將兵入援擊漢大司馬曜於靈臺破之崧恐國威復振則麴索勢盛乃帥城西諸郡兵屯渭北不進遂還槐里曜攻陷長安外城麴允索綝退保小城以自固內外斷絕城中饑甚米斗直金二兩人相食死者太半亡逃不可制唯涼州義衆千人守死不移太倉有麴數十餅麴允屑之為粥以供帝既而亦盡冬十一月帝泣謂允曰今窮厄如此外無救援當忍恥出降以活士民因歎曰誤我事者麴索二公也使侍中宗敞送降牋於曜索綝潛留敞使其子說曜曰今城中食猶足支一年未易克也若許綝以儀同萬戶郡公綝請以城降

曜斬而送之曰帝王之師以義行也孤將兵十五年未嘗以詭計敗人（敗補邁翻）必窮兵極勢然後取之今索綝所言如此天下之惡一也輒相為戮之（為于僞翻）若兵食審未盡者便可勉強固守（強其兩翻）如其糧竭兵微亦宜早寤天命甲午宗敞至曜營乙未帝乘羊車肉袒銜璧輿櫬出東門降（櫬初覲翻）羣臣號泣攀車執帝手帝亦悲不自勝（號戶刀翻勝音升）御史中丞馮翊吉朗歎曰吾智不能謀勇不能死何忍君臣相隨北面事賊虜乎乃自殺曜焚櫬受璧使宗敞奉帝還宮丁酉遷帝及公卿以下於其營辛丑送至平陽壬寅漢主聰臨光極殿帝稽首於前（稽音啓）麴允伏地慟哭扶不能起聰怒囚之允自殺聰以帝為光祿大夫封懷安侯以大司馬曜為假黃鉞大都督督陝西諸軍事太宰封秦王大赦改元麟嘉以麴允忠烈贈車騎將軍諡節愍侯（允死忠烈然猶在吉朗之後）以索綝不忠斬于都市（市平陽市也）尚書梁允侍中梁濬等及諸郡守皆為曜所殺華輯奔南山

干寶論曰昔高祖宣皇帝以雄才碩量應時而起性深阻有若城府而能寬綽以容納行數術以御物而知人善采拔（言智中有城府者多不能寬容任數術者多不能用人而宣帝能之也）於是百姓與能（能謂天下皆服其能莫與爭也）大象始構矣（構結也言晉之興劉良曰象法成大法從此始立也）世宗承基太祖繼業咸黜異圖用融前烈（謂內誅李豐夏侯玄外平毌丘儉文欽諸葛誕）至于世祖遂享皇極（皇極天子位也）仁以厚下儉以足用和而不弛寬而能斷（斷丁亂翻）掩唐虞之舊域班正朔於八荒（八荒謂八方之外戎荒之地）于時有天下無窮人之諺（呂向曰言百姓盡富）雖太平未洽亦足以明民樂其生矣（樂音洛）武皇既崩山陵未乾而變難繼起（難乃旦翻）宗子無維城之助（詩曰宗子維城）師尹無具瞻之貴（詩曰赫赫師尹民具爾瞻）朝為伊周夕成桀跖（[illegible]）國政迭移於亂人禁兵外散於四方方岳無鈞石之鎮（三十斤為鈞四鈞為石）關門無結草之固（傳秦伐晉魏顆敗秦師獲杜回杜回躓而顛故獲之老人結草以亢杜回）戎羯稱制二帝失尊何哉樹立失權託付非才四維不張而苟且之政多也（管子曰禮義廉恥是謂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夫基廣則難傾根深則難拔理節則不亂膠結則不遷（李周翰曰理節謂政教有度也膠固也言君有仁恩之報結於人心固而不可遷也）昔之有天下者所以能長久用此道也周自后稷愛民十六王而武始君之（后稷子不窋不窋子鞠鞠子公劉公劉子慶節慶節子皇僕皇僕子差弗差弗子毀隃毀隃子公非公非子高圉高圉子亞圉亞圉子公祖類公祖類子古公亶父古公亶父子季歷季歷子文王文王子武王凡十六王）其積基樹本如此其固今晉之興也其創基立本固異於先代矣加以朝寡純德之人鄉之

不貳之老（言官有耕老不貳而不肯[illegible]者[illegible]）風俗淫僻恥尚失所（言所恥者非所恥所尚者非所尚也）學者以莊老為宗而黜六經談者以虛薄為辯而賤名檢行身者以放濁為通而狹節信進仕者以苟得為貴而鄙居正當官者以望空為高而笑勤恪（呂延濟曰望空謂不視文書而已署名也[illegible]）是以劉頌屢言治道傅咸每糾邪正皆謂之俗吏（[illegible]）其倚杖虛曠依阿無心者皆名重海內若夫文王日昃不暇食仲山甫夙夜匪懈者（文王自朝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用咸和萬民仲山甫夙夜匪解以事一人）蓋共嗤黜以為灰塵矣由是毀譽亂於善惡之實情慝奔於貨欲之塗選者為人擇官官者為身擇利（呂延濟曰言選者不復為官擇賢為人擇官當官者但擇所利而趨[illegible]為其身）而世族貴戚之子弟陵邁超越不拘資次悠悠風塵皆奔競之士列官千百無讓賢之舉子真著崇讓而莫之省（劉寔字子真著崇讓論見八十二卷武帝太康十年）子雅制九班而不得用（劉頌字子雅九班之制見同上）其婦女不知女工任情而動有逆于舅姑有殺戮妾媵（二事皆賈后為之倡）父兄弗之罪也天下莫之非也禮法刑政於此大壞國之將亡本必先顛其此之謂乎（左傳閔元年[illegible]國將亡本必先顛而後枝葉從之）故觀阮籍之行而覺禮教崩弛之所由（籍事見七十八卷元帝景元三年[illegible]）察庾純賈充之爭而見師尹之多僻（事見七十九卷武帝泰始七年）

考平吳之功而知將帥之不讓（[illegible]見八十一卷[illegible]）思郭欽之謀而寤戎狄之有釁（郭欽事見八十一卷武帝太康元年）覽傅玄劉毅之言而得百官之邪（傅玄劉毅[illegible]見武帝時所言[illegible]）核傅咸之奏錢神之論而覩寵賂之彰（傅咸奏見[illegible]錢神論見八十二卷惠帝元康九年）民風國勢既已如此雖以中庸之才守文之主治之（劉良曰中庸謂才非賢愚之才守文謂守常平[illegible]）猶懼致亂況我惠帝以放蕩之德臨之哉（[illegible]）故懷帝承亂即位羈以強臣愍帝奔播之後徒守虛名天下之勢既去非命世之雄材不能復取之矣

石勒圍樂平太守韓據于坫城（[illegible]武帝泰始中分[illegible]）據請救於劉琨琨新得拓跋猗盧之衆欲因其銳氣以討勒箕澹衛雄諫曰（[illegible]）此雖晉民久淪異域未習明公之恩信恐其難用不若且內收鮮卑之餘穀（[illegible]也）外抄胡賊之牛羊（胡謂石勒也[illegible]）閉關守險務農息兵待其服化感義然後用之則功無不濟矣琨不從悉發其衆命澹帥步騎二萬為前驅琨屯廣牧為之聲援（廣牧縣漢屬朔方郡[illegible]）石勒聞澹至將逆擊之或曰澹士馬精強其鋒不可當不若且引兵避之深溝高壘以

挫其鋒必獲萬全勒曰濬兵雖衆遠來疲弊號令不齊何精彊之有今寇敵垂至何可捨去大軍一動豈易中還（易以豉翻）若濬乘我之退而逼之顧逃潰不暇焉得深溝高壘乎（焉於虔翻）此自亡之道也立斬言者以孔萇為前鋒都督令三軍後出者斬勒據險要設疑兵於山上分為二伏出輕騎與濬戰陽為不勝而走濬縱兵追之入伏中勒前後夾擊濬軍大破之獲鎧馬萬計濬帥騎千餘奔代郡（帥讀曰率下同）韓據棄城走并土震駭 十二月乙卯朔日有食之（考異曰帝紀天文志皆作甲申朔宋志乙卯朔與長曆合今從之）司空長史李弘以并州降石勒

（劉琨為司空以弘為長史并州治陽曲）劉琨進退失據不知所為段匹磾遣信邀之已未琨帥衆從飛狐奔薊（恒山在常山曲陽縣西北有故飛狐口磾丁奚翻薊音計）匹磾見琨甚相親重與之結婚約為兄弟勒分徙陽曲樂平民于襄國置守宰而還孔萇攻箕澹于代郡殺之（據載記萇攻澹於代郡則此代郡乃澹所鎮之代郡非拓跋之代郡也）萇等攻賊帥馬嚴馮䐗（帥所類翻䐗以好翻嚴䐗盍為盜於海岱之閒）久而不克司冀并兗流民數萬戶在遼西迭相招引民不安業勒問計於濮陽侯張賓賓曰嚴䐗本非公之深仇流民皆有戀本之志今班師振旅選良牧守使招懷之則幽冀之寇可不日而清遼西流民將相

帥而至矣勒乃召萇等歸以武遂令李回為易北督護兼高陽太守（武遂縣前漢屬河閒國後漢晉屬安平國易北易水以北也高陽縣前漢屬涿郡後漢屬河閒國武帝泰始元年分置高陽國應劭曰在高河之陽）馬嚴士卒素服回威德多叛嚴歸之嚴懼而出走赴水死馮䐗帥其衆降（帥讀曰率）回徙居易京（易京公孫瓚所築）流民歸之者相繼於道勒嘉回封回為弋陽子增張賓邑千戶進位前將軍賓固辭不受 丞相睿聞長安不守出師露次（[illegible]）（露次者出宿于野上無壁守）躬擐甲冑（擐音宦）移檄四方刻日北征以漕運稽期斬督運令史淳于伯刑者以刀拭柱血逆流上至柱末二丈餘而下（下遐嫁翻）觀者咸以為冤丞

相司直劉隗上言伯罪不至死請免從事中郎周莚等官於是右將軍王導等上疏引咎請解職睿曰政刑失中皆吾闇塞所致一無所問隗性剛訐當時名士多被彈劾（訐居謁翻被皮義翻劾戶概翻又戶得翻）睿率皆容貸由是衆怨皆歸之南中郎將王含敦之兄也以族彊位顯驕傲自恣一請參佐及守長至二十許人多非其才（守式又翻長知兩翻）隗劾奏含文致甚苦（[illegible]）事雖寢而王氏深忌疾之（為王敦請誅劉隗張本）丞相睿以邵續為冀州刺史續女婿廣平劉遐聚衆河濟之閒（[illegible]）睿以遐為平原內史 托跋普根之子又卒（托與拓同）

書……魏……許……尼……黃……國人立其從父翻律（發才用翻）

資治通鑑卷第八十九

資治通鑑卷第九十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充集賢殿修撰提舉西京留司御史臺上柱國河內郡開國公食邑一千二百戶食實封肆伯戶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

勅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晉紀十二（起強圉赤奮若，盡著雍攝提格，凡二年。）

中宗元皇帝上（諱睿，字景文，宣帝曾孫，琅邪恭王覲之子。）

建武元年（是年三月方改元。建國曰建元。都……）

春，正月，漢兵東略弘農，太守宋哲奔江東。（哲……出華陰，漢兵自長安東……故秦城……奔守……又翻。）

黃門郎史淑、侍御史王沖自長安奔涼州，稱愍帝出降前一日（降，戶江翻），使淑等齎詔賜張寔，拜寔大都督、涼州牧、侍中、司空，承制行事，且曰：「朕已詔琅邪王時攝大位，君其協贊琅邪，共濟多難。」淑等至姑臧，寔大臨三日（難，乃旦翻。臨，力鴆翻），辭官不受。初，寔叔父肅為西海太守（漢平帝時王莽置西海郡，中興以後，西海郡……張寔……請置西……王莽……之海郡……之……），聞長安危逼，請為先鋒入援；寔以其老，弗許。及聞長安不守，肅悲憤而卒。（……翻）寔遣太府司馬韓璞（……時張氏保據河西，有太府司馬、太府少府、中……等官，蓋以涼州府為太府，涼州都督府為……）、撫戎將軍張閬等帥步騎一萬東擊漢（撫戎將軍，蓋張氏創置。帥，讀曰率。騎，奇寄翻）

翻命討虜將軍陳安（沈約志魏置將軍四十號討虜第十九）安故太守
賈騫（晉志曰張茂分武興金城西平安故四郡為晉興郡盡張氏分金城西平二郡地置安故郡也按安故縣二漢屬隴西郡水經注洮水自臨洮東流又屈而北逕安故縣故城西又北逕狄道縣故城西狄道行已置武始郡安故郡蓋即漢之一縣置郡）隴西太守吳紹各統郡兵
為前驅又遣相國保書曰王室有事不忘投軀前遣
賈騫瞻公舉動中被符命敕騫還軍（符命蓋保行下之命也遣丁季翻）
（被皮義翻）俄聞寇逼長安胡崧不進麴允持金五百請救
於崧遂決遣騫等進軍度嶺（自秦州清河度汧坂嶺至狄道）會聞朝
廷傾覆為忠不遂憤痛之深死有餘責今更遣琛等
詣公命是從琛等卒不能進而還至南安（南安郡治豲道縣豲）
（□子空翻還從宣翻又如字）諸羌斷路（斷丁管翻）相持百餘日糧竭矢盡琛
殺車中牛以饗士泣謂之曰汝曹念父母乎曰念念妻
子乎曰念欲生還乎曰欲從我令乎曰諾乃鼓譟進戰
會張閬帥金城兵繼至夾擊大破之斬首數千級（帥讀曰率）
（下同）先是長安謠曰秦川中血沒腕唯有涼州倚柱觀（腕烏貫翻）
（觀古玩翻）及漢兵覆關中氐羌掠隴右雍秦之民死者什八九
（雍於用翻）獨涼州安全　二月漢主聰使從弟暢帥（從才用翻）
步騎三萬攻滎陽太守李矩屯韓王故壘相去七里
（李矩先屯鄭韓故鄭亦在新鄭北戰國時韓滅鄭徙都之故有故壘存焉）遣使招矩（使疏吏翻）
（吏翻）時暢兵猝至矩未及為備乃遣使詐降於暢暢不

復設備大饗渠帥皆醉（降戶江翻復扶又翻帥所類翻）矩欲夜襲之
士卒皆恇懼（恇去王翻）矩乃遣其將郭誦禱於子產祠（子產
相鄭鄭人愛之立祠）使巫揚言曰子產有教當遣神兵相
助眾皆踊躍爭進矩選勇敢千人使誦將之（將即亮翻）掩
擊暢營斬首數千級暢僅以身免　辛巳宋哲至建
康（沈約曰建康本秣陵縣漢獻帝建安十六年孫權改秣陵為建業武帝平吳還為秣陵太康三年分秣陵之水北為建業愍帝即位避帝諱改為建康）稱受愍帝詔令丞相琅邪
王睿統攝萬機　三月琅邪王素服出次（杜預曰出舍）舉
哀三日於是西陽王羕及官屬等共上尊號（西陽王羕汝南
王亮之子羕余亮翻上時掌翻）王不許羕等固請不已王慨然流涕
曰孤罪人也諸賢見逼不已當歸琅邪耳呼私奴命
駕將歸國（私奴謂私家所畜奴隸不役於官者）羕等乃請依魏
晉故事稱晉王許之辛卯即晉王位大赦改元始備
百官立宗廟建社稷有司請立太子王愛次子宣城
公裒欲立之（裒蒲侯翻）謂王導曰立子當以德導曰世子
宣城俱有朗雋之美而世子年長（長知兩翻）王從之丙辰
立世子紹為王太子封裒為琅邪王奉恭王後（帝考大宗）
（故以裒奉琅邪恭王外）仍以裒都督青徐兗三州諸軍事鎮廣陵
以西陽王羕為太保封譙剛王遜之子承為譙王（一本
作譙王承音□）遜宣帝之弟子也又以征南大將軍王敦為

大將軍江州牧揚州刺史王導為驃騎將軍都督中外諸軍事領中書監錄尚書事驃匹妙翻丞相左長史刁協為尚書左僕射右長史周顗為吏部尚書軍諮祭酒顗魚豈翻賀循為中書令右司馬戴淵王邃為尚書司直劉隗為御史中丞行參軍劉超為中書舍人晉志曰中書晉初置舍人通事各一人江左令舍人以通事謂之通事舍人掌呈奏案兼中書郎長兼蓋秩六比自餘參軍悉拜奉車都尉掾屬拜駙馬都尉行參軍舍人拜騎都尉三都尉皆漢武帝置奉車都尉掌御乘輿車駙馬都尉掌駙馬騎都尉掌監羽林騎師古曰駙副馬也非正駕車皆為副馬一曰駙近也疾也晉武以宗室外戚為三都尉江左後罷奉車騎二都尉唯留駙馬都尉奉朝請諸尚公主者為之翻翻王敦辭州牧王導以敦統六州辭中外都督賀循以老病辭中書令王許之以循為太常是時承喪亂之後江東草創喪雖曰草[illegible]始也[illegible]翻刁協久宦中朝諳練舊事諳烏含翻悉也朝直遙翻賀循為世儒宗明習禮學凡有疑議皆取決焉

劉琨段匹磾相與歃血同盟磾丁奚翻歃色洽翻期以翼戴晉室辛丑琨檄告華夷遣兼左長史右司馬溫嶠匹磾遣左長史榮邵奉表及盟文詣建康勸進[illegible]嶠羨之弟子[illegible]嶠之從母為琨妻母之姊妹為從母從才用翻

琨謂嶠曰晉祚雖衰天命未改吾當立功河朔使卿延譽江南行矣勉之王以鮮卑大都督慕容廆為都督遼左雜夷流民諸軍事龍驤將軍大單于昌黎公廆不受遼左即遼東流民謂中州之民流入遼東者廆力罪翻驤思將翻征虜將軍魯昌說廆曰今兩京覆沒天子蒙塵左傳叔帶之難襄王出居于鄭使告難于魯臧文仲對曰天子蒙塵于外敢不奔問官守說輸芮翻琅邪王承制江東為四海所係屬屬之欲翻明公雖雄據一方而諸部猶阻兵未服者蓋以官非王命故也謂宜通使琅邪使疏吏翻下同勸承大統然後奉詔令以伐有罪誰敢不從處士遼東高詡曰處昌呂翻霸王之資非義不濟今晉室雖微人心猶附之宜遣使江東示有所尊然後杖大義以征諸部不患無辭矣晉室雖衰慕容苻姚之興其初皆借王命以自重廆從之遣長史王濟浮海詣建康勸進

漢相國粲使其黨王平謂太弟乂曰適奉中詔云京師將有變宜衷甲以備非常乂信之命宮臣皆衷甲以居粲[illegible]忌刻而又愚甚矣甲在衣中為衷甲粲馳遣告靳準王沈靳居焮翻沈持林翻準以白漢主聰曰太弟將為亂已衷甲矣聰大驚曰寧有是邪王沈等皆曰臣等聞之久矣屢言之而陛下不之信也聰使粲以兵圍東宮粲使準沈收氐羌酋長十餘人窮問之乂為大單于氐羌酋長[illegible]皆服事東宮[illegible]長知兩翻

懸首高格，格以木爲之。周禮牛人，祭祀共其牛牲之互。鄭玄曰：互若今屠家之縣肉格。左思吳都賦曰：峭格周施。呂向曰：格，懸網木也。燒鐵灼目，首長自誣與乂謀反。聰謂沈等曰：吾今而後知卿等之忠也，當念知無不言，勿恨往日言而不用也。於是誅東宮官屬及乂素所親厚，準、沈等素所憎怨者大臣數十人，阬士卒萬五千餘人。所阬者，東宮四衛之兵也。夏四月，廢乂爲北部王。北部即匈奴後部，居新興。粲尋使準賊殺之。乂形神秀爽，寬仁有器度，故士心多附之。聰聞其死，哭之慟曰：吾兄弟止餘二人而不相容，漢主聰諸子，此時唯聰及乂二人在耳。安得使天下知吾心邪！氐羌叛者甚衆，以靳準行車騎大將軍，討平之。

五月壬午，日有食之。考異曰：晉紀、天文志皆云五月丙子日食。按長曆，是月壬午朔，無丙子。今以晉書爲據。六月丙寅，溫嶠等至建康，王導、周顗、庾亮等皆愛嶠才，爭與之交。是時太尉豫州牧荀組、冀州刺史邵續、青州刺史曹嶷、寧州刺史王遜、東夷校尉崔毖等皆上表勸進，頡魚豈翻。嶷魚力翻。毖音祕。王不許。初，流民張平、樊雅各聚衆數千人在譙，爲塢主。王之爲丞相也，遣行參軍譙國桓宣往說平、雅，平、雅皆請降。說輸芮翻。降戶江翻，下同。及豫州刺史祖逖出屯蘆洲，遣參軍殷乂詣平、雅。乂意輕平，視其屋曰：可作馬廐。見大鑊曰：可鑄鐵器。平曰：此乃帝王鑊，天下清平方用之，奈何毀之！乂曰：卿未能保其頭而愛鑊邪！鑊戶郭翻。江淮人謂之鍋，浙人謂之鑊。平大怒，於坐斬乂，坐徂臥翻。勒兵固守。逖攻之歲餘不下，乃誘其部將謝浮使殺之。逖進據太丘。太丘縣，後漢屬沛郡，晉省立，故城在今亳州永城縣西北。樊雅猶據譙城，與逖相拒。逖攻之不克，請兵於南中郎將王含。桓宣時爲含參軍，含遣宣將兵五百助逖。逖謂宣曰：卿信義已著於彼，今復爲我說雅。復扶又翻。爲于僞翻。宣乃單馬從兩人詣雅曰：祖豫州方欲平蕩劉、石，倚卿爲援，前殷乂輕薄，非豫州意也。雅即詣逖降。降戶江翻。逖既入譙城，石勒遣石虎圍譙，王含復遣桓宣救之，虎解去。逖表宣爲譙國內史。己巳，晉王傳檄天下，稱石虎敢帥犬羊渡河縱毒，今遣琅邪王裒等九軍，帥讀曰率。裒蒲侯翻。銳卒三萬，水陸四道，徑造賊場，造七到翻。受祖逖節度。尋復召裒還建康。復扶又翻。秋七月，大旱，司、冀、幷、青、雍州大蝗，河、汾溢，漂千餘家。皆漢境也。雍於用翻。漢主聰立晉王粲爲皇太子，領相國、大單于，總攝朝政如故。單音蟬。大赦。段匹磾推劉琨爲大都督，磾丁奚翻。檄其兄遼西公疾陸眷及叔父涉復辰、弟末柸等會于固安，漢屬涿郡，晉改涿郡曰范陽。固安縣，故安，劉昫曰：易州易縣，古故安縣地。共討石勒。末柸說疾陸眷、涉復辰曰：說輸芮翻。以父兄而從子弟，恥

也。且李矩而有功，匹磾獨收之，吾屬何有哉！各引兵還。匹磾不能獨以，亦還薊。（薊音計）以荀組為司徒。

八月，漢趙固襲衛將軍華薈於臨潁，殺之。（臨潁縣屬潁川郡。華戶化翻。薈烏外翻。）初，趙固與長史周振有隙，振密譖固於漢主聰。李矩之破劉暢也，於帳中得聰詔，令暢既克矩，還過洛陽，收固斬之，以振代固。矩送以示固，固斬振父子，帥騎一千來降。（帥讀曰率。騎奇寄翻。）矩復令固守洛陽。鄭攀等相與拒王廙，（廙羊至翻，又逸職翻。）眾心不壹，散還橫桑口，（水經：沔水東南逕江夏雲杜縣，又東逕左桑，昭王喪死處也。故老云：百姓佐昭王喪事於此，故曰佐桑，左字失體耳。又東謂之橫桑，言得昭王喪處也。）欲入杜曾。王敦遣武昌太守趙誘、襄陽太守朱軌擊之，攀等懼，請降。杜曾亦請擊第五猗於襄陽以自贖。廙將赴荊州，留長史劉浚鎮揚口壘。（水經註：龍陂水逕郢城東北湖，謂之揚水。水北逕竟陵縣西，又北注于沔，謂之揚口，中夏口也。）竟陵內史朱伺謂廙曰：（伺相吏翻）曾，猾賊也，外示屈服，欲誘官軍使西，兼道襲揚口耳。宜大部分，（言當大為部分。分扶問翻。）未可便西。廙性矜厲自用，以伺為老怯，遂西行。曾等果還趨揚口。（趨七喻翻）廙乃遣伺歸，裁至壘，即為曾所圍。劉浚自守北門，使伺守南門。馬儁從曾來攻壘，儁妻子先在壘中，（馬儁本與鄭攀同附王廙。）或欲皮其面以示之，（皮者，剝其面皮。）伺曰：殺其妻子未

能解圍，但益其怒耳。乃止。曾攻陷北門，伺被傷，（被皮義翻）退入船，開船底以出，沈行五十步，乃得免。（沈持林翻。沈行，水底行。）曾遣人說伺曰：（說式芮翻）馬儁德卿全其妻子，今盡以卿家內外百口付儁，儁已盡心收視，卿可來也。伺報曰：吾年六十餘，不能復與卿作賊。（復扶又翻）吾死亦當南歸，妻子付汝裁之。乃就王廙於甑山，病創而卒。（甑山在竟陵界，隋置甑山縣屬沔陽郡。創初良翻。）戊寅，趙誘、朱軌及陵江將軍黃峻與曾戰於女觀湖，（水經注：揚水出江陵縣北，中有船官湖、女觀湖，湖水又東入于揚水。）誘等皆敗死。曾乘勝徑造沔口，（造七到翻）威震江沔。王使豫章太守周訪擊之，訪有眾八千，進至沌陽，（沌陽縣，晉江左立，屬江夏郡。水經：沔水又東逕沌陽縣北，又東逕林鄣故城北，沌水出焉。沌水之陽也。沌持本翻。）曾銳氣甚盛。訪使將軍李恆督左甄，許朝督右甄，訪自領中軍。曾先攻左右甄，（甄音堅。陳有左右甄。左右甄，左右翼也。左右甄見於周繻葛之戰。甄之義見於楚王孟諸之田：宋公為右盂，鄭伯為左盂。杜預注曰：將獵張兩甄，蓋田人以左右翼為左右甄。杜預取當時之言以釋左右盂也。）訪於陣後射雉以安眾心，（射食亦翻）令其眾曰：一甄敗，鳴三鼓；兩甄敗，鳴六鼓。趙誘子胤將父餘兵屬左甄，（屬之欲翻）力戰，敗而復合，馳馬告訪，訪怒叱令更進；胤號哭還戰，（號戶刀翻）自旦至申，兩甄皆敗。訪選精銳八百人，自行酒飲之，（飲於鴆翻）敕不得妄動，聞鼓音乃進。

曾兵未至三十步，訪親鳴鼓，將士皆騰躍奔赴，曾大潰，殺千餘人。訪夜追之，諸將請待明日，訪曰：曾驍勇能戰，（驍，堅堯翻）向者彼勞我逸，故克之；宜及其衰乘之，可滅也。乃鼓行而進，遂定漢沔。曾走保武當。（武當縣，漢屬南陽郡，晉屬順陽郡。縣以武當山得名。唐為均州武當縣。杜佑曰：鄖城，延岑所築。）王廙始得至荊州。訪以功遷梁州刺史，屯襄陽。（時胡子序之敗，梁州沒，故令訪領梁州而屯襄陽也。）

冬，十月，丁未，琅邪王裒薨。

十一月，己酉朔，日有食之。（考異曰：帝紀、天文志皆云十一月丙子日食。按長曆，十月、十二月皆己卯朔，是月己酉朔，二十八日丙子。晉書元帝紀十一月有甲子、丁卯，若丙子朔，則八日甲子，丁卯乃在十月。又劉琨集，是年三月癸未朔，八月庚辰朔，皆與長曆合，今以為據。）

丁卯，以劉琨為侍中、太尉。

征南軍司戴邈上疏，以為：「喪亂以來，（喪，息浪翻。下同。）庠序隳廢。議者或謂平世尚文，遭亂尚武，此言似之，而實不然。夫儒道深奧，不可倉猝而成，比天下平泰然後修之，則廢墜已久矣。（墜，直類翻。）又，貴遊之子，未必有斬將搴旗之才，（搴，丘虔翻，拔取也。）從軍征戍之役，不及盛年使之講肄道義，良可惜也。（肄，羊至翻，習也。）世道久喪，禮俗日弊，猶火之消膏，莫之覺也。今王業肇建，萬物權輿，（爾雅曰：權輿，始也。）謂宜篤道崇儒，以勸風化。」王從之，始立太學。

漢主聰出畋，以愍帝行車騎將軍，戎服執戟前導，見者指之曰：「此故長安天子也。」聚而觀之，故老有泣者。太子粲言於聰曰：「昔周武王豈樂殺紂乎？（樂，音洛。）正恐同惡相求，為患故也。今興兵聚衆者，皆以子業為名，不如早除之。」聰曰：「吾前殺庾珉輩，（殺庾珉事見八十八卷建興元年。）而民心猶如是，吾未忍復殺也，（復，扶又翻。）且小觀之。」

十二月，聰饗群臣于光極殿，使愍帝行酒洗爵；已而更衣，又使之執蓋。晉臣多涕泣，有失聲者。尚書郎隴西辛賓起抱帝大哭，聰命引出斬之。（使之行酒洗爵，使之執蓋，以卑辱之，至此極矣。戎狄之心，正以此激晉臣反懟之心也。）

趙固與河內太守郭默侵漢河東，至絳，（絳縣，漢屬河東郡，晉屬平陽郡。）右司隸部民奔之者三萬餘人。（劉聰置左右司隸，各領戶二十餘萬……）騎兵將軍劉勳追擊之，（騎，奇寄翻。）殺萬餘人，固、默引歸。太子粲帥將軍劉雅生等步騎十萬屯小平津，（帥，讀曰率。）固揚言曰：「要當生縛劉粲以贖天子。」粲表於聰曰：「子業若死，民無所望，則不為李矩、趙固之用，不攻而自滅矣。」戊戌，愍帝遇害於平陽。（年十八。）粲遣雅生攻洛陽，固奔陽城山。（河南陽城縣有陽城山。）

是歲，王命課督農功，二千石長吏以入穀多少為殿最，（長，知兩翻。殿，丁練翻。）諸軍各自佃作，即以為廩。（佃，音田。廩，給也。）

氐王楊茂搜卒，長子難敵立，與少子堅頭分領部曲，（少，詩照翻。）難敵號左賢王，屯下辨；堅頭號右賢王，屯河池。（下辨、河池二縣皆屬武都郡。……古曰辨……）

步荒翻下辯唐為成州同谷縣河池唐為武州盤隄縣 河南王吐谷渾卒 吐谷虜史家傳讀吐從職入聲谷音欲 吐谷渾者慕容廆之庶兄也父涉歸分戶一千七百以隸之及廆嗣位二部馬鬭廆遣使讓吐谷渾曰先公分建有別 廆戶罪翻別彼列翻 奈何不相遠異 遠異者言遠去以相別異 而令馬有鬭傷吐谷渾怒曰馬是六畜 六畜馬牛羊犬豕雞畜許又翻 鬭乃其常何至怒及於人欲遠別甚易恐後會為難耳今當去汝萬里之外遂帥其衆西徙 易以豉翻帥讀曰率 廆悔之遣其長史乙郍婁馮追謝之 郍與那同乙郍婁虜三字姓 吐谷渾曰先公嘗稱卜筮之言云吾二子皆當強盛祚流後世我孽子也 孽魚列翻庶出為孽 理無並大今因馬而別殆天意乎遂不復還西傅陰山而居 復扶又翻傅讀曰附 屬永嘉之亂 屬朱欲翻會也 因度隴而西據洮水之西極于白蘭地方數千里 洮州記曰洮水出強臺山東北流逕吐谷渾中又東北流入塞此洮西臺分洮水之西由郡沙漾皆中之地白蘭山名羌所居也至唐為丁零羌居之左屬黨項右與多彌接杜佑曰白蘭羌之別種東北接吐谷渾西至叱利模徒南界那鄂風俗物產與宕昌同 鮮卑謂兄為阿干廆追思之為之作阿干之歌吐谷渾有子六十人長子吐延嗣 為于偽翻長知兩翻 吐延長大有勇力羌胡皆畏之 吐谷渾事始此

大興元年 是年三月方改元 春正月遼西公疾陸眷卒其子幼叔父涉復辰自立段匹磾自薊往奔喪段末杯宣言匹磾之來欲為篡也匹磾至右北平 [illegible] 右北平郡治所磾丁奚翻 涉復辰發兵拒之末杯乘虛襲涉復辰殺之并其子弟黨與自稱單于迎擊匹磾敗之 單音蟬敗補邁翻 匹磾走還薊 薊音計 三月癸丑愍帝凶問至建康王斬縗居廬 縗倉回翻儀禮斬衰倚廬鄭氏曰倚廬倚墻至北為之無楣柱喪服大記父母之喪居倚廬不塗君為廬宮之大夫士襢之既葬柱楣塗廬不於顯者君大夫士皆宮之正義曰居倚廬者於中門之外東墻下倚木為廬不塗者但以草夾障不塗之也 [illegible] 百官請上尊號 上時掌翻 王不許紀瞻曰晉氏統絕於今二年陛下當承大業顧望宗室誰復與讓若光踐大位則神民有所憑依苟為逆天時違人事大勢一去不可復還 復扶又翻 今兩都燔蕩宗廟無主劉聰竊號於西北而陛下方高讓於東南此所謂揖讓而救火也王猶不許使殿中將軍韓績徹去御坐 殿中將軍晉初置朝會宴饗則將軍戎服直侍左右夜開城諸門則執白虎旛監之坐徂臥翻下帝坐同 瞻叱績曰帝坐上應列星 天文志帝坐在紫宮中 敢動者斬王為之改容 為于偽翻 奉朝請周嵩上疏曰 王為丞相以嵩為參軍及稱晉王拜奉朝請晉志奉朝請若奉朝會請召而已 古之王者義全而後取讓成而後得是以享世長久重光萬載也 重直龍翻載子亥翻 今梓宮未返舊京未清義夫泣

血士女遑遑宜開延嘉謀訓卒厲兵先雪社稷大恥
副四海之心則神器將安適哉由是忤旨出為新安
太守(孫權分丹陽立新都郡武帝太康元年改名新安郡劉昫曰新安郡唐之歙州忤五故翻)又
坐怨望抵罪嵩顗之弟也(顗魚豈翻)丙辰王即皇帝位百
官皆陪列帝命王導升御床共坐導固辭曰若太陽
下同萬物蒼生何由仰照帝乃止大赦改元文武增
位二等帝欲賜諸吏投刺勸進者加位一等民投刺
者皆除吏凡二十餘萬人(毛晃曰書姓名於奏白曰刺)散騎常侍
熊遠曰陛下應天繼統率土歸戴豈獨近者情重遠
者情輕不若依漢法徧賜天下爵於恩為普(漢自惠帝即位賜民爵一級有官者以爵數為差其後諸帝即位率賜民爵一級)且可以息檢覈
之煩塞巧偽之端也(覈下革翻)帝不從 庚午立王太子
紹為皇太子太子仁孝喜文辭善武藝好賢禮士(喜許記翻好呼到翻)
容受規諫與庾亮溫嶠等為布衣之交亮風
格峻整善談老莊帝器重之聘亮妹為太子妃帝以
賀循行太子太傅周顗為少傅庾亮以中書郎侍講
東宮帝好刑名家以韓非書賜太子庾亮諫曰申韓
刻薄傷化不足留聖心太子納之 帝復遣使授慕
容廆龍驤將軍大單于昌黎公廆辭公爵不受(廆辭公爵不受外爵諱其志不肯[illegible]於昌[illegible])廆以游邃為龍

驤長史劉翔為主簿命邃創定府朝儀法(邃音遂)裴嶷言
於廆曰晉室衰微介居江表(介獨也[illegible])威德不能及遠
中原之亂非明公不能拯也(拯救也)今諸部雖各擁兵然
皆頑愚相聚宜以漸并取以為西討之資([illegible]自遼東進兵西入中州)
廆曰君言大非孤所及也然君中朝名德不以孤
陋而教誨之是天以君賜孤而祐其國也乃以嶷為
長史委以軍國之謀諸部弱小者稍稍擊取之 李矩
使郭默郭誦救趙固屯于洛汭(水經洛水東北過鞏縣東又北入于河夏五子[illegible]大康[illegible]即其地)
誦潛遣其將耿稚等夜濟河襲漢營(李[illegible]時[illegible]營于孟津北岸)
漢具丘王翼光覘知之(覘丑廉翻又丑豔翻)以告太子
粲請為之備粲曰彼聞趙固之敗自保不暇安敢來此
邪毋為驚動將士俄而稚等奄至十道進攻粲衆驚潰
死傷太半粲走保陽鄉(陽鄉蓋春秋陽樊之地在汲郡脩武縣界)稚等據
其營獲器械軍資不可勝數(勝音升)及旦粲見稚等兵
少更與劉雅生收餘衆攻之漢主聰使太尉范隆帥
騎助之(少詩沼翻帥讀曰率騎奇寄翻)與稚等相持苦戰二十餘日
不能下李矩進兵救之漢兵臨河拒守矩兵不得濟
稚等殺其所獲牛馬焚其軍資突圍奔虎牢(河南成皋縣之虎牢也穆天子傳曰七萃之士生捕虎而獻天子天子命之東虢是曰虎牢其後劉裕復中原置河南[illegible]六年其一也)
詔以矩都督河南三郡諸軍事(三郡河南滎陽弘農)

也。

漢螽斯則百堂災，（[illegible]）燒殺漢主聰之子會稽王康等二十一人。（會，工外翻。）聰以其子濟南王驥為大將軍、都督中外諸軍事、錄尚書，齊王勱為大司徒。（勱，音邁。）

焦嵩、陳安舉兵逼上邽，相國保遣使告急於張寔，寔遣金城太守竇濤督步騎二萬赴之。軍至新陽，（[illegible]）聞愍帝崩，保謀稱尊號。破羌都尉張詵言於寔曰：「南陽王，國之疏屬，忘其大恥而亟欲自尊，（[illegible]）必不能成功。晉王近親，且有名德，當帥天下以奉之。」（[illegible]）

（[illegible]）寔從之，遣牙門蔡忠奉表詣建康；比至，帝已即位。（[illegible]）寔不用江東年號，猶稱建興。（[illegible]）

夏，四月，丁丑朔，日有食之。

加王敦江州牧，王導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

導遣八部從事行揚州郡國，（揚州時統丹陽、會稽、吳、吳興、宣城、東陽、臨海、新安八郡，故分遣部從事八人行下[illegible]。）還，同時俱見，諸從事各言二千石官長得失，（長，知兩翻。）獨顧和無言。導問之，和曰：「明公作輔，寧使網漏吞舟，（[illegible]）何緣采聽風聞，以察察為政邪！」導咨嗟稱善。和，榮之族子也。

成丞相范長生卒；成主雄以長生子侍中賁為丞相。長生博學，多藝能，年近百歲，蜀人奉之如神。（[illegible]）

漢中常侍王沈養女有美色，（沈，持林翻。）漢主聰立以為左皇后。尚書令王鑒、中書監崔懿之、中書令曹恂諫曰：「臣聞王者立后，比德乾坤，（[illegible]）生承宗廟，沒配后土，必擇世德名宗，幽閑令淑，（[illegible]）乃副四海之望，稱神祇之心。（[illegible]）孝成帝以趙飛燕為后，使繼嗣絕滅，社稷為墟，此前鑒也。（事見三十二卷漢哀帝建平元年。）自麟嘉以來，（[illegible]）中宮之位不以德舉。借使沈之弟女，刑餘小醜，猶不可以塵汙椒房，（[illegible]）況

其家婢邪！六宮妃嬪皆公子公孫，柰何一旦以婢主之！臣恐非國家之福也。」聰大怒，使中常侍宣懷謂太子粲曰：「鑒等小子，狂言侮慢，無復君臣上下之禮，其速考竟！」於是收鑒等送市，皆斬之。金紫光祿大夫王延馳將入諫，門者弗通。鑒等臨刑，王沈以杖叩之曰：「庸奴，復能為惡乎？乃公何與汝事！」（[illegible]）鑒瞋目叱之曰：「豎子！滅大漢者，正坐汝鼠輩與靳準耳！（[illegible]）要當訴汝於先帝，取汝於地下治之。」（治，直之翻。）準謂鑒曰：「吾受詔收君，有何不善，君言漢滅由吾也？」鑒曰：「汝殺皇太弟，使主上獲不友之名。國家畜養汝輩，何得不

城（言詩六翮）翻之謂。匈曰：汝心如梟鏡（梟食母，鏡[illegible]），作逆以為國患。汝既食人，人亦當食汝。聰又立宣懷養女為中皇后。

司徒荀組在許昌，逼於石勒，帥其屬數百人渡江（[illegible]）。詔組與太保西陽王羕並錄尚書事。

段匹磾之弟疾陸眷、叔軍也。劉琨使其世子羣送之。匹磾敗，羣為段末柸所得。末柸厚禮之，許以琨為幽州刺史，欲與之襲匹磾，密遣使齎羣書請琨為內應，為匹磾邏騎所得（[illegible]）。時琨別屯征北小城，不知也（[illegible]）。來見匹磾，匹磾以羣書示琨曰：意亦不疑公，是以白公耳。琨曰：與公同盟，庶雪國家之恥，若兒書密達，亦終不以一子之故負公而忘義也。匹磾雅重琨（[illegible]），初無害琨意，將聽還屯。其弟叔軍謂匹磾曰：我胡夷耳，所以能服晉人者，畏吾衆也。今我骨肉乖離（[illegible]），是其良圖之日，若有奉琨以起，吾族盡矣。匹磾遂留琨。琨之庶長子遵懼誅，與琨左長史楊橋等閉門自守（[illegible]），匹磾攻拔之。代郡太守辟閭嵩（[illegible]），與後將軍韓據復潛謀襲匹磾。事泄，匹磾執嵩、據及其徒黨，悉誅之。五月癸丑，匹磾稱詔收琨，縊殺之，并殺其子姪四人（[illegible]）。琨從事中郎盧諶、崔悅等帥琨餘衆奔遼西（[illegible]），依段末柸，奉劉羣為主，將佐多奔石勒。悅，林之曾孫也（[illegible]）。朝廷以匹磾尚強，冀其能平河朔，乃不為琨舉哀。溫嶠表琨盡忠帝室，家破身亡，宜在褒恤。盧諶、崔悅因末柸使者亦上表為琨訟冤。後數歲，乃贈琨太尉、侍中，諡曰愍。於是夷、晉以琨死，皆不附匹磾。末柸遣其弟攻匹磾，匹磾帥其衆數千將奔邵續，勒將石越邀之於鹽山（[illegible]），大敗之（[illegible]）。匹磾復還保薊。末柸自稱幽州刺史。

初，溫嶠為劉琨奉表詣建康，其母崔氏固止之，嶠絕裾而去。既至，屢求返命，朝廷不許。會琨死，除散騎侍郎。嶠聞母亡，阻亂不得奔喪臨葬，固讓不拜，苦請北歸。詔曰：凡行禮者，當使理可經通（[illegible]）。今桀逆未梟（[illegible]），諸軍奉迎梓宮猶未得進，嶠以一身，於何濟其私難（[illegible]），而不從王命邪！嶠不得已受拜。

初，曹嶷既據青州，乃叛漢來降（[illegible]）。又以建康懸遠，勢援不接，復與石勒相結。勒授嶷東州大將軍、青州牧，封琅邪公（[illegible]）。

六月甲申，以刁協為尚書令，荀崧為左僕射。協性剛悍，與物多忤（[illegible]），與侍中劉

隗俱為帝所寵任，隗，五罪翻。欲矯時弊，每崇上抑下，排沮豪強，沮，在呂翻。故為王氏所疾，諸刻碎之政，皆云隗、協所建。協又使酒放肆，侵毀公卿，見者皆側目憚之。為刁協見殺張本。

戊戌，封皇子晞為武陵王。

劉虎自朔方侵拓跋鬱律西部。虎[illegible]方見八十七卷懷帝永嘉四年。秋七月，鬱律擊虎，大破之。虎走出塞，從弟路孤帥其部落降于鬱律。於是鬱律西取烏孫故地，東兼勿吉以西，[illegible] 士馬精強，雄於北方。

漢主聰寢疾，徵大司馬曜為丞相，石勒為大將軍，皆錄尚書事，受遺詔輔政。曜、勒固辭。乃以曜為丞相，領雍州牧，雍，於用翻。勒為大將軍，領幽、冀二州牧，勒辭不受。以上洛王景為太宰，濟南王驥為大司馬，驥，[illegible]翻。昌國公顗為太師，顗，魚豈翻。朱紀為太傅，呼延晏為太保，並錄尚書事；范隆守尚書令，儀同三司，靳準為大司空，領司隸校尉，皆迭決尚書奏事。癸亥，聰卒。甲子，太子粲即位。粲，倉案翻。尊皇后靳氏為皇太后，樊氏號弘道皇后，武氏號弘德皇后，王氏號弘孝皇后；立其妻靳氏為皇后，子元公為太子。大赦，改元漢昌。葬聰於宣光陵，謚曰昭武皇帝，廟號烈宗。靳太后等皆年未盈二十。粲多行無禮，無復哀戚。靳準陰有異志，私謂粲曰：「如聞諸公欲行伊、霍之事，先誅太保及臣，以大司馬統萬機，陛下宜早圖之！」粲不從。準懼，復使二靳氏言之，[illegible] 粲乃從之。收其太宰景、大司馬驥、驥母弟車騎大將軍吳王逞、太師顗、大司徒齊王勱，皆殺之。[illegible] 朱紀、范隆奔長安。[illegible] 八月，粲治兵於上林，謀討石勒。[illegible] 以丞相曜為相國、都督中外諸軍事，仍鎮長安。靳準為大將軍、錄尚書事。粲常遊宴後宮，軍國之事一決於準。準矯詔以從弟明為車騎將軍，康為衛將軍。

[illegible] 準將作亂，謀於王延，延弗從，馳將告之，[illegible] 靳康劫延以歸。準遂勒兵升光極殿，使甲士執粲，數而殺之，[illegible] 謚曰隱帝。劉氏男女無少長皆斬東市。[illegible] 發永光、宣光二陵，[illegible] 斬聰屍，焚其宗廟。準自號大將軍、漢天王，稱制，置百官。謂安定胡嵩曰：「自古無胡人為天子者，今以傳國璽付汝，還如晉家。」[illegible] 嵩不敢受，準怒，殺之。遣使告司州刺史李矩曰：「劉淵屠各小醜，[illegible] 因晉之亂，矯稱天命，使二帝幽沒。輒率眾扶侍梓宮，請以上聞。」矩馳表于帝，帝遣太常韓胤等奉迎梓宮。漢尚

書北宮純等招集晉人堡於東宮靳康攻滅之（北宮純降漢見八十七卷懷帝永嘉五年）準欲以王延爲左光祿大夫延罵曰屠各逆奴何不速殺我以吾左目置西陽門觀相國之入也（以劉曜將自西進兵也）右目置建春門觀大將軍之入也（以石勒將自東進兵也）準殺之相國曜聞亂自長安赴之石勒帥精銳五萬以討準據襄陵北原（帥讀曰率襄陵縣漢屬河東郡晉屬平陽郡師古曰晉襄公之陵因以名縣據水經註襄陵在平陽東南）準數挑戰（數所角翻挑徒了翻）勒堅壁以挫之冬十月曜至赤壁（水經注河東皮氏縣西北有赤石川）太保呼延晏等自平陽歸之與太傅朱紀等共上尊號（上時掌翻）曜即皇帝位（曜字永明淵之族子）大赦惟靳準一門不在赦例改元元光初以朱紀領司徒呼延晏領司空太尉范隆以下悉復本位以石勒爲大司馬大將軍加九錫增封十郡進爵爲趙公勒進攻準於平陽巴及羌羯降者十餘萬落（巴巴氐也魏武平漢中遷巴氐于關中其後種類滋蔓河東平陽皆有之羯居謁翻）勒皆徙之於所部郡縣漢主曜使征北將軍劉雅鎮北將軍劉策屯汾陰（汾陰縣漢屬河東郡晉省）與勒共討準　十一月乙卯日夜出高三丈（[illegible]）詔以王敦爲荊州牧加陶侃都督交州諸軍事敦固辭州牧乃聽爲刺史　庚申詔羣公卿士各陳得失御史中丞熊遠上疏以爲胡賊猾夏（孔安國曰猾亂也夏華夏[illegible]）梓宮未返而不能遣軍進討一失也羣官不以讎賊未報爲恥務在調戲酒食而已二失也（[illegible]）選官用人不料實德惟在白望不求才幹惟事請託當官者以治事爲俗吏（治直之翻）奉法爲苛刻盡禮爲諂諛從容爲高妙（從千容翻）放蕩爲達士驕蹇爲簡雅三失也世之所惡者陸沈泥滓（惡烏路翻司馬彪曰陸沈謂無水而沈之沈持林翻）時之所善者翱翔雲霄是以萬機未整風俗偽薄朝廷羣司以從順爲善相違見貶安得朝有辨爭之臣士無祿仕之志乎（朝直遙翻）古之取士敷奏以言（舜典曰敷奏以言孔安國曰各使陳進治道之言也）今光祿不試甚違古義（[illegible]孝不試而署吏）又舉賢不出世族用法不及權貴是以才不濟務姦無所懲若此道不改求以救亂難矣先是帝以離亂之際欲慰悅人心州郡秀孝至者不試普皆署吏（秀孝謂州郡所舉秀才孝廉[illegible]）尚書陳頵亦上言宜漸循舊制試以經策（晉初秀孝以經策中第者若華譚之類是也頵於倫翻[illegible]）帝從之仍詔不中科者刺史太守免官（中竹仲翻守式又翻）於是秀孝皆不敢行其有到者亦皆託疾比三年無就試者（比毗至翻）帝欲特除孝廉已到者官尚書郎孔坦奏議以爲近郡懼累君父皆不敢行（累力瑞翻君謂刺史太守）[illegible]郡冀於不試冒昧來赴今若偏加除署是爲謹身奉

濫者失分，僥倖投射者得官，（分扶問翻 投射謂投機而射利也）頹風傷教，恐從此始。不若一切罷歸，而為之延期，（為于偽翻）使得就學，則濫者絕而令信矣。」帝從之，聽孝廉申至七年乃試。（[illegible]）

靳準使侍中卜泰送乘輿服御，請和於石勒。（[illegible]）勒囚泰，送於漢主曜。曜謂泰曰：「先帝末年，實亂大倫。（[illegible]）司空行伊、霍之權，使朕及此，其功大矣。若早迎大駕者，當悉以政事相委，況免死乎！卿為朕入城，具宣此意。」（為于偽翻）泰還平陽。準自以殺曜母兄，沈吟未從。（[illegible]）十二月，左右車騎將軍喬泰、王騰、衛將軍靳康等，相與殺準，推尚書令靳明為主，遣卜泰奉傳國六璽降漢。（[illegible]）石勒大怒，進軍攻明，明出戰，大敗，乃嬰城固守。

丁丑，封皇子煥為琅邪王。煥，鄭夫人之子，生二年矣，帝愛之，以其疾篤，故王之。己卯，薨。帝以成人之禮葬之，備吉凶儀服，營起園陵，功費甚廣。琅邪國右常侍會稽孫霄上疏諫曰：（[illegible] 右常侍各一人）「古者凶荒殺禮，（[illegible]）況今海內喪亂，（[illegible]）憲章舊制，猶宜節省，而禮典所無，顧崇飾如是乎！（[illegible]）竭已罷之民，營無益之事，殫已困之財，脩無用之費，此臣之所不安也。」帝不從。

彭城內史周撫殺沛國內史周默，以其眾降石勒。詔下邳內史劉遐領彭城內史，與徐州刺史蔡豹、泰山太守徐龕共討之。豹，質之玄孫也。（蔡質漢人 蔡邕之叔父 龕口含翻）

石虎帥幽、冀之兵會石勒攻平陽，靳明屢敗，遣使求救於漢。漢主曜使劉雅、劉策迎之，明帥平陽士女萬五千人奔漢。（[illegible]）曜西屯粟邑，（粟邑縣屬馮翊）收靳氏男女，無少長皆斬之。（少詩照翻 長知兩翻）曜迎其母胡氏之喪於平陽，葬于粟邑，號曰陽陵，謚曰宣明皇太后。石勒焚平陽宮室，使裴憲、石會脩永光、宣光二陵，收漢主粲已下百餘口葬之，置戍而歸。

成梁州刺史李鳳數有功，（數所角翻）成主雄兄子稚在晉壽，疾之。（晉壽縣屬梓潼郡 [illegible]）鳳以巴西叛，雄自至涪，使太傅驤討鳳，斬之；以李壽為前將軍，督巴西軍事。（涪音浮）

資治通鑑卷第九十

資治通鑑卷第九十一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充集賢殿修撰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上柱國河內郡開國侯食邑一千二百戶食實封肆伯戶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

勅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晉紀十三（起屠維單閼，盡重光大荒落，凡三年。）

中宗元皇帝中

太興二年春二月（[illegible]）徐龕擊周撫於寒山，破斬之。（[illegible]）初，掖人蘇峻帥鄉里數千家結壘以自保，遠近多附之。（掖縣屬東萊郡。蘇峻傳云長廣掖人。按志，長廣郡有掖縣。）曹嶷惡其彊，將攻之，（[illegible]）峻率衆浮海來奔。（[illegible]）帝以峻為鷹揚將軍，（[illegible]）助劉遐討周撫有功；詔以遐為臨淮太守，峻為淮陵內史。（惠帝元康七年分臨淮置淮陵郡。[illegible]）

石勒遣左長史王脩獻捷於漢，漢主曜遣兼司徒郭汜授勒太宰、領大將軍，進爵趙王，加殊禮，出警入蹕，如曹公輔漢故事；（[illegible]）拜王脩及其副劉茂皆為將軍，封列侯。脩舍人曹平樂從脩至粟邑，（[illegible]）因留仕漢，言於曜曰：「大司馬遣脩等來，（[illegible]）外表至誠，內覘大駕強弱，俟其復命，將襲乘輿。」（[illegible]）時漢兵實疲弊，曜信之，乃追汜還，斬脩於市。三月，勒還至襄國。劉茂逃歸，言脩死狀。勒大怒曰：「孤事劉氏，於人臣之職有加矣。彼之基業，皆孤所為，今既得志，還欲相圖。趙王、趙帝，孤自為之，何待於彼邪！」乃誅曹平樂三族。（為劉、石相攻張本。）

帝令羣臣議郊祀，尚書令刁協等以為宜須還洛乃修之。司徒荀組等曰：「漢獻帝都許，即行郊祀，（范書：漢獻帝建安元年七月至洛陽，八月遷許。[illegible]）何必洛邑！」帝從之，立郊丘於建康城之巳地。辛卯，帝親祀南郊。以未有北郊，（[illegible]）并地祇合祭之。詔琅邪恭王宜稱皇考。賀循曰：「禮，子不敢以己爵加於父。」（[illegible]）乃止。

初，蓬陂塢主陳川，（[illegible]）自稱陳留太守。（[illegible]）祖逖之攻樊雅也，川遣其將李頭助之。頭力戰有功，逖厚遇之。頭每歎曰：「得此人為主，吾死無恨。」川聞而殺之。頭黨馮寵帥其衆降逖，川益怒，大掠豫州諸郡；逖遣兵擊破之。夏四月，川以浚儀叛，降石勒。（[illegible]）

周撫之敗走也，徐龕部將于藥追斬之；及朝廷論功，而劉遐先之。（[illegible]）龕怒，以泰山叛，降石勒，自稱兗州刺史。

漢主

青不似 与羊氏 之材以 同喜皇 一后記世 损

曜還都長安（自粟邑還長安是定都也）立妃羊氏為皇后（即惠帝羊皇后）子熙為皇太子封子襲為長樂王（羊后見八十六卷懷帝永嘉五年 闡昌善翻）闡為太原王沖為淮南王敞為齊王高為魯王徽為楚王諸宗室皆進封郡王羊氏即故惠帝后也曜嘗問之曰吾何如司馬家兒羊氏曰陛下開基之聖主彼亡國之暗夫何可並言彼貴為帝王有一婦一子及身三耳曾不能庇妾於爾時實不欲生意謂世間男子皆然自奉巾櫛已來始知天下自有丈夫曜甚寵之頗干預國事 南陽王保自稱晉王改元建康置百官以張寔為征西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陳安自稱秦州刺史降于漢又降于成上邽大饑士眾困迫張春奉保之南安祁山（祁山在[illegible]）寔遣韓璞帥步騎五千救之陳安退保緜諸（緜諸[illegible]天水[illegible]注[illegible]）保歸上邽未幾保復為安所逼寔遣其將宋毅救之安乃退 江東大饑詔百官各上封事益州刺史應詹上疏曰（詹音[illegible]益州[illegible]）元康以來賤經尚道以玄虛宏放為夫達（[illegible]）以儒術清儉為鄙俗宜崇獎儒官以新俗化 祖逖攻陳川于蓬關石勒遣石虎將兵五萬救之戰于浚儀逖兵敗退屯梁國勒又遣桃豹將兵至蓬關逖退屯淮南（此淮南郡[illegible]沈約宋書[illegible]）虎徙川部眾五千戶于襄國留豹守川故城 石勒遣石虎擊鮮卑日六延於朔方大破之斬首二萬級俘虜三萬餘人孔萇攻幽州諸郡悉取之段匹磾以士眾饑散欲移保上谷（上谷郡[illegible]）代王鬱律勒兵將擊之匹磾棄妻子奔樂陵依邵續（[illegible]）曹嶷遣使賂石勒請以河為境勒許之（[illegible]）梁州刺史周訪擊杜曾大破之馬儁等執曾以降訪斬之并獲荊州刺史第五猗送於武昌訪以猗本中朝所署（[illegible]）加有時望白王敦不宜殺敦不聽而斬之（[illegible]）初敦患杜曾難制謂訪曰若擒曾當相論為荊州及曾死而敦不用王廙在荊州多殺陶侃將佐（[illegible]）以皇甫方回為侃所敬責其不詣己收斬之士民怨怒上下不安帝聞之徵廙為散騎常侍以周訪代廙為荊州刺史王敦忌訪威名意難之從事中郎郭舒說敦曰鄙州雖荒弊乃用武之國不可以假人宜自領之（[illegible]）訪為梁州足矣敦從之六月丙子詔加訪安南將軍餘如故訪大怒敦手書譬解并遺玉環玉椀以申厚意（[illegible]）訪抵之於地曰吾豈賈豎（[illegible]）可以寶悅邪

訪在襄陽務農訓兵陰有圖敦之志守宰有缺輒補然後言上(上時掌反)敦患之而不能制魏該為胡寇所逼自宜陽率衆南遷新野 助周訪討杜曾有功拜順陽太守 趙固死郭誦留屯陽翟 石生屢攻之不能克 漢主曜立宗廟社稷南北郊於長安詔曰吾之先興於北方光文立漢宗廟以從民望(見八)今宜改國號以單于為祖亟議以聞羣臣奏光文始封盧奴伯 陛下又王中山中山趙分也 請改國號為趙從之以冒頓配天光文配上帝 徐龕寇掠濟岱 破東莞 帝問將帥可以討龕者於王導導以為太子左衛率泰山羊鑒龕之州里冠族必能制之鑒深辭才非將帥郗鑒亦表鑒非才不可使導不從秋八月以羊鑒為征虜將軍征討都督督徐州刺史蔡豹臨淮太守劉遐鮮卑段文鴦等討之 冬石勒左右長史張敬張賓左右司馬張屈六程遐等勸勒稱尊號勒不許十一月將佐等復請勒稱大將軍大單于領冀州牧趙王依漢昭烈在蜀魏武在鄴故事以河內等二十四郡為趙國太守皆為內史準禹貢復冀州之境以大單于鎮撫百蠻罷并朔司三州通置部司以監之勒許之戊寅即趙王位大赦依春秋時列國稱元年初勒以世亂律令煩多命法曹令史貫志 采集其要作辛亥制五千文施行十餘年乃用律令以理曹參軍上黨續咸為律學祭酒 咸用法詳平國人稱之以中壘將軍支雄游擊將軍王陽領門臣祭酒 專主胡人辭訟重禁胡人不得陵侮衣冠華族 號胡為國人遣使循行州郡勸課農桑朝會始用天子禮樂衣冠儀物從容可觀矣 加張賓大執法專總朝政 以石虎為單于元輔都督禁衛諸軍事尋加驃騎將軍侍中開府賜爵中山公

餘委臣授任，進爵各有差。張賓任遇優顯，羣臣莫及，而謙虛敬慎，開懷下士，屏絕阿私（屏，必郢翻），以身帥物（帥，讀曰率），入則盡規，出則歸美。勒甚重之，每朝常為之正容貌，簡辭令，呼曰右侯而不敢名（史言張賓有大臣之體，所以濟石勒之霸）。

十二月，乙亥，大赦。

平州刺史崔毖，自以中州人望鎮遼東，而士民多歸慕容廆，心不平，數遣使招之，皆不至。意廆拘留之，乃陰說高句麗、段氏、宇文氏，使共攻之，約滅廆，分其地。毖所親勃海高瞻力諫，毖不從。三國合兵伐廆，諸將請擊之，廆曰：「彼為崔毖所誘，欲邀一切之利。軍勢初合，其鋒甚銳，不可與戰，當固守以挫之。彼烏合而來，既無統壹，莫相歸服，久必攜貳，一則疑吾與毖詐而覆之，二則三國自相猜忌。待其人情離貳，然後擊之，破之必矣。」三國進攻棘城，廆閉門自守，遣使獨以牛酒犒宇文氏；二國疑宇文氏與廆有謀，各引兵歸。宇文大人悉獨官曰：「二國雖歸，吾當獨取之。」宇文氏士卒數十萬，連營四十里。廆使召其子翰於徒河。翰遣使白廆曰：「悉獨官舉國為寇，彼眾我寡，易以計破，難以力勝。今城中之眾，足以禦寇，翰請為奇兵於外，伺其間而擊之（間，古莧翻），內外俱奮，使彼震駭不知所備，破之必矣。今并兵為一，彼得專意攻城，無復他虞，非策之得者也；且示眾以怯，恐士氣不戰先沮矣。」廆猶疑之。遼東韓壽言於廆曰：「悉獨官有憑陵之志，將驕卒惰，軍不堅密，若奇兵卒起，掎其無備，必破之策也。」廆乃聽翰留徒河。悉獨官聞之曰：「翰素名驍果，今不入城，或能為患，當先取之，城不足憂。」乃分遣數千騎襲翰。翰知之，詐為段氏使者，逆於道，曰：「慕容翰久為吾患，聞當擊之，吾已嚴兵相待，宜速進也。」使者既去，翰即出城，設伏以待之。宇文氏之騎見使者，大喜，馳行不復設備，進入伏中。翰奮擊，盡獲之，乘勝徑進，遣間使語廆出兵大戰。廆使其子皝與長史裴嶷將精銳為前鋒，自將大兵繼之。悉獨官初不設備，聞廆至，驚，悉眾出戰。前鋒始交，翰將千騎從旁直入其營，縱火焚之，眾皆惶擾，不知所為，遂大敗，悉獨官僅以身免。廆盡俘其眾，獲皇帝玉璽三紐。崔毖聞之，懼，使其兄子燾詣棘城偽賀。

會三國使者亦至請和，曰：非我本意，崔平州教我耳。廆以示燾，臨之以兵，燾懼，首服。首，式救翻。廆乃遣燾歸，謂毖曰：降者上策，走者下策也。引兵隨之。毖與數十騎棄家奔高句麗，其衆悉降於廆。降，戶江翻。廆以其子仁為征虜將軍，鎮遼東，官府、市里，案堵如故。高句麗將如奴子據于河城，廆遣將軍張統掩擊，擒之，俘其衆千餘家；以崔燾、高瞻、韓恒、石琮歸于棘城，待以客禮。恒，安平人；琮，鑒之孫也。石鑒事武帝，位通顯。廆以高瞻為將軍，瞻稱疾不就；廆數臨候之，數，所角翻。撫其心曰：君之疾在此，不在它也。今晉室喪亂，喪，息浪翻。孤欲與諸君共清世難，難，乃旦翻。翼戴帝室。君中州望族，宜同斯願，柰何以華、夷之異，介然疏之哉！介然，堅介之貌。夫立功立事，惟問志略何如耳，華、夷何足問乎！瞻猶不起，廆頗不平。龍驤主簿宋該，廆為龍驤將軍，以該為主簿。驤，思將翻。與瞻有隙，不肯屈身事之，故見忌。勸廆除之，廆不從。瞻以憂卒。

初，鞠羨既死，羨死見八十六卷懷帝永嘉元年。苟晞復以羨子彭為東萊太守。復，扶又翻。會曹嶷徇青州，與彭相攻；嶷兵雖彊，郡人皆為彭死戰，為，于偽翻。嶷不能克。久之，彭歎曰：今天下大亂，彊者為雄。曹亦鄉里，彭與嶷皆青州人，故云。為天所相，相，息亮翻。苟可依憑，即為民主，何必與之力爭，使百姓肝腦塗地！吾去此，則禍自息矣。郡人以為不可，爭獻拒嶷之策，彭一無所用，與鄉里千餘家浮海歸崔毖。北海鄭林客於東萊，彭、嶷之相攻，林情無彼此，嶷賢之，不敢侵掠，彭與之俱去。比至遼東，比，必寐翻。毖已敗，乃歸慕容廆。廆以彭參龍驤軍事。遺鄭林車牛粟帛，遺，于季翻。皆不受，躬耕於野。宋該勸廆獻捷江東，廆使該為表，裴嶷奉之，并所得三璽詣建康獻之。高句麗數寇遼東，數，所角翻。廆遣慕容翰、慕容仁伐之；高句麗王乙弗利逆來求盟，翰、仁乃還。

是歲，蒲洪降趙，考異曰：三十國、晉春秋洪降劉曜。趙主曜以洪為率義侯。屠各路松多起兵於新平、扶風，以附晉王保；屠，直於翻。保使其將楊曼、王連據陳倉，張顗、周庸據陰密，松多據草壁，水經注：松多據草壁，在隴山西。秦、隴氐、羌多應之。趙主曜遣諸將攻之，不克；曜自將擊之。將，即亮翻。

三年春正月，曜攻陳倉，王連戰死，楊曼奔南氐。曜進拔草壁，路松多奔隴城；又拔陰密。晉王保懼，遷于桑城。曜還長安，以

徒張春謀奉晉王保奔涼州，張寔遣其將陰監將兵迎之，聲言翼衛，其實拒之。段末柸攻段匹磾，破之。匹磾謂邵續曰：吾本夷狄，以慕義破家。君不忘久要，請相與共擊末柸。續許之，遂相與追擊末柸，大破之。匹磾與弟文鴦攻薊。後趙王勒知續勢孤，遣中山公虎將兵圍厭次，孔萇攻續別營十一，皆下之。二月，續自出擊虎，虎伏騎斷其後，遂執續，使降其城。續呼兄子竺等謂曰：吾志欲報國，不幸至此。汝等努力奉匹磾為主，勿有貳心。匹磾自薊還，未至厭次，聞續已沒，衆懼而散，復為虎所遮。文鴦以親兵數百力戰，始得入城，與續子緝、兄子存、竺等嬰城固守。虎送續於襄國，勒以為忠，釋而禮之，以為從事中郎。因下令：自今克敵獲士人，毋得擅殺，必生致之。吏部郎劉胤聞續被攻，言於帝曰：北方藩鎮盡矣，惟餘邵續而已。如使復為石虎所滅，孤義士之心，阻歸本之路。愚謂宜發兵救之。帝不能從。聞續已沒，乃下詔以續位任授其子緝。趙將尹安、宋始、宋恕、趙慎四軍屯洛陽，叛，

降後趙。後趙將石生引兵赴之，安等復叛，降司州刺史李矩。矩使潁川太守郭默將兵入洛。石生虜宋始一軍，北渡河。於是河南之民皆相帥歸矩，洛陽遂空。三月，裴嶷至建康，盛稱慕容廆之威德，賢雋皆為之用，朝廷始重之。帝謂嶷曰：卿中朝名臣，當留江東，朕別詔龍驤送卿家屬。嶷曰：臣少蒙國恩，出入省闥，若得復奉輦轂，臣之至榮。但以舊京淪沒，山陵穿毀，雖名臣宿將，莫能雪恥。獨慕容龍驤竭忠王室，志除凶逆，故使臣萬里歸誠。今臣來而不返，必謂朝廷以其僻陋而棄之，孤其嚮義之心，使懈體於討賊，此臣之所甚惜，是以不敢徇私而忘公也。帝曰：卿言是也。乃遣使隨嶷拜廆安北將軍、平州刺史。閏月，以周顗為尚書左僕射。晉王保將張春、楊次與別將楊韜不協，勸保誅之，且請擊陳安，保皆不從。夏，五月，春、次幽保，殺之。保體肥大，重八百斤，喜睡，好讀書，而暗弱無斷，故及於難。

保無子，張春立宗室子暾為世子，稱大將軍。保衆散，奔涼州者萬餘人。陳安表於趙主曜，請討暾等。曜以安為大將軍，擊暾，殺之。張春奔枹罕（枹罕縣前漢屬金城後漢屬隴西郡張軌分置晉興郡晉為河州治所）。安執楊次於保柩前，斬之，因以祭保。安以天子禮葬保於上邽，謚曰元王。

羊鑒討徐龕，頓兵下邳，不敢前。蔡豹敗龕於檀丘（檀丘在曹國下邳東）。龕求救於後趙，後趙王勒遣其將王伏都救之，又使張敬將兵為之後繼。勒多所邀求，而伏都淫暴，龕患之。張敬至東平，龕疑其襲己，乃斬伏都等三百餘人，復來請降（復扶又翻下同降戶江翻）。勒大怒，命張敬據險以守之（據險以守之欲弊龕也）。帝亦惡龕反覆，不受其降，敕鑒、豹以時進討。鑒猶疑憚不進，尚書令刁協劾奏鑒，免死除名，以蔡豹代領其兵。王導以所舉失人，乞自貶，帝不許。

六月，後趙孔萇攻段匹磾（磾丁奚翻），特勝而不設備，段文鴦襲擊，大破之。

京兆人劉弘客居涼州天梯山（天梯山在武威姑臧南），以妖術惑衆，從受道者千餘人（妖於驕翻），西平元公張寔左右皆事之。帳下閻涉、牙門趙卬，皆弘鄉人，弘謂之曰：「天與我神璽，應王涼州。」（璽斯氏翻王于況翻）涉、卬信之，密與寔左右十餘人謀殺寔，奉弘為主。寔弟茂知其謀，請誅弘。寔令牙門將史初收之。未至，涉等懷刃而入，殺寔於外寢。弘見史初至，謂曰：「使君已死，殺我何為！」初怒，截其舌而囚之，轘於姑臧市（轘胡慣翻車裂也涼州及武威郡皆治姑臧），誅其黨與數百人（考異曰晉書作閻沙趙仰又云寔知其謀收劉弘殺之按晉春秋作閻涉趙卬又云弘死在寔被殺後今從之）。左司馬陰元等以寔子駿尚幼，推張茂為涼州刺史、西平公，赦其境內，以駿為撫軍將軍。

丙辰，趙將解虎及長水校尉尹車謀反，與巴酋句徐、庫彭等相結（解戶買翻酋慈由翻下同句古侯翻庫音舍皆姓也）；事覺，虎、車皆伏誅。趙主曜因徐、彭等五十餘人于阿房，將殺之（阿房即秦阿房宮舊基）。光祿大夫游子遠諫曰：「聖王用刑，惟誅元惡而已，不宜多殺。」爭之，叩頭流血。曜怒，以為助逆而囚之；盡殺徐、彭等，尸諸市十日，乃投於水。於是巴衆盡反，推巴酋句渠知為主，自稱大秦，改元曰平趙。四山氐、羌、巴、羯應之者三十餘萬，關中大亂，城門晝閉。子遠又從獄中上表諫爭（爭讀曰諍），曜手毀其表曰：「大荔奴（大荔戎種），不憂命在須臾，猶敢如此，嫌死晚邪！」叱左右速殺之。中山王雅、郭汜、朱紀、呼延晏等諫曰：「子遠幽囚，禍在不測，猶不忘諫爭（爭讀曰諍），忠之至也。陛下縱不能用其言，奈何殺之！若子遠朝誅，臣等亦當夕死，以彰陛下之過。天下將皆捨陛下而去，陛下誰與

居乎曜意解乃赦之曜敕內外戒嚴將自討胤知子遠又諫曰陛下誠能用臣策一月可定大駕不必親征也曜曰卿試言之子遠曰彼非有大志欲圖非望[illegible]直畏陛下威刑欲逃死耳陛下莫若廓然大赦與之更始[illegible]應前日坐虎車等事其家老弱沒入奚官者皆縱遣之使之自相招引聽其復業彼既得生路何為不降[illegible]若其中自知罪重屯結不散者願假臣弱兵五千[illegible]必為陛下梟之[illegible]不然今反者彌山被谷[illegible]雖以天威臨之恐非歲月可除也曜大悅即日大赦以子遠為車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都督雍秦征討諸軍事子遠屯于雍城[illegible]降者十餘萬移軍安定反者皆降惟句氏宗黨五千餘家保于陰密進攻滅之遂引兵巡隴右先是氐羌十餘萬落據險不服[illegible]其酋虛除權渠自號秦王子遠進造其壁[illegible]權渠出兵拒之五戰皆敗權渠欲降其子伊餘大言於眾曰往者劉曜自來猶無若我何況此偏師何謂降也帥[illegible]勁卒五萬晨壓子遠壘門[illegible]諸將欲擊之子遠曰伊餘勇悍當今無敵將之兵復精於我[illegible]又其父新敗怒氣方盛其鋒

不可當也不如緩之使氣竭而後擊之乃堅壁不戰伊餘有驕色子遠伺其無備[illegible]夜勒兵蓐食旦值大風塵昏子遠悉眾出掩之生擒伊餘盡俘其眾權渠大懼被髮剺面請降[illegible]子遠啟曜以權渠為征西將軍西戎公[illegible]分徙伊餘兄弟及其部落二十餘萬口于長安曜以子遠為大司徒錄尚書事曜立太學選民之神志可教者千五百人擇儒臣以教之作酆明觀[illegible]及西宮起陵霄臺於滈池[illegible]又於霸陵西南營壽陵侍中喬豫和苞上疏諫以為衛文公承亂亡之後節用愛民營建宮室得其時制故能興康叔之業延九百之祚[illegible]前奉詔書營酆明觀市道細民咸譏其奢曰以一觀之功足以平涼州矣[illegible]今又欲擬阿房而建西宮法瓊臺而起陵霄其為勞費億萬酆明若以資軍旅乃可兼吳蜀而壹齊魏矣[illegible]又聞營建壽陵周圍四里深二十五丈[illegible]以銅為槨飾以黃金功費若此殆非國內所能辦也秦始皇下

錮三泉，土未乾而發毀（詳見三十一卷成帝永始元年劉向封事。乾，音干。）。自古無不亡之國，不掘之墓，故聖王之儉葬，乃深遠之慮也。陛下奈何於中興之日（曜平靳氏之亂而自立，故以中興言之。）而踵亡國之事乎！」曜下詔曰：「二侍中懇懇有古人之風，可謂社稷之臣矣。其悉罷宮室諸役，壽陵制度一遵霸陵之法。封延安昌子，彧平輿子（輿，音余。），並領諫議大夫。仍布告天下，使知區區之朝，欲聞其過也（朝，直遙翻。）。」又省酆水囿以與貧民（酆水出京兆鄠縣南山，東北流注于渭。）。

祖逖將韓潛與後趙將桃豹分據陳川故城，豹居西臺，潛居東臺，豹由南門、潛由東門出入，相守四旬。逖以布囊盛土如米狀（盛，時征翻。），使千餘人運上臺（上，時掌翻。）；又使數人擔米，息於道。豹兵逐之，棄擔而走（擔，都濫翻。）。豹兵久飢，得米，以為逖士眾豐飽，益懼（豹兵之飢，逖知之也，故又使人擔米以實之。）。後趙將劉夜堂以驢千頭運糧饋豹，逖使韓潛及別將馮鐵邀擊於汴水，盡獲之。豹宵遁，屯東燕城，逖使潛進屯封丘以逼之。馮鐵據二臺，逖鎮雍丘，數遣兵邀擊後趙，後趙鎮戍歸逖者甚多，境土漸蹙。先是，趙固、上官巳、李矩、郭默互相攻擊，逖馳使和解之（先，悉薦翻。使，疏吏翻。），示以禍福，遂皆受逖節度。秋，七月，詔加逖鎮西將軍。逖在軍，與將士同甘苦，約己務施（施，式豉翻。），勸課農桑，撫納新附，雖疏賤者皆結以恩禮。河上諸塢，先有任子在後趙者，皆聽兩屬，時遣遊軍偽抄之（抄，楚交翻。），明其未附。塢主皆感恩，後趙有異謀，輒密以告，由是多所克獲，自河以南多叛後趙歸于晉。逖練兵積穀，為取河北之計。後趙王勒患之，乃下幽州為逖脩祖父墓，置守冢二家（逖，范陽人，故祖父墓在焉。），因與逖書，求通使及互市。逖不報書，而聽其互市，收利十倍。逖牙門童建殺新蔡內史周密，降于後趙，勒斬之，送首於逖曰：「叛臣逃吏，吾之深仇，將軍之惡，猶吾惡也（惡，烏路翻。）。」逖深德之，自是後趙人叛歸逖者，逖皆不納，禁諸將不使侵暴後趙之民，邊境之間，稍得休息。

八月，辛未，梁州刺史周訪卒。訪善於撫士，眾皆為致死（為，于偽翻。）。知王敦有不臣之心，私常切齒；敦由是終訪之世，未敢為逆。敦遣從事中郎郭舒監襄陽軍（監，工銜翻。）。帝以湘州刺史甘卓為梁州刺史，督沔

以北諸軍事鎮襄陽王敦憚周訪而不敢爲逆至其舉兵也不以甘卓爲意亦可謂姦雄矣舒既還帝徵爲右丞敦留不遣 後趙王勒遣中山公虎帥步騎四萬擊徐龕龕讀曰龕送妻子爲質乞降勒許之勒許龕降力未能取龕耳觀其後龕復叛以知其心質音致 蔡豹屯卞城卞縣屬魯國[illegible] 石虎將擊之豹退守下邳爲徐龕所敗[illegible] 虎引兵城封丘而旋徙士族三百家置襄國崇仁里崇仁里勒所命名以處衣冠之族置公族大夫以領之 後趙王勒用法甚嚴諱胡尤峻勒本胡人 宮殿既成初有門戶之禁有醉胡乘馬突入止車門勒大怒責宮門小執法馮翥執法御史之官也宮南蕃中二星曰左右執法晉之故臣爲勒定官制故此置宮門執法即以張賓爲大執法總執政故置宮門小執法翥章庶翻翥惶懼忘諱對曰向有醉胡乘馬馳入甚呵禦之而不可與語勒笑曰胡人正自難與言恕而不罪勒使張賓領選初定五品後更定九品命公卿及州郡歲舉秀才至孝廉清賢良直言武勇之士各一人 西平公張茂立兄子駿爲世子 蔡豹既敗將詣建康歸罪北中郎將王舒止之帝聞豹退遣使收之使疏吏翻舒夜以兵圍豹豹以爲它寇帥麾下擊之聞有詔乃止舒執豹送建康冬十月丙辰斬之 王敦殺武陵內史向碩史言王敦殺碩以著其無君之罪

帝之始鎮江東也敦與從弟導同心翼戴帝亦推心任之敦總征討懷帝永嘉五年帝以敦刺揚州加都督征討諸軍事其華軼杜弢王機杜曾皆其功也從才用翻導專機政尚書萬機之本導錄尚書事是專機政也羣從子弟布列顯要要一笑翻時人爲之語曰王與馬共天下後敦自恃有功且宗族強盛強其兩翻稍益驕恣帝畏而惡之惡烏路翻乃引劉隗刁協等以爲腹心稍抑損王氏之權導亦漸見疏外中書郎孔愉陳導忠賢有佐命之勳宜加委任[illegible]帝出愉爲司徒左長史導能任真推分澹如也[illegible]識者皆稱其善處興廢而敦益懷不平[illegible]遂構嫌隙 初敦辟吳興沈充爲參軍充薦同郡錢鳳於敦敦以爲鎧曹參軍二人皆巧諂以知敦有異志陰贊成之爲之畫策敦寵信之勢傾內外敦上疏爲導訟屈辭語怨望導封以還敦導錄尚書先見敦疏故封還之爲于僞翻下爲同敦復遣奏之復扶又翻左將軍譙王承[illegible]忠厚有志行行下孟翻帝親信之夜召承以敦疏示之曰王敦以頃年之功位任足矣而所求不已言至於此將若之何承曰陛下不早裁之以至今日敦必爲患劉隗爲帝謀出心腹以鎮方面會敦表以宣城內史沈充代甘卓爲湘州刺史帝謂承曰王敦姦逆

朕爲惠皇其勢不遠湘州據上流之勢控三州之會欲以叔父居之何如丞曰臣奉承詔命惟力是視何敢有辭然湘州經蜀寇之餘民物凋弊若得之部比及三年乃可即戎苟未及此雖復灰身亦無益也十二月詔曰晉室開基方鎮之任親賢竝用其以譙王丞爲湘州刺史長沙鄧騫聞之歎曰湘州之禍其在斯乎丞行至武昌敦與之宴謂丞曰大王雅素佳士恐非將帥才也丞曰公未見知耳鉛刀豈無一割之用敦謂錢鳳曰彼不知懼而學壯語足知其不武無能爲也乃聽之鎮時湘土荒殘公私困弊丞躬自儉約傾心綏撫甚有能名　高句麗寇遼東慕容仁與戰大破之自是不敢犯仁境

四年春二月徐龕復請降　張茂築靈鈞臺基高九仞武陵閻曾夜叩府門呼曰武公遣我來言何故勞民築臺有司以爲妖請殺之茂曰吾信勞民曾稱先君之命以規我何謂妖乎乃爲之罷役

三月癸亥日中有黑子　著作佐郎河東郭璞以帝用刑過差上疏以爲陰陽錯繆皆繁刑所致赦不欲數然子產知鑄刑書非政之善不得不作者須以救弊故也今之宜赦理亦如之

後趙中山公虎攻幽州刺史段匹磾於厭次孔萇攻其統內諸城悉拔之段文鴦言於匹磾曰我以勇聞故爲民所倚望今視民被掠而不救是怯也民失所望誰復爲我致死遂帥壯士數十騎出戰殺後趙兵甚衆馬乏伏不能起虎呼之曰兄與我俱夷狄久欲與兄同爲一家今天不違願於此得相見何爲復戰請釋仗文鴦罵曰汝爲寇賊當死日久吾兄不用吾策故令汝得至此我寧鬬死不爲汝屈遂下馬苦戰槊折執刀戰不已　自辰至申後趙兵四面解馬羅披自鄣前執文鴦文鴦力竭被執城內奪氣匹磾欲單騎歸朝邵續之弟樂安內史洎勒兵不聽洎復欲執臺使王英送於虎匹磾正色責之曰卿不能遵兄之志逼吾

不得歸朝亦已甚矣復欲執天子使君我雖夷狄所未聞也洎與兄子縮笙等與勤出降[illegible]匹磾見虎曰我受晉恩志在滅汝不幸至此不能為汝敬也後趙王勒及虎素與匹磾結為兄弟虎即起拜之勒以匹磾為冠軍將軍[illegible]文鴦為左中郎將散諸流民三萬餘戶復其本業置守宰以撫之於是幽冀并三州皆入於後趙匹磾不為勒禮常著朝服持晉節久之與文鴦邵續皆為後趙所殺[illegible]

五月庚申詔免中州良民遭難為揚州諸郡僮客者以備征役[illegible]尚書令刁協之謀也由是衆益怨之

終南山崩[illegible]

秋七月甲戌以尚書僕射戴淵為征西將軍都督司兗豫并雍冀六州諸軍事司州刺史鎮合肥[illegible]丹楊尹劉隗為鎮北將軍都督青徐幽平四州諸軍事青州刺史鎮淮陰[illegible]皆假節領兵名為討胡實備王敦也隗雖在外而朝廷機事進退士大夫帝皆與之密謀敦遺隗書曰[illegible]頃承聖上顧眄足下今大賊未滅中原鼎沸欲與足下及周生之徒[illegible]戮力王室共靜海內若其泰也則帝祚於是乎隆若其否也[illegible]則天下永無望矣隗答曰魚相忘於江湖人相忘於道術[illegible]竭股肱之力效之以忠貞[illegible]吾之志也敦得書甚怒

壬午以驃騎將軍王導為侍中司空假節錄尚書領中書監[illegible]帝以敦故并疏忌導御史中丞周嵩上疏以為導忠素竭誠輔成大業不宜聽孤臣之言惑疑似之說放逐舊德以佞伍賢[illegible]虧既往之恩招將來之患[illegible]帝頗感寤導由是得全

八月常山崩[illegible]

豫州刺史祖逖以戴淵吳士[illegible]雖有才望無弘致遠識且已翦荊棘收河南地而淵雍容一旦來統之意甚怏怏[illegible]又聞王敦與劉刁構隙將有內難[illegible]知大功不遂感激發病九月壬寅卒於雍丘豫州士女若喪父母譙梁間皆為立祠[illegible]王敦久懷異志聞逖卒益無所憚[illegible]

冬十月壬午以逖弟約為平西將軍豫州刺史領逖之衆約無綏御之才不為士卒所附初范陽李產避亂依逖見約志趣異

常謂所親曰吾以北方鼎沸故遠來就此冀全宗族今觀約所為有不可測之志吾託名姻親當早自為計無事復陷身於不義也爾曹不可以目前之利而忘長久之策乃帥子弟十餘人間行歸鄉里[illegible]

十一月皇孫衍生

後趙王勒召武鄉耆舊詣襄國與之共坐歡飲初勒微時與李陽鄰居數爭漚麻池相毆[illegible]陽由是獨不敢來勒曰陽壯士也漚麻布衣之恨孤方兼容天下豈讎匹夫乎遽召與飲引陽臂曰孤往日厭卿老拳卿亦飽孤毒手因拜參軍都尉以武鄉比豐沛復之三世[illegible]

勒以民始復業資儲未豐於是重制禁釀郊祀宗廟皆用醴酒[illegible]行之數年無復釀者

十二月以慕容廆為都督幽平二州東夷諸軍事車騎將軍平州牧[illegible]封遼東公單于如故遣[illegible]謁者即授印綬聽承制置官司守宰廆於是備置僚屬以裴嶷游邃為長史[illegible]裴開為司馬韓壽為別駕陽耽為軍諮祭酒崔燾為主簿黃泓鄭林參軍事[illegible]廆立子皝為世子作東橫[illegible]以平原劉讚為祭酒使皝與諸生同受業廆得暇亦親臨聽之[illegible]皝雄毅多權略喜經術國人稱之[illegible]廆徙慕容翰鎮遼東慕容仁鎮平郭[illegible]翰撫安民夷甚有威惠仁亦次之

拓跋猗㐌妻惟氏忌代王鬱律之彊恐不利於其子乃殺鬱律而立其子賀傉[illegible]大人死者數十人鬱律之子什翼犍[illegible]幼在繈褓其母王氏匿於袴中祝之曰天苟存汝則勿啼久之不啼乃得免惟氏專制國政遣使聘後趙後趙人謂之女國使[illegible]

資治通鑑卷第九十一

資治通鑑卷第九十二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充集賢殿修撰判西京留司御史臺上柱國河內郡開國侯食邑一千二百戶食實封肆伯戶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　勅編集

後學天台　胡三省　音註

晉紀十四 起玄黓敦牂盡閼逢涒灘凡三年

中宗元皇帝下

永昌元年春正月郭璞復上疏請因皇孫生下赦令 璞去年已請肆赦皇孫去年十一月生復以爲請 帝從之乙卯大赦改元王敦以璞爲記室參軍璞善卜筮知敦必爲亂己預其禍甚憂之大將軍掾潁川陳述卒 掾俞絹翻 璞哭之極哀曰嗣祖焉知非福也 陳述字嗣祖府掾也言死於敦未亂之時 敦既與朝廷乖離乃羅織朝士有時望者置己幕府 朝直遙翻 以羊曼及陳國謝鯤爲長史曼祜之兄孫也曼鯤終日酣醉故敦不委以事 敦中時望不過用西都諸王之故智耳酣戶甘翻 敦將作亂謂鯤曰劉隗姦邪將危社稷吾欲除君側之惡何如鯤曰隗誠始禍然城狐社鼠也 據漢書又曰城狐社鼠不畏熏燒謂有所憑託也又中山王勝曰社鼠不灌屋鼠不熏所託者然也爾雅翼曰管仲稱社束木而塗之鼠因往託焉熏之則恐燒其木灌之則恐敗其塗此鼠之所以不可得而殺者以社故也以喻君之左右 敦怒曰君庸才豈達大體出鯤爲豫章太守 守式又翻 又留不遣戊辰敦舉兵於武昌上疏罪狀劉隗稱隗佞邪讒賊威福自由 隗五罪翻 妄興事役勞擾士民賦役煩重怨聲盈路臣備位宰輔不可坐視成敗輒進軍致討隗首朝懸諸軍夕退昔太甲顛覆厥度幸納伊尹之忠殷道復昌 湯崩太甲顛覆湯之典刑伊尹放之於桐三年太甲悔過自怨自艾於桐伊尹以冕服奉太甲歸于亳古人所以爲人臣所當爲也 願陛下深垂三思則四海乂安 乂魚廢翻 社稷永固矣沈充亦起兵於吳興以應敦敦以充爲大都督督護東吳諸軍事敦至蕪湖又上表罪狀刁協帝大怒乙亥詔曰王敦憑恃寵靈敢肆狂逆方朕太甲欲見幽囚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今親帥六軍以誅大逆 帥讀曰率 有殺敦者封五千戶侯敦兄光祿勳含乘輕舟逃歸于敦太子中庶子溫嶠謂僕射周顗曰大將軍此舉似有所在當無濫邪顗曰不然 顗魚豈翻 人主自非堯舜何能無失人臣安可舉兵以脅之舉動如此豈得云非亂乎處仲狼抗無上其意寧有限邪 王敦字處仲狼似犬銳頭白頰高前廣後貪而戾抗傲人也以爲喻處昌呂翻 敦初起兵遣使告梁州刺史甘卓約與之俱下卓許之及敦升舟而卓不赴使參軍孫雙詣武昌諫止敦敦驚曰甘侯前與吾語云何而更有異正當慮吾危朝廷耳吾今但除姦凶若事濟當以甘侯

作公 許卓作公啗之以利欲使同赴 雙還報卓意狐疑或說卓且偽許敦待敦至都而討之 說輸芮翻 卓曰昔陳敏之亂吾先從而後圖之 事見八十六卷惠帝永興二年懷帝永嘉元年 論者謂吾懼逼而思變心常愧之今若復爾何以自明 復扶又翻下同 卓使人以敦旨告順陽太守魏該 守式又翻 該曰我所以起兵拒胡賊者正欲忠於王室耳今王公舉兵向天子非吾所宜與也遂絕之 史言甘卓不如魏該之忠果 敦遣參軍桓羆說譙王承請承為軍司 說輸芮翻 羆[illegible] 承歎曰吾其死矣地荒民寡勢孤援絕將何以濟然得死忠義夫復何求 夫音扶復扶又翻 承檄長沙虞悝為長史會悝遭母喪 悝苦回翻喪息浪翻 承往弔之曰吾欲討王敦而兵少糧乏 少詩沼翻 且新到恩信未洽卿兄弟湘中之豪俊王室方危金革之事古人所不辭 記子夏問曰三年之喪卒哭金革之事無辟也者禮與初有司與孔子 聞諸老聃昔者魯公伯禽有為為之也今以三年之喪從其利者吾弗知也春秋公羊傳曰古者臣有大喪則君三年不呼其門已練可以弁冕服金革之事君使之非也臣行之禮也閔子要絰而服事孔子蓋善之也 將何以教之悝曰大王不以悝兄弟猥劣親屈臨之敢不致死然鄙州荒弊難以進討宜且收眾固守傳檄四方敦勢必分分而圖之庶幾可捷也 幾居衣翻 承乃囚桓羆以悝為長史以其弟望為司馬督護諸軍與零陵太守尹奉建昌太守長沙王循衡陽太守淮陵劉翼 沈約曰晉惠帝元康九年分長沙東北下雋諸縣立建昌郡至宋為巴陵郡吳孫亮太平二年分長沙西部都尉立衡陽郡淮陵縣屬臨淮郡晉分為郡 舂陵令長沙易雄 舂陵縣本前漢之舂陵侯國後漢改屬南陽後立舂陵縣屬零陵郡姓譜易姓齊有大夫易牙 同舉兵討敦雄移檄遠近列敦罪惡於是一州之內皆應承惟湘東太守鄭澹不從 吳孫晧太平二年分長沙東部都尉立湘東郡澹徒覽翻 承使虞望討斬之以徇四境澹敦姊夫也承遣主簿鄧騫至襄陽 晉梁州刺史鎮襄陽自[illegible]白曰襄陽漢中塞地 說甘卓曰劉大連雖驕蹇失眾心 劉隗字大連[illegible]翻下同 非有害於天下大將軍以其私憾稱兵向闕此忠臣義士竭節之時也公受任方伯奉辭伐罪乃桓文之功

也卓曰桓文則非吾所能然志在徇國當共詳思之參軍李梁說卓曰昔隗囂跋扈竇融保河西以奉光武卒受其福 事見四十一卷漢光武建武五年至四十三卷十二年卒子恤翻 今將軍有重望於天下但當案兵坐以待之使大將軍事捷當委將軍以方面不捷朝廷必以將軍代之何憂不富貴而釋此廟勝 孫子曰未戰而廟勝得算多也未戰而廟不勝得算少 決存亡於一戰邪騫謂梁曰光武當創業之初故隗竇可以文服從容顧望 [illegible]從千容翻 今將軍之於本朝非竇融之比也 比毗至翻 襄陽之於太府 以王敦府為太府 非河西之固也使大將軍克劉隗還武昌

增石城之戍（賢曰：石城故城在復州沔陽縣東南。）絕荊湘之粟，將軍將安歸乎？勢在人手，而曰我處廟勝，未之聞也。且為人臣，國家有難，（難，乃旦翻。）坐視不救，於義安乎？卓猶疑之。甝曰：今既不為義舉，又不承大將軍檄，此必至之禍，愚智所見也。且議者之所難，以彼強而我弱也。今大將軍兵不過萬餘，其留者不能五千，而將軍見眾既倍之矣。（見，賢遍翻。）以將軍之威名，帥此府之精銳，杖節鳴鼓，以順討逆，豈王含所能禦哉！（帥，讀曰率。）溯流之眾，勢不自救，（溯流之眾，謂敦自武昌以東下者。若欲溯流西上以自救，勢不能及也。）將軍之舉武昌，若摧枯拉朽，尚何顧慮邪！（拉，盧合翻。）武昌既定，據其軍實，鎮撫二州，（二州，謂荊、江也。）以恩意招懷士卒，使還者如歸，此呂蒙所以克關羽也。（事見六十八卷漢獻帝建安二十四年。）今釋必勝之策，安坐以待危亡，不可以言智矣。敦恐卓於後為變，又遣參軍丹楊樂道融往邀之，必欲與之俱東。道融雖事敦而忿其悖逆，（悖，蒲內翻。又蒲沒翻。）乃說卓曰：主上親臨萬機，自用譙王為湘州，非專任劉隗也。而王氏擅權日久，卒見分政，（卒，讀曰猝。分政，謂分任譙王承，不專歸於王氏也。）便謂失職，背恩肆逆，（背，蒲妹翻。）舉兵向闕。國家遇君至厚，今與之同，豈不違負大義！生為逆臣，死為愚鬼，永為宗黨之恥，不亦惜乎！為君之計，莫若偽許應命，而馳襲武昌，大將軍士眾聞之，必不戰自潰，大勳可就矣。卓雅不欲從敦，聞道融之言，遂決，曰：吾本意也。乃與巴東監軍柳純、南平太守夏侯承、（夏，戶雅翻。）宜都太守譚該等（姓譜：譚國，子孫以國為氏。漢有河南尹譚陵。又巴南大姓有譚氏，盤瓠之後。）十餘人，檄數敦逆狀，帥所統致討，（數，所具翻。）遣參軍司馬讚、孫雙奉表詣臺，羅英至廣州，約陶侃同進。戴淵在江西，（淵時出鎮合肥，在建康為江西。）先得卓書，表上之，（上，時掌翻。）臺內皆稱萬歲。陶侃得卓信，遣參軍高寶帥兵北下。（帥，讀曰率。）武昌城中傳卓軍至，人皆奔散。敦遣從母弟南蠻校尉魏乂、（乂，魚廢翻。從母魏氏，乂其子也。）將軍李恒（恒，戶登翻。）帥甲卒二萬攻長沙。長沙城池不完，資儲又闕，人情震恐。或說譙王承南投陶侃，或退據零桂。承曰：吾之起兵，志欲死於忠義，豈可貪生苟免，為奔敗之將乎！（將，即亮翻。）事之不濟，令百姓知吾心耳。乃嬰城固守。未幾，（幾，居豈翻。）虞望戰死。甘卓欲留鄧騫為參軍，騫不可；乃遣參軍虞沖與騫偕至長沙，遺譙王承書，勸之固守，當以兵出沔口，斷敦歸路，（遺，于季翻。斷，丁管翻。）則湘圍自解。承復書稱：江左中興，草創始爾，豈圖惡逆萌自寵臣。吾以宗室受任，志在隕命，而至止尚淺，凡百茫然。足下能卷甲電赴，猶有所及；（卷，居免翻。）若其狐疑，則求我於枯魚之肆矣。（莊子：莊周見車轍中鮒魚曰：豈無斗升之水以活我哉！）

我乎緩子曰待我東西江之水而迎汝鮒曰如君言不如早索我於枯魚之肆卓才能從

二月甲午封皇子昱為琅邪王 後趙王勒立子弘為世子遣中山公虎將精卒四萬擊徐龕（將即亮翻龕苦含翻）龕堅守不戰虎築長圍守之 趙主曜自將擊楊難敵難敵逆戰不勝退保仇池仇池諸氐羌及故晉王保將[illegible]太守[illegible]皆降於曜（[illegible]）曜遷隴西萬餘戶於長安進攻仇池會軍中大疫曜亦得疾將引兵還恐難敵躡其後乃遣光國中郎將王獷說難敵（[illegible]置也）諭以禍福難敵遣使稱藩曜以難敵為假黃鉞都督益寧南秦涼梁巴六州隴上西域諸軍事上大將軍益寧南秦三州牧武都王（[illegible]）秦州刺史陳安求朝於曜曜辭以疾安怒以為曜已卒（朝直遙翻卒子恤翻）大掠而歸曜疾甚乘馬輿而還使其將呼延寔監輜重於後（監工銜翻重直用翻）安邀擊獲之謂寔曰劉曜已死子尚誰佐吾當與子共定大業寔叱之曰汝受人寵祿而叛之自視智能何如主上吾見汝不日梟首於上邽市（梟堅堯翻）何謂大業宜速殺我安怒殺之以寔長史魯憑為參軍安遣其弟集帥騎二萬追曜（帥讀曰率騎奇寄翻）衛將軍呼延瑜逆擊斬之安乃還上邽遣將襲汧城拔之（汧縣屬扶風郡汧苦堅翻）隴上氐羌皆附於安有衆十餘萬自稱大都督假黃鉞大將軍雍涼秦梁四州牧涼王（雍於用翻）以趙募為相國魯憑對安大哭曰吾不忍見陳安之死也安怒命斬之憑曰死自吾分（分扶問翻）懸吾頭於上邽市觀趙之斬陳安也遂殺之曜聞之慟哭曰賢人民之望也陳安於求賢之秋而多殺賢者吾知其無所為也 休屠王石武以桑城降趙（[illegible]）趙以武為秦州刺史封酒泉王

帝徵戴淵劉隗入衛建康隗至百官迎于道隗岸幘大言（岸幘者[illegible]）意氣自若及入見（見賢遍翻）與刁協勸帝盡誅王氏帝不許隗始有懼色司空導帥其從弟中領軍邃左衛將軍廙侍中侃彬及諸宗族二十餘人每旦詣臺待罪（帥讀曰率從才用翻廙羊至翻）周顗將入導呼之曰伯仁以百口累卿（累力瑞翻[illegible]）顗直入不顧既見帝言導忠誠申救甚至帝納其言顗喜飲酒（喜許記翻）至醉而出導猶在門又呼之顗不與言顧左右曰今年殺諸賊奴取金印如斗大繫肘後既出又上表明導無罪言甚切至導不之知甚恨之帝命還導朝服召見之導稽首曰（稽音啟）逆臣賊子何代無之不意今者近出臣族帝跣而執其手曰茂

弘方寄卿以百里之命（王導字茂弘孔氏曰寄百里之命謂攝君之政令）是何言邪三月以導爲前鋒大都督加戴淵驃騎將軍（譬召妙辭）詔曰導以大義滅親（衛石碏子厚與公子州吁弑衛桓公又與州吁如陳碏使告于陳而殺之君子曰石碏純臣也惡州吁而厚與焉大義滅親其是之謂乎）可以吾爲安東時節假之（帝之初鎮揚州也須安東將軍）以周顗爲尚書左僕射王邃爲右僕射帝遣王廙往諭止敦敦不從而留之廙更爲敦用征虜將軍周札素矜險好利（好呼到翻）帝以爲右將軍都督石頭諸軍事敦將至帝使劉隗軍金城（金城在丹楊江乘縣蒲洲上）札守石頭帝親被甲徇師於郊外（被皮義翻）以甘卓爲鎮南大將軍侍中都督荊梁二州

諸軍事陶侃領江州刺史使各帥所統以躡敦後（帥讀曰率下同）敦至石頭欲攻劉隗杜弘言於敦曰劉隗死士衆多未易可克（易以豉翻）不如攻石頭周札少恩（少詩沼翻）兵不爲用攻之必敗札敗則隗自走矣敦從之以弘爲前鋒攻石頭札果開門納弘敦據石頭歎曰吾不復得爲盛德事矣（敦無君之心形於言也復扶又翻）謝鯤曰何爲其然也但使自今以往日忘日去耳（言日復一日忘前事則君臣猜嫌之迹亦可去耳）帝命刁協劉隗戴淵帥衆攻石頭王導周顗郭逸虞潭等三道出戰協等兵皆大敗太子紹聞之欲自帥將士決戰升車將出中庶子溫嶠執鞚諫曰（鞚苦貢翻馬勒）

殿下國之儲副柰何以身輕天下抽劍斬鞅乃止敦擁兵不朝（朝直遙翻下同）放士卒劫掠宮省奔散惟安東將軍劉超案兵直衛及侍中二人侍帝側帝脫戎衣著朝服（著陟略翻朝直遙翻）顧而言曰欲得我處當早言何至害民如此又遣使謂敦曰（使疏吏翻）公若不忘本朝於此息兵則天下尚可共安如其不然朕當歸琅邪以避賢路刁協劉隗既敗俱入宮見帝於太極東除（除殿陛也）帝執協隗手流涕嗚咽勸令避禍協曰臣當守死不敢有貳帝曰今事逼矣安可不行乃令給協隗人馬使自爲計協老不堪騎乘素無恩紀募從者皆委之行至

江乘爲人所殺送首於敦隗奔後趙官至太子太傅而卒（成帝咸和八年劉隗從石虎戰死於潼關豈即此劉隗邪）帝令公卿百官詣石頭見敦敦謂戴淵曰前日之戰有餘力乎淵曰豈敢有餘但力不足耳敦曰吾今此舉天下以爲何如淵曰見形者謂之逆體誠者謂之忠敦笑曰卿可謂能言又謂周顗曰伯仁卿負我（愍帝建興元年顗爲杜弢所困投敦於豫章故敦以爲遵）顗曰公戎車犯順下官親帥六軍（帥讀曰率）不能其事使王旅奔敗以此負公辛未大赦以敦爲丞相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江州牧封武昌郡公並讓不受初西都覆沒四方皆勸進於帝（見九十卷建武元年）敦欲

專國政忌帝年長難制（長知兩翻）欲更議所立王導不從及敦克建康謂導曰不用吾言幾至覆族（幾居希翻覆芳目翻）敦以太子有勇略為朝野所嚮（嚮讀曰向）欲誣以不孝而廢之大會百官問溫嶠曰皇太子以何德稱聲色俱厲嶠曰鉤深致遠蓋非淺局所量（量音良）以禮觀之可謂孝矣（言太子有鉤深致遠之才而又盡事親之禮以譯敦不孝之誣也）衆皆以為信然敦謀遂沮（沮在呂翻）帝召周顗於廣室（廣室殿名）謂之曰近日大事二宮無恙（恙余亮翻）諸人平安大將軍固副所望邪顗曰二宮自如明詔臣等尚未可知護軍長史郝嘏等勸顗避敦（[illegible]）顗曰吾備位大

臣朝廷喪敗寧可復草間求活外投胡越邪（[illegible]）敦參軍呂猗嘗為臺郎（[illegible]）性姦諂戴淵為尚書惡之（惡烏路翻）猗說敦曰周顗戴淵皆有高名足以惑衆近者之言曾無怍色（謂二人答敦之言[illegible]）公不除之恐必有再舉之憂敦素忌二人之才心頗然之從容問王導曰周戴南北之望（周顗汝南人戴淵廣陵人[illegible]）當登三司無疑也導不答又曰若不三司止應令僕邪（令尚書令僕僕射也）又不答敦曰若不爾正當誅爾又不答丙子敦遣部將陳郡鄧岳收顗及淵先是敦謂謝鯤曰（先悉薦翻）吾當以周伯仁為

尚書令戴若思為僕射（戴淵字若思）是日又問鯤近來人情何如鯤曰明公之舉雖欲大存社稷然悠悠之言實未達高義（[illegible]）若果能擢用周戴則羣情帖然矣敦怒曰君麤疏邪二子不相當吾已收之矣鯤愕然自失參軍王嶠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詩大雅文王之辭）柰何戮諸名士敦大怒欲斬嶠衆莫敢言鯤曰明公舉大事不戮一人嶠以獻替忤旨（[illegible]）便以釁鼓（[illegible]）不亦過乎敦乃釋之黜為領軍長史嶠渾之族孫也顗被收

路經太廟大言曰賊臣王敦傾覆社稷枉殺忠臣神祇有靈當速殺之（[illegible]）收人以戟傷其口血流至踵容止自若觀者皆為流涕（[illegible]）并戴淵殺之於石頭南門之外帝使侍中王彬勞敦（勞力到翻）彬素與顗善先往哭顗然後見敦敦怪其容慘問之彬曰向哭伯仁情不能已敦怒曰伯仁自致刑戮且凡人遇汝（[illegible]）汝何哀而哭之彬曰伯仁長者兄之親友在朝雖無謇愕（[illegible]）亦非阿黨而赦後加之極刑（[illegible]）所以傷惋也因勃然數敦曰（[illegible]）兄抗旌犯順殺戮忠良圖為不

軌禍及門戶矣。辭氣慷慨，聲淚俱下。敦大怒，厲聲曰：
爾狂悖乃至此，以吾為不能殺汝邪！時王導在坐，為
之懼，(悖蒲內翻，又蒲沒翻。坐，徂臥翻。為，于偽翻) 勸彬起謝。彬曰：腳痛不能
拜。且此復何謝！(復，扶又翻，下同) 敦曰：腳痛孰若頸痛？彬殊無
懼容，竟不肯拜。王導後料檢中書故事，(料，音聊) 乃見顗
救己之表，執之流涕曰：吾雖不殺伯仁，伯仁由我而
死，(自咎於敦問不答之時也) 幽冥之中，負此良友！沈充拔吳國，
殺內史張茂。初，王敦聞甘卓起兵，大懼。卓兄子卬為
敦參軍，敦使卬歸說卓曰：(說，輸芮翻，下同) 君此自是臣節，不
相責也。吾家計急，不得不爾。想便旋軍襄陽，當更結

好。(好，呼到翻) 卓雖慕忠義，性多疑少決，(少，詩沼翻) 軍于豬口，(水經：沔水東南過江夏雲杜縣東，夏水從西來注之。注云：即堵口也。堵、豬同) 欲待諸方同出
軍，稽留累旬不前。敦既得建康，乃遣臺使以騶虞幡
駐卓軍。(諸方，謂諸方鎮同出軍也。晉制，以騶虞幡解兵。使，疏吏翻) 卓聞周顗
戴淵死，流涕謂卬曰：吾之所憂，正為今日。(為，于偽翻，下同) 且
使聖上元吉，太子無恙，(恙，余亮翻) 吾臨敦上流，亦未敢遽
危社稷。適吾徑據武昌，敦勢逼，必劫天子以絕四海
之望。不如還襄陽，更思後圖。即命旋軍。都尉秦康與
樂道融說卓曰：今分兵斷彭澤，(彭澤縣屬豫章郡。彭蠡澤自此入于大江) 使敦上下不得相赴，其眾
(分兵斷彭澤湖口，可使敦上下不得相通。斷，丁管翻)

自然離散，可一戰擒也。將軍起義兵而中止，竊為將
軍不取。且將軍之下，士卒各求其利，欲求西還，亦恐
不可得也。卓不從。道融晝夜泣諫，卓不聽。道融憂憤
而卒。卓性本寬和，忽更強塞，(塞，悉則翻。強塞，謂強悍而不通也。忽，思則翻) 徑還襄陽，意氣騷擾，舉動失常，識者知其將死矣。王
敦以西陽王羕為太宰，(羕，余亮翻) 加王導尚書令，王廙為
荊州刺史，改易百官及諸軍鎮，轉徙黜免者以百數；
或朝行暮改，惟意所欲。敦將還武昌，謝鯤言於敦曰：
公至都以來，稱疾不朝，是以雖建勳而人心實有未
達。今若朝天子，(朝，直遙翻，下同) 使君臣釋然，則物情皆悅服

矣。敦曰：君能保無變乎？對曰：鯤近日入覲，主上側席，
遲得見公，(王者側席待賢。遲，直二翻，待也) 宮省穆然，必無虞
也。(穆然，和敬之意) 公若入朝，鯤請侍從。(從，才用翻) 敦勃然曰：正復
殺君等數百人，亦復何損於時！(復，扶又翻) 竟不朝而去。夏，
四月，敦還武昌。初，宜都內史天門周級，(吳孫休永安六年，分武陵立天門郡。充縣有松梁山，山有石，石開處數十丈，其高以弩仰射不至其上，名天門，因此名郡。宋白曰：澧州石門縣，吳立天門郡，隋罷郡為石門縣) 聞譙王承起兵，使其兄子譈潛
詣長沙，申款於承。(申，明也。款，誠也) 魏乂等攻湘州急，承遣譈
及從事邵陵周崎間出求救，(此邵陵，蓋潁川之邵陵。吳孫晧寶鼎元年，分零陵北部都尉立邵陵郡。崎，丘奇翻。間，古莧翻) 皆為邏者所得，乂使崎語城中

稱大將軍已克建康，甘卓還襄陽，外援理絕。乂詭許之。既至城下，大呼曰：援兵尋至，努力堅守！乂殺之。乂考詰至死，竟不言其故。周級由是獲免。乂等攻戰日逼，敦又送所得臺中人書疏，令乂射以示承。城中知朝廷不守，莫不悵惋。相持且百日，劉翼戰死，士卒死傷相枕。癸巳，乂拔長沙，承等皆被執。乂將殺虞悝，子弟對之號泣。悝曰：人生會當有死，今闔門為忠義之鬼，亦復何恨！乂以檻車載承及易雄送武昌，佐吏皆奔散，惟主簿桓雄、西曹書佐韓階、從事武延毀服為僮，從承，不離左右。乂見桓雄姿貌舉止非凡人，憚而殺之。韓階、武延執志愈固。荊州刺史王廙承敦旨，殺承於道中。階、延送承喪至都，葬之。易雄至武昌，意氣忼慨，曾無懼容。敦遣人以檄示雄而數之。雄曰：此實有之，惜雄位微力弱，不能救國難耳。今日之死，固所願也。敦憚其辭正，釋之。衆人皆賀之，雄笑曰：吾安得生！既而敦遣人潛殺之。魏乂求鄧騫甚急，鄉人皆為之懼。騫笑曰：此欲用我耳。彼新得州，多殺忠良，故求我以厭人望也。乃往。

乂喜曰：君，古之解揚也。以為別駕。詔以陶侃領湘州刺史。王敦上侃復還廣州，加散騎常侍。甲午，前趙羊后卒，諡曰獻文。甘卓家人皆勸卓備王敦，卓不從，悉散兵佃作，聞諫輒怒。襄陽太守周慮密承敦意，詐言湖中多魚，勸卓遣左右悉出捕魚。五月乙亥，慮引兵襲卓於寢室，殺之，傳首於敦，并殺其諸子。敦以從事中郎周撫督沔北諸軍事，代卓鎮沔中。撫，訪之子也。敦既得志，暴慢滋甚，四方貢獻多入其府，將相岳牧皆出其門。以沈充、錢鳳為謀主，唯二人之言是從，所譖無不死者。以諸葛瑤、鄧岳、周撫、李恒、謝雝為爪牙。充等並凶險驕恣，大起營府，侵人田宅，剽掠市道，識者咸知其將敗焉。秋七月，後趙中山公虎拔泰山，執徐龕，送襄國。後趙王勒盛之以囊，於百尺樓上撲殺之。命王伏都等妻子刳而食之，阬其降卒三千人。兗州刺史郗鑒在鄒山三年，有衆數萬，

愍帝建興元年帝以鑒鎮鄒山今既數年矣所謂三年有衆數萬許言鑒既鎮鄒山之後三年之間民歸之者有此數戰爭不息百姓饑饉掘野鼠蟄燕而食之爲後趙所逼退屯合肥尚書右僕射紀瞻以鑒雅望清德宜從容臺閣從千容翻上疏請徵之乃徵拜尚書徐兗間諸塢多降於後趙降戶江翻後趙置守宰以撫之

王敦自領寧益二州都督以林君命攸史自領書之冬十月己丑荊州刺史武陵康侯王廙卒王敦以下邳內史王邃都督青徐幽平四州諸軍事鎮淮陰衞將軍王含都督沔南諸軍事領荊州刺史武昌太守丹楊王諒爲交州刺史考異曰諒傳永興三年敦以諒爲交州在永興二年即惠帝光熙元年也諒傳誤使諒收交州刺史脩湛新昌太守梁碩殺之吳孫晧建衡三年分交趾立新興郡武帝太康三年更名新昌郡諒誘湛斬之誘音酉碩舉兵圍諒於龍編龍編縣屬交趾郡州郡皆治焉

祖逖既卒後趙屢寇河南拔襄城城父城父縣漢屬沛郡後漢屬汝南郡國且河南言黃河之南水事地河南郡地父書南圍譙豫州刺史祖約不能禦退屯壽春後趙遂取陳留梁鄭之間復騷然矣騷擾

又翻十一月以臨潁元公荀組爲太尉辛酉薨罷司徒并丞相府王敦以司徒官屬爲留府敦還武昌遙制朝政故有留府留府在建康

帝憂憤成疾閏月己丑崩年四十七司空王導受遺詔輔政帝恭儉有餘而明斷不足斷丁亂翻故大業未復而禍亂內興庚寅太子即皇帝位大赦尊所生母荀氏爲建安君

十二月趙王曜葬其父母於粟邑大赦陵下周二里上高百尺高居傲翻計用六萬夫作之百日乃成役者夜作繼以脂燭民甚苦之游子遠諫不聽

後趙濮陽景侯張賓卒濮博木翻後趙王勒哭之慟曰天不欲成吾事邪何奪吾右侯之早也程遐代爲右長史遐世子弘之舅也勒每與遐議有所不合輒歎曰右侯捨我去乃令我與此輩共事豈非酷乎酷虐也此言天奪張賓之年何其虐我之甚也因流涕彌日

張茂使將軍韓璞帥衆取隴西南安之地置秦州南陽王保故爲陳安不能有茂遂取之帥讀曰率

慕容廆遣其世子皝襲段末柸入令支令支縣漢屬遼西郡晉省段氏據其地應劭曰令音鈴古音郎定翻支音其兒翻掠其居民千餘家而還

肅宗明皇帝上諱紹字道畿元帝長子也謚法照臨四方曰明

大寧元年春正月成李驤任回寇臺登臺登縣屬越巂郡爲蜀之要孔曰臺登縣有孫水出其下黃帝子昌意降居若水即此間將軍司馬以戰死越巂太守李釗漢嘉太守王載漢嘉縣本前漢青衣縣屬蜀郡後漢順帝陽嘉二年更名屬蜀分爲漢嘉郡皆以郡降于成降戶江翻

二月庚戌葬元帝于建平陵

三月戊寅朔改元

饒安東光安陵三縣災三縣皆屬渤海郡東光漢縣饒安前漢之千童縣

光後漢靈帝改曰餅安安陵 縣晉罷時皆為後趙之地 燒七千餘家死者萬五千人 後趙寇彭城下邳徐州刺史卞敦與征北將軍王邃退保盱眙 盱音吁眙音怡 敦壼之從父兄也 壼苦本翻從才用翻 王敦謀簒位諷朝廷徵己帝手詔徵之夏四月加敦黃鉞班劍 劉良文選註曰班劍謂執劍而從行者也呂向曰班列也言使勇士行列持劍以為儀仗也李周翰曰班劍木劍無刃假作劍形畫之以文故曰班也書志文武官公爲虎賁二十人持班劍 奏事不名入朝不趨劍履上殿 朝直遙翻上時掌翻 敦移鎮姑孰屯于湖 姑孰前漢丹陽春穀縣地今大平州當塗縣即姑孰之地縣南二里有姑孰溪西入大江于湖縣本吳督農校尉治武帝大康二年分丹楊縣立于湖縣杜佑曰宣州當塗縣城郎晉姑孰城于湖故城在縣南張舜民曰今大平州路姑孰溪陸游曰姑孰城在當塗北今州城正臨姑孰溪溪東南數峯如黛蓋青山也自姑孰溪行夾中三十里至大信口出口泝江過大小褐山磯又過磯蕪湖即于湖並大江有王敦城氣象宏敞並步滾闕考異曰晉春秋及後錄書皆晉陽秋云也並閣晉書明帝紀云下屯于湖今從之 以司空導為司徒敦自領揚州牧敦欲為逆王彬諫之甚苦敦變色目左右將收之彬正色曰君昔歲殺兄今又殺弟邪 晉書王彬傳以為彬從兄稜為敦所害故云然余據殺稜者王如雖出於敦之意猶假手於如也稜於敦為從弟此言殺兄蓋以敦殺王澄也事見八十卷懷帝永嘉六年 敦乃止以彬為豫章太守 後趙王勒遣使結好於慕容廆廆執送建康 好呼到翻 成李驤等進攻寧州刺史褒中壯公王遜使將軍姚岳等拒之戰於螗蜋 螗水經註螗蜋即堂狼縣也前漢屬犍為郡後漢書郡國志犍為屬國朱提郡有堂狼山

山多毒草盛夏之月飛鳥過之不能得去蜀置朱提郡堂狼縣屬焉 成兵大敗岳追至瀘水成兵爭濟溺死者千餘人岳以道遠不敢濟而還 溺奴狄翻還從宣翻又如字 遜以岳不窮追大怒鞭之怒甚冠裂而卒遜在州十四年 懷帝永嘉四年遜至寧州至是逾十四年 威行殊俗州人立其子堅行州府事 州寧州府南夷校尉府也 詔除堅寧州刺史 廣州刺史陶侃遣兵救交州未至梁碩拔龍編奪刺史王諒節諒不與碩斷其右臂諒曰死且不避斷臂何為 為于偽翻斷丁管翻 踰旬而卒 六月壬子立妃庾氏為皇后以后兄中領軍亮為中書監 梁碩據交州凶暴失衆心陶侃遣參軍高寶攻碩斬之詔以侃領交州刺史進號征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未幾吏部郎阮放求為交州刺史許之 幾居豈翻 放行至寧浦 廣州記曰漢獻帝建安二十二年吳分鬱林[illegible]晉太康地志曰武帝太康七年改合浦[illegible]寧浦[illegible]翻 遇高寶為寶設饌 為于偽翻饌雛戀翻又[illegible]翻 伏兵殺之寶兵擊放放走得免至州少時病卒 少詩沼翻 考異曰放傳云元帝初中庚氏執政放求為交州下乃云遣高寶平碩還求成帝時以放傳誤 放咸之族子也 阮咸有名於魏晉之間 陳安圍趙征西將軍劉貢於南安休屠王石武自桑城引兵趣上邽以救之 屠直於翻趣七喻翻 與貢合擊安大破之安收餘騎八千走保隴城 騎奇寄翻 秋七月趙主曜自將圍隴城別遣兵圍

上邽，安頻出戰，輒敗。右軍將軍劉幹攻平襄，克之（平襄縣漢屬天水郡晉屬略陽郡），隴上諸縣悉降（降戶江翻下同）。安留其將楊伯支、姜沖兒守隴城，自帥精騎突圍，出奔陝中（陝中在隴城東陝戶夾翻）。曜遣將軍平先等追之。安左揮七尺大刀，右運丈八蛇矛，近則刀矛俱發，輒殪五六人（殪壹計翻）；遠則左右馳射而走。先亦勇捷如飛，與安搏戰三交，奪其蛇矛（三交三合也）。會日暮雨甚，安棄馬與左右匿於山中，趙兵索之，不知所在（索山客翻）。明日，安遣其將石容覘趙兵（覘丑廉翻又丑豔翻），趙輔威將軍呼延青人獲之，拷問安所在（拷苦浩翻擊也），容卒不肯言（卒子恤翻），青人殺之。

雨霽，青人尋其迹，獲安於澗曲，斬之。安善撫將士，與同甘苦，及死，隴上人思之，為作壯士之歌（為于偽翻歌曰隴上壯士有陳安軀幹雖小腹中寬愛養將士同心肝騾驄父馬鐵鍛鞍七尺大刀奮如湍丈八蛇矛左右盤十盪十決無當前戰始三交失蛇矛棄我騾驄竄巖幽為我外援而懸頭西流之水東流河一去不還奈子何）。楊伯支斬姜沖兒，以隴城降；別將宋亭斬趙募，以上邽降。曜徙秦州大姓楊、姜諸族二千餘戶于長安。氐、羌皆送任請降（任音壬質也）。以赤亭羌酋姚弋仲為平西將軍，封平襄公（酋慈由翻）。

帝畏王敦之逼，欲以郗鑒為外援（郗丑之翻），拜鑒兗州刺史、都督揚州江西諸軍事，鎮合肥。王敦忌之，表鑒為尚書令。八月，詔徵鑒（[illegible]）。道

經姑孰，敦與之論西朝人士，曰：「樂彥輔短才耳，考其實，豈勝滿武秋邪！」（時江東謂洛都為西朝樂廣字彥輔滿奮字武秋）鑒曰：「彥輔道韻平淡，愍懷之廢，柔而能正。武秋失節之士，安得擬之！」（事見八十三卷惠帝永康元年滿奮事見八十二卷[illegible]）敦曰：「當是時，危機交急。」鑒曰：「丈夫當死生以之。」敦惡其言，不復相見（惡烏路翻復扶又翻），久留不遣。敦黨皆勸敦殺之，敦不從。鑒還臺，遂與帝謀討敦。

後趙中山公虎帥步騎四萬擊安東將軍曹嶷（帥讀曰率嶷魚力翻），青州郡縣多降之，遂圍廣固（廣固城在[illegible]）。

嶷出降，送襄國，殺之，阬其眾三萬（[illegible]降戶江翻）。虎欲盡殺嶷眾，青州刺史劉徵曰：「今留徵，使牧民也；無民焉牧（焉於虔翻），徵將歸耳！」虎乃留男女七百口配徵，使鎮廣固。

趙主曜自隴上西擊涼州，遣其將劉咸攻韓璞於冀城，呼延晏攻寧羌護軍陰鑒於桑壁（[illegible]），曜自將戎卒二十八萬軍于河上（[illegible]），列營百餘里，金鼓之聲動地，河水為沸。張茂臨河諸戍皆望風奔潰。曜揚聲欲百道俱濟，直抵姑臧，涼州大震。參軍馬岌勸茂親出拒戰，長史氾禕怒，請斬之。岌曰：「氾公糟粕書生，刺舉小才（莊子曰桓公讀書於堂上輪扁[illegible]於堂下問桓公）

曰敢問公所讀者何言也公曰聖人之書也曰聖人在乎曰已死矣曰然則君之所讀者古人之糟粕已夫古之人與其不可傳者死矣陸德明曰糟音遭粕普各翻糟爛爲粕剌者以言傷人衆者之還音凡曜有年矣爲于僞翻下爲明同不思家國大計明公父子欲爲朝廷誅劉曜有年矣，不思家國大計，明公父子欲爲朝廷誅劉曜，今曜自至，遠近之情共觀明公此舉，當立信勇之驗以副秦隴之望，力雖不敵，勢不可以不出。茂曰善。乃出屯石頭。石頭在姑臧城東茂謂參軍陳珍曰：劉曜舉三秦之衆，乘勝席卷而來，言新破陳安乘勝而來席卷下讀曰捲將若之何？珍曰：曜兵雖多，精卒至少，少詩沼翻大抵皆氐羌烏合之衆，恩信未洽，且有山東之虞，與石方勒相距安能捨其腹心之疾，曠日持久，與我爭河西之地邪！若二旬不退，珍請得弊卒數千爲明公擒之。爲于僞翻茂喜，使珍將兵救韓璞。趙諸將爭欲濟河，趙主曜曰：吾軍勢雖盛，然畏威而來者三分有二，中軍疲困，其實難用。果如陳珍所料今但案甲勿動，以吾威聲震之，若出中旬張茂之表不至者，吾爲負卿矣。茂尋遣使稱藩，獻馬牛羊珍寶不可勝紀。使疏吏翻勝音升曜拜茂侍中、都督涼南北秦梁益巴漢隴右西域雜夷匈奴諸軍事、太師、涼州牧，封涼王，加九錫。

楊難敵聞陳安死，大懼，與弟堅頭南奔漢中。趙鎮西將軍劉厚追擊之，大獲而還。趙主曜以大鴻臚田崧爲鎮南大將軍、益州刺史，鎮仇池。難敵送任請降於成，降戶江翻成安北將軍李稚受難敵賂，不送難敵於成都，趙兵退，即遣歸武都。難敵遂據險不服，稚自悔失計，亟請討之。亟紀力翻數也以冀自贖也雄遣稚兄侍中中領軍琀與稚出白水，征東將軍李壽及琀弟玝出陰平，以擊難敵。琀胡男翻玝音午羣臣諫，不聽。難敵遣兵拒之，壽、玝不得進，而琀、稚長驅至下辨。辨步莧翻難敵遣兵斷其歸路，四面攻之，琀、稚深入無繼，皆爲難敵所殺，死者數千人。琀，蕩之長子，長知兩翻下同有才望，雄欲以爲嗣，聞其死，不食者數日。

初，趙主曜長子儉，次子胤。胤年十歲，長七尺五寸，長直亮翻漢主聰奇之，謂曜曰：此兒神氣非義真之比也，義真儉字當以爲嗣。曜曰：藩國之嗣，能守祭祀足矣，不敢亂長幼之序。聰曰：卿之勳德，當世受專征之任，言當世爲之侍專征伐也非它臣之比也，吾當更以一國封義真。乃封儉爲臨海王，立胤爲世子。既長，多力善射，驍捷如風。驍堅堯翻靳準之亂，事見九十卷元帝大興元年沒於黑匿郁鞠部。黑匿郁鞠爲左賢王既歸胤曜嘉其忠款陳安既敗，胤自言於郁鞠，郁鞠大驚，禮而歸之。曜悲喜，謂羣臣曰：義光雖已爲太子，義光曜太子熙字然沖幼儒謹，恐不堪今之多難。義孫故世子也，義孫胤字材器

過人且涉歷艱難吾欲法周文王漢光武以固社稷
而安義光何如（周文王舍伯邑考而立武王漢光武舍長子彊而立明帝）太傅呼
延晏等皆曰陛下為國家無窮之計豈惟臣等賴之
實宗廟四海之慶左光祿大夫卜泰太子太保韓廣
進曰陛下以廢立為是不應更問羣臣若以為疑固
樂聞異同之言（樂音洛）臣竊以為廢太子非也昔文王
定嗣於未立之前則可也光武以母失恩而廢其子
豈足為聖朝之法（朝直遙翻）鄉以東海為嗣未必不如明
帝也胤文武才略誠高絕於世然太子孝友仁慈亦
足為承平賢主況東宮者民神所繫豈可輕動陛下
誠欲如是臣等有死而已不敢奉詔曜默然胤進曰
父之於子當愛之如一今黜熙而立臣臣何敢自安
陛下苟以臣為頗堪驅策豈不能輔熙以承聖業乎
必若以臣代熙臣請效死於此不敢聞命因歔欷流
涕（歔音虛欷許既翻又音希）曜亦以熙羊后所生不忍廢也乃追
諡前妃卜氏為元悼皇后泰即胤之舅也曜嘉其公
忠以為上光祿大夫儀同三司領太子太傅封胤為
永安王拜侍中衛大將軍都督二宮禁衛諸軍事開
府儀同三司錄尚書事（二宮謂曜宮及熙宮也）命熙於胤盡家人
之禮（不以儲副使熙廢兄弟之禮敬）張茂大城姑臧脩靈鈞臺（元帝

太興四年茂築靈鈞臺以閻曾諫而止今復脩之）別駕吳紹諫曰明公所以
修城築臺者蓋懲既往之患耳（謂劉曜來攻也）愚以為苟
恩未洽於人心雖處層臺（處昌呂翻）亦無所益適足以疑
羣下忠信之志失士民繫託之望示怯弱之形啟鄰
敵之謀將何以佐天子（□□）霸諸侯乎願亟罷茲役以息
勞費茂曰亡兄一旦失身於物（茂兄寔為其下所殺事見上卷大興三年）
豈無忠臣義士欲盡節者哉顧禍生不意雖有智勇
無所施耳王公設險勇夫重閉古之道也（易曰王公設險以守其國左傳曰勇夫重閉）
今國家未靖不可以太平之
理責人於屯邅之世也（屯株倫翻邅張連翻）卒為之（卒子恤翻）
王敦從子允之方總角（毛萇曰總角聚兩髦也）敦愛
其聰警常以自隨敦常夜飲允之辭醉先臥敦與錢
鳳謀為逆允之悉聞其言即於臥處大吐（吐土故翻下同）衣
面並汚（汚烏故翻）鳳出敦果照視見允之臥於吐中不復
疑之會其父舒拜廷尉允之求歸省父（省悉景翻）悉
以敦鳳之謀白舒舒與王導俱啟帝陰為之備敦欲
強其宗族陵弱帝室冬十一月徙王含為征東將軍
都督揚州江西諸軍事王舒為荊州刺史監荊州沔
南諸軍事（監工銜翻）王彬為江州刺史 後趙王勒以參
軍樊坦為章武內史（章武……元年分置章武郡……）

入河閭郡唐宋灑州勤見其衣冠弊壞問之坦率然對曰頃爲羯賊所掠資財蕩盡勤笑曰羯賊乃爾無道邪羯居謁翻今當相償坦大懼叩頭泣謝勤賜車馬衣服裝錢三百萬而遣之　是歲越巂斯叟攻成將任回前漢西南夷傳自巂以東北君長以十數徙莋都最大師古曰徙音斯此即斯叟之斯及莋都二國也蜀謂之叟將即亮翻任音壬成主雄遣征南將軍費黑討之費扶沸翻

會稽內史周札一門五侯札封東遷縣侯兄靖子懋清流亭侯懋弟贊武康侯贊弟縉都鄉侯兄玘子勰烏程縣侯凡五侯會工外翻宗族強盛吳士莫與爲比王敦忌之敦有疾錢鳳勸敦早除周氏敦然之周嵩以兄顗之死事見元帝永昌元年斷烏路翻心常憤憤敦無子養王含子應爲嗣嵩嘗於衆中言應不宜統兵敦惡之惡烏路翻嵩與札兄子莚皆爲敦從事中郎會道士李脫以妖術惑衆士民頗信事之莚以然翻

資治通鑑卷第九十二

資治通鑑卷第九十三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充集賢殿修撰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上柱國河內郡開國侯食邑一千三百戶食實封肆伯戶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　敕編集

後學　天台　胡三省　音註

晉紀十五起閼逢涒灘盡強圉大淵獻凡四年

肅宗明皇帝下

太寧二年春正月王敦誣周嵩周莚與李脫謀爲不軌收嵩莚於軍中殺之遣參軍賀鸞就沈充於吳盡殺周札諸兄子進兵襲會稽會工外翻札拒戰而死　後趙將兵都尉石瞻寇下邳彭城取東莞東海東莞縣漢屬琅邪郡莞音官武帝泰始元年分琅邪立東莞郡莞古亮翻劉遐退保泗口泗水注淮之口水經注泗水逕淮陽城東又東南逕角城北而東南流注于淮謂之泗口杜佑曰泗口在今臨淮宿遷縣界司州刺史石生擊趙河南太守尹平於新安斬之新安縣漢屬弘農郡晉屬河南郡式又翻下同掠五千餘戶而歸自是二趙構隙日相攻掠河東弘農之間民不聊生矣河東弘農二郡趙之界也石生寇許潁許昌潁川同是一郡地俘獲萬計攻郭誦于陽翟誦與戰大破之生退守康城魏收志陽翟縣有康城郟縣有大陽城後趙汲郡內史石聰聞生敗馳救之進攻司州刺史李矩潁川太守郭默皆破之　成主雄后任氏無子任音壬

子十餘人雄立其兄蕩之子班爲太子使任后母之
羣臣請立諸子雄曰吾兄先帝之嫡統有奇材大功
事垂克而早世朕常悼之蕩死見八十五卷惠帝太安二年且班仁
孝好學必能負荷先烈太傅驤司徒王達諫曰先王
立嗣必子者所以明定分而防篡奪也好呼到翻荷下可翻
[illegible]分扶問翻宋宣公吳餘祭足以觀矣[illegible]
公羊傳曰宋宣公謂繆公曰以吾愛與夷則不若愛汝以爲社稷宗廟主則與夷不若汝盍終爲君矣宣公死繆公立逐其二子莊公馮與左師勃而致國乎與夷莊公馮弒與夷故君子大居正宋之禍宣公爲之也吳子謁餘祭夷昧與季子同母者四季子弱而才兄弟皆愛之同欲立之以爲君謁曰今若是迮而與季子國季子猶不受也請無與子而與弟弟兄迭爲君而致國乎季子夷昧死則國宜之季子季子使而亡焉僚者長庶也即之季子使反而君之闔廬曰先君之所以不與子國而與弟者凡爲季子故也將從先君之命則國宜之季子如不從先君之命則我宜立者也僚惡得爲君乎於是使專諸刺僚[illegible]守節祭側界翻昧莫曷翻
雄不聽驤退而流涕曰亂自此始矣爲下雄諸子殺班張本
班爲人謙恭下士下遐嫁翻動遵禮度雄每有大議輒令
豫之夏五月甲申張茂疾病執世子駿手泣曰吾
家世以孝友忠順著稱今雖天下大亂汝奉承之不
可失也且下令曰吾官非王命苟以集事豈敢榮之
死之日當以白帢入棺勿以朝服斂是日薨帢苦洽翻朝直
遙翻斂力贍翻愍帝使者史淑在姑臧長安既沒淑無所歸故留姑臧使疏吏翻
左長史汜禕右長史馬謨等汜音凡禕吁韋翻使淑拜駿大

將軍涼州牧西平公赦其境內前趙主曜遣使贈冏
太宰謚曰成烈王拜駿上大將軍涼州牧涼王王
敦疾甚矯詔拜王應爲武衛將軍以自副以王含爲
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驃匹妙翻錢鳳謂敦曰脫有
不諱便當以後事付應邪敦曰非常之事非常人所
能爲[illegible]且應年少少詩照翻
豈堪大事我死之後莫若釋兵散衆歸身朝廷保全
門戶上計也退還武昌收兵自守貢獻不廢中計也
及吾尚存悉衆而下萬一僥倖下計也鳳謂其黨曰
公之下計乃上策也遂與沈充定謀俟敦死即作亂
[illegible]又以宿衛尚多奏令三番
休二初帝親任中書令溫嶠敦惡之惡烏路翻請嶠爲左
司馬嶠乃繆爲勤敬繆靡幼翻詐也綜其府事時進密謀以
附其欲深結錢鳳爲之聲譽每曰錢世儀精神滿腹
嶠素有藻鑑之名錢鳳字世儀[illegible]鳳甚
悅深與嶠結好好呼到翻會丹楊尹缺晉都建康以丹楊太守爲尹[illegible]
嶠言於敦曰京尹咽喉之地咽音煙

公宜自選其才恐朝廷用人或不盡理敦然之問
嶠誰可者嶠曰愚謂無如錢鳳鳳亦推嶠嶠偽辭之
敦不聽六月表嶠為丹楊尹且使覘伺朝廷
嶠恐既去而錢鳳於後間止之因敦餞別嶠
起行酒至鳳鳳未及飲以手版擊鳳幘墜作
色曰錢鳳何人溫太真行酒而敢不飲（太真嶠字）敦以
為醉兩釋之嶠臨去與敦別涕泗橫流出閤復入者
再三行後鳳謂敦曰嶠於朝廷甚密而與庾亮
深交未可信也敦曰太真昨醉小加聲色何得便爾
相讒嶠至建康盡以敦逆謀告帝請先為之備又與

庾亮共畫討敦之謀敦聞之大怒曰吾乃為小物所
欺與司徒導書曰太真別來幾日作如此事當募人
生致之自拔其舌
帝將討敦以問光祿勳應詹詹勸成之
帝意遂決丁卯加司徒導大都督領揚州刺史以溫
嶠都督東安北部諸軍事與右將軍卞敦守石頭
應詹為護軍將軍都督
前鋒及朱雀橋南諸軍事郗鑒行衛將軍都督從駕
諸軍事庾亮領左衛將軍以吏部尚書卞

壼行中軍將軍郗鑒以為軍號無益事實固辭
不受請召臨淮太守蘇峻兗州刺史劉遐同討敦
詔徵峻遐及徐州刺史王邃
豫州刺史祖約廣陵太守陶瞻等入衛京師帝屯于
中堂司徒導聞敦疾篤帥子弟為敦發
哀眾以為敦信死咸有奮志於是尚書騰
詔下敦府列敦罪惡曰敦輒立兄息以自承代
未有宰相繼體而不由王命者也頑

凶相獎無所顧忌志騁凶醜以窺神器天不長姦
敦以隕斃鳳承凶宄彌復煽逆今遣司
徒導等虎旅三萬十道並進平西將軍邃等精銳三
萬水陸齊勢朕親統諸軍討鳳之罪有能殺鳳送首
封五千戶侯諸文武為敦所
授用者一無所問無或猜嫌以取誅滅敦之將士從
敦彌年違離家室朕甚愍之其單
丁在軍皆遣歸家終身不調其餘皆與假三年休訖還臺當與宿衛同例三

既如此是何不早支免於

番謂三番休二也敦見詔甚怒而病轉篤不能自將將舉兵伐京師使記室郭璞筮之璞曰無成敦素疑璞助溫嶠庾亮及聞卦凶乃問璞曰卿更筮吾壽幾何璞曰思向卦明公起事必禍不久若住武昌壽不可測敦大怒曰卿壽幾何曰命盡今日日中敦乃收璞斬之敦使錢鳳及冠軍將軍鄧嶽前將軍周撫等帥衆向京師冠古玩翻帥所類翻王含謂敦曰此乃家事吾當自行於是以含爲元帥帥所類翻鳳等問曰事克之日天子云何敦曰尚未南郊何得稱天子便盡卿兵勢保護東海王及裴妃而已元帝以第二子沖奉東海王越後裴妃越妃也乃上疏以誅姦臣溫嶠等爲名秋七月壬申朔王含等水陸五萬奄至江寧南岸武帝太康二年分秣陵立臨江縣二年更名江寧南岸即秦淮南岸也考異曰王隱晉書及晉春秋皆云二萬今從明帝紀人情恟懼溫嶠移屯水北燒朱雀桁以挫其鋒桁戶剛翻與航同含等不得渡帝欲親將兵擊之聞橋已絕大怒嶠曰今宿衛寡弱徵兵未至若賊豕突危及社稷宗廟且恐不保何愛一橋乎司徒導遺含書曰遺于季翻近承大將軍困篤參閱定名謂之參承洞亂安否謂之或云已有不諱尋知錢鳳大嚴欲肆姦逆謂兄當抑制不逞言當抑制錢鳳等使不得逞其內逆也還藩武昌今乃與犬羊俱下兄之此舉謂可得如大將軍昔年之事乎謂如元帝永昌元年敦克石頭時也昔者佞臣亂朝謂刁協劉隗也朝直遙翻人懷不寧如導之徒心思外濟言思投外以自濟也今則不然大將軍來屯于湖漸失人心君子危怖怖普布翻百姓勞弊臨終之日委重安期安期斷乳幾日又於時望便可襲宰相之迹邪王應字安期自開闢以來頗有宰相以孺子爲之爲于僞翻者乎諸有耳者皆知將爲禪代非人臣之事也謂此皆知其將篡也先帝中興遺愛在民聖主聰明德洽朝野兄乃欲妄萌逆節凡在人臣誰不憤歎導門小大受國厚恩今日之事明目張膽爲六軍之首寧爲忠臣而死不爲無賴而生矣含不答或以爲王含錢鳳衆力百倍苑城小而不固苑城蓋孫氏都秣陵時所築晉置建康於秣陵北南度建都宮苑城以爲宮宜及軍勢未成大駕自出拒戰郗鑒曰羣逆縱逸勢不可當可以謀屈難以力競且含等號令不一抄盜相尋抄楚交翻吏民懲往年暴掠皆人自爲守乘逆順之勢何憂不克且賊無經略遠圖惟恃豕突一戰曠日持久必啓義士之心令智力得展今以此弱力敵彼強寇決勝負於一朝定成敗於呼吸萬一蹉跌蹉七何翻跌徒結翻雖有申胥之徒義存投袂左傳吳人入郢楚大夫申包胥赴秦求救卒以存楚投袂言勢遽也傳曰楚子聞之投袂而起何補於既往哉帝乃止帝帥諸軍出屯南皇堂癸酉夜

募壯士，遣將軍段秀、中軍司馬曹渾等帥甲卒千人渡水，掩其未備。平旦，戰於越城，大破之，斬其前鋒將何康。秀，匹磾之弟也。敦聞含敗，大怒曰：「我兄，老婢耳；門戶衰，世事去矣！」顧謂參軍呂寶曰：「我當力行。」因作勢而起，困乏，復臥。乃謂其舅少府羊鑒及王應曰：「我死，應便即位，先立朝廷百官，然後營葬事。」敦尋卒，應秘不發喪，裹尸以席，蠟塗其外，埋於廳事中，與諸葛瑤等日夜縱酒淫樂。帝使吳興沈楨說沈充，許以為司空。充曰：「三司具瞻之重，豈吾所任！幣厚言甘，古人所畏也。且丈夫共事，終始當同，豈可中道改易，人誰容我乎！」遂舉兵趣建康。宗正卿虞潭以疾歸會稽，聞之，起兵餘姚以討充。帝以潭領會稽內史。前安東將軍劉超、宣城內史鍾雅皆起兵以討充。義興人周蹇殺王敦所署太守劉芳，平西將軍祖約逐敦所署淮南太守任台。沈充帥眾萬餘人與王含軍合，司馬顧颺說充曰：「今舉大事而天子已扼其咽喉，鋒摧氣沮，

相持日久，必致禍敗。今若決破柵塘，因湖水以灌京邑，乘水勢，縱舟師以攻之，此上策也；藉初至之銳，并東西軍之力，十道俱進，眾寡過倍，理必摧陷，中策也；轉禍為福，召錢鳳計事，因斬之以降，下策也。」充皆不能用，颺逃歸于吳。丁亥，劉遐、蘇峻等帥精卒萬人至，帝夜見，勞之，賜將士各有差。沈充、錢鳳欲因北軍初到疲困擊之。乙未夜，充、鳳從竹格渚渡淮，護軍將軍應詹、建威將軍趙胤等拒戰不利，充、鳳至宣陽門，拔柵，將戰，劉遐、蘇峻自南塘橫擊，大破之，赴水死者三千人。遐又破沈充于青溪。尋陽太守周光聞敦舉兵，帥千餘人來赴，既至，求見敦，王應辭以疾。光退曰：「今我遠來而不得見，公其死乎！」遽見其兄撫曰：「王公已死，兄何為與錢鳳作賊！」眾皆愕然。丙申，王含等燒營夜遁。丁酉，帝還宮，大赦，惟敦黨不原。命庾亮督蘇峻等追沈充於吳興，溫嶠督劉遐等追

王含、錢鳳於江寧，分命諸將追其黨與。劉遐軍人頗縱虜掠，嶠責之曰：天道助順，故王含勦絕，（勦，子小翻。）豈可因亂為亂也！遐惶恐拜謝。王含欲奔荊州，王應曰：不如江州。（江州，謂王彬。）含曰：大將軍平素與江州云何，而欲歸之？應曰：此乃所以宜歸也。江州當人彊盛時，能立同異，此非常人所及；今覩困厄，必有愍惻之心。荊州守文，豈能意外行事邪！（[illegible]）含不從，遂奔荊州。王舒遣軍迎之，（[illegible]）沈含父子於江。（沈，持林翻。）王彬聞應當來，密具舟以待之；不至，深以為恨。錢鳳走至闔廬洲，（闔廬洲在江中。[illegible]）周光斬之，詣闕自贖。（考異曰：晉春秋云[illegible]）沈充走失道，誤入故將吳儒家。儒誘充內重壁中，（重，直龍翻。[illegible]）因笑謂充曰：三千戶侯矣！（[illegible]封三千戶侯。）充曰：爾以義存我，我家必厚報汝；若以利殺我，我死，汝族滅矣。儒遂殺之，傳首建康。敦黨悉平。充子勁當坐誅，鄉人錢舉匿之，得免。其後勁竟滅吳氏。有司發王敦瘞，（瘞，於計翻。）出尸，焚其衣冠，跽而斬之，（跽，巨几翻。）與沈充首同懸於南桁。（桁，戶剛翻。）郗鑒言於帝曰：前朝誅楊駿等，（[illegible]）皆先極官刑，後聽私殯。臣以為王誅加於上，私義行於下，宜聽敦家收葬，於義為弘。帝許之。司徒導等皆以討敦功受封。

周撫與鄧嶽俱亡，周光欲資給其兄而取嶽，撫怒曰：我與伯仁同亡，（伯仁，顗字。）何不先斬我！會嶽至，撫出門遙謂之曰：何不速去！今骨肉尚欲相危，況他人乎！嶽廻舟而走，與撫共入西陽蠻中。明年，詔原敦黨，撫、嶽出首，（首，式救翻。）得免死禁錮。故吳內史張茂妻陸氏，傾家產，帥茂部曲為先登以討沈充，報其夫仇。（沈充殺張茂，見上卷元帝永昌元年。）充敗，陸氏詣闕上書，為茂謝不克之責；詔贈茂太僕。（[illegible]）有司奏：王彬等敦之親族，皆當除名。詔曰：司徒導以大義滅親，猶將百世宥之，況彬等皆公之近親乎！悉無所問。有詔：王敦綱紀除名，參佐禁錮。（[illegible]）溫嶠上疏曰：王敦剛愎不仁，忍行殺戮，朝廷所不能制，骨肉所不能諫，處其朝者恒懼危亡，（[illegible]）故人士結舌，道路以目，（[illegible]）誠賢人君子道窮數盡，遵養時晦之辰也。（詩毛氏傳云：遵，率；養，取；晦，昧也。[illegible]）原其私心，豈遑晏處！（[illegible]）如陸玩、劉胤、郭璞之徒，常與臣言，備知之矣。必其贊導凶悖，（悖，蒲內翻。）自當正以典刑；如其枉陷姦黨，謂宜施之寬貸。臣以玩等之誠，聞於聖聽

當受同賊之責，苟默而不言，實有其心，惟陛下仁聖裁之。郗鑒以為先王立君臣之教，貴於伏節死義。王敦佐吏雖多逼迫，然進不能止其逆謀，退不能脫身遠遁，準之前訓，宜加義責。訓以大義責之 帝卒從嶠議。卒子恤翻

冬十月，以司徒導為太保，領司徒，加殊禮。西陽王羕領太尉。羕余亮翻 應詹為江州刺史，劉遐為徐州刺史，代王邃鎮淮陰，蘇峻為歷陽內史，[illegible] 加庾亮護軍將軍，溫嶠前將軍。導固辭不受。應詹至江州，吏民未安，詹撫而懷之，莫不悅服。十二月，涼州將辛晏據枹罕不服。枹罕縣前漢屬金城郡，後漢屬隴西郡，晉[illegible]張軌[illegible]河西[illegible]分[illegible]置[illegible]與郡 枹音膚 張駿將討之，從事劉慶諫曰：霸王之師，必須天時人事相得，然後乃起。辛晏凶狂，安忍其亡可必。殺人而心不矜謂之安忍 [illegible] 奈何以饑年大舉盛寒攻城乎？駿乃止。遣參軍王騭聘於趙。騭之日翻 趙主曜謂之曰：貴州欵誠和好，卿能保之乎？騭曰：不能。侍中徐邈曰：君來結好，而云不能保，何也？好呼到翻 騭曰：齊桓貫澤之盟，憂心兢兢，諸侯不召自至；葵丘之會，振而矜之，叛者九國。[illegible]

趙國之化常如今日，可也；若政教陵遲，尚未能察邇者之變，況鄙州乎？曜曰：此涼州之君子也，擇使可謂得人矣。厚禮而遣之。是歲，代王賀傉始親國政，[illegible] 以諸部多未服，乃築城於東木根山，[illegible] 徙居之。

三年春二月，張駿承元帝凶問，大臨三日。臨力鴆翻 會黃龍見嘉泉，[illegible] 氾禕等請改年以章休祥，駿不許。[illegible] 辛晏以枹罕降，駿復收河南之地。[illegible] 贈故譙王承、甘卓、戴淵、周顗、虞望、郭璞、王澄等官。[illegible] 周札故吏為札訟冤，[illegible] 尚書卞壺議以為札守石頭，開門延寇，[illegible] 不當贈謚。司徒導以為往年之事，敦姦逆未彰，自臣等有識以上，皆所未悟，與札無異。既悟其姦，札便以身許國，尋取梟夷。[illegible] 臣謂宜與周、戴同例。郗鑒以為周、戴死節，周札延寇，事異賞均，何以勸沮？[illegible] 如司徒所云，往年有識以上皆與札無異，則譙王、周、戴皆應受責，何贈謚之有！今三臣既褒，則札宜受貶明矣。[illegible]

札與譙王周戴雖所見有異同皆人臣之節也鑒曰敦之逆謀履霜日久易曰履霜堅冰至緣札開門令王師不振若敦前者之舉義同桓文則先帝可為幽厲邪然卒用導議 [illegible] 贈札衛尉 後趙王勒加宇文乞得歸官爵使之擊慕容廆 [illegible] 廆遣世子皝索頭段國共擊之 [illegible] 以遼東相裴嶷為右翼慕容仁為左翼乞得歸據澆水以拒皝遣兄子悉拔雄拒仁 [illegible] 異曰 [illegible]

仁擊悉拔雄斬之乘勝與皝攻乞得歸大破之乞得歸棄軍走皝仁進入其國城使輕兵追乞得歸過其國三百餘里而還盡獲其國重器畜產以百萬計民之降附者數萬 [illegible] 三月段末柸卒弟牙立

戊辰立皇子衍為太子大赦 趙主曜立皇后劉氏

北羌王盆句除附於趙 [illegible] 後趙將石佗自鴈門出上郡襲之 [illegible] 俘三千餘落獲牛馬羊百餘萬而歸趙主曜遣中山王岳追之曜屯于富平為岳聲援岳與石佗戰於河濱斬之 [illegible]

[illegible] 懷德縣也 後趙兵死者六千餘人岳悉收所虜而歸

楊難敵襲仇池克之執田崧立之於前左右令崧拜崧瞋目叱之曰氐狗安有天子牧伯而向賊拜乎難敵字謂之曰子岱 [illegible] 吾當與子共定大業子忠於劉氏豈不能忠於我乎崧厲色大言曰賊氐汝本奴才何謂大業我寧為趙鬼不為汝臣顧排一人奪其劍前刺難敵不中 [illegible] 難敵殺之

都尉魯潛以許昌叛降于後趙

夏四月後趙將石瞻攻兗州刺史檀斌于鄒山 [illegible] 殺之 後趙西夷中郎將王騰殺并州刺史崔琨上黨內史王眘據并州降趙 [illegible]

五月以陶侃為征西大將軍都督荊湘雍梁四州諸軍事荊州刺史 [illegible] 荊州士女相慶侃性聰敏恭勤終日斂膝危坐軍府眾事檢攝無遺 [illegible] 未嘗少閑常語人曰大禹聖人乃惜寸陰 [illegible] 至於眾人當惜分陰豈可但逸遊荒醉生無益於時死無聞於後是自棄也諸參佐或以談戲廢事者命取其酒器蒱博之具悉投之於江將吏則加鞭扑曰樗蒱者牧豬

奴戲耳晉人多好樗蒱以五木擲之其采有梟犢有雉有盧得盧者勝扑犢卜劍老莊浮華非先王之灋言不益實用君子當正其威儀何有蓬頭跣足自謂宏達邪有奉饋者必問其所由若力作所致雖微必喜慰賜參倍參讀三也若非理得之則切厲訶辱訶虎何切厲罵也還其所饋嘗出遊見人持一把未熟稻侃問用此何為人云行道所見聊取之耳侃大怒曰汝既不佃而戲賊人稻佃亭年翻治田也執而鞭之是以百姓勤於農作家給人足嘗造船其木屑竹頭侃皆令籍而掌之皆令籍記主典掌之人咸不解所以解胡買翻曉也屑也後正會積雪始晴聽事前餘雪猶濕聽讀曰廳乃以木屑布地及桓溫伐蜀又以侃所貯竹頭作丁裝船貯丁呂翻其綜理微密皆此類也

後趙將石生屯洛陽寇掠河南司州刺史李矩潁川太守郭默軍數敗又乏食乃遣使附於趙趙主曜使中山王岳將兵萬五千人趣孟津數所角翻趣七喻翻鎮東將軍呼延謨帥荊司之眾自崤澠而東時荊州仍屬晉司州之地多入後趙劉所得其民願之附中者陂險然而未耳或曰劉聰以洛陽為荊州此所謂荊司之眾也欲會矩默共攻石生岳克孟津石梁二戍此孟津戍蓋置於河陰石梁戍在洛北斬獲五千餘級進圍石生於金墉後趙中山公虎帥步騎四萬入自成皋關與岳戰于洛西岳兵敗中流矢中竹仲翻退保石梁虎作塹柵環之環音宦遏絕內外岳眾飢甚殺馬食之虎又擊呼延謨斬之曜自將兵救岳虎帥騎三萬逆戰趙前軍將軍劉黑擊虎將石聰於八特阪水經註澗水出河南新安縣東南東北流逕函谷東阪東謂之八特阪大破之曜屯于金谷水經註金谷水出太白原東南流歷金谷又東南流逕晉石崇故居有河南界夜軍中無故大驚士卒奔潰乃退屯澠池澠彌兗翻夜又驚潰遂歸長安六月虎拔石梁禽岳及其將佐八十餘人氐羌三千餘人皆送襄國阬其士卒九千人遂攻王騰於并州執騰殺之阬其士卒七千餘人曜還長安素服郊次哭七日乃入城因憤恚成疾恚於避翻郭默復為石聰所敗棄妻子南奔建康李矩將士陰謀叛降後趙矩不能討亦帥眾南歸復扶又翻敗補邁翻帥讀曰率眾皆道亡惟郭誦等百餘人隨之卒於魯陽魯陽縣屬南陽郡矩長史崔宣帥其餘眾二千降于後趙於是司豫徐兗之地率皆入於後趙以淮為境矣

趙主曜以永安王胤為大司馬大單于徙封南陽王置單于臺于渭城單音蟬其左右賢王以下皆以胡羯鮮卑氐羌豪桀為之羯居謁翻

秋七月辛未以尚書令郗鑒為車騎將軍都督徐兗青三州諸軍事兗州刺史鎮廣陵

閏月以尚書左僕射荀崧為光祿大夫錄尚書事尚書

鄧攸為左僕射　右衛將軍虞胤元敬皇后之弟也元帝為琅邪王虞為妃即位追謚曰敬皇后州顧從元帝謚司所敬與左衛將軍南頓
王宗宗汝南王亮之子也俱為帝所親任典禁兵直殿內多聚
勇士以為羽翼王導庾亮皆忌之頗以為言帝待之
愈厚宮門管鑰皆以委之管鍵也鑰關牡也今謂之鎖帝寢疾亮
夜有所表從宗求鑰宗不與叱亮使曰此汝家門戶
邪亮益忿之為下亮殺宗張本　及帝疾篤不欲見人羣
臣無得進者亮疑宗胤及宗兄西陽王羕有異謀排
闥入升御床見帝流涕言羕與宗等謀廢大臣自求
輔政請黜之帝不納羕余亮翻壬午帝引太宰羕司徒導

尚書令卞壼車騎將軍郗鑒護軍將軍庾亮領軍將
軍陸曄按晉制領軍將軍在護軍將軍之上今先書庾亮而陸曄亮以外戚受遺專權故也
丹楊尹溫嶠並受遺詔輔太子更入殿將兵直宿更工衡翻
衛翊逆也復拜壼右將軍亮中書令曄錄尚書事復扶又翻丁
亥降遺詔戊子帝崩年二十七帝明敏有機斷斷丁亂翻故能
以弱制彊誅翦逆臣克復大業己丑太子即皇帝位
生五年矣羣臣進璽進璽於嗣君也璽斯氏翻司徒導以疾不至
卞壼正色於朝曰朝直遙翻王公豈社稷之臣邪大行
在殯嗣皇未立寧是人臣辭疾之時也導聞之輿疾
而至大赦增文武位二等尊庾后為皇太后羣臣以

帝幼沖奏請太后依漢和熹皇后故事言臨朝稱制也太
后辭讓數四乃從之秋九月癸卯太后臨朝稱制以司
徒導錄尚書事與中書令庾亮尚書令卞壼參輔朝
政然事之大要皆決於亮加郗鑒車騎大將軍陸曄
左光祿大夫皆開府儀同三司以南頓王宗為驃騎
將軍驃匹妙翻虞胤為大宗正尚書召樂廣之子謨為郡
中正樂廣南陽人蓋召謨為本郡中正庾珉族人怡為廷尉評漢置廷尉評
平晉卜好尉評謨怡各稱父命不就卞壼奏曰人非無父而
生職非無事而立有父必有命居職必有悔易繫辭曰悔吝
者憂虞之象也有家各私其子則為王者無民君臣之道廢

矣樂廣庾珉受寵聖世身非己有況及後嗣而可專
哉所居之職若順夫羣心則戰戍者之父母皆當命
子以不處也言人莫不愛死若各徇其心則有戰戍之事為父母者皆不欲使其子就死地
也處昌呂翻謨怡不得已各就職　辛丑葬明帝于武平
陵　冬十一月癸巳朔日有食之　慕容廆與段氏
方睦為段牙謀使之徙都牙從之即去令支國人不
樂為于偽翻樂音洛令音郎定翻支音祁段疾陸眷之孫遼欲奪其
位以徙都為牙罪十二月帥國人攻牙殺之帥讀曰率自
立句斷段氏自務勿塵以來日益彊盛其地西接漁陽
東界遼水所統胡晉三萬餘戶控弦四五萬騎騎

州刺史陶侃以寧州刺史王堅不能禦寇是歲表零陵太守南陽尹奉爲寧州刺史以代之先是王遜在寧州（先悉薦翻）蠻酋梁水太守爨量益州太守李逷（以約口梁水太守晉成帝分興古郡立蓋先以授爨量之後始治王官也益州郡蜀漢置蜀更名建寧郡惠帝太安二年分建寧以西七縣別立益州郡懷帝永嘉二年更名晉寧郡此復有益州太守蓋亦以爲位號授爨酋也逷他歷翻）皆叛附於成遜討之不能克奉至州重募徼外夷刺殺量諭降李逷（徼吉弔翻刺七亦翻降戶江翻）州境遂安 代王賀傉卒（傉奴沃翻）弟紇那立

顯宗成皇帝上之上（諱衍字世根明帝長子也謚法安民立政曰成）

咸和元年春二月大赦改元 趙以汝南王咸爲太尉錄尚書事光祿大夫劉綏爲大司徒卜泰爲大司空劉后疾病趙主曜問所欲言劉氏泣曰妾幼鞠於叔父昶（昶丑兩翻鞠養也）願陛下貴之叔父皚之女芳有德色（皚魚開翻）願以備後宮言終而卒曜以昶爲侍中大司徒錄尚書事立芳爲皇后尋又以昶爲太保 三月後趙主勒夜微行檢察諸營衛齎金帛以賂門者求出永昌門候王假欲收捕之從者至乃止（從才用翻）旦召假以爲振忠都尉爵關內侯（振忠都尉趙所置也）勒召記室參軍徐光光醉不至黜爲牙門光侍直有慍色（慍於問翻）勒怒并其妻子囚之（慍色者含怒而見於色也） 夏四月後趙將石生寇汝南執內史祖濟 六月癸亥泉陵公劉遐卒（泉陵縣屬零陵郡）癸酉以車騎大將軍郗鑒領徐州刺史征虜將軍郭默爲北中郎將監淮北諸軍事領遐部曲遐子肇尚幼遐妹夫田防及故將史迭等不樂他屬（樂音洛）共以肇襲遐故位而叛臨淮太守劉矯掩襲遐營（劉遐屯泗口在臨淮下邳之間故矯得以掩襲其營）斬防等遐妻邵續女也驍果有父風（驍古堯翻）遐嘗爲後趙所圍妻單將數騎拔遐出於萬衆之中及田防等欲作亂遐妻止之不從乃密起火燒甲仗都盡故防等卒敗（卒子恤翻）詔以肇襲遐爵（襲爵泉陵公） 司徒導稱疾不朝（朝直遙翻下同）而私送郗鑒卞壼奏導虧法從私無大臣之節請免官雖事寢不行舉朝憚之壼儉素廉絜裁斷切直當官幹實性不弘裕不肯苟同時好（斷丁亂翻好呼到翻）故爲諸名士所少（重之口多輕之少始紹翻）阮孚謂之曰卿常無閑泰如含瓦石不亦勞乎壼曰諸君子以道德恢弘風流相尚執鄙吝者非壼而誰時貴游子弟多慕王澄謝鯤爲放達壼厲色於朝曰悖禮傷教罪莫大焉中朝傾覆實由於此欲奏推之（中朝謂西晉奏推之推按其罪也）王導庾亮不聽乃止 成人討越巂斯叟破之（斯叟事見上卷明帝太寧元年巂音髓）秋七月癸丑觀陽烈侯應詹卒（觀陽縣屬零陵郡吳立） 初

王導輔政以寬和得衆及庾亮用事任法裁物頗失人心豫州刺史祖約自以名輩不後郗卞名爲一時所稱輩以年齒爲等而不豫顧命又望開府復不得晉制四征四鎮大將軍乃得開府約下西將軍耳烏得望開府復扶又翻及諸表請多不見許遂懷怨望及遺詔褒進大臣又不及約與陶侃二人皆疑庾亮刪之刪削除也歷陽內史蘇峻有功於國謂破錢鳳沈充威望漸著有銳卒萬人器械甚精朝廷以江外寄之而峻頗懷驕溢有輕朝廷之志招納亡命衆力日多皆仰食縣官運漕相屬仰牛向翻屬之欲翻稍不如意輒肆忿言亮既疑峻約又畏侃之得衆八月以丹楊尹溫嶠爲

都督江州諸軍事江州刺史鎮武昌尚書僕射王舒爲會稽內史會工外翻以廣聲援又修石頭以備之先脩石頭丹楊尹阮孚以太后臨朝政出舅族謂適以資敵粗義翻所親曰今江東創業尚淺主幼時艱庾亮年少少詩照翻德信未孚以吾觀之亂將作矣遂求出爲廣州刺史孚咸之子也　冬十月立帝母弟岳爲吳王　南頓王宗自以失職怨望宗解兵衛故自以爲失職又素與蘇峻善庾亮欲誅之宗亦欲廢執政御史中丞鍾雅劾宗謀反劾戶概翻胤羊晉翻亮使右衛將軍趙胤收之宗以兵拒戰爲胤所殺貶其族爲馬氏三子綽超演皆廢爲庶人免

太宰西陽王羕降封弋陽縣王大宗正虞胤左遷桂陽太守宗宗室近屬羕先帝保傅羕宗兄弟也宗言以親屬言羕保傅宗叔族事敘官也亮一旦翦黜由是愈失遠近之心宗黨卞闡亡奔蘇峻亮符峻送闡峻保匿不與宗之死也帝不之知久之帝問亮曰常日白頭公何在亮對以謀反伏誅帝泣曰舅言人作賊便殺之人言舅作賊當如何亮懼變色　趙將黃秀等寇酇酇縣漢屬南陽晉分爲順陽郡治所酇音贊順陽太守魏該帥衆奔襄陽帥讀曰率　後趙王勒用程遐之謀營鄴宮使世子弘鎮鄴配禁兵萬人車騎所統五十四營悉配之以驍騎將軍領門臣祭

酒王陽專統六夷以輔之驍堅堯翻中山公虎自以功多無去鄴之意及修三臺遷其家室虎由是怨程遐爲虎殺程遐及弘張本　十一月後趙石聰攻壽春祖約屢表請救朝廷不爲出兵爲于僞翻聰遂寇逡遒阜陵二縣皆屬淮南郡師古曰逡音七旬翻遒音才由翻劉昫曰唐廬州慎縣漢逡遒縣地杜預云殺掠五千餘人建康大震詔加司徒導大司馬假黃鉞都督中外諸軍事以禦之軍于江寧蘇峻遣其將韓晃擊石聰走之導解大司馬朝議又欲作涂塘以遏胡寇祖約曰是棄我也益懷憤恚作涂塘則壽春在塘之外朝直遙翻恚於避翻涂音除　十二月濟岷太守劉闓等晉志濟岷郡

徙其豪將家於襄國…濟岷郡 太康地志無此郡未詳…翻 殺下邳內史夏侯
嘉以下邳叛降于後趙 石瞻攻河南太守
王羨于邾拔之 [illegible] 遷于繹即此城也
彭城內史劉續復據蘭陵石城 魏收地形志蘭陵縣有石城 [illegible] 石瞻攻拔之 後趙王勒以牙門將王波
為記室參軍典定九流始立秀孝試經之制 秀孝試經晉制也後趙至此始行之
張駿畏趙人之逼是歲徙隴西南安民
二千餘家于姑臧又遣使脩好於成以書勸成主雄
去尊號稱藩於晉 使疏吏翻下同好呼到翻去羌呂翻下乃去 雄復書曰
吾過為士大夫所推然本無心於帝王思為晉室元
功之臣掃除氛埃而晉室陵遲德聲不振引領東望
獲來貺情在闇至 言引領望晉此情常在而駿書適至與
有何已已自是聘使相繼
也
二年春正月朱提太守楊術與成將羅恒戰于臺登
兵敗術死 朱提音銖時 夏五月甲申朔日有食之 趙
武衛將軍劉朗帥騎三萬襲楊難敵于仇池弗克 帥讀曰率下同
掠三千餘戶而歸 張駿聞趙兵為後趙所敗
敗補邁翻下同 乃去趙官爵 去羌呂翻 復稱晉大將軍涼州牧遣
武威太守竇濤金城太守張閬武興太守辛巖 惠帝永寧
中張軌表請合秦雍流人於姑臧西北置武興郡 巖字良 揚烈將軍宋輯等帥
衆數萬會韓璞攻掠趙秦州諸郡 帥讀曰率璞時在冀 趙南
陽王劉胤將兵擊之 將即亮翻 屯狄道枹罕護軍辛晏告急
枹音膚 秋駿使韓璞辛巖救之 璞進度沃干嶺 沃干嶺在晉興
郡入夏號東南洮水西北 巖欲速戰璞曰夏末以來日星數有變
數所角翻 不可輕動且曜與石勒相攻胤必不能久與我
相守也與胤夾洮相持七十餘日 水經註洮水逕狄道城西洮土刀翻
冬十月璞遣辛巖督運於金城胤聞之曰韓璞之衆
十倍於吾吾糧不多難以持久今虜分兵運糧天授
我也若敗辛巖璞等自潰乃帥騎三千襲巖于沃干
嶺敗之 敗補邁翻 遂前逼璞營璞衆大潰胤乘勝追奔濟
河攻拔令居 令居縣漢屬金城郡晉置廣武郡令居屬焉令音零 斬首二萬級
進據振武 振武在姑臧東南廣武西北 河西大駭張閬辛晏帥其
衆數萬降趙駿遂失河南之地 庾亮以蘇峻在歷
陽終為禍亂欲下詔徵之訪於司徒導導曰峻猜險
必不奉詔不若且苞容之亮言於朝曰峻狼子野心
終必為亂 左傳楚令尹子文曰諺曰狼子野心是乃狼也其可畜乎朝直遙翻 今日徵
之縱不順命為禍猶淺若復經年不可復制猶七國
之於漢也 漢景帝削吳楚之地吳楚曰今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反疾禍小不削反遲禍大亮以為
比復扶又翻 朝臣無敢難者獨光祿大夫卞壺爭之曰峻
擁彊兵逼近京邑路不終朝 歷陽之與建康一江之隔耳難乃旦翻近其靳

一旦有變，易為蹉跌。易以豉翻。蹉，七何翻。跌，徒結翻。宜深思之。」亮不從。壼知必敗，與溫嶠書曰：「元規召峻意定，庾亮字元規。此國之大事。峻已出狂意，而召之，是更速其禍也。必縱毒蠚以向朝廷。蠚，呼各翻，螫也。朝廷威力雖盛，不知果可擒不？不讀曰否。王公亦同此情。吾與之爭甚懇切，不能如之何。本出足下以為外援，謂以嶠鎮尋陽也。而今更恨足下在外，不得相與共諫止之，或當相從耳。」嶠亦累書止亮，舉朝以為不可，朝，直遙翻。亮皆不聽。峻聞之，遣司馬何仍詣亮曰：「討賊外任，遠近惟命，至於內輔，實非所堪。」亮不許；召北中郎將郭默為後將軍、領屯騎校尉，郭默以[illegible]淮北軍。騎，奇寄翻。司徒右長史庾冰為吳國內史，皆將兵以備峻。冰，亮之弟也。於是下優詔徵峻為大司農，加散騎常侍，位特進，以弟逸代領部曲。峻上表曰：「昔明皇帝親執臣手，使臣北討胡寇。今中原未靖，臣何敢即安！乞補青州界一荒郡，以展鷹犬之用。」復不許。復，扶又翻。峻嚴裝將赴召，猶豫未決。參軍任讓謂峻曰：任，音壬。讓，如字。「將軍求處荒郡而不見許，處，昌呂翻。事勢如此，恐無生路，不如勒兵自守。」阜陵令匡術亦勸峻反，阜陵縣屬淮南郡。晉志闕。阜陵，漢明帝時淪為麻湖，麻湖在今和州歷陽縣西三十里。峻遂不應命。溫嶠聞之，嶠，渠驕翻。即欲帥衆下衛建康，帥，讀曰率。三吳亦欲起義兵；亮並

不聽，而報嶠書曰：「吾憂西陲過於歷陽，西陲，謂陶侃也。足下無過雷池一步也。」雷池即在大雷之東，今池州界。水經注：[illegible]林水西南歷尋陽，分為二水，一水東南流，為雷池，謂大雷口也；一水[illegible]，大雷口在江北舒州界，池口在江南池州界。朝廷遣使諭峻，使，疏吏翻。峻曰：「臺下云我欲反，[illegible]豈得活邪！我寧山頭望廷尉，不能廷尉望山頭。[illegible]往者國家危如累卵，非我不濟；狡兔既死，獵犬理自應烹，[illegible]但當死報造謀者耳！」[illegible]約怨朝廷，乃遣參軍徐會推崇約，請共討庾亮。約大喜。其從子智、衍並勸成之。從，才用翻。譙國內史桓宣謂智曰：「本以強胡未滅，將戮力討之。使君若欲為雄霸，何不助國討峻，則威名自舉。今乃與峻俱反，此安得久乎！」智不從。宣詣約請見，約知其欲諫，拒而不內。內，讀曰納。宣遂絕約，不與之同。約於是赴歷陽，宣將[illegible]。十一月，約遣兄子沛內史渙、女婿淮南太守許柳以兵會峻。其衆營於馬頭山。逖妻，柳之姊也，固諫不從。詔復以卞壼為尚書令、領右衛將軍，以會稽內史王舒行揚州刺史事，[illegible]王舒傳曰：時[illegible]峻[illegible]欲出舒為外援，[illegible]會稽內史，舒以父名會，辭，朝議以字同音異，於[illegible]無嫌，舒復陳音雖異而字同，求換他郡，於是改會字為鄶。吳興太守虞潭督三吳等諸郡軍事。尚書左丞孔坦、司徒司馬丹楊陶回言於王導，請「及峻未至，急斷阜陵，守江西當利諸口，阜陵有麻湖之阻，守當利[illegible]諸口，則峻兵不得渡江。彼少我

衆一戰決矣少詩沼翻若峻未來可往逼其城今不先往峻必先至峻至則人心危駭難與戰矣此時不可失也導然之亮不從十二月辛亥蘇峻使其將韓晃張健等襲陷姑孰取鹽米姑孰臨江渚舟船所湊晉積鹽米於此亮方悔之壬子彭城王雄章武王休叛奔峻雄彭城王釋宣帝弟穆王權之子章武王休義陽王望之孫庚申京師戒嚴假庾亮節都督征討諸軍事以左衛將軍趙胤為歷陽太守使左將軍司馬流將兵據慈湖以拒峻慈湖在姑孰今在太平州當塗縣北六十五里沿江而上過三山廿餘里至漂洲自漂洲過白土磯入慈湖矣以前射聲校尉劉超為左衛將軍侍中褚翜典征討軍事翜色洽翻亮使弟翼以白衣領數百人備石頭丙寅徙琅邪王昱為會稽王吳王岳為琅邪王宣城內史桓彝欲起兵以赴朝廷其長史裨惠姓譜裨姓裨諶之後以郡兵寡弱山民易擾宣城之南山越居之自吳以來屢為寇亂易以鬪亂謂宜且案甲以待之彝厲色曰見無禮於其君者若鷹鸇之逐鳥雀左傳魯大夫臧文仲之言今社稷危逼義無宴安辛未彝進屯蕪湖韓晃擊破之因進攻宣城宣城郡治宛陵縣宣城別為縣賢曰宣城故城在今宣州南陵縣東彝退保廣德何承天曰廣德漢舊縣沈約曰二漢志並無疑是吳所立屬宣城郡輿地志後漢置廣德縣晉并入宣城今廣德軍是也晃大掠諸縣而還還從宣翻又如字徐州刺史郗鑒欲帥所領赴難帥讀曰率難乃旦翻詔以北寇不許是歲後趙中山公虎擊代王紇那戰于句注陘北張守節曰句注山在代州鴈門縣西北三十里據杜佑說陘嶺在鴈門東陘關西陘也句注即其地也紇那兵敗徙都大甯以避之大甯縣前漢屬上谷郡後漢曰廣甯晉武帝太康中分置廣甯郡代王翳槐翳於計翻居於其舅賀蘭部紇那遣使求之賀蘭大人藹頭擁護不遣紇那與宇文部共擊藹頭不克

資治通鑑卷第九十三

資治通鑑卷第九十四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充集賢殿修撰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上柱國河內郡開國侯食邑一千三百戶食實封肆伯戶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　敕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晉紀十六 起著雍困敦盡重光單閼凡四年

顯宗成皇帝上之下

咸和三年春正月，溫嶠入救建康，軍于尋陽。自武昌東下軍于尋陽

韓晃襲司馬流於慈湖，流素懦怯，將戰，食炙不知口處，兵敗而死。炙，之夜翻。

丁未，蘇峻帥祖渙、許柳等眾二萬人，濟自橫江，登牛渚，軍于陵口。牛渚山在今太平州當塗縣北三十里，山下有磯，津渡之處，與和州橫江渡相對。陵口當在牛渚山東。

臺兵禦之，屢敗。二月，庚戌，峻至蔣陵覆舟山。陶回謂庾亮曰：「峻知石頭有重戍，不敢直下，必向小丹楊南道步來，宜伏兵邀之，可一戰擒也。」亮不從。峻果自小丹楊來，迷失道，夜行，無復部分。分，扶問翻。亮聞，乃悔之。朝士以京邑危逼，多遣家人入東避難，建康以吳、會為東。難，乃旦翻。左衛將軍劉超獨遷妻孥入居宮內。孥，音奴。

詔以卞壼都督大桁東諸軍事，與侍中鍾雅帥郭默、趙胤等軍及峻戰于西陵，壼等大敗，死傷以千數。丙辰，峻攻青溪柵，卞壼帥諸軍拒擊，不能禁。峻因風縱火，燒臺省及諸營寺署，一時蕩盡。壼背癰新愈，創猶未合，力疾帥左右苦戰而死；二子眕、盱隨父後，亦赴敵而死。其母撫尸哭曰：「父為忠臣，子為孝子，夫何恨乎！」丹楊尹羊曼勒兵守雲龍門，與黃門侍郎周導、廬江太守陶瞻皆戰死。庾亮帥眾將陳于宣陽門內，未及成列，士眾皆棄甲走。亮與弟懌、條、翼及郭默、趙胤俱奔尋陽。將行，顧謂鍾雅曰：「後事深以相委。」雅曰：「棟折榱崩，誰之咎也！」亮曰：「今日之事，不容復言。」亮乘小船，亂兵相剝掠，亮左右射賊，誤中柁工，應弦而倒。船上咸失色欲散，亮不動，徐曰：「此手何可使著賊！」眾乃安。峻兵入臺城，司徒導謂褚翜曰：「至尊當御正殿，君可啟令速出。」翜即入

閤躬自抱帝登太極前殿（[illegible]）導及光祿大夫陸曄荀崧尚書張闓共登御床擁衛帝（闓，苦亥翻）以劉超為右衛將軍（晉志：文帝初置中衛，及武帝受命，分為左右衛，以羊琇為左，趙序為右）使與鍾雅褚翜侍立左右太常孔愉朝服守宗廟（朝，直遙翻）時百官奔散殿省蕭然峻兵既入叱褚翜令下翜正立不動呵之曰蘇冠軍來覲至尊（峻先以討沈充功為冠軍將軍，故稱之。冠，古玩翻）軍人豈得侵逼由是峻兵不敢上殿（上，時掌翻）突入後宮宮人及太后左右侍人皆見掠奪峻兵驅役百官光祿勳王彬等皆被捶撻（捶，止蘂翻）令負擔登蔣山（蔣山即鍾山，在今上元縣東北十八里。輿地志曰：古曰金陵山，縣名因此。又名蔣山，漢末秣陵尉蔣子文討賊戰死於此，吳大帝為立廟，子文祖諱鍾，因改曰蔣山）裸剝士女（裸，郎果翻）皆以壞席苫草自鄣無草者坐地以土自覆哀號之聲震動內外（覆，敷救翻。號，戶刀翻。下同）初姑孰既陷尚書左丞孔坦謂人曰觀峻之勢必破臺城自非戰士不須戎服及臺城陷戎服者多死白衣者無他時官有布二十萬匹金銀五千斤錢億萬絹數萬匹它物稱是（言它物與布金銀錢雜相稱也。稱，尺證翻）峻盡費之太官惟有燒餘米數石以供御膳或謂鍾雅曰君性亮直必不容於寇讎盍早為之計雅曰國亂不能匡君危不能濟各遁逃以求免何以為臣丁巳峻稱詔

大赦惟庾亮兄弟不在原例（[illegible]赦之例）以王導有德望猶使以本官居己之右祖約為侍中太尉尚書令峻自為驃騎將軍錄尚書事（驃，匹妙翻）許柳為丹楊尹馬雄為左衛將軍祖渙為驍騎將軍（驍，堅堯翻）弋陽王羕詣峻稱述峻功峻復以羕為西陽王太宰錄尚書事（[illegible]）峻遣兵攻吳國內史庾冰（上卷咸和元年，[illegible]以冰為吳國內史）冰不能禦棄郡奔會稽（會，工外翻）至浙江峻購之甚急吳鈴下卒引冰入船以蘧篨覆之吟嘯鼓枻泝流而去（[illegible]）每逢邏所（[illegible]）輒以杖叩船曰何處覓庾冰庾冰正在此人以為醉不疑之冰僅免峻以侍中蔡謨為吳國內史溫嶠聞建康不守號慟（號，戶刀翻）人有候之者悲哭相對庾亮至尋陽宣太后詔以嶠為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又加徐州刺史郗鑒司空（郗，丑之翻）嶠曰今日當以滅賊為急未有功而先拜官將何以示天下遂不受嶠素重亮亮雖奔敗嶠愈推奉之分兵給亮 後趙大赦改元太和（[illegible]）三月丙子庾太后以憂崩（[illegible]）蘇峻南屯于湖 夏四月後趙將石堪攻宛南陽太守王國降之（宛，於元翻。降，戶江翻）遂進攻祖約

淮上。約將陳光起兵攻約，約左右閻禿貌類約，（禿吐谷翻）光謂爲約而擒之。約踰垣獲免，光奔後趙。壬申，葬明穆皇后于武平陵。庾亮、溫嶠將起兵討蘇峻，而道路斷絕，不知建康聲聞。（聞音問）會南陽范汪至尋陽，言峻政令不壹，貪暴縱橫，（橫戶孟翻）滅亡已兆，雖彊易弱，（易以豉翻）朝廷有倒懸之急，宜時進討。嶠深納之。亮辟汪參護軍事。亮、嶠互相推爲盟主，嶠從弟充曰：（從才用翻。考異曰晉春秋作從兄，今從晉書嶠傳）陶征西位重兵彊，（侃時爲征西大將軍督荊湘雍梁七州軍事）宜共推之。嶠乃遣督護王愆期詣荊州邀陶侃與之同赴國難，（難乃旦翻）侃猶以不豫顧命爲恨，（事見上卷成帝咸和元年）答曰：吾疆埸外將，不敢越局。（謂內外有局分，不敢踰越也）嶠屢說，不能回。（說輸芮翻）乃順侃意，遣使謂之曰：仁公且守，（魏晉以來稱宰輔爲明公，今嶠呼侃爲仁公，蓋取天下歸仁之義，言官之征伐皆歸重於侃也。使，疏吏翻，下同）僕當先下。使者去已二日，平南參軍滎陽毛寶（嶠爲平南將軍，以寶爲參軍）別使還，聞之，（還從宣翻，又如字）說嶠曰：凡舉大事，當與天下共之。師克在和，不宜異同。（左傳楚鬭廉曰：師克在和，不在衆也）假令可疑，猶當外示不覺，況自爲攜貳邪！宜急追信改書，（信即使也）言必應俱進；若不及前信，當更遣使。嶠意悟，即追使者改書；侃果許之，遣督護龔登帥兵詣嶠。（帥讀曰率）嶠有衆七千，於是列

書（以侃爲盟主，與亮、嶠列名上之尚書也。上，時掌翻）陳祖約、蘇峻罪狀，移告征鎮，灑泣登舟。陶侃復追龔登還。嶠遺侃書曰：夫軍有進而無退，可增而不可減。近已移檄遠近，言於盟府，（盟府謂侃府也，侃爲盟主，故稱爲盟府。復扶又翻。遺于季翻）刻後月半大舉，諸郡軍並在路次，惟須仁公軍至，便齊進耳。仁公今召軍還，疑惑遠近，成敗之由，將在於此。僕才輕任重，實憑仁公篤愛，遠稟成規；至於首啓戎行，（行戶剛翻。詩：元戎十乘，以先啓行）不敢有辭。僕與仁公如首尾相衛，脣齒相依也。恐或者不達高旨，將謂仁公緩於討賊，此聲難追。僕與仁公並受方嶽之任，安危休戚，理旣同之。且自頃之顧，綢繆往來，情深義重，（綢除留翻，繆莫浮翻）一旦有急，亦望仁公悉衆見救，況社稷之難乎！今日之憂，豈惟僕一州，文武莫不翹企。（言首企足以望侃。兵之難，乃旦翻）假令此州不守，約、峻樹置官長於此，（此謂江州也。長知兩翻）荊楚西逼彊胡，東接逆賊，因之以饑饉，將來之危，乃當甚於此州之今日也。仁公進當爲大晉之忠臣，參桓文之功；退當以慈父之情，雪愛子之痛。（謂侃子瞻爲峻所殺）今約、峻凶逆無道，痛感天地，人心齊壹，咸皆切齒。今之進討，若以石投卵耳；苟復召兵還，是爲敗於幾成也。（復扶又翻。幾居希翻）願深察所陳！王愆期謂侃曰：蘇峻，豺狼也，如得遂

志。四海雖廣，寧有容足之地乎！侃深感悟，即戎服登舟，瞻喪至不臨，（[illegible]）晝夜兼道而進。郗鑒在廣陵，城孤糧少，逼近胡寇，（[illegible]）人無固志；得詔書，即流涕誓衆，入赴國難，將士爭奮。（[illegible]）遣將軍夏侯長等間行，謂溫嶠曰：「或聞賊欲挾天子東入會稽，當先立營壘，屯據要害，既防其越逸，又斷賊糧運，（[illegible]）然後清野堅壁以待賊。賊攻城不拔，野無所掠，東道既斷，糧運自絕，必自潰矣。」嶠深以為然。（[illegible]）五月，陶侃帥衆至尋陽。議者咸謂侃欲誅庾亮以謝天下；亮甚懼，用溫嶠計，詣侃拜謝。侃驚，止之曰：「庾元規乃拜陶士行邪！」（陶侃字士行）亮引咎自責，風止可觀，侃不覺釋然曰：「君侯脩石頭以擬老子，（見上卷咸和元年）今日反見求邪！」即與之談宴終日，遂與亮、嶠同趣建康。（[illegible]）戎卒四萬，旌旗七百餘里，鉦鼓之聲，震於遠近。蘇峻聞西方兵起，用參軍賈寧計，自姑孰還據石頭，分兵以拒侃等。乙未，峻逼遷帝於石頭，司徒導固爭不從。帝哀泣升車，宮中慟哭。時天大雨，道路泥濘，（[illegible]）劉超、鍾雅步侍左右。峻給馬，不肯乘，而悲哀慷慨。峻聞而惡之，然未敢殺，以其親信許方等補司馬督、殿中監，外託宿

衛，內實防禦超等。峻以倉屋為帝宮，日來帝前肆醜言。劉超、鍾雅與右光祿大夫荀崧、金紫光祿大夫華恒、（[illegible]）尚書荀邃、侍中丁潭侍從不離帝側。（[illegible]）時饑饉米貴，峻問遺，超一無所受，繾綣朝夕，（[illegible]）臣節愈恭；雖居幽厄之中，超猶啟帝授孝經、論語。峻使左光祿大夫陸曄守留臺，逼近居民盡聚之後苑，使匡術守苑城。尚書左丞孔坦奔陶侃，侃以為長史。初，蘇峻遣尚書張闓權督東軍，司徒導密令以太后詔諭三吳吏士，（[illegible]）使起義兵救天子。會稽內史王舒以庾冰行奮武將軍，使將兵一萬，西渡浙江。（[illegible]）於是吳興太守虞潭、吳國內史蔡謨、前義興太守顧衆等皆舉兵應之。潭母孫氏謂潭曰：「汝當捨生取義，勿以吾老為累！」（[illegible]）盡遣其家僮從軍，鬻其環珮以為軍資。謨以庾冰當還舊任，即去郡以讓冰。蘇峻聞東方兵起，遣其將管商、張健、弘徽等拒之；虞潭等與戰，互有勝負，未能得前。陶侃、溫嶠軍于茄子浦；（[illegible]）以南兵習水，蘇峻兵便步，（[illegible]）

（艦之兵便步，謂便於步戰。）令將士有上岸者死。（上，時掌翻。）會峻送米萬斛饋祖約，約遣司馬桓撫等迎之。毛寶帥千人為嶠前鋒，（帥，讀曰率。下同。）告其眾曰：「兵法，軍令有所不從，豈可視賊可擊，不上岸擊之邪！」乃擅往襲撫，悉獲其米，斬獲萬計，約由是飢乏。嶠表寶為廬江太守。陶侃表王舒監浙東軍事，虞潭監浙西軍事，（監，工銜翻。）郗鑒都督揚州八郡諸軍事，令舒、潭皆受鑒節度。鑒帥眾渡江，與侃等會于茄子浦；（茄，求加翻。茄，菜名，子可食。[illegible]）雍州刺史魏該亦以兵會之。（雍，於用翻。）丙辰，侃等舟師直指石頭，至于蔡洲；侃屯查浦，（蔡洲在石頭西岸。查浦在石頭南。）嶠屯沙門浦。峻登烽火樓，望見士眾之盛，有懼色，謂左右曰：「吾本知溫嶠能得眾也。」庾亮遣督護王彰擊峻黨張曜，反為所敗。亮送節傳以謝侃，（敗，補邁翻。傳，株戀翻。）侃答曰：「古人三敗，（謂曹沫也。）君侯始二；當今事急，不宜數爾。」（言不宜數數如此。數，所角翻。）亮司馬陳郡殷融詣侃謝曰：「將軍為此，非融等所裁。」王彰至曰：「彰自為之，將軍不知也。」侃曰：「昔殷融為君子，王彰為小人；今王彰為君子，殷融為小人。」宣城內史桓彝聞京城不守，慷慨流涕，進屯涇縣。（彝，戶關翻。慷，苦廣翻。慨，苦溉翻。涇縣，漢屬丹陽郡。）時州郡多遣使降蘇峻，裨惠寬

勸彝宜且與通使，以紓交至之禍。（紓，緩也。交至之禍，言州郡多降峻，兵將四合而交至也。使，疏吏翻。）彝曰：「吾受國厚恩，義在致死，焉能忍恥與逆臣通問！（焉，於虔翻。）如其不濟，此則命也。」彝遣將軍俞縱守蘭石。（蘭石在涇縣東北。）峻遣其將韓晃攻之。縱將敗，左右勸縱退軍。縱曰：「吾受桓侯厚恩，當以死報。吾之不可負桓侯，猶桓侯之不負國也。」遂力戰而死。晃進軍攻彝。六月，城陷，執彝，殺之。諸軍初至石頭，即欲決戰。陶侃曰：「賊眾方盛，難與爭鋒，當以歲月，智計破之。」既而屢戰無功，監軍部將李根請築白石壘，（是時置監軍部將。李根蓋都督軍事部將也。白石壘在石頭東北，[illegible]。）侃從之，夜築壘，至曉而成。（白石在石頭城北，去城十里，有大壘，[illegible]。）聞峻軍嚴聲，（嚴，[illegible]軍，擊鼓之聲。）諸將咸懼其來攻。孔坦曰：「不然。若峻攻壘，必須東北風急，令我水軍不得往救；今天清靜，賊必不來。所以嚴者，必遣軍出江乘，掠京口以東矣。」已而果然。侃使庾亮以二千人守白石，峻帥步騎萬餘四面攻之，不克。（帥，讀曰率。）王舒、虞潭等數與峻兵戰，不利。（數，所角翻。）孔坦曰：「本不須召郗公，遂使東門無限。今宜遣還，雖晚，猶勝不也。」（言雖遣之還晚，猶勝於不遣還也。）侃乃令鑒與後將軍郭默還據京口，立大業、曲阿、庱亭三壘以分峻之兵勢，（曲阿，秦雲陽縣也，前漢屬會稽郡，後漢屬吳郡，晉屬

廣陵郡大業里名在此阿丁度曰麥 在吳興夌丑郡[illegible] 役郭門之

大業壬辰魏該卒祖約遣祖渙桓撫襲湓口 湓口在尋陽今

江州德化縣西一里有湓浦 陶侃聞之將自擊之毛寶曰義軍恃

公公不可動寶請討之侃從之渙撫過皖因攻譙國

內史桓宣 [illegible] 寶往救之為渙撫所敗 敗補邁翻

箭貫寶髀 [illegible] 寶使人蹋鞍拔箭血流滿鞾 鞾許戈翻

[illegible] 還擊渙撫破走之宣乃得出歸于溫嶠寶進攻

祖約軍于東關 [illegible] 拔合肥戍會嶠召之復歸石頭祖約

諸將陰與後趙通許為內應後趙將石聰石堪引

兵濟淮攻壽春秋七月約眾潰奔歷陽聰等虜壽春

二萬餘戶而歸後趙中山公虎帥眾四萬自軹關

西入擊趙河東 軹關在河內軹縣帥讀曰率 應之者五十餘縣遂

進攻蒲阪趙主曜遣河間王述發氐羌之眾屯秦州

以備張駿楊難敵自將中外精銳水陸諸軍以救蒲

阪自衛關北濟 晉書地理志[illegible] 虎懼引退曜追之八

月及於高候 杜佑曰[illegible] 與虎戰大破之斬石

瞻枕尸二百餘里 [illegible] 收其資仗億計虎奔朝歌 [illegible]

[illegible] 曜濟自大陽 大陽[illegible] 攻石生于金墉決千

[illegible]

金堨以灌之 [illegible] 分遣諸將攻汲郡河內後趙滎陽

太守尹矩野王太守張進等皆降之 野王縣自漢以來屬河內郡[illegible]

[illegible] 襄國大震張駿治兵欲乘虛襲長安

理曹郎中索詢諫曰 [illegible] 劉曜雖東

征其子胤守長安未易輕也 [illegible] 借使小有所獲

彼若釋東方之圖還與我校禍難之期未可量也 難乃旦翻

[illegible] 駿乃止蘇峻腹心路永匡術賈寧聞祖約

敗恐事不濟勸峻盡誅司徒導等諸大臣更樹腹心

[illegible] 峻雅敬導不許永等更貳於峻 [illegible] 導使

參軍袁耽潛誘永使歸順 [illegible] 九月戊申導攜二子

與永皆奔白石耽渙之曾孫也 [illegible] 陶侃溫嶠等

與蘇峻久相持不決峻分遣諸將東西攻掠所向多

捷人情恟懼 恟許拱翻 朝士之奔西軍者皆曰峻狡黠有

膽決其徒驍勇所向無敵 [illegible] 若天討有

罪則峻終滅亡止以人事言之未易除也溫嶠怒曰

諸君怯懦乃更譽賊 [illegible] 及累戰不勝嶠亦憚

之嶠軍食盡貸於陶侃 [illegible] 侃怒曰使君前云不

憂無良將及兵食惟欲得老僕為主耳今數戰皆北

良將安在荊州接胡蜀二虜當備不虞若復無食 復扶又翻

僕便欲西歸更思良算徐來殄賊不為晚也嶠曰

凡師克在和古之善教也光武之濟昆陽 [illegible]

曹公之拔官渡（吳六十三卷漢獻帝建安五年），以寡敵眾，仗義故也。峻約小豎，凶逆滔天，何憂不滅！峻驟勝而驕，自謂無前，今挑之戰（挑，徒了翻），可一鼓而擒也。柰何捨垂立之功，設進退之計乎！且天子幽逼，社稷危殆，乃四海臣子肝腦塗地之日。嶠等與公並受國恩，事若克濟，則臣主同祚；如其不捷，當灰身以謝先帝耳。今之事勢，義無旋踵，譬如騎虎，安可中下哉！公若違眾獨返，人心必沮；沮眾敗事，義旗將迴指於公矣。」毛寶言於嶠曰：「下官能留陶公。」乃往說侃曰（說，輸芮翻）：「公本應鎮蕪湖，為南北勢援；前

既已下，勢不可還。且軍政有進無退，非直整齊三軍，示眾必死而已，亦謂退無所據，終至滅亡。往者杜弢非不彊盛，公竟滅之（見八十九卷愍帝建興三年。弢，土刀翻），何至於峻獨不可破邪！賊亦畏死，非皆勇健，公可試與寶兵，使上岸斷賊資糧（上，時掌翻。斷，丁管翻）；若寶不立效，然後公去，人心不恨矣。」侃然之，加寶督護而遣之。竟陵太守李陽說侃曰（惠帝元康九年，分江夏西界立竟陵郡）：「今大事若不濟，公雖有粟，安得而食諸！」侃乃分米五萬石以餉嶠軍。毛寶燒峻句容、湖孰積聚（句容縣屬丹楊郡），峻軍乏食，侃遂留不去。張健、韓晃等急攻大業，壘中乏水，人飲糞汁。郭默

懼，潛突圍出外，留兵守之。郗鑒在京口，軍士聞之，皆失色。參軍曹納曰：「大業，京口之扞蔽，一旦不守，則賊兵徑至，不可當也。請還廣陵以俟後舉。」鑒大會僚佐，責納曰：「吾受先帝顧託之重，正復捐軀九泉，不足報塞（塞，悉則翻），今彊寇在近，眾心危逼，君腹心之佐，而生長異端（長，知兩翻），當何以帥先義眾，鎮壹三軍邪！」將斬之，久乃得釋。陶侃將救大業，長史殷羨曰：「吾兵不習步戰，救大業而不捷，則大事去矣；不如急攻石頭，則大業自解。」侃從之。羨，融之兄也。庚午，侃督水軍向石頭，庾亮、溫嶠、

趙胤帥步兵萬人從白石南上，欲挑戰。峻將八千人逆戰（上，時掌翻。挑，徒了翻），遣其子碩及其將匡孝分兵先薄趙胤軍，敗之（薄，伯各翻）。峻方勞其將士（勞，力到翻），乘醉望見胤走，曰：「孝能破賊，我更不如邪！」因舍其眾，與數騎北下突陳，不得入（陳，讀曰陣），將回趨白木陂，馬躓（白木陂在石頭東），侃部將彭世、李千等投之以矛，峻墜馬，斬首，臠割之，焚其骨，三軍皆稱萬歲。餘眾大潰。峻司馬任讓等共立峻弟逸為主，閉城自守。溫嶠乃立行臺，布告遠近，凡故吏二千石以下，皆令赴臺。於是至者雲集。韓晃聞

峻死引兵趣石頭管商弘徽攻庱亭壘督護李閎輕
車長史滕含擊破之輕車長史輕車將軍長史也含脩之孫也商
走詣庾亮降降戶江翻餘衆皆歸張健冬十一月後趙
王勒欲自將救洛陽將即亮翻僚佐程遐等固諫曰劉曜
懸軍千里勢不支久大王不宜親動動無萬全勒大
怒按劍叱遐等出乃赦徐光光被囚見上卷咸和元年召而謂之
曰劉曜乘一戰之勝圍守洛陽庸人之情皆謂其鋒
不可當曜帶甲十萬攻一城而百日不克師老卒怠
以我初銳擊之可一戰而擒也若洛陽不守曜必送
死冀州後趙都襄國冀州之地自河已北席卷而來卷讀曰捲下同吾

事去矣程遐等不欲吾行卿以爲何如對曰劉曜乘
高候之勢不能進臨襄國更守金墉此其無能爲可
知也以大王威略臨之彼必望旗奔敗平定天下在
今一舉不可失也勒笑曰光言是也乃使內外戒嚴
有諫者斬命石堪石聰及豫州刺史桃豹等各統見
衆會滎陽見賢遍翻中山公虎進據石門水經注[illegible]
石爲門以遏浚儀渠口謂之石門[illegible]勒自統步騎四萬趣
金墉濟自大堨水經注石勒襲劉曜於金墉出延津以河冰泮爲神靈之助號是處爲靈昌津勒謂徐光曰曜盛兵成皋關上策也
騎奇寄翻[illegible]堨烏葛翻
阻洛水其次也坐守洛陽此成擒耳十二月乙亥後

列明手 連机二 辛何 見[illegible]

趙諸軍集于成皋步卒六萬騎二萬七千勒見趙無
守兵大喜舉手指天復加額曰天也復扶又翻[illegible]卷甲銜枚
詭道兼行出于鞏訾之間鞏縣西[illegible]曰趙主曜專與嬖臣飲博不撫
士卒左右或諫曜怒以爲妖言斬之嬖卑義翻又博計翻
聞勒已濟河始議增滎陽戍杜黃馬關水經注黃馬坂在成皋縣
河水逕其北[illegible]之淺馬關俄而洛水候者與後趙前鋒交戰擒羯
送之曜問大胡自來邪其衆幾何羯曰王自來軍勢
甚盛羯居謁翻曜色變使攝金墉之圍攝收也陳于洛西陳讀曰陣
[illegible]下同衆十餘萬南北十餘里勒望見益喜謂左右

曰可以賀我矣勒帥步騎四萬入洛陽城帥讀曰率己卯
中山公虎引步卒三萬自城北而西攻趙中軍石堪
石聰等各以精騎八千自城西而北擊趙前鋒大戰
于西陽門西陽門即洛城宣陽門也城西面南頭第一門或曰西陽門即西面第二門也
勒躬貫甲冑出自閶闔門夾擊之閶闔門洛城西面北頭門曜少
而嗜酒少詩照翻末年尤甚將戰飲酒數斗常乘赤馬無
故跼頓跼渠玉翻跼不能伸也頓首[illegible]乃乘小馬比出復
飲酒斗餘比必寐翻復扶又翻下同至西陽門撝陳就平石堪因
而乘之趙兵大潰曜昏醉退走馬陷石渠墜于冰上
被瘡十餘通中者三中竹仲翻爲堪所執勒遂大破趙

斬首五萬餘級。下令曰：所欲擒者一人耳。今已獲之，其敕將士抑鋒止銳，縱其歸命之路。曜見勒曰：石王，頗憶重門之盟否（水經註重門城在河內共縣故城西北一十里此盟當在懷帝永嘉四年同屠河內之時重直龍翻）。勒使徐光謂之曰：今日之事，天使其然，復云何邪（復扶又翻）。乙酉，勒班師，使征東將軍石邃將兵衛送曜。邃，虎之子也。曜瘡甚，載以馬輿，使醫李永與同載。己亥，至襄國，舍曜於永豐小城，給其妓妾，嚴兵圍守（守式又翻）。遣劉岳、劉震等從男女盛服以見之（岳被禽見上卷太寧三年），曜曰：吾謂卿等久為灰土，石王仁厚，乃全宥至今邪。我殺石佗（見上卷大興二年），愧之多矣，今日之禍，自其分耳（分扶問翻）。留宴終日而去。勒使曜與其太子熙書，諭令速降（降戶江翻），曜但敕熙與諸大臣匡維社稷，勿以吾易意也。勒見而惡之（惡烏路翻），久之，乃殺曜。

是歲，成漢王驤卒（成封李驤為漢王），其子征東將軍壽以喪還成都。成主雄以壽為征北將軍、梁州刺史，代壽屯晉壽（古梓潼郡）。

四年春正月，光祿大夫陸曄及弟尚書左僕射玩說匡術以苑城附于西軍，百官皆赴之，推曄督宮城軍事。陶侃命毛寶守南城，鄧岳守西城（南城石頭城之南西城石頭城之西也）。右衛將軍劉超、侍中鍾雅與建康令管旆等謀奉帝

出赴西軍。蘇逸使其將任讓將兵入宮收超、雅。帝抱持悲泣曰：還我侍中、右衛。讓奪而殺之。初，讓少無行，太常華恒為本州大中正，黜其品。及讓為蘇峻將，勢多所誅殺，見恒輒拜敬，不敢縱暴。及鍾、劉之死，蘇逸欲并殺恒，讓盡心救衛，恒乃得免。冠軍將軍趙胤遣將甘苗擊祖約于歷陽。戊辰，約夜帥左右數百人奔後趙，其將牽騰帥眾出降。蘇逸、蘇碩、韓晃并力攻臺城，焚太極東堂及祕閣。毛寶登城，射殺數十人。晃謂寶曰：君名勇果，何不出鬭。寶曰：君名健將，何不入鬭。晃笑而退。趙太子熙聞趙主曜被擒，大懼，與南陽王胤謀西保秦州。尚書胡勳曰：今雖喪君，境土尚完，將士不叛，且當并力拒之，力不能拒，走未晚也。胤怒，以為沮眾，斬之，遂帥百官奔上邽。諸征鎮亦皆棄所守從之，關中大亂。將軍蔣英、辛恕擁眾數十萬據長安，遣使降于後趙。後趙遣石生帥洛陽之眾赴之。二月丙戌，諸軍攻石頭。建威長史滕含擊蘇逸，大破之。蘇碩帥驍勇數百渡淮而戰

（[illegible]）溫嶠擊斬之。韓晃等懼，以其衆就張健於曲阿，門隘不得出，更相蹈藉，（[illegible]）死者萬數。西軍獲蘇逸，斬之。滕含部將曹據抱帝奔溫嶠船，羣臣見帝，頓首號泣請罪。殺西陽王羕，并其二子播、充，孫崧，及彭城王雄。（羕、雄附蘇峻，見上卷[illegible]。）陶侃與任讓有舊，為請其死。（為，于偽翻。）帝曰：是殺吾侍中、右衛者，不可赦也。乃殺之。司徒導入石頭，令取故節，（[illegible]）陶侃笑曰：蘇武節似不如是。導有慚色。（[illegible]）丁亥，大赦。張健疑弘徽等貳於己，皆殺之，帥舟師自延陵將入吳興。（延陵縣，前漢屬會稽郡，後漢分屬吳郡，[illegible]）

（[illegible]宋白曰：延陵[illegible]本漢曲阿縣之延陵鄉，晉太康二年[illegible]。）乙未，揚烈將軍王允之與戰，大破之，獲男女萬餘口。健復與韓晃、馬雄等西趨故鄣，（故鄣縣，漢屬丹陽郡，吳分屬吳興郡。[illegible]）郗鑒遣參軍李閎追之，及於平陵山，皆斬之。（[illegible]）是時宮闕灰燼，以建平園為宮。溫嶠欲遷都豫章，三吳之豪請都會稽，（會，工外翻。）二論紛紜未決。司徒導曰：孫

仲謀、劉玄德俱言建康王者之宅。（見六十六卷漢獻帝建安十七年。）古之帝王不必以豐儉移都，苟務本節用，何憂彫弊！若農事不修，則樂土為墟矣。（樂，音洛。）且北寇游魂，伺我之隙，（伺，相吏翻。）一旦示弱，竄於蠻越，求之望實，懼非良計。（望者見於外者也，實者存於中者也。）今特宜鎮之以靜，羣情自安。由是不復徙都。以褚翜為丹楊尹。（復，扶又翻。翜，[illegible]。）時兵火之後，民物彫殘，翜收集散亡，京邑遂安。壬寅，以湘州并荊州。（[illegible]）三月壬子，論平蘇峻功，以陶侃為侍中、太尉，封長沙郡公，加都督交、廣、寧州諸軍事；（[illegible]）郗鑒為侍中、司空、南昌縣

公；溫嶠為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加散騎常侍，始安郡公；（[illegible]）陸曄進爵江陵公；自餘賜爵侯伯子男者甚衆。卞壼及二子眕、盱，桓彝、劉超、鍾雅、羊曼、陶瞻皆加贈諡。路永、匡術、賈寧皆蘇峻之黨也，峻未敗，永等去峻歸朝廷，王導欲賞以官爵。溫嶠曰：永等皆峻之腹心，首為亂階，罪莫大焉。晚雖改悟，未足以贖前罪，得全首領，為幸多矣，豈可復寵授之哉！（[illegible]）導乃止。陶侃以江陵偏遠，移鎮巴陵。（[illegible]巴陵[illegible]巴丘[illegible]）朝議

留溫嶠輔政（朝，直遙翻，下同。）嶠以王導先帝所任，固辭，還藩。又以京邑荒殘，資用不給，乃留資蓄，具器用，而後旋于武昌。帝之出石頭也，庾亮見帝，稽顙哽咽，（稽，音啟。哽，古杏翻。咽，音噎。）詔亮與大臣俱升御座。明日，亮復泥首謝罪，（復，扶又翻，下同。）乞骸骨，欲闔門投竄山海。帝遣尚書、侍中手詔慰喻曰：此社稷之難，（難，乃旦翻。）非舅之責也。亮上疏自陳：祖約、蘇峻縱肆凶逆，罪由臣發，（事見上卷元年。）寸斬屠戮，不足以謝七廟之靈，塞四海之責。（塞，悉則翻。）朝廷復何理齒臣於人次，臣亦何顏自次於人理！願陛下雖垂寬宥，全其首領，猶宜棄之，任其自存自沒，則天下粗知勸戒之綱矣。（粗，坐五翻。）優詔不許。亮又欲遁逃山海，自暨陽東出；（武帝太康二年，分毗陵無錫立暨陽縣，屬毗陵郡。其地在今平江府常熟縣界。杜佑曰：江陰，古暨陽也。按暨陽今江陰軍地，本漢為毗陵縣地，晉置暨陽縣，唐更有暨陽湖。）詔有司錄奪舟船。亮乃求外鎮自效，出為都督豫州、揚州之江西、宣城諸軍事、（宋白曰：豫州、揚州之江西，謂淮南廬江安豐歷陽等郡也。宣城郡屬揚州。）豫州刺史，領宣城內史，鎮蕪湖。陶侃、溫嶠之討蘇峻也，移檄征鎮，使各引兵入援。湘州刺史益陽侯卞敦擁兵不赴，又不給軍糧，遣督護將數百人隨大軍而已，朝野莫不怪歎。（不料其如此也，乃如此，故怪之；又念其平昔為何如人，而今乃為此，故歎。）及峻平，陶侃奏敦沮軍，顧望不赴國難，請檻車收付廷尉。（勤王之師，侃為盟主，故侃奏收敦。沮，在呂翻。難，乃旦翻。）王導以喪亂之後，宜加寬宥，轉敦安南將軍、廣州刺史；病不赴，徵為光祿大夫、領少府。敦憂愧而卒，（少，詩照翻。）追贈本官，加散騎常侍，諡曰敬。（騎，奇寄翻。諡法：善合法典曰敬，夙夜警戒曰敬。敦何足以當之！）

臣光曰：庾亮以外戚輔政，首發禍機，國破君危，竄身苟免；卞敦位列方鎮，兵糧俱足，朝廷顛覆，坐觀勝負。人臣之罪，孰大於此！既不能明正典刑，又以寵祿報之，晉室無政，亦可知矣。任是責者，豈非王導乎！

徙高密王紘為彭城王。紘，[illegible]之弟也。夏，四月，乙未，始安忠武公溫嶠卒，葬於豫章。朝廷欲為之造大墓於元明二帝陵之北，（為，于偽翻。）陶侃上表曰：嶠忠誠著於聖世，勳義感於人神，使亡而有知，豈樂今日勞費之事！（樂，音洛。）願陛下慈恩，停其移葬。詔從之。以平南軍司劉胤為江州刺史。（胤本為溫嶠軍司。）陶侃、郗鑒皆言胤非方伯才；司徒導不從。或謂導子悅曰：今大難之後，（難，乃旦翻。）紀綱弛頓，自江陵至于建康三千餘里，流民萬計，布在江州。江州，國之南藩，要害之地，而胤以忲侈之性，臥而對之，（侈，尺氏翻。忲，音太，又音大。）不有外變，必有內患矣。悅曰：此溫平南之意也。（溫嶠為平南將軍。）秋，八月，趙南陽王胤帥眾數萬自上邽趣長安，（帥，讀曰率。趣，七喻翻。）

都安定新平北地扶風始平諸郡戎夏皆起兵應之（[illegible]）胤軍于仲橋（仲橋在[illegible]）石生嬰城自守後趙中山公虎帥騎二萬救之九月虎大破趙兵於義渠（義渠[illegible]）胤奔還上邽虎乘勝追擊枕尸千里（[illegible]）上邽潰虎執趙太子熙南陽王胤及其將王公卿校以下三千餘人皆殺之（載記曰自劉[illegible]三世二十七年而[illegible]）徙其臺省文武關東流民秦雍大族九千餘人于襄國（[illegible]）又阬五郡屠各五千餘人于洛陽進攻集木且羌于河西克之（[illegible]）俘獲數萬秦隴悉平氐王蒲洪羌酋姚弋仲俱降于虎虎表洪監六夷軍事弋仲為六夷左都督徙氐羌十五萬落于司冀州

初隴西鮮卑乞伏述延居于苑川（[illegible]）侵并鄰部士馬彊盛及趙亡述延懼遷于麥田（[illegible]）述延卒子傉大寒立傉大寒卒子司繁立（[illegible]）

江州刺史劉胤矜豪日甚專務商販殖財百萬縱酒耽樂不恤政事冬十二月詔徵後將軍郭默為右軍將軍（[illegible]）默樂為邊將不願宿衛以情愬於胤（[illegible]）胤曰此非小人之所及也（[illegible]）默將赴召求資於胤胤不與默由是怨胤胤長史張滿等素輕默或倮露見之默常切齒臘日胤餉默豚酒默對信投之水中（[illegible]）會有司奏今朝廷空竭百官無祿惟資江州運漕而胤商旅繼路以私廢公請免胤官書下（[illegible]）胤不即歸罪方自申理僑人蓋肫掠人女為妻（[illegible]）張滿使還其家肫不從而謂郭默曰劉江州不受免（[illegible]）密有異圖與張滿等日夜計議惟忌郭侯一人欲先除之默以為然帥其徒候旦門開襲胤（[illegible]）胤將吏欲拒默默呵之曰我被詔有所討（[illegible]）動者誅三族遂入至內寢牽胤下斬之出取胤僚佐張滿等誣以大逆悉斬之傳胤首于京師詐作詔書宣示內外掠胤女及諸妾（[illegible]）并金寶還船初云下都既而停胤故府（[illegible]）招引譙國內史桓宣宣固守不從（[illegible]）

是歲賀蘭部及諸大人共立拓拔翳槐（[illegible]）

（賀蘭部擁護翳槐見上卷咸和二年）代王紇那奔宇文部（後周書言宇文之先出自炎帝炎帝為黃帝所滅子孫遁居朔野後有大人普回因狩得玉璽文曰皇帝璽普回以為天授其俗謂天子曰宇文故國號宇文因以為氏余按此並宇文氏既興於關西其臣子為之緣飾耳李延壽曰宇文部出遼東塞外其先南單于之遠屬也世為東部大人此言為得其實）翳槐遣其弟什翼犍質於趙以請和（犍居言翻質音致）河南王吐延雄勇多猜忌羌酋姜聰刺之（酋慈由翻刺七亦翻）吐延不抽劍召其將紇拔埿（紇下骨翻又恨沒翻埿與泥同）使輔其子葉延保于白蘭（白蘭在吐谷渾西南其地險遠羌之別種居之西北接利模徒南界那鄂風俗物產與宕昌略同）抽劍而死葉延孝而好學（好呼到翻）以為禮公孫之子得以王父字為氏乃自號其國曰吐谷渾（左傳魯眾仲曰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胙之土而命之氏諸侯以字杜預註曰諸侯之子稱公子公子之子稱公孫公孫之子以王父字為氏）

五年春正月劉胤首至建康司徒導以郭默驍勇難制己亥大赦梟胤首於大航（驍梟並堅堯翻）以默為江州刺史太尉侃聞之投袂起曰此必詐也即將兵討之默遣使送妓妾及絹并寫中詔呈侃（妓渠綺翻）參佐多諫曰默不被詔豈敢為此（被皮義翻）若欲進軍宜待詔報侃厲色曰國家年幼詔令不出帝懷劉胤為朝廷所禮雖方任非才何緣猥加極刑郭默恃勇所在貪暴以大難新除（大難謂蘇峻新平也難乃旦翻）禁網寬簡欲因際會騁其

橫耳（騁丑郢翻從子容翻）發使上表言狀（使疏吏翻上時掌翻）且與導書曰郭默殺方州即用為方州害宰相便為宰相乎導乃收胤首答侃書曰默據上流之勢加有船艦成資（艦戶黯翻）故苞含隱忍使有其地朝廷得以潛嚴（潛嚴謂密敕諸軍嚴裝也）俟足下軍到風發相赴（風發喻速也）豈非遵養時晦以定大事者邪侃笑曰是乃遵養時賊也豫州刺史庾亮亦請討默詔加亮征討都督帥步騎二萬往與侃會（帥讀曰率）西陽太守鄧岳武昌太守劉詡皆疑桓宣與默同豫州西曹王隨曰宣尚不附祖約（事見上卷咸和二年）豈肯同郭默邪岳詡遣隨詣宣觀之隨說宣曰明府心雖不爾（不爾猶言不如此也）無以自明惟有以賢子付隨耳宣乃遣其子戎與隨俱迎陶侃侃辟戎為掾（掾俞絹翻）上宣為武昌太守（上時掌翻）

二月後趙羣臣請後趙王勒即皇帝位勒乃稱大趙天王行皇帝事（勒字世龍初名㔨上黨武鄉羯人也其先匈奴別部羌渠之冑祖耶奕于父周曷朱一名乞翼加並為部落小帥）立妃劉氏為王后世子弘為太子以其子宏為驃騎大將軍都督中外諸軍事大單于封秦王（驃匹妙翻單音蟬）斌為左衛將軍封太原王（斌音彬）恢為輔國將軍封南陽王以中山公虎為太尉尚書令進爵為王虎子邃為冀州刺史封齊王宣為左將軍挺為侍中封梁

王又封石生爲河東王，石堪爲彭城王；以左長史郭敖爲尚書左僕射，右長史程遐爲右僕射、領吏部尚書，左司馬夔安、右司馬郭殷、從事中郎李鳳、前郎中令裴憲皆爲尚書，參軍事徐光爲中書令、領祕書監。自餘文武封拜各有差。中山王虎怒，私謂齊王邃曰：主上自都襄國以來，（廣宗... 年勒據襄國）端拱仰成，（向... 翔）以吾身當矢石二十餘年，南擒劉岳，（見上卷明帝太寧三年）北走索頭，（見上卷...）東平齊、魯，西定秦、雍，（...）克十有三州。成大趙之業者我也。大單于當以授我，今乃以與黃吻婢兒，（吻，武粉翻。口邊曰吻。鳥雛出鷇者口邊黃未褪，言少艾也）念之令人氣塞，不能寢食！待主上晏駕之後，不足復留種也。（塞，悉則翻。寢，... 種，章勇翻）程遐言於勒曰：天下粗定，（粗，坐五翻）當顯明逆順，故漢高祖赦季布，斬丁公。（事見十一卷高祖五年）大王自起兵以來，見忠於其君者輒褒之，背叛不臣者輒誅之，（背，蒲妹翻）此天下所以歸盛德也。今祖約猶存，臣竊惑之。安西將軍姚弋仲亦以爲言。勒乃收約，并其親屬中外百餘人悉誅之，妻妾兒女分賜諸胡。初，祖逖有胡奴曰王安，逖甚愛之；在雍丘，謂安曰：石勒是汝種類，（種，章勇翻）吾亦無在爾一人。厚資送而遣之。安

幹仕趙，爲左衛將軍，及約之誅，安歎曰：豈可使祖士稚無後乎！（祖逖字士稚）乃往就市觀刑，逖庶子道重始十歲，安竊取以歸，匿之，變服爲沙門。及石氏亡，道重復歸江南。郭默欲南據豫章，（欲自尋陽南據豫章也）會太尉侃兵至，默出戰不利，入城固守，聚米爲壘，以示有餘。侃築土山臨之。三月，庚亮兵至湓口，（湓口，湓浦口也。...）諸軍大集。夏，五月，乙卯，默將宋侯縛默父子出降，（降，戶江翻）侃斬默於軍門，傳首建康，同黨死者四十人。詔以侃都督江州，領刺史；（侃至是都督八州）以鄧岳督交、廣諸軍事，領廣州刺史。侃還巴陵，因移鎮武昌。庚亮還蕪湖，辭爵賞不受。趙將劉徵帥衆數千浮海抄東南諸縣，殺南沙都尉許儒。（沈約志：晉陵太守有南沙令，本吳司鹽都尉署，吳時名沙中，吳平後立暨陽縣，割屬之。晉成帝咸康七年，罷鹽署，立以爲南沙縣。今平江府常熟縣地，舊曰南沙。...）張駿因前趙之亡，復收河南地，至于狄道，置五屯護軍，與趙分境。（駿失河南地見上卷咸和二年。五屯護軍：武街、石門、候和、漒川、甘松也）六月，趙遣鴻臚孟毅拜駿征西大將軍、涼州牧，加九錫。（臚，陵如翻）駿恥爲之臣，不受，留毅不遣。初，丁零翟斌，世居康居，後徙中國，至是入朝於趙；趙以斌爲句町王。（句町，句音劬，町音挺。... 翟斌... 後... 燕... 知此乃... 也）趙羣臣固請正尊號。秋，九月，趙王勒即皇

帝位。(考異曰：載記云：自襄國都臨漳，即書也。按建平二年四月，勒如鄴，議營新宮；三年，勒如鄴臨石虎第；勒疾，虎詐召石宏、堪襄國；至虎建武元年九月始遷鄴。是勒未嘗都鄴也。)大赦，改元。

建平。文武封進各有差。立其妻劉氏為皇后，太子弘

為皇太子。弘好屬文，(好，呼到翻；屬，之欲翻。)親敬儒素。勒謂徐光

曰：「大雅愔愔，(弘字大雅。愔，挹淫翻。愔愔，安也。)殊不似將家子。」(將，即亮翻。)

光曰：「漢祖以馬上取天下，孝文以玄默守之。聖人之

後，必有勝殘去殺者，天之道也。」(論語：孔子曰：善人為邦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矣。王肅注曰：勝殘，能使殘暴之人不為惡也；去殺，去刑殺也。去，羌呂翻。)勒甚悅。光

因說曰：(說，輸芮翻。)「皇太子仁孝溫恭，中山王雄暴多詐，陛

下一旦不諱，臣恐社稷非太子所有也，宜漸奪中山

王權，使太子早參朝政。」(朝，直遙翻。)勒心然之而未能從。

趙荊州監軍郭敬寇襄陽。南中郎將周撫監沔北軍

事，屯襄陽。(監，工銜翻。)趙主勒以驛書敕敬退屯樊城，使之

偃藏旗幟，寂若無人，(幟，昌志翻。)曰：「彼若使人觀察，則告之

曰：『汝宜自愛堅守，後七八日大騎將至，(騎，奇寄翻。)相策(策相，謂相策應也。杜佑通典作相督。一曰：相策，猶言計也，言計汝不復得走也。)不復得走

矣。』」(復，扶又翻。下同。)敬使人浴馬于津，周而復始，晝夜不絕。偵

者還以告周撫，(偵，丑鄭翻。)撫以為趙兵大至，懼，奔武昌。敬

入襄陽，中州流民悉降于趙。魏該弟遐帥其部眾自

石城降敬。(帥，讀曰率。降，戶江翻。)敬毀襄陽，(毀城也。)遷其民于沔北，城

城以戍之。趙以敬為荊州刺史。周撫坐免官。休屠

王羌叛趙，(休屠王羌，石武之部落也。屠，直於翻。)趙河東王生擊破之。羌

奔涼州。西平公駿懼，遣孟毅還，使其長史馬詵稱臣

入貢於趙。更造新宮。(蘇峻之亂，宮闕焚毀，故更造之。更，工衡翻。)甲辰，

徙樂成王欽為河間王，(河間王顒死無後，以彭城王植子融為樂成王，以奉其後；融薨，又以彭城王子欽為嗣；今復其封。)封彭城王紘子浚

為高密王。(高密王據以後，紘子浚為之嗣，以奉高密王泰後。考異曰：宗室傳作浚，今從帝紀。)冬，十月，成大將軍壽督征南將

軍費黑等攻巴東、建平，拔之。巴東太守楊謙、監軍毋

丘奧退保宜都。(費，扶沸翻。毋，音無。考異曰：帝紀作楊謙，今從李雄載記。)

六年春，正月，趙劉徵復寇婁縣，掠武進。(婁縣，前漢屬會稽郡，後漢屬吳郡。吳孫權嘉禾三年改丹徒曰武進，晉武帝太康二年復曰丹徒，仍分丹徒之阿立武進縣，屬毗陵郡，晉改毗陵曰晉陵。)郗鑒擊却之。

三月，壬戌朔，日有食之。夏，趙主勒如鄴，將營新宮。

廷尉上黨續咸苦諫，勒怒，欲斬之。中書令徐光曰：「咸

言不可用，亦當容之，柰何一旦以直言斬列卿乎！」勒

歎曰：「為人君不得自專如是乎！匹夫家貲滿百匹，猶

欲市宅，況富有四海乎！此宮終當營之，且敕停作，以

成吾直臣之氣。」因賜咸絹百匹，稻百斛。又詔公卿以

下歲舉賢良方正，仍令舉人得更相薦引，以廣

之路起明堂辟雍靈臺于襄國城西[illegible]降[illegible]

秋七月成大將軍壽攻陰平武都楊難敵降之

九月趙主勒復營鄴宮以洛陽為南都置行臺

冬蒸祭太廟詔歸胙[illegible]于司徒導[illegible]且命無下拜[illegible]導辭疾不敢當初帝即位沖幼每見導必拜與導手詔則云惶恐言中書作詔則曰敬問有司議元會日帝應敬導不[illegible]博士郭熙杜援[illegible]議以為禮無拜臣之文謂宜除敬侍中馮懷議[illegible]以為天子臨辟雍拜三老況先帝師傅謂宜盡敬侍中荀奕議以為三朝之首[illegible]宜明君臣之體則不應敬若他日小會自可盡禮[illegible]詔從之奕組之子也

慕容廆遣使與太尉陶侃牋勸以興兵北伐共清中原僚屬宋該等共議以廆立功一隅位卑任重等差無別不足以鎮華夷宜表請進廆官爵參軍韓恆駁曰夫立功者患信義不著不患名位不高桓文有匡復之功不先求禮命以令諸侯宜繕甲兵除群凶功成之後九錫自至比於邀君以求寵不亦榮乎廆不悅出恆為新昌令[illegible]於是東夷校尉封抽等疏上侃府[illegible]請封廆為燕王行大將軍事侃復書曰夫功成進爵古之成制也車騎雖未能為官摧勳[illegible]然忠義竭誠今騰牋上聽[illegible]可不遲速當在天臺也[illegible]

資治通鑑卷第九十四

資治通鑑卷第九十五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充集賢殿修撰判西京留司御史臺上柱國河內郡開國侯食邑一千二百戶食實封肆伯戶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

勑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晉紀十七 起玄黓執徐，盡彊圉作噩，凡六年。

顯宗成皇帝中之上

咸和七年春正月辛未大赦。趙主勒大饗羣臣 考異曰：晉春秋云劉佩遣使聘後趙，趙王勒饗之。按佩實勒將，無重使之理，今不取。載記云勒因饗高句麗宇文屋孤使，酒酣 謂徐光曰：朕可方自古何等主 方，比也。 對曰：陛下神武謀略過於漢高，後世無可比者。勒笑曰：人豈不自知，卿言太過。朕若遇漢高祖，當北面事之，與韓、彭比肩 戴溪曰：勒豈真知高帝者，特自視不如韓、彭故耳。 若遇光武，當並驅中原，未知鹿死誰手。大丈夫行事，宜礌礌落落，如日月皎然 礌，落猥翻。 終不效曹孟德、司馬仲達欺人孤兒寡婦，狐媚以取天下也 狐，妖獸也，能蠱惑人。勒以此論曹、馬，使二人若有知，孟德、仲達其俛愧於地下矣。 羣臣皆頓首稱萬歲。勒雖不學，好使諸生讀書而聽之 好，呼到翻。 時以其意論古今得失，聞者莫不悅服。嘗使人讀漢書，聞酈食其勸立六國後，驚曰：此法當失，何以遂得天下。 事見十卷漢高帝三年。 及聞留侯諫，乃曰：賴有此耳。

郭敬之退戍樊城也 事見上卷五年。 晉人復取襄陽。夏四月，敬復攻拔之 復，扶又翻。 留戍而歸。

趙右僕射程遐言於趙主勒曰：中山王勇悍權略，羣臣莫及，觀其志，自陛下之外，視之蔑如 蔑，無也；言視之若無也。 加以殘賊安忍 孟子曰：賊人者謂之賊，賊義者謂之殘。左傳眾仲曰：安忍無親。忍，而軫翻。 久為將帥，威振內外，其諸子年長，皆典兵權 虎子邃、宣、韜皆使之典兵。將，即亮翻。帥，所類翻。長，知兩翻。 陛下在，自當無它，恐非少主之臣也 少，詩照翻。 宜早除之，以便大計。勒曰：今天下未安，大雅沖幼，宜得彊輔。中山王骨肉至親，有佐命之功，方當委以伊、霍之任，何至如卿所言。卿正恐不得擅帝舅之權耳。吾亦當參卿顧命，勿過憂也。遐泣曰：臣所慮者公家，陛下乃以私計拒之，忠言何自而入乎。中山王雖為皇太后所養，非陛下天屬 載記曰：虎，勒之從子也；祖曰匐邪，父曰寇覓，勒父朱幼而子虎，故或稱勒弟焉。 雖有微功，陛下酬其父子恩榮亦足矣，而其志願無極 謂虎有窺覦天位之心也。 豈將來有益者乎。若不除之，臣見宗廟不血食矣。勒不聽。遐退，告徐光，光曰：中山王常切齒於吾二人，恐非但危國，亦將為家禍也。它日，光承間言於勒曰 間，古莧翻。 今國家無事，而陛下神色若有不怡，何也 怡，悅也。 勒曰：吳、蜀未平，吾恐後世不以吾為受命之王也。光曰：魏承漢運，劉

備雖興於蜀漢豈得為不亡乎以喻劉備也孫權在吳猶今之李氏也陛下苞括二都平蕩八州二都長安洛陽八州冀幽并青兗豫司雍也帝王之統不在陛下當復在誰復扶又翻下同且陛下不愛腹心之疾而更愛四支乎中山王藉陛下威略所向輒克而天下皆言其英武亞於陛下且其資性不仁見利忘義父子並據權位勢傾王室而耿耿常有不滿之心近於東宮侍宴有輕皇太子之色臣恐陛下萬年之後不可復制也復扶又翻勒默然始命太子省可尚書奏事省悉景翻且以中常侍嚴震參綜可否惟征伐斷斬大事乃呈之斷丁亂翻於是嚴震之權過於

主相相息亮翻中山王虎之門可設雀羅矣漢書曰翟公為廷尉賓客闐門及廢門外可設雀羅虎愈怏怏不悅怏於兩翻秋趙郭敬南掠江西江西謂廬江至歷陽也太尉侃遣其子平西參軍斌斌音彬及南中郎將桓宣乘虛攻樊城悉俘其眾敬旋救樊宣與戰于涅水破之涅水出涅陽縣西北岐棘山東南逕涅陽縣又東南至新野縣東入于淯皆得其所掠侃兄子臻及竟陵太守李陽攻新野拔之敬懼遁去宣遂拔襄陽侃使宣鎮襄陽宣招懷初附簡刑罰略威儀勸課農桑或載鉏耒於軺軒軺音遙

二尺有三十...親帥民芸穫在襄陽十餘年趙人再攻之宣以寡弱拒守趙人不能勝時人以為亞於祖逖周訪成大將軍壽號寧州以其征東將軍費黑為前鋒出廣漢鎮南將軍任回出越巂以分寧州之兵費扶沸翻巂音髓冬十月壽黑至朱提朱提太守董炳城守朱提音殊時寧州刺史尹奉遣建寧太守霍彪引兵助之壽欲逆拒彪黑曰城中食少宜縱彪入城共消其穀何為拒之壽從之城久不下壽欲急攻之黑曰南中

險阻難服當以日月制之待其智勇俱困然後取之溷牢之物何足汲汲也壽不從攻果不利乃悉以軍事任黑　十一月壬子朔進太尉侃為大將軍劍履上殿入朝不趨贊拜不名朝直遙翻侃固辭不受　十二月庚戌帝遷于新宮是歲涼州僚屬勸張駿稱涼王領秦涼二州牧置公卿百官如魏武晉文故事魏武事見六十六卷漢獻帝建安十八年晉文事見七十七卷魏元帝咸熙元年駿曰此非人臣所宜言也

敢言此者罪不赦。然境內皆稱之為王。駿立次子重華為世子。（重，直龍翻。）

八年春正月，成大將軍李壽拔朱提，董炳、霍彪皆降。（降，戶江翻。下同。[illegible]）壽威震南中。丙子，趙主勒遣使來修好，（好，呼到翻。下同。）詔焚其幣。（[illegible]不能[illegible]君父之讎，[illegible]一旦[illegible]臣[illegible]之[illegible]。）

三月，寧州刺史尹奉降于成，成盡有南中之地。大赦。以大將軍壽領寧州。夏五月甲寅，遼東武宣公慕容廆卒。六月，世子皝以平北將軍行平州刺史，督攝部內。（皝字元真，廆第三子。皝，[illegible]廣翻。）赦繫囚。以長史裴開為軍諮祭酒，郎中令高詡為玄菟太守。皝以帶方太守王誕為左長史；誕以遼東太守陽騖為才，而讓之。皝從之，以誕為右長史。（[illegible]國也，其[illegible]推賢能，[illegible]騖，音務。[illegible]）

趙主勒寢疾，中山王虎入侍禁中，矯詔羣臣親戚皆不得入，疾之增損，外無知者。又矯詔召秦王宏、彭城王堪還襄國。（勒以宏鎮鄴，督中外諸軍事；[illegible]使之鎮[illegible]，堪盡在河南。）勒疾小瘳，見宏，驚曰：吾使王處藩鎮，（處，昌呂翻。）正備今日，有召王者邪，將自來邪？有召者當按誅之。虎懼曰：秦王思慕，暫還耳，今遣之。仍留不遣。數日，復問之，（復，扶又翻。）虎曰：受詔即遣，今已半道矣。廣阿有蝗，（廣阿縣，前漢屬鉅鹿郡，後漢、晉省，後魏復置廣阿縣，屬趙郡；隋改為大陸縣，唐武德[illegible]改為象城縣，天寶初改為昭慶縣，屬趙州。）虎密使其子冀州刺史邃帥騎三千遊於蝗所。（恐勒死有變，使邃遊于蝗所，若捕蝗者，以為外應。帥，讀曰率。騎，奇寄翻。）

秋七月，勒疾篤，遺命曰：大雅兄弟宜善相保，司馬氏汝曹之前車也。（[illegible]車之覆，後車之戒，[illegible]其兄弟自相殘也。）中山王宜深思周、霍，勿為將來口實。（[illegible]當如周公、霍光之輔幼孤也。勒謂此言可以[illegible]虎之[illegible]，[illegible]此數語亦徐光、程遐[illegible]之耳。）戊辰，勒卒。（年六十。）中山王虎劫太子弘使臨軒，收右光祿大夫程遐、中書令徐光下廷尉，（下，遐稼翻。）召邃使將兵入宿衛，（將，即亮翻。）文武皆奔散。弘大懼，自陳劣弱，讓位於虎。虎曰：君終，太子立，禮之常也。弘涕泣固讓，虎怒曰：若不堪重任，天下自有大義，何足豫論。弘乃即位。（弘字大雅，勒第二子。）大赦。殺程遐、徐光。（光、遐固知禍之及己，然亦不料如是之速。）夜以勒喪潛瘞山谷，莫知其處。己卯，備儀衛，虛葬于高平陵。（勒卒十二日而葬，[illegible]如是之速者也。虎與[illegible]勒，其所以為身後之計者[illegible]，不過如此，卒為女子所笑，果何益哉。瘞，於計翻。）諡曰明帝，廟號高祖。趙將石聰及譙郡太守彭彪各遣使來降。（聰時鎮譙城，[illegible]。降，戶江翻。）聰本晉人，冒姓石氏。朝廷遣督護喬球將兵救之，未至，聰等為虎所誅。慕容皝遣長史勃海王濟等來告喪。（皝，[illegible]翻。）

八月，趙主弘以中山王虎為丞相、魏王、大單于，（單，音蟬。）加九錫，以魏郡等十三郡為國，總攝百揆。虎赦其境內，立妻鄭氏為魏王后，子邃為魏太子，加使持節、侍中、都督中外諸

軍事大將軍錄尚書事，次子宣為使持節車騎大將軍冀州刺史，封河閒王；韜為前鋒將軍司隸校尉，封樂安王；遵封齊王，鑒封代王，苞封樂平王，徙平原王斌為章武王。勒文武舊臣，皆補散任；虎之府寮親黨，悉署臺省要職。（[illegible]）以鎮軍將軍夔安領左僕射，尚書郭殷為右僕射。更命太子宮曰崇訓宮，（更，工衡翻。）太后劉氏以下皆徙居之。選勒宮人及車馬服玩之美者，皆入丞相府。

宇文乞得歸為其東部大人逸豆歸所逐，走死于外。慕容皝引兵討之，軍于廣安；（廣安在[illegible]城之北。）逸豆歸懼而請和，遂築榆陰、安晉二城而還。（[illegible]）

成建寧、牂柯二郡來降，李壽擊取之。

趙劉太后謂彭城王堪曰：「先帝甫晏駕，丞相遽相陵藉如此。（[illegible]）帝祚之亡，殆不復久，王將若之何？」堪曰：「先帝舊臣，皆被疏斥，軍旅不復由人，宮省之內無可為者。（[illegible]）臣請奔兗州，挾南陽王恢為盟主，據廩丘，宣太后詔於牧守征鎮，使各舉兵以誅暴逆，庶幾猶有濟也。」劉氏曰：「事急矣，當速為之。」九月，堪微服輕騎襲兗州，不克，南奔譙城。（騎，奇寄翻。）丞相虎遣其將郭太追之，獲堪于城父，（父音甫。）炙而殺之。徵南陽王恢還襄國。劉氏謀泄，虎廢而殺之，尊弘母程氏為皇太后。

堪本田氏子，數有功，（數，所角翻。）趙主勒養以為子。劉氏有膽略，勒每與之參決軍事，佐勒建功業，有呂后之風，而不妒忌更過之。（[illegible]）

趙河東王生鎮關中，石朗鎮洛陽。冬，十月，生、朗皆舉兵以討丞相虎。生自稱秦州刺史，遣使來降。（[illegible]）氐帥蒲洪自稱雍州刺史，西附張駿。（[illegible]）虎留太子邃守襄國，將步騎七萬攻朗于金墉。金墉潰，獲朗，刖而斬之。（[illegible]）進向長安，以梁王挺為前鋒大都督。（[illegible]）生遣將軍郭權帥鮮卑涉璝眾二萬為前鋒以拒之；（[illegible]）生將大軍繼發，軍于蒲阪。權與挺戰於潼關，大破之，挺及丞相左長史劉隗皆死，（[illegible]）虎還奔澠池，（[illegible]）枕尸三百餘里。（[illegible]）鮮卑潛與虎通謀，反擊生。生不知挺已死，懼，單騎奔長安。權收餘眾，退屯渭汭。（孔安國曰：水北曰汭。[illegible]）生遂棄長安，匿於雞頭山。（[illegible]括地志云：雞頭山在原州平高縣西[illegible]）

將軍蔣英據長安拒守虎進兵擊英斬之生麾下斬之以降權奔隴右虎分命諸將屯汧隴遣將軍麻秋討蒲洪洪帥戶二萬降於虎虎迎拜洪光烈將軍護氐校尉洪至長安說虎徙關中豪傑及氐羌以實東方曰諸氐皆洪家部曲洪帥以從誰敢違者虎從之徙秦雍民及氐羌十餘萬戶于關東以洪為龍驤將軍流民都督使居枋頭以羌帥姚弋仲為奮武將軍西羌大都督使帥其衆數萬徙居清河之灄頭虎還襄國大赦趙主弘命虎建魏臺一如魏武王輔漢故事

慕容皝初嗣位用法嚴峻國人多不自安主簿皇甫真切諫不聽皝庶兄建武將軍翰母弟征虜將軍仁有勇略屢立戰功得士心季弟昭有才藝皆有寵於廆皝忌之翰歎曰吾受事於先公不敢不盡力幸賴先公之靈所向有功此乃天贊吾國非人力也而人謂吾之所辦以為雄才難制吾豈可坐而待禍邪乃與其子出奔段氏段遼素聞其才冀收其用甚愛重之仁自平郭來奔喪（漢志平郭縣屬…）謂昭曰吾等素驕多無禮於嗣君嗣君剛嚴無罪猶可畏況有罪乎昭曰吾輩皆體正嫡於國有分兄素得士心我在內未為所疑伺其間隙除之不難兄趣舉兵以來我為內應事成之日與我遼東男子舉事不克則死不能效建威偷生異域也仁曰善遂還平郭閏月仁舉兵而西或以仁昭之謀告皝皝未之信遣使按驗仁兵已至黃水知事露殺使者還據平郭皝賜昭死遣軍祭酒封奕慰撫遼東以高詡為廣武將軍將兵五千與庶弟建武將軍幼稚廣威將軍軍寧遠將軍汗司馬遼東佟壽共討仁與仁戰於汶城北皝兵大敗幼稚軍皆為仁所獲壽嘗為仁司馬遂降於仁前大農孫機等舉遼東城以應仁封奕不得入與汗俱還東夷校尉封抽護軍平原乙逸遼東相太原韓矯皆棄城走於是仁盡有遼東之地段遼及鮮卑諸部皆與仁遙相應援皝追思皇甫真之言以真為平州別駕

十二月郭權據上邽遣使來

降京兆新平扶風馮翊北地皆應之初張駿欲假道於成以通表建康成主雄不許駿乃遣治中從事張淳稱藩於成以假道雄僞許之將使盜覆諸東峽三峽在成都之東故云東峽蜀人橋贊密以告淳淳謂雄曰寡君使小臣行無迹之地蜀不許涼人假道則蜀地爲無涼人之迹萬里通誠於建康者以陛下嘉尚忠義能成人之美故也若欲殺臣者當斬之都市宣示衆目曰涼州不忘舊德通使琅邪江左自琅邪中興故以稱之使蹤吏部主聖臣明發覺殺之如此則義聲遠播天下畏威今使盜殺之江中威刑不顯何足以示天下乎雄大驚曰安有此邪司隸校尉景騫蜀置司隸校尉於成都言於雄曰張淳壯士請留之雄曰壯士安肯留且試以卿意觀之騫謂淳曰卿體豐大天熱可且遣下吏小住須涼須待也淳曰寡君以皇輿播越梓宮未返謂懷愍蒙塵卒之見害梓宮未返也生民塗炭莫之振救振舉也故遣淳通誠上都上都謂建康也所論事重非下吏所能傳使下吏可了則淳亦不來矣雖火山湯海猶將赴之豈寒暑之足憚哉雄謂淳曰貴主英名蓋世土險兵彊何不亦稱帝自娛一方淳曰寡君祖考以來世篤忠貞以讎恥未雪枕戈待旦劉琨語何自娛之有雄甚慙曰我之祖考本亦晉臣遭天下大亂與六郡之民避難此州事見八十二卷惠帝元康八年難乃旦翻爲衆所推遂有今日琅邪若能中興大晉於中國者亦當帥衆輔之帥讀曰率厚爲淳禮而遣之淳卒致命於建康卒子恤翻致命致其君命也長安之失守也事見八十九卷愍帝建興四年敦煌計吏耿訪自漢中入江東以訪敦煌所遣上計吏留長安未還而長安陷且河隴路絕閒南入漢中自漢東下至建康都徒門翻屢上書請遣大使慰撫涼州使疏吏翻下同朝廷以訪守持書御史拜張駿鎮西大將軍選隴西賈陵等十二人配之[illegible]訪至梁州道不通以詔書付賈陵許爲賈客以遣之賈音古是歲陵始至涼州駿遣部曲督王豐等報謝

九年春正月趙改元延熙詔以郭權爲鎮西將軍雍州刺史爲於僞翻仇池王楊難敵卒子毅立自稱龍驤將軍左賢王下辨公以叔父堅頭之子盤爲冠軍將軍右賢王河池公驤思將翻辨步莧翻冠古玩翻遣使來稱藩

二月丁卯詔遣耿訪王豐齎印綬授張駿大將軍都督陝西雍秦涼州諸軍事陝式冉翻自是每歲使者不絕仇池稱藩保成之路通也慕容仁以司馬翟楷領東夷校尉前平州別駕龐鑒領遼東相翟萇伯翻段遼遣兵襲徙河不克復遣其弟蘭與慕容翰共攻柳城柳城縣漢屬遼西郡晉省唐爲營州治所復扶又翻柳城都尉石琮城大慕輿埿幷力拒守

蘭等不克而退。遹怒，切責蘭等，以令援之，休息二旬，復益兵來攻，士皆重袍家楯，作飛梯，四面俱進，晝夜不息。琮渥拒守彌固，殺傷千餘人，卒不能拔。慕容皝遣慕容汗及司馬封弈等共救之。皝戒汗曰：「賊氣銳，勿與爭鋒。」汗性驍果，以千餘騎爲前鋒，直進。封弈止之，汗不從。與蘭遇於牛尾谷，汗兵大敗，死者太半。弈整陳力戰，故得不沒。蘭欲乘勝窮追，慕容翰恐遂滅其國，止之曰：「夫爲將當務慎重，審己量敵，非萬全不可動。今雖挫其偏師，

資治通鑑 一二三

未能屈其大勢。皝多權詐，好爲潛伏，若悉國中之衆自將以拒我，我縣軍深入，衆寡不敵，此危道也。且受命之日，正求此捷；若違命貪進，萬一取敗，功名俱喪，何以返面！」蘭曰：「此已成擒，無有餘理，卿正慮遂滅卿國耳！今千年在東，若進而得志，吾將迎之以爲國嗣，終不負卿使宗廟不祀也。」千年者，慕容仁小字也。翰曰：「吾投身相依，無復還理，國之存亡，於我何有！但欲爲大國之計，且相爲惜功名耳。」乃命所部欲獨還，蘭不得已而從之。三月，成主雄

州，置交州，以霍彪爲寧州刺史，爨深爲交州刺史。趙丞相虎遣其將郭敖及章武王斌帥步騎四萬西擊郭權，軍于華陰。夏，四月，上邽豪族殺權以降。虎徙秦州三萬餘戶于青、并二州。長安人陳良夫奔黑羌，與北羌王薄句大等侵擾北地、馮翊，章武王斌、樂安王韜合擊，破之。句大奔馬蘭山。郭敖乘勝逐北，爲羌所敗，死者什七八。斌等收軍還三城。虎遣使誅郭敖。秦王宏有怨言，

資治通鑑 一二四

虎幽之。慕容仁自稱平州刺史、遼東公。長沙桓公陶侃，晚年深以滿盈自懼，不預朝權，屢欲告老歸國，佐吏等苦留之。六月，侃疾篤，上表遜位，遣左長史殷羨奉送所假節、麾、幢、曲蓋、侍中貂蟬、太尉章、荊、江、雍、梁、交、廣、益、寧八州刺史印傳、棨戟，軍資、器仗、牛馬、舟船，皆有定簿，封印倉庫，侃自加管鑰。以後事付右司馬王愆期，加督護，統領文

好兒子

李雄死 子班嗣

武文言陵侃督理猶屬歸病不亂甲寅輿車出臨津就船將歸長沙顧謂愆期曰老子婆娑正坐諸君婆娑句謂衰老疲蹁躚不收之貌謂言不得早退至於死乃乞武昌此去樊谿苦留之也乙卯薨於樊谿樊谿在武昌西樊口侃在軍四十一年自惠帝太安二年侃擊張昌至是凡四十一年明毅善斷識察纖密人不能欺自南陵迄于白帝南陵縣陳置於其地蓋臨江者江州郡在數千里中路不拾遺及薨尚書梅陶與親人曹識書曰親人猶言其所親者也陶公機神明鑒似魏武忠順勤勞似孔明陸抗諸人不能及也謝安每言陶公雖用法而恒得法外意史言陶侃爲名臣安鯤之從子也謝鯤見九十二卷元帝永昌元年如此者戶陶爲

成主雄生瘍於頭瘍余章翻頭瘡也身素多金創金創爲矢刃所傷及病舊瘢皆膿潰諸子皆惡而遠之惡烏路翻遠于願翻獨太子班晝夜侍側不脫衣冠親爲吮膿吮徂兗翻召大將軍建寧王壽受遺詔輔政丁卯雄卒太子班即位班字世文雄兄蕩之子也以建寧王壽錄尚書事政事皆委於壽及司徒何點尚書王瓌瓌古回翻班居中行喪禮一無所預李班豈可不謂之仁孝哉然不能包周身之防死於李越

頑之族誠 而惰

之手宋依亮傳曰不可將荒外以襟以濱當并不於頑身亂民也辛未加平西將軍庾亮征西將軍假節都督江荊豫益梁雍六州諸軍事領江豫荊三州刺史鎮武昌亮辟殷浩爲記室參軍浩羨之子也與豫章太守褚裒丹楊丞杜乂皆以識度清遠善談老易擅名江東而浩尤爲風流所宗裒䂮之孫乂錫之子也杜錫見八十二卷惠帝元康九年褚䂮見七十九卷武帝太康元年桓彝嘗謂裒曰季野有皮裏春秋季野褚裒字言其外無臧否否音鄙而內有褒貶也謝安曰裒雖不言而四時之氣亦備矣

秋八月王濟還遼東詔遣侍御史王齊祭遼東公廆又遣謁者徐孟閭丘幸等持節拜慕容皝鎮軍大將軍平州刺史大單于遼東公持節承制封拜一如廆故事船下馬石津自建康出大江至于海轉料角至登州大洋東北行過大謝島龜歆島淤島烏湖島三百里北至馬石山東之都里鎮馬石津當在此皆爲慕容仁所留

九月戊寅衛將軍江陵穆公陸曄卒

成主雄之子車騎將軍越屯江陽奔喪至成都以太子班非雄所生意不服與其弟安東將軍期謀作亂班弟玝勸班遣越還江陽以期爲梁州刺史鎮葭萌葭音家萌音盲班以未葬不忍遣推心待之無所疑間遣玝出屯於涪

冬十月癸亥朔越因班夜

太壽 六

哭弑之於殯宮（[illegible]）并殺班兄領軍將軍都矯太后任氏令罪狀班而廢之（任音壬）初期母冉氏賤任氏母養之期多才藝有令名及班死衆欲立越越奉期而立之甲子期即皇帝位（期字世運雄第四子）諡班曰戾太子以越為相國封建寧王加大將軍錄尚書事以兄霸為中領軍鎮南大將軍弟保為鎮西大將軍汶山太守（汶讀曰岷）從兄始為征東大將軍代越鎮江陽（[illegible]）丙寅葬雄於安都陵諡曰武皇帝廟號太宗始欲與壽共攻期壽不敢始怒反譖壽於期請殺之期欲藉壽以討李玝故不許遣壽將兵向涪壽先遣使告玝以去就利害開其去路玝遂來奔詔以玝為巴郡太守期以壽為梁州刺史屯涪（[illegible]）

趙主弘自齎璽綬詣魏宮（[illegible]）請禪位於丞相虎虎曰帝王大業天下自當有議何為自論此邪弘流涕還宮謂太后程氏曰先帝種真無復遺矣（[illegible]）於是尚書奏魏臺請依唐虞禪讓故事（此趙朝尚書奏也）虎曰弘愚暗居喪無禮便當廢之何禪讓也十一月虎遣郭殷入宮廢弘為海陽王弘安步就車容色自若謂羣臣曰庸昧不堪纂承

虎根主 心要元 日六

大統夫復何言（[illegible]）羣臣莫不流涕宮人慟哭羣臣詣魏臺勸進虎曰皇帝者盛德之號非所敢當且可稱居攝趙天王（[illegible]）幽弘及太后程氏秦王宏南陽王恢于崇訓宮尋皆殺之（[illegible]）西羌大都督姚弋仲稱疾不賀虎累召之乃至正色謂虎曰弋仲常謂大王命世英雄奈何把臂受託而返奪之邪虎曰吾豈樂此哉顧海陽年少（少詩照翻）恐不能了家事故代之耳心雖

不平然察其誠實亦不之罪虎以夔安為侍中太尉守尚書令郭殷為司空韓晞為尚書左僕射魏郡申鍾為侍中郎闓為光祿大夫（闓苦亥翻又音開）王波為中書令文武封拜各有差虎行如信都復還襄國（[illegible]）慕容皝討遼東甲申至襄平遼東人王岌密信請降師進入城翟楷龐鑒單騎走居就新昌等縣皆降（[illegible]）皝欲悉坑遼東民高詡諫曰遼東之叛實非本圖直畏仁凶威不得不從今元惡猶存（元惡謂仁也）始克此城遽

加夷滅則天下之城無歸善之路矣虓乃止分徙遼
東大姓於棘城以杜群為遼東相安輯遺民　十二
月趙徐州從事蘭陵朱縱斬刺史郭祥以彭城來降
趙將王朗攻之縱奔淮南　慕容仁遣兵襲新昌督
護新興王寓擊走之遂徙新昌入襄平（漢東台襄平縣屬遼東民）
（入襄平所以杜仁闚徙襲之心當王覬覦）

咸康元年春正月庚午朔帝加元服（晉志曰古者天子冠禮故篇已亡以著代醮於客位三加彌尊喻其志也漢帝用曹褒新禮初加緇布進賢次爵弁次武弁次通天帝將冠金石宿設百僚陪位又於殿上太保加冕太尉跪讀祝文曰令月吉日始加元服皇帝穆穆思弘衮職欽若昊天六合是式率遵祖考永永無極眉壽無期介茲景福加冕訖侍中繫玄紞侍中脫絳紗服加袞服冠事畢太保率群臣奉觴上壽王以下三稱萬歲乃退日明觀儀于一加說加元服拜于太廟）大赦改元
成趙皆大赦成改元
玉恆（恆戶登翻）趙改元建武　成主期立皇后閻氏以衛
將軍尹奉為右丞相驃騎（驃匹妙翻騎奇寄翻）將軍尚書令王瓌為司徒（瓌古回翻）
趙王虎命太子邃省可尚書奏事（省悉景翻）
惟祀郊廟選牧守（守式又翻）征伐刑殺乃親之虎好治宮室鸛
雀臺崩（鸛古玩翻鸛雀臺在鄴起翻）殺典匠少府任汪（典匠少府漢將作大匠之職也少詩照翻任音壬）
復使脩之倍於其舊邃保母
劉芝封宜城君關預朝權受納賄賂求仕進者多出

其門（朝直遙翻）　慕容皝置左右司馬以司馬韓矯軍祭
酒封弈為之　司徒導以羸疾不堪朝會（羸倫為翻朝直遙翻）
三月乙酉帝幸其府與群臣宴于內室拜導并拜其
妻曹氏侍中孔坦密表切諫以為帝初加元服動宜
顧禮帝從之坦又以帝委政於導從容言曰陛下春
秋已長聖敬日躋（躋子兮翻長知兩翻）宜博納朝臣諮
諏善道（諏子侯翻諮即夷翻）導聞而惡之（惡烏路翻）出坦為廷尉坦不得
意以疾去職丹楊尹桓景為人諂巧導親愛之會熒
惑守南斗經旬（天文志南斗六星天廟也丞相太宰之位）導謂領軍將
軍陶回曰斗揚州之分（天文志斗牛女揚州九江入斗十一度丹楊入斗十六度分扶問翻）
吾當遜位以厭天譴（厭於葉翻譴去戰翻）回曰公以明德作輔
而與桓景造膝（造七到翻）使熒惑何以退舍導深愧之
辟太原王濛為掾（掾俞絹翻）王述為中兵屬（屬之欲翻當公府）
（參軍述）述昶之曾孫也（王昶見七十六卷）
小廉而以清約見稱與沛國劉惔齊名友善（惔徒甘翻）
常稱濛性至通而自然有節濛曰劉君知我勝我自
知當時稱風流者以惔濛為首述性沈靜每坐客辯
論蜂起而述處之恬如也（處昌呂翻）年三十尚
未知名人謂之癡導以門地辟之（癡丑之翻）
既見唯問在東米價述張目不答導曰

王據不癡。人何言癡也。嘗見導每發言。一坐莫不贊
美。（坐，徂臥翻）述正色曰。人非堯舜。何得每事盡善。導改容
謝之。 趙王虎南遊臨江而還。（還，從宣翻，又如字）有遊騎十
餘至歷陽。歷陽太守袁耽表上之。（上，時掌翻）不言騎多少。
朝廷震懼。司徒導請出討之。夏四月。加導大司馬假
黃鉞都督征討諸軍事。癸丑。帝觀兵廣莫門。（廣莫門，建康城
北門也）分命諸將救歷陽及戍慈湖牛渚蕪湖。司空郗
鑒使廣陵相陳光將兵入衛京師。俄聞趙騎至少。又
已去。（少，詩沼翻）戊午。解嚴。王導解大司馬。袁耽坐輕妄免
官。 趙征虜將軍石遇攻桓宣於襄陽。不克。 大旱。
會稽餘姚米斗五百。（會，工外翻） 秋七月。慕容皝立子儁
為世子。 九月。趙王虎遷都于鄴。（趙王勒定都襄國。虎遷于鄴） 大
赦。 初。趙主勒以天竺僧佛圖澄豫言成敗數有驗。
敬事之。及虎即位。奉之尤謹。衣以綾錦。乘以彫輦。（彫
輦，彫畫輦以為飾。數，所角翻。衣，於既翻）朝會之日。太子諸公扶翼上殿。（朝，直
遙翻。上，時掌翻）主者唱大和尚。（主者，謂掌朝儀者也）衆坐皆起。使司空
李農旦夕問起居。太子諸公五日一朝。（諸公，虎諸子也。虎稱天王，
降諸子封王者爵為公）國人化之。率多事佛。澄之所在。無敢向
其方面涕唾者。爭造寺廟。削髮出家。虎以其真偽雜
糅。（糅，女救翻）或避賦役為姦宄。（宄，音軌）乃下詔問中書曰。佛

國家所奉。里閭小人無爵秩者。應事佛不。（不，讀曰否）著作
郎王度等（[illegible]）議曰。王者祭祀。典
禮具存。佛。外國之神。非天子諸華所應祠奉。漢氏初
傳其道。（[illegible]）唯聽西域人立寺都邑。以
奉之。（[illegible]）漢
人皆不得出家。魏世亦然。今宜禁公卿以下毋得詣
寺燒香禮拜。其趙人為沙門者。皆返初服。（[illegible]）
虎詔曰。朕生自邊鄙。忝君諸夏。（[illegible]）至於饗祀。應從
本俗。其夷趙百姓有樂事佛者。特聽之。（[illegible]） 趙章武
王斌帥精騎二萬并秦雍二州兵以討薄句大平之。（[illegible]）
成太子班之
舅羅演與漢王相天水上官澹（[illegible]）謀
殺成主期。立班子。事覺。期殺演澹及班母羅氏。期自
以得志。輕諸舊臣。信任尚書令景騫。尚書姚華田褒。
中常侍許涪等。（[illegible]）刑賞大政。皆決於數人。希復關
公卿。（[illegible]）褒無他才。嘗勸成主雄立期為太子。故有
寵。由是紀綱隳紊。（[illegible]）雄業始衰。 冬十月乙未朔。
日有食之。 慕容仁遣王齊等南還。（[illegible]）齊

等自海道趣棘城（趣七喻翻）齊遇風不至十二月徐孟等至棘城慕容皝始受朝命（朝直遙翻）段氏宇文氏各遣使詣慕容仁館于平郭城外皝帳下督張英將百餘騎閒道潛行掩擊之（閒古莧翻）斬宇文氏使十餘人生擒段氏使以歸

是歲明帝母建安君荀氏卒荀氏在禁中尊重同於太后詔贈豫章郡君（荀氏元帝宮人也生明帝自以位卑每懷怨望為帝所譴漸見疏薄及明帝即位封建安君別立第宅太寧元年迎還臺內供奉隆厚及成帝立尊重同於太后事見九十三卷咸和二年）

代王翳槐以賀蘭藹頭不恭（藹頭翳槐之舅有擁護之功恃功所以不恭）將召而戮之諸部皆叛代王紇那自宇文部入諸部復奉之（紇那奔宇文部見上卷咸和四年復扶又翻）

初張軌及二子寔茂雖保據河右而軍旅之事無歲無之及張駿嗣位境內漸平駿勤修庶政總御文武咸得其用民富兵彊遠近稱之以為賢君駿遣將楊宣伐龜茲鄯善（龜茲音丘慈鄯上扇翻）於是西域諸國焉耆于窴之屬皆詣姑臧朝貢（窴徒賢翻）駿於姑臧南作五殿（駿起謙光殿殿四面各起一殿東曰宜陽青殿以春三月居之南曰朱陽赤殿夏三月居之西曰政刑白殿秋三月居之北曰玄武黑殿冬三月居之其旁之有直舍章服器物各依方色）官屬皆稱臣駿有兼秦雍之志（雍於用翻）遣參軍麴護上疏（麴丘六翻）以為勒雄既死虎期繼逆兆庶離主（離力智翻）漸冉經世先老消落後生不識慕戀之心日遠日忘乞敕司空鑒征西亮等汎舟江沔首尾齊舉（鑒時鎮京口亮時鎮武昌沔謂漢沔）

二年春正月辛巳彗星見于奎婁（天文志奎十六星天之武庫主以兵禁暴又主溝瀆婁三星為苑牧養犧牲以共祭祀亦曰聚眾又為興兵聚眾奎婁徐州分見賢遍翻）

慕容皝將討慕容仁司馬高詡曰仁叛棄君親民神共怒前此海未嘗凍自仁反以來連年凍者三矣且仁專備陸道天其或者欲使吾乘海冰以襲之也皝從之羣僚皆言涉冰危事不若從陸道皝曰吾計已決敢沮者斬（沮在呂翻）壬午皝帥其弟軍師將軍評等自昌黎東踐冰而進（帥讀曰率）凡三百餘里至歷林口（歷林水之口）捨輜重輕兵趣平郭（重直用翻趣七喻翻）去城七里候騎以告仁（騎奇寄翻）仁狼狽出戰張英之俘二使也（事見上年使疏吏翻）仁恨不窮追及皝至仁以為皝復遣偏師輕出寇抄（復扶又翻抄楚交翻）不知皝自來謂左右曰今茲當不使其匹馬得返矣乙未仁悉眾陳於城之西北（陳讀曰陣）慕容軍帥所部降於皝（咸和八年軍奔仁）仁眾沮動（沮在呂翻）皝從而縱擊大破之仁走其帳下皆叛遂擒之皝先為斬其帳下之叛者（為于偽翻）然後賜仁死丁衡游毅孫機等皆仁所信用也皝執而斬之王冰自殺慕容幼慕容稚佟壽郭充翟楷龐鑒皆東走

走紉中道而還皝兵追及擠墜斬之壽充奔高麗(麗力知翻)自餘吏民為仁所詿誤者(詿古賣翻)皝皆赦之封高詡為汝陽侯　二月尚書僕射王彬卒　辛亥帝臨軒遣使備六禮逆故當陽侯杜乂女陵陽為皇后(婚有六禮一曰納采者為婚必先媒通其言乃後使人納采擇之禮用鴈為贄取其陰陽往來之義也二曰問名者問名以卜其吉凶也三曰納吉者卜得吉兆以為吉事之占也四曰納徵用玄纁不得用鴈五曰請期夫家卜得吉日使人往告之六曰親迎壻往女家御輪三周御者代之所謂奠鴈共牢而食以導婦歸)大赦羣臣畢賀　夏六月段遼遣中軍將軍李詠襲慕容皝詠趣武興(武興城在今遼東)都尉張萌擊擒之　遼別遣段蘭將步騎數萬屯柳城西回水(回水載記作曲水)(水經注陽樂水出上谷且居縣東北流逕女祁縣故城[illegible]之橫水又濡之陽曲水又濡河從塞外來為北[illegible]鎮城又東北逕孤山南又東南[illegible]又按載記曲水當在柳城西北[illegible]寄翻)宇文逸豆歸攻安晉以為蘭聲援皝帥步騎五萬向柳城蘭不戰而遁皝引兵北趣安晉(載記咸安八年[illegible])逸豆歸棄輜重走(重直用翻)皝遣司馬封弈帥輕騎追擊大破之(七[illegible]翻)皝謂諸將曰二虜恥無功必將復至(復扶又翻)宜於柳城左右設伏以待之乃遣封弈帥騎數千伏於馬兜山　三月段遼果將數千騎來寇抄(抄楚交翻)弈縱擊大破之斬其將榮伯保　前廷尉孔坦卒(以坦先有疾故曰前)坦疾篤庾冰省之流涕(省悉景翻)坦慨然曰大丈夫將終不問以濟國安民之術乃為兒女子相泣邪冰深謝之　九月慕容皝遣長史劉斌兼郎中令遼東陽景送徐孟等還建康(王國乃有郎中令皝未為王而僭置是官[illegible])彬　冬十月廣州刺史鄧岳遣督護王隨等擊夜郎興古皆克之(懷帝永嘉五年王遜分牂柯朱提建寧立夜郎郡大康地志曰蜀劉氏分建寧牂柯立興古郡)加岳督寧州　成主期以從子尚書僕射武陵公載有儁才忌之([illegible])誣以謀反殺之　十一月詔建威將軍司馬勳將兵安集漢中成漢王壽擊敗之(敗補邁翻)遂置漢中守宰戍南鄭而還　索頭郁鞠帥眾三萬降於趙(索頭鮮卑種也[illegible]以其辮髮故謂之索頭[illegible])趙拜郁鞠等十三人為親趙王散其部眾於冀青等六州　趙王虎作太武殿於襄國作東西宮於鄴(東宮以居太子西宮虎自居之)十二月皆成太武殿基高二丈八尺縱六十五步廣七十五步甃以文石(甃側救翻[illegible])下穿伏室(伏室窟室也)置衛士五百人以漆灌瓦金璫銀楹(司馬相如上林賦華榱璧璫[illegible]璫當也以金為之[illegible])珠簾玉璧窮極工巧殿上施白玉牀流蘇帳為金蓮華以冠帳頂(冠古玩翻)又作九殿於顯陽殿後選士民之女以實之服珠玉被綺縠者萬餘人

被（皮義翻）教宮人占星氣、馬步射，置女太史，雜伎工巧，皆與外同。（與外同者，教宮人使如男子，凡伎術……）以女騎千人為鹵簿，（鹵簿……）皆著紫綸巾、（綸……）熟錦袴、金銀鏤帶、（鏤……）五文織成鞾，（……）執羽儀，（……）鳴鼓吹，（吹，尺偽翻……）遊宴以自隨。於是趙大旱，金一斤直粟二斗，百姓嗷然；而虎用兵不息，百役並興，使牙門張彌徙洛陽鍾虡、九龍、翁仲、銅駝、飛廉於鄴，（虡，音巨。……）載以四輪纏輞車，轍廣四尺，深二尺；（……）一鍾沒於河，募浮沒三百人入河，繫以竹絙，（……）用牛百頭鹿盧引之，乃出；（鹿盧……）造萬斛之舟以濟之；既至鄴，虎大悅，為之赦二歲刑，（為，于偽翻。）賚百官穀帛，賜民爵一級。又用尚方令解飛之言，（解，戶買翻。……）於鄴南投石於河，以作飛橋，功費數千萬億，橋竟不成；役夫飢甚，乃止。使令長帥民入山澤采橡及魚以佐食，復為權豪所奪，（令，力丁翻。長，知兩翻。帥，讀曰率。復，扶又翻。）民無所得。

初，日南夷帥范稚有奴曰范文，（帥，所類翻。）常隨商賈往來中

[illegible]

國，（賈，音古。）後至林邑，教林邑王范逸作城郭宮室器械。（林邑，本漢象林縣……）逸愛信之，（……）使為將。（將，即亮翻。）文乃譖逸諸子，或徙或逃。是歲，逸卒，文詐迎逸子於它國，置毒於椰酒而殺之，（……）遂自立為王。於是出兵攻大岐界、小岐界、式僕、徐狼、屈都、乾魯、扶單等國，皆滅之，有衆四五萬，遣使奉表入貢。（使，疏吏翻。）

趙左校令成公段作庭燎於杠末，（……）高十餘丈，上盤置燎，下盤置人，趙王虎試而悅之。

三年春正月庚辰，趙太保夔安等文武五百餘人入上尊號，（上，時掌翻。）庭燎油灌下盤，死者二十餘人，趙王虎惡之，（惡，烏路翻。）腰斬成公段。辛巳，虎依殷、周之制，稱大趙天王，即位於南郊，大赦；立其后

鄭氏為天王皇后，子邃為天王皇太子，諸子為王者皆降為郡公，宗室為王者降為縣侯，百官封署各有差。

國子祭酒袁瓌、太常馮懷以江左寖安，請興學校。帝從之。辛卯，立太學，徵集生徒。而士大夫習尚老、莊，儒術終不振。瓌，渙之曾孫也。

三月，慕容皝於乙連城東築好城以逼乙連，留折衝將軍蘭勃守之。夏四月，段遼以車數千兩輸乙連粟，蘭勃擊而取之。六月，遼又遣其從弟揚威將軍屈雲將精騎夜襲皝子遵於興國城，遵擊破之。

初，北平陽裕事段疾陸眷及遼五世，皆見尊禮。遼數與皝相攻，裕諫曰：「親仁善鄰，國之寶也。況慕容氏與我世婚，迭為甥舅，皝有才德，而我與之構怨，戰無虛月，百姓彫弊，利不補害，臣恐社稷之憂將由此始。願兩追前失，通好如初，以安國息民。」遼不從，出裕為北平相。

趙太子邃素驍勇，趙王虎愛之，常謂羣臣曰：「司馬氏父子兄弟自相殘滅，故使朕得至此。……

有殺阿鐵理否？」既而邃驕淫殘忍，好粧飾美姬，斬其首，洗血置盤上，與賓客傳觀之；又烹其肉共食之。河閒公宣、樂安公韜皆有寵於虎，邃疾之如仇。虎荒耽酒色，喜怒無常，使邃省可尚書事。每有所關白，虎恚曰：「此小事，何足白也！」時或不聞，又恚曰：「何以不白？」誚責笞棰，月至再三。邃私謂中庶子李顏等曰：「官家難稱，吾欲行冒頓之事，卿從我乎？」顏等伏不敢對。秋七月，邃稱疾不視事，潛帥宮臣文武五百餘騎飲於李顏別舍，因謂顏等曰：「我欲至冀州殺河閒公，有不從者斬！」行數里，騎皆逃散。顏叩頭固諫，邃亦昏醉而歸。其母鄭氏聞之，私遣中人誚讓邃，邃怒殺之。佛圖澄謂虎曰：「陛下不宜數往東宮。」虎將視邃疾，思澄言而還。既而瞋目大言曰：「我為天下主，父子不相信乎！」乃命所親信女尚書往察之。邃呼前與語，因抽劍擊之。虎怒，收李顏等詰問，顏具言其狀，殺顏等三十餘人。幽邃于東宮，既而赦之。引見太武東堂，邃朝而不

謝，俄頃即出。虎使謂之曰：太子應朝中宮，豈可遽去！朝直遙翻邃徑出不顧。虎大怒，廢邃為庶人。其夜，殺邃考異曰載記文明云咸康四年四月石虎子邃下會郭使至太子宮邃在後宮迫入宮宮中于上下相引眾又云初邃下吳肯使鄴宮祭四男洛洪日于像南宮俯太子宮騎出逆邃性來馳勢無有餘里王曰古者觀成敗以定禍福此子虎之司國而與禮謝不得其死然及石主虫弟留遺臨國前敗亂以致亂數按十六國晉春秋書邃皆在咸康三年晉書與十六國春秋及其妃張氏并男女二十六人同埋於一棺，誅其宮臣支黨二百餘人。廢鄭后為東海太妃。立其子宣為天王皇太子，宣母杜昭儀為天王皇后。安定侯子光自稱佛太子，云從大秦國來，當王小秦國，聚眾數千人於杜南山，京兆杜陵縣之南山也自稱大黃帝，改元龍興。石廣討斬之。九月，鎮軍左長史封弈等帝昇號鎮軍大將軍以弈為左長史勸慕容皝稱燕王，皝從之。於是備置群司，以封弈為國相，相息亮翻韓壽為司馬，裴開為奉常，陽騖為司隸，王寓為太僕，李洪為大理，杜羣為納言令，納言令即尚書令宋該、劉睦、石琮為常伯，皇甫真、陽協為冗騎常侍，侍中冗騎常侍晉之散騎常侍常侍冗而散騎常侍冗騎宋晃、平熙、張泓為將軍，封裕為記室監。洪，臻之孫；李臻見八十七卷懷帝永嘉二年晃，奭之子也。宋奭見八十八卷愍帝建興元年冬，十月，丁卯，皝即燕王位，大赦。十一月，甲寅，追尊武宣公為武宣王，廆謚武宣公夫人段氏曰武宣后；立夫人段氏為王后，世子儁為王太子。下如魏武、晉文輔政故事。段遼數侵趙邊，數所角翻燕王皝遣揚烈將軍宋回稱藩於趙，乞師以討遼，自請盡帥國中之眾以會之，帥讀曰率并以其弟寧遠將軍汗為質。沈約志寧遠將軍晉江左置蓋始於此時質音致趙王虎大悅，厚加慰賚，辭其質，遣還，密期以明年。為趙燕攻段遼張本是歲，趙將李穆納拓跋翳槐於大寧，其故部落多歸之。元年翳槐奔趙代王紇那奔燕，國人復奉翳槐，城盛樂而居之。復扶又翻仇池氐王楊毅族兄初襲殺毅，并有其眾，自立為仇池公，稱臣於趙。

資治通鑑卷第九十五

資治通鑑卷第九十六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充集賢殿修撰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判西京留司御史臺上柱國河內郡開國侯食邑一千三百戶食實封肆伯戶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

勅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晉紀十八（起著雍閹茂盡重光赤奮若凡四年）

顯宗成皇帝中之下

咸康四年春正月，燕王皝遣都尉趙槃如趙聽師期。（皝呼廣翻）趙王虎將擊段遼，募驍勇者三萬人，（驍堅堯翻）悉拜龍騰中郎。（載記咸康二年虎改[illegible]直盪為龍騰冠以絳幘）會遼遣段屈雲襲趙幽州，幽州刺史李孟退保易京。虎乃以桃豹為橫海將軍，（橫海將軍蓋石氏創置）王華為渡遼將軍，帥舟師十萬出漂渝津；（[illegible]）支雄為龍驤大將軍，姚弋仲為冠軍將軍，帥步騎七萬為前鋒以伐遼。（[illegible]）三月，趙槃還至棘城。燕王皝引兵攻掠令支以北諸城。（[illegible]）段遼將追之，慕容翰曰：「今趙兵在南，當并力禦之；而更與燕鬬。燕王自將而來，（[illegible]）其士卒精銳，若萬一失利，將何以禦南敵乎！」段蘭怒曰：「吾前為卿所誤，（事見上卷咸和八年）以成今日之患；吾不復墮卿計中矣！」（復扶又翻下同）乃悉將見眾追之。（見賢遍翻）皝設伏以待之，大破蘭兵，斬首數千級，掠五千戶及畜產萬計以歸。趙王虎進屯金臺。（[illegible]）支雄長驅入薊，（薊音計）段遼所署漁陽、上谷、代郡守相皆降，（[illegible]）取四十餘城。（[illegible]）北平相陽裕帥其民數千家登燕山以自固。（[illegible]）諸將恐其為後患，欲攻之。虎曰：「裕儒生，矜惜名節，恥於迎降耳，（降戶江翻下同）無能為也。」遂過之，至徐無。（[illegible]）段遼以其弟蘭既敗，不敢復戰，帥妻子、宗族、豪大千餘家，（[illegible]）棄令支，奔密雲山。（[illegible]）將行，執慕容翰手泣曰：「不用卿言，自取敗亡。我固甘心，令卿失所，深以為愧。」翰北奔宇文氏。遼左右長史劉羣、盧諶、崔悅等封府庫請降。（[illegible]）虎遣將軍郭太、麻秋帥輕騎二萬追遼，至密雲山，獲其母妻，斬首三千級。遼單騎走險，（[illegible]）遣其子乞特真奉表及獻名馬於趙，虎受之。

入令支宮，(段氏都令支，以其所居為宮。)論功封賞各有差。徙段國民二萬餘戶於司、雍、兗、豫四州，(雍於用翻。)士大夫之有才行者皆擢敍之。(行下孟翻。)陽裕詣軍門降，虎讓之曰：卿昔為奴虜走，今為士人來，豈識知天命，將逃匿無地邪？對曰：臣昔事王公，不能匡濟；(王公謂王浚也，裕奔令支，見八十九卷愍帝建興二年。)逃于段氏，復不能全。今陛下天網高張，籠絡四海，幽、冀豪傑莫不風從，如臣比肩，無所獨愧。生死之命，惟陛下制之。虎悅，即拜北平太守。夏，四月，癸丑，以慕容皝為征北大將軍、幽州牧，領平州刺史。成主期驕虐日甚，多所誅殺，而籍沒其資財婦女，由是大臣多不自安。漢王壽素貴重，有威名，期及建寧王越等皆忌之。壽懼不免，每當入朝，常詐為邊書，辭以警急。(壽[illegible]歲，朝直遙翻。)初，巴西處士龔壯，父、叔皆為李特所殺，(謂父及叔父也。處昌呂翻。)壯欲報仇，積年不除喪。壽數以禮辟之，(數所角翻，下同。)壯不應，而往見壽。壽密問壯以自安之策。壯曰：巴、蜀之民本皆晉臣，節下若能發兵西取成都，稱藩於晉，(方面老人吾猶稱之為節下。為于僞翻。)誰不爭為節下奮臂前驅者！(魏晉以來行節假持節當[illegible]。)如此，則福流子孫，名垂不朽，豈徒脫今日之禍而已！壽然之，陰與長史略陽羅恒、巴西解思明謀攻成都。期頗聞之，數遣許涪至壽所伺

動靜；(伺音司。[illegible]翻。)又鴆殺壽養弟安北將軍攸。壽乃詐為妹夫任調書，云期當取壽，(言期欲取壽。任音壬，下同。)以示其衆，衆信之，遂帥步騎萬餘人自涪襲成都，(帥讀曰率。涪音浮。)許賞以城中財物；以其將李奕為前鋒。(將即亮翻。)期不意其至，初不設備；壽世子勢為翊軍校尉，開門納之，遂克成都，屯兵宮門。期遣侍中勞壽。(勞力到翻。)壽奏建寧王越、景騫、田褒、姚華、許涪及征西將軍李遐、將軍李西等懷姦亂政，皆收殺之。縱兵大掠，數日乃定。壽矯以太后任氏令，廢期為邛都縣公，幽之別宮，(邛都縣，邛渠容翻。)其追謚戾太子曰哀皇帝。(咸和九年期殺班，謚曰戾太子。)羅恒、解思明、李奕等勸壽稱鎮西將軍、益州牧、成都王，稱藩于晉，([illegible])送邛都公於建康；任調及司馬蔡興、侍中李豔等勸壽自稱帝。壽命筮之，(筮時制翻。)占者曰：可數年天子。調喜曰：一日尚足，況數年乎！思明曰：數年天子，孰與百世諸侯？壽曰：朝聞道，夕死可矣。(引論語孔子之言。)遂即皇帝位，(壽字武考，驤之子也。)改國號曰漢，大赦，改元漢興。以安車束帛徵龔壯為太師；壯誓不仕，壽所贈遺，一無所受。(遺于季翻。)壽改立宗廟，追尊父驤曰獻皇帝，(驤思將翻。)母昝氏曰皇太后；(昝子感翻，姓也。)立妃閻氏為皇后，世子勢為皇太子。更以舊廟為大成廟，(舊廟，祀李特、李雄者也。更工衡翻。)

成壽改曰漢故以特雄廟曰成廟 凡諸制度多所更易更工衡翻以董皎爲相國，羅恒爲尚書令，解思明爲廣漢太守，任調爲鎮北將軍、梁州刺史，李弈爲西夷校尉，從子權爲寧州刺史從才用翻公卿州郡悉用其僚佐代之，成氏舊臣近親及六郡士人皆見疏斥六郡士人與李特同入蜀者。邛都公期歎曰：天下主乃爲小縣公，不如死。五月，縊而卒。壽諡曰幽公，葬以王禮。

趙王虎以燕王皝不會趙兵攻段遼而自專其利，欲伐之。太史令趙攬諫曰：歲星守燕分，師必無功。虎怒，鞭之。皝聞之，嚴兵設備，罷六卿、納言、常伯、冗騎常侍官去年皝置六卿等官冗而隴翻。趙戎卒數十萬，燕人震恐。皝謂內史高詡曰內史燕國內史也：將若之何？對曰：趙兵雖彊，然不足憂，但堅守以拒之，無能爲也。虎遣使四出，招誘民夷誘音酉。燕成周內史崔燾、居就令游泓、武原令常霸、東夷校尉封抽、護軍宋晃等皆應之，凡得三十六城。泓，邃之兄子也。冀陽流寓之士共殺太守宋燭以降於趙。燭，晃之從兄也。營丘內史鮮于屈亦遣使降趙。武寧令廣平孫興曉諭吏民共收屈，數其罪而殺之，閉城拒守成周冀陽營丘郡皆皝所置見八十九卷

建興二年居就漢置屬遼東郡武原蓋亦慕容氏所置武寧縣亦慕容氏所置營丘郡見八十八卷愍帝建興元年 朝鮮令昌黎孫泳帥衆拒趙帥讀曰率。大姓王清等密謀應趙，泳收斬之，同謀數百人惶怖請罪，泳皆釋之，與同拒守。樂浪太守鞠彭以境內皆叛，選鄉里壯士二百餘人共還棘城。戊子，趙兵進逼棘城。燕王皝欲出亡，帳下將慕輿根諫曰：趙彊我弱，大王一舉足則趙之氣勢遂成，使趙人收略國民，兵彊穀足，不可復敵復扶又翻。竊意趙人正欲大王如此耳，奈何入其計中乎！今固守堅城，其勢百倍，縱其急攻，猶足枝持，觀形察變，閒出求利閒古莧翻。如事之不濟，不失於走，奈何望風委去，爲必亡之理乎！皝乃止，然猶懼形於色。玄菟太守河間劉佩曰：今彊寇在外，衆心恟懼恟許拱翻，事之安危，繫於一人。大王此際無所推委，當自彊以厲將士，不宜示弱。事急矣，臣請出擊之，縱無大捷，足以安衆。乃將敢死數百騎出衝趙兵，所向披靡披普彼翻靡文彼翻，斬獲而還還從宣翻，於是士氣自倍。皝問計於封弈，對曰：石虎凶虐已甚，民神

共疾攜敗之至，其何日之有！（杜預曰言今至）今空國遠來，攻守勢異，戎馬雖彊，無能為患；頓兵積日，釁隙自生，但堅守以俟之耳。」皝意乃安。或說皝降，皝曰：「孤方取天下，何謂降也！」（說輸芮翻降戶江翻）趙兵四面蟻附緣城，（言肉薄附城而上若羣蟻然）慕輿根等晝夜力戰，凡十餘日，趙兵不能克。壬辰，引退。皝遣其子恪帥二千騎追擊之，（帥讀曰率）趙兵大敗，斬獲三萬餘級。趙諸軍皆棄甲逃潰，惟游擊將軍石閔一軍獨全。閔父瞻，內黃人，（內黃縣屬魏郡以陳留有外黃故加內）本姓冉，趙主勒破陳午，獲之，命虎養以為子。閔驍勇善戰，多策略，虎愛之，比於諸孫。（冉閔始此石勒養石虎以自殲其種）

（石虎養冉閔亦其種類而夷之禍天道也）虎還鄴，以劉羣為中書令，盧諶為中書侍郎。（諶是壬翻）蒲洪以功拜使持節、都督六夷諸軍事、冠軍大將軍，封西平郡公。（使疏吏翻冠古玩翻）石閔言於虎曰：「蒲洪雄儁，得將士死力，諸子皆有非常之才，且握彊兵五萬，屯據近畿，（近畿謂滑臺枋頭距鄴為近）宜密除之，以安社稷。」虎曰：「吾方倚其父子以取吳、蜀，奈何殺之！」待之愈厚。（石虎之不殺蒲洪猶苻堅之不殺慕容垂也）燕王皝分兵討諸叛城，皆下之，拓境至凡城。（水經注自盧龍東越青陘至凡城二百許里自凡城東北出趣平岡故城可百八十里向黃龍則五百里）崔燾、常霸奔鄴，封抽、宋晃、游泓奔高句麗。皝賞鞠彭、慕輿根等而治

諸叛者，誅滅甚眾，（治直之翻）功曹劉翔為之申理，多所全活。（為于偽翻）趙之攻棘城也，燕右司馬李洪之弟普以為棘城必敗，勸洪出避禍。洪曰：「天道幽遠，人事難知，且當委任，勿輕動取悔。」普固請不已，洪曰：「卿意見明審者，當自行之。吾受慕容氏大恩，義無去就，當效死於此耳。」與普流涕而訣。（訣別也）普遂降趙，（降戶江翻）從趙軍南歸，死於喪亂。（喪息浪翻）洪由是以忠篤著名。趙王虎遣渡遼將軍曹伏將青州之眾戍海島，（載記虎遣伏涉海蹋頓城無水而還因戍于海島）運穀三百萬斛以給之，又以船三百艘運穀三十萬斛詣高句麗，（句如字又音駒麗力知翻）使典農中郎將

王典帥眾萬餘屯田海濱，又令青州造船千艘，以謀擊燕。（石虎忿棘城之敗將謀擊燕而卒不能也艘蘇遭翻）趙太子宣帥步騎二萬擊朔方鮮卑斛摩頭，破之，斬首四萬餘級。（騎奇寄翻）冀州八郡大蝗，趙司隸請坐守宰。（冀州八郡屬司隸）趙王虎曰：「此朕失政所致，而欲委咎守宰，豈罪己之意邪！司隸不進讜言，佐朕不逮，而欲妄陷無辜，可白衣領職。」（謂免其品秩以白衣而仍領司隸之職讜音黨）虎使襄城公涉歸、上庸公日歸帥眾戍長安。（二歸亦石氏之族）二歸告鎮西將軍石廣私樹恩澤，潛謀不軌。虎追廣至鄴，殺之。乙未，以司徒導為太傅、都督中外諸軍事，郗鑒為太尉，（郗丑之翻）

之翻）庾亮為司空六月以導為丞相罷司徒官以并丞
相府（東漢司徒即丞相之職也范約曰丞奉也相助也時以王導為丞相罷司徒府并丞相府 罷丞相復為司徒宋出祖初以南郡王義宣為丞相而司徒府如故）導性寬厚委任
諸將趙胤賈寧等多不奉法大臣患之庾亮與郗鑒
牋曰主上自八九歲以及成人入則在宮人之手出
則唯武官小人讀書無從受音句顧問未嘗遇君子
秦政欲愚其黔首（秦始皇名政命民曰黔首以愚黔首）天下猶知
不可況欲愚其主哉人主春秋既盛宜復子明辟不
稽首歸政（稽音啓）甫居師傅之尊（甫方也始也）多養無賴之
士公與下官並荷託付之重（[illegible]受遺先帝託以幼主）
大姦不掃何以見先帝於地下乎欲共起兵廢導鑒
不聽南蠻校尉陶稱（南蠻校尉武帝初置[illegible]江陵）侃之子也
以亮謀語導（語牛倨翻）或勸導密為之備導曰吾與元規
休戚是同悠悠之談宜絕智者之口（言智者之口不宜方傳悠悠之談）
則如君言元規若來吾便角巾還第復何懼哉（復扶又翻）
又與稱書以為庾公帝之元舅宜善事之（此導之識量所以[illegible]）
征西參軍孫盛密諫亮曰王公常有世外之
懷（以為[illegible]古事心常欲謝事遠於人世之外）豈肯為凡人事邪此必佞邪之
徒欲間內外耳亮乃止（[illegible]之計[illegible]於內以[illegible]亂天下）
（間古莧翻）盛楚之孫也（孫楚晉初名士）是時亮雖居外鎮而遙

執朝權既據上流擁強兵趨勢者多歸之（趨七喻翻）
導內不能平常遇西風塵起（塵當作塵）舉扇自蔽徐曰元
規塵污人（[illegible]）導以江
夏李充為丞相掾（掾[illegible]）充以時俗崇尚浮虛乃
著學箴以為老子云絕仁棄義民復孝慈豈仁義之
[illegible]孝慈乃生哉蓋患乎情仁義者寡而利仁
[illegible]於聖人而遺累乎陳迹也凡人
見形者[illegible]及道者鮮（鮮息淺翻）逐迹逾篤離本逾遠
故作學箴以袪其蔽（袪丘於翻）曰名之攸彰道之攸
廢乃損所降乃崇所替非仁無以長物（長知兩翻）非
義無以齊恥仁義固不可遠去其害仁義者而已（遠于願翻）
（[illegible]呂翻）漢李壽從兄廣漢太守乾告大臣謀廢立
（從才用翻）秋七月漢王壽使其子廣與大臣盟于前殿徙
乾為漢嘉太守以李閎為荊州刺史鎮巴郡閎恭之
子也（閎[illegible]之弟見八十[illegible]永寧元年）八月蜀中久雨百姓饑疫
壽命羣臣極言得失龔壯上封事稱陛下起兵之初
上指星辰昭告天地歃血盟衆舉國稱藩（[illegible]）
天應人悅大功克集而論者未諭權宜稱制（[illegible]）
今淫雨百日饑疫並臻天其或者將以監示
陛下故也（監[illegible]）愚謂宜遵前盟推奉建康必不失

高爵重位以報大功雖降階一等（[illegible]）而子孫無
窮永保福祚不亦休哉論者或言二州附晉則榮（[illegible]）
（[illegible]）六郡人事之不便昔公孫述在蜀羈客用事（[illegible]）
（[illegible]）劉備在蜀楚士多貴（[illegible]）
（[illegible]）及吳鄧西伐（[illegible]）舉
國屠滅（[illegible]）為主論者不達安危之機苟惜名位以
為劉氏（[illegible]）方仁州郡曾不先知役乃國士主易豈同
今日義舉七榮臣顯哉（[illegible]）論者
又謂臣當為法正（法正[illegible]）臣家
陛下大恩恣臣所安至於榮祿無問漢晉臣皆不處
復何為效法正乎壽省書內慙（[illegible]）祕而
不宣 九月漢僕射任顏謀反誅顏任太后之弟也
漢主壽因盡誅成主雄諸子（[illegible]）
（[illegible]） 冬十月光祿勳顏含以老遜
位（[illegible]）論者以王導帝之師傅名位隆重百僚宜
為降禮（[illegible]）太常馮懷以問含含曰王公
雖貴重理無偏敬（[illegible]）降禮之言
或是諸君事宜鄙人老矣不識時務既而告人曰吾
聞伐國不問仁人（[illegible]）
（[illegible]）向馮祖思問佞於我（[illegible]）
（[illegible]）我豈有邪德乎郭璞嘗遇含欲為之筮（[illegible]）
（[illegible]）含曰年在天位在人脩己而天不與者
命也守道而人不知者性也自有性命無勞蓍龜（[illegible]）
（[illegible]）致仕二十餘年年九十三而卒 代王翳槐之弟
什翼犍質於趙（[illegible]）翳槐疾病命
諸大人立之（[illegible]）翳槐卒諸大人梁蓋等以新有大故（[illegible]）
（[illegible]）什翼犍在遠來未可必比其
至恐有變亂謀更立君（[illegible]）而翳槐次弟屈剛
猛多詐不如屈弟孤仁厚乃相與殺屈而立孤孤不
可自詣鄴迎什翼犍請身留為質（[illegible]）趙王虎義而
俱遣之十一月什翼犍即代王位於繁畤北（[illegible]）
（[illegible]）改元曰建國分國之半以與孤初代王猗盧既
卒國多內難部落離散（事見八十九卷[illegible]）拓跋氏
寖衰及什翼犍立雄勇有智略能脩祖業國人附之
始置百官分掌衆務以代人燕鳳為長史許謙為郎
中令始制反逆殺人姦盜之法號令明白政事清簡
無繫訊連逮之煩百姓安之於是東自濊貊（[illegible]）
西及破落那（[illegible]）南距陰山北盡沙漠率皆歸服有
（[illegible]）
衆數十萬人（[illegible]） 十二月段遼自密雲山遣使

求迎於趙[illegible]既而悔之復遣使求迎於燕[illegible]
趙王虎遣征東將軍麻秋帥眾三萬迎之（帥讀曰率下同）敕
秋曰受降如受敵不可輕也[illegible]以尚書左丞陽裕
遼之故臣使為秋司馬燕王皝自帥諸軍迎遼[illegible]
遼密與燕謀覆趙軍皝遣慕容恪伏精騎七千於密
雲山大敗麻秋於三藏口[illegible]死者什六七秋步走得免陽裕為燕
所執趙將軍范陽鮮于亮失馬步緣山不能進因止
端坐燕兵環之（環音宦）叱令起亮曰身是貴人義不為
小人所屈汝曹能殺亟殺不能則去亮儀觀豐偉（觀古玩翻）
聲氣雄厲燕兵憚之不敢殺以白皝皝以馬迎之
與語大悅用為左常侍[illegible]以崔毖之女
妻之（妻七細翻）皝盡得段遼之眾待遼以上賓之禮以陽
裕為郎中令趙王虎聞麻秋敗怒削其官爵
五年春正月辛丑大赦三月乙丑廣州刺史鄧岳
將兵擊漢寧州漢建寧太守孟彥執其刺史霍彪以
降（咸和八年成取寧州今復之[illegible]）征西將
軍庾亮欲開復中原表桓宣為都督沔北前鋒諸軍

事司州刺史鎮襄陽[illegible]又表其弟臨川太守懌為
監梁雍二州諸軍事梁州刺史鎮魏興[illegible]
西陽太守樊峻為南[illegible]領南郡太守鎮
江陵皆假節又請[illegible]以授征虜將軍毛寶詔以
寶監揚州之江西諸軍事豫州刺史與西陽太守樊
峻帥精兵萬人戍邾城[illegible]
建威將軍陶稱為南中郎將江夏相入沔中稱將二
百人下見亮[illegible]亮素惡稱輕
狡數稱前後罪惡收而斬之[illegible]
後以魏興險遠命庾懌徙屯半洲[illegible]
更以武昌太守陳囂為梁州刺
史趣漢中[illegible]遣參軍李松攻漢巴郡江陽夏四月
執漢荊州刺史李閎巴郡太守黃植送建康[illegible]
漢主壽以李奕為鎮東將軍代閎守巴郡庾亮上
疏言蜀甚弱而胡尚彊欲帥大眾十萬移鎮石城遣
諸軍羅布江沔為伐趙之規帝下其議[illegible]丞相導
請許之太尉鑒議以為資用未備不可大舉太常蔡

謨議以爲時有否泰（否部鄙翻）道有屈伸苟不計強弱而
輕動則亡不終日何功之有爲今之計莫若養威以
俟時時之可否繫胡之強弱胡之強弱繫石虎之能
否自石勒舉事虎常爲爪牙百戰百勝遂定中原所
據之地同於魏世勒死之後虎挾嗣君誅將相（石堪之敗）
（程遐徐光也）內難既平（難乃旦翻）翦削外寇一舉而拔金墉（咸和八年）
再戰而禽石生誅石聰又拾道取郭權如拔槁
（殺石聰又殺金墉郭權事並見上卷）四境之內不失尺土以
是觀之虎爲能乎將不能也論者以胡前攻襄陽不
能拔（咸康元年事見上卷）謂之無能爲夫百戰百勝之強而以

不拔一城爲劣譬如射者百發百中而一失可以謂
之拙乎（中竹仲翻）且石遇偏師也桓平北邊將也（桓宣平北將）
（軍將即亮翻下同）所爭者疆埸之士（士讀曰事）利則進否則退非
所急也今征西以重鎮名將自將大軍欲席卷河南
虎必自帥一國之衆來決勝負（帥讀曰率）豈得以襄
陽爲比哉今征西欲與之戰何如石生若欲城守何
如金墉欲阻沔水何如大江欲拒石虎何如蘇峻凡
此數者宜詳校之石生猛將關中精兵征西之戰殆
不能勝也又當是時洛陽關中皆舉兵擊虎今此三
鎮反爲其用（洛陽關中上三鎮并郭權據上邽爲三也）方之於前倍半

之勢也石生不能敵其半而征西欲當其倍愚所疑
也蘇峻之彊不及石虎沔水之險不及大江大江不
能禦蘇峻而欲以沔水禦石虎又所疑也昔祖士稚
在譙佃於城北界（佃亭年翻）胡來攻豫置軍屯以禦其外
穀將熟胡果至丁夫戰於外老弱穫於內（穫戶郭翻）多持
炬火急則燒穀而走如此數年竟不得其利當是時
胡唯據河北方之於今四分之一耳（言祖逖時石勒據境猶草昧）
（河北之地比之今石虎有之地止四分之一也）士稚不能捍其一而征西
欲以禦其四又所疑也然此但論征西既至之後耳
（謂既至中原後也）尚未論道路之慮也自沔以西水急岸高

魚貫泝流首尾百里（言水急而舟不得並列而進也）若胡無宋
襄之義（左傳宋襄公及楚人戰于泓宋人既成列楚人未既濟司馬子魚曰彼衆我寡及其未既濟也請擊之公曰不可既濟而未成列又以告公曰未可既陳而後擊之宋師敗績國人皆咎公公曰古之爲軍也不以阻隘也寡人雖亡國之餘不鼓不成列）及我未陣而擊之將若之何今王士與
胡水陸異勢便習不同（南人便於用舟北人便於用馬）胡若送死則敵
之有餘若棄江遠進以我所短擊彼所長懼非廟勝
之算（孫子曰未戰而廟算勝者得算多也）朝議多與謨
同（胡爲此謀）乃詔亮不聽移鎮　燕前軍師慕容評廣威
將軍慕容軍（沈約志廣威將軍晉置）折衝將軍慕輿根蕩寇將
軍孫興襲趙遼西俘獲千餘家而去趙鎮遠將

石成（鎮遠將軍石氏所置）積弩將軍呼延晃建威將軍張支等追之評等與戰斬晃支首 段遼謀反於燕燕人殺遼及其黨與數十人送遼首於趙 五月代王什翼犍會諸大人於參合陂（參合縣前漢屬代郡後漢省晉書東魏天平二年置梁城郡參合縣屬焉水經注參合陘在縣西北俗謂之倉鶴陘謂之參合關）議都灅源川（灅胡罪翻又作灅力水翻）其母王氏曰吾自先世以來以遷徙爲業（謂逐水草行國）今國家多難若城郭而居一旦寇來無所避之乃止（是後鎮勿庵之諫亮髮利寇孫其欲不過如此難乃旦翻）代人謂它國之民來附者皆爲烏桓什翼犍分之爲二部各置大人以監之弟孤監其北子寔君監其南（監工銜翻）

什翼犍求昏於燕燕王皝以其妹妻之（妻七細翻） 秋七月趙王虎以太子宣爲大單于建天子旌旗（單音蟬）

庚申始興文獻公王導薨喪葬之禮視漢博陸侯及安平獻王故事（霍光事見二十五卷漢宣帝地節二年安平王孚事見七十九卷武帝泰始八年）參用天子之禮導簡素寡欲善因事就功雖無日用之益而歲計有餘（莊子曰日計之不足歲計之有餘向秀注云日計之不足無旦夕小利也歲計之有餘非大積也三世元明成相息亮翻）輔相三世倉無儲穀衣不重帛（重直龍翻）初導與庾亮共薦丹楊尹何充於帝請以爲已副且曰臣死之日願引充內侍則社稷無虞矣由是加吏部尚書及導薨徵庾亮爲丞相揚州刺史錄尚書事亮固辭辛酉以充爲護軍將軍亮弟會稽內史冰爲中書監揚州刺史參錄尚書事（會工外翻）冰既當重任經綸時務不捨晝夜賓禮朝賢升擢後進由是朝野翕然稱之以爲賢相（翕迄及翻相息亮翻）初王導輔政每從寬恕冰頗任威刑丹楊尹殷融諫之冰曰前相之賢猶不堪其弘（堪任也言過於寬弘而不任也）況如吾者哉范汪謂冰曰頃天文錯度（謂七曜失行爲錯度）足下宜盡消禦之道冰曰玄象豈吾所測正當勤盡人事耳又隱實戶口料出無名萬餘人以充軍實（隱度也料音聊）冰好爲糾察近於繁細後益矯違（謂矯前之繁細而流於寬縱違於正道也好呼到翻）復存寬縱（縱子用翻下同）疎密自由律令無用矣 八月壬午復改丞相爲司徒（去年省司徒并丞相府復扶又翻） 南昌文成公郗鑒疾篤以府事付長史劉遐（劉遐又一人也） 上疏乞骸骨且曰臣所統錯雜率多北人或逼遷徙（謂中原之人有戀土不肯南度者以兵威逼遷之也）或是新附百姓懷土皆有歸本之心臣宣國恩示以好惡處與田宅漸得少安（好呼到翻惡烏路翻處昌呂翻）聞臣疾篤衆情駭動若當北渡必啓寇心（蓋謂諸將將從京口之鎮渡江而北攻譙亦然）太常臣謨平簡貞正素望所歸謂可以爲都督徐州刺史詔以蔡謨爲太軍司加侍中辛酉鑒薨即以謨爲征北將軍都

兗青三州諸軍事、徐州刺史、假節。時左衛將軍陳光請伐趙，詔遣光攻壽陽。謨上疏曰：「壽陽城小而固，自壽陽至琅邪，城壁相望，一城見攻，眾城必救。又王師在路五十餘日，前驅未至，聲息久聞，賊之郵驛，一日千里，河北之騎，足以來赴。以白起、韓信、項籍之勇，猶發梁焚舟，背水而陳。

今欲停船水渚，引兵造城，前對堅敵，顧臨歸路，此兵法之所誡。若進攻未拔，胡騎卒至，懼桓子不知所為，而舟中之指可掬也。今光所將，皆殿中精兵，宜令所向有征無戰。而頓之堅城之下，以國之爪士，擊寇之下邑，得之則利薄而不足損敵，失之則害重而足以益寇，懼非策之長者也。」乃止。

侃在武昌，議者以江北有邾城，宜分兵戍之。侃每不答，而言者不已。侃乃渡水獵，引將佐語之曰：「我所以設險而禦寇者，正以長江耳。邾城隔在江北，內無所倚，外接羣夷。夷中利深，晉人貪利，夷不堪命，必引虜入寇。此乃致禍之由，非以禦寇也。且吳時戍此城用三萬兵，今縱有兵守之，亦無益於江南。若羯虜有可乘之會，此又非所資也。」及庾亮鎮武昌，卒使毛寶、樊峻戍邾城。趙王虎惡之，以夔安為大都督，帥石鑒、石閔、李農、張貉、李菟等五將軍，兵五萬人，寇荊、揚北鄙，二萬騎攻邾城。毛

寶求救於庾亮，亮以城固，不時遣兵。九月，石閔敗晉兵於沔陰，殺將軍蔡懷；夔安、李農陷沔南；朱保敗晉兵於白石，殺鄭豹等五將軍；張貉陷邾城，死者六千人。毛寶、樊峻突圍出走，赴江溺死。夔安進據胡亭，寇江夏。義陽將軍黃沖、義陽太守鄭進皆降於趙。安進圍石城，竟陵太守李陽拒戰，破之，斬首五千餘級。安乃退，遂掠漢東，擁

七千餘戶遷于幽冀是時庾亮猶上疏欲遷鎮石城聞邾城陷乃止上表陳謝自貶三等行安西將軍有詔復位以輔國將軍庾懌為豫州刺史監宣城廬江歷陽安豐四郡諸軍事假節鎮蕪湖 趙王虎患貴戚豪恣乃擢殿中侍御史李巨為御史中丞特加親任中外肅然虎曰朕聞良臣如猛虎高步曠野而豺狼避路信哉虎以撫軍將軍李農為使持節監遼西北平諸軍事征東將軍營州牧鎮令支（趙置營州於遼西北平二郡使農鎮令支令音鈴又郎定翻支音祁）帥衆三萬與征北大將軍張舉攻燕凡城燕王皝以榼盧城大悅綰為禦難將軍授兵一千使守凡城及趙兵至將吏皆恐欲棄城走綰曰受命禦寇死生以之且憑城堅守一可敵百敢有妄言惑衆者斬衆然後定綰身先士卒（先悉薦翻）親冒矢石舉等攻之經旬不能克乃退虎以遼西迫近燕境數遭攻襲乃悉徙其民於冀州之南 漢主壽疾病羅恒解思明復議奉晉壽不從李演復上書言之（恒戶登翻解戶買翻）壽怒殺演壽常慕漢武魏明之為人恥聞父

時事上書者不得言先世政教自以為勝之也舍人杜襲作詩十篇託言應璩以諷諫壽報曰省詩知意若今人所作乃賢哲之話言（話言善言也）若古人所作則死鬼之常辭耳 燕王皝自以稱王未受晉命冬遣長史劉翔參軍鞠運來獻捷論功且言權假之意并請刻期大舉共平中原皝擊高句麗兵及新城高句麗王釗乞盟乃還又使其子恪霸擊宇文別部霸年十三勇冠三軍（冠古玩翻） 張駿立辟雍明堂以行禮 十一月以世子重華行涼州事（重直龍翻） 十二月丁丑趙太保桃豹卒 丙戌以驃騎將軍琅邪王岳為侍中司徒 漢李弈寇巴東守將勞揚戰死 六年春正月庚子朔都亭文康侯庾亮薨以護軍將軍錄尚書何充為中書令 庚戌以南郡太守庾翼為都督江荊司雍梁益六州諸軍事安西將軍荊州刺史假節代亮鎮武昌 時人疑翼年少不能繼其兄 翼盡心為治戎政嚴明數年之間公私充實人皆稱其才 辛亥以左光祿大夫

臨玩為侍中司空。宇文逸豆歸忌慕容翰才名，翰乃陽狂酣飲，或臥自便利，便毗連翻利小便也或被髮歌呼，拜跪乞食。被皮義翻宇文舉國賤之，不復省錄，省察也錄采也視也以故得行來自遂，山川形便，皆默記之。行來猶言往來也燕王皝以翰初非叛亂，以猜嫌出奔，奔事見上卷成紀雖在他國，常潛為燕計，為于偽翻乃遣商人王車通市於宇文部以窺翰。翰見車無言，撫膺頷之而已。皝曰：「翰欲來也。」復使車迎之。復扶又翻下同翰彎弓三石餘，矢尤長大，皝為之造可手弓矢，為于偽翻可手稱手也使車埋於道旁而密告之。二月，翰竊逸豆歸

資治通鑑九十六　二十三

名馬，攜其二子過取弓矢，逃歸。逸豆歸使驍騎百餘追之。驍堅堯翻騎奇寄翻翰曰：「吾久客思歸，既得上馬，無復還理。吾曏日陽愚以誑汝，誑居況翻吾之故藝猶在，無為相逼，自取死也。」追騎輕之，直突而前。翰曰：「吾居汝國久，恨恨，李陵贈蘇武詩恨恨不能辭呂向注曰恨恨相戀之情不欲殺汝，汝去我百步立汝刀，吾射之，一發中者，汝可還；不中者，可來前。」追騎解刀立之，一發正中其環。環刀首劍拊鐶也少儀曰澤劍首鄭氏注云澤弄也利不容可弄正是劍鐶也追騎散走。皝聞翰至，大喜，恩遇甚厚。庚辰，有星孛于太微。晉書天文志曰太微天子庭也五帝坐也十二諸侯府也

三月丁卯，大赦。漢人攻拔丹川，守將孟彥、劉齊、李秋皆死。五年孟彥以建寧降丹川當在建寧界代王什翼犍始都雲中之盛樂宮。曰雲中城東八十里有成樂城今雲中郡治北魏土地記曰盛城白渠水又西逕魏雲中宮南宮在雲中故城東魏書云成樂以為雲中郡治在今白登臺界百餘里趙王虎遺漢主壽書，遺于季翻欲與之連兵入寇，約中分江南。壽大喜，遣散騎常侍王嘏、中常侍王廣使于趙。嘏古雅翻使疏吏翻龔壯諫，不聽。壽大修舟艦，繕兵聚糧。艦戶黯翻秋，

資治通鑑九十六　二十四

九月，以尚書令馬當為六軍都督，徵集士卒七萬餘人為舟師，大閱於成都，鼓譟盈江。時蜀守李冰穿二江成都中皆可行舟壽登城觀之，有吞噬江南之志。解思明諫曰：「我國小兵弱，吳會險遠，圖之未易。」易以豉翻壽乃命群臣大議利害。龔壯曰：「陛下與胡通，孰若與晉通？胡，豺狼也，既滅晉，不得不北面事之；若與之爭天下，則強弱不敵，危亡之勢也。虞、虢之事，已然之戒，左傳晉假道於虞以伐虢既滅虢願陛下熟慮之。」群臣皆以壯言為然，壽乃止。士卒咸稱萬歲。龔壯以為人之行莫大於忠孝，既報父叔之

仇 謂假手於壽以夷李特之子孫也行下孟翻 又欲使壽事晉壽不從乃詐稱耳聾手不制物 手不制物者病風緩縱也 辭歸以文籍自娛終身不復至成都 復扶又翻 趙尚書令夔安卒 趙王虎命司冀青徐幽并雍七州之民五丁取三四丁取二 雍於用翻 合鄴城舊兵滿五十萬具船萬艘 艘蘇遭翻 自河通海運穀千一百萬斛于樂安城 水經注濡水東南逕遼西海陽縣又逕令支故城南分為二水北水枝出世謂之小濡水東逕樂安亭南東與新河故瀆合魏太祖征蹋頓所穿也濡乃官翻 徙遼西北平漁陽萬餘戶於兗豫雍洛四州之地 石虎以司州於鄴以冀之司州為洛州雍於用翻 自幽州以東至白狼 白狼縣漢屬右北平郡晉省水經注白狼水出白狼縣東南北逕白狼山又東北逕昌黎縣故城西又北逕廣成縣故城東又東北出東流為二水右水疑即渝水也地理志曰渝水自塞外南入海一水東北出塞為白狼水又東南流至房縣注于遼 大興屯田悉括取民馬有敢私匿者腰斬凡得四萬餘匹大閱於宛陽 水經注宛陽本自二門北逕宛陽北臺西臺高五丈又石虎講武於其下別為臺以陛之 欲以擊燕

燕王皝謂諸將曰石虎自以樂安城防守重複 重直龍翻 薊城南北必不設備今若詭路出其不意可盡破也 冬十月皝帥諸軍入自蠮螉塞 帥讀曰率自龍城一取道入蠮螉塞蠮於結翻螉烏公翻 襲趙戍將當道者皆斬之直抵薊城 薊音計 趙幽州刺史石光擁兵數萬閉城不敢出燕兵進破武遂津 武遂縣前漢屬信都後漢晉屬安平國其南門武遂津也 入高陽所至焚燒積聚 聚才喻翻 略三萬餘家而去 燕書云略取二郡男女數千口而還今從後燕載記 石光坐懦弱徵還 懦乃臥翻 趙王虎以秦公韜為太尉與太子宣迭日省可尚書奏事 迭以日更日也省悉景翻 專決賞刑不復啟白 復扶又翻 司徒申鍾諫曰賞刑者人君之大柄不可以假人所以防微杜漸消逆亂於未然也太子職在視膳不當豫政庶人邃以豫政致敗 事見上卷咸康三年 覆車未遠也且二政分權鮮不階禍 左傳辛伯諗周桓公曰並后匹嫡兩政耦國亂之本也兩政即二政也 此指宣韜迭日省事鮮息淺翻為宣殺韜張本 愛之不以道適所以害之也虎不聽中謁者令申扁 中謁者令宦官也扁芳連翻 以慧悟辯給有寵於虎宣亦昵之 昵尼質翻 使典機密虎既不省事而宣韜皆好酣飲畋獵 好呼到翻下同 由是除拜生殺皆決於扁自九卿已下率皆望塵而拜太子詹事孫珍病目求方於侍中崔約約戲之曰溺中則愈 戲言溺目中 珍曰目何可溺約曰卿目睕睕正耐溺中 溺奴弔翻睕一活翻睕睕目深也耐乃代翻 珍恨之以白宣宣於兄弟中最胡狀目深聞之怒誅約父子於是公卿以下畏珍側目燕公斌督邊州 斌與張賀度共事蓋督其邊州也斌音彬 亦好畋獵常懸管而入 管者城門之管鑰也欲晨出故常懸管 征北將軍張賀度每裁諫之斌怒辱賀度虎聞之使主書禮儀持節監之

(自東漢以來尙書諸曹各有主書令史也至齊梁之閒其權任甚重禮姓也儀名也春秋時衛有大夫禮至監古銜翻)斌殺儀又欲殺賀度賀度嚴衛馳白之虎遣尚書張離帥騎追斌(帥讀曰率)鞭之三百免官歸第誅其親信十餘人(史言虎無令子)張駿遣別駕馬詵入貢于趙表辭蹇傲虎怒欲斬詵侍中石璞諫曰今國家所當先除者遺晉也河西僻陋不足為意今斬馬詵必征張駿則兵力分而為二建康復延數年之命矣(復扶又翻)乃止璞苞之曾孫也(石苞事晉文帝武帝功參佐命)初漢將李閎為晉所獲(事見上年)逃奔于趙漢主壽致書於趙王虎以請之署曰趙王石君虎不悅付外議之中書監王波

曰令李閎以死自誓曰苟得歸骨於蜀當糾帥宗族混同王化(帥讀曰率)若其信也則不煩一旅(古者行軍五百人為旅)坐定梁益若有前郄(一前一却猶令人言心懷進退也)不過失一亡命之人於趙何損李壽既僭大號令以制詔與之彼必酬返(酬答也返還也)不若後為書與之會挹婁國獻楛矢石砮於趙(挹婁古肅慎氏之國也楛矢長尺有咫其國東北有山出石其利入鐵取以為砮杜佑曰挹婁國在不咸山北夫餘東北千餘里濱大海南與北沃沮接不知其北所極廣袤數千里人衆雖少而多勇力處山險善射弓長四尺力如弩矢用楛長尺八寸青石為鏃所謂石砮也其取石也必先祈神楛侯古翻木名菩砮音奴矢鏃也)波因請以遺漢(遺于季翻)曰使其知我能服遠方也虎從之遣李閎歸厚為之禮閎至成

都壽下詔曰羯使來庭貢其楛矢(羯居謁翻使疏吏翻)虎聞之怒黜王波以白衣領職

七年春正月燕王皝使唐國內史陽裕等(慕容廆置唐國郡)築城於柳城之北龍山之西立宗廟宮闕命曰龍城(由水改柳城為龍城縣)

二月甲子朔日有食之

劉翔至建康帝引見(見賢遍翻)問慕容鎮軍平安對曰臣受遣之日朝服拜章(言朝服南向拜發章表於庭朝直遙翻下同)翔為燕王皝求大將軍燕王章璽(璽斯氏翻)朝議以為故事大將軍不處邊(處昌呂翻)自漢魏以來不封異姓為王所求不可許翔曰自劉石構亂長江以北翦為戎藪(藪蘇口翻周禮注曰澤無水曰藪)

(貊曰翦藪也)未聞中華公卿之冑有一人能攘臂揮戈摧破凶逆者也獨慕容鎮軍父子竭力心存本朝以寡擊衆屢殄強敵使石虎畏懼悉徙邊陲之民散居三魏(謂洪河以西之民也魏郡陽平廣平為三魏[illegible])蹙國千里以薊城為北境功烈如此而惜海北之地不以為封邑何哉昔漢高祖不愛王爵於韓彭故能成其帝業項羽刓印不忍授卒用危亡(事見漢高紀卒子恤翻)吾之至心非苟欲尊其所事竊惜聖朝疏忠義之國使四海無所勸慕耳尚書諸葛恢翔之姊夫也獨主異議以為夷狄相攻中國之利惟器與名不可輕許乃謂翔曰借使慕容鎮軍能

除石虎乃是復得一石虎也。復扶又翻朝廷何賴焉。翔曰：嫠婦猶知恤宗周之隕，左傳鄭子太叔見范獻子曰嫠不恤緯而憂宗周之隕王室之不寧晉之恥也嫠陵之翻今晉室阽危，阽余廉翻君位侔元凱，曾無憂國之心邪。鄉使庾萬之功不立，則少康何以祀夏。桓文之戰不捷，則周人皆為左衽矣。左傳夏之方衰也后羿因夏民以代夏政其臣寒浞殺羿而殺夏后相后緡逃歸有仍生少康奔有鬲氏有鬲收衆以滅浞而立少康祀夏配天不失舊物齊桓公伐山戎南伐楚晉文公敗楚於城濮皆率諸侯以尊周室孔子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慕容鎮軍枕戈待旦，志殄凶逆，而君更唱邪惑之言，忌間忠臣，間古莧翻四海所以未壹，良由君輩耳。翔留建康歲餘，衆議終不決。翔乃說中常侍彧弘曰：彧或是作彧姓也姓譜古有彧國彧為姓石虎苞八州之地，帶甲百萬，志吞江漢，自索頭、宇文暨諸小國，無不臣服。索昔各翻惟慕容鎮軍翼戴天子，精貫白日，而更不獲殊禮之命，竊恐天下移心解體，無復南向者矣。復扶又翻公孫淵無尺寸之益於吳，吳王封為燕王，加以九錫。事見七十二卷魏明帝青龍元年今慕容鎮軍屢摧賊鋒，威震秦隴，虎比遣重使，比毗至翻使疏吏翻甘言厚幣，欲授以曜威大將軍、遼西王，劉翔蓋為是言耳然當時將軍必有曜威之號慕容鎮軍惡其非正，却而不受。惡烏路翻今朝廷乃矜惜虛名，沮抑忠順，豈社稷之長計乎。沮在呂翻後雖悔之，恐無及已。弘為之入言於帝，為于偽翻下同帝意亦欲許之。會皝上表稱庾氏兄弟擅權召亂，以庾亮召蘇峻致禍之變及亮弟翼握兵於外弟冰專政於內也宜加斥退，以安社稷。又與庾冰書，責其當國秉權，不能為國雪恥。冰甚懼，以其絕遠，非所能制，乃與何充奏從其請。乙卯，以慕容皝為使持節、大將軍、都督河北諸軍事、幽州牧、大單于、燕王，單音蟬備物典策，皆從殊禮。師古曰既有備物而加之策書也[illegible]又以其世子儁為假節、安北將軍、東夷校尉、左賢王，賜軍資器械以千萬計。又封諸功臣百餘人。以劉翔為代郡

太守，封臨泉鄉侯，加員外散騎常侍。晉志曰員外散騎常侍魏末置翔固辭不受。翔疾江南士大夫以驕奢酣縱相尚，嘗因朝貴宴集，酣户甘翻朝直遙翻謂何充等曰：四海板蕩，奄踰二紀，板蕩周厲王之詩也板反也言厲王為政反先王之道天下之民盡病也蕩法度廢壞之貌言天下蕩蕩無綱紀文章也自懷帝永嘉至是二十六年矣宗社為墟，黎民塗炭，斯乃廟堂焦慮之時，忠臣畢命之秋也。而諸君宴安江沱，江有沱水別為沱肆情縱欲，以奢靡為榮，以傲誕為賢，謇諤之言不聞，征伐之功不立，將何以尊主濟民乎。充等甚慚。詔遣兼大鴻臚郭悕持節詣棘城冊命燕王，臚陵如翻悕香衣翻與翔等偕北。公卿餞于江

上翔謂諸公曰昔少康資一旅以滅有窮左傳少康田一成有衆一旅能布其德而兆其謀以收夏衆遂滅有窮句踐憑會稽以報彊吳越王句踐棲于會稽嘗膽卒以滅吳蔓草猶宜早除左傳鄭祭仲曰蔓草猶不可除況君之寵弟乎況寇讎乎今石虎李壽志相吞噬王師縱未能澄清北方且當從事巴蜀一旦石虎先人舉事先悉薦翻併壽而有之據形便之地以臨東南雖有智者不能善其後矣中護軍謝廣曰是吾心也

三月戊戌皇后杜氏崩　夏四月丁卯葬恭皇后于興平陵　詔實王公以下至庶人皆正土斷白籍時王公庶人多自北來僑寓江左今皆以土著為斷著之白籍也白籍者戶口版籍也宋齊以下有黃籍著直畧翻

秋七月郭悕劉翔等至燕燕王皝以翔為東夷護軍領大將軍長史以唐國內史陽裕為左司馬典書令李洪為右司馬晉制王國置典書典祠典衛學官令各一人典書令天朝吏部尚書之職中朝典書令在常侍侍郎上及渡江則侍郎次常侍而典書令居三軍下中尉鄭林為軍諮祭酒　八月辛酉東海哀王沖薨沖後東海王越事見八十七卷懷帝永嘉五年　九月代王什翼犍築盛樂城於故城南八里盛樂縣屬定襄郡樂音洛　代王妃慕容氏卒

冬十月匈奴劉虎寇代西部代王什翼犍遣軍逆擊大破之虎卒子務桓立遣使求和於代什翼犍以女妻之妻七細翻務桓又朝貢於趙朝直遙翻趙以務桓為平北將軍左賢王

趙橫海將軍王華帥舟師自海道襲燕安平破之此遼東郡之西安平也四年華以青州之衆戍海島故得襲破之帥讀曰率

燕王皝以慕容恪為渡遼將軍鎮平郭自慕容翰慕容仁之後諸將無能繼者及恪至平郭撫舊懷新屢破高句麗兵高句麗畏之不敢入境

十二月興平康伯陸玩薨

漢主壽以其太子勢領大將軍錄尚書事　初成主雄以儉約寬惠得蜀人心及李閎王嘏還自鄴二人以六年使鄴嘏與學翻盛稱鄴中繁庶宮殿壯麗且言趙王虎以刑殺御下故能控制境內壽慕之徙旁郡民三丁以上者以實成都大修宮室治器玩人有小過輒殺以立威治直之翻左僕射蔡興右僕射李嶷皆坐直諫死嶷魚力翻民疲於賦役吁嗟滿道思亂者衆矣史言漢將亡

資治通鑑卷第九十六

資治通鑑卷第九十七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充集賢殿修撰判西京留司御史臺上柱國河內郡開國侯食邑一千三百戶食實封肆伯戶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

勑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晉紀十九 起玄黓攝提格盡彊圉協洽凡六年

顯宗成皇帝下

咸康八年春正月己未朔日有食之 考異曰天文志作乙未今從帝紀及長曆 乙丑大赦 豫州刺史庾懌以酒餉江州刺史王允之允之覺其毒飲犬犬斃 飲於禁翻 密奏之帝曰大舅已亂天下 謂庾亮也 小舅復欲爾邪 復扶又翻 二月懌飲鴆而卒 卒子恤翻 三月初以武悼后配食武帝廟 楊皇后死見惠帝元康元年今乃得配食武帝 庾翼在武昌數有妖怪 數所角翻 欲移鎮樂鄉征虜長史王述與庾冰牋曰樂鄉去武昌千有餘里數萬之衆一旦移徙興立城壁公私勞擾又江州當泝流數千里供給軍府力役增倍且武昌實江東鎮戍之中非但扞禦上流而已緩急赴告駿奔不難 書武成注云駿大也言皆奔走也 若移樂鄉遠在西陲一朝江渚有虞不相接救方嶽重將 將即亮翻 固當居要害之地爲內外形勢使闚闟之心不知所向昔秦忌亡胡之讖卒爲劉項之資 秦盧生奏錄圖書曰亡秦者胡也始皇使蒙恬北伐胡不知亡秦者胡亥也 周惡檿弧之謠而成褒姒之亂 國語曰宣王之時有童謠曰檿弧箕服實亡周國宣王使執而戮之府之小妾生女而棄之此人收以奔褒褒人有獄以女爲褒姒之亂 是以達人君子直道而行禳避之道皆所不取正當擇人事之勝理思社稷之長計耳朝議亦以爲然翼乃止 夏五月乙卯帝不豫 不豫不安也 六月庚寅疾篤或詐爲尚書符敕宮門無得內宰相衆皆失色庾冰曰此必詐也推問果然 推考究也 帝二子丕奕皆在襁褓 襁居兩翻褓音保 庾冰自以兄弟秉權日久恐易世之後親屬愈疏爲它人所間 間古莧翻 每說帝 說式芮翻 以國有彊敵 彊敵謂石虎 宜立長君 長知兩翻 請以母弟琅邪王岳爲嗣帝許之中書令何充曰父子相傳先王舊典易之者鮮不致亂 鮮息淺翻 故武王不授聖弟 聖弟謂周公 非不愛也今琅邪踐阼將如孺子何冰不聽下詔以岳爲嗣并以奕繼琅邪哀王 元帝以子裒奉琅邪恭王後琅邪哀王安國立未踰年薨復以皇子昱爲琅邪王咸和元年昱徙封會稽以岳爲琅邪王今岳入繼大宗故以奕繼哀王後 壬辰冰充及武陵王晞會稽王昱尚書令諸葛恢並受顧命 癸巳帝崩 年二十二

二十二帝幼沖嗣位不親庶政及長頗有勤儉之德
甲午琅邪王即皇帝位大赦 己亥封成帝子丕
為琅邪王奕為東海王 康帝亮陰不言委政於庾
冰何充秋七月丙辰葬成帝于興平陵帝徒行送喪
至閶闔門乃升素輿至陵所既葬帝臨軒庾冰何充
侍坐（坐徂臥翻）帝曰朕嗣鴻業二君之力也充曰陛下龍
飛臣冰之力也若如臣議不覩升平之世帝有慙色
己未以充為驃騎將軍（驃匹妙翻騎奇寄翻）都督徐州揚州之晉陵
諸軍事領徐州刺史鎮京口（晉永嘉大亂徐州淮北流民相率過淮亦有過江居晉陵郡界者咸和四年司空郗鑒又徙流民之在淮南者於晉陵諸縣其徙過江南及留在江北者
並立僑郡以司牧之州郡在江北者有廣陵堂邑鍾離三郡而揚州之境以晉陵此郡所謂都督徐州揚州之晉陵諸軍事者以晉陵比郡毗陵郡也吳分立之與東海國越世子名毗而東海國故食毗陵永嘉五年改為晉陵）避諸庾也 冬十月燕
王皝遷都龍城（龍城今營州柳城也漢屬遼西郡廆先居徒河之青山後徙棘城咸康七年皝以柳城之北龍山之西所謂福德之地也使陽裕唐柱等築龍城構宮廟改柳城為龍城縣）赦其
境內建威將軍翰言於皝曰宇文彊盛日久屢為國
患今逸豆歸篡竊得國（逸豆歸逐乞得歸見九十五卷咸和八年）羣情不
附加之性識庸闇將帥非才（將即亮翻帥所類翻）國無防衛軍
無部伍臣久在其國悉其地形雖遠附彊羯（彊羯謂趙也羯居謁翻）
聲勢不接無益救援今若擊之百舉百克然高
句麗去國密邇常有闚覦之志（闚從門中視也覦音俞闚覦私視也）彼知宇文既亡禍將及己
必乘虛深入掩吾不備若少留兵則不足以守多留
兵則不足以行此心腹之患也宜先除之觀其勢力
一舉可克宇文自守之虜必不能遠來爭利既取高
句麗還取宇文如返手耳（返當作反）二國既平利盡東
海國富兵彊無返顧之憂然後中原可圖也皝曰善
將擊高句麗高句麗有二道其北道平闊南道險狹
（北道從北置而進南道從南陝入木底城）衆欲從北道翰曰虜以常情料
之必謂大軍從北道當重北而輕南王宜帥銳兵從
南道擊之出其不意丸都不足取也（丸都高句麗王所居）
別遣偏師從北道縱有蹉跌（蹉倉何翻跌徒結翻蹉跌失足仆路也）
其腹心已潰四支無能為也皝從之十一月皝自將
勁兵四萬出南道（下同）以慕容翰慕容霸為前鋒
別遣長史王寓等將兵萬五千出北道以伐高句麗
高句麗王釗果遣弟武帥精兵五萬拒北道自帥羸
兵以備南道（羸倫為翻）慕容翰等先至與釗合戰皝以大
衆繼之左常侍鮮于亮曰臣以俘虜蒙王國士之恩

事見上卷咸康四年不可以不報今日臣死日也獨與數騎先犯高句麗陳所嚮摧陷高句麗陳動騎奇寄翻下同陳讀曰陣大衆因而乘之高句麗兵大敗左長史韓壽斬高句麗將阿佛和度加高句麗官有阿佛和度加諸軍乘勝追之遂入丸都釗單騎走輕車將軍慕輿埿追獲其母周氏及妻而還會王寓等戰於北道皆敗沒由是皝不復窮追復扶又翻遣使招釗釗不出皝將還韓壽曰高句麗之地不可戍守今其主亡民散潛伏山谷大軍既去必復鳩聚收其餘燼猶足為患請載其父尸囚其生母而歸俟其束身自歸然後返之撫

以恩信策之上也皝從之發釗父乙弗利墓載其尸收其府庫累世之寶虜男女五萬餘口燒其宮室毀丸都城而還十二月壬子立妃褚氏為皇后徵豫章太守褚裒為侍中尚書裒自以后父不願居中任事裒蒲侯翻苦求外出乃除建威將軍江州刺史鎮半洲　趙王虎作臺觀四十餘所於鄴觀古玩翻又營洛陽長安二宮作者四十餘萬人又欲自鄴起閣道至襄國敕河南四州治南伐之備河南四州洛豫兗徐也并朔秦雍嚴西討之資青冀幽州為東征之計皆三五發卒

諸州軍造甲者五十餘萬人船夫十七萬人為水所沒虎狼所食者三分居一加之公侯牧宰競營私利百姓失業愁困貝丘人李弘貝丘縣漢屬清河郡因衆心之怨自言姓名應讖連結黨與署置百寮事發誅之連坐者數千家虎畋獵無度晨出夜歸又多微行躬察作役侍中京兆韋謏諫曰謏先了翻陛下忽天下之重輕行斤斧之間猝有狂夫之變雖有智勇將安所施又興役無時廢民耘穫吁嗟盈路殆非仁聖之所忍為也虎賜謏穀帛而興繕滋繁游察自若秦公韜有寵於虎太子宣惡之惡烏路翻右

僕射張離領五兵尚書欲求媚於宣說之曰今諸侯吏兵過限宜漸裁省以壯本根宣使離為奏秦燕義陽樂平四公聽置吏一百九十七人帳下兵二百人自是以下三分置一餘兵五萬悉配東宮於是諸公咸怨嫌釁益深矣青州上言濟南平陵城北石虎一夕移於城東南有狼狐千餘迹隨之迹皆成蹊虎喜曰石虎者朕也自西北徙而東南者天意欲使朕平蕩江南也其敕諸州兵明年悉集朕當親董六師

以奉天命。羣臣皆賀，上皇德頌者一百七人。征士五人出車一乘，牛十二頭，米十五斛，絹十匹，調不辦者斬。民至鬻子以供軍須，猶不能給，自經於道樹者相望。

康皇帝

建元元年春二月，高句麗王釗遣其弟稱臣入朝於燕，貢珍異以千數。燕王皝乃還其父尸，猶留其母為質。宇文逸豆歸遣其相莫淺渾將兵擊燕。諸將爭欲擊之，燕王皝不許。莫淺渾以為皝畏之，酣飲縱獵，不復設備。皝使慕容翰出擊之，莫淺渾大敗，僅以身免，盡俘其眾。庾翼為人慷慨，喜功名。琅邪內史桓溫，彝之子也，尚南康公主，豪爽有風概，翼與之友善，相期以寧濟海內。翼嘗薦溫於成帝曰：桓溫有英雄之才，願陛下勿以常人遇之，常壻畜之，宜委以方召之任，必有弘濟艱難之勳。時杜乂、殷浩並才名冠世，翼獨弗之重也，曰：此輩宜束之高閣，俟天下太平，然後徐議其任耳。浩累辭徵辟，屏居墓所，幾將十年，時人擬之管、葛。江夏相謝尚、長山令王濛常伺其出處，以卜江左興亡，嘗相與省之，知浩有確然之志，既返，相謂曰：深源不起，當如蒼生何！尚，鯤之子也。翼請浩為司馬，詔除侍中、安西軍司，浩不應。翼遺浩書曰：王夷甫立名非真，雖云談道，實長華競。明德君子，遇會處際，寧可然乎？浩猶不起。殷羨為長沙相，在郡貪殘，庾冰與翼書屬之。翼報曰：殷君驕豪，亦似由有佳兒，弟故小令物情容之。大較江東之政，以嫗煦豪強，常為民蠹，時有行法，輒施之寒劣。如往年偷石頭倉米一百萬斛，皆是豪將輩，而直殺倉督監以塞責。山遐為餘姚長，為官出豪強所藏二千戶，而眾共驅之，令遐不得安席，雖皆前宰之惛謬，江東事去，實此之由。兄弟不幸，橫陷此中，自不能拔足於風塵之外，當共

明日而治之（治，直之翻）荊州所統二十餘郡（太康地志，荊州統郡二十二，惠帝至元帝又立隨郡、新野、竟陵、邵陵、南河、宇郡）唯長沙最遠而不黜，與殺督監復何異邪（復，扶又翻）遐，簡之子也（簡，永嘉中山簡襲襄陽）翼以滅胡取蜀為己任，遣使東約燕王皝，西約張駿，刻期大舉。朝議多以為難（難，乃旦翻；使，疏吏翻）唯庾冰意與之同，而桓溫、譙王無忌皆贊成之。無忌，承之子也（承死於王敦之難）

秋，七月，趙汝南太守戴開帥數千人詣翼降（帥讀曰率；降，戶江翻）丁巳，下詔議經略中原。翼欲悉所部之眾北伐，表桓宣為都督司、雍、梁三州、荊州之四郡諸軍事、梁州刺史（荊州四郡，南陽、襄陽、新野、南鄉也；雍，於用翻）前趣丹水（趣，七喻翻。丹水縣，前漢屬弘農郡，後漢屬南陽郡，晉屬順陽郡；丹水故城在今鄧州內鄉縣西南臨丹水）桓溫為前鋒小督、假節，帥眾入臨淮（考異曰：帝紀云入臨淮）並發所統六州奴（庾翼為征西將軍……）及車牛驢馬，百姓嗟怨（六州，江、荊、司、雍、梁、益也）

代王什翼犍復求婚於燕（復，扶又翻）燕王皝使納馬千匹為禮；什翼犍不與，又倨慢無子壻禮。八月，皝遣世子儁帥前軍師評等擊代（帥讀曰率……）什翼犍帥眾避去，燕人無所見而還。

漢主壽卒（年四十四）諡曰昭文，廟號中宗；太子勢即位，大赦（勢，字子仁，壽之長子也）

趙太子宣擊鮮卑斛穀提，大破之，斬首三萬級。

宇文逸豆歸執段遼弟蘭送於趙（逸豆歸……）并獻駿馬萬匹。趙王虎命蘭帥所從鮮卑五千人屯令支（令支……）

庾翼欲移鎮襄陽，恐朝廷不許，乃奏云移鎮安陸（安陸……）帝及朝士皆遣使譬止翼，翼遂違詔北行，至夏口，復上表請鎮襄陽（……）翼時有眾四萬，詔加翼都督征討諸軍事。

先是，車騎將軍、揚州刺史庾冰屢求出外（先，悉薦翻）辛巳，以冰都督荊、江、寧、益、梁、交、廣七州、豫州之四郡諸軍事（豫州四郡……）領江州刺史、假節，鎮武昌，以為翼繼援。徵徐州刺史何充為都督揚、豫、徐州之琅邪諸軍事（永嘉之亂，琅邪國人隨元帝過江者千餘戶……）領揚州刺史、錄尚書事，輔政。以琅邪內史桓溫為都督青、徐、兗三州諸軍事、徐州刺史，褚裒為衛將軍，領中書令。

冬，十一月，己巳，大赦。

二年春，正月，趙王虎享群臣於太武殿，有白雁百餘集馬道之南（馬道……）虎命射之，皆不獲（射，而亦翻）時諸州兵集者百餘萬，太史令趙攬密言於虎曰：白

[illegible]

瓯集庭宫空將空之象不宜南行虎信之乃臨宣武觀大閲而罷[illegible]　漢主勢改元太和尊母閻氏爲皇太后立妻李氏爲皇后　燕王皝與左司馬高詡謀伐宇文逸豆歸詡曰宇文強盛今不取必爲國患伐之必克然不利於將[illegible]出而告人曰吾往必不返然忠臣不避也於是皝自將伐逸豆歸[illegible]以慕容翰爲前鋒將軍劉佩副之分命慕容軍慕容恪慕容霸及折衝將軍慕輿根將兵三道並進高詡將發不見其妻使人語以家事而行[illegible]逸豆歸遣南羅大涉夜干將精兵逆戰[illegible]皝遣人馳謂慕容翰曰涉夜干勇冠三軍宜小避之翰曰逸豆歸掃其國内精兵以屬涉夜干[illegible]涉夜干素有勇名一國所賴也今我克之其國不攻自潰矣且吾孰知涉夜干之爲人[illegible]雖有虚名實易與耳不宜避之以挫吾兵氣遂進戰翰自出衝陳[illegible]涉夜干出應之慕容霸從傍邀擊遂斬涉夜干宇文士卒見涉夜干死不戰而潰燕軍乘勝逐之遂克其都城[illegible]逸豆歸走死漠北宇文氏由是散亡皝悉收其畜產資貨徙其部衆五千餘落於昌黎

[illegible]

闢地千餘里更命涉夜干所居城曰威德城使弟彪戍之而還高詡劉佩皆中流矢卒[illegible]詡善天文皝嘗謂曰卿有佳書而不見與何以爲忠盡詡曰臣聞人君執要人臣執職執要者逸執職者勞是以后稷播種堯不預焉占候天文晨夜甚苦非至尊之所宜親殿下將焉用之[illegible]皝默然初逸豆歸事趙甚謹貢獻屬路[illegible]及燕人伐逸豆歸趙王虎使右將軍白勝并州刺史王霸自甘松出救之[illegible]比至宇文氏已亡因攻威德城不克而還慕容彪追擊破之慕容翰之與宇文氏戰也爲流矢所中臥病積時不出後漸差[illegible]於其家試騁馬或告翰稱病而私習騎乘疑欲爲變燕王皝雖藉翰勇略然中心終忌之乃賜翰死翰曰吾負罪出奔既而復還[illegible]今日死已晚矣然羯賊跨據中原吾不自量欲爲國家蕩壹區夏[illegible]此志不遂沒有遺恨命矣夫飲藥而卒[illegible]　代王什翼犍遣其大人長孫秩迎婦於燕[illegible]

胡注 口

夏四月，涼州將張瓘敗趙將王擢于三交城。華旨書川後州改注 三交城在鄴方之西，[illegible]三交上族在[illegible]東北十五里[illegible] 初，趙領軍王朗言於趙王虎曰：盛冬雪寒，而皇太子使人伐宮材，引於漳水，役者數萬，吁嗟滿道，陛下宜因出游罷之。虎從之。太子宣怒。會熒惑守房，天文志：房四星為明堂，天子布政之宮也，亦四輔也。下第一星上將也，次次將也，次次相也，上星上相也。熒惑守房心，王者惡之。熒惑，天子理也，故曰雖有明天子，必謹視熒惑所在。 宣使太史令趙攬言於虎曰：房為天王，今熒惑守之，其殃不細，宜以貴臣王姓者當之。虎曰：誰可者？攬曰：無貴於王領軍。虎意惜朗，使攬更言其次。攬無以對，因曰：其次唯中書監王波耳。虎乃下詔追罪波前議楛矢事，見上卷成帝咸康六年。 要斬之，及其四子，投尸漳水；既而愍其無罪，追贈司空，封其孫為侯。

趙平北將軍尹農攻燕凡城，不克而還。

漢太史令韓皓上言：熒惑守心，乃宗廟不修之譴。以七曜所經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考之，房五度，心三度，大五星入之次而不去謂之守。時趙太史以為熒惑守房，漢太史以為熒惑守心，是則躔度之難知也。 漢主勢命羣臣議之。相國董皎、侍中王嘏以為：景武創業，獻文承基，至親不遠，無宜疏絕。乃更命祀成始祖、太宗，皆謂之漢。李特諡景武皇帝，廟號始祖；雄諡武皇帝，廟號太宗；驤諡獻皇帝；壽諡文皇帝。特、驤兄弟也；雄、壽從兄弟也，故曰至親不遠。李壽改之宗廟見上卷成帝咸康四年。

征西將軍庾翼使梁州刺史桓宣擊趙將李羆於丹水，為羆所敗。敗補邁翻。 翼貶宣為建威將軍。宣慙憤成疾，秋八月庚辰，卒。翼以長子方之為義城太守，沈約志：義成郡，晉孝武立，治襄陽。[illegible] 代領宣眾；又以司馬應誕為襄陽太守，參軍司馬勳為梁州刺史，戍西城。西城縣時屬魏興郡。

中書令褚裒固辭樞要。閏月丁巳，以裒為左將軍、都督兗州徐州之琅邪諸軍事、兗州刺史，鎮金城。金城在江乘之蒲洲。

帝疾篤。庾冰、庾翼欲立會稽王昱為嗣，琅邪徙封會稽，以為會稽王。會古外翻。 中書監何充建議立皇子聃；聃他含翻。 帝從之。九月丙申，立聃為皇太子。戊戌，帝崩于式乾殿。年二十二。建康宮殿皆用洛都舊名。 己亥，何充以遺旨奉太子即位，大赦。由是冰、翼深恨充。尊皇后褚氏為皇太后。時穆帝方二歲，太后臨朝稱制。朝直遙翻。下同。 何充加中書監，錄尚書事。充自陳既錄尚書，不宜復監中書；中書監之監古銜翻。監中書之監古銜翻。 許之，復加侍中。復扶又翻。下同。 充以左將軍褚裒，太后之父，宜綜朝政，上疏薦裒參錄尚書。乃以裒為侍中、衛將軍、錄尚書事，持節、督、刺史如故。裒蒲侯翻。 裒以近戚，懼獲譏嫌，上疏固請居藩，改授都督徐兗青三州揚州之二郡諸軍事、衛將軍、徐兗二州刺史，鎮京口。揚州之二郡，晉陵[illegible]

宋本充

陵義興也尚書奏：「裒見太后，在公庭則如臣禮，私覿則嚴
父。」朱熹曰私覿以私禮見也嚴尊也從之。冬十月，葬康帝于
崇平陵。江州刺史庾冰有疾，太后徵冰輔政，冰辭。
十一月庚辰卒。庾翼以家國情事，言以兄弟之情則當赴冰之喪以國事則當治兵以圖收復留子方之為建武將軍，戍襄陽。方之年
少，詩照翻以參軍毛穆之為建武司馬以輔之。穆之，寶
之子也。毛寶有平蘇峻之功邾城之難寶死焉翼還鎮夏口，夏戶雅翻詔翼
復督江州，又領豫州刺史。翼辭豫州，復欲移鎮樂鄉，
詔不許。翼仍繕修軍器，大佃積穀，以圖後舉。佃亭年翻
趙王虎作河橋於靈昌津，采石為中濟，滑臺故粟艇也戍下之有延津又西為靈昌津水岸為神靈之助號是後為靈昌津大河深廣於此以下石為中府兩岸繫巨絙以維船然後可以立橋陽橋蒲津橋之中每是也采石取石也譬如
石下，輒隨流，河流果急故下輒隨流耳用功五百餘萬而橋不
成，虎怒，斬匠而罷。

孝宗穆皇帝上之上諱聃字彭子康帝子也諡法中情見貌曰穆

永和元年春正月甲戌朔，皇太后設白紗帷於太極
殿，抱帝臨軒。趙義陽公鑒鎮關中，役煩賦重，文武
有長髮者，輒拔為冠纓，纓於盈翻餘以給宮人。長史取髮
白趙王虎，虎徵鑒還鄴，以樂平公苞代鎮長安。發雍
洛、秦、并州十六萬人，石虎分司州之河南弘農為州雍州之陳留東燕置洛州

用翻治長安未央宮，治直之翻虎好獵，晚歲體重，不能跨馬，
乃造獵車千乘，好呼到翻乘繩證翻刻期校獵。自靈昌津南至
滎陽，東極陽都，為獵場，陽都縣前漢屬城陽國後漢晉屬琅邪國□陽都故城在今沂州沂水縣南又曰在承縣東使御史監察，監古銜翻其中禽獸有犯
者罪至大辟。辟毗亦翻民有美女佳牛馬，御史求之不得，
皆誣以犯獸，論死者百餘人。發諸州二十六萬人修
洛陽宮。發百姓牛二萬餘頭配朔州牧官。趙置牧官於朔方增
置女官二十四等，東宮十二等，公侯七十餘國皆九
等。大發民女三萬餘人，料為三等以配之。太子、諸公
私令采發者又將萬人。郡縣務求美色，多強奪人妻，
殺其夫及夫自殺者三千餘人。至鄴，虎臨軒簡第，以
使者為能，封侯者十二人。荊、楚、揚、徐之民流叛略盡，荊楚以國言揚徐以州言荊楚之地謂汝南南陽及南則汝荊楚之地也揚州之地也彭城下邳東海琅邪民先投東晉以流入此界者今流叛略盡守令坐不
能綏懷，下獄誅者五十餘人。下遐稼翻金紫光祿大夫逯
明，金紫光祿大夫即光祿大夫之加金章紫綬者自此以為官稱逯盧谷翻因侍切諫，侍因見而切諫也虎大怒，使龍騰拉殺之。龍騰虎所置中勇郎拉盧合翻
燕王皝以牛假貧民，使佃苑中，佃亭年翻稅其什之八；自
有牛者稅其七。記室參軍封裕上書諫，以為：「古者什
一而稅，天下之中正也。降及魏、晉，仁政衰薄，假官田

官牛者不過稅其什六自有牛者中分之猶不取其七八也自永嘉以來海內蕩析武宣王綏之以德慕容廆諡武宣王華夷之民萬里輻湊襁負而歸之者若赤子之歸父母是以戶口十倍於舊無田者什有三四及殿下繼統南摧強趙東兼高句麗北取宇文民歸慕容庶事見八十八卷愍帝建興元年破趙事見上卷成帝咸康四年破高麗見九十七卷咸康八年破宇文見上卷康帝建元二年拓地三千里增民十萬戶是宜悉罷苑囿以賦新民無牛者官賜之牛不當更收重稅也且以殿下之民用殿下之牛牛非殿下之有將何在哉如此則戎旗南指之日民誰不簞食壺漿以迎王師用孟子語簞音丹食祥吏翻石虎誰與處矣處昌呂翻川瀆溝渠有廢塞者塞悉則翻皆應通利旱則灌溉潦則疏泄一夫不耕或受之飢況遊食數萬何以得家給人足乎今官司猥多虛費廩祿苟才不周用皆宜澄汰以用水澄之使清而汰去其沙汰也工商末利宜立常員學生三年無成徒塞英儁之路皆當歸之於農塞悉則翻殿下聖德寬明博采芻蕘文王荀子芻蕘刈草曰芻采薪曰蕘蕘如招翻參軍王憲大夫劉明並以言事忤旨主者處以大辟主者謂其時主斷憲明之獄者忤五故翻處昌呂翻辟毗亦翻殿下雖恕其死猶免官禁錮夫求諫諍而罪直言是猶適越而北行必不獲其所志矣右長史宋該等阿

媚苟容輕劾諫士劾戶槩翻又戶得翻己無骨鯁骨鯁以喻剛強正直者嫉人有之掩蔽耳目鯁魚骨又骨不下咽為鯁以其害得難受如骨之鯁喉也不忠之甚者也皝乃下令稱覽封記室之諫孤實懼焉國以民為本民以穀為命可悉罷苑囿以給民之無田者貧者官與之牛力有餘願得官牛者並依魏晉舊法溝瀆溉灌有益者令以時修治治直之翻今戎事方興勳伐既多以功曰勳積功曰伐官未可減俟中原平壹徐更議之工商學生皆當裁擇夫人臣關言於人主至難也難乃旦翻王褒聖主得賢臣頌進得行其謀退得關其忠雖有狂妄當擇其善者而從之王憲劉明雖罪應廢黜亦由孤之無大量也可悉復本官仍居諫司封生蹇蹇深得王臣之體易曰王臣蹇蹇匪躬之故其賜錢五萬宣示內外有欲陳孤過者不拘貴賤勿有所諱皝雅好文學好呼到翻常親臨庠序講授考校學徒至千餘人頗有妄濫者故封裕及之

詔徵衛將軍褚裒欲以為揚州刺史錄尚書事吏部尚書劉遐長史王胡之說裒曰說輸芮翻會稽王令德雅望國之周公也足下宜以大政授之裒乃固辭歸藩壬戌以會稽王昱為撫軍大將軍錄尚書六條事劉聰以其子粲為丞相領大將軍錄尚書事劉延年錄尚書六條事錄六條事置在錄尚書事之下是必晉之前先有是官聰承而置之也汪又見前會工外翻昱清虛寡欲尤善玄言

常以劉惔王濛及潁川韓伯爲談客（惔徒甘翻）又辟郗超爲撫軍掾謝萬爲從事中郎超鑒之孫也（郗鑒 [illegible]）以絹（[illegible]）少卓犖不羈（少詩照翻犖呂角翻卓犖高也犖有力也一曰其氣錯落高且卓也有才力譬之馬駿逸不可得而羈縶也）父愔簡默沖退而嗇於財積錢至數千萬（愔於今翻）嘗開庫任超所取超散施親故一日都盡（史言郗超之才具足以用世晉朝不能用其為桓溫用也施式豉翻）萬安之弟也清曠秀邁亦有時名。燕有黑龍白龍見于龍山（龍山在龍城之東見賢遍翻）交首遊戲解角而去燕王皝親祀以太牢赦其境內命所居新宮曰和龍（[illegible]）都亭肅侯庾冰卒。庾翼表子爰之行輔國將軍荊州刺史委以後任司馬義陽朱燾爲南蠻校尉以千人守巴陵。秋七月庚午卒。翼部將干瓚等作亂（干姓也左傳宋有干犨瓚藏旱翻）殺冠軍將軍曹據（冠古玩翻）朱燾與安西長史江虨（虨悲巾翻）建武司馬毛穆之（[illegible] 軍守襄陽以穆之為司馬穆之即虎生也 [illegible] 祖小字虎生名犯王后諱故改行字 [illegible] 母諱憲乃更稱小字按晉書后妃傳哀靖王皇后諱穆之 [illegible]）將軍袁眞共誅之虨統之子也。八月豫州刺史路永叛奔趙趙王虎使永屯壽春（路永蘇峻降將也）。庾翼既卒朝議皆以諸庾世在西藩人情所安宜依翼所請以庾爰之代其任何充曰荊楚國之西門戶口百萬北帶強胡西鄰勁蜀地勢險阻周旋萬里得人則中原可定失人則社稷可憂陸抗所謂存則吳存亡則吳亡者也（陸抗疏見八十卷武帝泰始十年）豈可以白面少年當之哉（少詩照翻）桓溫英略過人有文武器幹西夏之任無出溫者（夏戶雅翻）議者又曰庾爰之肯避溫乎如令阻兵恥懼不淺（又有可懼者蓋以王敦蘇峻待爰之也 [illegible] 言不能制 [illegible]）充曰溫足以制之諸君勿憂。丹楊尹劉惔每奇溫才然知其有不臣之志謂會稽王昱曰溫不可使居形勝之地其位號常宜抑之勸昱自鎮上流以己爲軍司昱不聽又請自行亦不聽（劉惔客耳其言指溫然不中蓋深知溫之才若使昱以惔為司馬未足以敵溫 [illegible] 秦揚子曰非而知之）庚辰以徐州刺史桓溫爲安西將軍持節都督荊司雍益梁寧六州諸軍事領護南蠻校尉荊州刺史（張 [illegible] 為桓溫專制於晉朝）爰之果不敢爭又以劉惔監沔中諸軍事領義成太守（監古銜翻）代庾方之徙方之爰之于豫章。桓溫嘗乘雪欲獵先過劉惔惔見其裝束甚嚴謂之曰老賊欲持此何爲溫笑曰我不爲此卿安得坐談乎（溫以此語答惔可知惔之詼 [illegible] 其才 [illegible]）漢主勢之弟大將軍廣以勢無子求爲太弟勢不許馬當解思明諫曰陛下兄弟不多若復有所廢（復扶又翻）將益孤危固請許之勢疑其與廣有謀收當

思明斬之夷其三族（儲君不可求使馬當解思明爲嗣計周當從容言之使其自悟也使可因以爲清也相從而遂亂宜矣解戶買翻）遣太保李弈襲廣於滑城

貶廣爲臨邛侯廣自殺思明被收歎曰國之不亡以

我數人在也（邛音窮邛渠容翻被皮義翻）今其殆矣言笑自若而

死思明有智略敢諫諍馬當素得人心及其死士民

無不哀之　冬十月燕王皝使慕容恪攻高句麗拔

南蘇（南蘇城在南陝之東唐書高麗置南蘇州）置戍而還（戍輸遇翻句如字）十

二月張駿伐焉耆降之（焉耆翻）是歲駿分武威等十一

郡爲涼州（張駿分武威武興西平張掖酒泉建康西郡湟河晉興須武安故合十一郡爲涼州）以世子重華爲刺史分興晉等八郡爲河州（晉志駿分興晉金城武始南安永晉大夏武成漢中八郡爲河州）以寧戎校尉張瓘爲刺史分

敦煌等三郡及西域都護三營爲沙州（晉志敦煌晉昌高昌西域都護張茂以敦煌王輔大護軍二郡三營爲沙州下一郡不見于史蓋駿以世變徙門翻）以西

胡校尉楊宣爲刺史駿自稱大都督大將軍假涼王

督攝三州始置祭酒郎中大夫舍人謁者等官官號

皆倣天朝（倣分兩翻朝直遙翻）而微變其名車服旌旗擬於王者

趙王虎以冠軍將軍姚弋仲爲持節十郡六夷大

都督冠軍大將軍（冠古玩翻）弋仲清儉鯁直不治威儀言

無畏避（鯁之言弋仲正色責之可以見其言無畏避矣治直之翻下同）虎甚重之朝

之大議每與參決公卿皆憚而下之（朝直遙翻下遐稼翻）武

城左尉虎寵姬之弟也（東武城縣屬清河郡唐屬貝州弋仲營蓋在清河之界）

嘗入弋仲營侵擾其部衆弋仲執而數之曰爾爲禁

尉（禁尉者主禁止姦非也數所具翻）迫脅小民我爲大臣目所

親見不可縱也命左右斬之尉叩頭流血左右固諫

乃止　燕王皝以爲古者諸侯即位各稱元年於是

始不用晉年號自稱十二年（燕自是不復禀命於晉矣）趙王虎

使征東將軍鄧恒將兵數萬屯樂安治攻具爲取燕

之計（恒戶登翻）燕王皝以慕容霸爲平狄將軍（平狄將軍始於漢光武）以命翰

戍徒河恒畏之不敢犯

二年春正月丙寅大赦　己卯都鄉文穆公何充卒

充有器局臨朝正色以社稷爲己任所選用皆以功

效不私親舊　初夫餘居于鹿山（夫餘在玄菟北千餘里鹿山蓋其地杜佑曰夫餘國有印文曰濊王之印國有故城名濊城蓋本濊貊之地其國在長城之北去玄菟千里南與高麗東與挹婁西與鮮卑接）爲百濟所侵（東夷有三韓國一曰馬韓二曰辰韓三曰弁韓馬韓有五十四國百濟其一也後漸強大兼諸小國其國本與句麗俱在遼東之東千餘里晉書曰百濟出自東明其後有仇台者篤於仁信始立國初以百家濟海因號百濟杜佑曰百濟南接新羅北拒高麗千餘里西限大海處小海之南近燕新羅）部落衰散西徙近燕而不設備

燕王皝遣世子儁帥慕容軍慕容恪慕輿根三

將軍萬七千騎襲夫餘（帥讀曰率儁同）儁居中指授軍事皆以

任恪遂拔夫餘虜其王玄及部落五萬餘口而還皝

以玄爲鎮軍將軍，妻以女。妻七細翻 二月癸丑，以左光祿大夫蔡謨領司徒，與會稽王昱同輔政。褚裒薦前光祿大夫顧和、前司徒左長史殷浩。三月丙子，以和爲尚書令，浩爲建武將軍、揚州刺史。和有母喪，固辭不起，謂所親曰：古人有釋衰絰從王事者，衰倉回翻 以其才足幹時故也。如和者，正足以虧孝道、傷風俗耳。識者美之。浩亦固辭。會稽王昱與浩書曰：屬當厄運，屬之欲翻 危弊理極，足下沈識淹長，沈持林翻 足以經濟。若復深存挹退，復扶又翻 苟遂本懷，吾恐天下之事於此去矣。足下去就即時之廢興，則家國不異，言國興則家亦興國廢則家與之俱廢也 足下宜深思之。浩乃就職。

夏四月己酉朔，日有食之。

五月丙戌，西平忠成公張駿薨。官屬上世子重華爲使持節、大都督、太尉、護羌校尉、涼州牧、西平公，假涼王，上時掌翻 赦其境內，尊嫡母嚴氏爲大王太后，母馬氏爲王太后。

趙中黃門嚴生惡尚書朱軌，惡烏路翻 會久雨，生譖軌不修道路，又誹訕朝政，朝直遙翻 趙王虎囚之。蒲洪諫曰：陛下既有襄國、鄴宮，又修長安、洛陽宮殿，將以何用？作獵車千乘，環數千里以養禽獸，環音宦 奪人妻女十餘萬口以實後宮，事並見上年 聖帝明王之所爲固若是乎？今又以道路不修欲殺尚書。陛下德政不修，天降淫雨，七旬乃霽。霽方二日，雖有鬼兵百萬，亦未能去道路之塗潦，去羌呂翻 而況人乎！政刑如此，其如四海何？其如後代何？言天下後世必將議 願止作徒，護其失也 罷苑囿，出宮女，赦朱軌，以副衆望。虎雖不悅，亦不之罪，爲之罷長安、洛陽作役，爲于僞翻 而竟誅朱軌。又立私論朝政之法，聽吏告其君，奴告其主。公卿以下朝覲，以目相顧，不敢復相過從談語。復扶又翻 過古禾翻 經過也 石虎之法雖周厲王之監謗秦始皇之禁耦語不如是之甚也

趙將軍王擢擊張重華，襲武街，執護軍曹權、胡宣，張駿置五屯護軍武街其一也在隴西水經注曰狄道縣西南有武街城晉志惠帝分隴西立狄道郡又立武街縣 徙七千餘戶于雍州。雍於用翻 涼州刺史麻秋、趙使麻秋攻枹罕敗故以爲涼州刺史 將軍孫伏都攻金城，太守張沖請降。涼州震恐。重華悉發境內兵，使征南將軍裴恒將之以禦趙。恒壁於廣武，張寔分金城之令居枝陽二縣又立永登縣合三縣立廣武郡 五代志武威郡昌松縣後魏置曰廣武 西口嶠蘭出廣武縣枝陽縣池門戶徑翻 久而不戰。涼州司馬張耽言於重華曰：國之存亡在兵，兵之勝敗在將。今議者舉將多推宿舊。將即亮翻 夫韓信之舉，非舊德也。韓信事見九卷高帝元年 蓋明主之舉，舉無常人，才之所堪，則授以大事。今強寇在境，諸將不進，人情危懼。主簿謝艾兼資文武，可用以禦趙。重華召艾問

方略願請兵七千人必破趙以報重華拜艾中堅將軍給步騎五千使擊秋艾引兵出振武夜有二梟鳴于牙中艾曰六博得梟者勝 [illegible]行[illegible]以梟 今梟 爲豕 鳴牙中克敵之兆也進與趙戰大破之斬首五千級重華封艾爲福祿伯 福祿縣自漢以來屬酒泉郡宋白曰肅州福祿縣周隋爲樂官縣武德改爲福祿取舊名也 麻秋之克金城也縣令敦煌車濟不降伏劒而死 縣令謂金城縣令也[illegible] 秋又攻大夏 大夏縣漢屬隴西郡張軌分屬晉興郡後又分置大夏郡枹罕縣西南有大夏城在枹罕縣西南以臨洮水劉昫曰河州大夏縣本漢大夏縣古縣也以大夏水名之 護軍梁式執太守宋晏以城應秋秋遣晏以書誘致宛戍都尉敦煌宋矩 [illegible] 矩曰爲人臣功既不成唯有死節耳先殺妻子而後自刎 刎扶粉翻 秋曰皆義士也收而葬之　冬漢太保李奕自晉壽舉兵反蜀人多從之衆至數萬漢主勢登城拒戰 時奕兵進逼成都 奕單騎突門門者射而殺之 射食亦翻 其衆皆潰勢大赦境內改元嘉寧勢驕淫不恤國事多居禁中罕接公卿疏忌舊臣信任左右讒諂並進 諂丑琰翻 刑罰苛濫由是中外離心蜀土先無獠 獠魯皓翻 至是始從山出 北史曰獠者蓋南蠻之別種自漢中達于邛筰川洞之間所在多有種類甚多散居山谷略無氏族之別又無名字所生男女唯以長幼次第呼之其丈夫稱阿謨阿段婦人阿夷阿等之類皆語之次第稱謂也 自巴西至犍爲梓潼 犍居言翻 布滿山谷十餘

萬落不可禁制大爲民患加以饑饉四境之內遂至蕭條　安西將軍桓溫將伐漢將佐皆以爲不可江夏相袁喬勸之曰夫經略大事固非常情所及智者了於胸中不必待衆言皆合也今爲天下之患者胡蜀二寇而已蜀雖險固比胡爲弱將欲除之宜先其易者 易以豉翻 李勢無道臣民不附且恃其險遠不修戰備宜以精卒萬人輕齎疾趨比其覺之 比必寐翻 我已出其險要 險要謂巴出其險要而出平地也 可一戰擒也蜀地富饒戶口繁庶諸葛武侯用之抗衡中夏 諸葛亮諡忠武侯夏戶雅翻 若得而有之國家之大利也論者恐大軍既西胡必闚覦此似是而非胡聞我萬里遠征以爲內有重備必不敢動縱有侵軼 軼直結翻又音逸 緣江諸軍足以拒守必無憂也溫從之喬瓌之子也 袁瓌見九十五卷成帝咸康三年 十一月辛未溫帥益州刺史周撫南郡太守譙王無忌伐漢 帥讀曰率下同 拜表即行委安西長史范汪以留事加撫都督梁州之四郡諸軍事 梁州四郡涪陵巴東巴西巴郡也 使袁喬帥二千人爲前鋒朝廷以蜀道險遠溫衆少而深入 少詩沼翻 皆以爲憂惟劉惔以爲必克或問其故惔曰以博知之溫善博者也不必得則不爲但恐克蜀之後溫終專制朝廷耳

三年春二月桓溫軍至青衣青衣縣漢屬蜀郡後漢順帝陽嘉二年更名漢嘉蜀立爲漢嘉郡劉昫曰眉州青神縣臨青衣江西犍置青衣縣青衣水出蘆山徼外東北流至武陽而合于江杜佑曰嘉州故夜郎國漢武開置犍爲郡治龍游縣漢之青衣道也在大江青衣二水之會漢主勢大發兵遣叔父右衛將軍福從兄鎮南將軍權前將軍昝堅等將之自山陽趣合水山陽蓋在山之陽水經注江水東南逕犍爲武陽縣青衣水從西南來合注之所謂合水當在此地昝堅[illegible]諸將欲設伏於江南以待晉兵昝堅不從引兵自江北鴛鴦碕渡向犍爲[illegible]三月溫至彭模彭模[illegible]在武陽東彭[illegible]鼈水經注江水自武陽東至彭模[illegible]去成都二百里[illegible]

[illegible]者欲分爲兩軍異道俱進以分漢兵之勢袁喬曰今懸軍深入萬里之外勝則大功可立不勝則無類無遺[illegible]當合勢齊力以取一戰之捷若分兩軍則衆心不一萬一偏敗偏敗謂兩道並進或一軍爲所敗大事去矣不如全軍而進棄去釜甑齎三日糧以示無還心勝可必也溫從之留參軍孫盛周楚將羸兵守輜重[illegible]溫自將步卒直指成都楚撫之子也李福進攻彭模孫盛等奮擊走之溫進遇李權三戰三捷漢兵散走歸成都鎮軍將軍李位都迎詣溫降[illegible]昝堅至犍爲[illegible]乃知與溫異道還自沙頭津濟比至

比必[illegible]溫已軍於成都之十里陌堅衆自潰勢悉衆出戰于成都之笮橋笮橋水經注[illegible]里橋西上曰夷里橋亦曰笮橋溫前鋒不利參軍龔護戰死矢及溫馬首衆懼欲退而鼓吏誤鳴進鼓[illegible]袁喬拔劍督士卒力戰遂大破之溫乘勝長驅至成都縱火燒其城門漢人惶懼無復鬬志[illegible]勢夜開東門走至葭萌[illegible]使散騎常侍王幼送降文於溫[illegible]自稱略陽李勢叩頭死罪[illegible]尋輿櫬面縛詣軍門溫解縛焚櫬送勢及宗室十餘人於建康[illegible]引漢司空譙獻之等以爲參佐舉賢旌善蜀人悅之

日南太守夏侯覽貪縱侵刻胡商又科調船材[illegible]云欲有所討由是諸國恚憤林邑王文攻陷日南將士死者五六千[illegible]殺覽以尸祭天檄交州刺史朱蕃請以郡北橫山爲界[illegible]文既去蕃使督護劉雄戍日南[illegible]漢故尚書僕射王誓鎮東將軍鄧定平南將軍王潤將軍隗文等皆舉兵反[illegible]衆各萬餘桓溫自擊定使袁喬擊文[illegible]之溫命益州刺史

撫循彭模斬王誓王潤溫留成都三十日振旅還江
陵傳曰入而振旅振整也旅衆也李勢至建康封歸義侯夏四
月丁巳鄧定隗文等入據成都征虜將軍楊謙棄涪
城退保德陽涪音浮趙涼州刺史麻秋攻枹罕晉昌太
守郎坦以城大難守惠帝分敦煌酒泉為晉昌郡枹罕縣前漢屬金城郡後漢屬隴西郡張駿分置晉興郡水經注晉昌川在浩亹中漢浩亹縣地晉興郡賓安縣地枹音膚罕呼旱翻
欲棄外城武成太守張悛曰置武成郡張氏所置悛丑緣翻又七倫翻
棄外城則動衆心大事去矣寧戎校尉張璩從
悛言固守大城寧戎校尉張氏所置郎坦張悛張璩皆以名郡太守從張璩守枹罕
秋帥衆八萬圍塹數重帥讀曰率下同塹七豔翻重直龍翻雲梯地
突百道皆進地突若為地道突出於城中城中禦之秋衆死傷數
萬趙王虎復遣其將劉渾等帥步騎二萬會之復扶又翻
坦他亮翻下同郎坦恨言不用教軍士李嘉潛引趙
兵千餘人登城璩督諸將力戰殺二百餘人趙兵乃
退璩燒其攻具秋退保大夏夏戶雅翻虎以中書監石寧
為征西將軍帥并司州兵二萬餘人為秋等後繼張
重華將宋秦等帥戶二萬降于趙降戶江翻重華以謝艾
為使持節軍師將軍使疏吏翻帥步騎三萬進軍臨河艾
乘軺車戴白帢軺音遙帢苦洽翻鳴鼓而行秋望見怒曰艾
年少書生冠服如此輕我也命黑矟龍驤三千人馳

擊之矟音朔驤思將翻艾左右大擾或勸艾宜乘馬艾不從
下車踞胡牀胡牀蓋今交椅之類孔穎達曰今之交牀本自虜來隋以讖有胡改名交牀指麾處分處昌呂翻分扶問翻趙人以為有伏兵懼不敢進別
將張瑁自間道引兵截趙軍後瑁莫報翻間古莧翻趙軍退艾
乘勢進擊大破之斬其將杜勳汲魚獲首虜萬三千
級秋單馬奔大夏五月秋與石寧復帥衆十二萬進
屯河南復扶又翻劉寧王擢略地晉興廣武武街張駿分西平界置晉興郡
至于曲柳曲柳地名在枹罕北張重華使將軍牛旋拒
之退守枹罕姑臧大震重華欲親出拒之謝艾固諫
索遐曰索昔各翻君者一國之鎮不可輕動乃以艾為使
持節都督征討諸軍事行衛將軍遐為軍正將軍古有軍正黃帝法曰正無屬將軍將軍有罪以聞張氏蓋以遐為軍正將軍之號帥步騎
二萬拒之別將楊康敗劉寧于沙阜敗補邁翻寧退屯金
城　六月辛酉大赦　秋七月林邑復陷日南復扶又翻
殺督護劉雄　隗文鄧定等立故國師范長生之
子賁為帝而奉之李雄以范長生為國師以妖異惑衆蜀人多
歸之歸於　趙王虎復遣征西將軍孫伏都將軍劉
渾帥步騎二萬會麻秋軍長驅濟河擊張重華遂城
長最長最地名在金城河北長最曰胃澤或作上邽今從重華傳考異謝艾建牙誓衆
有風吹旌旗東南指索遐曰風為號令今旌旗指敵

天所贊也。（風雲氣候雜占曰：風不旁鼓，旌旗皆前指向敵，終日軍行，有功勝候也。）艾軍于神鳥，王擢與艾前鋒戰，敗，走還河南。八月，戊午，艾進擊，大破之。秋，道歸金城。虎聞之，歎曰：吾以偏師定九州，今以九州之力困於枹罕，彼有人焉，未可圖也。艾還，討叛虜斯骨真等萬餘落，皆破平之。趙王虎據十州之地，（冀、幽、并、兗、司、豫、青、徐、雍、秦十州。）聚斂金帛，（斂，力贍翻。）及外國所獻珍異，府庫財物，不可勝紀。（勝，音升。）猶自以為不足，悉發前代陵墓，取其金寶。沙門吳進言於虎曰：（釋氏之徒謂之沙門，漢書記問沙門者，蓋息心者也。）胡運將衰，晉當復興，宜苦役晉人以厭其氣。（厭，於葉翻。）虎使尚書張群發近郡男女十六萬，車十萬乘，運土築華林苑及長牆于鄴北，廣袤數十里。（乘，繩證翻。袤，音茂。）申鍾、石璞、趙攬等上疏陳天文錯亂，百姓彫弊。虎大怒曰：使苑牆朝成，吾夕沒無恨矣。促張群使然燭夜作。暴風大雨，死者數萬人。郡國前後送蒼麟十六，白鹿七，虎命司虞張曷柱調之，以駕芝蓋，（晉職官志：太僕之屬有典虞都尉。司虞，蓋趙之司虞都尉。曷柱，姓名也。芝蓋，蓋為芝之形。）大朝會，列於殿庭。（朝，直遙翻。）九月，命太子宣出祈福于山川，因行遊獵。宣乘大輅，羽葆華蓋，建天子旌旗，十有六軍，戎卒十八萬，出自金明門。（水經注：鄴有七門，南曰鳳陽門，中曰中陽門，次曰廣陽門，東曰建春門，北曰廣德門，次曰廐門，西曰西明門。蓋金明門也。）虎從其後宮升陵霄觀望之，（觀，古玩翻。）笑曰：我家父子如此，自非天崩地陷，當復何愁！但抱子弄孫，日為樂耳。（復，扶又翻。樂，音洛。）宣所舍，輒列人為長圍，四面各百里，驅禽獸，至暮皆集其所，使文武皆跪立，重行圍守，（重，直龍翻。）炬火如晝，命勁騎百餘馳射其中，宣與姬妾乘輦臨觀，獸盡而止。或獸有迸逸，（迸，北諍翻。）當圍守者有爵則奪馬步驅一日，無爵則鞭之一百。士卒饑凍死者萬有餘人，所過三州十五郡，資儲皆無孑遺。（以下所過三州，蓋司、兗、豫也。）虎復命秦公韜繼出，自并州至于秦、雍，亦如之。（復，扶又翻。雍，於用翻。）宣怒其與己鈞敵，愈嫉之。宦者趙生得幸於宣，無寵於韜，微勸宣除之，於是始有殺韜之謀矣。趙麻秋又襲張重華將張瑁，敗之，（將，即亮翻。）斬首三千餘級。枹罕護軍李逵帥眾七千降于趙。（河陝之間，枹罕最為險固，自謝艾克捷，趙強涼弱，而人心離矣。帥，讀曰率。降，戶江翻。）自河以南氐、羌皆附於趙。冬，十月，乙丑，遣侍御史俞歸至涼州，授張重華侍中、大都督、督隴右關中諸軍事、大將軍、涼州刺史、西平公。歸至姑臧，重華欲稱涼王，未肯受詔，使所親沈猛私謂歸曰：主公奕世為晉忠臣，（奕，累也。）今曾不如鮮卑，何也？朝廷封慕容皝為燕王，而主公纔為大將軍，何以褒勸忠賢乎！明臺

移河右共勸州主為涼王、[歸為侍御史以將命故謂之明臺蓋謂將文]人
臣出使苟利社稷專之可也[使疏吏翻]歸曰吾子失言[古者
列國之大夫入聘謂曰吾子儀禮註曰子者男子之美稱言吾子相親之辭]昔三代之王
也爵之貴者莫若上公[三代封建列爵五等曰公侯伯子男上公九命作伯]及
周之衰吳楚始僭號稱王而諸侯不之非蓋以蠻夷
畜之也借使齊晉稱王諸侯豈不四面攻之乎漢高
祖封韓彭為王尋皆誅滅蓋權時之宜非厚之也聖
上以貴公忠賢故爵以上公任以方伯寵榮極矣豈
鮮卑夷狄所可比哉且吾聞之功有大小賞有重輕
今遺公始嗣世而為王[言重華始嗣父位未有勳業而求為王也]若帥
河右之衆[帥讀曰率]東平胡羯修復陵廟迎天子返洛陽
將何以加之乎重華乃止 武都氐王楊初遣使來
稱藩詔以初為使持節征南將軍雍州刺史仇池公
[使疏吏翻雍於用翻] 十二月振威護軍蕭敬文殺征虜將軍
楊謙攻涪城陷之自稱益州牧遂取巴西通于漢中
[振威護軍晉官也蕭敬文以晉新并蜀又有范賁之亂故亦乘之而反涪音浮]

資治通鑑卷第九十七

資治通鑑卷第九十八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充集賢殿修撰提舉西京留司御史臺上柱國河內郡開國侯食邑一千二百戶食實封壹伯戶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
勑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晉紀二十[起著雍涒灘盡上章閹茂凡三年]

孝宗穆皇帝上之下

永和四年夏四月林邑寇九真[既陷九德日南故進寇九真九真郡屬交州]
殺士民什八九 趙秦公韜有寵於趙王虎虎欲立之
以太子宣長[長知兩翻]猶豫未決宣嘗忤旨[忤五故翻]虎怒曰
悔不立韜也韜由是益驕造堂於太尉府號曰宣光
殿梁長九丈[長直亮翻]宣見之大怒斬匠截梁而去[以北其名]
韜怒增之至十丈宣聞之謂所幸楊杯牟成趙生
曰凶豎傲愎敢爾[愎弼力翻]汝能殺之吾入西宮[虎居西宮]
當盡以韜之國邑分封汝等韜死主上必臨喪吾因
行大事蔑不濟矣[左傳潘崇謂商臣曰能行大事乎大事謂弑]杯
等許諾秋八月韜夜與僚屬宴於東明觀[水經注石氏立東明觀於鄴東城上]
因宿於佛精舍[佛精舍佛寺也釋徒從事精修之地故謂之精舍事物紀原曰漢明帝於東都門外立精舍以處攝摩騰竺法蘭]宣使楊杯等緣獼猴梯
而入[梯小而長人如獼猴攀緣]殺韜置其刀箭

日宣奏之虎哀驚氣絕久之方蘇將出臨其喪司空李農諫曰害秦公者未知何人賊在京師鑾輿不宜輕出虎乃止嚴兵發哀於太武殿宣往臨韜喪不哭直言呵呵呵虎何翻呵呵笑聲使舉衾觀尸大笑而去大被口金收大將軍記室參軍鄭靖尹武等將委之以罪虎疑宣殺韜欲召之恐其不入乃詐言其母杜后哀過危惙惙陟劣翻又株例翻也言憂惙氣息惙然僅相屬也宣不謂見疑入朝中宮因留之朝直遙翻建興人史科知其謀告之魏土地記建興郡治陽口閻翠宮門縣律鬻上黨郡魏收志曰慕容永分上黨置建興郡其地并不趙所置建興郡也水經注口田融言趙立建興郡於廣牟城力當在是矣虎使收楊杯牟成皆亡去獲

趙生詰之具服詰去吉翻虎悲怒彌甚囚宣於席庫席庫蓋席庫以鐵環穿其頷而鎖之取殺韜刀箭舐其血哀號震動宮殿鎖蘇果翻舐直氏翻號戶高翻佛圖澄曰宣韜皆陛下之子今為韜殺宣是重禍也為于偽翻陛下若加慈恕福祚猶長若必誅之宣當為彗星下掃鄴宮彗祥歲翻又旋芮翻又徐醉翻虎不從積柴於鄴北樹標其上標末置鹿盧穿之以繩鹿盧音轆轤倚梯柴積送宣其下使韜所幸宦者郝稚劉霸拔其髮抽其舌牽之登梯郝稚以繩貫其頷鹿盧絞上上時掌翻劉霸斷其手足斷丁管翻斫眼潰腸如韜之傷四面縱火煙炎際天炎讀曰焰虎從昭儀已下數千

人登中臺以觀之中臺者三臺之中臺即銅爵臺也火滅取灰分置諸門交道中交道午道也一縱一橫為午道殺其妻子九人宣少子纔數歲少詩照翻虎素愛之抱之而泣欲赦之其大臣不聽就抱中取而殺之兒挽虎衣大叫至於絕帶虎因此發病又廢其后杜氏為庶人誅其四率已下三百人宦者五十人皆車裂節解棄之漳水所律翻支解若節其四支即節節解之也東宮有左右衛後四率洿其東宮以養豬牛洿汪胡翻東宮衛士十餘萬人皆謫戍涼州趙未得京州直謫戍於金城諸郡使戍京州之遠也為隴下隴右獲本先是趙攬言於虎曰宮中將有變宜備之及宣殺韜虎疑其知而不告亦誅之史言趙之亂兆於此

朝廷論平蜀之功欲以豫章郡封桓溫於洪豫章之郡以酬功溫平蜀之功尚書左丞荀蕤曰溫若復平河洛復扶又翻將何以賞之乃加溫征西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封臨賀郡公加譙王無忌前將軍袁喬龍驤將軍封湘西伯襄思蕤崧之子也荀崧見晉元帝之世蕤嘗建議又言鎮寇溫既滅蜀威名大振朝廷憚之會稽王昱以揚州刺史殷浩有盛名朝野推服引為心膂與參綜朝權欲以抗溫由是與溫寖相疑貳寖子鴆翻浩本朝直是卿會稽王外制朝廷張浩以征北長史荀羨前江州刺史王羲之夙有令名擢羨為吳國內史江左以吳郡為吳國羲之為護軍將軍以為羽

翼美，魏之東義之導之從子也。義之以爲內外協和，然後國家可安，勸浩不宜與溫構隙，浩不從。

燕王皝有疾，召世子儁屬之曰：「今中原未平，方資賢傑以經世務。恪智勇兼濟，才堪任重，汝其委之，以成吾志。」又曰：「陽士秋，士行高潔，忠幹貞固，可託大事，汝善待之。」九月丙申，皝薨。

趙王虎議立太子，太尉張舉曰：「燕公斌有武略，彭城公遵有文德，惟陛下所擇。」虎曰：「卿言正起吾意。」戎昭將軍張豺曰：「燕公母賤，又嘗有過；彭城公母前以太子事廢，今立之，臣恐不能無微恨，陛下宜審思之。」初，虎之拔上邽也，張豺獲前趙主曜幼女安定公主，有殊色，納於虎，虎嬖之，生齊公世。豺以虎老病，欲立世爲嗣，冀劉氏爲太后，己得輔政，乃說虎曰：「陛下再立太子，其母皆出於倡賤，故禍亂相尋；今宜擇母貴子孝者立之。」虎曰：「卿勿言，吾知太子處矣。」虎再與羣臣議於東堂，虎曰：「吾欲以純灰三斛自滌其腸，何爲專生惡子，年踰二十輒欲殺父！今世方十歲，比其二十，吾已老矣。」乃與張舉、李農定議，令公卿上書請立世爲太子。大司農曹莫不肯署名，虎使張豺問其故，莫頓首曰：「天下重器，不宜立少，故不敢署。」虎曰：「莫，忠臣也，然未達朕意；張舉、李農知朕意矣，可令諭之。」遂立世爲太子，以劉昭儀爲后。

冬十一月甲辰，葬燕文明王。世子儁即位，赦境內，遣使詣建康告喪。以弟交爲左賢王，左長史陽騖爲郎中令。

十二月，以左光祿大夫領司徒錄尚書事蔡謨爲侍中司徒。謨上疏固讓，謂所親曰：「我若爲司徒，將爲後代所哂，義不敢拜也。」

五年春正月辛未朔，大赦。

趙王虎即皇帝位，大赦，改元太寧，諸子皆進爵爲王。故東宮高力等萬餘人謫戍涼州，行達雍城，既不在赦例，又敕雍州刺史張茂送之；茂皆奪其馬，使之步推鹿車，致糧戍所。高力督定陽梁犢因衆心之怨，謀作亂東歸，衆聞之，皆踊抃大呼。犢乃自稱晉征東大將軍，帥衆攻拔下辯，安西將軍劉寧自安定擊之，爲犢所敗。高力皆多力善射，一當

丈餘人（[illegible]）無兵甲掠民斧施一丈柯攻戰若神（柯，斧柄也[illegible]）
所向崩潰戍卒皆隨之攻陷郡縣殺長吏二千石（[illegible]）
長驅而東比至長安（[illegible]）眾已十萬樂平王苞盡
銳拒之一戰而敗犢遂東出潼關進趨洛陽（[illegible]）趙
主虎以李農為大都督行大將軍事統衛軍將軍張
賀度等步騎十萬討之戰于新安（[illegible]）農等大敗戰于洛陽又敗退壁成皋犢遂
東掠滎陽陳留諸郡（[illegible]南置滎陽郡）虎大懼以燕
王斌為大都督（[illegible]）督中外諸軍事統冠軍大將軍姚弋
仲車騎將軍蒲洪等討之（[illegible]）弋仲將其眾八
千餘人至鄴（[illegible]）求見虎虎病未之見引入
領軍省（領軍省，領軍[illegible]）賜以己所御食弋仲怒不食
曰主上召我來擊賊當面見授方略我豈為食來邪
（[illegible]）且主上不見我我何以知其存亡邪虎力
疾見之弋仲讓虎曰兒死愁邪何為而病兒幼時不
擇善人教之使至於為逆既為逆而誅之又何愁焉
且汝久病所立兒幼（謂太子世也）汝若不愈天下必亂當
先憂此勿憂賊也犢等窮困思歸相聚為盜所過殘
暴何所能至老羌為汝一舉了之（[illegible]）弋仲性狷直
人無貴賤皆汝之虎亦不之責（[illegible]）

之（[illegible]狷直者[illegible]）於坐授使持節
征西大將軍賜以鎧馬（[illegible]）弋仲曰汝看
老羌堪破賊否乃被鎧跨馬于庭中（[illegible]）因策馬南
馳不辭而出遂與斌等擊犢於滎陽大破之斬犢首
而還討其餘黨盡滅之虎命弋仲劍履上殿入朝不
趨（[illegible]）進封西平郡公蒲洪為車騎大將軍開府儀
同三司都督雍秦州諸軍事雍州刺史（[illegible]）進封略
陽郡公 始平人馬勖起兵自稱將軍（[illegible]）
（[illegible]故城）趙樂平王苞攻滅之誅三千餘家 夏四月
益州刺史周撫龍驤將軍朱燾擊范賁斬之益州平

（范賁[illegible]三年[illegible]）詔遣謁者陳沈如燕（[illegible]）拜慕容
儁為使持節侍中大都督河北諸軍事幽平二州
牧（[illegible]）大將軍大單于燕
王（[illegible]）桓溫遣督護滕畯帥交廣之兵擊林邑王
文於盧容（[illegible]）為文
所敗（[illegible]）退屯九真 乙卯趙王虎病甚以彭城王
遵為大將軍鎮關右燕王斌為丞相錄尚書事張豺
為鎮衛大將軍領軍將軍吏部尚書（劉聰置十六大將軍鎮衛其一[illegible]）
（[illegible]）並受遺詔輔政劉后惡斌（[illegible]）

不利於太子與張豺謀去之（去，羌呂翻）斌時在襄國

遣使詐謂斌曰主上疾已漸愈王須獵者可少停也

斌素好獵嗜酒（好，呼到翻。嗜，常利翻）遂留獵且縱酒劉氏與豺

因矯詔稱斌無忠孝之心免官歸第使豺弟雄帥龍

騰五百人守之（此石虎幽石宏之故智也。[illegible]）乙丑遵自幽州至鄴敕朝堂受拜

配禁兵三萬遣之遵涕泣而去是日虎疾小瘳

問遵至未左右對曰去已久矣虎曰恨不見之虎臨

西閤（西閤，太武殿之西閤也）龍騰中郎二百餘人列拜於前虎問

何求皆曰聖體不安宜令燕王入宿衛典兵馬或言

乞以為皇太子虎曰燕王不在內邪召以來左右言

王酒病不能入虎曰促持輦迎之當付璽綬亦竟無

行者（左右皆為劉后張豺所使，故無行者。璽，斯氏翻。綬，音受）尋惛眩而入（惛，忘也。眩，目[illegible]也）

張豺使張雄矯詔殺斌（殺斌欲以一眾心，豈知已有[illegible]石遵入立者）

戊辰劉氏復矯詔以豺為太保都督中外諸軍錄尚

書事如霍光故事（復，扶又翻）侍中徐統歎曰亂將作矣吾

無為預之仰藥而死己巳虎卒太子世即位尊劉氏

為皇太后劉氏臨朝稱制（朝，直遙翻）以張豺為丞相豺辭

不受請以彭城王遵義陽王鑒為左右丞相以慰其心

劉氏從之豺與太尉張舉謀誅司空李農舉素與農

善密告之農奔廣宗帥乞活數萬家保上白（乞活之餘眾也，自永嘉以來聚於上白。帥，讀曰率。下同）劉氏使張舉統宿衛諸軍

圍之豺以張離為鎮軍大將軍監中外諸軍事以為

己副（監，工銜翻）彭城王遵至河內聞喪姚弋仲蒲洪劉寧

及征虜將軍石閔武衛將軍王鸞等討梁犢還遇遵

於李城（續漢志，河內平皋縣有李城。[illegible]）共說遵

曰殿下長且賢先帝亦有意以殿下為嗣（說，輸芮翻。長，知兩翻）正以末年惛惑為張豺所誤今女主

臨朝姦臣用事上白相持未下京師宿衛空虛殿下

若聲張豺之罪鼓行而討之其誰不開門倒戈而迎

殿下者遵從之遵自李城舉兵還趣鄴（趣，七喻翻）洛州刺

史劉國帥洛陽之眾往會之檄至鄴張豺大懼馳召

上白之軍丙戌遵軍于蕩陰（蕩，音湯）戎卒九萬石閔為

前鋒豺將出拒之耆舊羯士皆曰彭城王來奔喪吾當出迎之不

能為張豺守城也（為，于偽翻。[illegible]耆，長也。[illegible]）踰城而出豺斬之不能止張離

亦帥龍騰二千斬關迎遵劉氏懼召張豺入對之悲

哭曰先帝梓宮未殯而禍難至此（難，乃旦翻）今嗣子沖幼

託之將軍將軍若之何欲加遵重位能弭之乎豺

惶怖不知所出(怖普布翻)但云唯唯(唯于癸翻)乃下詔以遵為
丞相領大司馬大都督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加黃
鉞九錫己丑遵至安陽亭(安陽亭蓋安陽縣之亭也)張豺懼
而出迎遵命執之庚寅遵擐甲曜兵入自鳳陽門升
太武前殿擗踊盡哀(擗毗亦翻)退如東閤(太武殿之東閤)
斬張豺于平樂市(平樂市有平樂觀名)夷其三族假
劉氏令曰嗣子幼沖先帝私恩所授皇業至重非所
克堪其以遵嗣位於是遵即位大赦罷上白之圍辛
卯封世為譙王(載記二十二日)廢劉氏為太妃(考異曰晉春秋)
(載記及十六國春秋皆云劉太后為昭儀今從載記又云世立三十三日按四月乙巳至五月庚寅凡二十二日)尋皆殺之李農來歸罪使復其位尊
母鄭氏為皇太后(鄭氏石虎之廢后見九十五卷成帝咸康三年)立妃張
氏為皇后故燕王斌子衍為皇太子以義陽王鑒為
侍中太傅沛王沖為太保樂平公苞為大司馬汝陰
王琨為大將軍武興公閔為都督中外諸軍事輔國
大將軍(為石閔得志張本)甲午鄴中暴風拔樹震雷雨
雹大如盂升(雨于具翻)太武暉華殿災及諸門觀
閣蕩然無餘乘輿服御燒者太半(乘繩證翻)金石皆
盡火月餘乃滅時沛王沖鎮薊(薊音計)聞遵殺
世自立謂其僚佐曰世受先帝之命遵輒廢而殺之
罪莫大焉其敕內外戒嚴孤將親討之於是留寧北
將軍沭堅戍幽州(沭食律翻姓也)帥眾五萬自薊南下傳檄燕
趙所在雲集比至常山(比必寐翻)眾十餘萬軍于苑鄉
遇遵赦書沖曰皆吾弟也死者不可復追何為復相
殘乎(復扶又翻下同)將歸矣(將歸[illegible])其將陳暹曰彭城篡弒
自尊為罪大矣(為[illegible])王雖北旆臣將南轅俟平京師擒彭
城然後奉迎大駕沖乃復進遵遣王擢以書喻沖
沖弗聽遵使武興公閔及李農帥精卒十萬討之戰
于平棘(平棘縣漢屬常山郡晉屬趙國)沖兵大敗獲沖于元
氏(元氏縣漢屬常山郡晉屬趙國故趙公子元之封邑故曰元氏)
(漢常山郡治元氏今趙州)賜死阬其士卒三萬餘人武興
公閔言於遵曰蒲洪人傑也今以洪鎮關中臣恐秦
雍之地非國家之有(雍於用翻)此雖先帝臨終之命然陛
下踐祚自宜改圖遵從之罷洪都督餘如前制洪怒
歸枋頭遣使來降(洪屯枋頭見九十五卷成帝咸和八年降戶江翻)燕平狄
將軍慕容霸上書於燕王儁曰石虎窮凶極暴天之
所棄餘燼僅存自相魚肉今中國倒懸企望仁恤若
大軍一振勢必投戈北平太守孫興亦表言石氏大
亂宜以時進取中原儁以新遭大喪弗許(以去年喪皝也)霸
馳詣龍城言於儁曰難得而易失者時也萬一石

衰而復興（易以豉翻，復扶又翻）或有英雄據其成資（[illegible]）豈惟失此大利，亦恐更爲後患。儁曰：「鄴中雖亂，鄧恒擁兵據樂安（[illegible]），兵強糧足；今若伐趙，東道不可由也，當由盧龍（[illegible]）；盧龍山徑險狹（水經[illegible]），虜乘高斷要（[illegible]），首尾爲患，將若之何？」霸曰：「恒雖欲爲石氏拒守，其將士顧家，人懷歸志，若大軍臨之，自然瓦解。臣請爲殿下前驅，東出徙河，潛趣令支，出其不意（[illegible]），彼聞之，勢必震駭，上不過閉門自守，下不免棄城逃潰，何暇禦我哉！然則殿下可以安步而前，無復留難矣。」儁猶豫未決，以問五材將軍封奕（[illegible]），對曰：「用兵之道，敵強則用智，敵弱則用勢。是故以大吞小，猶狼之食豚也；以治易亂，猶日之消雪也。大王自上世以來，積德累仁，兵強士練。石虎極其殘暴，死未瞑目（瞑莫定翻），子孫爭國，上下乖亂。中國之民，墜於塗炭，延頸企踵以待振拔。大王若揚兵南邁，先取薊城，次指鄴都，宣耀威德，懷撫遺民，彼孰不扶老提幼以迎大王乎！凶黨將望旗冰碎，安能爲害乎！」從事中郎黃泓曰（泓烏宏翻）：「今太白經天，歲集畢北，陰國受命，此必然之驗

也（晉書天文志：太白經天，天下革，民更王。孟康注曰：出東入西，出西入東也。太白陰星，出東當伏東，出西當伏西，[illegible]爲經天。[illegible]畢昴間爲天街，[illegible]北爲陰國，陰國當受命。[illegible]），宜速出師，以承天意。」折衝將軍慕輿根曰：「中國之民困於石氏之亂，咸思易主，以救湯火之急，此千載一時，不可失也（載子亥翻）。自武宣王以來（慕容廆謚武宣），招賢養民，務農訓兵，正俟今日。今時至不取，更復顧慮（復扶又翻），豈天意未欲使海內平定邪，將大王不欲取天下也？」儁笑而從之。以慕容恪爲輔國將軍，慕容評爲輔弼將軍，左長史陽騖爲輔義將軍，謂之三輔（[illegible]）；慕容霸爲前鋒都督、建鋒將軍（建鋒將軍亦慕容儁所置也），選精兵二十餘萬，講武戒嚴，爲進取之計（[illegible]）。六月，葬趙王虎於顯原陵，廟號太祖。桓溫聞趙亂，出屯安陸（安陸縣自漢以來屬江夏郡，[illegible]），遣諸將經營北方（[illegible]）。趙揚州刺史王浹舉壽春降（[illegible]）。丁[illegible]，西中郎將陳逵進據壽春。征北大將軍褚裒上表請伐趙（[illegible]），即日戒嚴，直指泗口。朝議以裒事任貴重，宜先遣偏師（[illegible]）。裒奏言：「前已遣督護王頤之等徑造彭城（[illegible]），後遣督護麋嶷

[illegible]下邳（[illegible]）令宜速發以成聲勢。秋七月，加裒征討大都督、督徐兗青揚豫五州諸軍事。裒帥眾三萬徑赴彭城，北方士民降附者日以千計。朝野皆以為中原指期可復，光祿大夫蔡謨獨謂所親曰：胡滅誠為大慶，然恐更貽朝廷之憂。其人曰：何謂也？謨曰：夫能順天乘時，濟羣生於艱難者，非上聖與英雄不能為也，自餘則莫若度德量力。觀今日之事，殆非時賢所及，必將經營分表，疲民以逞，既而才略疏短，不能副心，財殫力竭，智勇俱困，安得不憂及朝廷乎！

魯郡民五百餘家相與起兵附晉，求援於褚裒，裒遣部將王龕、李邁將銳卒三千迎之。趙南討大都督李農帥騎二萬與龕等戰于代陂，龕等大敗，皆沒於趙。八月，裒退屯廣陵。陳逵聞之，焚壽春積聚，毀城遁還。裒上疏乞自貶，詔不許，命裒還鎮京口，解征討都督。時河北大亂，遺民二十餘萬口渡河欲來歸附，會裒已還，威勢不接，皆不能自拔，死亡略盡。

（永和六年……）趙樂平王苞謀帥關右之眾攻鄴，左長史石光、司馬曹曜等固諫，苞怒，殺光等百餘人。苞性貪而無謀，雍州豪傑知其無成，並遣使告晉梁州刺史司馬勳，勳帥眾赴之。初襲趙西城，破之。九月，涼州官屬共上張重華為丞相、涼王、雍秦涼三州牧。時重華屢以錢帛賜左右寵臣，又喜博弈，頗廢政事。從事索振諫曰：先王夙夜勤儉，以實府庫，正以讎恥未雪，志平海內故也。殿下嗣位之初，彊寇侵逼，賴重餌之故，得戰士死力，僅保社稷。今蓄積已虛，而寇讎尚在，豈可輕有耗散，以與無功之人乎！昔漢光武躬親萬機，章奏詣闕，報不終日，故能隆中興之業。今章奏停滯，動經時月，下情不得上通，沈冤困於囹圄，殆非明主之事也。重華謝之。

司馬勳出駱谷，破趙長城戍，壁于懸鉤，去長安二百里，使治中劉煥攻長安，斬京兆太守劉秀離，又拔賀城。三輔豪傑多殺守令以應勳，凡三

十餘壁衆五萬人就樂平王苞乃輟攻鄴之謀使其將麻秋姚國等將兵拒勳趙主遵遣車騎將軍王朗帥精騎二萬以討勳為名因劫苞送鄴勳兵少畏朗不敢進使招盟於是時攻關中關中可取也少詩照翻冬十月釋懸鉤拔宛城殺趙南陽太守袁景復還梁州宛於元翻復扶又翻

初趙主遵之發李城也謂武興公閔曰努力事成以爾為太子既而立太子衍閔恃功欲專朝政朝直遙翻遵不聽閔素驍勇屢立戰功夷夏宿將皆憚之驍堅堯翻騎奇寄翻既為都督總內外兵權乃撫循殿中將士皆奏為殿中員外將軍爵關外侯殿中將軍晉官也置殿中員外將軍又後漢獻帝建安二十年置名號侯以金授秦漢列侯關內侯有國邑無國邑列侯於爵無官但若尺恤故世之關內侯列之惟爲名多出關外侯實曹操置關外侯於關內侯之下非秦漢列侯意也遵弗之疑而更題名善惡以挫抑之衆咸怨怒中書令孟準左衛將軍王鸞勸遵稍奪閔兵權閔益恨望恨望準等咸勸誅之十一月遵召義陽王鑒樂平王苞汝陰王琨淮南王昭等入議於鄭太后前曰閔不臣之迹漸著今欲誅之如何鑒等皆曰宜然鄭氏曰李城還兵無棘奴豈有今日冉閔小字棘奴小驕縱之謂閔恃功驕縱寬何可遽殺鑒出遣宦者楊環馳以告閔閔遂劫李農及右衛將軍王基密謀廢遵使將軍蘇彥周成帥甲士三千人執遵於南臺三臺之南臺也水經注銅雀臺之南則金雀臺高八丈有屋百九十間御讀曰車遵方與婦人彈棊藝經曰彈棊兩人局白黑棊各六枚先列棊相當更先彈也而中高魏文帝於此戲特妙用手巾角拂之低頭以所冠葛巾角撇棊於是宮內以之戲世說曰漢成帝好蹴鞠言事者以為勞體非至尊所宜帝命擇似而不勞者奏之家君作彈棊以獻帝大悅問成曰反者誰也成曰義陽王鑒當立遵曰我尚如是鑒能幾時遂殺之於琨華殿并殺鄭太后張后太子衍孟準王鸞及上光祿張斐上光祿大夫在左光祿大夫上百八十三日

鑒即位大赦以武興公閔為大將軍封武德王司空李農為大司馬並錄尚書事郎闓為司空秦州刺史劉羣為尚書左僕射侍中盧諶為中書監

秦雍流民相帥西歸路由枋頭共推蒲洪為主衆至十餘萬成帝咸和四年石虎破劉胤徙氏羌十五萬落于司冀州八年石虎徙秦雍民及氐羌十餘萬戶于關東今年石遵能以蒲洪為都督率民西歸洪子健在鄴斬關出奔枋頭鑒懼洪之逼欲以計遣之乃以洪為都督關中諸軍事征西大將軍雍州牧領秦州刺史洪會官屬議應受與不不讀曰否主簿程朴請且與趙連和如列國分境而治洪怒曰吾不堪為天子邪而云列國乎

扑斬之姚弋仲猶知盡忠於石氏蒲洪則直欲奪取之而後已都鄉元侯褚裒晉志常山郡有都鄉侯國晉志不見此時以冀州僑立名封裒耳非必有實土也還至京口聞哭聲甚多以問左右對曰皆代陂死者之家也裒慚憤發疾十二月己酉卒以吳國內史荀羨爲使持節監徐兖二州揚州之晉陵諸軍事徐州刺史時年二十八中興方伯未有如羨之少者少詩照翻趙主鑒使樂平王苞中書令李松殿中將軍張才夜攻石閔李農於琨華殿不克禁中擾亂鑒懼僞若不知者夜斬松才於西中華門并殺苞新興王祗虎之子也時鎮襄國與姚弋仲蒲洪等連兵連兵謂連姚弋仲蒲洪以討閔農移檄中外欲共誅閔農閔農以汝陰王琨爲大都督與張舉及侍中呼延盛帥步騎七萬分討祗等帥讀曰率騎奇寄翻中領軍石成侍中石啓前河東太守石暉謀誅閔農閔農皆殺之龍驤將軍孫伏都劉銖等帥羯士三千伏於胡天胡天蓋石氏奉胡中所舍之名驤思將翻亦欲誅閔農鑒在中臺伏都帥三十餘人將升臺挾鑒以攻之鑒見伏都毀閣道臨問其故伏都曰李農等反已在東掖門臣欲帥衛士討之謹先啓知鑒曰卿是功臣好爲官陳力魏晉以下率謂天子爲官陳力言之論語好呼到翻爲于僞翻朕從臺上觀卿勿慮無報也言當以誅閔農之賞報之於是伏都銖帥衆攻

閔農不克屯於鳳陽門閔農帥衆數千毀金明門入鑒懼閔之殺己馳招閔農開門內之謂曰孫伏都反卿宜速討之閔農攻斬伏都等自鳳陽至琨華橫尸相枕枕職任翻流血成渠宣令內外六夷敢稱兵仗者斬胡人或斬關或踰城而出者不可勝數勝音升閔使尚書王簡少府王鬱帥衆數千守鑒於御龍觀觀古玩翻懸食以給之下令城中曰近日孫劉搆逆支黨伏誅良善一無預也今日已後與官同心者留不同者各任所之敕城門不復相禁復扶又翻於是趙人百里內悉入城趙人謂中國人也胡羯去者填門閔知胡之不爲己用班令內外趙人斬一胡首送鳳陽門者文官進位三等武官悉拜牙門一日之中斬首數萬閔親帥趙人以誅胡羯無貴賤男女少長皆斬之少詩照翻長知兩翻死者二十餘萬尸諸城外悉爲野犬豺狼所食其屯戍四方者閔皆以書命趙人爲將帥者誅之或高鼻多須濫死者半高鼻多鬚其狀以羯胡故亦見殺將即亮翻帥所類翻燕王儁遣使至涼州使疏吏翻約張重華共擊趙高句麗王釗送前東夷護軍宋晃于燕燕王儁赦之更名曰活更工衡翻拜爲中尉晃奔高句麗見九十六卷成帝咸康四年

六年春正月趙大將軍閔欲滅去石氏之迹（去羌呂翻）託以讖文有繼趙李更國號曰衛易姓李氏大赦改元青龍太宰趙庶太尉張舉中軍將軍張春光祿大夫石岳撫軍石寧（撫軍之下當有將軍字）武衛將軍張季及公侯卿校龍驤等萬餘人出奔襄國（從石祗也）汝陰王琨奔冀州（冀州治信都）撫軍將軍張沈據滏口（滏口滏水之口也）張賀度據石瀆（[illegible]）建義將軍段勤據黎陽（[illegible]建義將軍）寧南將軍楊羣據桑壁（[illegible]）劉國據陽城（[illegible]）段龕據陳留姚弋仲據灄頭（[illegible]）蒲洪據枋頭眾各數萬皆不附於閔勤末柸之子龕蘭之子也（段末柸段蘭）王朗麻秋自長安赴洛陽秋承閔書誅朗部胡千餘人（[illegible]）朗奔襄國秋帥眾歸鄴蒲洪使其子龍驤將軍雄迎擊獲之以為軍師將軍汝陰王琨及張舉王朗帥眾七萬伐鄴大將軍閔帥騎千餘與戰於城北閔操兩刃矛馳騎擊之（[illegible]）所向摧陷斬首三千級琨等大[illegible]閔與李農帥騎三萬討張

賀度于石瀆閏月（[illegible]）衛主鑒密遣宦者齎書召[illegible]沈等使乘虛襲鄴宦者以告閔農閔農馳還廢鑒殺之（[illegible]）并殺趙主虎三十八孫盡滅石氏（[illegible]）姚弋仲子曜武將軍益（[illegible]）武[illegible]斬閔奔灄頭弋仲帥眾討閔[illegible]司徒申鍾等上尊號於閔閔以讓李農（[illegible]）閔曰吾屬故晉人也今晉室猶存請與諸君分割州郡各稱牧守公侯奉表迎晉天子還都洛陽尚書胡睦進曰陛下聖德應天宜登大位晉氏衰微遠竄江表豈能總馭英雄混壹四海乎閔曰胡尚書之言可謂識機知命矣乃即皇帝位（[illegible]）大赦改元永興國號大魏　朝廷聞中原大亂復謀進取（[illegible]）己丑以揚州刺史殷浩為中軍將軍假節都督揚豫徐兗青五州諸軍事以蒲洪為氐王使持節征北大將軍都督河北諸軍事冀州刺史廣川郡公蒲健為假節右將軍監河北征討前鋒諸軍事襄國公（[illegible]）姚弋仲蒲洪各[illegible]之志弋仲遣其子襄

帥衆五萬[illegible]擊破之斬獲三萬餘級洪自[illegible]
大都督大將軍大單于三秦王改姓苻氏（洪以讖文[illegible]草付應王又其孫堅背有艸付字遂改姓苻氏[illegible]）以南安雷弱兒為輔
國將軍安定梁楞為前將軍領左長史（楞盧登翻）馮翊魚
遵為右將軍領右長史（[illegible]以王父字為氏）京兆段
陵為左將軍領左司馬天水趙俱隴西牛夷北地辛
牢皆為從事中郎[illegible]毛貴為單于輔相（[illegible]）二
月燕王儁使慕容霸將兵二萬自東道出徒河慕輿
于自西道出蠮螉塞（[illegible]）儁自中道出盧龍塞以伐趙（[illegible]盧龍塞[illegible]城西北二百里）以慕容恪鮮于亮為前驅命慕輿

二十二

泥槎山通道（[illegible]）留世子曄守龍城以內史
劉斌為大司農（[illegible]）與典書令皇甫真留統後事霸
軍至三陘（[illegible]）趙
征東將軍鄧恒惶怖焚倉庫棄安樂遁去（[illegible]）與幽州刺史王午共保薊（音計）徒河南
部都尉孫泳急入安樂撲滅餘火籍其穀帛霸收安
樂北平兵糧（[illegible]）與儁會臨渠（[illegible]）
三月燕兵至無終王午留其將王佗以數千人守薊
與鄧恒走保魯口（[illegible]）

乙巳儁拔薊執王佗斬之儁欲悉阬其士卒千餘人
慕容霸諫曰趙為暴虐王興師伐之將以拯民於塗
炭而撫有中州也今始得薊而阬其士卒恐不可以
為王師之先聲也儁入都（[illegible]）薊中州士女降者相繼
燕兵至范陽范陽太守（[illegible]）李產欲為石氏拒燕（[illegible]）
衆莫為用乃帥八城令長（[illegible]）降
儁復以產為范陽（[illegible]）產子績為幽州別駕
棄其家從王午在魯口鄧恒謂午曰績鄉里在北
父已降燕今雖在此恐終難相保徒為
人累不如去之（[illegible]）午曰此何言也夫以

二十三

當今喪亂（[illegible]）而績乃能立義捐家情節之重雖古
烈士無以過乃欲以猜嫌害之燕趙之士聞之謂我
直相聚為賊了無意識衆情一散不可復集此
為坐自屠潰也恒乃止午猶慮諸將不與己同心或
致非意（[illegible]）乃遣績歸績辭午往見燕王
儁讓之曰卿不識天命棄父邀名今日乃始來邪
對曰臣眷戀舊主志存微節官身所在何事非君
（[illegible]）殿下方以義取天下臣未謂得
見之晚也儁悅善待之（[illegible]）以為代郡城郎（[illegible]）

孫泳為廣寧太守，悉置幽州郡縣守宰。甲子，儁使中部俟釐慕輿句督薊中留事，（俟釐，蓋亦鮮卑部帥之稱。）自將擊鄧恒於魯口。軍至清梁，（清梁在中山蒲陰縣。）恒將鹿勃早將數千人夜襲燕營，半已得入。先犯前鋒都督慕容霸，突入幕下；霸起奮擊，手殺十餘人，早不能進，由是燕軍得嚴。儁謂慕輿根曰：「賊鋒甚銳，宜且避之。」根正色曰：「我眾彼寡，力不相敵，故乘夜來戰，冀萬一獲利。今求賊得賊，正當擊之，復何所疑！王但安臥，臣等自為王破之！」儁不能自安，內史李洪從儁出營外，屯高冢上。根帥左右精勇數百人從中牙直前擊早，李洪徐整騎隊還助之，早乃退走。燕軍追擊四十餘里，早僅以身免，所從士卒死亡略盡。儁引兵還薊。

魏主閔復姓冉氏，尊母王氏為皇太后，立妻董氏為皇后，子智為皇太子，胤、明、裕皆為王，以李農為太宰、領太尉、錄尚書事，封齊王，其子皆封縣公。遣使者持節赦諸軍屯，皆不從。

麻秋說苻洪曰：「冉閔、石祗方相持，中原之亂未可平也。不如先取關中，基業已固，然後東爭天下，誰敢敵之！」洪深然之。既而秋因宴鴆洪，欲并其眾；世子健收秋斬之。洪謂健曰：「吾所以未入關者，以為中州可定；今不幸為豎子所困。中州非汝兄弟所能辦，我死，汝急入關！」言終而卒。健代統其眾，乃去大都督、大將軍、三秦王之號，稱晉官爵，遣其叔父安來告喪，且請朝命。

趙新興王祗即皇帝位于襄國，改元永寧。以汝陰王琨為相國。六夷據州郡者皆應之。祗以姚弋仲為右丞相，親趙王，待以殊禮。弋仲子襄雄勇多才略，士民多愛之，請弋仲以為嗣。弋仲以襄非長子，不許；請者日以千數，弋仲乃使之將兵。祗以襄為驃騎將軍、豫州刺史、新昌公。又以苻健為都督河南諸軍事、鎮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兗州牧、略陽郡公。

夏，四月，趙主祗遣汝陰王琨將兵十萬伐魏。

魏王閔殺李農及其三子，并尚書令王謨、侍中王衍、中常侍嚴震、趙昇。閔遣使臨江告晉曰：「逆胡亂中原，今已誅之。能共討者，可遣軍來也。」朝廷不應。

五月，廬江太守袁真攻魏合肥，克之，虜其居民而還。

六月，趙汝陰王琨進據邯鄲。

鎮南將軍劉國自繁陽會之（繁陽縣屬魏郡。賢曰：繁陽故城在今相州內黃縣）魏衛將軍王泰擊琨，大破之，死者萬餘人，劉國還繁陽。初，段蘭卒於令支（段蘭屯令支，見上卷[illegible]），段龕代領其眾，因石氏之亂，擁部落南徙。秋七月，龕引兵東據廣固（[illegible]），自稱齊王。八月，代郡人趙榼帥三百餘家叛燕歸趙，并州刺史張平（[illegible]）。燕王儁徙廣寧、上谷二郡民於徐無（[illegible]），代郡民於凡城（[illegible]）。王朗之去長安也，朗司馬杜洪據長安，自稱晉征北將軍、雍州刺史，以馮翊張琚為司馬，關西夷夏皆應之（[illegible]）。苻健欲取之，恐洪知之，乃受趙官爵（健受趙官爵者，[illegible]也），以趙俱為河內太守，戍溫；牛夷為安集將軍，戍懷（[illegible]）；治宮室於枋頭（[illegible]），課民種麥，示無西意；有知而不種者，健殺之以徇。既而自稱晉征西大將軍、都督關中諸軍事、雍州刺史，以武威賈玄碩為左長史，洛陽梁安為右長史，段純為左司馬，辛牢為右司馬，京兆王魚、安定程肱、胡文等為軍諮祭酒，悉眾而西，以魚遵為前鋒，行至盟津（[illegible]），為浮梁以濟。遣弟輔國將軍雄帥眾五千自潼關入（[illegible]），兄子揚武將軍菁帥眾七千自軹關入（從河南入潼關，至[illegible]；從河北入軹關[illegible]）。臨別，執菁手曰：「若事不捷，汝死河北，我死河南，不復相見。」（[illegible]）既濟，焚橋，自帥大眾隨雄而進。杜洪聞之，與健書，侮嫚之，以張琚弟先為征虜將軍，帥眾萬三千逆戰於潼關之北。先兵大敗，走還長安。洪悉召關中之眾以拒健。洪弟郁勸洪迎健，洪不從；郁帥所部降於健（[illegible]）。健遣苻雄徇渭北。氐酋毛受屯高陵（[illegible]），徐磋屯好畤（[illegible]），羌酋白犢屯黃白（[illegible]），眾各數萬，皆斬洪使，遣子降於健。苻菁、魚遵所過城邑，無不降附。洪懼，固守長安。

張賀度、段勤、劉國、靳豚會于昌城（[illegible]），將攻鄴。魏主閔自將擊之，戰于蒼亭（[illegible]），賀度等大敗，死者二萬八千人；追斬靳豚於陰安（[illegible]），盡俘其眾而歸。閔戎卒三十餘萬，旌旗鉦鼓綿亘百餘里，雖石氏之盛，無以過也。

故晉散騎常侍隴西辛謐有高名（[illegible]），歷劉、石之世，徵辟皆不就。閔備禮徵為太常。謐遺閔書（[illegible]），以為「物極則反，致至則危（戰國策曰：物至而反，冬夏是也；致至則危，累棊是也。[illegible]）

君子功已成矣，宜因茲大捷，歸身晉朝，必有由夷之廉，享松、喬之壽矣。因不食而卒。

九月，燕王儁南徇冀州，取章武、河間。初，勃海賈堅，少尚氣節，仕趙為殿中督。趙亡，堅棄魏主閔還鄉里，擁部曲數千家。燕慕容評徇勃海，遣使招之，堅終不降。評與戰，擒之。儁以評為章武太守，封裕為河間太守。儁與慕容恪皆愛堅之材。堅時年六十餘，恪聞其善射，置牛百步上以試之。堅曰：少之時能令不中，今老矣，往往中之。乃射再發，一矢拂脊，一矢磨腹，皆附膚落毛，上下如一，觀者咸服其妙。儁以堅為樂陵太守，治高城。

苻菁與張先戰于渭北，擒之，三輔郡縣堡壁皆降。冬十月，苻健長驅至長安，杜洪、張琚奔司竹。

燕王儁還薊，留諸將守之。

十一月，魏主閔帥步騎十萬攻襄國。署其子太原王胤為大單于、驃騎大將軍，以降胡一千配之為麾下。光祿大夫韋謏諫曰：胡羯皆之仇敵，然今來歸，附苟存性命耳。萬一為變，悔之何及！請誅屛降胡，去單于之號，以防微杜漸。閔方欲撫納羣胡，大怒，誅謏及其子伯陽。

甲午，苻健入長安，以民心思晉，乃遣參軍杜山伯詣建康獻捷，幷修好於桓溫。於是秦、雍夷夏皆附之。涼州刺史石寧獨據上邽不下。十二月，苻雄擊斬之。

蔡謨除司徒，三年不就職。詔書屢下，太后遣使諭意，謨終不受。於是帝臨軒，遣侍中紀據、黃門郎丁纂徵謨，謨陳疾篤，使主簿謝攸陳讓。自旦至申，使者十餘返，而謨不至。時帝方八歲，甚倦，問左右曰：所召人何以至今不來？臨軒何時當竟？太后以君臣俱疲，乃詔：必不來者，宜罷朝。中軍將軍殷浩奏免吏部尚書江彪官。會稽王昱令曹曰：蔡公傲違上命，無人臣之禮。若人主卑屈於上，大義不行於下，亦不知所以為政矣。公卿乃奏謨悖慢傲上，罪同不臣，請送廷尉以正刑書。謨懼，帥子弟素服詣闕稽顙，自到廷尉待罪。殷浩欲加謨大辟。會徐州刺史荀羨入朝，浩以問羨，羨曰：蔡公今日事危，明日必有桓文之舉。

以問其罪浩乃止下詔免譴爲庶人

資治通鑑卷第九十八

資治通鑑卷第九十九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充集賢殿修撰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上柱國河內郡開國侯食邑一千一百戶食實封肆伯戶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

勑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晉紀二十一 起重光大淵獻盡閼逢攝提格凡四年

孝宗穆皇帝中之上

永和七年春正月丁酉日有食之

苻健左長史賈玄碩等請依劉備稱漢中王故事事見六十八卷漢獻帝建安二十四年表健爲都督關中諸軍事大將軍大單于秦王玄碩狀表言之於晉朝單于號健怒曰吾豈堪爲秦王邪且晉使未返使疏吏翻我之官爵非汝曹所知也既而密使梁安諷玄碩等上尊號上時掌翻健辭讓再三然後許之丙辰健即天王大單于位苻健字建業洪第三子國號大秦大赦改元皇始追尊父洪爲武惠皇帝廟號太祖立妻強氏爲天王后強其兩翻氏姓也子萇爲太子靚爲平原公萇仲良翻靚疾政翻生爲淮南公覿爲長樂公樂音洛方爲高陽公碩爲北平公騰爲淮陽公柳爲晉公桐爲汝南公廋爲魏公廋所鳩翻武爲燕公幼爲趙公以苻雄爲都督中外諸軍事丞相領車騎大將軍雍州牧東海公雍於用翻苻菁

衛大將軍平昌公宿衛二宮（二宮，謂健所居也）又雷弱兒
爲太尉，毛貴爲司空，略陽姜伯周爲尚書令，梁楞爲
左僕射（楞音登），王墮爲右僕射，魚遵爲太子太師，強平
爲太傅，段純爲太保，呂婆樓爲散騎常侍（騎，奇寄翻）
伯周，健之舅；平，王后之弟；婆樓本略陽氐酋也（酋，慈由翻）
段龕請以青州內附（段龕，段蘭之子）二月戊寅，以龕爲鎮北將軍，
封齊公。魏主閔攻圍襄國百餘
日，趙主祗危急，乃去皇帝之號，稱趙王，
遣太尉張舉乞師於燕，許送傳國璽，中軍將
軍張春乞師於姚弋仲，弋仲遣其子襄帥騎二萬八
千救趙（帥讀曰率），誡之曰：冉閔棄仁背義，屠滅石氏（事見上卷）
我受人厚遇（謂石虎遇之厚），當爲復讎，老病不
能自行，汝才十倍於閔，若不梟擒以來，不必復見我
也。弋仲亦遣使告於燕（使，疏吏翻，下同）燕主
儁遣禦難將軍悅綰將兵三萬往
會之。冉閔聞儁欲救趙，遣大司馬從事中郎廣寧常
煒使於燕，儁使封裕詰之曰：冉閔，石氏養息（息，子也），
負恩作逆，何敢輒稱大號？煒曰：湯放桀，武王伐紂，
以興商周之業；曹孟德養於宦官，莫知所出，卒立魏
氏之基（曹操事見六十八卷）。苟非天命，安
能成功？推此而言，何必致問。裕曰：人言冉閔初立，鑄
金爲己像以卜成敗，而像不成，信乎？煒曰：不聞。裕曰：
南來者皆云如是，何故隱之？煒曰：姦僞之人欲矯天
命以惑人者，乃假符瑞，託蓍龜以自重。魏主握
符璽，據中州，受命何疑？而更反眞爲僞，取決於金像
乎？裕曰：傳國璽果安在？煒曰：在鄴。裕曰：張舉言在襄
國。煒曰：殺胡之日，在鄴者殆無孑遺。
時有迸漏者，皆潛伏溝瀆中耳。
彼安知璽之所在乎？彼求救者，爲妄誕之辭，無
所不可，況一璽乎？儁猶以張舉之言爲信，乃積柴其
旁，使裕以其私誘之曰：君更熟思，無爲徒取灰滅（誘音酉）。
煒正色曰：石氏貪暴，親帥大兵攻燕國都，雖不克
而返（事見九十六卷成帝咸康四年），然志在必取，故運資糧聚
器械於東北者，非以相資，乃欲相滅也（事見九十六卷咸康四年）。
魏主誅翦石氏，雖不爲燕臣子之心，聞仇讎之
滅，義當如何？而更爲彼責我，不亦異乎？
吾聞死者骨肉下于土，精魂升于天，蒙君之惠，
速益薪縱火，使僕得上訴於帝足矣。左右請殺之，儁
曰：彼不憚殺身以徇其君，忠臣也。且冉閔有罪，使臣
何預焉？使出就館。夜，使其鄉人趙瞻往勞之。

（[illegible]翻）且曰君何不以實言王怒欲戮君於遼碣之表（[illegible]杜佑曰[illegible]漢肥如縣有碣石山[illegible]碣然立在海旁[illegible]碣石在今高麗[illegible]）奈何煒曰吾結髮以來尚不欺布衣況人主乎曲意苟合性所不能直情盡言雖沈東海不敢避也（[illegible]）遂臥向壁不復與贍言（復[illegible]）贍具以白儁儁乃囚煒於龍城 趙并州刺史張平遣使降燕（[illegible]）燕王以平為大將軍冀州牧 燕王儁還薊（[illegible]） 三月姚襄及趙汝陰王琨各引兵救襄國（[illegible]） 冉閔遣車騎將軍胡睦拒襄於長蘆（[illegible]） 將軍孫威拒琨於黃丘（[illegible]） 皆敗還士卒略盡閔欲自出擊之衛將軍王泰諫曰今襄國未下外救雲集若我出戰必覆背受敵此危道也（[illegible]）不若固壘以挫其銳徐觀其釁而擊之（釁許覲翻）且陛下親臨行陳（行戶剛翻陳讀曰陣）如失萬全則大事去矣閔將止道士法饒進曰陛下圍襄國經年無尺寸之功今賊至又避不擊將何以使將士乎（將即亮翻）且太白入昴當殺胡王（晉天文志昴七星胡星也）百戰百克不可失也閔攘袂大言曰（[illegible]）敢沮眾者斬（沮在呂翻）乃悉眾出與襄琨戰悅綰適以燕兵至去魏兵數里疏布騎卒曳柴揚塵（[illegible]）魏人望之恟懼（[illegible]）襄琨綰三面擊之趙王祗自後衝之魏兵大敗（[illegible]）閔與十餘騎走還鄴降胡栗特康等執大單于胤及左僕射劉琦以降趙趙王祗殺之（[illegible]）胡睦及司空石璞尚書令徐機中書監盧諶等并將士死者凡十餘萬人（[illegible]）閔潛還人無知者鄴中震恐訛言閔已沒射聲校尉張艾請閔親郊以安眾心（[illegible]）閔從之訛言乃息閔支解法饒父子（[illegible]）贈韋謏大司徒（[illegible]）姚襄還灄頭（[illegible]）姚弋仲怒其不擒閔杖之一百初閔之為趙相也（[illegible]）悉散倉庫以樹私恩與羌胡相攻無月不戰趙所徙青雍幽荊四州之民（[illegible]）及氐羌胡蠻數百萬口以趙法禁不行各還本土道路交錯互相殺掠其能達者什有二三中原大亂因以饑疫人相食無復耕者 趙王祗使其將劉顯帥眾七萬攻鄴（帥讀曰率）軍于明光宮（明光宮石氏所建也）去鄴二十三里魏主閔恐召王

泰欲與之計，泰恚前言之不從，辭以瘡甚。閔親臨問之，泰固稱疾篤。閔怒，還宮，謂左右曰：巴奴，乃公豈假汝為命邪！要將先滅羣胡，却斬王泰。乃悉眾出戰，大破顯軍，追奔至陽平，斬首三萬級。顯懼，密使請降，求殺祗以自效。閔乃引歸。會有告王泰欲叛入秦者，閔殺之，夷其三族。○秦王健分遣使者問民疾苦，搜羅儁異，寬重斂之稅，弛離宮之禁，罷無用之器，去侈靡之服，凡趙之苛政不便於民者皆除之。○杜洪、張琚遣使召梁州刺史司馬勳。夏四月，勳帥步騎三萬赴之，秦王健禦之於五丈原，勳屢戰皆敗，退歸南鄭。健以中書令賈玄碩始者不上尊號，銜之，使人告玄碩與司馬勳通，并其諸子皆殺之。渤海人逢約因趙亂，擁眾數千家附於魏，魏以約為渤海太守。故太守劉準，隗之兄子也，土豪封放，弈之從弟也，別聚眾自守。閔以準為幽州刺史，與約中分渤海。燕王儁使封弈討約，使昌黎太守高開討準、放。開，瞻之子也。弈引兵直抵約營，遣人謂約曰：

元帝太興二年 九十一卷

相與鄉里隔絕日久，會遇甚難，時事利害，人皆有心，非所論也，願單出一相見，以寫佇結之情。約素信重弈，即出見弈於門外，各屏騎卒，單馬交語。弈與論敘平生畢，因說之曰：與君累世同鄉，情相愛重，誠欲君享祚無窮；今既獲展奉，不可不盡所懷。冉閔乘石氏之亂，奄有成資，是宜天下無敵；而禍亂方始，固知天命不可力爭也。燕王奕世載德，奉義討亂，所征無敵。今已都薊，南臨趙、魏，遠近之民，襁負歸之；民厭荼毒，咸思有道；冉閔之亡，匪朝伊夕，成敗之形，昭然易見。且燕王肇開王業，虛心賢儁，君能翻然改圖，則功參絳、灌，慶流苗裔，孰與為亡國將，守孤城以待必至之禍哉！約聞之，悵然不言。弈給使張安有勇力，弈豫戒之；俟約意下，安突前持其馬鞚，因挾之而馳。至營，弈與坐，謂曰：君計不能自決，故相為決之，非欲取君以邀功，乃欲全君以安民也。高開至渤海，準、放迎降。燕以放為渤海太守，準為左司馬，約參軍事；以約誘於人，更其名曰釣。劉顯弒…

王祗及其丞相樂安王炳太宰趙庶等十餘人傳首于鄴驃騎將軍石寧奔柏人（柏人縣自漢以來屬趙國劉昫曰唐邢州堯山縣古之柏人城也）魏主閔焚祗首于通衢拜顯上大將軍大單于冀州牧（[illegible]）五月趙兗州刺史劉啓自鄄城來奔（[illegible]）秋七月劉顯復引兵攻鄴（[illegible]）魏主閔擊敗之（[illegible]）顯還稱帝於襄國八月魏徐州刺史周成兗州刺史魏統荊州刺史樂弘豫州牧張遇以廩丘許昌等諸城來降（[illegible]）平南將軍高崇征虜將軍呂護執洛州刺史鄭系以其地來降（[illegible]）

燕王儁遣慕容恪攻中山慕容評攻王午于魯口魏中山太守上谷侯龕閉城拒守（龕音[illegible]）恪南徇常山軍于九門（九門縣[illegible]屬常山郡）魏趙郡太守遼西李邽舉郡降恪厚撫之將邽還圍中山侯龕乃降恪入中山遷其將帥土豪數十家詣薊（[illegible]）餘皆安堵軍令嚴明秋毫不犯慕容評至南安王午遣其將鄭生拒戰評擊斬之悅綰還自襄國儁乃知張舉之妄而殺之常煒有四男二女在中山儁釋煒之囚使諸子就見之煒上疏謝恩儁手令答曰卿本不為生計孤以州里相存耳（[illegible]）

今大亂之中諸子盡至豈非天所念邪天且念卿況於孤乎賜妾一人穀三百斛使居凡城以北平太守孫興為中山太守興善於綏撫中山遂安庫傉官偉帥部眾自上黨降燕（[illegible]）姚弋仲遣使來請降（[illegible]）冬十月以弋仲為使持節六夷大都督督江北諸軍事車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大單于高陵郡公（[illegible]）又以其子襄為持節平北將軍都督并州諸軍事并州刺史平鄉縣公逢鈞亡歸渤海招集舊眾以叛燕樂陵太守賈堅（[illegible]）使人告諭鄉人示以成敗鈞部眾稍散遂來奔吐谷渾葉延卒子碎奚立（[illegible]）初桓溫聞石氏亂上疏請出師經略中原（[illegible]）事久不報溫知朝廷杖殷浩以抗己甚忿之然素知浩之為人亦不之憚也以國無他釁遂得相持彌年羈縻而已八州士眾資調殆不為國家用（[illegible]）屢求北伐詔書

不聽十二月辛未溫拜表輒行師衆四五萬順流而
下軍於武昌(師讀曰率)朝廷大懼殷浩欲去位以避溫又
欲以騶虞幡駐溫軍吏部尚書王彪之言於會稽王
昱曰此屬皆自為計非能保社稷為殿下計也[illegible]
若殷浩去職人情離駭天子獨坐當此之際必有任
其責者非殿下而誰乎又謂浩曰彼若抗表問罪卿
為之首事任如此[illegible]猜釁已成[illegible]欲作
匹夫豈有全地邪且當靜[illegible]以待之令相王與手書
示以款誠為陳成敗彼必旋師若不從則遣中詔
又不從乃當以正義相裁[illegible]奈何無故忿
忿先自猖獗乎[illegible]浩曰決大事正自難頃日來欲
使人悶悶卿此謀意始得了也[illegible]彪之彬之之子也
[illegible]撫軍司馬高崧[illegible]言
於昱曰王宜致書諭以禍福自當返旆如其不爾便
六軍整駕逆順於茲判矣[illegible]乃於
坐為昱草書曰寇難宜平時會宜接[illegible]此實為國遠圖經畧
大算能弘斯會非足下而誰但以比興師動衆要當
以資實為本[illegible]運轉之艱古人所難不可易之於
[illegible]而不熟慮[illegible]頃所以深用為疑惟在此耳然

常之舉衆之所駭遊聲噂𠴲[illegible]
下亦少鬬之[illegible]苟患失之無所不至[illegible]或能
望風振擾一時崩散如此則望實並喪社稷之
事去矣皆由吾闇弱德信不著不能鎮靜羣庶保固
維城(詩曰宗子維城)所以內愧於心外慙良友吾與足下雖
職有內外安社稷保國家其致一也[illegible]
也天下安危繫之明德當先思寧國而後圖其外使
王基克隆大義弘著所望於足下區區誠懷豈可復
顧嫌而不盡哉[illegible]溫即上疏惶恐致謝回軍還鎮
朝廷將行郊祀會稽王昱問於王彪之曰郊祀應
有赦否彪之曰自中興以來郊祀往往有赦愚意常
謂非宜凶愚之人以為郊必有赦將生心於徼幸矣
[illegible]昱從之　燕王儁如龍城　丁零翟鼠帥所部
降燕封為歸義王[illegible]
八年春正月辛卯日有食之　秦丞相雄等請秦王
健正尊號依漢晉之舊不必效石氏之初[illegible]
[illegible]健從之即皇帝位大赦諸公皆進爵為王
且言單于所以統壹百蠻非天子所宜領[illegible]
以授太子萇[illegible]　司馬勳既還漢中杜洪張琚屯宜
秋[illegible]

以右族輕琨、瑤，遂殺洪，自立為秦王，改元建昌。劉顯攻常山，魏主閔留大將軍蔣幹使輔太子智守鄴，自將八千騎救之。顯大司馬清河王寧以棗強降魏。（棗強縣，前漢屬清河郡，後漢省，晉復置，屬廣川郡）閔擊顯，敗之，追奔至襄國。顯大將軍曹伏駒開門納閔，閔殺顯及其公卿已下百餘人，焚襄國宮室，遷其民於鄴。趙汝陰王琨以其妻妾來奔，斬於建康市，石氏遂絕。（自古無不亡之國……未有至於絕姓者……以見天道之不爽）尚書左丞孔嚴言於殷浩曰：「比來眾情良可寒心，不知

使君當何以鎮之。愚謂宜明受任之方，韓、彭專征伐，蕭、曹守管籥，（事見漢高帝紀）內外之任，各有攸司；深思廉、藺屈身之義，（事見四卷）平、勃交歡之謀，（事見十三卷漢高后七年）令穆然無間，然後可以保大定功也。觀近日降附之徒，皆人面獸心，貪而無親，恐難以義感也。」浩不從。嚴，愉之從子也。浩上疏請北出許、洛，詔許之；以安西將軍謝尚、北中郎將荀羨為督統，（晉志曰：四中郎將……）

進屯壽春。（荀羨鎮京口，今欲與尚俱進，故使二人為督統，各統其方之兵）謝尚不能撫慰張遇，遇怒，據許昌叛，使其將上官恩據洛陽，樂弘攻督護戴施於倉垣，浩軍不能進。三月，命荀羨鎮淮陰，尋加監青州諸軍事，（監，工銜翻）又領兗州刺史，鎮下邳。乙巳，燕王儁還薊，稍徙軍中文武兵民家屬於薊。姚弋仲有子四十二人，及病，謂諸子曰：「石氏待吾厚，吾本欲為之盡力。（為，于偽翻）今石氏已滅，中原無主，我死，汝亟自歸於晉，當固執臣節，無為不義也。」弋仲卒，子襄秘不發喪，帥戶六萬南攻陽平、元城、發干，破之，屯于碻

津。（帥，讀曰率。陽平、元城、發干，皆漢縣……碻磝……）以太原王亮為長史，天水尹赤為司馬，太原薛瓚、略陽權翼為參軍。（杜佑曰……權翼……）襄與秦兵戰，敗，亡三萬餘戶，南至滎陽，始發喪。又與秦將高昌、李歷戰于麻田，襄馬中流矢而斃，（中，竹仲翻）弟萇以馬授襄。（萇，仲良翻）襄曰：「汝何以自免？」萇曰：「但令兄濟，豎子必不敢害萇。」會救至，俱免。

秦以為并州刺史鎮蒲阪冀遂帥眾歸

送其五子爲質（質音致）詔冀屯譙城冀單騎度淮見謝

尚于壽春尚聞其名命去仗衛幅巾待之（去羌呂翻）

歡若平生襄博學善談論江東人士皆重之　魏主

閔既克襄國因遊食常山中山諸郡趙立義將軍段

勤聚胡羯萬餘人保據繹幕（繹幕縣屬冀州）自稱趙

帝夏四月甲子燕王儁遣慕容恪等擊魏慕容霸等

擊勤魏主閔將與燕戰大將軍董閏車騎將軍張溫

諫曰（下同）鮮卑乘勝鋒銳且彼眾我寡宜且避之

俟其驕惰然後益兵以擊之閔怒曰吾欲以此眾平

幽州斬慕容儁今遇恪而避之人謂我何司徒劉茂

特進郎闓相謂曰吾君此行必不還矣吾等何爲坐

待戮辱皆自殺（闓苦亥翻又音開）閔軍于安喜（安喜縣前漢曰安險屬中山後漢章帝更名安喜）慕容恪引

兵從之閔趨常山（趨七喻翻下同）恪追之及于魏昌之廉臺（魏昌縣屬中山郡本苦陘縣章帝更名漢昌魏文帝改爲魏昌）

閔與燕兵十戰燕兵皆不勝

閔素有勇名所將兵精銳（將即亮翻）燕人憚之慕容恪巡

陳（陳讀曰陣）謂將士曰冉閔勇而無謀一夫敵耳其士卒

飢疲甲兵雖精其實難用不足破也閔以所將多步

卒（將即亮翻）而燕皆騎兵引兵將趣林中恪參軍高開曰

吾騎兵利平地若閔得入林不可復制（復扶又翻）宜亟遣

輕騎邀之既合而陽走誘致平地然後可擊也（誘音酉）

恪從之魏兵還就平地恪分軍爲三部謂諸將曰閔

性輕銳又自以眾少必致死於我我厚集中軍之陳

以待之俟其合戰卿等從旁擊之無不

克矣乃擇鮮卑善射者五千人以鐵鎖連其馬爲方

陳而前閔所乘駿馬曰朱龍日行千里閔左操兩刃

矛右執鉤戟以擊燕兵斬首三百餘級望見大幢知

其爲中軍直衝之燕兩軍從旁夾擊大破之　圍閔

數重閔潰圍東走二十餘里朱龍忽斃爲燕兵

所執燕人殺魏僕射劉群執董閏張溫及閔皆送於

薊高開被

創而卒慕容恪進屯常山儁命恪鎮中山己卯

冉閔至薊儁大赦立閔而責之曰汝奴僕下才何得

妄稱帝閔曰天下大亂爾曹夷狄禽獸之類猶稱帝

況我中土英雄何得不稱帝邪儁怒鞭之三百送於

龍城慕容霸軍至繹幕段勤與弟思聰舉城降

甲申儁遣慕容評及中尉侯龕帥精騎萬人攻鄴

癸巳，至鄴。魏將蔣幹及太子智閉城拒守，城外皆降於燕。劉寧及弟崇帥胡騎三千奔晉陽。秦以張遇為征東大將軍、豫州牧。五月，秦主健攻張琚於宜秋，斬之。鄴中大饑，人相食，故趙時宮人被食略盡。蔣幹使侍中繆嵩、詹事劉猗奉表請降，且求救於謝尚。庚寅，燕王儁遣廣威將軍慕容軍、殿中將軍慕輿根、右司馬皇甫真等帥步騎二萬助慕容評攻鄴。辛卯，燕人斬冉閔於龍城。會大旱蝗，燕王儁（謂閔為祟）遣使祀之，諡曰悼武天王。初，謝尚使戴施據枋頭。施聞蔣幹求救，乃自倉垣徙屯棘津，止幹使者，求傳國璽。劉猗使繆嵩還鄴白幹，幹疑尚不能救，沈吟未決。六月，施帥壯士百餘人入鄴，助守三臺，紿之曰：今燕寇在外，道路不通，璽未敢送也。卿且出以付我，我當馳白天子。天子聞璽在吾所，信卿至誠，必多發兵糧以相救餉。幹以為然，出璽付之。施宣言使督護何融迎糧，陰令懷璽送于枋頭。甲子，蔣幹帥銳卒五千及晉兵出戰，慕容評大破之，斬首四千

級，幹脫走入城。甲申，秦主健還長安。（自宜秋還長安也。）謝尚、姚襄共攻張遇于許昌。秦主健遣丞相東海王雄、衛大將軍平昌王菁略地關東，帥步騎二萬救之。丁亥，戰于潁水之誡橋，尚等大敗，死者萬五千人。尚奔還淮南，襄棄輜重送尚于芍陂（重，直用翻），尚悉以後事付襄。殷浩聞尚敗，退屯壽春。秋，七月，秦丞相雄徙張遇及陳潁許洛之民五萬餘戶於關中，以右衛將軍楊羣為豫州刺史，鎮許昌。謝尚降號建威將軍。趙故西中郎將王擢遣使請降，拜擢秦州刺史。丁酉，以武陵王晞為太宰。丙辰，燕王儁如中山。壬午，聞魏敗時，鄧恆已死（恆，戶登翻）。午自稱安國王。八月，戊辰，燕王儁遣慕容恪封奕陽騖攻之。午閉城自守，送冉智詣燕軍。燕人掠其禾稼而還。庚午，魏長水校尉馬願等開鄴城納燕兵，戴施、蔣幹懸縋而下（縋，馳偽翻），奔于倉垣。慕容評送魏后董氏、太子智、太尉申鍾、司空條攸等及乘輿服御于薊。尚書令王簡

六僕射張乾右僕射郎肅皆自殺燕王儁詐云[illegible]
得傳國璽獻之賜號奉璽君賜冉智爵海賓侯以申
鍾爲大將軍右長史命慕容評鎮鄴　桓溫使司馬
勳助周撫討蕭敬文於涪城斬之（蕭敬文據涪城始九十七卷永和三年　涪音浮）
謝尚自枋頭[illegible]何[illegible]璽至建康百僚畢賀
秦以雷弱兒爲大司馬[illegible]爲太尉張遇爲司空
殷浩之北伐也中軍將軍王羲之以書止之不聽既
而無功復謀再舉（[illegible]）羲之遺浩書曰今以
區區江左天下寒心固已久矣（寒心者恐不能自保遺子季翻）力爭
武功非所當作也（[illegible]）自頃處內外之任者（處昌呂翻）
未有深謀遠慮而疲竭根本各從所志竟無一功可
論遂令天下將有土崩之勢任其事者豈得辭四海
之責哉（言殷浩不得辭其責也）今軍破於外資竭於內保淮之
志非所復及莫若還保長江督將各復舊鎮（將即亮翻）自
長江以外羈縻而已引咎責躬更爲善治（治直吏翻）省其
賦役與民更始庶可以救倒懸之急也（保江之說王導佐元帝[illegible]）
（[illegible]）使君起於布衣
任天下之重當董統之任而敗喪至此（喪息浪翻）恐闔
朝羣賢未有與人分其謗者（分扶問翻）若猶以前事爲未
工故復求之於分外（分扶問翻）宇宙雖廣自容何所此愚智
所不解也（解胡買翻[illegible]）又與會稽王昱牋
曰爲人臣誰不願尊其主比隆前世況遇難得之運
哉顧力有所不及豈可不權輕重而處之也（處昌呂翻）今
雖有可喜之會內求諸己而所憂乃重於所喜功未
可期遺黎殲盡勞役無時徵求日重以區區吳越經
緯天下十分之九不亡何待而不度德量力（度徒洛翻　量音良）
不弊不已此封內所痛心歎悼而莫敢吐誠者也
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論語載楚狂接輿之言）願殿下更垂
三思先爲不可勝之基須根立勢舉謀之未晚（兵法曰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
若不行（此變文意恐有脫文）恐麋鹿之遊將不
止林藪而已（吳伍子胥諫其君而不聽曰臣恐麋鹿游於姑蘇之臺[illegible]）願殿
下暫廢虛遠之懷（清虛玄遠[illegible]）以救倒懸
之急可謂以亡爲存轉禍爲福也不從九月浩屯泗
口遣河南太守戴施據石門滎陽太守劉遯據倉垣
浩以軍興罷遣太學生徒學校由此遂廢（元帝建武元年始立太學）
（太學令[illegible]以軍興[illegible]）冬十月謝尚遣冠軍將軍王俠攻許
昌克之（冠古玩翻　俠戶頰翻）秦豫州刺史楊羣退屯弘農徵尚
爲給事中戍石頭　丁卯燕王儁還薊　故趙將（將即亮翻）
[illegible]州郡者各遣使降燕（使疏吏翻　降戶江翻）燕王儁以

王擢為益州刺史，夔逸為秦州刺史，張平為并州刺史，李歷為兗州刺史，高昌為安西將軍，劉寧為車騎將軍。慕容恪屯安平，安平縣前漢屬涿郡後漢屬安平國晉屬博陵郡唐屬深州積糧治攻具，將討王午。午余至之翻丙戌，中山蘇林起兵於無極，無極縣漢屬中山國晉省無本作毋極唐武后萬歲通天二年始改毋字為無此以後書自稱天子。恪自魯口還討林。閏月，戊子，燕王儁遣廣威將軍慕輿根助恪攻林，斬之。王午為其將秦興所殺，呂護殺興，復自稱安國王。復扶又翻戊辰，羣僚共上尊號於燕王儁，儁許之。上時掌翻十一月，丁卯，始置百官：以國相封弈為太尉，左長史陽騖為尚書令，右司馬皇甫真為尚書左僕射，典書令張悕為右僕射，悕香衣翻其餘文武拜授有差。戊辰，儁即皇帝位，大赦。自謂獲傳國璽，改元元璽。追尊武宣王為高祖武宣皇帝，文明王為太祖文明皇帝。廆諡武宣王皝諡文明王時晉使適至燕，使疏吏翻儁謂曰：「汝還白汝天子，我承人之乏，為中國所推，已為帝矣！」謂中國無主已為士民所推逐承人之乏而即尊位也改司州為中州，建留臺於龍都。趙置司州於鄴燕初都龍城時遷都于薊故建留臺於龍城謂之龍都以玄菟太守乙逸為尚書，專委留務。菟同都翻秦丞相雄攻王擢于隴西，擢奔涼州。雄還屯隴東。隴東郡漢涇陽縣地張重華以擢為征虜將軍、秦州刺史，假節，待之重華寵待王擢以圖秦豈知

雛狩雖之鄣也

九年春，正月，乙卯朔，大赦。二月，庚子，燕主儁立其妃可足渾氏為皇后，為可足渾后亂燕張本可足渾北方三字姓世子曄為皇太子，皆自龍城遷于薊宮。張重華遣將軍張弘、宋脩會王擢帥步騎萬五千伐秦，帥讀曰率騎奇寄翻秦丞相雄、衞將軍菁拒之，大敗涼兵於龍黎。新唐書地理志秦州隴城縣有龍黎山後魏之右（?）隴城縣龍黎在上邽西北也帥讀下哉斬首萬二千級，虜張弘、宋脩。王擢棄秦州，奔姑臧。秦主健以領軍將軍苻願為秦州刺史，鎮上邽。三月，交州刺史阮敷討林邑，破五十餘壘。趙故衞尉常山李犢聚衆數千人，叛燕。西域胡劉康詐稱劉曜子，聚衆於平陽，自稱晉王。夏，四月，秦左衞將軍苻飛討擒之。以安西將軍謝尚為尚書僕射。五月，張重華復使王擢帥衆二萬伐上邽，復扶又翻秦州郡縣多應之，苻願戰敗，奔長安。重華因上疏請伐秦，詔進重華涼州牧。燕主儁遣衞將軍恪討李犢，犢降，降戶江翻下同遂東擊呂護於魯口。六月，秦苻飛攻氐王楊初於仇池，為初所敗。楊初據仇池以上（?）秦秦王初敗補邁翻丞相雄、平昌王菁帥步騎四萬屯于隴東。秦主健納張遇繼母韓氏為昭儀，數於衆中謂遇曰：數所角翻「卿，吾假子也。」遇恥之，

雄等精兵在外，陰結關中豪傑，欲滅苻氏，以其地來降。秋，七月，遇與黃門劉晃謀夜襲健，晃約開門以待之。會健使晃出外，晃固辭，不得已而行。遇不知，引兵至門，門不開，事覺，伏誅。於是孔持起池陽，劉珍、夏侯顯起鄠，喬秉起雍，胡陽赤起司竹，呼延毒起灞城（池陽縣，漢屬左馮翊，晉屬扶風郡。鄠縣，漢屬扶風，晉屬京兆。雍縣，漢屬右扶風，晉屬扶風郡。[illegible]），衆數萬人，各遣使來請兵。秦以左僕射魚遵為司空（[illegible]）。九月，秦丞相雄帥衆二萬還長安（[illegible]），遣平昌王菁略定上洛，置荊州于豐陽川（上洛縣，漢屬弘農郡，東漢屬京兆，晉武帝泰始二年分置上洛郡。豐陽川在郡界。[illegible]），以步兵校尉金城郭敬為刺史，與清河王法、苻飛分討孔持等。姚襄屯歷陽，以燕、秦方彊，未有北伐之志，乃夾淮廣興屯田，訓厲將士。殷浩在壽春，惡其彊盛，囚襄諸弟，屢遣刺客刺之（[illegible]）；刺客皆以情告襄。安北將軍魏統卒（[illegible]），弟憬代領部曲。浩潛遣憬帥衆五千襲襄，襄斬憬，并其衆（[illegible]）。浩愈惡之，使龍驤將軍劉啓守譙（[illegible]），遷襄于梁國蠡臺（[illegible]）

殺浩的
此等動
是何
信

其秀[illegible]（[illegible]），表授梁國內史。襄遣參軍權翼詣浩，浩曰：「姚平北（[illegible]）每舉動自專，甚失輔車之理（[illegible]），豈所望也！」翼曰：「平北英姿絕世，擁兵數萬，遠歸晉室者，以朝廷有道，宰輔明哲故也。今將軍輕信讒慝之言，與平北有隙，愚謂猜嫌之端，在此不在彼也。」浩曰：「平北姿性豪邁，生殺自由，又縱小人掠奪吾馬，王臣之體，固若是乎？」翼曰：「平北歸命聖朝（[illegible]），豈肯妄殺無辜！姦宄之人，亦王法所不容也，殺之何害！」浩曰：「然則掠馬何也？」翼曰：「將軍謂平北雄武難制，終將討之，故取馬欲以自衛耳。」浩笑曰：「何至是也。」（[illegible]）初，浩陰遣人誘秦梁安、雷弱兒，使殺秦主健，許以關右之任；弱兒偽許之，且請兵應接。浩聞張遇作亂，健兄子輔國將軍黃眉自洛陽西奔，以為安等事已成，冬，十月，浩自壽春帥衆七萬北伐（[illegible]），欲進據洛陽，修復園陵。吏部尚書王彪之上會稽王昱牋，以為弱兒等容有詐偽，浩未應輕進（[illegible]）；不從。（[illegible]）

浩以姚襄為前驅襄引兵北行度浩將至詐令部衆夜遁陰伏甲以邀之浩聞而追襄至山桑襄縱兵擊之浩大敗棄輜重走保譙城襄俘斬萬餘悉收其資仗使兄益守山桑襄復如淮南會稽王昱謂王彪之曰君言無不中張陳無以過也（張良陳平）西平敬烈公張重華有疾子曜靈纔十歲立為世子赦其境內重華庶兄長寧侯祚有勇力吏幹而傾巧善事內外與重華嬖臣趙長尉緝等結異姓兄弟都尉常據請出之重華曰吾方以祚為周公使輔幼子君是何言也謝艾以抱罕之功有寵於重華左右疾之譖艾出為酒泉太守艾上疏言權倖用事公室將危乞聽臣入侍且言長寧侯祚及趙長等將為亂宜盡逐之十一月己未重華疾甚手令徵艾為衛將軍監中外諸軍事輔政祚長等匿而不宣丁卯重華卒世子曜靈立稱大司馬涼州刺史西平公趙長等矯重華遺令以長寧侯祚為都督中外諸軍事撫軍大將軍輔政

殷浩使部將劉啓王彬之攻姚益于山桑姚襄自淮南擊之啓彬之皆敗死襄進據芍陂 趙末樂陵朱禿平原杜能清河丁娆陽平孫元各擁兵分據城邑至是皆請降於燕燕主儁以禿為青州刺史能為平原太守娆為立節將軍元為兗州刺史各留撫其營 秦丞相雄克池陽斬孔持十二月清河王法苻飛克鄠斬劉珍夏侯顯 姚襄濟淮屯盱眙招掠流民衆至七萬分置守宰勸課農桑遣使詣建康罪狀殷浩并自陳謝詔以謝尚都督江西淮南諸軍事豫州刺史鎮歷陽 涼右長史趙長等建議以為時難未夷宜立長君曜靈冲幼請立長寧侯祚張祚先得幸於重華之母馬氏馬氏許之乃廢曜靈為涼寧侯立祚為大都督大將軍涼州牧涼公祚既得志淫虐殺重華妃裴氏及謝艾

燕衛將軍恪撫軍將軍軍左將軍彪等屢薦給事黃門侍郎霸有命世之才宜總大任是歲燕主儁以霸為使持節安東將軍北冀州刺史鎮常山

十年春正月張祚自稱涼王改建興四十二年為和平元年 河西張氏乃心晉室奉建興年號至四十餘年祚改元所以擬祖父之所不為也 立妻辛氏為王后子太和為太子封弟天錫為長寧侯子庭堅為建康侯 張茂分敦煌酒泉置建康郡張氏所治 曜靈弟玄靚為涼武侯 靚疾正翻 置百官郊祀天地用天子禮樂尚書馬岌切諫坐免官 岌魚及翻 郎中丁琪復諫曰我自武公以來 張軌諡武公 世守臣節抱忠履謙五十餘年 謙 謂軌自惠帝永寧元年受晉命鎮涼土至是五十四年 故能以一州之眾抗舉世之虜師徒歲起民不告疲殿下勳德未高於先公而亟謀革命臣未見其可也彼士民所以用命四遠所以歸嚮者以吾能奉晉室故也今而自尊則中外離心安能以一隅之地拒天下之強敵乎祚大怒斬之於闕下 自古有拒諫不亡者也 故魏降將周成反 周成降見上七年降戶江翻將即亮翻 自宛襲洛陽 宛於元翻 辛酉河南太守戴施奔鮪渚 水經注河水過河南鞏縣北有山臨河謂之崟原丘其下有穴謂之鞏穴言潛通淮浦北達于河直穴有渚謂之鮪渚鮪于軌翻 秦丞相雄克司竹胡陽赤奔霸城依呼延毒 中軍將軍揚州刺史殷浩連年北伐師徒屢敗糧械都盡征西將軍桓溫因朝野之怨上疏數浩之罪請廢之 數所具翻 朝廷不得已免浩為庶人徙東陽之信安 東陽郡本會稽西部都尉吳孫晧寶鼎元年立郡信安[illegible]

漢獻帝初平三年分太末立新安縣武帝太康元年更名信安唐為婺州信安縣屬衢州治所 自此內外大權一歸於溫矣 用是言之晉氏失權由浩違其才 浩少與溫齊名 少詩照翻 而心競不相下溫常輕之浩既廢黜雖愁怨不形辭色常書空作咄咄怪事字 咄當沒翻咄咄嗟咨語也 久之溫語掾郗超曰 掾于絹翻郗丑之翻 浩有德有言嚮為令僕足以儀刑百揆朝廷用違其才耳將以浩為尚書令以書告之浩欣然許焉將答書慮有謬誤開閉者十數竟達空函溫大怒由是遂絕卒於徙所以前會稽內史王述為揚州刺史 卒子恤翻會工外翻 二月乙丑桓溫統步騎四萬發江陵水軍自襄陽入均口至南鄉 水經注沔水[illegible]縣有涉都城沔水逕東北均水於縣入沔謂之均口[illegible]南鄉[illegible]南陽郡漢建安中分南陽[illegible]立南鄉郡[illegible]武帝更名順陽郡[illegible] 步兵自淅川趨武關 賢曰武關去析縣百七十里[illegible]後魏置淅川縣有淅水後周[illegible] 命司馬勳出子午道以伐秦 [illegible] 燕衛將軍恪圍魯口三月拔之呂護奔野王遣弟奉表謝罪於燕燕以護為河內太守 姚襄遣使降燕 使疏吏翻降戶江翻 燕王儁以慕容評為鎮南將軍都督秦雍益梁江揚荊徐兗豫十州諸軍事權鎮洛水 雍於用翻 以慕容彊為前鋒都督督荊徐二州緣淮諸軍事進據河南 [illegible]

（河之南）桓溫別將攻上洛，獲秦荊州刺史郭敬，進（擊）
青泥，破之（青泥城在藍田縣南）。司馬勳掠秦西鄙，涼秦州刺史
王擢攻陳倉以應溫（趙亡，王擢歸涼氏，故以秦州授之）。秦主健遣太子
萇、丞相雄、淮南王生、平昌王菁、北平王碩帥衆
五萬軍于嶢柳以拒溫（土地記曰：藍田縣南有嶢關，地名嶢柳，蓋通荊州道）。夏四月己亥，溫與秦兵戰
于藍田。秦淮南王生單騎突陳（陳，讀曰陣），出入以
十數，殺傷晉將士甚衆。溫督衆力戰，秦兵大敗。將軍
桓沖又敗秦丞相雄于白鹿原（水經注：霸川之西有白鹿原。三秦記曰：……）。沖，溫之弟也。溫轉
戰而前；壬寅，進至灞上。秦太子萇等退屯城南。秦主
健與老弱六千固守長安小城，悉發精兵三萬，遣大
司馬雷弱兒等與萇合兵以拒溫。三輔郡縣皆來降（降，戶江翻）。
溫撫諭居民，使安堵復業。民爭持牛酒迎勞（勞，力到翻），
男女夾路觀之，耆老有垂泣者，曰：「不圖今日復覩
官軍！」（復，扶又翻）秦丞相雄帥騎七千襲司馬勳於子午
谷，破之。勳退屯女媧堡。戊申，燕主儁封撫軍將軍
軍為襄陽王，左將軍彭為武昌王；以衛將軍恪為大司
馬、侍中、大都督、錄尚書事，封太原王；鎮南將軍評為
司徒、驃騎將軍，封上庸王；封安東將軍霸為吳

王猛出

王，左賢王友為范陽王，散騎常侍厲為下邳王，散騎
常侍宜為廬江王，寧北將軍度為樂浪王（樂浪，音洛琅）；
又封弟桓為宜都王，逮為臨賀王，徽為河間王，龍
為歷陽王，納為北海王，秀為蘭陵王，岳為安豐王，德
為梁公，默為始安公，僂為南康公（僂，力主翻）；子咸為樂安
王，亮為勃海王，溫為帶方王，涉為漁陽王，
暐為中山王；以尚書令陽騖為司空，仍守尚書令。命
冀州刺史吳王霸徙治信都。初，燕王皝奇霸
之才，故名之曰霸，將以為世子，羣臣諫而止；然寵遇
猶踰於世子。由是儁惡之（惡，烏路翻），以其嘗墜馬折齒，
更名曰䨲，尋以其應讖文，更名曰垂；遷
侍中、錄留臺事，徙鎮龍城。垂大得東北之和，儁愈惡
之，復召還。五月，江西流
民郭敞等執陳留內史劉仕，降于姚襄。
建康震駭，以吏部尚書周閔為中
軍將軍，屯中堂，豫州刺史謝尚自歷陽還衛京師，固
江備守。王擢拔陳倉，殺秦扶風內史毛難。北海
王猛少好學，倜儻有大志，不屑細務，人皆
輕之。猛悠然自得，隱居華陰。聞桓溫入關，

披褐詣之，捫蝨而談當世之務，旁若無人。溫異之，問曰：吾奉天子之命，將銳兵十萬為百姓除殘賊，而三秦豪傑未有至者，何也？猛曰：公不遠數千里深入敵境，今長安咫尺而不渡灞水，百姓未知公心，所以不至。溫嘿然無以應，徐曰：江東無卿比也。乃署猛軍謀祭酒。溫與秦丞相雄等戰于白鹿原，溫兵不利，死者萬餘人。初，溫指秦麥以為糧，既而秦人悉芟麥，清野以待之，溫軍乏食。六月丁丑，徙關中三千餘戶而歸。以王猛為高官督護，欲與俱還，猛辭不就。呼延毒帥眾一萬從溫還。秦太子萇等隨溫擊之，比至潼關，溫軍屢敗，失亡以萬數。溫之屯灞上也，順陽太守薛珍勸溫徑進逼長安，溫弗從。珍以偏師獨濟，頗有所獲。及溫退，乃還，顯言於眾，自矜其勇而咎溫之持重，溫殺之。

丞相雄擊司馬勳、王擢於陳倉，勳奔漢中，擢奔略陽。秦以光祿大夫趙俱為洛陽刺史，鎮宜陽。秦東海敬武王雄攻喬秉于雍。丙申，卒。秦主健哭之嘔血，曰：天不欲吾平四海邪，何奪吾元才之速也。贈魏王，葬禮依晉安平獻王故事。雄以佐命元勳，權侔人主，而謙恭汎愛，遵奉法度，故健重之，常曰：元才，吾之周公也。子堅襲爵。堅性至孝，幼有志度，博學多能，交結英豪，呂婆樓、強汪及略陽梁平老皆與之善。燕樂陵太守慕容鉤，翰之子也，與青州刺史朱禿共治厭次。鉤自恃宗室，每陵侮禿，禿不勝忿。秋七月，襲鉤，殺之，南奔段龕。秦太子萇攻喬秉于雍，八月，斬之，關中悉平。秦主健賞拒桓溫之功，以雷弱兒為丞相，毛貴為太傅，魚遵為太尉，淮南王生為中軍大將軍，平昌公菁為司空。健勤於政事，數延公卿咨講治道。承趙人苛虐奢侈之後，易以寬簡，節儉崇禮儒，由是秦人悅之。燕大調兵眾，因發詔之日，號曰丙戌舉。九月，桓溫還自伐秦，帝遣侍中、黃門勞溫于襄陽。或告燕黃門侍郎宋斌等謀

奉冉智為主而反皆伏誅斌閔之子也（宋本亦見九十六卷成帝咸康四年 嫂叟音仲）秦太子萇之拒桓溫也為流矢所中（仲中仲竹翻）

冬十月卒諡曰獻哀 燕王儁如龍城 桓溫之入

關也王擢遣使告涼王祚（祚才故翻）言溫善用兵其志難

測祚懼且畏擢之叛己遣人刺之（刺七亦翻）事泄祚益懼

大發兵聲言東伐實欲西保敦煌（敦徒門翻）會溫還而止

既而遣秦州刺史牛霸等帥兵三千擊擢破之十一

月擢帥眾降秦（帥讀曰率降戶江翻）秦以擢為尚書以上將軍

啖鐵為秦州刺史（啖徒濫翻姓也毛晃曰）秦王健叔父武

都王安自晉還（健之叔父安來請見上卷六年）為姚襄所虜以為洛

州刺史十二月安亡歸秦健以安為大司馬驃騎大

將軍并州刺史鎮蒲阪（驃匹妙翻） 是歲秦大饑米一升

直布一匹

資治通鑑卷第九十九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充集賢殿修撰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上柱國河內郡開國侯食邑一千二百戶食實封肆伯戶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

勑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晉紀二十二（起旃蒙單閼盡屠維協洽凡五年）

孝宗穆皇帝中之下

永和十一年春正月故仇池公楊毅弟宋奴使其姑

子梁式王刺殺楊初（[illegible]）初子國誅式及宋奴

自立為仇池公桓溫表國為鎮北將軍秦州刺史二

月秦大蝗百草無遺牛馬相噉毛（無草可食故相噉毛噉徒濫翻又徒覽翻）

夏四月燕主儁自和龍還薊（燕主儁如龍城見上卷九年）

先是幽冀之人以儁為東遷（和龍在薊東北故云東遷）互相驚擾

所在屯結羣臣請討之儁曰羣小以朕東巡故相惑

為亂耳今朕既至尋當自定不足討也 蘭陵太守

孫黑濟北太守高柱（守式又翻）建興太守高瓮（瓮烏貢翻）以郡降燕

及秦河內太守王會黎陽太守韓高皆以郡降燕（史言燕彊諸及側子皆附之降戶江翻）

秦淮南王生幼無一目性麤暴

其祖父洪嘗戲之曰吾聞瞎兒一淚信乎（瞎許鎋翻一目盲也）

生怒引佩刀自刺出血曰此亦一淚也洪大驚鞭之

曰性耐刀槊不堪鞭捶（捶，…色角…）洪謂其父健曰此兒狂悖（悖，蒲內翻）宜早除之不然必破人家健將殺之健弟雄止之曰兒長自應改何可遽爾及長力舉千鈞手格猛獸（格，擊也）走及奔馬擊刺騎射冠絕一時（…）獻哀太子萇卒（…）強后欲立少子晉王柳（…）健以讖文有三羊五眼乃立生為太子（…）以司空平昌王菁為太尉尚書令王墮為司空司隸校尉梁楞為尚書令（…）

姚襄所部多勸襄北還襄從之五月襄攻冠軍將軍高季於外黃（…外黃…在今…州…）會季卒襄進據許昌

六月丙子秦主健寢疾庚辰平昌公菁勒兵入東宮將殺太子生而自立時生侍疾西宮（…為西宮）菁以為健已卒攻東掖門（…）健聞變登端門陳兵自衛眾見健惶懼皆捨仗逃散健執菁數而殺之（數，…）餘無所問壬午以大司馬武都王安都督中外諸軍事（…都督中外諸軍事…）甲申健引太師魚遵丞相雷弱兒太傅毛貴司空王墮尚書令梁楞左僕射梁安右僕射段純吏部尚書辛牢等受遺詔輔政（…）健謂太子生曰六夷酋帥及大臣執權者若不從汝命宜漸除之（…）

臣光曰顧命大臣所以輔導嗣子為之羽翼也為之羽翼而教使翦之能無斃乎知其不忠則勿任而已矣任以大柄又從而猜之鮮有不召亂者也

乙酉健卒（年三十九）諡曰景明皇帝廟號高祖丙戌太子生即位（…）大赦改元壽光群臣奏曰未踰年而改元非禮也（…）生怒窮推議主得右僕射段純殺之

秋七月以吏部尚書周閔為左僕射或告會稽王昱曰武陵王第中大修器仗將謀非常（…）昱以告太常王彪之彪之曰武陵王之志盡於馳騁畋獵而已耳深願靜之以安異同之論勿復以為言昱善之（…）

秦主生尊母強氏曰皇太后立妃梁氏為皇后梁氏安之女也以其嬖臣太子門大夫南安趙韶為右僕射（…）太子舍人趙誨為中護軍著作郎董榮為尚書

涼王祚淫虐無道上下怨憤祚惡河州刺史張瓘之強（…）使瓘討叛胡又遣其將易揣張玲帥步騎萬三千以襲瓘（…）張掖人王鸞知術數言於祚曰此軍出必不還（…）

將危幷陝祚三不道祚大怒以鑠爲訞言（訞於驕翻）斬以
徇鑠臨刑曰我死軍敗於外王死於內必矣祚族滅
之瓘聞之斬易揣起兵擊祚傳檄州郡廢祚以侯還第
復立涼寧侯曜靈（曜靈廢見上卷上年）易揣張玲軍始濟河瓘
擊破之揣等單騎奔還瓘軍躡之姑臧震恐驍騎將
軍敦煌宋混兄脩與祚有隙懼禍（覘聖賣翻毀伐門翻）八月混
與弟澄西走合衆萬餘人以應瓘還向姑臧祚遣楊
秋胡將曜靈於東苑拉其腰而殺之（拉盧合翻）埋於
沙阬諡曰哀公　秦主生封衛大將軍黃眉爲廣平
王前將軍飛爲新興王皆素所善也徵大司馬武都
王安領太尉（[illegible]）以晉王柳爲
征東大將軍幷州牧鎮蒲阪（阪音反）魏王廋爲鎮東大
將軍豫州牧鎮陝城（[illegible]）中書監胡文中書令
王魚言於生曰比有星孛于大角熒惑入東井大角
帝坐東井秦分（[illegible]）於占不出三年國有大喪大臣
戮死願陛下脩德以禳之生曰皇后與朕對臨天下
可以應大喪矣毛太傅梁車騎梁僕射受遺輔政可
以應大臣矣九月生殺梁后及毛貴梁楞梁安貴后
之舅也右僕射趙韶中護軍趙誨皆洛州刺史俱

從弟也（趙俱領宜陽事見上卷上年從才用翻）有寵於生乃以俱爲
尚書令俱固辭以疾謂韶誨曰汝等不復顧祖宗（復扶又翻）
欲爲滅門之事毛梁何罪而誅之吾何功而代之汝
等可自爲吾其死矣遂以憂卒　涼宋混軍于
武始大澤（[illegible]）爲曜靈
發哀（[illegible]）閏月混軍至姑臧涼王祚收張瓘弟琚及
子嵩將殺之琚嵩聞之募市人數百揚言張祚無道
我兄大軍已至城東敢舉手者誅三族遂開西門納
混兵領軍將軍趙長等懼罪（[illegible]）入閣呼張
重華母馬氏出殿立涼武侯玄靚爲主（靚疾正翻）易
揣等引兵入殿收長等殺之祚按劍殿上大呼叱左
右力戰（呼火故翻）祚素失衆心莫肯爲之鬭者（爲于僞翻）遂爲
兵人所殺混等梟其首（梟堅堯翻）宣示中外暴尸道左城
內咸稱萬歲以庶人禮葬之幷殺其二子混琚上玄
靚爲大將軍涼州牧西平公（[illegible]）赦境內復稱建興
四十三年（張祚改建興年號見上卷上年）時玄靚始七歲張瓘至姑
臧推玄靚爲涼王自爲使持節都督中外諸軍事尚
書令涼州牧張掖郡公（[illegible]）以宋混爲尚書僕射
隴西人李儼據郡不受瓘命用江東年號（用永和年號也）衆

歸之（為李儼據隴秦故本）璀遣其將牛霸討之（將……）未至西平

人衛綝亦據郡叛（衛林翻，……）霸兵潰奔還璀遣弟琚擊綝

敗之（琚……翻）酒泉太守馬基起兵以應綝璀遣司馬張

姚王國擊斬之 冬十月以豫州刺史謝尚督并冀

幽三州（時并幽四州皆沒於江北，……）鎮壽春（……）

（……）

鎮北將軍段龕與

燕主儁書抗中表之儀（……中表之儀……）非

其稱帝儁怒十一月以太原王恪為大都督撫軍將

軍陽騖副之以擊龕（騖音務）秦以辛牢守尚書令趙

韶為左僕射尚書董榮為右僕射中護軍趙誨為司

隸校尉 十二月高句麗王釗遣使詣燕納質修貢

以請其母（句如字，又音駒；麗力知翻。燕虜釗母見九十七卷成帝咸康八年。質音致）燕主

儁許之遣殿中將軍刁龕送釗母周氏歸其國以釗

為征東大將軍營州刺史封樂浪公（樂音洛，浪音狼）王如故

（高句麗王如故）上黨人馮鴦逐燕太守段剛據安民城

自稱太守遣使來降（……）秦丞相雷弱兒

性剛直以趙韶董榮亂政每公言於朝見之常

切齒韶榮譖之於秦主生生殺弱兒及其九子二十

七孫於是諸羌皆有離心（……）

生雖諒陰遊飲自若彎弓露刃以見朝臣錘鉗鋸鑿

可以害人之具備置左右即位未幾

后妃公卿已下至于僕隸凡殺五百餘人截脛

拉脅鋸項刳胎者比比有之（……）

燕主儁以段龕方強謂太原王恪曰若龕遣軍

拒河不得渡者可直取呂護而還（……）恪分遣輕

軍先至河上具舟楫以觀龕志趣龕弟羆驍勇有智

謀（……）言於龕曰慕容恪善用兵加之眾盛若聽其

濟河進至城下恐雖乞降不可得也請兄固

守羆帥精銳拒之於河幸而戰捷兄帥大眾繼之

必有大功若其不捷不若早降猶不失為千戶

侯也龕不從羆固請不已龕怒殺之

十二年春正月燕太原王恪引兵濟河未至廣固百

餘里段龕帥眾三萬逆戰丙申恪大破龕於淄水（……）

（……）執其弟欽斬右長史袁範等齊王友辟

閭蔚被創（……）恪聞其賢遣人

求之蔚已死士卒降者數千人龕脫走還城固守恪

進軍圍之。秦司空王墮性剛峻，右僕射董榮、侍中強國皆以佞幸進，墮疾之如讎，每朝見，榮未嘗與之言。（朝，直遙翻；見，賢遍翻。）或謂墮曰：董君貴幸無比，公宜小降意接之。墮曰：董龍是何雞狗，（龍，榮小字。）而令國士與之言乎！會有天變，（天變謂彗孛之類。）榮與強國言於秦主生曰：（強國）今天譴甚重，宜以貴臣應之。生曰：貴臣惟有大司馬及司空耳。榮曰：大司馬國之懿親，不可殺也。（大司馬武都王安也，安，生叔父也。）乃殺王墮。將刑，榮謂墮曰：今日復敢比董龍於雞狗乎？（復，扶又翻。）墮瞋目叱之。（瞋，昌眞翻。）洛州刺史杜郁，墮之甥也，左僕射趙韶惡之，（惡，烏路翻。）譖於生，以為貳於晉而殺之。壬戌，生宴羣臣於太極殿，以尚書令辛牢為酒監，酒酣，生怒曰：何不強人酒而猶有坐者！（監，古銜翻；強，其兩翻。）引弓射牢，殺之。（射，而亦翻。）羣臣懼，莫敢不醉，偃仆失冠，生乃悅。匈奴大人劉（務桓死）閼頭，將貳於代。二月，代王什翼犍引兵西巡，臨河，閼頭懼，請降。（犍，居言翻；閼，於葛翻；降，戶江翻。）燕太原王恪招撫段龕諸城，（招撫其餘城也，龕，苦含翻，下同。）己丑，龕所署徐州刺史陽都公王騰舉眾降恪，命騰以故職還屯陽都。（陽都縣，前漢屬城陽國，後漢屬琅邪，晉屬東莞郡。）（故陽都城在沂水縣南。）秦征東大將軍晉王柳遣參軍閻負、梁殊使於涼，以書說涼王玄靚。（使，疏吏翻，下同；說，輸芮翻；靚，疾正翻。）負、殊至姑臧，張瓘見之，曰：我晉臣也，臣無境外之交，

二君何以來辱？負、殊曰：晉王與君鄰藩，雖山河阻絕，風通道會，（秦晉王柳鎮蒲阪，與涼州接境，故以風通道會為言。）故來修好，（好，呼到翻。）君何怪焉！瓘曰：吾盡忠事晉，於今六世矣，（張軌、寔、茂、駿、重華、耀靈、祚、玄靚為七世，今言六世者，不以祚為數。）若與苻征東通使，是上違先君之志，下隳士民之節，其可乎！負、殊曰：晉室衰微，墜失天命，固已久矣，是以涼之二王北面二趙，唯知機也。（二王謂張駿、重華也，二趙謂前趙劉、後趙石也。）今大秦威德方盛，涼王若欲自帝河右，則非秦之敵；欲以小事大，則曷若捨晉事秦，長保福祿乎！瓘曰：中州好食言，（好，呼到翻。）嚮者石氏使車適返，而戎騎已至，（謂張駿、重華時也。）吾不敢信也。負、殊曰：自古帝王居中州者，政化各殊，趙為姦詐，秦敦信義，豈得一槩待之乎！（言趙之所為與秦之所以為者不同也。）張先、楊初皆阻兵不服，先帝討而擒之，（擒張先見九十九卷，楊初見九十八卷穆帝永和十一年。）赦其罪，寵以爵秩，固非石氏之比也。瓘曰：必如君言，秦之威德無敵，何不先取江南，則天下盡為秦有，征東何辱命焉！負、殊曰：江南文身之俗，（古者荊蠻之俗，斷髮文身以避蛟龍之害，負、殊以此言之耳。是時衣冠文物皆在江南也。）道汙先叛，化隆後服，（鄭玄曰：汙，猶殺也。）主上以為江南必須兵

服河右可以義懷故遣行人先申大好(好呼到翻)若君不達天命則江南得延數年之命而河右恐非君之土也瓘曰我跨據三州(三州謂涼河沙張氏以張駿所分置者也)帶甲十萬西苞葱嶺東距大河伐人有餘況於自守何畏於秦貞孫曰貴州山河之固孰若殽函民物之饒孰若秦雍(雍於用翻)杜洪張琚因趙氏成資據彊財富有囊括關中席卷四海之志先帝戎旗西指冰消雲散旬月之閒不覺易主(事見九十八卷六年)主上若以貴州不服赫然奮怒控弦百萬鼓行而西未知貴州將何以待之瓘笑曰玆事當決之於王非身所了(了決也)貞孫曰涼王雖英睿夙成然年在幼冲君居伊霍之任國家安危繫君一舉耳瓘懼乃以玄靚之命遣使稱藩於秦秦因玄靚所稱官爵而授之

將軍劉度攻秦青州刺史王朗於盧氏(盧氏縣漢屬弘農郡晉屬上洛郡唐屬虢州)燕將軍慕輿長卿入軹關攻秦幽州刺史彊哲於裴氏堡(永嘉之亂裴氏聚宗據險築壁以自守後人因而置屯戍故有裴氏之名蓋在河東界長知兩翻)秦主生遣前將軍新興王飛拒度建節將軍鄧羌拒長卿飛未至而度退羌與長卿戰大破之獲長卿及甲首二千七百餘級

桓溫請移都洛陽修復園陵章十餘上(上時掌翻)不許拜溫征討大都督督司冀二州諸軍事以[illegible]

三月秦主生發三輔民治渭橋(治直之翻)金紫光祿大夫程肱諫以為妨農生殺之

夏四月長安大風發屋拔木(風揉屋瓦撤發撥多發屋)秦宮中驚擾或稱賊至宮門晝閉五日乃止秦主生推告賊者刳出其心左光祿大夫強平諫曰天降災異陛下當愛民事神緩刑崇德以應之乃可弭也(弭止也)生怒鑿其頂而殺之衛將軍廣平王黃眉前將軍新興王飛建節將軍鄧羌以平太后之甥叩頭固諫生弗聽出黃眉為左馮翊飛為右扶風羌行咸陽太守(咸陽前漢扶風渭城縣秦之咸陽也後漢省魏復地形志咸陽郡苻秦置治石安縣即漢渭城也石季龍改名石安都盖永嘉之後羣胡所置也)猶惜其驍勇故皆弗殺(驍堅堯翻)

五月太后彊氏以憂恨卒謚曰明德

姚襄自許昌攻周成于洛陽(周成據洛陽見上卷十年)

六月秦主生下詔曰朕受皇天之命君臨萬邦嗣統以來有何不善而謗讟之音扇滿天下(杜預曰讟謗也讟徒木翻)殺不過千而謂之殘虐行者比肩未足為希(希少也)方當峻刑極罰復如朕何(復扶又翻)自去春以來潼關之西至于長安虎狼為暴晝則繼道(言虎狼相繼於路也繼一本作斷)夜則發屋不食六畜(畜許又翻)專務食人凡殺七百餘人民廢耕桑相聚邑居而為害不息

秋七月秦羣臣奏請禳災(禳如羊翻)([illegible]也)生曰野獸飢則食人飽當自止何禳之有

天豈不愛民哉，正以犯罪者多，故助朕殺之耳。（史言苻生之虐也於鎮然）丙子，燕獻懷太子曄卒。姚襄攻洛陽，踰月不克。長史王亮諫曰：明公英名蓋世，擁兵彊盛，民附，今頓兵堅城之下，力屈威挫，或為它寇所乘，此危亡之道也。襄不從。桓溫自江陵北伐，遣督護高武據魯陽，輔國將軍戴施屯河上，自帥大兵繼進。（帥讀曰率，下同）與寮屬登平乘樓，（平乘樓，大船之樓）望中原，歎曰：遂使神州陸沈，百年丘墟，王夷甫諸人不得不任其責。（以王衍等尚清談而不恤王事，以致夷狄亂華也）記室陳郡袁宏曰：（晉志，諸公府皆有記室，掌表章書檄）運有興廢，豈必諸人之過。溫作色曰：昔劉景升有千斤大牛，噉芻豆十倍於常牛，負重致遠，曾不若一羸牸，（溫意以牛況劉表能乘傳而無經世之用。劉表字景升。噉，徒覽翻。芻，楚俱翻。羸，倫為翻。牸，疾置翻，牝牛也）魏武入荊州，（漢獻帝建安十三年，曹操入荊州）殺以享軍。八月，己亥，溫至伊水。（伊水在洛陽城南）姚襄撤圍拒之，匿精銳於水北林中，遣使謂溫曰：承親帥王師以來，襄今奉身歸命，願敕三軍小卻，當拜伏道左。溫曰：我自開復中原，展敬山陵，無豫君事。欲來者便前，相見在近，無煩使人。（使，疏吏翻）襄拒水而戰，溫結陳而前，（陳讀曰陣）親被甲督戰，（被，皮義翻）襄眾大敗，死者數千人。襄帥麾下數千騎奔于洛陽北山。（洛陽北山，北芒山也。騎，奇寄翻）其夜，民棄妻子隨襄者五千餘人。襄勇而愛人，雖戰屢敗，民知襄所在，輒扶老攜幼，奔馳而赴之。溫軍中傳言襄病創已死，（創，初良翻）許、洛士女為溫所得者，無不北望而泣。（言姚襄得人心）襄西走，溫追之不及。弘農楊亮自襄所來奔，溫問襄之為人，亮曰：襄神明器宇，孫策之儔，而雄武過之。（儔，等也，類也）周成帥眾出降。（帥讀曰率。降，戶江翻）溫屯故太極殿前，既而徙屯金墉城。己丑，謁諸陵，有毀壞者修復之，各置陵令。（漢起陵邑，邑各置令，後漢因之，諸陵各置陵令，屬太常）表鎮西將軍謝尚都督司州諸軍事，鎮洛陽。以尚未至，留潁川太守毛穆之、督護陳午、河南太守戴施以二千人戍洛陽，衛山陵，徙降民三千餘家於江、漢之間，執周成以歸。姚襄奔平陽，秦并州刺史尹赤復以眾降襄。（尹赤叛襄見上卷八年）襄遂據襄陵。（襄陵縣，漢屬河東郡，晉屬平陽郡。後魏改曰禽昌縣，隋唐復曰襄陵。永和七年張平降秦，秦已而貳之，通鑑以秦官繫之）秦大將軍張平擊之，襄為平所敗，（敗，補邁翻）乃與平約為兄弟，各罷兵。段龕遣其屬段蘊來求救，（蘊，於粉翻）詔徐州刺史荀羨將兵隨蘊救之。羨至琅邪，（琅邪古國）憚燕兵之彊，不敢進。王騰寇鄄城，（鄄城縣，晉屬濮陽國。鄄，吉掾翻）羨進攻陽都，會霖雨城壞，獲騰，斬之。（陽都縣，前漢屬城陽國，後漢屬琅邪，晉屬東莞郡。時王騰為燕徐州刺史，降于燕，來寇也）冬，十月，癸巳朔，日有食之。秦主生夜食棗多，旦而有疾，召

大醫令程延使診之診止忍翻候脈也延曰陛下無他疾食棗多耳生怒曰汝非聖人安知吾食棗遂斬之　燕大司馬恪圍段龕龕苦含翻於廣固諸將請恪急攻之恪曰用兵之勢有宜緩者有宜急者不可不察若彼我勢敵外有彊援恐有腹背之患則攻之不可不急若我彊彼弱無援於外力足制之者當羈縻守之以待其斃兵法十圍五攻正謂此也孫子曰用兵之法十則圍之五則攻之龕兵尚眾未有離心濟南之戰即[illegible]水之戰曰濟南者以[illegible]濟水南也大界言之非不銳也但龕用之無術以取敗耳今憑阻堅城上下戮力我盡銳攻之計數日可拔然殺吾士卒必多矣自有事中原兵不暫息蹔與暫同吾每念之夜而忘寐奈何輕用其死乎要在取之不必求功之速也諸將皆曰非所及也軍中聞之人人感悅於是為高牆深塹以守之塹七豔翻齊人爭運糧以饋燕軍龕嬰城自守樵采路絕城中人相食龕悉眾出戰恪破之於圍裏既外築長圍故戰於圍裏先分騎屯諸門屯[illegible]圍城諸門備龕奔突也龕身自衝盪盪徒浪翻又他浪翻僅而得入餘兵皆沒於是城中氣沮莫有固志沮在呂翻十一月丙子龕面縛出降并執朱禿送薊降戶江翻薊音計恪撫安新民悉定齊地徙鮮卑胡羯三千餘戶于薊燕王儁具朱禿五刑朱禿殺慕容鉤而奔龕見上卷十年以龕為伏順將軍恪留慕容塵鎮廣固以尚書左丞鞠殷為東萊太守章武太守鮮于亮為齊郡太守乃還殷彭之子也彭時為燕大長秋以書戒殷曰王彌曹嶷必有子孫[illegible]汝善招撫勿尋舊怨以長亂源長知兩翻殷推求得彌從子立嶷孫巖於山中請與相見深結意分分扶問翻彭復遣使遺以車馬衣服[illegible]郡民由是大和[illegible]荀羨聞龕已敗退還下邳留將軍諸葛攸高平太守劉莊將三千人守琅邪參軍諸國戴遂等將二千人守泰山[illegible]燕將慕容蘭屯汴城汴城即浚儀城[illegible]羨擊斬之[illegible]詔遣兼司空散騎常侍車灌等持節如洛陽修五陵宣帝高原陵在河陰景帝峻平陵[illegible]十二月庚戌帝及群臣皆服緦臨於太極殿三日緦十五升抽其半[illegible]臨力鴆翻司州都督謝尚以疾不行以丹楊尹王胡之代之胡之廙之子也王廙王敦之從弟見八十九卷[illegible]廙逸職翻是歲仇池公楊國從父俊殺國自立以俊為仇池公國子安奔秦[illegible]升平元年春正月壬戌朔帝加元服[illegible]太后詔歸政大赦改元太后徙居崇德宮燕[illegible]幽州刺史乙

逸爲左光祿大夫。逸夫婦共載鹿車，子璋從數十騎，服飾甚麗，奉迎於道。逸大怒，閉車不與言。到城，深責之，（到城，謂到薊城也。永和八年燕王儁以逸爲幽州刺史，[illegible]）璋猶不悛。（悛，丑緣翻）逸常憂其敗，而璋更被擢任，歷中書令、御史中丞。逸乃歎曰：「吾少自脩立，克己守道，僅能免罪。璋不治節儉，專爲奢縱，而更居清顯，此豈惟璋之忝幸，實時世之陵夷也。」

二月癸丑，燕主儁立其子中山王暐爲太子，大赦，改元光壽。

太白入東井。秦有司奏：「太白罰星，東井秦分，（分，扶問翻）必有暴兵起京師。」秦主生曰：「太白入井，自爲渴耳，何所怪乎！」（爲，于僞翻）

姚襄將圖關中，夏四月，自北屈進屯杏城。（[illegible]）遣輔國將軍姚蘭略地敷城，曜武將軍姚益生、左將軍王欽盧各將兵招納諸羌胡。蘭，襄之從兄；益生，襄之兄也。羌胡及秦民歸之者五萬餘戶。秦將苻飛龍擊蘭，擒之。襄引兵進據黃落。秦主生遣衛大將軍廣平王黃眉、平北將軍苻道、龍驤將軍東海王堅、建節將軍鄧羌將步騎萬五千以禦之。襄堅壁不戰。羌謂黃眉曰：「襄爲桓溫、張平所敗，銳氣喪矣。然其爲人強狠，若鼓譟揚旗，直壓其壘，彼必忿恚而出，可一戰擒也。」五月，羌帥騎三千壓其壘門而陳。襄怒，悉衆出戰。羌陽不勝而走，襄追之，至于三原，羌迴騎擊之。黃眉等以大衆繼至，襄兵大敗。襄所乘駿馬曰黧眉騧，馬倒，秦兵擒而斬之。弟萇帥其衆降。襄載其父弋仲之柩在軍中，秦主生以王禮葬弋仲於孤磐，亦以公禮葬襄。黃眉等還長安，生不之賞，數衆辱黃眉。黃眉怒，謀弒生，發覺伏誅。事連王公親戚，死者甚衆。

戊寅，燕主儁遣撫軍將軍、中軍將軍、護軍將軍平熙帥步騎八萬攻敕勒於塞北，大破之，俘斬十餘萬，獲馬十三萬匹，牛羊億萬頭。匈奴單于賀賴頭帥部落三萬五千口降燕。燕人處之代郡平舒城。

（舒漢屬河間國晉屬章武國代郡之平舒未嘗改屬晉書代郡以別章武之平舒代郡之平舒當在唐蔚州之北界處昌呂翻）

秦主生夢大魚食蒲（苻氏本蒲家也故以夢魚食蒲爲惡）又長安謠曰東海大魚化爲龍男皆爲王女爲公生乃誅太師錄尚書事廣寧公魚遵并其七子十孫金紫光祿大夫牛夷懼禍求爲荊州（秦荊州治豐陽川）生不許以爲中軍將軍引見調之曰（調徒弔翻）牛性遲重善持轅軛（轅軛也加之牛頸者也）雖無驥足動負百石夷曰雖服大車未經峻壁願試重載乃知勳績（載才再翻）生笑曰何其快也公嫌所載輕乎朕將以魚公爵位處公（處昌呂翻）夷懼歸而自殺生飲酒無晝夜或連月不出奏事不省往往寢落（省悉景翻落音洛寢止不下也）或醉中決事左右因以爲姦賞罰無準或至申酉乃出視朝（朝直遙翻）乘醉多所殺戮自以眇目諱言殘缺偏隻少無不具之類誤犯而死者不可勝數（勝音升）好生剝牛羊驢馬燖雞豚鵝鴨（好呼到翻燖徐廉翻湯瀹去其毛曰燖）縱之殿前數十爲羣或剝人面皮使之歌舞臨觀以爲樂（樂音洛）嘗問左右曰自吾臨天下汝外間何所聞或對曰聖明宰世賞罰明當（當丁浪翻）天下唯歌太平怒曰汝媚我也引而斬之它日又問或對曰陛下刑罰微過又怒曰汝謗我也亦斬之勳舊親戚誅之殆盡羣臣得保一日如度十年東海王堅素有時譽（時譽者爲時人所稱美也）與故姚襄參軍薛讚權翼善讚翼密說堅曰（說輸芮翻）主上猜忍暴虐中外離心方今宜主秦祀者非殿下而誰願早爲計勿使他姓得之堅以問尚書呂婆樓婆樓曰僕刀鐶上人耳（以上無所用之處自喻鐶戶關翻生所殺也或曰刀以鐶爲用之間以刀鐶殺人言將爲刀鐶）不足以辨大事僕里舍有王猛其人謀略不世出（不世出者言不常出也此人）殿下宜請而咨之堅因婆樓以招猛一見如舊友語及時事堅大悅自謂如劉玄德之遇諸葛孔明也（見六十五卷漢獻帝建安十二年）六月太史令康權言於秦主生曰（康姓衛康叔之後諸胡西域有康姓）昨夜三月並出孛星入太微連東井（孛蒲內翻）自去月上旬沈陰不雨以至于今將有下人謀上之禍（言下謀上也沈持林翻）生怒以爲妖言撲殺之（妖於驕翻撲弼角翻）特進領御史中丞梁平老等謂堅曰主上失德上下嗷嗷（嗷五刀翻）人懷異志（衆口愁聲）燕晉二方伺隙而動（伺相吏翻）恐禍發之日家國俱亡此殿下之事也宜早圖之堅心然之畏生趫勇未敢發（趫丘妖翻捷也）生夜對侍婢言曰阿法兄弟亦不可信（阿安入聲法傳從）明當除之（明當猶言明旦明日也）婢以告堅及堅兄清河王法法與梁平老及特進光祿大夫強汪帥壯士數百潛入雲龍門（魏明帝起洛陽宮宮門曰雲龍門）

戊正

苻氏據長安亦以宮城正南門為雲龍門婁讀曰樓下同堅與呂婆樓帥麾下三百人鼓譟繼進宿衛將士皆舍仗歸堅舍讀曰捨生猶醉寐堅兵至生驚問左右曰此輩何人左右曰賊也生曰何不拜之堅兵皆笑生又大言何不速拜不拜者斬之堅兵引生置別室廢為越王尋殺之謚曰厲王年二十三堅以位讓法法曰汝嫡嗣且賢宜立堅母苟氏雄之元妃故謂堅為嫡嗣堅曰兄年長宜立長知兩翻堅母苟氏泣謂羣臣曰社稷事重小兒自知不能他日有悔失在諸君羣臣皆頓首請立堅堅乃去皇帝之號去羌呂翻稱大秦天王即位於太極殿苻堅字永固雄之子也誅生倖臣中書監董榮左僕射趙韶等二十餘人大赦改元永興追尊父雄為文桓皇帝母苟氏為皇太后妃苟氏為皇后世子宏為皇太子以清河王法為都督中外諸軍事丞相錄尚書事東海公諸王皆降爵為公以從祖右光祿大夫永安公侯為太尉晉公柳為車騎大將軍尚書令從才用翻騎奇寄翻封弟融為陽平公雙為河南公子丕為長樂公樂音洛暉為平原公熙為廣平公叡為鉅鹿公以漢陽李威為左僕射李威於堅母有辟陽之寵故擢用之梁平老為右僕射彊汪為領軍將軍呂婆樓為司隸校尉王猛為中書侍郎融好文學好呼到翻明辯過人耳聞則誦

權用呂
不堪常
一要務

過目不忘力敵百夫善騎射擊刺少有令譽少詩照翻堅愛重之常與共議國事融經綜內外刑政修明薦才揚滯補益弘多弘大也丕亦有文武才幹治民斷獄皆亞於融史言堅之弟有子如融丕而無救於敗亡明夫人之才不足恃支柱危亂之難李威苟太后之姑子也素與魏王雄友善生屢欲殺堅賴威營救得免威得幸於苟太后堅事之如父威知王猛之賢常勸堅以國事任之堅謂猛曰李公知君猶鮑叔牙之知管仲也管仲少與鮑叔牙遊鮑叔知其賢善遇之管仲曰吾始困時與鮑叔賈分財多自與鮑叔不以我為貪知我貧也吾嘗為鮑叔謀事而更窮困鮑叔不以我為愚知時有利不利也吾嘗三仕三見逐於君鮑叔不以我為不肖知我不遭時也吾嘗三戰三北鮑叔不以我為怯知我有老母也公子糾敗召忽死之吾幽囚受辱鮑叔不以我為無恥知我不羞小節而恥功名不顯于天下也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子也猛以兄事之燕主儁殺段龕阬其徒三千餘人阬苦郎翻秋七月秦大將軍冀州牧張平遣使請降降戶江翻拜并州刺史八月丁未立皇后何氏后故散騎侍郎廬江何準之女也散悉亶翻騎奇寄翻禮如咸康而不賀成帝咸康二年立杜后秦王堅以權翼為給事黃門侍郎權其員翻翼仕秦久當事任而卒歸姚氏苻堅信用之不察其心之遠因係之以心也薛讚為中書侍郎與王猛並掌機密九月追復太師魚遵等官以禮改葬子孫存者皆隨才擢敘張平據新興鴈門西河太原上黨上郡之地壁壘

三百餘夷夏十餘萬戶壁壘蓋時遭亂離豪望自相保聚所築者石氏用張平為并州故得有其地有其民夏戶張翔拜置征鎮欲與燕秦爲敵國之石氏之敗平兩附燕秦今特其彊欲與燕秦爲敵國冬十月平寇略秦境平蓋聞秦之有內難也亦知由是而敗亡乎秦王堅以晉公柳都督并冀州諸軍事加并州牧鎮蒲阪以禦之 十一月癸酉燕主儁自薊徙都鄴薊音計 秦太后苟氏遊宣明臺見東海公法之第門車馬輻湊恐終不利於秦王堅乃與李威謀賜法死堅與法訣於東堂慟哭歐血謚曰獻哀公封其子陽爲東海公敷爲清河公 十二月乙巳燕主儁入鄴宮大赦復作銅雀臺石氏增修之兵亂焚毀慕容都鄴復作之

秦王堅行至尚書以文案不治治直吏翻免左丞程卓官以王猛代之堅舉異才修廢職課農桑恤困窮禮百神立學校旌節義繼絕世秦民大悅史言苻堅能用王猛以治

二年春正月司徒昱稽首歸政稽音啟帝不許 初馮鴦既以上黨來降見上卷十一年又附於張平又自歸於燕既而復叛燕復扶又翻二月燕司徒上庸王評討之不克 秦王堅自將討張平將即亮翻以鄧羌爲前鋒督護帥騎五千軍于汾上汾水之上也帥讀曰率騎奇寄翻平使養子蚝禦之蚝七吏翻蚝多力趫捷趫丘妖翻能曳牛却走城無高下皆可超越與羌相持旬餘莫能相勝三月堅至銅壁河汾之間有銅壁因曰銅壁平盡衆出戰蚝單馬大呼出入秦陳者四五呼火故翻陳讀曰陣堅募人生致之鷹揚將軍呂光刺蚝中之刺七亦翻中竹仲翻鄧羌擒蚝以獻平衆大潰平懼請降降戶江翻堅拜平右將軍以蚝爲虎賁中郎將賁音奔將即亮翻下同蚝本姓弓姓弓之後上黨人也堅寵待甚厚常置左右秦人稱鄧羌張蚝皆萬人敵光婆樓之子也堅徙張平部民三千餘戶于長安

甲戌燕主儁遣領軍將軍慕輿根將兵助司徒評攻馮鴦根欲急攻之評曰鴦壁堅不如緩之根曰不然公至城下經月未嘗交鋒賊謂國家力止於此遂相固結冀幸萬一言冀萬一可以僥倖以保城也今根兵初至形勢方振賊衆恐懼皆有離心計慮未定從而攻之無不克者遂急攻之鴦與其黨果相猜忌鴦奔野王依呂護其衆盡降 夏四月秦王堅如雍祠五畤 六月如河東祠后土雍於用翻畤音止 秋八月豫州刺史謝奕卒奕安之兄也司徒昱以建武將軍桓雲代之雲溫之弟也訪於僕射王彪之彪之曰雲非不才然溫居上流已割天下之半其弟復處西藩東晉豫州鎮江西

康在江東故以豫州爲西藩復扶又翻處昌呂翻下同兵權萃於一門深根固蔕之宜人才非可豫量量音良但當令不與殿下作異者耳昱頷之曰君言是也壬申以吳興太守謝萬爲西中郎將監司豫冀并四州諸軍事豫州刺史司豫冀并所統皆僑郡也監工銜翻王羲之與桓溫牋曰謝萬才流經通言其才具可以經世於時人資輩中爲通達也使之處廊廟固是後來之秀今以之俯順荒餘近是違才易務矣言邊郡兵民皆兵荒之餘凋弊未必可獲捍難當附就[illegible]用[illegible]爲[illegible]求於事也以萬之才可以處廊廟而[illegible]又遺萬書曰以君邁往不屑之韻而俯同羣碎誠難爲意也言以[illegible]中其[illegible]然

所謂通識正當隨事行藏耳願君每與士卒之下者同甘苦則盡善矣萬不能用徐兗二州刺史荀羨有疾以御史中丞郗曇爲軍司[illegible]曇鑒之子也九月庚辰秦王堅還長安以太尉侯守尚書令永安公侯於是秦大旱堅減膳徹樂命后妃以下悉去羅紈師古曰紈素也紈綃也去羌呂翻開山澤之利公私共之息兵養民旱不爲災王猛日親幸用事宗

親勳舊多疾之特進姑臧侯樊世本氐豪佐秦主健定關中謂猛曰吾輩耕之君食之邪猛曰非徒使君耕之又將使君炊之世大怒曰要當懸汝頭於長安城門不然吾不處世處昌呂翻猛以白堅堅曰必殺此老氐然後百寮可肅會世入言事與猛爭論於堅前世欲起擊猛堅怒斬之於是羣臣見猛皆屏息屏氣不敢息也氣一出入爲息屏必郢翻趙之亡也其將張平李歷高昌皆遣使降燕已而降晉又降秦各受爵位欲中立以自固李歷高昌初降晉張平降秦永和七年也八年歷昌降秦是年又與張平俱降燕[illegible]張平又降晉各受爵位[illegible]燕主儁使司徒評討張平於并

州司空陽騖討高昌於東燕樂安王臧討李歷於濮陽騖攻昌別將於黎陽不拔歷奔滎陽其衆皆降并州壁壘百餘降於燕儁以右僕射悅綰爲并州刺史以撫之平所署征西將軍諸葛驤等帥壁壘百三十八降於燕驤思將翻帥讀曰率下同儁皆復其官爵平帥衆三千奔平陽復請降於燕復扶又翻冬十月泰山太守諸葛攸攻燕東郡入武陽後漢東郡治濮陽[illegible]二年封子允以東郡不可以國名而東郡有濮陽縣[illegible]濮陽[illegible]郡趙王倫[illegible]此盡燕[illegible]東郡晉志武陽縣分屬陽平郡[illegible]燕主儁遣大司馬恪陽騖樂安王臧之兵以擊之攸

敗走還泰山恪遂渡河略地河南分置守宰 燕主儁欲經營秦晉十二月令州郡校實見丁(校實檢校其實數也見賢遍翻)戶留一丁餘悉發為兵欲使步卒滿一百五十萬期來春大集洛陽武邑劉貴上書極陳百姓彫弊發兵非法(兵非法謂未有戶留一丁而悉發為兵者)必致土崩之變儁善之乃更令三五發兵寬其期日以來冬集鄴時燕調發繁數(調徒弔翻數所角翻)官司各遣使者道路旁午郡縣苦之太尉領中書監封弈請自今非軍期嚴急不得遣使(使疏吏翻)自餘賦發皆責成州郡其羣司所遣彈督在外者一切攝還(攝收也還退也)儁從之 燕泰山太守賈堅屯山茌(山茌縣屬泰山郡前漢之茌縣後漢改曰山茌茌仕疑翻) 荀羨引兵擊之堅所將纔七百餘人(將即亮翻)羨兵十倍於堅堅將出戰諸將皆曰眾少不如固守(少詩沼翻)堅曰固守亦不能免不如戰也遂出戰身先士卒(先悉薦翻)殺羨兵千餘人復還入城(復扶又翻下同)羨進攻之堅歎曰吾自結髮志立功名而每值窮阨豈非命乎(堅欲折其鋒使羨懼而退耳羨進攻之堅計窮矣)與其屈辱而生不若守節而死乃謂將士曰今危困計無所設卿等可去吾將止死將士皆泣曰府君不出眾亦俱死耳乃扶堅上馬堅曰我如欲逃必不相遣今當為卿曹決鬭(為于偽翻)若勢不能支卿等可趣去(趣讀曰促)勿復顧我也乃開門直出羨兵四集堅立馬橋上左右射之(射而亦翻)皆應弦而倒羨兵眾多從塹下斫橋堅人馬俱陷生擒之遂拔山茌(塹七豔翻)羨謂堅曰君父祖世為晉臣奈何背本不降(背蒲妹翻降戶江翻下同)堅曰晉自棄中華非吾叛也(堅發此言□東將扎決憤多矣)民既無主彊則託命既已事人安可改節吾束脩自立(謂從師就學使有志於自立也)(子曰脩脯也十脡為束古者從師以束脩為禮)涉趙歷燕未嘗易志(堅不降燕)(見九十八卷永和七年)君何忽忽相謂降乎羨復責之(復扶又翻)堅怒曰豎子兒女御乃公(自稱為乃公慢羨而視之也御者言若駕御兒女然)羨怒執置雨中數日堅憤惋而卒(惋烏貫翻) 燕青州刺史慕容塵遣司馬悅明救泰山羨兵大敗燕復取山茌燕主儁以賈堅子活為任城太守(任音壬) 荀羨疾篤徵還以郗曇為北中郎將都督徐兗青冀幽五州諸軍事(五州惟徐州有實土都丑之都曇徙舍)徐兗二州刺史鎮下邳 燕吳王垂娶段末柸女生子令寶段氏才高性烈自以貴姓(段與慕容本敵國故自以為貴姓)不尊事可足渾后可足渾氏銜之 燕主儁素不快於垂(事見上卷永和十年)中常侍涅皓(涅乃結翻)因希旨告段氏及吳國典書令遼東高弼為巫蠱欲以連汙垂(晉制王國置典書典祠學官令慕容氏因之典書令天朝吏部尚書之職)(燕王牧傳國相上長史叙典書令請求善選晉典書令在常侍郎上及慶江良有比次令)

典書令居三𣴎下汗烏故翻儁收段氏及弼下大長秋廷尉考驗掾下遐翻段氏及弼志氣確然終無撓辭掠治日急撓奴教翻掠音亮治直之翻垂愍之私使人謂段氏曰人生會當一死何堪楚毒如此不若引服引服自引而誣服也段氏歎曰吾豈愛死者耶若自誣以惡逆上辱祖宗下累於王累力瑞翻固不爲也辯荅益明故垂得免禍而段氏竟死於獄中出垂爲平州刺史鎮遼東垂以段氏女弟爲繼室可足渾氏黜之以其妹長安君妻垂垂不悅由是益惡之爲慕容垂出奔張本妻七細翻惡烏路翻匈奴劉閼頭部落多叛懼而東走乘冰度河半度而冰解後衆悉歸劉悉勿祈閼頭奔代代在北河之東閼於焉翻又於葛翻悉勿祈務桓之子也務桓卒見上卷穆帝永和十二年

三年春二月燕主儁立子泓爲濟北王冲爲中山王濟子禮翻燕人殺段勤勤弟思來奔段勤降燕見上卷永和八年燕主儁宴羣臣于蒲池蒲池在鄴語及周太子晉周靈王之太子曰晉慧而早卒國語諫壅穀者即晉也晉既卒弟貴方足爲景王景王崩而子朝子丐爭立周遂以亂潸然流涕曰潸所姦翻才子難得自景先之亡燕太子曄字景先吾鬢髮中白毛晃曰中半也卿等謂景先何如司徒左長史李績對曰獻懷太子之在東宮曄謚曰獻懷臣爲中庶子晉志曰太子中庶子職如侍中太子志業敢不知之太子大

有八至孝一也聰敏二也沈毅三也疾諛喜直四也好學五也多藝六也謙恭七也好施八也沈持林翻喜許記翻好呼到翻施式豉翻儁曰卿譽之雖過譽音余然此兒在吾死無憂矣景茂何如景茂太子暐字時太子暐侍側績曰皇太子天資岐嶷嶷魚力翻毛萇曰岐嶷智意也雖八德已聞而二闕未補好遊畋而樂絲竹樂五教翻此其所以損也儁顧謂暐曰伯陽之言藥石之惠也伯陽李績字汝宜誠之暐甚不平爲李績以憂卒張本儁夢趙王虎齧其臂齧魚結翻乃發虎墓求尸不獲購以百金鄴女子李菟知而告之菟同都翻得尸於東明觀下水經注洹水東北逕鄴城南又分爲二水北逕東明觀下觀古玩翻僵而不腐儁蹋而罵之曰僵居良翻蹋與踏同死胡何敢怖生天子數其殘暴之罪而鞭之投於漳水尸倚橋柱不流水經注漳水逕紫陌西趙建武十一年造紫陌浮橋慕容儁投石虎尸處也怖普布翻數所具翻及秦滅燕王猛爲之誅李菟收而葬之爲于僞翻史終言之

秦平羌護軍高離據略陽叛永安威公侯討之未克而卒夏四月驍騎將軍鄧羌驍堅堯翻秦州刺史啖鐵討平之啖徒覽翻姓也匈奴劉悉勿祈卒弟衛辰殺其子而代之

五月秦王堅如河東六月大赦改元甘露

凉州牧張瓘猜忌苛虐專以愛憎爲賞罰郎中殷郇諫之郇須倫翻瓘曰虎生三日自能食肉不須人教也

由是人情不附。輔國將軍宋混，性忠鯁，瓘憚之，欲殺混及弟澄，因廢涼王玄靚而代之。（靚，疾正翻，又疾郢翻。）徵兵數萬，集姑臧。混知之，與澄帥壯士楊和等四十餘騎奄入南城，宣告諸營曰：「張瓘謀逆，被太后令誅之。」俄而眾至二千。瓘帥眾出戰，混擊破之。瓘麾下玄臚刺混，不能穿甲，混擒之。瓘眾悉降。瓘與弟琚皆自殺。混夷其宗族。玄靚以混為使持節、都督中外諸軍事、驃騎大將軍、酒泉郡侯，代瓘輔政。混乃請玄靚去涼王之號，復稱涼州牧。混謂玄臚曰：「卿刺我，幸而不傷，今我輔政，卿其懼乎？」臚曰：「臚受瓘恩，唯恨刺節下不深耳，竊無所懼！」混義之，任為心膂。

高昌不能拒燕，秋，七月，自白馬奔滎陽。

秦王堅自河東還，以驍騎將軍鄧羌為御史中丞。八月，以咸陽內史王猛為侍中、中書令、領京兆尹。特進、光祿大夫強德，太后之弟也，酗酒，豪橫，掠人財貨、子女，為百姓患。猛下車收德，奏未及報，已陳尸於市；堅馳使赦之，不及。與鄧羌同志，疾惡糾案，無所顧忌，數旬之間，權豪、貴戚，殺戮、刑免者二十餘人，朝廷震栗，姦猾屏氣，路不拾遺。堅歎曰：「吾始今知天下之有法也！」

泰山太守諸葛攸將水陸二萬擊燕，入自石門，屯于河渚。燕上庸王評、長樂太守傅顏帥步騎五萬與攸戰于東阿，攸兵大敗。

冬，十月，詔謝萬軍下蔡，郗曇軍高平以擊燕。萬矜豪傲物，但以嘯詠自高，未嘗撫眾。兄安深憂之，謂萬曰：「汝為元帥，宜數接對諸將以悅其心，豈有傲誕如此而能濟事也！」萬乃召集諸將，一無所言，直以如意指四坐云：「諸將皆勁卒。」諸將益恨之。安慮萬不免，乃自隊帥以下，無不親造，厚相親託。既而萬帥眾入渦、潁以援洛陽。郗曇以病退屯彭城。萬以為燕兵大盛，故曇退，即引兵還；眾遂驚潰。萬狼狽單歸，軍士欲因其敗而圖之，以安故而止。既至，詔廢萬為庶人，降曇號建武將軍。於是許昌

川譙沛諸城相次皆沒於燕　秦王堅以王猛爲吏部尚書尋遷太子詹事十一月爲左僕射餘官如故　十二月封武陵王晞子瑋爲梁王（瑋與璡同音津）　大旱　辛酉燕主儁寢疾謂大司馬太原王恪曰吾病必不濟今二方未平（二方謂晉秦也）景茂沖幼國家多難吾欲效宋宣公以社稷屬汝（宋宣公舍其子與夷而立其弟穆公屬之欲翻）何如恪曰太子雖幼勝殘致治之主也（勝音升治直之翻）臣實何人敢干正統儁怒曰兄弟之間豈虛飾邪恪曰陛下若以臣能荷天下之任者豈不能輔少主乎（荷下可翻少詩照翻）儁喜曰汝能爲周公吾復何憂（復扶又翻）李績清方忠亮汝善遇之（以績清忠亮也[illegible]之不能容也）召吳王垂還鄴（自遼東召還也）

秦王堅以王猛爲輔國將軍司隸校尉居中宿衛僕射詹事侍中中書令領選如故（選須絹翻）猛上疏辭讓因薦散騎常侍陽平公融光祿散騎西河任羣（光祿散騎以光祿大夫爲散騎常侍也任音壬）處士京兆朱彤自代（處昌呂翻）堅不許而以融爲侍中中書監左僕射任羣爲光祿大夫領太子家令（晉六門太子家令主刑獄穀貨飲食職比司農少府）朱肜爲尚書侍郎領太子庶子（漢制尚書有侍郎二十六人尚書郎初從三署詣臺試守尚書郎中歲滿稱尚書郎三年稱侍郎晉志門亭子職比散騎常侍中書監令朱彤當作朱肜）猛時年三十六歲中五遷（猛自尚書左丞遷咸陽內史又遷侍中中書令領京兆尹又遷吏部尚書尋遷太子詹事又爲左僕射凡五遷）權傾內外人有毀之者堅輒罪之於是羣臣莫敢復言（復扶又翻）以左僕射李威領護軍右僕射梁平老爲使持節都督北垂諸軍事鎮北大將軍戍朔方之西（使疏吏翻）丞相司馬賈雍爲雲中護軍戍雲中之南　燕所徵郡國兵悉集鄴城（去年所徵今乃悉集）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一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充集賢殿修撰判西京留司御史臺上柱國河內郡開國侯食邑一千二百戶食實封肆佰戶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敕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晉紀二十三 起上章涒灘，盡玄黓閹茂，凡九年。

孝宗穆皇帝下

升平四年春正月癸巳，燕主儁大閱于鄴，欲使大司馬恪、司空陽騖將之入寇。騖，音務。將，即亮翻。會疾篤，乃召恪、騖及司徒評、領軍將軍慕輿根等受遺詔輔政。甲午，卒。年四十二。戊子，太子暐即皇帝位，暐字景茂，儁第三子[illegible] 年十一，大赦，改元建熙。

秦王堅分司、隸置雍州，[illegible] 以河南公雙為都督雍河涼三州諸軍事、征西大將軍、雍州刺史，改封趙公，鎮安定。河涼二州[illegible]安定五郡耳[illegible]為雙以安定叛張本。封弟忠為河南公。仇池公楊俊卒，子世立。

二月，燕人尊可足渾后為皇太后。以太原王恪為太宰，專錄朝政；錄，總也。朝，直遙翻。上庸王評為太傅，陽騖為太保，慕輿根為太師，參輔朝政。朝，直遙翻。下同。根性木強，[illegible] 自恃先朝勳舊，[illegible] 心不服恪，[illegible] 舉動倨傲。時太后可足渾氏頗預外事，根欲為亂，乃言於恪曰：「今主上幼沖，母后干政，殿下宜防意外之變，思有以自全。且定天下者，殿下之功也。兄亡弟及，古今成法，[illegible] 俟畢山陵，宜廢主上為王，殿下自踐尊位，以為大燕無窮之福。」恪曰：「公醉邪？何言之悖也！悖，蒲內翻，又蒲沒翻。吾與公受先帝遺詔，云何而遽有此議？」根愧謝而退。恪以告吳王垂，垂勸恪誅之。恪曰：「今新遭大喪，二鄰觀釁，二鄰，謂晉、秦也。而宰輔自相誅夷，恐乖遠近之望，且可忍之。」秘書監皇甫真言於恪曰：「根本庸豎，過蒙先帝厚恩，引參顧命。而小人無識，自國哀已來，驕很日甚，很，戶懇翻。將成禍亂。明公今日居周公之地，當為社稷深謀，早為之所。」恪不聽。根又言於可足渾氏及燕主暐曰：「太宰、太傅將謀不軌，臣請帥禁兵以誅之。」帥，讀曰率。可足渾氏將從之，暐曰：「二公，國之親賢，先帝選之，託以孤嫠，嫠，陵之翻；無夫曰嫠。必不肯爾。安知非太師欲為亂也！」乃止。根又思戀東土，[illegible] 言於可足渾氏及暐曰：「今天下蕭條，外寇非一，國大憂深，不如還東。」恪聞之，乃與太傅評謀，密奏根罪狀，使右衛將軍傅顏就內省誅根，并其妻子、黨與。大赦。根及其妻子黨與[illegible]心反側，故肆赦以安之。是時新遭大喪，誅夷狼藉，內外恟懼，恟，許拱翻。太宰恪舉止如常，人不見其有憂色，每

出入止一人步從（從才用翻）或說以宜自嚴備（說輸芮翻）恪曰人情方懼當安重以鎮之奈何復自驚擾衆將何仰（仰恃也）（復扶又翻）由是人心稍定恪雖綜大任而朝廷之禮兢兢嚴謹每事必與司徒評議之未嘗專決虛心待士諮詢善道量才授任（量音良）人不踰位官屬朝臣或有過失不顯其狀隨宜他敘不令失倫（以敘遷爲他官不令失其倫等）唯以此爲貶時人以爲大愧莫敢犯者或有小過自相責曰爾復欲望宰公遷官邪（恪爲太宰故稱之爲宰公）朝廷初聞燕主儁卒皆以爲中原可圖桓溫曰慕容恪尚在憂方大耳（史言慕容恪能輔幼主拒溫能抗敵）三月己卯葬燕

主儁於龍陵（陵在龍城因以爲名）諡曰景昭皇帝廟號烈祖所徵郡國兵以燕朝多難（難乃旦翻）互相驚動往往擅自散歸自鄴以南道路斷塞（斷丁管翻塞悉則翻）太宰恪以吳王垂爲使持節征南將軍都督河南諸軍事兗州牧荊州刺史鎮梁國之蠡臺（使疏吏翻蠡盧啓翻）孫希爲并州刺史傅顏爲護軍將軍帥騎二萬觀兵河南臨淮而還境內乃安（史言恪當國有大憂衆心危疑之際動之有方帥讀曰率觀古玩翻示之以兵也）希泳之弟也（孫泳拒趙見九十六卷成帝咸康四年史書孫泳鞠殺宋燭之子弟皆貴顯於燕所以勸委質者能守死而不貳子孫以獲其福也）匈奴劉衛辰遣使降秦（降戶江翻）請田內地春來秋返秦王堅許之夏四月雲中

護軍賈雍遣司馬徐贇帥騎襲之（贇於倫翻）大獲而還堅怒曰朕方以恩信懷戎狄而汝貪小利以敗之何也（黜則律翻）黜雍以白衣領職遣使還其所獲慰撫之衛辰於是入居塞內貢獻相尋　夏六月代王什翼犍妃慕容氏卒（犍居言翻）　秋七月劉衛辰如代會葬因求婚什翼犍以女妻之（妻七細翻）　八月辛丑朔日有食之既　謝安少有重名（少詩照翻）前後徵辟皆不就寓居會稽（會工外翻）以山水文籍自娛雖爲布衣時人皆以公輔期之士大夫至相謂曰安石不出當如蒼生何（謝安字安石江東人士始焉所期望者殷浩浩既以蒼生望矣而所望者謝安而安卒能匡晉室出之命若皆有數焉）

（安而旁若言之名謂其心易之其實難副浩之所以敗又以正……）安每遊東山（東山在今紹興府上虞縣西南四十五里）常以妓女自隨（妓渠綺翻）司徒昱聞之曰安石既與人同樂（樂音洛）必不得不與人同憂召之必至安妻劉惔之妹也（惔徒甘翻）見家門貴盛而安獨靜退謂曰丈夫不如此也安掩鼻曰恐不免耳（言恐亦不免也）及弟萬廢黜安始有仕進之志（時已年四十餘）征西大將軍桓溫請爲司馬安乃赴召

温大喜，深禮重之。冬，十月，烏桓獨孤部、鮮卑段部帥衆數萬降秦（帥讀曰率），秦王堅處之塞南（處，昌呂翻，下同）。陽平公融諫曰：「戎狄人面獸心，不知仁義。其稽顙內附，實貪地利，非懷德也；不敢犯邊，實憚兵威，非感恩也。今處之塞內，與民雜居，彼窺郡縣虛實，必為邊患，不如徙之塞外以防未然。」堅從之。十一月，封桓溫為南郡公，溫弟沖為豐城縣公，子濟為臨賀縣公。燕太宰恪欲以李績為右僕射，燕主暐不許。恪屢以為請，暐曰：「萬機之事皆委之叔父，伯陽一人，暐請獨裁。」出為章武太守，以憂卒。

五年春正月戊戌，大赦。劉衛辰掠秦邊民五十餘口為奴婢以獻於秦，秦王堅責之，使歸所掠。衛辰由是叛秦，專附於代（史言衛辰反覆難保）。東安簡伯郗曇卒（郗，丑之翻）。二月，以東陽太守范汪都督徐、兗、青、幽五州諸軍事，兼徐、兗二州刺史。平陽人舉郡降燕，燕以建威將軍段剛為太守，遣督護韓苞將兵共守平陽。方士丁進有寵於燕主暐，欲求媚於太宰恪，說恪令殺太傅評；恪大怒，奏收斬之。高昌卒（二年，高昌奔滎陽），燕河內太守呂護并其衆，遣使來降，拜護冀州刺史。護欲引晉兵以襲鄴。三月，燕太宰恪、將兵五萬，冠軍將軍皇甫真將兵萬人共討之（將，即亮翻）。燕兵至野王，護嬰城自守。護軍將軍傅顏請急攻之，以省大費。恪曰：「老賊經變多矣，觀其守備，未易猝攻（易，以豉翻）。頃攻黎陽，多殺精銳，卒不能拔（事見上二年），自取困辱。護內無蓄積，外無救援，我深溝高壘，坐而守之，休兵養士，離間其黨，於我不勞而賊勢日蹙，不過十旬，取之必矣，何為多殺士卒以求旦夕之功乎！」乃築長圍守之。夏四月，桓溫以其弟黃門郎豁都督沔中七郡諸軍事，兼新野、義城二郡太守，將兵取許昌，破燕將慕容塵。涼驃騎大將軍宋混疾甚，張玄靚及其祖母馬氏往省之，曰：「將軍萬一不幸，寡婦孤兒將何所託！欲以林宗繼將軍，可乎？」混曰：「臣子林宗幼弱，不堪大任。殿下儻未棄臣門，臣弟澄政事愈於臣，但恐其儒緩，機事不稱耳。殿下策勵而使之，可也。」混戒澄及諸子曰：「吾家受國大恩，當以死報，無恃勢位以驕人。」又見朝臣，皆戒之以忠貞。及卒，行路為之揮涕。玄靚以澄為領軍將軍，輔政。五月丁巳，帝崩（年十九），無嗣。皇太后

令曰琅邪王丕中興正統元帝明帝成帝皆一正統相傳琅邪王丕成帝長子也故曰中興正統義望情地莫與為比其以王奉大統於是百官備灋駕迎于琅邪第庚申即皇帝位大赦壬戌改封東海王奕為琅邪王秋七月戊午葬穆帝于永平陵廟號孝宗燕人圍野王數月呂護遣其將張興出戰傅顏擊斬之城中日蹙皇甫真戒部將曰護勢窮奔突必擇虛隙而投之吾所部士卒多羸器甲不精宜深為之備將即亮翻羸倫為翻乃多課櫓楯親察行夜者楯食尹翻行下孟翻護食盡果夜悉精銳趨真所部趨七喻翻突圍不得出太宰恪引兵擊之護眾死傷殆盡棄妻子奔

滎陽恪存撫降民給其廩食[illegible]徙士人將帥於鄴自餘各隨所樂[illegible]以護參軍廣平梁琛為中書著作郎[illegible]九月戊申立妃王氏為皇后后濛之女也穆帝何皇后稱穆皇后居永安宮涼右司馬張邕惡宋澄專政[illegible]起兵攻澄殺之并滅其族[illegible]張玄靚以邕為中護軍叔父天錫為中領軍同輔政張平襲燕平陽殺段剛韓苞又攻鴈門殺太守單男單音善姓也既而為秦所攻平復謝罪於燕以求救復扶又翻燕人以平反覆弗救也平遂為秦所滅

乙亥秦大赦徐兗二州刺史范汪素為桓溫所惡桓溫初以安西鎮荊州[illegible]惡烏路翻溫將北伐命汪帥眾出梁國帥讀曰率冬十月坐失期免為庶人遂廢卒於家卒子恤翻子寧好儒學好呼到翻性質直常謂王弼何晏之罪深於桀紂或以為貶之太過寧曰王何蔑棄典文幽沈仁義沈持林翻遊辭浮說波蕩後生使搢紳之徒翻然改轍以至禮壞樂崩中原傾覆遺風餘俗[illegible]至今為患桀紂縱暴一時適足以喪身覆國為後世戒豈能迴百姓之視聽哉故吾以為一世之禍輕歷代之患重自喪之惡小迷眾之罪大也

呂護復叛奔燕燕人赦之以為廣州刺史[illegible]涼張邕驕矜淫縱樹黨專權多所刑殺國人患之張天錫所親敦煌劉肅謂天錫曰[illegible]國家事欲未靜天錫曰何謂也肅曰今護軍出入有似長寧長寧張祚也天錫驚曰我固疑之未敢出口計將安出肅曰正當速除之耳天錫曰[illegible]安得其人肅曰肅即其人也肅時年未二十天錫曰汝年少少詩照翻更求其助肅曰趙白駒與肅二人足矣十一月天錫與邕俱入朝朝直遙翻肅與白駒從天錫肅斫之不中中竹仲翻白駒繼之又不克二人與天錫俱入宮中邕得逸走帥

王徽之
[illegible]小

甲士三百餘人攻宮門天錫登屋大呼曰（帥讀曰率呼火故翻）張邕凶逆無道既滅宋氏又欲傾覆我家汝將士世為涼臣何忍以兵相向邪（邪音耶將即亮翻）今所取者止張邕耳它無所問於是邕兵悉散走邕自刎死盡滅其族黨（刎扶粉翻）玄靚以天錫為使持節冠軍大將軍都督中外諸軍事輔政（自張重華之後宋混宋澄張邕張天錫相繼執政至是張氏以宋混及張邕[illegible]）（冠古玩翻）十二月始改建興四十九年奉升平年號（涼自張寔至是奉建興年號）詔以玄靚為大都督督隴右諸軍事涼州刺史護羌校尉西平公 燕大赦 秦王堅命牧伯守宰各舉孝悌廉直文學政事察其所舉得人者賞之非其人者罪之由是人莫敢妄舉而請託不行士皆自勵雖宗室外戚無才能者皆棄不用當是之時內外之官率皆稱職（稱尺證翻）田疇修闢倉庫充實盜賊屏息（屏必郢翻）

哀皇帝（諱丕字千齡成帝長子也[illegible]）

是歲歸義侯李勢卒（永和三年李勢降至是而卒）

隆和元年春正月壬子大赦改元 甲寅減田租畝收二升（成帝咸和五年始度百姓田取十分之一率畝稅米三升今減之畝收二升） 燕豫州刺史孫興請攻洛陽曰晉將陳祐弊卒千餘介守孤城不足取也（將即亮翻介獨也以言其孤弱也） 燕人從其言遣寧南將軍呂護屯河陰 二月辛未以吳國內史庾希為北中郎將徐兗二州刺史鎮下邳龍驤將軍袁真為西中郎將監護豫司并冀四州諸軍事豫州刺史鎮汝南（[illegible]） 並假節希冰之子也（[illegible]）丙子拜帝母周貴人為皇太妃儀服擬於太后 燕呂護攻洛陽三月乙酉河南太守戴施奔宛（[illegible]） 陳祐告急 五月丁巳桓溫遣庾希及竟陵太守鄧遐帥舟師三千人助祐守洛陽（溫留戴施於成洛陽充於元翻）遐嶽之子也（鄧嶽王敦將也敦敗後歸王朝見好文齊）溫上疏請遷都洛陽自永嘉之亂播流江表者一切北徙以實河南朝廷畏溫不敢為異而北土蕭條人情疑懼雖並知不可莫敢先諫散騎常侍領著作郎孫綽上疏曰（晉志曰著作郎周左史之任也漢東京圖籍在東觀故使名儒著作東觀有其名尚未有官魏明帝太和中詔置著作郎於此始有其官隸中書省晉惠帝置秘書監并統著作省首蓋著作別置省而猶隸秘書也余按班固西都賦曰承明金馬著作之庭是則西京亦有著作之所也散騎奇寄翻）昔中宗龍飛（元帝廟號中宗）非惟信順協於天人（易大傳曰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實賴萬里長江畫而守之耳今自喪亂已來六十餘年（自賈后之廢楊太后趙王倫之篡諸王交兵胡羯乘之而起天下大亂至是六十餘年）河洛丘墟函夏蕭條（函容也夏大也言中原之地所函容者大也夏戶雅翻）士民播流江表已經數世存者老子長孫（長知兩翻）亡者丘隴成行（行戶剛翻）雖北風之思感其素

心目前之哀實爲交切若遷都旋軫之日〈賈公彥曰君不定〉辭中興五陵即復緬成遐域〈中興五陵元帝建平陵明帝武平陵成帝興平陵康帝崇平陵穆帝永平陵皆在江寧緬遠也遐亦遠也〉泰山之安既難以理保〈言以理觀之遷都于洛難以保泰山之安也〉烝烝之思豈不纏於聖心哉〈烝烝進進也言若遷洛緬懷江南陵寢孝思進進也〉温今此舉誠欲大覽始終爲國遠圖而百姓震駭同懷危懼豈不以反舊之樂賒趨死之憂促哉〈賒音奢趨七喻翻〉何者植根江外數十年矣〈中原以江南爲江外亦曰江表〉一朝頓欲拔之驅蹙於窮荒之地〈蹙子六翻〉提挈萬里踰險浮深離墳墓〈離力智翻〉棄生業田宅不可復售〈復扶又翻售承呪翻〉舟車無從而得捨安樂之國適習亂之鄉將頓仆道塗飄溺江川僅有達者〈仆蒲北翻溺奴狄翻〉此仁者所宜哀矜國家所宜深慮也臣之愚計以爲且宜遣將帥有威名資實者先鎭洛陽〈將即亮翻帥所類翻〉掃平梁許〈梁謂梁國許謂許昌皆當江南入洛之要路〉清壹河南運漕之路既通開墾之積已豐豺狼遠竄中夏小康〈夏戶雅翻〉然後可徐議遷徙耳柰何捨百勝之長理舉天下而一擲哉綽楚之孫也〈孫楚仕武帝時有才名〉少慕高尚〈少詩照翻〉嘗著遂初賦以見志〈見賢遍翻〉温見綽表不悅曰致意興公〈綽字興公〉何不尋君遂初賦而知人家國事邪時朝廷憂懼將遣侍中止温揚州刺史王述曰温欲以虛聲威朝廷耳非事實也但從之自無所至乃詔温曰在昔喪亂忽涉五紀〈孔穎達曰言在昔者自下本上之辭言昔在者從上自下爲稱喪息浪翻自惠帝永興元年劉淵始亂距是歲五十九年自懷帝永嘉五年洛陽淪覆距是歲五十年〉戎狄肆暴繼襲凶迹眷言西顧慨歎盈懷知欲躬帥三軍蕩滌氛穢廓清中畿〈中畿王畿也周禮大司馬王畿方千里其外侯甸男采衛蠻夷鎭蕃皆以五百里爲率王畿在九畿之中故此曰中畿〉光復舊京非夫外身徇國孰能若此諸所處分〈處昌呂翻分扶問翻〉委之高算但河洛丘墟所營者廣經始之勤致勞懷也事果不行温又議移洛陽鍾虡〈虡音巨〉述曰永嘉不競暫都江左方當蕩平區宇旋軫舊京若其不爾宜改遷園陵不應先事鍾虡温乃止朝廷以交廣遼遠〈温都督司雍益梁寧交廣八州〉改授温都督并司冀三州温表辭不受 秦王堅親臨太學考第諸生經義與博士講論自是每月一至焉 六月甲戌燕征東參軍劉拔刺殺征東將軍冀州刺史范陽王友於信都〈刺七亦翻〉 秋七月呂護退守小平津〈[illegible]〉中流矢而卒〈中竹仲翻〉燕將段崇收軍北渡屯于野王鄧遐進屯新城〈新城春秋蠻子之國也漢屬河南後改爲伊闕縣〉 八月西中郎將袁眞進屯汝南運米五萬斛以饋洛陽 冬十一月代王什翼犍納女於燕〈犍居言翻〉燕人亦以女妻之〈妻七細翻〉 十二月戊午朔日有食之 庚希自下邳

退屯山陽，袁真自汝南退屯壽陽。[illegible]

興寧元年春二月己亥，大赦，改元。三月壬寅，皇太妃周氏薨于琅邪第。癸卯，帝就第治喪。[illegible] 詔司徒會稽王昱總內外衆務。帝欲爲太妃服三年，[illegible] 僕射江虨啟：「於禮，應服緦麻。」[illegible] 又欲降服朞，虨曰：「厭屈私情，所以上嚴祖考。」乃服緦麻。[illegible]

夏四月，燕寧東將軍慕容忠攻滎陽太守劉遠，遠奔魯陽。五月，加征西大將軍桓溫侍中、大司馬、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假黃鉞。溫以撫軍司馬王坦之爲長史。坦之，述之子也。又以征西掾郗超爲參軍，王珣爲主簿，每事必與二人謀之。府中爲之語曰：「髯參軍，短主簿，能令公喜，能令公怒。」[illegible] 溫氣槩高邁，罕有所推與，與超言，常自謂不能測，傾身待之。超亦深自結納。珣，導之孫也，與謝玄皆爲溫掾，溫俱重之，曰：「謝掾年四十，必擁旄杖節；王掾當作黑頭公。皆未易才也。」玄，奕之子也。[illegible] 以西中郎將袁真都督司、冀、并三州諸軍事，北中郎將庾希都督青州諸軍事。癸卯，燕人拔密城，[illegible] 劉遠奔江陵。

秋八月，有星孛于角、亢。[illegible] 張玄靚祖母馬氏卒，[illegible] 尊庶母郭氏爲太妃。郭氏以張天錫專政，與大臣張欽等謀誅之。事泄，欽等皆死。玄靚懼，以位讓天錫，天錫不受。右將軍劉肅等勸天錫自立。閏月，天錫使肅等夜帥兵入宮，弒玄靚，[illegible] 宣言暴卒，謚曰沖公。天錫自稱使持節、大都督、大將軍、涼州牧、西平公，[illegible] 時年十八。尊母劉美人曰太妃。遣司馬綸騫奉章詣建康請命，[illegible] 并送御史俞歸東還。[illegible] 癸亥，大赦。

冬十月，燕鎮南將軍慕容塵攻陳留太守袁披于長平。[illegible] 汝南太守朱斌乘虛襲許昌，克之。[illegible] 代王什翼犍擊高車，大破之，[illegible] 俘獲萬餘口，馬牛羊百餘萬頭。[illegible] 以征虜將軍桓沖爲江州刺史。十一月，姚襄故將張駿殺江州督護趙毗，帥其徒北叛，沖討斬之。[illegible]

二年春正月丙辰，燕大赦。二月，燕太傅評、龍驤將

軍李洪略地河南。（驗思府翻） 三月庚戌朔，大閱戶口，令所在土斷，（令所在土民僑寓東南者皆以土著為斷也。斷，丁亂翻） 嚴其法制，謂之庚戌制。（斷讀 付翻） 帝信方士言，斷穀餌藥以求長生。侍中高崧諫曰：此非萬乘所宜為。（乘，繩證翻） 陛下茲事，實日月之食。（論語子貢曰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食焉） 不聽。辛未，帝以藥發，（以藥[illegible]） 不能親萬機，褚太后復臨朝攝政。（攝，[illegible]翻。褚太后以帝幼即位，臨朝攝政；帝加元服，太后歸政。帝即位年長矣，今以不能親政，故太后復臨朝攝政。復，扶又翻） 夏四月甲辰，燕李洪攻許昌，敗晉兵於懸瓠，（懸瓠城，汝南郡治也。城之西北，汝水枝別左出，西北流，又屈西東轉，又西南會汝，形若垂瓠，故以名城。瓠，[illegible]翻，又音互） 潁川太守李福戰死，汝南太守朱斌

奔壽春，陳郡太守朱輔退保彭城。大司馬溫遣西中郎將袁真等禦之，（去年五月加桓溫假黃鉞，至是書其官名而不[illegible]） 溫帥舟師屯合肥。（[illegible]） 燕人遂拔許昌、汝南、陳郡，徙萬餘戶於幽、冀二州，遣鎮南將軍慕容塵屯許昌。五月戊辰，以揚州刺史王述為尚書令，加大司馬溫揚州牧、錄尚書事。壬申，使侍中召溫入參朝政，溫辭不至。王述每受職，不為虛讓，（為，于偽翻） 其所辭必於不受。及為尚書令，子坦之白述：故事當讓。述曰：汝謂我不堪邪？坦之曰：非也，但克讓自美事耳。述曰：既謂堪之，何為復讓？（復，扶又翻） 人言汝勝我，定不及也。 六月，秦王堅遣

大鴻臚拜張天錫（以侍郎為大鴻臚） 涼州牧、西平公。 秋七月丁卯，詔復徵大司馬溫入朝。八月，溫至赭圻，詔尚書車灌止之，溫遂城赭圻居之，（赭圻在宣城界，南史[illegible]） 固讓內錄，遙領揚州牧。 秦汝南公騰謀反，伏誅。騰，秦主生之弟也。是時，生弟晉公柳等猶有五人，王猛言於堅曰：不去五公，終必為患。堅不從。（[illegible]） 燕侍中慕輿龍詣龍城，徙宗廟及所留百官皆詣鄴。 燕太宰恪將

取洛陽，（[illegible]） 先遣人招納士民，遠近諸塢皆歸之，乃使司馬悅希軍于盟津，（[illegible]） 豫州刺史孫興軍于成皋。初，沈充之子勁，以其父死於逆亂，（沈充死事見九十三卷明帝太寧二年） 志欲立功以雪舊恥，年三十餘，以刑家不得仕。吳興太守王胡之為司州刺史，上疏稱勁才行，（行，下孟翻） 請解禁錮，參其府事，朝廷許之。會胡之以病不行。及燕人逼洛陽，冠軍將軍陳祐守之，（冠，古玩翻） 眾不過二千，勁自表求配祐效力，詔以勁補冠軍長史，令自募壯士，得千餘人以行。勁屢以少擊燕眾，

摧破之（少詩洛翻）而洛陽糧盡援絕祐自度不能守（度徒洛翻）乃以救許昌為名九月留勁以五百人守洛陽祐帥衆而東（帥讀曰率）勁喜曰吾志欲致命（論語子張曰士見危致命朱子曰致命謂委致其命猶言授命也）今得之矣祐聞許昌已沒遂奔新城燕悅希引兵略河南諸城盡取之秦王堅命公國各置三卿（晉制王國置郎中令中尉大農為三卿秦因其制）并餘官皆聽自采辟獨為置郎中令（為于偽翻）富商趙掇等車服僭侈諸公競引以為卿（掇都括翻又都活翻）黃門侍郎安定程憲言於堅請治之（治直之翻）堅乃下詔稱本欲使諸公延選英儒乃更猥濫如是宜令有司推檢辟召非其人者悉降爵為侯自今國官皆委之銓衡（銓衡謂吏部尚書也）自非命士已上不得乘車馬去京師百里內工商皂隸不得服金銀錦繡犯者棄市於是平陽平昌九江陳留安樂五公皆降爵為侯（樂音洛）

三年春正月庚申皇后王氏崩劉衛辰復叛代（衛辰附代見上卷升平五年復扶又翻）代王什翼犍東渡河擊走之（犍居言翻）什翼犍性寬厚郎中令許謙盜絹二匹什翼犍知而匿之（按北史代國俗無繒帛而謙盜之其罪在不赦而什翼犍能容之故史以此言其寬厚之一端）謂左長史燕鳳曰吾不忍視謙之面若謙慙而自殺是吾以財殺士也嘗討西部叛者流矢中目（中竹仲翻）既而獲射者羣臣欲臠割之什翼犍曰彼各為其主鬭耳（為于偽翻）何罪遂釋之大司馬溫移鎮姑孰（溫又自赭圻移姑孰東鎮姑孰）二月乙未以其弟右將軍豁監荊州揚州之義城雍州之京兆諸軍事領荊州刺史（義城郡置於襄陽襄陽郡之南也晉初置於襄陽以處流民又以南陽之桓成義成郡屬荊州南陽之析縣置義成郡故曰荊州之義城也京兆郡亦以流民之寓雍州者立郡以處之晉安帝紀雍州刺史京兆郡晉安帝晉永嘉之亂三輔流人多以襄陽為雍州及其後僑立於襄陽義熙十一年始於義成郡置失京兆等郡）加江州刺史桓沖監江州及荊豫八郡諸軍事（江州領郡九凡加監荊州之江夏隨郡二郡豫州之汝南西陽新蔡潁川六郡以南陽襄陽為冲用冲翻）并假節司徒昱聞陳祐棄洛陽會大司馬溫于洌洲（洌洲今姑孰江中有洌山即其地也）共議征討丙申帝崩于西堂（年二十五西堂太極殿西堂也晉宮東西堂以見羣臣西堂為帝安之地）事遂寢帝無嗣丁酉皇太后詔以琅邪王奕承大統（奕即奕當）百官奉迎于琅邪第是日即皇帝位大赦秦大赦改元建元燕太宰恪吳王垂共攻洛陽恪謂諸將曰卿等常患吾不攻今洛陽城高而兵弱易克也（易以豉翻）勿更畏懦而怠惰遂攻之三月克之執揚武將軍沈勁勁神氣自若恪將宥之中軍將軍慕輿虔曰勁雖奇士觀其志度終不為人用今赦之必為後患遂殺

恪 恪真大

之恪略地至崤澠[崤崤山也澠澠池也澠彌兗翻]關中大震秦王堅自將屯陝城以備之[將即亮翻陝式冉翻]燕人以左中郎將慕容筑為洛州刺史鎮金墉[墉音容筑張六翻]吳王垂為都督荊揚洛徐兗豫雍益涼秦十州諸軍事征南大將軍荊州牧配兵一萬鎮魯陽[雍於用翻]太宰恪還鄴謂僚屬曰吾前平廣固不能濟辟閭蔚[事見九十九卷穆帝永和十二年]今定洛陽使沈勁為戮雖皆非本情然身為元帥實有愧於四海[辟讀曰闢]朝廷嘉勁之忠贈東陽太守 臣光曰沈勁可謂能子矣恥父之惡致死以滌之變凶逆之族為忠義之門易曰幹父之蠱用譽[易蠱卦六五爻辭象曰幹父用譽承以德也]蔡仲之命曰爾尚蓋前人之愆惟忠惟孝[見尚書]其是之謂乎 太宰恪為將不事威嚴專用恩信撫士卒務綜大要不為苛令使人人得便安平時營中寬縱似若可犯然警備嚴密敵至莫能近者[近其靳翻]故未嘗負敗 壬申葬哀帝及靜皇后于安平陵[王皇后謚曰靜]夏四月壬午燕太尉武平匡公封弈卒[謚法貞心大度曰匡]以司空陽騖為太尉侍中光祿大夫皇甫真為司空領中書監騖歷事四朝[廆皝儁暐四朝朝直遙翻]年耆望重自太宰恪以下皆拜之而騖謙恭謹厚過於少時戒束子孫雖朱紫羅列無敢違犯其繩度者[illegible]容旁過於陽騖子孫貴顯亦過於陽氏豈弃之謙德有愧於騖邪或者史家因陽氏家傳書之而封氏闕然無述也[少詩照翻] 六月戊子益州刺史建城襄公周撫卒[謚法因事有功曰襄]撫在益州三十餘年[穆帝永和三年桓溫平蜀留撫鎮之至是十九年蓋晉未得蜀之前置益州於巴東撫先已為刺史是歲克蜀撫仍為益州刺史鎮彭模在益州三十餘年者史通其鎮巴東鎮彭模之年數之也]甚有威惠詔以其子犍為太守楚代之[犍居言翻] 秋七月己酉徙會稽王昱復為琅邪王[元帝以昱為琅邪王[illegible]成帝咸和元年王生母鄭夫人薨[illegible]封會稽王是後哀帝及今帝皆自琅邪入繼大統會工外翻] 壬子立妃庾氏為皇后后冰之女也 甲申立琅邪王昱子昌明為會稽王昱固讓猶自稱會稽王[會工外翻] 匈奴右賢王曹轂左賢王劉衛辰皆叛秦轂帥衆二萬寇杏城秦王堅自將討之[轂古祿翻帥讀曰率將即亮翻]使衛大將軍李威左僕射王猛輔太子宏留守長安八月堅擊轂破之斬轂弟活轂請降[降戶江翻]徙其豪傑六千餘戶于長安建節將軍鄧羌討衛辰擒之於木根山[木根山在朔方]九月堅如朔方巡撫諸胡冬十月征北將軍淮南公幼帥杏城之衆乘虛襲長安李威擊斬之[幼秦主生之弟也] 禿髮椎斤卒年一百一十子思復鞬代統其衆[鞬居言翻]椎斤樹機能從弟務丸之孫也[樹機能叛涼州見晉武帝紀椎直追翻] 梁州刺史司馬勳為政酷暴治中別駕及州之豪

右言語忤意即於坐梟斬之（忤五故翻坐徂臥翻梟堅堯翻）或親射殺之（射而亦翻）常有據蜀之志憚周撫不敢發及撫卒勳遂舉兵反別駕雍端西戎司馬隗粹切諫（西戎司馬西戎校尉司馬之屬官也雍於用翻隗五罪翻）勳皆殺之自號梁益二州牧成都王十一月勳引兵入劍閣攻涪西夷校尉毋丘暐棄城走（晉初置西夷校尉治蜀今治涪縣涪音浮）乙卯圍益州刺史周楚于成都大司馬溫表鷹揚將軍江夏相義陽朱序為征討都護以救之（夏戶雅翻相息亮翻）秦王堅還長安以李威守太尉加侍中以曹轂為鴈門公劉衛辰為夏陽公（[illegible]）各使統其部落 十二月戊戌以尚書王彪之為僕射

海西公上（諱奕字延齡成帝之子哀帝之母弟也咸康八年封為東海王穆帝升平五年改封琅邪王即位後桓溫廢為海西公）

太和元年春三月荊州刺史桓豁使督護桓羆攻南鄭討司馬勳 燕太宰大司馬恪太傅司徒評稽首歸政上章綬請歸第（稽音啓上時掌翻）燕主暐不許 夏五月戊寅皇后庾氏崩 朱序周楚擊司馬勳破之擒勳及其黨送大司馬溫溫皆斬之傳首建康 代王什翼犍遣左長史燕鳳入貢于秦（犍居言翻燕於賢翻）秋七月癸酉葬孝皇后于敬平陵（庾后諡曰孝）秦輔國將軍王猛前將軍楊安揚武將軍姚萇等帥衆二萬寇荊州攻南鄉郡（萇仲良翻帥讀曰率）荊州刺史桓豁救之八月軍于新野秦兵掠安陽民萬餘戶而還（安陽縣漢屬漢中郡魏置魏興郡[illegible]秦攻南鄉而遠安能越入山阻掠安陽之民乎載記作漢陽謂漢水之北也當從載記[illegible]）九月甲午曲赦梁益二州（[illegible]）冬十月加司徒昱丞相錄尚書事入朝不趨讚拜不名劍履上殿（朝直遙翻趨七喻翻）張天錫遣使至秦境上告絕於秦（[illegible]十二年見上卷使疏吏翻）燕撫軍將軍下邳王厲寇兗州拔魯高平數郡置守宰而還 初隴西李儼以郡降秦既而復通於張天錫（李儼據隴西見上卷永和十一年[illegible]復扶又翻）十二月羌斂岐以略陽四千家叛秦稱臣於儼（[illegible]）儼於是拜置牧守與秦涼絕 南陽督護趙億據宛城降燕太守桓澹走保新野燕人遣南中郎將趙盤自魯陽戍宛（宛於元翻）徐兗二州刺史庾希以后族故兄弟貴顯大司馬溫忌之

二年春正月庾希坐不能救魯高平免官（考異曰帝紀是月希奔走入海按本傳溫西敗後希始逃于海陵此時才坐免官耳）二月燕撫軍將軍下邳王厲鎮北將軍宜都王桓襲敕勒 秦輔國將軍王猛隴西太守姜衡南安太守南安邪羌揚武

軍姚萇等帥衆萬七千討斂岐三月張天錫遣前
將軍楊遹向金城征東將軍常據向左南張軌置左南縣屬晉
興郡闞駰十三州志曰石城西一百四十里有左南城河水逕其南曰左南津清晉書游擊將
軍張統向白土晉志白土縣屬金城郡十三州志左南城東六十里有白土城在大河
之北爲緣河之地天錫自將三萬人屯倉松倉松縣自漢以來屬武威
郡後涼呂光改曰昌松縣郡以討李儼斂岐部落先屬姚弋仲
聞姚萇至皆降王猛遂克略陽斂岐奔白馬白馬即武都白
馬氐之地秦王堅以萇爲隴東太守夏四月燕慕容厲
冦竟陵太守羅崇擊破之張天錫攻李儼大夏武
始二郡下之宋白曰張駿十八年分武始興晉置大夏郡隋爲大夏縣屬河州敦以
狄道縣置武始郡今闕州郡其地夏戶淮縣常據敗儼兵于葵谷苦闕當胡天
錫進屯左南儼懼退守枹罕枹音膚遣其兄子純謝罪
於秦且請救秦王堅使前將軍楊安建威將軍王撫
帥騎二萬會王猛以救儼猛遣邵羌追斂岐王撫守
侯和姜衡守白石白石縣前漢屬金城郡後漢屬隴西郡賢曰白石山在今蘭州宋白
曰河州鳳林縣本漢白石縣也張駿八年改爲永固縣
遣楊遹逆戰于枹罕東猛大破之俘斬萬七千級與
天錫相持於城下枹罕城下也邵羌禽斂岐於白馬送之
猛遺天錫書曰遺于季翻吾受詔救儼不令與涼州戰今
當深壁高壘以聽後詔曠日持久恐二家俱弊非良

筭也二家謂秦涼也若將軍退舍吾執儼而東將軍徙民西
旋不亦可乎天錫謂諸將曰猛書如此吾本來伐叛
不來與秦戰遂引兵歸李儼猶未納秦師王猛白服
乘輿從者數十人從才用翻請與儼相見儼開門延之未
及爲備將士繼入遂執儼以立忠將軍彭越爲平西
將軍涼州刺史鎮枹罕立忠將軍秦所創置張天錫之西歸
也李儼將賀肫說儼曰以明公神武將士驍悍柰何
束手於人王猛孤軍遠來士卒疲弊且以我請救必
不設備若乘其怠而擊之可以得志儼曰求救於人
以免難難既免而擊之天下其謂我何不若因守以
老之彼將自退猛責儼以不即出迎儼以賀肫之謀
告猛斬肫肫株倫翻又音豚說輸芮翻以儼歸至長安堅以
儼爲光祿勳賜爵歸安侯燕太原桓王恪言於燕
主暐曰暐于鬼翻吳王垂將相之才十倍於臣先帝
以長幼之次長知兩翻故臣得先之先悉薦翻臣死之後願
陛下舉國以聽吳王五月壬辰恪疾篤暐親視之問
以後事恪曰臣聞報恩莫大於薦賢賢者雖在板築
猶可爲相謂殷王高宗舉傅說於版築之間命以爲相況至親乎吳王文
武兼才管蕭之亞管仲蕭何也陛下若任以大政國
家可安不然秦晉必有窺窬之計言終而卒窬音俞卒子恤翻

翻秦王堅聞恪卒，陰有圖燕之計，欲覘其可否，覘丑廉翻又丑艷翻命匈奴曹轂發使如燕朝貢，曹轂匈奴右賢王也前年降於秦朝直遙翻以西戎主簿郭辯為之副。晉武帝置西戎校尉於長安秦蓋因之主簿其屬也考異曰燕建熙八年皇甫真為太尉書及載記真傳郭辯至苻侍中真為太尉今從春秋在建熙十年八月恐誤今是故附於曹轂降秦下燕司空皇甫真兄腆及從子奮、覆皆仕秦，腆為散騎常侍。皇甫真本安定人仕於燕從才用翻散悉亶翻騎奇寄翻辯至燕，歷造公卿，造七到翻謂真曰：「僕本秦人，家為秦所誅，故寄命曹王，貴兄常侍及奮、覆兄弟並相知有素。」真怒曰：「臣無境外之交，此言何以及我！君似姦人，得無因緣假託乎！」白暐，請窮治之，治直之翻太傅評

不許。辯還，為堅言：「燕朝政無綱紀，實可圖也。為于偽翻朝直遙翻鑒機識變，唯皇甫真耳。」堅曰：「以六州之眾，六州幽冀并司兗豫也豈得不使有智士一人哉！」曹轂尋卒，秦分其部落為二，使其二子分統之，號東、西曹。堅分轂部落貳城以西二萬餘落使轂長子璽統之貳城以東二萬餘落使轂小子寅統之荊州刺史桓豁、竟陵太守羅崇攻宛，拔之，趙億走，趙盤退歸魯陽。豁追擊盤於雉城，擒之，雉縣自漢以來屬南陽郡其地當在唐鄧州向城縣界魯陽關口向城縣北八十里有魯陽關留兵戍宛而還。還從宣翻又如字秋，七月，燕下邳王厲等破敕勒，獲馬牛數萬頭。初，厲兵過代地，犯其穄田，穄子例翻粟也今南人呼黍為穄北方地寒五穀不生惟黍生之故有穄田項安世

曰黍有二種黍似粟而大以五月熟今荊人專謂之黍又謂之黍穄足也又一種尤高大稈之狀至如蘆葦之狀至如蒸以秋熟荊人謂之秋黍也又謂之蘆穄其以秋熟代王什翼犍怒。犍居言翻燕平北將軍武強公埿以幽州兵戍雲中。八月，什翼犍攻雲中，埿棄城走，埿尼[illegible]振威將軍慕輿賀辛戰沒。九月，以會稽內史郗愔為都督徐兗青幽揚州之晉陵諸軍事、徐兗二州刺史，鎮京口。郗丑之翻沈約曰晉永嘉大亂幽冀青并兗州及徐州之淮北流民相率過淮亦有過江在晉陵郡界者晉成帝咸和四年司空郗鑒又徙流民之在淮南者於晉陵諸縣其徙過江南及留在江北者並立僑郡縣以司牧之徐兗二州或治江北江北又僑立幽冀青并四州秦淮南公幼之反也，征東大將軍并州牧晉公柳、征西大將軍秦州刺史趙公雙

皆與之通謀。秦王堅以雙母弟至親，柳健之愛子，隱而不問。柳、雙復與鎮東將軍洛州刺史魏公庾、安西將軍雍州刺史燕公武謀作亂，復扶又翻秦并州刺史治蒲阪秦州刺史治上邽洛州刺史治陝雍州刺史治安定庾武皆健子也庾踈陽翻鎮東主簿南安姚眺眺他弔翻諫曰：「明公以周、邵之親，受方面之任，國家有難，當竭力除之，況自為難乎！」難乃旦翻庾不聽。堅聞之，徵柳等詣長安。冬，十月，柳據蒲阪，雙據上邽，庾據陝城，武據安定，皆舉兵反。果如姚眺之言堅遣使諭之曰：「吾待卿等，恩亦至矣，何苦而反！今止不徵，卿宜罷兵，各定其位，一切如故。」各齧梨以為信。皆不從。齧倪結翻而留之易入以喻誠

則國力寡弱將為敵人所乘故齎黎付者賜孫等以為信也使疏吏翻翻魚結翻 代王什翼犍擊劉衛辰，河冰未合，什翼犍命以葦絙約流澌，俄而冰合，白代擊朔方西渡大河其津曰君子津絙居登翻 然猶未堅，乃散葦於其上，冰草相結，有如浮梁，代兵乘之以渡。衛辰不意兵猝至，與宗族西走，什翼犍收其部落什六七而還。衛辰奔秦，秦王堅送衛辰還朔方，遣兵戍之。

十二月，甲子，燕太尉建寧敬公陽騖卒。諡法合善典法曰敬 以司空皇甫真為侍中、太尉，光祿大夫李洪為司空。兵役翻戒曰敎

三年春正月，秦王堅遣後將軍楊成世、左將軍毛嵩分討上邽、安定，輔國將軍王猛、建節將軍鄧羌攻蒲阪，前將軍楊安、廣武將軍張蚝攻陝城。堅命蒲阪、陝之軍皆距城三十里，堅壁勿戰，俟秦雍已平，然後并力取之。陝式冉翻雍於用翻

初，燕太宰恪有疾，以燕主暐幼弱，政不在己，太傅評多猜忌，恐大司馬之任不當其人，謂暐兄樂安王臧曰：「今南有遺晉，西有彊秦，二國常蓄進取之志，顧我未有隙耳。夫國之興衰，繫於輔相。大司馬總統六軍，不可任非其人，我死之後，以親疏言之，當在汝及沖。汝曹雖才識明敏，然年少，少詩照翻 未堪多難。難乃旦翻 吳王天資英傑，智略超世，汝曹若能推大司馬以授之，必能混壹四海，況外寇不足憚也。慎無冒利而忘害，不以國家為意也。」冒當大司馬之任而忘亡國敗家之害也 又以語太傅評。冒利而忘害者謂利在於得兵權而語牛倨翻 及恪卒，評不用其言。二月，以車騎將軍中山王沖為大司馬。沖，暐之弟也。以荊州刺史吳王垂為侍中、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為評爭權張本騎奇寄翻

秦魏公庾以陝城降燕，請兵應接。秦人大懼，盛兵守華陰。華陰縣在陝城之西有潼關之險 燕魏尹范陽王德上疏，應於證翻疏所據翻燕都鄴以魏郡太守為魏尹 以為：「先帝應天受命，志平六合，陛下纂統，當繼而成之。今苻氏骨肉乖離，國分為五，蒲阪陝城上邽安定與長安為五 投誠請援，前後相尋，是天以秦賜燕也。天與不取，反受其殃，吳越之事，足以觀矣。國語越范蠡曰昔天以越賜吳吳不敢取今天以吳賜越越其敢逆天乎 宜命皇甫真引并、冀之眾徑趨蒲阪，趨七喻翻 吳王垂引許、洛之兵馳解庾圍，太傅總京師虎旅為二軍後繼，傳檄三輔，示以禍福，明立購賞，彼必望風響應，渾壹之期，於此乎在矣！」時燕人多請救陝，因圖關中者。太傅評曰：「秦，大國也，今雖有難，難乃旦翻 未易可圖。易以豉翻 朝廷雖明，燕人謂其主為朝廷 未如先帝；吾等智略，又非太宰之比。但能閉關保境足矣，平秦非吾事也。」魏公庾遺吳王垂及皇甫真牋曰：遺于季翻 「苻堅、王猛，皆人傑

也。謀爲燕患久矣，今不乘機取之，恐異日燕之君臣將有甬東之悔矣。（左傳：吳入越，越子保于會稽，使行成於吳，吳子許之。伍子胥諫，不聽。[illegible]越入吳，請使吳王居甬東。吳王曰：孤老矣，不能[illegible]。吾悔不用子胥之言，自令陷此。乃縊。[illegible]甬東，越地，[illegible]東也。[illegible]）燕[illegible]謂其曰：方今爲人患者，必在於秦。主上富於春秋，觀太傅識度，豈能敵苻堅、王猛乎？真曰：然。吾雖知之，如言不用何！三月丁巳朔，日有食之。癸亥，大赦。秦楊成世爲趙公雙將苟興所敗，毛當亦爲燕公武所敗，皆還。秦王堅復遣武衛將軍王鑒、寧朔將軍呂光、將軍馮翊郭將、翟傉等帥衆三萬討之。（敗，補邁翻。[illegible]又翻。傉，奴沃翻。）夏四月，雙、武乘勝至于榆眉，以苟興爲前鋒。王鑒欲速戰，呂光曰：興新得志，氣勢方銳，宜持重以待之。彼糧盡必退，退而擊之，蔑不濟矣。二旬而興退。光曰：興可擊矣。遂追之，興敗，因擊雙、武，大破之，斬獲萬五千級。武棄安定，與雙皆奔上邽。鑒等進攻之。晉公柳數出挑戰，（數，所角翻。挑，徒了翻。）王猛不應。柳以猛爲畏之，五月，留其世子良守蒲阪，帥衆二萬西趨長安。去蒲坂百餘里，鄧羌帥精騎七千夜襲，敗之。（帥，讀曰率。趨，七喻翻。敗，補邁翻。）柳引軍還，猛邀擊之，盡俘其衆，柳與數百騎入城，猛、羌進攻之。秋七月，王鑒等拔上邽，斬雙、武，宥其妻子，以左衛將軍苻雅爲

秦州刺史。八月，以長樂公丕爲雍州刺史。（雍，於用翻。）九月，王猛等拔蒲坂，斬晉公柳及其妻子。猛屯蒲坂，遣鄧羌與王鑒等會攻陝城。燕王公貴戚多占民爲蔭戶，（占，之贍翻。晉制：官品自第一至第九，各以貴賤占田有差，而又各以品之高卑蔭其親屬，多者及九族，少者三世；宗室、國賓、先賢之後及士人子孫亦如之；又得蔭人以爲衣食客及佃客。）國之戶口少於私家，（少，詩沼翻。）倉庫空竭，用度不足。尚書左僕射廣信公悅綰曰：今三方鼎峙，（三方，燕、晉、秦也。峙，丈里翻。）各有吞併之心，而國家政法不立，豪貴恣橫，（橫，戶孟翻。）至使民戶殫盡，委輸無入，（委，於偽翻。輸，書遇翻。）吏斷常俸，戰士絕廩，官貸粟帛以自贍給，既不可聞於鄰敵，且非所以爲治，（治，直吏翻。）宜一切罷斷諸蔭戶，盡還郡縣。（斷，丁管翻。）燕主暐從之，使綰專治其事，糾擿姦伏，（擿，他歷翻。）無敢蔽匿，出戶二十餘萬，舉朝怨怒。（朝，直遙翻。）綰先有疾，自力釐校戶籍，疾遂亟。冬十一月，卒。十二月，秦王猛等拔陝城，獲魏公廋，送長安。秦王堅問其所以反，對曰：臣本無反心，但以弟兄屢謀逆亂，臣懼并死，故謀反耳。堅泣曰：汝素長者，固知非汝心也。且高祖不可以無後。（苻健廟號高祖。）乃賜廋死，原其七子，以長子襲魏公，餘子皆封縣公，以嗣越厲王及諸弟之無後者。（苻生廢爲越王，謚曰厲。）苟太后曰：廋與雙俱反，雙獨不得置後，何也？堅曰：天下者高

和之天下高祖之天下不可以無後至於仲羣不頟太后謀危宗廟苻雙字仲羣 天下之灋不可私也以范陽公柳為征東大將軍并州刺史鎮蒲阪鄧羌為建武將軍洛州刺史鎮陝城擢姚眺為汲郡太守 加大司馬溫殊禮位在諸侯王上 是歲以仇池公楊世為秦州刺史世弟統為武都太守世亦稱臣於秦秦以以世為南秦州刺史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一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二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充集賢殿修撰判西京留司御史臺上柱國河內郡開國侯食邑一千二百戶食實封肆伯戶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

勅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晉紀二十四 起屠維大荒落盡上章敦牂凡二年

海西公下

太和四年春三月大司馬溫請與徐兗二州刺史郗愔江州刺史桓沖豫州刺史袁真等伐燕溫乃[illegible]慕容恪死[illegible]勝豈知[illegible] 初愔在北府[illegible]溫常云京口酒可飲兵可用建康以京口為北府歷陽為西府姑孰為南州京口兵可用蓋[illegible]之而[illegible]陵敵人知畏[illegible] 深不欲愔居之而愔暗於事機乃遺溫牋季直翻 欲共獎王室請督所部出河上愔子超為溫參軍取視寸寸毀裂乃更作愔牋自陳非將帥才不堪軍旅將帥[illegible] 老病乞閑地自養勸溫并領己所統溫得牋大喜即轉愔冠軍將軍會稽內史冠古玩翻會工外翻 溫自領徐兗二州刺史夏四月庚戌溫帥步騎五萬發姑孰[illegible] 甲子燕主暐立皇后可足渾氏太后從弟尚書令豫章公翼之女也從才用翻 大司馬溫自兗

州伐燕，郗超曰：道遠，汴水又淺，（兵亂之餘，汴水久淤。）恐漕運難通。溫不從。六月，辛丑，溫至金鄉，（金鄉縣，前漢屬山陽郡，晉屬高平郡，隋屬濟州，唐屬兗州，在州東南六十里。）天旱，水道絕，溫使冠軍將軍毛虎生鑿鉅野三百里，引汶水會于清水。（班固地理志：汶水出泰山萊蕪縣西南入濟。[illegible]）虎生，寶之子也。（[illegible]）溫引舟師自清水入河，舳艫數百里。（[illegible]）郗超曰：清水入河，難以通運，（[illegible]故言難以通運。）若寇不戰，運道又絕，因敵為資，復無所得，（[illegible]）此危道也。不若盡舉見眾直趨鄴城，（[illegible]趨，七喻翻。）彼畏公威名，必望風逃潰，北歸遼、碣。（碣，音竭。）若能出戰，則事可立決。若欲城鄴而守之，則當此盛夏，難為功力。百姓布野，盡為官有，易水以南必交臂請命矣。但恐明公以此計輕銳，勝負難必，欲務持重，則莫若頓兵河、濟，（[illegible]）控引漕運，俟資儲充備，至來夏乃進兵。雖如賒遲，（[illegible]）然期於成功而已。舍此二策而連軍北上，（上，時掌翻。）進不速決，退必愆乏，（[illegible]）賊因此勢以日月相引，漸及秋冬，水更澀滯。（[illegible]）且北土早寒，三軍裘褐者少，（少，詩沼翻。）恐於時非獨無食而已。溫又不從。（郗超之謀略，豈常人之所及哉！[illegible]）溫遣建威將軍檀玄攻胡陸，拔之，（[illegible]）獲燕寧東將軍慕容忠。燕主暐以下邳王厲為征討大都督，帥步騎二萬逆戰于黃墟，（[illegible]）厲兵大敗，單馬奔還。高平太守徐翻舉郡來降。前鋒鄧遐、朱序敗燕將傅顏於林渚。（[illegible]）暐復遣樂安王臧統諸軍拒溫，臧不能抗，乃遣散騎常侍李鳳求救于秦。（[illegible]）秋，七月，溫屯武陽，（[illegible]）燕故兗州刺史孫元帥其族黨起兵應溫。溫至枋頭。（[illegible]枋，音方。）暐及太傅評大懼，謀奔和龍。吳王垂曰：臣請擊之；若其不捷，走未晚也。暐乃以垂代樂安王臧為使持節、南討大都督，（[illegible]）帥征南將軍范陽王德等眾五萬以拒溫。垂表司徒左長史申胤、黃門侍郎封孚、尚書郎悉羅騰皆從軍。（[illegible]）胤，鍾之子；孚，放之子（[illegible]）。暐又遣散騎侍

郎樂嵩請救于秦許賂以虎牢以西之地秦王堅引羣臣議于東堂皆曰昔桓溫伐我至灞上見九十九卷永和十年燕不救我今溫伐燕我何救焉且燕不稱藩於我我何為救之王猛密言於堅曰燕雖彊大慕容評非溫敵也若溫舉山東進屯洛邑收幽冀之兵引并豫之粟觀兵崤澠澠彌兗翻則陛下大事去矣今不如與燕合兵以退溫溫退燕亦病矣然後我承其弊而取之不亦善乎王猛之取燕兵計亦出此堅從之八月遣將軍苟池洛州刺史鄧羌帥步騎二萬以救燕出自洛陽軍至潁川潁川郡治許昌又遣散騎侍郎姜撫報使于燕使疏吏翻以王

猛為尚書令太子太傅封孚問於申胤曰溫衆彊士整乘流直進今大軍徒逡巡高岸兵不接刃未見克殄之理事將何如胤曰以溫今日聲勢似能有為然在吾觀之必無成功何則晉室衰弱溫專制其國晉之朝臣未必皆與之同心朝直遙翻故溫之得志衆所不願也必將乖阻以敗其事乖異也阻滯也敗補邁翻又溫驕而恃衆怯於應變大衆深入值可乘之會反更逍遙中流不出赴利欲望持久坐取全勝溫之為計正如此申胤料之審矣若糧廩愆懸情見勢屈必不戰自敗此自然之數溫攻余而不度霸水攻燕而掛枷枋頭人皆知其不進知彼知己之點者臨敵方有見乎此也溫之智雖不足以學

見近小然其去衆人亦遠矣將皆陽軍王不至懸絶也見賢遍翻溫以燕降人段思為鄉導鄉讀曰嚮導徒到翻悉羅騰與溫戰生擒思溫使故趙將李述徇趙魏騰又與虎賁中郎將染干津擊斬之染干小史姓悉羅二字溫軍奪氣初溫使豫州刺史袁真攻譙梁開石門以通水運真克譙梁而不能開石門譙梁二郡又水圍也水運路塞塞悉則翻九月燕范陽王德帥騎一萬蘭臺侍御史劉當帥騎五千屯石門豫州刺史李邽帥州兵五千斷溫糧道燕豫州治許昌斷丁管翻當佩之子也劉佩見前為慕容皝將攻宇文皆有功德使將軍慕容宙帥騎一千為前鋒與晉兵遇宙曰晉人輕剽剽匹妙翻怯於陷敵勇於

乘退宜設餌以釣之乃使二百騎挑戰挑徒了翻分餘騎為三伏挑戰者兵未交而走晉兵追之宙帥伏以擊之晉兵死者甚衆溫戰數不利糧儲復竭數所角翻復扶又翻下同又聞秦兵將至丙申焚舟棄輜重鎧仗重直用翻自陸道奔還以毛虎生督東燕等四郡諸軍事領東燕太守沈約曰東燕郡江左分陳留立也余按石虎分東燕郡屬兗州又徙郡並屬豫州時所置也燕於賢翻溫自東燕出倉垣鑿井而飲汴水濟水皆自北而南恐追兵毒其二流故鑿井而飲行七百餘里燕之諸將爭欲追之吳王垂曰不可溫初退惶恐必嚴設警備簡精銳為後拒擊之未必得志不如緩之彼幸吾不至必晝夜疾趨俟

其士衆力盡氣衰然後擊之無不克矣乃帥八千騎徐行躡其後溫果兼道而進數日垂告諸將曰溫可擊矣乃急追之及溫於襄邑范陽王德（襄邑縣自漢以來屬陳留郡）先帥勁騎四千伏於襄邑東澗中與垂夾擊溫大破之斬首三萬級秦苟池邀擊溫於譙又破之死者復以萬計孫元遂據武陽以拒燕燕左衛將軍孟高討擒之冬十月己巳大司馬溫收散卒屯于山陽（劉昫曰山陽）溫深恥喪敗（喪息浪翻）乃歸罪於袁眞（溫以石門不開糧運不繼故委罪於眞）奏免眞爲庶人又免冠軍將軍鄧遐官眞以溫誣己不服表溫罪狀朝廷不報眞遂據壽春叛降燕且請救亦遣使如秦溫以毛虎生領淮南太守守歷陽燕秦既結好使者數往來燕散騎侍郎郝晷給事黃門侍郎梁琛相繼如秦晷與王猛有舊猛接以平生問以東方之事晷見燕政不脩而秦大治陰欲自託於猛頗泄其實琛至長安秦王堅方畋於萬年欲引見琛琛曰秦使至燕燕之君臣朝服備禮灑掃宮庭然後敢見今秦王欲野見之使臣不敢聞命尚書郎辛勁謂琛曰賓客入境惟主人所以處之君焉得專制其禮且天子稱乘輿所至曰行在所何常居之有又春秋亦有遇禮何爲不可乎琛曰晉室不綱靈祚歸德二方承運俱受明命而桓溫猖狂闚我王略燕危秦孤勢不獨立是以秦主同恤時患要結好援東朝君臣引領西望愧其不競以爲鄰憂西使之辱敬待有加今彊寇既退交聘方始謂宜崇禮篤義以固二國之歡若忽慢使臣是卑燕也豈脩好之義乎夫天子以四海爲家故行曰乘輿止曰行在今海縣分裂（鄒衍曰中國名曰赤縣神州赤縣神州內自有九州禹之序九州是也其外有裨海環之）天光分曜安得以乘輿行在爲言哉禮不期而見曰遇蓋因事權行其禮簡略豈平居容與之所爲哉客使單行誠勢屈於主人然苟不以禮亦不敢從也堅乃爲之設行宮百僚陪位然後延客如燕朝之儀事畢堅與之私宴問東朝名臣爲誰琛曰太傅上庸王評明德茂親光輔王室車騎大將軍吳王垂雄略冠世折

徐俟悔其餘或以文進或以武用官皆稱職(稱尺證翻)野
無遺賢琛從兄弈爲秦尚書郎(從才用翻)堅使典客館琛
於弈舍(蕭有典客之官後改爲大鴻臚此特使之典客耳館古喚翻)琛曰昔
諸葛瑾爲吳聘蜀與諸葛亮惟公朝相見退無私面
(瑾亮兄弟也爲于僞翻)余竊慕之今使之即安私室所不敢也
乃不果館弈數來就邸舍與琛卧起間問琛東國事
(數所角翻間古莧翻)琛曰今二方分據兄弟並蒙榮寵論其本
心各有所在琛欲言東國之美恐非西國之所欲聞
(燕在關東秦在關西二方分據故謂燕爲東國秦爲西國)欲言其惡又非使臣之
所得論也(使疏吏翻)兄何用問爲堅使太子延琛相見秦
人欲使琛拜太子先諷之曰鄰國之君猶其君也鄰
國之儲君亦何以異乎琛曰天子之子視元士欲其
由賤以登貴也(禮記郊特牲曰天子之元子士也天下無生而貴者也)尚不敢
臣其父之臣況它國之臣乎苟無純敬則禮有往來
情豈忘恭但恐降屈爲煩耳(言當答拜也)乃不果拜王猛
勸堅留琛堅不許　燕主暐遣大鴻臚溫統拜袁眞
使持節都督淮南諸軍事征南大將軍揚州刺史封
宣城公(臚陵如翻)統未踰淮而卒　吳王垂自襄邑
還鄴威名益振太傅評愈忌之垂奏所募將士忘身
立效將軍孫蓋等摧鋒陷陳(陳讀曰陣)應蒙殊

賞評皆抑而不行垂數以爲言與評廷爭忿隙愈深
(數所角翻爭讀曰諍)太后可足渾氏素惡垂(事見一百卷穆帝升平元年惡烏路翻)
毁其戰功與評密謀誅之太宰恪之子楷及垂舅
蘭建知之以告垂曰先發制人(言先發者制人)但
除評及樂安王臧餘無能爲矣垂曰骨肉相殘而首
亂於國吾有死而已不忍爲也頃之二人又以告曰
內意已決(內意謂太后之意)不可不早發垂曰必不可彌
縫吾寧避之於外餘非所議垂內以爲憂而未敢告
諸子世子令請曰尊比者如有憂色(令垂世子)豈
非以主上幼沖太傅疾賢功高望重愈見猜邪垂曰
然吾竭力致命以破強寇本欲保全家國豈知功成
之後返令身無所容汝既知吾心何以爲吾謀令曰
主上闇弱委任太傅一旦禍發疾於駭機(駭機謂機發也)
今欲保族全身不失大義莫若逃
之龍城遜辭謝罪以待主上之察若周公之居東
庶幾感寤而得還此幸之大者也(書金縢…)
如其不然則內撫燕代外懷羣夷守肥
如之險以自保亦其次也(肥如…)垂曰善

因畋于大陸，遂出奔將軍龍城。至邯鄲，少子麟素不為垂所愛，逃還告狀。垂左右多勸殺太傅評。白燕主暐，遣西平公強帥精騎追之，及於范陽。世子令斷後，強不敢逼。會日暮，令謂垂曰：本欲保東都以自全，今事已泄，謀不及設。秦主方招延英傑，不如往歸之。垂曰：今日之計，舍此安之。乃散騎滅迹，傍南山復還鄴，隱于趙之顯原陵。俄有獵者數百騎四面而來，抗之則不能敵，逃之則無路，不知所為。會獵者鷹皆飛颺，衆騎散去。垂乃殺白馬以祭天，且盟從者。世子令言於垂曰：太傅忌賢疾能，構事以來，人尤忿恨。今鄴城之中，莫知尊處，如嬰兒之思母，夷夏同之。若順衆心，襲其無備，取之如指掌耳。事定之後，革弊簡能，大匡朝政，以輔主上，安國存家，功之大者也。今日之便，誠不可失。願給騎數人，足以辦之。垂曰：如汝之謀，事成誠為大福，不成悔之何及。不如西奔，可以萬全。子馬奴潛謀逃歸，殺之而行。至河陽，為津吏所禁，斬之而濟。遂

陽與段夫人、世子令、令弟寶、農、隆、兄子楷、舅蘭建、郎中令高弼俱奔秦，留妃可足渾氏於鄴。乙泉戍主吳歸追及於閿鄉，世子令擊之而退。初，秦王堅聞太宰恪卒，陰有圖燕之志，憚垂威名，不敢發。及聞垂至，大喜，郊迎，執手曰：天生賢傑，必相與共成大功，此自然之數也。要當與卿共定天下，告成岱宗，然後還卿本邦，世封幽州，使卿去國不失為子之孝，歸朕不失事君之忠，不亦美乎。垂謝曰：羈旅之臣，免罪為幸。本邦之榮，非所敢望。堅復愛世子令及慕容楷之才，皆厚禮之，賞賜鉅萬，每進見，屬目觀之。關中士民素聞垂父子名，皆嚮慕之。王猛言於堅曰：慕容垂父子，譬如龍虎，非可馴之物，若借以風雲，將不可復制，不如早除之。堅曰：吾方收攬英雄以清四海，奈何殺之。且其始來，吾已推誠納之矣。匹夫猶不棄言，況萬乘乎。乃以垂為冠軍將軍，封賓徒侯，楷為積弩將軍。燕魏尹范陽王德素與垂善，及車騎從事中郎高泰，皆坐免官。尚書右丞申

紹言於太傅評曰今吳王出奔外口籍籍（師古曰籍籍猶紛紛也）宜徵王侯屬賢者顯進之粗可消謗（粗坐五翻）評曰誰可者紹曰高泰其領袖也乃以泰爲尚書郎泰瞻之從子（高瞻見九十一卷元帝太興二年從才用翻）紹繇之子也泰留梁琛月餘乃遣歸兼程而進（程驛程也兼程者以二程而行）比至鄴吳王垂已奔秦琛言於太傅評曰秦人日閱兵旅多聚糧於陝東（陝失冉翻）以琛觀之爲和必不能久今吳王又往歸之秦必有窺燕之謀宜早爲之備評曰秦豈肯受叛臣而敗和好哉（敗補邁翻好呼到翻）琛曰今二國分據中原常有相吞之志桓溫之入寇彼以計相救非愛燕也若燕有釁彼豈忘其本志哉評曰秦主何如人琛曰明而善斷（斷丁亂翻）問王猛曰名不虛得評皆不以爲然琛又以告燕主暐暐亦不然之以告皇甫真真深憂之上疏言苻堅雖聘問相尋然實有窺上國之心非能慕樂德義不忘久要也（樂音洛要一遙翻）及使者繼至（使疏吏翻）國之險易虛實（易以豉翻）洛川（謂洛川也）彼皆得之矣今吳王垂又往從之爲其謀主伍員之禍不可不備（伍員奔吳以報楚事見左傳員音云）洛陽太原壺關皆宜選將益兵以防未然

暐召太傅評謀之評曰秦國小力弱恃我爲援且苻堅庶幾善道（言苻堅雖不能純以善道）終不肯納叛臣之言絕二國之好不宜輕自驚擾以啓寇心卒不爲備秦遣黃門郎石越聘於燕太傅評示之以奢欲以誇燕之富盛高泰及太傅參軍河間劉靖言於評曰越言誕而視遠非求好也乃觀釁也宜耀兵以示之用折其謀今乃示之以奢益爲其所輕矣評不從泰遂謝病歸是時太后可足渾氏侵撓國政太傅評貪昧無厭貨賂上流官非才舉羣下怨憤尚書左丞申紹上疏以爲守宰者致治之本（治直吏翻）今之守宰率非其人或武臣出於行伍或貴戚生長綺紈既非鄉曲之選又不更朝廷之職加之黜陟無法貪惰者無刑罰之懼清修者無旌賞之勸是以百姓困弊寇盜充斥綱頹紀紊莫相糾攝又官吏猥多踰於前世公私紛然不勝煩擾（勝音升）大燕戶口數兼二寇（以晉秦爲二寇）弓馬之勁四方莫及而比者戰則屢北皆由守宰賦調不平侵漁無已行留俱窘莫肯致命故也後宮之女四千餘人

僮使廝役，尚在其外，（廝，音斯。）一日之費，厥直萬金。士卒承風，競為奢靡。彼秦、吳僭僞，（謂秦僭號而吳猶在一隅也。）猶能條治所部，有兼并之心；（治，直之翻。）而我上下因循，日失其序。我之不脩，彼之願也。謂宜精擇守宰，并官省職，令兵家、公私兩遂，節抑浮靡，愛惜用度，賞必當功，罰必當罪，如此，則溫、猛可梟，（謂桓溫、王猛。梟，堅堯翻。）二方可取，豈特保境安民而已哉！又，索頭什翼犍疲病昏悖，雖乏貢御，無能為患，而勞兵遠戍，有損無益。不若移於并土，控制西河，南堅壺關，北重晉陽，西寇來則拒守，過則斷後，猶愈於戍孤城守無用之地也。」疏奏，不省。（省，悉景翻。）

辛丑，丞相昱與大司馬溫會涂中，以謀後舉；以溫世子熙為豫州刺史、假節。

初，燕人許割虎牢以西路秦，晉兵既退，燕人悔之，謂秦人曰：「行人失辭。（謂使者許割地為失辭也。）有國有家者，分災救患，理之常也。」秦王堅大怒，遣輔國將軍王猛、建威將軍梁成、洛州刺史鄧羌帥步騎三萬伐燕。十二月，進攻洛陽。

大司馬溫發徐、兗州民築廣陵城，徙鎮之。時征役既頻，加之疫癘，死者什四五，百姓嗟怨。秘書監孫盛（漢官：秘書監屬太常。晉武帝以秘書并中書省。惠帝復置，屬中書省。）作晉春秋，直書時事。大司馬溫見之，怒，謂盛子曰：「枋頭誠為失利，何至乃如尊君所言！若此史遂行，自是關君門戶事！」其子遽拜謝，請改之。時盛年老家居，性方嚴有軌憲，子孫雖斑白，待之愈峻。至是，諸子乃共號泣稽顙，請為百口切計。（稽，音啓。）盛大怒，不許。諸子遂私改之。盛先已寫別本，傳之外國。及孝武帝購求異書，得之於遼東人，與見本不同，遂兩存之。

五年春正月己亥，袁真以梁國內史沛郡朱憲及弟汝南內史斌陰通大司馬溫，殺之。

秦王猛遺燕荊州刺史武威王筑書曰：「國家今已塞成皋之險，（塞，悉則翻。）杜盟津之路，大駕虎旅百萬，自軹關取鄴都，金墉窮戍，外無救援，城下之師，將軍所監，（監，視也。）豈三百弊卒所能支也！」筑懼，以洛陽降。猛陳師受之。燕衛大將軍樂安王臧城新樂，破秦兵于石門，執秦將楊猛。王猛之發長

安也。請慕容令參其軍事，以為鄉導。將行，造慕容垂飲酒，從容謂垂曰：（鄉讀曰嚮。造，七到翻。從，千容翻。）今當遠別，何以贈我？使我覩物思人。垂脫佩刀贈之。猛至洛陽，賂垂所親金熙，使詐為垂使者，謂令曰：吾父子來此，以逃死也。今王猛疾人如讎，讒毀日深；秦王雖外相厚善，其心難知。丈夫逃死而卒不免，（卒，子恤翻。）將為天下笑。吾聞東朝比來始更悔悟，（朝，直遙翻。比，毗至翻。）主、后相尤。（主謂燕主暐，后謂可足渾后也。相尤，各責過。）吾今還東，故遣告汝；吾已行矣，便可速發。令疑之，躊躇終日，（躊，直留翻。躇，陳如翻。）又不可審覆。乃將舊騎，（舊騎，自燕奔秦所從騎。騎，奇寄翻，下同。）詐為出獵，遂奔樂安王臧於石門。猛表令叛狀，垂懼而出走，及藍田，為追騎所獲。秦王堅引見東堂，勞之曰：（勞，力到翻。）卿家國失和，委身投朕。賢子心不忘本，猶懷首丘，（禮記檀弓曰：太公封於齊，五世皆反葬於周。君子曰：樂，樂其所自生；禮，不忘其本。古之人有言曰：狐死正丘首，仁也。首，式又翻。）亦各其志，不足深咎。然燕之將亡，非令所能存，惜其徒入虎口耳。且父子兄弟，罪不相及，（晉臼季薦郤缺於晉文公，公曰：其父有罪，可乎？對曰：舜之罪也殛鯀，其舉也興禹。康誥曰：父不慈，子不祗，兄不友，弟不共，不相及也。）卿何為過懼而狼狽如是乎！（狼進則跋其胡，退則疐其尾。狽，狼屬也，生子欠一足二者，相附而後能行，故世謂進退不可而不能行者為狼狽。）待之如舊。燕人以令叛而復還，其父為秦所厚，疑令為反間，（復，扶又翻。間，古莧翻。）徙之沙城，在龍都東北六百里。（沙城在沙野。龍都即龍城。）

臣光曰：昔周得微子而革商命，（殷紂暴虐日甚，微子抱祭器而奔周。武王乃告諸侯曰：殷有重罪，不可不伐。遂伐紂，殺之，而革殷命。）秦得由余而霸西戎，（史記戎使由余使於秦，繆公留由余，而遺戎王以女樂，戎王受而說之，[illegible]公乃歸由余。由余數諫不聽，繆公使人閒要由余，由余之降秦。繆公問以伐戎之形，[illegible]國十二，開地千里，遂霸西戎。）吳得伍員而克彊楚，（楚殺伍奢，其子員奔吳，吳王闔閭用其謀而伐楚，破楚入郢。）漢得陳平而誅項籍，（事見九卷。）（熹高帝一年至曰逢。）魏得許攸而破袁紹，（事見六十二卷。漢獻帝建安五年。）彼敵國之材臣，來為己用，進取之良資也。王猛知慕容垂之心久而難信，獨不念燕尚未滅，垂以材高功盛，無罪見疑，窮困歸秦，未有異心，遽以猜忌殺之，是助燕為無道，而塞來者之門也。（塞，悉則翻。）如何其可哉！故秦王堅禮之以收燕望，親之以盡燕情，寵之以傾燕眾，信之以結燕心，未為過矣。猛何汲汲於殺垂，乃為市井鬻賣之行，（行，下孟翻。）有如嫉其寵而讒之者，豈雅德君子所宜為哉！

樂安王臧進屯滎陽，王猛遣建威將軍梁成、洛州刺史鄧羌擊走之，留羌鎮金墉，以輔國司馬桓寅為弘農太守，（[illegible]）代羌戍陝城而還。（[illegible]）秦王堅以王猛為司徒，錄尚書事，封平陽郡侯。猛固辭曰：今燕、晉未平，戎車方駕，而始得一城，即受三事之賞，（[illegible]）

也若克殄二寇將何以加之堅曰苟不蹔抑朕心何以顯卿謙光之美已詔有司權聽所守封爵酬庸（功）其勉從朕命

二月癸酉袁眞卒陳郡太守朱輔立眞子瑾爲建威將軍豫州刺史以保壽春遣其子乾之及司馬爨亮如鄴請命燕人以瑾爲揚州刺史輔爲荊州刺史（瑾渠吝翻）

三月秦王堅以吏部尚書權翼爲尚書右僕射夏四月復以王猛爲司徒錄尚書事（[illegible]）猛固辭乃止

燕秦皆遣兵助袁瑾大司馬溫遣督護竺瑤等禦之燕兵先至瑤等與戰于武丘破之（[illegible]）南頓太守桓石虔克其南城（[illegible]）石虔溫之弟子也

秦王堅復遣王猛督鎮南將軍楊安等十將步騎六萬以伐燕

慕容令自度終不得免（度徒洛翻）密謀起兵沙城中謫戍士數千人令皆厚撫之

五月庚午令殺牙門孟嬀城大涉圭懼請自效（[illegible]）令信之引置左右遂帥謫戍士東襲威德城（[illegible]）殺城郎慕容倉據城部署遣人招東西諸戍翕然皆應之鎮東將軍勃海王亮鎮龍城令將襲之其弟麟以告亮亮（[illegible]）守發酉涉圭因侍直擊令（[illegible]）令單馬走其黨皆潰涉圭追令至薛黎澤擒而殺之詣龍城白亮亮爲誅涉圭收令尸而葬之（爲于僞翻）

六月乙卯秦王堅送王猛於灞上曰今委卿以關東之任當先破壺關平上黨（[illegible]）長驅取鄴所謂疾雷不及掩耳（[illegible]）吾當親督萬衆繼卿星發（[illegible]）舟車糧運水陸俱進卿勿以爲後慮也猛曰臣杖威靈奉成算蕩平殘胡（[illegible]）如風掃葉願不煩鑾輿親犯塵霧但願速敕所司部置鮮卑之所（[illegible]）堅大悅

秋七月癸酉朔日有食之

秦王猛攻壺關楊安攻晉陽

八月燕主暐命太傅上庸王評將中外精兵三十萬以拒秦（[illegible]）暐以秦寇爲憂召散騎侍郎李鳳（[illegible]）黃門侍郎梁琛中書侍郎樂嵩問曰秦兵衆寡何如今大軍既出秦能戰乎鳳曰秦國小兵弱非王師之敵景略常才又非太傅之比不足憂也（王猛字景略）琛嵩曰勝敗在謀不在衆寡秦遠來爲寇安肯不戰且吾當用謀以求勝豈可冀其不戰而已乎暐不悅王猛克壺關執上黨太守南安王越所過郡縣皆望風降附（降戶江翻）燕人大震黃門侍郎封孚問司徒長史申胤曰事將何如胤歎

曰鄴必亡矣吾屬今茲將爲秦虜然越得歲而吳伐之卒受其禍（左傳昭二十二年吳伐越史墨曰不及四十年越其有吳乎越得歲而吳伐之必受其凶杜預注曰此年歲在星紀星紀吳越之分也歲星所在其國有福吳先用兵故反受其殃[illegible]）今福德在燕（[illegible]）秦雖得志而燕之復建不過一紀耳（[illegible]）

大司馬溫自廣陵帥衆二萬討袁瑾以襄城太守劉波爲淮南內史將五千人鎮石頭波隗之孫也（[illegible]）癸丑溫敗瑾于壽春（[illegible]）遂圍之燕左衛將軍孟高將騎兵救瑾至淮北未渡會秦伐燕燕召高還（[illegible]）

廣漢妖賊李弘詐稱漢歸義侯勢之子聚衆萬餘人自稱聖王年號鳳凰（[illegible]）隴西人李高詐稱成主雄之子攻破涪城（涪音浮）逐梁州刺史楊亮九月益州刺史周楚遣子瓊討高又使瓊子梓潼太守虓討弘皆平之（虓[illegible]交翻）

秦楊安攻晉陽晉陽兵多糧足久之未下王猛留屯騎校尉苟長戍鄴（[illegible]）引兵助安攻晉陽爲地道使虎牙將軍張蚝帥壯士數百潛入城中大呼斬關納秦兵（[illegible]）辛巳猛安入晉陽執燕幷州刺史東海王莊太傅評畏猛不敢進屯于潞川（[illegible]潞川在上黨潞縣北闞駰曰潞水卽漳水也爲冀州浸）

冬十月辛亥猛留將軍武都毛當戍晉陽進兵潞川與慕容評相持壬戌猛遣將軍徐成覘燕軍形要（[illegible]）期以日中及昏而返猛怒將斬之鄧羌請之曰今賊衆我寡詰朝將戰（詰朝平旦也詰去吉翻朝如字）成大將也宜且宥之猛曰若不殺成軍法不立羌固請曰成羌之郡將也（[illegible]）雖違期應斬羌願與成効戰以贖之（[illegible]）猛弗許羌怒還營嚴鼓勒兵將攻猛猛問其故羌曰受詔討遠賊今有近賊自相殺欲先除之猛謂羌義而有勇使語之曰將軍止吾今赦之成既免羌詣猛謝猛執其手曰吾試將軍耳將軍於郡將尚爾況國家乎吾不復憂賊矣（復扶又翻語牛倨翻）太傅評以猛懸軍深入欲以持久制之評爲人貪鄙鄣固山泉鬻樵及水（[illegible]）積錢帛如丘陵（[illegible]曰高曰丘大阜曰陵）士卒怨憤莫有鬬志猛聞之笑曰慕容評真奴才雖億兆之衆不足畏況數十萬乎吾今茲破之必矣乃遣游擊將軍郭慶帥騎五千夜從閒道出評營後燒評輜重火見鄴中（[illegible]）燕主暐懼遣侍中蘭伊讓評曰王高祖之子也（[illegible]慕容廆號高祖）當以宗廟社稷爲憂奈何不

撫戰士而榷賣樵水專以貨殖為心乎榷古岳翻府庫之積朕與王共之何憂於貧若賊兵遂進家國喪亡喪息浪翻王持錢帛欲安所置之乃命悉以其錢帛散之軍士酈道元曰評鬻水與軍人絹匹與水二石且趣使戰趣讀曰促評大懼遣使請戰於猛使疏吏翻甲子猛陳於渭源而誓之按渭水不出此路水經注有涅水出涅縣西覆甑山或者渭字其涅字之誤乎又按歐公集古錄書王猛破評于潞原杜預曰河東聞喜縣北有涑原其地又與潞川相遠姑存疑以待知者考杜佑通典作潞源陳讀曰陣下同曰王景略受國厚恩任兼內外今與諸君深入賊地當竭力致死有進無退共立大功以報國家受爵明君之朝稱觴父母之室不亦美乎受爵明君之朝謂有功而受賞於朝也稱觴父母之室謂受賞而歸舉酒為父母壽也朝直遙翻眾皆踴躍破釜棄糧大呼競進呼火故翻猛望燕兵之眾謂鄧羌曰今日之事非將軍不能破勍敵勍渠京翻成敗之機在茲一舉將軍勉之羌曰若能以司隸見與者公勿以為憂猛曰此非吾所及也必以安定太守萬戶侯相處秦雍州刺史治安定安定在秦中為大郡處昌呂翻羌不悅而退俄而兵交猛召羌羌寢不應猛馳就許之羌乃大飲帳中與張蚝徐成等跨馬運矛馳赴燕陳出入數四旁若無人所殺傷數百及日中燕兵大敗俘斬五萬餘人乘勝追擊所殺及降者又十萬餘人降戶江翻評單騎走還鄴

崔鴻曰鄧羌請郡將以撓灋徇私也撓奴巧翻又奴教翻勒兵欲攻王猛無上也臨戰豫求司隸邀君也有此三者罪孰大焉猛能容其所短收其所長若馴猛虎馭悍馬以成大功詩曰采葑采菲無以下體詩谷風之篇毛氏曰葑須也菲芴也下體根莖也鄭氏曰此二菜者蔓菁與葍之類也皆上下可食然而其根有美時有惡時采之者不可以根惡時并棄其葉猛之謂矣秦兵長驅而東自潞川而東攻鄴丁卯圍鄴猛上疏稱臣以甲子之日大殲醜類謂甲子之日克勝事同周武王克紂殲息廉翻順陛下仁愛之志使六州士庶不覺易主自非守迷違命一無所害秦王堅報之曰將軍役不踰時三月為一時而元惡克舉勳高前古朕今親帥六軍星言電赴詩曰星言夙駕將軍其休養將士以待朕至然後取之謂早駕見星而行此言其疾也猛之未至也鄴旁剽劫公行剽匹妙翻及猛至遠近帖然號令嚴明軍無私犯言軍士不敢私犯鄴民物法簡政寬燕民各安其業更相謂曰不圖今日復見太原王更工衡翻復扶又翻王猛聞之歎曰慕容玄恭信奇士也可謂古之遺愛矣慕容恪字玄恭封太原王設太牢以祭之十一月秦王堅留李威輔太子守長安陽平公融鎮洛陽自帥精銳十萬赴鄴七日而至安陽晉志安陽縣屬魏郡魏收志……併

(滿之安陽縣又汲郡以條武縣有安陽城)宴祖父時故老(苻洪父子先屯枋頭頗有故老尚存聞堅之來迎於安陽故宴之)猛潛如安陽謁堅堅曰昔周亞夫不迎漢文帝(見十五卷漢文帝後六年)今將軍臨敵而棄軍何也猛曰亞夫前卻人主以求名臣竊少之(少詩照翻)且臣奉陛下威靈擊垂亡之虜譬如釜中之魚何足慮也監國沖幼(太子守曰監國監古銜翻)鑾駕遠臨脫有不虞悔之何及陛下忘臣灞上之言邪初燕宜都王桓帥眾萬餘屯沙亭(杜預曰陽平元城縣有沙亭)爲太傅評後繼聞評敗引兵屯內黃(內黃縣自漢以來屬魏郡)堅使鄧羌攻信都丁丑桓帥鮮卑五千奔龍城戊寅燕散騎侍郎餘蔚帥扶餘高句麗及上黨質子五百餘人(燕於初蓋當兵戍上黨取其子弟留於鄴以爲質餘蔚扶餘王子故陰率諸質子開門以納秦兵皆音句如字又音駒麗力知翻)夜開鄴北門納秦兵燕主暐與上庸王評樂安王臧定襄王淵左衛將軍孟高殿中將軍艾朗等奔龍城(姓譜艾姓晏子春秋齊有大夫艾孔風俗通有龐儉母艾氏)辛巳秦王堅入鄴宮慕容垂見燕公卿大夫及故時僚吏有慍色(慍於問翻)高弼言於垂曰大王憑祖宗積累之資負英傑高世之略遭值迍阨(迍株倫翻)棲集外邦今雖家國傾覆安知其不爲興運之始邪愚謂國之舊人宜恢江海之量有以慰結其心以立覆簣之基成九仞之功(言譬如爲山覆一簣而進成九仞之功簣求

位翻上聲也八尺曰仞)柰何以一怒捐之竊爲大王不取也(高弼以垂奔秦故敢出此言爲于偽翻)垂悅從之燕主暐之出鄴也衛士猶千餘騎既出城皆散惟十餘騎從行秦王堅使游擊將軍郭慶追之時道路艱難孟高扶侍暐經護二王(二王謂樂安王臧定襄王淵也)極其勤瘁(瘁秦醉翻)又所在遇盜轉鬭而前數日行至福祿依冢解息(解息猶言解鞍息馬也冢知隴翻)盜二十餘人猝至皆挾弓矢高持刀與戰殺傷數人高力極(極竭也)自度必死乃直前抱一賊頓擊於地大呼曰男兒窮矣餘賊從旁射高殺之(度徒洛翻射而亦翻)艾朗見高獨戰亦還趣賊并死(趣七喻翻)暐失馬步走郭慶追及於高陽部將巨武將縛之(姓譜巨姓也)暐曰汝何小人敢縛天子武曰我受詔追賊何謂天子執以詣秦王堅堅詰其不降而走之狀(詰去吉翻降戶江翻下同)對曰狐死首丘欲歸死於先人墳墓耳(言慕容氏之先皆葬龍城)堅哀而釋之令還宮帥文武出降(晉穆帝永和八年儁稱帝傳子暐凡十九年而亡)暐稱孟高艾朗之忠於堅堅命厚加斂葬(斂力贍翻)拜其子爲郎中郭慶進至龍城太傅評奔高句麗執評送於秦宜都王桓殺鎮東將軍勃海王亮并其眾奔遼東遼東太守韓稠先已降秦桓至不得入攻之不克郭慶遣將(將即亮翻)軍朱嶷擊之桓棄眾單走嶷獲

而殺之疑魚力翻諸州牧守及六夷渠帥盡降於秦[illegible]凡得郡百五十七戶二百四十六萬口九百九十九萬以燕宮人珍寶分賜將士將即亮翻下詔大赦曰朕以寡薄猥承休命不能懷遠以德柔服四維四維東南西南東北西北維至使戎車屢駕有害斯民雖百姓之過然亦朕之罪也其大赦天下與之更始更工衡翻初梁琛之使秦也使疏吏翻以侍輦苟純為副侍輦燕之官所置侍臣也琛每應對不先告純純恨之歸言於燕主暐曰琛在長安與王猛甚親善疑有異謀琛又數稱秦王堅及王猛之美數所角翻且言秦將興師宜為之備已而秦果伐燕皆

如琛言暐乃疑琛知其情及慕容評敗遂收琛繫獄秦王堅入鄴而釋之除中書著作郎秦置猶晉初之制併秘書於中書省也引見見賢遍翻謂之曰卿昔言上庸王吳王皆將相奇材將即亮翻相息亮翻何為不能謀畫自使亡國對曰天命廢興豈二人所能移也堅曰卿不能見幾而作虛稱燕美忠不自防反為身禍可謂智乎對曰臣聞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易大傳之辭幾居希翻見賢遍翻如臣愚暗實所不及然為臣莫如忠為子莫如孝自非有一至之心者莫能保忠孝之始終是以古之烈士臨危不改見死不避以徇君親彼知幾者心達安危身擇去

就不顧家國臣就使知之尚不忍為況非所及邪此說所事秦王堅不能顯而言之微者有以知秦祚之不長也堅聞悅綰之忠悅綰事見一百一卷三年恨不及見拜其子為郎中堅以王猛為使持節都督關東六州諸軍事車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冀州牧鎮鄴[illegible]進爵清河郡侯悉以慕容評第中之物賜之賜楊安爵博平縣侯以鄧羌為使持節征虜將軍安定太守賜爵真定郡侯郭慶為持節都督幽州諸軍事幽州刺史鎮薊薊音計賜爵襄城侯其餘將士封賞各有差[illegible]賜爵者賜之爵非有國土也一曰先未有爵今皆賜之堅以京兆韋鍾為魏郡太守彭豹為陽平太守

以魏郡太守為京兆尹陽平鄴郡也故堅皆以秦人守之其餘州縣牧守令長皆因舊以授之盡易州縣牧守令長恐致騷動且人情不相安故皆因舊以燕常山太守申紹為散騎侍郎使與散騎侍郎京兆韋儒俱為繡衣使者循行關東州郡觀省風俗省悉景翻勸課農桑振恤窮困收葬死亡旌顯節行行下孟翻燕政有不便於民者皆變除之紹本燕秦之人為繡衣使者用燕人者以其習關東風俗也便宜堅之意也行下孟翻十二月秦王堅遷慕容暐及燕后妃王公百官并鮮卑四萬餘戶于長安為後鮮卑乘秦亂張本王猛表留梁琛為主簿領記室督晉制諸公府有主簿記室督各一人[illegible]它日猛與僚屬宴語及燕朝使者猛曰人心

不同。昔梁君至長安，專美本朝；樂君但言桓溫軍盛；郝君微說國弊。（梁琛、樂嵩、郝晷也。本朝國弊皆謂燕也。）參軍馮誕曰：今三子皆為國臣，（秦此國謂）敢問取臣之道何先？猛曰：郝君知幾為先。（幾希斷）誕曰：然則明公賞丁公而誅季布也。（言取臣之道與漢高帝異）猛大笑。秦王堅自鄴如枋頭，宴父老，改枋頭曰永昌，復之終世。（復方目反除賦役也）（秦王之出也）甲寅，至長安，封慕容暐為新興侯，以燕故臣慕容評為給事中，皇甫真為奉車都尉，李洪為駙馬都尉，皆奉朝請。（三人者燕之三公也）李邽為尚書，封衡為尚書郎，慕容德為張掖太守，（為燕兒子超留張掖而入號張本）燕國平叡為宣威將軍，悉羅騰為三署郎。（漢有五官左右署郎，故曰三署。隋舊制郎年五十以上屬五官，其次分在左右署，秦遂以三署郎為官稱）其餘封署各有差。衡，裕之子也。（封裕慕容皝之臣，以忠諫顯）燕故太史黃泓歎曰：燕必中興，其在吳王乎！恨吾老，不及見耳。（吳王慕容垂也，泓歸燕之召，僭之望中原，黃泓贊其以術數者也）汲郡趙秋曰：天道在燕，（歲星在燕，燕分也）不及十五年，秦必復為燕有。慕容桓之子鳳，年十一，陰有復讎之志，鮮卑、丁零有氣幹者，皆傾身與之交結。（為後慕容鳳與丁零翟斌攻秦張本）權翼見而謂之曰：兒方以才望自顯，勿效爾父不識天命。鳳厲色曰：先王欲建忠而不遂，此乃人臣之節；君侯之言，豈獎勸將來之義乎！翼改容謝之，言於秦王堅曰：慕容鳳慷慨有才器，但狼子野心，恐終不為人用耳。（左傳楚令尹子文言狼子野心，燕之臣子，非久下人者）秦省雍州。（秦置雍州於安定，今省雍州入司隸校尉）是歲，仇池公楊世卒，子纂立，始與秦絕。叔父武都太守統與之爭國，起兵相攻。（為秦攻仇池張本）

通鑑卷第一百二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充集賢殿修撰判西京留司御史臺上柱國河內郡開國侯食邑一千二百戶食實封貳伯戶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勅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晉紀二十五

太宗簡文皇帝 諱昱字道萬中宗之少子也

咸安元年 是年改元 春正月袁瑾朱輔求救於秦秦王堅以瑾爲揚州刺史輔爲交州刺史遣武衛將軍武都王鑒前將軍張蚝帥步騎二萬救之大司馬溫遣淮南太守桓伊南頓太守桓石虔等擊鑒蚝於石橋大破之秦兵退屯慎城丁亥溫拔壽春擒瑾及輔并其宗族送建康斬之秦王堅徙關東豪傑及雜夷十五萬戶于關中處烏桓于馮翊北地丁零翟斌于新安澠池諸因亂流移欲還舊業者悉聽之二月秦以魏郡太守韋鍾爲青州刺史中壘將軍梁成爲兗州刺史射聲校尉徐成爲并州刺史武衛將軍王鑒爲豫州刺史左將軍彭越爲徐州刺史太尉司馬皇甫覆爲荊州刺史屯騎校尉天水姜宇爲涼州刺史扶風內史王統爲益州刺史秦州刺史西縣侯雅爲使持節都督秦晉涼雍州諸軍事秦州牧吏部尚書楊安爲使持節都督益梁州諸軍事梁州刺史復置雍州治蒲阪以長樂公丕爲使持節征東大將軍雍州刺史成平老之子統擢之子也堅以關東初平守令宜得人令王猛以便宜簡召英俊補六州守令授訖言臺除正三月壬辰益州刺史建成定公周楚卒秦後將軍金城俱難攻蘭陵太守張閔子于桃山

（地形志蘭陵昌慮縣有瓶山）大司馬溫遣兵擊卻之　秦西縣侯
雅楊安王統徐成及羽林左監朱彤揚武將軍姚萇
帥步騎七萬伐仇池公楊纂（彤余中翻　萇仲良翻　帥讀曰率　騎奇寄翻）
代將長務斤謀弒代王什翼犍世子寔格之傷脅遂
執斤殺之（改寔長務氏以斤爲…）　夏
四月戊午大赦　秦兵至鷲峽（…）楊
纂帥衆五萬拒之梁州刺史弘農楊亮遣督護郭寶
卜靖帥千餘騎助纂與秦兵戰于峽中纂兵大敗死
者什三四寶等亦沒纂收散兵遁還西縣侯雅進攻
仇池楊統帥武都之衆降秦（統與纂爭國見上卷　降戶江翻下同）纂

懼面縛出降雅送纂于長安以統爲南秦州刺史（秦置
秦州於上邽仇池在其西故置南秦州）加楊安都督南秦州諸軍事鎮
仇池王猛之破張天錫於枹罕也（事見一百一卷海西公太和元年　枹音膚）秦王堅既
獲其將敦煌陰據及甲士五千人（敦徒門翻）秦王堅既
克楊纂遣據帥其甲士還涼州使著作郎梁殊閻負
送之（據帥讀曰率　殊負使涼今復遣之）因命王猛爲書諭天錫
曰昔貴先公稱藩劉石者惟審於強弱也（張茂稱藩於劉曜事
見九十二卷明帝太寧元年　張駿稱藩於石勒事見九十四卷成帝咸和五年）今論涼土之
力則損於往時語大秦之德則非二趙之匹而將軍
翻然自絕（絕秦見一百一卷太和元年）無乃非宗廟之福也歟以

秦之威旁振無外可以回弱水使東流返江河使西
（注禹貢之弱水西流下國天地之勢弱水西流江河東注今言反之明秦威力之盛也）關
東既平將移兵河右恐非六郡士民所能抗也（六郡
謂張軌初據河西之時所統武威張掖酒泉敦煌西平西郡六郡也）
劉表謂漢南可保（事見六十五卷）將軍謂西河可全吉凶
在身元龜不遠（…）深籌妙慮自求多福無使六世之
業一旦而墜地也（自張軌至天錫凡九主…）
天錫大懼遣使謝罪稱藩堅拜天錫使持節都督
河右諸軍事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涼州刺史
西平公（…驃匹妙翻　騎奇寄翻）吐谷渾王辟奚聞楊纂敗

五月遣使獻馬千匹金銀五百斤于秦（吐從暾入聲　谷音浴）
以辟奚爲安遠將軍漒川侯辟奚葉延之子也（葉延見九十
四卷成帝咸和四年　其後…）好學仁厚無威斷（好呼到翻　斷丁亂翻）
三弟專恣國人患之長史鍾惡地西強羌豪也（…）
（…羌人據…分爲東西…）謂司馬乞宿雲曰三弟縱橫勢出王
右（…）幾亡國矣（幾居希翻）吾二人位爲元輔（長史司馬）
豈得坐而視之詰朝月望（月行遲一月一周天…月望謂之…）
文武並會吾將討焉王之左右皆吾羌子轉目一顧
立可擒也宿雲請先白王惡地曰王仁而無斷白之

必不從萬一事泄吾屬無類矣事已出口何可中止遂於坐收三弟殺之坐徂臥翻辟奚驚怖怖普布翻自投床下惡地宿雲趨而扶之曰臣昨夢先王敕臣云三弟將為逆不可不討故誅之耳辟奚由是發病恍惚人無精爽謂之恍惚命世子視連曰吾禍及同生何以見之於地下國事大小任汝治之吾餘年殘命寄食而已遂以憂卒卒子恤翻下同視連立不飲酒遊畋者七年軍國之事委之將佐將即亮翻鍾惡地諫以為人主當自娛樂樂音洛建威布德視連泣曰孤自先世以來以仁孝忠恕相承先王念友愛之不終悲憤而亡孤雖纂業尸存而已聲色遊娛豈所安也威德之建當付之將來耳辟奚之正視連之立其事未嘗在是年通鑑因辟奚入貢于秦遂連而書之以見辟奚父子天性孝友不可以夷狄異類視之也

代世子寔病傷而卒格長孫斤而被傷也

秋七月秦王堅如洛陽

代世子寔娶東部大人賀野干之女據北史賀野干即賀蘭部酋長賀訥之父書官氏志北方賀蘭後改為賀氏有遺腹子甲戌生男代王什翼犍為之赦境內為于偽翻名曰涉圭拓跋珪

大司馬溫以梁益多寇周氏世有威名周訪周撫周楚皆著威名久於梁益八月以寧州刺史周仲孫監益梁二州諸軍事監工銜翻領益州刺史仲孫光之子也周光見九十二卷明帝太寧元年

秦以光祿勳李儼為河州刺史鎮武始張駿以興晉金城武始南安永晉大夏武城漢中為河州武始郡治狄道亦張駿所置

王猛以潞川之功見上卷上年請以鄧羌為司隸秦王堅下詔曰司隸校尉董牧皇畿吏責甚重非所以優禮名將光武不以吏事處功臣見四十二卷漢光武建武十三年實貴之也羌有廉李之才廉頗李牧朕方委以征伐之事北平匈奴南蕩揚越羌之任也司隸何足以嬰之其進號鎮軍將軍位特進

九月秦王堅還長安歸安元侯李儼卒于上邽謚法能思辯眾曰元行義說民曰元晉武受禪富諸之臣見多凡謚元者固非一次衍嬉也堅復以儼子辯為河州刺史復扶又翻

冬十月秦王堅如鄴獵于西山旬餘忘返伶人王洛叩馬諫曰鄭玄曰伶官樂官也伶氏世掌樂官而善焉故後世多號樂官為伶官陛下羣生所繫今久獵不歸一旦患生不虞奈太后天下何堅為之罷獵還宮為于偽翻王猛因進言曰畋獵誠非急務王洛之言不可忘也堅賜洛帛百匹拜官箴左右左傳昔周辛甲之為太史也命百官官箴王闕於虞人之箴曰芒芒禹跡畫為九州經啟九道民有寢廟獸有茂草各有攸處德用不擾在帝夷羿冒于原獸忘其國恤而思其麀牡武不可重用不恢于夏家獸臣司原敢告僕夫堅拜洛為官箴左右以是也自是不復獵復扶又翻

大司馬溫恃其材略位望陰蓄不臣之志嘗撫枕歎曰男子不能流芳百世亦當遺臭萬年桓溫心亦罔不見古迴翻術士杜炅炅古迥翻能知人之禍福而不獲逃命也以術士炅司以衍之相郡

知人貴賤溫問晃以祿位所至晃曰明公勳格宇宙(書孔安國註格至也)位極人臣溫不悅(其志願不止於此故不悅)溫欲先立功河朔以收時望還受九錫及枋頭之敗威名頓挫(枋頭之敗見上卷太和四年)既克壽春謂參軍郗超曰(郗丑之翻)足以雪枋頭之恥乎超曰未也久之超就溫宿中夜謂溫曰明公都無所慮乎溫曰卿欲有言邪超曰明公當天下重任今以六十之年敗於大舉不建不世之勳不足以鎮愜民望(愜苦叶翻)溫曰然則柰何超曰明公不爲伊霍之舉者無以立大威權鎮壓四海溫素有心深以爲然遂與之定議(超知溫心而迎逢之遂與定議)以帝素謹無過而床笫易誣(笫側里翻又壯士翻易以豉翻)乃言帝早有痿疾(揚雄方言曰痿痺也人病痿者手足痿痺也嬖卑義翻)嬖人相龍計好朱靈寶等(計好姓計名好朱靈寶姓朱名靈寶)參侍內寢二美人田氏孟氏生三男將建儲立王傾移皇基密播此言於民間時人莫能審其虛實十一月癸卯溫自廣陵將還姑孰屯于白石(此白石蓋在牛渚西南與王尚之所守白石非陶侃令庾亮守白石壘也)丁未詣建康諷褚太后請廢帝立丞相會稽王昱并作令草呈之(先草定太后令而呈之於太后會工外翻上時掌翻)太后方在佛屋燒香(宮中以奉佛故謂之佛屋)內侍啓云外有急奏太后出倚戶視奏數行(行戶剛翻)乃曰我

本自疑此至半便止索筆益之曰(索山客翻)未亡人不幸(杜預曰寡婦自稱未亡人)己酉罹此百憂感念存沒心焉如割溫集百官於朝堂(朝直遙翻下同)廢立既曠代所無莫有識其故典者百官震慄溫亦色動不知所爲尚書左僕射王彪之知事不可止乃謂溫曰公阿衡皇家(射寅謝翻伊尹放太甲于桐伊尹之事也孔安國曰阿倚衡平言伊尹)當倚傍先代(倚於綺翻傍蒲浪翻)乃命取漢書霍光傳(霍光廢昌邑王事見漢書霍光傳)禮度儀制定於須臾彪之朝服當階(朝直遙翻)神彩毅然曾無懼容文武儀準莫不取定朝廷以此服之(晉朝之臣以彪之能決此議得此名王彪之之名甚著於晉朝也)於是宣太后令廢帝爲東海王(彪之父彬以此形不可以服死耳)以丞相錄尚書事會稽王昱統承皇極(會工外翻)百官入太極前殿溫使督護竺瑤散騎侍郎劉亨收帝璽綬(竺瑤姓竺名瑤散騎悉亶翻騎奇寄翻劉亨晉書作劉享)帝著白帢單衣(著陟略翻帢苦洽翻)步下西堂乘犢車出神虎門(晉制諸公給安車皁輪犢車一乘虎賁注曰虎者以猛獸爲名如虎之奔也)群臣拜辭莫不歔欷(歔音虛欷音希)侍御史殿中監將兵百人衛送東海第(又見太子于宮西門外)溫帥百官具乘輿法駕迎會稽王于會稽邸(帥讀曰率乘繩證翻)王於朝堂變服著平巾幘單衣東向流涕拜受璽綬(平巾幘江左常人所以見尊者之服)

是日即皇帝位改元（改元咸安）溫出次中堂分兵屯衞（[illegible]）溫有足疾詔乘輿入殿（乘，如字）溫撰辭欲陳述廢立本意（撰，雛免翻；預撰辭，欲入見而陳之）帝引見（見，賢遍翻）便泣下數十行（行，戶剛翻）溫兢懼竟不能一言而出太宰武陵王晞好習武事（好，呼到翻）爲溫所忌欲廢之以事示王彪之彪之曰武陵親尊（[illegible]）未有顯罪不可以猜嫌之閒便相廢徙公建立聖明當崇獎王室與伊周同美此大事宜更深詳溫曰此已成事卿勿復言（[illegible]）乙卯溫表晞聚納輕剽息綜矜忍（[illegible]）袁真叛逆事相連染頃日猜懼將成亂階（[illegible]）請免晞官以王歸藩從之幷免其世子綜梁王𨚗等官（[illegible]）溫使魏郡太守毛安之帥所領宿衞殿中（[illegible]）安之虎生之弟也庚戌尊褚太后曰崇德太后初殷浩卒大司馬溫使人齎書弔之浩子涓不答（[illegible]）亦不詣溫而與武陵王晞遊廣州刺史庾蘊希之弟也素與溫有隙溫惡殷庾宗彊欲去之（惡，烏路翻；去，羌呂翻）辛亥使其弟祕逼新蔡王晃（晃，戶廣翻）詣西堂叩頭自列（[illegible]）稱與晞及子綜著作郎殷涓太宰長史庾倩掾曹秀舍人劉彊散騎常侍庾柔等謀反帝對之流涕溫皆收付廷尉倩柔皆蘊之弟也（[illegible]）癸丑溫殺東海王三子及其母（[illegible]）甲寅御史中丞譙王恬承溫旨請依律誅武陵王晞詔曰悲惋惶怛非所忍聞況言之哉其更詳議恬承之孫也（[illegible]）乙卯溫重表固請誅晞詞甚酷切帝乃賜溫手詔曰若晉祚靈長公便宜奉行前詔如其大運去矣請避賢路溫覽之流汗變色乃奏廢晞及其三子家屬皆徙新安郡（[illegible]）丙辰免新蔡王晃爲庶人徙衡陽（[illegible]）殷涓庾倩曹秀劉彊庾柔皆族誅庾蘊飲酖死蘊兄東陽太守友子婦桓豁之女也故溫特赦之庾希聞難（[illegible]）與弟會稽參軍邈及子攸之逃于海陵陂澤中（[illegible]）溫既誅殷庾威勢翕赫（[illegible]）侍中謝安見溫遙拜溫驚曰安石卿何事乃爾安曰未有君拜於前臣揖於後（[illegible]）戊午大赦增文武位二等己未溫如白石上書求歸姑孰庚申詔進溫丞相大司馬如故留京師輔政溫固辭仍請還鎮辛酉溫自白石還姑孰秦王堅聞溫廢立謂羣臣

曰溫前敗灞上見九十九卷穆帝永和十年後敗枋頭見上卷太和四年不能思愆自貶以謝百姓方更廢君以自說說讀曰悅記作悅六十之年舉動如此將何以自容於四海乎諺曰諺魚變翻字書曰傳言也怒其室而作色於父其桓溫之謂矣

秦車騎大將軍王猛以六州任重言於秦王堅請改授親賢及府選便宜輒已停寢別乞一州自效堅報曰朕之於卿義則君臣親踰骨肉雖復桓昭之有管樂齊桓公有管仲燕昭王有樂毅玄德之有孔明自謂踰之夫人主勞於求才逸於得士既以六州相委則朕無東顧之憂非所以為優崇乃朕自求安逸也夫取之不易守之亦難易以豉翻難乃旦翻苟任非其人患生慮表表外也豈獨朕之憂亦卿之責也故虛位台鼎而以分陝為先陝式冉翻卿未照朕心殊乖素望新政俟才宜速銓補俟東方化洽當袞衣西歸周公東征周大夫作九罭之詩其詩曰我覯之子袞衣繡裳又曰是以有袞衣兮無以我公歸兮無使我心悲兮以王上迎周公之事言王猛君臣之際仍遣侍中梁讜詣鄴諭旨讜音黨猛乃視事如故

十二月大司馬溫奏廢放之人屏之以遠屏必郢翻不可以臨黎元東海王宜依昌邑故事昌邑事見二十四卷漢昭帝元平元年蔡謨妻

郡太后詔曰使為庶人情有不忍可特封王溫又奏可封海西縣侯庚寅封海西縣公考異曰海西公紀咸安二年正月降封今從帝紀溫威振內外帝雖處尊位拱默而已常懼廢黜先是熒惑守太微端門晉天文志太微南端門二星閒為端門踰月而海西廢辛卯熒惑逆行入太微帝甚惡之惡烏路翻中書侍郎郗超在直入直省中也帝謂超曰命之脩短本所不計故當無復近日事邪復扶又翻邪以遮翻超曰大司馬臣溫方內固社稷外恢經略非常之事臣以百口保之及超請急省其父省悉井翻帝曰致意尊公家國之事遂至於此由吾不能以道匡衛愧歎之深言何能諭因詠庾闡詩云志士痛朝危忠臣哀主辱遂泣下霑襟此亦清談相尚之言耳霑張廉翻帝美風儀善容止留心典籍凝塵滿席湛如也雖神識恬暢然無濟世大略謝安以為惠帝之流但清談差勝耳清談無益於國事當此之時可謂彼乎流俗者也郗超以溫故朝中皆畏事之謝安嘗與左衛將軍王坦之共詣超日旰未得前旰古案翻坦之欲去安曰獨不能為性命忍須臾邪史言謝安於困辱之中能處事應物又言桓溫既死之後超得終於牖下蓋以智免也

秦以河州刺史李辯領興晉太守還鎮枹罕

枹罕河西張氏皆置爲郡與晉亦置抱罕界徙涼州治金城自天水徙治金城
天錫聞秦有兼并之志大懼以秦師伐仇池故懼也立壇於姑臧
西刑三牲帥其官屬遣與晉三公盟帥讀曰率下同遣從事
中郎韓博奉表送盟文并獻書於大司馬溫期以明
年夏會于上邽 是歲秦益州刺
史王統攻隴西鮮卑乞伏司繁於度堅山司繁帥騎
三萬拒統于苑川統潛襲度堅山乞伏氏先自漠北出高平川又
自度堅山遷苑川在天水勇士縣界又自麥田遷于度堅山
水經注苑川水出勇士縣之子城南山東北流逕苑川乞伏所都也
上苑川水又東北注于河
於統其衆聞妻子已降秦不戰而潰司繁無所歸亦
詣統降降戶江翻 秦王堅以司繁爲南單于留之長安以
司繁從叔吐雷爲勇士護軍勇士縣晉省此因撫其部衆鮮卑護軍
其部衆爲後乞伏步頹以鮮卑叛秦張本
二年春二月秦以清河房曠爲尚書左丞徵曠兄默
及清河崔逞燕國韓胤爲尚書郎北平陽陟田勰陽
瑤爲著作佐郎晉志著作郎一人謂之大著作郎專掌史任又置佐著作郎八人勰音協
郝略爲清河相皆關東士望王猛所薦也猛爲之子
也三朝陽騖仕燕歷事陽音務 冠軍將軍慕容垂言於秦王堅曰
臣叔父評燕之惡來輩也惡來以多力事紂紂之以上國惡來輩一作惡來
不宜復污聖朝復扶又翻污烏故翻
若實評曰惡來善毀讒諸侯以此益疏之當作莒

願陛下爲燕戮之爲于僞翻下爲人同 堅乃出評爲范陽太守
燕之諸王悉補邊郡 臣光曰古之人滅人之國而
人悅何哉爲人除害故也此條以當時之事則諸高帝猶且以廢殺爲之下爲于此
彼慕容評者蔽君專政忌賢疾功愚闇貪虐以喪
其國喪息浪翻 國亡不死逃遁見禽事見上卷太和五年 秦王
堅不以爲誅首又從而寵秩之寵秩序其官也寵使不失職
是愛一人而不愛一國之人也其失人心多矣是
以施恩於人而人莫之恩盡誠於人而人莫之誠卒於
功名不遂容身無所卒子恤翻 由不得其道故也 三月
戊午遣侍中王坦之徵大司馬溫入輔溫復辭復扶又翻
秦王堅詔關東之民學通一經才成一藝者在所
以禮送之在官百石以上學不通一經才不成一藝
者罷遣還民觀苻堅之政如此而猶不及者乎 夏四月徙海
西公於吳縣西柴里敕吳國內史刁彝防衛又遣御
史顧允監察之監工銜翻 彝協之子也刁協元帝信用之 六月
癸酉秦以王猛爲丞相中書監尚書令太子太傅司
隸校尉特進常侍持節將軍侯如故猛先帶散騎常侍持節車騎
大將軍清河郡侯印綬也 陽平公融爲使持節都督六州諸軍
事鎮東大將軍冀州牧代王猛鎮鄴使疏吏翻 庾希庾邈與
故青州刺史武沈之子遵聚衆夜入京口城沈持林翻 晉

陵太守卞眈踰城奔曲阿（眈丁含翻沈約曰吳時分無錫以西為毗陵郡治丹徒後復還毗陵東海王越世子名毗東海國故食毗陵永嘉五年改為晉陵太興初郡及丹徒縣悉治京口）希詐稱受海西公密旨誅大司馬溫建康震擾內外戒嚴卞眈發諸縣兵二千人擊希希敗閉城自守溫遣東海內史周少孫討之（元帝割吳郡海虞縣之北境為東海郡）秋七月壬辰拔其城擒希邈及其親黨皆斬之（庾亮之後殲矣）眈壼之子也（卞壼事元明二帝死於蘇峻之難）甲寅帝不豫急召大司馬溫入輔一日一夜發四詔溫辭不至初帝為會稽王娶王述從妹為妃生世子道生及弟俞生道生疏躁無行（行下孟翻）母子皆以幽廢死餘三子郁

朱生天流皆早夭（夭於紹翻）諸姬絕孕將十年王使善相者視之（孕以證翻相息亮翻）皆曰非其人又使視諸婢媵（媵以證翻又音孕下同甲女為婢女從嫁者送女曰媵）之有李陵容者在織坊中黑而長宮人謂之崑崙（謂其人如崑崙也崑崙國在南海外其人皆黑色）相者驚曰此其人也王召之侍寢生子昌明及道子（晉書曰文帝見讖曰晉祚盡昌明及孝武帝之在孕也李太后夢神人謂之曰汝生男以昌明為字及產東方始明因以為名焉帝後悟乃流涕孝武帝諱曜晉自此傾矣）己未立昌明為皇太子生十年矣以道子為琅邪王領會稽國以奉帝母鄭太妃之祀（帝封琅邪王所生母鄭夫人薨帝請服重從封會稽王追號鄭夫人為會稽太妃）遺詔大司馬溫依周公居攝故事又曰少子可輔者輔之如不可君自取之（用漢昭烈屬諸葛亮之言）侍中王坦之自持詔入於帝前毀之帝曰天下儻來之運卿何所嫌坦之曰天下宣元之天下（宣帝肇基帝業元帝中興故云然）陛下何得專之帝乃使坦之改詔曰家國事一稟大司馬如諸葛武侯王丞相故事（王丞相導也）是日帝崩（年五十三）羣臣疑惑未敢立嗣或曰當須大司馬處分（處昌呂翻分扶問翻）尚書僕射王彪之正色曰天子崩太子代立大司馬何容得異若先面諮必反為所責朝議乃定（朝直遙翻）太子即皇帝位大赦崇德太后令（崇德太后褚氏康帝后也）以帝冲幼

加在諒闇（闇音陰）令溫依周公居攝故事事已施行王彪之曰此異常大事大司馬必當固讓使萬機停滯稽廢山陵未敢奉令謹具封還事遂不行（謂封還詔書之事也）溫望簡文臨終禪位於己不爾便當居攝既不副所望甚憤怨與弟沖書曰遺詔使吾依武侯王公故事耳溫疑王坦之謝安所為心銜之詔謝安徵溫入輔溫又辭 八月秦丞相猛至長安復加都督中外諸軍事（復扶又翻）猛辭曰元相之重儲傅之寵端右事繁京牧任大總督戎機出納帝命（元相丞相也儲傅太子太傅也端右尚書令也京牧司隸校尉也總督戎機都督中外諸軍事也出納帝命侍中之職也）文武兼

寄臣細政，以伊、呂、蕭、鄧之賢尚不能兼，（謂伊尹、呂尚、蕭何、鄧禹也。）況臣猛之無似！（無似，猶言不肖也。）章三四上。（上，時掌翻。）秦王堅不許，曰：「朕方混壹四海，舍卿無可委者；卿之不得辭宰相，猶朕不得辭天下也。」猛爲相，堅端拱於上，百官總己於下，軍國內外之事，無不由之。猛剛明清肅，善惡著白，放黜尸素，（尸素，尸位素餐者也。）顯拔幽滯，勸課農桑，練習軍旅，官必當才，刑必當罪。由是國富兵強，戰無不克，秦國大治。（治，直吏翻。）堅敕太子宏及長樂公丕等曰：「汝事王公，如事我也。」（樂，音洛。）陽平公融在冀州，高選綱紀，（綱紀，謂官屬綱紀衆事者也。）以尚書郎房默、河間相申紹爲治中、別駕，（姓譜：房姓本自丹朱，舜封丹朱子陵於房，因以爲氏。）清河崔宏爲州從事、管記室。融年少爲政，好新奇，貴苛察，申紹數規正，（少，詩照翻。好，呼到翻。數，所角翻；下同。）導以寬和，融雖敬之，未能盡從。後紹出爲濟北太守，（濟，子禮翻。）融屢以過失聞，數致譴讓，乃自恨不用紹言。融嘗坐擅起學舍，爲有司所糾，遣主簿李纂詣長安自理。纂憂懼道卒。（卒，子恤翻。）融問申紹：「誰可使者？」紹曰：「燕尚書郎高泰，清辯有膽智，可使也。」先是，丞相猛及融屢辟泰，泰不起，（先，悉薦翻。）至是，融謂泰曰：「君子救人之急，卿不得復辭。」（復，扶又翻。）泰乃從命。至長安，猛見之，笑曰：「高子伯於今乃來，何其遲也！」（高泰，字子伯。）泰曰：「罪人來就刑，何問遲速！」猛曰：「何謂也？」泰曰：「昔魯僖公以泮宮發頌，（頌泮水，頌僖公能修泮宮也。）齊宣王以稷下垂聲。（史記：齊宣王喜文學遊說之士，騶衍、淳于髡、田駢、慎到、接予、環淵之徒七十六人，皆賜列第，稷下學士且數百千人。劉向別錄曰：齊有稷門，城門也。談說之士期會於稷下也。虞喜曰：齊有稷山，立館其下以待遊士。）今陽平公開建學宮，追蹤齊、魯，未聞明詔褒美，乃更煩有司舉劾。（劾，戶槪翻，又戶得翻。）明公阿衡聖朝，懲勸如此，下吏何所逃其罪乎！」猛曰：「是吾過也。」事遂得釋。猛因歎曰：「高子伯豈陽平所宜吏乎！」言於秦王堅，堅召見，問以爲治之本。對曰：「治本在得人，得人在審舉，審舉在核眞。未有官得其人而國家不治者也。」（治，直吏翻。）堅曰：「可謂辭簡而理博矣。」以爲尚書郎。泰固請還州，（州，謂冀州也。）堅許之。

九月，追尊故會稽王妃王氏曰順皇后，（會，工外翻。）尊帝母李氏爲淑妃。

冬，十月，丁卯，葬簡文帝于高平陵。

彭城妖人盧悚（晉氏南渡，僑置彭城郡於晉陵界。妖，於驕翻。）自稱大道祭酒，事之者八百餘家。十一月，遣弟子許龍如晨到海西公門，稱太后密詔，奉迎興復。公初欲從之，納保母諫而止。龍曰：「大事垂捷，焉用兒女子言乎！」（焉，於虔翻。）公曰：「我得罪於此，幸蒙寬宥，豈敢妄動！且太后有詔，便應官屬來，何獨使汝也？汝必爲亂。」因叱左右縛之，龍懼而走。甲午，悚帥衆三百

b

人晨攻廣莫門（廣莫門，建康城北門也。帥，讀曰率。下同。）詐稱海西公還。由雲龍門突入殿庭（雲龍門，建康宮門也。）略取武庫甲仗，門下吏士駭愕不知所爲。（吏士，守雲龍門者也。）游擊將軍毛安之聞難，帥衆直入雲龍門（難，乃旦翻。帥，讀曰率。）手自奮擊。左衛將軍殷康、中領軍桓秘入止車門，與安之并力討誅之，并黨與死者數百人。海西公深慮橫禍（橫，戶孟翻。）專飲酒恣聲色，有子不育，時人憐之。朝廷知其安於屈辱，故不復爲虞（虞，備也。復，扶又翻。）

秦都督北蕃諸軍事、鎮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朔方桓侯梁平老卒。平老在鎮十餘年，鮮卑、匈奴憚而愛之。（平老鎮朔方，始一百卷穆帝升平二年。）

三吳大旱，人多餓死。（三吳，吳郡、吳興、義興爲三吳，注已見前。）

烈宗孝武皇帝上之上（諱曜，字昌明，簡文帝第三子。謚法：五宗安之曰孝，克定禍亂曰武。）

寧康元年春正月己卯朔，大赦，改元。　二月，大司馬溫來朝（朝，直遙翻。）辛巳，詔吏部尚書謝安、侍中王坦之迎于新亭。是時都下人情恟恟（恟，許勇翻。）或云欲誅王、謝，因移晉室。坦之甚懼，安神色不變，曰：「晉祚存亡，決於此行。」溫既至，百官拜於道側。溫大陳兵衛，延見朝士（朝，直遙翻。）有位望者皆戰慴失色（位，列位也。中庭左右謂之位。孟子曰：賢者在位，能者在職。則有位者，公卿大臣也。望，名望也。慴，之涉翻。）坦之流汗沾衣，倒執手版。

如此好行　何得詩　諫

（沈約曰：手版即古笏矣。而晉令僕射尚書手版頭復有白筆，以紫皮裹之，名笏。）安從容就席（從，千容翻。）坐定，謂溫曰：「安聞諸侯有道，守在四鄰（左傳沈尹戌曰：天子守在四夷，諸侯守在四鄰。）明公何須壁後置人邪？」溫笑曰：「正自不能不爾。」遂命左右撤之，與安笑語移日（言王坦之忠於晉室而識度不及於謝安。移日，言笑語之久，不覺日影之移。）郗超常爲溫謀主（郗，丑之翻。）溫使超臥帳中聽其言，風動帳開，安笑曰：「郗生可謂入幕之賓矣。」時天子幼弱，外有彊臣，安與坦之盡忠輔衛，卒安晉室。（卒，子恤翻。）溫治盧悚入宮事（治，直之翻。）收尚書陸始付廷尉，免桓秘官，連坐者甚衆。遷毛安之爲右衛將軍。桓秘由是怨溫。三月，溫有

疾，停建康十四日，甲午，還姑孰。　夏，代王什翼犍使燕鳳入貢于秦。（犍，居言翻。燕，因肩翻。）

秋七月己亥，南郡宣武公桓溫薨。初，溫疾篤，諷朝廷求九錫，屢使人趣之。（趣，讀曰促。）謝安、王坦之故緩其事（謂有心爲之故。）使袁宏具草。宏以示王彪之，彪之歎其文辭之美，因曰：「卿固大才，安可以此示人！」（此言不當爲此文也。）謝安見其草，輒改之，由是歷旬不就。宏密謀於彪之，彪之曰：「聞彼病日增，亦當不復支久，自可更小遲迴。」（安石之功，人皆歸之謝安，王彪之之謀亦有力於其閒。復，扶又翻。）溫弟江州刺史沖問溫以謝安、王坦之所任。溫曰：「渠等不爲汝所處分。」（吳俗謂他人爲渠儂。處，昌呂翻。分，扶問翻。）溫意

以為已存彼必不敢立異死則非沖所制若害之無
益於沖更失時望故也（觀桓溫所以待安坦之旨如此二人若智易及哉）溫
以世子熙才弱使沖領其衆於是桓祕與熙弟濟謀
共殺沖沖密知之不敢入俄頃溫薨沖先遣力士拘
錄熙濟而後臨喪（錄收也）祕遂被廢棄熙濟俱徙長沙
詔葬溫依漢霍光及安平獻王故事沖稱溫遺命以
少子玄為嗣（玄桓溫[illegible]）時方五歲襲封南郡公
庚戌加右將軍荊州刺史桓豁征西將軍督荊揚雍
交廣五州諸軍事（[illegible]舊所屬雍於用翻）桓沖為中軍將軍都
督揚豫江三州諸軍事揚豫二州刺史鎮姑孰竟陵

太守桓石秀為寧遠將軍江州刺史鎮尋陽（三分溫所統以
授其弟姪）石秀豁之子也沖既代溫居任盡忠王室或勸
沖誅除時望專執時權沖不從始溫在鎮死罪皆專
決不請沖以為生殺之重當歸朝廷凡大辟皆先上
（辟婢亦翻上時掌翻）須報然後行之（史言桓沖事晉朝忠[illegible]）謝安以天子
幼沖新喪元輔（喪息浪翻）欲請崇德太后臨朝王彪之曰
前世人主幼在襁褓母子一體故可臨朝（朝直遙翻下同）太
后亦不能決事要須顧問大臣今上年出十歲垂及
冠婚（冠古玩翻）反令從嫂臨朝（帝元帝之孫於康帝為從弟故以后為從嫂從才用
翻）示人主幼弱豈所以光揚聖德乎諸公必欲行此

豈僕所制所惜者大體耳安不欲委任桓沖故使太
后臨朝己得以專獻替裁決遂不從彪之之言（史言彪之
所陳者正義安所行者時宜）八月壬子太后復臨朝攝政（復扶又翻）
梁州刺史楊亮遣其子廣襲仇池（簡文帝咸安元年秦取仇池）與
秦梁州刺史楊安戰廣兵敗沮水諸戍皆委城奔潰
（沮水出武都沮縣東狼谷[illegible]沮子余翻）亮懼退守
磐險九月安進攻漢川（[illegible]之地）丙申以王彪之
為尚書令謝安為僕射領吏部共掌朝政（朝直遙翻）安每
嘆曰朝廷大事衆所不能決者以諮王公無不立決
以吳國內史刁彝為徐兗二州刺史鎮廣陵　冬

秦王堅使益州刺史王統秘書監朱彤帥卒二萬出
漢川（彤徒冬翻帥讀曰率下同）前禁將軍毛當（秦置左右前後四禁將軍）鷹揚
將軍徐成帥卒三萬出劍門入寇梁益梁州刺史楊
亮帥巴獠萬餘拒之（蜀先無獠李勢之時獠始自山出[illegible]獠魯皓翻）戰于青谷
（新唐志利州有兵將本華陽縣開元十八年析興道置天寶八載開清水谷路與道路[illegible]青谷之地）亮
兵敗奔固西城（西城縣漢屬漢中郡魏屬魏興郡奔固者奔西城以自固也）楊
拔漢中徐成攻劍閣克之楊安進攻梓潼梓潼太守
周虓固守涪城遣步騎數千送母妻自漢水趣江陵
朱彤邀而獲之（此漢水蓋蜀人所謂西漢水也水會涪內入江順江而下則達江
陵然朱彤克漢中因得邀獲虓母妻則又似自漢中之漢水趣江陵但秦兵已至梓潼自涪以北皆為秦）

（有若母妻安能越鄖陽踰漢水路而趣江陵乎愚謂當以此漢水為西漢水虓虛交翻涪音浮趣七喻翻）虓遂降於安（降戶江翻下同）十一月安克梓潼（梓潼縣漢屬廣漢郡劉蜀分為梓潼郡治涪涪音浮）荊州刺史桓豁遣江夏相竺瑤救梁益瑤聞廣漢太守趙長戰死引兵退益州刺史周仲孫勒兵拒朱彤於緜竹聞毛當將至成都仲孫帥騎五千奔于南中秦遂取梁益二州邛莋夜郎皆附於秦（邛渠容翻莋才各翻）秦王堅以楊安為益州牧鎮成都毛當為梁州刺史鎮漢中姚萇為寧州刺史屯墊江（墊音疊）王統為南秦州刺史鎮仇池秦王堅欲以周虓為尚書郎虓曰蒙晉厚恩但老母見獲失節於此母子獲全秦之惠也雖公侯之貴不以為榮況郎官乎遂不仕每見堅或箕踞而坐呼為氐賊（苻氏本氐也故以氐賊呼之此虓負其氣也事）嘗值元會（正月一日為元日是日朝會為元會）儀衛甚盛堅問之曰晉朝元會與此何如虓攘袂厲聲曰犬羊相聚何敢比擬天朝（秦之君臣皆六夷也故虓以犬羊詆之天朝謂晉也朝直遙翻）秦人以虓不遜屢請殺之堅待之彌厚周仲孫坐失守免官桓沖以冠軍將軍毛虎生為益州刺史領建平太守（守式又翻）以虎生子球為梓潼太守虎生與球伐秦至巴西以糧乏退屯巴東 以侍中王坦之為中書令領丹陽尹 是歲鮮卑勃寒掠隴右（勃寒鮮卑部帥也）秦王堅使

乞伏司繁討之勃寒請降遂使司繁鎮勇士川（勇士川漢天水勇士縣之地也）有彗星出于尾箕長十餘丈（彗祥歲翻又旋芮翻又徐醉翻長直亮翻）經太微掃東井自四月始見及秋冬不滅秦太史令張孟言於秦王堅曰尾箕燕分東井秦分（天文志尾九星箕四星燕幽州分東井八星秦雍州分見賢遍翻分扶問翻）今彗起尾箕而掃東井十年之後燕當滅秦二十年之後代當滅燕（按天文志雲中入東井一度定襄入東井八度雁門入東井十六度代郡入東井二十八度是皆燕氏所有之地也所以知代當滅燕者[illegible]自然之大數也[illegible]長安[illegible]克中山[illegible]是歲二十三年）慕容暐父子兄弟我之仇敵而布列朝廷貴盛莫二臣竊憂之宜翦其魁桀者以消天變堅不聽陽平公融上疏曰東胡跨據六州（鮮卑東胡之餘種）南面稱帝陛下勞師累年然後得之（事見上卷海西公太和五年）本非慕義而來今陛下親而幸之使其父兄子弟森然滿朝（森木多貌森然猶林林然也朝直遙翻）執權履職充備勳舊臣愚以為狼虎之心終不可養星變如此願少留意堅報曰朕方混六合為一家視夷狄為赤子汝宜息慮勿懷耿介（詩曰憂心耿耿耿介猶耿耿也）夫惟修德可以禳災苟能內求諸己何懼外患乎（史言苻堅養虎自遺悔不用融言張本）二年春正月癸未朔大赦 己酉刁彝卒二月癸丑

以王坦之爲都督徐兗青三州諸軍事徐兗二州刺
史鎮廣陵詔謝安摠中書（王坦之出鎮安兼摠中書）安好聲律朞
功之慘不廢絲竹（朞功謂期及大功小功也好呼到翻）士大夫効之
遂以成俗王坦之屢以書苦諫之曰天下之寶當爲
天下惜之（爲于僞翻言禮法爲天下之所）安不能從 三月秦太尉
建寧烈公李威卒 夏五月蜀人張育楊光起兵擊
秦有衆二萬遣使來請兵（使疏吏翻）秦王堅遣鎮軍將軍
鄧羌帥甲士五萬討之（帥讀曰率）益州刺史竺瑤威遠將
軍桓石虔帥衆三萬攻墊江姚萇兵敗退屯五城（晉志
廣漢郡有五城縣武帝咸寧元年立晉州之玄武縣也華陽國志云漢時立倉於此發五縣人尉部主
之後因以爲五城故縣有五城）瑤石虔屯巴東張育自號蜀王與巴
徐苜帥張重尹萬萬餘人進圍成都（徐當昨翻苜翻由翻帥所類翻）
六月育改元黑龍秋七月張育與張重等爭權舉兵
相攻秦楊安鄧羌襲育敗之（敗補邁翻下同）育與楊光退屯
緜竹八月鄧羌敗晉兵于涪西九月楊安敗張重尹
萬于成都南（敗補邁翻）重死斬首二萬三千級鄧羌擊張
育楊光于緜竹皆斬之益州復入于秦（復扶又翻） 冬十
二月有人入秦明光殿大呼曰甲申乙酉魚羊食人
悲哉無復遺（魚羊合成鮮字謂鮮卑也是後慕容起兵攻秦果在甲申乙酉之歲呼火故翻）
秦王堅命執之不獲秘書監朱肜秘書侍郎略陽趙

書札大如　王坦之死

○

整（晉秘書省有丞有郎無侍郎秦以整爲秘書郎而侍左右故曰侍郎）固請誅鮮卑堅
不聽整宦官也博聞彊記能屬文（屬之欲翻）好直言上書
及面諫前後五十餘事（好呼到翻上時掌翻）慕容垂夫人得幸
於堅（夫人段氏也）堅與之同輦遊于後庭整歌曰不見雀
來入燕室但見浮雲蔽白日堅改容謝之命夫人下
輦 是歲代王什翼犍擊劉衛辰南走（按衛辰之下更有闕辰字文）
（意乃足爲下衛辰求救於秦張本犍居言翻）
三年春正月辛亥大赦 夏五月丙午藍田獻侯王
坦之卒臨終與謝安桓沖書惟以國家爲憂言不及
私 桓沖以謝安素有重望欲以揚州讓之自求外
出桓氏族黨皆以爲非計莫不扼腕固諫（扼烏革翻腕烏貫翻）郗超
亦深止之（揚州統攝京畿權任要重故皆止沖）沖皆不聽處之澹然（處昌
呂翻澹徒覽翻）甲寅詔以沖都督徐豫兗青揚五州諸軍事
徐州刺史鎮京口以安領揚州刺史並加侍中 六
月秦清河武侯王猛寢疾秦王堅親爲之祈南北郊
及宗廟社稷（爲于僞翻下同）分遣侍臣禱河嶽諸神（蓋黃河及
嵩嶽若神于崇徧四嶽也）猛疾少瘳爲之赦殊死以下（瘳丑留翻爲殊死少
詩沼翻）猛上疏曰不圖陛下以臣之命而虧天地之德
開闢已來未之有也臣聞報德莫如盡言謹以垂沒
之命竊獻遺款（款誠也）伏惟陛下威烈振乎八荒（八荒八方之外）

爲八荒爾雅觚竹北戶西王母日下謂之四荒聲教光乎六合六合天地東西南北九州百郡十居其七平燕定蜀有如拾芥師古曰草芥之橫在地上者俛而拾之言易而必得也樂毅答燕惠王書之言夫善作者不必善成善始者不必善終是以古先哲王知功業之不易戰戰兢兢如臨深谷詩小宛惴惴小心如臨于谷戰戰兢兢如履薄冰易以豉翻伏惟陛下追蹤前聖天下幸甚堅覽之悲慟秋七月堅親至猛第視疾訪以後事猛曰晉雖僻陋江南然正朔相承王猛事秦亦知正統之在江南許之為外矣上下安和臣沒之後願勿以晉為圖鮮卑西羌我之仇敵終為人患宜漸除之以便社稷言終而卒堅比斂三臨哭比必寐翻及也斂力贍翻臨力鴆翻謂太子宏曰天不欲使吾平壹六合邪何奪吾景略之速也葬之如漢霍光故事八月癸巳立皇后王氏大赦后濛之孫也王濛晉清談與劉惔齊名以后父晉陵太守蘊為光祿大夫領五兵尚書魏置五兵尚書謂總錄中兵外兵騎兵都兵別兵事也封建昌侯蘊固辭不受九月帝講孝經始覽典籍延儒士謝安薦東莞徐邈補中書舍人晉初中書置通事舍人各一人掌呈奏案及江左合舍人通事謂之通事舍人掌呈奏案後省通事舍人置中書侍郎又置舍人一人每被顧問多所匡益帝或宴集酣樂之後好為手詔詩章以賜侍臣或文詞率爾所言穢雜邈應時收斂還省自謂中書省故皮義翻學音洛治直吏翻刊削皆使可觀經帝重覽重直龍翻然後出之時議以此多邈

冬十月癸酉朔日有食之

秦王堅下詔曰新喪賢輔百司或未稱朕心可置聽訟觀於未央南喪息浪翻稱尺證翻觀古玩翻朕五日一臨以求民隱今天下雖未大定權可偃武脩文以稱武侯王猛諡武侯稱尺證翻雅旨其增崇儒教禁老莊圖讖之學犯者棄市讖楚譖翻妙簡學生太子及公侯百僚之子皆就學受業中外四禁二衛四軍長上將士皆令受學秦有中軍外軍將軍前禁後禁左禁右禁將軍是為四禁左衛右衛將軍是為二衛領軍護軍鎮軍冠軍將軍是為四軍長上者長上宿衛將士也上時掌翻將即亮翻二十人給一經生教讀音句後宮置典學以教掖庭選閹人及女隸敏慧者詣博士授經女隸沒入為宮婢者實官女婢也尚書郎王佩讀讖堅殺之學讖者遂絕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三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四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充集賢殿修撰提舉西京留司御史臺上柱國河內郡開國侯食邑一千三百戶食實封肆伯戶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

敕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晉紀二十六（起柔兆困敦盡玄黓執徐凡七年）

烈宗孝武皇帝上之中

太元元年春正月壬寅朔帝加元服皇太后下詔歸政（太后攝政見上卷上年）復稱崇德太后甲辰大赦改元丙午帝始臨朝（朝直遙翻）以會稽內史郗愔為鎮軍大將軍都督浙江東五郡諸軍事（浙江東五郡會稽東陽臨海永嘉新安也會工外翻郗丑之翻愔挹淫翻）徐州刺史桓沖為車騎將軍都督豫江二州之六郡諸軍事（豫州之歷陽淮南廬江安豐襄城及江州之尋陽共六郡騎奇寄翻）自京口徙鎮姑孰謝安欲以王蘊為方伯故先解沖徐州乙卯加謝安中書監錄尚書事二月辛卯秦王堅下詔曰朕聞王者勞於求賢逸於得士（齊桓公用管仲之言）斯言何其驗也往得丞相常謂帝王易為（易以豉翻）自丞相違世鬚髮中白（丞相謂王猛中半也竹仲翻）每一念之不覺酸慟今天下既無丞相或政教淪替（替廢也）可分遣侍臣周巡郡縣問民疾苦三月秦兵寇南鄉拔之山蠻

三萬戶降秦（自春秋之時伊洛以南巴巫漢沔以北大山長谷皆蠻居之文公十六年庸人率羣蠻以叛楚庸則漢之上庸也哀公四年楚人襲梁及霍以圍蠻氏蠻子赤奔晉則漢河南之梁霍則梁南之霍陽山也漢高帝用巴渝蠻以定三秦則板楯蠻也後漢遣攻新城蠻柏華蠻破霍陽聚則春秋蠻氏之聚落也其後又有巫蠻南郡蠻江夏蠻襄陽以西中廬宜城之西山皆蠻居之所謂山蠻也宋齊以後謂之雍州蠻降戶江翻）夏五月甲寅大赦初張天錫之殺張邕也（事見一百一卷廢帝升平五年）劉肅及安定梁景皆有功二人由是有寵賜姓張氏以為己子使預政事天錫荒于酒色不親庶務黜世子大懷而立嬖妾之子大豫（嬖卑義翻又博計翻）以焦氏為左夫人人情憤怨從弟從事中郎憲輿櫬切諫不聽（從才用翻櫬初覲翻）秦王堅下詔曰張天錫雖稱藩受位然臣道未純可遣使持節武衛將軍苟萇左將軍毛盛中書令梁熙步兵校尉姚萇等將兵臨西河（河水過敦煌酒泉張掖郡南武威郡東北為西河使疏吏翻萇仲良翻將即亮翻）尚書郎閻負梁殊奉詔徵天錫入朝（朝直遙翻）若有違王命即進師撲討（撲普卜翻）是時秦步騎十三萬軍司段鏗謂周虓曰以此眾戰誰能敵之（用左傳齊桓公之言鏗丘耕翻虓虛交翻）虓曰戎狄以來未之有也（周虓拘執於秦其尊本朝之心雖造次不忘也考異曰虓傳曰呂光征西域堅出餞之戎士二十萬旌旗數百里問虓曰朕眾力何如虓曰戎夷以來未之有也按建元十八年二月虓謀反徙朔方十九年正月呂光發長安故知在伐涼州時今從十六國春秋）堅又命秦州刺史苟池河州刺史李辯涼

州刺史王統帥三州之衆爲苟萇後繼（帥讀曰率）秋七月閻負梁殊至姑臧張天錫會官屬謀之曰今入朝必不返如其不從秦兵必至將若之何禁中錄事席仂曰（禁中錄事[illegible]禁中事[illegible]仂又音勒）以愛子爲質（質音致）賂以重寶以退其師然後徐爲之計此屈伸之術也衆皆怒曰吾世事晉朝（朝直遙翻）忠節著於海內今一旦委身於賊庭辱及祖宗醜莫大焉且河西天險百年無虞若悉境內精兵右招西域北引匈奴以拒之何遽知其不捷也天錫攘袂大言曰孤計決矣言降者斬（降戶江翻）使謂閻負梁殊曰君欲生歸乎死歸乎殊等辭氣不屈天錫怒縛之軍門命軍士交射之曰射而不中（射而亦翻中竹仲翻）不與我同心者也其母嚴氏泣曰秦主以一州之地橫制天下東平鮮卑南取巴蜀兵不留行汝若降之猶可延數年之命今以蕞爾一隅抗衡大國（蕞祖外翻）又殺其使者亡無日矣天錫使龍驤將軍馬建帥衆二萬拒秦（驤思將翻帥讀曰率）秦人聞天錫殺閻負梁殊八月梁熙姚萇王統李辯濟自清石津攻涼驍烈將軍梁濟於河會城降之（[illegible]）甲申苟萇濟自石城津（在金城西北[illegible]石城津）與梁熙等會攻纏縮城（水經注湟河至允吾與大河會[illegible]河會城在二河之會[illegible]）

拔之馬建懼自楊非退屯清塞（水經注逆水出允吾縣之參街谷東南流逕街亭城南又東南逕楊非亭北又東南[illegible]）天錫又遣征東將軍掌據帥衆三萬軍于洪池（洪池嶺在姑臧南[illegible]）天錫自將餘衆五萬軍于金昌城（金昌城在姑臧西北）安西將軍敦煌宋皓言於天錫曰臣晝察人事夜觀天文秦兵不可敵也不如降之天錫怒貶皓爲宣威護軍廣武太守辛章曰（[illegible]）馬建出於行陳（行戶剛翻陳讀曰陣）必不爲國家用苟萇使姚萇帥甲士三千爲前驅庚寅馬建帥萬人迎降餘兵皆散走辛卯苟萇及掌據戰于洪池據兵敗馬爲亂兵所殺其屬董儒授之以馬據曰吾三督諸軍再秉節鉞八將禁旅十總外兵寵任極矣（[illegible]）今卒困於此（卒子恤翻）此吾之死地也尚安之乎乃就帳免胄西向稽首伏劍而死（稽音啓）秦兵殺軍司席仂癸巳秦兵入清塞天錫遣司兵趙充哲帥衆拒之（[illegible]）秦兵與充哲戰于赤岸（水經注河水自左南[illegible]謂之[illegible]）大破之斬首三萬八千級充哲死天錫出城自戰城內又叛天錫與數千騎奔還姑臧甲午秦兵至姑臧天錫素車

乃與面縛輿櫬，降于軍門。苟萇釋縛焚櫬，送于長安。涼州郡縣悉降於秦。九月，秦王堅以梁熙為涼州刺史，鎮姑臧。徙豪右七千餘戶于關中，餘皆按堵如故。封天錫為歸義侯，拜北部尚書。初，秦兵之出也，先為天錫築第於長安，至則居之。以天錫晉興太守隴西彭和正為黃門侍郎，治中從事武興蘇膺、敦煌太守張烈為尚書郎，西平太守金城趙凝為金城太守，高昌楊幹為高昌太守，餘皆隨才擢敘。梁熙清儉愛民，河右安之。以天錫武威太守敦煌索泮為別駕，宋皓為主簿。西平郭護起兵攻秦，熙以皓為折衝將軍，討平之。桓沖聞秦攻涼州，遣兗州刺史朱序、江州刺史桓石秀與荊州督護桓羆遊軍沔、漢，為涼州聲援；又遣豫州刺史桓伊帥衆向壽陽，淮南太守劉波汎舟淮、泗，欲撓秦以救涼。聞涼州敗沒，皆罷兵。初，哀帝減田租，畝收二升。乙巳，除度田收租之制，王公以下口稅米三斛，蠲在役之身。冬，十月，移淮北民於淮南。劉衛辰為

代所逼，求救於秦。秦王堅以幽州刺史行唐公洛為北討大都督，帥幽、冀兵十萬擊代；使并州刺史俱難、鎮軍將軍鄧羌、尚書趙遷、李柔、前將軍朱肜、前禁將軍張蚝、右禁將軍郭慶帥步騎二十萬，東出和龍，西出上郡，皆與洛會，以衛辰為鄉導。苟萇之伐涼州也，遣揚武將軍馬暉、建武將軍杜周帥八千騎西出恩宿，邀張天錫走路，期會姑臧。暉等行澤中，值水失期，於法應斬，有司奏徵下獄。秦王堅曰：水春冬耗竭，秋夏盛漲，此乃苟萇量事失宜，非暉等罪。今天下方有事，宜宥過責功。命暉等回赴北軍，擊索虜以白贖。衆咸以為萬里召將，非所以應速。堅曰：暉等喜於免死，不可以常事疑也。暉等果倍道疾驅，遂及東軍。十一月，己巳朔，日有食之。代王什翼犍使白部、獨孤部南禦秦兵，皆不勝；又使南部大人劉庫仁將十萬騎禦之。庫仁者，衛辰之族，什翼犍之甥也。與秦兵戰於石子嶺，庫仁

兵什翼犍病不能自將乃帥諸部奔陰山之北高車雜種盡叛（李延壽曰高車蓋赤狄之餘種也北方以為高車丁零或云其先匈奴甥也其遷徙隨水草衣皮食肉牛羊畜產與柔然同唯車輪高大輻數至多因以為號種章勇翻）四面寇鈔（鈔楚交翻）不得芻牧什翼犍復度漠南（度又扶翻）聞秦兵稍退十二月什翼犍還雲中初什翼犍分國之半以授弟孤（事見九十六卷成帝咸康四年）孤卒子斤失職怨望（不得授國之半）世子寔及弟翰早卒（寔卒見上卷文帝咸安元年）寔子珪尚幼慕容妃之子閼婆壽鳩紇根地干力真窟咄皆長（閼於葛翻紇下沒翻窟苦骨翻咄當沒翻長知兩翻下同慕容妃燕女也什翼犍娶燕女為妃見九十七卷康帝建元二年）繼嗣未定時秦兵尚在君子津（水經河水南入雲中楨陵縣西北又南過赤城東又南逕定襄桐過縣西河水於二縣之間濟有君子之名昔漢桓帝西幸榆中東行代地洛陽大賈齎金貨隨帝後行夜迷失道往投津長曰子封送之賈人卒死津長埋之其子尋求父喪發冢舉尸資貨一無所損其子悉以金與之津長不受事聞於帝帝曰君子也即名其津為君子濟在雲中城西南二百餘里）諸子每夜執兵警衛斤因說什翼犍之庶長子寔君曰（說輸芮翻）王將立慕容妃之子欲先殺汝故頃來諸子每夜戎服以兵遶廬帳（北狄之長居大帳環設兵衛入謂之穹廬因曰廬帳）伺便將發耳（伺相吏翻）寔君信之遂殺諸弟并弒什翼犍是夜諸子婦及部人奔告秦軍秦李柔張蚝勒兵趨雲中（蚝七吏翻趨七喻翻）部眾逃潰國中大亂珪母賀氏以珪走依賀訥訥野干之

子也（賀野干見上卷簡文帝咸安元年）秦王堅召代長史燕鳳問所以亂故鳳具以狀對堅曰天下之惡一也（左傳石碏之言）乃執寔君及斤至長安車裂之堅欲遷珪於長安鳳固請曰代王初亡群下叛散遺孫沖幼莫相統攝其別部大人劉庫仁勇而有智鐵弗衛辰狡猾多變（劉衛辰本匈奴鐵弗種也北人謂胡父鮮卑母為鐵弗因以為姓衛辰者右賢王去卑之後）皆不可獨任宜分諸部為二令此兩人統之兩人素有深讎其勢莫敢先發俟其孫稍長引而立之是陛下有存亡繼絕之德於代使其子子孫孫永為不侵不叛之臣（用左傳戎子駒支之言）此安邊之良策也堅從之分代民為二部自河以東屬庫仁自河以西屬衛辰各拜官爵使統其眾賀氏以珪歸獨孤部與南部大人長孫嵩（拓跋鬱律之子一子長子沙莫雄什翼犍以沙莫雄為南部大人後改名仁號為拔拔氏嵩其子也道武以嵩宗室之長改為長孫氏此言長孫所出與前注略不同）元他等皆依庫仁行唐公洛以什翼犍子窟咄年長（長知兩翻）遷之長安堅使窟咄入太學讀書下詔曰張天錫承祖父之資藉百年之業擅命河右叛換偏隅（叛與畔同換與援同毛詩無然畔援鄭氏曰畔援猶跋扈也）索頭世跨朔北中分區域東賓穢貊西引烏孫控弦百萬虎視雲中爰命兩師（兩師謂苟萇伐河西之師行唐公洛伐代之師也）分討黠虜（黠下八翻）役不淹歲窮殄二

兇俘降百萬（降，戶江翻）闢土九千，五帝之所未賓，周、漢之所未至，莫不重譯來王（重，直龍翻），懷風率職。有司可速班功受爵，戎士悉復之五歲（復，方目翻），賜爵二級。」於是加行唐公洛征西將軍，以鄧羌為并州刺史。

陽平國常侍慕容紹私謂其兄楷曰：「秦恃其彊大，務勝不休，北戍雲中，南守蜀漢，轉運萬里，道殣相望，兵疲於外，民困於內，危亡近矣。冠軍叔仁智度英拔，必能恢復燕祚，吾屬但當愛身以待時耳！」

初，秦人既克涼州，議討西障氐、羌。秦王堅曰：「彼種落雜居，不相統壹，不能為中國大患，宜先撫諭，徵其租稅；若不從命，然後討之。」乃使殿中將軍張旬前行宣慰，庭中將軍魏曷飛帥騎二萬七千隨之。曷飛忿其恃險不服，縱兵擊之，大掠而歸。堅怒其違命，鞭之二百，斬前鋒督護儲安以謝氐、羌。氐、羌大悅，降附貢獻者八萬三千餘落（降，戶江翻）。雍州士族先因亂流寓河西者，皆聽還本。

劉庫仁招撫離散，恩信甚著，奉事拓拔珪，恩勤周備，不以廢興易意。常謂諸子曰：「此兒有高天下之志，必能恢隆祖業，汝曹當謹遇之。」秦王堅賞其功，加廣武將軍，給幢麾鼓蓋。劉衛辰恥在庫仁之下，怒，殺秦五原太守而叛。庫仁擊衛辰，破之，追至陰山西北千餘里，獲其妻子。又西擊庫狄部，徙其部落，置之桑乾川。久之，堅以衛辰為西單于，督攝河西雜類，屯代來城。

是歲，乞伏司繁卒，子國仁立。

二年春，高句麗、新羅、西南夷皆遣使入貢于秦。

趙故將作功曹熊邈屢為秦王堅言石氏宮室器玩之盛，堅以邈為將作長史，領將作丞，大修舟艦、兵器，飾以金銀，頗極精巧。慕容農私言於垂曰：「自王猛之死，秦之法制日以頹靡，今又重之以奢侈，殃將至矣，圖讖之言，行當有驗。大王宜結納英傑以承天意，時不可失！」垂笑曰：「天下事非爾所及。」

桓豁表兗州刺史朱序為梁

州刺史鎮襄陽　秋七月丁未以尚書僕射謝安為司徒安讓不拜復加侍中都督揚豫徐兗青五州諸軍事（復，扶又翻）丙辰征西大將軍荊州刺史桓豁卒冬十月辛丑以桓沖都督江荊梁益寧交廣七州諸軍事領荊州刺史以沖子嗣為江州刺史又以五兵尚書王蘊都督江南諸軍事領徐州刺史（江南諸軍謂晉陵諸軍也）征西司馬領南郡相謝玄為兗州刺史領廣陵相監江北諸軍事（桓豁為征西將軍以玄為司馬監江北諸軍）桓沖以秦人彊盛欲移阻江南（此江南即上明也）奏自江陵徙鎮上明（晉志上明在漢武陵孱陵縣界水經注上明城在枝江縣其地夷敞北據大江江汜枝分東入大江縣治洲上故以枝江為稱杜佑曰上明即今江陵松滋縣西廢大明城松滋中有上明田土膏良可以資業軍人在吳界以上四十餘里北大江西接三峽宋白曰上明城在今松滋縣西）使冠軍將軍劉波守江陵（冠，古玩翻）諮議參軍楊亮守江夏王蘊固讓徐州謝安曰卿居后父之重不應妄自菲薄以虧時遇（時遇謂一時之恩遇也）蘊乃受命初中書郎郗超自以其父愔位遇應在謝安之右而安入掌機權愔優游散地（郗愔自徐兗二州刺史授鎮會稽郗超之翻然為散地）常憤邑形於辭色由是與謝氏有隙是時朝廷方以秦寇為憂詔求文武良將可以鎮禦北方者（將，即亮翻）謝安以兄子玄應詔超聞之歎曰安之明乃能違衆舉親玄之才足以不負所舉衆咸以為不然超曰吾嘗與玄共在桓公府（桓公謂桓溫超玄同府事見一百一卷哀帝興寧元年）見其使才雖履屐間未嘗不得其任是以知之（履以皮為之屐以木為之屐竭戟翻）玄募驍勇之士得彭城劉牢之等數人以牢之為參軍常領精銳為前鋒戰無不捷時號北府兵（晉人謂京口為北府謝玄始鎮廣陵後領徐州號北府兵者史究言之）敵人畏之壬寅護軍將軍散騎常侍王彪之卒（散，悉亶翻騎，奇寄翻）初謝安欲增修宮室彪之曰中興之初即東府為宮（東府在建康臺城東）殊為儉陋蘇峻之亂成帝止蘭臺都坐（蘭臺，御史臺也都坐，史臺官會坐之地坐，徂臥翻事見九十四卷成帝咸和五年）殆不蔽寒暑是以更營新宮比之漢魏則為儉比之初過江則為侈矣今寇敵方彊豈可大興功役勞擾百姓邪安曰宮室弊陋後人謂人無能彪之曰凡任天下之重者當保國寧家緝熙政事（緝，績也熙，廣也鄭玄曰緝熙，光明也）乃以修室屋為能邪安不能奪其議故終彪之之世無所營造　十二月臨海太守郗超卒（臨海本會稽東部都尉治沈約曰前漢都尉治鄞後漢分會稽為吳郡疑是都尉徙治章安吳孫亮太平二年立臨海郡）初超黨於桓氏以父愔忠於王室不令知之及病甚出一箱書授門生曰公年尊我死之後若以哀惋害寢食者可呈此箱不爾即焚之既而愔果哀惋成疾（惋，烏貫翻）門生呈箱皆與桓

溫往反密計，愔大怒曰：小子死已晚矣！遂不復哭。

三年春二月乙巳，作新宮，帝移居會稽王邸。秦王堅遣征南大將軍、都督征討諸軍事、守尚書令長樂公丕，武衛將軍苟萇，尚書慕容暐帥步騎七萬寇襄陽，以荊州刺史楊安帥樊、鄧之眾為前鋒，征虜將軍始平石越帥精騎一萬出魯陽關，京兆尹慕容垂、揚武將軍姚萇帥眾五萬出南鄉，領軍將軍苟池、右將軍毛當、強弩將軍王顯帥眾四萬出武當，會攻襄陽。夏四月，秦兵至沔北。梁州刺史朱序以秦無舟楫，不以為虞。既而石越帥騎五千浮渡漢水，序惶駭，固守中城；越克其外郭，獲船百餘艘以濟餘軍。長樂公丕督諸將攻中城。序母韓氏聞秦兵將至，自登城履行，至西北隅，以為不固，帥百餘婢及城中女丁築邪城於其內。及秦兵至，西北隅果潰，眾移守新城，襄陽人謂之夫人城。桓沖在上明擁眾七萬，憚秦兵之疆，不敢進。丕欲急攻襄陽，苟萇曰：吾眾十倍於敵，糗糧山積，但稍遷漢、沔之民於許、洛，塞其運道，絕其援兵，譬如網中之禽，何患不獲，而多殺將士，急求成功哉！丕從之。慕容垂拔南陽，執太守鄭裔，與丕會襄陽。秋七月，新宮成。辛巳，帝入居之。秦兗州刺史彭超請攻沛郡太守戴逯於彭城，且曰：願更遣重將攻淮南諸城，為征南棊劫之勢，東西並進，丹楊不足平也。秦王堅從之，使都督東討諸軍事、後將軍俱難，右禁將軍毛盛，洛州刺史邵保帥步騎七萬寇淮陽、盱眙。超，越之弟；保，亮之從弟也。八月，彭超攻彭城。詔右將軍毛虎生帥眾五萬鎮姑孰以禦秦兵。秦梁州刺史韋鍾圍魏興太守吉挹於西城。九月，秦王堅與羣臣飲酒，以秘書監朱肜為正，人以極醉為限。秘書侍郎趙整作酒德之歌曰：地列酒泉，天垂酒池，杜康妙識，儀狄先知。

杼首帝女儀狄作酒以進於禹禹飲而甘之遂疏儀狄曰後世必有以酒亡國者紂爲長夜之飲

桀傾夏國，由此言之，前危後則。（紂爲酒池，以亡其國；桀亦以酒亡。則，法也。言前人之危亡，後人當以爲則。）堅大悅，命整書之以爲酒戒，自是宴羣臣禮飲而已。（禮飲，三爵而已。）

秦涼州刺史梁熙遣使入西域，揚秦威德。冬十月，大宛獻汗血馬。秦王堅曰：吾嘗慕漢文帝之爲人，用千里馬何爲！（漢文帝却千里馬，見十三卷元年。）命羣臣作止馬之詩而反之。（反，還也。）

西人趙寶起兵涼州，自稱晉西蠻校尉、巴郡太守。

秦豫州刺史北海公重鎮洛陽，謀反。秦王堅曰：長史呂光忠正，必不與之同。即命光收重，檻車送長安，赦之，以公就第。重，洛之兄也。

十二月，秦御史中丞李柔劾奏長樂公丕等擁衆十萬，攻圍小城，日費萬金，久而無效，請徵下廷尉。秦王堅曰：丕等廣費無成，實宜貶戮；但師已淹時，不可虛返，其特原之，令以成功贖罪。使黃門侍郎韋華持節切讓丕等，賜丕劍曰：來春不捷，汝可自裁，勿復持面見吾也。

周虓在秦，密與桓沖書，言秦陰計；又逃奔漢中，秦人獲而赦之。

四年春正月辛酉，大赦。

秦長樂公丕等得詔惶恐，乃命諸軍并力攻襄陽。秦王堅欲自將攻襄陽，詔陽平公融以關東六州之兵會壽春，梁熙以河西之兵爲後繼。陽平公融諫曰：陛下欲取江南，固當博謀熟慮，不可倉猝。若止取襄陽，又豈足親勞大駕乎！未有動天下之衆而爲一城者，所謂以隨侯之珠彈千仞之雀也。（呂氏春秋：以隨侯之珠彈千仞之雀，世必笑之，所用重，所要輕也。）梁熙諫曰：晉主之暴，未如孫皓，江山險固，易守難攻。陛下必欲廓清江表，亦不過分命將帥，引關東之兵南臨淮、泗，下梁、益之卒東出巴峽，又何必親屈鑾輅，遠幸沮澤乎！昔漢光武誅公孫述，晉武帝擒孫皓，未聞二帝自統六師，親執枹鼓，蒙矢石也。堅乃止。

詔冠軍將軍南郡相劉波帥衆八千救襄陽；波畏秦，不敢進。朱序屢出戰，破秦兵，引退稍遠，序不設備。二月，襄陽督護李伯護密遣其子送款於秦，請爲內應；長樂公丕命諸軍進攻之。戊午，克襄陽，執朱序，送長安。秦王堅以序能守節，拜度支尚書；以李伯護爲不忠，斬之。秦將軍慕容越拔順陽，執太守譙

秦王堅欲官之稷固辭不受堅以中壘將軍梁成為荊州刺史配兵一萬鎮襄陽選其才望禮而用之桓沖以襄陽陷沒上疏送章節（章印也節符節）請解職不許詔免劉波官俄復以為冠軍將軍秦以前將軍張蚝為并州刺史（蚝七吏翻）兗州刺史謝玄帥眾萬餘救彭城（帥讀曰率）軍于泗口欲遣間使報戴逯而不可得（間古莧翻）部曲將田泓請沒水潛行趣彭城（趣七喻翻）玄遣之泓為秦人所獲厚賂之使云南軍已敗泓偽許之既而告城中曰南軍垂至我單行來報為賊所得勉之秦人殺之彭超置輜重於留城（留縣故城屬彭城郡輜重直用翻下同）謝玄揚聲遣後軍將軍何謙向留城超聞之釋彭城圍引兵還保輜重戴逯帥彭城之眾隨謙奔玄超遂據彭城留兗州治中徐褒守之南攻盱眙（盱眙音吁怡）俱難克淮陰留邵保戍之三月壬戌詔以疆場多虞（場音亦）年穀不登其供御所須事從儉約九親供給（九親即九族）眾官廩俸權可減半凡諸役費自非軍國事要皆宜停省癸未使右將軍毛虎生帥眾三萬擊巴中以救魏興（巴中巴郡）前鋒督護趙福等至巴西為秦將張紹等所敗（敗補邁翻）亡七千餘人虎生退屯巴東蜀人李烏聚眾二萬圍成都以應虎生秦王堅使破虜將軍呂光擊滅之（破虜將軍蓋苻秦所置）夏四月戊申韋鍾拔魏興吉挹引刀欲自殺左右奪其刃會秦人至執之挹不言不食而死秦王堅歎曰周孟威不屈於前丁彥遠潔己於後吉祖沖閉口而死何晉氏之多忠臣也（周虓字孟威丁穆字彥遠吉挹字祖沖）挹參軍史穎得歸得挹臨終手疏詔贈益州刺史秦毛當王顯帥眾二萬自襄陽東會俱難彭超攻淮南五月乙丑難超拔盱眙執高密內史毛璪之（高密僑國也璪子皓翻）秦兵六萬圍幽州刺史田洛于三阿去廣陵百里朝廷大震臨江列戍遣征虜將軍謝石帥舟師屯涂中（涂讀曰滁）石安之弟也右衛將軍毛安之等帥眾四萬屯堂邑秦毛當毛盛帥騎二萬襲堂邑安之等驚潰兗州刺史謝玄自廣陵救三阿丙子難超戰敗退保盱眙六月戊子玄與田洛帥眾五萬進攻盱眙難超又敗退屯淮陰玄遣何謙等帥舟師乘潮而上夜焚淮橋（秦作橋於淮水以濟）邵保戰死難超退屯淮北玄與何謙戴逯田洛共

追之，戰于君川（[illegible]），復大破之。難、超北走，僅以身免。謝玄還廣陵，詔進號冠軍將軍，加領徐州刺史。（[illegible]）秦王堅聞之，大怒。秋，七月，檻車徵超下廷尉，（[illegible]）超自殺。難削爵為民。以毛當為徐州刺史，鎮彭城；毛盛為兗州刺史，鎮胡陸；（[illegible]）王顯為揚州刺史，戍下邳。（[illegible]）謝安為宰相，秦人屢入寇，邊兵失利，安每鎮之以和靜。其為政，務舉大綱，不為小察。時人比安於王導，而謂其文雅過之。

八月，丁亥，以左將軍王蘊為尚書僕射；頃之，遷丹楊尹。蘊自以國姻，（[illegible]）不欲在內，苦求外出；復以為都督浙江東五郡諸軍事、會稽內史。（[illegible]）

是歲，秦大饑。

五年春正月，秦王堅復以北海公重為鎮北大將軍，鎮薊。（[illegible]）

二月，作教武堂於渭城，（[illegible]）命太學生明陰陽兵法者教授諸將。（[illegible]）秘書監朱肜諫曰：「陛下東征西伐，所向無敵，四海之地，什得其八，雖江南未服，蓋不足言。是宜稍偃武事，增修文德；乃更始立學舍，教人戰鬭之術，殆非所以馴致

吉貞左
平規也

昇平也。（[illegible]）且諸將皆百戰之餘，何（[illegible]）患不習於兵，而更使受教於書生，非所以強其志氣也。此無益於實而有損於名，惟陛下圖之。」堅乃止。

秦征北將軍、幽州刺史行唐公洛，（[illegible]）勇而多力，能坐制奔牛，射洞犂耳；（[illegible]）自以有滅代之功，（[illegible]）求開府儀同三司，不得，由是怨憤。三月，秦王堅以洛為使持節、都督益寧西南夷諸軍事、征南大將軍、益州牧，（[illegible]）使自伊闕趨襄陽，泝漢而上。（[illegible]）洛謂官屬曰：「孤，帝室至親，（[illegible]）不得入為將相，而常擯棄邊鄙；今又投之西裔，復不聽過京師，（[illegible]）此必有陰計，欲使梁成沈孤於漢水耳！」（[illegible]）幽州治中平規曰：「逆取順守，湯、武是也；（[illegible]）因禍為福，桓、文是也。（[illegible]）主上雖不為昏暴，然窮兵黷武，民思有所息肩者，十室而九。若明公神旗一建，必率土雲從。今跨據全燕，地盡東海，北總烏桓、鮮卑，東引句麗、百濟，（[illegible]）控弦之士不減五十餘萬，奈何束手就徵，蹈不測之禍乎！」洛攘袂大言曰：「孤計決矣，沮謀者斬！」（[illegible]）於是自稱大將軍、大都督、秦王，以平規為幽州刺史，玄菟太守吉貞為左長史，（[illegible]）遼東

太守趙讚爲左司馬昌黎太守王縕爲右司馬
太守王琳北平太守皇甫傑牧官都尉魏敷等爲從
事中郎分遣使者徵兵於鮮卑烏桓
高句麗百濟新羅休忍諸國遣兵三萬助北海公重
戍薊諸國皆曰吾爲天子守藩不能從行唐公
爲逆洛懼欲止猶豫未決王縕王琳皇甫傑魏敷知
其無成欲告之洛皆殺之吉貞趙讚曰今諸國不從
事乖本圖明公若憚益州之行者當遣使奉表乞留
主上亦不應不從平規曰今事形已露何可
中止宜聲言受詔盡幽州之兵南出常山陽平公必

郊迎因而執之進據冀州總關東之衆以圖西土天下可指麾而定也洛從之
夏四月洛帥衆七萬發和龍（帥讀曰率下同）秦王堅召羣臣
謀之步兵校尉呂光曰行唐公以至親爲逆此天下
所共疾願假臣步騎五萬取之如拾遺耳堅曰重洛
兄弟據東北一隅兵賦全資未可輕也光曰彼衆迫
於凶威一時蟻聚耳若以大軍臨之勢必瓦解不足
憂也堅乃遣使讓洛使還和龍當以幽州永爲世封
洛謂使者曰汝還白東海王（堅本封東海王）幽州褊狹不足
以容萬乘須王秦中以承高祖之業

若能迎駕潼關者當位爲上公爵歸本國堅怒
左將軍武都竇衝及呂光帥步騎四萬討之右將軍
都貴馳傳詣鄴將冀州兵
三萬爲前鋒以陽平公融爲征討大都督北海
公重悉薊城之衆與洛會屯中山有衆十萬（薊音計）五
月竇衝等與洛戰于中山洛兵大敗生擒洛送長安
北海公重走還薊呂光追斬之屯騎校尉石越自東
萊帥騎一萬浮海襲和龍斬平規幽州悉平堅赦洛
不誅徙涼州之西海郡
臣光曰夫有功不賞有罪不誅雖堯舜不能爲治

況他人乎秦王堅每得反者輒宥之
使其臣狃於爲逆行險徼幸雖力屈被擒
猶不憂死亂何自而息哉書曰威克厥愛允濟愛克
厥威允罔功（書胤征之辭）詩云毋縱詭隨以謹罔極式遏
寇虐無俾作慝（詩民勞第三章之辭）今堅違之能無亡乎　朝
廷以秦兵之退爲謝安桓沖之功拜安衞將軍與沖
皆開府儀同三司　六月甲子大赦　丁卯以會稽
王道子爲司徒固讓不拜　秦王堅召陽平公
融爲侍中中書監都督中外諸軍事車騎大將軍司
隸校尉錄尚書事以征南大將軍守尚書令長樂公

丕為都督關東諸軍事征東大將軍冀州牧（樂音洛）堅以諸氐種類繁滋（種章勇翻）秋七月分三原九嵕武都汧雍氐十五萬戶（九嵕山在漢馮翊雲陽縣界唐在醴泉縣嵕祖紅翻汧苦堅翻雍於用翻）使諸宗親各領之散居方鎮如古諸侯長樂公丕領氐三千戶以仇池氐酋射聲校尉楊膺為征東左司馬九嵕氐酋長水校尉齊午為右司馬各領一千五百戶為長樂世卿（古者封建諸侯命卿皆世其官堅分置宗親散居方鎮各以種類）長樂郎中令略陽垣敞為錄事參軍（垣氐為世[illegible]後隨宋武南歸洛為累世將家）侍講扶風韋幹為參軍事申紹為別駕膺丕之妻兄也午膺之妻父也八月分幽州置

平州（晉書曰按平州禹貢冀州之域於周為幽州界漢屬右北平郡後漢末公孫度自號平州牧至孫文懿為魏所滅因置平州統遼東昌黎玄菟帶方五郡後還合於幽州苻秦滅燕復分幽州置平州公孫淵字文懿唐避高祖諱稱其字）以石越為平州刺史鎮龍城中書令梁讜為幽州刺史鎮薊城撫軍將軍毛興為都督河秦二州諸軍事河州刺史鎮枹罕（枹音膚）長水校尉王騰為并州刺史鎮晉陽河并二州各配氐戶三千興騰並苻氏婚姻氐之崇望也平原公暉為都督豫洛荊南兗東豫陽六州諸軍事鎮東大將軍豫州牧鎮洛陽（秦兗州刺史鎮倉垣南兗州鎮湖陸又秦初以豫州刺史鎮許昌載燕之後以豫州刺史鎮洛陽於許昌置東豫州陽當作揚按晉書地理志太平初始置陽州於宜陽苻堅以王墮為揚州刺史中下邳王暉所統）

移洛州刺史治豐陽（苻秦初以洛州刺史鎮陝城其州刺史中[illegible]豐陽既得襄陽以為荊州徙洛州於豐陽豐陽漢上洛縣地也宋白曰豐陽漢商縣地晉泰始三年分置豐陽縣在豐陽川）鉅鹿公叡為雍州刺史（雍於用翻）各配氐戶三千二百堅送丕至灞上諸氐別其父兄皆慟哭哀感路人趙整因侍宴援琴而歌曰（眞安世家說伏羲作琴長三尺六寸六分象三百六十六日也廣六寸象六合也[illegible]池水平也前廣後狹尊卑也[illegible]五弦宮也大弦君也寬和而溫小弦臣也清廉而不亂文王加二弦合君臣恩也[illegible]世本云琴神農所造琴操云伏羲作琴所以禦邪僻防心淫以脩身理性反其天真白虎通曰琴禁也所以禁止淫邪正人心也廣雅曰[illegible]文王武王加二絃以合君臣之恩琴清英曰舜彈五絃而天下化堯加二絃以合君臣之恩）阿得脂阿得脂博勞舅父是仇綏（[illegible]曰伯勞[illegible]）

（[illegible]而大飛不能翱翔遠上下而已[illegible]伯勞一曰博勞一名伯趙仇綏不知為何物）尾長翼短不能飛遠徙種人留鮮卑（謂徙諸氐而留慕容也種章勇翻）一旦緩急當語誰堅笑而不納（語牛倨翻）九月癸未皇后王氏崩 冬十月九眞太守李遜據交州反 秦王堅以左禁將軍楊璧為秦州刺史尚書趙遷為洛州刺史南巴校尉姜宇為寧州刺史（苻秦於南中置南巴校尉）十一月乙酉葬定皇后於隆平陵 十二月秦以左將軍都貴為荊州刺史鎮彭城（都貴鎮襄陽彭城誤也）置東豫州以毛當為刺史鎮許昌 是歲秦王堅遣高密太守毛璪之等二百餘人來歸（毛璪之被禽見上四年）

六年春正月帝初奉佛法立精舍於殿內後漢書姜肱傳曰就精廬求見徵君賢曰精廬即精舍也蓋以專精講習所謂為義今儒釋肄業之地通曰精舍引諸沙門居之尚書左丞王雅表諫不從雅肅之曾孫也王肅仕曹魏以經學名家武帝肅外孫也丁酉以尚書謝石為僕射夏六月庚子朔日有食之秋七月甲午交阯太守杜瑗斬李遜交州平冬十月故武陵王晞卒于新安晞徙新安見上卷簡文帝咸安元年十一月己亥以前會稽內史郗愔為司空愔固辭不起秦荊州刺史都貴遣其司馬閻振中兵參軍吳仲帥眾二萬寇竟陵竟陵縣屬江夏郡晉惠帝分立竟陵郡桓沖遣南平太守桓石虔衛軍參軍桓石民等帥水陸二萬拒之帥讀曰率石民石虔之弟也十二月甲辰石虔襲擊振仲大破之振仲退保管城石虔進攻之癸亥拔管城據載記石虔破振仲于滶水振仲退保管城又據水經沔水逕鄀縣故城南又東滶水注之滶水西南注于沔是曰滶口沔水又南逕石城西城因山為固晉竟陵郡所治也以此攷之管城當在滶水北獲振仲斬首七千級俘虜萬人詔封桓沖子謙為宜陽侯以桓石虔領河東太守沈約曰成帝咸康三年征西將軍庾亮以司州僑戶立南河東郡屬荊州五代志南郡松滋縣江左置河東郡是歲江東大饑七年春秦大司農東海公陽員外散騎侍郎王皮晉職官志

散騎侍郎四人魏末散騎常侍又置員外散騎侍郎晉武帝置員外散騎常侍亦置尚書郎周虓謀反虓虛交翻事覺收下廷尉下遐稼翻陽法之子皮猛之子也秦王堅問其反狀陽曰臣父哀公死不以罪事見一百卷穆帝升平元年臣為父復讎耳為于偽翻下其為同堅泣曰哀公之死事不在朕卿豈不知之王皮曰臣父丞相有佐命之勳而臣不免貧賤故欲圖富貴耳堅曰丞相臨終託卿以十具牛為治田之資未嘗為卿求官治直之翻為于偽翻知子莫若父何其明也周虓曰虓世荷晉恩生為晉臣死為晉鬼復何問乎荷下可翻復扶又翻下同先是虓屢謀反叛叛蒲半翻左右皆請殺之堅曰孟威烈士秉志如此豈憚死乎殺之適足成其名耳皆赦不誅徙陽于涼州之高昌郡據諸晉志河西張氏未嘗置高昌郡苻堅之世河西也以高昌為高昌太宋白曰張氏置是郡苻氏因之高昌郡漢車師後部高昌壁之地註又見後皮虓于朔方之北虓卒于朔方卒子恤翻陽勇力兼人尋復徙鄯善及建元之末秦國大亂建元十九年堅伐晉而敗秦遂以亂二十年堅死是建元十八年也復扶又翻鄯上扇翻陽劫鄯善之相欲求東歸鄯善王殺之史終言之秦王堅徙鄴銅駝銅馬飛廉翁仲於長安石虎所置於鄴者夏四月堅扶風太守王永為幽州刺史堅下當有以字永皮之兄也皮凶險無行而永清修好學行下孟翻好呼到翻故堅用之以陽平公融為司徒融固辭不受堅方

謀伐晉乃以融為征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五
月幽州蝗廣袤千里(廣古曠翻)秦王堅使散騎常侍彭
城劉蘭發幽冀青并民撲除之(撲普卜翻) 秋八月癸卯
大赦 秦王堅以諫議大夫裴元略為巴西梓潼二
郡太守使密具舟師(欲祖王濬之故智順流東下而伐晉也) 九月車
師前部王彌寘鄯善王休密馱(寘堂見翻馱徒何翻) 入朝于秦
(朝直遙翻) 請為鄉導以伐西域之不服者(鄉讀曰嚮) 因如漢灋
置都護以統理之秦王堅以驍騎將軍呂光為使持
節都督西域征討諸軍事(驍堅堯翻騎奇寄翻使疏吏翻) 與凌江
將軍姜飛(凌江將軍晉文王所置以授羅憲) 輕車將軍彭晃將軍杜

進康盛等(杜進康盛位至將軍未有將軍號) 摠兵十萬鐵騎五千以
伐西域陽平公融諫曰西域荒遠得其民不可使得
其地不可食漢武征之得不補失(謂漢武伐大宛破樓蘭姑師因其師)
也 今勞師萬里之外以踵漢氏之過舉臣竊惜之不
聽 桓沖使揚威將軍朱綽擊秦荊州刺史都貴于
襄陽焚踐沔北屯田掠六百餘戶而還(還從宣翻) 冬十月
秦王堅會羣臣于太極殿議曰自吾承業垂三十載
(堅以升平元年自立至是凡二十六年此舉之大長擢于不終尚寢幾焉乃欲駁况以遲宜其亡也) 四
方略定唯東南一隅未霑王化今略計吾士卒可得
九十七萬吾欲自將以討之(將即亮翻) 何如秘書監朱彤

曰陛下恭行天罰必有征無戰晉主不銜璧軍門則
走死江海陛下返中國士民使復其桑梓(謂永嘉之末避亂南渡之子孫也)
然後回輿東巡告成岱宗(杜佑曰岱宗東岳也特謂之太山為岱宗者以其處東北居寅丑之間萬物終始之地陰陽交代之所為衆山之宗故曰岱宗) 此千載
一時也(載子亥翻) 堅喜曰是吾志也尚書左僕射權翼曰
昔紂為無道三仁在朝武王猶為之旋師(論語微子去之箕子為之奴比干諫而死孔子曰殷有三仁焉史記武王即位九年東觀兵至于盟津諸侯不期而會者八百皆曰紂可伐矣武王曰未可也乃還師居二年紂暴虐滋甚殺王子比干囚箕子武王乃告諸侯曰殷有重罪不可以不伐遂率之紂達翻) 今晉雖微弱未有大惡
謝安桓沖皆江表偉人君臣輯睦內外同心以臣觀

之未可圖也堅嘿然良久曰諸君各言其志太子左
衛率石越曰今歲鎮守斗福德在吳(歲木星鎮土星斗牛女吳越揚
州分) 伐之必有天殃且彼據長江之險民為之用殆未
可伐也堅曰昔武王伐紂逆歲違卜(荀子曰武王之誅紂也東面而迎太歲楊倞注曰迎謂逆太歲也尸子曰武王伐紂魚辛諫曰歲在北方不可北征武王不從史記齊太公世家武王將伐紂卜龜兆不吉風雨暴至羣公盡懼唯太公彊之勸武王武王於行) 天道幽遠
未易可知(易以豉翻) 夫差孫皓皆保據江湖不免於亡今
以吾之衆投鞭於江足斷其流(斷丁管翻) 又何險之足恃
乎對曰三國之君皆淫虐無道(三國謂紂夫差孫皓) 故敵國
取之易於拾遺(易以豉翻) 今晉雖無德未有大罪願陛下

且案兵積穀，以待其釁。於是羣臣各言利害，久之不決。堅曰：此所謂築舍道傍，無時可成（詩曰：如彼築室于道謀，是用不潰于成），吾當內斷於心耳（斷，丁亂翻）。羣臣皆出，獨留陽平公融，謂之曰：自古定大事者，不過一二臣而已。今衆言紛紛，徒亂人意，吾當與汝決之。對曰：今伐晉有三難：天道不順，一也；晉國無釁，二也；我數戰兵疲（數，所角翻），民有畏敵之心，三也。羣臣言晉不可伐者，皆忠臣也，願陛下聽之。堅作色曰：汝亦如此，吾復何望（復，扶又翻）！吾彊兵百萬，資仗如山；吾雖未為令主，亦非闇劣（劣，弱也）。乘累捷之勢，擊垂亡之國，何患不克！豈可復留此殘寇，使長為國家之憂哉！（[illegible]）融泣曰：晉未可滅，昭然甚明。今勞師大舉，恐無萬全之功。且臣之所憂，不止於此。陛下寵育鮮卑、羌、羯，布滿畿甸，此屬皆我之深仇。太子獨與弱卒數萬留守京師，臣懼有不虞之變生於腹心肘腋，不可悔也。臣之頑愚，誠不足采；王景略一時英傑，陛下常比之諸葛武侯（諸葛亮謚武侯），獨不記其臨沒之言乎（見上卷寧康三年）！堅不聽。於是朝臣進諫者衆，堅曰：以吾擊晉，校其彊弱之勢，猶疾風之掃秋葉，而朝廷內外皆言不可，誠吾所不解也（朝，直遙翻；解，戶買翻。下同）！

太子宏曰：今歲在吳分（分，扶問翻），又晉君無罪，若大舉不捷，恐威名外挫，財力內竭，此羣下所以疑也。堅曰：昔吾滅燕，亦犯歲而捷，天道固難知也。秦滅六國，六國之君豈皆暴虐乎！冠軍、京兆尹慕容垂（冠軍將軍。冠，古玩翻）言於堅曰：弱并於彊，小并於大，此理勢自然，非難知也。以陛下神武應期，威加海外，虎旅百萬，韓、白滿朝（韓、白，謂韓信、白起，言秦多良將也），而蕞爾江南（蕞，徂外翻，小也），獨違王命，豈可復留之以遺子孫哉（復，扶又翻；遺，于季翻）！詩云：謀夫孔多，是用不集（詩小旻之辭）。陛下斷自聖心足矣（斷，丁亂翻），何以廣詢朝衆！晉武平吳，所仗者張、杜二三臣而已（張華、杜預也。事見八十卷武帝咸寧五年。朝，直遙翻），若從朝衆之言，豈有混壹之功！堅大悅，曰：與吾共定天下者，獨卿而已。賜帛五百匹。堅銳意欲取江東，寢不能旦。陽平公融諫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老子道德經之辭）。自古窮兵極武，未有不亡者。且國家本戎狄也，正朔會不歸人（會，要也；言大要中國正朔相傳，不歸夷狄也）。江東雖微弱僅存，然中華正統，天意必不絕之。堅曰：帝王曆數，豈有常邪！惟德之所在耳。劉禪豈非漢之苗裔邪，終為魏所滅。汝所以不如吾者，正病此不達變通耳。堅素信重沙門道安（道安在襄陽，堅破襄陽而致之），羣臣使道安乘間進

言闚音窺十一月堅與道安同輦遊于東苑堅曰朕將與公南遊吳越泛長江臨滄海不亦樂乎泛孚音安曰陛下應天御世居中土而制四維自足比隆堯舜何必櫛風沐雨經略遐方乎且東南卑濕沴氣易構沴音戾五行之氣相克勝則為沴氣虞舜遊而不歸大禹往而不復虞舜南巡狩崩于蒼梧之野禹東巡狩至于會稽而崩何足以上勞大駕也堅曰天生烝民而樹之君使司牧之朕豈敢憚勞使彼一方獨不被澤乎被皮義翻必如公言是古之帝王皆無征伐也道安曰必不得已陛下宜駐蹕洛陽遣使者奉尺書於前諸將總六師於後彼必稽首入臣不必親涉

江淮也涉音牒堅不聽堅所幸張夫人諫曰妾聞天地之生萬物聖王之治天下治直之翻皆因其自然而順之故功無不成是以黃帝服牛乘馬因其性也言因牛馬之性故可引重而致遠禹濬九川障九澤因其勢也言因高下之勢以導川澤而毀后稷播殖百穀因其時也因天時而播殖則百穀成湯武帥天下而攻桀紂因其心也因人心而用兵天下服帥湯武皆有因則成無因則敗今朝野之人皆言晉不可伐陛下獨決意行之妾不知陛下何所因也書曰天聰明自我民聰明書皋陶謨之辭天猶因民而況人乎妾又聞王者出師必上觀天道下順人心今人心既不然矣請驗之

天道諺云雞夜鳴者不利行師犬群嗥者宮室將空嗥戶刀翻兵動馬驚軍敗不歸自秋冬以來衆雞夜鳴羣犬哀嗥廄馬多驚武庫兵器自動有聲此皆非出師之祥也堅曰軍旅之事非婦人所當預也堅幼子中山公詵最有寵亦諫曰臣聞國之興亡繫賢人之用捨今陽平公國之謀主而陛下違之晉有謝安桓沖而陛下伐之臣竊惑之堅曰天下大事孺子安知秦劉蘭討蝗經秋冬不能滅十二月有司奏徵蘭下廷尉下遐稼翻秦王堅曰災降自天非人力所能除此由朕之失政蘭何罪乎是歲秦大熟上田畝收七十石下

者三十石蝗不出幽州之境不食麻豆上田畝收百石下者五十石物反常為妖蝗之為災尚矣蝗食禾稼不食五穀妖之大者也豐年人猶困力穡至秋有收自古以來未有畝收百石七十石之理而畝收五十石三十石亦未之聞也使其誠有之又豈非反常之大者乎使其無之則州縣相與誣飾以罔上亦不祥之大者也秦亡宜矣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四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五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充集賢殿修撰判西京留司御史臺上柱國河內郡開國侯食邑一千三百戶食實封肆佰戶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

勑編集

後學天台　胡三省　音註

晉紀二十七（起昭陽協洽，盡閼逢涒灘，凡二年。）

烈宗孝武皇帝上之下

太元八年春正月，秦呂光發長安，以鄯善王休密䭾（䭾，唐何翻）、車師前部王彌窴（窴，徒賢翻，又唐見翻）為鄉導（鄉，讀曰嚮）。三月丁巳，大赦。夏五月，桓沖帥眾十萬伐秦，攻襄陽（帥，讀曰率），遣前將軍劉波等攻沔北諸城（沔，彌兗翻），輔國將軍楊亮攻蜀，拔五城，進攻涪城（涪，音浮）。鷹揚將軍郭銓攻武當。六月，沖別將攻萬歲、筑陽，拔之（萬歲城名，近筑陽。筑陽，漢縣，屬南陽郡，晉屬順陽郡，春秋穀伯之國也。唐為襄州穀城縣。師古曰：筑，音逐）。秦王堅遣征南將軍鉅鹿公叡、冠軍將軍慕容垂等帥步騎五萬救襄陽（騎，奇寄翻），兗州刺史張崇救武當，後將軍張蚝、步兵校尉姚萇救涪城（蚝，七吏翻。萇，仲良翻）。叡軍于新野，垂軍于鄧城（鄧城縣，屬襄陽郡，蓋晉置也）。桓沖退屯沔南。秋七月，郭銓及冠軍將軍桓石虔敗張崇于武當（敗，補邁翻），掠二千戶以歸。鉅鹿公叡遣慕容垂為前鋒，進臨沔水。垂夜命軍士人持十炬，繫于樹枝，光照數十里。沖懼，退還上明（沖鎮上明，見上卷二年）。張蚝出斜谷（斜，余遮翻。谷，音浴，又古祿翻），楊亮引兵還。沖表其兄子石民領襄城太守，戍夏口，沖自求領江州刺史，詔許之。秦王堅下詔大舉入寇，民每十丁遣一兵；其良家子年二十已下，有材勇者，皆拜羽林郎。又曰：「其以司馬昌明為尚書左僕射，謝安為吏部尚書，桓沖為侍中；勢還不遠（謂以勢言之，克晉之期近。在曰久罣師不遂。還，音旋，又如字），可先為起第（為，于偽翻）。」良家子至者三萬餘騎（騎，奇寄翻，下同），拜秦州主簿趙盛之為少年都統（都統之名起於此。少，詩照翻，下同）。是時，朝臣皆不欲堅行（朝，直遙翻），獨慕容垂、姚萇及良家子勸之。陽平公融言於堅曰：「鮮卑、羌虜，我之仇讎（鮮卑，慕容垂也。羌，姚萇也。其國為秦所滅，欲報其讎），常思風塵之變以逞其志，所陳策畫，何可從也！良家少年皆富饒子弟，不閑軍旅，苟為諂諛之言以會陛下之意（會，合也）。今陛下信而用之，輕舉大事，臣恐功既不成，仍有後患，悔無及也！」堅不聽。八月戊午，堅遣陽平公融督張蚝、慕容垂等步騎二十五萬為前鋒；以兗州刺史姚萇為龍驤將軍，督益、梁州諸軍事。堅謂萇曰：「昔朕以龍驤建業（堅以龍驤將軍殺苻生得秦國。驤，思將翻），未嘗輕以授人，卿其勉之！」左將軍竇衝曰：「王者無戲言，此不祥之

衡也堅默然慕容楷慕容紹言於慕容垂曰主上驕
矜已甚叔父建中興之業在此行也垂曰然非汝誰
與成之(至此垂知堅必敗方與兄子明言之)甲子堅發長安戎卒六十
餘萬騎二十七萬旗鼓相望前後千里九月堅至項
城涼州之兵始達咸陽蜀漢之兵方順流而下幽冀
之兵至于彭城東西萬里水陸齊進運漕萬艘(艘蘇遭翻)
陽平公融等兵三十萬先至潁口(潁水入淮之口地理志潁水出陽
城縣陽乾山東至下蔡入淮)詔以尚書僕射謝石為征虜將軍征
討大都督以徐兗二州刺史謝玄為前鋒都督與輔
國將軍謝琰西中郎將桓伊等眾共八萬拒之使龍
驤將軍胡彬以水軍五千援壽陽琰安之子也是時
秦兵既盛都下震恐謝玄入問計於謝安安夷然(夷然坦
也平也言其無異平日也)答曰已別有旨既而寂然玄不敢復
言乃令張玄重請(重直龍翻又)安遂命駕出遊山墅(墅承
與翻田廬也)親朋畢集與玄圍棊賭墅安棊常劣於玄是
日玄懼便為敵手而又不勝(敵手謂下子爭行相角智算相敵也玄懼不在棊
故不能勝安)安遂游陟至夜乃還(還從宣翻又如字)桓沖深以根
本為憂遣精銳三千入衛京師謝安固卻之曰朝廷
處分已定(處昌呂翻分扶問翻)兵甲無闕西藩宜留以為防沖
對佐吏歎曰(佐謂諸府參佐吏)謝安石有廟堂之量不閑將

略(將即亮翻)今大敵垂至方遊談不暇遣諸不經事少年
拒之眾又寡弱天下事已可知吾其左衽矣　以琅
邪王道子錄尚書六條事(錄尚書六條事始於劉聰)　冬十月秦
陽平公融等攻壽陽癸酉克之執平虜將軍徐元喜
等融以其參軍河南郭褒為淮南太守(淮南郡本治壽陽秦既得
之以郭褒為太守)慕容垂拔鄖城(杜預曰江夏雲杜縣東北有鄖城鄖于分翻)胡
彬聞壽陽陷退保硤石(水經注淮水東過壽春縣北右肥水又東北逕山硤中謂
之硤石對岸山上結二城以防津要杜佑曰硤石今在壽春縣)融進攻之秦衛將
軍梁成等帥眾五萬屯于洛澗柵淮以遏東兵(水經
澗上承死馬塘水北歷秦晉下注淮謂之洛口帥讀曰率下同)謝石謝玄等去洛澗
二十五里而軍憚成不敢進胡彬糧盡潛遣使告石
等曰今賊盛糧盡恐不復見大軍(復扶又翻)秦人獲之送
於陽平公融融馳使白秦王堅曰賊少易擒但恐逃
去宜速赴之(使疏吏翻下同融持議以為晉不可伐今臨敵乃輕脫如此天奪其鑒也少
詩照翻易以豉翻)堅乃留大軍於項城引輕騎八千兼道就
融於壽陽遣尚書朱序來說謝石等以為彊弱異勢
不如速降(三年堅執朱序於襄陽以為度支尚書說輸芮翻降戶江翻)序私謂石
等曰若秦百萬之眾盡至誠難與為敵今乘諸軍未
集宜速擊之若敗其前鋒(敗補邁翻)則彼已奪氣可遂破
也石聞堅在壽陽甚懼欲不戰以老秦師謝琰勸石

從序言。十一月，謝玄遣廣陵相劉牢之帥精兵五千趣洛澗，（趣七喻翻）未至十里，梁成阻澗為陳以待之。（陳讀曰陣）牢之直前渡水，擊成，大破之，斬成及弋陽太守王詠；（曹魏分西陽置弋陽郡，秦未有其地也。王詠領太守，[illegible]）又分兵斷其歸津，（斷丁管翻）秦步騎崩潰，爭赴淮水，士卒死者萬五千人，執秦揚州刺史王顯等，盡收其器械軍實。（[illegible]）於是謝石等諸軍水陸繼進。秦王堅與陽平公融登壽陽城望之，見晉兵部陳嚴整，又望八公山上草木，皆以為晉兵。（八公山在今壽春縣北四里。淮南王安好神仙，八公詣門求見，門者曰：吾王好長生，今先生無駐衰之術，未敢以聞。八公皆變成童，王乃[illegible]山上[illegible]）顧謂融曰：「此亦勍敵，何謂弱也！」（[illegible]）憮然始有懼色。（憮罔甫翻）

（[illegible]）秦兵逼肥水而陳，晉兵不得渡。謝玄遣使謂陽平公融曰：「君懸軍深入，而置陳逼水，此乃持久之計，非欲速戰者也。若移陳少卻，（[illegible]）使晉兵得渡，以決勝負，不亦善乎！」秦諸將皆曰：「我眾彼寡，不如遏之，使不得上，（上時掌翻）可以萬全。」堅曰：「但引兵少卻，使之半渡，我以鐵騎蹙而殺之，蔑不勝矣！」融亦以為然，遂麾兵使卻。秦兵遂退，不可復止。（[illegible]）謝玄、謝琰、桓伊等引兵渡水擊之。融馳騎略陳，欲以帥退者，（[illegible]）馬倒，為晉兵所殺，秦兵遂潰。

臣朱任重擇絕鄂之我周郎赤壁上戰以汝爲肥小形戰之古來三絕讀合人狂喜

玄等乘勝追擊，至于青岡；（青岡去今壽春縣三十里）秦兵大敗，自相蹈藉而死者，蔽野塞川。（[illegible]）其走者聞風聲鶴唳，皆以為晉兵且至，晝夜不敢息，（[illegible]）草行露宿，（草行不敢由路，露宿者不敢入人家[illegible]）重以飢凍，（重直用翻）死者什七、八。初，秦兵少卻，朱序在陳後呼曰：「秦兵敗矣！」眾遂大奔。序因與張天錫、徐元喜皆來奔。（[illegible]）獲秦王堅所乘雲母車。（雲母車以雲母飾車[illegible]）復取壽陽，執其淮南太守郭褒。（[illegible]）

堅中流矢，單騎走至淮北，（[illegible]）飢甚，民有進壺飧、豚髀者，（[illegible]）堅食之，賜帛十匹，綿十斤。辭曰：「陛下厭苦安樂，（[illegible]）自取危困。臣為陛下子，陛下為臣父，安有子飼其父而求報乎！」弗顧而去。（[illegible]）堅謂張夫人曰：「吾今復何面目治天下乎！」（[illegible]）潸然流涕。是時，諸軍皆潰，惟慕容垂所將三萬人獨全，（[illegible]）堅以千餘騎赴之。世子寶言於垂曰：「家國傾覆，天命人心皆歸至尊，但時運未至，故晦跡自藏耳。今秦主兵敗，委身於我，是天借之便以復燕祚，此時不可失也，願不以意氣微恩忘社稷之重！」（意氣微恩，謂堅[illegible]）垂曰：「汝

諸公自此度量意不及良

言是也然彼以赤心投命於我若之何害之天苟弃之不患不亡不若保護其危以報德徐俟其釁而圖之既不負宿心且可以義取天下(慕容垂此言猶有君人之度)奮威將軍慕容德曰秦彊而并燕秦弱而圖之此爲報仇雪恥非負宿心也兄奈何得而不取釋數萬之衆以授人乎垂曰吾昔爲太傅所不容置身無所逃死於秦(見一百二卷海西公太和四年)秦主以國士遇我恩禮備至後復爲王猛所賣(復扶又翻下尚復復德同)無以自明秦主獨能明之(見太和五年)此恩何可忘也若氏運必窮吾當懷集關東以復先業耳關西會非吾有也冠軍行參軍趙秋曰明公當紹復燕祚著於圖讖(冠古玩翻讖楚譖翻)今天時已至尚復何待若殺秦主據鄴都鼓行而西三秦亦非苻氏之有也垂親黨多勸垂殺堅垂皆不從悉以兵授堅平南將軍慕容暐屯鄖城聞堅敗棄其衆遁去至滎陽慕容德復說暐起兵以復燕祚(復扶又翻說輸芮翻)暐不從謝安得驛書知秦兵已敗時方與客圍棊攝書置牀上了無喜色(攝收也)圍棊如故客問之徐答曰小兒輩遂已破賊既罷還內過戶限不覺屐齒之折(言其喜甚也史言安矯情鎮物人臣以安社稷爲悅者也大敵壓境一戰而破之安得不喜乎假[illegible]之[illegible]非人之[illegible]也)丁亥謝石等歸建康得秦樂工能習舊聲

於是宗廟始備金石之樂(永嘉之亂伶官樂器皆沒於劉石江左初立宗廟以無雅樂及伶人省太樂并鼓吹令是後頗得登歌食舉之樂猶有未備太寧末明帝又訪阮孚等增益之咸和中成帝乃復置太樂官鳩集遺工而尚未有金石也及慕容儁平冉閔兵戈之際鄴下樂人頗亦有來者謝尚鎮壽陽採拾樂人以備太樂并制石磬雅樂始頗具王猛平鄴慕容氏所得樂聲又入關右、破苻堅獲其樂工楊蜀等閑習舊樂於是金石始備焉)乙未以張天錫爲散騎常侍(騎奇寄翻散悉亶翻)朱序爲琅邪內史 秦王堅收集離散比至洛陽(比必寐翻)衆十餘萬百官儀物軍容粗備(粗坐五翻)慕容農謂慕容垂曰尊不迫人於險(尊謂其父垂也慕容令亦以垂爲尊蓋其父子間常稱也)其義聲足以感動天地農聞祕記曰燕復興當在河陽(與讀曰豫)夫取果於未熟與自落不過旬日之間然其難易美惡相去遠矣(易以豉翻)垂心善其言行至澠池(澠彌兗翻)言於堅曰北鄙之民聞王師不利輕相扇動臣請奉詔書以鎮慰安集之因過謁陵廟(垂欲因行自謁其祖父陵廟也)堅許之權翼諫曰國兵新破四方皆有離心宜徵集名將置之京師以固根本鎮枝葉(將即亮翻)垂勇略過人世豪東夏頃以避禍而來其心豈止欲作冠軍而已哉(夏戶雅翻冠古玩翻)譬如養鷹飢則附人每聞風飆之起常有陵霄之志正宜謹其絛籠([illegible])豈可解縱任其所(飆卑遙翻釋曰扶風自下而上曰飆絛他刀翻絛繩也所以繫鷹)欲哉堅曰卿言是也然朕已許之匹夫猶不食言

國門食言者食盡其言僞不實況萬乘乎乘繩證翻君天命有廢興固非
智力所能移也翼曰陛下重小信而輕社稷臣見其
往而不返關東之亂自此始矣堅不聽遣將軍李蠻
閔亮尹固帥衆三千送垂又遣驍騎將軍石越帥精
卒三千戍鄴驃騎將軍張蚝帥羽林五千戍并州鎮
軍將軍毛當帥衆四千戍洛陽驍騎堅堯翻閔同帥讀曰率下同騎奇寄翻
驃匹妙翻蚝七吏翻權翼密遣壯士邀垂於河橋南空倉中垂
疑之自涼馬臺結草筏以渡水經注東郡白馬縣有涼城河水東逕其白北有神馬亭西去白馬津可二十許里實中層峙南北二百步東西五十許步今按神馬亭既在東郡白馬正對黎陽岸垂安得越洛而至此渡河乎此涼馬臺當在平津播之西也涼馬臺由昔人於河諸涼馬浴馬臺名
竟騎馬就涼因名高臺使典軍程同衣己衣乘己馬與僮僕趣
河橋所置也同衣於既翻典軍蓋王國官垂在燕爲吳王時趣七喻翻伏兵發同馳
馬獲免十二月秦王堅至長安哭陽平公而後入諡
曰哀公大赦復死事者家復方目翻復其家之賦役也庚午大
赦以謝石爲尚書令進謝玄號前將軍固讓不受
謝安婿王國寶坦之之子也安惡其爲人惡烏路翻每抑
而不用以爲尚書郎國寶自以望族故事唯作吏部
不爲餘曹尚書部晉制三十五曹置郎二十三人更相統攝及江左無直事右民屯田庫部別兵都兵騎兵左右士運曹十曹郎康穆以後又無虞曹二千石二郎但有殿中祠部吏部儀曹三公比部
金部倉部度支都官起部水部主客駕部庫部中兵外兵十八曹後又省主客起部水部餘十五曹而吏兵

部最爲清選國寶不拜由是怨安國寶從妹爲會稽王道
子妃帝與道子皆嗜酒狎昵邪諂從才用翻昵尼質翻國寶乃
諂安於道子使離閒之於帝閒古莧翻安功名既盛而險
詖求進之徒多毀短安帝由是稍疏忌之詖彼義翻初
開酒禁漢建安中曹公禁酒增民稅米口五石成帝咸和五年始度田取十分之一率畝稅米三升哀帝即位除度田收租之制公王以下口稅米三斛唯蠲在役之身今又增口五石
秦呂光行越流沙三百
餘里漢西域傳曰出陽關自近者始曰鄯善從鄯善西行至車師又至都善爲道由門沙西行度流沙其國北有大沙磧每至其境無水草行者以人畜骨爲驗風之所至其國人每以爲患日中熱風至則老駝預知之即聚立埋其口鼻於沙中人若不防就死自漢以來以駝候風聚立埋其口鼻驗沙中之風信若疾驟沙即殺人
在沙用數程西八十里戰國元朝弱水流沙處沙州西八十里又流沙在張掖郡居延縣東北亦言出鍾山西行又西南流至于沙洲之山古文以爲流沙地又在西海之南又經天南之西又西出于沙山
焉耆等諸國皆降焉耆音夷惟龜茲王帛
純拒之龜茲音丘慈嬰城固守光進軍攻之秦王堅之
入寇也以乞伏國仁爲前將軍領先鋒騎騎奇寄翻會國
仁叔父步頹反於隴西堅遣國仁還討之國仁乞伏司繁之子繁歸秦見
元年見上卷步頹聞之大喜迎國仁於路國仁置酒大言
曰苻氏疲民逞兵殆將亡矣吾當與諸君共建一方
之業及堅敗國仁遂迫脅諸部有不從者擊而併之
衆至十餘萬慕容垂至安陽安陽城在鄴西南遣參軍田

山僭茂於長樂公丕丕音浩丕聞垂北來疑其欲為亂
然猶身自迎之趙秋勸垂於座取丕因據鄴起兵垂
不從丕謀襲擊垂侍郎天水姜讓諫曰晉制王國置侍郎二人
垂反形未著而明公擅殺之非臣子之義不如待以
上賓之禮嚴兵衛之密表情狀聽敕而後圖之丕從
之館垂於鄴西館音貫垂潛與燕之故臣謀復燕祚會
丁零翟斌起兵叛秦丁零種落本居中山苻堅之滅燕也徙於新安斌仕秦為衛軍
從事中郎謀攻豫州牧平原公暉於洛陽秦王堅驛
書使垂將兵討之將即亮翻石越言於丕曰王師新敗民
心未安負罪亡匿之徒思亂者衆故丁零一唱旬日

之中衆已數千此其驗也慕容垂燕之宿望有興復
舊業之心今復資之以兵此為虎傅翼也今復扶又翻為于偽
翻傅讀曰附丕曰垂在鄴如藉虎寢蛟藉慈夜翻常恐為肘腋
之變腋音亦今遠之於外不猶愈乎遠于願翻且翟斌凶悖
悖蒲內翻又蒲沒翻必不肯為垂下使兩虎相斃吾從而制之
此卞莊子之術也乃以羸兵二千及鎧仗之弊者給
垂羸倫為翻鎧可亥翻又遣廣武將軍苻飛龍帥氐騎一千為
垂之副帥讀曰率騎奇寄翻密戒飛龍曰垂為三軍之帥卿為
謀垂之將行矣勉之使成鄴丁零和其亂以觀王波浚其將帥
垂智略不足以濟其事也帥所類翻將即亮翻垂請入鄴城拜廟燕故廟在鄴城丕不許乃潛服而入亭吏禁之垂怒斬吏燒
亭而去石越言於丕曰垂敢輕侮方鎮殺吏燒亭反
形已露可因此除之丕曰淮南之敗垂侍衛乘輿乘繩證翻
此功不可忘也越曰垂尚不忠於燕安能盡忠於
我失今不取必為後患丕不從越退告人曰公父子
好為小仁不顧大計終當為人禽耳越之言卒如所料
翻垂留慕容農慕容楷慕容紹於鄴行至安陽之湯
池閔亮李毗自鄴來以丕與苻飛龍所謀告垂
別書戒苻飛龍圖垂以丕謀己泄垂因激怒其衆曰吾盡忠於
苻氏而彼專欲圖吾父子吾雖欲已得乎乃託

言兵少少詩沼翻停河內募兵旬日間有衆八千平原公
暉遣使讓垂趣使進兵使疏吏翻趣讀曰促垂謂飛龍曰今
寇賊不遠河內至新安洛陽路近故云然當晝止夜行襲其不
意飛龍以為然壬午夜垂遣世子寶將兵居前少子
隆勒兵從己少詩照翻將即亮翻令氐兵五人為伍陰與寶約
聞鼓聲前後合擊氐兵及飛龍盡殺之參佐家在西
者皆遣還并以書遺秦王堅言所以殺飛龍之故言蓋
不使飛龍殺己故殺之也遺于季翻初垂從堅入鄴事見一百二卷海西公太和五年
其子麟屢發垂謀於燕事見和四年立殺其母然猶不忍
之外舍希得侍見見賢遍翻及殺苻飛龍麟屢進

……垂意（垂意所欲為而思慮得有所未至者，能迎其機言之，故謂之啓發）更奇之，寵待與諸子均矣。（為後燕張本）慕容鳳及燕故臣之子燕郡王騰、遼西段延等，（段延，蓋段國之後，[illegible]）聞翟斌起兵，各帥部曲歸之。（帥讀曰率）平原公暉使武平武侯毛當討斌。慕容鳳曰：「鳳今將雪先王之恥，（燕之亡也，鳳父桓死，鳳事見一百二卷海西公太和五年）請為將軍斬此氐奴。」（為，于偽翻）乃擐甲直進，（擐音宦）丁零之眾隨之，大敗秦兵，（敗，補邁翻）斬毛當，遂進攻陵雲臺戍，克之，（陵雲臺，魏文帝所築，在洛城西）收萬餘人甲仗。（[illegible]）癸未，慕容垂濟河焚橋，有眾三萬，留遼東鮮卑可足渾譚集兵於河內之沙城。（言河內，以別魏郡之沙城，[illegible]）渾氏譚，蓋亦燕之戚黨也。垂遣田山如鄴，密告慕容農等使起兵相應。時日已暮，農與慕容楷留宿鄴中，慕容紹先出至蒲池，（蒲池在鄴城外，慕容儁與群臣宴處）盜丕駿馬數百匹以待農。甲申晦，農、楷將數十騎微服出鄴，遂同奔列人。（列人縣，漢屬鉅鹿郡，晉屬廣平郡，其地在鄴城東北。魏收地形志，魏郡臨漳縣有列人城，又別有列人縣，亦屬魏郡）

九年春正月乙酉朔，秦長樂公丕大會賓客，（樂音洛）請慕容農，不得；始覺有變，遣人四出求之，三日乃知其在列人，已起兵矣。慕容鳳、王騰、段延皆勸翟斌奉慕容垂為盟主，斌從之。垂欲襲洛陽，且未知斌之誠僞，乃拒之曰：「吾來救豫州，（秦平原公暉以豫州牧鎮洛陽）不來赴君；君既建大事，成享其福，敗受其禍，吾無預焉。」丙戌，垂至洛陽，平原公暉聞其殺苻飛龍，閉門拒之。翟斌復遣長史郭通往說垂，（說，式芮翻）垂猶未許。通曰：「將軍所以拒通者，豈非以翟斌兄弟山野異類，無奇才遠略，必無所成故邪？獨不念將軍今日憑之，可以濟大業乎？」（[illegible]）垂乃許之。於是斌帥其眾來與垂會，（帥讀曰率）勸垂稱尊號。垂曰：「新興侯，吾王也，（秦封慕容暐為新興侯）當迎歸返正耳。」垂以洛陽四面受敵，欲取鄴而據之，乃引兵而東。故扶餘王餘蔚為滎陽太守，（餘蔚事見一百二卷太和五年）及昌黎鮮卑衛駒各帥其眾降垂。（帥讀曰率；降，戶江翻）垂至滎陽，群下固請上尊號；垂乃依晉中宗故事，（晉元帝廟號中宗，[illegible]）稱大將軍、大都督、燕王，承制行事，（[illegible]元帝稱晉王承制，見八十卷建武元年）謂之統府。群下稱臣，文表奏疏，封拜官爵，皆如王者。以弟德為車騎大將軍，封范陽王，（騎，奇寄翻）兄子楷為征西大將軍，封太原王，（楷，恪之子也，恪封太原王，今令楷襲父爵）翟斌為建義大將軍，封河南王，（[illegible]）餘蔚為征東將軍、統府左司馬，封扶餘王，衛駒為鷹揚將軍，慕容鳳為建策將軍。（建策將軍，亦慕容垂一時所置也）帥眾二十餘萬，（帥讀曰率）自石門濟河，長驅向鄴。慕容農之

奔列人也止於烏桓魯利家（魯利烏桓人家於列人）利為之置饌（饌雛戀翻又雛睆翻具食也）農笑而不食利謂其妻曰惡奴（[illegible]妻之語）郎貴人家貧無以饌之奈何妻曰郎有雄才大志今無故而至必將有異非為飲食來也（為于偽翻）君亟出遠望以備非常利從之農謂利曰吾欲集兵列人以圖興復卿能從我乎利曰死生唯郎是從（[illegible]）農乃詣烏桓張驤說之曰（[illegible]）家王已舉大事翟斌等咸相推奉遠近響應故來相告耳驤再拜曰得舊主而奉之敢不盡死於是農驅列人居民為士卒斬桑榆為兵裂襜裳為旗（[illegible]）使趙秋說屠各畢聰（[illegible]）聰與屠各卜勝張延李白郭超及東夷餘和敕勃（[illegible]）易陽烏桓劉大（[illegible]）各帥部眾數千赴之（[illegible]）農假張驤輔國將軍劉大安遠將軍魯利建威將軍農自將攻破館陶（[illegible]）收其軍資器械遣蘭汗段讚趙秋慕輿悕略取康臺牧馬數千匹（[illegible]）汗燕王垂之從舅（[illegible]）讚聰之子也（[illegible]）於是步騎雲集眾至數萬驤等共推農為使持節都督河北諸軍事驃騎大將軍監統諸將（[illegible]）隨才部署上下肅然農（[illegible]）未至不敢封賞將士趙秋曰軍無賞士不往（[illegible]）今之來者皆欲建一時之功規萬世之利（[illegible]）宜承制封拜以廣中興之基農從之於是赴者相繼垂聞而善之農間招庫傉官偉於上黨東引乞特歸於東阿北召光烈將軍平叡及叡兄汝陽太守幼於燕國偉等皆應之（[illegible]）又遣蘭汗攻頓丘克之（[illegible]）農號令整肅軍無私掠（[illegible]）士女喜悅長樂公丕使石越將步騎萬餘討之農曰越有智勇之名今不南拒大軍而來此是畏王而陵我也（[illegible]）必不設備可以計取之眾請治列人城（[illegible]）農曰善用兵者結士以心不以異物（[illegible]）今起義兵唯敵是求當以山河為城池何列人之足治也辛卯越至列人西農使趙秋及參軍綦毋滕擊越前鋒破之（[illegible]）參軍太原趙謙言於農曰越甲仗雖精人心危駭易破也（[illegible]）宜急擊之農曰彼甲在外我甲在心（[illegible]）晝戰則士卒見其外貌而懼之不如待暮

擊之可以必克令軍士嚴備以待毋得妄動越立柵自固農笑謂諸將曰越兵精士衆不乘初至之銳以擊我方更立柵吾知其無能爲也向暮農鼓譟出陳于城西（陳讀曰陣）牙門劉木請先攻越柵農笑曰凡人見美食誰不欲之何得獨請然汝猛銳可嘉當以先鋒惠汝木乃帥壯士四百騰柵而入秦兵披靡（披，普彼翻，下同）農督大衆隨之大敗秦兵斬越送首於垂（敗，補邁翻）越與毛當皆秦之驍將也（驍，堅堯翻。將，即亮翻）故秦王堅使助二子鎭守既而相繼敗没人情騷動（騷，蘇遭翻）所在盜賊羣起庚戌燕王垂至鄴改秦建元二十年爲燕元年服色朝儀皆如舊章以前岷山公庫傉官偉爲左長史前尚書段崇爲右長史滎陽鄭豁等爲從事中郎慕容農引兵會垂於鄴垂因其所稱之官而授之立世子寶爲太子封從弟拔等十七人及甥宇文輸舅子蘭審皆爲王其餘宗族及功臣封公者三十七人侯伯子男者八十九人可足渾譚集兵得二萬餘人攻野王拔之平幼及其弟叡規亦帥衆數萬會垂於鄴長樂公丕使姜讓誚讓燕王垂且說之曰過而能改今猶未晚也垂

曰孤受主上不世之恩故欲安全長樂公使盡衆赴京師（京師，長安也）然後脩復國家之業與秦永爲鄰好（好，呼到翻）何故闇於機運不以鄴城見歸若迷而不復當窮極兵勢恐單馬求生亦不可得也讓厲色責之曰將軍不容於家國投命聖朝燕之尺土將軍豈有分乎（分，扶問翻）主上與將軍風殊類別一見傾心親如宗戚寵踰勳舊自古君臣際遇有如是之厚者乎一旦因王師小敗遽有異圖長樂公主上元子受分陝之任寧可束手輸將軍以百城之地乎將軍欲裂冠毁冕自可極其兵勢奚更云云但惜將軍以七十之年懸首白旗高世之忠更爲逆鬼耳垂默然左右請殺之垂曰彼各爲其主耳何罪禮而歸之遺丕書及上秦王堅表陳述利害請送丕歸長安堅及丕怒復書切責之龍驤將軍劉牢之攻秦譙城拔之桓沖遣上庸太守郭寶攻秦魏興上庸新城三郡拔之將軍楊佺期進據成固擊秦梁州刺史潘猛走之佺期亮之子也（亮見九十二卷太元二年）壬子燕王垂攻

鄴拔其外郭長樂公丕退守中城關東六州郡縣多送任請降於燕（降戶江翻）癸丑垂以陳留王紹行冀州刺史屯廣阿（廣阿縣前漢屬鉅鹿郡後漢併入鄡縣有廣阿澤在鉅鹿界晉又入曉澤也）

豐城宣穆公桓沖聞謝玄等有功自以失言（謂去年吾其左衽言）慙恨成疾二月辛巳卒朝議欲以謝玄為荊江二州刺史（觀古逆翻）謝安自以父子名位太盛又懼桓氏失職怨望乃以梁郡太守桓石民為荊州刺史河東太守桓石虔為豫州刺史豫州刺史桓伊為江州刺史

燕王垂引丁零烏桓之衆二十餘萬為飛梯地道以攻鄴不拔乃築長圍守之分處老弱於肥鄉（晉志肥鄉縣屬廣平郡魏收曰天平初併入魏郡臨漳縣隋復分置肥鄉縣唐屬洺州處昌呂翻）築新興城以置輜重（重直用翻）

秦征東府官屬疑參軍高泰燕之舊臣有貳心（苻丕為征東大將軍高泰先仕燕慕容暐以為從事中郎）泰懼與同郡虞曹從事吳韶逃歸勃海（秦征東府置虞曹從事掌山澤泰與韶皆勃海人也）韶曰燕軍近在肥鄉宜從之泰曰吾以避禍耳去一君事一君吾所不為也申紹見而歎曰去就以道可謂君子矣

燕范陽王德擊秦拔頓丘取之置戍而還（還從宣翻又如字）又東胡王晏據館陶為鄴中聲援鮮卑烏桓及郡縣民據塢壁不從燕者尚衆燕王垂遣太原王楷與鎮南將軍陳留王紹討之（楷苦駭翻）楷謂紹曰鮮卑烏桓及冀州之民本皆燕臣今大業始爾人心未洽所以小異唯宜綏之以德不可震之以威吾當止一處為軍聲之本汝巡撫民夷示以大義彼必當聽從楷乃屯于辟陽（地理風俗記曰冀州西南六十里有辟陽亭漢高帝封審食其為侯國魏收志勃海郡脩縣有辟陽城食音異其音基）紹帥騎數百往說王晏為陳禍福（說式芮翻為于偽翻）晏隨紹詣楷降於是鮮卑烏桓及塢民降者數十萬口（降戶江翻）楷留其老弱置守宰以撫之發其丁壯十餘萬與王晏詣鄴垂大悅曰汝兄弟才兼文武足以繼先王矣（言足以繼慕容恪也）

三月以衛將軍謝安為太保

秦北地長史慕容泓聞燕王垂攻鄴亦奔關東收集鮮卑衆至數千還屯華陰敗秦將軍強永（華戶化翻敗補邁翻強其兩翻）其衆遂盛自稱都督陝西諸軍事大將軍雍州牧濟北王（陝式冉翻雍於用翻濟子禮翻）推叡為丞相都督陝東諸軍事領大司馬冀州牧吳王

秦王堅謂權翼曰不用卿言（謂不用翼之言遣慕容垂也）使鮮卑至此關東之地吾不復與之爭（復扶又翻）將若泓何乃以廣平公熙為雍州刺史鎮蒲阪（阪音反）徵雍州牧鉅鹿公叡為都督中外諸軍事衛大將軍錄尚書事配兵五萬以左將軍竇衝為長史龍驤將軍姚萇為司馬以討泓（驤思將翻）

平陽太守慕容沖亦起兵於平陽有

衆二萬進攻蒲坂，堅使竇衝討之。庫傉官偉帥
部衆數萬至鄴，燕王垂封偉為安定王。秦冀州刺史
阜城侯定守信都，高城男紹在其國，(高城縣漢屬勃海郡，唐為滄州屬縣)
(山縣)高邑侯亮、重合侯謨守常山，(重直龍翻)固安侯鑒守中
山。燕王垂遣前將軍樂浪王溫督諸軍攻信都，不克。
(樂浪音洛琅)夏四月丙辰，遣撫軍大將軍麟益兵助之。定、
鑒，秦王堅之從叔；紹、謨，從弟；亮，從子也。(從才用翻)溫，燕王
垂之弟子也。　慕容泓聞秦兵且至，懼，帥衆將奔關
東。(帥讀曰率，下同)秦鉅鹿公叡麄猛輕敵，欲馳兵邀之。姚
萇諫曰：鮮卑皆有思歸之志，故起而為亂，宜驅令出
關，不可遏也。夫執鼷鼠之尾，猶能反噬於人。(鼷鼠一名甘口鼠，食物不痛，有螫毒者謂之鼷)
彼自知困窮，致死於我，萬一失
利，悔將何及。但可鳴鼓隨之，彼將奔敗不暇矣。(復扶又翻)叡弗從，戰于華澤，
(用姚萇之言，慕容泓以東奔，容沖敗師無所歸，必亦與秦爭矣。華澤即華陰之澤，華戶化翻)叡兵敗，為泓所殺。萇遣龍驤長史趙都、
參軍姜協詣秦王堅謝罪，(驤思將翻)堅怒，殺之。萇懼，奔渭
北馬牧，(馬牧，牧馬之地，猶漢之牧苑也)於是天水尹緯、尹詳、南安龐
演等，(龐皮江翻)糾扇羌豪，帥其戶口歸萇，有五萬餘家，(帥讀曰率)
推萇為盟主。萇自稱大將軍、大單于、萬年秦王，大
赦，改元白雀。(通鑑目錄年經國緯，自此以後姚萇之事並用秦年)以尹詳、龐
演為左右長史，南安姚晃及尹緯為左右司馬，天水
狄伯支等為從事中郎，羌訓等為掾屬，王據等為參
軍，王欽盧、姚方成等為將帥。(掾以絹翻，將帥之將即亮翻，帥所類翻)　秦竇衝
擊慕容沖于河東，大破之，沖帥鮮卑騎八千奔慕容
泓。泓衆至十餘萬，遣使謂秦王堅曰：吳王已定關東，
可速資備大駕，奉送家兄皇帝，(謂泓之兄燕主暐也)泓當帥關中
燕人翼衛乘輿，還返鄴都，(乘繩證翻)與秦以虎牢
為界，永為鄰好。(好呼到翻)堅大怒，召慕容暐責之曰：今泓
書如此，卿欲去者，朕當相資。卿之宗族，可謂人面獸
心，不可以國士期也。暐叩頭流血，涕泣陳謝。堅久之
曰：此自三豎所為，非卿之過。(三豎謂垂、沖、泓)復其位，待之如
初。命暐以書招諭泓、沖及垂。暐密遣使謂泓曰：吾籠
中之人，必無還理；且燕室之罪人也，(暐不能保社稷，故自謂為罪人)
不足復顧。(復扶又翻)汝勉建大業，以吳王為相國，中山
王為太宰，領大司馬，汝可為大將軍，領司徒，承制封
拜，聽吾死問，汝便即尊位。泓於是進向長安，改元燕
興。　燕王垂以鄴城猶固，會僚佐議之。右司馬封衡
請引漳水灌之，(用曹操攻鄴故智也)從之。垂行圍，(行下孟翻)因飲於
華林園，(鄴有華林園，鄴都則石虎所築也)秦人密出兵掩之，
矢下如雨，垂幾不得出。(幾居依翻)冠軍大將軍隆將騎衝

之垂僅而得免（將即亮翻 驥音寄翻）竟陵太守趙綂攻（□□）秦荊州刺史都貴奔魯陽 五月秦洛州刺史張五虎據豐陽來降（降戶江翻） 梁州刺史楊亮帥衆五萬伐蜀（帥讀曰率） 遣巴西太守費統將水陸兵三萬爲前鋒（費扶沸翻 將即亮翻） 亮屯巴郡 秦益州刺史王廣遣巴西太守康回等拒之（姓譜曰 自有康姓） 秦苻定苻紹皆降於燕（定以信都 紹以高城等降 降戶江翻 下同） 燕慕容麟引兵西攻常山（苻謨守常山） 後秦王萇進屯北地（姚萇書後秦 以別於苻秦也） 秦華陰北地新平安定羌胡降之者十餘萬 六月癸丑朔 崇德太后褚氏崩 秦王堅自帥步騎二萬以擊後秦軍于趙氏塢（晉書載記 趙氏塢在北地 塢音鄔 帥讀曰率 騎奇寄翻） 使護軍將軍楊璧等分道攻之 後秦兵屢敗 斬後秦王萇之弟鎭軍將軍尹買 後秦軍中無井 秦人塞安公谷 堰同官水以困之（安公谷同官水皆在今耀州界 耀州北地郡有銅官縣 眞君七年置 祋祤 銅官 祋祤縣地 晉爲頻陽縣 苻秦於此置銅官護軍 後魏太武置護軍 置銅官縣 後周武帝移於今 別隋以後唯存同官縣 塞悉則翻） 後秦人恟懼 有渴死者（恟許拱翻） 會天大雨 後秦營中水三尺 繞營百步之外寸餘而已 後秦軍復振（復扶又翻） 秦王堅歎曰 天亦佑賊乎（天不助秦 不可復支也）

慕容泓謀臣高蓋等以泓德望不如慕容冲 且持法苛峻 乃殺泓 立冲爲皇太弟 承制行事 置百官 以蓋爲尚書令 後秦王萇遣子嵩爲質於冲以請和（萇欲以兵以擊秦 且畏冲兵之盛也 質音致） 將軍劉春攻魯陽 都貴奔還長安 後秦王萇帥衆七萬擊秦 秦王堅遣楊璧等拒之 爲萇所敗（敗補邁翻） 獲楊璧及右將軍徐成 鎭軍將軍毛盛等將吏數十人 萇皆禮而遣之 燕慕容麟拔常山 秦苻亮苻謨皆降（降戶江翻） 麟進圍中山 秋七月 克之 執苻鑒（冀州皆爲燕有 惟苻鑒守中山而已） 麟威聲大振 留屯中山 秦幽州刺史王永 平州刺史苻冲帥二州之衆以擊燕（帥讀曰率） 燕王垂遣平朔將軍平規擊永（此平規 是一平規 別平朔之號 非叛燕之平規也） 永遣昌黎太守宋敞逆戰於范陽 敞兵敗 規進據薊南（薊音計） 秦平原公暉帥洛陽陝城之衆七萬歸于長安（陝失冉翻） 秦王堅聞慕容冲去長安浸近 乃引兵歸（堅自北地歸也 知萇不逼長安 堅尚與萇相持 萇之勢未有所定也 此兵與逼堅 不容不還長安 萇得收嶺北以爲資 堅冲血戰而萇們其敵 堅死而對甲東出 萇生而取關中 眞所謂鷸蚌相持 漁人之利也） 遣撫軍大將軍方成驪山（驪力知翻） 拜平原公暉爲都督中外諸軍事 車騎大將軍 錄尚書事 配兵五萬以拒冲 冲與暉戰于鄭西 大破之 堅又遣前將軍姜宇與少子河間公琳帥衆三萬拒冲於灞上（少詩照翻） 琳宇皆敗死 冲遂據阿房城（阿房城即秦之阿房宮） 康回兵數敗（數所角翻） 退還成都 梓潼太守壘襲以

涪城來降（[illegible]）。荊州刺史桓石民據魯陽，遣河南太守高茂北戍洛陽（魯陽山，南自魯陽北向之師也）。己酉，葬康獻皇后于崇平陵。燕翟斌恃功驕縱，邀求無厭（斌音彬。厭，於鹽翻），又以鄴城久不下，潛有貳心。太子寶請除之。燕王垂曰：河南之盟，不可負也（[illegible]）。若其為難（難，乃旦翻），罪由於斌。今事未有形而殺之，人必謂我忌憚其功能。吾方收攬豪傑以隆大業，不可示人以狹，失天下之望也。藉彼有謀，吾以智防之，無能為也。范陽王德、陳留王紹、驃騎大將軍農皆曰：翟斌兄弟恃功而驕，必為國患。垂曰：驕則速敗，焉能為患（焉，於虔翻）。彼有大功，當聽其自斃耳。禮遇彌重。斌諷丁零及其黨請斌為尚書令。垂曰：翟王之功，宜居上輔，但臺既未建，此官不可遽置耳。斌怒，密與前秦長樂公丕通謀（[illegible]），使丁零決隄潰水（燕引漳水以灌鄴，故斌欲決隄以潰之）。事覺，垂殺斌及其弟檀、敏，餘皆赦之。斌兄子真夜將營眾北奔邯鄲（[illegible]），引兵還向鄴圍，欲與丕內外相應。太子寶與冠軍大將軍隆擊破之（[illegible]），真還走邯鄲（[illegible]）。太原王楷、陳留王紹言於垂曰：丁零非有大志，但寵過為亂耳。今急之則屯聚為寇，緩之則自散。散而擊之，無不克矣。垂從之。

龜茲王帛純窘急（[illegible]），重賂獪胡以求救（[illegible]）。獪胡王遣其弟吶龍、侯將馗帥騎二十餘萬（[illegible]），并引溫宿、尉頭等諸國兵合七十餘萬以救龜茲。秦呂光與戰于城西，大破之。帛純出走，王侯降者三十餘國（降，戶江翻）。光入其城，城如長安市邑，宮室甚盛。光撫寧西域，威恩甚著，遠方諸國，前世所不能服者，皆來歸附，上漢所賜節傳（[illegible]），光皆表而易之。立帛純弟震為龜茲王。

八月，翟真自邯鄲北走。燕王垂遣太原王楷、驃騎大將軍農帥騎追之，及於下邑。楷欲戰，農曰：士卒饑倦，且視賊營不見丁壯，殆有他伏。楷不從，進戰，燕兵大敗。真北趨中山，屯于承營（[illegible]）。鄴中芻（若發有伏兵，可追知也，然而往往當其中而不自覺，以致覆軍者多矣。趨，七喻翻，下同）糧俱盡，削松木以飼馬（飼，祥吏翻）。燕王垂謂諸將曰：苻丕窮寇，必無降理（降，戶江翻），不如退屯新城（新城即肥鄉之新興城也），開丕西歸之路，以謝秦王疇昔之恩，且為討翟真之計。丙寅夜，垂解圍趨新城，遣慕容農徇清河、平原，徵督租賦。農明立約束，均適有無，軍令嚴整，無所侵暴，由是穀帛屬路，軍資豐給（[illegible]）。戊寅，南昌文穆公郗愔

太保安奏請乘苻氏傾敗開拓中原、以徐兗二州刺史謝玄爲前鋒都督帥豫州刺史桓石虔伐秦帥讀曰率玄至下邳秦徐州刺史趙遷棄彭城走玄進據彭城此晉向淮泗之師也秦王堅聞呂光平西域以光爲都督玉門以西諸軍事西域校尉道絕不通秦幽州刺史王永求救於振威將軍劉庫仁先是秦發劉庫仁援丕軍庫仁遣其妻兄公孫希帥騎三千救之大破平規於薊南乘勝長驅進據唐城唐城中山唐縣之城也九月謝玄使彭城內史劉牢之攻秦兗州刺史張崇辛卯崇棄鄄城奔燕牢之據鄄城鄄吉掾翻河南城堡皆來歸附、太保安上疏自求北征加安都督揚江等十五州諸軍事加黃鉞十五州盡揚徐南徐兗南兗豫南豫江青冀幽并司荊雍也

慕容沖進逼長安秦王堅登城觀之歎曰此虜何從出哉大呼責沖曰呼火故翻奴何苦來送死沖曰奴厭奴苦欲取汝爲代耳沖少有寵於堅沖少有龍陽之色得幸於堅少詩照翻堅遣使以錦袍稱詔遺之遺于季翻沖遣詹事稱皇太弟令答之曰孤今心在天下豈顧一袍小惠苟能知命君臣束手早送皇帝皇帝謂慕容暐自當寬貸苻氏以酬曩好好呼到翻堅大怒曰吾不用王景略陽平公之言事見一百三卷寧康三年又上卷太元七年使白虜敢至於此載記秦人呼鮮卑爲白虜

冬十月辛亥朔日有食之、乙丑大赦、謝玄遣陰陵太守高素攻秦青州刺史苻朗陰陵縣漢屬九江郡晉書謝玄傳作淮陵淮陵縣前漢屬臨淮郡後漢屬下邳郡晉復屬臨淮郡惠帝元康七年分置淮陵郡陵當作淮軍至琅邪朗來降朗堅之從子也降戶江翻從才用翻翟真在承營與公孫希宋敞遇於行唐公孫希庫仁所遣宋敞丕所遣王永所遣長樂公丕遣宦者冗從僕射光祚冗而隴翻從才用翻光祚以才見用將兵數百赴中山與真相結又遣陽平太守邵興將數千騎招集冀州故郡縣與祚期會襄國是時燕軍疲弊秦勢復振復扶又翻冀州郡縣皆觀望成敗趙郡人趙粟等起兵柏鄉以應興魏收地形志趙郡柏人縣有柏鄉城柏鄉故城者蓋晉時鄗邑五代志隋文帝開皇十六年置柏鄉縣屬趙郡燕王垂遣冠軍大將軍隆龍驤將軍張崇將兵邀擊興命驃騎大將軍農自清河引兵會之冠古玩翻驃匹妙翻驤思將翻騎奇寄翻隆與興戰于襄國大破之興走至廣阿遇慕容農執之光祚聞之循西山走歸鄴隆遂擊趙粟等皆破之冀州郡縣復從燕復扶又翻劉庫仁聞公孫希已破平規欲大舉兵以救長樂公丕發鴈門上谷代郡兵屯繁畤繁蒲何翻畤音止燕太子太保慕輿句之子文零陵公慕輿虔之子常慕輿句見九十八卷穆帝永和六年慕輿虔見一百一卷哀帝興寧三年句音鉤時在庫仁所知三郡兵不樂遠

征（學音）因作亂，夜攻庫仁，殺之，竊其駿馬奔燕。公孫希之眾聞亂自潰，希奔翟真。庫仁弟頭眷代領庫仁部眾。秦長樂公丕遣光祚及參軍封孚召驃騎將軍張蚝、并州刺史王騰於晉陽以自救；蚝、騰以眾少不能赴。（秦以鄧羌張蚝為萬人敵苻堅時鄧羌死矣蚝雖存不能救秦之亡是知徒勇而無謀者無益以成敗之數也蚝七吏翻）丕進退路窮，謀於僚佐，司馬楊膺請自歸於晉，丕未許。會謝玄遣龍驤將軍劉牢之等據碻磝，（碻磝城在濟北郡治所臨河要地也碻丘交翻磝牛交翻楊正衡曰碻口勞翻杜佑曰碻口交翻磝音敖）濟陽太守郭滿據滑臺，（沈約曰晉惠帝分陳留為濟陽郡滑臺漢之白馬縣唐之滑州也宋南渡後遣范成大北使渡河已南從滑州及白馬縣皆在河北古滑州已淪於河中矣）（黎水在滑州西南衛水若湛濟水城黎陽山濟子禮翻）將軍顏肱、劉襲軍于河北；（此河北謂滑臺之北岸也）丕遣將軍桑據屯黎陽以拒之。劉襲夜襲據，走之，遂克黎陽。丕懼，乃遣從弟就（從才用翻）與參軍焦逵請救於玄，致書稱欲假塗求糧，西赴國難，（難乃旦翻）須援軍既接，以鄴與之；若西路不通，長安陷沒，請帥所領保守鄴城。（帥讀曰率）逵與參軍姜讓密謂膺曰：「今喪敗如此，（喪息浪翻）長安阻絕，存亡不可知。屈節竭誠以求糧援，猶懼不獲；而公豪氣不除，方設兩端，事必無成。宜正書為表，許以王師之至，當致身南歸；如其不從，可逼縛與之。」膺自以力能制丕，（膺自以為力能制丕）乃改

書而遣之。謝玄遣晉陵太守滕恬之渡河守黎陽。（守手又翻）恬之，脩之之曾孫也。（滕脩為吳將孫晧之亡歸晉）朝廷以兗、青、司、豫既平，加玄都督徐、兗、青、司、冀、幽、并七州諸軍事。後秦王萇聞慕容沖攻長安，會羣僚議進止，皆曰：「大王宜先取長安，建立根本，然後經營四方。」萇曰：「不然。燕人因其眾有思歸之心以起兵，若得其志，必不久留關中。吾當移屯嶺北，（嶺北，北地、安定之地也）廣收資實，以待秦亡燕去，然後拱手取之耳。」乃留其長子興守北地，（長知兩翻）使寧北將軍姚穆守同官川，自將其眾攻新平。（將即亮翻）初，新平人殺其郡將，秦王堅缺其城角以恥之。（石虎之末清河崔悅為新平相為郡人所殺悅子液仕堅為尚書郎自表父仇不同天地請還冀州堅愍之禁錮新平人缺其城角以恥之相息亮翻）新平民望深以為病，（民望郡之賢豪為一郡之宗嚮者）欲立忠義以雪之。及後秦王萇至新平，太守南安苟輔欲降之，（苟氏也秦之外戚降戶江翻下同）郡人遼西太守馮傑、蓮勺令馮羽、尚書郎趙義、汶山太守馮苗諫曰：「昔田單以一城存齊，（傑等皆新平人太康地志曰汶山郡漢武帝元鼎六年置地節三年合蜀郡劉蜀又立郡蓮音輦汶讀曰岷田單事見四卷周赧王三十六年）今秦之州鎮猶連城過百，奈何遽為叛臣乎！」輔喜曰：「此吾志也，但恐久而無救，郡人橫被無辜，（橫戶孟翻）諸君能爾，吾豈顧生哉！」於是憑城固守。後秦為土山地道，

輔亦於內為之，或戰地下，或戰山上，後秦之眾死者
萬餘人。輔詐降以誘萇，萇將入城，覺之而返。輔伏兵
邀擊，幾獲之，（幾，居依翻）又殺萬餘人。　隴西處士王嘉隱
居倒虎山，（水經注：[illegible]倒虎山[illegible]）有異術，能知未然，秦
人神之。秦王堅、後秦王萇及慕容沖皆遣使迎之。十
一月，嘉入長安，眾聞之，以為堅有福，故聖人助之。三
輔堡壁及四山氐、羌歸堅者四萬餘人。堅置嘉及沙
門道安於外殿，動靜咨之。　燕慕容農自信都西擊
丁零翟遼於魯口，破之。遼退屯無極，農屯藁城以逼
之。（[illegible]）

（[illegible]）遼，真之從兄也。（從，才用翻）鮮卑
在長安城中者猶千餘人，慕容紹之兄肅與慕容暐
陰謀結鮮卑為亂。十二月，暐白堅，以其子新昏，請堅
幸其家，置酒，欲伏兵殺之。堅許之。會天大雨，不果往。
事覺，堅召暐及肅。肅曰：「事必洩矣，入則俱死。今城內
已嚴，（已嚴者，謂已[illegible]之備也）不如殺使者，馳出，既得出門，大眾
便集。」暐不從，遂俱入。堅曰：「吾相待何如，而起此意？」暐
飾辭以對。肅曰：「家國事重，何論意氣！」（意氣，謂[illegible]相待之[illegible]）堅先
殺肅，乃殺暐及其宗族，城內鮮卑無少長男女皆殺
之。（少，詩照翻。長，知兩翻）燕王垂幼子柔，養於宦者宋牙家為牙

子，故得不坐，與太子寶之子盛乘間得出，奔慕容沖。
（為後慕容盛等自長子歸燕張本。間，古莧翻）燕慕容麟、慕容農合兵襲
翟遼，大破之。遼單騎奔翟真。　燕王垂以秦長樂公
丕猶據鄴不去，乃更引兵圍鄴，開其西走之路。
（[illegible]）丕遣焦逵見謝玄，玄欲徵丕任子，然後
出兵。逵固陳丕款誠，并述楊膺之意，玄乃遣劉牢之、
滕恬之等帥眾二萬救鄴，（帥，讀曰率）不告饑，玄水陸運米
二千斛以饋之。　秦梁州刺史潘猛棄漢中奔長安。
（梁州之地自此復歸于晉）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五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六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充集賢殿修撰判西京留司御史臺上柱國河內郡開國侯食邑一千三百戶食實封肆伯戶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

敕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晉紀二十八（起旃蒙作噩盡柔兆閹茂凡二年）

烈宗孝武皇帝中之上

太元十年春正月，秦王堅朝饗群臣（朝直遙翻）。時長安饑，人相食，諸將歸，吐肉以飼妻子（窮匱如此外無救援烏得不敗乎飼祥吏翻）。慕容沖即皇帝位于阿房（是為西燕），改元更始。沖有自得之志，賞罰任情。慕容盛年十三，謂慕容柔曰：夫十人之長（長知兩翻），亦須才過九人，然後得安。今中山王才不逮人，功未有成，而驕汰已甚，殆難濟乎（沖在前燕時封中山王太後也蓋也史言慕容盛幼而有識略所以能自奮而有國盛柔歸沖見上卷上年）。後秦王萇留諸將攻新平，自引兵擊安定，擒秦安西將軍勃海公珍，嶺北諸城悉降之（降戶江翻）。甲寅，秦王堅與西燕主沖戰于仇班渠，大破之（慕容垂據興於山東而沖據於關中故書西燕以別之）。乙卯，戰于雀桑，又破之。甲子，戰于白渠（白渠即白公所鑿者也），秦兵大敗。西燕兵圍秦王堅，殿中將軍鄧邁力戰卻之，堅乃得免。壬申，沖遣尚書令高蓋夜襲長安，入其南城，左將軍竇衝、前禁將軍李辯等擊破之，斬首八百級，分其屍而食之。乙亥，高蓋引兵攻渭北諸壘，太子宏與戰於成貳壁（成貳蓋人姓名關中大亂立壁自保因以為名），大破之，斬首三萬。燕帶方王佐與寧朔將軍平規共攻薊（薊音計），王永兵敗。二月，永使宋敞燒和龍及薊城宮室，帥眾三萬奔壺關（[illegible]），佐等入薊。慕容農引兵會慕容麟於中山，與共攻翟真。麟、農先帥數千騎至承營（帥讀曰率下同），觀察形勢。翟真望見陳兵而出，諸將欲退，農曰：丁零非不勁勇，而翟真懦弱，今簡精銳，望真所在而衝之，真走，眾必散矣。乃邀門而蹙之，可盡殺也。使驍騎將軍慕容國帥百餘騎衝之（驍堅堯翻騎奇寄翻），真走，其眾爭門，自相蹈藉（藉慈夜翻），死者太半，遂拔承營外郭。癸未，秦王堅與西燕主沖戰于城西（城西長安城西也），大破之，追奔至阿城（阿城即阿房宮城也）。諸將請乘勝入城，堅恐為沖所掩，引兵還（萬乘之主固不可輕以身徼幸然秦之衰敗若此苟乘諸將之勝氣以圖萬一之功可也引兵而還何為還從宣翻）。乙酉，秦益州刺史王廣以蜀人江陽太守李丕為益州刺史，守成都（沈約曰江陽郡劉璋分犍為立守式又翻）。己丑，廣帥所部奔還隴西，蜀人隨之者三萬餘人。劉牢之至枋頭，楊膺、姜讓謀泄（膺讓謀見上卷上年），長樂公丕收殺之（枋音方樂音洛）。牢之聞之，盤桓不進。

秦平原悼公暉數為西燕主沖所敗數所角翻秦王堅讓之曰汝吾之才子也擁大衆與白虜小兒戰而屢敗何用生為三月暉憤恚自殺堅責怒暉欲其死戰耳豈意其自殺哉恚於避翻前禁將軍李辯都水使者隴西彭和正恐長安不守召集西州人晉書百官志都水長屬大司農沈約志都水使者掌舟航及運部李辯李彭之子亦隴西人屯于韮園堅召之不至為後堅敗韮園張本西燕主沖攻秦高陽愍公方於驪山殺之方苻基寧有翻驪山見上卷成七年七月執秦尚書韋鍾以其子謙為馮翊太守使招集三輔之民馮翊壘主邵安民等責謙曰君雍州望族七相五公雍州之望族蓋韋賢後也雍於用翻今乃從賊與之為不忠不義何面目以行於世乎謙以告鍾鍾自殺謙來奔秦左將軍苟池右將軍俱石子與西燕主沖戰於驪山兵敗西燕將軍慕容永斬苟池俱石子奔鄴永廆弟運之孫石子難之弟也俱難見一百四卷太元三年廆戶罪翻秦王堅遣領軍將軍楊定擊沖大破之虜鮮卑萬餘人而還悉阬之定佛奴之孫也北史曰定佛奴之子佛狗宋奴之子也滎陽人鄭燮以郡來降降戶江翻燕王垂攻鄴久不下將北詣冀州乃命撫軍大將軍麟屯信都樂浪王溫屯中山召驃騎大將軍農還鄴樂浪音洛琅驃匹妙翻騎奇寄翻於是遠近聞之以燕為不振頗懷去就農至高邑高邑本鄗縣漢光武即位于此改曰高邑屬常山晉志屬趙國遣從事中郎眭邃近出違期不還師古曰眭音雖息隨翻長史張攀言於農曰邃目下參佐上下參佐言其近在眼前也敢欺罔不還請回軍討之農不應敕備假板以邃為高陽太守參佐家在趙北者悉假署遣歸趙北趙國以北也假署者權時以假板署置其官未以白燕王也凡舉補太守三人長史二十餘人退謂攀曰君所見殊誤當今豈可自相魚肉俟吾北還邃等自當迎於道左君但觀之為後邃等迎農張本樂浪王溫在中山兵力甚弱丁零四布分據諸城溫謂諸將曰以吾之衆攻則不足守則有餘驃騎撫軍首尾連兵會須滅賊但應聚糧厲兵

以俟時耳於是撫舊招新勸課農桑民歸附者相繼郡縣壁壘爭送軍糧倉庫充溢翟真夜襲中山溫擊破之自是不敢復至復扶又翻下同溫乃遣兵一萬運糧以餉垂且營中山宮室欲迎垂都中山也劉牢之攻燕黎陽太守劉撫于孫就柵孫就人姓名蓋立柵于黎陽界劉撫因與焉燕王垂留慕容農守鄴圍自引兵救之秦長樂公丕聞之出兵乘虛夜襲燕營燕軍敗之敗蒲邁翻劉牢之與垂戰不勝退屯黎陽垂復還鄴呂光以龜茲饒樂龜茲音丘慈樂音洛欲留居之天竺沙門鳩摩羅什謂光曰此凶亡之地不足留也鳩摩姓也羅什其名將軍但東歸中道自有

福地可居（鳩摩羅什知數，知呂光得涼州之地而據之）光乃大饗將士，議進止，衆皆欲還，乃以駝二萬餘頭載外國珍寶奇玩，驅駿馬萬餘匹而還。（還，又如字）

夏四月，劉牢之進兵至鄴，燕王垂逆戰而敗，遂撤圍退屯新城；乙卯，自新城北遁。牢之不告秦長樂公丕，即引兵追之。丕聞之，發兵繼進。庚申，牢之追及垂於董唐淵（[illegible]）。垂曰：「秦、晉瓦合，相待為強（[illegible]），一勝則俱豪，一失則俱潰，非同心也。今兩軍相繼，勢既未合，宜急擊之。」牢之軍疾趨二百里，至五橋澤（[illegible]），爭燕輜重（[illegible]），垂邀擊，大破之，斬首數千級。牢之單馬走，會秦救至，得免。

燕冠軍將軍宜都王鳳（[illegible]）每戰奮不顧身，前後大小二百五十七戰，未嘗無功。垂戒之曰：「今大業甫濟，汝當先自愛。」使為車騎將軍德之副，以抑其銳（以持重也）。鄴中饑甚，長樂公丕帥衆就晉穀於枋頭（[illegible]）。劉牢之入鄴城，收集亡散，兵復少振（復，扶又翻；少，詩沼翻），坐軍敗，徵還。燕、秦相持經年（去年正月[illegible]攻鄴），幽、冀大饑，人相食，邑落蕭條。燕之軍士多餓死，燕王垂禁民養蠶，以桑椹為軍糧。垂將北趣中山（趣，七喻翻），以驃騎大將軍農為前驅，前所假授吏眭邃等皆來迎候，上下如初。李樊乃

服燧之智略（[illegible]）。會稽王道子好專權，復為姦諂者所構扇（[illegible]），與太保安有隙。安欲避之，會秦王堅來求救，安乃請自將救之。壬戌，出鎮廣陵之步丘，築壘曰新城而居之（[illegible]）。

蜀郡太守任權攻拔成都，斬秦益州刺史李丕，復取益州（[illegible]）。

新平糧竭矢盡（[illegible]），外救不至，後秦王萇使人謂苟輔曰：「吾方以義取天下，豈讎忠臣邪！卿但帥城中之人還長安，吾正欲得此城耳。」輔以為然，帥民五千口出城，萇圍而阬之，男女無遺（[illegible]）。獨馮傑子終得脫，奔長安（[illegible]）。秦王堅追贈輔等官爵，皆謚曰節愍侯，以終為新平太守。

翟真自承營徙屯行唐（[illegible]）。真司馬鮮于乞殺真及諸翟，自立為趙王，營人共殺乞，立真從弟成為主，其衆多降於燕（[illegible]）。

五月，西燕主沖攻長安，秦王堅身自督戰，飛矢滿體，流血淋漓。沖縱兵暴掠，關中士民流散，道路斷絕，千里無煙。有堡壁三十餘，推平遠將軍趙敖為主（[illegible]），相與結盟，冒難遣兵糧助堅，多為西燕所殺。堅謂之曰：「聞來者率不善達，此誠忠臣之義。然

今冠難殷繁，（繁，乃旦翻。殷，衆也，盛也；繁，多也。）非一人之力所能濟也，徒相隨入虎口，何益！汝曹宜爲國自愛，（爲，于僞翻。）蓄糧厲兵，以俟天時，庶幾善不終否，有時而泰也。（否，皮鄙翻。幾，居希翻。）三輔之民爲沖所略者，遣人密告堅，請遣兵攻沖，欲縱火爲內應。堅曰：「甚哀諸卿忠誠！然吾猛士如虎豹，利兵如霜雪，困於烏合之虜，豈非天乎！恐徒使諸卿坐致夷滅，吾不忍也。」其人固請不已，乃遣七百騎赴之。沖營縱火者，反爲風火所燒，其得免者什一二。堅祭而哭之。（史言關中之人乃心爲堅，而力不能濟，蓋天棄秦也。）衛將軍楊定與沖戰于城西，爲沖所擒。定，秦之驍將也。（驍，堅堯翻。將，即亮翻。）堅大懼，以讖書云「帝出五將久長得」，（據載記，此讖書謂之古符傳賈錄。秦王堅始也禁人學讖，多受敗之極，乃欲尾書至也，盡符五將山以求免其禍，錯繆甚矣，蓋死期將至也。者翻。）乃留太子宏守長安，謂之曰：「天其或者欲導予出外。汝善守城，勿與賊爭利，吾當出隴收兵運糧以給汝。」遂帥騎數百與張夫人及中山公詵、二女寶、錦出奔五將山。（新唐書地理志，京兆醴泉縣有武將山水。經注，扶風杜陽縣有五將山。又按唐杜佑，鳳翔府麟遊縣有五將山。）宣告州郡，期以孟冬救長安。堅過龔壘，圍李辯，奔燕。（秦西燕此。）彭和正慙自殺。　閏月，以廣州刺史羅友爲益州刺史，鎮成都。　庚戌，燕王垂至常山，圍翟成於行唐，命帶方王佐鎮龍城。六月，高句驪寇遼東，（句，如字，又音劬。驪，力知翻。）佐遣司馬郝景將兵救之，爲高句驪所敗，（敗，補邁翻。）高句驪遂陷遼東、玄菟。（自此燕不能有，高句驪兗同都。翻。）　秦太子宏不能守長安，將數千騎與母、妻、宗室西奔下辨。（辨，皮莧翻。）百官逃散，司隸校尉權翼帥數百人奔後秦。（權翼本姚襄僚屬，姚氏既興，故奔後秦。）西燕王沖入據長安，縱兵大掠，死者不可勝計。（勝，音升。）　秋，七月，旱，饑，井皆竭。　後秦王萇自故縣如新平。（漢安定郡有安定縣，後漢省，故曰故縣。）秦王堅至五將山，後秦王萇遣驍騎將軍吳忠帥騎圍之。秦兵皆散走，獨侍御十數人在側，堅神色自若，坐而待之，召宰人進食。俄而忠至，執堅以送新平，幽於別室。　太子宏至下辨，南秦州刺史楊璧拒之。（楊璧，苻堅被泌，置而秦州楊璧氐之種，秦尚主，任居方面，以宗屏敗，拒而不納，孟子仁義敗之，今觀成寨之悟哉。）璧妻，堅之女順陽公主也，棄其夫從宏，宏奔武都投氐豪強熙，（強，其兩翻。）假道來奔，詔處之江州。（爲桓安，植宏而許。張本。處，昌呂翻。）長樂公丕帥衆三萬自枋頭將歸鄴城，龍驤將軍檀玄擊之，戰于谷口，（檀玄，晉將也。谷口在枋頭西。）玄兵敗，丕復入鄴城。（復，扶又翻。）　燕建節將軍餘巖叛，自武邑北趣幽州。（趣，七喻翻。）燕王垂馳使敕幽州將平規曰：（使，疏吏翻。）「固守勿戰，俟吾破丁零自討之。」規出戰，爲巖所敗。（敗，補邁翻。）巖入薊，掠千餘戶而去，遂據令支。（令，音鈴，又郎定翻。支，音祁。）　癸酉，翟

謝安死
晉失一
股肱之

苻堅死

成長史鮮于得斬成出降，垂屠行唐，盡阬成眾。（去年丁零翟成叛燕，至是而誅降于江翟）太保安有疾，求還；（安屯廣陵，欲還也）詔許之。八月，安至建康。甲午，大赦。丁酉，建昌文靖公謝安薨。（諡法：寬樂令終曰靖）詔加殊禮，如大司馬溫故事。（晉以……）庚子，以司徒琅邪王道子領揚州刺史、錄尚書、都督中外諸軍事。（晉自此亂，道子得揚……）以尚書令謝石為衛將軍。後秦王萇使求傳國璽於秦王堅，（重斬）曰：「萇次應歷數，可以為惠。」堅瞋目叱之曰：「小羌敢逼天子，五胡次序，無汝羌名。（五胡：劉、石、鮮卑、氐、羌也。次序也，無汝故）璽已送晉，不可得（羌名謂讖文耳……萇自謂次應歷數，堅故亦以讖文為言……七人……）

也。」萇復遣右司馬尹緯說堅，求為禪代；（說，式芮翻）堅曰：「禪代，聖賢之事，姚萇叛賊，何得為之！」堅與緯語，問緯：「在朕朝何官？」（朝，直遙翻）緯曰：「尚書令史。」（後漢以來，尚書有令史十八人，秩二百石）堅歎曰：「卿王景略之儔，宰相才也，而朕不知卿，宜其亡也。」堅自以平生遇萇有恩，尤忿之，數罵萇求死，（數，所角翻）謂張夫人曰：「豈可令羌奴辱吾兒。」乃先殺寶、錦。（寶、錦，堅之女也。當歸姚萇也）辛丑，萇遣人縊堅於新平佛寺，（寺，似吏翻）張夫人、中山公詵皆自殺。後秦將士皆為之哀慟。（為，于偽翻）萇欲隱其名，諡堅曰壯烈天王。臣光曰：論者皆以為秦王堅之亡，由不殺慕容垂、姚萇故也，臣

獨以為不然。許劭謂魏武帝：「治世之能臣，亂世之姦雄。」（事見五十八卷漢靈帝中平元年。治，直吏翻）使堅治國無失其道，（治，直之翻）則垂、萇皆秦之能臣也，烏能為亂哉！堅之所以亡，由驟勝而驕故也。魏文侯問李克吳之所以亡，對曰：「數戰數勝。」文侯曰：「數戰數勝，國之福也，何故亡？」對曰：「數戰則民疲，數勝則主驕，（數，所角翻）以驕主御疲民，未有不亡者也。」秦王堅似之矣。長樂公丕在鄴，將西赴長安，（樂，音洛）幽州刺史王永在壺關，（是年春，王永自幽州奔壺關）遣使招丕，丕乃帥鄴中男女六萬餘口西如潞川，（使，疏吏翻。帥，讀曰率）驃騎將軍張蚝、并州刺史王騰迎之入晉陽。（驃，匹妙翻。騎，奇寄翻）

丕始知長安不守，堅已死，乃發喪，即皇帝位，（蚝，七吏翻。丕字永叔，堅之庶長子也）追謚堅曰宣昭皇帝，廟號世祖，大赦，改元大安。燕王垂以魯王和為南中郎將，鎮鄴。遣慕容農出蠮螉塞，（蠮，於結翻。螉，於公翻）歷凡城，趣龍城，（趣，七喻翻）會兵討餘巖。慕容麟、慕容隆自信都徇勃海、清河。勃海太守封懿執之，因屯歷口。（水經注：大河自廣川東北流，逕歷縣故城南。漢書地理志曰廣川縣西北三十里有歷城亭，故縣也，今亭在縣東津濟之所，謂之歷口渡）懿，放之子也。（封放見九十九卷穆帝永和七年）鮮卑劉頭眷擊破賀蘭部於善無，（善無縣，前漢屬雁門郡，後漢屬定襄郡，晉末荒於東胡之地）又破柔然於意親山。（意親山，蓋即意辛山。拓跋珪登國五年四月，幸意辛山；意辛山，近拔鄰……）

與賀驎討賀蘭紇突鄰紇奚諸部大破之（六尸還意辛山意辛山在牛川之北）頭眷子羅辰言於頭眷曰比來行兵所向無敵（比毗至翻）然心腹之疾願早圖之頭眷曰誰也羅辰曰從兄顯忍人也（從才用翻）必將為亂頭眷不聽顯庫仁之子也頃之顯果殺頭眷自立又將殺拓跋珪（珪依字音圭見一百四卷太元元年）顯弟亢泥妻珪之姑也（亢苦浪翻泥乃計翻）以告珪母賀氏顯謀主梁六眷代王什翼犍之甥也（犍居言翻）亦使其部人穆崇奚牧密告珪（魏書官氏志拓拔氏之先七族之元兄為紇骨氏後改為胡氏又拓拔鄰以兄為丘穆陵氏後改為穆氏以弟為達奚氏後改為奚氏）且以其愛妻駿馬付崇曰事泄當以此自明賀氏夜飲顯酒令醉（飲於禁翻）使珪陰與舊臣長孫犍元他羅結輕騎亡去（犍居言翻元他羅結二人他徒何翻）向晨賀氏故驚廄中羣馬使顯起視之賀氏哭曰吾子適在此今皆不見汝等誰殺之邪顯以故不急追珪遂奔賀蘭部依其舅賀訥（賀訥本賀蘭部後魏孝文帝改北方複姓以賀蘭氏為賀氏又以賀蘭為部落之名使而書之如上文穆崇奚牧之類皆是也）訥驚喜曰復國之後當念老臣珪笑曰誠如舅言不敢忘也顯疑梁六眷泄其謀將囚之穆崇宣言曰六眷不顧恩義助顯為逆我掠得其妻馬足以解忿顯乃捨之賀氏從弟外朝大人賀悅舉所部以奉珪（賀悅蓋什翼犍時為外朝大人魏書官氏志曰登國二年因舊制置南北大人對治二部又置外朝大人無常員主受詔命外使出入禁中國有大喪大禮皆與參知隨所典焉）

顯怒將殺賀氏賀氏奔亢泥家匿神車中三日（北人無室屋逐水草置神於車中而祠事之因謂之神車）亢泥舉家為之請乃得免（為于偽翻）故南部大人長孫嵩帥所部七百餘家叛顯奔五原（嵩與劉氏亦見一百四卷太元元年五原郡魏置屬朔州界荒外帥所類翻）時寔君之子渥亦聚眾自立嵩欲從之烏渥謂嵩曰逆父之子不足從也（寔君弒什翼犍見太元元年）不如歸珪嵩從之（史言長孫嵩由此為魏佐命功臣福流子孫）久之劉顯所部有亂故中部大人庾和辰奉賀氏奔珪（中部大人亦古故者皆什翼犍舊所置也魏書官氏志分餘部諸姓內入者自有庾氏非中國之更姓也）賀訥弟染干以珪得眾心忌之使其黨侯引七突殺珪代人尉古真知之以告珪侯引七突不敢發（魏書官氏志無侯引氏云諸姓年出尚久互以改易與賓存有錄者可知者則其不可知而不錄者亦有之矣西方尉遲氏後改為尉氏）染干疑古真泄其謀執而訊之（訊問也）以兩車輪夾其頭傷一目不伏乃免之染干遂舉兵圍珪賀氏出謂染干曰汝等欲於何置我而殺吾子乎染干慚而去（史言賀訥兄弟不能終奉珪為之攻賀蘭部落本夫資之險阻艱難以成大業而卒賀蘭氏天直邪）

九月秦主丕以張蚝為侍中司空（蚝七吏翻）王永為侍中都督中外諸軍事車騎大將軍尚書令王騰為中軍大將軍司隸校尉苻沖為尚書左僕射封西平王又以左長史楊輔為右僕射右長史王

亮爲護軍將軍立妃楊氏爲皇后子寧爲皇太子懿
爲長樂王樂音洛鏘爲平原王懿爲勃海王昶爲濟北
王　呂光自龜茲還至宜禾班志敦煌郡廣至縣昆侖障宜禾都尉治晉分
爲宜禾縣魏晉屬晉昌郡劉昫曰瓜州常樂縣漢廣至縣魏分廣至置宜禾縣李暠於此置會稽郡隋廢置常樂鎭武德五年改鎭爲縣樂洛音丘懸秦涼州刺史梁熙謀閉境拒之
高昌太守楊翰言於熙曰李延壽曰高昌者車師前王之故地昔漢武帝遣兵西討師旅頓弊其中尤困者住居此地以其地勢高敞人庶昌盛因名高昌亦云其地有漢時高昌壘晉爲高昌郡後因爲國
呂光新破西域兵彊氣銳聞中原喪亂喪息浪翻必
有異圖河西地方萬里帶甲十萬足以自保若光出
流沙其勢難敵高梧谷口險阻之要宜先守之而奪
其水高梧谷口當在高昌西界彼既窮渴可以坐制如以爲遠伊
吾關亦可拒也伊吾縣晉置屬晉昌郡有伊吾關度此二阨雖有子
房之策無所施矣言地險既失雖有張良之計無所用也熙弗聽美水
令犍爲張統謂熙曰今關中大亂京師存亡不可知
長安已陷而涼州不知遠使故也使疏吏翻呂光之來其志難測將軍何
以抗之熙曰憂之未知所出統曰光智略過人今擁
思歸之士乘戰勝之氣其鋒未易當也易以豉翻將軍世
受大恩忠誠夙著立勳王室宜在今日行唐公洛上
之從弟勇冠一時從才用翻冠古玩翻爲將軍計莫若奉爲盟
主以收衆望推忠義以帥羣豪帥讀曰率下同則光雖至不

敢有異心也資其精銳東兼毛興毛興時刺河州連王統楊
壁王統時刺秦州楊壁刺南秦州合四州之衆掃兇逆寧帝室此
桓文之舉也熙又弗聽殺洛于西海洛徙西海見一百四卷太元五年光聞楊翰之謀
年苻熙既殺苻呂光又殺洛子名不過欲保據涼州來有扶顛持危之言也懼不敢進杜進曰梁熙文雅有餘機鑒不足終不能
用翰之謀不足憂也宜及其上下離心速進以取之
光從之進至高昌楊翰以郡迎降熙不能用翰謀翰遂降以求全
降戶江翻至玉門熙移檄責光擅命還師以子胤爲鷹
揚將軍與振威將軍南安姚皓別駕衛翰帥衆五萬
拒光于酒泉帥讀曰率敦煌太守姚靜晉昌太守李純以郡
降光降戶江翻光報檄涼州責熙無赴難之志難乃旦翻而遏
歸國之衆遣彭晃杜進姜飛爲前鋒與胤戰于安彌
安彌縣自漢以來屬酒泉郡大破擒之於是四山胡夷皆附於光
武威太守彭濟執熙以降光殺之光入姑臧自領涼
州刺史表杜進爲武威太守自餘將佐各受職位涼
州郡縣皆降於光獨酒泉太守宋皓西郡太守宋泮
晉志曰獻帝分張掖之日勒刪丹縣置西郡其地當要城守不下光攻而執之
讓泮曰吾受詔平西域而梁熙絕我歸路此朝廷之
罪人卿何爲附之泮曰將軍受詔平西域不受詔亂
涼州梁公何罪而將軍殺之泮但苦力不足不能報

君父之讎耳豈肯如逆氐彭濟之所為乎主滅臣死固其常也光殺泮及皓主簿尉祐姦佞傾險（[illegible]）與彭濟同執泮熙光寵信之祐譖殺名士姚皓等十餘人涼州人由是不悅（[illegible]）光以祐為金城太守祐至允吾（[illegible]）襲據其城以叛姜飛擊破之祐奔據興城（[illegible]）乞伏國仁自稱大都督大將軍大單于領秦河二州牧（單音蟬）改元建義

以乙旃童埿為左相屋引出支為右相獨孤匹蹄為左輔武群勇士為右輔（[illegible]）弟乾歸為上將軍分其地置武城等十二郡（[illegible]）築勇士城而都之（[illegible]）秦尚書令魏昌公纂自關中奔晉陽秦主丕拜纂太尉封東海王冬十月西燕主沖遣尚書令高蓋帥眾五萬伐後秦戰于新平南蓋大敗降於後秦（帥讀曰率降戶江翻）初蓋以楊定為子及蓋敗定亡奔隴右復收集其舊眾（[illegible]）

（[illegible]）苻定苻紹苻謨苻亮聞秦主丕即位皆自河北遣使謝罪（定紹謨亮見上卷上年）中山太守王兗本新平氐也固守博陵為秦拒燕（[illegible]）十一月丕以兗為平州刺史定為冀州牧紹為冀州都督謨為幽州牧亮為幽平二州都督並進爵郡公左將軍竇衝擁茲川（[illegible]）有眾數萬與秦州刺史王統河州刺史毛興益州刺史王廣南秦州刺史楊璧衛將軍楊定皆自隴右遣使邀丕共擊後秦丕以定為雍州牧（雍於用翻）衝為梁州牧加統鎮西大將軍興車騎大將軍璧征南大將軍並開

府儀同三司加廣安西將軍皆進位州牧楊定尋徙治歷城置儲蓄於百頃（[illegible]）自稱龍驤將軍仇池公遣使來稱藩（[illegible]）詔因其所號假之其後又取天水略陽之地自稱秦州刺史隴西王繹幕人蔡匡據城以叛燕（[illegible]）燕慕容麟慕容隆共攻之泰山太守任泰潛師救匡（任音壬）至匡壘南八里燕人乃覺之諸將以匡未下而外敵奄至甚患之隆曰匡恃外救故不時下今計泰之兵不過數千人及其未合擊之泰敗匡自降矣乃釋匡擊泰大破之斬首千餘級匡遂降（降戶江翻下同）燕王

而殺之且屠其城。慕容農至龍城（白狼城至龍城）休士馬十餘日，諸將皆曰：殿下之來，取道甚速，今至此久留不進，何也？農曰：吾來速者，恐餘巖過山鈔盜，侵擾良民耳。巖才不踰人，誑誘飢兒，烏集為衆，非有綱紀，吾已扼其喉，久將離散，無能為也。今此田善熟，未收而行，徒自耗損，當俟收畢往則梟之，亦不出旬日耳。頃之，農將步騎三萬至令支，巖衆震駭，稍稍踰城歸農，巖計窮出降，農斬之。進擊高句麗，復遼東、玄菟二郡，還至龍城，上疏請繕修陵廟。

燕王垂以農為使持節、都督幽平二州北狄諸軍事、幽州牧，鎮龍城；徙平州刺史帶方王佐鎮平郭。農於是創立法制，事從寬簡，清刑獄，省賦役，勸課農桑，居民富贍，四方流民前後至者數萬口。先是幽、冀流民多入高句麗，農以驃騎司馬范陽龐淵為遼東太守，招撫之。

慕容麟攻王兗于博陵，城中糧竭矢盡，功曹張猗踰城出，聚衆以應麟。兗臨城數之曰：卿是秦民，吾是卿君；卿起兵應賊，自號義兵，何名實之相違也！古人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卿母在城，棄而不顧，吾何有焉！今人取卿一切之功則可矣，寧能忘卿不忠不孝之事乎！不意中州禮義之邦，乃有如卿者也！十二月，麟拔博陵，執兗及猗，皆殺之。昌黎太守宋敞帥烏桓、索頭之衆救兗，不及而還。秦王丕以敞為平州刺史。

燕王垂北如中山，謂諸將曰：樂浪王招流離，實倉廩，外給軍糧，內營宮室，雖蕭何之功，何以加之！丙申，垂始定都中山。秦苻定據信都以拒燕，燕王垂以從弟北地王精為冀州刺史，將兵攻之。

拓跋珪從曾祖紇羅與其弟建及諸部大人共請賀訥推珪為主。

十一年春正月戊申，拓跋珪大會於牛川，即代王位，改元登國。以長孫嵩為南部大人，叔孫普洛為北部大人，分治其衆。以上谷張袞為左長史，許謙為右司馬，廣寧王建、代人和跋、叔孫建、庾岳為外朝大人。

官人志投段鄴命叔父之胤□
乞旁氏後改叔孫氏則直遙翻
皆掌宿衛及參軍國謀議長孫道生賀毗等侍從左昌兩翻
右用翻出納教命王建娶代王什翼犍之女嵩和辰
之弟道生嵩之從子也
更東胡辰亦孫嵩並建娶賀氏以奔什翼犍辰之兄也
上音才用翻
燕王垂即皇帝位
後秦王萇如安定
南安秘宜帥羌胡五萬餘人攻乞伏國仁國仁將兵五千逆擊
大破之卻將郎亮翻宜奔還南安
鮮于乞之殺翟真
也翟真見殺見上年四月翟遼奔黎陽黎陽太守滕恬之甚愛
信之恬之喜畋獵不愛士卒遼潛施姦惠以收
眾心恬之南攻鹿鳴城
恬之東奔鄄城遼追執之遂據黎陽豫州
拒之恬之東奔鄄城鄄吉掾翻遼追執之遂據黎陽豫州
刺史朱序遣將軍秦膺童斌與淮泗諸郡共討之
秦益州牧王廣自隴右引兵攻河州牧毛興於
枹罕興遣建節將軍衛平帥其宗人一千七百夜襲
廣大破之帥讀曰率二月秦州牧王統遣兵助廣攻興興
嬰城自守
燕大赦改元建興置公卿
尚書百官繕宗廟社稷
西燕主沖樂在長安
且畏燕主垂之彊不敢東歸課農築室為久安之計

鮮卑咸怨之鮮卑思東歸而沖安於長安故咸怨之
左將軍韓延因眾心不悅攻沖殺之立沖將段隨
為燕王改元昌平
初張天錫之南奔也見上卷太元八年
秦長水校尉王穆匿其世子大豫與俱奔河西依禿
髮思復鞬思復鞬送魏安
人焦松齊肅張濟等聚兵數千人迎大豫為主攻昌
松郡拔之
執太守王世強光使輔國將軍杜進擊
之進兵敗大豫進逼姑臧王穆諫曰光糧豐城固甲
兵精銳逼之非利不如席卷嶺西礪兵積粟然
後東向與之爭不及期年光可取也大豫不從自號
撫軍將軍涼州牧改元鳳凰以王穆為長史傳檄郡
縣使穆說諭嶺西諸郡
建康太守李隰祁連都尉嚴純皆起兵應之
有眾三萬保據楊塢
代王珪徙居定襄之盛樂

（樂。明年，築盛樂城於故城南八里，則已非後漢之盛樂。此郡定襄之盛樂，乃前漢之成樂城也。蓋建武之初，匈奴侵寇，塞下之民悉內徙；其後南單于內附，北單于勢弱，復歸內徙之民於塞下郡縣城郭，規地使爲之右，取其故處若仍之舊矣。自續通典，府振武軍，漢定襄郡之盛樂也。在唐爲朔州[illegible]黃河之北[illegible]功都盛樂是也。在唐朔州北二百[illegible]於定襄故城置[illegible]州[illegible]置雲中都督府於盛樂[illegible]定襄縣於都督府[illegible]宥又安北都護府[illegible]是雲中定襄地名混亂不可考者，而[illegible]一也。）務農息民，國人悅之。（史言拓跋珪所以興。）

三月，大赦。

泰山太守張願以郡叛，降翟遼。（[illegible]）

初，謝玄欲使朱序屯梁國，玄自屯彭城，以北固河上，西援洛陽。朝議以征役既久，欲令玄置戍而還。會翟遼、張願繼叛，北方騷動，玄謝罪乞解職。詔慰諭，令還淮陰。

燕主垂追尊母蘭氏為文昭皇后，欲遷文明段后，以蘭氏配享太祖。（段后，燕王皝之元妃；蘭氏，垂之別室也。既尊皝爲太祖，諡文明皇帝。）詔百官議之，皆以為當然。（[illegible]指也。）博士劉詳、董謐以為堯母為帝嚳妃，位第三，不以貴陵姜嫄，（帝王紀曰：帝嚳有四妃，元妃有邰氏女曰姜嫄，生后稷；次妃有娀氏女曰簡狄，生禼；次妃陳豐氏女曰慶都，生放勛；次妃娵訾氏女曰常儀，生摯。[illegible]）明聖之道，以至公為先。文昭后宜立別廟。垂怒，逼之。詳、謐曰：上所欲為，無問於臣。臣案經奉禮，不敢有貳。垂乃不復問諸儒，卒遷段后，以蘭后代之。（復，扶又翻。卒，子恤翻。）又以景昭可足渾后傾覆社稷，（覆，芳福翻。）追廢之，尊烈祖昭儀段氏為景德皇后，配享烈祖。（可足渾氏，燕主儁之元妃也。廢事見一百二卷海西公太和四年。段氏，儁之側室也。儁廟號烈祖，諡景昭皇帝。）

崔鴻曰：齊桓公命諸侯無以妾為妻，（孟子曰：齊桓公葵丘之會，初命曰：誅不孝，無易樹子，無以妾為妻。）夫之於妻，猶不可以妾代之，況子而易其母乎！春秋所稱母以子貴者，君母既沒，得以妾母為小君也。（春秋公羊傳曰：桓幼而貴，隱長而卑。[illegible]隱長又賢，[illegible]大夫扳隱而立之。何以不宜立？立適以長不以賢，立子以貴不以長。桓何以貴？母貴也。母貴則子何以貴？子以母貴，母以子貴。左傳曰：惠公元妃孟子，孟子卒，繼室以聲子，生隱公。宋武公生仲子，[illegible]為魯夫人，[illegible]生桓公而惠公薨，是以隱公立而奉之。）至於享祀宗廟，則成風終不得配莊公也。（魯莊公夫人姜氏。成風者，莊公之妾，僖公之母也。姜氏通於共仲，共仲弒閔公而欲立，共仲不克，[illegible]孫于邾，齊人殺之。僖公即位，請其喪，以夫人之禮葬之。）君父之所為，臣子必習而效之，猶形聲之於影響也。寶之逼殺其母，（事見後一百八卷太元二十一年。）由垂為之漸也。堯、舜之讓，猶為之噲之禍，（事見二卷周赧王五年。）況違禮而縱私者乎！昔文姜得罪於桓公，春秋不之廢。（魯桓公之夫人，曰文姜，通于齊襄公。桓公謫之，夫人以告，襄公遂殺桓公。至莊公二十一年，春秋書夫人姜氏薨；二十二年，書葬我小君文姜，是不之廢也。）可足渾氏雖有罪於前朝，（朝，直遙翻。）然小君之禮成矣。垂以私憾廢之，（[illegible]殺垂妃段氏，又譖垂而逐之，奔秦也。）又立兄妾之無子者，皆非禮也。

劉顯自善無南走馬邑，（[illegible]之偪，且懼其[illegible]怨也。）其族人奴真帥所部請降於代。（帥，讀曰率。降，戶江翻。）奴真有兄犍，先居賀蘭部，（犍，居言翻。）奴真言於

代王珪請召翰而以所部讓之珪許之翰既領部遣
弟去斤遺賀訥金馬賀染干謂去斤曰我待汝
兄弟厚汝今領部宜來從我去斤許之奴真怒曰我
祖父以來世爲代忠臣故我以部讓汝等欲爲義也
今汝等無狀乃謀叛國義於何在遂殺翰及去斤染
干聞之引兵攻奴真奴真奔代珪遣使責染干染干
乃止 西燕僕射慕容恒尚書慕容
永襲段隨殺之立宜都王子覬爲燕王
改元建明帥鮮卑男女四十餘萬口去長安而
東
恒弟護軍將軍韜誘覬殺之於臨晉
恒怒捨韜去永與武衛將軍刁雲帥衆攻韜韜
敗奔恒營恒立西燕主沖之子瑤爲帝改元建平謚
沖曰威皇帝衆皆去瑤奔永永執瑤殺之立慕容泓
子忠爲帝改元建武忠以永爲太尉守尚書令封河
東公永持法寬平鮮卑安之至聞喜聞燕主垂已稱
尊號不敢進築燕熙城而居之 鮮卑
既東長安空虛前榮陽高陵趙穀等招杏城盧水胡
郝奴帥戶四千入于長安渭北盡應之 以穀
爲丞相扶風王驎有衆數千保據馬嵬
奴遣弟多攻之夏四月後秦王
萇自安定伐之驎奔漢中萇執多而進奴懼請降
拜鎮北將軍六谷大都督 癸巳以尚
書僕射陸納爲左僕射譙王恬爲右僕射
納玩之子也 毛興
襲擊王廣敗之 廣奔秦州隴西鮮卑匹蘭執廣
送於後秦興復欲攻王統於上邽枹罕諸氐皆厭苦
兵事 乃共殺興推衛
平爲河州刺史 遣使請命于秦
燕主垂封其子農爲遼西王麟爲趙王隆爲高陽王
代王珪初改稱魏王 張大豫自楊塢
進屯姑臧城西王穆及禿髮思復鞬子奚于帥衆三
萬屯于城南 呂光出擊大破之斬奚于等二萬
餘級 秦大赦以衛平爲撫軍將軍河州刺史呂光
爲車騎大將軍涼州牧 使者皆沒於後秦不能
達 燕主垂以范陽王德爲
尚書令太原王楷爲左僕射樂浪王溫爲司隸校尉
後秦王萇即皇帝位
于長安 大赦改元建初國號大秦

追尊其父弋仲爲景元皇帝，立妻虵氏爲皇后，[illegible]子興爲皇太子，置百官。萇與羣臣宴，酒酣，言曰：諸卿皆與朕北面秦朝，[illegible]今忽爲君臣，得無恥乎！趙遷曰：天不恥以陛下爲子，臣等何恥爲臣！萇大笑。[illegible]護佛侯部帥侯辰、乙佛部帥代題皆叛走。[illegible]諸將請追之，珪曰：侯辰等累世服役，有罪且當忍之。方今國家草創，人情未壹，愚者固宜前卻，不足追也。[illegible]六月庚寅，以前輔國將軍楊亮爲雍州刺史，鎮衛山陵。[illegible]荊州刺史桓石民遣將軍晏謙擊弘農，下之。初置湖陝二戍。[illegible]西燕刁雲等殺西燕王忠，推慕容永爲使持節、大都督、中外諸軍事、大將軍、大單于、雍秦梁涼四州牧、錄尚書事、河東王，稱藩於燕。[illegible]燕主垂遣太原王楷、趙王麟、陳留王紹、章武王宙攻秦苻定、苻紹、苻謨、苻亮等，[illegible]楷先以書與之，爲陳禍福，定等皆降。[illegible]垂封定等爲侯，曰以酬秦主之德。秦主丕以都督中外諸軍事、司徒、錄尚書事王永爲左丞相，太尉、東海王纂爲大司馬，司空張蚝

爲太尉，[illegible]尚書令咸陽公徐義爲司空，司隸校尉王騰爲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illegible]永傳檄四方公侯牧守、壘主民豪，共討姚萇、慕容垂，令各帥所統以孟冬上旬會大駕于臨晉。[illegible]於是天水姜延、馮翊寇明、河東王昭、新平張晏、京兆杜敏、扶風馬朗、建忠將軍高平牧官都尉扶風王敏等[illegible]咸承檄起兵，各有衆數萬，遣使詣秦。[illegible]丕皆就拜將軍、郡守，封列侯。冠軍將軍鄧景擁衆五千據彭池，與竇衝爲首尾以擊後秦。[illegible]丕以景爲京兆尹。景，羌之子也。[illegible]後秦主萇徙安定五千餘戶于長安。秋七月，秦平涼太守金熙、安定都尉沒弈干與後秦左將軍姚方成戰于孫丘谷，[illegible]方成兵敗。後秦主萇以其弟征虜將軍緒爲司隸校尉，鎮長安，自將至安定，擊熙等，大破之。金熙本東胡之種；[illegible]沒弈干，鮮卑多蘭部帥也。[illegible]以[illegible]老難與成功，議[illegible]廢之而悍其宗[illegible]，累日不決。[illegible]青謂諸將曰：[illegible]大事宜時定，不然，變生。[illegible]諸君[illegible]諸衞公爲會觀我

所爲會七夕大宴青抽劍而前曰今天下大亂吾曹
休戚同之非賢主不可以濟大事衞公老宜返初服
以避賢路狄道長苻登雖王室疏屬
志略雄明請共立之以赴大駕諸君有
不同者即下異議乃奮劍攘袂將斬異己者衆皆從
之莫敢仰視於是推登爲使持節都督隴右諸軍事
撫軍大將軍雍河二州牧略陽公帥衆五萬東下隴
攻南安拔之馳使請命于秦登秦主丕之族子也
枹罕羌彭奚念帥其衆三
萬餘戶降于乞伏國仁國仁拜奚念東秦州刺史

梁州刺史乙酉魏王珪還盛樂
代題復以部落來降十餘日又奔劉顯珪
使其孫倍斤代領其衆劉顯弟肺泥帥衆降魏八
月燕王垂留太子寶守中山以趙王麟爲尚書右僕
射錄留臺事自帥范陽王德等南略地使高陽王
隆東徇平原丁零鮮于乞保曲陽西山聞
垂南伐出營望都剽掠居民趙王麟自出討之
諸將皆曰殿下虛鎭遠征萬一無功而返虧損威重
不如遣諸將討之麟曰今聞大駕在外無所畏忌必

不設備一舉可取不足憂也乃聲言至曾口夜回趣
乞比明至其營掩擊擒之翟遼寇譙
朱序擊走之　秦主丕以苻登爲征西大將軍開府
儀同三司南安王持節州牧都督皆因其所稱而授
之又以徐義爲右丞相留王騰守晉陽右僕射楊輔
戍壺關帥衆四萬進屯平陽初後秦王萇之
弟碩德統所部羌居隴上聞萇起兵自稱征西將軍
聚衆於冀城以應之以兄孫詳爲安遠將軍據隴城
從孫訓爲安西將軍據南安之赤亭與秦
秦州刺史王統相持苻登自安定引兵會碩德攻統天

水略陽羌胡應之者二萬餘戶秦略陽太守王
皮降之初秦滅代遷代王什翼犍少子
窟咄于長安從慕容永東徙
永以窟咄爲新興太守劉顯遣其弟亢泥迎窟咄以
兵隨之逼魏南境諸部騷動魏王珪左右于桓等與
部人謀執珪以應窟咄幢將代人莫題等亦潛與窟
咄交通桓舅穆崇告之
珪誅桓等五人莫題等七姓悉原不問珪
懼內難北踰陰山復依賀蘭部遣外朝大

人遼東安同求救於燕（安同之先安息王子入侍于漢遂為漢人寓居遼東）燕主垂遣趙王麟救之　九月
王統以秦州降于後秦　後秦主萇以姚碩德為
使持節都督隴右諸軍事秦州刺史鎮上邽
呂光得秦王堅凶問舉軍縞素謚曰文昭皇帝　冬十
月大赦改元大安　西燕主慕容永遣使詣
秦主丕求假道東歸　丕弗許與永戰于襄陵（襄陵縣漢屬河東郡晉屬平陽郡）秦兵大敗左丞相王永衛大將軍俱
石子皆死　初東海王纂自長安來（去年纂奔丕）麾下壯士三
千餘人丕忌之既敗懼為纂所殺帥騎數千南奔東
垣　謀襲洛陽揚威將軍馮該
自陝邀擊之　殺丕執其太子寧長樂王壽送建
康　詔赦不誅以付苻宏（苻宏奔晉見上卷六年）苻纂與其弟
尚書永平侯師奴帥秦眾數萬走據杏城其餘王公
百官皆沒於永永遂進據長子即皇帝位改元中興
將以秦后楊氏為上夫人楊氏引劍刺永為永
所殺　甲申海西公奕薨于吳（年四十五）　燕寺人吳深

據清河反　燕主垂攻之不克　後秦主萇還
安定　秦南安王登既克南安夷夏歸之
者三萬餘戶　遂進攻姚碩德于秦州後秦主萇
自往救之登與萇戰于胡奴阜　大破之斬
首二萬餘級將軍啖青射萇中之　萇創重
走保上邽姚碩德代之統眾　燕趙王麟軍未
至魏拓跋窟咄稍前逼魏魏王珪賀染干侵魏北部以
應之魏眾驚擾北部大人叔孫普洛亡奔劉衛辰麟
聞之遽遣安同等歸魏人知燕軍在近眾心少安
窟咄進屯高柳　珪引兵與麟會擊之窟咄大敗奔
劉衛辰衛辰殺之珪悉收其眾以代人庫狄干為北
部大人（魏書官氏志內入諸部有庫狄氏後改為狄氏）麟引兵還中山劉衛
辰居朔方士馬甚盛後秦主萇以衛辰為大將軍大
單于河西王幽州牧（單音蟬）西燕主永以衛辰為大將
軍朔州牧　十一月秦尚書寇遺奉勃海王懿濟北王
昶自杏城奔南安　南安王登發喪行服謚秦主
丕曰哀平皇帝登議立懿為主眾曰勃海王雖先帝
之子然年在幼沖未堪多難　今三虜窺覦
宜立長君　非大王不可登乃為壇於

慘毒至矣

東即皇帝位 堅字文玉司堅故身出 大赦改元太初置百官
慕容柔慕容盛及盛弟會皆在長子 太元九年柔等自長安得歸燕上
附西燕慕容冲中隨永東還 盛謂柔會曰主上已中興幽冀
東西未壹 東謂燕主垂西謂西燕主永 吾屬居嫌疑之地為智為
愚皆將不免不若以時東歸無為坐待魚肉也遂相
與亡歸燕後歲餘西燕主永悉誅燕主儁及燕主垂
之子孫男女無遺 史言盛之智 張大豫自西郡入臨
洮掠民五千餘戶保據俱城 俱城在洮界 十二月呂光
自稱使持節侍中中外大都督督隴右河西諸軍事
大將軍涼州牧酒泉公 考異 秦主登立世祖神主
於軍中 秦王堅廟號世祖 載以輜軿 輜軿車四面有屏蔽者 建黃
旗青蓋以虎賁三百人衛之 賁音奔 凡所欲為必啟主
而後行引兵五萬東擊後秦將士皆刻鉾鎧為死休
字 鉾與矛同鎧甲也言欲復仇必死乃休也 每戰以劍矟
為方圓大陣 知有厚薄從中分配故人自
為戰所向無前初長安之將敗也 謂苻堅為慕容沖所困之時 中
壘將軍徐嵩屯騎校尉胡空各聚眾五千結壘自固
既而受後秦官爵後秦主萇以王禮葬秦主堅於二
壘之間及登至嵩空以眾降之登拜嵩雍州刺史空
京兆尹 降戶江翻 改葬堅以天子之禮 乙酉燕主

垂攻吳深壘拔之深單馬走 吳深時據清河以叛燕 垂進屯聊
城之逢關陂 聊城縣漢屬東郡晉屬平原郡 初燕太子洗馬溫詳來
奔以為濟北太守屯東阿 東阿縣漢屬東郡晉屬濟北郡洗悉薦翻
燕主垂遣范陽王德高陽王隆攻之詳遣從弟攀守
河南岸子楷守碻磝以拒之 燕主垂以魏王珪為
西單于封上谷王珪不受 珪不受燕封其志不在小單音蟬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六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七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右諫議大夫充集賢殿修撰判西京留司御史臺上柱國河內郡開國侯食邑一千二百戶食實封肆伯戶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　勑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晉紀二十九（起彊圉大淵獻，盡重光單閼，凡五年。）

烈宗孝武皇帝中之下

太元十二年春正月乙巳，以朱序為青、兗二州刺史，代謝玄鎮彭城；序求鎮淮陰，許之。（[illegible]）以玄為會稽內史。（彭城去建康遠，援不接故也。[illegible]）

丁未，大赦。

燕主垂觀兵河上，（[illegible]）高陽王隆曰：「溫詳之徒，皆白面儒生，烏合為羣，徒恃長河以自固，若大軍濟河，必望旗震壞，不待戰也。」垂從之。戊午，遣鎮北將軍蘭汗、護軍將軍平幼於碻磝西四十里濟河，隆以大眾陳於北岸。（[illegible]）溫攀、溫楷果走趣城，（[illegible]）平幼追擊，大破之。詳夜將妻子奔彭城，其眾三萬餘戶皆降於燕。（[illegible]）垂以太原王楷為兗州刺史，鎮東阿。初，垂在長安，秦王堅嘗與之交手語，冗從僕射光祚言於堅曰：（[illegible]）「陛下頗疑慕容垂乎？垂非久為人下者也。」堅以告垂。及秦主丕自鄴奔晉陽，（[illegible]）祚與黃門侍郎封孚、鉅鹿太守封勸皆來奔。（[illegible]）勸，弈之子也。（[illegible]）秦故臣西河朱肅等各以其眾來奔。詔以祚等為河北諸郡太守，皆營於濟北、濮陽，（[illegible]）羈屬溫詳；（[illegible]）詳敗，俱詣燕軍降。（[illegible]）垂赦之，撫待如舊。（[illegible]）垂見光祚，流涕沾衿，（[illegible]）曰：「秦王待我深，吾事之亦盡；但為二公猜忌，（[illegible]）吾懼死而負之，每一念之，中宵不寐。」祚亦悲慟。垂賜祚金帛，祚固辭。垂曰：「卿猶復疑邪？」（[illegible]）祚曰：「臣昔者惟知忠於所事，不意陛下至今懷之，臣敢逃其死！」垂曰：「此乃卿之忠，固吾所求也，前言戲之耳。」（[illegible]）待之彌厚，以為中常侍。（[illegible]）

翟遼遣其子釗寇陳、潁，朱序遣將軍秦膺擊走之。

秦主登立妃毛氏為皇后，勃海王懿為太弟。后，興之女也。遣使拜東海王纂為使持節、都督中外諸軍事、太師、領大司馬，封魯王；（[illegible]）纂弟師奴為撫軍大將軍、并州牧，封朔方公。纂怒，謂使者曰：「勃海王，先帝之子，南安王何以不立而自立乎？」長史王旅諫曰：「南安已立，理無中改；今寇虜未滅，不可宗室之中自為仇敵也。」纂乃受命。於是

盧水胡彭沛穀屠各董成張龍世新平羌雷惡地等皆附於萇有衆十餘萬以登兼連兵擊勢屢盛故相與歸之屠直於翻後秦主萇徙秦州豪傑三萬戶于安定去年萇徙安定民以實長安今又徙秦州豪傑以實安定蓋萇起兵以安定為根本而欲都長安故以臨匿遠近為次以漸徙之

初安次人齊涉聚衆八千餘家據新柵降燕安次縣前漢屬勃海後漢屬廣陽國晉屬燕國新柵蓋在魏郡界降戶江翻燕主垂拜涉魏郡太守既而復叛連張願願自帥萬餘人進屯祝阿之瓮口祝阿縣漢屬平原郡晉屬濟南郡頭白泰山進屯焉劉昫曰漢祝阿縣天寶元年更名宋白曰祝阿美為齊州東阿也[illegible]招翟遼共應涉高陽王隆言於垂曰新柵堅固攻之未易猝拔易以豉翻若久頓兵於其城下張願擁帥流民西引丁零丁零翟遼帥讀曰率為患方深願衆雖多然皆新附未能力鬬因其自至宜先擊之願父子恃其驍勇驍堅堯翻必不肯避去可一戰擒也願破則涉不能自存矣垂從之二月遣范陽王德陳留王紹龍驤將軍張崇驤思將翻帥步騎二萬會隆擊願軍至斗城去瓮口二十餘里解鞍頓息願引兵奄至燕人驚遽德兵退走隆勒兵不動願子龜出衝陳陳讀曰陣隆遣左右王末逆擊斬之隆徐進戰願兵乃退德行里餘復整兵還與隆合復扶又翻謂隆曰賊氣方銳宜且緩之隆曰願乘人不備宜得大捷而吾士卒皆以懸隔河津勢迫之故人思自戰言為河津所隔前無救援退則窮死故思之而各自為戰也故能卻之今賊不得利氣竭勢衰皆有進退之志不能齊奮宜亟擊之德曰吾唯卿所為耳遂進戰於瓮口大破之斬首七千八百級願脫身保三布口燕人進軍歷城歷城縣自漢以來屬濟南郡青兗徐州郡縣壁壘多降壘力水翻降戶江翻垂以陳留王紹為青州刺史鎮歷城德等還師新柵人冬鸞執涉送之果姻篡容隆宋書讀冬如字垂誅涉父子餘悉原之

三月秦主登以竇衝為南秦州牧楊定為益州牧楊璧為司空梁州牧乞伏國仁為大將軍大單于苑川王杜佑曰苑川在蘭州五泉縣近[illegible]小涼谷余羅杜佑以意言之單音蟬

燕上谷人王敏殺太守封戢代郡人許謙逐太守賈閏各以郡附劉顯為燕擊顯張本燕樂浪王溫為尚書右僕射燕下當有以字樂浪音洛琅

夏四月戊辰尊帝母李氏為皇太妃儀服如太后

後秦征西將軍姚碩德為楊定所逼退守涇陽涇陽縣前漢屬安定郡後漢晉省秦屬東郡杜佑曰漢涇陽縣在今平涼郡界涇陽故城是定與秦曾王纂共攻之戰于涇陽碩德大敗後秦主萇自陰密救之纂退屯敷陸陰密縣屬安定郡殷時密國也敷陸在唐涇州鶉觚縣界其地

燕主垂自碻磝還中山慕容柔慕容盛慕容會來自長子柔等去年自長

(好遂歸令先達中山)庚子，垂爲之大赦(注：[illegible])。
垂問盛長子人情如何，爲可取乎。盛曰：西軍擾擾，人
有東歸之志，陛下唯當脩仁政以俟之耳。若大軍一
臨，必投戈而來，若孝子之歸慈父也。垂悅。癸未，封柔
爲陽平王，盛爲長樂公(注：[illegible])，會爲清河公。高平人
翟暢執太守徐含遠，以郡降翟遼(注：[illegible])。燕主垂謂諸
將曰：遼以一城之眾反覆三國之間(注：[illegible])，不可
不討。五月，以章武王宙監中外諸軍事，輔太子
寶守中山，垂自帥諸將南攻遼(注：[illegible])，以太原王楷
[illegible]爲前鋒。遼眾皆燕趙之人，聞楷至，皆曰：太原王
子，吾之父母也(注：[illegible])。相帥歸之。遼懼，遣
使請降。垂以遼爲徐州牧，封河南公。前至黎陽，受降
而還(注：[illegible])。井陘人賈鮑(注：[illegible])招引北山丁零
翟遙等五千餘人夜襲中山，陷其外郭。章武王宙以
奇兵出其外，太子寶鼓譟於內，合擊，大破之，盡俘其
眾，唯遙、鮑單馬走免。劉顯地廣兵強，雄於北方，會
其兄弟乖爭，魏長史張袞言於魏王珪曰：顯志在并
吞，今不乘其內潰而取之(注：[illegible])，必爲後患。
然吾不能獨克，請與燕共攻之。珪從之(注：[illegible])，復遣安同乞
師於燕(注：[illegible])。詔徵會稽處

士戴逵(注：[illegible])，逵累辭不就。郡縣敦逼不已，逵逃
匿于吳(注：[illegible])。謝玄上疏曰：逵自求其志(注：以論語曰隱居以求其志)，今王
命未回，將懼風霜之患。陛下既已愛而器之，亦宜使
其身名並存，請絕召命。帝許之(注：[illegible])。逯逵
之兄也(注：[illegible])。秦主登以其兄同成爲司徒、
守尚書令，封潁川王；弟廣爲中書監，封安成王；子崇
爲尚書左僕射，封東平王。燕主垂自黎陽還中山。
吳深殺燕清河太守丁國；章武人王祖殺太守白
欽；勃海人張申據高城以叛(注：[illegible])。
燕主垂命樂浪王溫討之(注：[illegible])。苑川王國仁帥騎
三萬擊鮮卑大人密貴、裕苟、提倫三部于六泉(注：[illegible])。秋七月，與沒奕干、金
熙戰于渴渾川，沒奕干、金熙大敗，三部皆降(注：[illegible])。秦
主登軍于瓦亭。後秦主萇攻彭沛穀堡，拔之穀犇杏
城(注：[illegible])。萇還陰密，以太子興
鎮長安。燕趙王麟討王敏于上谷，斬之。劉衛辰
獻馬於燕，劉顯掠之。燕主垂怒，遣太原王楷將兵助
趙王麟擊顯，大破之(注：[illegible])。顯奔馬邑西山。魏王珪引
兵會麟擊顯於彌澤(注：[illegible])，又破之。顯奔西

燕麟悉收其部衆獲馬牛羊以千萬數

呂光將彭晃徐炅攻張大豫于臨洮破之大豫奔廣武王穆奔建康八月廣武人執大豫送姑臧斬之穆襲據酒泉自稱大將軍涼州牧

辛巳立皇子德宗爲太子大赦

燕主垂立劉顯弟可泥爲烏桓王以撫其衆徙八千餘落于中山

秦馮翊太守蘭櫝帥衆二萬自頻陽入和寧與晉王纂謀攻長安纂弟師奴勸纂稱尊號纂不從師奴殺纂而代之櫝遂與師奴絕西燕主永攻櫝櫝請救於後秦後秦主萇欲自將救之尚書令姚旻左僕射尹緯曰符登近在瓦亭將乘虛襲吾後萇曰符登衆盛非旦夕可制登遲重少決必不能輕軍深入比兩月間吾必破賊而返登雖至無能爲也九月萇軍于泥源師奴逆戰大敗亡奔鮮卑後秦盡收其衆屠各董成等皆降

秦主登進據胡空堡戎夏歸之十餘萬

冬十月翟遼復叛燕遣兵與王祖張申寇抄清河平原

後秦主萇進擊西燕□求於河西求走蘭櫝復列兵拒守萇攻之十二月禽櫝遂如杏城

後秦姚方成攻秦雍州刺史徐嵩壘拔之執嵩而數之嵩罵曰汝姚萇罪當萬死符黃眉欲斬之先帝止之授任內外榮寵極矣曾不如犬馬識所養之恩親爲大逆汝羌輩豈可以人理期也何不速殺我方成怒三斬嵩悉阬其士卒以妻子賞軍後秦王萇掘秦主堅尸鞭撻無數剝衣倮形薦之以棘坎土而埋之

涼州大饑米斗直錢五百人相食死者太半

呂光西平太守康寧自稱匈奴王殺湟河太守強禧以叛張掖太守彭晃亦叛東結康寧西通王穆光欲自擊晃諸將皆曰今康寧在南伺釁而動若晃穆未誅康寧復至進退狼狽勢必大危光曰實如卿言然我今不往是坐待其來也若三寇連兵東西交至則城外皆非吾有大事去矣今晃初叛與寧穆情契未密出其倉猝取之差易耳乃自帥騎二萬倍道兼行既至攻之二旬拔其城

涼晃初王穆起兵遣使招敦煌處士郭瑀使疏吏翻瑀音禹處昌呂翻瑀歎曰今民將左袵吾忍不救之邪乃與同郡索嘏起兵應穆索昔各翻運粟三萬石以餉之穆以瑀為太府左長史軍師將軍嘏為敦煌太守既而穆聽讒言引兵攻嘏瑀諫不聽出城大哭舉手謝城曰吾不復見汝矣復扶又翻還而引被覆面覆敷又翻不與人言不食而卒卒子恤翻呂光聞之曰二虜相攻此成禽也不可以憚屢戰之勞而失永逸之機也一勞[illegible]永逸[illegible]遂帥步騎二萬攻酒泉克之進屯涼興涼興郡張駿置在唐瓜州常樂縣界穆引兵東還未至眾潰穆單騎走騂馬令郭文斬其首送之騂馬縣屬酒泉郡蓋魏晉間所置也[illegible]呂光新得河西[illegible]於外[illegible]

十三年春正月康樂獻武公謝玄卒[illegible]

二月秦主登軍朝那朝那縣[illegible]後秦主萇軍武都[illegible]

翟遼遣司馬眭瓊詣燕謝罪眭息隨翻[illegible]燕主垂以其數反覆斬瓊以絕之數所角翻遼乃自稱魏天王改元建光置百官　燕青州刺史陳留王紹為平原太守辟閭渾所逼退屯黃巾固漢末黃巾賊聚於此因以為名[illegible]燕主垂更以紹為徐州刺史渾蔚之子也辟閭蔚見一百卷穆帝升平二年蔚紆勿翻因苻氏亂據齊地來降後為慕容[illegible]三月乙亥燕主垂以太子寶錄尚書事授之以政自總大綱而已　燕趙王麟擊許謙破之去年許謙叛附翟遼謙奔西燕遂廢代郡悉徙其民於龍城　呂光之定涼州也杜進功居多光以為武威太守事見上卷十年貴寵用事群寮莫及光甥石聰自關中來光問之曰中州人言我為政何如聰曰但聞有杜進耳不聞有舅光由是忌進而殺之光與群寮宴語及政事參軍京兆段業曰明公用法太峻光曰吳起無恩而楚強商鞅嚴刑而秦興業曰起喪其身鞅亡其家皆殘酷之致也吳起事見周安王二十一年商鞅事見二卷顯王三十一年喪息浪翻明公方開建大業景行堯舜詩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毛萇曰景大也鄭玄曰景明也明行者則而行之行下孟翻猶懼不濟乃慕起鞅之為治治直吏翻豈此州士女所望哉光改容謝之[illegible]人士所歸敬也　夏四月戊午以朱序為都督司雍梁秦四州諸軍事雍州刺史戍洛陽雍於用翻以譙王恬代序為都督兗冀幽并諸軍事青兗二州刺史　苑川王國仁破鮮卑越質叱黎於平襄平襄縣漢屬天水郡晉屬略陽郡[illegible]以為氏獲其子詰歸　丁亥燕主垂立夫人段氏

為皇后，以太子寶領大單于。（單音蟬）段氏，右光祿大夫儀之女；其妹適范陽王德。（德…）儀，德之舅也。（為後寶逼殺段后張本）追謚前妃段氏為成昭皇后。（段氏死見一百卷穆帝升平二年）五月，秦太宰毅卒，謚曰獻哀。翟遼徙屯滑臺。（遼自黎陽徙屯）（滑臺故鄭廩延…為國之…邑，…白馬縣西…亡…滑州）六月，苑川王乞伏國仁卒，謚曰宣烈，廟號烈祖。其子公府尚幼，羣下推國仁弟乾歸為大都督、大將軍、大單于、河南王，（乞伏氏跨有苑川、河南之地，遂為河南王。…公府…張本…音…）大赦，改元太初。魏王珪破庫莫奚於弱落水南。（…唐書曰：奚亦東胡種，為匈奴所破，保烏丸山。…弱落水在…中）秋七月，庫莫奚復襲魏營，珪又破之。庫莫奚者，本屬宇文部，與契丹同類而異種，其先皆為燕王皝所破，徙居松漠之間。（契丹國自西樓東去四十里至…，…在…漢之…東…又東…川…契丹…曰契丹之…；…安…作…書…音草…）秦、後秦自春相持，屢戰，互有勝負，至是各解歸。關西豪桀以後秦久無成功，多去而附秦。　河南王乾歸立其妻邊氏為王后，置百官，倣漢制，以南川侯出連乞都為丞相，（出連亦以部落為氏）梁州刺史悌眷為御史大夫，金城邊芮為左長史，東秦州刺史秘宜為右長史，（乞伏氏置東秦州於南安）武始翟勍為左司馬，（勍…京翻）略陽王松壽為主簿，從弟軻彈

為梁州牧，弟益州為秦州牧，屋引破光為河州牧。（乞伏乾歸所置）（州牧不過分郡…隴之間…才用…）　八月，秦主登立子崇為皇太子，弁為南安王，尚為北海王。　燕護軍將軍平幼會章武王宙討吳深，破之，深走保繹幕。（繹…幕…縣…郡…以…）魏王珪陰有圖燕之志，遣九原公儀奉使至中山。燕主垂詰之曰：（…公…）魏王何以不自來？儀曰：先王與燕並事晉室，世為兄弟，（…）臣今奉使，於理未失。垂曰：吾今威加四海，豈得以昔日為比！儀曰：燕若不脩德禮，欲以兵威自彊，此乃將帥之事，（將…帥…所類翻）非使臣所知也。儀還，言於珪曰：燕主衰老，太子闇弱，范陽王自負材氣，（…）非少主臣也。（…）燕主既沒，內難必作，（…）於時乃可圖也，今則未可。珪善之。（…）儀，珪從弟翰之子也。　九月，河南王乾歸遷都金城。　張申攻廣平，王祖攻樂陵；壬午，燕高陽王隆將兵討之。　冬十月，後秦主萇還安定。秦主登就食新平，帥眾萬餘圍萇營，（…）四面大哭，萇命營中哭以應之，登乃退。　十二月，庚子，尚書令南康襄公謝石卒。　燕太原王楷、趙王麟將兵會高陽王隆於合口，（水經…）

以擊張申、王祖。帥諸壘共救之，犯燕軍，燕人逆擊走之。隆欲追之，楷麟曰：「王祖老賊，或恐詐而設伏，不如俟明。」隆曰：「此白地羣盜，烏合而來，徼幸一決，非素有約束，能壹其進退也。今失利而去，衆莫爲用，乘勢追之，不過數里，可盡擒也。申之所恃，唯在於祖，祖破則申降矣。」乃留楷麟守申壘，隆與平幼分道擊之，比明，大獲而還，懸所獲之首以示申。甲寅，申出降，祖亦歸罪。秦以潁川王司成爲太尉。

十四年春正月，燕以陽平王柔鎮襄國。燕西王農在龍城五年，庶務修舉，乃上表曰：「臣頃因征即鎮，所統將士安逸積年，青、徐、荊、雍遂寇尚繁，願時代還，展竭微效，生無餘力，沒無遺恨，臣之志也。」庚申，燕主垂召農爲侍中、司隸校尉，以高陽王隆爲都督幽、平二州諸軍事、征北大將軍、幽州牧，建留臺於龍城，以隆錄留臺尚書事。又以護軍將軍平幼爲征北長史，散騎常侍封孚爲司馬，並兼留臺尚書。隆因農舊規，修而廣之，遼碣安。

後秦主萇以秦戰屢勝，謂得秦王堅之神助，亦於軍中立堅像而禱之曰：「臣兄襄敕臣復讎，新平之禍，臣行襄之命，非臣罪也。苻登，陛下疏屬，猶欲復讎，況臣敢忘其兄乎！且陛下命臣以龍驤建業，臣敢違之！今爲陛下立像，陛下勿追計臣過也。」秦主登升樓遥謂萇曰：「爲臣弒君而立像求福，庸有益乎！」因大呼曰：「弒君賊姚萇何不自出，吾與汝決之！」萇不應。久之，以戰未有利，軍中每夜數驚，乃斬像首以送秦。

秦主登以河南王乾歸爲大將軍、大單于、金城王。

甲寅，魏王珪襲高車，破之。

二月，呂光自稱三河王，大赦，改元麟嘉，置百官。光妻石氏、子紹、弟德世自仇池來至姑臧，光立石氏爲妃，紹爲世子。

癸巳，魏王珪擊吐突鄰部於女水，大破之，盡徙其部落而還。

秦主登留輜重於大界，自將輕騎萬餘攻安定羌密造保，克之。

夏四月，翟遼寇滎陽，執太守張卓。

燕以長樂公盛鎮薊城，修繕舊宮。

五月，清河民孔金斬吳深，送首中山。

金城王乾歸擊侯年部，大破之。於是秦、涼鮮卑、羌、胡多附乾歸，乾歸悉

授以官爵。後秦主萇與秦主登戰，數敗（數，所角翻），乃遣中軍將軍姚崇襲大界，登邀擊之於安丘（魏收地形志，安定郡有安丘縣），又敗之（[illegible]）。燕范陽王德、趙王麟擊賀訥，追奔至勿根山，訥窮迫請降（降，戶江翻），徙之上谷，質其弟染干於中山（質，音致）。秋七月，以驃騎長史王忱為荊州刺史、都督荊益寧三州諸軍事（驃，匹妙翻；騎，奇寄翻；忱，是壬翻）。忱，國寶之弟也。秦主登攻後秦右將軍吳忠等於平涼，克之。八月，登據苟頭原以逼安定。諸將勸後秦主萇決戰，萇曰：與窮寇競勝，兵家之忌也，吾將以計取之。乃留尚書令姚旻守安定，夜帥騎三萬（帥，讀曰率，下同）襲秦輜重于大界，克之（重，直用翻；[illegible]），殺毛后及南安王尚（尚，秦主丕之子也），擒名將數十人，驅掠男女五萬餘口而還。毛氏美而勇，善騎射，後秦兵入其營，毛氏猶彎弓跨馬，帥壯士數百人戰，眾寡不敵，為後秦所執。萇將納之，毛氏罵且哭曰：姚萇，汝先已殺天子（謂殺秦王堅也），今又欲辱皇后，皇天后土，寧汝容乎！萇殺之。諸將欲因秦軍駭亂擊之，萇曰：登眾雖亂，怒氣猶盛，未可輕也。遂止（[illegible]）。登收餘眾屯胡空堡，萇使姚碩德鎮安定，徙安定千餘家于陰密，遣其弟征南將軍靖鎮之。九月庚午，

以左僕射陸納為尚書令。秦主登之東也，後秦主萇使姚碩德置秦州守宰，以從弟常戍隴城（從，才用翻），邢奴戍冀城，姚詳戍略陽（[illegible]）。楊定攻隴、冀，克之，斬常，執邢奴；詳棄略陽，奔陰密。定自稱秦州牧、隴西王，秦因其所稱而授之。冬十月，秦主登以竇衝為大司馬、都督隴東諸軍事、雍州牧（雍，於用翻），楊定為左丞相、都督中外諸軍事、秦梁二州牧，約共攻後秦。又以監河西諸軍事、并州刺史楊政都督河東諸軍事、冀州刺史楊楷各帥其眾會長安（帥，讀曰率，下同）。政、楷皆河東人，秦主丕既敗，政、楷收集流民數萬戶，政據河西，楷據湖陝之間，遣使請命於秦，登因而授之（[illegible]）。燕樂浪悼王溫為冀州刺史（[illegible]），翟遼遣丁零故堤詐降於溫帳下（[illegible]），乙酉，刺溫，殺之（刺，七亦翻），并其長史司馬驅，帥守兵二百戶奔西燕。燕遼西王農邀擊，盡獲之，惟堤走免。十一月，抱罕羌彭奚念附於乞伏乾歸，以奚念為北河州刺史（[illegible]）。初，帝既親政事（[illegible]），威權已出，有人主之量，已而溺於酒色，委事於琅邪王道子。道

子亦嗜酒日夕與帝以酣歌為事又崇尚浮屠窮奢極費所親昵者皆姏姆僧尼（昵尼質切 姏莫補切 姆莫補切 女師也 [illegible]）左右近習爭弄權柄交通請託賄賂公行官賞濫雜刑獄謬亂尚書令陸納望宮闕歎曰好家居纖兒欲撞壞之邪（[illegible]）左衛領營將軍會稽許營（[illegible]）上疏曰今臺府局吏直衛武官及僕隸婢兒取母之姓者（[illegible]）本無鄉邑品第皆得為郡守縣令或帶職在內及僧尼乳母競進親黨又受貨賂輒臨官領眾政教不均暴濫無罪禁令不明劫盜公行昔年下書敕羣下盡規而眾議兼集無所採用臣聞佛者清遠玄虛之神今僧尼往往依傍法服（[illegible]）五誡麤法尚不能遵況精妙乎（[illegible]）而流惑之徒競加敬事又侵漁百姓取財為惠亦未合布施之道也（[illegible]）疏奏不省（[illegible]）道子勢傾內外遠近輻湊帝漸不平然猶外加優崇侍中王國寶以讒佞有寵於道子扇動朝眾（[illegible]）諷八座啓道子宜進位丞相揚州牧假黃鉞加殊禮（[illegible]）護軍將軍南平車胤曰（[illegible]）此乃成王所以尊周公也今主上當陽（[illegible]）非成王之比相王在位豈得為周公乎乃稱疾不署（不署名也）疏奏帝大怒而嘉胤有守中書侍郎范甯徐邈為帝所親信數進忠言（[illegible]）補正闕失指斥姦黨王國寶甯之甥也甯尤疾其阿諛勸帝黜之陳郡袁悅之有寵於道子國寶使悅之因尼妙音致書於太子母陳淑媛云國寶忠謹宜見親信帝知之發怒以他事斬悅之國寶大懼與道子共譖范甯出為豫章太守甯臨發上疏言今邊烽不舉而倉庫空匱古者使民歲不過三日（記王制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 [illegible]）今之勞擾殆無三日之休至有生兒不復舉養（[illegible]）鰥寡不敢嫁娶厝火積薪不足喻也（賈誼之言 [illegible]）甯又上言中原士民流寓江左歲月漸久人安其業凡天下之人原其先祖皆隨世遷移何至於今而獨不可謂宜正其封疆戶口皆以土斷（[illegible]）又人性無涯奢儉由勢今并兼之室亦多不贍非其財力不足蓋由用之無節爭以靡麗相高無有限極故也禮十九為長殤（[illegible]）以其未成人也（[illegible]）今以十六為全丁十三為半丁

所任非復童幼之事（任，音壬。）豈不傷天理，困百姓乎！謂宜以二十為全丁，十六為半丁，則人無夭折，生長繁滋矣。（[illegible]）帝多納用之。寧在豫章，遣十五議曹下屬城，（[illegible]）採求風政，并吏假還，訊問官長得失。（[illegible]）徐邈與寧書曰：「足下聽斷明允，庶事無滯，則吏慎其負（[illegible]）而人聽不惑矣，（[illegible]）豈須邑至里詣，飾其遊聲哉！非徒不足致益，寔乃蠶漁之所資。（[illegible]）豈有善人君子而干非其事，多所告白者乎！自古以來，欲為左右耳目，無非小人，皆先因小忠而成其大不忠，先藉小信而成其大不信，遂使讒諂並進，善惡倒置，可不戒哉！足下慎選綱紀，（[illegible]）必得國士以攝諸曹，諸曹皆得良吏以掌文按；（[illegible]）又擇公方之人以為監司，（[illegible]）則清濁能否，與事而明，足下但平心處之，（[illegible]）何取於耳目哉！昔明德馬后未嘗顧左右與言，（[illegible]）可謂遠識，況大丈夫而不能免此乎！」

二月，後秦主萇使其東門將軍任瓫（[illegible]）詐遣使招秦主登，許開門納之。（[illegible]）登將從之，征東將軍雷惡地將兵在外，（[illegible]）聞之，馳騎見登（騎，奇寄翻。）曰：「姚萇多詐，不可信也。」登乃止。萇聞惡地詣登，謂諸將曰：「此羌見登，事不成矣。」登以惡地勇略過人，陰憚之。惡地懼，降於後秦，（[illegible]）萇以惡地為鎮軍將軍。秦以安成王廣為司徒。

十五年（[illegible]）春，正月，乙亥，譙敬王恬薨。西燕主永引兵向洛陽，朱序自河陰北濟河，擊敗之。（[illegible]）序追至白水。（水經注：白水出上黨高都縣故城西……天井關……去長子一百六十里。）會翟遼謀向洛陽，序乃引兵還，擊走之，留鷹揚將軍朱黨戍石門，使其子略督護洛陽，以參軍趙蕃佐之，身還襄陽。琅邪王道子恃寵驕恣，侍宴酣醉，或虧禮敬。（[illegible]）帝益不能平，欲選時望為藩鎮以潛制道子，問於太子左衛率王雅曰：「吾欲用王恭、殷仲堪，何如？」雅曰：「王恭風神簡貴，志氣方嚴；仲堪謹於細行，（[illegible]）以文義著稱；然皆峻狹自是，且幹略不長。若委以方面，天下無事，足以守職；若其有事，必為亂階矣。」帝不從。（[illegible]）

恭，蘊之子（王蘊，恭父也），仲堪，融之孫也（殷融見九十六卷成帝咸康五年）。

二月辛巳，以中書令王恭為都督青兗幽并冀五州諸軍事、兗青二州刺史，鎮京口。三月戊辰，大赦。

後秦主萇攻秦扶風太守齊益男於新羅堡，克之，益男走。秦主登攻後秦天水太守張業生於隴東（晉置隴東郡，在安定東），後秦主萇救之，登引去（[illegible]之地）。夏四月，秦鎮東將軍魏揭飛自稱衝天王（晉書載記[illegible]揭飛[illegible]），帥氐胡攻後秦安北將軍姚當成於杏城（帥，讀曰率），鎮軍將軍雷惡地叛應之，攻鎮東將軍姚漢得於李潤（李潤，地名，在馮翊[illegible]）。後秦主萇欲自擊之，羣臣皆曰：「陛下不憂六十里苻登（時登據新豐之千戶固），乃憂六百里魏揭飛，何也？」萇曰：「登非可猝滅，吾城亦非登所能猝拔。惡地智略非常，若南引揭飛，東結董成（董成，屠各種也，時據北地），得杏城、李潤而據之，長安東北非吾有也。」乃潛引精兵一千六百赴之。揭飛、惡地有眾數萬，氐胡赴之者前後不絕。萇每見一軍至，輒喜。羣臣怪而問之，萇曰：「揭飛等扇誘同惡，種類甚繁（種，章勇翻），吾雖克其魁帥（帥，所類翻），餘黨未易猝平（易，以豉翻）。今烏集而至，吾乘勝取之，可一舉無餘也。」（此曹操破馬超之智耳）揭飛等見後秦兵少（少，詩沼翻），悉眾攻之。萇固壘不戰，示之以弱，潛遣其子中軍將軍崇帥騎數百出其後。揭飛兵擾亂，萇遣鎮遠將軍王超等縱兵擊之，斬揭飛及其將士萬餘級。惡地請降（降，戶江翻），萇待之如初。惡地謂人曰：「吾自謂智勇傑出一時，而每遇姚翁輒困，固其分也。」（分，扶問翻）萇命姚當成於所營之地，每柵孔中輒樹一木以旌戰功（[illegible]），歲餘，問之，當成曰：「營地太小，已廣之矣。」萇曰：「吾自結髮以來，與人戰，未嘗如此之快，以千餘兵破三萬之眾，營地惟小為奇，豈以大為貴哉！」

吐谷渾視連遣使獻見於金城王乾歸，乾歸拜視連沙州牧、白蘭王（西[illegible]弱水以敦煌、晉昌、西域都護[illegible]五門大護軍三郡[illegible]為沙州，吐谷渾未能有其地。段國曰：吐谷渾部有黃沙，周迴數百里，不生草木，因號沙州。見，賢遍翻）。

丙寅，魏王珪會燕趙王麟於意辛山（意辛山在牛川北，賀蘭部所居也[illegible]此即賀蘭部），擊賀蘭、紇突鄰、紇奚三部，破之，紇突鄰、紇奚皆降於魏（史言燕為魏驅除。降，戶江翻）。

秋七月，馮翊人郭質起兵於廣鄉以應秦（魏收地形志：鄭縣有廣鄉原，時屬京兆），移檄三輔曰：「姚萇凶虐，毒被神人（被，皮義翻）。吾屬世蒙先帝堯、舜之仁（先帝謂秦王堅），非常伯納言之子（常伯，侍中也；納言，尚書也），即卿校牧守之孫也（校，戶教翻），與其含恥而存，孰若蹈道而死於

三輔壁壘皆應之獨鄭縣人苟曜聚衆數千附於後秦秦以質為馮翊太守後秦以曜為豫州刺史苟曜後持兩端為後秦所殺事見後 劉衛辰遣子直力鞮攻賀蘭部賀訥困急請降於魏丙子魏王珪引兵救之直力鞮退鞮丁田翻珪徙訥部落處之東境處昌呂翻 八月劉牢之擊翟釗於鄴城釗走河北又敗翟遼於滑臺張願來降張願叛見上卷十一年遼音聊 九月北平人吳柱聚衆千餘立沙門法長為天子破北平郡轉寇廣都入白狼城白狼縣前漢屬右北平郡後漢省晉志後魏真君八年置建德郡治白狼城唐營州柳城縣當是其地 燕幽州牧高陽王隆方葬其夫人郡縣守宰皆會之衆聞柱反請隆還城遣大兵討之隆曰今閭閻安業民不思亂柱等以詐謀惑愚夫誘脅相聚無能為也誘音酉 遂留葬訖遣廣平太守廣都令先歸廣平當作北平 續遣安昌侯進將百餘騎趣白狼城趣七喻翻 柱衆聞之皆潰窮捕斬之 以侍中王國寶為中書令俄兼中領軍道子主之也 丁未以吳郡太守王珣為尚書右僕射 吐谷渾視連卒子視羆立視羆以其父祖慈仁為四鄰所侵侮視連事見一百三卷簡文帝咸安元年 乃督厲將士欲建功業冬十月金城王乾歸遣使拜視羆沙州牧白蘭王視羆不受為後乾歸伐吐谷渾張本

十二月郭質及苟曜戰于鄭東質敗奔洛陽鄭東鄭縣之東也 越質詰歸據平襄叛金城王乾歸詰歸十三年越質詰歸附于乞伏氏

十六年春正月燕置行臺於薊加長樂公盛錄行臺尚書事薊音計樂音洛 金城王乾歸擊越質詰歸詰歸降降戶江翻乾歸以宗女妻之妻七細翻 賀染干謀殺其兄訥訥知之舉兵相攻魏王珪告于燕請為鄉導以討之鄉讀曰嚮 二月甲戌燕主垂遣趙王麟將兵擊訥鎮北將軍蘭汗帥龍城之兵擊染干賀訥部落蓋在賀蘭部之東賀染干部落蓋在訥部之東故以龍城之兵擊之將卽亮翻帥讀曰率 三月秦主登自雍攻後秦安東將軍金榮于范氏堡克之雍於用翻 遂渡渭水攻京兆太守韋範于段氏堡不克進據曲牢曲牢在杜縣東北 夏四月燕蘭汗破賀染干於牛都 苟曜有衆一萬密召秦主登許為內應登自曲牢向繁川繁川蓋即杜陵之樊川也 軍于馬頭原五月後秦主萇引兵逆戰登擊破之斬其右將軍吳忠 萇收衆復戰復扶又翻 姚碩德曰陛下慎於輕戰每欲以計取之今戰失利而更前逼賊何也萇曰登用兵遲緩不識虛實今輕兵直進逼據吾東馬頭原之地蓋在長安東 此必苟曜豎子與之有謀也萇之用兵觀敵之動 緩之則其謀得成故及其交之未合急

擊之以敗散其事可[illegible]遂進戰大破之登退屯於郿郿音媚今晉[illegible]秦兗州刺史強金槌據新平降後秦以其子逵為質強其兩翻降戶江翻逵音逵後秦主萇將數百騎入金槌營羣下諫之萇曰金槌既去苻登又欲圖我將安所歸乎且彼初來款附宜推心以結之奈何復以不信疑之乎既而秦人欲取金槌萇不從[illegible]

六月甲辰燕趙王麟破賀訥於赤城禽之[illegible]降其部落數萬降戶江翻燕主垂命麟歸訥部落徙染干於中山麟歸言於垂曰臣觀拓跋珪舉動終為國患不若攝之還朝使其弟監國事垂不從[illegible]西燕主永寇河南太守楊佺期擊破之秋七月壬申燕主垂如范陽[illegible]魏王珪遣其弟觚獻見於燕[illegible]燕主垂衰老子弟用事留觚以求良馬魏王珪弗與遂與燕絕[illegible]使長史張袞求好於西燕[illegible]觚逃歸燕太子寶追獲之垂待之如初秦主登攻新平後秦主萇救之登引去秦驃騎將軍沒奕干[illegible]以其二子為質

於金城王乾歸[illegible]請共擊鮮卑大兜乾歸與沒奕干攻大兜於鳴蟬堡克之[illegible]大兜微服走乾歸收其部眾而還[illegible]八月乾歸歸沒奕干二子沒奕干尋叛東合劉衛辰乾歸帥騎一萬討沒奕干帥讀曰率沒奕干奔他樓城[illegible]乾歸射之中目[illegible]

九月癸未以尚書右僕射王珣為左僕射太子詹事謝琰為右僕射太學博士范弘之論殷浩宜加贈謚因敘桓溫不臣之迹是時桓氏猶盛王珣溫之故吏也王珣先為溫主簿以為溫廢昏立明有忠貞之節黜弘之為餘杭令[illegible]弘之汪之孫也范汪見一百[illegible]卷冬十月壬辰燕主垂還中山[illegible]初柔然部人世服於代[illegible]其大人郁久閭地粟袁卒部落分為二長子匹候跋繼父居東邊次子縕紇提別居西邊[illegible]秦王堅滅代滅代見一百四卷元年柔然附於劉衛辰及魏王珪即位攻擊高車等諸部率皆服從獨柔然不

戊戌，珪引兵擊之。柔然舉部遁走，珪追奔六百里。諸將因張袞言於珪曰：賊遠糧盡，不如早還。珪問諸將：若殺副馬，為三日食，足乎？（凡北人用兵，人各乘一馬，又存一馬為副。）皆曰：足。乃復倍道追之，及於大磧南牀山下，（[illegible]）大破之，虜其半部。匹候跋及別部帥屋擊各收餘眾遁走。（帥，所類翻。）珪遣長孫嵩、長孫肥追之。珪謂將佐曰：卿曹知吾前問三日糧意乎？曰：不知也。珪曰：柔然驅畜產奔走數日，至水必留，我以輕騎追之，計其道里，不過三日及之矣。皆曰：非所及也。嵩追斬屋擊於平望川；肥追匹候跋至涿邪山，匹候跋舉眾降，（降，戶江翻；下同。）獲縕紇提之子曷多汗（汗，音寒。）兄子社崘、斛律等宗黨數百人。（崘，盧昆翻。）縕紇提將奔劉衛辰，珪追及之，縕紇提亦降，珪悉徙其部眾於雲中。（為社崘西遁張本。）

翟遼卒，子釗代立，改元定鼎，攻燕鄴城，燕遼西王農擊却之。（為燕滅翟釗張本。）

三河王光遣兵乘虛伐金城王乾歸，（乘其伐沒奕干之虛也。）乾歸聞之，引兵還，光兵亦退。

劉衛辰遣子直力鞮帥眾八九萬攻魏南部。（鞮，丁奚翻。帥，讀曰率。）十一月己卯，魏王珪引兵五六千人拒之。壬午，大破直力鞮於鐵岐山南，直力鞮單騎走，（騎，奇寄翻；下同。）乘勝追之。戊子，自五原金津南濟河，（金津當在五原郡界九原二縣間。）徑入衛辰國，衛辰部落駭亂。辛卯，珪直抵其所居悅跋城，（悅跋城即代來城。考異：載記作悅跋。）衛辰父子出走。壬辰，分遣諸將輕騎追之。將軍伊謂禽直力鞮於木根山，（[illegible]）衛辰為其部下所殺。十二月，珪軍于鹽池，（[illegible]）誅衛辰宗黨五千餘人，皆投尸于河。（[illegible]）自河以南諸部悉降。（降，戶江翻。）獲馬三十餘萬匹，牛羊四百餘萬頭，國用由是遂饒。衛辰少子勃勃亡奔薛干部，（[illegible]）珪使人求之，薛干部帥太悉伏出勃勃以示使者（[illegible]）曰：勃勃國破家亡，以窮歸我，我寧與之俱亡，何忍執以與魏！乃送勃勃於沒弈干，沒弈干以女妻之。（妻，七細翻。為勃勃殺沒弈干張本。）

戊申，燕主垂如魯口。

秦主登攻安定，後秦主萇如陰密以拒之，謂太子興曰：苟曜聞吾北行，（自長安如陰密為北行。）必來見汝，汝執誅之。曜果見興於長安，興使尹緯讓而誅之。（[illegible]）萇敗登於安定城東，（敗，補邁翻。）登退據路承堡。（[illegible]）

以答其名因萇置酒高會諸將皆曰若值魏武王萇追諡其兄襄為魏武王不令此賊至今陛下將牢太過耳將牢謂自閉而不出萇笑曰吾不如亡兄有四身長八尺五寸長直亮翻臂垂過膝人望而畏之一也將十萬之眾與天下爭衡望麾而進前無橫陳二也將即亮翻陳讀曰陣溫古知今講論道藝收羅英雋三也董帥大眾上下咸悅人盡死力四也帥讀曰率所以得建立功業驅策群賢者正望算略中有片長耳群臣咸稱萬歲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七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八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權判西京留司御史臺

上柱國河內郡開國侯食邑一千二百戶食實封肆佰戶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

敕編集

後學天台　胡三省　音註

晉紀三十　起玄黓執徐盡柔兆涒灘凡五年

烈宗孝武皇帝下

太元十七年春正月己巳朔大赦　秦主登立昭儀隴西李氏為皇后　二月壬寅燕主垂自魯口如河間渤海平原翟釗遣其將翟都侵館陶屯蘇康壘蘇康人姓名館陶縣漢屬魏郡晉屬陽平郡將即亮翻下同　三月垂引兵南擊釗　秦驃騎將軍沒弈干帥眾降于後秦驃匹妙翻騎奇寄翻帥讀曰率降戶江翻後秦以為車騎將軍封高平公　後秦主萇寢疾命姚碩德鎮李潤尹緯守長安召太子興詣行營萇時在安定長知兩翻征南將軍姚方成言於興曰今寇敵未滅上復寢疾復扶又翻王統等皆有部曲終為人患宜盡除之興從之殺王統王廣苻胤徐成毛盛皆苻氏舊將也萇怒曰王統兄弟吾之州里實無他志徐成等皆前朝名將朝直遙翻將即亮翻吾方用之奈何輒殺之使興果以殺統等為非當按誅始造謀者但怒而已豈責報　燕主垂進逼蘇康壘夏四月翟都南

走滑臺（走音奏）翟釗求救於西燕西燕主永謀於羣臣尚書郎勃海鮑遵曰使兩寇相弊吾承其後此卞莊子之策也中書侍郎太原張騰曰垂彊釗弱何弊之承不如速救之以成鼎足之勢今我引兵趣中山（趣七喻翻下同）晝多疑兵夜多火炬垂必懼而自救我衝其前釗躡其後此天授之機不可失也永不從（翟釗敗則西燕之亡形成矣）燕大赦　五月丁卯朔日有食之　六月燕主垂軍黎陽臨河欲濟翟釗列兵南岸以拒之辛亥垂徙營就西津去黎陽西四十里爲牛皮船百餘艘僞列兵仗泝流而上（艘蘇遭翻泝蘇故翻上時掌翻）釗亟引兵趣西津（趣七喻翻）垂潛遣中壘將軍桂林王鎮等自黎陽津夜濟營于河南比明而營成（比必寐翻及也）釗聞之亟還攻鎮等營垂命鎮等堅壁勿戰釗兵往來疲暍（暍於歇翻傷暑也）攻營不能拔將引去鎮等引兵出戰驃騎將軍農自西津濟與鎮等夾擊大破之（燕主垂用兵於河上若再溫詳則引兵渡河而取之翟釗則張疑兵於西而潛軍東濟亦以決勝觀敵之堅脆何如也驃匹妙翻騎奇寄翻農燕之驍將大將軍此走大字）釗走還滑臺將妻子收遺衆北濟河登白鹿山（水經注河內脩武縣北有白鹿山）憑險自守燕兵不得進農曰釗無糧不能久居山中乃引兵還留騎候之釗果下山還兵掩擊盡獲其衆釗單騎奔長子西燕主永以釗爲車騎大將軍兗州牧封東郡王歲餘釗謀反永殺之初郝晷崔逞及清河崔宏新興張卓遼東夔騰（夔姓也石趙之臣有夔安）陽平路纂皆仕於秦避秦亂來奔詔以爲冀州諸郡各將部曲營於河南（將即亮翻）既而受翟氏官爵翟氏敗皆降於燕（降戶江翻）燕主垂各隨其材而用之釗所統七郡三萬餘戶皆按堵如故以章武王宙爲兗豫二州刺史鎮滑臺徙徐州民七千餘戶于黎陽以彭城王脫爲徐州刺史鎮黎陽（徐州之民蓋爲翟釗所掠者）脫垂之弟子也垂以崔蔭爲宙司馬初陳留王紹爲鎮南將軍太原王楷爲征西將軍樂浪王溫爲征東將軍（樂音洛浪音郎）垂皆以蔭爲之佐蔭才幹明敏強正善規諫四王皆嚴憚之所至簡刑濟輕賦役流民歸之戶口滋息　秋七月垂如鄴以太原王楷爲冀州牧右光祿大夫餘蔚爲左僕射（射寅謝翻）　秦主登聞後秦主萇疾病大甚（疾甚曰病）告祠世祖神主（苻堅號世祖廟）大赦百官進位二等秣馬厲兵進逼安定去城九十餘里八月萇疾小瘳出拒之登引兵出營將逆戰萇遣安南將軍姚熙隆別攻秦營登懼而還（還從宣翻又如字）萇夜引兵旁出以躡其後旦而候騎告曰（騎奇寄翻）賊諸營已空不知所向登驚曰彼爲何人去令我不知來令我不覺謂

其將死怨然後來復扶又翻朕與此羌同世何其厄哉何皆憂爲姚萇所逼故有慚篤之心蓋至於是發氣衰矣登遂還雍雍於用翻萇亦還安定　三河王光遣其弟右將軍寶等攻金城王乾歸寶及將士死者萬餘人又遣其子虎賁中郎將纂擊南羌彭奚念纂亦敗歸光自將擊奚念於枹罕克之奚念奔甘松甘松郡在吐谷渾國北所置又枹即兒翻丁同賁音奔枹音膚冬十月辛亥荊州刺史王忱卒忱是壬翻　雍州刺史朱序以老病求解職詔以太子右衞率郗恢爲雍州刺史代序鎭襄陽恢曇之子也郗曇見一百卷升平三年率所律翻郗丑之翻曇徒含翻　巴蜀人在關中者皆叛後秦據弘農以附秦秦主登以竇衝爲左丞相衝徙屯華陰華戶化翻郗恢遣將軍趙睦守金墉河南太守楊佺期帥衆軍湖城帥讀曰率擊衝走之　十一月癸酉以黃門郎殷仲堪爲都督荊益寧三州諸軍事荊州刺史鎭江陵仲堪雖有英譽資望猶淺議者不以爲允到官好行小惠綱目不舉好呼到翻南郡公桓玄負其才地以雄豪自處負其才門處昌呂翻朝廷疑而不用年二十三始拜太子洗馬洗悉薦翻玄嘗詣琅邪王道子值其酣醉酣戶甘翻張目謂衆客曰桓溫晚塗欲作賊云何玄伏地流汗不能起由是益不自安常切齒於道子後出補義興太守守式又翻

鬱鬱不得志歎曰父爲九州伯兒爲五湖長長知兩翻太湖曰五湖周五百里故以名之五湖謂貢湖游湖胥湖梅梁湖金鼎湖也又曰具區湖洮滆湖射貴湖太湖五湖之總名也遂棄官歸國上疏自訟曰先臣勤王匡復之勳朝廷遺之臣不復計上時掌翻至於先帝龍飛陛下繼明帝謂簡文帝明謂孝武帝也繼明易離卦大人以繼明照于四方請問談者誰之由邪疏寢不報玄在江陵仲堪甚敬憚之桓氏累世臨荊州玄復豪橫橫戶孟翻士民畏之過於仲堪嘗於仲堪聽事前戲馬以稍擬仲堪聽讀曰廳稍色角翻擬通俗文長八尺者謂之稍擬向之若將刺之也仲堪中兵參軍彭城劉邁謂玄曰元帝鎭江東置參軍十三曹有中兵參軍馬稍有餘精理不足玄不悅仲堪爲之失色爲于僞翻玄出仲堪謂邁曰卿狂人也玄夜遣殺卿我豈能相救邪使邁下都避之都謂建康玄使人追之邁僅而獲免征虜參軍豫章胡藩過江陵見仲堪說之曰說輸芮翻桓玄志趣不常每快快於失職快於兩翻節下崇待太過恐非將來之計也仲堪不悅藩內弟羅企生爲仲堪功曹藩退謂企生曰殷侯倒戈以授人必及於禍君不早圖去就後悔無及矣爲後殷仲堪玄殺企生張本企區智翻　庚寅立皇子德文爲琅邪王徙琅邪王道子爲會稽王會工外翻

二月燕主垂還中山以遼西王農為都督兗豫荊徐
雍五州諸軍事鎮鄴 休官權千成擁顯親自
稱秦州牧（休官雜夷[illegible]顯親縣[illegible]晉書載記權千成作擢千成[illegible]）清河人李遼上表請敕
兗州修孔子廟（孔子廟在魯[illegible]兗州[illegible]）給
戶灑掃（[illegible]）仍立庠序收教學者曰事有
如賒而寔急者（[illegible]）此之謂也表不見省（[illegible]）
十八年春正月燕陽平孝王柔卒 擁千成為秦所
逼請降於金城王乾歸（降戶江翻）乾歸以為東秦州刺史
休官大都統顯親公 夏四月庚子燕主垂加太子
寶大單于以安定王庫傉官偉為太尉（傉奴沃翻[illegible]）范
陽王德為司徒太原王楷為司空陳留王紹為尚書
右僕射五月立子熙為河間王朗為勃海王鑒為博
陵王 秦右丞相竇衝矜才尚人（尚人若陵人而出其上）自請
封天水王秦主登不許六月衝自稱秦王改元元光
金城王乾歸立其子熾磐為太子（熾昌志翻）熾磐勇略
明決過於其父 秋七月秦主登攻竇衝於野人堡
衝求救於後秦尹緯言於後秦主萇曰太子仁厚之
稱（緯于貴翻稱尺證翻名稱也）著於遠近而英略未著請使擊苻

登以著之萇從之太子興將兵攻胡空堡[illegible]
以赴之興因襲平涼大獲而歸（[illegible]以平涼為根本大眾之所[illegible]）萇
使興還鎮長安 魏王珪以薛干太悉伏不送劉勃
勃（事見上卷十六年）八月襲其城屠之太悉伏奔秦 氐帥
楊佛嵩叛奔後秦（[illegible]）楊佺期趙睦追之（[illegible]）九月
丙戌敗佛嵩於潼關後秦將姚崇救佛嵩敗晉兵（[illegible]）
趙睦死 冬十月後秦主萇疾甚還長安 燕主
垂議伐西燕諸將皆曰永未有釁我連年征討士卒
疲弊未可也范陽王德曰永既國之枝葉又僭舉位
號惑民視聽宜先除之以壹民心士卒雖疲庸得已
乎垂曰司徒意正與吾同吾比老叩囊底智足以取
之（[illegible]）終不復留此賊以累子孫也（[illegible]）
遂戒嚴十一月垂發中山步騎七萬遣
鎮西將軍丹楊王纘（纘作[illegible]）龍驤將軍張崇出井陘（[illegible]陘音刑）
攻西燕武鄉公友于晉陽征東將軍平規攻
鎮東將軍段平于沙亭（沙亭[illegible]西南）西燕主永遣其尚書
令刁雲車騎將軍慕容鍾帥眾五萬屯潞川（帥讀曰率）友
求之弟也十二月垂至鄴 己亥後秦主萇召太尉
姚旻僕射尹緯姚晃將軍姚大目尚書狄伯支入禁

[illegible]

中受遺詔輔政萇謂太子興曰有毀此諸公者慎勿受之汝撫骨肉以恩接大臣以禮待物以信遇民以仁四者不失吾無憂矣 姚萇所以詔其子若勝於苻堅 姚晃垂涕問取苻登之策萇曰今大業垂成興才智足辦奚所復問 復扶又翻 庚子萇卒 年六十四 興秘不發喪以其叔父緒鎮安定碩德鎮陰密 [illegible] 弟崇守長安或謂碩德曰公威名素重部曲最強今易世之際必為朝廷所疑不如且犇秦州 碩德本起兵於秦州 [illegible] 觀望事勢碩德曰太子志度寬明必無他慮今苻登未滅而骨肉相攻是自亡也吾有死而已終不為也遂往見興興優禮而遣之興自稱大將軍 [illegible] 以尹緯為長史狄伯支為司馬帥衆伐秦 [illegible]

十九年春秦主登聞後秦主萇卒 卒子恤翻下同 喜曰姚興小兒吾折杖笞之耳乃大赦盡衆而東 [illegible] 留司徒安成王廣守雍 [illegible] 太子崇守胡空堡遣使拜金城王乾歸為左丞相河南王領秦梁益涼沙五州牧加九錫 使疏吏翻下同 初禿髮思復鞬卒 鞬居言翻 子烏孤立烏孤雄勇有大志與大將紛陁謀取涼州 [illegible]呂光也 紛陁曰公必欲得涼州宜先務農講武禮俊賢修政刑然後可也烏孤從之

三河王光遣使拜烏孤冠軍大將軍河西鮮卑大都統 [illegible] 烏孤與其羣下謀之曰可受乎皆曰吾士馬衆多何為屬人石真若留不對烏孤曰卿畏呂光邪石真若留曰吾根本未固小大非敵若光致死於我何以待之不如受以驕之俟釁而動蔑不克矣烏孤乃受之 [illegible]

二月秦主登攻屠各姚奴帛蒲二堡克之 [illegible] 燕主垂留清河公會鎮鄴發司冀青兗兵遣太原王楷出滏口 滏音釜 遼西王農出壺關垂自出沙庭以擊西燕 [illegible] 標榜所趣軍各就頓 [illegible] 西燕主永聞之嚴兵分道拒守聚糧臺壁 [illegible] 遣從子征東將軍小逸豆歸 [illegible] 鎮東將軍王次多右將軍勒馬駒帥衆萬餘人戍之 帥讀曰率

夏秦主登自六陌趣廢橋 趣七喻翻 後秦始平太守姚詳據馬嵬堡以拒之 [illegible] 太子興遣尹緯將兵救詳 [illegible] 緯據廢橋以待秦秦兵爭水不能得渴死者什二三因急攻緯興馳遣狄伯支謂緯曰苻登窮寇宜持重以挫之緯曰先帝登遐 [illegible] 人情擾懼今不因思奮之

方以禽敵，大事去矣。遂與秦戰，秦兵大敗。其夜，秦衆潰，登單騎奔雍。〔騎奇寄翻。雍於用翻。〕太子崇及安成王廣聞敗，皆棄城走。登至無所歸，乃奔平涼，收集遺衆，入馬毛山。〔平涼城在漢安定郡界 [illegible] 縣唐為原州 [illegible] 馬髦嶺以 [illegible] 奚斤蓋平涼之後要處也。〕燕主垂頓軍鄴西南，月餘不進。西燕主永怪之，以為太行道險，〔[illegible]〕疑垂欲詭道取之，乃悉斂諸軍屯軹關，〔軹諸氏翻。〕杜太行口，惟留臺壁一軍。甲戌，垂引大軍出滏口，入天井關。〔前漢書地理志上黨郡高都縣有天井關。蔡邕曰：太行山上有天井在關北，遂因名焉。余按今澤州晉城縣有天井關，內有天井泉三所，[illegible] 天井關也。〕五月乙酉，燕軍至臺壁，永遣從兄太尉大逸豆歸救之。〔從才用翻。〕平規擊破之。小逸豆歸出戰，遼西王農又擊破之，斬勒馬駒，禽王次多，遂圍臺壁。永召太行軍還，自將精兵五萬以拒之。刁雲、慕容鍾震怖，帥衆降燕，永誅其妻子。〔帥讀曰率。刁丁聊翻。[illegible]〕己亥，垂陳于臺壁南，〔陳讀曰陣。〕遣驍騎將軍慕容國伏千騎於澗下。〔驍堅堯翻。騎奇寄翻。〕庚子，與永合戰，垂偽退，永衆追之，行數里，國騎從澗中出，斷其後，〔斷丁管翻。〕諸軍四面俱進，大破之，斬首八千餘級，永走歸長子。晉陽守將聞之，棄城走，丹楊王瓚等進取晉陽。〔瓚藏旱翻。〕後秦太子興始發喪，即皇帝位于槐里。〔興，萇之長子也。槐里 [illegible] 扶風，晉屬始平郡。宋白曰：漢槐里縣。〕大赦，改元皇初。遂如安定。〔安定在涇州，與平涼東南七 [illegible]〕諡後秦主萇曰武昭皇帝，廟號太祖。六月壬子，追尊會稽王太妃鄭氏曰簡文宣太后。〔會工外翻。諡法：聖善周聞曰宣。〕羣臣謂宣太后應配食元帝，太子前率徐邈曰：〔晉志：[illegible] 建東宮置中衛率 [illegible] 分為左右，各領一軍。惠帝時愍懷太子在東宮，又加前後二率。江左省前後二率，孝武太元中又置 [illegible]〕宣太后平素之時不伉儷於先帝，〔[illegible]〕至於子孫，豈可為祖考立配。〔為于偽翻。〕國學明教東莞臧燾曰：〔[illegible]〕今尊號既正，則罔極之情申；別建寢廟，則嚴禰之義顯。〔[illegible]〕繫子為稱，兼明貴之所由。〔春秋傳 [illegible]〕一舉而允三義，不亦善乎！乃立廟於太廟路西。燕主垂進軍圍長子。西燕主永欲奔後秦，侍中蘭英曰：昔石虎伐龍都，太祖堅守不去，〔事見九十六卷晉成帝咸康四年。〕卒成大燕之基。〔卒子恤翻。〕今垂七十老翁，厭苦兵革，終不能頓兵連歲以攻我也，但當城守以疲之。永從之。〔兵交之變，其應無窮，相知彼知己，乃能百戰不殆耳。慕容永欲以棘城之事自況，當時與之共守長子者，果能效死不去，若慕容皝之諸臣乎。〕秦主登遣其子汝陰王宗為質於河南王乾歸以請救。〔質音致。〕進封乾歸梁王，納其妹為梁王

后乾歸遣前軍將軍乞伏益州等帥騎一萬救之（帥讀曰率騎奇寄翻）秋七月登引兵出迎乾歸兵後秦主興自安定如涇陽與登戰于山南（涇陽之山南也）執登殺之（年五十二）悉散其部眾使歸農業徙陰密三萬戶於長安以李后賜姚晃益州等聞之引兵還（還從宣翻又如字）秦太子崇奔湟中即帝位改元延初諡登曰高皇帝廟號太宗

後秦安南將軍強熙鎮遠將軍強多叛推竇衝為主後秦主興自將討之軍至武功多兄子良國殺多而降（將即亮翻降戶江翻）熙奔秦州衝奔汧川（汧川即扶風汧縣之川也）汧川氐仇高執送之　三河王光以子覆為都督玉門以西諸軍事西域大都護鎮高昌命大臣子弟隨之　八月己巳尊皇太妃李氏為皇太后居崇訓宮　西燕主永困急遣其子常山公弘等求救於雍州刺史郗恢（郗丑之翻）并獻玉璽一紐（璽斯氏翻）恢上言垂若并永為患益深不如兩存之可以乘機雙斃帝以為然詔青兗二州刺史王恭豫州刺史庾楷救之楷亮之孫也（庾亮以外戚柄用於成帝之世）其太子亮來為質（質音致）平規追亮及於高都獲之（高都縣漢屬上黨郡隋為澤州）永又告急於魏魏王珪遣陳留公虔將軍庾岳帥騎五萬東渡河屯秀容以救之（此北秀容也在漢定襄郡界後魏置秀容郡秀容縣又注秀容護軍於汾水西北六十里後北秀容胡人居之此南秀容也劉昫曰忻州秀容縣漢汾陽縣地隋曰秀容故城移於此因更名帥讀曰率騎奇寄翻）虔紇根之子也（紇根見一百四卷元年紇戶骨翻）晉魏兵皆未至大逸豆歸部將伐勤等開門內燕兵燕人執永斬之并斬其公卿大將刁雲大逸豆歸等三十餘人（將即亮翻）得永所統八郡七萬餘戶及秦乘輿服御伎樂珍寶甚眾（乘繩證翻）燕主垂以丹楊王瓚為并州刺史鎮晉陽宜都王鳳為雍州刺史鎮長子永尚書僕射昌黎屈遵（瓚藏旱翻雍於用翻）尚書陽平王德秘書監中山李先太子詹事渤海封則黃門郎太山胡母亮中書郎張騰尚書郎燕郡公孫表皆隨才擢敘（李先公孫表後皆仕魏顯）九月垂自長子如鄴　冬十月秦主崇為梁王乾歸所逐奔隴西王楊定定留司馬邵強守秦州帥眾二萬與崇共攻乾歸乾歸遣涼州牧軻彈秦州牧益州立義將軍詰歸帥騎三萬拒之（軻彈益州詰歸皆乞伏乾歸子弟也）益州與定戰敗於平州（所載記作并或有其地軻彈晉書載記作軻彈下之）軻彈詰歸皆引退軻彈司馬翟瑥奮劍怒曰（瑥音溫）主上以雄武開基所向無敵威振秦蜀將軍以宗室居元帥之任（帥所類翻）當竭力致命以佐國家今秦州雖敗二軍尚全奈何望風退衄（衄女六翻）將何面以

具□上乎璵雖無任，獨不能以便宜斬將軍乎？呵□謝曰：向者未知眾心何如耳；果能若是，吾敢愛死！乃帥騎進戰，益州、詰歸亦勒兵繼之，大敗定兵，殺（敗，補邁翻）定及崇，斬首萬七千級。（[illegible]）乾歸於是盡有隴西之地。定無子，其叔父佛狗之子盛先守仇池，自稱征西將軍、秦州刺史、仇池公，諡定為武王，仍遣使來稱藩（[illegible]）。盛分氐、羌為二十部護軍，各為鎮戍，不置郡縣。 燕主垂東巡陽平、平原，命遼西王農濟河，與安南將軍尹國略地青、兗。農攻廩丘，國攻陽城，皆拔之。東平太守韋簡戰死。高平、泰山、琅邪諸郡皆委城奔潰，農進軍臨海（臨海，東……），置守宰。 柔然曷多汗棄其父與社崙率眾西走（[illegible]），魏長孫肥追之，及於上郡跋那山，斬曷多汗。社崙收其餘眾數百，奔疋候跋，疋候跋處之南鄙（鄙，補美翻）。社崙襲疋候跋，殺之。疋候跋子啓跋、吳頡等皆奔魏。社崙掠五原以西諸部，走度漠北（[illegible]自此遂為魏患[illegible]）。十一月，燕遼西王農敗辟閭渾於龍水（[illegible]），遂入臨淄。十二月，燕主垂召農等還。 秦主興遣使與燕結好（好，呼到翻），并送太子寶之子敏於燕，燕封敏為河東公。 梁王乾歸自稱秦王，大赦。（自此以後，史以西秦別之。）

二十年春正月，燕主垂遣散騎常侍封則報聘于秦。（[illegible]）垂自平原狩于廣川、勃海、長樂而歸。（[illegible]）西秦王乾歸以太子熾磐領尚書令，左長史邊芮為左僕射，右長史秘宜為右僕射，置官皆如魏武、晉文故事，然猶稱大單于、大將軍。（單，音蟬。）邊芮等領府佐如故。 薛干太悉伏自長安亡歸嶺北（[illegible]），上郡以西鮮卑、雜胡皆應之。 二月甲寅，尚書令陸納卒。 三月庚辰朔，日有食之。 皇太子出就東宮，以丹陽尹王雅領少傅。時會稽王道子專權奢縱，嬖人趙牙本出倡優（[illegible]），茹千秋本錢唐捕賊吏（[illegible]），皆以賄賂得進。道子以牙為魏郡太守，千秋為驃騎諮議參軍（驃，匹妙翻）。牙為道子開東第，築山穿池，功用鉅

會帝嘗幸其第謂道子曰府内乃有山甚善然修飾太過道子無以對帝去道子謂牙曰上若知山是人力所爲爾必死矣牙曰公在牙何敢死營作彌甚千秋□會招權聚貨累億傳平令吳興聞人奭上疏言之（性平聲 蓴藕東郡 江左僑置 郡與郡皆僑置）帝益惡道子（惡烏路翻）而逼於太后不忍廢黜乃擢時望及所親幸王恭郗恢殷仲堪王珣王雅等使居内外要任以防道子道子亦引王國寶及國寶從弟琅邪内史緒以爲心腹（從才用翻）由是朋黨競起無復鄉時友愛之驩矣太后每和解之中書侍郎徐邈從容言於帝曰（從千容翻）漢文明主猶悔淮南世祖聰達負愧齊王（淮南事見十四卷漢文帝六年齊王事見八十一卷武帝太康四年）兄弟之際實爲深慎會稽王雖有酣媟之累（媟私列翻累力瑞翻）宜加弘貸消散羣議外爲國家之計内慰太后之心帝納之復委任道子如故（復扶又翻）

初楊定之死也天水姜乳襲據上邽夏四月西秦王乾歸遣乞伏益州帥騎六千討之左僕射邊芮民部尚書王松壽曰益州屢勝而驕不可專任必以輕敵取敗（帥讀曰率騎奇寄翻）乾歸曰益州驍勇諸將莫及（驍堅堯翻將即亮翻）以重佐輔之耳乃以平北將軍韋虔爲長史左禁將軍務和爲司馬（務姓也古有務光）至大寒嶺（大寒嶺在上邽西）益州不設部伍聽將士遊畋縱飲令曰敢言軍事者斬虔等諫不聽乳逆擊大破之

魏王珪叛燕侵逼附塞諸部五月甲戌燕主垂遣太子寶遼西王農趙王麟帥衆八萬自五原伐魏范陽王德陳留王紹別將（帥讀曰率）步騎萬八千爲後繼散騎常侍高湖諫曰（散悉亶翻騎奇寄翻）魏燕世爲婚姻（代王什翼犍娶燕主皝女又以女妻燕主）彼有内難燕實存之（事見一百七卷）其施德厚矣結好久矣間以求馬不獲而留其弟（事見一百六卷）曲在於我奈何遽興兵擊之拓跋涉珪沈勇有謀幼歷艱難兵精馬強未易輕也皇太子富於春秋志果氣銳今委之專任必小魏而易之（易以豉翻）萬一不如所欲傷威毀重願陛下深圖之言頗激切垂怒免湖官湖泰之子也（泰高泰 以泰爲從事中郎）

六月癸丑燕太原元王楷卒

西秦王乾歸遷于西城（苑川西城也）

秋七月三河王光帥衆十萬伐西秦（帥讀曰率）西秦左輔密貴周左衛將軍莫者羖羝（密貴以國爲氏 莫者複姓）勸西秦王乾歸稱藩於光以子敕勃爲質（質音致）光引兵還乾歸悔之殺周及羖羝（羖音古羝音低）

魏張袞聞燕軍將至言於魏王珪曰燕狃於滑臺長子之捷（滑臺事見上）

（[illegible]）喝國之資力以來，有輕我之心，宜羸形以驕之，乃可克也。（羸，倫為翻。）珪從之，悉徙部落畜產，西渡河千餘里以避之。燕軍至五原，降魏別部三萬餘家，（降，戶江翻。）收穄田百餘萬斛，（[illegible]）置黑城，（黑城在五原河北。[illegible]）進軍臨河，（[illegible]）造船為濟具。（[illegible]）珪遣右司馬許謙乞師於秦。

禿髮烏孤擊乙弗、折掘等諸部，皆破降之，（[illegible]）築廉川堡而都之。（[illegible]）廣武趙振，少好奇略，（少，詩照翻；好，呼到翻。）聞烏孤在廉川，棄家從之。烏孤喜曰：「吾得趙生，大事濟矣！」拜左司馬。三河王光封烏孤為廣武郡公。

有長星見自須女，至于哭星。（[illegible]）帝心惡之，（[illegible]）於華林園舉酒祝之曰：「長星，勸汝一盃酒，自古何有萬歲天子邪！」

八月，魏王珪治兵河南。（[illegible]）九月，進軍臨河。燕太子寶列兵將濟，暴風起，漂其船數十艘泊南岸。（[illegible]）魏獲其甲士三百餘人，皆釋而遣之。

寶之發中山也，燕主垂已有疾；既至五原，珪使人邀中山之路，伺其使者，盡執之。（[illegible]）寶等數月不聞垂起居，珪使所執使者臨河告之曰：「若父已死，何不早歸！」寶等憂恐，士卒駭動。

珪使陳留公虔將五萬騎屯河東，東平公儀將十萬騎屯河北，（[illegible]）略陽公遵將七萬騎塞燕軍之南。（[illegible]）遵，壽鳩之子也。（[illegible]）秦主興遣楊佛嵩將兵救魏。

燕術士靳安言於太子寶曰：（[illegible]）「天時不利，燕必大敗，速去可免。」寶不聽。安退，告人曰：「吾輩皆當棄尸草野，不得歸矣！」燕、魏相持積旬，趙王麟將慕輿嵩等以垂為實死，謀作亂，奉麟為主；事泄，嵩等皆死，寶、麟等內自疑。冬，十月，辛未，燒船夜遁。時河冰未結，寶以魏兵必不能度，不設斥候。十一月，己卯，暴風，冰合，魏王珪引兵濟河，留輜重，（[illegible]）選精銳二萬餘騎急追之。燕軍至參合陂，有大風，黑氣如堤，自軍後來，臨覆軍上。（[illegible]）沙門支曇猛（[illegible]）言於寶曰：「風氣暴迅，魏兵將至之候，宜遣兵禦之。」寶以去魏軍已遠，笑而不應。曇猛固請不已，麟怒曰：「以殿下神武，師徒之盛，足以橫行沙漠，索虜何敢遠來！（[illegible]）而曇猛妄言驚眾，當斬以徇！」曇猛泣曰：「苻氏以百萬之師，敗於

淮南王由恃衆輕敵不信天道故也（事見一百四卷七年八年）司徒德勸寶從曇猛言寶乃遣麟帥騎三萬居軍後以備非常（帥讀曰率）麟以曇猛為妄縱騎遊獵不肯設備寶遣騎還詗魏兵（詗，翾正翻，又翾政翻）騎行十餘里即解鞍寢魏軍晨夜兼行乙酉暮至參合陂西燕軍在陂東營於蟠羊山南水上（水經注可不埿水出雁門沃陽縣東南六十里山下西北流注沃水合[illegible]而東逕參合縣南）魏王珪夜部分諸將（分扶問翻）掩覆燕軍士卒銜枚束馬口潛進丙戌日出魏軍登山下臨燕營燕軍將東引（引而東也）顧見之士卒大驚擾亂珪縱兵擊之燕兵走赴水人馬相騰躡壓溺死者以萬數略陽公遵以兵邀其前燕兵四五萬人一時放仗斂手就禽其遺迸者不過數千人（迸北諍翻）太子寶等皆單騎僅免殺燕右僕射陳留悼王紹生禽魯陽王倭奴（倭烏禾翻）桂林王道成濟陰公尹國等文武將吏數千人（濟子禮翻）兵甲糧貨以鉅萬計道成垂之子也魏王珪擇燕臣之有才用者代郡太守廣川賈閏閏從弟驃騎長史昌黎太守彝太史郎晁崇等留之（晁直遙翻）（從才用翻驃匹妙翻）其餘欲悉給衣糧遣還以招懷中州之人中部大人王建曰燕衆彊盛今傾國而來我幸而大捷不如悉殺之則其國空虛取之為易（易以豉翻）且獲寇而縱之無乃不可乎乃盡阬之十二月珪還雲中之盛樂（[illegible]於惠帝元康五年書定襄之盛樂故城此書雲中之盛樂蓋歷代郡縣廢置不常前漢成樂縣屬定襄後漢成樂縣屬雲中前書定襄之盛樂以前漢之故城也此書雲中之盛樂以後漢之故城也）燕太子寶恥於參合之敗（敗補邁翻）請更擊魏司徒德言於燕主垂曰虜以參合之捷有輕太子之心宜及陛下神略以服之不然將為後患垂乃以清河公會錄留臺事領幽州刺史代高陽王隆鎮龍城以陽城王蘭汗為北中郎將代長樂公盛鎮薊（薊音計樂音洛）命隆盛悉引其精兵還中山期以明年大舉擊魏 是歲秦主興封其叔父緒為晉王碩德為隴西王弟崇為齊公顯為常山公

二十一年春正月燕高陽王隆引龍城之甲入中山軍容精整燕人之氣稍振（漢人有言戰勝之威士氣[illegible]敗軍之卒沒世不復）休官權萬世帥衆降西秦（前年[illegible]歸秦王故歸西[illegible]正此之謂也帥讀曰率[illegible]）燕主垂遣征東將軍平規發兵冀州二月規以博陵武邑長樂三郡兵反於魯口其從子冀州刺史[illegible]諫不聽（從才用翻）規弟海陽令翰亦起兵於遼西以應之（海陽縣自漢以來屬遼西郡平規兄弟以燕兵叛之）垂遣鎮東將軍餘嵩擊規嵩敗死垂自將擊規至魯口規將妻子及平憙等數十人走渡河垂引兵還[illegible]

隆引兵趣龍城（[illegible]）清河公會遣東陽公根等擊隆，破之，隆走山南（徐無山之南）。三月庚子，燕主垂留范陽王德守中山，引兵密發，踰青嶺，經天門（青嶺蓋即廣昌嶺，所謂五回道也，其南層崖刺天，積石之峻，壁立直上，蓋即天門也），鑿山通道，出魏不意，直指雲中。魏陳留公虔帥部落三萬餘家鎮平城；垂至獵嶺（獵嶺在夏屋山東北，魏都平城，常獵於此），以遼西王農、高陽王隆為前鋒以襲之。是時燕兵新敗，皆畏魏，惟龍城兵勇銳爭先。虔素不設備，閏月乙卯，燕軍至平城，虔乃覺之，帥麾下出戰，敗死，燕軍盡收其部落。魏王珪震怖欲走，諸部聞虔死，皆有貳心，珪不知所適（[illegible]。蓋代北既敗而死，故諸部皆貳，然天將亡燕，垂遽死，以隕此國，非人力所能為也。帥讀曰率。麾許為翻）。

垂之過參合陂也，見積骸如山，為之設祭（為于偽翻），軍士皆慟哭，聲震山谷。垂慚憤嘔血，由是發疾，乘馬輿而進，頓平城西北三十里。太子寶等聞之，皆引還。燕軍叛者奔告於魏，云垂已死，輿尸在軍。魏王珪欲追之，聞平城已沒，乃引還陰山（[illegible]）。垂在平城積十日，疾轉篤，乃築燕昌城而還。夏四月癸未，卒於上谷之沮陽（[illegible]），祕不發喪。丙申，至中山；戊戌，發喪，謚曰成武皇帝，廟號世祖。壬寅，太子寶即位（寶字道祐，垂第四子也）。大赦，改元永康。五月辛亥，以范陽王德為都督冀兗青徐荊豫六州諸軍事、車騎大將軍、冀州牧，鎮鄴；遼西王農為都督并雍益梁秦涼六州諸軍事、并州牧，鎮晉陽（雍於用翻）；又以安定王庫傉官偉為太師，夫餘王蔚為太傅（[illegible]夫餘王蔚，夫餘王子也，燕亡入秦，秦亂，歸燕，燕主垂封為扶餘王）。甲寅，以趙王麟領尚書左僕射，高陽王隆領右僕射，長樂公盛為司隸校尉，宜都王鳳為冀州刺史。乙卯，以散騎常侍彭城劉該為徐州刺史（騎奇寄翻），鎮鄴城（[illegible]）。甲子，以望蔡公謝琰為尚書左僕射（望蔡縣，沈約曰：漢靈帝中平中，汝南上蔡民分徙此，立縣名上蔡，晉武帝太康元年更名。宋白曰：上蔡人思本土，故曰望蔡）。以

初，燕王垂先段后生子令、寶，後段后生子朗、鑒，愛諸姬子麟、農、隆、柔、熙（[illegible]）。寶初為太子，有美稱（稱尺證翻），已而荒怠，中外失望。後段后嘗言於垂曰（燕王垂初娶段氏，以可足渾后之譖死；後即位，追尊為后，復納段氏為后，故史書後段后以別之）：「太子遭承平之世，足為守成之主；今國步艱難，恐非濟世之才。遼西、高陽二王，陛下之賢子，宜擇一人付以大業。趙王麟姦詐強愎（愎弼力翻），異日必為國家之患，宜早圖之。」麟善事垂左右，左右多譽之（譽音余），故垂以為賢，謂段氏曰：「汝欲使我為晉獻公乎？」（晉獻公信驪姬之譖，殺太子申生）段氏泣而退，告其妹范陽王妃

曰太子不才天下所知吾忠社稷言之（為于偽翻）主上乃以吾為驪姬何其苦哉觀此子必喪社稷（喪息浪翻）范陽王有非常器度若燕祚未終其在王乎寶及麟聞而恨之乙丑寶使麟謂段氏曰后常謂主上不能守大業今竟能不（不讀曰否）宜早自裁以全段宗段氏怒曰汝兄弟不難逼殺其母況能守先業乎吾豈愛死但念國亡不久耳遂自殺寶議以段后謀廢適統（適讀曰嫡）無母后之道不宜成喪羣臣咸以為然中書令眭邃（眭息隨翻）言於朝曰（朝直遙翻）子無廢母之義漢安思閻后親廢順帝（事見五十一卷漢安帝延光三年）猶得配饗太廟況先后曖昧之言虛實未可知乎乃成喪　六月癸酉魏王珪遣將軍王建等擊燕廣寧太守劉亢泥斬之（廣寧縣漢屬上谷郡晉太康中分置廣寧郡亢苦浪翻）徙其部落於平城燕上谷太守開封公詳棄郡走詳皝之曾孫也　丁亥魏賀太妃卒（魏王珪之母也）燕主寶定士族舊籍分辨清濁校閱戶口罷軍營封廕之戶悉屬郡縣（軍營封廕之戶蓋諸軍營占以為部曲者）由是士民嗟怨始有離心（斯事行之未必非也但慕容寶即位之初國師新敗又遭大喪上下之心反側者多未可遽行耳大學曰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三河王呂光即天王位國號大涼大赦改元龍飛（呂光字世明略陽氐也又竊據為苻堅之命）備置百官以世子紹為

太子封子弟為公侯者二十人以中書令王詳為尚書左僕射著作郎段業等五人為尚書光遣使者拜禿髮烏孤為征南大將軍益州牧左賢王烏孤謂使者曰呂王諸子貪淫（光諸子纂弘覆等）三甥暴虐（光甥石聰[illegible]）遠近愁怨吾安可違百姓之心受不義之爵乎吾當為帝王之事耳乃留其鼓吹羽儀（吹昌瑞翻）謝而遣之　平規收合餘黨據高唐（高唐縣自漢以來屬平原郡）燕主寶遣高陽王隆將兵討之（將即亮翻）東土之民素懷燕恩迎候者屬路（屬之欲翻相屬於路也）秋七月隆進軍臨河規棄高唐走隆遣建威將軍慕容進等濟河追之斬規於濟北（濟子禮翻）平喜葬彭城　納故中書令王獻之之女為太子妃（獻之王羲之之子也）　魏羣臣勸魏王珪稱尊號珪始建天子旌旗出警入蹕改元皇始（珪什翼犍之孫寔之子詳見一百四卷太元元自苻堅淮淝之敗至是十有四年矣之閒戎狄之長更興迭仆晉人芟之談然不聞拓拔珪興而南北之形定矣南北之形既定卒之南為北所并嗚呼自隋以後名稱揚於時者代北之子孫十居六七矣氐羌之興果何恃哉）參軍事上谷張恂勸珪進取中原珪善之燕遼西王農悉將部曲數萬口之并州（將即亮翻）并州素乏儲偫（偫丈里翻）是歲早霜民不能供其食又遣諸部護軍分監諸胡（監工銜翻）由是民夷俱怨潛召魏軍八月己亥魏王珪

大舉伐燕（兵無大應與必勝之計不可大舉）步騎四十餘萬南出馬邑踰句注（句音鉤）旌旗二千餘里鼓行而進左將軍鴈門李栗將五萬騎為前驅別遣將軍封真等從東道出軍都襲燕幽州（魏書官氏志拓拔詰汾時餘部諸姓內入者有是賁氏後改為封氏軍都縣前漢屬上谷郡後漢屬廣陽郡晉屬燕國有軍都關今幽州昌平縣有軍都山在西北）燕征北大將軍幽平二州牧清河公會母賤而年長（長知兩翻）雄俊有器藝燕主垂愛之寶之伐魏也垂命會攝東宮事總錄禮遇一如太子（總錄謂總錄政也）及垂伐魏命會鎮龍城委以東北之任國官府佐皆選一時才望垂疾篤遺言命寶以會為嗣而寶愛少子濮陽公

策意不在會長樂公盛與會同年恥為之下（少詩沼翻濮博木翻樂音洛）乃與趙王麟共勸寶立策寶從之乙亥立妃段氏為皇后策為皇太子會盛皆進爵為王策年十一素惷弱（惷丑江翻愚也）會聞之心愠懟（愠於問翻懟直類翻）九月章武王宙奉燕主垂及成哀段后之喪葬于龍城宣平陵（成哀后即寶所承後母段氏也）寶詔宙悉從高陽王隆參佐部曲家屬還中山（隆去年自龍城還中山會代之故令遣還其部曲參佐）會違詔多留部曲不遣宙年長屬尊（長知兩翻）會每事陵侮之見者皆知其有異志（為寶會父子相圖張本）戊午魏軍至陽曲（陽曲縣前漢以來屬太原郡宋白曰陽曲縣故城在太原縣北四十五里後漢末所移也隋文帝改為陽直縣又改為汾陽縣）乘西山臨晉陽遣騎環城大譟而去（許□翻環音宦）燕遼西王農出戰大敗還晉陽司馬慕輿嵩閉門拒之（前有輿嵩以謀奉魏王慕容寶所討此又一人）農將妻子帥數千騎東走魏中領將軍長孫肥追之（中領將軍魏所置其號猶晉之中領軍也）及於潞川獲農妻子燕軍盡沒農被創獨與三騎逃歸中山（被皮義翻創初良翻）魏王珪遂取并州初建臺省置刺史太守尚書郎以下官悉用儒生為之士大夫詣軍門無少長皆引入存慰使人人盡言（少詩照翻長知兩翻）少有才用咸加擢敘（史言拓跋珪所以能取中原[illegible]）己未遣輔國將軍奚收略地汾川（奚收當作奚牧）獲燕丹楊王

買德及離石護軍高秀和（離石縣自漢以來屬西河郡魏置護軍以統諸胡）以中書侍郎張恂等為諸郡太守招撫離散勸課農桑燕主寶聞魏軍將至議于東堂中山尹苻謨曰今魏軍眾彊千里遠鬭乘勝氣銳若縱之使入平土不可敵也宜杜險以拒之（苻謨降燕見一百六卷十九年）中書令眭邃曰魏多騎兵往來剽速（剽匹妙翻）馬上齎糧不過旬日宜令郡縣聚民千家為一堡深溝高壘清野以待之彼至無所掠不過六旬食盡自退尚書封懿曰今魏兵數十萬天下之勍敵也（勍渠京翻）民雖築堡不足以自固是聚兵及糧以資之也且動搖民心示之以弱不如

阻關拒戰計之上也趙王麟曰魏今乘勝氣銳其鋒不可當宜完守中山待其弊而乘之於是修城積粟為持久之備（不據險拒戰而嬰城自守此[illegible]所以敗也）命遼西王農出屯安喜（安喜縣[illegible]）軍事動靜悉以委麟

帝嗜酒流連內殿醒治既少（言醒之時少也）外人罕得進見（見賢遍翻）張貴人寵冠後宮（冠古玩翻）後宮皆畏之庚申帝與後宮宴妓樂盡侍（妓渠綺翻）時貴人年近三十帝戲之曰汝以年亦當廢矣吾意更屬少者（近其靳翻屬之欲翻少詩照翻）貴人潛怒向夕帝醉寢於清暑殿（清暑殿帝所作）貴人遍飲宦者酒散遣之使婢以被蒙帝面弒之重賂左右云因魘暴崩（飲於鴆翻[illegible]魘於琰翻[illegible]）時太子闇弱會稽王道子荒[illegible]遂不復推問王國寶夜叩禁門欲入為遺詔侍中王爽拒之曰大行晏駕皇太子未至敢入者斬國寶乃止爽恭之弟也辛酉太子即皇帝位大赦癸亥有司奏會稽王道子宜進位太傅揚州牧假黃鉞詔內外眾事動靜咨之安帝幼而不慧（杜預曰不慧世所謂白癡）口不能言至於寒暑饑飽亦不能辨飲食寢興皆非己出母弟琅邪王德文性恭謹常侍左右為之節適始得其宜（節適謂事為之節[illegible]）

初王國寶黨附會稽王道子（[illegible]）驕縱不法屢為御史中丞褚粲所糾（[illegible]）國寶起齋侔清暑殿孝武帝甚惡之（惡烏路翻）國寶懼遂更求媚於帝而疏道子帝復寵昵之（昵尼質翻）道子大怒嘗於內省面責國寶以劍擲之舊好盡矣（[illegible]）及帝崩國寶復事道子與王緒共為邪諂道子更惑之倚為心腹遂參管朝權威震內外並為時之所疾王恭入赴山陵每正色直言道子深憚之恭罷朝歎曰榱棟雖新便有黍離之歎（周大夫行役過故宗廟宮室盡為禾黍故作黍離之詩）緒說國寶因恭入朝勸相王伏兵殺之國寶不許道子欲輯和內外乃深布腹心於恭冀除舊惡而恭每言及時政輒厲聲色道子知恭不可和協遂有相圖之志或勸恭因入朝以兵誅國寶恭以豫州刺史庾楷黨於國寶兵馬甚盛憚之不敢發王珣謂恭曰國寶雖終為禍亂要之罪逆未彰今遽先事而發必大失朝野之望況擁強兵竊發於京輦誰謂非逆國寶若遂不改惡布天下然後順眾心以除之亦無憂不濟也恭乃止既而謂珣曰比來視君一似胡廣（[illegible]）珣曰王陵廷爭陳平慎默但問歲終何如耳（以保祿位比[illegible]王陵以廷爭失位陳平以慎默能安劉[illegible]）冬十月甲申葬孝

武帝子隆平陵王恭還鎮將行謂道子曰主上諒闇(闇讀如陰)冢宰之任伊周所難願大王親萬幾納直言放鄭聲遠佞人(幾與機同遠于願翻)國寶等愈懼　魏王珪使冠軍將軍代人于栗磾(魏書官氏志詰汾時餘部諸姓內入者有勿忸于氏後改為于氏冠古玩翻磾丁奚翻)寧朔將軍公孫蘭帥步騎二萬潛自晉陽開韓信故道(韓信自井陘伐趙之故道也帥讀曰率騎奇寄翻)己酉珪自井陘趨中山李先降魏(去年李先自西燕歸燕趨七喻翻降戶江翻)珪以為征東左長史　西秦涼州牧軻彈與秦州牧益州不平軻彈奔涼　魏王珪進攻常山拔之獲太守苟延自常山以東守宰或走或降諸郡縣皆附於魏惟中山鄴信都三城為燕守(中山燕都鄴慕容德守信都慕容鳳守皆重鎮為于偽翻)十一月珪命東平公儀將五萬騎攻鄴冠軍將軍王建左將軍李栗攻信都戊午珪進軍中山己未攻之燕高陽王隆守南郭帥眾力戰自旦至晡殺傷數千人魏兵乃退珪謂諸將曰中山城固寶必不肯出戰急攻則傷士久圍則費糧不如先取鄴信都然後圖之丁卯珪引兵而南章武王宙自龍城還聞有魏寇馳入薊與鎮北將軍陽城王蘭乘城固守蘭垂之從弟也(從才用翻)魏別將石河頭攻之不克(魏書官氏志拓跋詰汾時餘部諸姓內入有烏石蘭氏後為石氏)退屯漁陽(漁陽縣前漢屬漁陽郡晉省)

軍于曾口博陵太守申永奔河南高陽太守崔宏奔海渚(海渚海中州也)珪素聞宏名遣騎追求獲之以為黃門侍郎與給事黃門侍郎張袞對掌機要創立制度(為宏父子貴顯於魏張本)博陵令屈遵降魏(屈區勿翻降戶江翻)珪以為中書令出納號令兼總文誥　燕范陽王德使南安王青等夜擊魏軍於鄴下破之魏軍退屯新城(新城即燕王垂攻鄴所築者也)青等請追擊之別駕韓諱曰(諱音卓)古人先計而後戰魏軍不可擊者四懸軍遠客利在野戰一也深入近畿頓兵死地二也前鋒既敗後陣方固三也彼眾我寡四也官軍不宜動者三自戰其地一也(自戰其地老衰易敗)動而不勝眾心難固二也城隍未修敵來無備三也今魏無資糧不如深壘固軍以老之德從之召青還青詳之兄也　十二月魏遼西公賀賴盧帥騎二萬會東平公儀攻鄴賴盧訥之弟也(為賀賴盧降慕容德張本○按魏書官氏志內入諸姓有賀賴氏後改為賀氏蓋內入者為賀賴氏部落方者為賀蘭氏蘭賴轉音耳)魏別部大人沒根有膽勇魏王珪惡之(惡烏路翻)沒根懼誅己丑將親兵數十人降燕燕主寶以為鎮東大將軍封鴈門公沒根求還襲魏寶難與重兵給百餘騎沒根效其號令夜入魏營至中仗珪乃覺之狼狽驚走沒根以所從人少不能壞其

大衆多獲首虜而還（史言慕容寶不能因降人爲鄉導以破魏少詐沿翻壞音怪）

楊盛遣使來請命，詔拜盛鎮南將軍、仇池公。盛表苻宣爲平北將軍。是歲，越質詰歸帥戶二萬叛西秦，降于秦。（越質詰歸降西秦見一百六卷帥讀曰率下同）秦人處之成紀（成紀縣自漢以來屬天水郡[illegible]），拜鎮西將軍、平襄公。秦隴西王碩德攻姜乳於上邽，乳帥衆降秦，以碩德爲秦州牧，鎮上邽（邽音圭），徵乳爲尚書。彊熙、權千成帥衆三萬，共圍上邽，碩德擊破之，熙犇仇池，遂來犇。碩德西擊千成於畧陽，千成降。西燕既亡，其所署河東太守柳恭等各擁兵自守。秦主興遣晉王緒攻之，恭等臨河拒守，緒不得濟。初，永嘉之亂，汾陰薛氏聚其族黨，阻河自固，不仕劉、石。及苻氏興，乃以禮聘薛彊，拜鎮東將軍。彊引秦兵自龍門濟（魏土地記曰梁山北有龍門山大禹所鑿通孟津河口廣八十步巖際鐫迹遺功尚存山在馮翊夏陽縣西北），遂入蒲阪，恭等皆降。興以緒爲并冀二州牧，鎮蒲阪。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八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九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充集賢殿修撰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上柱國河內郡開國公食邑二千八百戶食實封壹阡戶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

勅編集

晉紀三十一（起強圉作噩盡著雍閹茂凡二年）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安皇帝甲（諱德宗孝武帝長子[illegible]宋書劉湘[illegible]安又曰往[illegible]事多而中[illegible]十年[illegible]書[illegible]故[illegible][redacted][illegible]）

隆安元年春正月己亥朔，帝加元服，改元。以左僕射王珣爲尚書令，領軍將軍王國寶爲左僕射，領選（選須絹翻），仍加後將軍、丹楊尹。會稽王道子悉以（省[illegible]者須更選償[illegible]）東宮兵配國寶，使領之（會工外翻）。燕范陽王德求救於秦，秦兵不出，鄴中恟懼（恟許拱翻）。賀賴盧自以魏王珪之舅，不受東平公儀節度，由是與儀有隙。儀司馬丁建陰與德通，從而構間之（間古莧翻），射書入城中，言其狀（射而亦翻）。甲辰，風霾晝晦（霾莫皆翻雨土曰霾）。賴盧營有火，建言於儀曰：「賴盧燒營爲變矣。」儀以爲然，引兵退。賴盧聞之亦退。建帥其衆詣德降（帥讀曰率降戶江翻），且言儀師老可擊。德遣桂陽王鎮、南安王青帥騎七千追擊魏軍，大破之（師克在和將帥不和敗之本也）。燕主寶使左衛將軍慕輿騰攻博陵，殺魏所置守宰。王建等攻信都，六十餘日不下，士

卒多死庚申魏王珪自攻信都壬戌夜燕宜都王鳳踰城奔中山鳳知珪至懼棄而走癸亥信都降魏涼王光以西秦王乾歸數反覆謂乾歸既稱藩於光而悔之也數所角翻舉兵伐之乾歸羣下請東奔成紀以避之成紀縣自漢以來屬天水郡治小坊川唐省顯親縣入成紀縣移成紀治顯親川乾歸曰軍之勝敗在於巧拙不在眾寡光兵雖眾而無法其弟延勇而無謀不足憚也且其精兵盡在延所延敗光自走矣光軍于長最遣太原公纂等帥步騎三萬攻金城乾歸帥眾二萬救之未至纂等拔金城光又遣其將梁恭等以甲卒萬餘出陽武下峽陽武下峽在高平西河水所經也將即亮翻與秦州刺史沒弈干攻其東天水公延以枹罕之眾攻臨洮武始河關皆克之臨洮縣漢屬隴西郡晉惠帝分隴西置狄道郡武始縣故狄道縣地河關縣前漢屬金城郡後漢屬隴西郡晉屬狄道郡枹音膚洮土刀翻乾歸使人紿延云紿蕩亥翻乾歸眾潰奔成紀延欲引輕騎追之司馬耿稚諫曰乾歸勇略過人安肯望風自潰前破王廣楊定皆羸師以誘之破楊定見上卷孝武太元十九年太元十一年王廣為乞伏國仁所執送於秦此時乾歸未統國事也乾歸破廣在乞伏國仁之時羸倫為翻今告者視高色動殆必有姦宜整陳而前使步騎相屬陳讀曰陣屬之欲翻俟諸軍畢集然後擊之無不克矣延不從進與乾歸遇延戰死稚與將軍姜顯收散卒還屯枹罕光

亦引兵還姑臧禿髮烏孤自稱大都督大將軍大單于西平王單音蟬改元太初治兵廣武攻涼金城克之涼王光遣將軍竇苟伐之戰于街亭涼兵大敗燕主寶聞魏王珪攻信都出屯深澤深澤縣前漢屬涿郡後漢屬安平國晉屬博陵郡宋白曰深澤縣以界內水澤深廣為名郡國志中山蒲陰縣有陽城遣趙王麟攻楊城殺守兵三百寶悉出珍寶及宮人募郡國羣盜以擊魏二月己巳朔珪還屯楊城沒根兄子醜提為并州監軍聞其叔父降燕懼誅帥所部兵還國作亂監古銜翻帥讀曰率珪欲北還遣其國相涉延求和於燕且請以其弟為質相息亮翻質音致寶聞魏有內難不許兵法曰知彼知己百戰不殆慕容寶欲乘拓跋珪之有內難而用之不知己才略不足也難乃旦翻使冗從僕射蘭真責珪負恩冗而隴翻從才用翻悉發其眾步卒十二萬騎三萬七千屯於曲陽之柏肆此趙國之下曲陽縣也有柏肆塢隋開皇六年置柏肆縣後廢入常山郡城肆塢書帝紀作新之柏肆塢治按地陽形滹音呼沱徒河翻營於滹沱水北以邀之丁丑魏軍至營於水南寶潛師夜濟募勇敢萬餘人襲魏營寶陳於營北以為之援援于眷翻陳讀曰陣下同募兵因風縱火急擊魏軍魏軍大亂珪驚起棄營跣走燕將軍乞特真帥百餘人至其帳下得珪衣鞾鞾許戈翻既而募兵無故自驚互相斫射射而亦翻珪於營外望見之乃擊鼓

收衆左右及中軍將士稍稍來集多布火炬於營外
縱騎衝之燕兵大敗（敵出其不意故走見敵之不整乃還戰善用兵者固觀釁而動也）還赴寶陳寶引兵復渡水北戊寅魏整衆而至與
燕相持燕軍奪氣寶引還中山魏兵隨而擊之燕兵
屢敗寶懼棄大軍帥騎二萬奔還時大風雪凍死者
相枕（枕職任翻）寶恐爲魏軍所及命士卒皆棄袍仗兵器
數十萬寸刃不返燕之朝臣將卒降魏及爲魏所係
虜者甚衆（朝直遥翻將即亮翻降戶江翻）先是張袞嘗爲魏王珪言
燕秘書監崔逞之材（據張袞傳袞未嘗與逞相識也聞其才而稱之先悉薦翻）珪
得之甚喜以逞爲尚書使錄三十六曹（漢光武分尚書爲六曹置郎三十四人并左右丞爲三十六人至魏尚書郎有殿中吏部駕部金部虞曹比部南主客祠部度支庫部農部水部儀曹三公倉部民曹二千石中兵外兵都兵別兵考功定課凡二十二郎明帝青龍二年置都官騎兵合二十五郎晉武帝罷農部定課置直事殿中祠部儀曹吏部三公比部金部倉部度支都官二千石左民右民虞曹屯田起部水部左右主客駕部車部庫部左右中兵左右外兵別兵都兵騎兵左右士北主客南主客凡三十四曹後又置運曹凡三十五曹置郎二十三人更相統攝令鍇又增爲三十六曹）任以政事魏軍士有自柏肆亡歸者言大軍敗散
不知王處道過晉陽晉陽守將封眞因起兵攻并州
刺史曲陽侯素延素延擊斬之南安公順守雲中聞
之欲自攝國事幢將代人莫題曰此大事不可輕爾
宜審待後問不然爲禍不細順乃止順什翼犍之孫
也（幢直江翻將即亮翻犍居言翻）賀蘭部帥附力眷紇隣部帥匿物
尼紇奚部帥叱奴根皆舉兵反（紇戶骨翻帥所類翻）順討之不
克珪遣安遠將軍庾岳帥萬騎還討三部皆平之國
人乃安珪欲撫慰新附深悔參合之誅（事見上卷孝武帝太元二十年珪以燕人懲參合之酷皆戰不下故深悔之）素延坐討反者殺戮過多
免官以奚牧爲并州刺史牧與東秦主興書稱頓首
與之均禮（時乞伏氏建國隴西號秦故史書姚秦爲東秦以別之）興怒以告珪
珪爲之殺牧（爲于僞翻）己卯夜燕尚書郎慕輿皓謀弒燕
主寶立趙王麟不克斬關出奔魏麟由是不自安（爲盛）
三月燕以儀同三司武鄉張崇爲司空（石載韓西山張本一分上黨置武鄉郡及武鄉縣唐遼州榆社縣即其地）
初燕清河王會聞魏軍
東下表求赴難（難乃旦翻）燕主寶許之會初無去意（初無去龍城之意也）使征南將軍庫傉官偉建威將軍餘崇將兵五
千爲前鋒崇嵩之子也（餘嵩見上卷孝武帝太元二十一年傉奴沃翻）偉等
頓盧龍近百日（遼東郡屬縣有盧龍山唐爲平州盧龍縣漢慕容入所渭宇肥如之陰昌淇也此遼東郡已後人置於漢遼西郡界非漢舊郡縣地也近其靳翻）無食啖馬牛且
盡會不發寶怒累詔切責會會不得已以治行簡練爲
名復留月餘（治直之翻復扶又翻）時道路不通會欲使輕軍前
行通道偵魏彊弱且張聲勢（偵丑鄭翻）諸將皆畏避不欲
行餘崇奮曰今巨寇滔天京都危逼（中丁仲翻）匹夫猶

思致命以救君父諸君荷國寵任而更惜生乎（荷下可翻）若社稷傾覆臣節不立死有餘辱諸君安君於此崇請當之傅喜簡給步騎五百人崇進至漁陽遇魏千餘騎崇謂其衆曰彼衆我寡不擊則不得免乃鼓譟直進崇手殺十餘人魏騎潰去崇亦引還斬首獲生具言敵中闊狹衆心稍振會乃上道徐進（上時掌翻）是月始達薊城（薊音計）魏圍中山既久城中將士皆思出戰征北大將軍隆言於寶曰涉珪雖屢獲小利然頓兵經年（去歲十一月魏攻中山）凶勢沮衄（沮在呂翻）士馬死傷太半人心思歸諸部離解（謂賀蘭紇鄰紇奚三部）正是可破之時也加之衆城思奮若因我之銳乘彼之衰往無不克如其持重不決將卒氣喪（將即亮翻　喪息浪翻）日益困逼事久變生後雖欲用之不可得也寶然之而衛大將軍麟每沮其議（[illegible]）隆成列而罷者前後數四寶使人請於魏王珪欲還其弟觚（觚事見一百七卷孝武太元十六年）割常山以西皆與魏以求和（常山以西并州之地也）珪許之既而寶悔之己酉珪攻盧奴（魏書地形志中山郡治盧奴　酈道元曰盧奴城內西北隅有水淵而不流南北一百步東西百餘步水色正黑曰盧不流曰奴故城以其得名）辛亥復圍中山（杜佑曰後燕都中山今博陵郡唐昌縣唐昌本漢苦陘縣章帝改漢昌曹魏改魏昌隋改隋昌唐武德中改唐昌　復扶又翻）燕將士數千人俱自請於寶曰今坐

守窮城終必因弊臣等願得一出縱戰（[illegible]）而陛下每抑之此爲坐自摧敗也且受圍曆時無他奇變從望積久寇賊自退今內外之勢彊弱懸絕彼必不自退明矣宜從衆一決寶許之隆退而勒兵召諸參佐謂之曰皇威不振寇賊內侮臣子同恥義不顧生今幸而破賊吉還固善若其不幸亦使吾志節獲展卿等有北見吾母者爲吾道此情也（[illegible]）乃被甲上馬詣門俟命麟復固止寶（復扶又翻）衆大恚恨隆涕泣而還（[illegible]）是夜麟以兵劫左衛將軍北地王精使帥禁兵弒寶（[illegible]）精以義拒之麟怒殺精出奔西山依丁零餘衆（[illegible]）於是城中人情震駭寶不知麟所之（之往也）以清河王會軍在近恐麟奪會軍先據龍城乃召隆及驃騎大將軍農（[illegible]）謀去中山走保龍城隆曰先帝櫛風沐雨以成中興之業崩未期年而天下大壞豈得不謂之孤負邪今外寇方盛而內難復起（難乃旦翻　復扶又翻）骨肉乖離百姓疑懼誠不可以拒敵北遷舊都亦事之宜然龍川地狹民貧（[illegible]）若以中國之意取足其中

復朝夕望有大功此必不可若節用愛民務農訓兵數年之中公私充實而趙魏之間厭苦寇暴民思燕德庶幾返旆克復故業幾居依翻如其未能則憑險自固猶足以優游養銳耳寶曰御史盡理朕一從卿意耳崔業因寶出奔遼何知此為幾歲不足以及此地安寶嫉悌一從隆之說則可以全燕耳之撫遼東高撫善卜筮素為隆所信厚私謂隆曰殿下北行終不能達太妃亦不可得見若使主上獨往殿下潛留於此必有大功隆曰國有大難難乃旦翻主上蒙塵且老母在北吾得北首而死猶無所恨卿是何言首式救翻乃遍召僚佐問其去留唯司馬魯恭參軍成岌願從岌魚及翻餘皆欲留隆亦聽之慕容農部將谷會歸說農曰谷姓也說式芮翻城中之人皆涉珪參合所殺者父兄子弟泣血踴躍欲與魏戰而為衛軍所抑慕容隆為衛軍將軍抑之使不得戰今聞主上當北遷皆曰得慕容氏一人奉而立之以與魏戰死無所恨大王幸而留此以副衆心擊退魏軍撫寧畿甸奉迎大駕亦不失為忠臣也隆欲殺歸而惜其材力謂之曰必如此以望生不如就死為有老母而所見頗如此大卞變發相省猶失其將家壬子夜寶與太子策遼西王農高陽王隆長樂王盛等萬餘騎出赴會軍河間王熙勃海王朗博陵王鑒皆幼不能出城隆還入迎

之自為鞍乘鞍平義翻又曰車駕具說俱得免燕將王沈等降魏沈持林翻樂浪王惠中書侍郎韓範員外郎段宏太史令劉起等帥工伎三百奔鄴樂浪音洛琅伎渠綺翻帥讀曰率中山城中無主百姓惶惑東門不閉魏王珪欲夜入城冠軍將軍王建志在虜掠乃言恐士卒盜府庫物請俟明旦珪乃止燕開封公詳從寶不及城中立以為主閉門拒守珪盡衆攻之連日不拔使人登巢車杜預曰巢車車上為櫓杜佑曰以八輪車上樹高竿竿上安轆轤以繩挽板屋上竿首以窺城中板屋方四尺高五尺有十二孔四面別布車可進退環城而行於營中遠視如鳥之巢亦謂之巢車臨城諭之曰慕容寶已棄汝走汝曹百姓空自取死欲誰為乎為于偽翻皆曰羣小無知恐復如參合之衆復扶又翻下復出同故苟延旬月之命耳珪顧王建而唾其面唾土臥翻王建既獻參合坑殺之計又沮夜入中山之計故唾其面使中領將軍長孫肥左將軍李栗將三千騎追寶至范陽不及破其新城戍而還前漢志中山國有北新城縣晉省水經注新城故城在范陽武遂縣南北新城縣在武遂之北也甲寅尊皇太后李氏為太皇太后戊午立皇后王氏燕主寶出中山與趙王麟遇于附城致之字書無附字疑即附字麟不意寶至驚駭帥其衆奔蒲陰前漢之曲逆縣後漢章帝醜其名改曰蒲陰帥讀曰率下同復出屯望都又復扶又翻土人頗供給之慕容詳遣兵掩擊麟獲

其妻子麟脫走入山中甲寅寶至薊殿中親近散亡
畧盡惟高陽王隆所領數百騎為宿衛清河王會帥
騎卒二萬迎于薊南寶怪會容止怏怏有恨色恨不得為
嗣也事見上卷孝武帝太元二十一年怏於兩翻密告隆及遼西王農農隆
俱曰會年少少詩照翻專任方面習驕所致豈有他也臣
等當以禮責之寶雖從之然猶詔解會兵以屬隆隆
固辭乃減會兵分給農隆又遣西河公庫傉官驥帥
兵三千助守中山傉奴沃翻丙辰寶盡徙薊中府庫北趣
龍城趣七喻翻魏石河頭引兵追之戊午及寶於夏謙澤
石河頭[illegible]夏謙澤在薊北二百餘里寶不欲戰清河王會曰臣撫

教士卒惟敵是求今大駕蒙塵人思效命而虜敢自
送衆心恣憤兵法曰歸師勿遏又曰置之死地而後
生孫武子之言今我皆得之何患不克若其捨去賊必乘
人或生餘變寶乃從之會整陳與魏兵戰陳讀曰陣農隆
等將南來騎衝之魏兵大敗追犇百餘里斬首數千
級隆又獨追數十里而還謂故吏留臺治書陽璆曰
留臺治書留臺治書侍御史也燕建留臺於龍城見一百七卷孝武太元十四年隆時鎮留臺故璆為
故吏璆渠幽翻中山城中積兵數萬不得展吾意今日之捷
令人遺恨因慷慨流涕會既敗魏兵敗補邁翻矜很滋甚
隆屢訓責之會益忿恚很下懇翻恚於避翻會以農隆皆嘗鎮

龍城孝武太元十年農鎮龍城十四年隆代農屬尊位重名望素出己右
恐至龍城權政不復在己復扶又翻又知終無為嗣之望
以寶寵重命立策為太子也乃謀作亂幽平之兵皆懷會恩不樂
屬二王樂音洛請於寶曰清河王勇略高世臣等與之
誓同生死願陛下與皇太子諸王留薊宮臣等從王
南解京師之圍還迎大駕寶左右皆惡會惡烏路翻言於
寶曰清河王不得為太子神色甚不平且其才武過
人善收人心陛下若從衆請臣恐解圍之後必有衛
輒之事衛靈公世子蒯聵出奔靈公立其子輒蒯聵入衛輒拒而不納寶乃
謂衆曰道通年少會字道通少詩照翻才不及二王二王謂農隆豈

可當專征之任且朕方自統六師杖會以為羽翼何
可離左右也離力智翻衆不悅而退左右勸寶殺會侍御
史仇尼歸聞之告會曰大王所恃者父父已異圖所
杖者兵兵已去手欲於何所自容乎不如誅二王廢
太子大王自處東宮處昌呂翻兼將相之任將即亮翻相息亮翻以
匡復社稷此上策也會猶豫未許寶謂農隆曰觀道
通志趣必反無疑宜早除之農隆曰今寇敵內侮中
土紛紜社稷之危有如累卵會鎮撫舊都遠赴國難
難乃旦翻其威名之重足以震動四鄰逆狀未彰而遽殺
之豈徒傷父子之恩亦恐大損威望寶曰會逆志已

成卿等慈恕不忍早殺恐一旦爲變必先害諸父然後及吾至時勿悔自負也會聞之益懼夏四月癸酉寶宿廣都黃榆谷（魏收地形志建德郡有廣都縣眞君八年併入白狼縣隋省入遼西柳城縣）會遣其黨仇尼歸吳提染干帥壯士二十餘人（帥讀曰率）分道襲農隆殺隆於帳下農被重創（被皮義翻創初良翻）執仇尼歸逃入山中會以仇尼歸被執事終顯發乃夜詣寶曰農隆謀逆臣已除之寶欲討會陽爲好言以安之曰吾固疑二王久矣除之甚善甲戌旦會立仗嚴備乃引道會欲棄隆喪餘崇涕泣固請乃聽載隨軍農出自歸寶呵之曰何以自負邪（[illegible]）命執之行十餘里寶頓召羣臣食且議農罪會就坐（坐徂臥翻）寶目衛軍將軍慕輿騰使斬會傷其首不能殺會走赴其軍勒兵攻寶寶帥數百騎馳二百里晡時至龍城會遣騎追至石城不及（[illegible]）乙亥會遣仇尼歸攻龍城寶夜遣兵襲擊破之會遣使請誅左右佞臣并求爲太子寶不許（[illegible]）會盡收乘輿器服以後宮分給將帥（[illegible]）署置百官自稱皇太子錄尚書事引兵向龍城以討慕輿騰爲名丙子頓兵城下寶臨西門會乘馬遙與寶語寶責讓之會命軍士向寶大譟以耀威城中將士皆憤怒向暮出戰大破之會兵死傷太半走還營侍御郎高雲夜帥敢死士百餘人襲會軍（寶之爲太子雲以武藝給事東宮）會衆皆潰會將十餘騎奔中山開封公詳殺之寶殺會母及其三子丁丑寶大赦凡與會同謀者皆除罪復舊職論功行賞拜將軍封侯者數百人遼西王農骨破見腦寶手自裹創（創初良翻）僅而獲濟以農爲左僕射尋拜司空領尚書令餘崇出自歸寶嘉其忠拜中堅將軍使典宿衛贈高陽王隆司徒謚曰康寶以高雲爲建威將軍封夕陽公養以爲子雲高句麗之支屬也（高句麗自云高陽氏之苗裔故以高爲氏[illegible]）燕王皝破高句麗徙於青山（晉成帝咸康八年燕王皝破高句麗見九十七卷青山[illegible]）由是世爲燕臣雲沈厚寡言時人莫知惟中衛將軍長樂馮跋（跋蒲末翻長樂郡漢信都國晉[illegible]）奇其志度與之爲友（[illegible]）跋父和事西燕主永爲將軍永敗徙和龍 僕射王國寶建威將軍王緒依附會稽王道子（會工外翻）納賄窮奢不知紀極惡王恭殷仲堪（惡烏路翻）勸道子裁損其兵權中外恟恟不安（恟許拱翻）恭等各繕甲勒兵表請北伐道子疑之詔以盛夏妨農悉使解嚴恭遣使與仲堪謀討國寶

等遣使疏吏翻桓玄以仕不得志欲假仲堪兵勢以作亂玄仕不得志事見孝武太元十七年乃說仲堪曰國寶與君諸人素已為對事始一百七卷孝武太元十五年計及也唯患相斃之不速耳今既執大權與王緒相表裏其所迴易無不如志孝伯居元舅之地必未敢害之王恭字孝伯孝武王皇后之兄也君為先帝所拔超居方任人情皆以君為雖有思致非方伯才拔見太元十五年思相吏翻彼若發詔徵君為中書令用殷顗為荊州南蠻校尉顗仲堪從兄故云可為顗音豈君何以處之處昌呂翻仲堪曰憂之久矣計將安出玄曰孝伯疾惡深至君宜潛與之約興晉陽之甲以除君側之惡春秋公羊傳曰趙鞅取晉陽之甲以逐君側之惡東西齊舉江陵在西京口在東故曰東西齊舉也玄雖不肖願帥荊楚豪桀荷戈先驅荷丁可翻帥讀曰率此桓文之勳也仲堪心然之乃外結雍州刺史郗恢雍於用翻郗丑之翻內與從兄南蠻校尉顗南郡相陳留江績謀之從才用翻相息亮翻南蠻校尉南郡相與荊州刺史同治江陵顗曰人臣當各守職分朝廷是非豈藩屏之所制也分扶問翻屏必郢翻晉陽之事不敢預聞仲堪固邀之顗怒曰吾進不敢同退不敢異績亦極言其不可顗恐績及禍於坐和解之坐徂臥翻績曰大丈夫何至以死相脅邪江仲元行年六十但未獲死所耳江績字仲元仲堪憚其堅正以楊佺期代之朝廷聞之

徵績為御史中丞顗遂稱散發辭位晉人多服寒食散其藥毒發致死今千金方中有解散方散悉亶翻仲堪往省之省悉景翻謂顗曰兄病殊為可憂顗曰我病不過身死汝病乃當滅門宜深自愛勿以我為念郗恢亦不肯從仲堪疑未決會王恭使至使疏吏翻仲堪許之恭大喜甲戌恭上表罪狀國寶舉兵討之初孝武帝委任王珣及帝暴崩不及受顧命珣一旦失勢循默而已循默者循常而默無一言也丁丑王恭表至內外戒嚴道子問珣曰二藩作逆卿知之乎珣曰朝政得失珣弗之預預讀曰與王殷作難難乃旦翻何由可知王國寶惶懼不知所為遣數百人戍竹里竹里在今建康府句容縣見其地在宮城東北三十許里夜遇風雨各散歸王緒說國寶矯相王之命召王珣車胤殺之以除時望因挾君相發兵以討二藩國寶許之說輸芮翻相息亮翻珣胤至國寶不敢害更問計於珣珣曰王殷與卿素無深怨所競不過勢利之間耳國寶曰將曹爽我乎謂珣將以曹爽待我曹爽事見七十五卷魏邵陵厲公嘉平元年珣曰是何言歟卿寧有爽之罪王孝伯豈宣帝之儔邪又問計於胤胤曰昔桓公圍壽陽彌時乃克見一百一卷海西公太和五年及一百三卷簡文帝咸安元年今朝廷遣軍恭必城守若京口未拔而上流奄至君將何以待之國寶尤懼遂上疏解職詣闕待罪

既而悔之詐稱詔復其本官道子闇懦欲求姑息姑且也息止也姑息猶言且止乃委罪國寶遣驃騎諮議參軍譙王尚之收國寶付廷尉洪景伯曰諮議參軍晉江左初置司軍諮祭酒也其位在諸參軍之右驃匹妙翻騎奇寄翻尚之恬之子也甲申賜國寶死斬緒於市遣使詣恭深謝愆失恭乃罷兵還京口國寶兄侍中愷驃騎司馬愉並請解職道子以愷愉與國寶異母又素不協皆釋不問戊子大赦殷仲堪雖許王恭猶豫不敢下聞國寶等死乃始抗表舉兵遣楊佺期屯巴陵宋白曰巴陵縣晉太康元年置屬長沙郡在元二湘水北至巴丘山入江山在石首縣巴陵故吳之巴丘邸閣城晉立四陵縣後置建昌郡道子以書止之仲堪乃[illegible]還會稽世子元顯年十六有儁才為侍中說道子以王殷終必為患請潛為之備說輸芮翻為元顯討王殷張本道子乃拜元顯征虜將軍以其衛府及徐州文武悉配之魏王珪以軍食不給命東平公儀去鄴徙屯鉅鹿積租楊城慕容詳出步卒六千人伺間襲魏諸屯伺相吏翻間古莧翻珪擊破之斬首五千生擒七百人皆縱之縱之所以攜中山城中之人心初張掖盧水胡沮渠羅仇匈奴沮渠王之後也盧水胡分居安定張掖史各以其所居郡繫之沮子余翻北史曰沮渠世居張掖臨松盧水世為部帥帥所類翻涼王光以羅仇為尚書從光伐西秦及呂延敗死呂光羅仇弟三河太守麴粥謂羅仇曰

得秀州自號三河王此郡蓋光置也賢曰三河謂金城河賜支河湟河此郡當置於漢張掖金城郡界主上荒耄信讒今軍敗將死將即亮翻正其猜忌智勇之時也吾兄弟必不見容與其死而無名不若勒兵向西平出苕藋河西張氏置西平郡唐為鄯州之地苕藋地名在其張掖郡當在縣界藋徒弔鄯音蕃如當擢奮臂一呼呼火故翻涼州不足定也羅仇曰誠如汝言然吾家世以忠孝著於西土寧使人負我我不忍負人也光聽讒說以敗軍之罪殺羅仇及麴粥羅仇弟子蒙遜雄傑有策略涉獵書史以羅仇麴粥之喪歸葬諸部多其族姻會葬者凡萬餘人蒙遜哭謂眾曰呂王昏荒無道多殺不辜吾之上世虎視河西以言[illegible]蒙遜之先世為匈奴左沮渠遂以官為氏匈奴左也世居盧水為酋豪其高曾皆雄與有勇名今欲與諸部雪二父之恥復上世之業何如眾咸稱萬歲遂結盟起兵攻涼臨松郡拔之臨松郡張天錫置後周廢入張掖郡張掖縣屯據金山五代史志張掖刪丹縣有金山沮渠蒙遜事始此

司徒左長史王廞導之孫也廞許金翻以母喪居吳王恭之討王國寶也版廞行吳國內史以白版授官非朝命也使起兵於東方吳在建康之東廞使前吳國內史虞嘯父等入吳興義興召募兵眾父音甫赴者萬計未幾國寶死幾居豈翻恭罷兵符廞去職反喪服廞以起兵之際誅異己者頗多勢不得止遂大怒不承恭命使其子泰將兵伐恭廞於會

稽王道子，稱恭罪惡，（將作郎，會稽王亮外甥）道子以其牋送恭。五月，恭遣司馬劉牢之帥五千人擊翕，斬之。（帥讀曰率）又與廞戰於曲阿，衆潰，廞單騎走，不知所在。（騎奇寄翻）收虞嘯父下廷尉，以其祖潭有功，（虞潭有討蘇峻之功。下，遐嫁翻）免為庶人。

燕庫傉官驥入中山，（慕容寶遣驥助守中山，因與詳相攻。傉，奴沃翻）與開封公詳相攻。詳殺驥，盡滅庫傉官氏，又殺中山尹苻謨，夷其族。中山城無定主，民恐魏兵乘之，男女結盟，人自為戰。（使慕容農、慕容隆留中山而不東，未可知也）甲辰，魏王珪罷中山之圍，就穀河間，督諸郡義租。甲寅，以東平公儀為驃騎大將軍、都督中外諸軍事、兗豫雍荊徐揚六州牧、左丞相，封衛王。（驃匹妙翻。騎奇寄翻。雍於用翻）慕容詳自謂能卻魏兵，威德已振，乃即皇帝位，改元建始，置百官。以新平公可足渾譚為車騎大將軍、尚書令。（渾戶昆翻）殺拓跋觚以固衆心。（觚使燕，燕留之。觚，珪之弟也）鄴中官屬勸范陽王德稱尊號，會有自龍城來者，知燕主寶猶存，乃止。

涼王光遣太原公纂將兵擊沮渠蒙遜於忽谷，破之。（忽谷當在涼州界）蒙遜逃入山中。蒙遜從兄男成為涼將軍，（從才用翻）聞蒙遜起兵，亦合衆數千屯樂涫。（樂涫縣，漢屬酒泉郡，後周廢入福祿縣。涫，音官，又古玩翻）酒泉太守壘澄討男成，兵敗，澄死。（壘，姓）男成進攻建康，遣使說建康太守段業曰：（說，式芮翻）"呂氏政衰，權臣擅命，刑殺無常，人無容處。一州之地，（處，昌呂翻）叛者相望，瓦解之形，昭然在目，百姓嗷然，無所依附。府君奈何以蓋世之才，欲立忠於垂亡之國？男成等既唱大義，欲屈府君撫臨鄙州，使塗炭之餘，蒙來蘇之惠，（書曰：徯我后，后來其蘇）何如？"業不從。相持二旬，外救不至，郡人高逵、史惠等勸業從男成之請。業素與涼侍中房晷、僕射王詳不平，懼不自安，乃許之。男成等推業為大都督、龍驤大將軍、涼州牧、建康公，（驤，思將翻）改元神璽。（璽，斯氏翻）以男成為輔國將軍，委以軍國之任。蒙遜帥衆歸業，（帥讀曰率）業以蒙遜為鎮西將軍。光命太原公纂將兵討業，不克。（纂，初患翻）

六月，西秦王乾歸徵北河州刺史彭奚念為鎮衛將軍，以鎮西將軍屋弘破光為河州牧，（屋弘，當作屋引。魏書官氏志，內入諸姓屋引氏，後改為房氏。張軌分金城、武威置晉興郡……）定州刺史翟瑥為興晉太守，鎮枹罕。（……漢屬金城郡，後漢分屬隴西郡，晉分屬晉興郡……枹音膚，罕音汗……）

秋七月，慕容詳殺可足渾譚。詳嗜酒奢淫，不恤士民，刑殺無度，所誅王公以下五百餘人，羣下離心。城中饑窘，詳不聽民出采穭，（穭，力舉翻；禾不布而自生曰穭）死者相枕。（枕，職任翻）舉城皆謀迎趙王麟。詳遣輔國將軍張驤

帥五千餘人督租於常山（帥讀曰率　驎思將翻）麟自丁零入驎軍潛襲中山城門不閉執詳斬之麟遂稱尊號聽人四出采稻人既飽求與魏戰麟不從稍復窮餒（復扶又翻）魏王珪軍魯口遣長孫肥帥騎七千襲中山入其郛麟追至泒水（泒水在中山新市縣輿地志云靈奴城北臨滬水西泒河泒攻乎翻）為魏所敗而還（敗補邁翻又蒲莫翻還從宣翻又如字下同）八月丙寅朔魏王珪徙軍常山之九門（常山郡有九門縣）軍中大疫人畜多死將士皆思歸珪問疫於諸將對曰在者纔什四五珪曰此固天命將若之何四海之民皆可為國在吾所以御之耳何患無民羣臣乃不敢言遣撫軍大將軍略陽公遵襲中山入其郛而還　燕以遼西王農為都督中外諸軍事大司馬錄尚書事　涼散騎常侍太常西平郭黁善天文數術（散悉亶翻騎奇寄翻黁奴昆翻）國人信重之會熒惑守東井黁謂僕射王詳曰涼之分野將有大兵（分扶問翻）主上老病太子闇弱太原公凶悍（悍下罕翻又侯旰翻）一旦不諱禍亂必起吾二人久居內要彼常切齒將為誅首矣田胡王乞基部落最強（田胡胡之一種也）二苑之人多其舊衆吾欲與公舉大事推乞基為主二苑之衆盡我有也（涼州治姑臧有東西苑城）得城之後徐更議之詳從之黁夜以二苑之衆燒洪範門使詳為內應事泄詳

（詳被誅）黁遂據東苑以叛民間皆言聖人舉兵事無不成從之者甚衆涼王光召太原公纂使討黁纂將還諸將皆曰段業必躡軍後宜潛師夜發纂曰業無雄才憑城自守若潛師夜去適足張其氣勢耳（張知亮翻）乃遣使告業曰郭黁作亂吾今還都（都謂姑臧　使疏吏翻）卿能決者可早出戰於是引還業不敢出纂司馬楊統謂其從兄桓曰（從才用翻）郭黁舉事必不虛發吾欲殺纂推兄為主西襲呂弘據張掖號令諸郡此千載一時也桓怒曰吾為呂氏臣安享其祿危不能救豈可復增其難乎（復扶又翻難乃旦翻）呂氏若亡吾為弘演矣（春秋衛懿公與狄人戰于熒澤為狄人所殺弘演納肝以……）統至番禾（番音盤……前漢屬張掖郡後漢屬武威郡……）遂叛歸黁纂與西安太守石元良共擊黁大破之乃得入姑臧黁得光孫八人於東苑及敗而恚（恚於避翻）悉投於鋒上枝分節解飲其血以盟衆衆皆掩目涼人張捷宋生等招集戎夏三千人反於休屠城（休屠縣前漢屬武威郡後漢省晉復置……休屠王城以為名也水經註姑臧城西有馬城東城即休屠縣故城也屠直於翻）與黁共推涼後將軍楊軌為盟主軌略陽氐也將軍程肇諫曰卿棄龍頭而從蛇尾非計也軌不從自稱大將軍涼州牧西平公擊破黁將王斐于城西黁兵

勢漸衰遣使請救于禿髮烏孤使疏吏翻九月烏孤使其弟驃騎將軍利鹿孤帥騎五千赴之帥讀曰率驃匹妙翻秦太后虵氏卒虵以者翻虜姓也又食遮翻又音他秦主興哀毀過禮不親庶政羣臣請依漢魏故事既葬即吉尚書郎李嵩上疏曰孝治天下先王之高事也治直之翻宜遵聖性以光道訓既葬之後素服臨朝朝直遥翻尹緯駁曰嵩矯常越禮尹緯習於羌俗見反謂李嵩為矯常越禮嗚呼自夷喪之亂行人之不知禮也久矣駁北角翻請付有司論罪興曰嵩忠臣孝子有何罪乎其一從嵩議　鮮卑薛勃叛秦薛勃貳城為魏所攻而降於秦翻秦主興自將討之將即亮翻勃敗奔沒弈干沒弈干執送之　秦泫氏男姚買得謀弒秦主興不克而死泫師古曰工玄翻樓正豊胡犬翻　秦主興入寇湖城弘農太守陶仲山華山太守董邁皆降之遂至陝城進寇上洛拔之置胡戍二戍見一百六卷孝武太元十一年華山郡晉分弘農之華陰京兆之鄭馮翊之夏陽郃陽置上洛縣前漢屬弘農後漢屬京兆晉武帝泰始二年分京兆南部置上洛郡華戶化翻陝失冉翻遣姚崇寇洛陽河南太守夏侯宗之固守金墉崇攻之不克乃徙流民二萬餘戶而還武都氐屠飛啖鐵等據方山以叛秦據晉書載記時飛鐵殺隴東太守姚迴遂據方山則方山當在隴東郡界祝穆曰方山在武都郡東西四十里興遣姚紹等討之斬飛鐵興勤於政事延納善言京兆杜瑾等皆以論事得顯拔天水姜龕等以儒學

見禮瑾渠吝翻龕口含翻給事黃門侍郎古成詵等以文章參機密古成複姓也詵疏臻翻詵剛介雅正以風教為己任京兆韋高慕阮籍之為人居母喪彈琴飲酒詵聞之而泣持劒求高欲殺之高懼而逃匿　中山饑甚慕容麟帥二萬餘人出據新市新市縣前漢以來屬中山劉昫曰新市古鮮虞子國唐為定州新樂縣杜佑曰唐鎮州治真定縣漢新市縣故城在其北新樂縣寧甲子晦魏王珪進軍攻之太史令晁崇曰不吉昔紂以甲子亡謂之疾日左傳辰在子卯謂之疾日杜預註云紂以甲子喪桀以乙卯亡故國君以為忌日兵家忌之珪曰紂以甲子亡周武不以甲子興乎崇無以對冬十月丙寅麟退阻泒水泒音孤甲戌珪與麟戰於義臺大破之按李延壽北史義臺塢名魏收魏志新市縣有義臺城斬首九千餘級麟與數十騎馳取妻子入西山遂奔鄴甲申魏克中山燕公卿尚書將吏士卒降者二萬餘人將即亮翻降戶江翻張驤李沈先皆降魏復亡去復扶又翻魏王入城皆赦之得燕璽綬圖書府庫珍寶以萬數數所具翻班賞羣臣將士有差追謚弟觚為秦愍王發慕容詳冢斬其尸收殺觚者高霸程同皆夷五族五族謂五服內親也以大刃剉之丁亥遣三萬騎就衛王儀將攻鄴　秦長水校尉姚珍奔西秦西秦王乾歸以女妻之妻七細翻河南鮮卑吐秣等十二部大人皆附於禿髮烏孤

燕人有自中山至龍城者（龍城，金城，河南也）言拓跋涉珪衰弱司徒德完守鄴城會德表至勸燕主寶南還寶於是大簡士馬將復取中原遣鴻臚魯邃冊拜德為丞相冀州牧（[illegible]）南夏公侯牧守皆聽承制封拜（[illegible]）

十一月癸丑燕大赦十二月調兵悉集戒嚴在頓（[illegible]）

（[illegible]）遣將軍啓崙南視形勢（[illegible]）乙亥慕容麟至鄴復稱趙王說范陽王德曰魏既克中山將乘勝攻鄴鄴中雖有蓄積然城大難固且人心恇懼（[illegible]）不可守也不如南趣滑臺（[illegible]）阻河以待魏伺釁而動河北庶可復也時魯陽王和鎮滑臺和垂之弟子也亦遣使迎德德許之（[illegible]）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九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一十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充集賢殿修撰判西京留司御史臺上柱國河內郡開國侯食邑一千三百戶食實封肆伯戶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

敕編集

後學 天台 胡 省 音註

晉紀三十二（起著雍閹茂盡一年）

安皇帝乙

隆安二年春正月燕范陽王德自鄴帥戶四萬南徙滑臺（[illegible]）魏衛王儀入鄴收其倉庫追德至河弗及趙王麟上尊號於德（[illegible]）德用兄垂故事稱燕王（[illegible]）改永康三年為元年以統府行帝制（[illegible]）置百官以趙王麟為司空領尚書令慕容法為中軍將軍慕輿拔為尚書左僕射丁通為右僕射麟復謀反德殺之（[illegible]）庚子魏王珪自中山南巡至高邑得王永之子憲喜曰王景略之孫也以為本州中正（[illegible]）領選曹事兼掌門下（[illegible]）至鄴置行臺（[illegible]）

[illegible]王謨錄尚書事散騎常侍裴秀尚書僕射[illegible]以行臺從東海王越帥衆至許昌以行臺自隨魏[illegible]臺之尚書太行臺別置官屬以龍驤將軍日南公和跋為尚書，與左丞賈彝帥吏兵五千人鎮鄴。自漢光武以尚書為[illegible]歸臺閣[illegible]尚書臺晉惠帝西遷長安置留臺於洛陽有留臺之名至[illegible]氏置行臺[illegible]事魏書官氏志內入諸姓有素和氏後改為和氏[illegible]珪自鄴還中山，將北歸，發卒萬人治直道，自望都鑿恒嶺至代五百餘里。[illegible]恒嶺恒山之嶺也在上曲陽西北即馬嶺關令路[illegible]

珪恐已既去，山東有變，復置行臺於中山，命衛王儀鎮之；以撫軍大將軍略陽公遵為尚書左僕射，鎮勃海之合口；右將軍尹國督租于冀州，聞珪將北還，謀襲信都；安南將軍長孫嵩執國，斬之。[illegible]燕啓倫還至龍城，[illegible]言中山已陷；燕主寶命罷兵，遼西王農言於寶曰：「今遷都尚新，未可南征，宜因成師襲庫莫奚，取其牛馬以充軍資，更審虛實，俟明年而議之。」寶從之。己未，北行；庚申，渡浇洛水。浇洛水蓋即饒樂水也[illegible]今營州北[illegible]唐太宗時奚內附[illegible]

會南燕王德遣侍郎李延詣寶，言涉珪西上，中國空虛；延追寶及之[illegible]寶大喜，即日引還。辛酉，魏主珪發中山，徙山東六州吏民雜夷十餘萬口以實代。博陵、勃海、章武羣盜並起，略陽公遵等討平之。廣川太守賀賴盧性豪健，恥居冀州刺史王輔之下，襲輔，殺之，驅勒守兵，掠陽平、頓丘諸郡，南渡河，奔南燕；南燕王德以賴盧為并州刺史，封廣寧王。西秦王乾歸遣乞伏益州攻涼支陽、鸇武、允吾三城，克之，[illegible]虜萬餘人而去。燕主寶還龍城宮，詔諸軍就頓，不聽罷散，文武將士皆以家屬隨駕。遼西王農、長樂王盛切諫，以為兵疲力弱，魏新得志，未可與敵，宜且養兵觀釁。寶將從之，撫軍將軍慕輿騰曰：「百姓可與樂成，難與圖始。今師衆已集，宜獨決聖心，乘機進取，不宜廣采異同以沮大計。」寶乃曰：「吾計決矣，敢諫者斬！」二月，乙亥，寶出就頓，留盛統後事。己卯，燕軍發

龍城慕輿騰為前軍司空農為中軍寶為後軍相去各一頓（頓下文連營百里蓋二十里為一頓）連營百里壬午寶至乙連長上段速骨宋赤眉等因衆心之憚征役遂作亂（[illegible]兵皆更番迭上長上者[illegible]長上歸德勳散長上皆武散官[illegible]上時掌翻）速骨等皆高陽王隆舊隊共逼隆子高陽王崇為主殺樂浪威王宙中牟熙公段誼及宗室諸王（樂音洛浪音狼）河間王熙素與崇善崇擁佑之故獨得免燕主寶將十餘騎奔司空農營農將出迎左右抱其腰止之曰宜小清澄（言衆方擾亂宜少待其定如水之澄清乃可輕出也）不可便出農引刀將斫之遂出見寶又馳信追慕輿騰癸未寶農引兵還趣大營（大營即寶營也）討速骨等農營兵亦厭征役皆棄仗走（以役頻民雖勞人外[illegible]）騰營亦潰寶農奔還龍城長樂王盛聞亂引兵出迎寶農僅而得免　會稽王道子忌王恭之逼（會工外翻）以譙王尚之及弟休之有才略引為腹心尚之說道子曰今方鎮彊盛宰相權輕宜密樹腹心於外以自藩衛道子從之以其司馬王愉為江州刺史都督江州及豫州之四郡軍事用為形援日夜與尚之謀議以伺四方之隙（[illegible]）　魏王珪如繁時宮（繁[illegible]）給

新徙民田及牛珪畋於白登山（魏土地記[illegible]七里有臺即白登臺臺南對[illegible]即白登山）見熊將數子（師古曰將謂率也）謂冠軍將軍于栗磾曰（磾丁奚翻）卿名勇健能搏此乎對曰獸賤人貴若搏而不勝豈不虛斃一壯士乎乃驅致珪前盡射而獲之（射食亦翻）珪顧謝之秀容川酋長爾朱羽健從珪攻晉陽中山有功拜散騎常侍環其所居割地三百里以封之（此北秀容也[illegible]）柔然數侵魏邊（數所角翻）尚書中兵郎李先請擊之珪從之大破柔然而還　楊軌以其司馬郭緯為西平相帥步騎二萬北赴郭黁禿髮烏孤遣其弟車騎將軍傉檀帥騎一萬助軌（[illegible]）軌至姑臧營于城北　燕尚書頓丘王蘭汗陰與段速骨等通謀引兵營龍城之東城中留守兵至少（汗音寒少詩沼翻）長樂王盛徙內近城之民得丁夫萬餘乘城以禦之速骨等同謀纔百餘人餘皆為所驅脅莫有鬭志三月甲午速骨等將攻城遼西桓烈王農恐不能守且為蘭汗所誘夜潛出赴之冀以自全（農號為有志略乃欲投段速骨以自全不知適以速死亦天奪之鑒也）明旦速骨

等攻城，城上拒戰甚力，速骨之眾死者以百數。速骨乃將農循城（將如字引也循巡也），農素有忠節威名，城中之眾恃以為彊，忽見在城下，無不驚愕喪氣（喪息浪翻），遂皆逃潰。速骨入城，縱兵殺掠，死者狼藉。寶、盛與慕輿騰、餘崇、張真、李旱、趙恩等輕騎南走（騎奇寄翻）。速骨幽農於殿內。長上阿交羅，速骨之謀主也（上時掌翻），以高陽王崇幼弱，更欲立農。崇親信鬷讓、出力犍等聞之（鬷祖紅翻春秋左氏傳有鬷蔑晉有鬷戾姓譜鬷夷氏之後犍居言翻），丁酉，殺羅及農（使速骨果立農亦必同死於蘭汗之手蓋事勢已然無所逃也）。速骨即為之誅讓等（為于偽翻）。農故吏左衛將軍宇文拔亡奔遼西。庚子，蘭汗襲擊速骨，并其黨盡殺之，廢崇，奉太子策承制大赦，遣使迎寶，及於薊城（使疏吏翻薊音計）。寶欲還，長樂王盛等皆曰：「汗之忠詐未可知，今單騎赴之，萬一汗有異志，悔之無及，不如南就范陽王，合眾以取冀州；若其不捷，收南方之眾，徐歸龍都，亦未晚也。」寶從之（龍城燕故都故謂之龍都慕容寶智慮隨其父遠矣）。

離石胡帥呼延鐵、西河胡帥張崇等不樂徙代（帥所類翻樂音洛），聚眾叛魏，魏安遠將軍庾岳討平之。

魏王珪召衛王儀入輔，以略陽公遵代鎮中山。

夏，四月，壬戌，以征虜將軍穆崇為太尉，安南將軍長孫嵩為司徒。

燕主寶從間道過鄴（間古莧翻），鄴人請留寶，不許。南至黎陽，伏於河西（河水自延津東北流過黎陽河之西岸為黎陽界東岸為魏界），遣中黃門令趙思告北地王鍾曰：「上以二月得丞相表（寶以德為丞相故稱之為丞相），即時南征，至乙連，會長上作亂，失據來此（[illegible]）。王亟白丞相奉迎。」鍾，德之從弟也，首勸德稱尊號，聞而惡之，執思付獄（惡烏路翻），以狀白南燕王德。德謂羣下曰：「卿等以社稷大計勸吾攝政，吾亦以嗣帝播越（播遷也越遠也），民神乏主，故權順羣議以繫眾心。今天方悔禍，嗣帝得還，吾將具法駕奉迎，謝罪行闕，何如？」（天子行幸所至有行宮宮有闕門謂之行闕）黃門侍郎張華曰：「今天下

大亂，非雄才無以寧濟羣生。嗣帝闇懦，不能紹隆先統。陛下若蹈匹夫之節，捨天授之業，威權一去，身首不保，況社稷其得血食乎！」慕輿護曰：「嗣帝不達時宜，委棄國都（寶棄中山見上卷上年），自取敗亡，不堪多難（難乃旦翻），亦已明矣。昔蒯聵出奔，衛輒不納，春秋是之（蒯苦怪翻聵五怪翻）。以子拒父猶可，況以父拒子乎（德於寶為叔父）！今趙思之言，未明虛實，臣請為陛下馳往詗之（為于偽翻詗火迥翻詗刺也）。」德流涕遣之（使之覘寶也）。護帥壯士數百人（帥讀曰率下同），隨思而北，聲言迎衛，其實圖之。寶既遣思詣鍾，於後得樵者，言德已稱制，懼而北走。護至，無所見，執

思以還（還，從宣翻）德以思練習典故欲留向用之思曰犬馬猶知戀主思雖刑臣乞還就上（宦者謂之刑臣，上謂寶也）德固留之思怒曰周室東遷晉鄭是依（周平王東遷洛邑，晉文侯、鄭武公寔定王室，故周桓公言我周之東遷晉鄭焉依）殿下親則叔父位為上公不能帥先羣后以匡帝室而幸本根之傾為趙王倫之事（事見八十四卷晉惠帝永寧元年，言倫於惠帝叔祖也）思雖不能如申包胥之存楚（申包胥存楚事見左傳）猶慕龔君賓不偷生於莽世也（龔勝字君賓，事見三十七卷漢王莽始建國二年）德斬之寶遣扶風忠公慕輿騰與長樂王盛收兵冀州盛以騰素暴橫為民所怨乃殺之行至鉅鹿長樂說諸豪傑（橫，戶孟翻；樂，音洛；說，輸芮翻）皆願起兵奉寶寶以蘭汗祀燕宗廟所為似順意欲還龍城不肯留冀州乃北行至建安（建安城在令支之北）抵民張曹家曹素武健請合眾為寶（為，于偽翻）盛亦勸寶宜且駐留察汗情狀寶乃遣冗從僕射李旱先往見汗（冗，而隴翻；從，才用翻）寶留頓石城（石城，前漢屬右北平郡，後漢省……以名之）會汗遣左將軍蘇超奉迎陳汗忠款寶以汗燕王垂之舅盛之妃父也謂必無他不待旱返遂行盛流涕固諫寶不聽留盛在後盛與將軍張真下道避匿丁亥寶至索莫汗陘（索，昔各翻；陘，音刑）

西王宮
被弑

去龍城四十里城中皆喜汗惶怖欲自出請罪（怖，普布翻）兄弟共諫止之汗乃遣弟加難帥五百騎出迎又遣兄堤閉門止仗禁人出入城中皆知其將為變而無如之何加難見寶於陘北拜謁已從寶俱進潁陰烈公餘崇密言於寶曰觀加難形色禍變甚逼宜留三思柰何徑前寶不從行數里加難先執崇崇大呼罵曰汝家幸緣肺附（師古曰：肺附……肺之附……也）蒙國寵榮覆宗不足以報今乃敢謀篡逆此天地所不容計旦暮即屠滅但恨我不得手膾汝曹耳（膾，古外翻，細切肉也）加難殺之引寶入龍城外邸弒之（年四十四）汗諡寶曰靈帝殺獻哀太子策及王公卿士百餘人自稱大都督大將軍大單于昌黎王（單，音蟬）改元青龍以堤為太尉加難為車騎將軍封河間王熙為遼東公如杞宋故事（周武王封夏之後於杞，殷之後於宋）長樂王盛聞之馳欲赴哀張真止之盛曰我今以窮歸汗汗性愚淺必念婚姻不忍殺我旬月之間足以展吾情志遂往見汗汗妻乙氏及盛妃皆泣涕請盛於汗盛妃復頓頭於諸兄弟（復，扶又翻）汗惻然哀之乃舍盛於宮中以為侍中左光祿大夫親待如舊堤加難屢請殺盛汗不從堤驕很荒淫（很，戶墾翻）事汗多無

禮盛因而間之（間古莧翻）由是汗兄弟浸相嫌忌段業使沮渠蒙遜攻西郡執太守呂純以歸純光之弟子也於是晉昌太守王德敦煌太守孟敏皆以郡降業（敦徒門翻降戶江翻）業封蒙遜為臨池侯以德為酒泉太守敏為沙州刺史

六月丙子魏王珪命羣臣議國號皆曰周秦以前皆自諸侯升為天子因以其國為天下號漢氏以來皆無尺土之資我國家百世相承開基代北遂撫有方夏（孔安國尚書注方夏謂四方中夏夏戶雅翻）今宜以代為號黃門侍郎崔宏曰昔商人不常厥居故兩稱殷商（契始封於商……）代雖舊邦其命維新登國之初已更曰魏（事見一百六卷孝武太元十一年更工衡翻）夫魏者大名神州之上國也（左傳卜偃曰魏大名也……）宜稱魏如故珪從之

楊軌自恃其眾欲與涼王光決戰郭黁每以天道抑止之涼常山公弘鎮張掖段業使沮渠男成及王德攻之光使太原公纂將兵迎之（將即亮翻）楊軌曰呂弘精兵一萬若與光合則姑臧益彊不可取矣乃與禿髮利鹿孤共邀擊纂纂與戰大破之軌奔王乞基郭黁性褊急殘忍不為士民所附聞軌敗走降西秦（降戶江翻）西秦王乾歸以為建忠將軍散騎常侍弘引兵棄張掖東走段業徙治張掖（治直之翻）將追擊弘沮渠蒙遜諫曰歸師勿遏窮寇勿追（孫子之言）業不從大敗而還（還從宣翻）賴蒙遜以免業城西安以其將臧莫孩為太守（呂光置西安郡於張掖東境孩何開翻）蒙遜曰莫孩勇而無謀知進忘退此乃為之築冢非築城也（為于偽翻冢知隴翻）業不從莫孩尋為呂纂所破

燕太原王奇楷之子蘭汗之外孫也汗亦不殺以為征南將軍得入見長樂王盛盛潛使奇逃出起兵奇起兵於建安眾至數千汗遣蘭堤討之盛謂汗曰善駒小兒未能辦此（善駒奇小字也）豈非有假託其名欲為內應者乎太尉素驕難信不宜委以大眾（汗以堤為太尉）汗然之罷堤兵（蘇軾有言……）更遣撫軍將軍仇尼慕將兵討奇（更工衡翻）於是龍城自夏不雨至于秋七月汗日詣燕諸廟及寶神座頓首禱請委罪於蘭加難（……）堤及加難聞之怒且懼誅乙巳相與率所部襲仇尼慕軍敗之（敗補邁翻）汗大懼遣太子穆將兵討之（將即亮翻）

謂汗曰慕容盛我之仇讎必與奇相表裏此乃腹心之疾不可養也宜先除之汗欲殺盛先引見察之盛妃知之密以告盛盛稱疾不出（[illegible]）汗亦止不殺李旱衛雙劉忠張豪張真皆盛素所厚也而穆引以為腹心旱雙得出入至盛所潛與盛結謀丁未穆擊堤加難等破之庚戌饗將士汗穆皆醉盛夜如廁因踰垣入于東宮與旱等共殺穆時軍未解嚴皆聚在穆舍聞盛得出呼躍爭先攻汗斬之汗子會公和陳公揚分走令支白狼（令音鈴又郎定翻支音祁）盛遣旱真襲誅之堤加難亡匿捕得斬之於是內外帖然士女相慶宇文拔率壯士數百來赴（宇文拔自遼西來也）盛拜拔為大宗正辛亥告于太廟令曰賴五祖之休（五祖謂慕容涉歸廆皝儁垂凡五廟）文武之力宗廟社稷幽而復顯不獨孤以眇眇之身免不同天之責（禮記曰父之讎不與共戴天）凡在臣民皆得明目當世因大赦改元建平盛謙不敢稱尊號以長樂王攝行統制（盛寶之庶長子也樂音洛）諸王皆降稱公以東陽公根為尚書左僕射衛倫陽璆魯恭王滕為尚書（璆渠尤翻）悅真為侍中陽哲為中書監張通為中領軍自餘文武各復舊位改謚寶曰惠閔皇帝廟號烈宗初太原王奇

[illegible]南北之人翕然從之（[illegible]）汗遣兄子全討奇奇擊滅之匹馬[illegible]乙連盛既誅汗命奇罷兵奇用丁零嚴生烏丸王龍之謀遂不受命甲寅勒兵三萬餘人進屯横溝去龍城十里盛出擊大破之執奇而還斬其黨與百餘人賜奇死（[illegible]）盛弟許（[illegible]）羣臣固請上尊號（上時掌翻）魏王珪遷都平城始營宮室建宗廟立社稷宗廟歲五祭用分至及臘（[illegible]）

（[illegible]朝也）桓玄求為廣州會稽王道子忌玄（會工外翻）不欲使居荊州因其所欲以玄為督交廣二州軍事廣州刺史玄受命而不行豫州刺史庾楷以道子割其四郡使王愉督之上疏言江州內地（江州治尋陽在江南故云內地）而西府北帶寇戎（西府謂豫州治歷陽在江西北帶寇戎）不應使愉分督朝廷不許楷怒遣其子鴻說王恭曰尚之兄弟（[illegible]）復秉機權（[illegible]）過於國寶欲假朝威削弱方鎮（[illegible]）懲艾前事禍不測（[illegible]）今及其謀議未成宜早圖之恭以為然以告殷仲堪桓玄仲堪玄許之（[illegible]）推恭為盟主刻期同趣京師（趣七喻翻）時內外疑阻

遐嚴志（[illegible]）仲堪（[illegible]）箭簳中（簳古旱翻，箭莖也），合鏑漆之（鏑丁歷翻），因庾楷以達（[illegible]）。恭發書，絹文角戾，不復能辨仲堪手書（[illegible]），疑楷詐為之；且謂仲堪去年已違期不赴（事見上卷），今必不動，乃先期舉兵（先悉薦翻）。司馬劉牢之諫曰：將軍，國之元舅；會稽王，天子叔父也。會稽王又當國秉政，曏為將軍戮其所愛王國寶、王緒，又送王廞書（事見上卷。為于偽翻），其深伏將軍已多矣。頃所授任，雖未允愜，亦非大失。割庾楷四郡以配王愉，於將軍何損！晉陽之甲，豈可數興乎（數所角翻）！恭不從，上表請討王愉、司馬尚之兄弟。道子使人說楷曰：昔我與卿，恩如骨肉，帳中之飲，結帶之言，可謂親矣（[illegible]）。卿今棄舊交，結新援，忘王恭昔日陵侮之恥乎（[illegible]）！若欲委體而臣之，使恭得志，必以卿為反覆之人，安肯深相親信！首身且不可保，況富貴乎！楷怒曰：王恭昔赴山陵，相王憂懼無計，我知事急，尋勒兵而至。恭不敢發（事見一百八卷孝武太元二十一年）。去年之事，我亦俟命而動。我事相王，無相負者；相王不能拒恭，反殺國寶及緒。自爾已來（自爾以來，猶今言自那時以來也。又爾音如此也），誰敢復為相王盡力

者（復扶又翻。為于偽翻）！庾楷實不能以百口助人屠滅。時楷已應恭檄，正徵士馬。信返，朝廷憂懼，內外戒嚴。會稽世子元顯言於道子曰：前不討王恭，故有今日之難。今若復從其欲（難乃旦翻。復扶又翻），則太宰之禍至矣（道子時為太宰）。道子不知所為，悉以事委元顯，日飲醇酒而已。元顯聰警，頗涉文義，志氣果銳，以安危為己任。附會之者，謂元顯神武，有明帝之風。殷仲堪聞恭舉兵，自以去歲後期，乃勒兵趣發（趣讀曰促）。仲堪素不習為將（將即亮翻），悉以軍事委南郡相楊佺期兄弟（相息亮翻），使佺期帥舟師五千為前鋒（帥讀曰率），桓玄次之，仲堪帥兵二萬，相繼而下。佺期自以其先漢太尉震至父亮，九世皆以才德著名，矜其門地，謂江左莫及；有以比王珣者，佺期猶恚恨（[illegible]）。而時流以其晚過江，婚宦失類（[illegible]），每排抑之；佺期常慷慨切齒（[illegible]），欲因事際以逞其志，故亦贊成仲堪之謀。八月，佺期、玄奄至湓口（湓口，湓水入江之口也。[illegible]）。王愉無備，惶遽奔臨川（[illegible]）；玄遣偏軍追獲之。燕以河間公熙為侍

中車騎大將軍中領軍司隸校尉城陽公元爲衞將軍元寶之子也又以劉忠爲左將軍張豪爲後將軍並賜姓慕容氏李旱爲中常侍輔國將軍衞雙爲前將軍張順爲鎭西將軍昌黎尹張真爲右將軍燕都龍城以昌黎太守爲昌黎尹皆封公　乙亥燕步兵校尉馬勒等謀反伏誅事連驃騎將軍高陽公崇崇弟東平公澄皆賜死驃匹妙翻騎奇寄翻　寧朔將軍鄧啓方南陽太守閭丘羨將兵二萬擊南燕燕自慕容寶之敗北歸龍城慕容德稱號於滑臺故稱南燕以別之與南燕中軍將軍法撫軍將軍和戰於管城魏收志滎陽郡京縣有管城故管叔邑也杜佑曰在京縣東北啓方等兵敗單騎走免

魏王珪命有司正封畿宋白曰魏道武都平城東至上谷軍都關西至河南至中山隘門塞北至五原地方千里以爲甸服標道里平權衡審度量遣使循行郡國使疏吏翻行下孟翻舉奏守宰不法者親考察黜陟之

九月辛卯加會稽王道子黃鉞以世子元顯爲征討都督遣衞將軍王珣右將軍謝琰將兵討王恭譙王尚之將兵討庾楷　乙未燕以東陽公根爲尚書令張通爲左僕射衞倫爲右僕射慕容豪爲幽州刺史鎭肥如　己亥譙王尚之大破庾楷於牛渚楷單騎奔桓玄爲後玄殺楷張本　會稽王道子以尚之爲豫州刺史弟恢之爲驃騎司馬丹楊尹允之爲吳國內史休之爲襄城太守元帝渡江以丹楊春穀縣置襄城郡各擁兵馬以爲己援　乙巳桓玄大破官軍於白石白石在巢縣界栅江水亦導源巢東左會清溪水謂之清溪口栅水又東左會二口水水發於石山西北楊坊南流南注栅口與楊佺期進至橫江尚之退走恢之所領水軍皆沒

丙午道子屯中堂元顯守石頭己酉王珣守北郊謝琰屯宣陽門以備之宣陽門建康城南面西頭第一門　王恭素以才地陵物既殺王國寶自謂威無不行仗劉牢之爲爪牙而但以部曲將遇之將即亮翻牢之負其才深懷恥恨元顯知之遣廬江太守高素說牢之高素亦桓府故使說之說式芮翻使叛恭許事成即以恭位號授之又以道子爲于僞翻下同書遺牢之爲陳禍福遺于季翻爲于僞翻牢之謂其子敬宣曰王恭昔受先帝大恩今爲帝舅不能翼戴王室數舉兵向京師數所角翻吾不能審恭之志事捷之日必能爲天子相王之下乎相王謂道子也吾欲奉國威靈以順討逆何如敬宣曰朝廷雖無成康之美亦無幽厲之惡而恭恃其兵威蔑陵王室蔑之若無之也大人親非骨肉義非君臣雖共事少時意好不協少詩沼翻時言不多時也好呼到翻今日討之於情義何有恭參軍何澹之知其謀以告恭澹徒覽翻恭以澹之素與牢之有隙不信乃置酒請牢之於衆中拜之爲兄精兵堅甲悉以配之王恭素以部曲將遇

子之及聞何為之言見，邦之為兄，此豈以北導其死力，將為足以東兵，惟已耳。使帥帳下督顏延為前鋒，（帥讀曰率。）牢之至竹里，斬延以降。（降，戶江翻。）遣敬宣及其婿東莞太守高雅之還襲恭。（東莞，漢舊縣，晉武帝太始元年分琅邪之東莞郡，南渡後，又寄立南東莞郡於晉陵界。莞，音官。）恭方出城曜兵，敬宣縱騎橫擊之，（騎，奇寄翻；下同。）恭兵皆潰。恭將入城，雅之已閉城門。恭單騎奔曲阿。恭素不習馬，髀中生瘡。曲阿人殷確，恭故吏也，以船載恭，將奔桓玄。至長塘湖，（長塘湖在晉陵延陵縣。宋白曰：在潤州金壇縣。風土記：陽羨縣有名長塘湖，鮑余招湖、單谿曰長塘湖，在義興西。）為人所告，獲之，送京師，斬於倪塘。（倪塘在建康東北方山埭南，倪氏築塘，因名。）恭臨刑，猶理須鬢，神色自若，（須與鬚同。）謂監刑者曰：「我闇於信人，所以至此，（言以軍事委劉牢之也。監，工銜翻。）原其本心，豈不忠於社稷邪！但令百世之下，知有王恭耳。」并其子弟黨與皆死。以劉牢之為都督兗、青、冀、幽、并、徐、揚州、晉陵諸軍事，以代恭。俄而楊佺期、桓玄至石頭，殷仲堪至蕪湖。元顯自竹里馳還京師，遣丹楊尹王愷等發京邑士民數萬人據石頭以拒之。佺期、玄等上表理王恭，求誅劉牢之。牢之帥北府之衆馳赴京師，軍于新亭。（帥讀曰率。）佺期、玄見之失色，回軍蔡洲。（蔡洲在今建康府上元縣西二十五里。）朝廷未知西軍虛實，仲堪等擁衆數萬，充斥郊畿，內外憂逼。（言內憂而外逼也。）左衛將軍桓脩，冲之子也，言於道子曰：「西軍可說而解也。（說，輸芮翻。）脩知其情矣。殷、桓之下，專恃王恭；恭既破滅，西軍沮恐。（言沮氣而恐也。沮，在呂翻。）今若以重利啗玄及佺期，（啗，徒濫翻，飼也。）二人必內喜。玄能制仲堪，佺期可使倒戈取仲堪矣。」道子納之，以玄為江州刺史，召郗恢為尚書，以佺期代恢為都督梁、雍、秦三州諸軍事、雍州刺史，以脩為荊州刺史，權領左衛文武之鎮；（左衛文武，左衛將軍府之部曲也。雍，於用翻。）又令劉牢之以千人送之。黜仲堪為廣州刺史，遣仲堪叔父太常茂宣詔敕仲堪回軍。

張驤子超收合三千餘家，據南皮，自號烏桓王，抄掠諸郡。（張驤，烏桓種也；秦、燕之際見一百五卷孝武帝太元九年，歸魏見上卷元年。抄，楚交翻。）魏王珪命庾岳討之。

楊軌屯廉川，收集夷夏，衆至萬餘。（夏，戶雅翻。）王乞基謂軌曰：「禿髮氏才高而兵盛，乞基之主也，不如歸之。」軌乃遣使降於西平王烏孤。（降，戶江翻。）軌為羌酋梁飢所敗，（酋，慈由翻。敗，補邁翻。）西奔僥河。（僥河……金城縣。西有卑和羌海，道元曰：古西零之地也。傳音遠。）曰蘗乞弗鮮卑而據其地。烏孤謂群臣曰：「楊軌、王乞基歸誠於我，卿等不速救，使為涼人所獲，孤甚愧之。」平西將軍渾屯曰：（渾，古有是姓，左傳有鄭渾罕。）「梁飢無經遠大略，可一……」……進攻西平，西平人田玄明執太守郭倖而

代之，以拒飢，遣子為質於烏孤（質音致），烏孤欲救之。羣臣憚飢兵彊，多以為疑。左司馬趙振曰：「楊軌新敗，呂氏方彊，洪池以北未可冀也。（洪池嶺名在涼州姑臧南[illegible]）嶺南五郡庶幾可取。（嶺南，謂洪池嶺南[illegible]五郡，廣武、西平、樂都、澆河、湟河也。幾，居希翻。）大王若無開拓之志，振不敢言；若欲經營四方，此機不可失也。使羌得西平，華夷震動，非我之利也。」烏孤喜曰：「吾亦欲乘時立功，安能坐守窮谷乎！」（[illegible]塞外，故[illegible]）乃謂羣臣曰：「梁飢若得西平，保據山河，不可復制。（[illegible]湟河之要，有大小榆谷之饒，[illegible]故云然。復，扶又翻。下同。）飢雖驍猛（驍，堅堯翻），軍令不整，易破也。」（易，以豉翻。）遂進擊飢，大破之。飢退屯龍支堡（唐書，鄯州有龍支縣。[illegible]漢允吾縣地，此時當屬西平界。），烏孤進攻，拔之。飢單騎奔澆河。（澆河，吐谷渾之地，[illegible]呂光以為郡[illegible]。[illegible]此[illegible]蓋[illegible]河[illegible]。[illegible]後漢[illegible]。帝因縣內化隆之谷置化隆縣，後周置[illegible]。年，改為廣威縣。[illegible]西百二十里。杜佑曰：廣威縣，有達化縣，吐谷渾[illegible]澆河[illegible]。）俘斬數萬。以田玄明為西平內史，樂都太守田瑤（樂都郡，已見一百十六卷。漢宣帝神爵元年，[illegible]五代志：西平郡[illegible]。則呂氏已置郡矣。[illegible]周置樂都郡，[illegible]水[illegible]後[illegible]名樂都。樂，音洛。）、湟河太守張裯（裯，[illegible]。湟河郡[illegible]），澆河太守王稚皆以郡降（降，戶江翻），嶺南羌胡數萬落皆附於烏孤。西秦王乾歸遣秦州牧益州、武衞將軍慕兀（晉書載記作慕容兀，慕兀蓋亦乞伏氏，載記誤也）、冠軍將軍翟瑥帥騎二萬伐吐谷渾。（瑥，古玩翻，瑥音溫。）

冬，十月，癸酉，燕羣臣復上尊號。（上，時掌翻。復，扶又翻。）丙子，長樂王盛始即皇帝位（樂音洛），大赦。尊皇后段氏曰皇太后，太妃丁氏曰獻莊皇后。初，蘭汗之亂，燕主寶出亡，蘭妃奉事丁后愈謹。及汗誅，盛以妃當從坐，欲殺之，丁后以妃有保全之功，固爭之，得免，然終不為后。大赦。

殷仲堪得詔書，大怒（得黜廣州詔書中[illegible]），趣桓玄、楊佺期進軍（趣，讀曰促）。玄等喜於朝命（朝，直遙翻），欲受之，猶豫未決。仲堪聞之，遽自蕪湖南歸，遣使告諭蔡洲軍士曰：「汝輩不各自散歸，吾至江陵，盡誅汝餘口。」（使，疏吏翻。餘口，謂蔡洲之軍家口留在江陵者。）佺期部將劉系帥二千人先歸（帥，讀曰率）。玄等大懼，狼狽西還（還，從宣翻，又如字），追仲堪至尋陽，及之。仲堪既失職，倚玄等為援，玄等亦資仲堪兵，雖內相疑阻，勢不得不合，乃以子弟交質。（質音致。）壬午，盟于尋陽，俱不受朝命，連名上疏，申理王恭，求誅劉牢之及譙王尚之，并訴仲堪無罪，獨被降黜。（被，皮義翻。）朝廷深憚之，內外騷然。乃罷桓脩（[illegible]扶又翻），以荊州還仲堪，優詔慰諭，以求和解。仲堪等乃受詔。御史中丞江績劾奏桓脩專為身計，疑誤朝廷（謂分江雍以授桓玄、楊佺期自取荊州也。劾，戶槩翻，又戶得翻），詔免脩官。初

桓玄在荊州所為豪縱仲堪親黨皆勸仲堪殺之仲
堪不聽及在尋陽資其聲地聲謂威聲地謂門地推玄為盟主
玄愈自矜倨楊佺期為人驕悍悍侯旰翻又下罕翻玄每以寒
士裁之佺期甚恨密說仲堪以玄終為患請於壇所
襲之說輸芮翻仲堪忌佺期兄弟勇健恐既殺玄不可復
制復扶又翻苦禁之於是各還所鎮玄亦知佺期之謀陰
有取佺期之志為後玄殺楊張本乃屯於夏口引始安太守
濟陰卞範之為長史以為謀主吳孫皓甘露元年分零陵南部都尉立始
安郡屬廣州晉成帝度屬荊州齊為桂州之始夏戶雅翻濟子禮翻是時詔書獨不
赦庾楷玄以楷為武昌太守初郗恢為朝廷拒西軍

為于偽翻玄未得江州欲奪恢雍州雍於用翻以恢為廣州恢
聞之懼詢於眾眾皆曰楊佺期來者誰不勠力若桓
玄來恐難與為敵桓氏世居西楚故眾畏之既而聞佺期代己乃
與閭丘羨謀阻兵拒之閭丘羨時為南陽太守雍之部郡也佺期聞之
聲言玄來入沔沔彌兗翻以佺期為前驅恢眾信之望風
皆潰恢請降降戶江翻佺期入府斬閭丘羨放恢還都至
楊口殷仲堪陰使人殺之及其四子託言羣蠻所殺
西秦乞伏益州與吐谷渾王視羆戰於度周川度周
川在臨洮塞外龍涸之西吐從暾入聲谷音浴視羆大敗走保白蘭山遣子
宕豈為質於西秦以請和宕徒浪翻質音致西秦王乾歸以

宗女妻之妻七細翻涼建武將軍李鸞以興城降於禿
髮烏孤興城在允吾縣西南湟河之東十一月以琅邪王德文
為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征虜將軍元顯為中領軍
領軍將軍王雅為尚書左僕射辛亥魏王珪命尚
書吏部郎鄧淵立官制協音律儀曹郎清河董謐制
禮儀三公郎王德定律令又謂儀曹三公官皆書錄所置太史令鼂崇
考天象鼂直遙翻吏部尚書崔宏總而裁之以為永式
淵羌之孫也鄧羌苻秦之名將楊軌王乞基帥戶數千自
歸於西平王烏孤帥讀曰率下同十二月己丑魏王珪即
皇帝位大赦改元天興命朝野皆束髮加帽帽莫報翻下同

說文曰帽小兒蠻夷頭衣晉書輿服志曰帽猶冠
也義取於蒙覆其首其本纚也古者冠無幘冠下有
纚以繒為之後世施幘於冠因裁纚為帽自乘輿
宴居下至庶人無爵者皆服之江左時野人已著帽
人士亦往往而然但其頂圓耳後乃高其屋云追尊遠祖毛以下二十
七人皆為皇帝魏謚毛為成皇帝五世至推寅南遷大澤方千餘里謚宣皇帝七世至鄰
始南出居匈奴故地謚獻皇帝獻帝之子曰詰汾謚聖武皇帝謚六世祖力微曰神
元皇帝廟號始祖祖什翼犍曰昭成皇帝廟號高祖
父寔曰獻明皇帝謚力微曰神元皇帝子沙漠汗曰文皇帝沙漠汗之子弗政曰思皇
帝弗政卒力微之子祿官立謚曰昭皇帝分國為三部猗㐌猗盧沙漠汗之二子與祿官分統三部猗㐌
西略服屬者國謚曰桓皇帝猗盧自祿官之卒合三部為一又勦將罵以拯強謚穆皇帝猗盧死祿官之
子鬱律之謚平文皇帝鬱律從弟猗之子賀傉立謚惠皇帝賀傉卒弟紇那立謚煬皇帝鬱律之子翳槐若樹楫立

之亡匿人逐統那而立之產刻皇帝魏之舊俗孟夏祀天及東廟宗廟在宮之東蓋亦左祖之義季夏帥衆卻霜於陰山孟秋祀天於西郊至是始依倣古制定郊廟朝饗禮樂然惟孟夏祀天親行杜佑曰魏道武天賜二年祀天于西郊為方壇一為二陛土陛無等周垣四門各依方色為名置木主七於壇上牲用白犢黃駒白羊各一祭之日帝御大駕至郊所立青門內近南西面內朝臣皆位於帝北外朝臣及大人咸位於青門之外后率六宮自黑門入列於青門內近北並西面廩犧令掌牲陳於壇前女巫執鼓立於陛之東西面選帝之十族子弟七人執酒在巫南西面北上女巫升壇搖鼓帝拜后肅拜百官內外盡拜祀訖復拜拜訖乃殺牲執酒七人西向以酒灑天神主復拜如此者三禮畢而返自是歲一祭其餘多有司攝事又用崔宏議自謂黃帝之後魏之先曰魏先出自黃帝黃帝子曰昌意昌意之子受封北國有大鮮卑山因以為號其後世為君長統幽都之北廣漠之野黃帝以土德王北俗謂土為托謂后為跋故以托跋為氏以土德王徙六州二

十二郡守宰豪傑二千家于代都東至代郡魏都平城以平城為代都代郡漢建國之名也漢平城縣本屬雁門郡而代郡治桑乾後漢徙高柳晉治平舒魏收地形志之上谷郡晉之代郡也唐為蔚州之地雲中縣之地西及善無南極陰館善無縣漢屬雁門郡後漢屬定襄郡魏天平二年置善無郡班志陰館縣屬雁門郡本樓煩鄉景帝後三年置陰館縣有累頭山治水所出五代史志代州雁門縣有累頭山則夏屋之陰館縣已併入鴈門縣矣北盡參合皆為畿內其外四方四維置八部帥以監之魏書作八部帥八部帥勸課農耕量校收入以為殿最監工稽綢己亥燕幽州刺史慕容豪尚書左僕射張通昌黎尹張順坐謀反誅初琅邪人孫泰學妖術於錢唐杜子恭

士民多奉之王珣惡之惡烏路翻流泰於廣州王雅薦泰於孝武帝云知養性之方召還累官至新安太守泰知晉祚將終因王恭之亂以討恭為名收合兵衆聚貨鉅億鉅億三吳之人多從之識者皆憂其為亂以中領軍元顯與之善無敢言者會稽內史謝輶發其謀輶夷周翻又音酉己酉會稽王道子使元顯誘而斬之會工外翻誘音酉并其六子兄子恩逃入海愚民猶以泰為蟬蛻不死蟬解殼曰蛻神仙家有尸解之說言尸解者如蟬之蛻殼也蛻輸芮翻又吐外翻就海中資給恩恩乃聚合亡命得百餘人以謀復讎為後孫恩反張本西平王禿髮烏孤更稱武威王更工衡翻是歲楊盛遣使附魏魏以盛為仇池王使疏吏翻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一十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一十一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充集賢殿修撰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上柱國河內郡開國侯食邑一千八百戶食實封陸伯戶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

敕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晉紀三十三 起屠維大淵獻，盡上章困敦，凡二年。

安皇帝丙

隆安三年春正月辛酉，大赦。戊辰，燕昌黎尹留忠謀反，誅；事連尚書令東陽公根、尚書段成，皆坐死。遣中衛將軍衛雙就誅忠弟志於凡城，以衛將軍平原公元為司徒、尚書令。庚午，魏主珪北巡，分命大將軍常山王遵等三軍從東道出長川，長川在樂夷之西北，大漠之垂也。下所謂西道、中道，蓋絕漠分為三路。鎮北將軍高涼王樂真等七軍從西道出牛川，珪自將大軍從中道出駮髯水以襲高車。將，即亮翻。駮，北角翻。髯，而占翻。壬午，燕右將軍張真、城門校尉和翰坐謀反，誅。癸未，燕大赦，改元長樂。樂，音洛。燕主盛每十日一自決獄，不加拷掠，多得其情。拷，苦考翻。掠，音亮。史言慕容盛以聰察殺身。武威王烏孤徙治樂都，台，直之翻。樂，音洛。以其弟西平公利鹿孤鎮安夷，安夷縣，漢屬金城郡，晉分屬西平郡。廣武公傉檀鎮西平，西平治樂都，唐鄯州。西平之屋水聚也。傉，奴沃翻。叔父素渥鎮湟河，若留鎮澆河，從弟替引鎮嶺南，嶺南，即洪池嶺之南。洛回鎮廉川，從叔吐若留鎮浩亹。從，才用翻。浩亹，前漢屬金城郡，唐併入湟水縣。浩，音告。亹，音門。夷、夏俊傑，夏，戶雅翻。隨才授任，內居顯位，外典郡縣，咸得其宜。烏孤謂群臣曰：「隴右、河西，本數郡之地，漢時河西、隴右郡。遭亂，分裂至十餘國，呂氏、乞伏氏、段氏最強，今欲取之，三者何先？」楊統曰：「乞伏氏本吾之部落，終當服從，乞伏與禿髮皆鮮卑也。段氏書生，無能為患，且結好於我，攻之不義。好，呼到翻。呂光衰耄，嗣子紹沖闇，二子纂、弘雖有才而內相猜忌，若使浩亹、廉川乘虛迭出，彼必疲於奔命，不過二年，兵勞民困，則姑臧可圖也。姑臧，呂光所都。姑臧舉，則二寇不待攻而服矣。」烏孤曰：「善。」二月丁亥朔，魏軍大破高車三十餘部，獲七萬餘口，馬三十餘萬匹，牛羊百四十餘萬頭。衛王儀別將三萬騎絕漠千餘里，將，即亮翻。破其七部，獲二萬餘口，馬五萬餘匹，牛羊二萬餘頭。高車諸部大震。林邑王范達陷日南、九真，遂寇交趾，太守杜瑗擊破之。瑗，于眷翻。庚戌，魏征虜將軍庾岳破張超於勃海，斬之。張超見上卷上年。段業即涼王位，改元天璽。璽，斯氏翻。北方重璽。以沮渠蒙遜為尚書左丞，沮，子余翻。梁中庸為右丞。魏主珪大獵於牛川之南，以高車人為圍，周七

百餘里因驅其禽獸南抵平城使高車築鹿苑廣數十里鹿古號翻三月己未珪還平城甲子珪分尚書三十六曹及外署凡置三百六十曹令八部大夫主之八部大夫恐當作八部大人魏王珪天興元年置八部大人於皇城四方四維面置一人以擬八座謂之八大國各有屬官常侍待詔直左右出入王命吏部尚書崔宏通署三十六曹如令僕統事置五經博士增國子太學生員合三千人珪問博士李先曰天下何物最善可以益人神智對曰莫若書籍珪曰書籍凡有幾何如何可集對曰自書契以來世有滋益以至于今不可勝計苟人主所好何憂不集珪從之命郡縣大索書籍悉送平城索山客翻珪之崇文如此而魏之儒風及平涼州之後始振代北以右武為俗雖其君尚文未能回也嗚呼中京之後儒風覆□[illegible]夫人服至孝文還洛之時宋陵也用漢魏□[illegible]大夫音升好呼到翻紊昔

初秦王登之死也廣帥衆三千依南燕王德德以為冠軍將軍處之乞活堡帥讀曰率乞活堡晉惠帝時諸乞活所聚之處會熒惑守東井或言秦當復興復扶又翻廣乃自稱秦王擊南燕北地王鍾破之是時滑臺孤弱土無十城衆不過一萬鍾既敗附德者多去德而附廣德乃留魯陽王和守滑臺自帥衆討廣斬之帥讀曰率燕主寶之至黎陽也事見上卷上年魯陽王和長史李辯勸和納之和不從辯懼故潛引晉軍至管城事見上卷上年欲因德出戰而作亂既而德不出辯愈不自安及德討廣辯復勸和反復扶又翻下同和不從辯乃殺和以滑臺降魏降戶江翻魏行臺尚書和跋在鄴帥輕騎自鄴赴之騎奇寄翻既至辯悔之閉門拒守跋使尚書郎鄧暉說之說輸芮翻辯乃開門內跋內讀曰納悉收德宮人府庫德遣兵擊跋跋逆擊破之又破德桂陽王鎮鎮德兄子也俘獲千餘人陳潁之民多附於魏南燕右衛將軍慕容雲斬李辯帥將士家屬二萬餘口出滑臺赴德帥讀曰率德欲攻滑臺韓範曰嚮也魏為客吾為主人今也吾為客魏為主人人心危懼不可復戰復扶又翻不如先據一方自立基本乃圖進取韓範之言德若進攻滑臺必至喪敗固不待慕容鍾之辭也張華曰彭城楚之舊都項羽都彭城可攻而據之北地王鍾等皆勸德攻滑臺尚書潘聰曰滑臺四通八達之地滑臺當河津之要自三代以來河南自晉從清水入河秦從渭順河而下皆會於滑臺又其城旁無山陵可依東騎舟師皆可以韓故謂之四通八達之地北有魏南有晉西有秦居之未嘗一日安也彭城土曠人稀平夷無險且晉之舊鎮未易可取易以豉翻又密邇江淮夏秋多水乘舟而戰者吳之所長我之所短也青州沃野二千里精兵十餘萬左有負海之饒右有山河之固廣固城曹嶷所築嶷魚力翻

地形阻峻，足為帝王之都；三齊英傑，思得明主以立功於世久矣。辟閭渾昔為燕臣，（辟閭渾事見武帝太元十九年，為慕容農所破）遂臣於燕。今宜遣辯士馳說於前，大兵繼踵於後，若其不服，取之如拾芥耳。（兼弱攻昧，取亂侮亡，自三代之時，仲虺已有是言，夫子定書弗之刪也。後人祀古事，言王者之師以仁義行者，宋襄公可以為鑒矣。說，輸芮翻）既得其地，然後閉關養銳，伺隙而動，此乃陛下之關中、河內也。（言如高祖、光武之用關中、河內也。說，式芮翻；伺，相吏翻）德猶豫未決。沙門竺朗素善占候，（占，之贍翻；竺，姓）德使牙門蘇撫問之。朗曰：「敬覽三策，潘尚書之議，興邦之言也。且今歲之初，彗星起奎、婁，掃虛、危；彗者，除舊布新之象，奎、婁為魯，虛、危為齊。（晉天文志……）

（……青州……又徐州……）宜先取兗州，巡撫琅邪，至秋乃北徇齊地，此天道也。」撫又密問以年世，朗以周易筮之，曰：「燕衰庚戌，年則一紀，世則及子。」（其後燕亡於義熙六年，歲在庚戌。上章閹茂，庚戌也。上章，庚也；閹茂，戌也）撫還報德，德乃引師而南，兗州北鄙諸郡縣皆降之。（降，戶江翻。下同）德置守宰以撫之，禁軍士無得虜掠。百姓大悅，牛酒屬路。（屬，之欲翻）丙子，魏主珪遣建義將軍庾真、越騎校尉奚斤擊庫狄、宥連、侯莫陳三部，皆破之，（其後庫狄、侯莫陳二姓皆貴顯，而宥連之種微矣）追奔至大峨谷，置戍而還。（還，從宣翻，又如字）己卯，追尊帝所生母陳夫人為德皇太后。

夏，四月，鮮卑疊掘河內帥戶五千降于西秦，西秦王乾歸以河內為疊掘都統，以宗女妻之。（疊掘亦鮮卑之一種也；河內，其名也。妻，七細翻）

甲午，燕大赦。

會稽王道子有疾，（會，工外翻）且無日不醉，世子元顯知朝望去之，（朝，直遙翻。下同）乃諷朝廷解道子司徒、揚州刺史。乙未，以元顯為揚州刺史。道子醒而後知之，大怒，無如之何。元顯以廬江太守會稽張法順為謀主，（會，工外翻）多引樹親黨，朝貴皆畏事之。（為元顯敗張本）

燕散騎常侍餘超、左將軍高和等坐謀反，誅。（散，悉亶翻；騎，奇寄翻）

涼太子紹、太原公纂將兵伐北涼，（河西四郡，張掖在北，故號北涼）北涼王業求救於武威王烏孤，烏孤遣驃騎大將軍利鹿孤及楊軌救之。（驃，匹妙翻；騎，奇寄翻）業將戰，沮渠蒙遜諫曰：「楊軌恃鮮卑之強，有窺窬之志；（恃鮮卑者，恃禿髮也。沮，子余翻）紹、纂深入，置兵死地，不可敵也。今不戰則有泰山之安，戰則有累卵之危。」業從之，案兵不戰。紹、纂引兵歸。六月，烏孤以利鹿孤為涼州牧，鎮西平，召車騎大將軍傉檀入錄府國事。（傉，奴沃翻）

會稽世子元顯自以少年不欲頓居重任，（少，詩照翻）戊子，以琅邪王德文為司徒。

魏前河間太守盧溥帥其部曲數千家就食漁陽，遂據有數郡。秋，七月，己未，燕主盛遣使拜溥幽州刺史。（為下魏殺張袞、盧溥張本。帥，讀曰率。使，疏吏翻）

辛酉，燕主盛下詔曰：「法例

八議有罪得以金帛贖戰國時魏文侯師李悝嘗次諸國法著法經以為王者之政莫急盜賊盜賊須劾捕故著網捕二篇其輕狡越城博戲假借不廉淫侈踰制以為雜律一篇又以具律具其加減故所著六篇皆罪名之制也漢蕭何修益事律興廄戶三篇合為九篇魏陳群等采漢律制新律十八篇集罪例為刑名冠於律首盜律有劫略恐猲和賣買人科有持質皆非盜事故分為劫略律賊律有欺謾詐偽踰封矯制囚律有詐偽生死令丙有詐自復免事類眾多分為詐律賊律有賊伐樹木殺傷人畜產及諸亡印金布律有毀傷亡失縣官財物分為毀亡律囚律有告劾傳覆廄律有告反逮受科有登聞道辭分為告劾律囚律有繫囚鞫獄斷獄之法興律有上獄之事科有考事報讞宜別為篇分為繫訊斷獄律盜律有受所監受財枉法雜律有假借不廉令乙有呵人受錢科有使者驗賂其事相類分為請賕律盜律有勃辱強賊興律有擅興徭役具律有出賣呈科擅作修舍事故為興擅律興律有乏徭稽留賊律有儲峙不辦廄律有乏軍之興及舊典有奉詔不謹不承用詔書漢氏施行小愆之反

為漢別為之留律秦世舊有廄置乘傳副車食廚後漢但設騎置無車馬而律猶著其文則為虛設故除廄律取其可用合科者以為驛令告劾律上言變事令以驚事告急與興律烽燧及科令者以為驚事律盜律有還贓畀主金布律有罰贖入責以呈黃金為價科有平庸坐贓事以為償贓律律之初制無免坐之文張湯趙禹始作監臨部主見知故縱之例其見知而故不舉劾各與同罪不見不知者不坐科條免坐繁多宜總為免例以省科文故更定以為免坐律晉初賈充定法律漢九章增十一篇改舊律為刑名法例辨囚律為告劾繫訊斷獄分盜律為請賕詐偽水火毀亡因事類為衛宮違制撰周官為諸侯律合二十篇孔穎達曰古之贖罪皆用銅漢始改用黃金但少其斤兩令與金相敵漢及後魏贖罪皆用黃金後銖以今銖符合金一罰故絹一兩令律乃復依古贖銅此不足以懲惡而利於王府甚無謂也自今皆令立功以自贖勿復輸金帛復扶又翻

西秦丞相南川宣公出連乞都卒南川地名宣謚也

秦齊公崇鎮東將軍楊佛嵩寇洛陽河南太守隴西辛恭靖嬰城固守雍州刺史楊佺期遣使求救於魏常山王遵嵩息弓翻佺逡緣翻下同魏主珪以散騎侍郎西河張濟為遵從事中郎以報之佺期問於濟曰魏之伐中山戎士幾何濟曰四十餘萬事見一百八卷孝武太元二十一年佺期曰以魏之彊小羌不足滅也且晉之與魏本為一家謂猗盧助晉朝時也今既結好好呼到翻義無所隱此間兵弱糧寡洛陽之救恃魏而已若其保全必有厚報若其不守與其使羌得之不若使魏得之若楊佺期[illegible]豈[illegible]使之[illegible][illegible]封[illegible][illegible]濟還報八月珪遣太尉穆崇將六萬騎往救之

燕遼西太守李朗在郡十年威行境內遼西郡治令支恐燕主盛疑之累徵不赴以其家在龍城未敢顯叛陰召魏兵許以郡降魏降戶江翻下同遣使馳詣龍城廣張寇勢盛曰此必詐也召使者詰問詰去吉翻果無事實盛盡滅朗族丁酉遣輔國將軍李旱討之 初魏奮武將軍張袞以才謀為魏主珪所信重委以腹心珪問中州士人於袞袞薦盧溥及崔逞珪皆用之珪圍中山久未下軍食乏見一百九卷隆安元年問計於羣臣逞為御史中丞對曰桑椹可以佐糧飛鴞食椹而改音詩人所稱也珪雖用其言聽民以椹當租然以逞為侮慢心銜

之（詩翩彼飛鴞集于泮林食我桑椹懷我好音註云鴞惡聲之鳥也鴞恒惡鳴今食桑椹故改其鳴歸就我以善音珪本北人而入中原故衞逞以爲侮慢）秦人寇襄陽雍州刺史郗恢以書求救於魏常山王遵曰賢兄虎步中原珪以恢無君臣之禮命衮及逞爲復書必貶其主衮逞謂帝爲貴主珪怒曰命汝貶之而謂之貴主何如賢兄也逞之降魏也（見一百九卷隆安元年）以天下方亂恐無復遺種（種章勇翻）使其妻張氏與四子留冀州逞獨與幼子賾詣平城（賾士革翻）所留妻子遂奔南燕珪并以是責逞賜逞死盧溥受燕爵命侵掠魏郡縣殺魏幽州刺史封沓干珪謂衮所舉皆非其人黜衮爲尚書令史衮乃闔門不通人事惟手校經籍歲餘而終燕主寶之敗也中書令民部尚書封懿降於魏珪以懿爲給事黃門侍郎都坐大官（魏官有三都大官都坐大官外都大官內都大官坐徂臥翻）珪問懿以燕氏舊事懿應對疏慢亦坐廢於家（珪蓋自疑以爲玄兎之士慢之也）武威王禿髮烏孤醉走馬傷脅而卒遺令立長君（長知兩翻）國人立其弟利鹿孤諡烏孤曰武王廟號烈祖利鹿孤大赦徙治西平　南燕王德遣使說幽州刺史辟閭渾欲下之（晉氏南渡僑立幽冀青并四州於江北秦置幽州刺史因名于三河其證也孝武太元之季復取齊地徙幽冀二州於齊其後領齊者率領青冀二州刺史渾領幽州刺史蓋自北方南來純爲晉臣使領幽州而鎮廣固也說輸芮翻）渾不從德

遣北地王鍾帥步騎一萬擊之（帥讀曰率）德進據琅邪徐兗之民歸附者十餘萬德自琅邪引兵而北以南海王法爲兗州刺史鎮梁父（父音甫）進攻莒城守將任安委城走德以潘聰爲徐州刺史鎮莒城（莒縣前漢屬城陽國後漢屬琅邪國晉分屬東莞郡任音壬）蘭汗之亂燕吏部尚書封孚南奔辟閭渾渾表爲勃海太守及德至孚出降（降戶江翻下同）德大喜曰孤得青州不爲喜喜得卿耳遂委以機密北地王鍾傳檄青州諸郡諭以禍福辟閭渾徙八千餘家入守廣固遣司馬崔誕戍薄荀固平原太守張豁戍柳泉（昔有薄荀人姓名遇亂聚衆保固此地因以爲名濟人謂保聚之地爲堌漢書地理志北海郡有柳泉侯國後漢晉省）誕豁承檄皆降於德渾懼攜妻子奔魏德遣射聲校尉劉綱追之及於莒城斬之渾子道秀自詣德請與父俱死德曰父雖不忠（以辟閭渾背燕爲不忠）而子能孝特赦之渾參軍張瑛爲渾作檄（瑛音英爲于僞翻）辭多不遜德執而讓之瑛神色自若徐曰渾之有臣猶韓信之有蒯通通遇漢祖而生（事見十二卷高祖十一年）臣遭陛下而死比之古人竊爲不幸耳德殺之遂定都廣固　燕李旱行至建安燕主盛急召之羣臣莫測其故九月辛未復遣之李朗聞其家被誅（被皮義翻）擁二千餘戶以自固及聞旱還謂有內變不復設備（復扶又翻）

留其子贇守令支（應劭曰令音鈴師古曰音郎定翻孟康曰支音祇裴松之其兒翻）自迎魏師於北平（前漢北平郡治平剛後漢治土垠晉治徐無後魏治盧龍）壬子單襲令支克之遣廣威將軍孟廣平追及朗於無終斬之（無終春秋無終子之國自漢以來為縣屬右北平劉昫曰唐薊州玉田縣漢無終縣地）秦主興以災異屢見（見賢遍翻）降號稱王下詔令羣公卿士將牧守宰各降一等（將即亮翻守式又翻下同）大赦改元弘始存問孤貧舉拔賢俊簡省法令清察獄訟守令之有政迹者賞之貪殘者誅之遠近肅然 冬十月甲午燕中衛將軍衛雙有罪賜死李旱還聞雙死懼棄軍而亡至板陘（陘音刑）復還歸罪（復扶又翻）燕主盛復其爵位謂侍中孫勍曰旱為將而棄軍罪在不赦（勍渠京翻將即亮翻）然昔先帝蒙塵骨肉離心公卿失節惟旱以宦者忠勤不懈始終如一（事見上卷二年）故吾念其功而赦之耳

辛恭靖固守百餘日魏救未至秦兵拔洛陽獲恭靖恭靖見秦王興不拜曰吾不為羌賊臣興囚之恭靖逃歸自淮漢以北諸城多請降送任於秦（降戶江翻）魏主珪以穆崇為豫州刺史鎮野王（秦既克洛陽魏置鎮於野王以備其度河寇鈔）

會稽世子元顯性苛刻（會工外翻）生殺任意發東土諸郡免奴為客者（奴戶者有罪沒為官奴公卿以下至於品官及宗室國賓先賞之後及士人子孫占蔭以為客戶是謂免奴為客）號曰樂屬（樂音洛）移置京師以兵役東土囂然苦之孫恩因民心騷動自海島帥其黨殺上虞令（上虞縣自漢以來屬會稽郡在北距郡城百餘里帥讀曰率）遂攻會稽會稽內史王凝之羲之之子也世奉天師道（天師道張道陵之所傳也會工外翻）不出兵亦不設備日於道室稽顙跪呪（道室奉道之室也稽音啓）官屬請出兵討恩凝之曰我已請大道借鬼兵守諸津要各數萬賊不足憂也及恩漸近乃聽出兵恩已至郡下甲寅恩陷會稽凝之出走恩執而殺之幷其諸子凝之妻謝道韞弈之女也聞寇至舉措自若命婢肩輿抽刀出門手殺數人乃被執（被皮義翻）吳國內史桓謙臨海太守新秦王崇（晉書作新蔡秦王崇汝南王祐之曾孫自其祖父以來嗣蔡國封秦當作蔡）義興太守魏隱皆棄郡走於是會稽謝鍼吳郡陸瓌吳興丘尪（鍼其廉翻瓌姑回翻尪烏光翻）義興許允之臨海周胄永嘉張永等及東陽新安凡八郡人一時起兵殺長吏以應恩旬日之中衆數十萬吳興太守謝邈永嘉太守司馬逸嘉興公顧胤南康公謝明慧黃門郎謝沖張琨中書郎孔道等皆為恩黨所殺邈沖皆安之弟子也時三吳承平日久民不習戰故郡縣兵皆望風奔潰恩據會稽自稱征東將軍逼人士為官屬號其黨曰長生人民有不與之同者戮及嬰孩死者什七八醢諸縣令以食

其妻子食祥吏翻不肯食者輒支解之支解者謂支節解剝若解牛然
所過掠財物燒邑屋焚倉廩刊木堙井孔安國曰刊槎其木也堙
塞也相帥聚於會稽帥讀曰率下同婦人有嬰兒不能去者投
於水中曰賀汝先登仙堂我當尋後就汝恩表會稽
王道子及世子元顯之罪請誅之自帝即位以來內
外乖異石頭以南皆為荊江所據以西皆豫州所專江水自荊江二州界入揚州界皆東北流歷陽在江西建康在江東孫權築石頭城蓋據江津之要衝也
京口及江北皆劉牢之及廣陵相高雅之所制朝政
所行惟三吳而已朝直遙翻及孫恩作亂八郡皆為恩有
八郡會稽臨海永嘉東陽新安吳吳興義興也畿內諸縣盜賊處處蜂起恩
黨亦有潛伏在建康者人情危懼常慮竊發於是內
外戒嚴加道子黃鉞元顯領中軍將軍命徐州刺史
謝琰兼督吳興義興軍事以討恩劉牢之亦發兵討
恩拜表輒行牢之鎮京口　西秦以金城太守辛靜為右
丞相　十二月甲午燕燕郡太守高湖帥戶三千降
魏湖泰之子也為後高歡篡魏張本降戶江翻　丙午燕主盛封弟
淵為章武公虔為博陵公子定為遼西公　丁未燕
太后段氏卒諡曰惠德皇后　謝琰擊斬許允之迎
魏隱還郡進擊丘尪破之與劉牢之轉鬬而前所向
輒克琰留屯烏程烏程縣前漢屬會稽郡後漢屬吳郡魏晉以來屬吳興郡遣司

馬高素助牢之進臨浙江詔之引翻詔以牢之都督吳郡
諸軍事　初彭城劉裕生而母死父翹僑居京口家貧
將棄之同郡劉懷敬之母裕之從母也生懷敬未朞
走往救之斷懷敬乳而乳之從才用翻斷丁管翻上乳如字下乳人諭翻
及長勇健有大志僅識文字以賣履為業好樗蒲為
鄉閭所賤長知兩翻好呼到翻劉牢之擊孫恩引裕參軍事晉諸
之制參軍不署曹者無定員使將數十人覘賊遇賊數千人即迎
擊之從者皆死覘丑廉翻從才用翻裕墜岸下賊臨岸欲下裕
奮長刀仰斫殺數人乃得登岸仍大呼逐之呼火故翻賊
皆走裕所殺傷甚眾劉敬宣怪裕久不返引兵尋之
見裕獨驅數千人咸共歎息因進擊賊大破之斬獲
千餘人劉裕事始此　初恩聞八郡響應謂其屬曰天下無
復事矣復扶又翻下同當與諸君朝服至建康言欲踐阼也朝直遙翻
既而聞牢之臨江曰我割浙江以東不失作句踐欲如
越王句踐保有會稽也句音鉤　戊申牢之引兵濟江恩聞之曰孤不
羞走江表傳周瑜之破魏軍也曹公曰孤不羞走故恩引以為言遂驅男女二十
餘萬口東走多棄寶物子女於道官軍競取之恩由
是得脫復逃入海島復扶又翻下同高素破恩黨於山陰山陰
縣屬會稽郡郡城以北皆縣界斬恩所署吳郡太守陸瓌瓌工回翻吳興
太守丘尪餘姚令吳興沈穆夫餘姚縣屬會稽郡在郡城東二百餘里

東土遭亂企望官軍之至企去智翻既而牢之等縱軍士暴掠士民失望郡縣城中無復人跡月餘乃稍有還者朝廷憂恩復至以謝琰為會稽太守都督五郡軍事帥徐州文武戍海浦五郡會稽臨海東陽永嘉新安也今自龕山西東至臨風石堰鳴鶴松浦豐浦定海皆海浦也帥讀曰率以元顯錄尚書事時人謂道子為東錄元顯為西錄西府車騎填湊東第門可張羅矣元顯無良師友所親信者率皆佞諛之人或以為一時英傑或以為風流名士由是元顯日益驕侈諷禮官立議以己德隆望重既錄百揆百揆皆應盡敬舜納于百揆禹宅百揆周官曰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內有百揆四岳外有州牧侯伯皆以百揆為官名孔安國曰揆度也舜舉八凱使揆度百事是言以百揆名官之義也晉人多以百揆為百官於是公卿以下見元顯皆拜時軍旅數起國用虛竭自司徒以下日廩七升而元顯聚斂不已富踰帝室為元顯亡國敗家張本斂力贍翻殷仲堪恐桓玄跋扈乃與楊佺期結昏為援佺期屢欲攻玄仲堪每抑止之玄恐終為殷楊所滅乃告執政求廣其所統執政亦欲交構使之乖離乃加玄都督荊州四郡軍事執政謂元顯荊州四郡謂長沙衡陽湘東零陵也又以玄兄偉代佺期兄廣為南蠻校尉佺期忿懼楊廣欲拒桓偉仲堪不聽出廣為宜都建平二郡太守楊孜敬先為江夏相夏戶雅翻相息亮翻玄以兵襲

而劫之以為諮議參軍佺期勒兵建牙聲云援洛欲與仲堪共襲玄仲堪雖外結佺期而內疑其心苦止之猶慮弗能禁遣從弟遹屯于北境遹以律翻雍州治襄陽在江陵之北以遏佺期佺期既不能獨舉又不測仲堪本意乃解兵仲堪多疑少決少詩沼翻諮議參軍羅企生謂其弟遵生曰殷侯仁而無斷必及於難企去智翻難乃旦翻吾蒙知遇義不可去必將死之是歲荊州大水平地三丈仲堪竭倉廩以賑饑民賑之忍翻桓玄欲乘其虛而伐之乃發兵西上上時掌翻亦聲言救洛與仲堪書曰佺期受國恩而棄山陵宜共罪之晉復洛陽以為雍州鎮內故玄以棄山陵罪之翻今當入沔討除佺期沔彌兗翻已頓兵江口若見與無貳與并也從也黨也心持兩端為貳可收楊廣殺之如其不爾便當帥兵入江入江謂欲攻江陵帥讀曰率下同時巴陵有積穀玄先遣兵襲取之梁州刺史郭銓當之官路經夏口夏戶雅翻玄詐稱朝廷遣銓為己前鋒乃授以江夏之眾使督諸軍並進密報兄偉令為內應偉遑遽不知所為遑急也遽亦急也自齎疏示仲堪仲堪執偉為質質音致令與玄書辭甚苦至玄曰仲堪為人無決常懷成敗之計為兒子作慮為于偽翻我兄必無憂也仲堪遣殷遹帥水軍七千至西江口水經江水東至長沙下雋縣北澧水從南來注之江水又東左得二夏浦俗謂云

(俗謂西江口)玄使郭銓苻宏擊之(孝武太元十年苻宏來奔處之江州桓玄以為將)遹等敗走玄頓巴陵食其穀仲堪遣楊廣及弟子道護等拒之皆為玄所敗(敗補邁翻)江陵震駭城中乏食以胡麻廩軍士(胡麻今之芝麻粒小於粟而黑可以為糧九蒸九暴以為飯食之食人不飢廩當作稟給也)玄乘勝至零口(零口即零水入江之口)去江陵二十里仲堪急召楊佺期以自救佺期曰江陵無食何以待敵可來見就共守襄陽仲堪志在全軍保境不欲棄州逆走乃紿之曰(紿蕩亥翻)比來收集已有儲矣(比毗至翻近也)佺期信之帥步騎八千精甲耀日至江陵仲堪唯以飯餉其軍佺期大怒曰今茲敗矣不見仲堪與

其兄廣共擊玄玄畏其銳退軍馬頭(江陵城南有江津戍戍南對馬頭岸)明日佺期引兵急擊郭銓幾獲之(幾居依翻)會玄兵至佺期大敗單騎奔襄陽仲堪出奔酇城(酇音贊酇縣即蕭何所封之邑漢屬南陽郡晉分屬順陽郡酇音贊)玄遣將軍馮該追佺期及廣皆獲而殺之傳首建康佺期弟思平從弟尚保孜敬逃入蠻中(從才用翻)仲堪聞佺期死將數百人將奔長安至冠軍城(冠軍縣即霍去病所封之邑屬南陽郡其地在唐鄧州臨湍縣界冠古玩翻)該追獲之還至柞溪(水經注柞溪水出江陵縣北蓋諸池散流咸所會合積以成川東流逕[illegible]路水上有大橋仲堪壘毀也又東船官湖柞子各翻又在各翻)逼令自殺并殺殷道護仲堪奉天師道禱請鬼神不吝財賄而嗇於周急

好為小惠以悅人(好呼到翻)病者自為診脈分藥(診止忍翻)(以候病為診為于偽翻)用計倚伏煩密而短於鑒略故至於敗仲堪之走也文武無送者惟羅企生從之路經家門弟遵生曰作如此分離何可不一執手企生旋馬授手遵生有力因牽下之曰家有老母去將何之企生揮淚曰今日之事我必死之汝等奉養(去羌呂翻養羊尚翻下同)不失子道一門之中有忠與孝亦復何恨(復扶又翻)遵生抱之愈急仲堪於路待之見企生無脫理策馬而去及玄至荊州人士無不詣玄者企生獨不往而營理仲堪家事或曰如此禍以至矣企生曰殷侯遇我以

國士為弟所制不得隨之共殄醜逆復何面目就桓求生乎(復扶又翻下同)玄聞之怒然待企生素厚先遣人謂曰若謝我當釋汝企生曰吾為殷荊州吏荊州敗不能救尚何謝為玄乃收之遣人問企生欲何言企生曰文帝殺嵇康嵇紹為晉忠臣(殺嵇康事見七十八卷元帝景元三年嵇紹死事見八十五卷惠帝永興元年)從公乞一弟以養老母玄乃殺企生而赦其弟

涼王光疾甚立太子紹為天王自號太上皇帝以太原公纂為太尉常山公弘為司徒謂紹曰今國家多難三鄰伺隙(三鄰謂秃髮乞伏段業也難乃旦翻)吾沒之後使纂統六軍弘管朝政(朝直遙翻)汝恭己無為

委重二兄庶幾可濟幾居依翻若內相猜忌則蕭墻之變旦夕至矣又謂纂弘曰永業才非撥亂呂紹字永業直以立嫡有常猥居元首君為元首今外有彊寇人心未寧汝兄弟緝睦則祚流萬世胙當作祚若內自相圖則禍不旋踵矣纂弘泣曰不敢又執纂手戒之曰汝性麤暴深為吾憂善輔永業勿聽讒言是日光卒年六十三紹秘不發喪纂排閤入哭盡哀而出紹懼以位讓之曰兄功高年長長知兩翻宜承大統纂曰陛下國之冢嫡臣敢奸之奸音干紹固讓纂不許驃騎將軍呂超謂紹曰纂為將積年驃匹妙翻騎奇寄翻將即亮翻威震內外臨喪不哀步高視遠必有異志宜早除之紹曰先帝言猶在耳奈何棄之吾以弱年負荷大任荷下可翻方賴二兄以寧家國縱其圖我我視死如歸終不忍有此意也卿勿復言復扶又翻下同纂見紹於湛露堂超執刀侍側目纂請收之紹弗許為超終殺纂張本超光弟寶之子也弘密遣尚書姜紀謂纂曰主上闇弱未堪多難難乃旦翻兄威恩素著宜為社稷計不可徇小節也纂於是夜帥壯士數百踰北城攻廣夏門弘帥東苑之衆斧洪範門王隱晉書曰涼州城東西三里南北七里本匈奴所築及張氏之世又增築四城箱各千步東城命曰講武場北城命曰玄武圃皆植園果有宮殿廣夏門洪範門皆中城門也帥讀曰率夏戶雅翻左衛將軍齊從守融明觀觀古玩翻逆問之曰誰也衆曰太原公從曰國有大故主上新立太原公行不由道夜入禁城將為亂邪因抽劍直前斫纂中額中竹仲翻纂左右禽之纂曰義士也勿殺紹遣虎賁中郎將呂開帥禁兵拒戰於端門呂超帥卒二千赴之衆素憚纂皆不戰而潰纂入自青角門升謙光殿青角門蓋涼州中城之東門也謙光殿張駿所起以專制河右而[illegible]以名殿紹登紫閣自殺呂超奔廣武纂憚弘兵彊以位讓弘弘曰弘以紹弟也而承大統衆心不順是以違先帝遺命而廢之慙負黃泉杜預曰地中之泉故曰黃泉今復踰兄而立豈弘之本志乎纂乃使弘出告衆曰先帝臨終受詔如此群臣皆曰苟社稷有主誰敢違者纂遂即天王位纂字永緒光之庶長子也大赦改元咸寧諡光曰懿武皇帝廟號太祖諡紹曰隱王以弘為大都督督中外諸軍事大司馬車騎大將軍司隸校尉錄尚書事改封番禾郡公番音盤纂謂齊從曰卿前斫我一何甚也從泣曰隱王先帝所立陛下雖應天順人而微心未達唯恐陛下不死何謂甚也纂賞其忠善遇之纂叔父征東將軍方鎮廣武纂遣使謂方曰使疏吏翻超實忠臣義勇可嘉但不識國家大體權變之宜方賴其用以濟世難難乃旦翻可以此意諭之超上疏陳

謝纂復其爵位纂先趙孜纂復本 是歲燕主盛以河間公熙
為都督中外諸軍事尚書左僕射領中領軍 劉衛
辰子文陳降魏降户江翻 魏主珪妻以宗女妻七細翻 拜上將
軍賜姓宿氏魏内入諸姓有宿六斤氏後改為宿氏蓋使文陳與之合族焉
四年春正月壬子朔燕主盛大赦自貶號為庶人天
王 魏材官將軍和跋漢置材官將士以出征還則省罷魏以材官領郡國材官後置材官將軍主工匠土木之事則漢右校令之任也 襲盧溥於遼西戊午克
之溥叛見上年 禽溥及其子煥送平城車裂之燕主盛遣
廣威將軍孟廣平救溥不及斬魏遼西守宰而還
乙亥大赦 西秦王乾歸遷都苑川乞伏氏本居苑川乾歸遷于金城今復還苑川
禿髮利鹿孤大赦改元建和 高句麗王
安事燕禮慢句如字又音駒麗力知翻 二月丙申燕王盛自將兵
三萬襲之將即亮翻 以驃騎大將軍熙為前鋒拔新城南
蘇二城開境七百餘里徙五千餘戶而還還從宣翻又如字
熙勇冠諸將盛曰叔父雄果有世祖之風慕容垂號世祖冠古玩翻
冠古玩翻下同 但弘略不如耳 初魏主珪納劉頭眷之女
寵冠後庭生子嗣及克中山克中山見一百九卷隆安元年 獲燕主
寶之幼女將立皇后用其國故事鑄金人以卜之劉
氏所鑄不成慕容氏成三月戊午立慕容氏為皇后
北史曰魏故事將立皇后必令手鑄金人以成者為吉不則不得立也 桓玄既克荊
雍雍於用翻 表求領荊江二州詔以玄為都督荊司雍秦
梁益寧七州諸軍事荊州刺史以中護軍桓脩為江
州刺史玄上疏固求江州於是進玄督八州及揚豫
八郡諸軍事復領江州刺史復扶又翻 玄輒以兄偉為雍
州刺史朝廷不能違又以從子振為淮南太守玄既督八州及揚豫八郡則西據嶧東盡壽陽蓋皆其統內矣淮南郡本治壽春成帝時以蘇峻為亂胡寇又至民南渡江者轉多乃於江南僑立淮南郡於姑孰之于湖為淮南境玄遣振守之是過建康之上流也從才用翻
涼王纂以大司馬弘功高地逼忌之
弘亦自疑遂以東苑之兵作亂攻纂纂遣其將焦辨
擊之將即亮翻 弘衆潰出走纂縱兵大掠悉以東苑婦女
賞軍弘之妻子亦在中纂笑謂羣臣曰今日之戰何
如侍中房晷對曰天禍涼室憂患仍臻先帝始崩隱
王廢黜山陵甫訖大司馬稱兵京師流血昆弟接刃
雖弘自取夷滅亦由陛下無常棣之恩左傳富辰曰召穆公思周德之不類故糾合宗族於成周而作詩曰常棣之華鄂不韡韡凡今之人莫如兄弟其四章曰兄弟鬩于牆外禦其侮如是則兄弟雖有小忿不廢懿親 當省己責躬以謝百姓省悉景翻
乃更縱兵大掠囚辱士女纂自弘起百姓何罪且弘
妻陛下之弟婦弘女陛下之姪也奈何使無賴小人
辱為婢妾天地神明豈忍見此遂歔欷流涕歔音虛欷許旣翻
纂改容謝之召弘妻子寘於東宮厚撫之弘將姪又音秩

奔禿髮利鹿孤道過廣武詣呂方方見之大哭曰天下甚寬汝何為至此乃執弘送獄纂遣力士康龍就拉殺之（拉，盧合翻）纂立妃楊氏為后以后父桓為尚書左僕射涼都尹（涼都，姑臧。改武威太守為涼都尹）

辛卯燕襄平令段登等謀反誅

涼王纂將伐武威王利鹿孤中書令楊穎諫曰利鹿孤上下用命國未有釁不可伐也不從利鹿孤使其弟傉檀拒之（傉，奴沃翻）夏四月傉檀敗涼兵於三堆（三堆在姑臧南。堆，都回翻）斬首二千餘級

初隴西李暠好文學有令名（暠，古老翻；好，呼到翻）嘗與郭黁及同母弟敦煌宋繇同宿（黁，奴昆翻；敦，徒門翻）黁起謂繇曰君當位極人臣李君終當有國家有騧馬生白額駒（騧馬，黃馬也。騧音瓜。晉書作騧）此其時也及孟敏為沙州刺史以暠為效穀令（效穀縣，自漢以來屬敦煌郡。師古曰：本魚澤障也。桑欽說：孝武元封六年，濟南崔不意為魚澤尉，教力田以勤效得穀，因立為縣名。後周併入敦煌）宋繇事北涼王業為中散常侍（以中散大夫常侍左右也。散，悉亶翻）孟敏卒敦煌護軍馮翊郭謙沙州治中敦煌索仙等（索，昔各翻）以暠溫毅有惠政推為敦煌太守（敦，徒門翻）暠初難之會宋繇自張掖告歸謂暠曰段王無遠略終必無成兄忘郭黁之言邪白額駒今已生矣暠乃從之遣使請命於業（使，疏吏翻）業因以暠為敦煌太守右衛將軍敦煌索嗣言於業曰李暠不可使處敦煌（索，昔各翻；處，昌呂翻）業乃以嗣代暠為敦煌太守使帥五百騎之官（帥，讀曰率）嗣未至二十里移暠迎己（言嗣未至二十里，移書於暠，使迎己也）暠驚疑將出迎之效穀令張邈及宋繇止之曰段王闇弱正是英豪有為之日將軍據一國成資奈何拱手授人嗣自恃本郡謂人情附己不意將軍猝能拒之可一戰擒也暠從之先遣繇見嗣啗以甘言（啗，徒濫翻，又徒覽翻）繇還謂暠曰嗣志驕兵弱易取也（易，以豉翻）暠乃遣邈繇與其二子歆讓逆擊嗣嗣敗走還張掖暠素與嗣善尤恨之表業請誅嗣沮渠男成亦惡嗣勸業除之業乃殺嗣（段業殺嗣，失張掖之援，以自翦其羽翼，以至亡於沮渠蒙遜之手。惡，烏路翻）之遣使謝暠進暠都督涼興以西諸軍事鎮西將軍（段業分敦煌之涼興、烏澤，晉昌之宜禾，酒泉之沙頭，合為涼興郡。至宇文氏，併涼興、冥安、晉昌之廣至、宜安為瓜州之常樂郡，其地也）

吐谷渾視羆卒世子樹洛干方九歲弟烏紇堤立妻樹洛干之母念氏生慕璝慕延（璝，古回翻）烏紇堤懦弱荒淫不能治國（治，直之翻）念氏專制國事有膽智國人畏服之

燕前將軍段璣太后段氏之兄子也為段登辭所連五月壬子逃奔遼西（為後段璣等殺盛張本。盛殺蘭汗，亦終不免於身，殺人而人亦殺之，已甚則亂也）

丙寅衛將軍東亭獻侯王珣卒

己巳魏主珪東如涿鹿西如馬邑觀灅源（灅，力水翻）

戊寅燕段璣復還

歸罪（復扶又翻）燕王盛赦之賜號思悔侯使尚公主直殿內 謝琰以資望鎮會稽（資謂門地望謂才望會工外翻）不能綏懷又不為武備諸將咸諫曰賊近在海浦伺人形便宜開其自新之路琰不從曰苻堅之眾百萬尚送死淮南（琰與謝玄同破苻堅淝水）況孫恩小賊敗死入海何能復出（復扶又翻下同）若其果出是天以殺之也既而恩寇浹口（浹口今在明州定海縣正對海山外浹即此杜佑曰浹口在明州鄮縣東北七十里）入餘姚破上虞進及邢浦（晉書同邢浦去山陰北三十五里）琰遣參軍劉宣之擊破之恩退走少日復寇邢浦（少詩沼翻復扶又翻下同）官軍失利恩乘勝徑進己卯至會稽（會工外翻）琰尚未食曰要當先滅此賊而後食因跨馬出戰（跨苦化翻）兵敗為帳下都督張猛所殺吳興太守庾桓恐郡民復應恩殺男女數千人恩轉寇臨海朝廷大震遣冠軍將軍桓不才（冠古玩翻）輔國將軍孫無終寧朔將軍高雅之拒之 秦征西大將軍隴西公碩德將兵五千伐西秦（五千恐少當考）入自南安峽（南安峽在秦州隴城縣界將即亮翻）西秦王乾歸帥諸將拒之（帥讀曰率）軍于隴西 楊軌田玄明謀殺武威王利鹿孤利鹿孤殺之（隆安二年楊軌降利鹿孤） 六月庚辰朔日有食之 以琅邪王師何澄為尚書左僕射（晉諸王置師友文學各一人初避景帝諱改師為傅後以祧廟不諱復為師）澄準之子也（何準見一百卷穆帝升平元年）

甲子燕大赦 涼王纂將襲北涼姜紀諫曰盛夏農事方殷且宜息兵今遠出嶺西（自姑臧西北出張掖其間有大嶺度嶺西張掖郡當其要）禿髮氏乘虛襲京師將若之何不從進圍張掖西掠建康禿髮傉檀之將萬騎襲姑臧纂弟隴西公緯憑北城以自固傉檀置酒朱明門上鳴鐘鼓饗將士曜兵於青陽門（朱明門姑臧城南門也青陽門東門也傉奴沃翻）掠八千餘戶而去纂聞之引兵還 秋七月壬子太皇太后李氏崩 丁卯大赦 西秦王乾歸使武衛將軍慕兀等屯守秦軍樵采路絕秦王興潛引兵救之乾歸聞之使慕兀帥中軍二萬屯柏楊（水經注柏陽水出陽谷北重亭東又東有伯陽城南謂之伯陽川蓋李耳西入往還所由故川谷往往稱其名後又北為柏楊五代志天水郡秦嶺縣後魏置伯陽縣隋開皇中更名秦嶺唐併秦嶺入清水縣帥讀曰率下同）鎮軍將軍羅敦帥外軍四萬屯侯辰谷乾歸自將輕騎數千前候秦兵（將即亮翻騎奇寄翻下同）會大風昏霧與中軍相失為追騎所逼入於外軍旦與秦戰大敗走歸苑川其部眾三萬六千皆降於秦興進軍枹罕（枹音膚罕戶旱翻）乾歸奔金城謂諸豪帥曰（帥所類翻）吾不才叨竊名號已踰一紀（孝武太元十三年乾歸嗣國至是十三年）今敗散如此無以待敵欲西保允吾（允吾縣漢屬金城郡晉志省劉昫曰唐鄯州龍支縣漢允吾縣允音鉛吾音牙）若舉國而去必不得免卿等留此各以其眾降

秦以全宗族，勿吾隨也。」曰：「死生願從陛下。」乾歸曰：「吾今將寄食於人，若天未亡我，庶幾異日克復舊業，幾居希翻。復與卿等相見。今相隨而死，無益也。」乃大哭而別。乾歸獨引數百騎奔允吾，乞降於武威王利鹿孤。利鹿孤遣廣武公傉檀迎之，館於晉興，張軌分西平界置晉興郡。闞駰曰：允吾縣西四十里有小晉興城。傉，奴沃翻。待以上賓之禮。鎮北將軍禿髮俱延言於利鹿孤曰：「乾歸本吾之屬國，因亂自尊，今勢窮歸命，非其誠款，若逃歸姚氏，必為國患，不如徙置乙弗之間，乙弗，鮮卑種也。北史：吐谷渾北有乙弗勿敵國，國有屈海，海周回千餘里，風俗與吐谷渾同。又曰：乙弗出為吐谷渾渠帥，居青海，號青海王。使不得去。」利鹿孤曰：「彼窮來歸我，而逆疑其心，何以勸來者！」俱延，利鹿孤之弟也。秦兵既退，南羌梁戈等密招乾歸，乾歸將應之。其臣屋引阿洛以告晉興太守陰暢，暢馳白利鹿孤。利鹿孤遣其弟吐雷帥騎三千屯捫天嶺。捫天嶺在允吾東南。乾歸懼為利鹿孤所殺，謂其太子熾磐曰：熾，昌志翻。「吾父子居此，必不為利鹿孤所容。今姚氏方強，吾將歸之，若盡室俱行，必為追騎所及。吾以汝兄弟及汝母為質，質，音致。彼必不疑。吾在長安，彼終不敢害汝也。」乃送熾磐等於西平。八月，乾歸南奔枹罕，遂降於秦。

丁亥，尚書右僕射王雅卒。

九月，癸丑，地震。

涼呂方降秦，廣武民三千餘戶奔武威王利鹿孤。呂方鎮廣武，其民與主俱降於秦，乃奔禿髮氏。

冬，十一月，高雅之與孫恩戰於餘姚，雅之敗，走山陰，死者什七八。詔以劉牢之都督會稽等五郡，帥眾擊恩。會，工外翻。帥，讀曰率。恩走入海。牢之東屯上虞，使劉裕戍句章。句章縣自漢以來屬會稽郡，今鄞縣東[illegible]安海口間其地也。吳國內史袁崧築滬瀆壘以備恩。崧，喬之孫也。[illegible]

會稽世子元顯求領徐州，詔以元顯為開府儀同三司、都督揚・豫・徐・兗・青・幽・冀・并・荊・江・司・雍・梁・益・交・廣十六州諸軍事、領徐州刺史，雍，於用翻。封其子彥璋為東海王。

乞伏乾歸至長安，秦王興以為都督河南諸軍事、河州刺史、歸義侯。此河州，河南之地。久之，乞伏熾磐欲逃詣乾歸，武威王利鹿孤追獲之。利鹿孤將殺熾磐，廣武公傉檀曰：「子而歸父，無足深責，宜宥之以示大度。」利鹿孤從之。禿髮傉檀勸其兄宥熾磐，卒死於熾磐之手，養虎自遺患也。

秦王興遣晉將劉嵩等二百餘人來歸。嵩等蓋因洛陽陷沒於秦者。

北涼晉昌太守唐瑤叛，移檄六

郡六郡蓋敦煌酒泉晉昌涼興建康祁連也李暠爲冠軍大將軍沙州刺史涼公領敦煌太守暠古老翻暠赦其境內改元庚子北涼之地至此又分爲西涼以瑤爲征東將軍郭謙爲軍諮祭酒索仙爲左長史張邈爲右長史尹建興爲左司馬張體順爲右司馬從事中郎宋繇東伐涼興并擊玉門已西諸城皆下之酒泉太守王德亦叛北涼自稱河州刺史北涼王業使沮渠蒙遜討之德焚城將部曲奔唐瑤蒙遜追至沙頭大破之沙頭本屬酒泉郡惠帝分爲晉昌郡沮子余翻將息亮翻虜其妻子部落而還還從宣翻字

十二月戊寅有星孛于天津天文志天津九星橫河中一曰天漢一曰天江主四瀆津梁所以度神通四方也孛蒲內翻以會稽世子元顯以星變解錄尚書事會工外翻復加尚書令復扶又翻吏部尚書車胤以元顯驕恣車尺遮翻白會稽王道子請禁抑之元顯聞而未察以問道子曰車武子屏人言及何事車胤字武子屏必郢翻道子弗答固問之道子怒曰爾欲幽我不令我與朝士語邪朝直遙翻邪音耶元顯出謂其徒曰車胤間我父子間古莧翻密遣人責之胤懼自殺

壬辰燕主盛立燕臺統諸部雜夷以統二道以統新舊仍立單于臺仍立之

魏太史屢奏天文乖亂魏主珪自覽占書多云改王易政乃下詔風勵羣下以帝王繼統皆有天命不可妄干風讀曰諷又數變易官名欲以厭塞之厭於葉翻塞悉則翻數所角翻儀曹郎董謐獻服餌僊經珪置仙人博士立仙坊煮鍊百藥封西山以供薪蒸西山在代都西細曰蒸令死罪者試服之多死不驗而珪猶信之訪求不已珪常以燕主垂諸子分據勢要權柄下移遂至敗亡深非之博士公孫表希旨上韓非書上時掌翻勸珪以法制御下左將軍李栗性簡慢常對珪舒放不肅咳唾任情咳口溉翻珪積其宿過遂誅之群下震栗史言魏主珪得暴于治

丁酉燕王盛尊獻莊后丁氏爲皇太后立遼西公定爲皇太子大赦

丙辰南燕王德即皇帝位于廣固德字玄明少子也大赦改元建平更名備德更工衡翻欲使吏民易避易以豉翻追謚燕主暐曰幽皇帝以北地王鍾爲司徒慕輿拔爲司空封孚爲左僕射慕輿護爲右僕射立妃段氏爲皇后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一十一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一十二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太中大夫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上柱國河內郡開國公食邑二千一百戶食實封捌伯戶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

勑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晉紀三十四 起重光赤奮若盡玄黓攝提格凡二年

安皇帝丁

隆安五年春正月武威王利鹿孤欲稱帝羣臣皆勸之安國將軍鍮勿崙曰 安國將軍蓋禿髮以授之鍮他侯翻崙盧昆翻 吾國自上世以來被髮左衽 衽如鴆翻 無冠帶之飾逐水草遷徙無城郭室廬故能雄視沙漠抗衡中夏 夏戶雅翻 今舉大號誠順民心然建都立邑難以避患儲蓄倉庫啓敵人心不如處晉民於城郭勸課農桑以供資儲帥國人以習戰射鄰國弱則乘之強則避之此久長之良策也 自漢以來善為夷狄謀者莫過此策矣處昌呂翻帥讀曰率 且虛名無實徒足為世之質的將安用之 質受斧的受矢詩云發彼有的毛傳云的質也義曰手氏於射矣之事止蓋不明惟得諸甘云二尺曰正正亦不言正之所離遠禮鄭曰考工記曰梓人為侯十尺曰侯四尺曰鵠二尺曰正四寸曰質賈氏謂以為侯十丈鵠及正質於一之侯中為之其等數則以為鵠鵠中謂之正正方二尺正中謂之槷槷方六寸謂之槷又質云方四寸令云方六寸爾雅說明宜從之意注改質為六寸蓋司鄭為習遠為禮注云四尺之

丁正正玉重鵠居其内而方二尺以為正正大於鵠在正内雖内外不同亦共在一尺矣鄭於周禮上下欲之以為大射之侯其中制皮為鵠賓射之其中則畫為正正大如鵠皆居侯中三分之一射則射獸侯侯中畫為獸形即射記所謂能侯白質之類射義云孔子曰循聲而發發而不失正鵠者其惟賢者乎詩云發彼有的以祈爾爵既言正鵠即引此的則詩人之意以的為正鵠之謂也司裘注疏安侯之狀云以青熊以豹棄之皮飾其側又方制之以為質部之鵠是以畫熊以豹為侯中所射之處為質也此毛傳皆言的質也 利鹿孤曰安國之言是也乃更稱河西王 更工衡翻 王武威一郡耳已王河西則欲兼漢四郡之地此禿髮氏之志也 以廣武公傉檀為都督中外諸軍事涼州牧錄尚書事 傉奴沃翻

二月丙子孫恩出浹口 浹子協翻 攻句章不能拔劉牢之擊之恩復走入海 復扶又翻

秦王興使乞伏乾歸還鎮苑川盡以其故部眾配之 為乞伏氏復強張本

涼王纂嗜酒好獵 好呼到翻 太常楊穎諫曰陛下應天受命當以道守之今疆宇日蹙崎嶇二嶺之間 姑臧南有洪池嶺西有丹嶺 陛下不兢兢夕惕以恢弘先業而沈湎遊畋 沈持林翻 不以國家為事臣竊危之纂遜辭謝之然猶不悛番禾太守呂超擅擊鮮卑思盤 番禾縣漢屬張掖郡後漢省晉惠帝分置番禾郡呂氏置州此郡番音盤 思盤遣其弟乞珍訴於纂纂命超及思盤皆入朝 朝直遙翻 超懼至姑臧深自結於殿中監杜尚纂見超責之曰卿恃兄弟桓桓 桓桓武貌 乃敢欺吾 令人習為超欺 要當斬卿天下乃定超頓首謝纂

本以恐愒超愒許葛翻實無意殺之因引超尚及羣臣
同宴於內殿超兄中領軍隆數勸纂酒數所角翻纂醉乘
步輓車步輓車不用牛馬使人輓之晉書禮志步輓車天子小駕亦乘之將
超等游禁中將如字至琨華堂東閣車不得過纂親將
竇川駱騰倚劍於壁推車過閣將即亮翻駱音洛超取劍擊
纂纂下車禽超超刺纂洞胸胸許容翻川騰與超格戰超
殺之纂后楊氏命禁兵討超杜尚止之超之結尚也蓋有密約
皆捨仗不戰將軍魏益多入取纂首楊氏曰人已死
如土石無所復知何忍復殘其形骸乎復扶又翻益多罵
之遂取纂首以徇曰纂違先帝之命殺太子而自立事見上卷二年
荒淫暴虐番禾太守超順人心而除之以安
宗廟凡我士庶同茲休慶纂叔父巴西公佗佗徒何翻弟
隴西公緯皆在北城緯于貴翻或說緯曰超為逆亂公以
介弟之親杜預曰介大也仗直兩翻下同仗大義而討之姜紀焦辨
在南城楊桓田誠在東苑皆吾黨也何患不濟緯嚴
兵欲與佗共擊超佗妻梁氏止之曰緯超俱兄弟之
子何為舍超助緯自為禍首乎舍讀曰捨佗乃謂緯曰超
舉事已成據武庫擁精兵圖之甚難且吾老矣無能
為也超弟邈有寵於緯說緯曰纂賊殺兄弟謂殺紹又殺弘也
隆超順人心而討之正欲尊立明公耳方今
明公先帝之長子當主社稷人無異望夫復何疑長知兩翻復扶又翻緯信之乃與隆超結盟單馬入城超執而殺
之讓位於隆隆有難色超曰今如乘龍上天豈可中
下隆遂即天王位隆字永基光弟寶之子也大赦改元神鼎超先於番禾得小鼎以為神瑞故以紀元尊母衛氏為太后妻楊氏為后以超
為都督中外諸軍事輔國大將軍錄尚書事封安定
公諡纂曰靈帝纂后楊氏將出宮超恐其挾珍寶命
索之索山客翻楊氏曰爾兄弟不義手刃相屠我旦夕死
人安用寶為超又問玉璽所在璽斯氏翻楊氏曰已毀之
矣后有美色超將納之謂其父右僕射桓曰后若自
殺禍及卿宗桓以告楊氏楊氏曰大人賣女與氐以
圖富貴一之謂甚其可再乎引左傳之言遂自殺諡曰穆
后桓奔河西王利鹿孤利鹿孤以為左司馬　三月
孫恩北趣海鹽海鹽縣本武原鄉秦以為海鹽縣漢屬會稽郡後漢晉屬吳郡今在秀州東南八十七里趣七喻翻劉裕隨而拒之築城於海鹽故治恩日來
攻城裕屢擊破之斬其將姚盛城中兵少不敵將即亮翻少詩沼翻裕夜偃旗匿眾明晨開門使羸疾數人登城羸倫為翻
賊遙問劉裕所在曰夜已走矣賊信之爭入城裕
奮擊大破之恩知城不可拔乃進向滬瀆裕復棄城
追之滬音戶復扶又翻海鹽令鮑陋遣子嗣之帥吳兵一千

請為前驅（師，讀曰帥）。裕曰：賊兵甚精，吳人不習戰，若前驅失利，必敗我軍（敗，補邁翻），可在後為聲勢。嗣之不從。裕乃多伏旗鼓，前驅既交，諸伏皆出，裕舉旗鳴鼓，賊以為四面有軍，乃退。嗣之追之，戰沒。裕且戰且退，所領死傷且盡，至向戰處，令左右脫取死人衣以示閒暇（閒，讀曰閑）。賊疑之，不敢逼。裕大呼更戰（呼，火故翻），賊懼而退，裕乃引歸。河西王利鹿孤伐涼，與涼王隆戰，大破之，徙二千餘戶而歸。夏四月辛卯，魏人罷鄴行臺（鄴置行臺見一百一十卷隆安二年），以所統六郡置相州（魏既得鄴，以魏郡、陽平、廣平、汲郡、頓丘、清河六郡置行臺），以庾岳為刺史。

乞伏乾歸至苑川，以邊芮為長史，王松壽為司馬，公卿將帥皆降為僚佐偏裨（將，即亮翻；帥，所類翻；裨，頻彌翻）。北涼王業憚沮渠蒙遜勇略，欲遠之（遠，于願翻）；蒙遜亦深自晦匿。業以門下侍郎馬權代蒙遜為張掖太守（守，式又翻）。權素豪雋，為業所親重，常輕侮蒙遜。蒙遜譖之於業曰：天下不足慮，惟當憂馬權耳。業遂殺權（以余觀之，索嗣、馬權皆庸夫耳）。蒙遜謂沮渠男成曰：段公無鑒斷之才，非撥亂之主。鄉所憚者惟索嗣、馬權，今皆已死（索嗣死見上卷四年），蒙遜欲除之以奉兄，何如？男成曰：業本孤客，為吾家所立，恃吾兄弟猶魚之有水。夫人親信我而圖之，不祥。蒙遜乃求為西安太守，業喜其出外，許之。蒙遜與男成約同祭蘭門山，而陰使司馬許咸告業曰：男成欲以取假日為亂（假，居訝翻，休假也）。若求祭蘭門山，臣言驗矣。至期，果然。業收男成，賜死。男成曰：蒙遜先與臣謀反，臣以兄弟之故，隱而不言。今以臣在，恐部眾不從，故約臣祭山而反誣臣，其意欲王之殺臣也。乞詐言臣死，暴臣罪惡，蒙遜必反，臣然後奉王命而討之，無不克矣。業不聽，殺之。蒙遜泣告眾曰：男成忠於段王，而段王無故枉殺之，諸君能為報仇乎（為，于偽翻）？且始者共立段王，欲以安眾耳。今州土紛亂，非段王所能濟也。男成素得眾心，眾皆憤泣而爭奮，比至氐池（氐池縣，漢屬張掖郡，晉省，其地當在張掖郡北），眾逾一萬。鎮軍將軍臧莫孩率所部降之（臧莫孩，當即鎮酒泉之臧莫孩也），羌胡多起兵應蒙遜者。蒙遜進逼侯塢。業先疑右將軍田昂，幽之，至是召昂，謝而赦之，使與武衛將軍梁中庸共討蒙遜。別將王豐孫言於業曰：西平諸田，世有反者。昂貌恭而心險，不可信也。業曰：吾疑之久矣，但非昂無可以討蒙遜者。昂至侯塢，率騎五百降於蒙遜。業軍遂潰，中庸亦詣蒙遜降。五月，蒙遜至張掖

呂兄子承變斬關內之業左右皆背纂至常謂纂遜曰孫子然一已爲君家所推願匄餘命（匄古泰翻乞也）使得東還與妻子相見纂遂斬之（凡涼段業四年而亡）業儒素長者（長知兩翻）無他權略威禁不行羣下擅命尤信卜筮巫覡（覡刑狄翻）故至於敗沮渠男成之弟富占將軍俱傫帥戶五百降于河西王利鹿孤傫石子之子也（傫倫追翻）（傫石子見一百六卷孝武太元十年帥讀曰率下同）孫恩陷滬瀆殺吳國內史袁崧死者四千人（崧當作山松）涼王隆多殺豪望以立威名內外嚻然人不自保魏安人焦朗（魏安縣在武威昌松縣界蓋曹魏所置也晉志不言後魏置魏安郡）遣使說秦隴西公碩德曰呂氏自武皇棄世（呂光僞諡懿武皇帝諡神至翻）兄弟相攻政綱不立競爲威虐百姓饑饉死者過半今乘其篡奪之際取之易於返掌（易以豉翻返當作反）不可失也碩德言於秦王興興師步騎六萬伐涼乞伏乾歸帥騎七千從之六月甲戌孫恩浮海奄至丹徒（丹徒縣古朱方也後曰谷陽秦改曰丹徒漢屬會稽郡後漢屬吳郡晉屬晉陵郡地理志曰秦時望氣者云其地有天子氣始皇使赭衣三千人鑿城敗其勢改曰丹徒）戰士十餘萬樓船千餘艘（艘蘇遭翻）建康震駭乙亥內外戒嚴百官入居省內冠軍將軍高素等守石頭（冠古玩翻）輔國將軍劉襲柵斷淮口（柵測革翻淮口秦淮入江之口）丹陽尹司馬恢之戍南岸冠軍將軍桓謙等備白石左

[illegible]堂徵豫州刺史譙王尚之入衛[illegible]兵邀擊恩未至而恩已過乃[illegible]裕兵不滿千人倍道兼行與恩[illegible]（少詩沼翻）加以涉遠疲勞而丹徒守軍莫有鬬志恩帥衆鼓譟登蒜山（蒜山在今鎮江府城西三里山上多蒜故名譟蘇到翻）居民皆荷擔而立（荷下可翻擔都濫翻）裕帥所領奔擊大破之（帥讀曰率下同）投崖赴水者甚衆恩狼狽僅得還船然恩猶恃其衆尋復整兵徑向京師（復扶又翻下同）後將軍元顯帥兵拒戰頻不利會稽王道子無他謀略唯日禱蔣侯廟（蔣侯廟在蔣山在今建康府上元縣東北十八里漢末秣陵尉蔣子文討賊死山下吳孫權爲立廟江東朝野禱之事有靈應）恩來漸近百姓恟懼（恟許拱翻）譙王尚之帥精銳馳至徑屯積弩堂恩樓船高大泝風不得疾行數日乃至白石恩本以諸軍分散欲掩不備既而知尚之在建康復聞劉牢之已還至新洲（新洲在京口西大江中意即今之跡金沙是也復扶又翻）不敢進而去浮海北走郁洲（水經註曰東海朐縣東北海中有大洲謂之郁洲山海經所謂郁山在海中者也）恩別將攻陷廣陵殺三千人寧朔將軍高雅之擊恩於郁洲爲恩所執（寧朔將軍[illegible]）桓玄厲兵訓卒常伺朝廷之隙（伺相吏翻）聞孫恩逼京師建牙聚衆上疏請討之元顯大懼會恩退元顯以詔書止之玄乃解嚴

梁中庸

史069-365

業推沮渠蒙遜爲大都督大將軍涼州牧張掖公赦其境內改元永安蒙遜署從兄伏奴爲張掖太守和平侯弟挐爲建忠將軍都谷侯（姚思廉曰都谷侯）田昂爲西郡太守臧莫孩爲輔國將軍房晷梁中庸爲左右長史張騭謝正禮爲左右司馬（騭之日翻）擢任賢才文武咸悅　河西王利鹿孤命羣臣極言得失西曹從事史暠曰（暠古老翻）陛下命將出征（將即亮翻下同）往無不捷然不以綏寧爲先唯以徙民爲務民安土重遷故多離叛此所以斬將拔城而地不加廣也利鹿孤善之　秋七月魏兗州刺史長孫肥（魏未得兗州此兗州刺史南略地耳）將步騎二萬南徇許昌東至彭城將軍劉該降之（將即亮翻該古哀翻降戶江翻下同）　秦隴西公碩德自金城濟河直趣廣武河西王利鹿孤攝廣武守軍以避之（趣七喻翻攝收也）秦軍至姑臧涼王隆遣輔國大將軍超龍驤將軍邈等逆戰（驤思將翻）碩德大破之生擒邈俘斬萬計隆嬰城固守巴西公佗帥東苑之衆二萬五千降於秦（帥讀曰率）西涼公暠河西王利鹿孤沮渠蒙遜各遣使奉表入貢於秦（暠古老翻使疏吏翻）初涼將姜紀降於河西王利鹿孤廣武公傉檀與論兵略甚愛重之（傉奴沃翻）坐則連席出則同車每談論以夜繼晝利鹿孤謂傉檀曰姜紀信有美才然視候非常必不久留於此不如殺之紀若入秦必爲人患傉檀曰臣以布衣之交待紀紀必不相負也八月紀將數十騎奔秦軍（禿髮兄弟皆明悉傉檀之）（呂余窺觀傉檀姑末未敢許也又兗觀姜紀自涼入秦姑末則紀蓋反覆詭譎之士而傉檀愛重之則壹蓋以才辯爲詭兄所重而智叶不能審此其所以亡國也）說碩德曰呂隆孤城無援明公以大軍臨之其勢必請降然彼徒文降而已未肯遂服也請給紀步騎三千與王松忽因焦朗華純之衆（王松忽秦將也焦朗華純皆涼人詔論涼州華戶北翻）伺其釁隙隆不足取也不然今禿髮在南兵彊國富若兼姑臧而據之威勢益盛沮渠蒙遜李暠不能抗也必將歸之如此則爲國家之大敵矣碩德乃表紀爲武威太守配兵二千屯據晏然（晏然縣名也理志武威休屠縣王莽改曰晏然後復曰休屠永寧中張軌於姑臧西北置武興郡晏然縣屬焉）秦王興聞楊桓之賢而徵之利鹿孤不敢留（史言利鹿孤畏秦之彊）　詔以劉裕爲下邳太守討孫恩於郁洲累戰大破之恩由是衰弱緣海南走裕亦隨而邀擊之（復扶又翻）　燕王盛懲其父寶以懦弱失國務峻威刑又自矜聰察多所猜忌羣臣有纖介之嫌皆先事誅之（先悉薦翻）由是宗親勳舊人不自保丁亥左將軍慕容國與殿上將軍秦輿段讚謀帥禁兵襲盛（殿上將軍蓋慕容燕所置宿衛殿中將軍而名官也帥讀曰率）事發死者五百

燕人壬辰夜，段璣與秦興之子興、段讚之子泰潛於禁中鼓譟大呼（呼，火故翻）。盛聞變，帥左右出戰（帥，讀曰率），賊衆逃潰，璣被創（創，初良翻），匿廂屋間。俄有一賊從闇中擊盛，盛被傷，輦升前殿，申約禁衛，事定而卒（年二十九。慕容盛臨變而整，比其敗累，亦有過人者，然以猜忌好殺，殺戮既甚，天下之人固非一人可舞其智略而盡也）。中壘將軍慕容拔、冗從僕射郭仲白太后丁氏，以為國家多難，宜立長君（冗，而隴翻。從，才用翻。難，乃旦翻。長，知兩翻）。時衆望在盛弟司徒、尚書令、平原公元，而河間公熙素得幸於丁氏，丁氏乃廢太子定，密迎熙入宮。明旦，羣臣入朝（朝，直遙翻），始知有變，因上表勸進於熙。熙以讓元，元不敢當。癸巳，熙即天王位（熙字道文，垂之少子也），捕獲段璣等，皆夷三族。甲午，大赦。丙申，平原公元以嫌賜死。閏月，辛酉，葬盛於興平陵，謚曰昭武皇帝，廟號中宗。丁氏送葬未還，中領軍慕容提、步軍校尉張佛等謀立故太子定；事覺，伏誅，定亦賜死（燕立定為太子，見上卷四年）。丙寅，大赦，改元光始。

秦隴西公碩德圍姑臧累月，東方之人在城中者多謀外叛，魏益多復誘斂之（復，扶又翻，下復生同），欲殺涼王隆及安定公超；事發，坐死者三百餘家。碩德撫納夷夏，分置守宰（夏，戶雅翻。守，式又翻），節食聚粟，為持久之計。涼之羣臣請與秦連和，隆不許。安定公超曰：「今資儲內竭，上下嗷嗷，雖使張、陳復生，亦無以為策（張良、陳平）。陛下當思權變屈伸，何愛尺書、單使，為卑辭以退敵（使，疏吏翻）！敵去之後，修德政以息民，若卜世未窮（成王定鼎于郟鄏，卜世三十，卜年七百），何憂舊業之不復；若天命去矣，亦可以保全宗族。不然，坐守困窮，終將何如！」隆乃從之。九月，遣使請降於秦（降，戶江翻，下同。考異曰：姚興載記，姚平伐魏與碩德伐呂隆時，魏書天興五年五月，姚平來侵，晉元興元年，秦弘始四年也。晉帝紀、晉春秋皆云隆安五年，秦十六國春秋云太初十四年七月，姚碩德伐涼，南涼春秋云建和二年七月，姚碩德伐呂隆，實武守軍以避之，皆隆安五年也。秦方與魏相拒，豈暇更興兵戎，蓋載記之誤也。今從晉帝紀、晉春秋、十六國西秦、南涼春秋為據）。碩德表隆為鎮西大將軍、涼州刺史、建康公。隆遣子弟及文武舊臣慕容筑、楊穎等五十餘家入質于長安（慕容筑，燕宗室也，燕其宗室遷補邊郡，故號留河西。筑，張六翻。質，音致，下質同）。碩德軍令嚴整，秋毫不犯，祭先賢，禮名士，西土悅之。

沮渠蒙遜所部酒泉、涼寧二郡叛降於西涼（酒泉郡治福祿縣。魏收地形志：涼寧郡領園池、貢澤二縣）。又聞呂隆降秦，大懼，遣其弟建忠將軍挐、牧府長史張潛見碩德於姑臧（涼州牧置故有長史。挐，女加翻），請帥其衆東遷（帥，讀曰率）。碩德喜，拜潛張掖太守，挐建康太守。潛勸蒙遜東遷，挐私謂蒙遜曰：「姑臧未拔，呂氏猶存，碩德糧盡將還，不能久也。何為自棄土宇，受制於人乎！」臧莫孩亦以

蒙遜遣子奚念為質於河西王
（…東遷…納質以求援）利鹿孤不受曰奚念年少可遣挐
（挐…翻）也冬十二月蒙遜復遣使上疏於利鹿孤曰臣前
遣奚念具披誠款而聖旨未昭復徵弟挐（又女加翻）臣竊
以為苟有誠信則子不為輕若其不信則弟不為重
今寇難未夷（難乃旦翻）不獲奉詔願陛下亮之利鹿孤怒
遣張松侯俱延興城侯文支將騎一萬襲蒙遜至萬
歲臨松（晉書地理志酒泉郡有延壽縣當是後魏改為萬歲張駿置臨松郡五代志曰臨松縣有臨松山後周省入張掖郡宋白曰張掖縣南有臨松山）執蒙
遜從弟鄯善苟子（書法從先人以國為姓…鄯善…子其名余按紀文以鄯善苟子為蒙遜從弟則鄯善其姓也明矣）虜其民六千餘戶
蒙遜從叔孔遮入朝于利鹿孤（朝直遙翻）許以挐為質利
鹿孤乃歸其所掠召俱延等還文支利鹿孤之弟也
南燕主備德宴羣臣於延賢堂（備德本名德既稱帝增上一字以為名）
酒酣謂羣臣曰朕可方自古何等主青州刺史鞠
仲曰陛下中興聖主少康光武之儔（少詩照翻）備德顧左
右賜仲帛千匹仲以所賜多辭之備德曰卿知調朕
朕不知調卿邪（調徒弔翻又如字）卿所對非實故朕亦以
虛言賞卿耳韓範進曰天子無戲言今日之論君臣
俱失備德大悅賜範絹五十匹備德母及兄納皆在

長安備德遣平原人杜弘往訪之弘曰臣至長安若
不奉太后動止當西如張掖（德仕秦為張掖太守其兄納因家于張掖故弘）
（欲往張掖訪之）以死為効臣父雄年踰六十乞本縣之祿以
申烏鳥之情（慈烏反哺故云然李密陳情表曰烏鳥私情願乞終養）中書令張
華曰杜弘未行而求祿要君之罪大矣（要一遙翻）備德曰
弘為君迎母為父求祿（為于偽翻）忠孝備矣何罪之有以
雄為平原令弘至張掖為盜所殺　十一月劉裕追
孫恩至滬瀆海鹽又破之（滬音戶）俘斬以萬數恩遂自浹
口遠竄入海（浹音接）　十二月辛亥魏主珪遣常山王
遵定陵公和跋帥眾五萬襲沒弈干於高平（高平漢縣）
（[illegible]又屬[illegible]有高平郡…帥讀曰率…去州四百…十里…高平…）
乙卯魏虎威將軍宿沓干伐燕攻令支（令音鈴又郎定翻支音祁）
乙丑燕中領軍宇文拔救之壬午宿沓干拔令
支而戍之　呂超攻姜紀不克遂攻焦朗（姜紀焦朗事見上卷）
朗遣其弟子嵩為質於河西王利鹿孤以請迎
利鹿孤遣車騎將軍傉檀赴之比至超已退（比必寐翻）
朗閉門拒之傉檀怒將攻之鎮北將軍俱延諫曰
（安）土重遷人之常情朗孤城無食今年不降（降戶江翻）後
年自服何必多殺士卒以攻之若其不捷彼必去從
他國姑臧州境上民以資鄰敵非計也不如以善言諭

之傉檀乃與朗連和遂曜兵姑臧壁於胡阬（阬與坑同[illegible]）傉檀知呂超必來斫營畜火以待之超夜遣中壘將軍王集帥精兵二千斫傉檀營（帥讀曰率[illegible]）傉檀徐嚴不起集入壘中內外皆舉火光照如晝縱兵擊之斬集及甲首三百餘級呂隆懼偽與傉檀通好（好呼到翻）請於苑內結盟傉檀遣俱延入盟俱延疑其有伏毀苑牆而入超伏兵擊之俱延失馬步走淩江將軍郭祖力戰拒之俱延乃得免傉檀怒攻其昌松太守孟禕於顯美（昌松顯美漢晉皆為縣屬武威郡呂光置昌松郡為東張掖郡尋復為昌松郡五代志張掖刪丹縣有顯美入姑臧禕許韋翻）隆遣廣武將軍荀安國寧遠將軍石可帥騎五百救之安國等憚傉檀之彊遁還

桓玄表其兄偉為江州刺史鎮夏口（夏戶雅翻）司馬刁暢為輔國將軍督八郡軍事鎮襄陽遣其將皇甫敷馮該戍湓口移沮漳蠻二千戶于江南（左傳曰江漢沮漳楚之望也水經沮水出漢中房陵東南過臨沮界又東過枝江縣南入于江漳水出臨沮縣東荊山南至枝江縣北入于沮二水上下皆蠻所居也沮千余翻漳諸良翻）立武寧郡更招集流民立綏安郡（[illegible]）詔徵廣州刺史刁逵豫章太守郭昶之（[illegible]）玄皆留不遣玄自謂有晉國三分之二數使人上己符瑞（數所角翻上時掌翻）欲以惑眾又致牋於會稽王道子曰賊造近郊以風不得進以雨不致火食盡故去耳非力屈也（[illegible]謂道子也）昔國寶死後王恭不乘此威入統朝政（朝直遙翻下在朝同）足見其心非侮於明公也而謂之不忠今之貴要腹心有時流清望者誰乎豈可云無佳勝（江東人士其名顯於時者率謂之佳勝名勝）直是不能信之耳爾來一朝一夕遂成今日之禍（[illegible]以來也）在朝君子皆畏禍不言玄忝任在遠是以披寫事實元顯見之大懼張灋順謂元顯曰桓玄承藉世資素有豪氣既并殷楊專有荊楚（[illegible]事見上卷）第下之所控引止三吳耳（[illegible]門下[illegible]之類）孫恩為亂東土塗地公私困竭玄必乘此縱其姦凶竊用憂之元顯曰為之柰何灋順曰玄始得荊州人情未附方務綏撫未暇他圖若乘此際使劉牢之為前鋒而第下以大軍繼進玄可取也元顯以為然會武昌太守庾楷以玄與朝廷構怨恐事不成禍及於己（庾楷歸桓玄見一百十卷隆安二年）密使人自結於元顯云玄大失人情眾不為用若朝廷遣軍己當為內應元顯大喜遣張灋順至京口謀於劉牢之牢之以為難灋順還謂元顯曰觀牢之言色必貳於我不如召入殺之不爾敗人大事（敗補邁翻）元顯不從於是大治水軍徵兵裝艦以謀討玄（治直之翻艦戶黯翻）

元興元年春正月庚午朔，是年三月元顯敗復隆安年號桓玄事敗乃入其去暮又改曰大亨元興之元改於是年正月通鑑自是年至義熙初元皆不改元興之元不與桓玄之篡據亂治逆之正也下詔罪狀桓玄，以尚書令元顯為驃騎大將軍、征討大都督，都督十八州諸軍事，加黃鉞。時晉之境內有揚徐南徐兗南兗豫南豫青冀司荊江雍梁益寧交廣十八州而已元顯盡督之使其果能滅桓玄亦足凌上而篡奪之[illegible]又以鎮北將軍劉牢之為前鋒都督，前將軍譙王尚之為後部，因大赦，改元，內外戒嚴；加會稽王道子太傅。[illegible]元顯欲盡誅諸桓。中護軍桓脩，驃騎長史王誕之甥也，誕有寵於元顯，因陳脩等與玄志趣不同，元顯乃止。誕，導之曾孫也。張法順言於元顯曰：「桓謙兄弟每為上流耳目，宜斬之以杜姦謀。且事之濟不，不讀曰否繫在前軍；而牢之反覆，萬一有變，則禍敗立至。可令牢之殺謙兄弟以示無貳心；若不受命，當逆為之所。」逆為之所及禍未來而先為之圖收牢之也元顯曰：「今非牢之無以敵玄；且始事而誅大將，將即亮翻人情不安。」再三不可。法順與元顯言之再三終以為不可也又以桓氏世為荊土所附，桓沖特有遺惠，而謙，沖之子也，乃自驃騎司馬除都督荊益寧梁四州諸軍事、荊州刺史，欲以結西人之心。丁丑，燕慕容拔攻魏令支戍，克之。宿沓干走，執魏遼西太守那頡。那奴何翻頡奚結翻據魏書[illegible]

[illegible]燕以拔為幽州刺史，鎮令支；以中堅將軍遼西陽豪為遼西太守。二月[illegible]亥，以章武公淵為尚書令，博陵公虔為尚書左僕射，尚書王騰為右僕射。戊子，魏材官將軍和突攻黜弗、素古延等諸部，破之。初，魏主珪遣北部大人賀狄干獻馬千匹求昏於秦；秦主興聞珪已立慕容后，立慕容后事見上卷隆安四年止狄干而絕其昏。沒弈干、黜弗、素古延皆秦之屬國也，而魏攻之，由是秦、魏有隙。庚寅，珪大閱士馬，命并州諸郡積穀於平陽之乾壁以備秦。[illegible]柔然社崙方睦於秦，遣將救黜弗、素古延；崙盧昆翻將即亮翻辛卯，和突逆擊，大破之。社崙帥其部落遠遁漠北，奪高車之地而居之。[illegible]斛律部帥倍侯利擊社崙，大為所敗。帥所類翻敗補邁翻倍侯利奔魏。社崙於是西北擊匈奴遺種日拔也雞，大破之，[illegible]遂吞併諸部，士馬繁盛，雄於北方。其地西至焉耆，東接朝鮮，朝音潮鮮音仙南臨大漠，旁側小國皆羈屬焉；自號豆代可汗。魏收書代立豆代魏言駕馭開張也[illegible]始立約束，以千人為軍，軍有將；百人為幢，幢有帥。[illegible]攻戰先登者賜以虜獲，畏懦者以石擊其首而

殺之（…）

秃髮傉檀克顯美，執孟禕而責之，以其不早降。（秃髮傉檀自去年攻顯美，至是乃克。）禕曰：禕受呂氏厚恩，分符守土，若明公大軍甫至，望旗歸附，恐獲罪於執事矣。傉檀釋而禮之，徙二千餘戶而歸，以禕為左司馬。禕辭曰：呂氏將亡，聖朝必取河右，（…）人無愚智皆知之。但禕為人守城不能全，復忝顯任，於心竊所未安。（…）若蒙明公之惠，使得就戮姑臧，死且不朽。傉檀義而歸之。

東土遭孫恩之亂，因以饑饉，漕運不繼。桓玄禁斷江路，（…）公私匱乏，以糠橡給士卒。（…）玄謂朝廷方多憂虞，必未暇討己，可以蓄力觀釁。及大軍將發，從兄太傅長史石生密以書報之。（…）玄大驚，欲完聚保江陵。長史卞範之曰：明公英威振於遠近，元顯口尚乳臭，劉牢之大失物情，若兵臨近畿，示以禍福，土崩之勢可翹足而待，何有延敵入境自取窮蹙者乎。玄從之，留桓偉守江陵，抗表傳檄，罪狀元顯，舉兵東下。檄至，元顯大懼。二月，丙午，帝餞元顯於西池，元顯下船而不發。（元顯內畏桓玄，故下船而不發。）

癸丑，魏常山王遵等至高平，（去年十二月魏遣遵等襲高平，至是而至。）沒弈干棄其部衆，帥數千騎與劉勃勃奔秦州。（秦州治上邽。帥讀曰率。騎奇寄翻。）

十九

魏軍追至瓦亭，不及而還，盡獲其府庫蓄積，（…）馬四萬餘匹，雜畜九萬餘口，（…）徙其民於代都，（…）餘種分迸。（…）平陽太守貳塵復侵秦河東，（…）長安大震，關中諸城晝閉，秦人簡兵訓卒以謀伐魏。

秦王興立子泓為太子，大赦。泓孝友寬和，喜文學，（…）善談詠，而懦弱多病；興欲以為嗣而狐疑不決，久乃立之。（為姚泓亡秦張本。）

姑臧大饑，米斗直錢五千，人相食，饑死者十餘萬口。城門晝閉，樵采路絕，民請出城為胡虜奴婢者日有數百；呂隆惡其沮動衆心，（惡，烏路翻。沮，在呂翻。）盡阬之，積尸盈路。沮渠蒙遜引兵攻姑臧，（且，子余翻。）隆遣使求救於河西王利鹿孤，（…）利鹿孤遣廣武公傉檀帥騎一萬救之。（…）未至，隆擊破蒙遜軍，蒙遜請與隆盟，留穀萬餘斛遺之而還。（遺，于季翻。）傉檀至昌松，聞蒙遜已退，乃徙涼澤段冢民五百餘戶而還。（…）

中散騎常侍張融言於利鹿孤曰：焦朗兄弟據魏安，潛通姚氏，數為反覆，（數，所角翻。覆，芳目翻。）今不取，後必為朝廷憂。利鹿孤遣傉檀討之，朗面縛出降。（焦朗以魏安招秦軍事見去年五月。降，戶江翻，下同。）傉檀送于西平，徙其民於樂都。（樂都，郡名。）

桓玄發江陵，慮事不捷，常為

二十

西還之計；及過尋陽，不見官軍，意甚喜，將士之氣復振。（史言玄[illegible]長[illegible]劉牢之等不能使[illegible]取之[illegible]御[illegible]劉丁同）庾楷謀泄，玄囚之。丁巳，詔遣齊王柔之以騶虞幡宣告荊、江二州，使罷兵。（騶側尤翻）玄前鋒殺之。柔之，宗之子也。（孝武太元十年以柔之襲封齊王[illegible][illegible]司之[illegible][illegible]封[illegible][illegible]王）丁卯，玄至姑孰，使其將馮該等攻歷陽。（豫州刺史治歷陽）襄城太守司馬休之嬰城固守。玄軍斷洞浦，（[illegible]濡須洞口錄曹休[illegible]呂範[illegible]斷丁管部）焚豫州舟艦。（艦戶黯翻）豫州刺史譙王尚之帥步卒九千陳於浦上，（帥讀曰率陳讀曰陣）遣武都太守楊秋屯橫江，秋降于玄軍。尚之眾潰，逃于涂中，玄捕獲之。（涂[illegible]與滁同）司馬休之出戰而敗，棄城走。劉牢之素惡

驃騎大將軍元顯，（惡烏路翻）恐桓玄既滅，元顯益驕恣，又恐已功名愈盛，不為元顯所容；且自恃材武，擁彊兵，欲假玄以除執政，復伺玄之隙而自取之，（復扶又翻伺相吏翻）故不肯討玄。元顯日夜昏酣，以牢之為前鋒。牢之驟詣門，不得見；及帝出餞元顯，遇之公坐而已。（坐徂臥翻）牢之軍溧洲。（溧音栗溧水出溧陽縣在建康東南元顯遣牢之西上擊桓玄并其路也晉書劉牢之[illegible]元[illegible][illegible]又桓中發建康謝安送至溧洲宋武陵王[illegible]元[illegible][illegible]四月戊午至南州辛丙大宋洲丙寅大工[illegible]今未行巳宋石東下未至三山江中有列山卯[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愛聲相近故又為溧用張辭民日過三山十[illegible]里至[illegible]洲自[illegible]風還白上磯入蕪湖夾[illegible]民[illegible][illegible]錄言泝流之先後水程也）參軍劉裕請擊玄，牢之不許。玄使牢之族舅何穆說牢之曰：「自

古戴震主之威，挾不賞之功，而能自全者，誰邪？越之文種，秦之白起，漢之韓信，皆事明主，為之盡力，（為于偽翻）功成之日，猶不免誅夷，況為凶愚者之用乎！君如今日戰勝則傾宗，戰敗則覆族，欲以此安歸乎？不若翻然改圖，則可以長保富貴矣。古人射鉤斬袪，猶不害為輔佐，（齊桓公與子糾爭國管仲射桓公中帶鉤子糾死桓公釋管仲之囚而以為相晉獻公使寺人披伐公子重耳於蒲城重耳踰垣而走披斬其袪重耳反國披[illegible]納忠[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況玄與君無宿昔之怨乎！」時譙王尚之已敗，人情愈恐，牢之頗納穆言，與玄交通。東海中尉東海何無忌，牢之之甥也，與劉裕極諫，不聽。其子驃騎從事中郎敬

宣諫曰：「今國家衰危，天下之重在大人與玄。玄藉父、叔之資，（玄父溫叔沖）據有全楚，割晉國三分之二，一朝縱之使陵朝廷，玄威望既成，恐難圖也，董卓之變，將在今矣。」（董卓事見五十九卷漢靈帝中平六年獻帝初平元年）牢之怒曰：「吾豈不知！今日取玄，如反覆手耳；但平玄之後，令我奈驃騎何！」（元顯為驃騎將軍故稱之）三月，乙巳朔，牢之遣敬宣詣玄請降。（降戶江翻）玄陰欲誅牢之，乃與敬宣宴飲，陳名書畫共觀之，以安悅其意；敬宣不之覺，玄佐吏莫不相視而笑。玄板敬宣為諮議參軍。（未有朝命以板授之也）元顯將發，聞玄已至新亭，棄船退屯國子學。辛未，陳於宣陽門外。

中相驚言玄已至南桁（陶弘景曰陣亭桁即朱雀桁存焉南桁戶剛翻）元顯引兵欲還宮玄遣人拔刀隨後大呼曰放仗軍人皆崩潰（潰戶對翻）元顯乘馬走入東府唯張法順一騎隨之（騎奇寄翻）元顯問計於道子道子但對之涕泣玄遣太傅從事中郎毛泰收元顯送新亭縛於舫前而數之（數所具翻舫甫妄翻）元顯曰為王誕張法順所誤耳壬申復隆安年號帝遣侍中勞玄於安樂渚（勞力到翻渚音主）玄入京師稱詔解嚴以玄總百揆都督中外諸軍事丞相錄尚書事揚州牧領徐荊江三州刺史假黃鉞（是時晉土全有荊江揚三州徐州刺史多僑郡而京口則重鎮也玄悉領之）玄以桓偉為荊州刺史桓謙為尚書左僕射桓脩為徐兗二州刺史桓石生為江州刺史卞範之為丹楊尹（卞範之為玄長史謀主丹楊京邑故使為尹）初玄之舉兵侍中王謐奉詔詣玄玄親禮之及玄輔政以謐為中書令謐導之孫也新安太守殷仲文覬之弟也（殷覬見一百九卷隆安元年覬音冀）玄姊為仲文妻仲文聞玄克京師棄郡投玄玄以為諮議參軍劉邁往見玄玄曰汝不畏死而敢來邪邁曰射鉤斬袪并邁為三玄悅以為參軍（邁折玄事見一百八卷隆安元年）癸酉有司奏會稽王道子酣縱不孝當棄市詔徙安成郡（吳孫皓寶鼎二年分豫章長沙廬陵立安成郡吉州安福縣及袁）

如此而為何異物耶

（州治所也）斬元顯及東海王彥璋（彥璋元顯之子嗣東海王後）譙王尚之庾楷張法順毛泰等於建康市桓脩為王誕固請長流廣州玄以劉牢之為會稽內史牢之曰始爾便奪我兵禍其至矣劉敬宣請歸諭牢之使受命玄遣之敬宣勸牢之襲玄牢之猶豫不決移屯班瀆（班瀆在京口西七十里）私告劉裕曰今當北就高雅之於廣陵舉兵以匡社稷卿能從我去乎裕曰將軍以勁卒數萬望風降服彼新得志威震天下朝野人情皆已去矣廣陵豈可得至邪裕當反服還京口耳（反服謂反其初服也）何無忌謂裕曰我將何之裕曰吾觀鎮北必不免（牢之以討孫恩功為鎮北將軍）卿可隨我還京口桓玄若守臣節當與卿事之不然當與卿圖之（此時劉裕已有誅玄之心）於是牢之大集僚佐議據江北以討玄參軍劉襲曰事之不可者莫大於反將軍往年反王兗州（王兗州謂王恭）近日反司馬郎君（司馬郎君謂元顯）今復反桓公（桓公謂玄）一人三反何以自立語畢趨出佐吏多散走牢之懼使敬宣之京口迎家失期不至牢之以為事已泄為玄所殺乃帥部曲北走（帥讀曰率）至新洲縊而死敬宣至不暇哭即渡江奔廣陵將吏共殯斂牢之（斂力贍翻）以其喪

歸丹徒玄令斷棺斬首暴尸於市（又涎字下斷）大赦
改元大亨 桓玄讓丞相荊江徐三州（玄既以其兄錄尚書江徐
三州且之據建康握朝權不領改以根據重故悉讓之）改授太尉都督中外諸
軍事揚州牧領豫州刺史總百揆以琅邪王德文為
太宰 司馬休之劉敬宣高雅之俱奔洛陽各以子
弟為質於秦以求救（質音致）秦王興與之符信使於關
中募兵得數千人復還屯彭城間 孫恩寇臨海臨
海太守辛景擊破之恩所虜三吳男女死亡殆盡恩
恐為官軍所獲乃赴海死其黨及妓妾從死者以百
數（妓渠綺翻）謂之水仙餘眾數千人復推恩妹夫盧
循為主（復扶又翻）循諶之曾孫也（諶盧志之子劉琨琨死依段氏段遼
敗仕石趙死冉閔難）神采清秀雅有材藝少時沙門惠遠
嘗謂之曰君雖體涉風素而志存不軌如何太尉玄
欲撫安東土乃以循為永嘉太守（晉明帝太寧元年分臨海立永嘉郡今
之溫州）循雖受命而寇暴不已（盧循事始此）甲戌燕
大赦 河西王禿髮利鹿孤寢疾遺令以國事授弟
傉檀初禿髮思復鞬愛重傉檀（傉奴沃翻鞬居言翻）謂諸子曰
傉檀器識非汝曹所及也故諸兄不以傳子而傳於
弟（吳夢以少子季札為賢故其諸子兄弟相傳欲致國於季札而季札終於不受禿髮傉鳥孤利
鹿孤致國於傉檀其志也豈知國亡於傉檀之手哉）利鹿孤在位垂拱而已

（[illegible]謂垂衣拱手[illegible]所為也）軍國大事皆委於傉檀利鹿孤卒傉
檀襲位更稱涼王（自此史稱禿髮氏為南涼）改元弘昌遷于樂都
（樂音洛）謚利鹿孤曰康王 夏四月太尉玄出屯姑孰
辭錄尚書事詔許之而大政皆就諮焉小事則決於
尚書令桓謙及卞範之自隆安以來中外之人厭於
禍亂及玄初至黜姦佞擢儁賢京師欣然冀得少安
（少詩沼翻）既而玄奢豪縱逸政令無常朋黨互起陵侮朝
廷裁損乘輿供奉之具帝幾不免飢寒（乘繩證翻幾居希翻）由
是眾心失望三吳大饑戶口減半會稽減什三四（會工
外翻）臨海永嘉殆盡富室皆衣羅紈懷金玉閉門相守
餓死（此晉之人所以致亂而人消物盡天地之大變也周餘黎民靡有孑遺以此觀之豈虛語哉
事衣於既翻）乞伏熾磐自西平逃歸苑川（乞伏乾歸送熾磐質西平
見上卷隆安四年）南涼王傉檀歸其妻子乞伏乾歸使熾磐
入朝于秦（朝直遙翻）秦王興以熾磐為興晉太守 五月
盧循自臨海入東陽太尉玄遣撫軍中兵參軍劉裕
將兵擊之（將即亮翻下同）循敗走永嘉（走音奏） 高句麗攻宿
軍（宿軍城在燕都東北句如字又音駒麗力知翻）燕平州刺史慕容歸棄城
走（北燕平州刺史治宿軍） 秦王興大發諸軍遣義陽公平尚
書右僕射狄伯支等將步騎四萬伐魏興自將大軍
繼之以尚書令姚晃輔太子泓守長安沒弈干權鎮

上邽廣陵公欽權鎮洛陽平攻魏乾壁六十餘日拔之秋七月魏主珪遣毗陵王順及豫州刺史長孫肥將六萬騎為前鋒自將大軍繼發以擊之 八月太尉玄諷朝廷以玄平元顯功封豫章公平殷揚功封桂陽公并本封南郡如故玄以豫章封其子昇桂陽封其兄子俊 魏主珪至永安（永安本漢彘縣屬河東郡順帝改曰永安晉屬平陽郡隋唐晉州之霍邑縣本永安縣也魏遷元曰永安故霍伯之都也縣有霍太山）秦義陽公平遣驍將帥精騎二百覘魏軍（驍堅堯翻騎奇寄翻帥所類翻覘丑廉翻又丑豔翻）長孫肥逆擊盡擒之平退走珪追之乙巳及於柴壁平嬰城固守魏軍圍之秦王興將兵四萬七千救之將據天渡運糧以饋平（柴壁在汾東天渡蓋汾津之名在汾水西岸）魏博士李先曰兵法高者為敵所棲深者為敵所囚今秦皆犯之宜及興未至遣奇兵先據天渡柴壁可不戰而取也珪命增築重圍（重直龍翻下同）內以防平之出外以拒興之入廣武將軍安同曰汾東有蒙坑東西三百餘里蹊徑不通興來必從汾西直臨柴壁如此虜聲勢相接重圍雖固不能制也不如為浮梁渡汾西築圍以拒之虜至無所施其智力矣珪從之興至蒲阪（阪音反）憚魏之彊久乃進兵甲子珪帥步騎三萬逆擊興於蒙阬之南（帥讀曰率下同）斬首千餘級興退走四十餘里平亦不敢出珪乃分兵四據險要使秦兵不得近柴壁（近其靳翻）興屯汾西憑壑為壘束栢材從汾上流縱之欲以毀浮梁魏人皆鉤取以為薪蒸（麤曰薪細曰蒸）冬十月平糧竭矢盡夜悉眾突西南圍求出興列兵汾西舉烽鼓譟為應興欲平力戰突免平望興攻圍引接但叫呼相和（和戶臥翻）莫敢逼圍平不得出計窮乃帥麾下赴水死諸將多從平赴水珪使善游者鉤捕之無得免者執狄伯支及越騎校尉唐小方等四十餘人餘眾二萬餘人皆斂手就禽興坐視其窮力不能救舉軍慟哭聲震山谷數遣使求和於魏（數所角翻）珪不許乘勝進攻蒲阪秦晉公緒固守不戰會柔然謀伐魏珪聞之戊申引兵還（還從宣翻又如字）或告太史令晁崇及弟黃門侍郎懿潛召秦兵珪至晉陽賜崇懿死（晁直遙翻） 秦徙河西豪右萬餘戶于長安 太尉玄殺吳興太守高素將軍竺謙之及謙之從兄朗之劉襲并襲弟季武皆劉牢之之北府舊將也（從才用翻將即亮翻）襲兄冀州刺史軌邀司馬休之劉敬宣高雅之等共據山陽（沈約曰山陽本射陽縣境地名義熙中始分廣陵郡立山陽郡及山陽縣唐楚州即其地）欲起兵攻玄不克而走將軍袁虔之劉壽高長慶郭恭等皆往從之將奔魏至陳留南分為二輩軌休

之敬宣奔南燕，虜之壽長慶恭奔秦。魏主珪初聞休之等當來，大喜；後怪其不至，令兗州求訪（隆安五年，魏以長孫肥為兗州刺史，南徇地，然未能有兗州也），獲其從者，問其故，皆曰：魏朝威聲遠被（從才用翻，被皮義翻，朝直遙翻），是以休之等咸欲歸附；既而聞崔逞被殺（崔逞死見上卷三年），故奔二國。珪深悔之，自是士人有過，頗見優容。

南涼王傉檀攻呂隆於姑臧。

燕王熙納故中山尹苻謨二女（燕王寶即位之初，苻謨為中山尹），長曰娀娥，為貴人（長知兩翻，娀音戎）；幼曰訓英，為貴嬪。貴嬪尤有寵，丁太后怨恚（恚於避翻），與兄子尚書信謀廢熙，立章武公淵。事覺，熙逼丁太后令自殺，葬以后禮，諡曰獻幽皇后（丁太后素與熙通，事見上年）。十一月戊辰，殺淵及信。辛未，熙畋于北原（龍城北原也）。石城令高和（石城縣，漢屬北平郡，燕屬建德郡。高和本為石城令，時以大衰會守龍城耳）與尚方兵於後作亂，殺司隸校尉張顯，入掠宮殿，取庫兵（為），營署閉門乘城。熙馳還，城上人皆投仗開門，盡誅反者，唯和走免。甲戌，大赦。

魏以庾岳為司空。

十二月辛亥，魏主珪還雲中。

柔然可汗社崙聞珪伐秦，自參合陂侵魏，至豺山（豺山在善無縣北，魏天興六年築宮於此，豺士皆翻）及善無北澤。魏常山王遵以萬騎追之，不及而還。

太尉玄使御史杜林防衛會稽文孝王道子至安成（會工外翻），竹林承玄旨酖道子，殺之。

沮渠蒙遜所署西郡太守梁中庸叛奔西涼。蒙遜聞之，笑曰：吾待中庸恩如骨肉，而中庸不我信，但自負耳，孤豈在此一人邪！乃歸其孥。西涼公暠問中庸曰：我何如索嗣？中庸曰：可量也。暠曰：嗣才度若敵我者，我何能於千里之外以長繩絞其頸邪（索嗣死見上卷四年數易古老翻度徒各翻量音良）？中庸曰：智有短長，命有成敗。殿下之與索嗣，得失之理，實未之能詳。若以身死為負，計行為勝，則公孫瓚賢於劉虞邪（公孫瓚、劉虞事見六十卷漢獻帝初平四年）？暠默然。

袁虔之等至長安，秦王興問之曰：桓玄才略何如其父，卒能成功乎（卒子恤翻）？虔之曰：玄乘晉室衰亂，盜據宰衡，猜忌安忍，刑賞不公，以臣觀之，不如其父遠矣。玄今已執大柄，其勢必將篡逆，正可為它人驅除耳。興善之，以虔之為廣州刺史（秦以廣州）。（授袁虔之示以名位，寵授之耳。）

是歲，秦王興立昭儀張氏為皇后，封子懿、弼、洸、宣、諶、愔、璞、質、逵、裕、國兒皆為公（洸古黃翻，諶氏壬翻，愔於今翻）。遣使拜禿髮傉檀為車騎將軍、廣武公，沮渠蒙遜為鎮西將軍、沙州刺史、西海侯，李暠為安西將軍、高昌侯。秦鎮遠將軍趙曜帥眾二萬西屯金城，建節將軍王松怱帥騎助呂隆守姑臧。松怱至魏安，傉檀弟文支擊而虜之。傉檀大怒，送松怱還長安，深自

陳謝使者河皇諸國
皆畏姚泰之彊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一十二

補刊 曹忠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一十三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充集賢殿修撰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上柱國河內郡開國侯食邑一千八百戶食實封陸伯戶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 勑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晉紀三十五 起閼逢執徐盡屠維作噩凡六年

安皇帝戊

元興三年春正月盧循使司馬徐道覆寇東陽二月辛丑建武將軍劉裕擊破之道覆循之姊夫也 乙卯以太尉玄為大將軍 大將軍自漢以來名位崇重居位者皆隆劇晉初以司馬孚為大將參以大將軍位太尉下後移在三司上 丁巳玄殺冀州刺史孫無終 孫無終亦北府舊將也 玄上表請帥諸軍掃平關洛既而諷朝廷下詔不許 上時掌翻帥讀曰率朝直遙翻 乃云奉詔故止玄初欲飾裝先命作輕舸載服玩書畫 舸加我翻大船也方言南楚江湘謂之舸畫與畫同 或問其故玄曰兵凶戰危脫有意外當使輕而易運眾皆笑之 桓玄意態終始如此耳時人誤以爲雄豪而憚之故無遇輒敗崢嶸洲之戰劉道規等以其為人而輕突之一鼓而不能復振易以豉翻 夏四月癸巳朔日有食之 南燕主備德故吏趙融自長安來始得母兄凶問備德號慟吐血 號戶刀翻吐土故翻 因而寢疾司隸校尉慕容達謀反遣牙門皇璆攻端門 璆渠尤翻

殿中帥奚斤帥開門應之，殿中帥猶宿衞之職中三帥督也帥所類翻中黃門孫進扶備德踰城匿於進舍。段宏等聞宮中有變，勒兵屯四門。廣固城四門也備德入宮，誅赤眉等，達出奔魏。

備德優遷徙之民，使之長復不役；復方目翻復除也民緣此迭相蔭冒，或百室合戶，或千丁共籍，以避課役。尚書韓諄請加隱覈，合音覈諄竹角翻隱度也覈實也隱謂度其實也備德從之，使諄巡行郡縣，行下孟翻得蔭戶五萬八千。

泰山賊王始聚眾數萬，自稱太平皇帝，署置公卿。南燕桂林王鎮討擒之。臨刑，或問其父及兄弟安在，始曰：「太上皇蒙塵于外，征東、征西為亂兵所害。」其妻怒之曰：「君正坐此口，奈何尚爾！」始曰：「皇后不知，自古豈有不亡之國！朕則崩矣，終不改號。」史言王始愚戇至敗亡而不悔

五月，燕王熙作龍騰苑，方十餘里，役徒二萬人，築景雲山於苑內，基廣五百步，峯高十七丈。廣古曠翻高古號翻

秋，七月，戊子，魏王珪北巡，作離宮於犲山。平原太守和跋奢豪喜名，喜許記翻珪惡而殺之，惡烏路翻使其弟毗等就與跋訣，跋曰：「灅北土瘠，可遷水南，勉為生計。」灅力水翻且使之背己，背蒲妹翻曰：「汝何忍視吾之死也！」毗等諭其意，詐稱使者，逃入秦。珪怒，滅其家。中壘將軍鄧淵從弟尚書暉與跋善，從才用翻或譖諸珪曰：「毗之出亡，暉實送之。」珪疑淵知其謀，賜淵死。

南涼王傉檀及沮渠蒙遜互出兵攻呂隆，傉奴沃翻沮子余翻隆患之。秦之謀臣言於秦王興曰：「隆藉先世之資，專制河外，今雖飢窘，尚能自支；窘巨隕翻若將來豐贍，終不為吾有。涼州險絕，土田饒沃，不如因其危而取之。」興乃遣使徵呂超入侍。使疏吏翻隆念姑臧終無以自存，乃因超請迎于秦。興遣尚書左僕射齊難、鎮西將軍姚詰、左賢王乞伏乾歸、鎮遠將軍趙曜帥步騎四萬迎隆于河西，詰去吉翻帥讀曰率騎奇寄翻南涼王傉檀攝昌松、魏安二戍以避之。傉奴沃翻攝收也八月，齊難等至姑臧，隆素車白馬迎于道旁。隆勸難擊沮渠蒙遜，沮子余翻蒙遜使臧莫孩拒之，敗其前軍。孩何開翻敗補邁翻難乃與蒙遜結盟，蒙遜遣弟挐入貢于秦。挐女加翻難以司馬王尚行涼州刺史，行下孟翻配兵三千鎮姑臧，以將軍閻松為倉松太守，倉松即蒼松縣郭將為番禾太守，番音盤分戍二城。徙隆宗族、僚屬及民萬戶于長安，載記曰自光至隆十三歲而滅興以隆為散騎常侍，散悉亶翻騎奇寄翻超為安定太守；自餘文武隨才擢敘。

初，郭黁常言「代呂者王」，故其起兵，先推王詳，後推王乞基；事見一百九卷隆安元年黁奴昆翻及隆東遷，王尚卒代之。黁從乞伏乾歸降秦，卒子恤翻降戶江翻以為滅秦者晉也，遂來奔，秦人追得，殺之。事黁自信其術以讖瑞斥卒以殺身

（足以明大道之勢矣）沮渠蒙遜伯父中田護軍親信、臨松太守孔篤，皆驕奢為民患，（晉書劉逵載記中田護軍臨松［illegible］）蒙遜曰：「亂吾法者，二伯父也。」皆逼之使自殺。秦遣使者梁構至張掖，蒙遜問曰：「禿髮傉檀為公，而身為侯，何也？」（秦封傉檀為公，封蒙遜為西海侯，事見上卷上年）構曰：「傉檀凶狡，款誠未著，故朝廷以重爵虛名羈縻之。將軍忠貫白日，當入贊帝室，豈可以不信相待也！聖朝爵必稱功，（［illegible］）如尹緯、姚晃佐命之臣，（［illegible］）齊難、徐洛一時猛將，（［illegible］）爵皆不過侯伯，（［illegible］）將軍何以先之乎！（［illegible］）昔竇融殷勤固讓，不欲居舊臣之右，（此事見四十三卷建武十三年）未審將軍忽有此問！」蒙遜曰：「朝廷何不即封張掖，而更遠封西海邪？」構曰：「張掖，將軍已自有之；所以遠授西海者，欲廣大將軍之國耳。」蒙遜悅，乃受命。

荊州刺史桓偉卒，大將軍玄以桓脩代之。從事中郎曹靖之說玄曰：（［illegible］）「謙、脩兄弟專據內外，權勢太重。」玄乃以南郡相桓石康為荊州刺史。石康，豁之子也。（［illegible］）

劉裕破盧循於永嘉，（［illegible］）追至晉安，（武帝太康三年分建安立晉安郡［illegible］）屢破之，（［illegible］）循浮海南走。何無忌潛詣裕，勸裕於山陰起兵討桓玄。裕謀於土豪孔靖，（［illegible］）靖曰：「山陰去都道遠，舉事難成；且玄未篡位，不如待其已篡，於京口圖之。」裕從之。

九月，魏主珪如南平城，（［illegible］）規度灅南，（［illegible］）將建新都。（［illegible］）

侍中殷仲文、散騎常侍卞範之勸大將軍玄早受禪，陰撰九錫文及冊命。（殷仲文、卞範之［illegible］）以桓謙為侍中、開府、錄尚書事，王謐為中書監、領司徒，（［illegible］）桓胤為中書令，加桓脩撫軍大將軍。胤，沖之孫也。丙子，冊命玄為相國，總百揆，封十郡為楚王，加九錫，楚國置丞相以下官。桓謙私問彭城內史劉裕曰：「楚王勳德隆重，朝廷之情，咸謂宜有揖讓，卿以為何如？」裕曰：「楚王，宣武之子，（桓溫諡宣武）勳德蓋世。晉室微弱，民望久移，乘運禪代，有何不可！」謙喜曰：「卿謂之可即可耳。」（［illegible］）

新野人庾仄，殷仲堪之黨也。（新野縣，漢屬南陽郡，晉武帝分立義陽郡［illegible］）聞桓偉死，石康未至，乃起兵襲雍州刺史馮該於襄陽，走之。（［illegible］）仄有眾七千，設壇祭七廟，云欲討桓玄，江陵震動。石康至州，發兵攻襄陽，仄敗，奔秦。

高雅之表南燕主備德請伐桓玄，曰：「縱未能廓清吳會，亦可收江北之地。」中書侍郎韓範亦

上疏以為今晉室衰亂江淮南北戶口無幾戎[illegible]重以桓玄悖逆（重直用翻悖蒲內翻[illegible]）上下離心以陛下神武發步騎一萬臨之役必土崩瓦解兵不留行矣得而有之秦魏不足敵也拓地定功正在今日失時不取彼之豪傑誅滅桓玄更脩德政豈惟建康不可得江北亦無望矣備德曰朕以舊邦覆沒欲先定中原乃平蕩荊揚故未南征耳其令公卿議之因講武城西步卒三十七萬人騎五萬三千匹車萬七千乘（乘繩證翻）公卿皆以為玄新得志未可圖乃止（慕容德取青州至是纔五年耳有眾若此不能乘時而用之自審兵本不足以辦桓玄也）

冬十月楚王玄上表請歸藩使帝作手詔固留之又詐言錢塘臨平湖開（[illegible]草當塞開則天下太平）江州甘露降使百僚集賀用為己受命之符又以前世皆有隱士恥於己時獨無求得西朝隱士安定皇甫謐六世孫希之（晉氏東遷以洛陽為西朝皇甫謐在魏晉之間徵辟不行自號玄晏先生[illegible]直[illegible]）給其資用使隱居山林徵為著作郎使希之固辭不就然後下詔旌禮號曰高士時人謂之充隱（實非隱者而以之備數故謂之充隱）又欲廢錢用穀帛及復肉刑制作紛紜志無一定變更回復（更工衡翻）卒無所施行性貪鄙（卒子恤翻復扶又翻）人士有法書好畫及佳（法書謂如[illegible]李斯張芝鍾[illegible]人真蹟各有家法者畫與書同）屋宅必假蒲博而取之尤愛珠玉未嘗離手（[illegible]桓玄志[illegible]撰尺近）

乙卯魏主珪立其子嗣為齊王加位相國紹為清河王加征南大將軍熙為陽平王曜為河南王 丁巳魏將軍伊謂帥騎二萬襲高車餘種袁紇烏頻 十一月庚午大破之（帥讀曰率種章勇翻紇下沒翻[illegible]）

詔楚王玄行天子禮樂妃劉氏為王后世子為太子 丁丑卞範之為禪詔（[illegible]）使臨川王寶逼帝書之 寶晞之曾孫也（武陵王晞[illegible]之際）庚辰帝臨軒遣兼太保領司徒王謐奉璽綬禪位于楚（璽斯氏翻綬音受）壬午帝出居永安宮癸未遷太廟神主于琅邪國（[illegible]琅邪國人隨元帝過江者[illegible]）穆章何皇后及琅邪王德文皆徙居司徒府百官詣姑孰勸進 十二月庚寅朔玄築壇於九井山北（九井山[illegible]）壬辰即皇帝位冊文多非薄晉室或諫之玄曰揖讓之文正可陳之於下民耳豈可欺上帝乎大赦改元永始以南康之平固縣（[illegible]）封帝為平固王降何后為零陵縣君琅邪王德文為石陽縣公武陵王遵為彭澤縣侯追尊父溫為宣武皇

帝廟號太祖，南康公主爲宣皇后，封子昇爲豫章王。以會稽內史王愉爲尚書僕射，愉子相國左長史綏爲中書令。綏，桓氏之甥也。戊戌，玄入建康宮，登御坐，而床忽陷（陷，戶韽翻），羣下失色。殷仲文曰：將由聖德深厚，地不能載。玄大悅。梁王珍之、國臣孔璞奉珍之奔壽陽。珍之，晞之曾孫也（晞，梁王。珍之之祖也）。戊申，燕王熙尊燕主垂之貴嬪段氏爲皇太后。段氏，熙之嫡母也。己酉，立苻貴嬪爲皇后（嬪，毗賓翻），大赦。辛亥，桓玄遷帝於尋陽（尋陽郡，時治柴桑）。燕以衛尉悅真爲青州刺史，鎮新城；光祿大夫衛駒爲并州刺史，鎮凡城。癸丑，納桓溫神主于太廟。桓玄臨聽訟觀閱囚徒（聽訟觀，本平望觀也。魏明帝太和三年改曰聽訟觀，每斷大獄，常幸觀聽之。玄效治郡之前亦置之。觀，古玩翻），罪無輕重，多得原放；有干輿乞者，時或卹之（干，犯也。干輿，打把乘輿也。乞者，乞衣食之貧者），其好行小惠如此（好，呼到翻）。

是歲，魏主珪始命有司制冠服，以品秩爲差，然法度草創，多不稽古。

三年春正月，桓玄立其妻劉氏爲皇后。劉氏，喬之曾孫也（劉喬見八十六卷惠帝永興二年）。玄以其祖彝以上名位不顯，不復追尊立廟。散騎常侍徐廣曰：敬其父則子悅（孝經載孔子之言），請依故事立七廟。玄曰：禮，太祖東向，左昭右穆（禮，天子七廟，太祖正東向之位，左二昭，右三穆。決疑要錄曰：父南面，故曰昭，昭，明也；子北面，故曰穆），晉立七廟，宣帝不得正東向之位，何足法也！（昭，本如字，爲晉諱昭，改音韶。或云晉文帝名昭，改音韶。）秘書監卞承之謂廣曰：若宗廟之祭果不及祖，有以知楚德之不長矣。廣，邈之弟也（徐邈以文學爲孝武所親信）。玄自即位，心常不自安。二月，己丑朔，夜，濤水入石頭，流殺人甚多，讙譁震天。玄聞之，懼曰：奴輩作矣！玄性苛細，好自矜伐（好，呼到翻）。主者奏事，或一字不體（謂字之上下不合體也），或片辭之謬，必加糾擿，以示聰明（擿，他狄翻）。尚書答詔誤書春蒐爲春菟，自左丞王納之以下，凡所關署，皆被降黜（被，皮義翻）。或手注直官（直官，入直者也），或自用令史（令史，尚書令所置），詔令紛紜，有司奉答不暇，而紀綱不治，奏案停積，不能知也。又性好遊畋，或一日數出（數，所角翻）。遷居東宮，更繕宮室（更，工衡翻），土木並興，督迫嚴促，朝野騷然，思亂者衆。玄遣使加益州刺史毛璩散騎常侍、左將軍。璩執留玄使，不受其命。璩，寶之孫也（使，疏吏翻。散，悉亶翻。騎，奇寄翻。璩，求於翻）。玄以桓希爲梁州刺史，分命諸將戍三巴以備之（三巴，巴郡、巴東、巴西也。杜佑曰：渝州，古巴國，閬、白二水東南流，曲折三迴如巴字，謂之三巴）。璩傳檄遠近，列玄罪狀，遣巴東太守柳約之、建平太守羅述、征虜司馬甄季之擊破希等（甄，之人翻），仍帥衆進屯白帝（帥，讀曰率）。

劉裕從徐兗二州刺史

安成王桓脩入朝（裕從脩入朝），玄謂王謐曰：「裕風骨不常，蓋人傑也。」每游集，必引接殷勤，贈賜甚厚。玄后劉氏有智鑒，謂玄曰：「劉裕龍行虎步，視瞻不凡，恐終不為人下，不如早除之。」玄曰：「我方平蕩中原，非裕莫可用者；俟關河平定，然後別議之耳。」玄以桓弘為青州刺史，鎮廣陵；刁逵為豫州刺史，鎮歷陽。弘，脩之弟；逵，彝之子也。（刁彝見一百一卷哀帝興寧元年。）

劉裕與何無忌同舟還京口，密謀興復晉室。劉邁弟毅家於京口，亦與無忌謀討玄。無忌曰：「桓氏強盛，其可圖乎？」毅曰：「天下自有強弱，苟為失道，雖強易弱（易，以豉翻），正患事主難得耳。」（謂舉大事得人為主。）無忌曰：「天下草澤之中，非無英雄也。」毅曰：「所見唯有劉下邳。」（裕先領下邳太守，故稱之。）無忌笑而不答，還以告裕，遂與毅定謀。

初，太原王元德及弟仲德為苻氏起兵攻燕主垂，不克，來奔。（王叡，字元德；王懿，字仲德；名犯晉諱，故以字行。元德所敗，渡河依翟遼，遼所來奔，為丁零所敗。）朝廷以元德為弘農太守。仲德見桓玄稱帝，謂人曰：「自古革命誠非一族，然今之起者恐不足以成大事。」平昌孟昶為青州主簿（平昌縣，漢屬城陽國，魏文帝分城陽立平昌郡，晉惠帝分立平昌郡，其地今屬密州安丘縣界。昶，丑兩翻），桓弘使昶至建康，玄見而悅之，謂劉邁曰：「素士中得一尚書郎（起於白屋者謂之素士），卿與其州里，寧相識否？」（孟昶，平昌人；平昌郡屬青州。劉邁，彭城沛人；彭城屬徐州。二人並僑居京口，故問之同州里。）邁素與昶不善，對曰：「臣在京口，不聞昶有異能，唯聞父子紛紛更相贈詩耳。」（更，工衡翻。）玄笑而止。昶聞而恨之。既還京口，裕謂昶曰：「草間當有英雄起，卿頗聞乎？」昶曰：「今日英雄有誰，正當是卿耳！」於是裕、毅、無忌、元德、仲德、昶及裕弟道規、任城魏詠之（任城縣，前漢屬東平國，後漢章帝元和元年分東平為任城國，晉氏南渡，皆任城郡為僑郡，任城縣屬焉。任，音壬）、高平檀憑之、琅邪諸葛長民、河內太守隴西辛扈興、振威將軍東莞童厚之（莞，音官）相與合謀起兵。道規為桓弘中兵參軍，裕使毅就道規及昶於江北，共殺弘，據廣陵；長民為刁逵參軍，使長民殺逵，據歷陽；元德、扈興、厚之在建康，使之聚眾攻玄為內應，刻期齊發。孟昶妻周氏富於財，昶謂之曰：「劉邁毀我於桓公，使我一生淪陷，我決當作賊。卿幸早離絕，脫得富貴，相迎不晚也。」周氏曰：「君父母在堂，欲建非常之謀，豈婦人所能諫！事之不成，當於奚官中奉養大家（奚，女奴也，又胡禮翻。周禮註：古者從坐男女沒入縣官為奴，其少才知以為奚，今之侍史官婢。或曰奚官女奴也，晉官有奚官令。大家，謂姑也；古者婦稱夫之母曰姑，今之俗謂之大家），義無歸志也。」昶愴然久之而起。（愴，楚亮翻；愴然，失志貌。）周氏追昶坐，曰：「觀君舉措，非謀及婦人者，不過欲得財物耳。」因指懷中兒示之曰：

此而可賣，亦當不惜。遂傾貲以給之。昶弟顗顗，魚豈翻。妻，周氏之從妹也。從，才用翻。周氏給之給，待亥翻。曰：昨夜夢殊不祥，門內絳色物宜悉取以爲厭勝。厭，於涉翻，又於琰翻。妹信而與之，遂盡縫以爲軍士袍。何無忌夜於屛風裏草檄文，其母，劉牢之之姊也，登橙窺之，檄，刑狄翻。窺，去隨翻。泣曰：吾不及東海呂母明矣！呂母事見三十八卷王莽天鳳四年。汝能如此，吾復何恨！問所與同謀者，曰：劉裕。母尤喜，因爲言玄必敗、舉事必成之理以勸之。復，扶又翻。爲，于僞翻。乙卯，裕託以遊獵，與無忌收合徒衆，得百餘人。丙辰，詰旦，京口城開，無忌著傳詔服，詰，去吉翻。著，陟略翻。著傳詔之服，因自稱敕使。稱敕使，居前，使，疏吏翻。徒衆隨之，齊入，即斬桓脩以徇。脩司馬刁弘帥文武佐吏來赴，帥，讀曰率。裕登城，城，謂京口之金城。謂之曰：郭江州已郭江州，謂郭昶之也。時帝在尋陽，裕詐言以誑弘等。乘，繩證翻。奉乘輿返正於尋陽，我等並被密詔，誅除逆黨，被，皮義翻。今日賊玄之首已當梟於大航矣。梟，堅堯翻。說文曰：日至，捕梟磔之，以頭掛木上。今謂挂首爲梟首。諸君非大晉之臣乎，今來欲何爲？弘等信之，收衆而退。裕問無忌曰：今急須一府主簿，何由得之？無忌曰：無過劉道民。道民者，東莞劉穆之也。晉陵有南東莞郡，故穆之居京口。莞，音官。裕曰：吾亦識之。即馳信召焉。時穆之聞京口讙譟聲，讙，許元翻。譟，[illegible]。晨起，出陌頭，屬與信會，信，使也。屬，之欲翻。使，疏吏翻。穆之

直視不言者久之，直視，注目直視，不他矚也。既而返室，壞布裳爲袴，袴，[illegible]衣也。[illegible][illegible]司[illegible]之衛，未詳所起，近世以爲戎服[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往見裕。裕曰：始舉大義，方造艱難，言造事之初，事事艱難也。須一軍吏甚急，卿謂誰堪其選？穆之曰：貴府始建，軍吏實須其才，倉猝之際，略當無見踰者。裕笑曰：卿能自屈，吾事濟矣。即於坐署主簿。坐，[illegible]。孟昶勸桓弘其日出獵，天未明，開門出獵人。昶與劉毅、劉道規帥壯士數十人直入，帥，讀曰率。下同。弘方啖粥，即斬之，因收衆濟江。啖，徒濫翻。裕使毅誅刁弘。先是，裕遣同謀周安穆入建康報劉邁，邁，莫話翻。邁雖酬許，意甚惶懼，安穆慮事泄，乃馳歸。玄以邁爲竟陵太守，邁欲亟之郡。是夜，玄與邁書曰：北府人情云何？卿近見劉裕何所道？邁謂玄已知其謀，晨起，白之。玄大驚，封邁爲重安侯；重，直龍翻。既而嫌邁不執安穆，使得逃去，乃殺之。悉誅元德、扈興、厚之等。衆推劉裕爲盟主，總督徐州事，以孟昶爲長史，守京口，檀憑之爲司馬。彭城人應募者，裕悉使郡主簿劉鍾統之。丁巳，裕帥二州之衆千七百人，二州，徐、兖也。帥，讀曰率。軍于竹里，移檄遠近，聲言益州刺史毛璩已定荊楚，江州刺史郭昶之奉迎主上返正於尋陽，鎮北參軍王元德等並帥部曲保據石頭，揚武將軍諸葛長民已據歷陽。玄移還上宮

玄始還東宮今以裕起移還上宮召侍官皆入止省中侍官自侍中下至黃散之
屬加揚州刺史新野王桓謙征討都督以殷仲文代
桓脩為徐兗二州刺史謙等請亟遣兵擊裕玄曰彼
兵銳甚計出萬死若有蹉跌蹉七何翻跌徒結翻則彼氣成而
吾事去矣不如屯大眾於覆舟山以待之成帝咸康八年於覆
舟山刻北郭山蓋在建康城北也形如覆舟故名彼空行二百里無所得銳
氣已挫忽見大軍必驚愕我案兵堅陣勿與交鋒彼
求戰不得自然散走此策之上也謙等固請擊之乃
遣頓丘太守吳甫之右衛將軍皇甫敷相繼北上自建
康趨京口為北上上時掌翻玄憂懼特甚或曰裕等烏合微弱勢
必無成陛下何慮之深玄曰劉裕足為一世之雄劉毅
家無擔石之儲擔與儋同一說言一擔[illegible]
之儲應劭注曰齊人名小甖為儋受二斛晉灼曰石
石斗石也漢書音義[illegible]之儲方言[illegible]
也齊東北朝鮮之間謂之甖[illegible]今樗蒱一擲百萬何無
膺今江淮人謂一石為一擔忌酷似其舅共舉大事何謂無成
南涼王傉檀畏
秦之彊乃去年號傉奴沃翻元興元年傉檀改元弘昌去羌呂號罷尚書丞
郎官遣參軍關尚使于秦使疏吏翻秦王興曰車騎獻款
稱藩而擅興兵造大城豈為臣之道乎興拜傉檀車騎將軍故
稱之尚曰王公設險以守其國易坎卦彖辭先王之制也車
騎僻在遐藩密邇勍寇勍渠京翻蓋為國家重門之防重直
龍翻不圖陛下忽以為嫌興善之傉檀求領涼州興不
許初袁真殺朱憲事見一百二卷海西公太和五年憲弟綽逃奔桓
溫溫克壽陽綽輒發真棺戮其尸溫怒將殺之桓沖
請而免之綽事沖如父沖薨綽嘔血而卒卒子恤翻劉裕
克京口以綽子齡石為建武參軍以齡石為建武將軍參軍事
三月戊午朔裕軍與吳甫之遇於江乘將戰[illegible]
齡石言於裕曰齡石世受桓氏厚恩不欲以兵刃相
向乞在軍後裕義而許之甫之玄驍將也驍堅堯翻
其兵甚銳裕手執長刀大呼以衝之眾皆披靡呼火故翻
靡文彼翻即斬甫之進至羅落橋羅落橋在江乘縣界緣江以為羅落
皇甫敷帥數千人逆戰帥讀曰率寧遠將軍檀憑之敗死
裕進戰彌厲敷圍之數重裕倚大樹挺戰挺徒鼎翻
敷曰汝欲作何死拔戟將刺之裕瞋目
叱之敷辟易辟讀曰避易如字裕黨俄至射敷中
額而踣中竹仲翻踣蒲北翻裕援刀直進援于元翻敷曰君有
天命以子孫為託裕斬之厚撫其孤裕以檀憑之所
領兵配參軍檀祗祗憑之之從子也從才用翻玄聞二將
死大懼召諸道術人推算及為厭勝厭一葉翻勝式證翻
問羣臣曰朕其敗乎吏部郎曹靖之對曰民怨神怒

臣觀[illegible]怒玄曰民或可怨神何為怒對曰晉氏宗廟飄泊江濱[illegible]大楚之祭上不及祖[illegible]此其所以怒也玄曰卿何不諫對曰輦上君子皆以為堯舜之世臣何敢言玄默然使桓謙及游擊將軍何澹之屯東陵[illegible]侍中後將軍卞範之屯覆舟山西眾合二萬己未裕軍食畢悉棄其餘糧進至覆舟山東使羸弱登山張旗幟為疑兵[illegible]數道並前布滿山谷玄偵候者還云裕軍四塞[illegible]不知多少玄益憂恐遣武衛將軍庾賾之帥精卒副援諸軍[illegible]謙等士卒多北府人素畏伏裕莫有鬬志裕與劉毅等分為數隊進突謙陳裕以身先之[illegible]將士皆殊死戰無不一當百呼聲動天地時東北風急因縱火焚之煙炎熛天[illegible]鼓噪之音震動京邑謙等諸軍大潰玄時雖遣軍拒裕而走意已決潛使領軍將軍殷仲文具舟於石頭聞謙等敗帥親信數千人聲言赴戰[illegible]遂將其子昇兄子濬出南掖門遇前相國參軍胡藩執馬鞚諫曰今羽林射手猶有八百皆是義故西人受累世之恩[illegible]驅令一戰一旦捨此欲安之乎玄不對但舉策指天[illegible]因鞭馬而走西趣石頭與仲文等浮江南走經日不食左右進粗飯[illegible]玄咽不能下昇抱其胸而撫之玄悲不自勝[illegible]裕入建康王仲德抱元德子方回出候裕裕於馬上抱方回與仲德對哭追贈元德給事中以仲德為中兵參軍裕止桓謙故營遣劉鍾據東府庚申裕屯石頭城立留臺百官焚桓溫神主於宣陽門外造晉新主納于太廟[illegible]遣諸將追玄尚書王嘏帥百官奉迎乘輿[illegible]誅玄宗族在建康者裕使臧熹入宮收圖書器物封閉府庫有金飾樂器裕問熹卿得無欲此乎熹正色曰皇上幽逼播越非所將軍首建大義劬勞王家雖復不肖實無情於樂[illegible]裕笑曰聊以戲卿耳熹燾之弟也[illegible]壬戌玄司徒王謐與眾議推裕領揚州裕固辭乃以謐為侍中領司徒揚州刺史錄尚書事謐推裕為使持節都督揚徐兗豫青冀幽并八州諸軍事徐州刺史[illegible]劉毅為青州刺史何無忌為琅邪內史孟昶為丹楊尹劉道規為義昌太守[illegible]

安豐克義[illegible]路盡晉末嘗立郡宋初廢為縣也裕收義[illegible]名使道規領太守 裕始至建康

諸大處分皆委於劉穆之(處昌呂翻分扶問翻)倉猝立定無不

允愜(愜苦協翻叶)裕遂託以腹心動止諮焉穆之亦竭節盡

誠無所遺隱時晉政寬弛綱紀不立豪族陵縱小民

窮蹙重以司馬元顯政令違舛(舛尺兗翻)桓玄雖欲釐整

而科條繁密眾莫之從穆之斟酌(斟[illegible]酌[illegible])時宜隨方矯正(揉[illegible]矯曲)

([illegible]) 裕以身範物先以威禁內外百官皆肅

然奉職不盈旬日風俗頓改(史言劉裕有撥亂反正之才) 初諸葛

長民至豫州失期不得發刁逵執長民檻車送桓玄

至當利而玄敗(當利浦名)送人共破檻出長民還趣歷陽

([illegible]) 逵棄城走為其下所執斬於石頭子姪無少長

皆死(長[illegible]少詩照翻[illegible])唯赦其季弟給事中騁逵故吏匿其

弟子彌送洛陽(彌[illegible]後自秦入[illegible]) 秦王興以為太子中

庶子 裕以魏詠之為豫州刺史鎮歷陽諸葛長民為

宣城內史 初裕名微位薄輕狡無行盛流皆不與相

知(行下孟翻盛流謂當時貴盛之流)惟王謐獨奇貴之謂裕曰卿當

為一代英雄裕嘗與刁逵樗蒱不時輸直(樗蒱不勝而不即輸)

([illegible]) 逵縛之馬枊([illegible]) 謐見

之責逵而釋之代之還直由是裕深憾逵而德謐

蕭方等曰(蕭方等梁元帝之長子撰三十國春秋) 夫蛟龍潛伏魚蝦褻

之是以漢高赦雍齒魏武免梁鵠(雍齒事見十一卷漢高帝十一年靈帝時梁鵠為選部尚書魏武欲為洛陽令鵠以為北部尉董卓之亂鵠奔劉表魏武破荊州鵠懼而自縛詣門[illegible]在秘書以勤書自效) 安可以布衣之嫌而成萬乘之

隙也([illegible]) 今王謐為公刁逵亡族醻恩報怨何其狹

哉 尚書左僕射王愉及子荊州刺史綏謀襲裕事

泄族誅綏弟子慧龍為僧彬所匿得免(慧龍後遂奔秦又自秦奔魏)

魏以中土蕭條詔縣戶不滿百者罷之 丁卯

劉裕還鎮東府 桓玄至尋陽郭昶之給其器用兵

力 辛未玄逼帝西上(上時掌翻) 劉毅帥何無忌劉道規等

諸軍追之(帥讀曰率) 玄留龍驤將軍何澹之前將軍郭銓

與郭昶之守湓口(驤思將翻昶丑兩翻湓蒲奔翻) 玄於道自作

起居注(杜佑通典曰周官有左右史蓋今起居注之本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左史記言右史記事漢武帝有禁中起居注後漢馬皇后撰明帝起居注則漢起居注似在宮中為女史之任其後起居皆近侍之臣録記也歷代有其職而無其官後魏始置起居令史每行幸宴會則在御左右記録帝言後又別置脩起居注) 敘討劉裕事自謂經略舉無遺策諸軍

違節度以致敗衄專覃思著述([illegible]) 不暇與

羣下議時事起居注既成宣示遠近 丙戌劉裕稱

受帝密詔以武陵王遵承制總百官行事加侍中大

將軍因大赦惟桓玄一族不宥 劉敬宣高雅之結

青州大姓及鮮卑豪帥謀殺南燕主備德(帥所類翻) 推司

馬休之為主。備德以劉軌為司空，甚寵信之。雅之欲邀軌同謀，敬宣曰：「劉公衰老，有安齊之志，不可告也。」雅之卒告之（卒，子恤翻），軌不從。謀頗泄，敬宣等南走，南燕人收軌，殺之；追及雅之，又殺之。敬宣、休之至淮、泗間，聞桓玄敗，遂來歸（敬宣奔南燕事見上卷元興元年）。劉裕以敬宣為晉陵太守。南燕主備德聞桓玄敗，命北地王鍾等將兵欲取江南，會備德有疾而止（昔魯莊公伐齊納子糾，小白自莒先入，公有乾時之敗……）。夏，四月，己丑，武陵王遵入居東宮，內外畢敬，遷除百官，稱制書，教稱令。以司馬休之監荊、益、梁、寧、秦、雍六州諸軍事，領荊州刺史（劉毅……休之鎮……監，工銜翻。雍，於用翻）。庚寅，桓玄挾帝至江陵，桓石康納之。玄更署置百官，以卞範之為尚書僕射。自以奔敗之後，恐威令不行，乃更增峻刑罰，眾益離怨。殷仲文諫，玄怒曰：「今以諸將失律，天文不利，故還都舊楚；而群小紛紛，妄興異議，方當糾之以猛，未可施之以寬也。」荊、江諸郡聞玄播越，有上表奔問起居者，玄皆不受，更令所在賀遷新都（播，補過翻。人所謂播越者……）。初，王謐為玄佐命元臣，玄之受禪（禪，時戰翻），謐手解帝璽綬（璽，斯氏翻。綬，音受）；及玄敗，眾謂謐宜誅，劉裕特保全之。劉毅嘗因朝會，問謐

璽綬所在，謐內不自安，逃奔曲阿（曲阿縣……）。劉裕牋白武陵王，迎還，復位。桓玄兄子歆引氐帥楊秋寇歷陽（帥，所類翻），魏詠之帥諸葛長民、劉敬宣、劉鍾共擊破之（帥，讀曰率），斬楊秋於練固（練固在歷陽……）。玄使武衛將軍庾稚祖、江夏太守桓道恭帥數千人就何澹之等共守湓口。何無忌、劉道規至桑落洲（桑落洲在湓口東北，入江中……）。庚戌，澹之等引舟師逆戰。澹之常所乘舫，羽儀旗幟甚盛，無忌曰：「賊帥必不居此，欲詐我耳，宜亟攻之。」眾曰：「澹之不在其中，得之無益。」無忌曰：「今眾寡不敵，戰無全勝。澹之既不居此舫，戰士必弱，我以勁兵攻之，必得之；得之，則彼勢沮而我氣倍，因而薄之，破賊必矣。」（沮，在呂翻）道規曰：「善！」遂往攻，而得之，因傳呼曰：「已得何澹之矣！」澹之軍中驚擾，無忌之眾亦以為然，乘勝進攻，澹之等大破之。無忌等克湓口，進據尋陽，遣使奉送宗廟主祏還京師（祏，音石，廟中藏木主石室也。既克尋陽，乃得宗廟主祏）。加劉裕都督江州諸軍事。桑落之戰，胡藩所乘艦為官軍所燒，藩全鎧入水，潛行三十許步，乃得登岸（艦，戶黯翻。鎧，可亥翻）。時江陵路已絕（官軍既克尋陽，故江陵之路絕），乃還豫章。劉裕素聞藩為人忠直，引參領軍軍事。桓

玄收集荊州兵曾未三旬有衆二萬樓船器械甚盛甲寅玄復帥諸軍挾帝東下以苻宏領梁州刺史爲前鋒又使散騎常侍徐放先行說劉裕等曰若能旋軍散甲當與之更始各授位任令不失分（旋似沿翻）（更工衡翻分扶問翻）劉裕以諸葛長民都督淮北諸軍事鎭山陽以劉敬宣爲江州刺史　柔然可汗社崘從弟悅代大那謀殺社崘（崘盧昆翻從才用翻那奴何翻）不克奔魏燕王熙於龍騰苑起逍遙宮連房數百鑿曲光海盛夏士卒不得休息暍死者太半（去年熙起龍騰苑暍於歇翻傷暑也）西涼世子譚卒　劉毅何無忌劉道規下邳太守平

昌孟懷玉帥衆自尋陽西上（帥讀曰率上時掌翻）五月癸酉與桓玄遇於崢嶸洲（水經注江水東逕武口又東右得李姥浦北對崢嶸洲劉毅破桓玄處在今黄州壽昌軍之間杜佑曰崢嶸洲在鄂州武昌縣崢壯耕翻嶸戶萌翻）毅等兵不滿萬人而玄戰士數萬衆憚之欲退還尋陽道規曰不可彼衆我寡彊弱異勢今若畏懦不進必爲所乘雖至尋陽豈能自固玄雖竊名雄豪內實恇怯（恇曲王翻怯去劫翻）也加之已經奔敗衆無固心決機兩陳將雄者克（將即亮翻）不在衆也因麾衆先進毅等從之玄常漾舸於舫側以備敗走（舸古我翻）由是衆莫有鬭心毅等乘風縱火盡銳爭先玄衆大潰燒輜重夜遁（重直用翻）郭銓詣毅降

玄故將劉統馮稚等聚黨四百人襲破尋陽城（將即亮翻稚直利翻）毅遣建威將軍劉懷肅討平之懷肅懷敬之弟也（劉懷敬見一百一十一卷隆安三年）玄挾帝單舸西走留永安何皇后及王皇后於巴陵（永安何皇后穆帝章皇后也王皇后帝之后也）殷仲文時在玄艦求出別船收集散卒因叛玄奉二后奔夏口（夏戶雅翻）遂還建康己卯玄與帝入江陵馮該勸使更下戰玄不從欲奔漢中就桓希（桓希時爲梁州刺史）而人情乖沮號令不行（沮在呂翻）庚辰夜中處分欲發（處昌呂翻分扶問翻）城內已亂乃與親近腹心百餘人乘馬出城西走至城門左右於闇中斫玄不中（中竹仲翻）其徒更相殺害（更工衡翻）前後交橫玄僅得至船左右分散惟卞範之在側

辛巳荊州別駕王康產奉帝入南郡府舍太守王騰之帥文武爲侍衛（帥讀曰率下同）玄將之漢中屯騎校尉毛脩之璩之弟子也誘玄入蜀玄從之（誘音酉）寧州刺史毛璠（璠音煩）璩之弟也卒於官璩使其兄孫祐之及參軍費恬帥數百人送璠喪歸江陵（費扶沸翻）壬午遇玄於枚回洲（水經注江水逕江陵縣南有洲曰枚回洲）祐之恬迎擊玄矢下如雨玄嬖人丁仙期萬蓋等以身蔽玄皆死（嬖卑義翻又博計翻）益州督護漢嘉馮遷抽刀前欲擊玄玄拔頭上玉導與之（晉以來冠幘簪有導至尊以玉爲之導引也所以引髮入冠幘之內也）曰汝何

人敢殺天子遷曰我殺天子之賊耳遂斬之又斬桓石康桓濬庾賾之（賾士革翻）執桓昇送江陵斬於市乘輿返正於江陵以毛脩之為驍騎將軍（驍堅堯翻騎奇寄翻）甲申大赦諸以畏逼從逆者一無所問戊寅奉神主于太廟（沈尋陽所奉送宗隋王孫也）劉毅等傳送玄首梟于大桁（桁戶郎翻梟堅堯翻）毅等既戰勝以為大事已定不急追躡又遇風船未能進玄死幾一旬（幾居希翻又音祈）諸軍猶未至時桓謙匿於沮中（沮水上下為沮中臨沮上黃二縣皆其地沮千余翻）揚武將軍桓振匿於華容浦（華容縣自漢以來屬南郡水經注江水左迆為中夏口則中[illegible]為出為華容縣令在監利縣界晉書振傳云匿於華容之涌中左傳闕敖游涌而逃杜預註云涌水在南郡華容縣涌音勇）玄故將王稚徽戍巴陵遣人報振云桓歆已克京邑馮稚復克尋陽（馮皮冰翻復扶又翻下復陷同）劉毅諸軍並中路敗退振大喜聚黨得二百人襲江陵桓謙亦聚眾應之閏月己丑復陷江陵殺王康產王騰之振見帝於行宮躍馬奮戈直至階下問桓昇所在聞其已死瞋目謂帝曰（瞋七人翻）臣門戶何負國家而屠滅若是琅邪王德文下牀謂曰此豈我兄弟意邪振欲殺帝謙苦禁之乃下馬斂容致拜而出壬辰振為玄舉哀立喪庭諡曰武悼皇帝（為于偽翻）癸巳謙等帥群臣奉璽綬於帝曰（帥讀曰率）主上法堯禪舜今楚祚不終百姓

之心復歸於晉矣以琅邪王德文領徐州刺史振為都督八郡諸軍事荆州刺史謙復為侍中衛將軍加江豫二州刺史帝侍御左右皆振之腹心振少薄行玄不以子姪齒之（行下孟翻以年與長幼為齒齒之言不使與子姪之列也）至是歎曰公昔不早用我遂致此敗若使公在我為前鋒天下不足定也今獨作此安歸乎遂縱意酒色肆行誅殺謙勸振引兵下戰已守江陵振素輕謙不從其言劉毅至巴陵誅王稚徽何無忌劉道規進攻桓謙於馬頭（馬頭岸在大江[illegible]陵廣負二岸北對江津口）桓蔚於龍泉（水經注[illegible]）皆破之蔚松之子也（[illegible]見一百三卷孝武寧康元年）無忌欲乘勝直趨江陵（趨七喻翻）道規曰兵法屈申有時不可苟進諸桓世居西楚羣小皆為竭力振勇冠三軍（為于偽翻冠古玩翻）難與爭鋒且可息兵養銳徐以計策縻之不憂不克無忌不從振逆戰於靈溪（水經注江水自江陵縣南東逕燕尾洲北合靈溪水江溪之會有靈溪戍背阿面江西帶靈溪）謙以兵會之無忌等大敗死者千餘人退還尋陽與劉毅等上牋請罪（上時掌翻）劉裕以毅節度諸軍免其青州刺史桓振以桓蔚為雍州刺史鎮襄陽（雍於用翻）柳約之羅述甄季之聞桓玄死自白帝進軍至枝江（[illegible]來屬南郡我朝省為鎮屬松滋縣甄之人翻）聞何無忌等敗於靈溪亦引

兵退俄而李之皆病約之詭桓振偽降欲誅振事泄振殺之約之司馬時延祖（時姓也）涪陵太守文處茂收其餘衆保涪陵（涪縣屬巴郡涪音浮）六月毛璩遣將攻漢中斬桓希璩自領梁州 秋七月戊申永安皇后何氏崩 燕苻昭儀有疾龍城人王榮自言能療之昭儀卒（卒子恤翻）燕王熙立榮於公車門支解而焚之 八月癸酉葬穆章皇后于永平陵 魏置六謁官準古六卿 九月刁騁謀反伏誅刁氏遂亡（騁刁逵之族雖得北走發北騁又誅刁氏亡矣）刁氏素富奴客縱橫（縱子容翻橫戶孟翻）專固山澤為京口之患劉裕散其資蓄令民稱力而取之（稱尺證翻）彌日不盡時州郡饑弊民賴之以濟乞伏乾歸及楊盛戰于竹嶺（竹嶺在上邽西南有竹山嶺）為盛所敗（敗補邁翻）西涼公暠立子歆為世子（暠古老翻）魏主珪臨昭陽殿改補百官引朝臣文武親加銓擇隨才授任（朝直遙翻）列爵四等王封大郡公封小郡侯封大縣伯封小縣其品第一至第四舊臣有功無爵者追封之宗室疏遠及異姓襲封者降爵有差又置散官五等其品第五至第九（散悉亶翻）文官造士才能秀異武官堪為將帥者其品亦比第五至第九（將即亮翻帥所類翻）百官有闕則取於其中以補之其官名多不用漢魏之舊倣上古龍官鳥官

（左傳郯子曰昔太皞氏以龍紀故為龍師而龍名我高祖少皞摯之立也鳳鳥適至故為鳥師而鳥名鳳鳥氏歷正也玄鳥氏司分者也伯趙氏司至者也青鳥氏司啓者也丹鳥氏司閉者也祝鳩氏司徒也鴡鳩氏司馬也鳲鳩氏司空也爽鳩氏司寇也鶻鳩氏司事也五鳩鳩民者也五雉為五工正九扈為九農正杜預註曰太皞氏有龍瑞故以龍名官應劭曰以龍紀其官長春官為青龍夏官為赤龍秋官為白龍冬官為黑龍中官為黃龍張晏曰庖犧氏將興神龍負圖而至因以名官與師也）謂諸曹之使為鳧鴨（魏書官氏志作諸曹走使）取其飛之迅疾也謂候官伺察者為白鷺取其延頸遠望也餘皆類此 盧循寇南海攻番禺（番音潘禺音愚）廣州刺史吳隱之拒守百餘日（[illegible]）冬十月壬戌循夜襲城而陷之燒府舍民室俱盡執吳隱之循自稱平南將軍攝廣州事聚焚骨為共家葬於洲上得髑髏三萬餘枚（髑徒谷翻髏郎侯翻說文曰髑髏頂也蓋頂）又使徐道覆攻始興（吳孫皓甘露元年分桂陽南部都尉立始興郡唐為韶州）執始興相阮腆之（相息亮翻腆他典翻）劉裕領青州刺史（劉毅先領青州裕自領之）劉敬宣在尋陽聚糧繕船未嘗無備故何無忌等雖敗退賴以復振（復扶又翻下復自同）桓玄兄子亮自稱江州刺史寇豫章劉敬宣擊破之 劉毅何無忌劉道規復自尋陽西上至夏口（上時掌翻夏戶雅翻）桓振遣鎮東將軍馮該守東岸揚武將軍孟山圖據魯山城輔國將軍桓仙客守偃月壘（壘魯水翻）衆合萬人水陸相援毅攻魯山城道規攻偃月壘無忌遏中流自辰至午二城俱潰（潰戶對翻）

與江會于夢山西南漢水之左郡月城亦生會山曰偃月壘故曲陵縣也後更爲沙羨縣治圖仙客詣走石城（走音奏竟陵縣古石城戍也圖經曰寧城二江爲郡者守天造匠西絕壁下臨漢江石城之名蓋本於此）辛巳魏大赦改元天賜築西宮十一月魏主珪如西宮命宗室置宗師八國置大師小師州郡亦各置師以辨宗黨舉才行如魏晉中正之職（魏書官氏志曰以八國姓族難分故國立大師小師令辨其宗黨品舉人才自八國以外郡各立師職分如八國比今之中正也宗室立宗師亦如州郡八國之職行下孟翻）燕王熙與苻后遊畋北登白鹿山東踰青嶺（水經注大遼水東南過遼東郡房縣西又右會白狼水水出右北平白狼縣東南北流西北屈逕白鹿山西即白狼山也青嶺即青陘在龍城東南西百餘里魏收地形志建德郡石城縣有白鹿山祠）南臨滄海而還（滄海在龍城東南西部與陽縣南還從宣翻又如字）士卒爲虎狼所殺及凍死者五千餘人十二月劉毅等進克巴陵毅號令嚴整所過百姓安悅劉裕復以毅爲兗州刺史桓振以桓放之爲益州刺史屯西陵文處茂擊破之放之走還江陵高句麗侵燕（句如字又音駒麗力知翻）戊辰魏主珪如豺山宮（豺仕皆翻）是歲晉民避亂襁負之淮北者道路相屬（襁居兩翻屬之欲翻）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一十三

別校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一十四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太中大夫提舉萬壽觀公事兼侍講上柱國河內郡開國公食邑二千二百戶食實封捌伯戶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

勅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晉紀三十六（起旃蒙大荒落盡著雍涒灘凡四年）

安皇帝己

義熙元年春正月南陽太守扶風魯宗之起兵襲襄陽桓蔚走江陵（蔚紆勿翻）己丑劉毅等諸軍至馬頭桓謙挾帝出屯江津（江津在江陵縣東三里有津鄉水經注荊州記曰江陵城南有馬牧城西七十餘里有江津長所治）遣使求割江荊二州奉送天子毅等不許辛卯魯宗之擊破振將溫楷于柞溪（水經注柞溪水出江陵縣北蓋諸池散流咸所會合積以成川東流逕魯宗之壘南又東注船官湖柞在各翻又音作）進屯紀南（紀南城在江陵北十餘里有紀南城）振留桓謙馮該守江陵引兵與宗之戰大破之劉毅等擊馮該於豫章口（水經注江水過江陵縣東得豫章口夏水所通也西北有豫章岡蓋因岡而得名其地在江陵城東二十里）桓謙棄城走毅等入江陵執卞範之等斬之桓振還望見火起知城已陷其衆皆潰振逃于溳川（水經注溳水出隨郡蔡陽縣東南大洪山東南流過隨縣西又南過安陸縣西又東南入于夏溳音云）乙未詔大處分悉委冠軍將

軍、劉毅。戊戌，大赦，改元。惟桓氏不原。以桓沖忠於王室，特宥其孫胤，以嗣宗之為雍州刺史，毛璩為征西將軍、都督益梁秦涼寧五州諸軍事，璩弟瑾為梁秦二州刺史，瑗為寧州刺史。劉懷肅追斬馮該於石城。桓謙、桓怡、桓蔚、桓謐、何澹之、溫楷皆奔秦。燕王熙伐高句麗。戊申，攻遼東。城且陷，熙命將士毋得先登，俟剷平其城，朕與皇后乘輦而入。由是城中得嚴備，卒不克而還。秦王興以鳩摩羅什為國師，奉之如神，親帥群臣及沙門聽羅什講佛經，又命羅什翻譯西域經論三百餘卷，大營塔寺，沙門坐禪者常以千數。公卿以下皆奉佛，由是州郡化之，事佛者十室而九。乞伏乾歸擊吐谷渾大孩，大破之，俘萬餘口而還。大孩走死胡園。視羆世子樹洛干帥其餘眾數千家奔莫何川，自稱車騎大將軍、大單于、吐谷渾王，輕徭薄賦，信賞必罰，吐谷渾復興，沙漒

雜種皆附之。西涼公暠自稱大將軍、大都督，領秦涼二州牧，大赦，改元建初，遣舍人黃始、梁興間行奉表詣建康。二月丁巳，留臺備法駕迎帝於江陵。劉毅、劉道規留屯夏口，何無忌奉帝東還。初，毛璩聞桓振陷江陵，帥眾三萬順流東下，將討之，使其弟西夷校尉瑾、蜀郡太守瑗出外水，參軍巴西譙縱、侯暉出涪水。蜀人不樂遠征，侯暉至五城水口，與巴西陽昧謀作亂。縱為人和謹，蜀人愛之，暉、昧共逼縱為主。縱不可，走投于水，引出，以兵逼縱登輿。縱又投地，叩頭固辭，暉縛縱於輿。還，襲毛瑾於涪城，殺之，推縱為梁秦二州刺史。璩至略城，聞變，奔還成都，遣參軍王瓊將兵討之，為縱弟明子所敗，死者什八九。益州營戶李騰開城納縱

兵民夷□遂叛分配軍營者為營戶殺璩及弟瑗，滅其家，縱稱成都王。以從弟洪為益州刺史，以明子為巴州刺史，屯白帝。於是蜀大亂，漢中空虛。氐王楊盛遣其兄子平南將軍撫據之。癸亥，魏主珪還自豺山，罷尚書三十六曹。魏二十六曹見一百九卷隆安元年三月，桓振自鄖城襲江陵。杜預曰江夏雲杜縣東南有鄖城古鄖子之國鄖音云沈約曰竟陵郡有鄖鄉縣蓋在鄖川也鄖音云荊州刺史司馬休之戰敗，奔襄陽。振自稱荊州刺史。建威將軍劉懷肅自雲杜引兵馳赴，與振戰於沙橋；雲杜縣屬江夏郡劉毅遣廣武將軍唐興助之，臨陳斬振，陳讀曰陣復取江陵。復扶又翻下復職同甲午，帝至建康。乙未，百官詣闕請罪，詔令復職。尚書殷仲文以朝廷音樂未備，言於劉裕，請治之。治直之翻裕曰：今日不暇給，且性所不解。解戶買翻下同仲文曰：好之自解。裕曰：正以解則好之，故不習耳。好呼到翻英雄之言政自度越常流世之嗜好者可以自省矣庚子，以琅邪王德文為大司馬，武陵王遵為太保，劉裕為侍中、車騎將軍、都督中外諸軍事，徐、青二州刺史如故。劉毅為左將軍，何無忌為右將軍、督豫州揚州五郡軍事、豫州刺史，劉道規為輔國將軍、督淮北諸軍事、并州刺史，魏詠之為征虜將軍、吳國內史。裕固讓不受加錄尚書事，又不受，屢請歸藩。歸藩謂歸京口也詔百官敦勸，帝親幸其第；裕惶懼，復詣闕陳請，乃聽歸藩。以魏詠之為荊州刺史，代司馬休之。初，劉毅嘗為劉敬宣寧朔參軍，劉敬宣為寧朔將軍毅為參軍時人或以雄傑許之；敬宣曰：夫非常之才，自有調度，度徒洛翻豈得便謂此君為人豪邪！此君之性，外寬而內忌，自伐而尚人，若一旦遭遇，亦當以陵上取禍耳。敬宣之論劉毅其知之審矣然以此觀人聖人猶曰包□毅聞而恨之。及敬宣為江州，辭以無功，不宜援任，先於毅等。毅等謂劉毅等裕不許。毅使人言於裕曰：劉敬宣不豫建義。猛將勞臣，方須敘報；將即亮翻如敬宣之比，宜令在後。若使君不忘平生，謂敬宣父子劉牢之事裕將軍之舊正可為員外常侍耳。員外散騎常侍晉置聞已授郡，實為過優；以敬宣為晉陵太守尋復為江州，尤用駭惋。惋烏貫翻敬宣愈不自安，自表解職，乃召還為宣城內史。夏，四月，劉裕旋鎮京口，改授都督荊、司等十六州諸軍事，加領兗州刺史。盧循遣使貢獻。使疏吏翻時朝廷新定，未暇征討。壬申，以循為廣州刺史，徐道覆為始興相。循遺劉裕益智粽；遺于季翻□□南方草木狀益智子如筆毫長七八分二月花色若蓮著實五六月熟味辛雜五味中芬芳亦可鹽曝交阯九真有之裕報以續命湯。裕以此報循蓋以益智調循而以續命譏之也以前琅邪內史王誕為平南長史。誕說循曰：誕本非

戎哉在此無用（談輸苪翻王氏江南衣冠稱首故云本作戎哉）素為劉鎮軍所厚若得北歸必蒙寄任公私際會仰答厚恩循甚然之劉裕與循書令遣吳隱之還循不從誕復說循曰（復扶又翻）將軍今留吳公公私非計孫伯符豈不欲留華子魚邪但以一境不容二君耳於是循遣隱之與誕俱還（元興元年桓玄流王誕於番禺三年盧循破廣州四年華歆以豫章歸孫策策死孫權遣還許事見六十三卷漢獻帝建安華戶化翻）初南燕主備德仕秦為張掖太守（事見一百二卷海西公太和五年）其兄納與母公孫氏居于張掖備德之從秦王堅寇淮南也（寇淮南見一百五卷孝武帝太元八年）留金刀與其母別備德與燕王垂舉兵於山東張掖太守苻昌收納及備德諸子皆誅之公孫氏以老獲免納妻段氏方娠未決獄掾呼延平備德之故吏也（掾俞絹翻）竊以公孫氏及段氏逃于羌中段氏生子超十歲而公孫氏病臨卒以金刀授超曰汝得東歸當以此刀還汝叔也呼延平又以超母子奔涼及呂隆降秦超隨涼州民徙長安（秦徙涼州民見上卷元興二年）平卒段氏為超娶其女為婦超恐為秦人所錄（為所翻錄收也為所收錄不得歸南然矣）乃陽狂行乞秦人賤之惟東平公紹見而異之言於秦王興曰慕容超姿幹瓌偉（瓌公回翻）殆非真狂願微加官爵以縻之興召見與語超（語牛倨翻）

故為謬對或問而不答興謂紹曰諺云妍皮不裹癡骨徒妄語耳乃罷遣之備德聞納有遺腹子在秦遣濟陰人吳辯往視之（辯皮莧翻）辯因鄉人宗正謙賣卜在長安以告超（宗正以官為氏）超不敢告其母妻潛與謙變姓名逃歸南燕行至梁父（父音甫）鎮南長史悅壽以告兗州刺史慕容法（法以慕容為氏史言其族）法曰昔漢有卜者詐稱衛太子（見二十三卷昭帝始元五年）今安知非此類也不禮之超由是與法有隙（隙綺戟翻本作隟）備德聞超至大喜遣騎三百迎之（騎奇寄翻下同）超至廣固以金刀獻於備德備德慟哭悲不自勝（勝音升）封超為北海王拜侍中驃騎大將軍司隸校尉（驃匹妙翻）開府妙選時賢為之僚佐備德無子欲以超為嗣超入則侍奉盡歡出則傾身下士（下遐稼翻）由是內外譽望翕然歸之　五月桂陽太守章武王秀（秀武陵王遵之子以宗室封章武王至是為桂陽太守）益州刺史司馬軌之謀反伏誅秀妻桓振之妹也故自疑而反　桓玄餘黨桓亮苻宏等擁眾寇亂郡縣者以十數劉毅劉道規檀祗等分兵討滅之荊湘江豫皆平詔以毅為都督淮南等五郡軍事豫州刺史（淮南宣城歷陽廬江安豐五郡）何無忌為都督江東五郡軍事會稽內史（會工外翻）北青州刺史劉該反引魏為援

清河陽平二郡太守孫全聚衆應之六月魏豫州刺史索度眞大將軍斛斯蘭寇徐州圍彭城劉裕遣其弟南彭城內史道憐東海太守孟龍符將兵救之斬說及全魏兵敗走龍符懷玉之弟也　秦隴西公碩德伐仇池屢破楊盛兵將軍斂俱攻漢中掠成固徙流民三千餘家於關中秋七月楊盛請降於秦秦以盛爲都督益寧二州諸軍事征南大將軍益州牧　劉裕遣使求和於秦且求南鄉等諸郡秦王興許之羣臣咸以爲不可興曰天下之善一也劉裕拔起細微能誅討桓玄興復晉室內釐庶政外修封疆吾何惜數郡不以成其美乎遂割南鄉順陽新野舞陰等十二郡歸于晉　八月燕遼西太守邵顏有罪亡命爲盜九月中常侍郭仲討斬之　汝水竭　南燕主備德惡之俄而寢疾北海王超請禱之備德曰人主之命短長在天非汝水所能制也固請不許戊午備德引見羣臣于東陽殿議立超爲太子俄而地震百官驚恐備德亦不自安還宮是夜疾篤瞑不能言段后大呼令召中書作詔立超可乎備德開目頷之乃立超爲皇太子大赦備德尋卒爲十餘棺夜分出四門潛瘞山谷　己未超即皇帝位大赦改元太上尊段后爲皇太后以北地王鍾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慕容法爲征南大將軍都督徐兗揚南兗四州諸軍事加慕容鎮開府儀同三司以尚書令封孚爲太尉鞠仲爲司空封嵩爲尚書左僕射癸亥虛葬備德於東陽陵諡曰獻武皇帝廟號世宗超引所親公孫五樓爲腹心備德故大臣北地王鍾段宏等皆不自安求補外職超以鍾爲青州牧宏爲徐州刺史公孫五樓爲武衛將軍領屯騎校尉內參政事封孚諫曰臣聞親不處外羇不處內鍾國之宗臣社稷所賴宏外戚懿望百姓具瞻正應參翼百揆不宜遠鎮外方今鍾等出藩五樓內輔臣竊未安超不從鍾宏心皆不平相謂曰黃犬之皮恐終補狐裘也五樓聞而恨之

魏誅之卒江陵令羅脩謀舉兵襲江陵奉王慧龍爲主劉裕以并州刺史劉道規爲都督荊寧等六州諸軍事荊州刺史脩不果發奉慧龍奔秦慧龍得免事見一百十二卷元興二年

乞伏乾歸伐仇池爲楊盛所敗敗補邁翻

西涼公暠與長史張邈謀徙都酒泉以逼沮渠蒙遜沮子余翻以張體順爲建康太守鎮樂涫漢志樂涫縣屬酒泉郡張氏分爲建康郡涫音官以宋繇爲敦煌護軍與其子敦煌太守讓鎮敦煌遂遷于酒泉李暠遷酒泉欲以逼沮渠蒙遜知反爲蒙遜所逼郭歟從門翻暠手令戒諸子以爲從政者當審慎賞罰勿任愛憎近忠正遠佞諛近其靳翻諛羊朱翻勿使左右竊弄威福毀譽之來當研覈真僞聽訟折獄必和顏任理慎勿逆詐億必朱子曰逆未至而迎之也詐謂人欺己也億未見而意之也必期必也專亭余輕加聲色務廣咨詢勿自專用吾蒞事五年雖未能息民然含垢匿瑕朝爲寇讎夕委心膂粗無負於新舊粗坐五翻事任公平坦然無類類盧對翻節也疵也初不容懷有所損益計近則如不足經遠乃爲有餘庶亦無愧前人也十二月燕王熙襲契丹契丹本東胡種其先爲匈奴所破保鮮卑山魏青龍中部酋比能桀驁爲幽州刺史王雄所殺衆遂微逃潢水之南黃龍之北後號曰契丹[illegible]經大呂反契丹之契讀如喫

二年春正月甲申魏主珪如豺山宮諸州置三刺史郡置三太守縣置三令長刺史令長各之州縣長知兩翻之往也太守雖置而未臨民功臣爲州者皆徵還京師以爵歸第

益州刺史司馬榮期擊譙明子于白帝破之

燕王熙至陘北陘北陘山之北也陘音刑畏契丹之衆欲還苻后不聽戊申遂棄輜重重直用翻輕兵襲高句麗

南燕主超猜虐日甚政出權倖盤于遊畋盤樂也畋亭年翻封孚韓諄屢諫不聽聽丁定翻諄竹倫翻超嘗臨軒問孚曰朕可方前世何主對曰桀紂超慙怒孚徐步而出不爲改容爲于僞翻鞠仲謂孚曰與天子言何得如是宜還謝孚曰行年七十惟求死所耳竟不謝超以其時望優容之

桓玄之亂河間王曇之子國璠叔璠奔南燕[illegible]

二月甲戌國璠等攻陷弋陽

燕軍行三千餘里士馬疲凍死者屬路屬之欲翻攻高句麗木底城不克而還木底城在南蘇之東唐置木底州句如字又音駒麗力知翻夕陽公雲傷於矢且畏燕王熙之虐遂以疾去官爲後燕人殺熙立雲張本

三月庚子魏主珪還平城夏四月庚申復如豺山宮復扶又翻甲午還平城

柔然社崙侵魏邊崙盧昆翻

五月，燕主寶之子博陵公虔、上黨公昭皆以嫌疑賜死。六月，秦隴西公碩德自上邽入朝，秦王興為之大赦。（為于偽翻）及歸，送之至雍乃還。（雍於用翻）興事晉公緒及碩德皆如家人禮，車馬服玩先奉二叔，而自服其次，國家大政皆咨而後行。禿髮傉檀伐沮渠蒙遜，（傉奴沃翻沮子余翻）蒙遜嬰城固守，傉檀至赤泉而還。（赤泉在張掖氐池縣）獻馬三千匹、羊三萬口于秦。秦王興以為忠，以傉檀為都督河右諸軍事、車騎大將軍、涼州刺史，鎮姑臧，徵王尚還長安。涼州人申屠英等遣主簿胡威詣長安請留尚，興弗許。威見興，流涕言曰：臣州奉戴王化，於茲五年，（隆安五年九月呂隆降秦至是纔未五春）土宇僻遠，威靈不接，士民甞膽抆血，共守孤城，（抆武粉翻又文運翻拭也）仰恃陛下聖德，俯仗良牧仁政，克自保全，以至今日。陛下柰何乃以臣等貿馬三千匹、羊萬口，（貿音茂易也市賣也）賤人貴畜，（畜許又翻）無乃不可！若軍國須馬，直煩尚書一符，臣州三千餘戶，各輸一馬，朝下夕辦，何難之有！昔漢武傾天下之資力，開拓河西，以斷匈奴右臂，今陛下無故棄五郡之地忠良華族以資暴虜，（斷丁管翻此五郡謂漢所開武威張掖敦煌酒泉金城）豈惟臣州士民墜於塗炭，恐方為聖朝旰食之憂。（旰古案翻）興悔之，使西平人車普馳止王尚，又遣使諭傉檀。會傉檀已帥步騎三萬軍于五澗，（五澗在姑臧南）（車尺遮翻使疏吏翻帥讀曰率）普先以狀告之，傉檀遽逼遣王尚。尚出自清陽門，傉檀入自涼風門。（南陽當作清陽涼風門姑臧城南門也）別駕宗敞送尚還長安，（[illegible]）傉檀謂敞曰：吾得涼州三千餘家，情之所寄，唯卿一人，柰何捨我去乎？敞曰：今送舊君，所以忠於殿下也。傉檀曰：吾新牧貴州，懷遠安邇之略如何？敞曰：涼土雖弊，形勝之地，殿下惠撫其民，收其賢俊，以建功名，其何求不獲！因薦本州文武名士十餘人，傉檀嘉納之。王尚至長安，興以為尚書。傉檀燕羣臣於宣德堂，仰視歎曰：古人有言：作者不居，居者不作，信矣！武威孟禕曰：昔張文王始為此堂，於今百年，十有二主矣。（張駿卒私諡曰文王張氏自駿至重華耀靈祚玄靚天錫凡六主梁熙呂光呂紹呂纂呂隆王尚又六主通十二主禕許韋翻）信思順者，可以久處。（處昌呂翻）傉檀善之。魏主珪規度平城，（度徒洛翻）欲擬鄴、洛、長安，脩廣宮室，以濟陽太守莫題有巧思，（惠帝分陳留為濟陽國後因以為郡濟子禮翻思相吏翻）召見，與之商功。題久侍稍怠，珪怒，賜死。題，含之孫也。（此莫題非高邑公莫題莫）（含見八十九卷愍帝建興三年）於是發八部五百里內男丁築灅南宮，（魏先建八部大人既得中原建平城為代都分布八部於畿內灅力水翻）闕門高十餘丈，（高居傲翻）穿溝池，廣苑囿，規立外城，方二十里，分置市

里三十日罷。秋七月，魏太尉宜都丁公穆崇薨。（周公諡法：述義不克曰丁。）八月，禿髮傉檀以興城侯文支鎮姑臧，自還樂都。（樂音洛。）雖受秦爵命，然其車服禮儀皆如王者。甲辰，魏主珪如豺山宮，遂之石漠。（自陰山以北，有大漠，有白漠，黑漠，石漠。白黑二漠以其色爲名，石漠蓋其北皆石磧也。史：石漠在漢定襄郡武要縣西北塞外。）九月，度漠北。癸巳，南還長川。（長川在秦玄翰西北。）劉裕聞譙縱反，遣龍驤將軍毛脩之將兵與司馬榮期、文處茂、時延祖共討之。（處，昌呂翻。）脩之至宕渠，（宕渠縣，漢屬巴郡，蜀分巴西郡。惠帝復分巴西置宕渠郡，五代志：合州石鏡縣，舊置宕渠郡，梁置宕渠郡。宕渠郡當自白帝上成都之路，宕渠在其北。）榮期爲其參軍楊承祖所殺，承祖自稱巴州刺史。脩之退還白帝。禿髮傉檀求好於西涼，（好，呼到翻。）西涼公暠許之。沮渠蒙遜襲酒泉，至安珍，（安珍，酒泉郡界。）暠戰敗，城守，蒙遜引還。（翻。安彌縣也，後人從省書之，誤，又以彌爲珍。）南燕公孫五樓欲擅朝權，（朝，直遙翻。）譖北地王鍾於南燕主超，請誅之。南燕主備德之卒也，（卒，子恤翻。）慕容法不奔喪，超遣使讓之。（使，疏吏翻。）法懼，遂與鍾及段宏謀反。超聞之，徵鍾，鍾稱疾不至。超收其黨侍中慕容統等殺之。征南司馬卜珍告左僕射封嵩數與法往來，疑有姦；超收嵩下廷尉。太后懼，泣告超曰：「嵩數遣黃門令牟常說吾云：帝非太后所生，恐依永康故事，（數，所角翻。說，輸芮翻。燕主寶永康元年遇殺其母段氏，事見一百八卷孝武帝太元二十一年。）我婦人識淺，恐爲帝見殺，即以語法。（語，牛倨翻。）法爲謀，見誤，知復何言！」超乃車裂嵩。西中郎將封融奔魏。超遣慕容鎮攻青州，慕容昱攻徐州，右僕射濟陽王凝及韓範攻兗州。（南燕青州刺史鎮東萊，徐州刺史鎮莒城，兗州刺史鎮梁父。父，音甫。）昱拔莒城，段宏奔魏。封融集羣盜襲石塞城，（塞，悉則翻。）殺鎮西大將軍餘鬱，國中振恐。濟陽王凝謀殺韓範，襲廣固，範知之，勒兵攻凝，凝奔梁父，範并其眾，攻梁父，克之。凝奔秦。慕容法出奔魏。慕容鎮克青州，鍾殺其妻子，爲地道以出，與高都公始皆奔秦，秦以鍾爲始平太守，凝爲侍中。南燕主超好變更舊制，朝野多不悅，又欲復肉刑，增置烹轘之法，（好，呼到翻。更，工衡翻。轘，戶慣翻，車裂也。）眾議不合而止。冬，十月，封孚卒。（慕容超之立，雖非少主之時，超乃國家之大臣，孚不能推心仰輔，使之阻兵以至其凶，雖劉裕之在未至，倒挫其公，咸矣。）尚書論建義功，奏封劉裕豫章郡公，劉毅南平郡公，何無忌安成郡公，自餘封賞有差。梁州刺史劉稚反，毅遣將討禽之。（將，即亮翻。）庚申，魏主珪還平城。乙亥，以左將軍孔安國爲尚書左僕射。十一月，禿髮傉檀遷于姑臧。乞伏乾歸入朝于秦。（朝，直遙翻。）十二月，以何無忌爲都督荊江豫三州八郡軍事、江州刺史，

君善荆州之武昌上洲之尋陽章臺陵縣川郡陽南襄豫州之晉熙是歲桓石綏與司馬國璠陳襲聚衆胡桃山爲寇胡桃山在陽郡界石綏字袁劉毅遣司馬劉懷肅討破之石綏石生之弟也

三年春正月辛丑朔燕大赦改元建始秦王興以乞伏乾歸浸強難制留爲主客尚書漢成帝置四曹尚書其四曰主客以其世子熾磐行西夷校尉監其部衆客主外國事奉故者而留之熾磐以乾歸亦不可得二月己酉劉裕詣建康固辭新所除官欲詣廷尉詔從其所守裕乃還丹徒魏主珪立其子脩爲河間王處文爲長樂王連爲廣平王黎爲京兆王殷仲文素有才望自謂宜當朝政悒悒不得志悒不自安之貌出爲東陽太守尤不樂殷仲文黨於桓玄以才望希進而不得進故不自安也何無忌素慕其名東陽無忌所統無忌督江東五郡仲文許便道脩謁無忌喜欽遲之遲直吏翻而仲文失志恍惚遂不過府府謂督府治所也恍呼廣翻無忌以爲薄己大怒會南燕入寇無忌言於劉裕曰桓胤殷仲文乃腹心之疾北虜不足憂也閏月劉裕府將駱冰謀作亂將發事覺裕斬之因言冰與仲文桓石松曹靖之下承之劉延祖潛相連結謀立桓胤爲主皆族誅之燕王熙爲其后苻氏起承華殿負土於北門土與穀同價宿軍典軍杜靜載棺詣闕極諫熙斬之苻氏嘗季夏思凍魚仲冬須生地黃熙下有司切責不得而斬之夏四月癸丑苻氏卒熙哭之懣絕久而復蘇喪之如父母服斬衰食粥命百官於宮內設位而哭使人案檢哭者無淚則罪之群臣皆含辛以爲淚高陽王妃張氏熙之嫂也美而有巧思熙欲以爲殉乃毀其襚韡中得弊氈遂賜死右僕射韋璆等皆恐爲殉沐浴俟命公卿以下至兵民戶率營陵周圍數里熙謂監作者曰善爲之朕將從往丁酉燕太后段氏去尊號出居外宮氏王楊盛以平北將軍苻宣爲梁州督護將兵入漢中秦梁州別駕呂瑩等起兵應之刺史王敏攻之瑩等求援於盛盛遣軍臨濜口敏退屯武興

（盧，徐刃翻。）盛復通於晉，（孝武太元十九年，楊盛來稱藩，所以不與晉通者，以桓玄之亂也。復，扶又翻。）晉以盛爲都督隴右諸軍事、征西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盛因以宣行梁州刺史。

（……）待進謀反，誅。進，定之子也。（孝武太元十一年，楊定降，見一百六卷。）

魏主珪北巡，至濡源。（濡，乃官翻。）

魏常山王遵以罪賜死。

初，魏主珪滅劉衛辰，其子勃勃奔秦，（見一百八卷孝武太元十六年。）秦高平公沒弈干以女妻之。（妻，七細翻。）勃勃魁岸，美容儀，性辯慧，（辯，……）秦王興見而奇之，與論軍國大事，寵遇踰於勳舊。興弟邕諫曰：「勃勃不可近也。」（近，其靳翻。）興曰：「勃勃有濟世之才，吾方與之平天下，奈何逆忌之！」乃以勃勃爲安遠將軍，使助沒弈干鎮高平，以三城、朔方雜夷（魏收地形志，偏城郡貴武縣有三城。唐延州豐林縣，古三城縣地。）及衛辰部衆三萬配之，使伺魏間隙。（間，古莧翻。）邕固爭以爲不可。興曰：「卿何以知其爲人？」邕曰：「勃勃奉上慢，御衆殘，貪猾不仁，輕爲去就；寵之踰分，（分，扶問翻。）恐終爲邊患。」興乃止。久之，竟以勃勃爲安北將軍、五原公，配以三交五部鮮卑及雜虜二萬餘落，鎮朔方。（爲勃勃叛秦、興悔不用邕言張本。）

魏主珪歸所虜秦將唐小方于秦，（將，即亮翻。）秦王興請歸賀狄干，仍送良馬千匹以贖狄伯支；珪許之。（秦留賀狄干，見一百十二卷元興元年。狄伯支、唐小方被執，見上卷元興元年。）勃勃聞秦復與魏通而怒，（復，扶又翻。）乃謀叛秦。（楚白公勝所以作亂於楚者，其事正如此。）柔然可汗社崘獻馬八千匹于秦，至大城，（大城縣，前漢屬西河郡，後漢屬朔方郡，魏晉省。崘，盧昆翻。）勃勃掠取之，悉集其衆三萬餘人僞畋於高平川，因襲殺沒弈干而并其衆。勃勃自謂夏后氏之苗裔，（史記及漢書皆云：匈奴，夏后氏苗裔，淳維之後。……）六月，自稱大夏天王、大單于，（晉書：赫連勃勃字屈孑，匈奴右賢王去卑之後，劉元海之族也。曾祖劉武，……）大赦，改元龍升。置百官，以其兄右地代爲丞相，封代公；力俟提爲大將軍，封魏公；叱干阿利爲御史大夫，封梁公；弟阿利羅引爲司隸校尉；若門爲尚書令；叱以鞬爲左僕射；（鞬，居言翻。）乙斗爲右僕射。

賀狄干久在長安，常幽閉，因習讀經史，舉止如儒者。及還，魏主珪見其言語衣服皆類秦人，以爲慕而效之，怒，并其弟歸殺之。

秦王興以太子泓錄尚書事。

秋，七月，戊戌朔，日有食之。

汝南王遵之坐事死。遵之，亮之五世孫也。（汝南王亮死於楚王瑋之難。）

癸亥，燕王熙葬其后苻氏于徽平陵，喪車高大，毀北門而出。熙被髮徒跣，步從二十餘里。（被，皮義翻。從，才用翻。）甲子，大赦。

初，中衛將軍馮跋及弟侍御郎素弗皆得罪於熙，熙欲殺之，跋亡命山澤。熙賦役繁數，民不堪命。（數，所角翻。）跋、素弗與其從弟萬泥謀曰：「吾輩還首無路，（……）請……

也。首，式救翻。不若因民之怨，共舉大事，可以建公侯之業；事之不捷，死未晚也。遂相與乘車，使婦人御，潛入龍城，匿於北部司馬孫護之家。及熙出送葬，跋等與左衛將軍張興及苻進餘黨作亂。跋素與慕容雲善，乃推雲為主。雲以疾辭，跋曰：河間淫虐，人神共怒，此天亡之時也。公高氏名家，何能為人養子，而棄難得之運乎！扶之而出。跋弟乳陳等帥眾攻弘光門，帥，讀曰率。鼓噪而進，禁衛皆散走。遂入宮授甲，閉門拒守。中黃門趙洛生走告于熙，熙曰：鼠盜何能為！朕當還誅之。乃置后柩於南苑，收髮貫甲，馳還赴難；難，乃旦翻。夜，至龍城，攻北門，不克，宿於門外。乙丑，雲即天王位，大赦，改元正始。熙退入龍騰苑，尚方兵褚頭踰城從熙，稱營兵同心效順，唯俟軍至。熙聞之，驚走而出，左右莫敢迫。熙從溝下潛遁，良久，左右怪其不還，相與尋之，唯得衣冠，不知所適。中領軍慕容拔謂中常侍郭仲曰：大事垂捷，而帝無故自驚，深可怪也。然城內企遲，遲，直利翻。至必成功，不可稽留。吾當先往趣城，趣，七喻翻。卿留待帝，得帝速來；若帝未還，吾得如意，安撫城中，徐迎未晚。乃分將壯士二千餘人登北城。將士謂熙至，皆投

仗請降。既而熙久不至，拔兵無後繼，眾疑懼，復下城赴苑，遂皆潰去。拔為城中人所殺。丙寅，熙微服匿於林中，為人所執，送於雲，雲數而殺之，并其諸子。雲復姓高氏。幽州刺史上庸公懿以令支降魏；懿，評之孫也。魏以懿為平州牧、昌黎王。魏王珪自濡源西如參合陂，乃還平城。秃髮傉檀復貳於秦，遣使邀乞伏熾磐，熾磐斬其使送長安。南燕主超母妻猶在秦，超遣御史中丞封愷使於秦以請之。秦王興曰：昔苻氏之敗，太樂諸伎悉入于燕。今稱藩送伎，或送吳口千人，所請乃可得也。超與群臣議之，左僕射段暉曰：陛下嗣守社稷，不宜以私親之故遂降尊號；且太樂先代遺音，不可與也。不如掠吳口與之。尚書張華曰：侵掠鄰國，兵連禍結，此既能往，彼亦能來，非國家之福也。陛下慈親在人掌握，豈可靳惜虛名，不為之降屈乎！中書令韓範嘗與秦王俱為苻氏太子舍人，若使之往，必得如志。超從之，乃使韓範聘于

子、稱藩奉表慕容凝言於興曰燕王得其母妻不可復臣宜先使送伎興乃謂範曰朕歸燕王家屬必矣然今天時尚熱當俟秋涼八月秦使員外散騎常侍韋宗聘於燕超與羣臣議見宗之禮張華曰陛下前既奉表今宜北面受詔封逞曰大燕七聖重光（自廆皝儁暐至垂德超凡七主重直龍翻）柰何一旦為豎子屈節超曰吾為太后屈願諸君勿復言（為于偽翻復扶又翻）遂北面受詔　毛脩之與漢嘉太守馮遷合兵擊楊承祖斬之脩之欲進討譙縱益州刺史鮑陋不可脩之上表言人之所以重生實有生理可保臣之情地生塗已竭（謂其父瑾及叔父璩為蜀人所殺脩之欲致死復讎不復求生路也）所以借命朝露者（朝露易晞言不久生也）庶憑天威誅夷讎逆今屢有可乘之機而陋每違期不赴臣雖効死寇庭而救援理絕將何以濟劉裕乃表襄城太守劉敬宣帥眾五千伐蜀（晉氏南渡置襄城郡於江南領繁昌等縣孝武罷襄城郡為繁昌縣屬淮南郡今太平州繁昌縣即其地繁昌本漢潁川郡屬縣因僑立而是縣之名遂移於江南此襄城蓋敬宣以舊郡僑領太守也帥讀曰率）以劉道規為征蜀都督　魏主珪如豺山宮侯官告司空庾岳服飾鮮麗行止風采擬則人君（侯官見上卷元興二年）珪收岳殺之　北燕王雲以馮跋為都督中外諸軍事開府儀同三司錄尚書事馮萬泥為尚書令馮素弗為昌黎

尹馮弘為征東大將軍孫護為尚書左僕射張興為輔國大將軍弘跋之弟也　九月譙縱稱藩於秦　禿髮傉檀將五萬餘人伐沮渠蒙遜（傉奴沃翻將即亮翻沮子余翻）蒙遜與戰於均石大破之（均石在張掖之東西郡之西蓋西郡界）進攻西郡太守楊統於日勒降之（日勒縣屬張掖郡後分置西郡治日勒賢曰日勒故城在今甘州刪丹縣東南）　冬十月秦河州刺史彭奚念叛降於禿髮傉檀秦以乞伏熾盤行河州刺史（熾昌志翻）　南燕主超使左僕射張華給事中宗正元獻太樂伎一百二十人於秦秦王興乃還超母妻厚其資禮而遣之超親帥六宮迎於馬耳關（厚戶遘翻帥讀曰率據水經注東莞章縣有馬耳山關置水出焉按地形志泰山郡臺縣有馬耳山）　夏王勃勃破鮮卑薛干等三部（薛干晉書載記作薛干蜀本作薛干）降其眾以萬數（降戶江翻）進攻秦三城已北諸戍斬秦將楊丕姚石生等諸將皆曰陛下欲經營關中宜先固根本使人心有所憑係高平山川險固土田饒沃可以定都勃勃曰卿知其一未知其二吾大業草創士眾未多姚興亦一時之雄諸將用命關中未可圖也我今專固一城彼必并力於我眾非其敵亡可立待不如以驍騎風馳（并卑名翻驍堅堯翻騎奇寄翻）出其不意救前則擊後救後則擊前使彼疲於奔命我則游食自若不及十年嶺北河東

盡為我有待興既死嗣子闇弱徐取長安在吾計中矣於是侵掠嶺北嶺北諸城門不晝啟興乃歎曰吾不用黃兒之言以至於此黃兒夔小字也勃勃求婚於禿髮傉檀傉檀不許十一月勃勃帥騎二萬擊傉檀至于支陽支陽縣漢屬金城郡晉分屬廣武郡劉[illegible]黃河漢安[illegible]縣杜佑曰唐會州會寧縣漢枝陽縣[illegible]殺傷萬餘人驅掠二萬七千餘口牛馬羊數十萬而還還從宣翻又如字傉檀帥眾追之帥讀曰率焦朗曰勃勃天姿雄健御軍嚴整未可輕也不如從溫圍北渡趣萬斛堆溫圍水名水經河水北逕武威媼圍縣東北溫圍其即漢之媼圍縣[illegible]七[illegible]阻水結營扼其咽喉咽音煙喉[illegible]百戰百勝之術也傉檀將賀連怒曰勃勃敗亡之餘烏合之眾奈何避之示之以弱宜急追之傉檀從之勃勃於陽武下峽鑿凌凌力證翻冰也又閭承翻鑿冰以塞路埋車以塞路置兵死地使人自為戰塞悉則翻勒兵逆擊傉檀大破之追奔八十餘里殺傷萬計名臣勇將死者什六七將即亮翻傉檀與數騎奔南山漢書地理志武威郡蒼松縣有南山松陝余謂此南山自羌中連延西平金城之界東出至于姑臧之南皆此山也傉檀於枝陽奔南山也幾為追騎所得幾居希翻騎奇寄翻勃勃積尸而封之號曰髑髏臺髑徒谷翻髏音婁勃勃又敗秦將張佛生於青石原敗補邁翻後漢書西羌傳安定有青石岸安定唐之涇州涇州有青石嶺俘斬五千餘人傉檀懼外寇之逼徙三百里內民皆入姑臧

國人駭怨弟各成七兒因之作亂[illegible]一夕聚眾至數千人殿中都尉張猛大言於眾曰主上陽武之敗蓋恃眾故也責躬悔過何損於明而諸君遽從此小人為不義之事殿中兵今至禍在目前矣眾聞之皆散七兒奔晏然追斬之軍諮祭酒梁裒輔國司馬邊憲等謀反傉檀皆殺之自是之後禿髮氏之勢日以衰矣魏主珪還平城 十二月戊子武岡文恭侯王謐薨謐[illegible]曰恭 是歲西涼公暠以前表未報前奏表見上年復遣沙門法泉間行奉表詣建康間古莧翻復扶又翻四年春正月甲辰以琅邪王德文領司徒劉毅等不欲劉裕入輔政議以中領軍謝混為揚州刺史王謐薨揚州[illegible]史[illegible]兵[illegible]官人或欲令裕於丹徒領揚州以內事付孟昶昶丑兩翻遣尚書右丞皮沈以二議諮裕皮姓也沈持林翻先見裕記室錄事參軍劉穆之具道朝議朝直遙翻穆之偽起如廁[illegible]密疏白裕曰皮沈之言不可從裕既見沈且令出外呼穆之問之穆之曰晉朝失政日久朝直遙翻天命已移公興復皇祚勳高位重今日形勢豈得居謙遂為守藩之將邪將即亮翻劉孟諸公與公俱起布衣共立大義以取富貴事有先後故一時相推非為委體心服宿定臣主之分也分扶問翻力敵勢均終相吞

嘆後果如穆之之言揚州根本所係不可假人前者以授王
謐事出權道見上卷元興二年今若復以佗授復扶又翻下同便
應受制於人一失權柄無由可得將來之危難可熟
念今朝議如此宜相酬答必云在我措辭又難唯應
云神州治本宰輔崇要治直吏翻此事既大非可懸論便
暫入朝共盡同異公至京邑彼必不敢越公更授餘
人明矣裕從之朝廷乃徵裕為侍中車騎將軍開府
儀同三司揚州刺史錄尚書事徐兗二州刺史如故
騎奇寄翻裕表解兗州以諸葛長民為青州刺史鎮丹徒
劉道憐為并州刺史戍石頭　庚申武陵忠敬王遵
薨　魏主珪如豺山宮遂至寧川寧川即後漢上谷郡之寧縣也前漢
門寧縣地理志曰于延水出代郡且如縣塞外東至寧入沽水經注曰于延水還逕城南又東左與寧川水合水出上寧縣西北東南逕注于延水又東逕下寧縣故城南地理志寧縣地闞駰曰且子如胡
南燕主超尊其母段氏為皇太后妻呼延氏為皇后
超祀南郊有獸如鼠而赤大如馬來至壇側須臾大
風晝晦羽儀帷幄皆毀裂賈公彥曰在旁曰帷四合象宮室曰幄超懼
以問太史令成公綏對曰陛下信用姦佞誅戮賢良
賦斂繁多事役殷重之所致也斂力贍翻超乃大赦黜公
孫五樓等俄而復用之復扶又翻　北燕王雲立妻李氏
為皇后子彭城為太子　三月庚申葬燕王熙及苻

后于徽平陵諡熙曰昭文皇帝　高句麗遣使聘北
燕且敘宗族雲本高句麗支屬詳見一百九卷隆安元年使疏吏翻　北燕王雲
遣侍御史李拔報之　夏四月尚書左僕射孔安國
卒甲午以吏部尚書孟昶代之昶丑兩翻　北燕大赦
五月北燕以尚書令馮萬泥為幽冀二州牧鎮肥如
中軍將軍馮乳陳為并州牧鎮白狼前漢右北平郡有白狼縣師古
曰有白狼山故以名縣後漢晉省魏收地形志曰世祖太平眞君八年罷建德郡治白狼城屬唐
營州界撫軍大將軍馮素弗為司隸校尉司隸校尉
務銀提為尚書令　譙縱遣使稱藩於秦使疏吏翻又與
盧循潛通縱上表請桓謙於秦欲與之共擊劉裕秦
王興以問謙謙曰臣之累世著恩荊楚若得因巴蜀
之資順流東下士民必翕然響應興曰小水不容巨
魚若縱之才力自足辦事亦不假君以為鱗翼宜自
求多福遂遣之謙至成都虛懷引士縱疑之置於龍
格使人守之龍格蓋即今成都府賓都縣成靈之地謙泣謂諸弟曰姚
主之言神矣　秦王興以禿髮傉檀外內多難時傳檀渾
諸將夷承輸國司馬是等謀反傉檀悉誅之晉書載記曰傉檀伐南涼之敗乃有遣涼之數難乃旦翻
欲因而取之使尚書郎韋宗往覘之覘丑廉翻又丑豔翻傉
檀與宗論當世大略縱橫無窮縱子容翻宗退歎曰奇才
英器不必華夏夏戶雅翻明智敏識不必讀書吾乃今知

九州之外五經之表復自有人也傉檀之才辯博通以敵其父兄分兄之以敵翰人之識量者而卒以蠻夷古者輕用兵也猶之於古善智於拜之流而才識又不及焉復洪又溺歸言於興曰涼州雖弊傉檀權譎過人未可圖也譎古穴翻興曰劉勃勃以烏合之衆猶能破之況我舉天下之兵以加之乎宗曰不然形移勢變反覆萬端附蜀李延復當於之陵人者易敗易以豉翻戒懼者難攻傉檀之所以敗於勃勃者輕之也今我以大軍臨之彼必懼而求全臣竊觀羣臣才略無傉檀之比者雖以天威臨之亦未敢保其必勝也興不聽使其子中軍將軍廣平公弼後軍將軍斂成鎮遠將軍乞伏乾歸帥步騎三萬襲傉檀左僕射齊難帥騎二萬討勃勃帥讀曰率下同吏部尚書尹昭諫曰傉檀恃其險遠故敢違慢不若詔沮渠蒙遜及李暠討之使自相困斃不必煩中國之兵也亦不聽興遺傉檀書曰遺于季翻今遣齊難討勃勃恐其西逸故令弼等於河西邀之傉檀以為然遂不設備弼濟自金城自金城濟河也姜紀言於弼曰今王師聲言討勃勃傉檀猶豫守備未嚴願給輕騎五千騎奇寄翻掩其城門則山澤之民皆為吾有孤城無援可坐克也弼不從進至漠口漠口在昌松郡界謂之昌松漠口觀姚弼敗此形志昌松郡有漠口縣昌松太守蘇霸閉城拒之弼遣人諭之使降霸曰汝

棄信誓而伐與國吾有死而已何降之有降戶江翻弼進攻斬之長驅至姑臧傉檀嬰城固守出奇兵擊弼破之弼退據西苑城中人王鍾等謀為內應事泄傉檀欲誅首謀者而赦其餘前軍將軍伊力延侯曰今彊寇在外而姦人竊發於內危孰甚焉不悉阬之何以懲後傉檀從之殺五千餘人命郡縣悉散牛羊於野斂成縱兵鈔掠鈔楚交翻傉檀遣鎮北大將軍俱延鎮軍將軍敬歸等擊之秦兵大敗斬首七千餘級傉檀以牛羊餌斂成而敗之也姚弼固壘不出傉檀攻之未克秋七月興遣衛大將軍常山公顯帥騎二萬為諸軍後繼至高平聞弼敗倍道赴之顯遣善射者孟欽等五人挑戰於涼風門挑徒了翻弦未及發傉檀材官將軍宋益等迎擊斬之顯乃委罪斂成遣使謝傉檀慰撫河外引兵還傉檀遣使者徐宿詣秦謝罪使疏吏翻夏王勃勃聞秦兵且至退保河曲河曲在朔方東其地河流千里一曲齊難以勃勃既遠縱兵野掠勃勃潛師襲之俘斬七千餘人難引兵退走勃勃追至木城禽之虜其將士萬三千人於是嶺北夷夏附於勃勃者以萬數夏戶雅翻勃勃皆置守宰以撫之姚弼之敗禿髮未能為秦患也齊難之敗則赫連之患熾矣司馬叔璠自蕃城寇鄒山璠孚袁翻又音煩蕃音皮又音反魯郡太守徐

襄城走。車騎長史劉鍾擊却之。北燕王雲封慕容歸為遼東公，使主燕祀。劉敬宣既入峽，（峽，所謂三峽也。）遣巴東太守溫祚以二千人出外水，自帥益州刺史鮑陋、輔國將軍文處茂、龍驤將軍時延祖由墊江轉戰而前。（卬讀曰仰。處，昌呂翻。驤，思將翻。此由內水而進也。墊，音疊。）譙縱求救於秦，秦王興遣平西將軍姚賞、南梁州刺史王敏將兵二萬赴之。敬宣軍至黃虎，去成都五百里。（黃虎近成都。）縱輔國將軍譙道福悉眾拒嶮，相持六十餘日，敬宣不得進；食盡，軍中疾疫，死者大半，乃引軍還。（還，從宣翻，又如字。）敬宣坐免官，削封三分之一；荊州刺史劉道規以督統失利，請遜位；詔降為中軍將軍，開府如故。（春秋責帥之義也。規府為征蜀督帥也。）劉毅欲以重法繩敬宣，裕保護之。何無忌謂毅曰：奈何以私憾傷至公！（私憾見上元年。）毅乃止。

乞伏熾磐以秦政浸衰，且畏秦之攻襲，（熾，昌志翻。）冬，十月，招結諸部二萬餘人，築城于嵻崀山而據之。（丁度曰：嵻崀山在西羌。予據乞伏氏據苑川，其地西至枹罕，東極隴坻，北限赫連，南界吐谷渾，嵻崀山當在苑川西南，宋朝西境秦渭嵻崀山始在西羌中。嵻，丘岡翻；崀，盧當翻。）

十一月，禿髮傉檀復稱涼王，大赦，改元嘉平，置百官。立夫人折掘氏為王后，世子武臺為太子、錄尚書事；（武臺本名虎臺，唐人作晉書，避唐祖諱，改虎為武，通鑑因之。）左長史趙晁、

右長史郭倖為尚書左右僕射；（晁，古朝字，音直遙翻。）昌松侯俱延為太尉。南燕汝水竭。（汝當作女。）河凍皆合，而澠水不冰。（水經注：澠水出營城東，西北流入時水。營城即臨淄城東南，澠水之名通濟漏水，又東北合，當水又東北流……〔illegible〕）南燕主超惡之，問於李宣，對曰：澠水無冰，良由逼帶京城，近日月也。（惡，烏路翻。近，其靳翻。）超大悅，賜朝服一具。（朝，直遙翻。）

十二月，乞伏熾磐攻彭奚念於枹罕，為奚念所敗而還。（敗，補邁翻。）

是歲，魏主珪殺高邑公莫題。初，拓跋窟咄之伐珪也，（事見一百六卷孝武太元十一年。）題以珪年少，潛以箭遺窟咄曰：（少，詩照翻。遺，于季翻。）三歲犢豈能勝重載邪！（勝，音升。載，才再翻。）珪心銜之。至是或告題居處倨傲，擬則人主者，珪使人以箭示題而謂之曰：三歲犢果如何？題父子對泣，詰朝，收斬之。（詰，去吉翻。）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一十四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一十五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充集賢殿修撰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上柱國河內郡開國侯食邑一千三百戶食實封肆伯戶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

勅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注

晉紀三十七 起屠維作噩盡上章閹茂凡二年

安皇帝庚

義熙五年春正月庚寅朔南燕主超朝會羣臣聞太樂不備二年超獻太樂伎于秦故太樂不備掠力灼翻議掠晉人以補伎渠綺翻領軍將軍韓諱曰諱竹角翻先帝以舊京傾覆戢翼三齊中山陷慕容德奔滑臺既而失滑臺乃東取齊地而據之事見前卷戢阻立翻陛下不養士息民以伺魏釁恢復先業而更侵掠南鄰以廣讎敵可乎陳敦冠而上伺相吏翻超曰我計已定不與卿言史言慕容超愎

辛卯大赦 庚戌以劉毅為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毅愛才好士好呼到翻當世名流莫不輻湊獨揚州主簿吳郡張邵不往或問之邵曰主公命世人傑何煩多問劉裕領揚州故稱之為主公

秦王興遣其弟平北將軍沖征虜將軍狄伯支等帥騎四萬帥讀曰率騎奇寄翻擊夏王勃勃沖至嶺北謀還襲長安伯支不從而止因酖殺伯支以滅口

秦王興遣使冊拜譙縱為大都督相國蜀王加九錫承制封拜悉如王者之儀

二月南燕將慕容興宗斛穀提公孫歸等帥騎寇宿豫拔之宿豫城在淮北帝置宿豫郡及宿豫縣宋諱豫故為宿豫縣屬徐州宋及魏因之在下邳東南百八十里蓋本宋人遷宿之邑廣為宿豫縣屬臨淮郡晉安帝置宿豫郡悉縣將郎兗翻大掠而去簡男女二千五百付太樂教之歸五樓之兄也是時五樓為侍中尚書領左衛將軍專總朝政朝直遙翻宗親並居顯要王公內外無不憚之南燕主超論宿豫之功封斛穀提等並為郡縣公桂林王鎮諫曰此數人者勤民頓兵頓讀曰鈍為國結怨為于偽翻何功而封超怒不答尚書都令史王儼諂事五樓書有令史十八人後增為二十一人其後員數愈增置都令史以總之比歲屢遷官至左丞每歲也至漢書比年數年入學記國人為之語曰欲得侯事五樓超又遣公孫歸等寇濟南俘男女千餘人而去此濟南郡亦是僑置於淮北南齊子亦僑置自彭城以南民皆堡聚以自固詔并州刺史劉道憐鎮淮陰以備之

乞伏熾磐入見秦太原公懿於上邽熾昌志翻彭奚念乘虛伐之熾磐聞之怒不告懿而歸擊奚念破之遂圍枹罕乞伏乾歸從秦王興如平涼熾磐克枹罕遣人告乾歸乾歸逃還苑川乾歸為秦所留見上卷 馮翊人劉厥聚眾數千據萬年作亂

乎泓遣鎮軍將軍彭白狼帥東宮禁兵討之斬[illegible]其餘黨諸將請露布表言廣其首級帥讀曰率泓不許曰主上委吾後事不能式遏寇逆當責躬請罪尚敢矜誕自爲功乎泓優游文義乃儒者之雅然非撥亂之才也秦王興自平涼如朝那聞姚沖之謀賜沖死○三月劉裕抗表伐南燕朝議皆以爲不可朝直遙翻惟左僕射孟昶車騎司馬謝裕參軍臧熹以爲必克勸裕行裕以昶監中軍留府事監中軍將軍留府事也監古銜翻謝裕安之兄孫也初苻氏之敗也王猛之孫鎮惡來奔以爲臨澧令武帝太康四年立臨澧縣屬天門郡澧音禮鎮惡騎乘非長關弓甚弱而有謀略善果斷喜論軍國大事或薦鎮惡於劉裕裕與語說之說讀曰悅因留宿明旦謂參佐曰吾聞將門有將鎮惡信然即以爲中軍參軍○恒山崩恒戶登翻○夏四月乞伏乾歸如枹罕留世子熾磐鎮之收其衆得二萬徙都度堅山度堅山乞伏之先世所居也○雷震魏天安殿東序魏主珪惡之命左校以衝車攻東西序皆毀之初珪服寒食散晉人多服寒食散今千金方中有數方蘇軾曰世有食鍾乳烏喙而縱酒色以求長年者蓋始於何晏久之藥發性多躁擾忿怒無常至是浸劇又災異數見見賢遍翻

上者多言當有急變生肘腋腋音亦珪憂懣不安懣音悶或數日不食或達旦不寐追計平生成敗得失獨語不止疑羣臣左右皆不可信每百官奏事至前追記其舊惡輒殺之其餘或顏色變動或鼻息不調一出一入謂之息或步趨失節或言辭差繆皆以爲懷惡在心發形於外往往手擊殺之史言魏主珪[illegible]死者皆陳天安殿前朝廷人不自保百官苟免莫相督攝盜賊公行里巷之間人爲希少爲于僞翻少詩沼翻珪亦知之曰朕故縱之使然待過災年更當清治之耳治直之翻是時羣臣畏罪多不敢求親近近其靳翻唯著作郎崔浩恭勤不懈或終日不歸浩吏部尚書宏之子也宏未嘗忤旨亦不諂諛故宏父子獨不被譴忤五故翻被皮義翻○夏王勃勃帥騎二萬攻秦騎奇寄翻掠取平涼雜胡七千餘戶進屯依力川魏收志[illegible]依力川[illegible]○己巳劉裕發建康帥舟師自淮入泗帥讀曰率五月至下邳留船艦輜重重直用翻步進至琅邪所過皆築城留兵守之或謂裕曰燕人若塞大峴之險沭水出琅邪東莞縣西北山東南流[illegible]大峴山[illegible]峴戶典翻或堅壁清野大軍深入不唯無功將不能自歸奈何裕

曰吾慮之熟矣鮮卑貪婪（婪盧含翻）不知遠計進利虜獲退惜禾苗謂我孤軍遠入不能持久不過進據臨朐（晉志曰臨朐即漢之朐縣屬東海郡晉屬東莞郡宋白曰因臨朐山而名朐音劬）退守廣固必不能守險清野敢為諸君保之（為于偽翻）南燕主超聞有晉師引羣臣會議征虜將軍公孫五樓曰吳兵輕果利在速戰不可爭鋒宜據大峴使不得入曠日延時沮其銳氣（沮在呂翻）然後徐簡精騎二千循海而南絕其糧道別敕段暉帥兗州之眾緣山東下（南燕兗州治梁父緣梁父之山而東下帥讀曰率）腹背擊之此上策也各命守宰依險自固校其資儲之外餘悉焚蕩芟除禾苗（芟所銜翻）使敵無所資彼僑軍無食（僑渠驕翻）求戰不得旬月之間可以坐制此中策也縱賊入峴出城逆戰此下策也超曰今歲星居齊以天道推之不戰自克客主勢殊以人事言之彼遠來疲弊勢不能久吾據五州之地（南燕以并州牧鎮陰平幽州刺史鎮發干徐州刺史鎮莒青州刺史鎮東萊兗州刺史鎮梁父所謂五州也）擁富庶之民鐵騎萬羣麥禾布野奈何芟苗徙民先自蹙弱乎不如縱使入峴以精騎蹂之何憂不克（蹂人九翻）輔國將軍廣寧王賀賴盧苦諫不從退謂五樓曰必若此亡無日矣太尉桂林王鎮曰陛下必以騎兵利平地者宜出峴逆戰戰而不勝猶可退守不宜縱敵入峴自棄險固也超不從鎮出謂韓諄曰（諄之閏翻卻竹角翻）主上既不能逆戰卻敵又不肯徙民清野延敵入腹坐待攻圍酷似劉璋矣（劉璋事見六十七卷漢獻帝建安十八年）今年國滅吾必死之卿中華之士復為文身矣（古者東南之民斷髮文身故鎮云然）超聞之大怒收鎮下獄（下遐稼翻）乃攝莒梁父二戍（父音甫）脩城隍簡士馬以待之劉裕過大峴燕兵不出裕舉手指天喜形于色左右曰公未見敵而先喜何也裕曰兵已過險士有必死之志（謂已踰大峴）餘糧棲畝人無匱乏之憂（謂燕人不芟除禾苗）虜已入吾掌中矣六月己巳裕至東莞（莞音官）超先遣公孫五樓賀賴盧及左將軍段暉等將步騎五萬屯臨朐（朐音劬）聞晉兵入峴自將步騎四萬往就之使五樓帥騎進據巨蔑水（巨蔑水即水經之巨洋水也巨洋水出朱虛縣泰山北過臨朐縣東又北過劇縣西又此記劉裕伐燕營壘所在）前鋒孟龍符與戰破之五樓退走裕以車四千乘為左右翼（乘繩證翻）方軌徐進與燕兵戰於臨朐南日向昃（日過中為昃昃阻力翻）勝負猶未決參軍胡藩言於裕曰燕悉兵出戰臨朐城中留守必寡願以奇兵從間道取其城此韓信所以破趙也（間古莧翻韓信事見九卷漢高帝三年）裕遣藩及諮議參軍檀韶建威將軍河內向彌潛師出燕兵之後攻臨朐聲言輕兵

自海道至矣向彌擐甲先登遂克之（擐音宦）超大驚單騎就段暉於城南（超自臨朐城中出城南就暉）裕因縱兵奔擊燕衆大敗斬段暉等大將十餘人超遁還廣固獲其王璽輦及豹尾（服虔曰大駕屬車八十一乘作三行尚書御史乘之最後一乘懸豹尾豹尾以前皆爲省中晉志法駕屬車三十六乘最後車懸豹尾[illegible]）裕乘勝逐北至廣固丙子克其大城超收衆入保小城裕築長圍守之圍高三丈穿塹三重（高古號翻重直龍翻）撫納降附采拔賢俊華夷大悅於是因齊地糧儲悉停江淮漕運超遣尚書郎張綱乞師於秦赦桂林王鎮以爲錄尚書都督中外諸軍事引見謝之且問計焉鎮曰百姓之心係於一人今陛下親董六師奔敗而還（還從宣翻）（喪息浪翻又如字）羣臣離心士民喪氣聞秦人自有內患（謂秦有赫連之患）恐不暇分兵救人散卒還者尚有數萬宜悉出金帛以餌之更決一戰若天命助我必能破敵如其不然死亦爲美比於閉門待盡不猶愈乎司徒樂浪王惠曰不然（樂浪音洛琅）晉兵乘勝氣勢百倍我以敗軍之卒當之不亦難乎秦雖與勃勃相持不足爲患且與我分據中原勢如脣齒安得不來相救但不遣大臣則不能得重兵尚書令韓範爲燕秦所重（事見上卷三年）宜遣乞師超從之秋七月加劉裕北青冀二州刺史（晉氏南渡江南青冀二州淮南北青冀二州於齊地也）南燕尚書略陽垣尊及弟京兆太守苗踰城來降裕以爲行參軍（垣氏[illegible]後遂爲南國達將者功名）尊苗皆超所委任以爲腹心者也或謂裕曰張綱有巧思（思相吏翻）若得綱使爲攻具廣固必可拔也會綱自長安還太山太守申宣執之送於裕裕升綱於樓車（杜預曰樓車車上望櫓）使周城呼曰（呼火故翻）劉勃勃大破秦軍無兵相救城中莫不失色江南每發兵及遣使者至廣固裕輒潛遣兵夜迎之明日張旗鳴鼓而至北方之民執兵負糧歸裕者日以千數圍城益急張華封愷皆爲裕所獲超請割大峴以南地爲藩臣裕不許秦王興遣使謂裕曰慕容氏相與隣好（好呼到翻）今晉攻之急秦已遣鐵騎十萬屯洛陽晉軍不還當長驅而進裕呼秦使者謂曰語汝姚興（使疏吏翻下同語牛倨翻下同）我克燕之後息兵三年當取關洛今能自送便可速來劉穆之聞有秦使馳入見裕而秦使者已去裕以所言告穆之穆之尤之（尤怪也）曰常日事無大小必賜預謀此宜善詳（善詳謂審之也）云何遽爾答之此語不足以威敵適足以怒之若廣固未下羌寇奄至不審何以待之裕笑曰此是兵機非卿所解（解戶買翻曉也）故不相語耳（語牛倨翻）夫兵貴神速

若審能赴救必是我郊寧容先遣信命逆說此言是自張大之辭也晉師不出爲日久矣羌見伐寇殆將內懼內保不暇何能救人邪 乞伏乾歸復即秦王位 復扶又翻 大赦改元更始 更工衡翻 公卿以下皆復本位 乾歸降秦公卿皆爲秦官事見一百十二卷隆安五年 慕容氏在魏者百餘家謀逃去魏主珪盡殺之 初魏太尉穆崇與衛王儀伏甲謀弒魏主珪不果珪惜崇儀之功祕而不問及珪有疾殺大臣儀自疑而出亡追獲之八月賜儀死 封融詣劉裕降 封融奔魏見上卷二年融蓋慕容氏故融歸裕降戶江翻 九月加劉裕太尉裕固辭 秦王興自將擊夏王勃勃至貳城 貳城貳縣城也在杏城西北平涼東南 遣安遠將軍姚詳等分督租運勃勃乘虛奄至興懼欲輕騎就詳等 騎奇寄翻 右僕射韋華曰若鑾輿一動衆心駭懼必不戰自潰詳營亦未必可至也興與勃勃戰秦兵大敗將軍姚榆生爲勃勃所禽左將軍姚文崇等力戰勃勃乃退興還長安勃勃復攻秦敕奇堡黃石固 魏收地形志西河郡有黃石縣五代志云魏改黃石爲長城隴西郡爲縣大業初改長城縣爲百泉縣隋又翻 我羅城皆拔之徙七千餘家於大城以其丞相右地代領幽州牧以鎮之 初興遣衛將軍姚強帥步騎一萬隨韓範往就姚紹於洛陽并兵以救南燕 帥讀曰率騎奇寄翻

及爲勃勃所敗 敗補邁翻 追強還長安韓範歎曰天滅燕矣南燕尚書張俊自長安還降於劉裕 降戶江翻下同 因說裕曰 說式芮翻 燕人所恃者謂韓範必能致秦師也今得範以示之燕必降矣裕乃表範爲散騎常侍 散悉亶翻騎奇寄翻 且以書招之長水校尉王蒲勸範奔秦範曰劉裕起布衣滅桓玄復晉室今興師伐燕所向崩潰此殆天授非人力也燕亡則秦爲之次矣吾不可以再辱遂降於裕 漢李陵降匈奴霍光上官桀使其故人任立政招之陵曰歸易耳丈夫不能再辱也 裕將範循城城中人情離沮 沮在呂翻 或勸燕主超誅範家超以範弟諱盡忠無貳并範家赦之冬十月段宏自魏奔于裕 宏奔魏見上卷二年 張綱爲裕造攻具盡諸奇巧超怒縣其母於城上支解之 縣讀曰懸 西秦王乾歸立夫人邊氏爲皇后世子熾磐爲太子仍命熾磐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 錄盧谷翻 以屋引破光爲河州刺史鎮枹罕 枹音膚 以南安焦遺爲太子太師與參軍國大謀乾歸曰焦生非特名儒乃王佐之才也謂熾磐曰汝事之當如事吾熾磐拜遺於牀下遺子華至孝乾歸欲以女妻之 妻七細翻 辭曰凡娶妻者欲與之共事二親也今以王姬之貴 詩云曷不肅雝王姬之車王姬者姬姓也故王女皆謂之王姬 下嫁蓬茅之士誠非其匹臣懼其

闕於中饋易家人之六二曰在中饋言以陰體居中得正盡婦人之義職在中饋巽順而已饋食也非所願也乾歸曰御之所行古人之事孤女不足以強御乃以為尚書民部郎魏尚書郎有民曹晉初分置左民右民江左以後有右民郎有左民郎民部郎至宋始兄于還錯強共兩踏北燕王雲自以無功德而居大位內懷危懼常畜養壯士以為腹心爪牙寵臣離班桃仁專典禁衛離班桃仁皆名也賞賜以巨萬計衣食起居皆與之同而班仁志願無厭厭於鹽翻猶有怨憾戊辰雲臨東堂班仁懷劍執帋而入帋與紙同通俗書也稱有所啟班抽劍擊雲雲以几扞之仁從旁擊雲弒之高雲以勇力發身叨居君位自謂寵養壯士以為羽翼腹心不足以防其身豈知小人之斷養也足以古之綴衣虎賁左右攜僕必用吉士其為患遠也雲得見上卷三年馮跋升洪光門以觀變帳下督張泰李桑言於跋曰此豎勢何所至請為公斬之為于偽翻乃奮劍而下桑斬班于西門泰殺仁于庭中眾推跋為主跋以讓其弟范陽公素弗素弗不可跋乃即天王位於昌黎載記馮跋字文起長樂信都人其先畢萬之後也萬之子孫有食采馮鄉者因氏焉大赦詔曰陳氏代姜不改齊國周師尚父始封於齊姜姓也戰國時齊太公田和陳敬仲之後也篡姜氏之後而取其國仍號曰齊宜即國號曰燕改元太平謚雲曰惠懿皇帝跋尊母張氏為太后立妻孫氏為王后子永為太子以范陽公素弗為車騎大將軍錄尚書事孫護為尚

書令張興為左僕射汲郡公弘為右僕射廣川公汲為幽平二州牧上谷公乳陳為并青二州牧素弗少豪俠放蕩少詩照翻俠戶頰翻蕩徒浪翻嘗請婚於尚書左丞韓業業拒之及為宰輔待業尤厚好申拔舊門好呼到翻謙恭儉約以身帥下帥讀曰率百僚憚之論者美其有宰相之度溫公作通鑑於小國者有善必因其事而表章之以為之勸魏主珪將立齊王嗣為太子魏故事凡立嗣子輒先殺其母乃賜嗣母劉貴人死珪召嗣諭之曰漢武帝殺鉤弋夫人以防母后豫政外家為亂也事見二十二卷漢武帝後元元年汝當繼統吾故遠迹古人故吾蜀本作為國家長久之計耳嗣性孝哀泣不自勝珪怒之嗣還舍日夜號泣勝音升號戶高翻珪知而復召之復扶又翻左右曰上怒甚入將不測不如且避之俟上怒解而入嗣乃逃匿於外惟帳下代人車路頭車焜氏拓跋氏之疏屬也至後魏孝文改為車氏京兆王洛兒二人隨之初珪如賀蘭部見獻明賀太后之妹美珪父寔昭成帝什翼犍之嫡子也先昭成而薨諡獻明皇帝賀太后從夫諡言於賀太后請納之賀太后曰不可是過美必有不善左傳晉叔向欲娶於申公巫臣氏其母曰甚美必有甚惡語類之且已有夫不可奪也珪密令人殺其夫而納之生清河王紹紹兇很無賴好輕遊里巷劫剝行人以為樂樂音洛好呼到翻珪怒之

寘倒懸井中垂死乃出之齊王嗣屢誨責之紹由是與嗣不協戊辰珪譴責賀夫人(諱去賀蘭)因將殺之會日暮未決夫人密使告紹曰汝何以救我左右以珪殘忍人人危懼紹年十六夜與帳下及宦者宮人數人通謀踰垣入宮至天安殿左右呼曰賊至(呼火故翻)珪驚起求弓刀不獲遂弒之(年三十九明元帝永興二年上諡曰宣武皇帝廟號烈祖泰常五年改諡道武)己巳宮門至日中不開紹稱詔集百官於端門前(宮門正南門曰端門)北面立(句斷)紹從門扉間(扉門扇也)謂百官曰我有叔父亦有兄公卿欲從誰眾愕然失色莫有對者良久南平公長孫嵩曰從王(長孫嵩)眾乃知宮車晏駕而不測其故莫敢出聲唯陰平公烈大哭而去烈儀之弟也(魏之克燕儀有功焉是年八月賜死)於是朝野恟恟人懷異志(朝直遙翻恟許拱翻)肥如侯賀護舉烽於安陽城北(安陽城即漢代郡之東安陽縣城也魏收地形志永興中置高柳郡治安陽)賀蘭部人皆赴之其餘諸部亦各屯聚紹聞人情不安大出布帛賜王公以下崔宏獨不受(史言崔宏有識)齊王嗣聞變乃自外還晝伏匿山中夜宿王洛兒家洛兒鄰人李道潛奉給嗣民間頗知之喜而相告紹聞之收道斬之紹募人求訪嗣欲殺之獵郎叔孫俊(拓跋氏起於代北俗尚騎射故置獵郎以豪望子弟有材勇者為之亦猶期門羽林郎之類也魏書官氏志天賜元年置獵郎諸省令史省事典籤等俊後魏孝文以獻帝叔父之孫乙旃氏為叔孫氏)與宗室疏屬拓跋磨渾(磨渾元城侯屈之子也)自云知嗣所在紹使帳下二人與之偕往俊磨渾得出即執帳下詣嗣斬之俊建之子也王洛兒為嗣往來平城通問大臣(為于偽翻)夜告安遠將軍安同等眾聞之翕然響應爭出奉迎嗣至城西衛士執紹送之嗣殺紹及其母賀氏并誅紹帳下及宦官宮人為內應者十餘人其先犯乘輿者群臣臠食之(乘繩證翻臠力兗翻)壬申嗣即皇帝位(嗣道武皇帝之長子也蕭子顯曰嗣字木末)大赦改元永興追尊劉貴人曰宣穆皇后公卿先罷歸第不預朝政者悉召用之([illegible])詔長孫嵩與北新侯安同山陽侯奚斤(後魏孝文以獻帝第三兄之後為達奚氏尋又改為奚氏)白馬侯崔宏元城侯拓跋屈等八人坐止車門右(臣子至宮門皆下車而入故謂之止車門)共聽朝政時人謂之八公屈磨渾之父也嗣以尚書燕鳳逮事什翼犍(什翼犍為代王以鳳為左長史犍居言翻)使與都坐大官封懿等(魏謂尚書都省為尚書都坐大官蓋尚書長官也坐徂臥翻)入侍講論出議政事以王洛兒車路頭為散騎常侍叔孫俊為衛將軍(散悉亶翻騎奇寄翻)拓跋磨渾為尚書皆賜爵郡縣公嗣問舊臣為先帝所親信者為誰王洛兒言李先(先慕容永之謀主也永敗先歸魏道武親信之)嗣召問先曰卿以何才何功為先帝所知對曰臣不才無功但以

忠直爲先帝所知耳詔以先爲安東將軍常宿於內
以備顧問朱提王悅虔之子也（拓跋虔見一百八卷孝武太元二十一年）
（朱提音銖時）有罪自疑懼閏十一月丁亥悅懷匕首入侍
將作亂叔孫俊覺其舉止有異引手掣之索懷中得
匕首（掣昌列翻索山客翻）遂殺之　十二月乙巳太白犯虛危（虛二星危三星晉天文志自須女八度至危十五度爲玄枵齊之分野屬青州）南燕靈臺令
張光勸南燕主超出降（降戶江翻）超手殺之　柔然侵
魏
六年春正月甲寅朔南燕主超登天門（天門廣固內城南門也）
朝羣臣於城上（朝直遥翻）乙卯超與寵姬魏夫人登城見
晉兵之盛握手對泣韓諄諫曰（諄朱倫翻）陛下遭堙厄之
運正當努力自強以壯士民之志而更爲兒女子泣
邪（爲于偽翻下爲民同）超拭目謝之尚書令董銑勸超降超怒
囚之（銑蘇典翻）　魏長孫嵩將兵伐柔然　魏主嗣以郡
縣豪右多爲民患悉以優詔徵之民戀土不樂內徙
（樂音洛）長吏逼遣之於是無賴少年逃亡相聚（長知兩翻少詩照翻）
所在寇盜羣起嗣引八公議之曰朕欲爲民除蠹（爲于偽翻）
而守宰不能綏撫使之紛亂今犯者既衆不可盡誅
吾欲大赦以安之何如元城侯屈曰民逃亡爲盜不
罪而赦之是爲上者反求於下也不如誅其首惡（惡烏路翻）

其餘黨崔宏曰聖王之御民務在安之而已不與之
較勝負也夫赦雖非正可以行權屈欲先誅後赦要
爲兩不能去（兩不能去言先不能去誅後不能去赦也）曷若一赦
而遂定乎赦而不從誅未晚也嗣從之　二月癸未朔（史言）
遣將軍于栗磾將騎一萬討不從命者所向皆平
（磾丁奚翻騎奇寄翻下同）　南燕賀賴盧公孫五
樓爲地道出擊晉兵不能卻城久閉城中男女病腳
弱者太半出降者相繼（降戶江翻）超輦而登城尚書悅壽
說超曰（說輸芮翻）今天助寇爲虐戰士凋瘁（瘁秦醉翻）獨守窮
城絕望外援天時人事亦可知矣苟曆數有終堯舜
避位陛下豈可不思變通之計乎超歎曰廢興命也
吾寧奮劍而死不能銜璧而生丁亥劉裕悉衆攻城
或曰今日往亡不利行師（晉書二月以驚蟄後十四日爲往亡日）裕曰
我往彼亡何爲不利四面急攻之悅壽開門納晉師
超與左右數十騎踰城突圍出走追獲之裕數以不
降之罪（數所具翻降戶江翻）超神色自若一無所言惟以母託
劉敬宣而已（超以母託敬宣者以敬宣嘗奔燕故也）
忿廣固久不下欲盡阬之以妻女賞將士韓範諫曰
晉室南遷中原鼎沸士民無援強則附之既爲君臣

須為之盡力。（為，于偽翻）彼皆衣冠舊族，先帝遺民，今王師弔伐而盡阬之，使安所歸乎！竊恐西北之人無復來蘇之望矣。（書仲虺之誥曰：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為後我？攸徂之民，室家相慶，曰：徯我后，后來其蘇。）裕改容謝之，然猶斬王公以下三千人，沒入家口萬餘，夷其城隍，送超詣建康，斬之。（隆安二年，慕容德建國號南燕，二主，十三年而亡。）

臣光曰：晉自濟江以來，威靈不競，戎狄橫騖，虎噬中原。劉裕始以王師翦平東夏，（夏，戶雅翻）不於此際旌禮賢俊，慰撫疲民，宣愷悌之風，滌殘穢之政，使羣士嚮風，遺黎企踵，而更恣行殺戮，以快忿心；迹其施設，曾苻、姚之不如，宜其不能蕩壹四海，成美大之業，豈非雖有智勇而無仁義使之然哉！

初，徐道覆聞劉裕北伐，勸盧循乘虛襲建康，循不從。道覆自至番禺，（番禺，音潘愚）說循曰：「本住嶺外，（交廣之地，在五嶺之外）豈以理極於此，傳之子孫邪？正以劉裕難與為敵故也。今裕頓兵堅城之下，未有還期，我以此思歸死士，（孫泰徒黨本三吳之人，孫恩所掠者又三吳人也，久在海中，故皆懷土思歸）掩擊何、劉之徒，（何，謂何無忌；劉，謂劉毅也）如反掌耳。不乘此機，而苟求一日之安，朝廷常以君為腹心之疾；若裕平齊之後，息甲歲餘，以璽書徵君，裕自將屯豫章，遣諸將帥銳師過嶺，（璽，斯氏翻；將，即亮翻；帥，所類翻；下同）雖復以將軍之神武，必不能當也。（復，扶又翻）今日之機，萬不可失。若先克建康，傾其根本，裕雖南還，無能為也。君若不同，便當帥始興之眾直指尋陽。」（元興三年，攻始興。樂，音洛）循甚不樂此舉，而無以奪其計，乃從之。

初，道覆使人伐船材於南康山，（南康山，南康郡之山也。吳立南安縣，於漢豫章南埜縣地，晉武帝太康元年更名南康。所謂梅嶺，今大庾嶺是也，在今南安軍界東南）至始興，賤賣之，居人爭市之，船材大積而人不疑。至是，悉取以裝艦，（艦，戶黯翻）旬日而辦。循自始興寇長沙，道覆寇南康、廬陵、豫章，諸守相皆委任奔走。（守，式又翻；相，息亮翻）道覆順流而下，舟械甚盛。時克燕之問未至，朝廷急徵劉裕。裕方議留鎮下邳，經營司、雍，（雍，於用翻）會得詔書，乃以韓範為都督八郡軍事、燕郡太守，（南燕置東萊、長廣、平昌、高密八郡，而所督青州、齊郡，所謂燕郡太守耳）封融為勃海太守，檀韶為琅邪太守。戊申，引兵還。韶，祗之兄也。久之，劉穆之稱範、融謀反，皆殺之。（二人燕之舊臣）

安成忠肅公何無忌（謚法：危身奉上曰忠，剛德克就曰肅）自尋陽引兵拒盧循。長史鄧潛之諫曰：「國家安危，在此一舉。聞循兵艦大盛，勢居上流，宜決南塘，守二城以待之，（贛水出漢豫章南埜縣西北，過贛縣東，又北過南昌縣西。南塘在南昌城南。水經注曰：豫章城……）

（[illegible]）至南塘本通領江壇[illegible]水司漢武元中太守張[illegible]築塘以遏南路兼遏山水若決南塘則盧循之舟[illegible]無所用可以堅守而待其敝）彼必不敢捨我遠下，蓄力養銳，俟其疲老，然後擊之，此萬全之策也。今決成敗於一戰，萬一失利，悔將無及。參軍劉闡曰：循所將之衆皆三吳舊賊，百戰餘勇，始興溪子，拳捷善鬬，未易輕也。（始興溪子[illegible]）將軍宜留屯豫章，徵兵屬城，兵至合戰，未為晚也。若以此衆輕進，殆必有悔。無忌不聽。三月，壬申，與徐道覆遇於豫章，賊令彊弩數百登西岸小山邀射之，（[illegible]）會西風暴急，飄無忌所乘小艦向東岸，賊乘風以大艦逼之，衆遂奔潰。無忌厲聲曰：取我蘇武節來！節至，執以督戰。賊衆雲集，無忌辭色無撓，（[illegible]）握節而死。於是中外震駭，朝議欲奉乘輿北走就劉裕，（[illegible]）既而知賊未至，乃止。

西秦王乾歸攻秦金城郡，拔之。夏王勃勃遣尚書胡金纂攻平涼，秦王興救平涼，擊金纂，殺之。勃勃又遣兄子左將軍羅提攻拔定陽，（[illegible]）阬將士四千餘人。秦將曹熾、曹雲、王肆佛等各將數千戶內徙，（[illegible]）興處之湟山及陳倉。（[illegible]）勃勃寇隴右，破白崖堡，遂趣清水，（[illegible]）略陽太守姚壽都棄城走，勃勃徙其民萬六千戶於大城。興自安定追之，至壽渠川，不及而還。

初，南涼王傉檀遣左將軍枯木等伐沮渠蒙遜，掠臨松千餘戶而還。（[illegible]）蒙遜伐南涼，至顯美，徙數千戶而去。（[illegible]）南涼太尉俱延復伐蒙遜，大敗而歸。是月，傉檀自將五萬騎伐蒙遜，（[illegible]）戰于窮泉，傉檀大敗，單馬奔還。蒙遜乘勝進圍姑臧，姑臧人懲王鍾之誅，（王鍾誅見[illegible]）皆驚潰，夷、夏萬餘戶降于蒙遜。（[illegible]）傉檀懼，遣司隸校尉敬歸及子佗為質於蒙遜以請和，（[illegible]）蒙遜許之。歸至胡阬，逃還；（[illegible]）佗為追兵所執。蒙遜徙其衆八千餘戶而去。右衛將軍折掘奇鎮據石驢山以叛。（石驢山在姑臧西[illegible]）傉檀畏蒙遜之逼，且懼嶺南為奇鎮所據，乃遷于樂都，留大司農成公緒守姑臧。（[illegible]）傉檀纔出城，魏安人焦諶等（[illegible]）閉門作亂，收合三千餘家，據南城，推焦朗為大都督、龍驤大將軍，諶自稱涼州刺史，降于蒙遜。（[illegible]）

劉裕至下邳以船載輜重(重直用翻)自帥精銳步歸至山陽聞何無忌敗死慮京邑失守卷甲兼行與數十人至淮上問行人以朝廷消息行人曰賊尚未至劉公若還便無所憂裕大喜將濟江風急衆咸難之裕曰若天命助國風當自息若其不然覆溺何害(溺奴狄翻)即命登舟舟移而風止過江至京口衆乃大安夏四月癸未裕至建康以江州覆沒表送章綬詔不許青州刺史諸葛長民兗州刺史劉藩并州刺史劉道憐各將兵入衛建康藩

刺史毅之從弟也毅聞盧循入寇將拒之而疾作既瘳將行劉裕遺毅書曰吾往習擊妖賊曉其變態賊新獲姦利其鋒不可輕今脩船垂畢當與弟同舉克平之日上流之任皆以相委又遣劉藩往諭止之毅怒謂藩曰往以一時之功相推耳汝便謂我真不及劉裕邪投書於地帥舟師二萬發姑孰循之初入寇也使徐道覆向尋陽循自將攻湘中諸郡荆州刺史劉道規遣軍逆戰敗於長沙循進至巴陵將向江陵徐道覆聞毅將至馳使

報循曰毅兵甚盛成敗之事係之於此宜并力摧之若此克捷江陵不足憂也循即日發巴陵與道覆合兵而下五月戊午毅與循戰于桑落洲毅兵大敗棄船以數百人步走餘衆皆爲循所虜所棄輜重山積初循至尋陽聞裕已還猶不信既破毅乃得審問與其黨相視失色循欲退還尋陽攻取江陵據二州以抗朝廷道覆謂宜乘勝徑進固爭之循猶豫累日乃從之己未大赦裕募人爲兵賞之同京口赴義之科發民治石頭城議者謂宜分兵守諸津要

裕曰賊衆我寡若分兵屯守則測人虛實且一處失利則沮三軍之心今聚衆石頭隨宜應赴既令彼無以測多少又於衆力不分若徒旅轉集徐更論之耳朝廷聞劉毅敗人情恟懼時北師始還將士多創病建康戰士不盈數千循既克二鎮戰士十餘萬舟車百里不絕樓船高十二丈敗還者爭言其彊盛孟昶諸葛長民欲奉乘輿過江裕不聽初何無忌劉毅之南討也昶策其必敗已而果然至是又謂裕必不能抗循衆頗信之惟龍驤

將軍東海虞丘進廷折昶等以為不然（騶虞將翻虞丘複姓史作虞）
（挺相有虞丘子折之舌翻）中兵參軍王仲德言於裕曰明公命世
作輔新建大功威震六合（魏尚書曹有中兵郎諸公府祖鎮亦因而置中兵參
軍新建大功謂威殘也）妖賊乘虛入寇既聞凱還自當奔潰若
先自遁逃則孰同匹夫匹夫號令何以威物此謀若
立請從此辭裕甚悅昶固請不已裕曰今重鎮外傾
彊寇內逼人情危駭莫有固志若一旦遷動便自土
崩瓦解江北亦豈可得至設令得至不過延日月耳
今兵士雖少（少詩沼翻下同）自足一戰若其克濟則臣主同
休苟厄運必至我當橫尸廟門遂其由來以身許國
之志不能竄伏草間苟求存活也我計決矣卿勿復
言昶恚其言不行（恚於避翻）且以為必敗因請死裕怒曰
卿且申一戰（申重也）死復何晚（復扶又翻）昶知裕終不用其
言乃抗表自陳曰臣裕北討眾並不同唯臣贊裕行
計（事見上年）致使彊賊乘間社稷危逼臣之罪也（間古莧翻）謹
引分以謝天下封表畢仰藥而死乙丑盧循至淮口
（秦淮入江之口也）中外戒嚴琅邪王德文都督宮城諸軍事
屯中堂皇（室無四壁曰皇）劉裕屯石頭諸將各有屯守裕子
義隆始四歲裕使諮議參軍劉粹輔之鎮京口粹毅
之族弟也裕見民臨水望賊怪之以問參軍張劭劭
曰若節鉞未反民奔散之不暇亦何能觀望今當無
復恐耳（復扶又翻）裕謂將佐曰賊若於新亭直進其鋒不
可當宜且迴避勝負之事未可量也（量音良）若迴泊西
岸（西岸即蔡洲）此成禽耳徐道覆請於新亭至白石焚舟
而上（上時掌翻）數道攻裕循欲以萬全為計謂道覆曰大
軍未至孟昶便望風自裁以大勢言之自當計日潰
亂今決勝負於一朝乾沒求利（乾音干）既非必克之道
且殺傷士卒不如案兵待之道覆以循多疑少決乃
歎曰我終為盧公所誤事必無成使我得為英雄驅
馳天下不足定也（為于偽翻）裕登石頭城望循軍初見引
向新亭顧左右失色既而迴泊蔡洲乃悅（蔡洲在石頭西岸今
屬上元縣西二十五里本蔡所）於是眾軍轉集裕恐循侵軼（軼徒結翻）
用虞丘進計伐樹柵石頭淮口脩治越城築查浦藥
園廷尉三壘（查浦在大江南岸近秦淮口藥園壘種藥之所廷尉寺舍在外因以為地名
晉書帝紀口）皆以兵守之劉毅經涉蠻晉（西陽
以雜放翻陵晉紀三壘昔在淮上下羣蠻所居之地謂之蠻多王民傑湘從征若謂之晉其從才用翻）僅能自免從者飢疫
死亡什七八丙寅至建康待罪裕慰勉之使知
中外留事（知部翻戶外勞軍府留事也）毅乞自貶詔降為後將軍
魏長孫嵩至漠北而還（還從宣翻又如字下同）柔然追圍之
於牛川壬申魏主嗣北擊柔然柔然可汗社崙聞之

道走，道死。（比盧都）其子度拔尚幼，部衆立社崙弟斛律，號鷸豆蓋可汗。（可汗音寒，汗音寒）嗣引兵還參合陂。盧循伏兵南岸，（南岸，淮南岸，即秦淮南岸）使老弱乘舟向白石，聲言悉衆自白石步上。（上，時掌翻）劉裕留參軍沈林子、徐赤特戍南岸，斷查浦，（斷，丁管翻）戒令堅守勿動；裕及劉毅、諸葛長民北出拒之。林子曰：「妖賊此言，未必有實，宜深為之防。」裕曰：「石頭城險，且淮柵甚固，留卿在後，足以守之。」林子，穆夫之子也。（沈穆夫與武康人，隆安三年孫恩寇會稽，以穆夫為餘姚令，恩為劉牢之所破，并殺穆夫）庚辰，盧循焚查浦，進至張侯橋，徐赤特將擊之，林子曰：「賊聲往白石，而屢來挑戰，其情可知。吾衆寡不敵，不如守險以待大軍。」赤特不從，遂出戰；伏兵發，赤特大敗，單舸奔淮北。（秦淮北岸）林子及將軍劉鍾據柵力戰，朱齡石救之，賊乃退。循引精兵大上，至丹陽郡。（丹陽郡，丹陽尹所治也。上，時掌翻）裕帥諸軍馳還石頭，（帥，讀曰率）斬徐赤特，解甲久之，乃出陳於南塘。（南塘，秦淮南岸塘也。陳，讀曰陣）六月，以劉裕為太尉、中書監，加黃鉞；裕受黃鉞，餘固辭。以車騎中軍司馬庾悅為江州刺史。悅，準之子也。（劉裕為車騎將軍，以劉毅並督，中軍將軍，號中軍二府，共一司馬）司馬國璠及弟叔璠、叔道奔秦。（國璠，晉宗室，更奔秦，充之孫也）秦王興曰：「劉裕方誅桓玄，輔晉室，卿何為來？」對曰：「裕削弱王室，臣宗族有自脩立者，裕輒除之，方為國患，甚於桓玄耳。」興以國璠為揚州刺史，叔道為交州刺史。盧循寇掠諸縣，無所得，謂徐道覆曰：「師老矣，不如還尋陽，并力取荊州，據天下三分之二，徐更與建康爭衡耳。」秋，七月，庚申，循自蔡洲南還尋陽，留其黨范崇民將五千人據南陵。（南陵，蓋漢丹陽郡春穀縣之地，宋屬宣城郡，及南陵縣蓋漢丹陽郡石城縣之界也，今為宣城郡，孝武大明中，始以南陵戍為縣，屬宣城郡，見為南陵縣，地今為池州貴池縣，宋白曰：南陵戍在宣城郡）甲子，裕使輔國將軍王仲德、廣川太守劉鍾、河間內史蒯恩、中軍諮議參軍孟懷玉等帥衆追循。（帥，讀曰率）乙丑，魏主嗣還平城。丙寅，秦王乾歸討越質屈機等十餘部，（越質，鮮卑種也。其酋曰屈機，乞伏之子，越質詰歸，太元十六年叛降秦，蓋越質詰歸之種也）降其衆二萬五千，徙於苑川。（乞伏氏本都度堅山，乞伏國仁破秦，始都苑川。既為秦所破，乾歸降秦，秦以為河州牧，遂居金城，後還苑川，不保度堅山，今還都苑川，秦寇還後都苑川）八月，乾歸復都苑川。沮渠蒙遜伐西涼，敗西涼世子歆于馬廄，獲其將朱元虎而還。涼公暠以銀二千斤、金二千兩贖元虎，蒙遜歸之，遂與暠結盟而還。劉裕還東府，大治水軍，遣建威將軍會稽孫處、振武將軍沈田子帥衆三千自海道襲番禺。（會，工外翻。番禺，音潘愚。帥，讀曰率）田子，林

孚之兄也。眾皆以為海道艱遠，必至為難，且分撤[撤，直列翻]見力[見，賢遍翻；下同]，非目前之急。裕不從，敕處曰：大軍十二月之交必破妖虜，卿至時先傾其巢窟，使彼走無所歸也。

譙縱遣侍中譙良等入見於秦，請兵以伐晉。[見，賢遍翻]縱以桓謙為荊州刺史，譙道福為梁州刺史，帥眾二萬寇荊州；秦王興遣前將軍苟林帥騎兵會之。江陵自盧循東下，不得建康之問，[問，音問也]群盜互起。荊州刺史劉道規遣司馬王鎮之帥天門太守檀道濟[檀，徒丹翻；濟，子禮翻]、[吳永安六年分武陵立天門郡，充縣有松梁山，山有石，石開處數十丈，其高以弩射不至其上，名天門，因以名郡。……]廣武將軍彭城到彥之入援建康。檀道濟，祗之弟也。鎮之至尋陽，為苟林所破。盧循聞之，以林為南蠻校尉，分兵配之，使乘勝伐江陵，聲言徐道覆已克建康。桓謙於道召募義舊，[桓氏荊楚舊恩所結，義不相忘，謂之義舊]民投之者二萬人。謙屯枝江，[枝江縣，漢以來屬南郡，春秋之羅國也。江水於縣西別出為沱，而東復合於江，故曰枝江。……省枝江為鎮，入松滋縣]林屯江津，二寇交逼，江陵士民多懷異心。道規乃會將士告之曰：桓謙今在近道，聞諸長者頗有去就之計，[長，知兩翻]吾東來文武足以濟事；[東來文武，謂道規所將以行者]若欲去者，本不相禁。[佐史，佐也]因夜開城門，達曉不閉。眾咸憚服，莫有去者。雍州刺史魯宗之帥眾數千自襄陽赴江陵。[雍，於用翻]或謂宗之情未可測，道規單馬迎之，宗之感悅。道規使宗之居守，[守，式又翻]委以腹心，自帥諸軍攻謙。諸將佐皆曰：今遠出討謙，其勝難必。苟林近在江津，伺人動靜，[伺，相吏翻]若來攻城，宗之未必能固；脫有蹉跌，[蹉，倉何翻；跌，徒結翻]大事去矣。道規曰：苟林愚懦，無他奇計，以吾去未遠，必不敢向城。吾今取謙，往至便克，沈疑之間，已自還返。[沈，持林翻；沈吟不決也。還，音旋]謙敗則林破膽，豈暇得來！且宗之獨守，何為不支數日！乃馳往攻謙，水陸齊進。謙等大陳舟師，兼以步騎，戰於枝江。檀道濟先進陷陳，[陳，讀曰陣]謙等大敗。謙單舸奔苟林，道規追斬之。還至涌口，[水經註：涌水自夏水南通于江，謂之涌口。春秋左氏傳所謂閻敖游涌而逸者也。在江陵城東。杜預曰：涌水在南郡華容縣界……]討林，林走；道規遣諮議參軍臨淮劉遵帥眾追之。初，謙至枝江，江陵士民皆與謙書，言城內虛實，欲為內應；至是檢得之，道規悉焚不視，眾於是大安。

江州刺史庾悅以鄱陽太守虞丘進[虞丘，複姓]屢破盧循兵，進據豫章，絕循糧道。九月，劉遵斬苟林于巴陵。桓石綏因循入寇，起兵洛口，[水經註：黃水過魏興安陽縣，又東至黨城南，與洛谷水合。水北出洛谷，北達長安，其水南流注漢，所謂洛口也]自號荊州刺史；徵陽令王天恩自號梁州刺史，[徵陽縣屬上庸郡。晉志：徵陽縣……沈約曰：魏……晉武帝改曰徵陽……]

（微靈野漢入國從之窮西微陽郢蓋因古微國而得名而史無其傳）襲據西城梁州刺史傅韶遣其子魏興太守弘之討石綏等皆斬之桓氏遂滅韶暢之孫也西秦王乾歸攻秦略陽南安隴西諸郡皆克之徙民二萬五千戶于苑川及枹罕（枹音膚）甲寅葬魏王珪於盛樂金陵謚曰宣武廟號烈祖（宋高祖永初元年魏改謚珪曰道武皇帝）劉毅固求追討盧循長史王誕密言於劉裕曰毅既喪敗不宜復使立功（喪息浪翻復扶又翻下共發同）裕從之冬十月裕帥兗州刺史劉藩寧朔將軍檀韶冠軍將軍劉敬宣等南擊盧循（帥讀曰率下同冠古玩翻）以劉毅監太尉留府後事皆委焉（監古銜翻）癸巳裕

發建康徐道覆率衆三萬趣江陵奄至破冢（破冢在江陵之東趣七喻翻）時魯宗之已還襄陽追召不及人情大震或傳循已平京邑遣道覆來爲刺史江漢士民感劉道規焚書之恩無復貳志（復扶又翻）道規使劉遵別爲遊軍自拒道覆於豫章口前驅失利遵自外橫擊大破之斬首萬餘級赴水死者殆盡道覆單舸走還湓口（舸古我翻湓蒲奔翻）初道規使遵爲遊軍衆咸以爲彊敵在前唯患衆少不應分割見力置無用之地（見賢遍翻）及破道覆卒得遊軍之力（卒子恤翻）衆心乃服鮮卑僕渾羌句豈輸報鄧若等帥戶二萬降于西秦（此鮮卑有僕渾部句豈輸報鄧若則羌種也）

（句古侯翻）王仲德等聞劉裕大軍且至進攻范崇民於南陵崇民戰艦夾屯西岸（艦戶黯翻）十一月劉鍾自行覘賊（覘丑廉翻又丑艷翻）天霧賊鉤得其舸鍾因帥左右攻艦戶（艦戶今舟人謂之馬門）賊遽閉戶拒之鍾乃徙還與仲德共攻崇民崇民走（崇民走則裕可徑進者失湖口之險）癸丑益州刺史鮑陋卒譙道福陷巴東殺守將溫祚時延祖（溫祚本巴東太守時延祖自劉敬宣黃之退屯巴東將即亮翻）盧循兵守廣州者不以海道爲虞庚戌孫處乘海奄至會大霧四面攻之即日拔其城處撫其舊民戮循親黨勒兵謹守分遣沈田子等擊嶺表諸郡劉裕軍雷池盧循揚聲不攻雷

池當乘流徑下裕知其欲戰十二月己卯進軍大雷（杜佑曰晉大雷戍舒州望江縣是今皖口之西有雷江口即其地宋書志云望江縣西岸有大雷江自尋陽柴桑公流三百里入江即望江縣）庚辰盧循徐道覆帥衆數萬塞江而下（則亮翻）前後莫見舳艫之際（舳音逐艫音盧）裕悉出輕艦帥衆軍齊力擊之又分步騎屯於西岸先備火具裕以勁弩射循軍（射而亦翻）因風水之勢以蹙之循艦悉泊西岸岸上軍投火焚之烟炎漲天（烟與煙同炎讀曰燄）循兵大敗走還尋陽將趣豫章（趣七喻翻）乃悉力柵斷左里（左里其地在章江之左故名杜佑曰左里即江州尋陽縣彭蠡湖口也丁當翻）丙申裕軍至左里不得進裕麾兵將戰所執麾竿折幡沈于水衆並

懼。裕笑曰：「往年覆舟之戰，（謂…桓玄與桓謙等戰…）幡竿亦折，今者復然（復，扶又翻），賊必破矣！」即攻柵而進。循兵雖殊死戰，弗能禁。循單舸走（舸，古我翻），所殺及投水死者凡萬餘人。納其降附，宥其逼略（降，戶江翻），遣劉藩、孟懷玉輕軍追之。循收散卒，尚有數千人，徑還番禺（番禺，音潘愚）。道覆走保始興。裕板建威將軍褚裕之行廣州刺史。裕之，裒之曾孫也。（褚裒，崇德太后之父。裒，蒲侯翻。）裕還建康。劉毅惡劉穆之，每從容與裕言穆之權太重（惡，烏路翻。從，千容翻），裕益親任之。

燕廣川公萬泥、上谷公乳陳自以宗室有大功（慕容熙之死，萬泥、乳陳皆有功），謂當入為公輔；燕王跋以二藩任重，久而弗徵（跋以萬泥為幽、平二州牧，鎮肥如；乳陳為并、青二州牧，鎮白狼），二人皆怨。是歲，乳陳密遣人告萬泥曰：「乳陳有至謀，願與叔父圖之。」萬泥遂奔白狼，與乳陳俱叛。（[illegible]）跋遣汲郡公弘與張興將步騎二萬討之。弘先遣使諭以禍福，萬泥欲降，乳陳不可。（將，即亮翻。騎，奇寄翻。使，疏吏翻。降，戶江翻。下同。）興謂弘曰：「賊明日出戰，今夜必來驚我營，宜為之備。」弘乃密令人課草十束，畜火伏兵以待之。是夜，乳陳果遣壯士千餘人來斫營，眾火俱起，伏兵邀擊，俘斬無遺。萬泥、乳陳懼而出降，弘皆斬之。跋以范陽公素弗為大司馬，改封遼西公；弘為驃騎大將軍，改封中山公。（驃，匹妙翻。騎，奇寄翻。）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一十五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一十六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充集賢殿修撰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判西京留司御史臺上柱國河內郡開國侯食邑一千二百户食實封肆伯户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

勅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晉紀三十八 起重光大淵獻盡閼逢攝提格凡四年

安皇帝辛

義熙七年春正月己未劉裕還建康秦廣平公弼有寵於秦王興為雍州刺史鎮安定姚秦分扶風五郡置雍州刺史鎮安定雍於用翻姜紀諂附於弼勸弼結興左右以求入朝興徵弼為尚書令侍中大將軍弼遂傾身結納朝士朝直遙翻收采名勢以傾東宮國人惡之惡烏路翻會興以西北多叛亂欲命重將鎮撫之將即亮翻下將同隴東太守郭播請使弼出鎮魏收地形志有隴東郡涇陽祖厲烏氏二縣不載立郡之始蓋苻姚所置也西魏置隴東於汧陽唐之隴州是也興不從以太常索稜為太尉領隴西內史使招撫西秦為索稜說降西秦張本索昔各翻西秦王乾歸遣使送所掠守宰謝罪請降謂去年克南安略陽隴西諸郡所得守宰也使疏吏翻降户江翻興遣鴻臚拜乾歸都督隴西嶺北雜胡諸軍事征西大將軍河州牧單于河南王太子熾磐為鎮西將軍左賢王平昌公臚陵如翻單音蟬熾昌志翻興命羣臣

搜舉賢才右僕射梁喜曰臣累受詔而未得其人可謂世之乏才興曰自古帝王之興未嘗取相於昔人相息亮翻待將於將來隨時任才皆能致治將即亮翻治直吏翻自識拔不明豈得遠誣四海乎羣臣咸悅姚興之言是也然羣下能與之意而明揚以鑒者誰乎此所謂好善名而無實用者也秦姚詳屯杏城為夏王勃勃所逼夏户雅翻南奔大蘇勃勃遣平東將軍鹿弈干追斬之盡俘其衆勃勃南攻安定破尚書楊佛嵩于青石北原降其衆四萬五千降户江翻進攻東鄉下之徙三千餘户于貳城秦鎮北參軍王買德奔夏夏王勃勃問以滅秦之策買德曰秦德雖衰藩鎮猶固願且蓄力以待之勃勃以買德為軍師中郎將買德遂為夏之謀臣秦王興遣衛大將軍常山公顯迎姚詳弗及遂屯杏城○劉藩帥孟懷玉等諸將追盧循至嶺表帥讀曰率二月壬午懷玉克始興斬徐道覆河南王乾歸徙鮮卑僕渾部三千餘户于度堅城僕渾降乾歸見上卷上年度堅城即乞伏先所都度堅山城也以子敕勃為秦興太守以鎮之乞伏乾歸未建國號曰秦故置秦興郡于度堅山焦朗猶據姑臧朗據姑臧見上卷上年沮渠蒙遜攻拔其城沮子余翻執朗而宥之以其弟挐為秦州刺史鎮姑臧挐女居翻遂伐南涼圍樂都樂音洛三旬不克南涼王傉檀以子安周為質乃還質音致

吐谷渾樹洛干伐南涼，敗南涼太子虎臺。虎□□□文通□

涼王傉檀欲復伐沮渠蒙遜，邯川護軍孟愷諫曰：愷□□翻 又按水經：河水自西平郡東流逕虎河郡故城北，又東逕西城南，又東，邯川水注之。劉昫曰：鄯州化隆縣東古邯川地。杜佑曰：後漢和帝時，侯霸置東西邯屯士五部。邯川，水名也，分隸左右，在寧塞郡。據唐志，寧塞本虎元郡，唐玄宗天寶中更名，今之寧塞郡。蒙遜新并姑臧，凶勢方盛，不可攻也。傉檀不從，五道俱進，至番禾、苕藋，番音盤。藋，徒弔翻。掠五千餘戶而還。還，從宣翻；又如字。下同。將軍屈右曰：今既獲利，宜倍道旋師，早度險阨。蒙遜善用兵，若輕軍猝至，大敵外逼，徙戶內叛，此危道也。衛尉伊力延曰：彼步我騎，騎，奇寄翻。勢不相及。今倍道而歸，則示弱，且捐棄資財，非計也。俄而昏霧風雨，蒙遜兵大至，傉檀敗走。蒙遜進圍樂都，傉檀嬰城固守，以子染干為質以請和，質音致。蒙遜乃還。

三月，劉裕始受太尉、中書監。加太尉，見上卷。□年加中書監，見六年。以劉穆之為太尉司馬，陳郡殷景仁為行參軍。行參軍未得與參軍事班，次注已見前。裕問穆之曰：孟昶參佐，誰堪入我府者？穆之舉前建威中兵參軍謝晦。晦，安兄據之曾孫也。孟昶為建威將軍，謝晦為中佐□兵。裕即命為參軍。裕嘗訊囚，其旦，刑獄參軍有疾，以晦代之。於車中一覽訊牒，催促便下。下，遐稼翻。相府多事，相，息亮翻。獄繫殷積，晦隨問酬辨，曾無違謬；裕由是奇之，即日署刑獄賊曹。刑獄賊曹，孟□分民曹賊曹，賊曹掌盜賊事。宋志：諸府參軍有長流賊曹、刑獄賊曹、城局賊曹，別以刑獄無民曹，謝晦為參軍事，曹數分，乃升署。晦美風姿，善言笑，博贍多通，贍，時艷翻。裕深加賞愛。

盧循行收兵至番禺，遂圍之。孫處拒守二十餘日。處，昌呂翻。番音潘。禺音愚。沈田子言於劉藩曰：番禺城雖險固，本賊之巢穴；今循圍之，或有內變。且孫季高眾力寡弱，孫處，字季高。不能持久。若使賊還據廣州，凶勢復振矣。復，扶又翻。夏四月，田子引兵救番禺，擊循，破之，所殺萬餘人。循走，田子與處共追之，又破循於蒼梧、鬱林、寧浦。蒼梧、鬱林，漢古郡。寧浦郡，吳分合浦、鬱林立，唐之橫州。寧浦，唐之□州。會處病，不能進。循奔交州。初，九真太守李遜作亂，九真，漢古郡，唐之愛州。交州刺史交趾杜瑗討斬之。瑗卒，瑗，于眷翻。卒，子恤翻。朝廷以其子慧度為交州刺史。詔書未至，循襲破合浦，合浦，漢古郡，唐之廉州。徑向交州。慧度帥州府文武拒循於石碕，破之。帥，讀曰率。碕，渠希翻。循餘眾猶三千人，李遜餘黨李脫等結集俚獠五千餘人以應循。俚音里。獠，魯皓翻。庚子，循晨至龍編南津。交趾郡龍編縣，州郡皆治焉。水經註：漢建安二十三年，交州之治始城龍編，於水南北二岸，故改龍淵曰龍編。二漢志皆作龍編。師古曰：唐避諱，改□□□。編，步緜翻。慧度悉散家財以賞軍士，與循合戰，擲雉尾炬焚其艦，雉尾炬，宋草之，一頭插鐵，以□束尾，大如戟，□□火，投敵艦尾。以步兵夾岸射之。射，而亦翻。循眾艦俱然，兵眾大潰。循知不免，

先鴆妻子又召妓妾問曰（妓渠綺翻）誰能從我死者多云雀鼠貪生就死實難或云官尚當死某豈願生乃悉殺諸辭死者因自投于水慧度取其尸斬之并其父子及李脫等函七首送建康

初劉毅在京口貧困與知識射於東堂庾悅為司徒右長史後至奪其射堂衆人皆避之毅獨不去悅廚饌甚盛不以及毅毅從悅求子鵝炙（鵝五何翻炙之石翻又之夜翻）悅怒不與毅由是銜之至是毅求兼督江州詔許之因奏稱江州內地以治民為職（治直之翻）不當置軍府耗民力宜罷軍府移鎮豫章而尋陽接蠻可即州府千兵以助郡戍於是解悅都督將軍官以刺史鎮豫章毅以親將趙恢領千兵守尋陽悅府文武三千悉入毅府符攝嚴峻悅忿懼至豫章疽發背卒（疽千余翻）

河南王乾歸徙羌句豈等部衆五千餘戶于疊蘭城（句豈…乾歸起…）以兄子阿柴為興國太守以鎮之（晉末興國氐王阿貴據興國城在略陽郡界乞伏因其地名置郡）五月復以子木弈干為武威太守鎮嵻峎城（嵻峎…）

丁卯魏主嗣謁金陵山陽侯奚斤居守（守式又翻）昌黎王慕容伯兒謀反己巳奚斤并其黨收斬之

秋七月燕王跋以太子永領大單于置四輔（…而已…置左右輔）柔然可汗斛律遣使獻馬三千匹於跋求娶跋女樂浪公主（樂浪音洛琅）跋命群臣議之遼西公素弗曰前世皆以宗女妻六夷宜許以妃嬪之女（嬪毗賓翻）樂浪公主不宜下降非類跋曰朕方崇信殊俗奈何欺之乃以樂浪公主妻之（妻七細翻）跋勤於政事勸課農桑省傜役薄賦斂（斂力贍翻）每遣守宰必親引見（見賢遍翻）問為政之要以觀其能燕人悅之

河南王乾歸遣平昌公熾磐及中軍將軍審虔伐南涼審虔乾歸之子也八月熾磐濟河南涼王傉檀遣太子虎臺逆戰於嶺南（傉奴沃翻）南涼兵敗虜牛馬十餘萬而還（還從宣翻又如字下同）

沮渠蒙遜帥輕騎襲西涼（帥讀曰率）西涼公暠曰（暠古老翻）兵有不戰而敗敵者挫其銳也蒙遜新與吾盟（事見上年）而遽來襲我我閉門不與戰待其銳氣竭而擊之蒙遜糧盡而歸暠遣世子歆帥騎七千邀擊之蒙遜大敗獲其將沮渠百年

河南王乾歸攻秦略陽太守姚龍於柏陽堡克之冬十一月進攻南平太守王憬於水洛城（水經註…在隴山之西漢略陽縣界鄭戩曰水洛城西占隴坻東通秦州往來路當之二水環城…于汧隴數百里元豐九域志德順軍西南一百里有水洛城仁宗朝鄭戩使劉滬所築也 憬居永翻）又

克之徙民三千餘户於譚郊(譚郊在合城西北)遣乞伏審虔帥衆二萬城譚郊(胡注郊音交)十二月西羌彭利髮襲據枹罕(枹音膚罕音寒)自稱大將軍河州牧乾歸討之不克 是歲并州刺史劉道憐爲北徐州刺史移鎮彭城

八年春正月河南王乾歸復討彭利髮(復扶又翻)至奴葵谷利髮棄衆南走乾歸遣振威將軍乞伏公府追至清水斬之收羌户一萬三千以乞伏審虔爲河州刺史鎮枹罕而還 二月丙子以吳興太守孔靖爲尚書右僕射 河南王乾歸徙都譚郊命平昌公熾磐鎮苑川乾歸擊吐谷渾阿若干於赤水降之(五代志隋大業五年平吐谷渾置河源郡有赤水縣古赤水城蓋近積石山魏收地形志郡有赤水縣水經注赤水戍口户諸翻涑東城降)

夏四月劉道規以疾求歸許之道規在荊州累年(元年道規刺荊州)秋毫無犯及歸府庫帷幕儼然若舊隨身甲士二人遷席於舟中道規刑之於市以後將軍豫州刺史劉毅爲衛將軍都督荊寧秦雍四州諸軍事荊州刺史(雍於用翻)毅謂左衛將軍劉敬宣曰吾忝西任欲屈卿爲長史南蠻(爲南蠻校尉長史也)豈有見輔意乎敬宣懼以告太尉裕裕笑曰但令老兄平安必無過慮毅性剛愎(愎弼力翻)自謂建義之功與裕相埒(埒龍輟翻等也)深自矜伐雖權事推裕而心不服(年春)弟藩之言可知已及居方岳常怏怏不得志(怏於亮翻)裕每柔而順之毅驕縱滋甚嘗云恨不遇劉項與之爭中原及敗於桑落(事見上卷六年)知物情已去彌復憤激(復扶又翻)裕素不學而毅頗涉文雅故朝士有清望者多歸之(朝直遥翻)與尚書僕射謝混丹楊尹郗僧施深相憑結僧施超之從子也(郗超事桓溫見一百二卷從才用翻)毅既據上流陰有圖裕之志求兼督交廣二州裕許之毅又奏以郗僧施爲南蠻校尉後軍司馬毛脩之爲南郡太守裕亦許之以劉穆之代僧施爲丹楊尹毅表求至京口辭墓裕往會之於倪塘寧遠將軍胡藩言於裕曰公謂劉衛軍終能爲公下乎(毅爲衛將軍故稱之)裕默然久之曰卿謂何如藩曰連百萬之衆攻必取戰必克毅以此服公至於涉獵傳記(涉書史若涉水獵書史若獵獸言其遍覽之不精)一談一詠自許以爲雄豪(傳直戀翻)以是搢紳白面之士輻湊歸之恐終不爲公下不如因會取之裕曰吾與毅俱有克復之功其過未彰不可自相圖也(斷句)(以是言答藩陰有以觀藩者矣)

乞伏熾磐攻南涼三河太守吳陰于白土克之以乞伏出累代之(水經注河水又東逕…南又東逕…水通…部川城北)白土城在南關縣十三州志曰左南津西六十里有白土城在大河之北爲緣河濟渡之處…力自…有白土城…曰白土縣漢屬金城郡後魏屬…郡…之白土乃…上郡之白土…

（十二乃左南西之白土各是一處十二代去明川新平縣舊曰白土漢上郡及後魏之白土西安定之白土當在唐鄯州界）六月乞伏公府弒河南王乾歸（公府國仁之子也以不得立故行弒逆）并殺其諸子十餘人走保大夏（夏戶雅翻下同）平昌公熾磐遣其弟廣武將軍智達揚武將軍木弈干帥騎三千討之以其弟曇達爲鎮京將軍鎮譚郊（郊杖匃譚郊台寧京師故置鎮京將軍以鎮之討讀曰寧譚音覃下同曇徒含翻）驍騎將軍婁機鎮苑川（苑於元翻）熾磐帥文武及民二萬餘戶遷于枹罕秦人多勸秦王興乘亂取熾磐興曰伐人喪非禮也夏王勃勃欲攻熾磐軍師中郎將王買德諫曰熾磐吾之與國今遭喪亂（喪息浪翻）吾不能恤又恃衆力而伐之匹夫猶且恥爲況萬乘乎（乘繩證翻）勃勃乃止

閏月庚子南郡烈武公劉道規卒　秋七月己巳朔魏主嗣東巡置四廂大將十二小將以山陽侯斤元城侯屈行左右丞相（奚斤封山陽侯嗾屈封元城侯）庚寅嗣至濡源（濡乃官翻）巡西北諸部落　乞伏智達等擊破乞伏公府於大夏公府奔疊蘭城就其弟阿柴智達等攻拔之斬阿柴父子五人公府奔嵻峎南山（嵻音康峎音郎）追獲之并其四子轘之於譚郊（轘音宦）八月乞伏熾磐自稱大將軍河南王（熾磐乾歸長子）大赦改元永康葬乾歸於枹罕（枹音膚）謚曰武元廟號高祖　皇后王氏崩　庚

戌魏主嗣還平城（還從宣翻）　九月河南王熾磐以尚書令武始翟勃爲相國（相息亮翻）侍中太子詹事趙景爲御史大夫罷尚書令僕尚書六卿侍中等官　癸酉葬僖皇后于休平陵　劉毅至江陵多變易守宰輒割豫州文武江州兵力萬餘人以自隨會毅疾篤郗僧施等恐毅死其黨危乃勸毅請從弟兗州刺史藩以自副（從才用翻下同）太尉裕僞許之藩自廣陵入朝（朝直遙翻）己卯裕以詔書罪狀毅云與藩及謝混共謀不軌收藩及混賜死初混與劉毅款昵（昵尼質翻）混從兄澹常以爲憂（澹徒覽翻）漸與之疏謂弟璞及從子瞻曰益壽此性終當破家（益壽混小字也）澹安之孫也　庚辰詔大赦以前會稽內史司馬休之爲都督荊雍梁秦寧益六州諸軍事荊州刺史（雍於用翻）北徐州刺史劉道憐爲兗青二州刺史鎮京口（北徐州刺史治彭城使道憐鎮京口以爲東藩之重）使豫州刺史諸葛長民監太尉留府事（監古銜翻）裕疑長民難獨任乃加劉穆之建武將軍置佐吏配給資力以防之（將是裕已有圖長民之心矣）壬午裕帥諸軍發建康參軍王鎮惡請給百舸爲前驅（帥讀曰率舸古我翻）丙申至姑孰以鎮惡爲振武將軍與龍驤將軍蒯恩將百舸前發（驤思將翻蒯苦怪翻）裕戒之曰若賊可擊擊之不可者燒其船艦（艦戶黯翻）

留屯水際，以待我。於是鎮惡晝夜兼行，揚聲言劉兗州上。（上，時掌翻；下同。）冬，十月，己未，鎮惡至豫章口，去江陵城二十里，捨船步上。蒯恩軍居前，鎮惡次之，舸留一二人，對舸岸上立六七旗，旗下置鼓，語所留人：（語，牛倨翻。）「計我將至城，便鼓嚴，（時掌翻，下同。）令若後有大軍狀。」（鼓嚴，鼓也。）又分遣人燒江津船艦。鎮惡徑前襲城，語前軍士：（語，牛倨翻。）（以兗州軍士也。）「有問者，但云劉兗州至。」津戍及民間皆晏然不疑。未至城五六里，逢毅要將朱顯之，（要將者，所親掌兵要。）欲出江津，問：「劉兗州何在？」軍士曰：「在後。」顯之至軍後，不見藩，而見軍人擔彭排戰具，（彭排，今之旁牌，所以扞鋒矢。釋名曰：彭排，軍器也。彭，旁也，在旁排敵禦攻也。）望江津船艦已被燒，鼓嚴之聲甚盛，知非藩上，（上，時掌翻。）便躍馬馳去告毅：「行令閉諸城門。」鎮惡亦馳進，門未及下關，軍人因得入城。衛軍長史謝純入參承毅，（衛將軍府之佐，省參承。）出聞兵至，左右欲引車歸，純叱之曰：「我，人吏也，（言為人之吏。）逃將安之！」馳還入府。純，安兄據之孫也。鎮惡與城內兵鬬，且攻其金城，（凡諸城內牙城，皆謂之金城。）自食時至中晡，（日加申為晡，中晡，申時也；申未為下晡。）城內人敗散，鎮惡穿其金城而入，遣人以詔及赦文并裕手書示毅，毅皆燒不視，與司馬毛脩之等督士卒力戰。城內人猶未信裕自來，軍士從毅自

東來者，與臺軍多中表親戚，且鬬且語，知裕自來，人情離駭。逮夜，聽事前兵皆散，斬毅勇將趙蔡，（將，即亮翻。）毅左右兵猶閉東西閤拒戰。鎮惡慮闇中自相傷犯，乃引軍出圍金城，開其南面。毅慮南有伏兵，夜半，帥左右三百許人（帥，讀曰率。）開北門突出。毛脩之謂謝純曰：「君但隨僕去。」純不從，為人所殺。毅夜投牛牧佛寺。（牛牧寺在江陵城北十里。）初，桓蔚之敗也，（事見一百一十四卷元興三年。蔚，紆勿翻。）走投牛牧寺僧昌，昌保藏之，毅殺昌。至是，寺僧拒之曰：「昔亡師容桓蔚，為劉衛軍所殺，今實不敢容異人。」毅歎曰：「為法自弊，一至於此！」（史記商君傳：秦發吏捕商君，商君亡至關下，欲舍客舍，舍人不知其是商君也，曰：商君之法，舍人無驗者坐之。商君歎曰：嗟乎，為法自弊一至此哉！）遂縊而死。明日，居人以告，乃斬首於市，并子姪皆伏誅。毅兄模奔襄陽，魯宗之斬送之。初，毅季父鎮之閑居京口，不應辟召，常謂毅及藩曰：「汝輩才器，足以得志，但恐不久耳。我不就爾求財位，亦不同爾受罪累。」（累，力瑞翻。）每見毅、藩導從到門，輒詬之。（從，才用翻。詬，古候翻，又許候翻，罵也。）毅甚敬畏，未至宅數百步，悉屏儀衛，（屏，必郢翻。）與白衣數人俱進。及毅死，太尉裕奏徵鎮之為散騎常侍、光祿大夫，（騎，奇寄翻。）固辭不至。仇池公楊盛叛秦，（義熙元年，盛降秦，今復叛。）侵擾祁山。秦王興遣建威將軍趙琨為前鋒，立節將軍姚伯壽繼

之前將軍姚恢出鷲峽（鷲音就）秦州刺史姚嵩出羊頭峽右衛將軍胡翼度出汧城以討盛興自雍赴之（汧苦堅翻雍於用翻）與諸將會于隴口（隴口隴道之口也將即亮翻）天水太守王松怱言於嵩曰先帝神略無方徐洛生以英武佐命再入仇池無功而還（姚萇再攻仇池當致）非楊氏智勇能全也直地勢險固耳今以趙琨之眾使君之威準之先朝實未見成功使君具悉形便何不表聞嵩不從盛帥眾與琨相持伯壽畏懦不進琨眾寡不敵為盛所敗（帥讀曰率下同懦乃亂翻）興斬伯壽而還興以楊佛嵩為雍州刺史帥嶺北見兵以擊夏（秦雍州統嶺北五郡台安定司隸置）行數日

興謂羣臣曰佛嵩每見敵勇不自制吾常節其兵不過五千人今所將既多遇敵必敗行已遠追之無及將若之何佛嵩與夏王勃勃戰果敗為勃勃所執絕亢而死（亢與吭同居郎翻）秦立昭儀齊氏為后沮渠蒙遜遷于姑臧 十一月己卯太尉裕至江陵殺郗僧施初毛脩之雖為劉毅僚佐素自結於裕故裕特宥之賜王鎮惡爵漢壽子裕問毅府諮議參軍申永曰今日何施而可永曰除其宿釁倍其惠澤貫敘門次顯擢才能如此而已（魏晉以來率以門地高下為用人之次貫敘者以次敘之若貫錢然也）裕納之下書寬租省調（徒弔翻）節役原刑禮辟

名士荊人悅之 諸葛長民驕縱貪侈所為多不濟為百姓患常懼太尉裕按之及劉毅被誅長民謂所親曰昔年醢彭越今年殺韓信（漢蘇公之言被皮義翻）禍其至矣乃屏人問劉穆之曰（屏必郢翻下同）悠悠之言皆云太尉與我不平何以至此穆之曰公泝流遠征以老母稚子委節下若一豪不盡（稱直利翻古毫字通）豈容如此邪長民意乃小安長民弟輔國大將軍黎民說長民曰（說輸芮翻）劉氏之亡亦諸葛氏之懼也宜因裕未還而圖之長民猶豫未發既而歎曰貧賤常思富貴富貴必履危機今日欲為丹徒布衣豈可得邪（長民琅邪陽都人僑居丹徒）

因遺冀州刺史劉敬宣書曰盤龍狠戾專恣自取夷滅（遺于季翻劉毅小字盤龍）異端將盡世路方夷富貴之事相與共之敬宣報曰下官自義熙以來忝三州七郡（敬宣自北歸為晉陵太守遷江州領尋陽太守督郡事徵拜宣城內史領襄城太守還鎮蠻護軍安豐太守梁國內史又遷青州刺史尋改冀州）常懼福過災生思避盈居損富貴之旨非所敢當且使以書呈裕裕曰阿壽故為不負我也（敬宣字萬壽故裕稱之曰阿壽）劉穆之憂長民為變屏人問太尉行參軍東海何承天曰公今行濟否承天曰荊州不憂不時判（判決也）別有一慮耳公昔年自左里還入石頭甚脫爾（謂破盧循還時也脫爾謂輕脫而還不為嚴備也）今還宜加重慎穆

之曰非君不聞此言裕在江陵輔國將軍王誕白裕求先下裕曰諸葛長民似有自疑心卿詎宜便去誕曰長民知我蒙公垂眄今輕身單下必當以爲無虞乃可以少安其意耳裕笑曰卿勇過賁育矣 乃聽先還 沮渠蒙遜卽河西王位 大赦改元玄始置官僚如涼王光爲三河王故事 太尉裕謀伐蜀擇元帥而難其人 以西陽太守朱齡石既有武幹又練吏職欲用之衆皆以爲齡石資名尚輕難當重任裕不從十二月以齡石爲益州刺史帥寧朔將軍臧熹河間太守蒯恩下邳太守劉鍾等伐蜀 分大軍之半二萬人以配之熹裕之妻弟位居齡石之右亦隷焉裕與齡石密謀進取曰劉敬宣往年出黃虎無功而退 賊謂我今應從外水往而料我當出其不意猶從內水來也 如此必以重兵守涪城以備內道 若向黃虎正墮其計今以大衆自外水取成都疑兵出內水此制敵之奇也而慮此聲先馳賊審虛實別有函書封付齡石署函邊曰至白帝乃開諸軍雖進未知處分所由 毛脩之固

請行裕恐脩之至蜀必多所誅殺士人與毛氏有嫌亦當以死自固不許 (以毛璩之家爲蜀人所滅故也) 分荊州十郡置湘州 (州成帝咸和三年省入荊州今復置) 加太尉裕太傅揚州牧 丁巳魏主嗣北巡至長城而還 (長城秦所築也) 太

九年春二月庚戌魏主嗣如高柳川甲寅還宮 太尉裕自江陵東還 又駱驛遣輜重兼行而下 前刻至日每淹留不進諸葛長民與公卿頻日奉候於新亭輒差其期乙丑晦裕輕舟徑進潛入東府 三月丙寅朔旦長民聞之驚趨至門裕伏壯士丁旿於幔中 引長民却人閒語凡平生所不盡者皆及之長民甚悅丁旿自幔後出於座拉殺之 輿尸付廷尉收其弟黎民黎民素驍勇 格鬭而死幷殺其季弟大司馬參軍幼民從弟寧朔將軍秀之 庚午秦王興遣使至魏修好 太尉裕上表曰大司馬溫以民無定本傷治爲深庚戌土斷以一其業 于時財阜國豐實由於此自玆迄今漸用頽弛請申前制於是依界土斷唯徐兗青三州居晉陵者不在斷例 諸流寓郡縣多所併省戊寅加裕豫州刺史裕固讓太傅

州牧[illegible]林邑范胡達寇九真杜慧度擊斬之　河南王熾磐遣鎮東將軍曇達平東將軍王松壽將兵東擊休官權小郎呂破胡於白石川休官夷種之名號隴右權氏呂氏世為酋長白石縣前漢屬金城郡後漢屬隴西郡石山在今蘭州狄道縣東宋白曰河州鳳林縣漢白石縣地志白石縣有白石山[illegible]大破之虜其男女萬餘口進據白石城顯親休官權小成呂奴迦等二萬餘戶據白阬不服迦古牙翻曇達攻斬之隴右休官悉降秦太尉索稜以隴西降熾磐以稜為太傅也年西令索稜守隴西以降乞伏熾磐

夏王勃勃大赦改元鳳翔以叱干阿利領將作大匠發嶺北夷夏十萬人築都城於朔方水北黑水之南水經註奢延水又謂之朔方水源出奢延縣西南赤沙阜東北流逕其縣故城南又東黑水入焉水出奢延縣黑澗東南歷沙陵注奢延水又東逕統萬城南夏州治統萬城宋白曰夏州定難軍勃勃曰朕方統一天下君臨萬邦宜名新城曰統萬阿利性巧而殘忍蒸土築城錐入一寸即殺作者而并築之勃勃以為忠委任之凡造兵器成呈之工人必有死者射甲不入則斬弓人入則射而亦翻斬甲匠又鑄銅為一大鼓飛廉翁仲銅駝龍虎之屬飾以黃金列於宮殿之前凡殺工匠數千由是器物皆精利勃勃自謂其祖從母姓為劉非禮也[illegible]古人氏族無常乃改姓高祖以宗女妻單于冒頓故其子孫自姓劉氏

赫連氏言帝王係天為子其徽赫與天連也其非正統者皆以鐵伐為氏[illegible]言其剛銳如鐵皆堪伐人也　夏四月乙卯魏主嗣西巡命鄭兵將軍奚斤[illegible]鴻飛將軍尉古真都將閭大肥等擊越勤部於跋那山大肥柔然人也[illegible]跋那山蓋在廣寧郡之塞外　河南王熾磐遣安北將軍烏地延冠軍將軍翟紹擊吐谷渾別統句旁于泣勤川大破之[illegible]　河西王蒙遜立子政德為世子加鎮衛大將軍錄尚書事　南涼王傉檀伐河西王蒙遜蒙遜敗之於若厚塢又敗之於若涼[illegible]因進圍樂都樂音洛下同二旬不克南涼湟河太守文支以郡降于蒙遜降戶江翻蒙遜以文支為廣武太守蒙遜復伐南涼傉檀以太尉俱延為質乃還復扶又翻質音致　蒙遜西如苕藋[illegible]遣冠軍將軍伏恩將騎一萬襲卑和烏啼二部湟河有卑和羌烏啼部居湟水源大破之俘二千餘落而還蒙遜寢于新臺閹人王懷祖擊蒙遜傷足其妻孟氏禽斬之蒙遜母車氏卒車尺遮翻　五月乙亥魏主嗣如雲中舊宮[illegible]　丙子大赦西河胡張外等聚眾為盜乙卯嗣遣會稽公長樂劉潔等

屯西河招討之（按乙亥至[illegible]）六月翻如五原朱齡
石等至白帝發函書曰眾軍悉從外水取成都臧熹從
中水取廣漢（[illegible]）
老弱乘高艦十餘從內水向黃虎（[illegible]）於是諸
軍倍道兼行譙縱果命譙道福將重兵鎮涪城（[illegible]）
以備內水齡石至平模去成都二百里縱遣
秦州刺史侯暉尚書僕射譙詵帥眾萬餘屯平模（[illegible]）
夾岸築城以拒之齡石謂劉鍾曰今天時盛熱而
賊嚴兵固險攻之未必可拔祗增疲困且欲養銳息
兵以伺其隙何如鍾曰不然前揚聲言大眾向內水
譙道福不敢捨涪城今重軍猝至出其不意侯暉之
徒已破膽矣賊阻兵守險者是其懼不敢戰也因其
兇懼（[illegible]）盡銳攻之其勢必克克平模之後自可鼓
行而進成都必不能守矣若緩兵相守彼將知人虛
實涪軍忽來并力拒我人情既安良將又集（[illegible]）
（[illegible]）此求戰不獲軍食無資二萬餘人悉為蜀子虜
矣齡石從之諸將以水北城地險兵多欲先攻其南
城齡石曰今屠南城不足以破北若盡銳以拔北城
則南城不麾自散矣秋七月齡石帥諸軍急攻北城

克之斬侯暉譙詵引兵迴趣南城（[illegible]）南城自
潰齡石捨船步進譙縱大將譙撫之屯牛脾（[illegible]）
（[illegible]）譙小苟塞打鼻（[illegible]）
臧熹擊撫之斬之小苟聞之
亦潰於是縱諸營屯望風相次奔潰戊辰縱棄成都
出走尚書令馬耽封府庫以待晉師壬申齡石入成
都誅縱同祖之親餘皆按堵使復其業縱出成都先
辭墓其女曰走必不免祗取辱焉等死死於先人之
墓可也縱不從譙道福聞平模不守自涪引兵入赴
縱往投之道福見縱怒曰大丈夫有如此功業而棄
之將安歸乎人誰不死何怯之甚也因投縱以劍中
其馬鞍（[illegible]）縱乃去自縊死（[illegible]）巴西人王志
斬其首以送齡石道福謂其眾曰蜀之存亡實係於
我不在譙王今我在猶足一戰眾皆許諾道福盡散
金帛以賜眾眾受之而走道福逃於獠中（[illegible]）巴民
杜瑾執送之斬于軍門（[illegible]）齡石徙
馬耽於越巂（[illegible]）耽謂其徒曰朱侯不送我京師欲
滅口也（[illegible]）吾必不免乃盥洗而臥引繩
而死須臾齡石使至戮其尸（[illegible]）詔以齡石進[illegible]

秦州六郡諸軍事，賜爵豐城縣侯。魏奚斤等[illegible]破越勤於跋那山西，徙二萬餘家於大寧。河西胡曹龍等擁部眾二萬人來入蒲子，張外降之，推龍為大單于。[illegible] 丙戌，魏主嗣如定襄大洛城。[illegible] 河南王熾磐擊吐谷渾支旁于長柳川，虜旁及其民五千餘戶而還。八月，癸卯，魏主嗣還平城。曹龍請降於魏，執送張外，斬之。丁丑，魏主嗣如豺山宮。癸未，還。九月，魏命太尉裕為太傅、揚州牧，固辭。河南王熾磐擊吐谷渾別統掘逵於渴渾川，大破之，虜男女二萬三千。冬，十月，掘逵帥其餘眾降于熾磐。[illegible] 吐京胡與離石胡出以眷叛魏，[illegible] 魏主嗣命元城侯屈督會稽公劉絜、永安侯魏勤以討之。丁巳，出以眷引夏兵邀擊絜，禽之以獻於夏，勤戰死。[illegible] 嗣以屈亡二將，[illegible] 欲誅之；既而赦之，使攝并州刺史。屈到州，縱酒廢事，嗣積其前後罪惡，檻車徵還，斬之。[illegible] 十一月，魏主嗣遣使請昏於秦，秦[illegible] 所以俾功臣之門也。王興許之。是歲，以敦煌索邈為梁州刺史。[illegible] 苻宣乃還仇池。[illegible] 初，邈寓居漢川，與別駕姜顯有隙，凡十五年而邈鎮漢川，顯乃肉袒迎候，邈無慍色，[illegible] 待之彌厚，退而謂人曰：「我昔寓此，失志多年，若讎姜顯，懼者不少。[illegible] 但服之自任，何必遷怒於是！」闔境聞之皆悅。[illegible]

十年春，正月，辛酉，魏大赦，改元神瑞。辛巳，魏主嗣如繁畤。[illegible] 二月，戊戌，還平城。夏王勃勃侵魏河東蒲子。庚戌，魏主嗣如豺山宮。魏并州刺史婁伏連襲殺勃勃所置吐京護軍及其守兵。[illegible] 司馬休之在江陵，頗得江漢民心，子譙王文思在建康，[illegible] 性凶暴，好通輕俠，太尉裕惡之。[illegible] 三月，有司奏文思擅捶殺國吏，[illegible] 詔誅其黨，而宥文思。休之上疏謝罪，請解所任，不許。裕執文思送休之，令自訓厲，意欲休之殺之。休之但表廢文思，并與裕書陳謝，裕由是不悅。[illegible] 以江州刺史孟懷玉兼督豫州六郡以備之。[illegible] 也。

夏，五月，辛酉，魏主嗣還平城。秦王興有疾，秦後將軍斂成討叛羌，為羌所敗，[illegible] 懼罪，出奔夏。妖賊李弘與氐仇常反於貳城，[illegible] 興輿疾往討之。

斬嘗執弼而還（還從宣翻又如字）秦左將軍姚文宗有寵於太子泓廣平公弼惡之（惡烏路翻）誣文宗有怨言秦王興怒賜文宗死於是羣臣畏弼側目弼言於興無不從者以所親天水尹沖為給事黃門侍郎唐盛為治書侍御史（治直之翻）左右掌機要者皆其黨也右僕射梁喜侍中任謙京兆尹尹昭承間言於興曰父子之際人所難言然君臣之義不薄於父子（任音壬間古莧翻[illegible]子君臣父子人之大倫故云然）故臣等不得默然廣平公弼潛有奪嫡之志陛下寵之太過假其威權傾險無賴之徒輻湊附之道路皆言陛下將有廢立之計信有之乎興曰豈有此邪喜等曰苟無之則陛下愛弼適所以禍之願去其左右（去羌呂翻）損其威權如此非特安弼乃所以安宗廟社稷興不應大司農竇溫司徒左長史王弼皆密疏勸興立弼為太子興雖不從亦不責也興疾篤弼潛聚眾數千人謀作亂姚裕遣使以弼逆狀告諸兄在藩鎮者（使疏吏翻）於是姚懿治兵於蒲阪鎮東將軍豫州牧洸治兵於洛陽（懿洸皆興子也治直之翻洸姑黃翻）平西將軍諶治兵於雍（諶氏壬翻雍於用翻）皆欲赴長安討弼會興疾瘳（瘳丑留翻）見羣臣征虜將軍劉羌泣以告興梁喜尹昭請誅弼且曰苟陛下不忍殺弼亦當奪其權任興

不得已免弼尚書令使以將軍公還第（弼為大將軍廣平公）懿等各罷兵懿洸諶與姚宣皆入朝使裕入白興求見（朝直遙翻見賢遍翻）興曰汝等正欲論弼事耳吾已知之裕曰弼苟有可論陛下所宜垂聽若懿等言非是便當寘之刑辟（辟毗亦翻）奈何逆拒之於是引見懿等於諮議堂宣流涕極言興曰吾自處之（處昌呂翻）非汝曹所憂撫軍東曹屬姜虯上疏曰廣平公弼釁成逆著道路皆知之昔文王之化刑于寡妻（詩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今聖朝之亂起自愛子雖欲含忍掩蔽而逆黨扇惑不已弼之亂心何由可革宜斥散凶徒以絕禍端興以虯表示梁喜曰天下人皆以吾兒為口實（孔安國曰口實常[illegible]不去口）將何以處之喜曰信如虯言陛下宜早裁決興默然（[illegible]）唾契汗乞弗等部皆叛南涼（[illegible]）南涼王傉檀欲討之邯川護軍孟愷諫曰今連年饑饉南逼熾磐北逼蒙遜百姓不安遠征雖克必有後患不如與熾磐結盟通糴慰撫雜部足食繕兵俟時而動傉檀不從謂太子虎臺曰蒙遜近去不能猝來旦夕所慮唯在熾磐然熾磐兵少

易與汝謹守樂都[illegible]敗吾不過一月必還矣乃帥騎七千襲乙弗[illegible]大破之獲馬牛羊四十餘萬河南王熾磐聞之欲襲樂都羣臣咸以爲不可太府主簿焦襲曰傉檀不顧近患而貪遠利[illegible]我今伐之絕其西路[illegible]使不得還救則虎臺獨守窮城可坐禽也此天亡之時必不可失熾磐從之帥步騎二萬襲樂都虎臺憑城拒守熾磐四面攻之南涼撫軍從事中郎尉肅言於虎臺曰外城廣大難守殿下不若聚國人守內城[illegible]肅等帥晉人拒戰於外雖有不捷猶足自存虎臺曰熾磐小賊旦夕當走卿何過慮之深虎臺疑晉人有異心（夷人謂華人爲晉人）悉召豪望有謀勇者閉之於內孟愷泣曰熾磐家虛內侮國家危於累卵愷等進欲報恩退顧妻子人思效死而殿下乃疑之如是邪虎臺曰吾豈不知君之忠其懼餘人脫生慮表以君等安之耳一夕城潰熾磐入樂都遣平遠將軍捷虔帥騎五千追傉檀以鎮南將軍謙屯爲都督河右諸軍事涼州刺史鎮樂都[illegible]禿髮赴單爲西平太守鎮西平以趙恢爲廣武太守鎮廣武曜武將軍王基爲晉興太守鎮浩亹（亹音門）徙虎臺

一百十六　十五

及其文武百姓萬餘戶于枹罕（枹音膚[illegible]）赴單烏孤[illegible]也河間人褚匡言於燕王跋曰陛下龍飛遼碣舊邦族黨傾首朝陽[illegible]以日爲歲請往迎之跋曰道路數千里復隔異國如何可致[illegible]匡曰章武臨海[illegible]舟楫可通出於遼西臨渝不爲難也[illegible]跋許之以匡爲游擊將軍中書侍郎厚資遣之匡與跋從兄買從弟睹[illegible]自長樂帥五千餘戶歸于和龍[illegible]契丹庫莫奚皆降於燕[illegible]跋署其大人爲歸善王跋弟丕避亂在高句麗[illegible]跋召之以爲左僕射封常山公　柔然可汗斛律將嫁女於燕[illegible]斛律兄子步鹿真謂斛律曰幼女遠嫁憂思請以大臣樹黎等女爲媵[illegible]斛律不許步鹿真出謂樹黎等曰斛律欲以汝女爲媵遠適他國樹黎恐與步鹿真謀使勇士夜伏於斛律穹廬之後伺其出而執之與女皆送於燕[illegible]立步鹿真爲可汗而相之[illegible]初社崘之從高車也（事見一百十二卷元興元年崘盧昆翻）高車人叱洛侯爲之鄉導以併諸部[illegible]社崘德之以

一百十六　十六

為大人。步鹿真與社崘之子社拔共至叱洛侯家，淫其少妻。妻告步鹿真曰：叱洛侯欲奉大檀為主。大檀者，社崘季父僕渾之子也，領別部鎮西境，素得眾心。步鹿真歸而發兵圍叱洛侯，叱洛侯自殺。遂引兵襲大檀，大檀逆擊破之，執步鹿真及社拔，殺之，自立為可汗，號牟汗紇升蓋可汗。（魏收曰：魏言制勝也。）斛律至和龍，燕王跋賜斛律爵上谷侯，館之遼東，待以客禮，納其女為昭儀。斛律上書請還其國，跋曰：今棄國萬里，又無內應，若以重兵相送，則饋運難繼；兵少則不足成功，如何可還？斛律固請曰：不煩重兵，願給三百騎送至敕勒國，人必欣然來迎。跋乃遣單于前輔萬陵帥騎三百送之。（[illegible]）陵憚遠役，至黑山，（黑山在唐振武之北，塞外殺胡山也。）殺斛律而還。大檀亦遣使獻馬三千匹、羊萬口于燕。六月，泰山太守劉研等帥流民七千餘家、河西胡酋劉遮等帥部落萬餘家皆降於魏。（[illegible]）戊申，魏主嗣如豺山宮。丁亥，還平城。

樂都之潰也，南涼安西將軍樊尼自西平奔告南涼王傉檀。傉檀謂其眾曰：今妻子皆為熾磐所虜，退無所歸，卿等能與吾藉乙弗之資，取契汗以贖妻子乎？（契汗，[illegible]）乃引兵西，眾多逃還。傉檀遣鎮北將軍段苟追之，苟亦不還。於是將士皆散，唯樊尼與中軍將軍紇勃、後軍將軍洛肱、散騎侍郎陰利鹿不去。（[illegible]）傉檀曰：蒙遜、熾磐昔皆委質於吾，（[illegible]）今而歸之，不亦鄙乎！四海之廣，無所容身，何其痛也！與其聚而同死，不若分而或全。樊尼，吾長兄之子，（樊尼，烏孤之子也。[illegible]）宗部所寄，吾眾在北者戶垂一萬，蒙遜方招懷士民，存亡繼絕，汝其從之。紇勃、洛肱亦與尼俱行。（[illegible]）吾年老矣，所適不容，寧見妻子而死。遂歸于熾磐，唯陰利鹿隨之。傉檀謂利鹿曰：吾親屬皆散，卿何獨留？利鹿曰：臣老母在家，非不思歸，然委質為臣，忠孝之道，難以兩全。臣不才，不能為陛下泣血求救於鄰國，（[illegible]）敢離左右乎！（[illegible]）傉檀歎曰：知人固未易。大臣親戚皆棄我去，今日忠義終始不虧者，唯卿一人而已。傉檀諸城皆降於熾磐，（[illegible]）獨尉賢政屯浩亹，（浩亹音告門。）固守不下。熾磐遣人謂之曰：樂都已潰，卿妻子皆在吾所，獨守一城，將何為也？賢政曰：受涼王厚恩，為國藩屏，（[illegible]）雖知樂都已陷，妻子為禽，先歸獲賞，後順受誅，然不知主上存亡，（[illegible]）未敢歸命。妻子小事，豈足動心！若貪一時之利，忘委付之重

者大王亦安用之熾磐乃遣虎臺以手書諭之曰汝為儲副不能盡節面縛於人棄父忘君墮萬世之業（墮讀曰隳）賢政義士豈效汝乎 閻傳檀至左南乃降（鄯州志曰左南城在金城西百七十里晉志張氏置晉興郡左南縣亦張氏所置也）熾磐聞傉檀至遣使郊迎待以上賓之禮（使疏吏翻）秋七月熾磐以傉檀為驃騎大將軍賜爵左南公（驃匹妙翻）南涼文武依才銓敘 歲餘熾磐使人鴆傉檀左右請解之傉檀曰吾病豈宜療邪遂死謚曰景王（考異曰載記曰禿髮烏孤至傉檀三世十九年而滅）虎臺亦為熾磐所殺 傉檀子保周賀俱延子覆龍利鹿孤孫副周烏孤孫承鉢皆奔河西王蒙遜久之又奔魏魏以保周為張掖王覆龍為酒泉公賀為西平公副周為永平公承鉢為昌松公魏主嗣愛賀之才謂曰卿之先與朕同源賜姓源氏（為源氏氏為張本）八月戊子魏主嗣遣馬邑侯陋孫使於秦（大於魏張本）辛丑遣謁者于什門使於燕悅力延使於柔然（使疏吏翻）于什門至和龍不肯入見曰大魏皇帝有詔須馮王出受然後敢入燕王跋使人牽逼令入什門見跋不拜跋使人按其項什門曰馮王拜受詔吾自以賓主致敬何苦見逼邪跋怒留什門不遣什門數衆辱之左右請殺之跋曰彼各為其主耳（數所角翻為于偽翻）乃囚什門欲降之什門終不屈（降戶江翻）久之衣冠弊壞略盡蟣蝨流溢跋遺之衣冠（遺于季翻）什門皆不受 魏主嗣以博士王諒為平南參軍使以平南將軍相州刺史尉太真書與太尉裕相聞太真古真之弟也 九月丁巳朔日有食之 冬十月河南王熾磐復稱秦王置百官（熾磐降秦今并南涼復稱秦王）燕主跋與夏連和（春秋之時涖盟）夏王勃勃遣御史中丞烏洛孤如燕涖盟（通好兩君又見而盟）十一月壬午魏主嗣遣使者巡行諸州（行下孟翻）校閱守宰資財非家所齎悉簿為贓 西秦王熾磐立妃禿髮氏為后（傉檀之女也）十二月丙戌朔柔然可汗大檀侵魏丙申魏主嗣北擊之大檀走遣奚斤等追之遇大雪士卒凍死及墮指者什二三 河內人司馬順宰自稱晉王魏人討之不克 燕遼西公素弗卒燕王跋比葬七臨之（古者大臣卒君三臨比必寐翻及也）是歲司馬國璠兄弟聚衆數百潛渡淮夜入廣陵城（此傳）青州刺史檀祗領廣陵相（祗...）國璠兵直上聽事（...上時掌翻）祗驚出將禦之被射傷而入（射而亦翻）謂左右曰賊乘闇得入欲掩我不備但擊五鼓彼懼曉必走矣左右如其言國璠兵果走（國璠之擾淮至是亦自...）魏博士

祭酒崔浩爲魏主嗣講易及洪範（爲于偽翻）嗣因問浩天文術數浩占決多驗由是有寵凡軍國密謀皆預之

夏王勃勃立夫人梁氏爲王后子璝爲太子（璝古回翻）封子延爲陽平公昌爲太原公倫爲酒泉公定爲平原公滿爲河南公安爲中山公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一十六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一十七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充集賢殿修撰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上柱國河內郡開國侯食邑一千二百戶食實封肆伯戶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

勑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晉紀三十九（起旃蒙單閼盡柔兆執徐凡二年）

安皇帝壬

義熙十一年春正月丙辰魏主嗣還平城（[illegible]）太尉裕收司馬休之次子文寶兄子文祖並賜死發兵擊之詔加裕黃鉞領荊州刺史庚午大赦 丁丑以吏部尚書謝裕爲尚書左僕射 辛巳太尉裕發建康以中軍將軍劉道憐監留府事（監古銜翻）劉穆之兼右僕射事無大小皆決於穆之又以高陽內史劉鍾領石頭戍事屯冶亭（冶亭在今建康之東冶亭在半山寺後自建康東門至蔣山此半道也以名王安石有宅在焉冶城路陸游曰今天慶觀舊冶城山之麓）休之府司馬張裕南平太守檀範之聞之皆逃歸建康（守式又翻）裕邵之兄也（張邵見一百一十五卷五年）雍州刺史魯宗之自疑不爲太尉裕所容（爲于偽翻）與其子竟陵太守軌起兵應休之 二月休之上表罪狀裕勒兵拒之裕密書招休之府錄事參軍南陽韓延之延之復書曰承親帥戎馬遠

履西畿（周禮王畿千里之外曰矦畿[illegible]衛畿[illegible]以其[illegible]）闔境士庶莫不惶駭辱（[illegible]）䟽知以譙王前事良增歎息司馬平西體國忠貞（休之為平西將軍故稱之）款懷待物以公有匡復之勳家國賴推德委誠每事諮仰譙王往以微事見劾猶自表遜位（事見上卷十年[illegible]）況以大過而當嘿然邪前已表奏廢之所不盡者命耳推寄相與正當如此（推寄謂推心置人腹中也）而遽與兵甲所謂欲加之罪其無辭乎（左傳晉里克之言）劉裕足下海內之人誰不見足下此心而復欲欺誑國士（誑居況翻）來示云處懷期物自有由來（處昌呂翻下同）今伐人之君啗人以利真可謂處懷期物自有由來者乎（啗徒濫翻又徒覽翻）劉藩死於閶闔之門諸葛斃於左右之手（劉藩事見上卷八年諸葛長民事見上卷九年）甘言詫方伯襲之以輕兵（[illegible]事見上卷八年）遂使席上靡款懷之士閫外無自信諸侯以是為得算良可恥也貴府將佐及朝廷賢德寄命過日（[illegible]）吾誠鄙劣嘗聞道於君子以平西之至德寧可無授命之臣乎必未能自投虎口比迹郗僧施之徒明矣（郗僧施事見上卷八年郗丑之翻）假令天長喪亂九流渾濁（太史談序九流所謂儒家者流蓋出於司徒之官助人君順陰陽明教化者也道家者流蓋出於史官歷記成敗存亡禍福古今之道此人君南面之術也法家者流蓋出於理官信賞必罰以輔禮制陰陽家者流蓋出於羲和之官敬順昊天歷象日月星辰名家者流蓋出於禮官古者名位不同禮亦異數孔子曰必也正名乎[illegible]）當與臧洪遊於地下（[illegible]）不復多言（喪息浪翻）裕視書歎息以示將佐曰事人當如此矣延之以裕父名翹（翹祁堯翻）字顯宗乃更其字曰顯宗（更工衡翻）名其子曰翹以示不臣劉氏　琅邪太守劉朗帥二千餘家降魏（帥讀曰率降戶江翻）庚子河西胡劉雲等帥數萬戶降魏　太尉裕使參軍檀道濟朱超石將步騎出襄陽（將即亮翻騎奇寄翻）超石齡石之弟也江夏太守劉虔之將兵屯三連（夏戶雅翻）立橋聚糧以待道濟等積日不至魯軌襲擊虔之殺之裕使其壻振威將軍東海徐逵之統參軍蒯恩王允之沈淵子為前鋒出江夏口（[illegible]）逵之等與魯軌戰於破冢兵敗逵之允之淵子皆死獨蒯恩勒兵不動（蒯苦怪翻）軌乘勝力攻之不能克乃退淵子林子之兄也裕軍於馬頭（[illegible]北對江陵之江津戍）聞逵之死怒甚三月壬午帥諸將濟江魯軌司馬文思將休之兵四萬臨

峭岸置陳峭七笑翻陳讀曰陣軍士無能登者裕自被甲欲登被皮義翻諸將諫不從怒愈甚太尉主簿謝晦前抱持裕裕抽劍指晦曰我斬卿晦曰天下可無晦不可無公上裕所謂晦宜機變有也建武將軍胡藩領遊兵在江津裕呼藩使登藩有疑色裕命左右錄來欲斬之錄收也藩顧曰藩正欲擊賊不得奉教乃以刀頭穿岸劣容足指騰之而上劣少也上時掌翻隨之者稍多既登岸直前力戰休之兵不能當稍引却宋書之藩之初發排劉數以可以之之之亥不動破得以自前力戰又人心素藩服之敵猶殺進而不能當也裕兵因而乘之休之兵大潰遂克江陵休之宗之俱北走軌留石城裕命閬中侯

下邳趙倫之太尉參軍沈林子攻之遣武陵內史王鎮惡以舟師追休之等有羣盜數百夜襲冶亭京師震駭劉鍾討平之 秦廣平公弼譖姚宣於秦王興去年宣入勸力言弼宗弼黨內潛之宣司馬權丕至長安興責以不能輔導將誅之丕懼誣宣罪惡以求自免興怒遣使就杏城收宣下獄命弼將三萬人鎮秦州下遐嫁翻將即亮翻下同尹昭曰廣平公與皇太子不平今握彊兵於外陛下一旦不諱社稷必危小不忍亂大謀論語載孔子之言陛下之謂也興不從 夏王勃勃攻秦杏城拔之執守將姚逵阬士卒二萬人秦王興如北地遣廣平公弼及

輔國將軍斂曼嵬向新平興還長安 河西王蒙遜攻西秦廣武郡拔之西秦王熾磐遣將軍乞伏魋尼寅邀蒙遜於浩亹蒙遜擊斬之亹音門又遣將軍折斐等帥騎一萬據勒姐嶺闞駰志金城郡允吾縣東有勒姐河與允吾合勒姐嶺蓋勒姐河所出之山也漢時勒姐羌居之以為名姐才也翻又音紫蒙遜擊禽之河西饑胡相聚於上黨推胡人白亞栗斯為單于單音蟬改元建平以司馬順宰為謀主順宰起兵見上卷二年寇魏河內夏四月魏主嗣命公孫表等五將討之將即亮翻下同 青冀二州刺史劉敬宣參軍司馬道賜宗室之疏屬也聞太尉裕攻司馬休之道賜與同府辟閭道秀

道賜道秀俱為敬宣府屬故曰同府左右小將王猛子謀殺敬宣據廣固以應休之乙卯敬宣召道秀屏人語屏必郢翻左右悉出戶猛子逡巡在後取敬宣備身刀殺敬宣文武佐吏即時討道賜等皆斬之 己卯魏主嗣北巡 西秦王熾磐子元基自長安逃歸元基蓋從熾磐入秦以質因留長安也熾磐以為尚書左僕射 五月丁亥魏主嗣如大寧 趙倫之沈林子破魯軌於石城司馬休之魯宗之救之不及遂與軌奔襄陽宗之參軍李應之閉門不納甲午休之宗之軌及譙王文思新蔡王道賜咸取時道賜也新蔡王晃以[illegible]王琳事發徙以道賜襲爵梁州刺史馬敬南陽太

魯軌奔秦宗之素得士民心爭為之衛送出境[illegible]等追之盡境而還[illegible]　初休之等求救於秦魏秦征虜將軍姚成王及司馬國璠引兵至南陽[illegible]魏長孫嵩至河東聞休之等敗皆引還休之至長安秦王興以休之為揚州刺史使侵擾襄陽侍御史唐[illegible]言於興曰據符讖之文司馬氏當復得河洛今使休之擅兵於外猶縱魚於淵也不如以高爵厚禮留之京師興曰昔文王卒免羑里[illegible]高祖不斃鴻門[illegible]苟天命所在誰能違之脫如符讖之言留之適足為害遂遣之[illegible]

詔加太尉裕太傅揚州牧劍履上殿入朝不趨贊拜不名[illegible]以兗青二州刺史劉道憐為都督荊湘益秦寧梁雍七州諸軍事驃騎將軍荊州刺史[illegible]道憐貪鄙無才能裕以中軍長史晉陵太守謝方明為驃騎長史南郡相道憐府中衆事皆諮決於方明方明沖之子也[illegible]　益州刺史朱齡石遣使詣河西王蒙遜[illegible]諭以朝廷威德蒙遜遣舍人黃迅詣齡石且上表言伏聞車騎將軍裕欲清中原願為右翼驅除戎虜

夏[illegible]遣御史中丞烏洛孤與蒙遜結盟蒙遜遣其弟湟河太守漢平蒞盟于夏[illegible]　西秦王熾磐率衆三萬襲湟河漢平拒之遣司馬隗仁夜出擊熾磐破之[illegible]熾磐將引去漢平長史焦昶將軍段景潛召熾磐熾磐復攻之[illegible]昶景因說漢平出降[illegible]仁勒壯士百餘據南門樓三日不下力屈為熾磐所禽熾磐欲斬之散騎常侍武威段暉諫曰仁臨難不畏死[illegible]忠臣也[illegible]宥之以厲事君乃囚之熾磐以左衛將軍匹達為湟河太守擊乙弗窟乾降其三千餘戶而歸以尚書右僕射出連虔為都督嶺北諸軍事（嶺北[illegible]）涼州刺史以涼州刺史謙屯為鎮軍大將軍河州牧隗仁在西秦五年段暉又為之請[illegible]熾磐免之使還姑臧　戊午魏主嗣行如濡源遂至上谷涿鹿廣寧[illegible]秋七月癸未還平城　西秦王熾磐以秦州刺史曇達為尚書令[illegible]光祿勳王松壽為秦州刺史　辛亥晦日有食之　八月甲子太尉裕還建康固辭太傅州牧其餘受命以豫章公世子義符為兗州刺史　丁未謝裕卒以劉穆之為左僕射　九月己亥大赦

魏比歲霜旱比毗至翻雲代之民多饑死雲代雲中代郡二郡之地太史令王亮蘇坦言於魏主嗣曰案讖書魏當都鄴可得豐樂樂音洛嗣以問羣臣博士祭酒崔浩特進京兆周澹曰澹徒覽翻遷都於鄴可以救今年之饑非久長之計也山東之人以國家居廣漠之地魏書崔浩傳作廣漠漠當從之漠大也謂其民畜無涯號曰牛毛之衆今留兵守舊都謂平城分家南徙不能滿諸州之地參居郡縣情見事露見賢遍翻恐四方皆有輕侮之心且百姓不便水土疾疫死傷者必多又舊都守兵既少少詩沼翻屈丐柔然將有窺窬之心舉國而來雲中平城必危朝廷隔恒代千里之險自恒山至代有飛狐之口陰館馬邑之關雲塞廣昌之險難以赴救此則聲實俱損也今居北方假令山東有變我輕騎南下布濩林薄之間騎奇寄翻濩胡故翻郭璞曰布濩猶布露也王見曰草叢生曰薄孰能知其多少百姓望塵懾服此國家所以威制諸夏也懾之涉翻夏戶雅翻來春草生湩酪將出湩竹勇翻又多貢翻乳汁也酪歷各翻乳漿也西漢太僕屬官有挏馬官應劭曰主乳馬取其汁挏治之味酢可飲因以名官如淳曰主乳馬以韋革為夾兜受數斗盛馬乳挏取其上肥因名挏馬今梁州名馬酪為馬酒師古曰挏音徒孔翻兼以菜果得及秋熟則事濟矣嗣曰今倉廩空竭既無以待來秋若來秋又饑將若之何對曰宜簡饑貧之戶使就食山東若來秋復饑當更圖

之復扶又翻但方今不可遷都耳嗣悅曰唯二人與朕意同乃簡國人尤貧者詣山東三州就食拓跋氏起於北方統國三十六姓九十九道武既并中原以其北來部落隨從人山東三州定冀相也遣左部尚書代人周幾帥衆鎮魯口以安集之魏初置八部大人分東西南北左右前後以次兄為普氏後又改為[illegible]嗣躬耕藉田且命有司勸課農桑明年大熟民遂富安夏赫連建將兵擊秦執平涼太守姚軍都遂入新平廣平公弼與戰於龍尾堡[illegible]禽之秦王興藥動廣平公弼稱疾不朝[illegible]聚兵於第興聞之怒收弼黨唐盛孫玄等殺之太子泓請曰臣不肖不能緝諧兄弟緝七入翻使至於此皆臣之罪也若臣死而國家安願賜臣死若陛下不忍殺臣乞退就藩興惻然憫之召姚讚梁喜尹昭斂曼嵬與之謀囚弼將殺之窮治黨與嵬五回翻泓流涕固請乃并其黨赦之泓待弼如初無忿恨之色魏太史奏熒惑在匏瓜中晉書天文志匏瓜在天津之東張衡觀象賦注曰匏瓜五星在離珠北忽亡不知所在於法當入危亡之國先為童謠妖言然後行其禍罰法謂推占之常法妖災驗也魏主嗣召名儒十餘人使與太史議熒惑所詣崔浩對曰按春秋左

民傳神降于莘以其至之日推知其物 今益據春秋左氏外傳也 外傳曰周惠王十五年有神降于莘王問於內史過對曰其丹朱乎王曰其誰受之對曰在虢王曰虢其幾何對曰昔堯臨民以五今其胄見神之見也不過其物若由是觀之不過五年十九年虢亡 庚午之夕辛未之朝天有陰雲熒惑之亡當在二日庚之與午皆主於秦辛為西夷 晉書天文志自東井十六度至柳八度為鶉首於辰在未秦之分野自柳九度至張十六度為鶉火於辰在午周之分野秦兼有雍洛之地故云皆主於秦庚辛西方也故為西夷 今姚興據長安熒惑必入秦矣眾皆怒曰天上失星人間安知所詣浩笑而不應後八十餘日熒惑出東井留守句己久之乃去 新唐書天文志曰熒惑去而復來是謂句己晉書天文志曰熒惑為亂為賊為疾為喪為饑為兵所居國受殃環繞句己芒角動搖變色乍前乍後乍左乍右其殃愈甚句讀曰鉤句己謂環繞而行如鉤又成己字也 秦大旱昆明池竭童謠訛言 徒歌謂之謠 國人不安間一歲而秦亡眾乃服浩之精妙 冬十月壬子秦王興使散騎常侍姚敞等送其女西平公主于魏 散悉亶翻騎奇寄翻下同 魏王嗣以后禮納之鑄金人不成 魏立后皆鑄金人以卜之 乃以為夫人而寵遇甚厚 辛酉魏王嗣如沮洳城 沮將預翻洳人恕翻沮洳漸濕之地北方地高惟此城蓋以下濕而得名 癸亥還平城十一月丁亥復如豺山宮 復扶又翻 庚子還 西秦王熾磐遣襄武侯曇達等將騎一萬擊南羌彌姐康薄于赤水降之 水經註赤亭水出南安郡東山赤谷西流逕城北南入渭水曇徒含翻將即亮翻姐子也翻又音紫

降戶江翻 以王孟保為略陽太守鎮赤水 燕尚書令孫護之弟伯仁為昌黎尹與其弟叱支乙拔皆有才勇從燕王跋起兵有功 謂殺慕容熙也事見一百十四卷三年 求開府不得有怨言跋皆殺之進護開府儀同三司錄尚書事以慰其心護怏怏不悅跋酖殺之 怏於兩翻 遼東太守務銀提自以有功出為邊郡怨望謀外叛跋亦殺之 [illegible] 林邑寇交州州將擊敗之

十二年春正月甲申魏主嗣如豺山宮戊子還平城 加太尉裕兗州刺史都督南秦州凡都督二十二州 徐兗豫南徐南兗南豫青冀幽并司郢荊江湘雍梁益寧交廣南秦也 以世子義符為豫州刺史 秦王興使魯宗之將兵寇襄陽未至而卒 卒子恤翻 其子軌引兵入寇雍州雍州刺史趙倫之擊敗之 雍於用翻敗補邁翻 西秦王熾磐攻秦洮陽公彭利和於漒川 洮土刀翻漒其良翻 沮渠蒙遜攻石泉以救之熾磐至沓中引還二月熾磐遣襄武侯曇達救石泉 曇徒含翻 蒙遜亦引去蒙遜遂與熾磐結和親 熾磐娶禿髮氏與蒙遜為讎敵歲歲交兵今乃結和 秦王興如華陰使太子泓監國 華戶化翻監工銜翻 入居西宮 太子居東宮西宮秦王所居也 興疾篤還長安黃門侍郎尹沖謀因泓出迎而殺之興至泓將出迎宮臣

諫曰（[illegible]）主上疾篤姦臣在側（姦臣謂沖等）殿下
今出進不得見主上退有不測之禍泓曰臣子聞君
父疾篤而端居不出何以自安對曰全身以安社稷
孝之大者也泓乃止尚書姚沙彌謂尹沖曰太子不
出迎宜奉乘輿幸廣平公第宿衛將士聞乘輿所在
自當來集（[illegible]）太子誰與守乎且吾屬以廣平
公之故已陷名逆節將何所自容今奉乘輿以舉事
乃杖大順不惟救廣平之禍吾屬前罪亦盡雪矣（[illegible]）
（[illegible]）沖以興死生未可知欲隨興入宮作亂不用沙彌
之言與入宮命太子泓錄尚書事東平公紹及右衛
將軍胡翼度典兵禁中防衛內外（[illegible]）遣殿中上
將軍斂曼嵬收弼第中甲仗內之武庫（[illegible]）興疾轉篤其妹南安長公主問疾不
應（[illegible]）幼子耕兒出告其兄南陽公愔曰上已崩矣
宜速決計愔即與尹沖帥甲士攻端門（[illegible]）斂
曼嵬胡翼度等勒兵閉門拒戰愔等遣壯士登門緣
屋而入及于馬道泓侍疾在諮議堂太子右衛率姚
和都帥東宮兵入屯馬道南愔等不得進遂燒端門
興力疾臨前殿賜弼死禁兵見興喜躍爭進赴賊賊
眾驚擾和都以東宮兵自後擊之愔等大敗愔逃于

驪山其黨建康公呂隆奔雍（[illegible]）尹沖及弟泓來奔
興引東平公紹及姚讚梁喜尹昭斂曼嵬入內寢受
遺詔輔政明日興卒（[illegible]）
（[illegible]）
泓秘不發喪
捕南陽公愔及呂隆大將軍尹元等皆誅之乃發喪
即皇帝位（泓字元子興之長子也）大赦改元永和泓命齊公恢
殺安定太守呂超（[illegible]）恢猶豫久之
乃殺之泓疑恢有貳心恢由是懼陰聚兵謀作亂（[illegible]）
（[illegible]）泓葬興于偶陵諡曰文桓皇帝廟號高祖初
興徙李閏羌三千戶於安定興卒羌酋党容叛（[illegible]）
（[illegible]）
泓遣撫軍將軍姚讚討降之（降戶江翻）徙其酋豪于長安
餘遣還李閏北地太守毛雍據趙氏塢以叛（[illegible]）
（[illegible]）東平公紹討禽之時姚宣鎮李閏
參軍韋宗聞毛雍叛說宣曰主上新立威德未著國
家之難未可量也（[illegible]）殿下不可不為深慮邢望險
要宜徙據之此霸王之資也宣從之帥戶三萬八千
棄李閏南保邢望（[illegible]）諸羌據李閏以叛東平公紹
進討破之宣詣紹歸罪紹殺之　二月加太尉裕中

外大都督裕戒嚴將伐秦詔加裕領司豫二州刺史以其世子義符為徐兗二州刺史琅邪王德文請啓行戎路（詩曰元戎十乘以先啓行 行戶剛翻）脩敬山陵詔許之 夏四月壬子魏大赦改元泰常 西秦襄武侯曇達等擊秦秦州刺史姚艾於上邽破之徙其民五千餘戶於枹罕（[illegible]） 五月癸巳加太尉裕領北雍州刺史（[illegible]） 六月丁巳魏主嗣北巡 并州胡數萬落叛秦入于平陽推匈奴曹弘為大單于（[illegible]）攻立義將軍姚成都于匈奴堡（[illegible]以為名） 征東將軍姚懿自蒲坂討之執弘送長安徙其豪右萬五千落于雍州（秦雍州治安定） 氐王楊盛攻秦祁山拔之進逼秦州秦後將軍姚平救之盛引兵退平與上邽守將姚嵩追之（[illegible]） 夏王勃勃帥騎四萬襲上邽（[illegible]）未至嵩與盛戰於竹嶺敗死（[illegible]） 勃勃攻上邽二旬克之殺秦州刺史姚軍都及將士五千餘人因毀其城進攻陰密（[illegible]） 又殺秦將姚良子及將士萬餘人（[illegible]）以其子昌為雍州刺史鎮陰密征北將軍姚恢棄安定奔還長安安定人胡儼等帥戶五萬據城降於夏（帥讀曰率 降戶江翻） 勃勃使鎮東將軍羊苟兒將鮮卑五千鎮安定進攻秦鎮西將軍姚諶于雍城諶委鎮奔長安勃勃據雍進掠郿城（[illegible]） 秦東平公紹及征虜將軍尹昭等將步騎五萬擊之勃勃退趨安定（[illegible]）胡儼閉門拒之殺羊苟兒及所將鮮卑復以安定降秦（[illegible]）紹進擊勃勃於馬鞍阪破之追至朝那不及而還（[illegible]） 勃勃歸杏城楊盛復遣兄子倦擊秦至陳倉秦斂曼嵬擊卻之夏王勃勃復遣兄子提南侵池陽（[illegible]） 秦車騎將軍姚裕等擊卻之 涼司馬索承明上書勸涼公暠伐河西王蒙遜（[illegible]）暠引見謂之曰蒙遜為百姓患孤豈忘之顧勢力未能除耳卿有必禽之策當為孤陳之（[illegible]）直唱大言使孤東討此與言石虎小豎宜肆諸市朝者何異（朝直遙翻）承明慙懼而退 秋七月魏主嗣大獵於牛川臨殷繁水而還（[illegible]里） 戊戌至平城 八月丙午大赦 寧州獻琥珀枕於太尉裕（[illegible]）

成琥珀如神初將如桃膠堅凝乃成博物志松脂淪入地千年化為茯苓茯苓千年化為琥珀今太山有茯苓而無琥珀永昌有琥珀而無茯苓 裕以琥珀治金創（治直之翻創初良翻）得之大喜，命碎擣分賜北征將士。裕以世子義符為中軍將軍，監太尉留府事；劉穆之為左僕射，領監軍、中軍二府軍司，（監軍謂監太尉軍也中軍二府[illegible]）入居東府，總攝內外。以太尉左司馬東海徐羨之為穆之之副；左將軍朱齡石守衛殿省；徐州刺史（[illegible]）劉懷慎守衛京師；揚州別駕從事史張裕任留州事。（[illegible]州事任[illegible]）懷慎，懷敬之弟也。劉穆之內總朝政，外供軍旅，決斷如流，事無擁滯。（[illegible]）賓客輻湊，求訴百端，內外諮稟，盈階滿室；（[illegible]稟之文書也）目覽辭訟，手答箋書，耳行聽受，口並酬應，不和參涉，悉皆贍舉。又喜賓客，（[illegible]）言談賞笑，彌日無倦。裁有閑暇，手自寫書，尋覽校定。性奢豪，食必方丈，旦輒為十人饌，未嘗獨餐。（[illegible]）嘗白裕曰：「穆之家本貧賤，贍生多闕，自叨忝以來，（[illegible]）雖每存約損，而朝夕所須，微為過豐，自此外，一毫不以負公。」中軍諮議參軍張邵言於裕曰：「人生危脆，必當遠慮。穆之若邂逅不幸，（[illegible]）誰可代之？尊業如此，（尊業言裕已成之業也[illegible]）苟有不諱，處分云何？」（[illegible]）裕曰：「此自委穆之及卿耳。」丁巳，裕發建康。遣龍驤將軍王鎮惡、冠軍將軍檀道濟將步軍自淮、淝向許、洛，（[illegible]）新野太守朱超石、寧朔將軍胡藩趨陽城，振武將軍沈田子、建威將軍傅弘之趨武關，（[illegible]）建武將軍沈林子、彭城內史劉遵考將水軍出石門，自汴入河；（汴水首受濟東南與淮通[illegible]志所謂狼湯渠也狼音浪湯音宕昔大禹塞滎澤[illegible]漢修河[illegible]）以冀州刺史王仲德督前鋒諸軍，開鉅野入河。（[illegible]）劉遵考，裕之族弟也。劉穆之謂王鎮惡曰：「公今委卿以伐秦之任，卿其勉之！」鎮惡曰：「吾不克關中，誓不復濟江！」（[illegible]）裕既行，青州刺史檀祗自廣陵輒率眾至涂中掩討亡命，（[illegible]）劉穆之恐祗為變，議欲遣軍。時檀韶為江州刺史，張邵曰：「今韶據中流，道濟為軍首，（[illegible]）若有相疑之跡，則大府立危，（大府謂太尉留府[illegible]）不如逆遣慰勞以觀其意，必無患也。」（[illegible]）穆之乃止。初，魏主嗣使公孫表討白亞栗斯，（[illegible]）曰：「必先與秦洛陽戍將相聞，使備河南岸，然後擊之。」表未至，胡人廢白亞栗斯，更立

劉虎為率善王表以胡人內自攜貳勢必敗散遂不告秦將而擊之大為虎所敗將即亮翻敗補邁翻士卒死傷甚衆嗣謀於羣臣曰胡叛踰年討之不克其衆繁多為患日深今盛秋不可復發兵妨民農務妨孚方翻也復扶又翻將若之何白馬侯崔宏曰胡衆雖多無健將御之將即亮翻下同終不能成大患表等諸軍不為不足但灋令不整處分失宜以致敗耳處昌呂翻分扶問翻得大將素有威望者將數百騎往攝表軍無不克矣攝持也相州刺史叔孫建前在并州為胡魏所畏服胡魏猶言胡虜也諸將莫及可遣也嗣從之以建為中領軍督表等討虎九月

戊午大破之斬首萬餘級虎及司馬順宰皆死俘其衆十萬餘口 太尉裕至彭城加領徐州刺史以太原王玄謨為從事史裕領徐州以玄謨為徐州從事史漢制諸州刺史皆有從事史假佐其後宋文帝用玄謨以喪師至孝武之初義宣臧質之變卒賴以寧則裕之用人猶有漢高祖諸葛孔明之識唐太宗詒徐世勣喜薛仁貴未足以進此也初王廞之敗也事見一百九卷隆安元年廞許金翻沙門曇永匿其幼子華曇徒含翻使提衣襆自隨襆防玉翻帊也以裹衣物魏舒襆被而出韓文襆被入直皆此義也津邏疑之曇永呵華曰奴子何不速行捶之數十邏郎佐翻捶止蕊翻由是得免遇赦還吳以其父存亡不測布衣蔬食絕交遊不仕十餘年裕聞華賢欲用之乃發廞喪使華制服服

闕辟為徐州主簿裕用王華亦留以遺文帝闕若沈翻王鎮惡檀道濟入秦境所向皆捷秦將王苟生以漆丘降鎮惡漆丘蓋在梁郡蒙縣昔莊周為漆園吏後人因以漆丘名城將即亮翻降戶江翻下同徐州刺史姚掌以項城降道濟諸屯守皆望風款附僞新蔡太守董遵不下新蔡縣漢屬汝南郡秦平吳自從此拔口鄒秦魏分置汝陰郡晉惠帝分汝陰立新蔡郡道濟攻拔其城執遵殺之進克許昌獲秦潁川太守姚垣及大將楊業沈林子自汴入河襄邑人董神虎聚衆千餘人來降太尉裕板為參軍林子與神虎共攻倉垣克之秦兗州刺史韋華降神虎擅還襄邑林子殺之秦東平公紹言於秦主泓曰晉兵已過

許昌安定孤遠難以救衛宜遷其鎮戶內實京畿可得精兵十萬姚萇之興也以安定為根本後得關中以安定為重鎮徙民以實之謂之鎮戶雖晉夏交侵猶不亡國不然晉攻豫州夏攻安定將若之何夏戶雅翻事機已至宜在速決左僕射梁喜曰齊公恢有威名為嶺北所憚鎮人已與勃勃深仇鎮鎮兵帶與勃勃血戰有父兄子弟之仇理應守死無貳勃勃終不能越安定遠寇京畿若無安定虜馬必至於郿郿音媚又音眉今關中兵足以拒晉無為豫自損削也泓從之吏部郎懿橫密言於泓曰恢於廣平之難有忠勳於陛下姓譜曰懿以謚為氏謂殺呂超也難乃旦翻自陛下龍飛紹統未有殊賞以答其

意今外則置之死地內則不豫朝權〔朝直遙翻〕安守人白以孤危逼寇思南還者十室而九若挾擁精兵數萬鼓行而向京師得不為社稷之累乎〔累力瑞翻〕宜徵還朝廷以慰其心泓曰恢若懷不還之心徵之適所以速禍耳又不從王仲德水軍入河將逼滑臺魏兗州刺史尉建畏懦帥衆棄城北渡河〔帥讀曰率〕仲德入滑臺宣言曰晉本欲以布帛七萬匹假道於魏不謂魏之守將棄城遽去〔將即亮翻〕魏主嗣聞之遣叔孫建公孫表自河內向枋頭〔晉破劉虎因遣建軍引兵向枋音方〕因引兵濟河斬尉建於城下投尸于河呼仲德軍人問以侵寇之狀仲德使司馬竺和之對曰劉太尉使王征虜自河入洛清掃山陵非敢為寇於魏也魏之守將自棄滑臺去王征虜借空城以息兵行當西引於晉魏之好無廢也〔好呼到翻下好將同〕何必揚旗鳴鼓以曜威乎嗣使建以問太尉裕裕遜辭謝之曰洛陽晉之舊都而羌據之晉欲修復山陵久矣諸桓宗族司馬休之國璠兄弟魯宗之父子皆晉之蠹也而羌收之以為晉患〔義熙元年桓謙等奔秦六年入寇十一年司馬休之魯宗之等奔秦秦吏將兵擾襄陽六年司馬國璠等奔秦數帥衆投寇邊字兵入鈔〕今晉將伐之欲假道於魏非敢為不利也魏河內鎮將于栗磾有勇名築壘於河上以備侵軼〔將即亮翻丁翻軼直結翻突也陸德明曰又音逸〕裕以書與之題曰黑矟公麾下栗磾好操黑矟以自標故裕以此目之魏因拜栗磾為黑矟將軍〔矟色角翻通俗文矛長丈八者謂之矟〕冬十月壬戌魏主嗣如豺山宮初燕將庫傉官斌降魏既而復叛歸燕〔將即亮翻傉奴沃翻斌音彬降戶江翻下同復扶又翻〕魏主嗣遣驍騎將軍延普渡濡水擊斌斬之〔水經濡水從塞外來東南過遼西令支縣北又東南過海陽縣西南入于海〕〔濡乃官翻魏書官氏志諸姓內入者〕遂攻燕幽州刺史庫傉官昌征北將軍庫傉官提皆斬之秦陽城滎陽二城皆降晉兵進至成皋秦征南將軍陳留公洸鎮洛陽〔洸音光〕遣使求救於長安秦主泓遣越騎校尉閻生帥騎三千救之〔使疏吏翻帥讀曰率〕武衛將軍姚益男將步卒一萬助守洛陽又遣并州牧姚懿南屯陝津〔陝縣在大河之南故城在大河之北二城之間河之津渡即陝津也姚秦并冀二州治蒲阪〕為之聲援寧朔將軍趙玄言於洸曰今晉寇益深人情駭動衆寡不敵若出戰不捷則大事去矣宜攝諸戍之兵固守金墉以待西師之救金墉不下晉必不敢越我而西是我不戰而坐收其弊也司馬姚禹陰與檀道濟通主簿閻恢楊虔皆禹之黨也共嫉玄言於洸曰殿下以英武之略受任方面今嬰城

示弱得無爲朝廷所責乎洸以爲然乃遣趙玄將兵千餘南守柏谷塢（水經註洛水東逕偃師縣南又東逕百谷塢北戴延之西征記曰塢在川南因高爲塢高一十餘丈杜佑曰柏谷塢在緱氏縣東北）廣武將軍石無諱東戍鞏城玄泣謂洸曰玄受三帝重恩所守正有死耳（萇興泓爲三帝）但明公不用忠臣之言爲姦人所誤後必悔之既而成皋虎牢皆來降（[illegible]）檀道濟等長驅而進無諱至石關奔還（[illegible]鞏東有二石闕）龍驤司馬滎陽毛德祖與玄戰於柏谷玄兵敗被十餘創據地大呼（[illegible]）玄司馬蹇鑒冒刃抱玄而泣玄曰吾創已重（[illegible]）君宜速去

鑒曰將軍不濟鑒去安之與之皆死姚禹踰城奔道濟甲子道濟進逼洛陽丙寅洸出降道濟獲秦人四千餘人議者欲盡阬之以爲京觀（杜預曰積尸封土其上謂之京觀古玩翻）道濟曰伐罪弔民正在今日皆釋而遣之於是夷夏感悅歸之者甚衆（[illegible]）閻生姚益男未至洛陽已沒不敢進己丑詔遣兼司空高密王恢之脩謁五陵置守衛（恢之彭城王紘之子俊嗣高密王略國謁其陵也五陵宣帝陵在河陰曰高原景帝陵曰峻平文帝陵曰崇陽武帝陵曰峻陽惠帝陵曰太陽）太尉裕以冠軍將軍毛脩之爲河南河內二郡太守行司州事戍洛陽（冠古玩翻）西秦王熾磐使秦州刺史王松壽鎮馬頭以逼

秦之上邽（丁度曰嶓冢山在古上邽縣西有神馬山）十一月甲戌魏主嗣還平城太尉裕遣左長史王弘還建康諷朝廷求九錫時劉穆之掌留任而旨從北來穆之由是愧懼發病（劉穆之輔翼裕[illegible]推才智不及荀彧[illegible]識又不及焉）弘珣之子也（[illegible]）十二月壬申詔以裕爲相國總百揆揚州牧封十郡爲宋公備九錫之禮位在諸侯王上領征西將軍司豫北徐雍四州刺史如故（雍於用翻）裕辭不受西秦王熾磐遣使詣太尉裕（使疏吏翻下同）求擊秦以自効裕拜熾磐平西將軍河南公秦姚懿司馬孫暢說懿使襲長安（說式芮翻）誅東平公紹廢秦主泓而

代之懿以爲然乃散穀以賜河北夷夏（[illegible]郡在蒲阪東詩夷夏之民錯居之[illegible]）欲樹私恩左常侍張敞侍郎左雅諫曰（左常侍侍郎皆懿國官）殿下以母弟居方面安危休戚與國同之今吳寇內侵四州傾沒（徐州鎮項城兗州鎮倉垣豫州鎮洛陽荊州當鎮上洛時皆爲晉所取）西虜擾邊秦涼覆敗（謂赫連勃勃克上邽沮渠蒙遜入姑臧）朝廷之危有如累卵穀者國之本也而殿下無故散之虛損國儲將若之何懿怒笞殺之泓聞之召東平公紹密與之謀紹曰懿性識鄙淺從物推移造此謀者必孫暢也但馳使徵暢遣撫軍將軍讚據陝城臣向潼關爲諸軍節度若暢奉

詔而至臣當遣懿帥河東見兵共禦晉師（師讀曰率見賢遍翻）若不受詔命便當聲其罪而討之泓曰叔父之言社稷之計也乃遣姚讚及冠軍將軍司馬國璠建義將軍虵玄屯陝津（冠古玩翻璠孚袁翻虵以者翻又如字）武衛將軍姚驢屯潼關懿遂舉兵稱帝傳檄州郡欲運匈奴堡穀以給鎮人（匈奴堡在平陽鎮人懿所領蒲阪之衆也）寧東將軍姚成都拒之懿卑辭誘之送佩刀爲誓成都不從（誘音酉）懿遣驍騎將軍王國帥甲士數百攻成都成都擊禽之遣使讓懿曰明公以至親當重任國危不能救而更圖非望三祖之靈其肯佑明公乎（姚弋仲號始祖萇號太祖興號高祖謂三祖也）成都將糾合義兵往見明公於河上耳（蒲阪臨河故曰河上）於是傳檄諸城諭以逆順徵兵調食以討懿（調徒釣翻）懿亦發諸城兵莫有應者惟臨晉數千戶應懿成都引兵濟河擊臨晉叛者破之鎮人安定郭純等起兵圍懿東平公紹入蒲阪執懿誅孫暢等 是歲魏衛將軍安城孝元王叔孫俊卒魏主嗣甚惜之謂其妻桓氏曰生同其榮能没同其戚乎桓氏乃縊而祔焉（嗣之立也叔孫俊有功事見一百一十五卷四年） 丁零翟猛雀驅掠吏民入白㵎山爲亂（白㵎山當在漢河東濩澤縣西水經註濩澤水出濩澤城西白㵎嶺東逕濩澤縣唐澤州陽城縣即其地古曰濩音烏號翻）魏內都大官河內張蒲與冀州刺史長孫道生討之道生嵩之從子也（長知兩翻從才用翻）道生欲進兵擊猛雀蒲曰吏民非樂爲亂爲猛雀所迫脅耳今不分別并擊之（樂音洛別彼列翻）雖欲返善其道無由必同心協力據險以拒官軍未易猝平也（易以豉翻）不如先遣使諭之以不與猛雀同謀者皆不坐則必喜而離散矣（使疏吏翻）道生從之降者數千家使復舊業猛雀與其黨百餘人出走蒲等追斬猛雀首左部尚書周幾窮討餘黨悉誅之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一十七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一十八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充集賢殿修撰判西京留司御史臺上護軍河內郡開國侯食邑一千二百戶食實封肆伯戶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

勅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晉紀四十（起彊圉大荒落，盡著雍敦牂，凡二年。）

安皇帝癸

義熙十三年春，正月，甲戌朔，日有食之。

秦主泓朝會百官於前殿，（朝，直遙翻。）以內外危迫，君臣相泣。（以兄弟內叛則[illegible]難，外寇所迫也。）征北將軍齊公恢帥安定鎮戶三萬八千，焚廬舍，自北雍州趨長安，（秦以北五郡爲北雍州，鎮安定。以不用東平公紹[illegible]之言以召亂。帥，讀曰率。雍，於用翻。趨，七喻翻。）自稱大都督、建義大將軍，移檄州郡，欲除君側之惡；揚威將軍姜紀帥眾歸之。建節將軍彭完都棄陰密，奔還長安。恢至新支，姜紀說恢曰：「國家重將、大兵皆在東方，京師空虛，公亟引輕兵襲之，必克。」恢不從，南攻郿城。鎮西將軍姚諶爲恢所敗，（諶，氏壬翻。爲，于僞翻。敗，補邁翻。姚諶去年棄雍東奔，遂屯于郿。將，即亮翻。郿，音眉，又音[illegible]。）長安大震。泓馳使徵東平公紹，遣姚裕及輔國將軍胡翼度屯澧西。（關中無澧水，澧當作灃。灃水出鄠南灃谷，北過上林苑入渭。使，疏吏翻。）扶風太守姚儁等皆降於恢。（降，戶江翻。）東平公紹引諸軍西還，與恢相持於靈臺。（水經註：漢靈臺在[illegible]。）姚讚留寧朔將軍尹雅爲弘農太守，守潼關，（[illegible]）亦引兵還。恢眾見諸軍四集，皆有懼心，其將齊黃等詣大軍降。恢進兵逼紹，讚自後擊之，恢兵大敗，殺恢及其三弟。泓哭之慟，葬以公禮。

太尉裕引水軍發彭城，留其子彭城公義隆鎮彭城。詔以義隆爲監徐、兗、青、冀四州諸軍事、徐州刺史。（監，古銜翻。）

涼公暠寢疾，（暠，古老翻。）遺命長史宋繇曰：（繇，音遙。）「吾死之後，世子猶卿子也，善訓導之。」二月，暠卒。（卒，子恤翻。下同。）官屬奉世子歆爲大都督、大將軍、涼公、領涼州牧，大赦，改元嘉興。尊歆母天水尹氏爲太后。以宋繇錄三府事。（大都督府、大將軍府、涼公府、州牧府也。）諡暠曰武昭王，廟號太祖。

西秦安東將軍木弈干擊吐谷渾樹洛干，破其弟阿柴於堯杆川，（堯杆川在[illegible]外。）俘五千餘口而還。（吐，從暾入聲。谷，音浴。還，從宣翻，又如字。）樹洛干走保白蘭山，慚憤發疾，將卒，謂阿柴曰：「吾子拾虔幼弱，今以大事付汝。」樹洛干卒，（卒，子恤翻。）阿柴立，自稱驃騎將軍、沙州刺史。（驃，匹妙翻。騎，奇寄翻。）諡樹洛干曰武王。阿柴稍用兵，侵併其傍小種，（傍，蒲浪翻。種，章勇翻。）地方數千里，遂爲彊國。

河西王蒙遜遣其將襲烏啼部，大破之；（烏啼，虜名，居張掖丹嶺之西，金山之西。）又擊卑和，降之。（卑和羌居西[illegible]。降，戶江翻。）

王鎮惡進軍澠池，

[illegible]遣毛德祖擊尹雅於蠡吾城禽之[illegible]秦以雅為弘農太守也蠡[illegible]雅殺
守者而逃鎮惡引兵前抵潼關檀道濟沈林子自
陝北渡河拔襄邑堡陝式冉翻秦河北太守薛帛奔河東
襄邑堡在河北郡河北郡漢晉河東郡之地分立河北郡又攻秦并州刺史尹昭
於蒲阪不克阪音反別將攻匈奴堡為姚成都所敗將即亮翻敗補邁翻辛酉滎陽守將傅洪以虎牢降魏秦主泓
以東平公紹為太宰大將軍都督中外諸軍事假黃
鉞改封魯公使督武衛將軍姚鸞等步騎五萬守潼
關又遣別將姚驢救蒲阪沈林子謂檀道濟曰蒲阪
城堅兵多不可猝拔攻之傷眾守之引日王鎮惡在潼
關勢孤力弱不如與鎮惡合勢并力以爭潼關若得
之尹昭不攻自潰矣道濟從之三月道濟林子至潼
關秦魯公紹引兵出戰道濟林子奮擊大破之斬獲
以千數紹退屯定城郭緣生述征記曰定城去潼關二十里夾道各一城瀾水遶其
北據險拒守謂諸將曰道濟等兵力不多懸軍深入
不過堅壁以待繼援吾分軍絕其糧道可坐禽也乃
遣姚鸞屯大路以絕道濟糧道自澠池西入關有兩路南路由回谿阪自
漢以前皆由之曹公惡南路之險更開北路遂以北路為大路載記曰紹留鸞守險以絕道濟糧道雖由大路亦擇險而守謂直道也紹初遣胡翼度東原[illegible]大路相為脣齒可謂據險也及沈林子襲[illegible]

[illegible]營寶要不能救何也人心危駭而不受敵故也鸞遣尹雅將兵與晉戰於
關南之南也關南潼關為晉兵所獲將殺之雅曰雅前日已
當死幸得脫至今死固甘心然夷夏雖殊夷戶翻君臣
之義一也晉以大義行師獨不使秦有守節之臣乎
乃免之丙子夜沈林子將銳卒襲鸞營斬鸞殺其士
卒數千人紹又遣東平公讚屯河上以斷水道斷音短
下兵斷河沈林子擊之讚敗走還定城薛帛據河曲來降
河水自蒲阪南至潼關而東流蒲阪河北之間謂之河曲太尉裕將水軍自淮
泗入清河將泝河西上泝上以上時掌翻先遣使假道於
魏使疏吏翻秦主泓亦遣使請救於魏魏主嗣使羣臣議
之皆曰潼關天險劉裕以水軍攻之甚難若登岸北
侵其勢便易易以豉翻裕聲言伐秦其志難測且秦婚姻
之國不可不救也秦女歸魏見上卷十一年宜發兵斷河上流勿
使得西博士祭酒崔浩曰裕圖秦久矣今姚興死子
泓懦劣國多內難難乃旦翻裕乘其危而伐之其志必取
若遏其上流裕心忿戾必上岸北侵是我代秦受敵
也今柔然寇邊民食又乏若復與裕為敵發兵南赴
則北寇愈深救北則南州復危南州謂河南之州也復扶又翻
翻非良計也不若假之水道聽裕西上然後屯兵以
塞其東塞悉則翻使裕克捷必德我之假道不捷吾不失

救姚之名。此策之得者也。且南北異俗，借使國家棄恒山以南（恒，戶登翻），裕必不能以吳越之兵與吾爭守河北之地，安能為吾患乎。夫為國計者，惟社稷是利，豈顧一女子乎。議者猶曰：裕西入關，則恐吾斷其後，腹背受敵；北上，則姚氏必不出關助我，其勢必聲西而實北也。嗣乃以司徒長孫嵩督山東諸軍事（長，知兩翻），又遣振威將軍娥清（[illegible]妃也）、冀州刺史阿薄干（魏書官氏志，內入諸姓阿伏干氏後改為阿氏）將步騎十萬屯河北岸。庚辰，裕引軍入河，以左將軍向彌為北青州刺史，留戍碻磝（晉氏南渡，僑置青州於江北，[illegible]置北青州於東陽，而江北之青州如故，今令向彌以北青州刺史戍碻磝，東陽之青州如故。向，式亮翻）。

初，裕命王鎮惡等若克洛陽，須大軍到俱進。鎮惡等乘利徑趨潼關（趨，七喻翻），為秦兵所拒，不得前。久之，乏食，眾心疑懼，或欲棄輜重還赴大軍（重，直用翻）。沈林子按劍怒曰：相公志清六合，今許洛已定，關右將平，事之濟否，繫於前鋒，奈何沮乘勝之氣，棄垂成之功乎（沮，在呂翻）。且大軍尚遠，賊眾方盛，雖欲求還，豈可得乎。下官授命不顧（論語，子張曰：士見危授命），今日之事，當自為將軍辦之（為，于偽翻），未知二三君子將何面以見相公之旗鼓邪（指公謂裕也）。鎮惡等遣使馳告裕，求遣糧援。裕呼使者開舫北戶（使，疏吏翻。舫，甫妄翻，方舟也，大舟也），指河上魏軍以示之曰：我語令勿進，今輕佻深入（語，牛倨翻。佻，他彫翻），岸上如此，何由得遣軍。鎮惡乃親至弘農，說諭百姓（說，輸芮翻），百姓競送義租，軍食復振（復，扶又翻，下則復子復同）。

魏人以數千騎緣河隨裕軍西行，軍人於南岸牽百丈（[illegible]北人以竹為之[illegible]曰蜀人[illegible]丈以巨竹四破為之[illegible]大如人臂[illegible]），風水迅急，有漂渡北岸者（漂，匹妙翻），輒為魏人所殺略。裕遣軍擊之，裁登岸則走，退則復來。夏四月，裕遣白直隊主丁旿（旿，五故翻）（[illegible]者入直左右[illegible]杜佑曰白直[illegible]給之數[illegible]）帥仗士七百人、車百乘（乘，繩證翻），渡北岸，去水百餘步，為卻月陳，兩端抱河，車置七仗士，事畢，使豎一白毦（豎，上主翻。毦[illegible]說文曰[illegible]以羽為之）。魏人不解其意（解，戶買翻，曉也），皆未動。裕先命寧朔將軍朱超石戒嚴，白毦既舉，超石帥二千人馳往赴之，齎大弩百張，一車益二十人，設彭排於轅上。魏人見營陳既立，乃進圍之，長孫嵩帥三萬騎助之，四面肉薄攻營（薄，伯各翻。肉薄者，以身迫營而戰），弩不能制。時超石別齎大鎚及矟千餘張（[illegible]），乃斷矟長三四尺，以鎚鎚之，一矟輒洞貫三四人，魏兵不能當，一時奔潰，死者相積。臨陳斬阿薄干，魏人退還畔城（[illegible]志，平原[illegible]聊城[illegible]有畔城），超石帥寧朔將軍胡藩、寧遠將軍劉榮祖追擊，又破之，殺獲千計。魏主嗣聞之，乃恨不用

泓之言秦魯公紹遣長史姚洽寧朔將軍安鸞護
軍姚墨蠡河東太守唐小方帥眾二千屯河北之
九原阻河為固欲以絕檀道濟糧援戴記曰紹欲以弘農諸縣糧
後沈林子邀擊破之斬洽墨蠡小方殺獲殆盡林子
因啓太尉裕曰紹氣蓋關中今兵屈於外國危於內
恐其凶命先盡不得以膏齊斧耳齊讀曰資應劭曰齊利也張晏曰齊
死字征伐斧也以整齊天下也一說齊齋也冷齋潔入廟而受斧鉞也紹聞洽等敗
死憤恚發病嘔血以兵屬東平公讚而卒恚於避翻屬之欲翻
卒子恤翻讚既代紹眾力猶盛引兵襲林子林子復擊破
之復扶又翻太尉裕至洛陽行視城塹行下孟翻嘉毛脩之完
葺之功賜衣服玩好直二千萬好呼到翻丁巳魏主嗣
如高柳壬戌還平城河西王蒙遜大赦遣張掖太
守沮渠廣宗詐降以誘涼公歆且子余翻下同降戶江翻下同歆發兵
應之蒙遜將兵三萬伏於蓼泉宋白曰張掖郡唐書地理志甘州西北百九十里至有祁連山山北有建康軍西百二十里有蓼泉守捉城歆覺之引兵還蒙遜
追之歆與戰於解支澗晉書作解支澗鮮支澗當從之大破之斬首
七千餘級蒙遜城建康置戍而還　五月乙未齊郡
太守王懿降於魏上書言劉裕在洛宜發兵絕其歸
路可不戰而克魏主嗣善之崔浩侍講在前嗣問之
曰劉裕伐姚泓果能克乎對曰克之嗣曰何故對曰

昔姚興好事虛名而少實用子泓懦而多病兄弟乖
爭好呼到翻少詩沼翻謂兄弟皆與泓爭國裕乘其危兵精將勇何故
不克將即亮翻嗣曰裕才何如慕容垂對曰勝之垂藉父
兄之資修復舊業國人歸之若夜蟲之就火少加倚
仗易以立功易以豉翻少詩沼翻劉裕奮起寒微不階尺土討
滅桓玄興復晉室事見一百一十三卷元興三年北禽慕容超事見一百
一十五卷五年六年南梟盧循事見一百一十六卷七年梟堅堯翻所向無前非其才
之過人安能如是乎嗣曰裕既入關不能進退我以
精騎直擣彭城壽春騎奇寄翻裕將若之何對曰今西有
屈丐北史曰明元改赫連勃勃名曰屈丐北方言屈丐者卑下也北有柔然窺伺
國隙伺相吏翻陛下既不可親御六師雖有精兵未睹良
將將即亮翻長孫嵩長於治國短於用兵非劉裕敵也治直之翻
之下句斷興兵遠攻未見其利不如且安靜以待之凡兵動
知敵之主知敵之將擇將也裕克秦而歸必篡其主關中華戎雜
錯風俗勁悍悍侯旰翻又下罕翻裕欲以荊揚之化施之函秦
此無異解衣包火張羅捕虎雖留兵守之人情未洽
趨尚不同適足為寇敵之資耳為赫連之得關中張本崔浩固料之矣願陛
下按兵息民以觀其變秦地終為國家之有可坐而
守也嗣笑曰卿料之審矣浩曰臣嘗私論近世將相
之臣若王猛之治國苻堅之管仲也治直之翻慕容恪之

輔幼主，慕容暐之霍光也；劉裕之平禍亂，司馬德宗之曹操也。」嗣曰：「屈丐何如？」浩曰：「屈丐國破家覆，孤子一身（孑，吉列翻，單也），寄食姚氏，受其封殖，不思酬恩報義，而乘時徼利，盜有一方（事見一百一十[illegible]卷[illegible]二年），結怨四鄰（謂魏與[illegible]），撅豎小人（撅與掘同[illegible]），雖能縱暴一時，終當為人所吞食耳。」嗣大悅，語至夜半，賜浩御縹醪十觚（縹，[illegible]青白色；醪，[illegible]；觚，[illegible]二升），水精鹽一兩（[illegible]明如水精[illegible]），曰：「朕味卿言，如此鹽酒，故欲與卿共饗其美。」然猶命長孫嵩、叔孫建各簡精兵伺裕西過，自成皋濟河，南侵彭、沛；若不時過，則引兵隨之（彭，[illegible]；沛，沛郡也）。

魏主嗣西巡至雲中，遂濟河，畋于大漠。

魏置天地四方六部大人，以諸公為之（[illegible]）。

秋七月，太尉裕至陝（陝，失冉翻）。沈田子、傅弘之入武關，秦戍將皆委城走（將，即亮翻）。田子等進屯青泥。秦主泓使給事黃門侍郎姚和都屯嶢柳以拒之（嶢，音堯）。

西秦相國翟勍卒（勍，渠京翻）。八月，以尚書令曇達為左丞相，左僕射元基為右丞相，御史大夫麴景為尚書令，侍中翟紹為左僕射（[illegible]）。

太尉裕至閿鄉（閿，音[illegible]）。沈田子等將攻嶢柳，秦主泓欲自將以禦裕軍（將，即亮翻），恐田子等襲其後，欲先擊滅田子等，然後傾國東出；乃帥步騎數萬奄至青泥（帥，讀曰率；騎，奇寄翻）。田子本為疑兵，所領裁千餘人，聞泓至，欲擊之。傅弘之以眾寡不敵，止之。田子曰：「兵貴用奇，不必在眾。且今眾寡相懸，勢不兩立，若彼結圍既固，則我無所逃矣。不如乘其始至，營陳未立，先薄之，可以有功。」遂帥所領先進，弘之繼之。秦兵合圍數重（陳，讀曰陣；重，直龍翻）。田子撫慰士卒曰：「諸君冒險遠來，正求今日之戰，死生一決，封侯之業於此在矣！」士卒皆踴躍鼓譟，執短兵奮擊，秦兵大敗（沈田子以[illegible]人之眾當泓數萬之眾，[illegible]死地，人自為戰[illegible]），斬馘萬餘級，得其乘輿服御物（馘，[illegible]；乘，[illegible]），秦主泓奔還灞上。初，裕以田子等眾少（少，詩沼翻），遣沈林子將兵自秦嶺往助之（秦嶺在長安南[illegible]，藍田關[illegible]），至則秦兵已敗，乃相與追之；關中郡縣多潛送款於田子。

辛丑，太尉裕至潼關，以朱超石為河東太守，使與振武將軍徐猗之會薛帛於河北，共攻蒲阪。秦平原公璞與姚和都共擊之（[illegible]），猗之敗死，超石奔還潼關。東平公讚遣司馬國璠引魏兵以躡裕後（璠，孚袁翻；躡，[illegible]）。王鎮惡請帥水軍自河入渭以趨長安（帥，讀曰率；[illegible]渭水[illegible]；趨，七喻翻），裕許之。秦恢武將軍姚難自香城引兵而

西。（秦城在渭水之北，蒲津之西口。按此將軍查姚秦所置。）秦王泓自灞上引兵還屯石橋以為之援。（石橋在長安城洛門東北。水經注曰：石橋水南出馬嶺山，積石據其東，驪山距其西，其水北逕鄭城西，水上有橋，東去鄭城十里，故亦以為名。三輔黃圖曰：洛門，長安城北出東頭第一門。）鎮北將軍姚彊與難合兵屯涇上以拒鎮惡。（涇水出安定涇陽縣開頭山，東南至陽陵入渭。此涇上，在漢涼北陽陵界。）鎮惡使毛德祖進擊破之，彊死，難奔長安。東平公讚退屯鄭城。太尉裕進軍逼之。泓使姚丕守渭橋，胡翼度屯石積，東平公讚屯灞東，泓屯逍遙園。（水經注：沈水上承皇子陂於杜城，東北流逕長安城南，出昆明池水合其支津，東分為二水，一水入逍遙園。）鎮惡泝渭而上，（泝，蘇故翻；上，時掌翻。）乘蒙衝小艦，行船者皆在艦內。秦人見艦進而無行船者，皆驚以為神。（驚，居卿翻。）壬戌旦，鎮惡至渭橋，令軍士食畢，皆持仗登岸，後登者斬。眾既登，渭水迅急，艦皆隨流，倏忽不知所在。時泓所將尚數萬人。（將，即亮翻。）鎮惡諭士卒曰：「吾屬並家在江南，此為長安北門，去家萬里，舟楫衣糧皆已隨流。今進戰而勝，則功名俱顯；不勝，則骸骨不返，無他岐矣。（岐，旁出之道。）卿等勉之！」乃身先士卒，（先，悉薦翻。）眾騰踊爭進，大破姚丕於渭橋。泓引兵救之，為丕敗卒所蹂踐，不戰而潰。（蹂，人九翻；踐，慈演翻。）姚諶等皆死。（諶，氏壬翻。）泓單馬還宮。鎮惡入自平朔門。（漢無平朔門，蓋長安城北門也，後人改其名耳。）泓與姚裕等數百騎逃奔石橋。東平公讚聞泓敗，引兵赴之，眾皆潰去。（去，[illegible]）胡翼度降於太尉裕。泓將出降，其子佛念年十一，言於泓曰：「晉人將逞其欲，雖降必不免，不如引決。」（降，戶江翻。引決，謂自殺也。）泓憮然不應。（憮，荒甫翻，又音武。憮然，失意貌。）佛念登宮牆自投而死。（姚佛念雖不及劉諶之死社稷，其亦可尚也。）癸亥，泓將妻子群臣詣鎮惡壘門請降。鎮惡以屬吏。（屬，之欲翻。）城中夷晉六萬餘戶，鎮惡以國恩撫慰，號令嚴肅，百姓安堵。九月，太尉裕至長安，鎮惡迎於灞上。裕勞之曰：「成吾霸業者，卿也。」鎮惡再拜謝曰：「明公之威，諸將之力，鎮惡何功之有！」裕笑曰：「卿欲學馮異邪？」（馮異謙退不伐而定關中。）鎮惡性貪，秦府庫盈積，鎮惡盜取不可勝紀。（勝，音升。）裕以其功大，不問。或譖諸裕曰：「鎮惡藏姚泓偽輦，將有異志。」裕使人覘之，（覘，丑廉翻，又丑豔翻。）鎮惡剔取其金銀，棄輦於垣側，裕意乃安。裕收秦彝器、渾儀、土圭、記里鼓、指南車，送詣建康。（[illegible]）

[illegible]

其餘金玉繒帛珍寶，皆以頒賜將士。[illegible] 秦平原公璞、并州刺史尹昭以蒲阪降，東平公讚帥宗族百餘人詣裕降，裕皆殺之。送姚泓至建康，斬於市。[illegible] 裕以薛辯為平陽太守，使鎮捍北道。[illegible]

裕議遷都洛陽，諮議參軍王仲德曰：「非常之事，固非常人所及，必致駭動。今暴師日久，士卒思歸，遷都之計，未可議也。」裕乃止。羌眾十餘萬口西奔隴上，沈林子追擊至槐里，俘虜萬計。[illegible]

河西王蒙遜聞太尉裕滅秦，怒甚。門下校郎劉祥入言事，[illegible] 蒙遜曰：「汝聞劉裕入關，敢研研然也！」遂斬之。[illegible]

初，夏王勃勃聞太尉裕伐秦，謂羣臣曰：「姚泓非裕敵也。且其兄弟內叛，安能拒人！裕取關中必矣。然裕不能久留，必將南歸；留子弟及諸將守之，吾取之如拾芥耳。」乃秣馬礪兵，訓養士卒，進據安定，[illegible] 秦嶺北郡縣鎮戍皆降之。裕遣使遺勃勃書，[illegible] 約為兄弟；勃勃使中書侍郎皇甫徽為報書而陰誦之，對裕使者口授舍人使書之。裕讀其文，歎曰：「吾不如也！」[illegible]

廣州刺史謝欣卒，東海人徐道期聚眾攻陷州城，進攻始興，始興相彭城劉謙之討誅之。詔以謙之為廣州刺史。

癸酉，司馬休之、司馬文思、司馬國璠、司馬道賜、魯軌、韓延之、刁雍、王慧龍及桓溫之孫道度、道子，族人桓謐、桓璲、陳郡袁式等皆詣魏長孫嵩降。[illegible]

秦匈奴鎮將姚成都及弟和都舉鎮降魏。魏主嗣詔民間得姚氏子弟送平城者賞之。

刊誤之
平

冬十月己酉嗣召長孫嵩等還司馬休之尋卒於魏
魏賜國璠爵淮南公道賜爵池陽子魯軌爵襄陽公
刁雍表求南鄙自效嗣以雍為建義將軍（建義將軍魏置）
（雍言使之建義以復父兄之讎）雍聚衆於河濟之間（間音閑）擾動徐兗太
尉裕遣兵討之不克雍進屯固山衆至二萬　詔進宋
公爵為王增封十郡辭不受（[illegible]）　西秦王熾磐遣左丞相
曇達等擊秦故將姚艾　艾遣使稱藩（[illegible]）
熾磐以艾為征東大將軍秦州牧徵王松壽為尚書
左僕射（[illegible]）　十一月魏
叔孫建等討西山丁零翟蜀洛支等平之（西山魏安州之[illegible]山）

辛未劉穆之卒太尉裕聞之驚慟哀惋者累日（[illegible]）
（[illegible]）始裕欲留長安經略西北而諸將佐皆久役
思歸多不欲留（[illegible]）會穆之卒裕以根本無託遂決
意東還（[illegible]）穆之之卒也朝廷恇懼（恇音匡怯也）欲
發詔以太尉左司馬徐羨之代之中軍諮議參軍張
邵曰今誠急病任終在徐然世子無專命宜須諮之
裕欲以王弘代穆之從事中郎謝晦曰休元輕易不
若羨之（[illegible]）乃以羨之為吏部尚書建威將
軍丹楊尹代管留任於是朝廷大事常決於穆之者
並悉北諮裕以次子桂陽公義真為都督雍梁秦三

州諸軍事安西將軍領雍東秦二州刺史（[illegible]）義真
時年十二以太尉諮議參軍京兆王脩為長史王鎮
惡為司馬領馮翊太守沈田子毛德祖皆為中兵參
軍仍以田子領始平太守德祖領秦州刺史天水太
守傅弘之為雍州治中從事史先是隴上流戶寓關
中者望因兵威得復本土及置東秦州（時裕未得天水東秦州即[illegible]）
（[illegible]）知裕無復西略之意（復扶[illegible]）
（[illegible]）關中人素重王猛裕之克長安王
（[illegible]）田是南人皆忌之沈田子自以嶢柳之
捷與鎮惡爭功不平裕將還田子及傅弘之屢言於
裕曰鎮惡家在關中不可保信裕曰今留卿文武將
士精兵萬人彼若欲為不善正足自滅耳勿復多言
裕私謂田子曰鍾會不得遂其亂者以有衛瓘故也
（[illegible]）語曰猛獸不如羣狐卿等十餘
人何懼王鎮惡（為沈田子殺王鎮惡張本）　臣光曰古人有言疑
則勿任任則勿疑裕既委鎮惡以關中而復與田子
有後言是鬬之使為亂也惜乎百年之寇千里之土
得之艱難失之造次（[illegible]）使豐鄗之都復輸寇手（[illegible]）
（[illegible]）荀子曰兼并易能也堅凝之難焉誠哉　三秦父老
聞裕將還詣門流涕訴曰殘民不霑王化於今百年

始覩衣冠人相賀長安十陵是公家墳墓咸陽宮殿是公家室宅漢高帝長陵惠帝安陵文帝霸陵景帝陽陵武帝茂陵昭帝平陵宣帝杜陵元帝渭陵成帝延陵哀帝義陵平帝康陵皆在關中凡十一陵言十者舉大數也長安咸陽宮殿皆漢劉氏子孫故以是為言而留之捨此欲何之乎裕為之愍然慰諭之曰受命朝廷不得擅留誠多諸君懷本之志今以次息次息猶言次子也與文武賢才共鎮此境勉與之居十二月庚子裕發長安自洛入河開汴渠而歸

丘豪徐駭奴齊元子等擁部落三萬在雍遣使請降於魏魏主嗣遣將軍王洛生河內太守楊聲等西行以應之閏月壬申魏主嗣如大寧長川

秦雍人千餘家推襄邑令上谷寇讚為主以降於魏讚襄邑令也魏主嗣拜讚魏郡太守久之秦雍人流入魏之河南滎陽河內者戶以萬數嗣乃置南雍州以讚為刺史封河南公治洛陽立雍州郡縣以撫之讚善於招懷流民歸之者三倍其初

夏王勃勃聞太尉裕東還大喜問於王買德曰朕欲取關中卿試言其方略買德曰關中形勝之地而裕以幼子守之狼狽而歸正欲急成篡事耳不暇復以中原為意劉裕之心事勃勃皆知之此天以關中賜我不可失也青泥上洛南北之險要宜先遣遊軍斷之東塞潼關絕其水陸之路然後傳檄三輔施以威德則義真在網罟之中不足取也勃勃乃以其子撫軍大將軍璝都督前鋒諸軍事帥騎二萬向長安前將軍昌屯潼關以買德為撫軍右長史屯青泥勃勃將大軍為後繼

是歲魏都坐大官章安侯封懿卒

十四年春正月丁酉朔魏主嗣至平城命護高車中郎將薛繁帥高車丁零北略至弱水而還

辛巳大赦

夏赫連璝至渭陽關中民降之者屬路龍驤將軍沈田子將兵拒之畏其眾盛退屯劉迴堡遣使還報王鎮惡鎮惡謂王脩曰公以十歲兒付吾屬當共思竭力而擁兵不進虜何由得平使者還以告田子田子與鎮惡素有相圖之志由是益忿懼未幾鎮惡與田子俱出北地以拒夏兵軍中訛言鎮惡欲盡殺南人以數十人送義真南還因據關中反辛亥田子請鎮惡至傅弘之營計事田子求屏人語使其宗人沈敬仁斬之

幕下，矯稱受太尉令誅之。弘之奔告劉義真，義真與
王脩被甲登橫門以察其變；（橫門，長安城北出西頭第一門。）
俄而田子帥數十人來，言鎮惡反。脩執田子，數以
專戮，斬之；以冠軍將軍毛脩之代鎮惡為安西
司馬。傅弘之大破赫連璝於池陽，又破之於寡
婦渡，（寡婦渡，水經注：渭水又東過寡婦渡，在今雍州北十五里。）斬獲甚
眾，夏兵乃退。壬戌，太尉裕至彭城，解嚴。琅邪王德文
先歸建康。裕聞王鎮惡死，表言沈田子忽發狂易，奄
害忠勳；（狂易，謂狂而易其常心也。）追贈鎮惡左將軍、青州刺
史。以彭城內史劉遵考為并州刺史，領河東太守，鎮
蒲阪；徵荊州刺史劉道憐為徐、兗二州刺史。裕欲以
世子義符鎮荊州，以徐州刺史劉義隆為司州刺史，
鎮洛陽。中軍諮議張邵諫曰：（中軍諮議，參軍也。）「儲貳之重，四
海所繫，不宜處外。」（處，昌呂翻。）乃更以義隆為都督荊、益、寧、
雍、梁、秦六州諸軍事、西中郎將、荊州刺史；
以南郡太守到彥之為南蠻校尉，張邵為司馬、領南
郡相，冠軍功曹王曇首為長史，（曇，徒含翻。）北徐州從
事王華為西中郎主簿，
沈林子為西中郎參軍。義隆尚幼，府
事皆決於邵。曇首，弘之弟也。裕謂義隆曰：「王曇首沈
毅有器度，宰相才也，汝每事諮之。」以南郡公劉
義慶為豫州刺史。義慶，道憐之子也。裕解司州，領徐、
冀二州刺史。秦王熾磐以乞伏木弈干為沙州刺
史，鎮樂都。（樂，音洛。）二月，乙弗烏地延帥戶二萬降秦。
三月，遣使聘魏。（使，疏吏翻。）夏，四月，己巳，魏徙冀、定、幽三
州徒河於代。（定州，魏皇始二年克中山，置安州，又曰定州……徒河之民，慕容入中國，留居三州者，魏人謂之徒河。）初，和龍有赤氣四塞
蔽日，（塞，悉則翻。）自寅至申。燕太史令張穆言於燕王跋曰：
「此兵氣也。今魏方強盛，而執其使者，（事見一百十六卷義熙十年。）
好命不通，（好，呼到翻。）臣竊懼焉。」跋曰：「吾方思之。」五
月，魏主嗣東巡，至濡源及甘松，（濡，乃官翻。）遣征東將軍長
孫道生、安東將軍李先、給事黃門侍郎奚觀帥精騎
二萬襲燕，（騎，奇寄翻；帥，讀曰率。）又命驍騎將軍延普（魏書官氏志：內入諸姓，可地延氏後改為延氏。驍，堅堯翻。）自幽州
刺史……引兵趨遼西，為之聲勢，嗣屯突門嶺以待
之。道生等拔乙連城，進攻和龍，與燕單于右輔古泥
戰，破之，（義熙七年，跋置單于四輔。單，音蟬。）殺其將皇甫軌。（將，即亮翻。）跋
嬰城自守，魏人攻之，不克，掠其民萬餘家而還。（還，從宣翻，又如字。）
六月，太尉裕始受相國、宋公、九錫之命。

年命下至是乃受赦國中殊死以下崇繼母蘭陵蕭氏為太
妃以太尉軍諮祭酒孔靖為宋國尚書令左長史王
弘為僕射領選選須絹翻從事中郎傅亮蔡廓皆為侍中
謝晦為右衛將軍右長史鄭鮮之為奉常行參軍殷
景仁為祕書郎其餘百官悉依天朝之制朝直遙翻下同靖
辭不受亮咸之孫傅咸仕於武惠之間以直顯廓謨之曾孫蔡謨歷事
成事穆三朝出入皆有聲績鮮之渾之玄孫鄭渾見六十六卷仕漢獻帝建安十七
年景仁融之曾孫也殷融見九十四卷成帝咸和三年景仁學不為
文敏有思致思相吏翻口不談義深達理體至於國典朝
儀舊章記注莫不撰錄撰士免翻識者知其有當世之志
魏天部大人白馬文貞公崔宏疾篤去年魏置天地四方六部
大人魏主遣侍臣問病一夜數返及卒詔群臣及附國
渠帥皆會葬宏太也卒子恤帥所類翻秋七月戊午魏主嗣
至平城九月甲寅魏人命諸州調民租戶五十石
積於定相冀三州魏主以天興四年置相州於鄴領魏郡陽平廣平汲郡東郡頓丘濮陽
清河等郡冀州治信都領長樂勃海武邑章武樂陵而已調徒弔翻相息亮翻河西王蒙
遜復引兵伐涼復扶又翻下復歸同涼公歆將拒之左長史張
體順固諫乃止蒙遜芟其秋稼而還芟所銜翻歆遣使來
告襲位冬十月以歆為都督七郡諸軍事鎮西大將
軍酒泉公都督敦煌酒泉晉興建康涼興及歆父暠所置會稽廣夏凡七郡姚艾
叛秦降河西王蒙遜姚艾稱藩乞伏事見上年降戶江翻蒙遜引兵
迎之艾叔父雋言於眾曰秦王寬仁有雅度自可安
居事之何為從河西王西遷眾咸以為然乃相與逐
艾推雋為主復歸於秦秦王熾磐徵雋為侍中中書
監賜爵隴西公以左丞相曇達為都督洮罕以東諸
軍事征東大將軍秦州牧鎮南安洮罕謂臨洮枹罕曇徒含翻洮土
刀翻劉義真年少少詩照翻賜與左右無節王脩每裁抑
之左右皆怨譖脩於義真曰王鎮惡欲反故沈田子
殺之脩殺田子是亦欲反也義真信之使左右劉乞
等殺脩脩既死人情離駭莫相統壹義真悉召外軍
入長安外軍蓋屯蒲阪以捍魏屯渭北以捍夏之軍也閉門拒守關中郡縣
悉降於夏赫連璝夜襲長安不克降戶江翻璝古回翻夏王勃
勃進據咸陽長安樵采路絕宋公裕聞之使輔國將
軍蒯恩如長安召義真東歸蒯苦怪翻以相國右司馬朱
齡石為都督關中諸軍事右將軍雍州刺史代鎮長
安晉先置雍州於襄陽此為北雍州雍於用翻裕謂齡石曰卿至可敕義
真輕裝速發既出關然後可徐行然下當有後字若關右必不
可守可與義真俱歸又命中書侍郎朱超石慰勞河
洛勞力到翻十一月齡石至長安義真將士貪縱大掠而
東將即亮翻多載寶貨子女方軌徐行雍州別駕韋華

夏、弁帝末姚氏臣也裕用爲雍州別駕赫連璝帥衆三萬追義眞建威將軍傅弘之曰公處分亟進今多將輜重處昌呂翻亟紀力翻分扶問翻重直用翻一日行不過十里虜追騎且至騎奇寄翻下同何以待之宜棄車輕行乃可以免義眞不從俄而夏兵大至傅弘之斷後斷丁管翻力戰連日至青泥晉兵大敗弘之及寧朔將軍蒯恩皆爲王買德所禽買德先屯青泥故[illegible]爲所邀而見禽司馬毛脩之與義眞相失亦爲夏兵所禽義眞行在前會日暮夏兵不窮追故得免左右盡散獨逃草中中兵參軍段宏單騎追尋緣道呼之義眞識其聲出就之曰君非段中兵邪身在此行矣晉人多自稱爲身必不兩全可刎身頭以南使家公望絕魏晉之間凡人子稱其父曰家公人稱之曰尊公刎扶粉翻宏泣曰死生共之下官不忍乃束義眞於背單馬而歸義眞謂宏曰今日之事誠無算略然丈夫不經此何以知艱難夏王勃勃欲降傅弘之降戶江翻弘之不屈勃勃裸之弘之叫罵而死裸郎果翻勃勃積人頭爲京觀號曰髑髏臺觀古玩翻髑徒谷翻髏洛侯翻長安百姓逐朱齡石齡石焚其宮殿奔潼關義眞既大掠長安不歸長安之人因忿視晉人之從秦末以之命皮義眞俱歸司中盡守長安以待遂何獻勃勃入長安大饗將士舉觴謂王買德曰卿往日之言一朞而驗可謂筭無遺策此觴所集非卿而誰以買德爲都官尚書封河陽侯龍驤將軍王敬先戍曹公壘曹公壘在潼關曹操伐韓馬所築也驤思將翻齡石往從之朱超石至蒲阪聞齡石所在亦往從之赫連昌攻敬先壘斷其水道斷丁管翻衆渴不能戰城且陷齡石謂超石曰弟兄俱死異域使老親何以爲心爾求間道亡歸間古莧翻我死此無恨矣超石持兄泣曰人誰不死寧忍今日辭兄去乎遂與敬先及右軍參軍劉欽之皆被執送長安勃勃殺之被皮義翻欽之弟秀之悲泣不歡燕者十年欽之穆之之從兄子也從才用翻宋公裕聞青泥敗未知義眞存亡刻日北伐使裕復能剋謂青泥之敗當援枕而起矣何待剋日尹史臣以爲錯誤侍中謝晦諫以士卒疲弊請俟他年不從晦請俟它年亦從俗所謂歲機擊若不及時之言則誤於後鄭鮮之上表以爲虜聞殿下親征必併力守潼關徑往攻之恐未易可克易以豉翻若輿駕頓洛則不足上勞聖躬且虜雖得志不敢乘勝過陝者猶攝服大威陝失冉翻懾之涉翻爲將來之慮故也若造洛而反虜必更有揣量之心或益生邊患造七到翻揣初委翻量音良況大軍遠出後患甚多昔歲西征劉鍾狼狽謂一年當郭冶亭時也去年北討廣州傾覆謂徐道覆陷廣州也既往之效後來之鑒也今諸州大水民食寡乏三吳羣盜攻沒諸縣皆由困於征役故也江南士庶引領顒顒顒魚容翻

以望殿下之返旆闕吏北出不測淺深之[illegible]付之
期臣恐返顧之憂更在腹心也若[illegible]更為河洛
之患者宜結好北虜北虜親則河南安[illegible]河
南安則濟泗靜矣[illegible]會得暎宏啓知義眞得免裕
乃止但登城北望慨然流涕而已降義眞為建威將
軍司州刺史以段宏為宋臺黃門郎領太子右衛率
[illegible]裕以天水太守毛德祖為河東太守代劉遵考
守蒲阪[illegible]夏
王勃勃築壇於灞上即皇帝位改元昌武　西秦王
熾磐東巡十二月徙上邽民五千餘戶于枹罕[illegible]

彗星出天津入太微經北斗絡紫微[illegible]
八十餘日而滅魏主嗣復召諸儒術士問之曰
今四海分裂災咎之應果在何國朕甚畏之卿輩盡
言勿有所隱衆推崔浩使對浩曰夫災異之興皆象
人事人苟無釁又何畏焉[illegible]昔王莽將篡漢彗星
出入正與今同[illegible]國家
主尊臣卑民無異望晉室陵夷危亡不遠彗之為異
其劉裕將篡之應乎衆無以易其言　宋公裕以讖

云昌明之後尚有二帝[illegible]乃使中書侍郎王
韶之與帝左右密謀酖帝而立琅邪王德文德文常
在帝左右飲食寢處未嘗暫離[illegible]韶之伺之
經時不得間會德文有疾出居於外戊寅韶之以散
衣縊帝於東堂[illegible]韶之
廙之曾孫也[illegible]裕因稱遺詔奉德文
即皇帝位大赦　是歲河西王蒙遜奉表稱藩拜涼
州刺史　尚書右僕射袁湛卒

恭皇帝[illegible]
元熙元年春正月壬辰朔改元　立琅邪王妃褚氏
為皇后后裒之曾孫也[illegible]魏主嗣畋
于犢渚[illegible]甲午徵宋公裕入朝[illegible]
進爵為王裕辭　癸卯魏主嗣還平城　庚申葬安
皇帝于休平陵　刺劉道憐司空出鎮京口[illegible]
[illegible]夏將叱奴侯提帥步騎二萬攻毛德
祖於蒲阪[illegible]德祖不能禦全軍歸
彭城　二月宋公裕以德祖為滎陽太守戍虎牢[illegible]

卒古東虢國春秋為鄭之制邑漢為成臯縣穆天子
傳天子獵于鄭有虎在葭中七萃之士禽之以獻命
畜之東虢號曰虎牢後為成臯縣北臨黃河後
漢為成臯關後魏為東中郎將府唐為氾水縣 夏
主勃勃徵隱士京兆韋祖思祖思既至恭懼過甚勃
勃怒曰我以國士徵汝汝乃以非類遇我汝昔不拜
姚興今何獨拜我我在汝猶不以我為帝王我死汝
曹弄筆當置我於何地邪遂殺之 勃勃之殺祖思虐矣然祖思之恭懼
過甚勃勃以為薄己而殺之則勃勃亦有見而祖思為無所守也 羣臣請都長安勃
勃曰朕豈不知長安歷世帝王之都沃饒險固然晉
人僻遠終不能為吾患魏與我風俗略同土壤鄰接
自統萬距魏境裁百餘里朕在長安統萬必危若在
統萬魏必不敢濟河而西諸卿適未見此耳皆曰非
所及也 使勃勃常在猶云可也勃勃死則統萬為魏有古人所以貽厥子孫者固有道也 乃
於長安置南臺以璝領大將軍雍州牧錄南臺
尚書事 璝工回翻錄聚於翻 勃勃還統萬大赦改元昌武勃勃
性驕虐視民如草芥常居城上置弓劍於側有所嫌
忿手自殺之羣臣迕視者鑿其目 李賢曰迕者逆也迕五故翻 笑
者決其脣諫者先截其舌而後斬之 初司馬楚之
奉其父榮期之喪歸建康 榮期死見一百一十四卷安帝義熙二年 會宋
公裕誅翦宗室之有才望者楚之叔父宣期兄貞之
皆死楚之亡匿竟陵蠻中及從祖休之自江陵奔秦

利害
大有
係乳

休之宣帝弟鎮中郎進之六世孫楚之宣帝弟太常
馗之八世孫休之亦楚之族從祖休之奔秦見上
卷義熙十一年 從才用翻 楚之亡之汝潁間聚眾以謀復讎楚之
少有英氣能折節下士 [illegible] 有眾萬餘屯
據長社裕使刺客沐謙往刺之 沐音木宋書有東平太守沐 [illegible]
劉本作沐音道才也 楚之待謙甚厚 厚戶口翻 謙欲發未得間乃夜稱
疾知楚之必往問疾因欲刺之 間古莧翻刺七亦翻 楚之果自
齎湯藥往視疾情意勤篤謙不忍發乃出匕首於席
下以狀告之曰將軍深為劉裕所忌願勿輕率以自
保全遂委身事之為之防衛王鎮惡之死也沈田子
殺其兄弟七人唯弟康得免逃就宋公裕於彭城裕
以為相國行參軍 晉制諸公府置諸曹參軍又有行參軍兼行參軍等員
康求還洛陽視母會長安不守康糾合關中徙民得
百許人驅帥僑戶七百餘家共保金墉城 帥讀曰率下同 時
宗室多逃亡在河南有司馬文榮者帥乞活千餘戶
屯金墉城南 惠帝時并州饑荒其吏民隨東燕王騰就穀冀州號曰乞活是後流徙逐糧者亦曰
乞活 又有司馬道恭自東垣帥三千人屯城西 按魏收地形志
洛州新安郡有東垣縣注云二漢晉屬河東後屬
汲漢州晉志河東郡有垣縣無東垣孝武太元十一年
居河擊 [illegible] 有東垣之名宋白曰
宋武入洛 [illegible] 宋書地理志河南
所有安縣 [illegible] 晉置 司馬順明帥五千人屯
東垣縣則知東垣在新安界
陵雲臺司馬楚之屯柏谷塢魏河內鎮將于栗磾遊

騎在苦山上（將兵……騎奇寄翻）攻逼交至，康堅守六旬，裕以康為河東太守，遣兵救之，平等皆散去（平陽……）。康勸課農桑（……），百姓賴之。司馬順明、司馬道恭及平陽太守薛辯皆降於魏（降，戶江翻），魏以辯為河東太守，以拒夏人。

夏四月，秦征西將軍孔子帥騎五千討吐谷渾覓地於弱水南（孔子，乞伏氏之子……弱水出刪丹……北流……張掖……居延澤……），大破之，覓地帥其眾六千降於秦，拜弱水護軍。

庚辰，魏主嗣有事于東廟（……東廟……太祖……），助祭者數百國。辛巳，南巡至雁門。

五月庚寅朔，魏主嗣觀漁於灅水。己亥，還平城（灅，力水翻）。

涼公歆用刑過嚴，又好治宮室。從事中郎張顯上疏，以為涼土三分（謂李氏、沮渠氏、乞伏氏也），勢不支久，兼并之本在於務農，懷遠之略莫如寬簡。今入歲已來，陰陽失序，風雨乖和，是宜減膳徹懸（……），

繕築不止，殆非所以致興隆也。昔文王以百里而興，二世以四海而滅（……），前車之軌，得失昭然。太祖以神聖之姿，為西夏所推，左取酒泉，右開西域（……），殿下不能奉承遺志，混壹涼土，侔蹤張后（……），將何以下見先王乎！沮渠蒙遜胡夷之傑，內脩政事，外禮英賢，攻戰之際，身均士卒，百姓懷之，樂為之用（……），臣謂殿下非但不能平殄蒙遜，亦懼蒙遜方為社稷之憂。歆覽之不悅。主簿氾稱上疏諫曰（氾，音凡……）：「天之子愛人主，殷勤至矣，故政之不脩，下災異以戒告之，改者雖危必昌，不改者雖安必亡。元年三月癸卯，敦煌謙德堂陷（……）；八月，效穀地裂；二年元日，昏霧四塞；四月，日赤無光，二旬乃復；十一月，狐上南門；今茲春夏，地頻五震；六月，隕星于建康。臣雖學不稽古，行年五十有九，請為殿下略言耳目之所聞見，不復能遠論書傳之事也（……）。乃者咸安之初，西平地裂，狐入謙光殿前，俄而秦師奄至，都

城不守（咸安簡文帝年號涼土以姑臧為都城孝武太元元年秦入姑臧蓋地裂狐入在咸安之初而其應在太元之初也）梁熙既為涼州不撫百姓專為聚斂（斂力贍翻）建元十九年姑臧南門崩隕石於閑豫堂明年為呂光所殺（太元九年秦王堅建元之二十年也堅以梁熙鎮涼州建元十九年堅敗於淮南晉太元之八年也明年光殺熙也）段業稱制此方三年之中地震五十餘所既而先王龍興於瓜州（瓜州敦煌郡也攷之晉志張氏置沙州於敦煌未嘗置瓜州又攷之唐志沙州敦煌郡本瓜州武德五年曰西沙州貞觀七年曰沙州瓜州晉昌郡武德五年析沙州之常樂置蓋李暠興於敦煌自稱秦涼二州牧其後遷于酒泉以敦煌為瓜州至唐復以敦煌為沙州以晉昌為瓜州而瓜州分為二州矣）蒙遜篡弒於張掖此皆目前之成事殿下所明知也效穀先王鴻漸之地（屬自敦識今得敦煌遂有七郡故云然易所謂鴻漸者鴻水鳥也自水而漸于干又漸于磐又漸于陸又漸于木自下而進漸行而上也）謙德即尊之室基陷地裂大凶之徵也日者太陽之精中國之象赤而無光中國將衰諺曰（諺音彥）野獸入家主人將去狐上南門亦變異之大者也今變異並臻中國益微願殿下亟罷宮室之役止遊畋之娛延禮英俊愛養百姓以應天變防未然歆不從

秋七月宋公裕始受進爵之命八月移鎮壽陽以度支尚書劉懷慎為督淮北諸軍事徐州刺史鎮彭城（曹魏文帝置度支尚書掌軍國支計晉因之度徒洛翻）

辛未魏主嗣東巡甲申還平城

九月宋王裕自解揚州牧

秦王衛將軍匹逵等將兵討彭利和于漒川大破之利和單騎奔仇池獲其妻子徙羌豪三千戶于抱罕漒川羌三萬餘戶皆安堵如故冬十月以尚書右僕射王松壽為益州刺史鎮漒川（漒其良翻寄翻抱音膚）

宋王裕以河南蕭條乙酉徙司州刺史義真為揚州刺史鎮石頭蕭太妃謂裕曰道憐汝布衣兄弟宜用為揚州裕曰寄奴於道憐豈有所惜（裕小字寄奴道憐蕭太妃所生也）揚州根本所寄事務至多非道憐所了太妃曰道憐年出五十豈不如汝十歲兒邪裕曰義真雖為刺史事無大小悉由寄奴道憐年長不親其事於聽望不（[illegible]）太妃乃無言道憐性愚鄙而貪縱故裕不肯用

十一月丁亥朔日有食之

十二月癸亥魏主嗣西巡至雲中從君子津西渡河大獵於薛林山（按魏書帝紀薛林山在屋竇城西）

辛卯宋王裕加殊禮進王太妃為太后世子為太子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一十八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一十九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充集賢殿修撰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上柱國河內郡開國侯食邑一千八百戶食實封肆伯戶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

勅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宋紀一（起上章涒灘，盡昭陽大淵獻，凡四年。）（[illegible]）

高祖武皇帝（諱裕，字德輿，小字寄奴，彭城縣綏輿里人，漢楚元王交二十一世孫也。[illegible]）

永初元年（庚申，公元四二〇年）春，正月，己亥，魏主還宮。秦王熾磐立其子暮末為太子，（[illegible]）仍領撫軍大將軍、都督中外諸軍事；大赦，改元建弘。（[illegible]）

宋王欲受禪而難於發言，乃集朝臣宴飲，從容言曰：（從，千容翻。）「桓玄篡位，鼎命已移。我首唱大義，興復帝室，南征北伐，平定四海，功成業著，遂荷九錫。（荷，下可翻。）今年將衰暮，崇極如此，物忌盛滿，非可久安；今欲奉還爵位，歸老京師。」群臣惟盛稱功德，莫諭其意。日晚，坐散。（坐，徂臥翻。）中書令傅亮還外，乃悟，而宮門已閉；亮叩扉請見，（見，賢遍翻。）王即開門見之。亮入，但曰：「臣暫宜還都。」王解其意，無復他言，（扶又翻。）直云：「須幾人自送？」亮曰：「數十人可也。」即時奉辭。亮出，已夜，見長星竟天，拊髀歎曰：「我常不信天文，今始驗矣。」（長星所以除舊布新，故云然。）亮至建康。夏，四月，徵王入輔。王留子義康為都督豫、司、雍、并四州諸軍事、豫州刺史，鎮壽陽。（豫州，後漢治譙，魏治汝南安成，晉平吳治陳國[illegible]。[illegible]）義康尚幼，以相國參軍南陽劉湛為長史，決府州事。（府，都督府；州，豫州。）湛自弱年即有宰物之情，常自比管、葛；（[illegible]）博涉書史，不為文章，不喜談議。王甚重之。

五月，乙酉，魏更諡宣武帝曰道武帝。（魏主嗣永興二年，諡父珪曰宣武皇帝，今更古諡。）魏淮南公司馬國璠、池陽子司馬道賜謀外叛，司馬文思告之。庚戌，魏主殺國璠、道賜，賜文思爵鬱林公。（國璠等降魏見上卷晉安帝義熙十三年。璠，孚袁翻。）國璠等連引平城豪桀坐族誅者數十人。章安侯封懿之子玄之當坐。魏主以玄之燕朝舊族，（慕容寶與封氏相依之舊，世仕於燕，貴顯。）欲宥其一子。玄之曰：「弟子磨奴，早孤，乞全其命。」乃殺玄之四子而宥磨奴。

六月，壬戌，王至建康。傅亮諷晉恭帝禪位於宋，具詔草呈帝，使書之。帝欣然操筆，謂

左右曰桓玄之時晉氏已無天下重爲劉公所延將二十載晉安帝元興三年裕誅桓玄至是凡十七年操千高翻重直龍翻載子亥翻今日之事本所甘心遂書赤紙爲詔甲子帝遜于琅邪第百官拜辭秘書監徐廣流涕哀慟晉武帝泰始元年受禪歲在乙酉興四年長安陷歲在丙子凡五十二年又元帝建號於江東改元建武至是年歲在庚申凡一百三年西東享國共一百五十五年而亡丁卯王爲壇於南郊卽皇帝位禮畢自石頭備法駕入建康宮徐廣又悲感流涕侍中謝晦謂之曰徐公得無小過廣曰君爲宋朝佐命朝直遙翻身是晉室遺老悲歡之事固不可同廣邈之弟也邈爲晉孝武帝所親重帝臨太極殿大赦改元其犯鄉論清議一皆蕩滌與之更始鄉論清議蓋擇名教考更工衡翻裴子野論曰昔重華受終四凶流放書舜典正月上日受終于文祖流共工于幽州放驩兜于崇山竄三苗于三危殛鯀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重直龍翻武王克殷頑民遷洛武王克殷遷殷頑民于洛邑天下之惡一也鄉論清議除之過矣奉晉恭帝爲零陵王優崇之禮皆倣晉初故事卽宮于故秣陵縣沈約曰秣陵縣本治去京邑六十里今故治村是也晉安帝義熙九年移治京邑在鬪場恭帝元熙元年省揚州府禁防參軍縣移治其處使冠軍將軍劉遵考將兵防衛冠古玩翻將卽亮翻降褚后爲王妃追尊皇考爲孝穆皇帝皇妣趙氏爲孝穆皇后尊王太后蕭氏爲皇太后帝父翹娶趙氏生帝而趙氏卒繼室以蕭氏上事蕭太后素謹及卽位春秋已高每旦入朝太后朝直遙翻未嘗失時刻詔晉氏封爵當隨運改獨置始興廬陵始安長沙康樂五公降爵爲縣公及縣侯始興廬陵始安長沙皆郡公獨康樂縣公按南史降始興郡公爲華容縣公廬陵公爲柴桑縣公始安公爲荔浦縣侯長沙公爲醴陵縣侯康樂音洛以奉王導謝安溫嶠陶侃謝玄之祀其宣力義熙豫同艱難者一仍本秩庚午以司空道憐爲太尉封長沙王追封司徒道規爲臨川王以道憐子義慶襲其爵其餘功臣徐羨之等增位進爵各有差追封劉穆之爲南康郡公王鎮惡爲龍陽縣侯上每歎念穆之曰穆之不死當助我治天下治直之翻可謂人之云亡邦國殄瘁詩大雅瞻卬之辭瘁秦醉翻又曰穆之死人輕易我易以豉翻立皇子桂陽公義眞爲廬陵王彭城公義隆爲宜都王義康爲彭城王己卯改泰始曆爲永初曆以元改曆魏主如翳犢山遂至馮滷池魏收史翳犢山在平城之西五原之東馮滷池卽五原鹽池翳壹計翻滷龍五翻聞上受禪驛召崔浩告之曰卿往年之言驗矣浩言見上卷晉安帝義熙十四年朕於今日始信天道秋七月丁酉魏主如五原甲辰詔以涼公歆爲都督高昌等七郡諸軍事征西大將軍酒泉公秦王熾磐爲安西大將軍熾昌志翻交州刺史杜慧度擊林邑大破之林邑屢爲寇暴故擊之所殺過半林邑乞降前後爲所鈔掠

者皆遣還（降戶江翻 鈔楚交翻）慧度在交州為政纖密一如治
家（治直之翻）吏民畏而愛之城門夜開道不拾遺　己未
魏主如雲中　河西王蒙遜欲伐涼先引兵攻秦浩
亹（浩亹音閤門）既至潛師還屯川巖涼公歆欲乘虛襲張
掖宋繇張體順切諫不聽太后尹氏謂歆曰汝新造
之國地狹民希自守猶懼不足何暇伐人先王臨終
[illegible]殷勤戒汝深慎用兵保境寧民以
俟天時言猶在耳奈何棄之蒙遜善用兵非汝之敵
數年以來常有兼并之志汝國雖小足為善政脩德
養民靜以待之彼若昏暴民將歸汝若其休明（休美也）
汝將事之豈得輕為舉動僥冀非望以吾觀之非但
喪師（喪息浪翻）殆將亡國亦不聽宋繇歎曰今茲大事去
矣歆將步騎三萬東出（將即亮翻 騎奇寄翻）蒙遜聞之曰歆已
入吾術中然聞吾旋師必不敢前乃露布西境云已
克浩亹將進攻黃谷（此露布非以建之漆竿如魏晉告捷之制但露布言其事耳）
歆聞之喜進入都瀆澗蒙遜引兵擊之戰於懷城歆
大敗或勸歆還保酒泉歆曰吾違老母之言以取敗
不殺此胡何面目復見我母（復扶又翻）遂勒兵戰於蓼泉
為蒙遜所殺歆弟酒泉太守翻新城太守預領羽林
右監密左將軍眺右將軍亮西奔敦煌蒙遜入酒泉
（安帝隆安四年李暠據敦煌凡二十一年而滅 [illegible]翻）禁侵掠士民安堵以
宋繇為吏部郎中委之選舉涼之舊臣有才望者咸
禮而用之以其子牧犍為酒泉太守（犍居言翻 守式又翻）敦煌
太守李恂翻之弟也與翻等棄敦煌奔北山蒙遜以
索嗣之子元緒行敦煌太守（索嗣死事見一百十一卷晉安帝隆安四年 [illegible]）
（昔名翻）蒙遜還姑臧見涼太后尹氏而勞之尹氏曰李
氏為胡所滅知復何言（蒙遜張掖盧水胡也勞力到翻復扶又翻下同）或
謂尹氏曰今母子之命在人掌握奈何傲之且國亡
子死曾無憂色何也尹氏曰存亡死生皆有天命奈
何更如凡人為兒女子之悲乎吾老婦人國亡家破
豈可復惜餘生為人臣妾乎惟速死為幸耳蒙遜嘉
而赦之娶其女為牧犍婦　八月辛未追諡妃孟氏
為敬皇后　癸酉立王太子義符為皇太子　閏月壬
午詔晉帝諸陵悉置守衛　九月秦振武將軍王基
等襲河西王蒙遜胡園戍俘二千餘人而還（[illegible]）
李恂在敦煌有惠政索元緒麤險好殺大失人
和（好呼到翻）郡人宋承張弘密信招恂冬恂帥數十騎入
敦煌元緒東奔涼興（涼興郡在唐瓜州常樂縣界帥讀曰率）承等推恂
為冠軍將軍涼州刺史（冠古玩翻）改元永建河西王蒙遜
遣世子政德攻敦煌恂閉城不戰　十二月丁亥魯

戎秀西狄㴍子帥三千餘家降魏。魏追謚昭哀皇后。

二年春正月辛酉，上祀南郊，大赦。裴子野論曰：夫郊祀天地，修歲事也；赦彼有罪，夫何為哉！以揚州刺史廬陵王義真為司徒，尚書僕射徐羨之為尚書令、揚州刺史，中書令傅亮為尚書僕射。辛未，魏主行如公孫。河西王蒙遜帥眾二萬攻李恂于敦煌。秦王熾磐遣征北將軍木弈干、輔國將軍元基攻上邽，遇霖雨而還。三月甲子，魏陽平王熙卒。魏主發代郡六千人築苑，起自白登，周三十餘里。河西王蒙遜築堤壅水以灌敦煌，李恂乞降，不許。恂將宋承等舉城降，恂自殺，蒙遜屠其城。獲恂弟子寶，囚于姑臧。寶臣朝貢。夏四月己卯朔，詔所在淫祠自蔣子文以下皆除之；其先賢及以勳德立祠者，不在此例。吐谷渾王阿柴遣使降秦，秦王熾磐以阿柴為征西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安州牧、白蘭王。六月乙酉，魏主北巡至蟠羊山。秋七月，西巡至河。河西王蒙遜遣右衛將軍沮渠鄯善、建節將軍沮渠苟生帥眾七千伐秦，秦王熾磐遣征北將軍木弈干等帥步騎五千拒之，敗鄯善等于五澗，斬首二千而還。初，帝以毒酒一罌授前琅邪郎中令張偉，使酖零陵王。偉歎曰：酖君以求生，不如死。乃於道自飲而卒。偉，邵之兄也。太常褚秀之、侍中褚淡之，皆王之妃兄也。王每生男，帝輒令秀之兄弟方便殺之。王自遜位，深慮禍及，與褚妃共處一室，自煮食於牀前，飲食所資，皆出褚妃，故宋人莫得伺其隙。九月，帝令淡之與兄右衛將軍叔度往視妃，妃出就別室相見。兵人踰垣而入，進藥於王。王不肯飲，曰：佛教，自殺者不復得人身。兵人以被掩殺之。帝帥百官臨於朝堂三日。庚戌，魏主還宮。冬十月己亥，詔以河西王蒙遜為鎮軍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涼州刺史。己亥，魏王如代。十一月辛亥，葬晉恭帝于沖平陵，帝帥百官瘞送。十二月丙申，魏主西巡至雲中。秦王熾磐遣征西將軍孔子等帥騎一萬擊契汗禿真

於羅川（契虜芝翻）。河西王蒙遜所署晉昌太守唐契據郡叛，蒙遜遣世子政德討之。契，瑤之子也。（瑤見一百十一卷晉安帝隆安四年。）

上之為宋公也，謝晦為宋臺中書侍郎；其弟㬭為右衛將軍。時晦權遇已重，自彭城還都迎家（晦以宋臺中書侍郎從上北討），賓客輻湊，門巷填咽。㬭在家驚駭，謂晦曰：「汝名位未多而人歸趣乃爾（趣，七喻翻）。吾家素以恬退為業（恬，徒兼翻），不願干豫時事，交遊不過親朋；而汝遂勢傾朝野（朝，直遙翻），此豈門戶之福邪！」乃以籬隔門庭，曰：「吾不忍見此！」及還彭城，言於宋公曰：「臣本素士，父祖位不過二千石（[illegible]），弟年始三十，志用凡近，榮冠臺府（冠，古玩翻），位任顯密，福過災生，其應無遠。特乞降黜，以保衰門。」前後屢陳之。晦或以朝廷密事語㬭（語，牛倨翻），㬭故向親舊陳說，用為戲笑，以絕其言。及上即位，晦以佐命功，位任益重，㬭愈憂懼。是歲，㬭為豫章太守，遇病不療，臨終遺晦書曰：「吾得啓體幸全，亦何所恨（曾子有疾，召門弟子曰：啓予足，啓予手。詩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而今而後，吾知免夫，小子！孔子曰：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illegible]家張本）。弟思自勉厲，為國為家。」

三年春正月甲辰朔，魏主自雲中西巡至屋竇城（[illegible]在陰山東）。

癸丑，以徐羨之為司空、錄尚書事，刺史如故。江州刺史王弘為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中領軍謝晦為領軍將軍、散騎常侍，入直殿省，總統宿衛。（散，悉亶翻。騎，奇寄翻。）徐羨之起自布衣（[illegible]），又無術學，直以志力局度，一旦居廊廟，朝野推服，咸謂有宰臣之望。沈密寡言，不以憂喜見色（見，賢遍翻）；頗工弈棊，觀戲常若未解（解，戶買翻），當世倍以此推之。傅亮、蔡廓常言：「徐公曉萬事，安異同。」嘗與傅亮、謝晦宴聚，亮、晦才學辯博，羨之風度詳整，時然後言。鄭鮮之歎曰：「觀徐、傅言論，不復以學問為長。」（長，直亮翻。）

秦征西將軍孔子等大破契汗禿真（契，欣訖翻。汗，音寒。吐谷[illegible]），獲男女二萬口，牛羊五十餘萬頭。禿真帥騎數千西走，其別部樹奚帥戶五千降秦。（帥，讀曰率。降，戶江翻。）

二月丁丑，詔分豫州淮以東為南豫州，治歷陽；以彭城王義康為刺史。（[illegible]）又分荊州十郡，置湘州，治臨湘，以左衛將軍張邵為刺史。（[illegible]）

丙戌，魏主還宮。

三月，上不豫。太尉長沙王道憐、司空徐羨之、尚書僕射傅亮、領軍將軍謝晦、護軍將軍檀道濟並入侍醫藥。羣臣請祈禱神祇，上不許，唯使侍中謝方明以疾告宗廟而已。上性不信奇怪，微時多符瑞，及貴，史官審以所聞，上拒而不答。檀道濟出為鎮北將軍、南兗州刺史，鎮廣陵，監淮南諸郡軍事。（晉成帝立南兗州治京口，至此治廣陵，領廣陵、海陵、山陽、盱眙、秦郡、南沛等郡。監，工銜翻。）皇太子多狎羣小，謝晦言於上曰：陛下春秋既高，宜思存萬世，神器至重，不可使負荷非才。（晦發此言，已有廢立之意。荷，下可翻。）上曰：廬陵何如？晦曰：臣請觀焉。出造廬陵王義真，（造，七到翻。）義真盛欲與談，晦不甚答。還曰：德輕於才，非人主也。丁未，出義真為都督南豫、豫、雍、司、秦、并六州諸軍事、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南豫州刺史。（為晦等發廢義真張本。騎，奇寄翻。）是後大州率加都督，多者或至五十州，不可復詳載矣。（晉之季，境內惟二十二州，至宋武帝時，分置諸州，始有五十州。復，扶又翻。）帝疾瘳。己未，大赦。秦、雍流民南入梁州。庚申，遣使送絹萬匹，且漕荊、雍之穀以賑之。（秦雍之雍，古雍州也；荊雍之雍，晉所置南雍州也，治襄陽。使，疏吏翻。賑，之忍翻。）刁逵之誅也，（事見一百十三卷晉安帝元興三年。）其子彌亡命。辛酉，彌帥徒數十人入京口，（帥，讀曰率。）太尉留府司馬陸仲元擊斬之。（時長沙王道憐以太尉鎮京口，入侍醫藥，故有留府。）

刊裕元用虎奸謁乎在不満三年而喪

乙丑，魏河南王曜卒。夏四月甲戌，魏立皇子燾為太平王，拜相國，加大將軍；丕為樂平王；彌為安定王；範為樂安王；健為永昌王；崇為建寧王；俊為新興王。乙亥，詔封仇池公楊盛為武都王。秦王熾磐以折衝將軍乞伏是辰為西胡校尉，築列渾城於汁羅以鎮之。（汁羅，地名。）五月，帝疾甚，召太子誡之曰：檀道濟雖有幹略，而無遠志，非如兄韶有難御之氣也。徐羨之、傅亮當無異圖。謝晦數從征伐，頗識機變，若有同異，必此人也。（帝以晦……）又為手詔曰：後世若有幼主，朝事一委宰相，母后不煩臨朝。司空徐羨之、中書令傅亮、領軍將軍謝晦、鎮北將軍檀道濟同被顧命。癸亥，帝殂於西殿。（年六十。自是以後，南北朝之君……被，皮義翻。顧，音古。）帝清簡寡欲，嚴整有法度，被服居處，儉於布素，遊宴甚稀，嬪御至少。（少，詩沼翻。）嘗得後秦高祖從女，（後秦王興，廟號高祖。從，才用翻。）有盛寵，頗以廢事；謝晦微諫，即時遣出。財帛皆在外府，內無私藏。（藏，徂浪翻。）嶺南嘗獻入筒細布一端八丈，（……細不可見……言其細也。）帝惡其精麗勞人，（惡，烏路翻。）即付有司彈太守，以布還之，并制嶺南禁作此布。公主出適，遣送不過二十萬，無錦繡之物。內外奉禁，莫敢為侈靡。太子

即皇帝位年十七大赦尊皇太后曰太皇太后立妃司馬氏為皇后后晉恭帝女海鹽公主也　魏主服寒食散頻年藥發災異屢見（見賢遍翻）頗以自憂遣中使密問白馬公崔浩曰（[illegible]）屬者日食趙代之分（[illegible]）朕疾彌年不愈恐一旦不諱諸子並少（少詩照翻）將若之何其（[illegible]）為我設圖後之計（為于偽翻）浩曰陛下春秋富盛行就平愈必不得已請陳瞽言（瞽音古）自聖代龍興不崇儲貳是以永興之始社稷幾危（事見一百十五卷安帝義熙五年 幾居希翻 又音祈）今宜早建東宮選賢公卿以為師傅左右信臣以為賓友入總萬機出撫戎政如此則陛下可以優遊無為頤神養壽萬歲之後國有成主民有所歸姦宄息望禍無自生矣皇子燾年將周星（歲星十二年一周天）明叡溫和立子以長禮之大經若必待成人然後擇之倒錯天倫則召亂之道也（倒錯謂立少而廢長 長知兩翻）魏主復以問南平公長孫嵩（復扶又翻）對曰立長則順置賢則人服燾長且賢天所命也帝從之立太平王燾為皇太子使之居正殿臨朝為國副主（朝直遙翻）以長孫嵩及山陽公奚斤（魏收官氏志 後魏獻帝以兄為達奚氏 後改為奚氏）北新公安同為左輔坐東廂西面崔浩與太尉穆觀散騎常侍代人丘堆為右弼（騎奇寄翻 魏獻帝以兄為丘敦氏 後改為丘氏）坐西廂東面百官總己以聽焉（嵩等坐東廂西面 浩等坐西廂東面 皆朝拱皇太子）帝避居西宮時隱而窺之（自隱蔽其身而窺之也）聽其決斷（斷丁亂翻）大悅謂侍臣曰嵩宿德舊臣歷事四世（[illegible]）功存社稷斤辯捷智謀名聞遐邇（聞音問）同曉解俗情明練於事觀達於政要識吾旨趣浩博聞彊識精察天人堆雖無大用然在公專謹以此六人輔相太子吾與汝曹巡行四境伐叛柔服足以得志於天下矣（相息亮翻 行下孟翻）嵩實姓拔拔斤姓達奚觀姓丘穆陵堆姓丘敦是時魏之群臣出於代北者姓多重複及高祖遷洛始皆改之舊史惡其煩雜難知故皆從後姓以就簡易今從之　魏主又以典東西部劉絜門下奏事代人古弼（[illegible]）直郎徒河盧魯元（[illegible]）忠謹恭勤使之給侍東宮分典機要宣納辭令太子聰明有大度群臣時奏所疑帝曰此非我所知當決之汝曹國主也　六月壬申以尚書僕射傅亮為中書監尚書令以領軍將軍謝晦領中書令侍中謝方明為丹楊尹方明善治郡（治直之翻）所至有能名承代前人不易其政必宜改者則以漸移變使無迹可尋　戊子長沙

景王道憐卒 魏建義將軍刁雍侵青州州兵擊破
之雍收散卒走保大鄉山（魏收地形志濟陰郡東氏縣有大鄉山）
秋七月己酉葬武皇帝于初寧陵（初寧陵在丹陽建康縣蔣山）廟
號高祖 河西王蒙遜遣前將軍沮渠成都帥衆一
萬耀兵嶺南遂屯五澗（蓋耀兵於洪池嶺南而還屯也五澗即沮渠余訥帥諦曰津）
九月秦王熾磐遣征北將軍出連虔等帥騎六千
擊之 初魏主聞高祖克長安（事見上卷晉安帝義熙十二年）大懼
遣使請和自是每歲交聘不絕及高祖殂殿中將軍
沈範等奉使在魏（晉置二衛仍置殿中將軍使領東翊下同）還及河魏主
遣人追執之議發兵取洛陽虎牢滑臺崔浩諫曰陛
下不以劉裕歘起納其使貢（歘許勿翻）裕亦敬事陛下不
幸今死乘喪伐之雖得之不足為美且國家今日
亦未能一舉取江南也而徒有伐喪之名（禮不伐喪）竊為
陛下不取（為于偽翻）臣謂宜遣人弔祭存其孤弱恤其凶
災使義聲布於天下則江南不攻自服矣況裕新死
黨與未離兵臨其境必相帥拒戰（帥讀曰率）功不可必不
如緩之待其彊臣爭權變難必起（難乃旦翻）然後命將出
師可以兵不疲勞坐收淮北也（將即亮翻）魏主曰劉裕乘
姚興之死而滅之（事見一百十七卷晉安帝義熙十二年及十三年）今
我乘裕喪而伐之何為不可浩曰不然姚興死諸子

交爭故裕乘釁伐之今江南無釁不可比也（釁許覲翻）
魏主不從假司空奚斤節加晉兵大將軍行揚州
刺史使督宋兵將軍交州刺史周幾（後魏孝文以獻帝次兄普氏之後為周氏）
吳兵將軍廣州刺史公孫表同入寇（[illegible]吳兵鄭兵）
（贊兵等將軍皆魏所置）乙巳魏主如灅南宮遂如廣寧（興元年始置新平城於灅北後築宮於灅南道元曰魏寧去平城五十里廣寧縣漢屬上谷郡大寧中立為郡灅力水翻）
辛亥魏人築平城外郭周圍三十二
里 魏主如喬山（五代志喬山在涿郡懷戎縣唐媯州懷戎縣[illegible]）
（谷之縣也）遂東如幽州冬十月甲戌還宮 魏軍將發
公卿集議於監國之前（監古銜翻）以先攻城與先略地
斤欲先攻城崔浩曰南人長於守城昔苻氏攻襄陽
經年不拔（事見一百四卷晉孝武太元三年四年）今以大兵坐攻小城
若不時克挫傷軍勢敵得徐嚴而來我怠彼銳此危
道也不如分軍略地至淮為限列置守宰收斂租穀
則洛陽滑臺虎牢更在軍北絕望南救必沿河東走
不則為囿中之物（不讀曰否）何憂其不獲也公孫表固請
攻城魏主從之於是奚斤等帥步騎二萬（帥讀曰率騎奇寄翻）
濟河營於滑臺之東時司州刺史毛德祖戍虎牢東
郡太守王景度告急於德祖（王景度以東郡太守戍滑臺）德祖遣
司馬翟廣等將步騎三千救之（翟萇伯翻將即亮翻下同）先是司

馬楚之聚衆在陳留之境聞魏兵濟河遣使迎降魏（先是楚之黃留貫虎吏部洛戶汇爲）以楚之為征南將軍荊州刺史使侵擾北境（之北境北去汐）德祖遣長社令王法政將五百人戍邵陵（召陵縣漢屬汝南郡晉以後屬潁川杜佑曰蔡州郾城縣古召陵城）將軍劉憐將二百騎戍雍丘以備之楚之引兵襲憐不克會臺送軍資憐出迎之酸棗民王玉馳以告魏（酸棗縣自漢以來屬陳留郡唐屬滑州）丁酉魏尚書滑稽引兵襲倉垣（康曰滑戶八切姓也本晉作國姓其後因國為氏有營事淸典）兵吏悉踰城走陳留太守馮翊嚴稜詣斤降魏以王玉為陳留太守給兵守倉垣（魏收地形志陳留郡治小黃縣有倉垣城）奚斤等攻滑臺不拔求益兵魏

主怒切責之壬辰自將諸國兵五萬餘人南出天關踰恆嶺（北帝發卒武太元二十一年燕主垂襲平坂之路魏主珪既平中山自望都鐵關鑿恆嶺至代五百餘里）（將即亮翻下同）為斤等聲援秦出連虔與河西沮渠成都戰禽之（沮渠成都時屯五澗）十一月魏太子燾將兵出屯塞上（魏主南援攻河南之兵故太子屯塞上以備柔然）使安定王彌與安同居守（守式又翻）庚戌奚斤等急攻滑臺拔之王景度出走景度司馬陽瓚為魏所執不降而死（瓚藏旱翻魏書官氏志內入諸姓若干氏為苟氏）魏主以成皋侯苟兒為兗州刺史鎮滑臺斤等進擊翟廣等於土樓破之（土樓在虎牢東九域志孟州河陰縣有土樓鎮）乘勝進逼虎牢毛德祖與戰屢破之

魏主別遣黑矟將軍于栗磾將三千人屯河陽謀取金墉（矟色角翻磾丁奚翻）德祖遣振威將軍竇晃等緣河拒之十二月丙戌魏主至冀州遣楚兵將軍徐州刺史叔孫建將兵自平原濟河徇青兗豫州刺史劉粹遣治中高道瑾將步騎五百據項城（宋豫州領汝南新蔡譙梁陳南頓潁川汝陽汝陰陳留等郡）徐州刺史王仲德將兵屯湖陸（宋徐州領彭城沛下邳蘭陵東海東莞東安琅邪淮陽陽平濟陰北濟陰鍾離馬頭等郡）于栗磾濟河與奚斤并力攻竇晃等破之魏主遣中領軍代人娥清期思侯柔然閭大肥將兵七千人會周幾叔孫建南渡河軍于碻磝（碻磝城臨河津後魏為濟州治所水經註城則故茌平縣地）癸未兗

州刺史徐琰棄尹卯南走（水經濟水自須昌縣西北逕其山東又北過穀城縣西註云濟水側岸有尹卯壘南去魚山四十餘里是穀城縣界故春秋之小穀城也）於是泰山高平金鄉等郡皆沒於魏（金鄉縣漢屬山陽晉屬高平義熙末分置郡地）叔孫建等東入青州司馬愛之季之先聚衆於濟東皆降於魏（濟水之東青州界濟子禮翻）戊子魏兵逼虎牢青州刺史東莞竺夔鎮東陽城（青州自曹嶷以來治廣固武帝克慕容超夷其城青州還治東陽城在廣縣西南宋白曰今青州治益都縣即東陽城晉武帝太康初分琅邪立東莞郡齊濟南高密樂安平昌北海東萊太原長廣等郡莞音官）遣使告急（使疏吏翻）己丑詔南兗州刺史檀道濟監征討諸軍事（監古銜翻）與王仲德共救之廬陵王義真遣龍驤將軍沈叔狸將三千人

……斟量宜赴援〔[illegible]〕。

熾磐徵秦州牧曇達為左丞相、征東大將軍〔[illegible]〕。

營陽王

〔諱義符，小字車兵，武帝長子也。[illegible] 宋本紀、高氏小史皆作滎陽。蔡廓傳作營陽。營陽，南方郡名也，今從之。〕

景平元年（癸亥，公元四二三年）春，正月，己亥朔，大赦，改元。辛丑，帝祀南郊。

魏于栗磾攻金墉，癸卯，河南太守王涓之棄城走。魏主以栗磾為豫州刺史，鎮洛陽〔[illegible]〕。丙午，魏主南巡恆嶽〔[illegible]〕；丙辰，至鄴〔[illegible]〕。

以蔡廓為吏部尚書〔自晉以來，吏部尚書為大尚書，以其在諸曹之右，且其措任要重也〕。廓使人謂傅亮曰：「選事若悉以見付，不論；不然，不能拜也。」〔[illegible]〕亮以語錄尚書徐羨之〔[illegible]〕，羨之曰：「黃散以下悉以委蔡〔黃，黃門侍郎；散，散騎常侍。[illegible]〕，吾徒不復措懷；自此以上，故宜共參同異。」廓曰：「我不能為徐干木署紙尾。」〔為，于偽翻〕遂不拜。干木，羨之小字也。選按黃紙，錄尚書與吏部尚書連名〔[illegible]〕，故廓云然。

沈約論曰：「蔡廓固辭銓衡，恥為志屈；豈不知選錄同體，義無偏斷乎〔[illegible]〕！良以主闇時難，不欲居通塞之任〔[illegible]〕。遠矣哉！」

庚申，檀道濟軍于彭城。

魏叔孫建入臨淄，所向城邑皆潰〔[illegible]〕。竺夔聚民保東陽城，其不入城者，使各依據山險，芟夷禾稼〔[illegible]〕。魏軍至，無所得食。濟南太守垣苗帥眾依夔〔[illegible]〕。

刁雍見魏主於鄴〔[illegible]〕，魏主曰：「叔孫建等入青州，民皆藏避，攻城不下。彼素服卿威信〔[illegible]〕，今遣卿助之。」乃以雍為青州刺史，給雍騎，使行募兵以取青州。魏兵濟河向青州者凡六萬騎〔騎，奇寄翻〕。刁雍募兵得五千人，撫慰士民，皆送租供軍。

柔然寇魏邊。二月，戊辰，魏築長城，自赤城西至五原，延袤二千餘里〔袤，音茂〕，備置戍卒，以備柔然。

丁丑，太皇太后蕭氏殂。

河西王蒙遜及吐谷渾王阿柴皆遣使入貢〔使，疏吏翻〕。庚辰，詔以蒙遜為都督涼秦河沙四州諸

…大將軍涼州牧河西王以阿柴為督塞
諸軍事安西將軍沙州刺史澆河公（吐谷渾據塞外河澆之地故云）
（督塞表者督軍事澆堅堯翻）三月壬子葬孝懿皇后于興寧陵（興寧
陵在晉陵丹徒縣東董里雲山）魏奚斤公孫表等共攻虎牢魏主
自鄴遣兵助之毛德祖於城內穴地入七丈分為六
道出魏圍外募敢死之士四百人使參軍范道基等
帥之從穴中出掩襲其後魏軍驚擾斬首數百級焚
其攻具而還（還從宣翻又如字）魏兵雖退散隨復更合（復扶又翻）
（下復毀未復作復同）攻之益急奚斤自虎牢將步騎三千攻
潁川太守李元德於許昌元德等敗走魏以潁川

人庾龍為潁川太守戍許昌毛德祖出兵與公孫表
大戰從朝至晡殺魏兵數百會奚斤自許昌還合擊
德祖大破之亡甲士千餘人復嬰城自守魏主又遣
萬餘人從白沙度河屯濮陽南（濮陽對岸則頓丘之境白沙當在今澶州
之界）朝議以項城去魏不遠（朝直遙翻下同）非輕軍所抗使劉
粹召高道瑾還壽陽若沈叔狸已進亦宜且追粹奏
虜攻虎牢未復南向若遽攝軍捨項城則淮西諸郡
無所憑依沈叔狸已頓肥口（肥口肥水入淮之口）又不宜遽退
時李元德帥散卒二百至項劉粹使助高道瑾戍守
請宥其奔敗之罪朝議並許之乙巳魏主畋於韓

山（魏郡斥丘縣有韓陵山）遂如汲郡至枋頭初毛德祖在北（毛德祖
滎陽人武帝平關洛德祖自北來歸）與公孫表有舊表有權略德祖
患之乃與交通音問密遣人說奚斤云表與之連謀
每答表書多所治定（此曹操間韓遂之智說輸芮翻治直之翻）表以書
示奚斤奚斤疑之以告魏主先是表與太史令王亮少同
營署好輕侮亮亮奏表置軍虎牢東不得便地故令
賊不時滅魏主素好術數以為然積前後忿使人夜
就帳中縊殺之（先悉薦翻少詩照翻好呼到翻）乙卯魏主濟自靈昌
津（靈昌津古延津也石勒襲劉曜濟出於此以河冰為神靈之助改曰靈昌津）遂如東郡
陳留叔孫建將三萬騎逼東陽城城中文武纔一千

五百人竺夔垣苗悉力固守時出奇兵擊魏破之魏
步騎繞城列陳十餘里大治攻具夔作四重塹魏人
填其三重為撞車以攻城（陳讀曰陣重直龍翻治直之翻撞直江翻）
夔遣人從地道中出以大麻絙挽之令折（絙居曾翻）
（也又居鄧翻折而設翻）魏人復作長圍進攻逾急歷時浸久城
轉隤壞（隤讀曰頹下同）戰士多死傷餘眾困乏旦暮且陷
檀道濟至彭城以司青二州並急而所領兵少（少詩沼翻）
不足分赴青州道近竺夔兵弱乃與王仲德兼行先
救之甲子劉粹遣李元德襲許昌斬庾龍元德因留
綏撫并上租糧（上時掌翻）魏主至盟津于栗磾造浮橋於

冶阪津（郭緣生述征記曰踐土今冶阪城是水經註[illegible]）
（[illegible]在洛陽西北[illegible]）乙丑魏主引兵北
濟西如河內娥清周幾閭大肥徇地至湖陸高平民
屯聚而射之（射而亦翻）清等盡攻破高平諸縣滅數千家
虜掠萬餘口兗州刺史鄭順之戍湖陸以兵少不敢
出魏主又遣并州刺史伊樓拔助奚斤攻虎牢（伊婁複姓）
（[illegible]）毛德祖隨方抗拒頗殺魏兵而將士稍零落
夏四月丁卯魏主如成皋絕虎牢汲河之路（[illegible]）
（[illegible]）停三日自督眾攻城竟不
能下遂如洛陽觀石經（石經後漢蔡邕所書者[illegible]五十七卷[illegible]）
遣使祀嵩高（[illegible]）叔孫建攻東陽墮其北城三十
許步（墮讀曰隳）刁雍請速入建不許遂不克及聞檀道濟
等將至雍又謂建曰賊畏官軍突騎以鎖連車為函
陳（函陳方陳也陳讀曰陣）大峴已南處處狹隘車不得方軌雍
請將所募兵五千據險以邀之破之必矣（[illegible]）時天
暑魏軍多疫建曰兵人疫病過半若相持不休兵自
死盡何須復戰今全軍而返計之上也己巳道濟軍
于臨朐（[illegible]是月丁卯朔[illegible]己巳[illegible]）壬申
建等燒營及器械而遁道濟至東陽糧盡不能追竺
夔以東陽城壞不可守移鎮不其城（不其縣前漢屬琅邪郡[illegible]）

東（[illegible]）叔孫建自東
陽趨滑臺（趨七喻翻）道濟分遣王仲德向尹卯（[illegible]）道濟停軍
湖陸仲德未至尹卯聞魏兵已遠還就道濟刁雍遂
留鎮尹卯招集譙梁彭沛民五千餘家置二十七營
以領之 蠻王梅安帥渠帥數十人入貢于魏（[illegible]）
（[illegible]）初諸蠻本居江淮之間其後種落滋蔓（[illegible]）
布於數州東連壽春西通巴蜀北接汝潁往
往有之在魏世不甚為患及晉稍益繁昌漸為寇暴
及劉石亂中原諸蠻無所忌憚漸復北徙伊闕以南
滿於山谷矣（[illegible]）河西世子政德
攻晉昌克之唐契及弟和甥李寶同奔伊吾（[illegible]）
（[illegible]）招集遺民歸附者至二千餘家臣於柔
然柔然以契為伊吾王 秦王熾磐謂其群臣曰今
宋雖奄有江南夏人雄據關中皆不足與也獨魏主
奕世英武賢能為用且讖云恒代之北當有真人吾
將舉國而事之（[illegible]）乃遣尚書郎莫者阿胡等入見
于魏（[illegible]）貢黃金二百斤并陳伐夏方略 閏月丁
未魏主如河內登太行至高都（[illegible]）
（[illegible]）叔孫建自滑臺西就奚斤共攻虎
牢虎牢被圍二百日（[illegible]）無日不戰勁兵戰死殆盡

德祖の
授文且

而魏增兵轉多。魏人毀其外城，毛德祖於其內更築三重城以拒之。魏人又毀其二重，德祖唯保一城，晝夜相拒，將士眼皆生創（目不得眠，則眼生創）。德祖撫之以恩，終無離心。時檀道濟軍湖陸，劉粹軍項城，沈叔狸軍高橋，皆畏魏兵強，不敢進。丁巳，魏人作地道以洩虎牢城中井，井深四十丈（洩，式翻），山勢峻峭，不可得防。城中人馬渴乏，被創者不復出血，重以飢疫（被，皮義翻；重，直用翻）。魏仍急攻之，己未，城陷。將士欲扶德祖出走，德祖曰：我誓與此城俱斃，義不使城亡而身存也。魏主命將士：得德祖者，必生致之。將軍代人豆代田執德祖以獻（豆代，複姓也）。將佐在城中者，皆為魏所虜，唯參軍范道基將二百人突圍南還（將，即亮翻）。魏士卒疫死者亦什二三。奚斤等悉定司、兗、豫諸郡縣，置守宰以撫之（是時司州之地盡入於魏，兗州之地自湖陸以南皆為宋；豫州之地自項城以南為宋得，魏未能悉定諸郡縣也）。魏主命周幾鎮河南，河南人安之。徐羨之、傅亮、謝晦以亡失境土，上表自劾（劾，戶槩翻，又戶得翻）。詔勿問。徐羨之兄子吳郡太守珮之，頗豫政事，與侍中王韶之、程道惠、中書舍人邢安泰、潘盛結為黨友。時謝晦久病，不堪見客，珮之等疑其詐疾有異圖，乃稱羨之之意以告傅亮，欲令亮作詔誅

之（亮時為中書監，中書掌詔命）。亮曰：我等三人同受顧命，豈可自相誅戮！諸君果行此事，亮當角巾步出掖門耳（宮南門曰端門，端門左右二門謂之左右掖門）。珮之等乃止。五月，魏主還平城（庚寅，考異曰：後魏紀五月，英還平城……今從後魏紀）。六月，己亥，魏宜都文成王穆觀卒。丙辰，魏主北巡至參合陂。秋，七月，尊帝母張夫人為皇太后。魏主如三會屋侯泉（魏收地形志：參合郡……真君七年併三會城屬焉）。辛丑，如馬邑，觀灅源（灅，力軌翻）。八月，秦……柔然寇河西，河西王蒙遜命世子政德擊之。政德輕騎進戰（騎，奇寄翻），為柔然所殺。蒙遜立次子興國為世子。九月，乙亥，魏主還宮。奚斤還平城，留兵守虎牢，使娥清、周幾鎮枋頭。以司馬楚之所將戶口置汝南、南陽、南頓、新蔡四郡（晉惠帝分汝陰立新蔡郡，分汝南立南頓郡；魏未能有四郡之地，僑置之耳），以益豫州。冬，十一月，癸卯，魏人廣西宮外垣，周二十里（西宮，城西宮也，魏主珪天賜元年所築）。禿髮傉檀之死也（事見一百十六卷晉安帝義熙十年。傉，奴沃翻），河西王蒙遜遣人誘其故太子虎臺，許以番禾、西安二郡處之（誘，音酉；番，音盤；處，昌呂翻），且借之兵，使伐秦，報其父讎，復取故地。虎臺陰許之，事泄而止。秦王熾磐之后，虎臺之妹也，熾磐待之如初。后密與虎臺謀曰：秦本我之仇讎，雖以婚姻待之，蓋時宜耳。先王之薨，又非天命，遺

令不治者，欲全濟子孫故也。（治，直之翻。不治，謂被……）為人子者，豈可臣妾於仇讎而不思報復乎！乃與武衛將軍越騎校尉……謀弒熾磐。后妹為熾磐左夫人，知其謀而告之，熾磐殺后及虎臺等十餘人。

十一月，魏周幾……許昌，遣潁川太守李元德奔項。戊辰，魏人圍汝陽，汝陽太守王公度亦奔項。（……）劉粹遣其將姚聳夫等將兵助守項城。魏人夷許昌城，毀鍾離城，以立封疆而還。（……）

己巳，魏太宗殂。（年三十二。）壬申，世祖即位，大赦。十二月庚子，魏葬明元帝于金陵，（……）廟號太宗。魏主追尊其母杜貴嬪為密皇后。（……）自司徒長孫嵩以下普增爵位。以襄城公盧魯元為中書監，會稽公劉絜為尚書令，（……）外都大官……司衛監尉眷、散騎侍郎劉庫仁等八人分典四部。（……）眷，古真之弟子也。（……）以河內鎮將代人羅結為侍中、外都大官，總三十六曹事。結時年一百七，精爽不衰。（……）魏主以其忠慤，親任之，使兼長秋卿，監典後宮，出入臥內。（……）年一百一十，乃聽歸老，朝廷每有大事，遣騎訪焉。（……）又十年乃卒。

左光祿大夫崔浩研精經術，練習制度，（……）凡朝廷禮儀、軍國書詔，無不關掌。浩不好老、莊之書，曰：「此矯誣之說，不近人情。（……）老聃習禮，仲尼所師，（……）豈肯為敗法之書，以亂先王之治乎！」（……）尤不信佛法，曰：「何為事此胡神！」及世祖即位，左右多毀之，帝不得已，命浩以公歸第。然素知其賢，每有疑議，輒召問之。浩纖妍潔白，如美婦人。（……）常自謂才比張良，而稽古過之。既歸第，因脩服食養性之術。

初，嵩山道士寇謙之脩張道陵之術，自言嘗遇老子降，命謙之繼道陵為天師，（……）授以辟穀輕身之術及科戒二十卷，（……）使之清整道教。又遇神人李譜文，（……）云老子之玄孫也，授以圖籙真經六十餘卷，使之輔佐北方太平真君，出天宮靜輪之法。其中數篇，李君之手筆也。謙之奉其書獻於魏主，朝野多未之信。（……）崔浩獨師事之，從受其術，且上書贊

明其事曰臣聞聖王受命必有天應河圖洛書皆寄言於蟲獸之文河出圖伏羲象以畫八卦洛出書禹得之以叙九疇又曰龍圖而授羲龜書昇妙又尚書中候曰堯沈璧於洛玄龜負書出於壇畔舜禮壇于河畔黃龍負卷舒圖出赤文朱字止於壇下水未若今日人神接對手筆粲然辭旨深妙自古無比豈可以世俗常慮而忽上靈之命臣竊懼之帝欣然使謁者奉玉帛牲牢祭嵩嶽迎致謙之弟子在山中者以崇奉天師顯揚新法宣布天下起天師道場於平城之東南重壇五層水經註㶟水南逕平城之東水左有大道壇廟寇謙之所建也㶟水即漯水給道士百二十人衣食每月設廚會數千人

臣光曰老莊之書大指欲同死生輕去就而爲神仙者服餌修鍊以求輕舉鍊草石爲金銀谷永說漢成帝曰諸言世有仙人服食不終之藥遙興輕舉登遐倒景覽觀縣圃浮游蓬萊黃冶變化皆姦人惑衆挾左道懷詐偽以欺罔世主服餌修鍊以求輕舉即谷永所謂服食不終之藥遙興輕舉也鍊草石以爲金銀即谷永所謂黃冶變化者也其爲術正相戾矣是以劉歆七略敘道家爲諸子神仙爲方技七略以其相戾故不得合爲一其後復有符水禁呪之術符水禁呪即張道陵之術至謙之遂合而爲一至今循之其訛甚矣崔浩不喜佛老之書而信謙之之言其故何哉喜許記翻昔臧文仲祀爰居孔子以爲不智海鳥曰爰居止於魯東門之外臧文仲使國人祀之孔子以爲臧文仲不智者三祀爰居其一也如謙之者其爲爰居亦大矣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君子之於擇術可不慎哉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一十九

○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二十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充集賢殿修撰判西京留司御史臺提舉嵩山崇福宮上柱國河内郡開國侯食邑一千八百戶食實封貳佰戶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

勅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宋紀二

起閼逢困敦，盡彊圉單閼，凡四年。

太祖文皇帝上之上

諱義隆，小字車兒，武帝第三子也。

元嘉元年（是年八月始改元）春，正月，（○考異曰：宋本紀正月癸巳朔日有食之，宋略二月己巳，宋略二月癸巳，李延壽南史二月己卯，皆誤也。按長曆是年正月丁巳，二月丁亥朔，後魏書紀志是年無日食，今從之。）魏改元始光。丙寅，魏安定殤王彌卒。

營陽王居喪無禮，好與左右狎暱，（好，呼到翻；下情好同。）遊戲無度。特進致仕范泰上封事曰：「伏聞陛下時在後園，頗習武備，鼓鞞在宮，聲聞于外，（鞞與鼙同，音鼙；聞，音問。）黷武掖庭之内，諠譁省闥之間，非徒不足以威四夷，秖生遠近之怪。陛下踐阼，委政宰臣，實用高宗諒闇之美，（闇讀如陰。）而更親狎小人，懼非社稷至計，經世之道也。」不聽。泰，甯之子也。（范甯，汪之子，以儒學為孝武帝所親。）

南豫州刺史廬陵王義真，警悟愛文義，而性輕易，（易，以豉翻。）與太子左衛率謝靈運、員外常侍顏延之、慧琳道人情好款密，（曹魏之末置員外散騎常侍。率，所律翻。）嘗云得志之日，以靈運、延之為宰相，慧琳為西豫州都督。（西豫州即豫州也。宋南豫州治歷陽，豫州治壽陽，壽陽在歷陽西，故亦謂豫州為西豫州。）靈運，玄之孫也，（靈運，玄子瑍之子也。）性褊傲，不遵法度，（褊，補典翻。）朝廷但以文義處之，（處，昌呂翻。）不以為有實用。靈運自謂才能宜參權要，常懷憤邑。延之，含之曾孫也。（顏含見九十六卷成帝咸康四年。）嗜酒放縱。徐羨之等疑義真與靈運、延之等遊，義真故吏范晏從容戒之，義真曰：「靈運空疏，延之隘薄，魏文帝所謂古今文人類不護細行者也。（疏，所去翻。從，千容翻。行，下孟翻。）但性情所得，未能忘言於悟賞耳。」（悟賞，謂悟其意而賞之也。）於是羨之等以為靈運、延之構扇異同，非毀執政，出靈運為永嘉太守，延之為始安太守。（守，式又翻。）

義真至歷陽，多所求索，（索，山客翻。）執政每裁量不盡與，（量，音良。）義真深怨之，數有不平之言，（數，所角翻。）又表求還都。諮議參軍廬江何尚之屢諫，不聽。時羨之等已密謀廢帝，而次立者應在義真，乃因義真與帝有隙，先奏列其罪惡，廢為庶人，徙新安郡。前吉陽令堂邑張約之上疏曰：（吉陽縣屬廬陵郡。今吉州有吉水縣，蓋吳立縣於吉水之陽，因以為名也。）「廬陵王少蒙先皇優慈之遇，長受陛下睦愛之恩，故在心必言，所懷必亮，（亮，信也，明也。事有所懷，自信以為是，必言之。蓋言義真見羨之等之無所回避也。少，詩照翻。長，知兩翻。）容犯臣子之道，致招驕恣之愆。（言容有犯臣子之事，以致招驕恣之咎。）至於天姿夙成，實有卓然之美，

宜在容養，錄善掩瑕，訓盡義方，進退以漸。今猥加剝辱，幽徙遠郡，（剝辱，謂廢為庶人。）上傷陛下常棣之篤，下令遠近恇然失圖。（恇，去王翻。）臣伏思大宋開基造次，（造，七到翻。）根條未繁，宜廣樹藩戚，敦睦以道。人誰無過，貴能自新。以武皇之愛子，陛下之懿弟，豈可以其一眚，長致淪棄哉！書奏，以約之為梁州府參軍，尋殺之。

夏，四月，甲辰，魏主東巡大寧。

秦王熾磐遣鎮南將軍吉毗等帥步騎一萬南伐白苟、車孚、崔提、旁為四國，皆降之。（白苟國至唐猶存，蓋生羌也。其地實東會州捷車孚崔提旁為與旁狩帥讀曰率騎奇寄翻[illegible]）

徐羨之等以南兗州刺史檀道濟（[illegible]）先朝舊將，威服殿省，且有兵眾，乃召道濟及江州刺史王弘入朝；（朝，直遙翻。）五月，皆至建康，以廢立之謀告之。甲申，謝晦以領軍府屋敗，悉令家人出外，聚將士於府內；又使中書舍人邢安泰、潘盛為內應。夜，邀檀道濟同宿，晦悚動不得眠，道濟就寢便熟，晦以此服之。（服其臨大事而不變其常度也。）

時帝於華林園為列肆，親自沽賣；又與左右引船為樂。夕，遊天淵池，即龍舟而寢。（天淵池，魏氏作於洛中，晉氏南渡，其制作之名，建康華林園在宮城北隅。）乙酉詰旦，（詰，去吉翻。）道濟引兵居前，羨之等繼其後，入自雲龍門；安泰等先誡宿衛，莫有禦者。帝未興，軍士進殺二侍者，傷帝指，扶出東閤，收璽綬，（璽，斯氏翻。綬，音受。）群臣拜辭，衛送故太子宮。侍中程道惠勸羨之等立皇弟南豫州刺史義恭。羨之等以宜都王義隆素有令望，又多符瑞，（[illegible]）乃稱皇太后令，數帝過惡，（數，所具翻。）廢為營陽王，以宜都王纂承大統，赦死罪以下；又稱皇太后令，奉還璽綬；（綬，音受。）并廢皇后為營陽王妃。遷營陽王於吳，使檀道濟入守朝堂。王至吳，止金昌亭；六月，癸丑，羨之等使邢安泰就殺之。王多力，突走出昌門，（金昌亭在吳閶門內。[illegible]）追者以門關踣而弒之。（踣，蒲北翻。）

裴子野論曰：古者人君養子，能言而師授之辭，能行而傅相之禮。（相，息亮翻。）宋之教誨，雅異於斯，居中則任僕妾，處外則近趨走。（[illegible]）太子、皇子有帥，有侍，是二職者，皆臺皂也。（[illegible]）制其行止，授其法則，導達臧否，（否，音鄙。）罔弗由之；言不及於禮義，識不達於今古，謹敕者能勸之以吝嗇，狂愚者或誘之以凶慝。（慝，吐得翻。）雖有師傅，多以耆艾大夫為之；雖有友及文學，多以膏粱年

史言很
弒主以弄
亢語別

少爲之具位而已亦弗與遊（晉主要也）文學師友各一人（曲禮五十曰艾服官政六十曰耆指使孔穎達曰艾□已衰髮蒼白如艾也賀瑒曰耆至也至老之境也者年至五十氣力少）幼王臨州長史行事（行州事行府事也）宣傳教命又有典籤往往專恣竊弄威權（南史曰故事府州部內論事皆籤前直敘所論之事置典籤以主之本五品吏宋末多以幼少皇子爲方鎮時主以左右親信爲典籤其權任遂重）是以本根雖茂而端良甚寡嗣君沖幼世繼衰陵雖惡物醜類天然自出然習則生常其流遠矣降及太宗舉天下而棄之亦昵比之爲也（昵比至於此也此欲國之根本榮茂於其初也）嗚呼有國有家其鑒之矣（裴子野宋略之言）

傅亮帥行臺百官奉法駕迎宜都王于江陵祠部尚書蔡廓（尚書常與右僕射通職不置則以左僕射掌之若右僕射闕則祠部尚書兼右僕射）至尋陽遇疾不堪前亮與之別廓曰營陽在吳宜厚加供奉一旦不幸卿諸人有弒主之名欲立於世將可得邪時亮已與羨之議害營陽王乃馳信止之不及羨之大怒曰與人共計議如何旋背即賣惡於人邪（旋背轉背也賣惡猶今人言）羨之等又遣使者殺前廬陵王義真於新安（考異曰宋南史本紀二月廢義真于新安六月癸未廢帝弑于吳宋書義真傳亦云景平二年殺義真於徙所按廢帝以五月廢六月癸丑弒則殺義真亦當在六月）羨之以荊州地重恐宜都王至或別用人乃

亟以錄命除領軍將軍謝晦行都督荊湘等七州諸軍事荊州刺史（錄命錄尚書之命也）欲令居外爲援精兵舊將悉以配之（羨之等所以爲此謀者如此而卒無救於廢弒之誅蓋不知伊尹霍光之所以爲伊霍而欲爲人臣之所難爲也）秋七月行臺至江陵立行門於城南題曰大司馬門傅亮帥百僚詣門上表進璽紱儀物甚盛宜都王時年十八下教曰猥以不德謬降大命顧已兢悸何以克堪當暫歸朝廷展哀陵寢并與賢彥申寫所懷望體其心勿爲辭費府州佐史並稱臣請題榜諸門一依宮省王皆不許教州府國綱紀宥所統內見刑原逋責（州謂荊州府都督府國宜都國綱紀謂綱紀之官主簿之屬也）諸將佐聞營陽廬陵王死皆以爲疑勸王不可東下司馬王華曰先帝有大功於天下四海所服雖嗣主不綱人望未改徐羨之中才寒士傅亮布衣諸生非有晉宣帝王大將軍之心明矣（王大將軍王敦也）受寄崇重未容遽敢背德畏廬陵嚴斷將來必不自容以殿下寬叡慈仁遠近所知且越次奉迎冀以見德（冀以見德爲德也）悠悠之論殆必不然又羨之等五人同功並位孰肯相讓就

懷不軌勢必不行廢主若存慮其將來受禍致此殺害蓋由貪生過深寧敢一朝頓懷逆志不過欲握權自固以少主仰待耳殿下但當長驅六轡以副天人之心王曰卿復欲爲宋昌邪少詩照翻復扶又翻宋昌事見十三卷漢高后八年長史王曇首南蠻校尉到彥之皆勸王行[illegible]曇首仍陳天人符應王乃曰諸公受遺不容背義背蒲妹翻且勞臣舊將內外充滿今兵力又足以制物夫何所疑乃命王華總後任留鎮荊州王欲使到彥之將兵前驅彥之曰了彼不反將即亮翻了決也便應朝服順流朝直遙翻若使有虞此師既不足恃更開嫌隙之端非所以副遠邇之望也[illegible]

[illegible]會雍州刺史褚叔度卒[illegible]乃遣彥之權鎮襄陽甲戌王發江陵引見傅亮號泣哀動左右號戶高翻見賢遍翻既而問義真及少帝薨廢本末少詩照翻悲哭嗚咽侍側者莫能仰視亮流汗沾背不能對乃布腹心於到彥之王華等深自結納王以府州文武嚴兵自衛臺所遣百官衆力不得近部伍近其靳翻中兵參軍朱容子抱刀處王所乘舟戶外不解帶者累旬防非常也處昌呂翻　魏主還宮　秦王熾磐遣太子暮末帥征北將軍木弈干等步騎三萬出貂渠谷攻河

西白草嶺臨松郡皆破之水經註西平對谷塞東南有白草帥讀曰率騎奇寄翻徙民二萬餘口而還還從宣翻　八月丙申宜都王至建康羣臣迎拜於新亭徐羨之問傅亮曰王可方誰亮曰晉文景以上人羨之曰必能明我赤心亮曰不然亮固知其不然而不得免矣丁酉王謁初寧陵還止中堂晉孝武以太學在秦淮南去臺城懸遠權以中堂爲太學親釋奠於先聖則中堂亦在秦淮北但在臺城之外耳百官奉璽綬綬音受王辭讓數四乃受之即皇帝位于中堂備法駕入宮御太極前殿大赦改元文武賜位二等戊戌謁太廟詔復廬陵王先封迎其柩及孫脩華謝妃還建康孫脩華義真之母謝妃義真之妃也南史云晉武帝采漢魏之制以

容脩儀婕妤容華充華是爲九嬪位視九卿李延壽司貴嬪淑文帝所制夫人親武初建□國所貴人漢光武所制晉爲三夫人位視三公親叔制叔綏觀文帝所制淑儀備華晉武帝所制明帝文帝所斷儀親明帝所制婕妤容華前漢脩容晉號二華晉武帝所肅表人漢光武所制帝庚子以行荊州刺史謝晦爲眞晦將行與蔡廓別屏人問曰屏必郢翻吾其免乎廓曰卿受先帝顧命任以社稷廢昏立明義無不可但殺人二兄而以之北面挾震主之威據上流之重以古推今自免爲難蔡廓父子以亮直名於宋朝其抗言無所避就若不足以保身而卒能以身名終也蓋其奔行已守乎人而言事無所依違又所以遂其直彼其問者方休於利害就以求所免夫則賊之也固合於心而焉敢以爲諱乎晦始懼不得去既發顧望石頭城喜曰今得脫矣癸卯徐羨之

進位司徒王弘進位司空傅亮加開府儀同三司謝晦進號衛將軍檀道濟進號征北將軍。有司奏車駕依故事臨華林園聽訟，詔曰：政刑多所未悉，可如先者二公推訊。以王曇首、王華為侍中，曇首領右衛將軍，華領驍騎將軍，朱容子為右軍將軍。甲辰，追尊帝母胡婕妤曰章皇后。封皇弟義恭為江夏王，義宣為竟陵王，義季為衡陽王，仍以義宣為左將軍，鎮石頭。徐羨之等欲即以到彥之為雍州，帝不許，徵彥之為中領軍，委以戎政。彥之自襄陽南下，謝晦已至鎮，慮彥之不過己。彥之至楊口，步往江陵，深布誠款，晦亦厚自結納。彥之留馬及利劍名刀以與晦，晦由此大安。柔然紇升蓋可汗聞魏太宗殂，將六萬騎入雲中，殺掠吏民，攻拔盛樂宮。魏世祖自將輕騎討之，三日二夜至雲中。紇升蓋引騎圍魏主五十餘重，騎逼馬首，相次如堵，將士大懼，魏主顏色自若，衆情乃安。紇升蓋以弟子於陟斤為大將，魏

人射殺之，紇升蓋懼，遁去。尚書令劉絜言於魏主曰：大檀自恃其衆，必將復來，請俟收田畢，大發兵為二道，東西並進以討之。魏主然之。九月丙子，立妃袁氏為皇后，耽之曾孫也。冬十月，吐谷渾威王阿柴卒。阿柴有子二十人，疾病，召諸子弟謂之曰：先公車騎以大業之故，捨其子拾虔而授孤，孤敢私於緯代而忘先君之志乎！我死，汝曹當奉慕璝為主。緯代者，阿柴之長子；慕璝者，阿柴之母弟、叔父烏紇提之子也。阿柴又命諸子各獻一箭，取一箭授其弟慕利延，使折之，慕利延折之；又取十九箭使折之，慕利延不能折。阿柴乃諭之曰：汝曹知之乎？孤則易折，衆則難摧。汝曹當勠力一心，然後可以保國寧家。言終而卒。慕璝亦有才略，撫秦、涼失業之民及氐、羌雜種至五六百落，部衆轉盛。十二月，魏主命安集將軍長孫翰、安北將軍尉眷北擊柔然，魏主自將屯祚山。柔然北遁，諸軍追之，大獲而還。翰，肥

之子也（長孫肥事魏主珪數有功）詔拜營陽王母張氏為營陽太妃　林邑王范陽邁寇日南、九德諸郡（沈約曰九德郡[illegible]）　宕昌王梁彌忽遣子彌黃入見于魏（宕徒浪翻[illegible]）宕昌，羌之別種也。羌地東接中國，西通西域，長數千里（長直亮翻），各有酋帥，部落分地，不相統攝；而宕昌最強，有民二萬餘落，諸種畏之（北史：宕昌蓋三苗之胤[illegible]）　夏主將廢太子璝而立少子酒泉公倫；璝聞之，將兵七萬北伐倫（[illegible]）倫將騎三萬拒之，戰于高平，倫敗死。倫兄太原公昌將騎一萬襲璝，殺之，并其眾八萬五千，歸于統萬。夏主大悅，立昌為太子。夏主好自矜大（好呼到翻），名其四門：東曰招魏，南曰朝宋，西曰服涼，北曰平朔（朝直遙翻）。

二年春正月，徐羨之、傅亮上表歸政，表三上（上時掌翻），帝乃許之。丙寅，始親萬機。羨之仍遜位還第，徐珮之、程道惠及吳興太守王韶之等並謂非宜（守式又翻），敦勸甚苦，乃復奉詔視事（復扶又翻[illegible]）　辛未，帝祀南郊，大赦。　己卯，魏主還平城。　二月，燕有女子化為男；燕主以問群臣，尚書左丞傅權對曰：西漢之末，雌雞化為雄，猶有王莽之禍（漢書五行志：宣帝黃龍元年，未央殿輅軨中雌雞化為雄[illegible]）；況今女化為男，臣將為君之兆也。

三月丙寅，魏主尊保母竇氏為保太后。密后之殂也（密后，杜貴嬪[illegible]），世祖尚幼，太宗以竇氏慈良有操行（行下孟翻），使保養之。竇氏撫視有恩，訓導有禮；世祖德之，故加以尊號，奉養不異所生（養羊亮翻）。　丁巳，魏以長孫嵩為太尉，長孫翰為司徒，奚斤為司空。　夏四月，秦王熾磐遣平遠將軍叱盧犍等襲河西鎮南將軍沮渠白蹄於臨松，擒之，徙其民五千餘戶于枹罕（[illegible]）　魏主遣龍驤將軍步堆等來聘，始復通好（[illegible]）　六月，武都惠文王楊盛卒。初，盛聞晉亡，不改義熙年號，謂世子玄曰：吾老矣，當終為晉臣；汝善事宋帝。及盛卒，玄自稱都督隴右諸軍事、征西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秦州刺史、武都王；遣使來告喪，始用元嘉年號。　秋七月，秦王熾磐遣鎮南將軍吉毗等南擊黑水羌酋丘擔，大破之（[illegible]）　八月，夏武烈帝殂，葬嘉平陵，廟號世祖；太子昌即皇帝位，大赦，改元承光。　王弘自以始不預定策，不

司空表讓彌年乃許之（弘以此濟免以謙讓之譽）乙酉以弘為車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騎奇寄翻）冬十月吐谷渾握以其衆降秦（降戶江翻）秦以握為歸善將軍拜折衝將軍乞伏信帝為平羌校尉以鎮之 癸卯魏主大伐柔然五道並進長孫翰等從東道出黑漠（考異曰魏傳云令與娥清出長川間是）[illegible]廷尉卿長孫道生等出白黑二漠之間（大漠之北稍枝分其地名曰長有白里二漠里在東西在西乃）魏主從中道東平公娥清出栗園（栗園在中道之西西首之東清傳大坂長條檢出長川今[illegible]考異曰娥清傳曰）奚斤等從西道出爾寒山諸軍至漠南舍輜重（舍讀曰捨）輕騎齎十五日糧度漠擊之（騎奇寄翻）柔然部落大驚絕迹北走 十一月以武都世子玄為北秦州刺史武都王（南秦州治漢中故以武都為北秦州 考異曰宋本紀癸丙南史庚午按十一月壬午朔無癸丙及庚午今不書日）初會稽孔甯子為帝鎮西諮議參軍（會工外翻）及即位以甯子為步兵校尉與侍中王華並有富貴之願疾徐羨之傅亮專權日夜構之於帝（史言徐傅[illegible]上因富貴而王華等之構間亦少仲）會謝晦二女當適彭城王義康新野侯義賓遣其妻曹氏及長子世休送女至建康帝欲誅羨之亮并發兵討晦聲言當伐魏又言拜京陵（京陵興寧陵也）治行裝艦（艦戶黯翻[illegible]）亮與晦書曰薄伐河朔事猶未已朝野之慮憂懼者多又言朝士多諫北征（[illegible]）上當遣外監萬幼宗往相諮訪（外監內監[illegible]使為之）時朝廷處分異常其謀頗泄（處昌呂翻分扶問翻）

三年春正月謝晦弟黃門侍郎嚼馳使告晦（嚼子[illegible]翻）晦猶謂不然以傅亮書示諮議參軍何承天曰計幼宗一二日必至傅公慮我好事故先遣此書承天曰外間所聞咸謂西討已定幼宗豈有上理（好事謂生事好言[illegible]）晦尚謂虛妄使承天豫立答詔啓草言伐虜宜須明年江夏內史程道惠得尋陽人書言朝廷將有大處分其事已審使其輔國府中兵參軍樂冏封以示晦（[illegible]）晦問承天曰若果爾卿令我云何對曰蒙將軍殊顧常思報德事變至矣何敢隱情然明日戒嚴動用軍法區區所懷懼不得盡晦懼曰卿豈欲我自裁邪承天曰尚未至此以王者之重舉天下以攻一州大小既殊逆順又異境外求全上計也其次以腹心將兵屯義陽將軍自帥大衆戰於夏口若敗即趨義陽以出北境其次也（承天二策皆勸晦奔魏以求全[illegible]）晦良久曰荊州用武之地兵糧易給聊且決戰走復何晚（[illegible]）乃使承天造立表檄又與衛軍諮議參軍琅邪顏邵謀

召伏法而死晦立幡戒嚴謂司馬庾登之曰今當自下欲屈卿以三千人守城備禦劉粹登之曰下官親老在都又素無部曲情計二三不敢受此旨晦仍問諸將戰士三千足守城否南蠻司馬周超對曰非徒守城而已若有外寇可以立功（超蓋為南[illegible]）登之因曰超必能辦下官請解司馬南郡以授之（[illegible]）晦即於坐命超為司馬領南義陽太守（[illegible]）轉登之為長史南郡如故登之蘊之孫也（[illegible]）

帝以王弘道濟不預廢弒之謀弘弟曇首又為帝所親委事將發密使報弘且召道濟欲使討晦王華等皆以為不可帝曰道濟止於脅從本非創謀殺害之事又所不關吾撫而使之必將無慮乙丑道濟至建康丙寅下詔暴羨之亮晦殺營陽廬陵王之罪命有司誅之且曰晦據有上流或不即罪（[illegible]）朕當親帥六師為其過防（[illegible]）可遣中領軍到彥之即日電發征北將軍檀道濟駱驛繼路符衛軍府州以時收翦（[illegible]）已命雍州刺史劉粹等（[illegible]）斷其走伏（[illegible]）罪止元凶餘無所問是日詔召羨之亮羨之行至西明門外（[illegible]）

（[illegible]）謝皭正直（[illegible]）報亮云殿內有異處分亮辭以嫂病暫還遣使報羨之羨之還西州（[illegible]）乘內人問訊車出郭步走至新林（[illegible]）入陶竈中自經死亮乘車出郭門乘馬奔兄迪墓屯騎校尉郭泓收之（[illegible]）至廣莫門（[illegible]）上遣中書舍人以詔書示亮并謂曰以公江陵之誠（[illegible]）當使諸子無恙亮讀詔書訖曰亮受先帝布衣之眷遂蒙顧託黜昏立明社稷之計也欲加之罪其無辭乎（晉大夫里克之言）於是誅亮而徙其妻子於建安誅羨之二子而宥其兄子珮之又言晦子世休收繫[illegible]（[illegible]）討謝晦問策於檀道濟對曰臣昔與晦同從北征（[illegible]）入關十策晦有其九才略明練殆為少敵（[illegible]）然未嘗孤軍決勝戎事恐非其長（[illegible]）臣悉晦智晦悉臣勇今奉王命以討之可未陳而擒（[illegible]）丁卯徵王弘為侍中司徒錄尚書事揚州刺史以彭城王義康為都督荊湘等八州諸軍事荊州刺史上遣使告謝晦以徐傅及皭等已誅（[illegible]）晦先舉羨之亮哀次發子弟凶問既而自出射堂勒兵晦從高祖征討指麾處分莫不曲盡其宜數日間四遠投

倏得精兵三萬人乃奉表稱羨之亮等忠貞橫被冤酷（酷苦沃翻）且言臣等若志欲執權不專為國（為于偽翻）初廢營陽陛下在遠武皇之子尚有童幼擁以號令誰敢非之豈得泝流三千里（自建康至江陵泝流而上凡三千里）虛館七旬仰望鸞旗者哉（景平二年五月乙酉廢少帝八月丙申帝至建康凡七旬）故廬陵王於營陽之世積怨犯上自貽非命不有所廢將何以興耿弇不以賊遺君父臣亦何負於宋室邪此皆王弘王曇首王華險躁猜忌讒構成禍今當舉兵以除君側之惡　秦王熾磐遣使如魏請用師于夏（秦入貢于魏以請伐夏事始上卷營陽王景平元年使疏吏翻）初袁皇后生皇子劭后自詳視使馳白帝曰此兒形貌異常必破國亡家不可舉即欲殺之帝狼狽至后殿戶外手撥幔禁之乃止以尚在諒闇故祕之閏月丙戌始言劭生帝下詔戒嚴大赦諸軍相次進路以討謝晦晦以弟遯為竟陵內史將萬人總留任帥衆二萬發江陵列舟艦自江津至于破冢旌旗蔽日歎曰恨不得以此為勤王之師晦欲遣兵襲湘州刺史張邵何承天以邵兄益州刺史茂度與晦善曰邵意趣未可知不宜遽擊之晦以書招邵邵不從　二月戊午以金紫光祿大夫王敬弘為尚書左僕射（射寅謝翻左右僕射並同金紫光祿大夫金章紫綬）建安太守鄭鮮之為右僕射敬弘廙之曾孫也（王廙見八十九卷晉愍帝建興三年廙羊至翻又逸職翻）庚申上發建康命王弘與彭城王義康居守入居中書下省（中書有上省下省守手又翻）侍中殷景仁參掌留任帝姊會稽長公主留止臺內總攝六宮謝晦自江陵東下何承天留府不從晦至江口（江口西江口也）到彥之已至彭城洲庾登之據巴陵畏懦不敢進會霖雨連日參軍劉和之曰彼此共有雨耳檀征北尋至東軍方彊唯宜速戰登之恇怯使小將陳祐作大囊貯茅懸於帆檣云可以焚艦（恇去王翻貯丁呂翻艦戶黯翻檣慈良翻）用火宜須晴以緩戰期晦然之停軍十五日乃使中兵參軍孔延秀攻將軍蕭欣於彭城洲破之（水經注江水過長沙下雋縣又東逕彭城口）又攻洲口柵陷之（柵測革翻）諸將咸欲退還夏口到彥之不可乃保隱圻（水經注江水又東逕彭城磯北對隱磯）晦又上表自訟且自矜其捷曰陛下若梟四凶於廟庭懸三監於絳闕臣便勒衆旋旗還保所任初晦與徐羨之傅亮為自全之計以為晦據上流而檀道濟鎮廣陵各有彊兵足以

朝廷羨之既居中秉權，可得持久。及聞道濟帥衆來上，惶懼無計。道濟既至，與到彥之軍合，牽艦緣岸。晦始見艦數不多，輕之，不即出戰。至晚，因風帆上，前後連咽，（咽，一結翻。連咽，不斷也。[illegible]）西人離沮，無復鬥心。戊辰，臺軍至忌置洲尾，（[illegible]）列艦過江，晦軍一時皆潰。晦夜出，投巴陵，得小船還江陵。

先是，帝遣雍州刺史劉粹自陸道帥步騎襲江陵，至沙橋，（[illegible]）周超帥萬餘人逆戰，大破之，士卒傷死者過半。俄而晦敗問至。初，晦與粹善，以粹子曠之為參軍；帝疑之，王弘曰：「粹無私，必無憂也。」及受命南討，一無所顧，帝以此嘉之。晦亦不殺曠之，遣還粹所。丙子，帝自蕪湖東還。晦至江陵，無他處分，唯愧謝周超而已。其夜，超捨軍單舸詣到彥之降。（[illegible]）晦衆散略盡，乃攜其弟遯等七騎北走。遯肥壯，不能乘馬，晦每待之，行不得速。己卯，至安陸延頭，（水經注：[illegible]武口水上通安陸之延頭[illegible]）為戍主光順之所執，（[illegible]）檻送建康。到彥之至馬頭，何承天自歸。彥之因監荊州府事，（監，工銜翻。）以周超為參軍；劉粹

以沙橋之敗告，乃執之。於是誅晦、嚼、遯及其兄弟之子，并同黨孔延秀、周超等。晦女彭城王妃被髮徒跣，與晦訣曰：「大丈夫當橫尸戰場，奈何狼藉都市！」（被，皮義翻。）庾登之以無任，免官禁錮。何承天及南蠻行參軍新興王玄謨等皆見原。（據南史，王玄謨，太原祁人。[illegible]）晦之走也，左右皆棄之，唯延陵蓋追隨不捨；帝以蓋為鎮軍功曹督護。（[illegible]）晦之起兵，引魏南蠻校尉王慧龍為援；（[illegible]）慧龍帥衆一萬拔思陵戍，（思陵戍在陳郡西北。）進圍項城；聞晦敗，乃退。益州刺史張茂度受詔襲江陵；晦敗，茂度軍始至白帝。議者疑茂度有貳心，帝以茂度弟邵有誠節，赦不問，代還。三月辛巳，帝還建康，徵謝靈運為祕書監，顏延之為中書侍郎，賞遇甚厚。帝以慧琳道人善談論，因與議朝廷大事，遂參權要，賓客輻湊，門車常有數十兩，（兩，音亮。[illegible]）四方贈賂相係，方筵七八座上恆滿。琳著高屐，（屐，奇逆翻。）披貂裘，置通呈書佐。（[illegible]書佐，掌書翰。）會稽孔覬嘗詣之，遇賓客填咽，暄涼而已。（言但叙寒溫，不及餘語。會，工外翻。覬，音冀。）覬慨然曰：「遂有黑衣宰相

可謂冤獲其所矣。[illegible]夏五月乙未，以檀道濟為征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江州刺史，到彥之為南豫州刺史。遣散騎常侍袁渝等十六人分行諸州郡縣，觀察吏政，訪求民隱；[illegible]又使郡縣各言損益。丙午，上臨延賢堂聽訟，[illegible]自是每歲三訊。[illegible]左僕射王敬弘，性恬淡，有重名；關署文案，初不省讀。[illegible]嘗預聽訟，上問以疑獄，敬弘不對。上變色，問左右：「何故不以訊牒副僕射？」[illegible]敬弘曰：「臣乃得訊牒讀之，正自不解。」解，戶買翻。上甚不悅，雖加禮敬，不復以時務及之。[illegible]六月，以右衛將軍王華為中護軍，侍中如故。華以王弘輔政，王曇首為上所親任，與己相埒，埒，龍輟翻。自謂力用不盡，每歎息曰：「宰相頓有數人，天下何由得治！」治，直吏翻。是時宰相無常官，唯人主所與議論政事、委以機密者，皆宰相也，故華有是言。亦有任侍中而不為宰相者；然尚書令、僕，中書監、令，侍中、侍郎、給事中，皆當時要官也。華與劉湛、王曇首、殷景仁俱為侍中，風力局幹，冠冕一時。上嘗與四人於合殿宴飲，甚悅。[illegible]

既罷出，上目送良久，歎曰：「此四賢，一時之秀，同管喉脣，恐後世難繼也。」[illegible]黃門侍郎謝弘微與華等皆上所重，當時號曰五臣。弘微，琰之從孫也。[illegible]精神端審，時然後言；婢僕之前，不妄語笑；由是尊卑大小，敬之若神。從叔混特重之，常曰：「微子異不傷物，同不害正，吾無間然。」[illegible]上欲封王曇首、王華等，拊御牀曰：「此坐非卿兄弟，無復今日。」因出封詔以示之。[illegible]曇首固辭曰：「近日之事，賴陛下英明，罪人斯得，臣等豈可因國之災以為身幸！」上乃止。魏主詔問公卿：「今當用兵，赫連、蠕蠕二國何先？」杜佑曰：蠕蠕，後魏太武以其無知，狀類於蟲，故改其號曰蠕蠕。長孫嵩、長孫翰、奚斤皆曰：「赫連土著，[illegible]未能為患，不如先伐蠕蠕。若追而及之，可以大獲；不及，則獵於陰山，取其禽獸皮角以充軍實。」太常崔浩曰：「蠕蠕鳥集獸逃，言其來則如鳥之集，其走則如獸之逃也。舉大眾追之則不能及，輕兵追之又不足以制敵。赫連氏土地不過千里，政刑殘虐，人神所棄，宜先伐之。」尚書劉絜、武京侯安原請先伐燕。於是魏主自雲中西巡至五原。

因敗於陰山東至和兜山、（和兜山蓋在陰山之東長川之南）秋八月還平城、詔殿中將軍吉恒聘于魏（聘匹正翻）燕太子永卒、立次子翼為太子、秦王熾磐伐河西至廉川遣太子暮末等步騎三萬攻西安不克、又攻番禾河西王蒙遜發兵禦之、且遣使說夏主（番音盤說式芮翻）使乘虛襲枹罕（枹音膚）夏主遣征南大將軍呼盧古將騎二萬攻苑川車騎大將軍韋伐將騎三萬攻南安、熾磐聞之引歸（蒙遜猶助於夏以是秦師亦不敢... 能以自立是以亂仁善鄰國之寶也）九月徙其境內老弱畜產於澆河（杜佑曰澆河城在鄯州達化郡西一百二十里）及莫何川仍寒川留左丞相曇達守枹罕、伐攻拔南安獲秦秦州刺史翟爽南安太守李亮、吐谷渾樹洛干等帥部衆二萬落叛秦奔昴川附於吐谷渾王慕璝（史言乞伏兵勢浸衰帥讀曰率璝姑回翻）大旱蝗左光祿大夫范泰上表曰婦人有三從之義（在室從父既嫁從夫夫死從子）無自專之道謝晦婦女猶在尚方唯陛下留意有詔原之、魏主聞夏世祖殂諸子相圖（相圖謂相殺也）國人不安欲伐之長孫嵩等皆曰彼若城守以逸待勞大檀聞之乘虛入寇此危道也崔浩曰往年以來熒惑再守羽林鉤己而行其占秦亡（事見一百十七卷晉安帝義熙十一年）今年五星并出東方利以西伐天

人相應不可失也嵩固爭之帝大怒責嵩在官貪汚命武士頓辱之（嵩歷事四朝魏之元臣也頓辱謂捽其首使頓地以辱之）於是遣司空奚斤帥四萬五千人襲蒲阪（阪音反）宋兵將軍周幾帥萬人襲陝城（陝失冉翻）以河東太守薛謹為鄉導謹辯之子也（薛辯見一百十八卷晉安帝義熙十三年鄉讀曰嚮）魏主欲以中書博士平棘李順摠前驅之兵（平棘縣二漢屬常山郡晉屬趙郡）訪於崔浩、浩曰順誠有籌略然臣與之婚姻深知其為人果於去就不可專委、帝乃止、浩與順由是有隙（為後魏主以浩言殺順張本）冬十月丁巳魏主發平城、秦左丞相曇達與夏呼盧古戰於嵻𡶴山（嵻[illegible]翻𡶴[illegible]翻）曇達兵敗十一月呼盧古韋伐進攻枹罕（枹音膚）秦王熾磐遷保定連、呼盧古入南城（南城枹罕南城）鎮京將軍趙壽生帥死士三百人力戰却之、呼盧古韋伐又攻沙州刺史出連虔于湟河、虔遣後將軍乞伏萬年擊敗之（敗補邁翻）又攻西平、執安西將軍庫洛干阬戰士五千餘人、掠民二萬餘戶而去、仇池氐楊興平求內附梁南秦二州刺史吉翰（晉泰始之初立梁州於漢中至安帝之世秦州又治漢中自是鎮漢中者帶梁南秦二州刺史）遣始平太守龐諮據武興（武興漢武都郡之沮縣也蜀以其地當衝要置武興督以守之宋立東益州梁立武興蕃王國西魏改東益為興州因武興郡為名至我本朝以吳曦之變改為沔州）氐王楊玄遣其弟難當將兵拒諮（將即亮翻）

（[illegible]詔之。）魏主行至君子津，會天暴寒，冰合。戊寅，帥輕騎二萬濟河襲統萬。（[illegible]）壬午，冬至，夏主方燕群臣，魏師奄至，上下驚擾。魏主軍於黑水，去城三十餘里，夏主出戰而敗，退走入城，門未及閉，內三郎豆代田帥衆乘勝入西宮，（內三郎，魏宿衛之官[illegible]）焚其西門；宮門閉，代田踰宮垣而出。魏主拜代田勇武將軍。（勇武將軍，魏始置之。）魏軍夜宿城北。癸未，分兵四掠，殺獲數萬，得牛馬十餘萬。魏主謂諸將曰：（[illegible]）「統萬未可得也，它年當與卿等取之。」乃徙其民萬餘家而還。（[illegible]）

夏弘農太守曹達聞魏將奚斤將至，不戰而走。魏師乘勝長驅，遂入三輔。（[illegible]）蒲阪守將東平公乙斗聞奚斤將至，遣使詣統萬告急。使者至統萬，（[illegible]）魏軍已圍其城，還告乙斗曰：「統萬已敗矣。」乙斗懼，棄城西奔長安。斤遂克蒲坂。夏主之弟助興先守長安，乙斗至，與助興棄長安，西奔安定。（[illegible]）

十二月，斤入長安。秦、雍氐、羌皆詣斤降。（[illegible]）河西王蒙遜及氐王楊玄聞之，皆遣使附魏。（[illegible]）

前吳郡太守徐珮之聚黨百餘人，謀以明年正會於殿中作亂；事覺，收斬之。（正會，明年正月朔旦朝會也，今謂之元會。）

營陽太妃張氏卒。

秦征南將軍吉毗鎮南強，（[illegible]）西人辛澹帥戶三千據城逐毗，毗走還枹罕。澹南奔仇池。（[illegible]）

魏初得中原，民多逃隱。天興中，詔采諸漏戶，令輸綸綿。（[illegible]）於是自占為細繭羅縠戶者甚衆，（[illegible]）不隸郡縣，賦役不均。是歲，始詔一切罷之，以屬郡縣。

四年春，正月，辛巳，帝祀南郊。

乙酉，魏主還平城，統萬徙民在道多死，能至平城者什纔六七。己亥，魏主如幽州。（[illegible]）夏主遣平原公定帥衆二萬向長安。魏主聞之，伐木陰山，大造攻具，再謀伐夏。

山羌叛秦。（[illegible]）二月，秦王熾磐遣左丞相曇達招慰武始諸羌，征南將軍吉毗招慰洮陽諸羌。（[illegible]）羌人執曇達送夏；吉毗為羌所擊，奔還，士馬死傷者什八九。

魏主還平城。

乙卯，帝如丹徒；己巳，謁京陵。（[illegible]）初，高祖既貴，命藏微時耕具以示子孫。帝至故宮，（[illegible]故宮在焉。）見之，有慚色。近侍或進曰：「大舜躬耕歷山，伯禹親事水土。（[illegible]）陛下不覩遺物，安知先帝

之至德猶稽之艱難乎 二月丙子魏主遣□向涼□禮鎮長安禮斤之孫也（斤見一百四卷晉孝武太元元年） 又詔執金吾桓貸造橋於君子津 丁丑魏廣平王連卒 秦丁亥帝還建康 戊子尚書右僕射鄭鮮之卒 秦王熾磐以輔國將軍段暉爲涼州刺史鎮樂都（樂音洛）平西將軍麴景爲沙州刺史鎮西平寧朔將軍出連輔政爲梁州刺史鎮赤水 夏四月丁未魏員外散騎常侍步堆等來聘（曹魏末置員外散騎常侍 散悉亶翻 騎奇寄翻） 戊戌以廷尉王徽之爲交州刺史徵前刺史杜弘文弘文有疾自輿就路或勸之待病愈弘文曰吾杖節三世（弘文父慧度 慧度父瑗 三世鎮交州）常欲投軀帝庭況被徵乎遂行卒於廣州（弘文慧度之子也） 魏奚斤與夏平原公定相持於長安魏主欲乘虛伐統萬簡兵練士部分諸將（分扶問翻）命司徒長孫翰等將三萬騎爲前驅常山王素等將步兵三萬爲後繼南陽王伏真等將步兵三萬部送攻具將軍賀多羅將精騎三千爲前候（前候者居前爲候騎 騎奇寄翻 下同）素遵之子也（拓跋遵見一百八卷晉孝武太元二十一年） 五月魏主發平城命龍驤將軍代人陸俟督諸軍鎮大磧以備柔然（魏書官氏志內入諸姓步六孤氏後改爲陸氏 俟渠之翻 磧七迹翻） 辛巳濟君子津壬午中護軍將軍□魏主至拔鄰山（拔鄰山）

山（在□□以東） 築城捨輜重（重直用翻）以輕騎三萬倍道先行羣臣咸諫曰統萬城堅非朝夕可拔今輕軍討之進不可克退無所資不若與步兵攻具一時俱往帝曰用兵之術攻城最下必不得已然後用之今以步兵攻具皆進彼必懼而堅守若攻不時拔食盡兵疲外無所掠進退無地不如以輕騎直抵其城彼見步兵未至意必寬弛吾羸形以誘之（羸倫爲翻 誘音酉）彼或出戰則成擒矣所以然者吾之軍士去家二千餘里又隔大河所謂置之死地而後生者也（去遠闊） 故以之攻城則不足決戰則有餘矣（人皆致死故其鋒不可當）遂行 六月癸卯朔日有食之 魏主至統萬分軍伏於深谷以少衆至城下（下藏匿其衆以少衆至城下誘其出戰 少詩沼翻）夏將狄子玉降魏（降戶江翻）言夏主聞有魏師遣使召平原公定定曰統萬堅峻未易攻拔（易以豉翻）待我擒奚斤然後徐往內外擊之蔑不濟矣故夏主堅守以待之魏主患之（患其不出戰也）乃退軍以示弱遣娥清及永昌王健帥騎五千西掠居民（帥讀曰率 騎奇寄翻 下同）魏軍士有得罪亡奔夏者言魏軍糧盡士卒食菜輜重在後步兵未至宜急擊之夏主從之（使魏主用間亦不如是之巧 殆天啓之也 重直用翻）甲辰將步騎三萬出城長孫翰等皆言夏兵步陳難陷（陳讀曰陣）

陳讀曰陣宜避其鋒魏主曰吾遠來求賊惟恐不出今既
出矣乃避而不擊彼奮我弱非計也遂收眾偽遁引
而疲之夏兵為兩翼鼓譟追之行五六里會有風雨
從東南來揚沙晦冥宦者趙倪頗曉方術言於魏主
曰今風雨從賊上來我向之彼背之背蒲妹翻天不助人
且將士飢渴願陛下攝騎避之攝收也更待後日崔浩
叱之曰是何言也吾千里制勝一日之中豈得變易
言先發制敵千里行師不可以風雨之故遂改於一日之間賊貪進不止後
軍已絕宜隱軍分出掩擊不意風道在人豈有常也
言風在人用之分兵出其後順擊之賊為我用豈有常勢也魏主曰善乃分騎
為左右隊以掎之掎居綺翻魏主馬蹶而墜幾為夏兵所
獲拓跋齊以身捍蔽決死力戰夏兵乃退魏主騰馬
得上刺夏尚書斛黎文殺之又殺騎兵十餘人身中
流矢幾居依翻中竹仲翻斛胡谷翻黎力奚翻上時掌翻刺七亦翻奮擊不輟夏眾大
潰齊翳槐之玄孫也翳槐什翼犍之兄晉成帝咸和四年立魏人乘勝
逐夏主至城北殺夏主之弟河南公滿及兄子蒙遜
死者萬餘人夏主不及入城遂奔上邽魏主微服逐
奔者入其城拓跋齊固諫不聽夏人覺之諸門悉閉
魏主因與齊等入其宮中得婦人裙繫之槊上魏主
乘之而上僅乃得免會日暮夏尚書僕射問至奉夏

主之母出走問姓至名罌州有問氏長孫翰將八千騎追夏
主至高平不及而還乙巳魏主入城獲夏王公卿將
校及諸母后妃姊妹宮人以萬數馬三十餘萬匹牛
羊數千萬頭府庫珍寶車旗器物不可勝計將即亮翻
勝音升頒賜將士有差初夏世祖性豪侈夏世祖赫連勃勃廟號
築統萬城事見一百十六卷高十仞基厚三十步上
廣十步宮牆高五仞七尺曰仞其堅可以厲刀
斧臺榭壯大皆雕鏤圖畫被以綺繡飾極文采魏主
顧謂左右曰蕞爾國而用民如此蕞才外翻欲不亡
得乎得夏太史令張淵徐辯復以為太史令得故晉
將毛脩之秦將軍庫洛干歸庫洛干於秦以毛脩之
善烹調用為太官令脩之為夏所擒見一百十八卷晉安帝義熙十四年魏主見夏著作郎天水趙逸所為文譽夏主
太過譽音余怒曰此豎無道何敢如是誰所為邪當速
推之崔浩曰文士褒貶多過其實蓋非得已
不足罪也乃止魏主納夏世祖三女為貴人奚斤與
夏平原公定相拒於長安魏主命宗正娥清太僕
丘堆帥騎五千略地關右定聞統萬已破遂奔上邽
斤追至雍不及而還雍於用翻清堆攻夏貳城拔之魏主
詔斤等班師斤上言赫連昌亡保上邽鳩合餘燼未

有蟠據之資今因其危滅之易（易以豉翻）請以金鐘馬平
昌而還（還從宣翻）魏主不許斤固請乃許之給斤兵萬人
遣將軍劉拔送馬三千匹并留娥清丘堆使共擊夏
辛酉魏主自統萬東還以常山王素為征南大將軍
假節與執金吾桓貸莫雲留鎮統萬（魏書官氏志內入諸姓烏丸氏
為桓氏）雲題之弟也（莫題見一百一十四卷安帝義熙四年）秦王熾磐
還枹罕（枹音膚罕…）秋七月己卯魏主至柞嶺（柞
則於山之嶺則洛翻）柔然寇雲中聞魏已克統萬乃遁去
秦王熾磐謂群臣曰孤知赫連氏必無成冒險歸魏
（事見上卷營陽王景平元年）今果如孤言八月遣其叔父平遠將
軍渥頭等入貢于魏　壬子魏主還至平城以所獲
頒賜留臺百官有差魏主為人壯健鷙勇臨城對陳
（陳讀曰陣）親犯矢石左右死傷相繼神色自若由是將士
畏服咸盡死力（爲于偽翻下同）性儉率（率亮）服御飲膳取給而已
群臣請增峻京城及修宮室曰易云王公設險以守
其國（易坎卦彖辭）又蕭何云天子以四海為家不壯不麗
無以重威（事見十一卷高帝七年）帝曰古人有言在德不在險
（吳起之言）屈丐蒸土築城而朕滅之豈在城也今天下未
平方須民力土功之事朕所未為蕭何之對非雅言
也（…也）每以為財者軍國之本不可輕費至於賞賜

皆死事勳績之家親戚貴寵未嘗橫有所及（橫戶孟翻）命
將出師指授節度違之者多致負敗明於知人或拔
士於卒伍之中唯其才用所長不論本末聽察精敏
下無遁情賞不遺賤罰不避貴雖所甚愛之人終無
寬假常曰法者朕與天下共之何敢輕也然性殘忍
果於殺戮往往已殺而復悔之（悔之如字又音…）　九
月丁酉安定民舉城降魏（降戶江翻下同）　氐王
楊玄遣將軍苻白作圍秦梁州刺史出連輔政于赤
水城中糧盡民執輔政以降輔政至駱谷逃還冬十
月秦以驍騎將軍吳漢為平南將軍梁州刺史鎮南
強（驍堅堯翻騎奇寄翻）　十一月魏主遣軍司馬公孫軌
兼大鴻臚持節策拜楊玄為都督荊梁等四州諸軍
事梁州刺史南秦王（封玄為南秦王以別乞伏熾磐）及境玄不
出迎軌責讓之欲奉策以還玄懼而郊迎魏主善之
以軌為尚書軌表之子也（公孫表見…元年）　十二月秦
梁州刺史吳漢為群羌所攻帥戶二千還于枹罕（帥讀曰率）
魏主行如中山癸卯還平城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二十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二十一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充集賢殿修撰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上柱國河內郡開國侯食邑一千八百戶食實封肆伯戶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

勑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宋紀三 起著雍執徐盡上章敦牂凡三年

太祖文皇帝上之中

元嘉五年春正月辛未魏京兆王黎卒 荊州刺史彭城王義康性聰察在州職事修治 治直吏翻 左光祿大夫范泰謂司徒王弘曰天下事重權要難居卿兄弟盛滿當深存降挹 謂弘及弟曇首皆居權要 彭城王帝之次弟宜徵還入朝共參朝政 朝直遙翻 弘納其言時大旱疾疫弘上表引咎遜位帝不許 秦商州刺史領洮河太守姚濬叛降河西 晉時張軌以勦陽郡爲商州時秦以洮河遷領商州治枹罕 [illegible] 秦王熾磐以尚書焦嵩代爲帥騎三千討之 帥讀曰率騎奇寄翻 二月嵩爲吐谷渾元緒所執 魏改元神䴥 䴥牙翻牡鹿也以獲神䴥故改元 魏書嘉牙翻又見于樂陵 [illegible] 魏平北將軍尉眷攻夏主於上邽 尉紆勿翻 夏主退屯平涼奚斤進軍安定與丘堆娥清軍合斤馬多疫死士卒乏糧乃深壘自固遣丘堆督租於民間士卒暴掠不設儆備夏主襲之斤兵敗以數百騎還城夏主乘勝日來城下鈔掠不得芻牧諸將患之監軍侍御史安頡曰 監工銜翻鈔楚交翻 受詔滅賊今更爲賊所困退守窮城若不爲賊殺當坐法誅進退皆無生理而諸王公晏然曾不爲計乎 奚斤封宜城王 斤曰今軍士無馬以步擊騎必無勝理當須京師救騎至合擊之頡曰今猛寇遊逸於外吾兵疲食盡不一決戰則死在旦夕救騎何可待乎等於就死死戰不亦可乎斤又以馬少爲辭 騎奇寄翻少詩沼翻 頡曰今斂諸將所乘馬可得二百匹頡請募敢死之士出擊之就不能破敵亦可以折其銳且赫連昌狷而無謀好勇而輕 狷吉縣翻好呼到翻輕牽正翻 每自出挑戰 挑徒了翻 衆皆識之若伏兵掩擊昌可擒也斤猶難之頡乃陰與尉眷等謀選騎待之既而夏主來攻城頡出應之夏主自出陳前搏戰 陳讀曰陣 軍士識其貌爭赴之會天大風揚塵晝昏夏主敗走頡追之夏主馬蹶而墜遂擒之 考異曰十六國春秋鈔 [illegible] 年五月戰于黑梁爲魏所獲 [illegible] 夏大將軍領司徒平原王定收其餘衆數萬奔還平涼即皇帝位 定小字直獝 [illegible] 昌之弟也

史069-498

(定勃勃第五子)大赦改元勝光三月辛巳赫連昌至平
城魏王館之於西宮門內器用皆給乘輿之副又以
妹始平公主妻之(乘繩證翻妻七細翻)假常忠將軍賜爵會稽
公(會古外翻)以安頡為建節將軍賜爵西平公尉眷為寧
北將軍進爵漁陽公魏主常使赫連昌侍從左右(從才用翻)
與之單騎共逐鹿深入山澗昌素有勇名諸將咸
以為不可魏主曰天命有在亦何所懼親遇如初奚
斤自以為元帥而昌為偏裨所擒深恥之乃捨輜重
(帥所類翻裨頻彌翻重直用翻)齎三日糧追夏主於平涼娥清欲循水而往
斤不從自北道邀其走路至馬髦嶺(髦音毛)
夏軍將遁會魏小將有罪亡歸於夏告以魏軍食
少無水(少詩沼翻)夏主乃分兵邀斤前後夾擊之魏兵大
潰斤及娥清劉拔皆為夏所擒(去年魏遣劉拔與斤共擊夏)士卒
死者六七千人(考異曰宋索虜傳元嘉五年使大將[illegible]所[illegible]長安生擒赫連昌于安定封昌為公以妹妻之昌弟定在隴上收[illegible]所乘號以騎三萬討之定設伏於隴山彈箏谷破之斬俱斤盡坑其衆定之率衆東還復克長安燾又兵攻不克乃分軍戍大城而還令從後鼓者)丘堆守
輜重在安定聞斤敗棄輜重奔長安與高涼王禮偕
奔蒲阪(阪音反)夏人復取長安(復扶又翻)魏主大怒命
安頡斬丘堆代將其眾鎮蒲阪以拒之(將即亮翻)夏四
月夏主遣使請和於魏魏主以詔諭之使降(使疏吏翻降戶江翻)

壬子秦王西巡戊午畋于河西(此河西君子津之西也)大赦
五月秦文昭王熾磐卒太子暮末即位大赦改元
永弘平陸令河南成粲(平陸縣自漢以來屬東郡)復勸王弘
遜位(遜音…)弘從之累表陳請帝不得已六月庚戌以
弘為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甲寅魏主如長川(魏書)
(…)葬秦文昭王于武平陵廟號太
祖秦王暮末以右丞相元基為侍中相國都督中外
諸軍錄尚書事以鎮軍大將軍河州牧謙屯為驃騎
大將軍(驃匹妙翻騎奇寄翻)徵安北將軍涼州
刺史段暉為輔國大將軍御史大夫(暉…)叔父右
禁將軍千年為鎮北將軍涼州牧鎮湟河以征北將
軍木弈干為尚書令車騎大將軍以征南將軍吉毗
為尚書僕射衛大將軍河西王蒙遜因秦喪伐秦西
平西平太守麴承謂之曰殿下若先取樂都則西平
必為殿下之有若望風請服亦明主之所疾也蒙遜
乃釋西平攻樂都相國元基帥騎三千救樂都(元基自安定)
(…樂…)甫入城而河西兵至攻其外城克之絕其
水道城中飢渴死者太半東羌乞提從元基救樂都
陰與河西通謀下繩引內其兵登城者百餘人鼓譟
燒門元基帥左右奮擊河西兵乃退(帥讀曰率)初文昭王

疾病，謂暮末曰：吾死之後，汝能保境則善矣。沮渠成都為蒙遜所親重，汝宜歸之。至是，暮末遣使詣蒙遜，許歸成都以求和。成都為秦擒事見一百十九卷武帝永初三年。為，于偽翻。使，疏吏翻。下同。蒙遜引兵還，遣使入秦弔祭暮末，厚資送成都。遣將軍王伐送之。蒙遜猶疑之，使恢武將軍沮渠奇珍伏兵於捫天嶺，執伐，并其騎士三百人以歸。既而遣尚書郎王杼送伐還秦，并遺暮末馬千匹及錦罽銀繒。遺，于季翻。罽，居例翻。繒，慈陵翻。 秋七月，暮末遣記室郎中馬艾如河西報聘。 魏主還宮。 八月，復如廣寧觀溫泉。水經註：下洛縣故城，魏燕州廣寧縣，廣寧郡治。魏土地記曰：下洛城東南四十里有橋山，山下有溫泉，泉上有祭堂，彫簷華宇，被于浦上。石池吐泉，湯湯其下。炎涼代序，是水灼焉無改，能治百疾，赴者若流。復，扶又翻。 柔然紇升蓋可汗遣其子將萬餘騎寇魏邊。紇，戶骨翻。可，讀從刊入聲。汗，音寒。將，即亮翻。騎，奇寄翻。 魏主自廣寧還，追之不及。九月還宮。 冬十月甲辰，魏主北巡；壬子，畋于牛川。 秦涼州牧乞伏千年嗜酒殘虐，不恤政事。秦王暮末遣使讓之。千年懼，奔河西。奔河西王蒙遜也。 暮末以叔父光祿大夫沃陵為涼州牧，鎮湟河。 徐州刺史王仲德遣步騎二千伐魏濟陽、陳留。濟陽縣，漢晉以來屬陳留郡；陳留郡治浚儀。杜佑曰：濟陽故城在曹州冤句縣西南。濟，子禮翻。考異曰：後魏紀云非北鎮將陵。南史仲德時為安北將軍、徐州刺史。宋書仲德傳明又宋書、南史本紀，北史本紀及宋、魏諸臣列傳、魏紀、裕傳、宋索虜傳皆無

七年王仲德等伐魏事，唯後魏本紀有之，今從之。 魏主還宮。 魏定州丁零鮮于臺陽等二千餘家叛，入西山。魏主珪皇始二年置安州于中山，天興三年改曰定州。西山，即曲陽西山也。 州郡不能討。閏月，魏主遣鎮南將軍叔孫建討之。 十一月乙未朔，日有食之。 十二月甲申，還宮。 魏主如西河校獵。河水過雲中楨陵縣西南，又過沙南縣東北，故謂之西河。 河西王蒙遜伐秦，至磐夷。秦相國元基等將騎萬五千拒之。蒙遜還，攻西平。征虜將軍出連輔政等將騎二千救之。將，即亮翻。騎，奇寄翻。 秘書監謝靈運自以名輩才能，應參時政；上唯接以文義，每侍宴談賞而已。王曇首、王華、殷景仁名位素出靈運下，並見任遇；靈運意甚不平，多稱疾不朝直。不入朝，不入直也。曇，徒含翻。朝，直遙翻。 或出郭遊行，且二百里，經旬不歸，既無表聞，又不請急。上不欲傷大臣，意諷令自解。靈運乃上表陳疾，上賜假令還會稽。假，居訝翻。會，工外翻。 而靈運遊飲自若，為有司所糾，坐免官。 是歲，師子王刹利摩訶及天竺迦毗黎王月愛皆遣使奉表入貢，表辭皆如浮屠之言。南史：師子國，天竺旁國也。其地和適，無冬夏之異，五穀隨人種，不須時節。天竺有迦毗黎蘇摩黎、力陀利、婆黎等國，皆事佛道。刹，初轄翻。迦，古牙翻，又居伽翻。使，疏吏翻。 魏鎮遠將軍平舒侯燕鳳卒。燕鳳歷事拓跋氏四世。 六年春正月，王弘上表乞解州錄，以授彭城王義康，

錄尚書事也。及帝優詔不許。癸丑，以義康為侍中、都督揚南徐兗三州諸軍事、司徒、錄尚書事，領南徐州刺史。（武帝永初二年，加京口之徐州曰南徐州，治京口。[illegible]）義康二府並置佐領兵，共輔朝政。（佐，[illegible]）弘既多疾，且欲委遠大權，每事推讓義康；由是義康專總內外之務。（為義康專擅致禍張本。）又以撫軍將軍江夏王義恭為都督荊湘等八州諸軍事、荊州刺史，以侍中劉湛為南蠻校尉，行府州事。帝與義恭書誡之曰：「天下艱難，家國事重，雖曰守成，實亦未易。隆替安危，在吾曹耳，豈可不感尋王業，大懼負荷！（[illegible]）汝性褊急，志之所滯，其欲必行；意所不存，從物回改。此最弊事，宜念裁抑。衛青遇士大夫以禮，與小人有恩；西門、安于，矯性齊美；（西門豹性急，常佩韋以自緩；董安于性緩，常佩弦以自急。）關羽、張飛，任偏同弊。（事見六十九卷黃初二年。）行己舉事，深宜鑒此。若事異今日，嗣子幼蒙，（[illegible]）司徒當周公之事，汝不可不盡祗順之理。爾時天下安危，決汝二人耳。汝一月自用錢不可過三十萬，若能省此，益美。西楚府舍，略所諳究，（[illegible]）計當不

日求新異。（江左謂荊州為西楚。）凡訊獄多決當時，難可逆慮，此實為難。至訊日，虛懷博盡，慎無以喜怒加人。能擇善者而從之，美自歸己。不可專意自決，以矜獨斷之明也。名器深宜慎惜，不可妄以假人；昵近爵賜，尤應裁量。吾於左右雖為少恩，如聞外論不以為非也。以貴凌物，物不服；以威加人，人不厭。此易達事耳。聲樂嬉遊，不宜令過；蒱酒漁獵，一切勿為。供用奉身，皆有節度；奇服異器，不宜興長。又宜數引見佐史，（[illegible]）相見不數，則彼我不親；不親無因得盡人情；人情不盡，復何由知眾事也！」（[illegible]）

夏酒泉公儁自平涼奔魏。

丁零鮮于臺陽等請降於魏，魏主赦之。（[illegible]）

秦出連輔政等未至西平，河西王蒙遜拔西平，執太守麴承。（[illegible]）

二月，秦王暮末立妃梁氏為皇后，子萬載為太子。

三月，丁巳，立皇子劭為太子。戊午，大赦。辛酉，以左衛將軍殷景仁為中領軍。帝以章太后早亡，（章太后胡氏，生帝，五年被賜死；帝即位，謚曰章。）奉太后所生蘇氏甚謹。蘇氏卒，帝往臨哭，欲追加封爵，使群臣議之。景仁以為古典無之，乃止。

初，秦尚書隴

刺史進從文昭王遊陵霄觀彈飛鳥誤中秦王暮末之母傷其面及暮末即位問母面傷之由母以狀告暮末怒殺進并其五族二十七人

夏四月癸亥以尚書左僕射王敬弘為尚書令臨川王義慶為左僕射吏部尚書濟陽江夷為右僕射

初魏太祖命尚書鄧淵撰國記十餘卷未成而止世祖更命崔浩與中書侍郎鄧穎續成之為國書三十卷穎淵之子也

魏主將擊柔然治兵於南郊先祭天然後部勒行陳內外羣臣皆不欲行保太后固止之獨崔浩勸之尚書令劉絜等共推太史令張淵徐辯使言於魏主曰今茲己巳三陰之歲歲星襲月太白在西方不可舉兵北伐必敗雖克不利於上羣臣因共贊之曰淵等少時嘗諫苻堅南伐堅不從而敗所言無不中不可違也魏主意不快詔浩與淵等論難於前浩詰淵辯曰陽為德陰為刑故日食脩德月食脩刑夫王者用刑小則肆諸市朝大則陳諸原野今出兵以討有罪乃所以脩刑也臣竊觀天文比年以來月行掩昴至今猶然其占三年天子大破旄頭之國蠕蠕高車旄頭之眾也願陛下勿疑淵辯復曰蠕蠕荒外無用之物得其地不可耕而食得其民不可臣而使輕疾無常難得而制有何汲汲而勞士馬以伐之浩曰淵辯言天道猶是其職至於人事形勢尤非其所知此乃漢世常談施之於今殊不合事宜何則蠕蠕本國家北邊之臣中間叛去今誅其元惡收其良民令復舊役非無用也世人皆謂淵辯通解數術明決成敗臣請試問之屬者統萬未亡之前有無敗徵若其不知是無術也知而不言是不忠也時赫連昌在坐淵等自以未嘗有言慚不能對魏主大悅既罷公卿或尤浩曰今南寇方伺國隙而捨之北伐若蠕蠕遠遁前無所獲後有彊寇將何以待之浩曰不然今不先破蠕蠕則無以待南寇南人聞國家克統萬以來內懷恐懼故揚聲動眾以衛淮北比吾破蠕蠕往還之間南寇必不動也且彼步我騎彼能北來我亦南往在彼甚困於我未勞況南北殊俗水陸異宜設使國家與之河南彼亦不能守也

何以言之以劉裕之雄傑吞併關中留其愛子輔以良將精兵數萬猶不能守全軍覆沒（事見一百十八卷晉安帝義熙十四年）號哭之聲至今未已況義隆今日君臣非裕時之比主上英武士馬精彊彼若果來譬如以駒犢鬭虎狼也何懼之有蠕蠕恃其絕遠謂國家力不能制自寬日久故夏則散衆放畜秋肥乃聚背寒向溫南來寇鈔（鈔楚交翻）今掩其不備必望塵駭散牡馬護牝牝馬戀駒驅馳難制不得水草不過數日必聚而困弊可一舉而滅也暫勞永逸時不可失患在上無此意今上意已決柰何止之寇謙之謂浩曰蠕蠕果可克乎浩曰必克但恐諸將瑣瑣前後顧慮不能乘勝深入使不全舉耳（瑣瑣細小也言志趣細小不能一舉而全取之也）先是帝因魏使者還告魏主曰汝亟歸我河南地不然將盡我將士之力魏主方議伐柔然聞之大笑謂公卿曰龜鼈小豎自救不暇夫何能為就使能來若不先滅蠕蠕乃是坐待寇至腹背受敵非良策也吾行決矣庚寅魏主發平城使北平王長孫嵩廣陵公樓伏連居守（守式又翻）魏主自東道向黑山使平陽王長孫翰自西道向大娥山同會柔然之庭

五月壬辰朔日有食之　王敬弘固讓尚書令表求還東癸巳更以敬弘為侍中特進左光祿大夫聽其東歸　丁未魏主至漠南捨輜重帥輕騎兼馬襲擊柔然至栗水柔然紇升蓋可汗先不設備民畜滿野驚怖散去莫相收攝紇升蓋燒廬舍絕迹西走莫知所之其弟匹黎先主東部聞有魏寇帥衆欲就其兄遇長孫翰翰邀擊大破之殺其大人數百

夏主欲復取統萬引兵東至侯尼城不敢進而還　河西王蒙遜伐秦秦王暮末留相國元基守枹罕還保定連南安太守翟承伯等據罕幵谷以應河西暮末擊破之進至治城西安太守莫者幼眷據汧川以叛暮末討之為幼眷所敗還于定連蒙遜至枹罕遣世子興國進攻定連六月暮末逆擊興國於治城擒之追擊蒙遜至譚郊吐谷渾王慕璝遣其弟沒利延將騎五千會蒙遜伐秦

蔡聲相近山傳古同翻暮末遣輔國大將軍段暉等邀擊大破之柔然紇升蓋可汗既走部落四散竄伏山谷雜畜布野畜許救翻無人收視魏主循栗水西行至菟園水菟園水在燕然山南去平城三千七百餘里菟同都翻又土故翻分軍搜討東西五千里南北三千里俘斬甚衆高車諸部乘魏兵勢鈔掠柔然鈔楚交翻柔然種類前後降魏者三十餘萬落種章勇翻降戶江翻下同獲戎馬百餘萬匹畜產車廬彌漫山澤亡慮數百萬亡與字通魏主循弱水西行至涿邪山邪讀曰耶諸將慮深入有伏兵勸魏主留止寇謙之以崔浩之言告魏主魏主不從秋七月引兵東還至黑山以所獲班賜將士有差既而得降人言可汗先被病被皮義翻聞魏兵至不知所爲乃焚穹廬以車自載將數百人入南山民畜窘聚無人統領窘渠隕翻相去百八十里追兵不至乃徐西遁唯此得免後聞涼州賈胡言若復前行二日則盡滅之矣賈音古復扶又翻魏主深悔之紇升蓋可汗憤悒而卒子吳提立號敕連可汗悒乙汲翻敕連魏言神聖也武都孝昭王楊玄疾病欲以國授其弟難當難當固辭請立玄子保宗而輔之玄許之玄卒保宗立難當妻姚氏勸難當自立難當乃廢保宗自稱都督雍涼秦三州諸軍事征西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秦州刺史武都王爲後保宗難當爭國張本雍於用翻河西王蒙遜遣使送穀三十萬斛以贖世子興國于秦使疏吏翻秦王暮末不許蒙遜乃立興國母弟菩提爲世子蒙遜取佛書以名其子梵言菩提華言王道也菩薄乎翻暮末以興國爲散騎常侍散悉亶翻騎奇寄翻下同以其妹平昌公主妻之妻七細翻八月魏主至漠南聞高車東部屯已尼陂北史烏洛侯國西北二十日行有于已尼大水所謂北海也烏洛侯直濟源西北已尼陂又當在其西北也人畜甚衆去魏軍千餘里遣左僕射安原等將萬騎擊之高車諸部迎降者數十萬落將即亮翻降戶江翻下同獲馬牛羊百餘萬冬十月魏主還平城徙柔然高車降附之民於漠南東至濡源濡乃官翻西暨五原陰山三千里中使之耕牧而收其貢賦命長孫翰劉絜安原及侍中代人古弼同鎮撫之自是魏之民間馬牛羊及氈皮爲之價賤爲于僞翻下同魏主加崔浩侍中特進撫軍大將軍以賞其謀畫之功浩善占天文常置銅鋌於酢器中酢與醋同倉故翻夜有所見即以鋌畫紙作字以記其異魏主每如浩家問以災異或倉猝不及束帶奉進蔬食不暇精美蔬所菹翻食祥吏翻魏主必爲之舉筯或立嘗而還嘗口嘗其味也魏主嘗引浩出入臥內從容謂浩曰卿才智淵博事朕祖考著忠三世從千容翻道武明元及帝爲三世故朕引卿以自近近其靳翻

卿宜盡忠規諫，勿有所隱。朕雖或時忿恚，不從卿言，然終久深思卿言也。嘗指浩以示新降高車渠帥曰：汝曹視此人尪纖懦弱，不能彎弓持矛，然其胸中所懷，乃過於兵甲。朕雖有征伐之志而不能自決，前後有功，皆此人所教也。又敕尚書曰：凡軍國大計，汝曹所不能決者，皆當咨浩，然後施行。

秦王暮末之弟軻殊羅烝於文昭王左夫人禿髮氏，暮末知而禁之。軻殊羅懼，與叔父什寅謀殺暮末，奉沮渠興國以犇河西，使禿髮氏盜門鑰，鑰誤，門者以告。暮末悉收其黨殺之，而赦軻殊羅；執什寅，鞭之。什寅曰：我負汝死，不負汝鞭。暮末怒，刳其腹，投尸于河。

夏主少凶暴無賴，不為世祖所知。是月，畋于陰槃，登苛藍山，望統萬城泣曰：先帝若以朕承大業者，豈有今日之事乎！

十一月己丑朔，日有食之，不盡如鉤，星晝見，至晡方沒，河北地闇。

魏主西巡，至柞山。

十二月，河西王蒙遜、吐谷渾王慕璝皆遣使入貢。

是歲，魏內都大官中山文懿公李先、青冀二州刺史安同皆卒。先年九十五。

七年春正月癸巳，以吐谷渾王慕璝為征西將軍、沙州刺史、隴西公。

庚子，魏主還宮。壬寅，大赦。癸卯，魏主如廣甯，臨溫泉。

二月丁卯，魏陽平威王長孫翰卒。

戊辰，魏主還宮。

帝自踐位以來，有恢復河南之志。三月戊子，詔簡甲卒五萬給右將軍到彥之，統安北將軍王仲德、兗州刺史竺靈秀舟師入河，又使驍騎將軍段宏將精騎八千直指虎牢，豫州刺史劉德武將兵一萬繼進，後將軍長沙王義欣將兵三萬監征討諸軍事。義欣，道憐之子也。先遣殿中將軍田奇使於魏，告魏主曰：河南舊是宋土，中為彼所侵，今當脩復舊境，不關河北。魏主大怒曰：我生髮未燥，已聞河南是我地，此豈可得！必若進軍，今當權斂戍相避，須冬寒地淨，河冰堅合，自更取之。

甲午，以前南廣平太守尹沖為司州刺史。

長沙王義欣出鎮彭城，為眾軍聲援。以游擊將軍胡藩戍廣陵，行府州事。

壬寅，魏封赫連昌為秦王。

魏有新徙敕勒千餘家，苦於將吏侵漁，出怨言，期以草生馬肥，亡歸漠北。尚書令劉絜

左僕射安原奏請及河冰未解徙之河西向春冰解使不得北遁魏主曰此曹習俗放散日久譬如囿中之鹿急則奔突緩之自定吾區處自有道不煩徙也（處昌呂翻）絜等固請不已乃聽分徙三萬餘落于河西西至白鹽池（五原郡有白鹽池黑鹽池唐置鹽州以此得名）敕勒皆驚駭曰國我於河西欲殺我也（圈其卷翻又其權翻）謀西奔涼州劉絜屯五原河北（水經注河水自朔方西南過五原縣西）安原屯悅拔城以備之癸卯敕勒數千騎叛北走絜追討之走者無食相枕而死（枕之鴆翻）魏南邊諸將（將即亮翻下同）表稱宋人大嚴將入寇請兵三萬先其未發逆擊之（先悉薦翻）足以挫其銳氣使不敢深入因請悉誅河北流民在境上者以絕其鄉導（鄉讀曰嚮）魏主使公卿議之皆以為當然（當然言當如此也）崔浩曰不可南方下濕（天地之性西北高而東南下故東南之地卑濕）入夏之後水潦方降草木蒙密地氣鬱蒸易生疾癘不可行師且彼既嚴備則城守必固（易以豉翻守式又翻下同）留屯久攻則糧運不繼分軍四掠則眾力單寡無以應敵以今擊之未見其利彼若果能北來宜待其勞倦秋涼馬肥因敵取食徐往擊之此萬全之計也朝廷群臣及西北守將從陛下征伐西平赫連（事見上卷）北破蠕蠕（事見上年）多獲美女珍寶牛馬成群南邊諸將聞而慕之亦欲南鈔以取資財（鈔楚交翻）皆營私計為國生事不可從也魏主乃止諸將復表南寇已至（為于偽翻復扶又翻下乃復後叛同）所部兵少（少詩沼翻）乞簡幽州以南勁兵助己戍守及就漳水造船嚴備以拒之（欲就漳水造船以布河津以備宋也）公卿皆以為宜如所請并署司馬楚之魯軌韓延之等為將帥使招誘南人（將即亮翻帥所類翻誘音酉）浩曰非長策也楚之等皆彼所畏忌今聞國家悉發幽州以南精兵大造舟艦隨以輕騎（艦戶黯翻騎奇寄翻）謂國家欲存立司馬氏誅除劉宗必舉國震駭懼於滅亡當悉發精銳并心竭力以死爭之則我南邊諸將無以禦之今公卿欲以威力卻敵乃所以速之也張虛聲而召實害此之謂矣故楚之之徒往則彼來止則彼息其勢然也且楚之等皆纖利小才止能招合輕薄無賴而不能成大功徒使國家兵連禍結而已昔魯軌說姚興以取荊州至則敗散（事見一百十七卷晉安帝義熙十二年說輸芮翻）為蠻人掠賣為奴終於禍及姚泓此已然之效也魏主未以為然浩乃復陳天時（復扶又翻）以為南方舉兵必不利曰今茲害氣在揚州一也庚午自刑先發者傷二也（揚州於辰在丑而是歲在午丑為金庫午為火旺以火宮金故害氣在揚州也歲在庚午庚金也午火也以火剋金故為自刑）日食晝晦宿值斗牛三也熒惑伏於

翼、亂及喪，四也；太白未出，進兵者敗，五也。（四年十一……）（丙卯日食於星紀之分，宿值斗、牛，吳、越受殃，為死喪。熒惑伏匿……楚之分野……）夫興國之君，先脩人事，次盡地利，後觀天時，故萬舉萬全。今劉義隆新造之國，人事未洽；災變屢見，天時不協；舟行水涸，地利不盡。三者無一可，而義隆行之，必敗無疑。」魏主不能違眾言，乃詔冀、定、相三州造船三千艘，（魏道武帝天興四年置相州於鄴。）簡幽州以南戍兵集河上以備之。

秦乞伏什寅母弟前將軍白養、鎮衛將軍去列，以什寅之死有怨言，秦王暮末皆殺之。（……）

夏，四月，甲子，魏主如雲中。

敕勒萬餘落叛走，（復，扶又翻。）魏主使尚書封鐵追討滅之。

六月，己卯，以氐王楊難當（難，乃旦翻。）為冠軍將軍、秦州刺史、武都王。（冠，古玩翻。）

魏主使平南大將軍丹陽王大毗屯河上，以司馬楚之為安南大將軍，封琅邪王，屯潁川以備宋。

吐谷渾王慕璝將其眾萬八千（璝，古回翻。將，即亮翻。）襲秦定連，秦輔國大將軍段暉等擊走之。

到彥之自淮入泗，水滲，（滲，所禁翻。說文曰：水下漉也。）日行纔十里；自四月至秋七月，始至須昌，（須昌縣，前漢屬東平國……杜佑曰：鄆州須句縣，古須句國……）乃泝河西上。（上，時掌翻。）

魏主以河南四鎮兵少，命諸軍悉收眾北渡。（四鎮，金墉、虎牢、滑臺、碻磝也。……）戊子，魏碻磝戍兵棄城去；戊戌，滑臺戍兵亦去。庚子，魏主以大鴻臚陽平公杜超為都督冀、定、相三州諸軍事、太宰，進爵陽平王，鎮鄴，為諸軍節度。超，密太后之兄也。（臚，陵如翻。……）（漢末所置……後魏……）庚戌，魏洛陽、虎牢戍兵皆棄城去。

到彥之留朱脩之守滑臺，尹沖守虎牢，建武將軍杜驥守金墉。驥，預之玄孫也。（晉杜預。）諸軍進屯靈昌津，列守南岸，至于潼關。於是司、兗既平，諸軍皆喜，王仲德獨有憂色，曰：「諸賢不諳北土情偽，（諳，烏含翻。）必墮其計。胡虜雖仁義不足，而凶狡有餘，今斂戍北歸，必并力完聚。若河冰既合，將復南來，（復，扶又翻。）豈可不以為憂乎！」

甲寅，林邑王范陽邁遣使入貢，（使，疏吏翻。）自陳與交州不睦，乞蒙恕宥。（林邑自……）

八月，魏主遣冠軍將軍安頡督護諸軍擊到彥之。（冠，古玩翻。）丙寅，彥之遣裨將吳興姚聳夫渡河攻冶坂，與頡戰；（將，即亮翻。）聳夫兵敗，死者甚眾。戊寅，魏主遣征西大將軍長孫道生會丹陽王大毗屯河上以禦彥之。

燕太祖寢疾，（燕主跋也。）召中書監申秀、侍中陽哲

於內殿屬以後事屬之欲翻九月跋疾甚而臨軒命太子翼攝國事勒兵聽政以備非常宋夫人欲立其子受居惡翼聽政謂翼曰上疾將瘳奈何遽欲代父臨天下乎翼性仁弱遂還東宮日三往省疾宋夫人矯詔絕內外遣閽寺傳問而已省悉景翻閽寺鄭康成曰閽人司晨昏以啓閉者寺之言侍也翼及諸子大臣並不得見見賢遍翻唯中給事胡福獨得出入專掌禁衛福慮宋夫人遂成其謀乃言於司徒錄尚書事中山公弘弘與壯士數十人被甲入禁中被皮義翻宿衛皆不戰而散宋夫人命閉東閤弘家僮庫斗頭勁捷有勇力踰閤而入至于皇堂射殺女御一人射而亦翻鄭康成曰女御御妻也太祖驚懼而殂弘遂即天王位弘字文通跋之少弟遣人巡城告曰天降凶禍大行崩背背蒲妹翻太子不侍疾羣公不奔喪疑有逆謀社稷將危吾備介弟之親介大也遂攝大位以寧國家百官扣門入者進陛二等陛階級也謂進階也太子翼帥東宮兵出戰而敗兵皆潰去弘遣使賜翼死帥讀曰率太祖有子百餘人弘皆殺之諡太祖曰文成皇帝葬長谷陵

己丑夏主遣其弟謂以代伐魏鄜城鄜城在漢上郡界魏後置敷城郡隋改曰鄜城鄜音敷魏平西將軍始平公隗歸等擊之隗五罪翻殺萬餘人謂以代遁去夏主自率數萬人邀擊隗歸於鄜城留其弟上谷公

社干廣陽公度洛孤守平涼遣使來求和使疏吏翻約合兵滅魏遙分河北自恒山以東屬宋以西屬夏恒戶登翻魏主聞之治兵將伐夏治直之翻羣臣咸曰劉義隆兵猶在河中言在河之中流捨之西行前寇未必可克而義隆乘虛濟河則失山東矣此山東謂太行恒山之東也魏主以問崔浩對曰義隆與赫連定遙相招引以虛聲唱和和戶臥翻共窺大國義隆望定進定待義隆前皆莫敢先入譬如連雞不得俱飛無能為害也臣始謂義隆軍來當屯止河中兩道北上上時掌翻東道向冀州西道衝鄴如此則陛下當自討之不得徐行今則不然東西列兵徑二千里一處不過數千形分勢弱以此觀之儜兒情見儜尼耕翻困也弱也見賢遍翻此不過欲固河自守無北度意也赫連定殘根易摧易以豉翻擬之必仆克定之後東出潼關席卷而前卷讀曰捲則威震南極江淮以北無立草矣聖策獨發非愚近所及願陛下勿疑甲辰魏主如統萬遂襲平涼以衛兵將軍王斤鎮蒲坂坂音反斤建之子也王建佐魏太祖取中原

秦自正月不雨至于九月民流叛者甚眾

冬十月以竟陵王義宣為南徐州刺史猶戍石頭義宣以元嘉元年出戍石頭而南徐州鎮京口今為南徐州刺史而猶戍石頭也

戊午立錢署鑄四銖錢

到彥之王仲德泝河置守還

保東平東平郡治須昌時乙亥魏安頡自委粟津濟河攻金
墉金墉不治既久治直之翻又無糧食杜驥欲棄城走恐
獲罪初高祖滅秦遷其鐘虡於江南虡音巨有大鐘沒
於洛水帝使姚聳夫將千五百人往取之驥紿之曰
金墉城已修完糧食亦足所乏者人耳今虜騎南渡
當相與併力禦之將即亮翻紿蕩亥翻騎奇寄翻大功既立取鐘未
晚聳夫從之既至見城不可守乃引去驥遂南遁丙
子安頡拔洛陽殺將士五千餘人杜驥歸言於帝曰
本欲以死固守姚聳夫及城遽走人情沮敗不可復
禁沮在呂翻復扶又翻上大怒誅聳夫於壽陽聳夫勇健諸偏
裨莫及也魏河北諸軍會於七女津七女津當在東平西北岸到
彥之恐其南渡遣裨將王蟠龍泝流奪其船杜超等
擊斬之安頡與龍驤將軍陸俟進攻虎牢按北史陸俟當作陸侯
驤思將翻辛巳拔之尹沖及滎陽太守清河崔模降魏
降戶江翻考異曰宋書云模說誘不降投塹死按後魏書模仕魏為武城男宋書誤也秦王
暮末為河西所逼遣其臣王愷烏訥闐請迎於魏闐徒
賢翻又徒見翻魏人許以平涼安定封之暮末乃焚城邑毀
寶器帥戶萬五千東如上邽帥讀曰率考異曰後魏乞伏國仁傳云為赫
連定所逼遣烏訥等求迎末乞伏傳云暮末聞赫連定敗將家戶及興國東行欲據居上邽今從十六國
春秋至高田谷高田谷當在安定郡界未及至上邽也給事黃門侍郎郭

恆謀劫沮渠興國以叛事覺暮末殺之恆戶登翻夏主聞
暮末將至發兵拒之暮末留保南安其故地皆入於
吐谷渾自苑川至西平枹罕皆乞伏氏故地晉孝武帝太元八年歲在癸未乞伏國仁據隴西南安亦其地也十一月乙酉魏主至平涼夏上谷公社干等
嬰城固守魏主使赫連昌招之不下乃使安西將軍
古弼等將兵趣安定趣七喻翻夏主自鄜城還安定將步
騎二萬北救平涼與弼遇弼僞退以誘之將即亮翻騎奇寄翻
誘音酉夏主追之魏主使高車馳擊之夏兵大敗斬首
數千級夏主還走登鶉觚原鶉觚縣前漢屬北地後漢晉屬安定有鶉觚原唐天寶元年改曰靈臺縣屬涇州鶉殊倫翻觚音孤為方陳以自固陳讀曰陣魏兵
就圍之壬辰加征南大將軍檀道濟都督征討諸
軍事帥衆伐魏帥讀曰率下同甲午魏壽光侯叔孫建汝陰
公長孫道生濟河而南到彥之聞洛陽虎牢不守諸
軍相繼奔敗欲引兵還殿中將軍垣護之以書諫之
以為宜使竺靈秀助朱脩之守滑臺自帥大軍進擬
河北且曰昔人有連年攻戰失衆之糧猶張膽爭前
莫肯輕退況今青州豐穰濟漕流通濟子禮翻下入濟同士馬
飽逸威力無損若空棄滑臺坐喪成業喪息浪翻豈朝廷
受任之旨邪受當作授彥之不從護之苗之子也垣苗邊將也武
帝西征長安令苗屯河濟之會俗謂之垣苗城其子孫三世皆著功名於邊垂彥之欲焚舟

之矣王仲德曰洛陽既陷虎牢不守自然之勢也今
虜去我猶千里滑臺尚有彊兵若遽捨舟南走士卒
必散當引舟入濟至馬耳谷口更詳所宜馬耳谷口即馬耳關
彥之先有目疾至是大動且將士疾疫乃引兵自清
入濟水經濟水東北過壽張縣西界安民亭南汶水從東北來注之註云濟水又北汶水注之戴延之所謂清口也郭緣生述征記曰清河首受洪水北流濟或謂清口也東北會于汶今濟渠主巨澤巨澤北曰清水與汶會也京相璠曰今北東東北東之清亭即春秋所謂清者也是濟水通得青之目焉水爲清所未多稱是故兼王已壽國亦可此清高可以爲邱此水也南至歷
城焚舟棄甲步趨彭城趨七喻翻竺靈秀棄須昌南奔湖
陸青兗大擾長沙王義欣在彭城將佐恐魏兵大至

勸義欣委鎮還都義欣不從魏兵攻濟南濟南郡治
歷城濟南太守武進蕭承之帥數百人拒之晉武帝太康二年分丹徒曲阿立武進縣屬晉陵郡後屬南東海郡今常州武進縣諸鎮皆其地魏衆大集
承之使偃兵開城門衆曰賊衆我寡奈何輕敵之甚
承之曰今懸守窮城事已危急若復示弱必為所屠
唯當見彊以待之耳復扶又翻見賢遍翻魏人疑有伏兵遂引
去承之蕭道成之父為魏軍圍夏主數日斷其水草斷丁管翻人
馬飢渴丁酉夏主引衆下鶉觚原魏武衛將軍丘眷
擊之夏衆大潰死者萬餘人夏主中重創單騎走中竹仲翻
創初良翻收其餘衆驅民五萬西保上邽魏人凌

夏主之弟丹楊公烏視拔武陵公禿骨及公侯以下
百餘人是日魏兵乘勝進攻安定夏東平公乙斗棄
城奔長安驅略數千家西奔上邽　戊戌魏叔孫建
攻竺靈秀於湖陸靈秀大敗死者五千餘人建還屯
范城即東平郡之范縣也杜預曰范縣屬濮州晉大夫士會之邑　己亥魏主如
安定庚子還臨平涼掘塹圍之掘其月翻塹七豔翻安慰初附
敕秦雍之民賜復七年雍於用翻復方目翻除其租役也夏隴西守
將降魏將即亮翻降戶江翻　辛丑魏安頡督諸軍攻滑臺
河西王蒙遜遣尚書郎宗舒等入貢于魏魏主與之
宴執崔浩之手以示舒等曰汝所聞崔公此則是也

才略之美於今無比朕動止咨之豫陳成敗若合符
契未嘗失也　魏以叔孫建都督冀青等四州諸軍
事魏未得青州也使建經略之耳　魏尚書庫結帥騎五千迎
秦王暮末魏書官氏志北方諸姓庫褥官氏後改為庫氏帥讀曰率下同騎奇寄翻下同衛將軍吉毗以為不宜內從暮末從之庫結引還南
安諸羌萬餘人叛秦推安南將軍督八郡諸軍事廣
甯太守焦遺為主據魏收地形志廣甯郡甯當作寧郡縣後漢所置魏為渭州臨西縣地遺不從乃劫遺族子長城護軍焦亮為主
帥攻南安暮末請救於氐王楊難
當難當遣將軍苻隴帥騎三千救之暮末與之合擊

諸羌。諸羌潰，亮奔還廣寧，晉末進軍攻之，以手令與焦遺使取亮。十二月，遺斬亮首出降。晉末進遺號鎮國將軍、秦略陽太守。弘農楊顯以郡降夏。晉武帝分天水置略陽郡。降，戶江翻。下同。辛酉，以長沙王義欣為豫州刺史，鎮壽陽。壽陽士荒民散，城郭頹敗，盜賊公行。義欣隨宜經理，境內安業，道不拾遺，城府完實，遂為盛藩。芍陂久廢，義欣修治隄防，治，直之翻。引河水入陂，溉田萬餘頃，無復旱災。引河之水入芍陂也。陂，彼皮翻，又彼為翻。丁卯，夏上谷公社干、廣陽公度洛孤出降魏。克平涼，關中侯豆代田得奚斤、娥清等，獻於魏主。魏主以夏主之后賜代田，命斤膝行執酒以奉代田，謂斤曰：「全汝生者，代田也。」賜代田爵井陘侯，曹魏置關中侯，有爵未有邑，猶秦漢之關內侯，爵在列侯下。拔賁豆代田自關中侯進爵井陘侯，則有邑矣，而亦非君南實土也。陘，音刑。加散騎常侍、右衛將軍、領內都幢將。百人為幢，幢有帥，柔然之法也。魏置幢將，主三郎衛士直宿禁中者，自侍中已下中散已上皆統之。將，即亮翻。下同。夏長安驍將、武功守將皆走，關中悉入於魏。魏主留巴東公延普鎮安定，以鎮西將軍王斤鎮長安。壬申，魏主東還，以奚斤為宰士，使負酒食以從。宰士掌膳飲，以斤敗軍失身，辱之也。從，才用翻。魏王有宰官尚書、宰士，蓋其屬也。斤驕矜不濟，信用左右，調役百姓，調，徒弔翻。民不堪命，南奔漢川者數千家。魏主案治得實，斬斤以徇。治，直吏翻。

右將軍到彥之、安北將軍王仲德皆下獄，免官。下，戶嫁翻。兗州刺史竺靈秀坐棄軍伏誅。上見垣護之書而善之，以為北高平太守。南高平郡寄治湖陸，此北高平郡也，屬兗州。彥之之北伐也，甲兵資實甚盛；及敗還，委棄蕩盡，府藏武庫為之空虛。為，于偽翻。它日，上與群臣宴，有荒外降人在坐，荒外，謂南北荒外降人。降，戶江翻。坐，徂臥翻。上問尚書庫部郎顧琛：「庫中仗猶有幾許？」琛詭對：「有十萬人仗。」晉尚書二十三郎，庫部其一也，掌戎器鹵簿。琛，丑林翻。上既問而悔之，得琛對，甚喜。琛，和之曾孫也。顧和見九十卷晉元帝大興元年。彭城王義康與王弘並錄尚書，義康意猶怏怏，怏，於兩翻。欲得揚州，形於辭旨；以弘弟曇首居中，為上所親委，弘以老病屢乞骸骨，曇首自求吳郡，上皆不許。義康謂人曰：「王公久病不起，神州詎宜臥治！」治，直之翻。曇首勸弘減府中文武之半以授義康，上聽割二千人，義康乃悅。曇，徒含翻。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二十一

秦主暮末降夏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二十二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充集賢殿修撰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上柱國河內郡開國侯食邑一千八百戶食實封陸伯戶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敕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宋紀四 起重光協洽，盡旃蒙大淵獻，凡五年。

太祖文皇帝上之下

元嘉八年春正月壬午朔，燕大赦，改元大興。丙申，檀道濟等自清水救滑臺，魏叔孫建、長孫道生拒之。丁酉，道濟至壽張，遇魏安平公乙旃眷，[illegible] 道濟帥寧朔將軍王仲德、驍騎將軍段宏奮擊，大破之；[illegible] 轉戰至高梁亭，斬魏濟州刺史悉煩庫結。[illegible]

夏主擊秦將姚獻，敗之；[illegible] 遂遣其叔父北平公韋伐帥眾一萬攻南安。[illegible] 城中大饑，人相食。秦侍中征虜將軍出連輔政、侍中右衛將軍乞伏延祚、吏部尚書乞伏跋跋踰城奔夏。秦王暮末窮蹙，輿櫬出降，并沮渠興國送於上邽。[illegible]

秦太子司直焦楷奔廣寧，[illegible] 泣謂其父遺曰：大人荷國寵靈，[illegible] 居藩鎮重任，今本朝顛覆，豈得不率見眾唱大義以殄寇讎！[illegible] 遺曰：今主上已陷賊庭，吾非愛死而忘義，顧以大兵追之，是趣絕其命也。（趣讀曰促）不如擇王族之賢者，奉以為主而伐之，庶有濟也。楷乃築壇誓眾，二旬之間，赴者萬餘人。會遺病卒，（卒，子恤翻）楷不能獨舉事，亡奔河西。[illegible]

二月戊午，以尚書右僕射江夷為湘州刺史。

檀道濟等進至濟上，（濟，子禮翻）二十餘日間，前後與魏三十餘戰，道濟多捷。軍至歷城，[illegible] 叔孫建等縱輕騎邀其前後，焚燒穀草。[illegible] 道濟軍乏食，不能進；由是安頡、司馬楚之等得專力攻滑臺。[illegible] 魏主復使楚兵將軍王慧龍助之。[illegible] 朱脩之堅守數月，糧盡，與士卒熏鼠食之。辛酉，魏克滑臺，執脩之及東郡太守申謨，[illegible] 虜獲萬餘人。

癸酉，魏主還平城，大饗，告廟，將帥及百官皆受賞，戰士賜復十年。[illegible]

尚書令劉絜言於魏主曰：自頃邊寇內侵，戎車屢駕，天贊聖明，所在克殄，方難既平，皆蒙優錫；[illegible] 而郡國之民，雖不征討，服勤農桑，以供軍國，實經世之

大木府庫之所資今自山以東徧遭水害應加哀矜以弘覆育（覆敷又翻下同）魏主從之復境內一歲租賦檀道濟等食盡自歷城引還軍士有亡降魏者具告之魏人追之衆恟懼將潰（恟許拱翻潰戶對翻）道濟夜唱籌量沙以所餘少米覆其上（量音良覆敷救翻）及旦魏軍見之謂道濟資糧有餘以降者為妄而斬之時道濟兵少魏兵甚盛騎士四合道濟命軍士皆被甲（被皮義翻）己白服乘輿引兵徐出魏人以為有伏兵不敢逼稍稍引退道濟全軍而返青州刺史蕭思話聞道濟南歸欲委鎮保險（宋青州治東陽城）濟南太守蕭承之固諫不從丁丑思話棄鎮奔平昌（平昌縣前漢屬琅邪後漢屬北海晉太康地志屬城陽惠帝分城陽置平昌郡）參軍劉振之戍下邳聞之亦委城走魏軍竟不至而東陽積聚已為百姓所焚（積子賜翻聚才喻翻）思話坐徵繫尚方燕王立夫人慕容氏為王后庚戌魏安頡等還平城魏主嘉朱脩之守節妻以宗女（為脩之自北還張本妻七細翻）初帝之遣到彥之也戒之曰若北國兵動先其未至徑前入河（先悉薦翻）若其不動留彭城勿進及安頡得宋俘魏主始聞其言謂公卿曰卿輩前謂我用崔浩計為謬驚怖固諫（怖普布翻崔浩諫計見上卷元年）常勝之家始皆自謂踰人至於歸終乃不能及司馬楚之上疏以為諸方已平請大舉伐宋魏主以兵久勞不許徵楚之為散騎常侍（散悉亶翻騎奇寄翻）以王慧龍為滎陽太守慧龍在郡十年農戰並脩大著聲績歸附者萬餘家帝縱反間於魏云慧龍自以功高位下欲引宋人入寇因執司馬楚之以叛（間古莧翻）魏主聞之賜慧龍璽書曰劉義隆畏將軍如虎欲相中傷（中竹仲翻）朕自知之風塵之言想不足介意帝復遣刺客呂玄伯刺之（復扶又翻刺七亦翻）曰得慧龍首封二百戶男賞絹千匹玄伯詐為降人（降戶江翻）求屏人有所論慧龍疑之使人探其懷得尺刀（屏必郢翻探吐南翻）玄伯叩頭請死慧龍曰各為其主耳釋之（為于偽翻）左右諫曰宋人為謀未已不殺玄伯無以制將來慧龍曰死生有命彼亦安能害我我以仁義為扞蔽又何憂乎遂捨之（史因慧龍守滎陽終言之）夏五月庚寅魏主如雲中六月乙丑大赦　夏主殺乞伏暮末及其宗族五百人　夏主畏魏人之逼擁秦民十餘萬口（秦民乞伏氏之民也）自治城濟河欲擊河西王蒙遜而奪其地吐谷渾王慕璝遣益州刺史慕利延寧州刺史拾虔（璝古回翻）

十六國春秋作沒乳延擒亮今從宋書帥騎三萬乘其半濟邀擊之執夏主定以歸赫連氏歷三主二十六年而亡自是關中原及西北之地一歸於魏矣帥讀曰率沮渠興國被創而死沮子余翻被皮義翻創初良翻拾虔樹洛干之子也拾名干卒於晉安帝義熙十二年魏之邊吏獲柔然邏者二十餘人魏主賜衣服而遣之柔然感悅閏月乙未柔然敕連可汗遣使詣魏魏主厚禮之[illegible]佐翻使疏吏翻魏主遣散騎侍郎周紹來聘散悉亶翻騎奇寄翻且求昏帝依違答之荊州刺史江夏王義恭年寖長欲專政事長史劉湛每裁抑之遂與湛有隙宋制王臨州率以長史行府州事事皆決於行事義恭欲專之而湛不可遂有隙長知兩翻帝心重湛使人詰讓義恭且和解之詰去吉翻是時王華王曇首皆卒卒子恤翻領軍將軍殷景仁素與湛善白帝以時賢零落徵湛為太子詹事加給事中共參政事以雍州刺史張邵代湛為撫軍長史南蠻校尉頃之邵坐在雍州營私畜聚贓滿二百四十五萬下廷尉當死元嘉五年[illegible]雍州[illegible]左衛將軍謝述上表陳邵先朝舊勳[illegible]又不[illegible]宜蒙優貸帝手詔酬納免邵官削爵土述謂其子綜曰主上矜邵夙誠特加曲恕吾所言謬會故特見酬納耳若此迹宣布則為侵奪主恩不可之大者也使綜對前焚之帝後謂邵曰卿之獲免謝述有力焉

秋七月己酉魏主如河西八月乙酉河西王蒙遜遣子安周入侍于魏吐谷渾王慕璝遣侍郎謝大寧奉表于魏請送赫連定己丑魏以慕璝為大將軍西秦王璝古回翻左僕射臨川王義慶固求解職甲辰以義慶為中書令丹楊尹如故九月癸丑魏主還宮庚申加太尉長孫嵩柱國大將軍柱國大將軍始此以左光祿大夫崔浩為司徒征西大將軍長孫道生為司空道生性清儉一熊皮鄣泥數十年不易鄣音章馬汗泥曰鄣[illegible]馬上[illegible]泥鄣也魏主使歌工歷頌羣臣曰智如崔浩廉若道生魏主欲選使者詣河西崔浩薦尚書李順乃以順為太常拜河西王蒙遜為侍中都督涼州西域羌戎諸軍事太傅行征西大將軍涼州牧涼王王武威張掖敦煌酒泉西海金城西平七郡使疏吏翻王于況翻敦徒門翻冊曰盛衰存亡與魏升降北盡窮經典釋文司馬曰窮髮北極之下無髮南極庸嶓西被崐嶺東至河曲毛之地也按毛草也地理書云山以草木為髮興上庸之地嶓嶓山也崐崐崙河曲朔方之河曲也晉與同被皮義翻王貸征之以夾輔皇室置將相羣卿百官承制假授建天子旌旗出入警蹕如漢初諸侯王故事壬申魏主詔曰今二寇摧殄將偃武脩文理廢職舉逸民范陽盧玄博陵崔綽趙郡李靈河間邢

穎勃海高允廣平游雅太原張偉等皆賢儁之冑冠
冕周邦（周當作州）易曰我有好爵吾與爾縻之（易中孚九二爻辭）
如玄之比者盡敕州郡以禮發遣遂徵玄等及州郡
所遣至者數百人差次叙用崔綽以母老固辭玄等
皆拜中書博士玄諶之曾孫（晉永嘉之後盧諶依劉琨於石氏之時冉閔之亂遂死於兵諶氏壬翻）
靈順之從父兄也（從才用翻）玄男崔浩每與玄
言輒歎曰對子真使我懷古之情更深（子真盧玄字）浩欲
大整流品明辨姓族玄止之曰夫創制立事各有其
時樂爲此者詎有幾人宜加三思（樂音洛三思息暫翻）浩不從
由是得罪於衆　初魏昭成帝始制法令（什翼犍謚昭成帝）
反逆者族其餘當死者聽入金馬贖罪殺人者聽與
死家牛馬葬具以平之盜官物一備五私物一備十
（備償也今人多云陪備）四部大人共坐王庭決辭訟無繫訊連
逮之苦境內安之太祖入中原（道武帝廟號太祖）患前代律
令峻密命三公郎王德刪定務崇簡易（事見一百十卷晉安帝隆安二年易以豉翻）
季年被疾刑罰濫酷（事見一百十一卷晉安帝隆安四年被皮義翻）
太宗承之吏文亦深（明元帝廟號太宗）冬十月戊寅世祖
命崔浩更定律令除五歲四歲刑增一年刑巫蠱者
負羖羊抱犬沈諸淵（羖果五翻說文夏羊牡曰羖一說羖羊黑羊也沈持林翻）初
令官階九品者得以官爵除刑（晉官以石秩爲差魏始定品秩之次）

婦人當刑而孕產後百日乃決闕左懸登聞鼓以達
冤人（禹令有獄訟者搖鞀周禮左嘉石以平罷民所以達幽枉也登聞鼓令負冤者得詣闕撾鼓登時上聞也）
魏主如漠南十一月丙辰北部敕勒莫弗
庫若干（高車酋長號曰莫弗考異曰後魏書北史本紀皆作敕勒傳皆作高車敕勒別名也）
帥所部數萬騎驅鹿數百萬頭詣魏主行在（帥讀曰率騎奇寄翻）
魏主大獵以賜從官（從才用翻）十二月丁丑還
宮　是歲涼王改元義和　林邑王范陽邁寇九德
交州兵擊却之（九德郡古越裳氏國[illegible]）
九年春正月丙午魏主尊保太后竇氏爲皇太后（尊保母爲母非禮也）
立貴人赫連氏爲皇后子晃爲皇太子大赦
改元延和　燕王立慕容后之子王仁爲太子　三
月庚戌衛將軍王弘進位太保加中書監　丁巳征南
大將軍檀道濟進位司空還鎮尋陽（道濟自歷城還師至建康復使之鎮尋陽）
壬申吐谷渾王慕璝送赫連定于魏魏人
殺之　慕璝上表曰臣俘擒僭逆獻捷王府爵秩雖崇
而土不增廓車旗既飾而財不周賞願垂鑒察魏主
下其議（下戶嫁翻）公卿以爲慕璝所致唯定而已塞外之
民皆爲已有而貪求無厭不可許也（厭於鹽翻）魏主乃詔
曰西秦王所得金城枹罕隴西之地（枹音膚）朕即與之
乃是裂土何須復廓（復扶又翻）西秦款至綿絹隨使疏數

臨時增益非一賜而止也（使疏吏翻下同踈與疏同數所角翻）自是貢
使至魏者稍簡　魏方士祁纖奏改代爲萬年
代尹爲萬年尹以代令爲萬年令崔浩曰昔太祖應
天受命兼稱代魏以法殷商（帝嚳都亳子契受封於商自契至湯八遷湯始
都亳從先王居盤庚之亳殷故兼稱殷商）國家積德當享年萬億不待假
名以爲益也纖之所聞皆非正義宜復舊號魏主從
之　夏五月壬申華容文昭公王弘卒弘明敏有思
致而輕率少威儀性褊隘好折辱人人以此少之（思相
吏翻少詩沼翻褊方緬翻翻好呼到翻折之舌翻）雖貴顯不營財利及卒家無
餘業帝聞之特賜錢百萬米千斛　魏主治兵於南
郊謀伐燕（治直之翻）　帝遣使者趙道生聘于魏　六月
戊寅司徒南徐州刺史彭城王義康改領揚州刺史
（王弘卒義康始爲揚州）詔分青州置冀州（宋冀州領廣川平原清河樂陵魏郡
河間頓丘高陽勃海九郡皆僑置於河濟間）治歷城　吐谷渾王慕璝遣
其司馬趙叙入貢且來告捷（告擒赫連定之捷也擒巨今翻）　庚寅
魏主伐燕命太子晃錄尚書事時晃纔五歲又遣左
僕射安原建寧王崇等屯漠南以備柔然　辛卯魏
主遣散騎常侍鄧穎來聘　乙未以吐谷渾王慕璝
爲都督西秦河沙三州諸軍事征西大將軍西秦河
二州刺史進爵隴西王且命慕璝悉歸南方將士先

沒於夏者得百五十餘人（劉義眞之敗沒於夏者）又加北秦州
刺史楊難當征西將軍難當以兄子保宗爲鎭南將
軍鎭宕昌（宕昌唐爲宕州之地宕徒浪翻）以其子順爲秦州刺史
守上邽保宗謀襲難當事泄難當囚之　壬寅以江
夏王義恭爲都督南兗等六州諸軍事開府儀同三
司南兗州刺史臨川王義慶爲都督荆雍等七州諸
軍事荆州刺史（雍於用翻）竟陵王義宣爲中書監衡陽王
義季爲南徐州刺史初高祖以荆州居上流之重土
地廣遠資實兵甲居朝廷之半故遺詔令諸子居之
上以義慶宗室令美且烈武王有大功於社稷（臨川王道
規謚烈武王）故特用之　秋七月己未魏主至濡水（濡水
自塞外來逕遼西令支肥如海陽等縣而入于海濡乃官翻）庚申遣安東將軍奚
斤發幽州民及密雲丁零萬餘人（魏收曰道武帝皇始二年置密雲郡
密雲縣治提攜城本漢厗奚縣地孟康曰厗音題）運攻具出南道會和龍魏
主至遼西燕王遣其侍御史崔聘奉牛酒犒師己巳
魏主至和龍　庚午以領軍將軍殷景仁爲尚書僕
射太子詹事劉湛爲領軍將軍　益州刺史劉道濟
粹之弟也信任長史費謙別駕張熙等聚歛興利（費扶
沸翻）傷政害民立官冶禁民鼓鑄而貴賣鐵器商賈失
業吁嗟滿路（歛力贍翻賈音古）流民許穆之變姓名稱司馬

飛龍自云晉室近親往依氐王楊難當難當因民之怨資飛龍以兵使侵擾益州飛龍招合蜀人得千餘人攻殺巴興令（沈約曰巴興令徐志不註置立疑李氏所立屬遂寧郡宋白曰晉永和十一年置巴興縣西魏改曰長江縣唐屬遂州）逐陰平太守（晉孝武帝泰始中置陰平郡至武帝亦析居又分為南陰平北陰平凡南陰平也晉伊南陰千入雜縣宋白曰文州古陰平也縣陰氐羌所居漢為陰平道魏晉為陰平郡陰平縣永嘉末太守王堅以郡降李雄晉人於是柔流發於蜀漢其氐羌並屬楊茂搜其郡不復預受正朔故南史諸志并無所錄其晉人流寓於蜀者仍於益州立南北二陰平寓於漢中者亦於梁州立南北二陰平今涪州陰平縣益州之北陰平郡也）道濟遣軍擊斬之道濟欲以五城人帛氐奴梁顯為參軍督護（帛姓也）費謙固執不與氐奴等與鄉人趙廣構扇縣人詐言司馬殿下猶在陽泉山中聚衆得數千人引向廣漢（沈約曰蜀分緜竹立陽泉縣屬廣漢郡隋併入緜竹）道濟參軍程展會治中李抗之將五百人擊之皆敗死巴西人唐頻聚衆應之趙廣等進攻涪城陷之（涪城縣屬涪音浮）於是涪陵江陽遂寧諸郡守皆棄城走蜀土僑舊俱反（沈約曰遂寧郡永初郡國志有之疑晉末分廣漢所立唐為遂州守手又翻下太守同）燕石城太守李崇等十郡降于魏（石城縣前漢屬右北平燕分置石城郡魏真君八年置建德郡於白狼以石城為縣屬焉降戶江翻）魏主發其民三萬穿圍塹以守和龍崇續之子也（李續見一百卷晉穆帝升平四年塹七豔翻）八月燕王使數萬人出戰魏昌黎公丘等擊破之（公丘之下當有漏字）死者

萬餘人燕尚書高紹帥萬餘家保羌胡固（帥讀曰率）辛巳魏主攻紹斬之平東將軍賀多羅攻帶方撫軍大將軍永昌王健攻建德驃騎大將軍樂平王丕攻冀陽皆拔之九月乙卯魏主引兵西還徙營丘成周遼東樂浪帶方玄菟六郡民三萬家於幽州（五代志曰後魏置營州於和龍城領建德冀陽遼東樂浪營丘等郡龍城大興永樂帶方定荒石城廣都陽武襄平新昌平剛柳城富平等縣蓋燕置自慕容以來分置郡縣於遼西其後或省或併寄郡為縣皆不可攷詰玄菟郡亦當置於遼西也驃匹妙翻騎奇寄翻樂浪音洛琅菟同都翻）燕尚書郭淵勸燕王送款獻女於魏乞為附庸燕王曰負釁在前忿結已深降附取死不如守志更圖也（釁許覲翻降戶江翻）魏主之圍和龍也宿衛之士多在戰陳（陳讀與陣同）行宮人少雲中鎮將朱脩之謀與南人襲殺魏主因入和龍浮海南歸以告冠軍將軍毛脩之毛脩之不從乃止（少詩沼翻將即亮翻冠古玩翻）既而事泄朱脩之逃奔燕魏人數伐燕（數所角翻）燕王遣脩之南歸求救脩之汎海至東萊遂還建康拜黃門侍郎　趙廣等進攻成都劉道濟嬰城自守賊衆屯聚日久不見司馬飛龍欲散去廣懼將三千人及羽儀詣陽泉寺（以羽為儀故曰羽儀）詐云迎飛龍至則謂道人枹罕程道養曰（枹音膚）汝但自言是飛龍則坐享富貴不則斷頭（斷丁管翻）道養惶怖許諾（怖普故翻）廣乃推道養為

蜀王車騎大將軍益梁二州牧改元泰始備置百官
以道養弟道助爲驃騎將軍長沙王鎮涪城趙廣帛
氏奴梁顯及其黨張尋嚴遐皆爲將軍奉道養還成
都衆至十餘萬四面圍城使人謂道濟曰但送費謙
張熙來我輩自解去道濟遣中兵參軍裴方明任浪
之各將千餘人出戰皆敗還（任音壬）　冬十一月乙巳
魏主還平城　壬子以少府中山甄法崇爲益州刺
史（甄之人翻）　初燕王嫡妃王氏生長樂公崇崇
於兄弟爲最長（長知兩翻）及即位立慕容氏爲王后
王氏不得立又黜崇使鎮肥如（肥如縣以幽州刺史遼西之地也）崇
母弟廣平公朗樂陵公邈相謂曰今國家將亡人無
愚智皆知之王復受慕容后之譖（復扶又翻）吾兄弟死無
日矣乃相與亡奔遼西說崇使降魏崇從之會魏主
使給事郎王德招崇（給事郎比侍給事中說輸芮翻降戶江翻下同）十二
月己丑崇使邈如魏請舉郡降燕王聞之使其將封
羽圍崇於遼西（將即亮翻下同）　魏主徵諸名士之未仕者
州郡多逼遣之魏主聞之下詔令守宰以禮申諭（守式又翻重直龍翻）
任其進退毋得逼遣　初帝以少子紹
爲廬陵孝獻王嗣（義眞諡曰孝獻）以江夏王義恭子朗
爲營陽王嗣庚寅封紹爲廬陵王朗爲南豐縣王

裴方明等復出擊程道養營破之（復扶又翻下同）焚
其積聚（積子賜翻聚才喻翻）賊黨江陽楊孟子將千餘人屯城
南（江陽縣漢屬犍爲郡）參軍梁雋之統南樓投書說諭孟子
邀使入城見劉道濟道濟板爲主簿克期討趙廣
知其謀孟子懼將所領奔晉原晉原太守文仲興與
之同拒守趙廣遣帛氏奴攻晉原破之（李雄分蜀郡置漢原郡晉更名晉原郡治江原縣本漢江原縣以縣界有晉原山爲名）仲興孟子皆死裴方明復出擊賊
屢戰破之賊遂大潰程道養收衆得七千人還廣漢
趙廣別將五千餘人還涪城先是張熙說道濟糶倉
穀（說式芮翻糶他弔翻）故自九月末圍城至十二月糧儲俱盡
方明將二千人出城求食爲賊所敗（敗補邁翻）單馬獨還
賊衆復大集方明夜縋而上（縋馳僞翻上時掌翻）道濟爲設食
涕泣不能食道濟曰卿非大丈夫小敗何
苦（爲于僞翻下同）賊勢既衰臺兵垂至但令卿還何憂於賊即減左
右以配之賊於城外揚言云方明已死城中大恐道
濟夜列炬火出方明以示衆衆乃安道濟悉出財物
於北射堂令方明募人時城中或傳道濟已死莫有
應者梁雋之說道濟遣左右給使三十餘人出外
且告之曰吾病小損各聽歸家休息給

使既出城中乃安應募者日有千餘人 初晉謝混
尚晉陵公主 晉陵公主晉孝武之女 混死見一百十六卷晉安帝義熙八年 詔
公主與謝氏絕婚公主悉以混家事委混從子弘微
弘微 從才用翻 混仍世宰輔僮僕千人唯有二女年數歲弘微
爲之紀理生業一錢尺帛有文簿 爲于僞翻 九年而高祖
即位公主降號東鄉君聽還謝氏入門室宇倉廩不
異平日田疇墾闢有加於舊東鄉君歎曰僕射平生
重此子可謂知人僕射爲不亡矣 混仕晉爲尚書左僕射 親舊
見者爲之流涕是歲東鄉君卒 爲于僞翻 公私咸謂
貲財宜歸二女田宅僮僕應屬弘微弘微一無所取

自以私祿葬東鄉君混女夫殷叡好樗蒱 好呼到翻 聞弘
微不取財物乃奪其妻妹及伯母兩姑之分以還戲
責 分扶問翻 責讀曰債 內人皆化弘微之讓一無所爭或
譏之曰謝氏累世財產充殷君一朝戲責理之不允
莫此爲大卿視而不言譬棄物江海以爲廉耳設使
立清名而令家內不足亦吾所不取也弘微曰親戚
爭財爲鄙之甚今內人尚能無言豈可導之使爭乎
分多共少不至有乏身死之後豈復見關也 禿髮
保周自涼奔魏 保周奔涼見一百十六卷晉安帝義熙十年 魏封保周爲
張掖公 魏李順復奉使至涼 使疏吏翻 涼王蒙遜

遣中兵校郎楊定歸謂順曰年衰多疾腰髀不隨不
堪拜伏比三五日消息小差當相見 比必寐翻及也 順曰王
之老疾朝廷所知豈得自安不見詔使明日蒙遜延
順入至庭中蒙遜箕坐隱几無動起之狀 師古曰謂伸兩脚而
坐其形如箕 隱於靳翻 順正色大言曰不謂此叟無禮乃至於
此今不憂覆亡而敢陵侮天地魂魄逝矣何用見之
握節將出涼王使定歸追止之曰太常既雅恕衰疾
雅素也 傳聞朝廷有不拜之詔是以敢自安耳順曰齊
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周天子賜胙命無下拜桓
公猶不敢失臣禮下拜登受 左傳齊桓公合諸侯於葵丘王使宰孔賜齊侯胙

曰以伯舅耋老加勞賜一級無下拜孔曰天子以伯舅耋老加勞賜一級無下拜對曰天威不違顏咫尺小白余敢貪天子之命無下拜恐隕越于下以爲天子羞敢不下拜下拜登受 今王雖功高未如齊桓朝廷
雖相崇重未有不拜之詔而遽自僭慢此豈社稷之
福邪蒙遜乃起拜受詔使還魏主問以涼事順曰蒙
遜控制河右踰三十年 晉安帝隆安五年蒙遜殺段業篡有其國至是三十一年
經涉艱難粗識機變 難乃旦翻 綏集荒裔群下畏服雖不
能貽厥孫謀猶足以終其一世然禮者德之輿敬者
身之基也蒙遜無禮不敬以臣觀之不復年矣 復扶又翻
言其死在朝夕 魏主曰易世之後何時當滅順曰蒙遜諸子
臣略見之皆庸才也如聞敦煌太守牧犍器性粗立

數民得蠶陛治言蠶繼蒙遜者必此人也然此之於文皆云不及此殆天之所以資聖明也（考異曰後魏書順初拜涼州牧即於蒙遜不拜及順使還論蒙遜事南史亦無冊拜蒙遜量拜附督四州長安鎮都大將徵爲四部尚書加常侍廷尉使涼始有不拜常事公讓頓云不復冠矣明年蒙遜死帝曰朕言蒙遜死驗矣朕欲敢南史）魏主曰朕方有事東方（東方謂馮）未暇西略如卿所言不過數年之外不爲晚也初罽賓沙門曇無讖自云能使鬼治病且有秘術（[illegible]）涼王蒙遜甚重之謂之聖人諸女及子婦皆往受術魏主聞之使李順往徵之蒙遜留不遣仍殺之魏主由是怒涼蒙遜荒淫猜虐羣下苦之（爲魏滅涼張本）

十年春正月乙卯魏主遣永昌王健督諸軍救涇西（[illegible]）己未大赦 丙寅魏以樂安王範爲都督秦雍等五州諸軍事衛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長安鎮都大將（鎮都大將又在鎮大將之上[illegible]下同）魏主以範年少更選舊德平西將軍崔徽征北大將軍張黎爲之副共鎮長安徽宏之弟也（崔宏崔浩之父也）範謙恭寬惠徽務敦大體黎清約公平政刑簡易（易以豉翻）輕徭薄賦關中遂安 二月庚午魏主以馮崇爲都督幽平東夷諸軍事車騎大將軍幽平二州牧封遼西王錄其國尚書事食遼西十郡承制假授尚書刺史虜已下官（[illegible]）魏平涼休屠征西將軍金崖（[illegible]）羌涇州刺史狄子玉（魏置涇州於安定郡）與安定鎮將延普爭權崖子玉舉兵攻普不克退保胡空谷（胡空谷在臨涇城[illegible]之地）魏主以虎牢鎮大將陸俟爲安定鎮大將擊崖等皆擒之魏主徵俟爲散騎常侍出爲懷荒鎮大將（懷荒鎮[illegible]之一）未朞高車諸莫弗訟俟嚴急無恩復請前鎮將郎孤（[illegible]復扶又翻）魏主徵俟還以孤代之俟既至言於帝曰不過期年郎孤必敗高車必叛（[illegible]）帝怒切責之使以建業公歸第明年諸莫弗果殺郎孤而叛帝大驚立召俟問之曰卿何以知其然也俟曰高車不知上下之禮故臣臨之以威制之以法欲以漸訓導使知分限（分扶問翻）而諸莫弗惡臣所爲（惡烏路翻）訟臣無恩稱孤之美臣以罪去孤獲還鎮悅其稱譽（譽音余）益收名聲專用寬恕待之無禮之人易生驕慢（易以豉翻）不過朞年無復上下孤所不堪必將復以法裁之如此則衆心怨懟必生禍亂矣（[illegible]）帝笑曰卿身雖短思慮何長也卽日復以爲散騎常侍 壬午魏主如河西遣兼散騎常侍宋宣來聘且爲太子晃

不然（爲，于僞翻）。帝依違答之。劉道濟卒，[illegible]裴方明等密埋其尸於後齋，詐爲道濟教命，以省畫疏，雖其母妻亦不知也。程道養於毀金橋登壇郊天，方明將三千人出擊之（[illegible]），道養等大敗，退保廣漢。荊州刺史臨川王義慶以巴東太守周籍之督巴西等五郡諸軍事，將二千人救成都。二月[illegible]，司馬天助降於魏，自稱晉會稽世子元顯之子（[illegible]）。魏人以爲青、徐二州刺史、東海公。壬子，魏主還宮。趙廣等自廣漢至郫（[illegible]），連營百數。周籍之與裴方明等合兵攻郫，克之，進擊廣等於廣漢。

廣等走還涪及五城（涪，音浮）。夏，四月，戊寅，始發劉道濟喪。帝聞梁、南秦二州刺史甄法護刑政不治（[illegible]），失氐、羌之和，乃自徒中起蕭思話爲梁、南秦二州刺史（考異曰：思話傳云……當在十一月，[illegible]）。法護，法崇之兄也。涼王蒙遜病甚，國人共議以世子菩提幼弱，立菩提之兄敦煌太守牧犍爲世子，加中外都督、大將軍、錄尚書事（[illegible]）。蒙遜卒，諡曰武宣王，廟號太祖。牧犍（後魏書紀傳作牧犍，今從之）即河西王位，大赦，改元永和。立子封壇爲世子，加撫軍大將軍、錄尚書事。遣使請命于魏。牧犍聰穎好學（好，呼到翻），和雅有度量，故國人立之。先是，魏主遣李順迎武宣王女爲夫人（先，悉薦翻），會卒，牧犍稱先王遺意，遣左丞宋繇送其妹興平公主于魏，拜右昭儀（[illegible]置左右昭儀）。魏主謂李順曰：「卿言蒙遜死，今則驗矣。又言牧犍立，何其妙也（[illegible]）！朕克涼州亦當不遠。」於是賜絹千匹，廄馬一乘（[illegible]），進號安西將軍，寵待彌厚，政事無巨細，皆與之參議（[illegible]）。遣順拜牧犍都督涼沙河三州、西域羌戎諸軍事、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涼州刺史、河西王（[illegible]）。以宋繇爲河西王右相。牧犍以無功受賞，留順，上表乞安平一號（[illegible]安西將軍若平西將軍乞一號），優詔不許。牧犍尊敦煌劉昞爲國師（[illegible]），親拜之，命官屬以下皆北面受業。

五月，己亥，魏主如山北（武周山之北也）。林邑王范陽邁遣使入貢，求領交州（[illegible]），詔答以道遠，不許。裴方明進軍向涪城，破張尋、唐頻，擒程道助，斬嚴遐，於是趙廣等皆奔散。六月，魏永昌王健（[illegible]）、尚書左僕射安原督諸軍擊和龍，將軍樓勃別將五千騎圍凡城（[illegible]），燕守將封羽以凡城降（[illegible]），收其三千餘家而還。辛巳，魏人發秦、雍兵一萬築小城於長安城內（雍，於用翻）。秋，八月，馮崇上表請說降

其父（既輸筍節）魏主不聽。九月，益州刺史甄法崇至成都，收費謙誅之（費，扶沸翻）。程道養、張尋將二千餘家逃入郪山（郪，音妻；郪山在廣漢郪縣界，以山爲名也）。餘黨各擁衆藏竄山谷，時出爲寇不絕。戊午，魏主遣兼大鴻臚崔頤持節拜氐王楊難當爲征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秦梁二州牧、南秦王。頤，逞之子也（崔逞見□□□□以□□□□□□□）。

楊難當因蕭思話未至，甄法護將下，舉兵襲梁州，破白馬（白馬戍在沔水之北□陽□開晉昌□平蜀以巴□），獲晉昌太守張範（晉昌□人□□□□書之）。敗法護參軍魯安期等（敗，補邁翻），又攻葭萌，獲晉壽太守范延朗（晉壽郡，太元十五年梁州刺史周瓊表分梓潼立，古葭萌之地）。冬十一月丁未，法護棄城奔洋川之西城（梁方立洋川郡於漢中之西鄉縣，此蓋因洋水爲名；洋水故謂之洋川。洋，音祥，又如字）。難當遂有漢中之地，以其司馬趙溫爲梁、秦二州刺史。甲戌，魏主還宮。十二月己巳，魏大赦。辛未，魏主如陰山之北。魏寧朔將軍盧玄來聘。前秘書監謝靈運好爲山澤之遊（五年，靈運免官，故曰前秘書監。好，呼到翻），窮幽極險，從者數百人（從，才用翻），伐木開徑，百姓驚擾，以爲山賊。會稽太守孟顗與靈運有隙（會，工外翻。顗，魚豈翻），表其有異志，發兵自防。靈運詣闕自陳，上以爲臨川內史。靈運遊放自若，廢棄郡事，爲有司所糾。是歲，司徒遣使隨州從事鄭望生收靈運（使，疏吏翻。望生蓋爲江州從事），靈運執望生，興兵逃逸，作詩曰：韓亡子房奮，秦帝魯連恥（靈運自以爲晉臣，故云。是詩子房事見七卷秦始皇二十九年，魯連事見□□□）。追討擒之。廷尉奏靈運率衆反叛，論正斬刑。上愛其才，欲免官而已。彭城王義康堅執謂不宜恕，乃降死一等，徙廣州。久之，或告靈運令人買兵器，結健兒，欲於三江口篡取之，不果（水經注：泿水出□□□□，東至番禺縣爲番禺水，入海。又湟水出陽山□□□□南流至廣信縣入□，□□□水所會之地，謂之三江口），詔於廣州棄市。靈運恃才放逸，多所陵忽，故及於禍。魏立徐州於外黃，以刁雍爲刺史（雍，於容翻）。

十一年春正月戊戌，燕王遣使請和於魏（使，疏吏翻），魏主不許。楊難當以克漢中告捷於魏，送雍州流民七千家於長安（雍，於用翻）。蕭思話至襄陽，遣橫野司馬蕭承之爲前驅（思話時以橫野將軍鎮，以承之爲司馬）。承之緣道收兵，得千人，進據磝頭（水經注：漢水逕黃金南，東流逕磝頭。磝頭，魏興安康縣治。磝，音敖）。難當焚掠漢中，引衆西還，留趙溫守梁州，又遣其魏興太守薛健據黃金山。思話遣陰平太守蕭坦攻鐵城戍，拔之（黃金山注見七十四卷魏邵陵厲公正始五年。水經注：鐵城戍在黃金戍北，對一城在山上）。二月，趙溫、薛健與其馮翊太守蒲甲子合攻坦營，坦擊破之。溫等退保西水（水經注：西水□□西水）。臨川王

義（ㄥ）追龍驤將軍裴方明將三千人助承之（驤思將翻）

（一丈翻）拔黃金戍而據之溫棄州城退據小城健甲子

退保下桃城思話繼至與承之共擊趙溫等屢破之

行參軍王靈濟別將出洋川攻南城拔之（洗紛曰漢……）

（刺史晉治漢中之南鄭……南城在南鄭西……）

擒其守將趙英南城空無所資靈

濟引兵還與承之合　魏主以西海公主妻柔然敕

連可汗（妻七細翻　可從刊入聲　汗音寒）又納其妹為夫人遣潁川王

提往逆之丁卯敕連遣其異母兄禿鹿傀送妹并獻

馬二千匹（傀公回翻）魏主以其妹為左昭儀提曜之子也

辛卯魏主還宮三月甲寅復如河西（復扶又翻）　楊難

當遣其子和將兵與蒲甲子等共擊蕭承之相拒四

十餘日圍承之數十重短兵接弓矢無所復施氐悉

衣犀甲戈矛所不能入（重直龍翻　復扶又翻　下同　衣於既翻）承之斷矟長數尺以大斧椎之一矟輒

貫數人（矟色角翻　斷丁管翻　長直亮翻）氐不能當燒營走據大桃閏

月承之等追擊之至南城氐敗走斬獲甚眾悉收漢

中故地置戍於葭萌水（水經註白水出臨洮縣西南西傾山東南流至葭萌縣北……）　初桓希既敗（……晉安帝元……）

氐王楊盛據漢中梁州刺史范元之傅歆皆治

魏興（治直之翻）唯得魏興上庸新城三郡及索邈為刺史

（見一百一十六卷晉安帝義熙九年索昔各翻）乃治南城至是南城為氐所

焚不可復固蕭思話徙鎮南鄭（自此梁州治南鄭）　甲戌赫

連昌叛魏西走丙子河西侯將格殺之（此河西……）

（將即亮翻）魏人并其羣弟誅之　己卯魏主還宮

辛巳燕王遣尚書高顒上表稱藩請罪于魏（顒魚容翻）

以季女充掖庭魏主乃許之徵其太子王仁入朝燕

王送魏使者于什門還平城（魏使疏吏翻　……）什門在燕

二十一年不屈節（什門使燕見一百一十六卷晉安帝義熙十年……按魏書本紀神瑞元年八月遣于什門招諭馮跋至此年二十一年矣……）

（十四年乃在太延三年而太延二年馮氏亡矣）　魏主下詔褒稱以比蘇武拜

治書御史（治直之翻）賜羊千口帛千匹策告宗廟頒示天

下　戊子休屠金當川圍魏陰密（陰密縣漢屬安定郡晉志屬……）

（涼郡……魏收志……）夏四月乙未魏征西大將

軍常山王素擊之丁未魏主行如河西壬戌獲當川

斬之　甄襲護坐委鎮賜死於獄（難乃旦翻）　楊難當遣使

奉表謝罪帝下詔赦之　河西王牧犍遣使上表告

嗣位戊寅詔以牧犍為都督涼秦等四州諸軍事征

西大將軍涼州刺史河西王（犍居言翻）　六月甲辰魏主

還宮　燕王不遣太子仁入魏（……）　散騎常侍劉滋諫

曰（袁志寧敬）昔劉禪有重山之險孫皓有長江之阻皆為晉擒（禪事見七十八卷魏元帝景元四年孫皓事見七十九卷晉武帝太康元年重直龍翻）何則彊弱之勢異也今吾弱於吳蜀而魏彊於晉不從其欲將有危亡之禍願亟遣太子而修政事撫百姓收離散賑飢窮勸農桑省賦役社稷猶庶幾可保燕王怒殺之辛亥魏主遣撫軍大將軍永昌王健等伐燕收其禾稼徙民而還（還從宣翻又如字）秋七月壬午魏主如美稷遂至隰城（隰城縣自漢以來屬西河郡劉昫曰汾州西河縣漢隰城縣）（美稷縣屬西河郡隋為隰城縣上元元年更名二河隋仁壽皆併於汾州西河縣）命陽平王它督諸軍擊山胡白龍於西河（山胡即稽胡一曰步落稽蓋匈奴別種劉元海五部之苗裔也或云山戎赤狄之後自離石以西安定以東方七八百里居山谷間種落繁熾）它熙之子也（陽平王熙見一百十九卷武帝永初二年）魏主輕山胡日引數十騎登山臨視之（臨力鳩翻）白龍伏壯士十餘處掩擊之魏主墜馬幾為所擒（幾居希翻）內入行長代人陳建以身扞之（內入行長魏官也蓋選勇力之士入直禁中行則為長陳氏其部落也魏書官氏志次南諸姓侯莫陳氏後改為陳氏知行長戶部郡）大呼奮擊殺胡數人身被十餘創（呼火故翻）魏主乃免九月戊子大破胡衆斬白龍屠其城冬十月甲午魏人破白龍餘黨於五原誅數千人以其妻子賜將士十一月魏主還宮十二月甲辰復如雲中（復扶又翻）

十二年春正月己未朔日有食之 辛酉大赦 辛未上祀南郊 燕王數為魏所攻（數所角翻）遣使詣建康稱藩奉貢癸酉詔封為燕王江南謂之黃龍國（以其都和龍也今北國以和龍為黃龍府）甲申魏大赦改元太延 有老父投書於敦煌東門（敦徒門翻）求之不獲書曰涼王三十年若七年河西王牧犍以問奉常張慎對曰昔虢之將亡神降于莘（左傳莊公三十二年有神降于莘虢公使祝應宗區史嚚享焉神賜之土田史嚚曰虢其亡乎吾聞之國將興聽於民將亡聽於神神聰明正直而壹者也依人而行虢多涼德其何土之能得後七年虢亡莘所巾翻嚚魚巾翻）願陛下崇德脩政以享三十年之祚若盤于遊田荒于酒色臣恐七年將有大變牧犍不悅（史言涼之將亡）二月丁未魏主還宮 三月癸亥燕王遣大將湯燭入貢於魏（為將即亮翻）辭以太子王仁有疾故未之遣 領軍將軍劉湛與僕射殷景仁素善湛之入也景仁實引之（見上八年）湛既至以景仁位遇本不踰己而一旦居前意甚憤憤俱被時遇以景仁專管內任謂為間己（被皮義翻間古莧翻）猜隙漸生知帝信仗景仁不可移奪時司徒義康專秉朝權（朝直遙翻一云同）湛昔為義康上佐（見一百十九卷武帝永初元年）遂委心自結欲因宰相之力以回上意傾黜景仁獨當時務夏四月己巳帝加景仁中書令中護軍即家為府湛加太子詹事

愈憤怒使義康毀景仁於帝帝遇之益隆景仁對親舊歎曰引之令入入便噬人乃稱疾解職表疏累上（噬時制翻）不許使停家養病湛議遣人若劫盜者於外殺之以為帝雖知當有以解之不能傷義康至親之愛帝微聞之遷護軍府於西掖門外使近宮禁（近其靳翻）故湛謀不行義康僚屬及諸附麗湛者潛相約勒無敢歷殷氏之門彭城王主簿沛郡劉敬文父成未悟其機詣景仁求郡敬文遽往謝湛曰老父悖耄遂就殷鐵干祿（鐵景仁小字也悖蒲內翻）由敬文闇淺上負生成闔門慙懼無地自處（史言劉湛怙權專之實處昌呂翻）唯後將軍司馬庾炳之遊二人之間皆得其歡心而密輸忠於朝廷景仁臥家不朝謁帝常使炳之銜命往來湛不疑也炳之登之之弟也（庾登之見一百二十卷元嘉二年為後義康誅湛張本）

燕王遣右衛將軍孫德來乞師　五月庚申魏主進宜都公穆壽爵為王汝陰公長孫道生為上黨王宜城公奚斤為恒農王（奚斤先封宜城王以罪降為公魏顯祖諱弘乃改弘農為恒農）廣陵公樓伏連為廣陵王（史以後來郡名書之長知兩翻恒戶登翻）加壽征東大將軍壽辭曰臣祖父崇所以得効功前朝流福於後者由梁眷之忠也（事見一百六卷晉孝武太元十年）今眷元未錄而臣獨奕世受賞心實愧之魏主悅求眷後

得其孫賜爵郡公壽觀之子也（穆觀見一百十九卷武帝永初三年）龜茲疏勒烏孫悅般渴槃陁鄯善焉耆車師粟持九國入貢于魏（龜茲疏勒烏孫鄯善焉耆車師漢時國也悅般國在烏孫西北去代一萬百三十里其先北匈奴之部落為竇憲所破北單度金微山西走康居其羸弱不能去者住龜茲北地悅般國人號謂之單于王渴槃陁國在蔥嶺朱駒波西粟特當從魏書隋書作粟特粟特國在蔥嶺之西當居西北去代一萬六千里漢之奄蔡也龜茲音丘慈般音鉢槃音盤上音考異曰後魏書作烏耆漢時舊國也按漢書作焉耆今從之）魏主以漢世雖通西域有求則卑辭而來無求則驕慢不服蓋自知去中國絕遠大兵不能至故也今報使往來徒為勞費終無所益欲不遣使（使疏吏翻）有司固請以為九國不憚險遠慕義入貢不宜拒絕以抑將來乃遣使者王恩生等二十輩使西域恩生等始度流沙為柔然所執恩生見敕連可汗（可從刊入聲汗音寒）持魏節不屈魏主聞之切責敕連敕連乃遣恩生等還竟不能達西域

甲戌魏主如雲中　六月甲午魏主以時和年豐嘉瑞沓臻詔大酺五日（酺蒲胡翻　音）徧祭百神用答天貺

丙午高麗王璉遣使入貢于魏（句如字又音駒麗力知翻璉力展翻）且請國諱魏主使錄帝系及諱以與之拜璉都督遼海諸軍事征東將軍遼東郡公高句麗王璉釗之曾孫也（高句麗王釗為燕所破見九十七卷晉成帝咸康八年）戊申魏主命驃騎

大將軍樂平王丕驃匹妙翻騎奇寄翻樂音洛鎮東大將軍徒河屈垣等帥騎四萬伐燕魏書官氏志內入諸姓屈突氏為屈氏揚州諸郡大水己酉運徐豫南兗穀以賑之賑津忍翻揚州西曹主簿沈亮建議以為酒糜穀而不足療飢自晉以來公府分東西曹各有掾屬主簿請權禁止詔從之亮林子之子也沈林子從武帝伐秦有功秋七月魏主畋于栖陽栖陽當在北出即光祿塞五原之北塞己卯魏樂平王丕等至和龍燕王以牛酒犒軍犒苦到翻獻甲三千屈垣責其不送侍子掠男女六千口而還八月丙戌魏主如河西九月甲戌還宮魏左僕射河間公安原恃寵驕恣或告原謀為逆冬十月癸卯原坐族誅甲辰魏主如定州十一月乙丑如冀州己巳畋于廣川丙子如鄴魏人數伐燕數所角翻燕日危蹙上下憂懼太常楊嶇復勸燕王速遣太子入侍嶇音岷復扶又翻燕王曰吾未忍為此若事急且東依高麗以圖後舉嶇曰魏舉天下以擊一隅理無不克高麗無信始雖相親終恐為變燕王不聽密遣尚書陽伊請迎於高麗為燕王為高麗所殺張本麗力知翻丹楊尹蕭摹之上言佛化被于中國已歷四代四代漢魏晉宋被皮義翻形像塔寺所在千數自頃以來情敬浮末不以精誠為至重以奢競為重材竹銅綵糜損無極無關神祇有累人事累力瑞翻不為之防流遁未息請自今欲鑄銅像及造塔寺者皆當列言須報乃得為之詔從之摹之思話從叔也從才用翻魏秦州刺史薛謹擊吐沒骨滅之楊難當釋楊保宗之囚囚保宗事見上九年使鎮董亭水經注谷水出上邽東南注谷之山東北歷董亭下楊難當使兄子保宗鎮董亭即是亭也董童字相近考異曰後魏書作董亭宋書作童今從之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二十二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二十三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充集賢殿修撰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上柱國河內郡開國侯食邑一千八百戶食實封四百戶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敕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宋紀五（起柔兆困敦，盡重光大荒落，凡六年。）

太祖文皇帝中之上

元嘉十三年春正月癸丑朔，上有疾，不朝會。（朝，直遙翻；下同。）

甲寅，魏主還宮。

二月戊子，燕王遣使入貢于魏，（使，疏吏翻；下同。）請送侍子；魏主不許，（燕王蓋遣侍子而不至，魏主知其詐，故不許。）將舉兵討之。壬辰，遣使者十餘輩詣東方高麗等諸國告諭之。

司空、江州刺史、永脩公檀道濟，（永脩縣，漢屬豫章郡；隋開皇九年併入建昌縣。）立功前朝，威名甚重；左右腹心，並經百戰，諸子又有才氣，朝廷疑畏之。（朝，直遙翻。）帝久疾不愈，劉湛說司徒義康，以為宮車一日晏駕，道濟不復可制。（說，輸芮翻。復，扶又翻；下足復同。）會帝疾篤，義康言於帝，召道濟入朝。其妻向氏謂道濟曰：（姓譜：向姓，宋向戌之後。）「高世之勳，自古所忌。今無事相召，禍其至矣。」既至，留之累月。帝稍間，（間，如字。）將遣還，已下渚，（下渚，下船也。）未發；會帝疾動，義康矯詔召道濟入祖道，因執之。

三月己未，下詔稱：「道濟潛散金貨，招誘剽猾，（誘，音酉。剽，匹妙翻。）因朕寢疾，規肆禍心。」收付廷尉，并其子給事黃門侍郎植等十一人誅之，唯宥其孫。（唯宥諸孫之在童孺者。）又殺司空參軍薛彤、高進之。二人皆道濟腹心，有勇力，時人比之關、張。（關羽、張飛。）道濟見收，憤怒，目光如炬，俄爾間引飲一斛；乃脫幘投地曰：「乃壞汝萬里長城！」（壞，音怪。）魏人聞之，喜曰：「道濟已死，吳子輩不足復憚。」（為後魏人入寇，帝思道濟張本。）

庚申，大赦。以中軍將軍南譙王義宣為江州刺史。

辛未，魏平東將軍娥清、安西將軍古弼將精騎一萬伐燕，平州刺史拓跋嬰帥遼西諸軍會之。（將，即亮翻。帥，讀曰率；下同。）

氐王楊難當自稱大秦王，改元建義，立妻為王后，世子為太子，置百官，皆如天子之制，然猶貢奉宋、魏不絕。

夏四月，魏娥清、古弼攻燕白狼城，克之。（白狼縣，漢屬右北平郡。）

高麗遣其將葛盧孟光將眾數萬隨陽伊至和龍迎燕王。（去年燕遣陽伊請迎於高麗。）高麗屯于臨川。（臨川在和龍城東。）燕尚書令郭生因民之憚遷，開城門納魏兵；（考異曰：後魏古弼傳作大臣古泥，今從十六國春秋。）魏人疑之，不入。生遂勒兵攻燕王，王引高麗兵入自東門，與生戰于闕下，生中流矢死。（中，竹仲翻。）葛盧孟光入城，命軍士脫弊褐，取燕武庫精仗以給之，大掠

城中五月乙卯燕王帥龍城見戶東徙（帥讀曰率見賢遍翻）焚宮殿火一旬不滅（歷二主二十八年而滅）令婦人被甲居中陽伊等勒精兵居外葛盧孟光帥騎殿後（殿丁甸翻）方軌而進前後八十餘里古弼部將高苟子帥騎欲追之（帥讀曰率將即亮翻騎奇寄翻）弼醉拔刀止之故燕王得逃去魏主聞之怒檻車徵弼及娥清至平城皆黜為門卒戊午魏主遣散騎常侍封撥使高麗（騎奇寄翻使疏吏翻麗力知翻）令送燕王丁卯魏主如河西六月詔寧朔將軍蕭汪之將兵討程道養軍至郪口（郪音妻[illegible]）帛氏奴請降（降戶江翻）道養兵敗還入郪山赫連定之西遷也（事見上卷八年）楊難當遂據上邽秋七月魏主遣驃騎大將軍樂平王丕尚書令劉絜督河西高平諸軍以討之先遣平東將軍崔賾齎詔書諭難當（騎奇寄翻[illegible]）魏散騎侍郎游雅來聘（[illegible]）己未零陵王太妃褚氏卒追諡曰晉恭思皇后葬以晉禮八月魏主畋于河西魏主遣廣平公張黎發定州兵一萬二千通莎泉道（[illegible]）九月庚戌魏樂平王丕等至略陽楊難當懼請奉詔攝上邽守兵還仇池諸將議以為不誅其豪帥（帥所類翻）軍還之後必相聚為亂又大眾遠出不有所掠無以充軍實賞將士丕將從之中書侍郎高允參丕軍事諫曰如諸將之謀是傷其向化之心大軍既還為亂必速丕乃止（還從宣翻又如字）撫慰初附秋毫不犯秦隴遂安難當以其子順為雍州刺史鎮下辨（雍於用翻辨皮莧翻）高麗不送燕王於魏遣使奉表稱當與馮弘俱奉王化魏主以高麗違詔議擊之將發隴右騎卒（麗力知翻使疏吏翻騎奇寄翻）劉絜曰秦隴新民且當優復（新民謂新附之民也復方目翻）俟其饒實然後用之樂平王丕曰和龍新定宜廣脩農桑以豐軍實然後進取則高麗一舉可滅也魏主乃止癸丑封皇子濬為始興王駿為武陵王冬十一月己酉魏主如棝陽（[illegible]）驅野馬於雲中置野馬苑閏月壬子還宮初高祖克長安（事見一百十八卷晉安帝義熙十三年）得古銅渾儀（渾戶本翻）儀狀雖舉不綴七曜（日月五星）是歲詔太史令錢樂之更鑄渾儀徑六尺八分以水轉之昏明中星與天相應（孟春之月昏參中旦尾中仲春之月昏弧中旦建星中季春之月昏七星中旦牽牛中孟夏之月昏翼中旦婺女中仲夏之月昏亢中旦危中季夏之月昏心中旦奎中孟秋之月昏建星中旦畢中仲秋之月昏牽牛中旦觜觿中季秋之月昏虛中旦柳中孟冬之月昏危中旦七星中仲冬之月昏東壁中旦軫中季冬之月昏婁中旦氐中）柔然與魏絕和親犯魏邊（[illegible]上卷八年）吐谷渾惠

王慕璝卒，弟慕利延立。璝古回翻

十四年春正月戊子，魏北平宣王長孫嵩卒。長知兩翻

辛卯，大赦。二月乙卯，魏主如幽州。三月丁丑，魏主以南平王渾爲鎭東大將軍、儀同三司，鎭和龍。己卯，還宮。

帝遣散騎常侍劉熙伯如魏議納幣，騎奇寄翻 史劉 會帝女亡而止。魏請婚於上，見上卷十年。

夏四月，趙廣、張尋、梁顯等各帥衆降，別將王道恩斬程道養，送首，餘黨悉平。九年趙廣等反，今乃平。帥讀曰率。降戶江翻。將即亮翻。

丁未，以輔國將軍周籍之爲益州刺史。

魏主以民官多貪，守令爲民之官。夏五月己丑，詔吏民得舉告守令不如法者。於是姦猾猾戶八翻專求牧宰之失，迫脅在位，橫於閭里，橫戶孟翻 而長吏咸降心待之，貪縱如故。長知兩翻

丙申，魏主如雲中。

秋七月戊子，魏永昌王健等討山胡白龍餘黨於西河，滅之。

八月甲辰，魏主如河西。九月甲申，還宮。

丁酉，魏主遣使者拜吐谷渾王慕利延爲鎭西大將軍、儀同三司，改封西平王。

冬十月癸卯，魏主如雲中。十一月壬申，還宮。

魏主復遣散騎侍郎董琬、高明等多齎金帛使西域，招撫九國。復扶又翻。使疏吏翻。九國見上卷十二年。琬等至烏孫，其王甚喜，曰：「破落那、者舌二國，破落那，漢大宛國也，治去代萬四千四百五十里。者舌，康居國也，去代萬五千四百五十里。皆欲稱臣致貢於魏，但無路自致耳。今使君宜過撫之。」乃遣導譯送琬詣破落那，明詣者舌。旁國聞之，爭遣使者隨琬等入貢，凡十六國。自是每歲朝貢不絕。朝直遙翻

魏主以其妹武威公主妻河西王牧犍。妻七細翻。犍居言翻。河西王遣宋繇奉表詣平城謝，且問公主所宜稱。魏主使群臣議之，皆曰：「母以子貴，妻從夫爵。春秋之義，母以子貴。婦人無爵，從夫之爵。牧犍母宜稱河西國太后，公主於其國稱王后，於京師則稱公主。」魏主從之。

初，牧犍娶涼武昭王之女，及魏公主至，李氏與其母尹氏遷居酒泉。頃之，李氏卒，尹氏撫之不哭，曰：「汝國破家亡，今死晚矣！」牧犍之弟無諱鎭酒泉，謂尹氏曰：「后諸孫在伊吾，李寶奔伊吾，見百十九卷營陽王景平元年。后欲就之乎？」尹氏未測其意，給之曰：「吾子孫漂蕩，託身異域，餘生無幾，當死此，不復爲遠裔之鬼也。」未幾，潛奔伊吾。無諱遣騎追及之，尹氏謂追騎曰：「沮渠酒泉許吾歸北，何爲復追！汝取吾首以往，吾不復還矣！」追騎不敢逼，引還。尹氏卒於伊吾。史言尹氏義烈。幾居豈翻。復扶又翻。騎奇寄翻。卒子恤翻。

牧犍遣將軍沮渠旁周入貢于魏，魏主遣侍中古弼、尚書李順賜其侍臣衣服，并徵世子封壇入侍。是歲，牧犍遣封壇如魏，亦遣使詣建康，使疏吏翻 獻雜書及敦煌趙畋所撰甲

寅元曆、敦徙門辭騷讀為斐魏書作闞撰士先翻并求雜書數十種。種章勇翻
帝皆與之。李順自河西還、魏主問之曰、卿往年言取
涼州之策、朕以東方有事、未遑也。今和龍已平、吾欲
即以此年西征、可乎。對曰、臣疇昔所言、見上卷十年以今
觀之、私謂不謬。然國家戎車屢動、士馬疲勞、西征之
議、請俟他年。魏主乃止。
十五年春二月丁未、以吐谷渾王慕利延為都督西
秦河沙三州諸軍事・鎮西大將軍・西秦河二州刺史・
隴西王。 三月癸未、魏主詔罷沙門年五十以下者。
以其彊壯罷使為民以從征役 初燕王弘至遼東、高麗王璉遣使
勞之曰、麗力知翻使疏吏翻勞力到翻龍城王馮君爰適野次、
士馬勞乎。弘慚怒、稱制讓之。高麗處之平郭、處昌呂翻尋
徙北豐。弘素侮高麗、政刑賞罰猶如其國。高麗乃奪
其侍人、取其太子王仁為質。質音致弘怨高麗、遣使上
表求迎。上遣使者王白駒等迎之、并令高麗資遣。高
麗王不欲使弘南來、遣將孫漱・高仇等殺弘于北豐、
并其子孫十餘人。果如楊嶧之言將即亮翻丁回謚弘曰昭成皇帝。
白駒等帥所領七千餘人掩討漱・仇、殺仇、生擒漱。高
麗王以白駒等專殺、遣使執送之。上以遠國、不欲違
其意、下白駒等獄、下遐稼翻已而原之。 夏四月、故黃
門侍郎殷淳女為太子劭妃。 五月戊寅、魏大赦。
丙申、魏主如五原。秋七月、自五原北伐柔然、命樂平
王丕督十五將出東道、永昌王健督十五將出西道、
魏主自出中道。至浚稽山、復分中道為二、陳留王崇
從大澤向涿邪山、魏主從浚稽北向天山、西登白阜、
天山在蒙北即唐鐵勒多濫葛所居之地非伊吾之折羅漫山也白[illegible]復扶又翻邪讀曰
耶不見柔然而還。時漠北大旱、無水草、人馬多死。
冬十一月丁卯朔、日有食之。 十二月丁巳、魏主至
平城。 豫章雷次宗好學、好呼到翻下同隱居廬山、廬山在尋陽今在
在南康軍北十五里尋陽之西面廬山嘗徵為散騎侍郎、不就。是歲、以
處士徵至建康、為開館於雞籠山、雞籠山在臺城北散悉亶翻騎奇寄翻
處昌呂翻為于偽翻使聚徒教授。帝雅好藝文、使丹楊尹廬
江何尚之立玄學、太子率更令何承天立史學、晉志太子
率更令主宮殿門戶及賞罰事職如光祿勳衛尉更工衡翻司徒參軍謝元立文
學、并次宗儒學為四學。元、靈運之從祖弟也。帝數幸
次宗學館、令次宗以巾褠侍講。從才用翻數所角翻褠古侯翻江南人士
交際以為盛服蓋次於朝服毛滂之不肯以巾褠到殷景仁之門是也蜀註巾褠謂巾幘襌單衣資
給甚厚。又除給事中、不就。久之、還廬山。 臣光曰、易
曰、君子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行下孟翻易大畜象辭孔子
曰、辭達而已矣。論語所記然則史者儒之一端、文者儒之

餘蕞王於老莊虛無固非所以為敎也夫學者所以
求道天下無二道安有四學哉 帝性仁厚恭儉勤
於為政守灋而不峻容物而不弛百官皆久於其職
守宰以六朞為斷吏不苟免民有所係三十年間四
境之內晏安無事戶口蕃息（蕃音煩）出租供徭止
於歲賦（歲賦常賦也）晨出暮歸自事而已（自事言自適己事而已）
閭閻之間講誦相聞士敦操尚鄉恥輕薄江左風俗
於斯為美後之言政治者皆稱元嘉焉（治直吏翻）
十六年春正月庚寅司徒義康進位大將軍領司徒（自漢以來大將軍位三公上……司徒）南兗州刺史江

夏王義恭進位司空（夏戶雅翻） 魏主如定州 初高祖
遺詔令諸子次第居荊州臨川王義慶在荊州八年
欲為之選代（為于偽翻）其次應在南譙王義宣帝以義宣
人才凡鄙置不用二月己亥以衡陽王義季為都督
荊湘等八州諸軍事荊州刺史義季嘗春月出畋有
老父被苫而耕（被皮義翻苫詩廉翻）左右斥之老父曰盤于遊
畋古人所戒（夏太康以遊畋失國周公以文王戒成王盤樂也）今陽和布氣
一日不耕民失其時柰何以從禽之樂而驅斥老農
也（樂音洛）義季止馬曰賢者也命賜之食辭曰大王不
奪農時則境內之民皆飽大王之食老夫何敢獨受

大王之賜乎義季問其名不告而退 三月魏雍州
刺史葛那寇上洛（魏雍州刺史治長安上洛郡治上洛縣……魏書官氏志內入諸姓賀葛氏後改為葛氏雍於用翻）
上洛太守鐔長生棄郡走（鐔徐心翻）
辛未魏主還宮 楊保宗與兄保顯自童亭奔魏（保宗保顯見上十二年）
庚寅魏主以保宗為都督隴西諸軍
事征西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秦州牧武都王鎮上
邽妻以公主（妻七細翻）保顯為鎮西將軍晉壽公 河西
王牧犍通於其嫂李氏兄弟三人傳嬖之（傳直戀翻嬖卑義翻又必計翻）
李氏與牧犍之姊共毒魏公主（魏公主……）
魏主遣解毒醫乘傳救之得愈（傳知戀翻） 魏主徵李氏
牧犍不遣厚資給使居酒泉魏每遣使者詣西域（使疏吏翻）
常詔牧犍發導護送出流沙使者自西域還至（使疏吏翻下同）
武威牧犍左右有告魏使者曰我君承蠕蠕可汗妄
言云（可汗音寒）去歲魏天子自來伐我士馬疫死大
敗而還（還從宣翻下同）我擒其長弟樂平王丕我君大
喜宣言於國又聞可汗遣使告西域諸國稱魏已削
弱今天下唯我為彊若更有魏使勿復供奉西域諸
國頗有貳心（……）使
還具以狀聞魏主遣尚書賀多羅使涼州觀虛實多
羅還亦言牧犍雖外脩臣禮內實乖悖（悖蒲內翻又蒲沒翻）魏

主欲討之，以問崔浩。對曰：牧犍逆心已露，不可不誅。官軍往年北伐，雖不克獲，實無所損。戰馬三十萬匹，計在道死傷不滿八千，常歲羸死亦不減萬匹（羸，倫爲翻）。而遠方乘虛，遽謂衰耗不能復振。今出其不意，大軍猝至，彼必駭擾，不知所爲，擒之必矣。魏主曰：善！吾意亦以爲然。於是大集公卿議於西堂（魏平城太極殿東西堂）。弘農王奚斤等三十餘人皆曰：牧犍西垂下國，雖心不純臣，然繼父位以來，職貢不乏。朝廷待以藩臣，妻以公主（妻，七計翻）。今其罪惡未彰，宜加恕宥。國家新征蠕蠕（蠕，人兗翻），士馬疲弊，未可大舉。且聞其土地鹵瘠（[illegible]），難得水草。大軍既至，彼必嬰城固守，攻之不拔，野無所掠，此危道也。初，崔浩惡尚書李順（[illegible]惡，烏路翻），順使涼州凡十二返（[illegible]），魏主以爲能。涼武宣王數與順遊宴（[illegible]），對其群下時爲驕慢之語；恐順泄之，隨以金寶納於順懷，順亦爲之隱（爲，于僞翻）。浩知之，密以白魏主，魏主未之信。及議伐涼州，順與尚書古弼皆曰：自溫圉水以西至姑臧（溫圉水，當作溫圍水），地皆枯石，絕無水草。彼人言，姑臧城南天梯山上，冬有積雪，深至丈餘，春夏消釋，下流成川，居民引以溉灌。彼聞軍至，決此渠口，水必乏

絕（彼人，涼人也），環（環，音宦）城百里之內，地不生草，人馬饑渴，難以久留。斤等之議是也。魏主乃命浩與斤等相詰（詰，去吉翻）難（難，乃旦翻），衆無復他言，但云彼無水草。浩曰：漢書地理志稱：涼州之畜爲天下饒。若無水草，畜何以蕃（[illegible]）？又漢人終不於無水草之地築城郭、建郡縣也。且雪之消釋，僅能斂塵，何得通渠溉灌乎！此言大詐矣（[illegible]）。李順曰：耳聞不如目見，吾嘗目見，何可共辯？浩曰：汝受人金錢，欲爲之遊說，謂我目不見便可欺邪！帝隱聽聞之（爲，于僞翻；說，輸芮翻；[illegible]），乃出見斤等，辭色嚴厲，群臣不敢復言，唯唯而已（唯，于癸翻）。群臣既出，振威將軍代人伊馛言於帝（馛，[illegible]）曰：涼州若果無水草，彼何以爲國？衆議皆不可用，宜從浩言。帝善之。夏，五月，丁丑，魏主治兵於西郊（治，直之翻）。六月，甲辰，發平城。使侍中宜都王穆壽輔太子晃監國，決留臺事，內外聽焉（監，古銜翻）。又使大將軍長樂王嵇敬（嵇敬，北史作稽敬）、輔國大將軍建寧王崇將（將，即亮翻）二萬人屯漠南，以備柔然（[illegible]）。命公卿爲書以讓河西王牧犍，數其十二罪，且曰：若親帥群臣委贄遠迎（[illegible]），詣拜

馬首，上策也。六軍既臨，面縛輿櫬，其次也。若守迷窮城，不時悛悟，(悛，丑緣翻。)身死族滅，爲世大戮。宜思厥中，自求多福。」己酉，改封隴西王吐谷渾慕利延爲河南王。魏主自雲中濟河。秋，七月，己巳，至上郡屬國城。壬午，留輜重，部分諸軍，使撫軍大將軍永昌王健、尚書令劉絜與常山王素爲前鋒，兩道並進；驃騎大將軍樂平王丕、太宰陽平王杜超爲後繼；(驃，匹妙翻。)以平西將軍源賀爲鄉導。(鄉，讀曰嚮。)魏主問賀以取涼州方略，對曰：「姑臧城旁有四部鮮卑，皆臣祖父舊民，臣願處軍前，宣國威信，示以禍福，必相帥歸命。外援既服，然後取其孤城，如反掌耳。」魏主曰：「善！」八月，甲午，永昌王健獲河西畜產二十餘萬。河西王牧犍聞有魏師，驚曰：「何爲乃爾！」用左丞姚定國計，不肯出迎，求救於柔然。遣其弟征南大將軍董來將兵萬餘人出戰於城南，望風奔潰。劉絜用卜者言，以爲日辰不利，斂兵不追，董來遂得入城。魏主由是怒之。丙申，魏主至姑臧，遣使諭牧犍令出降。牧犍聞柔然欲入魏邊爲寇，冀幸魏主東還，遂

嬰城固守；其兄子祖踰城出降，魏主具知其情，乃分軍圍之。源賀引兵招慰諸部下三萬餘落，故魏主得專攻姑臧，無復外慮。魏主見姑臧城外水草豐饒，由是恨李順，謂崔浩曰：「卿之昔言，今果驗矣。」對曰：「臣之言不敢不實，類皆如此。」魏主之將伐涼州也，太子晃亦以爲疑。至是，魏主賜太子詔曰：「姑臧城西門外，涌泉合於城北，其大如河。自餘溝渠流入漠中，其間乃無燥地。故有此敕，以釋汝疑。」庚子，立皇子鑠爲南平王。九月，丙戌，河西王牧犍兄子萬年帥所領降魏。姑臧城潰，牧犍帥其文武五千人面縛請降，魏主釋其縛而禮之。收其城內戶口二十餘萬，倉庫珍寶不可勝計。使張掖王禿髮保周、龍驤將軍穆羆、安遠將軍源賀分徇諸郡，雜胡降者又數十萬。初，牧犍以其弟無諱爲沙州刺史、都督建康以西諸軍事、領酒泉太守；宜得爲秦州刺史、都督丹嶺以西諸軍事、領張掖太守；安周爲樂都太守；從弟唐兒爲敦煌太守。及姑臧破，魏主遣鎮

南將軍代人奚眷擊張掖鎮北將軍封沓擊樂都宜
得燒倉庫西奔酒泉安周南奔吐谷渾封沓掠數千
戶而還還從宣翻又如字奚眷進攻酒泉無諱宜得收遺民
奔晉昌遂就唐兒於敦煌魏主使弋陽公元絜守酒
泉及武威張掖皆置將守之將即亮翻魏主置酒姑臧謂
羣臣曰崔公智略有餘吾不復以為奇復扶又翻伊馛弓
馬之士而所見乃與崔公同深可奇也馛善射能曳
牛卻行走及奔馬而性忠謹故魏主特愛之魏主之
西伐也穆壽送至河上自平城送注西至河魏主敕之曰吳
提與牧犍相結素深聞朕討牧犍吳提必犯塞柔然敕連
可汗名吳提朕故留壯兵肥馬使卿輔佐太子收田既畢
即發兵詣漠南分伏要害以待虜至引使深入然後
擊之無不克矣涼州路遠朕不得救卿勿違朕言壽
頓首受命壽雅信中書博士公孫質以為謀主壽質
皆信卜筮以為柔然必不來不為之備質軌之弟也
公孫軌見一百二十卷四年柔然敕連可汗聞魏主向姑臧乘虛
入寇留其兄乞列歸與嵇敬建寧王崇相拒於北鎮
北鎮魏主破路高車所置六鎮也以在平城之北故曰北鎮或曰北鎮直代都北即懷朔鎮自帥
精騎深入帥讀曰率騎奇寄翻至善無七介山平城大駭民爭
走中城走音奏穆壽不知所為欲塞西郭門塞悉則翻請太

子避保南山竇太后不聽而止竇太后即保太后遣司空長
孫道生征北大將軍張黎拒之於吐頹山會嵇敬建
寧王崇擊破乞列歸於陰山之北擒之并其伯父他
吾無鹿胡及將帥五百人將即亮翻帥所類翻斬首萬餘級敕
連聞之遁去追至漠南而還冬十一月辛酉魏主東還
留樂平王丕及征西將軍賀多羅鎮涼州徙沮渠牧
犍宗族及吏民三萬戶于平城考異曰十六國春秋鈔云十萬戶今從
後魏書癸亥禿髮保周帥諸部鮮卑據張掖叛魏帥讀
曰率十二月乙亥太子劭加元服大赦劭美鬚眉好
讀書便弓馬喜延賓客好呼到翻下同喜許記翻意之所欲上
必從之東宮置兵與羽林等師古曰羽林宿衛之官言其如羽之疾如林之
多為以東宮兵盛張本壬午魏主至平城以柔然入寇無
大失亡故穆壽等得不誅魏主猶以妹婿待沮渠牧
犍征西大將軍河西王如故牧犍母卒葬以太妃之
禮武宣王置守冢三十家沮渠蒙遜置守冢涼州自張氏以
來號為多士永嘉之亂中州之人避地河西張氏禮而用之子孫相承衣冠不墜故涼州號為多士沮渠牧犍尤喜文學以敦煌闞駰為姑臧太守
敦徒門翻闞苦濫翻駰音因張湛為兵部尚書晉置五兵尚書據此則兵部之號
起於河西劉昞索敞陰興為國師助教金城宋欽為世子
洗馬昞兵永翻洗悉薦翻趙柔為金部郎曹魏置二十三郎金部其一也主財帛委

廣平程駿從弟弘為世子侍講（講古項翻）魏主克涼州皆禮而用之以闞駰劉昞為樂平王丕從事中郎安定胡叟少有俊才（少詩照翻）往從牧犍牧犍不甚重之叟謂程弘曰貴主居僻陋之國而淫名僭禮以小事大而心不純壹外慕仁義而實無道德其亡可翹足待也吾將擇木（左傳衛孔文子將攻太叔疾訪於仲尼仲尼曰甲兵之事未之學也退命駕而行曰鳥則擇木木豈能擇鳥）先集于魏與子暫違非久闊也遂適魏歲餘而牧犍敗魏主以叟為先識拜虎威將軍賜爵始復男（按范名始漢書地理志無有始復縣或者始字之誤乎）河內常爽世寓涼州不受禮命魏主以為宣威將軍河西右相宋繇從魏主至平城而卒（相息亮翻繇音遙）魏主以索敞為中書博士時魏朝方尚武功（朝直遙翻）貴遊子弟（鄭玄曰貴遊子弟王公之子弟遊無官司者）不以講學為意敞為博士十餘年勤於誘導肅而有禮貴遊皆嚴憚之多所成立前後顯達至尚書牧守者數十人（守手又翻）常爽置館於溫水之右（水經注桑乾泉西十里有溫湯）教授七百餘人爽立賞罰之科弟子事之如嚴君由是魏之儒風始振高允每稱爽訓厲有方曰文翁柔勝先生剛克（漢景帝末文翁為蜀郡守仁愛好教化選郡縣小吏開敏有才者遣詣京師受業博士又修起學官於成都市中招下縣子弟以為學官弟子為除更繇由是大化至今巴蜀好文雅文翁之教也克亦勝也言文翁以柔勝而常爽以剛克也）立教雖殊成人一也陳留江強寓居涼州獻經史諸子千餘卷及書法亦拜中書博士（強其兩翻延昌三年江式上表曰臣聞伏羲氏作而八卦形其畫軒轅氏興而靈龜彰其彩古史倉頡覽二象之爻觀鳥獸之跡別創文字以代結繩用書契以維事迄于三代厥體頗異雖依類取制未能殊倉氏矣故周禮八歲入小學保氏教國子以六書蓋是史頡之遺法及宣王太史籀著大篆十五篇與古文或同或異時人即謂之籀書孔子修六經左丘明述春秋皆以古文厥意可得而言其後七國殊軌文字乖別暨秦兼天下丞相李斯乃奏蠲罷不合秦文者斯作倉頡篇車府令趙高作爰歷篇太史令胡毋敬作博學篇皆取史籀大篆或頗省改所謂小篆者也於是秦燒經書滌除舊典官獄繁多以趣約易始用隸書古文由此息矣隸書者始皇使下杜人程邈附於小篆所作也秦有八體一曰大篆二曰小篆三曰刻符四曰蟲書五曰摹印六曰署書七曰殳書八曰隸書漢興有尉律學復教以籀書又習八體試之課最以為尚書史書省字不正輒舉劾焉又有草書莫知誰始其形書雖無厥誼亦是一時之變通也孝宣時召通倉頡讀者獨張敞從受之涼州刺史杜業沛人爰禮講學大夫秦近亦能言之孝平時徵禮等百餘人說文字於未央宮中以禮為小學元士黃門侍郎揚雄采以作訓纂篇及亡新居攝自以運應制作使大司空甄豐校文字之部頗改定古文時有六書一曰古文孔子壁中書也二曰奇字即古文而異者也三曰篆書云小篆也四曰佐書秦隸書也五曰繆篆所以摹印也六曰鳥蟲所以幡信也壁中書者魯恭王壞孔子宅而得尚書春秋論語孝經也又北平侯張蒼獻春秋左氏傳書體與孔氏相類即前代之古文矣後漢郎中扶風曹喜號曰工篆小異斯法而甚精巧自是後學皆其法也又詔侍中賈逵修理舊文殊藝異術王教一端苟有可以加於國者靡不悉集逵即汝南許慎古學之師也後慎嗟時人之好奇歎俗儒之穿鑿故撰說文解字十五篇首一終亥各有部居可謂類聚群分雜而不越文質彬彬最可得而論也左中郎將陳留蔡邕采李斯曹喜之法以為古今雜形詔於太學立石碑刊載五經題書楷法多是邕書也後開鴻都書

畫奇眩蔓不雲集時諸方獻篆無出邕者魏初博士清河張揖著埤蒼廣雅古今字詁方之許篇古今體用或得或失陳留邯鄲淳亦與揖同博開古藝特善倉雅許氏字指八體六書精究閑理有名於揖以書教諸皇子又建三字石經於漢碑西其文蔚炳三體復宣較之說文篆隸大同而古字小異又有京兆韋誕河東衛覬二家並號能篆當時臺觀榜題寶器之銘悉是誕書咸傳之子孫世傳其妙晉世呂忱表上字林六卷尋其況趣附託許慎說文而按偶章句隱別古籀奇惑之字文得正隸不差篆意也忱弟靜別放故左校令李登聲類之法作韻集五卷使宮商龣徵羽為一篇而文字與兄便是魯衛音讀楚夏時有不同皇魏承百王之季紹五運之緒世易風移文字改變篆形謬錯隸體失真俗學鄙習復加虛造巧談辯士以意為疑炫惑於時難以釐改乃曰追來為歸巧言為辯小兒為恋神虫為蠶如斯甚眾皆不合孔氏古書史籀大篆許氏說文石經三字也夫文字者六籍之宗王教之始前人所以垂今今人所以識古臣六世祖瓊家世陳留往晉之初與從父兄皆受學於衛覬古篆之法倉雅方言說文之誼當時並收善譽而祖遇洛陽之亂避地河西數世傳習斯業所以不墜也世祖太延中牧犍內附臣亡祖文威杖策歸國奉獻五世傳掌之書古篆八體之法時蒙褒錄敘列於儒林官班文省家號世業臣藉六世之資奉遵祖考之訓竊慕古人之軌企踐儒門之轍求撰集古來文字以許慎說文為主及孔氏尚書五經音注籀篇爾雅三倉凡將方言通俗文祖文宗埤倉廣雅古今字詁三字石經字林韻集諸賦文字有六書之誼者以類編聯文無復重糾為一部其古籀奇或俗隸諸體咸使班於篆下各有區別詁訓假借之誼各隨文而解音讀楚夏之聲逐字而注其所不知則闕如也冀省百氏之觀而同文字之域[illegible][illegible]以來未嘗置[illegible]初置是官也

魏主命崔浩監秘書事，綜理史職，以中書侍郎高允、散騎侍郎張偉參典著作。[illegible]令又置通事[illegible]及晉改同中書侍郎散悉亶翻騎奇寄翻浩荅稱陰仲達、段承根涼土美才，請同修國史，皆除

作郎。仲達，武威人；承根，暉之子也。段暉事見[illegible]浩集諸曆家，考校漢元以來日月薄食、五星行度，謂元漢初也并譏前史之失，別為魏曆，以示高允。允曰：「漢元年十月，五星聚東井，見九卷漢高帝元年此乃曆術之淺事。今譏漢史而不覺此謬，恐後人之譏今，猶今之譏古也。」浩曰：「所謬云何？」允曰：「案星傳，太白、辰星常附日而行。十月，日在尾箕，孟冬之月日在尾[illegible]昏沒於申南，而東井方出於寅北，二星何得背日而行？背蒲昧翻是史官欲神其事，不復推之於理也。」復扶又翻浩曰：「天文欲為變者，何所不可邪？」允曰：「此不可以空言爭，宜更審之。」坐者咸怪允之言，唯東宮少傅游雅曰：東宮少傅太子少傅[illegible]「高君精於曆數，當不虛也。」後歲餘，浩謂允曰：「先所論者，本不經心，及更考究，果如君言，五星乃以前三月聚東井，非十月也。」眾乃歎服。允雖明曆，初不推步及為人論說，為于偽翻唯游雅知之。雅數以災異問允，數所角翻允曰：「陰陽災異，知之甚難；既已知之，復恐漏泄，復扶又翻不如不知也。天下妙理至多，何以問此！」雅乃止。魏主問允為政何先。時魏多封禁良田，允曰：「臣少賤，允自言其少也賤少詩照翻唯知農事。若國家廣田積穀，公私有備，則饑饉不足憂矣。」帝乃命悉除田禁

以賦百姓。吐谷渾王慕利延聞魏克涼州，大懼，帥衆西遁，踰沙漠（踰讀曰逾）。魏主以其兄慕璝有擒赫連定之功（事見上卷八年），遣使撫諭之（使疏吏翻），慕利延乃還故地。氐王楊難當將兵數萬寇魏上邽（邽音圭將即亮翻下同），秦州人多應之。東平呂羅漢說鎮將拓跋意頭曰：難當衆盛，今不出戰，示之以弱，衆情離沮，不可守也。意頭遣羅漢將精騎千餘出衝難當陳，所向披靡（靡文彼翻陳讀曰陣披普彼翻），殺其左右騎八人，難當大驚。會魏主以璽書責讓難當（璽斯氏翻），難當引還仇池。南豐太妃司馬氏卒，故營陽王之后也（九年帝以營陽王義符子朗爲南豐王奉營陽王祀以后爲南豐太妃）。

[illegible]廣[illegible]等復謀反伏誅（十四年[illegible]降至其[illegible]謀反復扶又翻下復能復）。

（[illegible]復[illegible]）

十七年春正月己酉，沮渠無諱寇魏酒泉，元絜輕之，出城與語；壬子，無諱執絜以圍酒泉。二月，魏假通直常侍邢穎來聘（散騎常侍秦官也晉武帝泰始十年置員外散騎常侍二人與散騎常侍通直故謂之通直常侍假者以出使非正官也）。三月，沮渠無諱拔酒泉。夏四月戊午朔，日有食之。庚辰，沮渠無諱寇魏張掖，禿髮保周屯刪丹（刪丹縣漢屬張掖郡後分屬西郡晉書地道記曰刪丹山亦名焉支山居延澤在縣界）；丙戌，魏主遣撫軍大將軍永昌王健督諸將討之（將即亮翻）。司徒義康專總朝權，上羸疾積年（羸倫爲翻），心勞輒發，屢至危殆，義康盡心營奉，藥石非口所親嘗不進，或連夕不寐，內外衆事皆專決施行。性好吏職（好呼到翻），糾剔文案（剔他歷翻），莫不精盡。上由是多委以事，凡所陳奏，入無不可，方伯以下，並令義康選用，生殺大事，或以錄命斷之（義康錄尚書故謂其命爲錄命斷丁亂翻）。勢傾遠近，朝野輻湊（朝直遙翻），每旦府門常有車數百乘（乘繩證翻），義康傾身引接，未嘗懈倦（懈古隘翻）。復能強記，耳目所經，終身不忘，好於稠人廣席標題所憶（好呼到翻稠直由翻），以示聰明，士之幹練者，多被意遇（被皮義翻）。嘗謂劉湛曰：王敬弘、王球之屬，竟何所堪！坐取富貴，復那可解（王敬弘王球皆以門望位貴無[illegible]心故義康云然解戶買翻）！然素無學術，不識大體，朝士有才用者，皆引入己府，府僚無施及忤旨者，乃斥爲臺官（忤五故翻宋以來謂天朝爲臺）。自謂兄弟至親，不復存君臣形迹，率心而行，曾無猜防，私置僮六千餘人，不以言臺，四方獻饋，皆以上品薦義康，而以次者供御。上嘗冬月噉甘（甘於橘而其味甘於橘故[illegible]黃），歎其形味並劣，義康曰：今年甘殊有佳者。遣人還東府取甘，大供御者三寸。領軍劉湛與僕射殷景仁有隙（事見上卷十二年），湛欲倚義康之重以傾之。義康權勢已盛，湛愈推崇之，無復人臣之禮，上浸不能平。湛初入

朝上恩禮甚厚湛善論治道諳前代故事敘致銓理（致極致也理文理也言敘其極致又銓次其文理也治直吏翻語牛倨翻）聽者忘疲每入雲龍門御者即解駕左右及羽儀隨意分散不夕不出以此為常及晚節驅煽義康（驅馬方走而疾其騶策也煽火方熾而鼓其焰也）上意雖內離而接遇不改嘗謂所親曰劉班方自西還與語常視日早晚慮其將去比入吾亦視日早晚苦其不去（湛小字班虎故稱之比毗至翻近也）殷景仁密言於上曰相王權重非社稷計宜少加裁抑（相息亮翻少詩沼翻）上陰然之司徒左長史劉斌湛之宗也（斌音彬）大將軍從事中郎王履謐之孫也（王謐[illegible]晉宋之際位任通顯）及主簿劉敬文祭酒魯郡孔胤秀皆以傾諂有寵於義康見上多疾皆謂宮車一日晏駕宜立長君（長知兩翻）上嘗疾篤使義康具顧命詔義康還省流涕以告湛及景仁湛曰天下艱難詎是幼主所御義康景仁並不答（考異曰宋書以為義康有此言甚景仁並不答按義康雖不識大體豈敢自為此言湛常欲推崇義康[illegible]不答今從宋書及宋略）而胤秀等輒就尚書議曹索晉咸康末立康帝舊事（議曹尚書之曹也晉置二十三郎儀曹其一也立康帝事見九十七卷[illegible]）義康不知也及上疾瘳微聞之（瘳丑留翻）而斌等密謀欲使大業終歸義康遂邀結朋黨伺察禁省（[illegible]）有不與己同者必百方構陷之又採拾景仁

短長或虛造異同以告湛自是主相之勢分矣（相息亮翻）義康欲以劉斌為丹楊尹（斌音彬）言次啟上陳其家貧言未卒（卒子恤翻）上曰以為吳郡後會稽太守羊玄保求還（會工外翻）義康又欲以斌代之啟上曰羊玄保求還不審以誰為會稽上時未有所擬倉猝曰我已用王鴻自去年秋上不復往東府（[illegible]）五月癸巳劉湛遭母憂去職（復扶又翻下同）湛自知罪釁已彰無復全地（釁許覲翻）謂所親曰今年必敗常日正賴口舌爭之故得推遷耳今既窮毒無復此望禍至其能久乎（[illegible]）乙巳沮渠無諱復圍張掖不克退保臨松（[illegible]）魏主不復加討但以詔諭之六月丁丑魏皇孫濬生大赦改元太平真君取寇謙之神書云輔佐北方太平真君故也（寇謙之神書見一百十九卷營陽王景平元年）太子劭詣京口拜京陵司徒義康竟陵王誕等並從（從才用翻）南兗州刺史江夏王義恭自江都會之（夏戶雅翻）秋七月己丑魏永昌王健擊破禿髮保周于番禾（番音盤）保周走遣安南將軍尉眷追之（尉紆勿翻）丙申魏太后竇氏殂壬子皇后袁氏殂（[illegible]）

癸丑禿髮保周窮迫自殺八月甲申沮渠無諱使其中尉梁偉詣魏永昌王健請降〔降戶江翻〕歸酒泉郡及所虜將士元絜等魏主使尉眷留鎮涼州九月壬子葬元皇后　上以司徒彭城王義康嫌隙已著將成禍亂冬十月戊申收劉湛付廷尉下詔暴其罪惡就獄誅之幷誅其子黯亮儼及其黨劉斌劉敬文孔胤秀等八人徙尚書庫部郎何默子等五人於廣州〔[illegible]〕〔置尚書二十三郎庫部其一也〕因大赦是日敕義康入宿留止中書省其夕分收湛等青州刺史杜驥勒兵殿內以備非常遣人宣旨告義康以湛等罪狀義康上表遜位詔以義康為江州刺史侍中大將軍如故出鎮豫章初殷景仁卧疾五年〔景仁卧疾始上卷十二年〕雖不見上而密函去來日以十數朝政大小必以咨之〔[illegible]〕影迹周密莫有窺其際者收湛之日景仁使拂拭衣冠左右皆不曉其意其夜上出華林園延賢堂召景仁景仁猶稱脚疾以小牀輿就坐誅討處分一以委之〔坐徂卧翻處昌呂翻分扶問翻〕初檀道濟薦吳興沈慶之忠謹曉兵上使領隊防東掖門劉湛為領軍嘗謂之曰卿在省歲久比當相論〔省悉井翻領軍自比毗寐翻當為之論敘也〕慶之正色曰下官在省十年自應得轉不復以此仰累〔累力瑞翻又扶下同〕收湛之夕

上開門召慶之慶之戎服縛袴而入上曰卿何意乃爾急裝慶之曰夜半喚隊主〔江南軍制主一隊者為隊主隊帥[illegible]〕不容緩服〔史言沈慶之有識略〕上遣慶之收劉斌殺之驍騎將軍徐湛之逵之之子也〔[illegible]〕與義康尤親厚上深銜之義康敗湛之被收罪當死其母會稽公主於兄弟為長嫡〔[illegible]〕素為上所禮家事大小必咨而後行高祖微時嘗自於新洲伐荻有納布衫襖〔[illegible]〕臧皇后手所作也既貴以付公主曰後世有驕奢不節者可以此衣示之至是公主入宮見上號哭不復施臣妾之禮以錦囊盛納衣擲地〔[illegible]〕曰汝家本貧賤此是我母為汝父所作〔為于偽翻下當為同〕今日得一飽餐遽欲殺我兒邪上乃赦之吏部尚書王球履之叔父也以簡淡有美名為上所重履性進利〔言履務進趣好利也〕深結義康及湛球屢戒之不從誅湛之夕履徒跣告球〔跣先典翻〕球命左右為取履先溫酒與之謂曰常日語汝云何〔語牛倨翻〕履怖懼不得答〔怖普布翻〕球徐曰阿父在汝亦何憂〔江南人士呼叔父伯父為阿父者以自呼阿爺為阿父〕上以球故履得免死廢於家〔南史帝初為宜都王以球為友甚見重蓋素知之也〕義康方用事人爭求親暱〔暱尼質翻〕唯司徒主簿江湛早能自疏求

出為武陵內史。道濟嘗為其子求婚於湛，湛不許。道濟因義康以請之，湛拒之愈堅，故不染於二公之難。上聞而嘉之。湛，耿之子也。彭城王義康停省十餘日，見上奉辭，便下渚，上惟對之慟哭，餘無所言。上遣沙門慧琳視之，義康曰：弟子有還理不？（不，讀曰否。）慧琳曰：恨公不讀數百卷書。初，吳興太守謝述，裕之弟也，累佐義康，數有規益，早卒。義康將南，歎曰：昔謝述惟勸吾退，劉班惟勸吾進，今班存而述死，其敗也宜哉！上亦曰：謝述若存，義康必不至此。以征虜司馬蕭斌為義康諮議參軍，領豫章太守，事無大小皆以委之。斌，摹之之子也。使龍驤將軍蕭承之將兵防守。（驤，思將翻。）義康左右愛念者並聽隨從，（從，才用翻。）資奉優厚，信賜相係，朝廷大事皆報示之。久之，上就會稽公主宴集，甚懽，主起再拜叩頭，悲不自勝。（勝，音升。）上不曉其意，自起扶之。主曰：車子歲暮必不為陛下所容，今特請其命。（義康小字車子。）因慟哭，上亦流涕，指蔣山曰：必無此慮；若違今誓，便是負初寧陵。即封所飲酒賜義康，并書曰：會稽姊飲宴憶弟，所餘酒今封送。故終主之身，義康得無恙。（恙，余亮翻。）

臣光曰：文帝之於義康，友愛之情，其始非不隆也；終於失兄弟之歡，虧君臣之義，迹其亂階，正由劉湛權利之心無有厭已。（厭，於鹽翻。）詩云：貪人敗類，（詩大雅桑柔之辭。）其是之謂乎！

徵南兗州刺史江夏王義恭為司徒、錄尚書事。戊寅，以臨川王義慶為南兗州刺史，殷景仁為揚州刺史，僕射、吏部尚書如故。義恭懲彭城之敗，（彭城，義康也。）雖為總錄，奉行文書而已，上乃安之。上年給相府錢二千萬，他物稱此；（稱，尺證翻。）而義恭性奢，用常不足，上又別給錢年至千萬。

十一月丁亥，魏主如山北。

殷景仁既拜揚州，羸疾遂篤，上為之敕西州道上不得有車聲。（為，于偽翻。揚州治所在建康臺城西，故謂之西州。）癸丑，卒。

十二月癸亥，以光祿大夫王球為僕射。戊辰，以始興王濬為揚州刺史。時濬尚幼，州事悉委後軍長史范曄、主簿沈璞。曄，泰之子；璞，林子之子也。曄尋遷左衛將軍，以吏部郎沈演之為右衛將軍，對掌禁旅；又以庾炳之為吏部郎，俱參機密。演之，勁之曾孫也。曄有雋才而薄情淺行

數犯名教爲士流所鄙（行下孟翻數所角翻）性躁競自謂才
不盡當快快不得志（爲曄亂張本）吏部尚書何尚之言
於帝曰范曄志趣異常（趣七喻翻）請出爲廣州刺史
若在內釁成不得不加鈇鉞鈇鉞亟行（釁許覲翻亟紀力翻）非
國家之美也帝曰始誅劉湛復遷范曄（復扶又翻）人
將謂卿等不能容才朕信受讒言但共知其如此無
能爲害也 是歲魏寧南將軍王慧龍卒呂玄伯留
守其墓終身不去（慧龍不殺玄伯見上卷八年）魏主欲以伊馛
爲尚書封郡公馛辭曰尚書務殷公爵至重非臣年
少愚近所宜膺受（馛蒲撥翻少詩照翻）帝問其所欲對曰中祕
二省多諸文士（中祕謂中書祕書二省也）若恩矜不已請參其次
帝善之以爲中護軍將軍祕書監 大秦王楊難當
復稱武都王（十三年難當自稱大秦王）
十八年春正月癸卯魏以沮渠無諱爲征西大將軍
涼州牧酒泉王 彭城王義康至豫章辭刺史（辭江州刺
史也）甲辰以義康都督江交廣三州諸軍事前龍驤參
軍巴東扶令育詣闕上表（驤思將翻扶姓也）稱昔袁盎諫漢
文帝曰淮南王若道路遇霜露死陛下有殺弟之名
文帝不用追悔無及（見十四卷文帝六年）彭城王義康先朝之
（朝直遙翻）陛下之次弟若有迷謬之愆正可數之以

愆（數所具翻）導之以義方奈何信疑似之嫌一旦黜削
遠送南垂草萊黔首皆爲陛下痛之（爲于僞翻下竊爲同）廬陵
往事足爲龜鑑（見百二十卷元年）恐義康年窮命盡奄忽于
南臣雖微賤竊爲陛下羞之陛下徒知惡枝之宜伐
豈知伐枝之傷樹伏願亟召義康返于京甸兄弟協
和君臣輯睦則四海之望塞多言之路絕矣（塞悉則翻）何
必司徒公揚州牧然後可以置彭城王哉若臣所言
於國爲非請伏重誅以謝陛下表奏即收付建康獄
賜死 裴子野論曰夫在上爲善若雲行雨施（施式智翻）
萬物受其賜及其惡也若天裂地震萬物所驚駭其
誰弗知其誰弗見豈戮一人之身鉗一夫之口所能
攘逃所能弭滅哉是皆不勝其忿怒而有增於疾疹
也（勝音升疹丑刃翻）以太祖之含弘尚掩耳於彭城之戮自
斯以後誰易由言（易以豉翻鄭玄曰由用也）有宋累葉罕聞直諫
豈骨鯁之氣俗愧前古抑時王刑政使之然乎張約
隕於權臣（事見百二十卷元年）扶育斃於哲后宋之鼎鑊吁可
畏哉 魏新興王俊荒淫不濟三月庚戌降爵爲公
俊母先得罪死俊積怨望有逆謀事覺賜死 辛亥
魏賜郁久閭乞列歸爵爲朔方王沮渠萬年爲張掖
王（十六年魏擒乞列歸萬年亦以是年以臧降）夏四月沮渠唐兒

叛沮渠無諱無諱留從弟天周守酒泉從才用翻與弟宜得引兵擊唐兒唐兒敗死魏以無諱終為邊患庚辰遣鎮南將軍奚眷擊酒泉 秋八月辛亥魏遣散騎侍郎張偉來聘 九月戊戌魏永昌王健卒 冬十一月戊子王球卒 己亥以丹楊尹孟顗為尚書僕射顗魚豈翻 酒泉城中食盡萬餘口皆餓死沮渠天周殺妻以食戰士食祥吏翻 庚子魏奚眷拔酒泉獲天周送平城殺之 沮渠無諱乏食且畏魏兵之盛乃謀西度流沙遣其弟安周西擊鄯善鄯善王欲降鄯上扇翻降戶江翻會魏使者至勸令拒守安周不能克退保東城鄯善國之東城也

氐王楊難當傾國入寇謀據蜀土遣其建忠將軍苻沖出東洛以禦梁州兵五代志義城郡景谷縣舊白水縣也後周省東洛郡入焉子據白水縣漢屬廣漢晉屬梓潼苻屬晉壽則東洛在晉壽界也 梁秦二州刺史劉眞道擊沖斬之眞道懷敬之子也劉懷敬見一百一十一卷晉安帝隆安三年 難當攻拔葭萌獲晉壽太守申坦遂圍涪城涪音浮 巴西梓潼二郡太守劉道錫嬰城固守難當攻之十餘日不克乃還 道錫道產之弟也 十二月癸亥詔龍驤將軍裴方明等帥甲士三千人又發荊雍二州兵以討難當皆受劉眞道節度裴方明益州之良將也程道養趙廣之亂屢有戰功故用之明年下仇池張本驤思將翻帥讀曰率雍於用翻 晉寧太守爨松子反寧州刺史徐循討平之晉惠帝永安二年分建寧西七郡立益州郡至懷帝更名晉寧郡 天門蠻田向求等反破漊中沈約曰漊中縣二漢無晉太康地志有疑是呉立屬天門郡漊郎侯翻 荊州刺史衡陽王義季遣行參軍曹孫念討破之 魏寇謙之言於魏主曰今陛下以眞君御世建靜輪天宮之法開古以來未之有也應登受符書以彰聖德帝從之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二十三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二十四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充集賢殿修撰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上柱國河內郡開國侯食邑一千八百戶食實封貳佰戶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勅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宋紀六 起玄黓敦牂盡柔兆閹茂凡五年

太祖文皇帝中之中

元嘉十九年春正月甲申魏主備法駕詣道壇受符籙旗幟盡青自是每帝即位皆受籙（此所受者入道之籙也所謂法籙上士受之法初受五千文籙次受三洞籙次受上清籙籙皆素書紀諸天曹官屬佐吏之名又有諸符錯在其間上翻）謙之又奏作靜輪宮（文章詭怪由所不識錄體上翻水經註靜輪宮在平城東北道壇在平城東郭水之左）必令其高不聞雞犬欲以上接天神崔浩勸帝為之功費萬計經年不成太子晃諫曰天人道殊卑高定分（分扶問翻）不可相接理在必然今虛耗府庫疲弊百姓為無益之事將安用之必如謙之所言請因東山萬仞之高（謂平城之東山也）為功差易（易以豉翻）帝不從　夏四月沮渠無諱將萬餘家棄敦煌西就沮渠安周未至鄯善王比龍畏之將其衆奔且末（且子余翻將即亮翻敦徒門翻鄯上扇翻且末漢故國在鄯善西去代八千三百二十里）其世子降於安周（降戶江翻）無諱遂據鄯善其士卒經流沙渴死者太半李寶自伊吾帥衆二千入據敦煌（帥讀曰率）繕脩城府安集故民沮渠牧犍之亡也（見上卷十六年犍居言翻）涼州人闞爽據高昌自稱太守唐契為柔然所逼擁衆西趨高昌（闞苦濫翻又苦暫翻趨七喻翻）欲奪其地柔然遣其將阿若追擊之契敗死（將即亮翻晉陽王呂光元年契與李寶同奔伊吾）契弟和收餘衆奔車師前部王伊洛時沮渠安周屯橫截城和攻拔之又拔高寧白力二城（李延壽曰高昌國有四十六鎮交河田地高寧白刃橫截等白力當作白刃）遣使請降於魏（使疏吏翻）甲戌上以疾愈大赦　五月裴方明等至漢中與劉真道等分兵攻武興下辯白水皆取之（下辯漢書作下辨並音皮莧翻）楊難當遣建節將軍符弘祖守蘭皐（元豐九域志階州將利縣有蘭皐鎮按五代志將利縣後魏曰武興蘭皐在武興西北二百里符氏皆氐種也）使其子撫軍大將軍和將重兵為後繼方明與弘祖戰于濁水（濁水城在上祿縣東南武街城西北酈道元曰濁水出白水縣東北武街城下故治）大破之斬弘祖和退走追至赤亭又破之難當奔上邽獲難當兄子建節將軍保熾難當以其子虎為益州刺史守陰平聞難當走引兵還至下辯方明使其子肅之邀擊之擒虎送建康斬之仇池平以輔國司馬胡崇之為北秦州刺史鎮其地立楊保熾為楊玄後使守仇池（楊保熾難當兄玄之子保宗之弟見一百二十一卷）

人遣中山王辰迎楊難當詣平城秋七月以劉
眞道爲雍州刺史(雍於用翻)裴方明爲梁南秦二州刺史
方明辭不拜(考異曰眞道傳此事在胡崇之敗明年二月即眞道傳係之於氐胡傳後誤)
丙寅魏主使安西將軍古弼(考異曰宋書氐胡傳作吐奚愛弼蓋其舊姓今從後魏書)督隴右諸軍及殿中虎賁(賁音奔)與
武都王楊保宗自祁山南入(保宗奔魏見十八年)征西將軍
漁陽公皮豹子與琅邪王司馬楚之督關中諸軍自散
關西入俱會仇池又使譙王司馬文思督洛豫諸軍
南趨襄陽(魏景王二年置洛州於洛陽豫州於虎牢[illegible])征南
將軍刁雍東趨廣陵(雍於容翻)移書徐州稱爲楊難當報
仇(爲于僞翻)甲戌晦日有食之 唐契之攻闞爽也(考異曰宋書氐胡傳作[illegible]今從後魏書)
爽遣使詐降於沮渠無諱欲與之
共擊契(降戶江翻[illegible])八月無諱將其衆趨高昌比至(比必利翻)
契已死爽閉門拒之九月無諱將衛興
奴夜襲高昌屠其城(考異曰宋書作衛興奴今從後魏書)爽奔柔
然無諱據高昌遣其常侍汜儁奉表詣建康(汜音凡)
以無諱都督涼河沙三州諸軍事征西大將軍涼州
刺史河西王(考異曰宋紀封爵在六月今從傳) 冬十月己
卯魏立皇子伏羅爲晉王翰爲秦王譚爲燕王建爲
楚王余爲吳王 甲申柔然遣使詣建康 十二月
[illegible]城孝王[illegible]卒 丙申詔魯郡修孔子
廟及學舍蠲墓側五戶課役以供灑掃(灑所賣翻掃素報翻又蘇老翻)
李寶遣其弟懷達子承奉表詣平城魏人
以寶爲都督西垂諸軍事(垂邊也)鎮西大將軍開府儀
同三司沙州牧敦煌公(敦徒門翻)四品以下聽承制假授
雍州刺史晉安襄侯劉道產卒道產善爲政民安
其業小大豐贍由是民間有襄陽樂歌(樂音洛贍時豔翻)
山蠻前後不可制者皆出緣沔爲村落戶口
殷盛及卒蠻追送至沔口未幾羣蠻大動(道產卒而羣蠻大動[illegible])
征西司馬朱脩之討之不
利詔建威將軍沈慶之代之殺虜萬餘人 魏主使
尚書李順差次羣臣賜以爵位順受賄品第不平是
歲涼州人徐桀告之魏主怒且以順保庇沮渠氏面
欺誤國(事見上卷十六年)賜順死
二十年春正月魏皮豹子進擊樂鄉將軍王奐之等
敗沒魏軍進至下辯將軍強玄明等敗死 二月
胡崇之與魏戰於濁水崇之爲魏所擒餘衆走還漢
中將軍姜道祖兵敗降魏(降戶江翻)魏遂取仇池楊保熾
走 丙午魏主如恒山之陽(恒戶登翻)三月庚申還宮
壬戌烏洛侯國遣使如魏(烏洛侯國在地豆于國北去代四千五百餘里)

干在室韋西千餘里室韋當勿吉之北勿吉乃高麗之北則烏洛侯東夷也使疏吏翻初魏之
居北荒也鑿石爲廟在烏洛侯西北以祀其先高七
十尺深九十步度高曰高音居號翻度深曰深音式禁翻及烏洛侯使者
至魏言石廟具在魏主遣中書侍郎李敞詣石廟致
祭刻祝文於壁而還去平城四千餘里　魏河間公
齊與武都王楊保宗對鎮駱谷駱谷北口[illegible]十驛保宗弟
文德說保宗令閉險自固以叛魏說輸芮翻或以告齊夏
四月齊誘執保宗送平城殺之前鎮東司苻達司上當有
軍字否則司字下當有馬字征西從事中郎任朏等苻達等皆楊氏官屬也任音壬
朏敷尾翻遂舉兵立楊文德爲主據白崖今大安軍東北八十里有白崖
大安軍古葭萌地也考異曰宋氏胡傳云拓跋燾閻兵起安定達追擊斬燾司徒白崖被傷魏河間公
齊傳云文德求援於宋宋遣房亮之苻昭啖龍等帥衆防文德斬龍鑫亮之氐遂平以功拜內都大官宰
紀宋書闕也分兵取諸戍進圍仇池自號征西將軍秦河
梁三州牧仇池公考異曰宋書在三月魏書在四月今從之　甲午立
皇子誕爲廣陵王　丁酉魏大赦　己亥魏主如陰
山　五月魏古弼發上邽高平汧城諸軍擊楊文德
汧城意當作汧城汧口堅翻　文德退走皮豹子督關中諸軍至下
辯聞仇池解圍欲還弼遣人謂豹子曰宋人恥敗必
將復來復扶又翻軍還之後再舉爲難不如練兵蓄力以
待之不出秋冬宋師必至以逸待勞無不克矣豹子

從之　魏以豹子爲仇池鎮將楊文德遣使來求援使疏
吏翻秋七月癸丑詔以文德爲都督北秦雍二州諸軍
事征西大將軍北秦州刺史武都王雍於用翻文德屯葭
蘆城五代志[illegible]盤堤縣西魏之南五部縣也[illegible]
以任朏爲左司馬武都陰平氐多歸之　甲子前雍
州刺史劉真道梁南秦二州刺史裴方明坐破仇池
減匿金寶及善馬下獄死宋人皆以[illegible]良將宜其[illegible]
九月辛巳魏主如漠南甲辰捨輜重以輕重直用翻
騎襲柔然騎奇寄翻分軍爲四道樂安王範建寧王崇
各統十五將出東道樂平王丕督十五將出西道魏
主出中道中山王辰督十五將爲後繼將即亮翻魏主至
鹿渾谷鹿渾谷蓋以鹿渾海之谷也本高車袁紇部[illegible]其東則弱洛水遇
敕連可汗可從刊入聲汗音寒太子晃言於魏主曰賊不意大
軍猝至宜掩其不備速進擊之尚書令劉絜固諫以
爲賊營中塵盛其衆必多出至平地恐爲所圍不如
須諸軍大集須待也然後擊之晃曰塵之盛者由軍士
驚怖擾亂故也怖普布翻何得營上而有此塵乎魏主疑
之不急擊柔然遁去追至石水不及而還石水在頞根河北還
從宣翻又如字既而獲柔然候騎曰柔然不覺魏軍至上下

沮[illegible]驍引衆北走，經六七日，知無追者，乃始徐行。[illegible]上深恨之。（[illegible]）自是軍國大事皆與太子決。

[illegible]之。司馬楚之別將兵督運[illegible]糧。鎮北將軍封沓亡降柔然，說柔然令擊楚之以絕軍食。（[illegible]）俄而軍中有告失驢耳者，諸將莫曉其故。楚之曰：「此必賊遣姦人入營覘伺，（覘，丑廉翻。伺，相吏翻。）割驢耳以為信耳。賊至不久，宜急為之備。」乃伐柳為城，以水灌之，令凍，城立而柔然至；冰堅滑，不可攻，乃散走。

十一月，將軍姜道盛與楊文德合衆二萬攻魏濁水戍，魏皮豹子、河間公齊救之，道盛敗死。

甲子，魏主還至朔方，下詔令皇太子副理萬機，總統百揆。（考異曰：宋書索虜傳：[illegible]）且曰：「諸功臣勤勞日久，皆當以爵歸第，隨時朝請，饗宴朕前，論道陳謨而已，不宜復煩以劇職。（[illegible]）更舉賢俊以備百官。」十二月丁卯，魏主還平城。（自伐柔然還也。）

二十一年春正月己亥，帝耕藉田，大赦。（[illegible]）壬寅，魏太子始總百揆，侍中、中書監宜都王穆壽，司徒東郡公崔浩，侍中廣平公張黎，古弼輔太子決庶政，上書者皆稱臣，儀與表同。古弼為人忠慎質直，嘗以上谷苑囿太廣，乞減太半以賜貧民，入見魏主，欲奏其事。（[illegible]）帝方與給事中劉樹圍棊，志不在弼。弼侍坐良久，不獲陳聞；忽起，捽樹頭，（捽，昨沒翻。）掣下牀，搏其耳，毆其背曰：「朝廷不治，實爾之罪！」帝失容捨棊曰：「不聽奏事，朕之過也，樹何罪！置之！」弼具以狀聞，帝皆可其奏。弼曰：「為人臣無禮至此，其罪大矣！」出詣公車，免冠徒跣請罪。帝召入，謂曰：「吾聞築社之役，蹇蹶而築之，端冕而事之，神降之福。然則卿有何罪！其冠履就職。苟可以利社稷，便百姓者，竭力為之，勿顧慮也。」太子課民稼穡，使無牛者借人牛以耕種，而為之芸田以償之，（[illegible]）凡耕種二十二畝而芸七畝，大略以是為率。使民各標姓名於田首，以知其勤惰。禁飲酒遊戲者。於是墾田大增。戊申，魏主詔王公以下至庶人，有私養沙門、巫覡於家者，（[illegible]）皆遣詣官曹；過二月十五日不出，沙門、巫覡死，主人門誅。

明非誅者謂門盡誅之庚戌又詔王公卿大夫之子皆詣太學其百工商賈之子當各習父兄之業（賈音古）毋得私立學校（校户教翻）違者師死主人門誅　二月辛未魏中山王辰內都坐大官薛辨（魏置中都大官外都大官都坐大官掌折獄謂之三都坐徂卧翻）尚書奚眷等八將（將即亮翻下同）坐擊柔然後期斬於都南初魏尚書令劉絜久典機要（宋高祖永初末魏明元帝寢疾太子監國）（皇帝以絜與古弼等選侍東宮對總機要至是二十餘年矣）恃寵自專魏主心惡之（惡烏路翻）及將襲柔然絜諫曰蠕蠕遷徙無常前者出師勞而無功（絜之言蓋指太延四年魏主伐柔然至白阜時也蠕人兗翻）不如廣農積穀以待其來崔浩固勸魏主行魏主從之絜恥其

言不用欲敗魏師（敗補邁翻）魏主與諸將期會鹿渾谷絜矯詔易其期帝至鹿渾谷六日諸將不至柔然遂遠遁追之不及軍還經漠中糧盡士卒多死絜陰使人驚魏軍勸帝委軍輕還帝不從絜以軍出無功請治崔浩之罪（治直之翻下同）帝曰諸將失期遇賊不擊浩何罪也浩以絜矯詔事白帝帝至五原收絜囚之帝之北行也絜私謂所親曰若車駕不返吾當立樂平王絜聞尚書右丞張嵩家有圖讖問曰劉氏應王繼國家後吾有姓名否嵩曰有姓無名帝聞之命有司窮治索嵩家得讖書（索山客翻）事連南康公狄鄰絜嵩鄰皆夷

三族死者百餘人絜在勢要好作威福（好呼到翻）諸將破敵所得財物皆與絜分之既死籍其家財巨萬帝每言之則切齒癸酉樂平戾王丕以憂卒初魏主築白臺高二百餘尺（魏主以泰常二年秋七月己亥築白臺於平城南高二十丈）丕夢登其上四顧不見人命術士董道秀筮之道秀曰大吉丕默有喜色及丕卒道秀亦坐棄市高允聞之曰夫筮者皆當依附爻象勸以忠孝（漢嚴君平卜筮於成都市人有邪惡非正之問則依蓍龜為言利害與人子言依於孝與人弟言依於順與人臣言依於忠各因勢導之以善高允之言蓋君平之術也）王之問道秀也道秀宜曰窮高為亢易曰亢龍有悔又曰高而無民（易乾上九爻辭亢苦浪翻）皆不

祥也王不可以不戒如此則王安於上身全於下矣道秀反之宜其死也　庚辰魏主幸盧（自南北分國治人主所至例不書幸此必誤也）己丑江夏王義恭進位太尉領司徒（夏戶雅翻）庚寅以侍中領右衛將軍沈演之為中領軍左衛將軍范曄為太子詹事　辛卯立皇子宏為建平王　三月甲辰魏主還宮　癸丑魏主遣司空長孫道生鎮統萬（長知兩翻）　夏四月乙亥魏侍中太宰陽平王杜超為帳下所殺　六月魏北部民殺立義將軍衡陽公莫孤帥五千餘落北走（帥讀曰率）遣兵追擊之至漠南殺其渠帥餘徙冀相定三州為營戶（杜佑曰魏道武天興中詔）

吐谷渾王慕利延兄子緯世與魏使者謀降魏，慕利延殺之。是月，緯世弟叱力延等八人奔魏，魏以叱力延為歸義王。沮渠無諱卒，弟安周代立。魏入中國以來，雖頗用古禮祀天地宗廟百神，而猶循其舊俗所祀胡神。崔浩請存合於祀典者五十七所，其餘複重及小神悉罷之。魏主從之。秋七月癸卯，魏東雍州刺史沮渠秉謀反，伏誅。八月乙丑，魏主畋于河西，尚書令古弼留守。詔以肥馬給騎人，弼悉以弱者給之。帝大怒曰：筆頭奴敢裁量朕！朕還臺，先斬此奴！弼頭銳，故帝常以筆目之。弼官屬惶怖，恐并坐誅。弼曰：吾為人臣，不使人主盤于遊畋（樂也），其罪小；不備不虞，乏軍國之用，其罪大。今蠕蠕方強，南寇未滅，吾以肥馬供軍，弱馬供獵，為國遠慮，雖死何傷！且吾自為之，非諸君之憂也。帝聞之，歎曰：有臣如此，國之寶也！賜衣一襲（衣一副也）、馬二匹、鹿十頭。他日，魏主復畋於山北，獲麋鹿數千頭，詔尚書發車五

百乘以運之。詔使已去，魏主謂左右曰：筆公必不與我，汝輩不如以馬運之。遂還。行百餘里，得弼表曰：今秋穀懸黃，麻菽布野，豬鹿竊食，鳥鴈侵費，風雨所耗，朝夕三倍。乞賜矜緩，使得收載。帝曰：果如吾言，筆公可謂社稷之臣矣！魏主使員外散騎常侍高濟來聘。戊辰，以荊州刺史衡陽王義季為征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南兗州刺史；以南譙王義宣為荊州刺史。初，帝以義宣不才，故不用。會稽公主屢以為言，帝不得已用之。先賜中詔敕之曰：師護以在西久，比表求還，今欲聽許，以汝代之。師護雖無殊績，絜己節用，通懷期物，不恣群下，聲著西土，為士庶所安，論者乃未議遷之。今之回換，更為汝與師護年時一輩，欲各試其能。汝往，脫有一事減之者，既於西夏交有巨礙，遷代之譏，必歸責於吾矣。此事亦易勉耳，無為使人復生評論也。義宣至鎮，勤自課厲，事亦脩理。庚辰，會稽長公主卒。吐谷渾叱力延等請師於魏，以討吐谷

渾王慕利延。魏主使晉王伏羅督諸軍擊之。九月，甲辰，以沮渠安周為都督涼河沙三州諸軍事、涼州刺史、河西王。丁未，魏主如漠南，將襲柔然；柔然敕連可汗遠遁，乃止。敕連尋卒，子吐賀真立，號處羅可汗。魏言處羅，魏言唯也。可，讀從刊入聲；汗，音寒。魏晉王伏羅至樂都，樂，音洛。引兵從間道襲吐谷渾，間，古莧翻。至大母橋。吐谷渾王慕利延大驚，逃奔白蘭。慕利延兄子拾寅奔河西。魏軍斬首五千餘級。慕利延從弟伏念等帥萬三千落降於魏。拾寅，樹洛干之子。慕利延畏叛，皆阿柴之孫。[illegible]招引宋兵，魏至其宜也。[illegible]帥，讀曰率。降戶江都[illegible]以前[illegible]冬，十月，己卯，以左軍將軍徐瓊為兗州刺史，大將軍參軍申恬為冀州刺史。徙兗州鎮須昌，沈約曰：武宋定河南，以兗州治滑臺。文帝元嘉十三年治鄒山，又治湖陸。後治彭城，此又自彭城徙須昌也。冀州鎮歷下。歷城下。恬，謨之弟也。十二月，魏主還平城。

是歲，沙州牧李寶入朝于魏，魏人留之，以為外都大官。為李氏貴盛張本。暠孫寶之[illegible]遥翻。太子率更令何承天撰元嘉新曆，表上之，率更，工衡翻。上，時掌翻。下旂以同。以月食之衝，知日所在。以冒對衡，光相推而知之。又以中星檢之，知堯時冬至日在須女十度。以中星與日相推之。今在斗十七度。又測景校二至，差三日有餘，此亦用周禮之法，日至之景之法也。知今之南至日應在斗十三四度。於是更立新漏，冬至從上三日五時日之所在移舊四度。又月有遲疾，前曆合朔月食不在朔望，月食上當有日字。今皆以盈縮定其小餘，以正朔望之日。晉書有大餘小餘。史記曆書大餘者日也，小餘者月也。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日行一度，十二月而一周天，歲十二月，月三十日。以六除之，五六三百六十，除之餘五日四分日之一為大餘。百六十五度以六甲除之，六十二日六十日為大餘，小餘即四分之一未滿之日為小餘。十二則餘日為大[illegible]閏也。餘奇分為小餘，積而成閏也。詔付外詳之。太史令錢樂之等奏皆如承天所上，唯月有頻三大、頻二小，比舊漏殊為乖異，謂宜仍舊。詔可。

二十二年春，正月，辛卯朔，始行新曆。初，漢京房以十二律中呂上生黃鐘不滿九寸，更演為六十律。中，讀曰仲。錢樂之復演為三百六十律，日當一管。復，扶又翻。何承天立議，以為上下相生，三分損益其一，蓋古人簡易之法，易，以豉翻。猶如古曆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也。而京房不悟，謬為六十；乃更設新律，林鐘長六寸一釐，則從中呂還得黃鐘，十二旋宮，聲韻無失。長，直亮翻。中，讀曰仲。律曆志：黃鐘律九寸，三分損一，下生林鐘。林鐘律六寸，三分益一，上生太簇。太簇三分損一，下生南呂。南呂三分益一，上生姑洗。姑洗三分損一，下生應鐘。應鐘三分益一，上生蕤賓。蕤賓三分損一，下生大呂。大呂三分益一，上生夷則。夷則三分損一，下生夾鐘。夾鐘三分益一，上生無射。無射三分損一，下生中呂。陰陽相生，自黃鐘始而左旋，八八為伍。孟康注曰：從子數至未得八，下生林鐘；數未至寅得八，上生太簇。律上下相生，皆以此為率。焉也，八八為耦。然月令注中呂律長六寸萬九千六[illegible]

八寸三分寸之萬二千九百七十四[illegible]上[illegible]二[illegible]不止九寸故孔頷違[illegible]其司異於月令[illegible]二[illegible]十生下生同位異以長[illegible]分寸之別[illegible]生[illegible]云其相生則以陰陽六體廣太[illegible]九[illegible]生[illegible]鍾之[illegible]六[illegible]鍾又上生[illegible]之九二太蔟又下生南呂之[illegible]二[illegible]呂鍾又上生姑洗之九三姑洗又下生應鍾之六四[illegible]鍾又上生[illegible]賓之九五[illegible]賓又上生大呂之六五[illegible]呂鍾又下生[illegible]之九[illegible]夾[illegible]又上生[illegible]鍾之六五夾[illegible]又下[illegible]射之上六[illegible]又上生中呂之上六同若[illegible]大[illegible]八[illegible]象子母[illegible]下[illegible]妻之生子也同立[illegible]者黃鍾之[illegible]下[illegible]之初六兩是初[illegible]為夫姑又呂律[illegible]也[illegible]為子謂林鍾上[illegible]太蔟[illegible]是[illegible]太蔟是二位成云異之為子母又是呂生子也云立下六上者數生云五下六上[illegible]一於矣謂林[illegible]實別南呂與[illegible]應鍾皆當子午以東之管三分損一而下生之大呂太蔟夾鍾姑洗中呂蕤賓皆成子午以西之管三分益一而上生之子子[illegible]上生應云七上而云六上者以黃鍾為諸律之官[illegible]之先以若無法[illegible]生[illegible]故不數黃鍾也其實十二律終於中呂反歸黃鍾生於中呂三分益一大略[illegible]連黃鍾九寸之數也律曆志以黃鍾為天統林鍾為地統太蔟為人統故數整餘律則各有分數隨其相生之次每辰各自為宮各有五聲黃鍾為第一宮下生林鍾為徵上生太蔟為商下生南呂為羽上生姑洗為角林鍾為第二宮上生太蔟為徵下生南呂為商上生姑洗為羽下生應鍾為角太蔟為第三宮下生南呂為徵上生姑洗為商下生應鍾為羽上生蕤賓為角南呂為第四宮上生姑洗為徵下生應鍾為商上生蕤賓為羽下生大呂為角姑洗為第五宮下生應鍾為徵上生蕤賓為商上生大呂為羽下生夷則為角應鍾為第六宮上生蕤賓為徵上恐當作下生大呂為商下生夷則為羽上生夾鍾為角蕤賓為第七宮上生大呂為徵下生夷則為商上生夾鍾為羽下生無射為角大呂為第八宮下生夷則為徵上生夾鍾為商下生無射為羽上生中呂為角夷則為第九宮上生夾鍾為徵下生無射為商上生中呂為羽上生黃鍾為角夾鍾為第十宮下生無射為徵上生中呂為商上生黃鍾為羽下生林鍾為角無射為第十一宮上生中呂為徵上生黃鍾為商下生林鍾為羽上生太蔟為角

中呂為第十二宮上生黃鍾為徵下生林鍾為商上生太蔟為羽下生南呂為角是十二宮各有五聲凡六十聲京房六十律相生之法以上生下皆三生二以下生上皆三生四陽下生陰陰上生陽終於中呂而十二律畢矣中呂上生執始執始下生去滅上下相生終於南事而六十律畢矣夫十二律之變至於六十猶八卦之變至於六十四也六十律之名詳見續漢書律志

壬辰，以武陵王駿為雍州刺史。[illegible]帝欲經略關河，故以駿鎮襄陽。魏主使散騎常侍宋愔來聘。[illegible]

二月，魏主如上黨，西至吐京，[illegible] 後魏置吐京郡 石樓縣魏吐京郡地 討徙叛胡出配郡縣。甲戌，立皇子褘為東海王，昶為義陽王。褘吁韋翻 昶丑兩翻

三月，庚申，魏主還宮。魏詔諸疑獄皆付中書，以經義量決。量音良

夏，四月，庚戌，魏主遣征西大將軍高涼王那等擊吐谷渾王慕利延於白蘭，秦州刺史代人封敕文、安遠將軍乙烏頭擊慕利延兄子什歸於枹罕。枹音膚

河西之亡也，鄯善人以其地與魏鄰，大懼，鄯上扇翻 曰：「通其使人，知我國虛實，取亡必速。」乃閉斷魏道，[illegible]西域[illegible]之道也 使者往來，輒鈔劫之。鈔楚交翻 由是西域不通者數年。魏主使散騎常侍萬度歸發涼州以西兵擊鄯善。

六月，壬辰，魏主北巡。

帝謀[illegible]罷南豫州入豫州，以南豫州刺史南平王鑠為豫州刺史。[illegible]南豫州[illegible]壽陽[illegible]豫州治[illegible]

秋，七月，己未，以尚書僕射孟顗為左僕射，中護軍何尚之為右僕射。武陵王駿將之鎮，時緣沔諸蠻猶為寇，（沔，彌兖翻。）水陸梗礙；駿分軍遣撫軍中兵參軍沈慶之掩擊，大破之。駿至鎮，蠻斷驛道，（斷，丁管翻。）欲攻隨郡；隨郡太守河東柳元景募得六七百人，邀擊，大破之，遂平諸蠻，獲七萬餘口。涢山蠻最強，（水經注云：涢水出蔡陽縣東南大洪山，山在隨郡之西南，竟陵之東北，盤基所跨，廣圓一百餘里，涢水出于其山之陰，土人以為涢水所基，故曰涢山。涢，音云。）沈慶之討平之，獲三萬餘口，徙萬餘口於建康。吐谷渾什歸聞魏軍將至，棄城夜遁。八月，丁亥，封敕文入枹罕，分徙其民千家還上邽，（邽，音圭。）留乙烏頭守枹罕。（枹，音膚。）萬度歸至敦煌，留輜重，以輕騎五千度流沙，襲鄯善。壬辰，鄯善王真達面縛出降。（敦，徒門翻。重，直用翻。鄯，時戰翻。降，戶江翻。）度歸留軍屯守，與真達詣平城。（考異曰：魏本紀作真達與入，今從西域傳。）西域復通。（復，扶又翻。）魏主如陰山之北，發諸州兵三分之一，各於其州戒嚴，以須後命。（須，待也。）徙諸種雜民五千餘家於北邊，（種，章勇翻。）令就北畜牧，以餌柔然。壬寅，魏高涼王那軍至寧頭城，（寧頭城，當在白蘭東北。）吐谷渾王慕利延擁其部落西度流沙。吐谷渾慕璝之子被囊逆戰，那擊破之；被囊遁走，中山公杜豐帥精騎追之，（璝，古回翻。帥，讀曰率。）度三危，至雪山，（三危山，在敦煌縣南。）生擒被囊及吐谷渾什歸、乞伏熾盤之子成龍，（乞伏成龍，蓋因赫連定之敗，沒于吐谷渾。）皆送平城。慕利延遂西入于闐，（闐，徒賢翻，又徒見翻。）殺其王，據其地，死者數萬人。

九月，癸酉，上餞衡陽王義季於武帳岡。（義季往鎮南兗。武帳岡，在廣莫門外宣武場。）上將行，敕諸子且勿食，至會所設饌。日旰不至，（饌，雛戀翻。旰，古案翻。）有飢色。上乃謂曰：「汝曹少長豐佚，（少，詩照翻。長，知兩翻。）不見百姓艱難。今使汝曹識有飢苦，知以節儉御物耳。」

裴子野論曰：善乎太祖之訓也！夫侈興於有餘，儉生於不足。欲其隱約，莫若貧賤！習其險艱，利以任使，達其情偽，易以躬臨。（易，以豉翻。）太祖若能率此訓也，難其志操，卑其禮秩，教成德立，然後授以政事，則無怠無荒，可播之於九服矣。（周禮九服：侯服、甸服、男服、采服、衛服、蠻服、夷服、鎮服、藩服，每服五百里。服者，言以服事天子也。）高祖思固本枝，崇樹襁褓，（襁，居兩翻。褓，音保。）後世遵守，迭據方岳。及乎泰始之初，升明之季，絕咽於衾衽者動數十人。（謂明帝殺孝武之子，蕭氏殺明帝之子也，而宋亡。）國之存亡，既不是繫，早肆民上，（左傳晉師曠曰：天之愛民甚矣，豈其使一人肆於民上。）非善誨也。

魏民間訛言「滅魏者吳」，盧水胡蓋吳聚眾反於杏城，（蓋吳，蓋安定盧水胡，而分居杏城。）諸種胡爭應之，有眾十餘萬。遣其黨趙綰來上表自歸。冬

十月戊子，長安鎮副將拓跋紇帥衆討吳，紇敗死。（紇，下沒翻。）吳衆愈盛，民皆渡渭奔南山。（南山，長安南山也。）魏主發高平敕勒騎赴長安，命將軍叔孫拔領攝并、秦、雍三州兵屯渭北。（雍，於用翻。）十一月，魏發冀州民造浮橋於碻磝津。蓋吳遣別部帥白廣平西掠新平，安定諸胡皆聚衆應之；又分兵東掠臨晉巴東，將軍章直擊破之，溺死於河者三萬餘人。（溺，奴狄翻。）吳又遣兵西掠至長安，將軍叔孫拔與戰於渭北，大破之，斬首三萬餘級。河東蜀薛永宗聚衆以應吳，襲擊聞喜。聞喜縣無兵仗，令憂惶無計。縣人裴駿帥厲鄉豪擊之，永宗引去。魏主命薛謹之子拔糾合宗鄉，壁於河際，以斷二寇往來之路。庚午，魏主使殿中尚書拓跋處直等將二萬騎討薛永宗；殿中尚書乙拔將三萬騎討蓋吳；西平公寇提將萬騎討白廣平。吳自號天台王，署置百官。辛未，魏主還宮。魏選六州驍騎二萬，使永昌王仁、高涼王那分將之，為二道，掠淮、泗以北，徙青、徐之民以實河北。癸未，魏主西巡。

初，魯國孔熙先博學文史，兼通數術，有縱橫才志；為員外散騎侍郎，不為時所知，憤憤不得志。父默之為廣州刺史，以贓獲罪，大將軍彭城王義康為救解，得免。及義康遷豫章，熙先密懷報效；且以為天文圖讖，帝必以非道晏駕，由骨肉相殘，江州應出天子；以范曄志意不滿，欲引與同謀，而熙先素不為曄所重。太子中舍人謝綜，曄之甥也，熙先傾身事之，綜引熙先與曄相識。熙先家饒於財，數與曄博，故為拙行，以物輸之。曄既利其財，又愛其文藝，由是情好款洽。熙先乃從容說曄曰：「大將軍英斷聰敏，人神攸屬，失職南垂，天下憤怨。小人受先君遺命，以死報大將軍之德。頃人情騷動，天文舛錯，此所謂時運之至，不可推移者也。若順天人之心，結英豪之士，表裏相應，發於肘腋，然後誅除異我，崇奉明

號令天下，誰敢不從。小人請以七尺之軀，三寸之舌，立功立事而歸諸君子，丈人以為何如。曄甚愕然。熙先曰：昔毛玠竭節於魏武，張溫畢議於孫權，彼二人者皆國之俊乂，豈言行玷缺，然後至於禍辱哉。皆以廉直勁正，不得久容（毛玠事見六十七卷獻帝建安二十一年，張溫事見七十卷文帝黃初五年。行，下孟翻。玷，多忝翻）。丈人之於本朝，不深於二主；人間雅譽，過於兩臣；讒夫側目，為日久矣。比肩競逐，庸可遂乎（言與時貴比肩爭進，[illegible]）。近者殷鐵一言而劉班碎首（[illegible]見[illegible]十七年[illegible]卷），彼豈父兄之讎，百世之怨乎。所爭不過榮名勢利先後之間耳。及其末也，唯恐陷之不深，發之不早；戮及百口，猶曰未厭。是可為寒心悼懼，豈書籍遠事也哉。今建大勳，奉賢哲，圖難於易（易，以豉翻），以安易危，享厚利，收鴻名，一旦苞舉而有之，豈可棄置而不取哉。曄猶疑未決。熙先曰：又有過於此者，愚則未敢道耳。曄曰：何謂也。熙先曰：丈人奕葉清通（曄曾祖汪，祖寧，父泰，皆有名行），而不得連姻帝室，人以犬豕相遇，而丈人曾不恥之，欲為之死，不亦惑乎（為，于偽翻）。曄門無內行，故熙先以此激之。曄默然不應，反意乃決。曄與沈演之並為帝所知，曄先至，必待演之俱入；演之先至，嘗獨被引（被，皮義翻。引，引見也）。曄以此為怨。

曄累經義康府佐，中間獲罪於義康。謝綜及父述，皆為義康所厚，綜弟約娶義康女。綜為義康記室參軍，自豫章還，申義康意於曄，求解晚隙，復敦往好（好，呼到翻。復，扶又翻）。大將軍府史仲承祖，有寵於義康，聞熙先有謀，密相結納。丹楊尹徐湛之，素為義康所愛，承祖因此結事湛之，告以密計。道人法略、尼法靜，皆感義康舊恩，並與熙先往來。法靜妹夫許曜領隊在臺（臺中領隊），許為內應。法靜之豫章，熙先付以牋書，陳說圖讖。於是密相署置，及素所不善者，並入死目（條分名目，凡素所不善者，皆欲置之死也）。熙先又使弟休先作檄文，稱：賊臣趙伯符肆兵犯蹕，禍流儲宰（趙伯符時為領軍將軍，故欲以弑逆之罪歸之），湛之、曄等投命奮戈，即日斬伯符首及其黨與。今遣護軍將軍臧質奉璽綬迎彭城王正位辰極（[illegible]）。熙先以為舉大事宜須以義康之旨諭眾，曄又詐作義康與湛之書，令誅君側之惡，宣示同黨。帝之燕武帳岡也，曄等謀以其日作亂。許曜侍帝，扣刀目曄（扣，[illegible]。[illegible]），曄不敢仰視，俄而座散。徐湛之恐事不濟，密以其謀白帝。帝使湛之具探取本末（探，吐南翻），得其檄書、選署姓名，上之（上，時掌翻）。帝乃命有司收掩窮治（治，直之翻）。其夜，呼曄置客省（客省，四方之客入見者居之）。

典籤密令先於外收綜及熙先兄弟皆款服帝遣使詰問
曄曄猶隱拒（詰，去吉翻）熙先聞之笑曰凡處分符檄書疏
皆范所造（處，昌呂翻；分，扶問翻）云何於今方作如此抵蹋邪帝
以曄墨迹示之乃具陳本末明日仗士送付廷尉（仗，直兩翻）
（仗士，執兵仗者也）熙先望風吐款辭氣不橈（橈，奴教翻）上奇其才遣
人慰勉之曰以卿之才而滯於集書省（蕭子顯曰：散騎侍郎，及員外、給事中、奉朝請、駙馬都尉，皆集書省職也）理應有異志（散騎侍郎，清官也）
此乃我負卿也又責前吏部尚書何尚之曰使孔熙
先年將三十作散騎郎那不作賊熙先於獄中上書
謝恩且陳圖讖深戒上以骨肉之禍（讖，楚譖翻）曰願勿遺
棄存之中書若因死之後或可追錄庶九泉之下少
塞釁責（少，詩沼翻；塞，悉則翻）曄在獄為詩曰雖無嵇生琴
庶同夏侯色（嵇康臨刑，顧視日影，索琴彈之；夏侯玄為晉景王所殺，臨斬東市，顏色不變）曄本意謂入獄即死而上窮治其獄遂經二
旬曄更有生望獄吏戲之曰外傳詹事或當長繫曄
聞之驚喜綜熙先笑之曰詹事疇昔攘袂瞋目躍馬
顧眄自以為一世之雄今擾攘紛紜畏死乃爾（曄為太子詹事）
（詹事，故職，稱之）設令賜以性命人臣圖主何顏可以生
存十二月乙未曄綜熙先及其子弟黨與皆伏誅曄
母至市涕泣責曄以手擊曄頸曄顏色不怍（怍，疾各翻，慚也）

不忠不孝
死有餘
辜

妹及妓妾來別曄悲涕流漣（妓，渠綺翻；漣，力延翻，泣貌）綜曰舅殊不
及夏侯色曄收淚而止謝約不預逆謀見兄綜與熙
先遊常諫之曰此人輕事好奇不近於道果銳無檢
（言無檢素也；好，呼到翻；近，其靳翻）未可與狎綜不從而敗綜母以子
弟自蹈逆亂獨不出視曄語綜曰姊今不來勝人多
矣收籍曄家樂器服玩並皆珍麗妓妾不勝珠翠（勝，音升）
母居止單陋唯有一廚盛樵薪（盛，時征翻）弟子冬
無被（被，皮義翻）叔父單布衣裴子野論曰夫有逸羣之才必
思沖天之據（中與沖同；上飛也；古語云一飛沖天）蓋俗之量則憤常均
之下（常均，猶言中常也）其能守之以道將之以禮殆為鮮乎
（鮮，息淺翻）劉弘仁范蔚宗（劉湛，字弘仁；范曄，字蔚宗）皆忸志而貪
權（忸，女九翻；忸，狃也，驕也）矜才以徇逆累葉風素一朝而隕墜
之所謂智能翻為亡身之具矣徐湛之所陳多不
盡為曄等辭所連引上赦不問臧質熹之子也（臧熹，武帝皇后
之弟，質於帝為中表之親）先為徐兗二州刺史與曄厚善曄
敗以為義興太守有司奏削彭城王義康爵收付廷
尉治罪（治，直之翻）丁酉詔免義康及其男女皆為庶人絕
屬籍徙付安成郡以寧朔將軍沈邵為安成相領兵
防守（相，息亮翻）邵璞之兄也義康在安成讀書見淮南厲
王長事廢書歎曰自古有此我乃不知得罪為宜也

庚戌以前豫州刺史趙伯符為護軍將軍伯符孝穆
皇后之弟子也（高祖母趙氏追謚孝穆皇后伯符后弟倫之子）初江左二郊
無樂宗廟雖有登歌亦無二舞是歲南郊始設登歌（漢魏郊祀登歌以升歌發德也歌者在上匏竹在下貴人聲也二舞文舞武舞也）魏安
南平南府移書兖州（安南平南二軍府）以南國僑置諸州多
濫北境名號又欲遊獵具區（具區吳藪也具區即古吳區在吳）
兖州答移曰必若因土立州則彼立徐揚豈有其地
復知欲遊獵具區觀化南國開館飾郎則有司
存呼韓入漢厥儀未泯饋餼之秩每存豐厚（饋餉也餼饋也）
（客曰生食曰餼……也詩傳……）

二十三年春正月庚申尚書左僕射孟顗罷 庚辰
魏主軍至東雍州（東雍州……）臨薛永宗壘崔浩曰永宗未
知陛下自來眾心縱弛今北風迅疾宜急擊之魏主
從之庚午圍其壘永宗出戰大敗與家人皆赴汾水
死（薛安都傳……）其族人安都先據弘農
棄城來奔辛未魏主南如汾陰濟河至洛水橋（汾陰之北……）
（洛水史記秦……公之元年……）聞蓋吳在長安北帝以
渭北地無穀草欲渡渭南循渭而西以問崔浩浩對曰
夫擊蛇者先擊其首首破則尾不能掉（掉徒弔翻）今蓋吳
營去此六十里輕騎趣之（騎奇寄翻趣七喻翻）一日可到到則

破之必矣破吳南向長安亦不過一日一日之勞
至有傷若從南道則吳徐入北山猝未可平帝不從
自渭南向長安庚辰至戲水（戲許宜翻）吳眾聞之悉散入
北地山（北地山谷）軍無所獲帝悔之二月丙戌帝至長安
丙申如盩厔（盩厔音舟窒）歷陳倉還如雍城（雍於用翻）所過
誅民吏與蓋吳通謀者乙拔等諸軍大破蓋吳於杏
城吳復遣使上表求援（……）詔以吳為都督關
隴諸軍事雍州刺史北地公使雍梁二州發兵屯境
上為吳聲援遣使賜吳印一百二十一紐使吳隨宜
假授 初林邑王范陽邁雖遣使入貢而寇盜不絕
使貢亦薄陋帝遣交州刺史檀和之討之南陽宗愨
家世儒素（愨叔父炳以文義稱……）愨獨好武事（好呼到翻）
嘗言願乘長風破萬里浪及和之伐林邑愨自奮請
從軍詔以愨為振武將軍和之遣愨為前鋒陽邁聞
軍出遣使請還所掠日南民輸金一萬斤銀十萬斤
帝詔和之若陽邁果有款誠亦許其歸順和之至朱
梧戍（朱梧縣自漢以來屬日南郡……）遣府戶曹參軍姜仲基等詣陽邁
（……）執之和之乃進軍圍林邑將范扶龍於區粟城（水經註……）陽邁遣

衍龍眄沙追叛之宗稽浩兵迎擊眄沙追破之
主與崔浩皆信重寇謙之奉其道浩素不喜佛法
每言於魏主以為佛法虛誕為世費害宜悉除
之及魏主討蓋吳至長安入佛寺沙門飲從官酒從
官入其室（……）見大有兵器出以白帝帝怒曰
此非沙門所用必與蓋吳通謀欲為亂耳命有司案
誅闔寺沙門閱其財產大得釀具及州郡牧守富人
所寄藏物以萬計（……）又為窟室以匿婦女（……）浩
因說帝悉誅天下沙門毀諸經像（……）帝從之寇謙
之與浩固爭浩不從先盡誅長安沙門焚毀經像并
敕留臺下四方令一用長安法（魏主出征太子居守……）
詔曰昔後漢荒君信惑邪偽以亂天常（……）自古九州之中未嘗有此夸
誕大言不本人情叔季之世莫不眩焉（……）
由是政教不行禮義大壞九服之內鞠為丘墟
朕承天緒欲除偽定真復羲農之治（……）其一切
盪除滅其蹤跡自今已後敢有事胡神及造形像泥
人銅人者門誅有非常之人然後能行非常之事非
朕孰能去此歷代之偽物（……）有司宣告征鎮諸軍
刺史諸有浮圖形像及胡經皆擊破焚燒沙門無少

長悉阬之（……）太子晃素好佛法（……）屢諫不
聽乃緩宣詔書使遠近豫聞之得各為計沙門多亡
匿獲免或收藏經像唯塔廟在魏境者無復孑遺（……）
（……）魏主徙長安工巧二千家於平城還至洛水分
軍誅李閏叛羌（……）太原顏白鹿私入魏境（太原郡……）
（……）為魏人所得將殺之詐云青州刺史杜驥使
其歸誠魏人送白鹿詣平城魏主喜曰我外家也（……）
（……）使崔浩作書與驥且命永昌王仁高涼
王那將兵迎驥攻冀州刺史申恬於歷城杜驥遣其
府司馬夏侯祖歡等將兵救歷城魏人遂寇青兗冀
三州至清東而還（……）殺掠甚眾北邊騷動（……）
（考異曰宋本紀二月索虜寇兗青冀三州……）帝以魏
寇為憂咨訪群臣御史中丞何承天上表以為凡備
匈奴之策不過二科武夫盡征伐之謀儒生講和親
之約今欲追蹤衛霍自非大田淮泗內實青徐使民
有盈儲野有積穀然後發精卒十萬一舉蕩夷則不
足為也若但欲遣軍追討報其侵掠則彼必輕騎奔

走不肯會戰（[illegible]）徒與巨費不損於彼報復之役將遂無已斯策之最末者也安邊固守於計爲長臣竊以曹孫之霸才均智敵江淮之間不居各數百里（[illegible]）何者斥候之郊非耕牧之地故堅壁清野以俟其來整甲繕兵以乘其弊保民全境不出此塗要而歸之其策有四一曰移遠就近今青兗舊民及冀州新附在界首者三萬餘家可悉徙置大峴之南以實內地（峴戶典翻）二曰多築城邑以居新徙之家假其經用春夏佃牧（佃讀曰田）秋冬入保寇至之時一城千家堪戰之士不下二千其餘羸弱猶能登陴鼓譟足抗群虜三萬矣（陴音皮）三曰纂偶車牛以載糧械（纂集也）計千家之資不下五百耦牛爲車五百兩（兩讀曰輛）參合鉤連以衛其衆設使城不可固平行趨險（趨七喻翻）賊所不能干有急徵發信宿可聚四曰計丁課仗凡戰士二千隨其便能各自有仗素所服習銘刻由己還保輸之於庫出行請以自新（請器仗各自磨礪使精新）弓簳利鐵民不得者官以漸充之（簳古旱翻）數年之內軍用粗備矣（粗坐五翻）近郡之師遠屯清濟（近郡謂南兗州所領諸郡及三吳近在邦城之中者濟子禮翻）功費既重嗟怨亦深以臣料之未若即用彼衆之易也（易以豉翻）今因民所利導而帥之（帥讀曰率）兵彊而敵

不戒同富而民不勞比於優復隊伍（復方目翻）必失食糧者不可同年而校矣　魏金城邊固天水梁會與秦益二州民萬餘戶據上邽東城反攻逼西城秦益二州刺史封敕文拒卻之氐羌萬餘人休官屠各二萬餘人（休官屠各皆種名）皆起兵應固會敕文擊固斬之餘衆推會爲主與敕文相攻　夏四月甲申魏主至長安丁未大赦　仇池人李洪聚衆自言應王梁會求救於宋王楊文德文德曰兩雄不並立若須我者宜先殺洪會誘洪斬之（誘音酉）送首於文德　五月癸亥魏主遣安豐公閭根帥騎赴上邽（帥讀曰率騎奇寄翻）未至會棄東城走敕文先掘重塹於外（重直龍翻）嚴兵守之格鬬從夜至旦敕文曰賊知無生路致死於我多殺傷士卒未易克也（易以豉翻）乃以白虎幡宣告會衆降者赦之（降戶江翻）會衆遂潰分兵追討悉平之略陽人王元達聚衆屯松多川（水經注松多水出隴山西南流逕隴城北又西注秦水）敕文又討平之　蓋吳收兵屯杏城自號秦地王聲勢復振魏主遣永昌王仁高涼王那督北道諸軍討之（[illegible]）檀和之等拔區粟斬范扶龍乘勝入象浦（象浦蓋即盧容浦盧容縣屬日南郡故亦謂之象浦）林邑王陽邁傾國來戰以具裝被象前後無際（具裝馬甲被皮義翻）宗慤

曰吾聞外國有師子威服百獸（師子似虎正黃有頿耏尾端茸毛大如斗爾雅翼曰穆天子傳狻猊日走五百里其爲物最猛雖虎豹亦畏之象至以鼻捲泥自塗數尺數數噴象偶立師子直搏而殺之）乃製其形與象相拒象果驚走林邑兵大敗和之遂克林邑（水經注林邑國都治典沖在青[illegible]貴浦西去海岸四十里○考異曰本紀在六月[illegible]傳在五月當是六月賞功[illegible]今從傳）陽邁父子挺身走所獲未名之寶不可勝計宗慤一無所取還家之日衣櫛蕭然（勝音升櫛側瑟翻慤克角翻）六月癸未朔日有食之

甲申魏發冀相定三州兵二萬人（相息亮翻）屯長安南山諸谷以備蓋吳竄逸丙戌又發司幽定冀四州兵十萬人築畿上塞圍（魏都平城置司州於代都宋白曰唐雲州雲中郡是）起上谷西至河廣縱千里（廣古曠翻縱子容翻）帝築北堤立玄武湖（以其地在臺城之後故名玄武湖在今建康府上元縣北十里俗稱曰後湖今爲後軍寨）築景陽山於華林園

秋七月辛未以散騎常侍杜坦爲青州刺史坦驥之兄也初杜預之子耽避晉亂居河西仕張氏前秦克涼州子孫始還關中高祖滅後秦坦兄弟從高祖過江時江東王謝諸族方盛北人晚渡者朝廷悉以傖荒遇之（傖助耕翻南人呼北人爲傖荒言其自荒外來也）雖復人才可施皆不得踐清塗上嘗與坦論金日磾曰恨今無復此輩人（復扶又翻磾丁奚翻）坦曰日磾假生今世養馬不暇豈辦見知上變色曰卿何量朝廷之薄也（量音良）坦曰請以臣言之臣本中華高族晉氏喪亂（喪息浪翻）播遷涼土世業相承不殞其舊直以南度不早便以荒傖賜隔日磾胡人身爲牧圉乃超登內侍齒列名賢（金日磾事見二十二卷漢武帝後元二年）聖朝雖復拔才臣恐未必能也上默然

八月魏高涼王那等破蓋吳獲其二叔諸將欲送詣平城長安鎮將陸俟曰長安險固風俗豪忮（將即亮翻忮支義翻很也）平時猶不可忽況承荒亂之餘乎今不斬吳則長安之變未已也吳一身潛竄非其親信誰能獲之若停十萬之衆以追一人又非長策不如私許吳叔免其妻子使自追吳擒之必矣諸將咸曰今賊黨已散唯吳一身何所能至俟曰諸君不見毒蛇乎不斷其首猶能爲害（斷丁管翻）吳天性凶狡今若得脫必自稱王者不死以惑愚民爲患愈大諸將曰公言是也但得賊不殺而更遣之若遂往不返將何以任其罪俟曰此罪我爲諸君任之（爲于僞翻任音壬）高涼王那亦以俟計爲然遂赦二叔與刻期而遣之及期吳叔不至諸將皆咎俟俟曰彼伺之未得其便耳必不負也後數日吳叔果以吳首來傳詣平城（伺相吏翻傳知戀翻又直戀翻○考異曰宋索虜傳云[illegible]各反吳自攻之爲流矢所中死吳弟吾生擁衆入木函山[illegible]皆破散今從魏書）永昌王仁討吳餘黨白廣平路那羅悉平之以

陸俟爲内都大官會安定盧水胡劉超等聚衆萬餘人反魏主以俟威恩著於關中復加俟都督秦雍二州諸軍事鎮長安（復扶又翻下復選復還同）謂俟曰關中奉化日淺（魏主平赫連氏始得關中）恩信未洽吏民數爲逆亂（數所角翻）今朕以重兵授卿則超等必同心協力據險拒守未易攻也（易以豉翻）若兵少則不能制賊（少詩沼翻）卿當自以方略取之俟乃單馬之鎮超等聞之大喜以俟爲無能爲也俟既至諭以成敗誘納超女與爲婚姻以招之超自恃其衆猶無降意俟乃帥其帳下親往見超（降户江翻帥讀曰率）超使人逆謂俟曰從者過三百人（從才用翻）當以弓馬相待不及三百人當以酒食相供俟乃將二百騎詣超（將即亮翻騎奇寄翻）超設備甚嚴俟縱酒盡醉而還（還從宣翻）[illegible]頃之俟復選敢死士五百人出獵（復扶又翻）因詣超營約曰發機當以醉爲限既飲俟陽醉上馬大呼（呼火故翻）[illegible]手斬超首士卒應聲縱擊殺傷千數遂平之魏主徵俟還爲外都大官 是歲吐谷渾復還舊土（去年吐谷渾[illegible]）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二十四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二十五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充集賢殿修撰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上柱國河内郡開國侯食邑一千八百户食實封六百户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勑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宋紀七（起强圉大淵獻盡上章攝提格凡四年）

太祖文皇帝中之下

元嘉二十四年春正月甲戌大赦 魏吐京胡及山胡曹僕渾等反二月征東將軍武昌王提等討平之 癸未魏主如中山 魏師之克敦煌也（敦徒門翻[illegible]）沮渠牧犍使人斫開府庫（沮子余翻犍居言翻）取金玉及寶器因不復閉（復扶又翻下同）小民爭入盜取之有司索盜不獲（索山客翻下同）至是牧犍所親及守藏者告之魏主且言牧犍又子多蓄毒藥潛殺人前後以百數犍姊妹皆學左道（[illegible]）有司索牧犍家得毒藥魏主大怒賜沮渠昭儀死并誅其宗族唯沮渠祖以先降得免（祖降見一百二十六年）又有告牧犍猶與故臣民交通謀反者三月魏主遣崔浩就第賜牧犍死謚曰哀王 魏人徙定州丁零三千家於平城 六月魏西征諸將（西征謂討蓋吳之將也將即亮翻）扶風公[illegible]等八人（[illegible]）坐

盜沒，及為人所掠賊，各千萬計，並斷之。初，上以貨重物輕，改鑄四銖錢。民間頗盜鑄，多翦鑿古錢取銅，上患之。錄尚書事江夏王義恭建議，以大錢一當兩，以防翦鑿。議者多同之。左僕射何尚之議曰：夫泉貝之興，以估貨為本，事存交易，豈假多鑄！數少則幣重，數多則物輕，多少雖異，濟用不殊。況復以一當兩，徒崇虛價者邪！若今制遂行，富人之貲自倍，貧者彌增其困，懼非所以使之均壹也。上卒從義恭議。秋，八月，乙未，徐州刺史衡陽文王義季卒。義康既見二十三卷十七年。義季自彭城王義康之貶，遂縱酒不事事。帝以書誚責且戒之。義季猶酣飲自若，以至成疾而終。魏樂安宣王範卒。冬，十月，壬午，胡藩之子誕世殺豫章太守桓隆之，據郡反，欲奉前彭城王義康為主。前交州刺史檀和之去官歸，過豫章，擊斬之。十一月，甲寅，封皇子渾為汝陰王。十二月，魏晉王伏羅卒。楊文德據葭蘆城，招誘氐、羌，武都等五部氐皆附之。

二十五年春，正月，魏仇池鎮將皮豹子帥諸軍擊楊文德，文德兵敗，棄城奔漢中。豹子收其妻子、僚屬、軍資及楊保宗所尚魏公主而還。初，保宗將叛，保宗叛見上卷二十年。公主勸之。或曰：奈何叛父母之國？公主曰：事成，為一國之母，豈比小縣公主哉！魏主賜之死。楊文德坐失守，免官，削爵土。二月，癸卯，魏主如定州，罷塞圍役者。築塞圍見一百二十三卷元嘉十三年。遂如上黨，誅潞縣叛民二千餘家，徙河西離石民五千餘家于平城。閏月，己酉，帝大蒐于宣武場。初，劉湛既誅，庾炳之遂見親任，累遷吏部尚書，勢傾朝野。炳之無文學，性強急輕淺，既居選部，好詬詈賓客，且多納貨賂，士大夫皆惡之。炳之留令史二人宿於私宅，為有司所糾，上薄其過，欲不問。僕射何尚之因極陳炳之之短曰：炳之見人有燭盤、佳驢，無不乞匄；選用不平，不可一二。交結朋黨，構扇是非，亂俗傷風，過於范曄，所少賊一事耳。縱不加罪，故宜出之。上欲以炳之為丹楊尹。尚之曰：炳之蹈罪負恩，方復有尹京赫赫之授，

乃更成其形勢也古人云無賞無罰雖堯舜不能爲治（漢宣帝詔曰有功不賞有罪不誅雖唐虞不能以化天下）臣昔啓范曄（事見一百二十三卷十七年）亦懼犯顏苟白愚懷九死不悔（[illegible]）歷觀古今未有衆過藉藉（[illegible]）受貨數百萬更得高官厚祿如炳之者上乃免炳之官以徐湛之爲丹陽尹　彭城太守王玄謨上言彭城要兼水陸（[illegible]）請以皇子撫臨州事夏四月乙卯以武陵王駿爲安北將軍徐州刺史　五月甲戌魏以交趾公韓拔爲鄯善王（魏書官氏志[illegible]韓氏[illegible]）鎮鄯善賦役其民比之郡縣　當兩大錢行之經時公私不以爲便己卯罷之　六月丙寅荊州刺史南譙王義宣進位司空　辛酉魏主如廣德宮（[illegible]廣德宮）　秋八月甲子封皇子彧爲淮陽王（彧於六翻）　西域般悅國去平城萬有餘里（[illegible]）遣使詣魏（使疏吏翻）請與魏東西合擊柔然魏主許之中外戒嚴　九月辛未以尚書右僕射何尚之爲左僕射領軍將軍沈演之爲吏部尚書　丙戌魏主如陰山　魏成周公萬度歸擊焉耆大破之焉耆王鳩尸卑那奔龜茲（[illegible]）魏主詔唐和與前部王車伊洛帥所部兵會度歸討西域（[illegible]）和說降柳驢等六城（[illegible]）因共擊波居羅城拔之　冬十月辛丑魏弘農昭王奚斤卒子它觀襲魏主曰斤關西之敗（事見一百[illegible]）罪固當死朕以斤佐命先朝（[illegible]）復其爵邑使得終天年君臣之分亦足矣（[illegible]）乃降它觀爵爲公　癸亥魏大赦　十二月魏萬度歸自焉耆西討龜茲留唐和鎮焉耆柳驢戍主乙直伽謀叛（[illegible]）和擊斬之由是諸胡咸服西域復平（[illegible]）魏太子朝于行宮（[illegible]行宮也）遂從伐柔然至受降城（[illegible]）不見柔然因積糧於城內置戍而還（[illegible]）

二十六年春正月戊辰朔魏主饗羣臣於漠南甲戌復伐柔然高涼王那出東道略陽王羯兒出西道（[illegible]）魏主與太子出涿邪山（[illegible]）行數千里柔然處羅可汗恐懼遠遁（[illegible]）　二月己亥上如丹徒謁京陵　三月丁巳大赦募諸州樂移者數千家以實京口（[illegible]）　庚寅魏主還平城　夏五月壬午帝還建康　庚寅魏主如陰山　帝欲經略中原羣臣爭獻策以迎合取寵彭城太守王玄謨尤好進言（[illegible]）帝謂侍臣曰觀玄謨所陳令人有封狼居胥

意（漢霍去病伐匈奴，封狼居胥，禪于姑衍，以臨瀚海。）御史中丞袁淑言於上曰：陛下今當席卷趙、魏，（卷，讀曰捲。）檢玉岱宗；（封泰山，用玉檢。）臣逢千載之會，願上封禪書。（載，子亥翻；上，時掌翻。）上悅。淑，耽之曾孫也。（袁耽見晉成帝紀。）

秋，七月，辛未，以廣陵王誕為雍州刺史。（[illegible]）上以襄陽外接關、河，欲廣其資力，乃罷江州軍府，文武悉配雍州，（[illegible]始於襄陽立雍州，[illegible]之襄陽。南陽、新野、順陽、隨五郡為雍州，而僑郡縣猶寄治諸郡界。）湘州入臺租稅悉給襄陽。

九月，魏主伐柔然，高涼王那出東道，略陽王羯兒出中道。柔然處羅可汗悉國內精兵圍那數十重，那掘塹堅守，處羅數挑戰，輒為那所敗；（重，直龍翻；塹，七豔翻。）（[illegible]）以那眾少而堅，（少，詩沼翻。）疑大軍將至，解圍夜去。那引兵追之，九日九夜，處羅益懼，棄輜重，（重，直用翻。）踰穹隆嶺遠遁；那收其輜重，引軍還，與魏主會於廣澤。略陽王羯兒收柔然民畜凡百餘萬。自是柔然衰弱，屏跡不敢犯魏塞。（屏，必郢翻。）冬，十二月，戊申，魏主還平城。

沔北諸山蠻寇雍州，建威將軍沈慶之帥後軍中兵參軍柳元景、隨郡太守宗慤等二萬人討之，（帥，讀曰率。）八道俱進。先是諸將討蠻者皆營於山下以迫之，（[illegible]）蠻得據山發矢石以擊官軍，多不利。（乘高臨下，矢石之勢易。）（[illegible]）慶之曰：去歲蠻田大稔，積穀重巖，（巖，五銜翻。）不可與之曠日相守也；不若出其不意，（衝[illegible]）衝其腹心，破之必矣。乃命諸軍斬木登山，鼓譟而前，羣蠻震恐，因其恐而擊之，所向奔潰。（斬木登山，八道並進，蠻救首尾之不暇，故震恐而奔潰；若一道而進，蠻聚兵據險拒戰，欲斬木而登，山高可得乎。）

二十七年春，正月，乙酉，魏主如洛陽。

沈慶之自冬至春，屢破雍州蠻，因蠻所聚穀以充軍食，前後斬首三千級，虜二萬八千餘口，降者二萬五千餘戶。（降，戶江翻；下同。）幸諸山犬羊蠻緣險築城守禦甚固，慶之擊之，命諸軍連營於山中，開門相通，各穿池於營內，朝夕不外汲。（[illegible]）頃之，風甚，蠻潛兵夜來燒營，諸軍以池水沃火，多出弓弩夾射之，（射，而亦翻。）蠻兵散走。蠻所據險固，不可攻，慶之乃置六戍以守之。久之，蠻食盡，稍稍請降，悉遷於建康以為營戶。（史言沈慶之又能以[illegible]諸蠻。降，戶江翻。）

魏主將入寇，二月，甲午，大獵於梁川。（梁川，後魏天平二年置梁城郡，以其地須參合、旋鴻二縣。）帝聞之，敕淮、泗諸郡：若魏寇小至，則各堅守；大至，則拔民歸壽陽。邊戍偵候不明，（偵，丑鄭翻。）辛亥，魏主自將步騎十萬奄至；（將，即亮翻；騎，奇寄翻。考異曰：宋書是月辛丑南平王鑠[illegible]，[illegible]辛巳索虜寇汝南。按長曆，二月壬辰朔，十七日辛丑，二十日辛亥，巳當作亥。）南頓太守鄭琨、（南頓縣本屬汝南，晉惠帝分置南頓郡。）潁川太守鄭道隱並棄城走。是時豫州刺史南平王鑠鎮壽陽，遣左軍行參軍陳憲

行汝南郡事守懸瓠（水經注：汝水自上蔡縣西，又東逕懸瓠城北，汝水又東轉又西，郡治。懸瓠城，汝水若懸瓠，故以名城。瓠，戶故翻，又音乎）城中戰士不滿千人。魏主圍之。三月，以軍興減內外百官俸三分之一。魏人晝夜攻懸瓠，多作高樓，臨城以射之（射，而亦翻），矢下如雨，城中負戶以汲。施大鉤於衝車之端以牽樓堞，壞其南城（堞，達協翻。壞，音怪）。陳憲內設女牆，外立木柵以拒之。魏人填塹肉薄登城（塹，七豔翻），憲督厲將士苦戰（將，即亮翻），積尸與城等。魏人乘尸上城，短兵接戰，憲銳氣愈奮，戰士無不一當百，殺傷萬計，城中死者亦過半。魏主遣永昌王仁將步騎萬餘驅所掠六郡生口北屯汝陽（汝陽，江左分立汝陽郡）。時徐州刺史武陵王駿鎮彭城，帝遣間使命駿發騎齎三日糧襲之（間，古莧翻。使，疏吏翻。騎，奇寄翻。下同）。駿發百里內馬得千五百匹，分為五軍，遣參軍劉泰之（考異曰：後魏紀作劉坦之，今從宋書）帥安北騎兵行參軍垣謙之、田曹行參軍臧肇之、集曹行參軍尹定（田曹主營田，集曹主安集流散者，猶漢之安集掾也。時駿為安北將軍，謙之等皆府僚）、武陵左常侍杜幼文（晉制，王國置左右常侍各一人）、殿中將軍程天祚等將之（將，即亮翻），直趨汝陽（趨，七喻翻）。魏人唯慮壽陽救兵自壽陽來，不備彭城。丁酉，泰之等潛進擊之，殺三千餘人，燒其輜重（重，直用翻）。魏人奔散，諸生口悉得東走。魏人偵知泰之等兵無繼（偵，丑鄭翻），復引兵擊之（復，扶又翻）。垣謙之先退，士卒驚亂，棄仗走。泰之為魏人所殺，肇之溺死，天祚為魏所擒，謙之、定、幼文及士卒免者九百餘人，馬還者四百匹。魏主攻懸瓠四十二日，帝遣南平內史臧質詣壽陽，與安蠻司馬劉康祖共將兵救懸瓠（時南平王鑠領安蠻校尉，以寧蠻府事）。魏主遣殿中尚書任城公乞地真將兵逆拒之（魏殿中尚書知殿內兵馬倉庫）。質等擊斬乞地真。康祖，道錫之從兄也（道錫見一百二十三卷十八年。從，才用翻）。夏，四月，魏主引兵還（還，從宣翻，又如字）。癸卯，至平城。壬子，安北將軍武陵王駿降號鎮軍將軍；垣謙之伏誅，尹定、杜幼文付上方（上方，尚方也）。以陳憲為龍驤將軍、汝南、新蔡二郡太守（驤，思將翻）。魏主遺帝書曰：「前蓋吳反逆，扇動關、隴，彼復使人就而誘之，丈夫遺以弓矢，婦人遺以環釧（復，扶又翻。誘，音酉。遺，于季翻。使，疏吏翻。事見上卷二十二年。釧，尺絹翻，臂環也），是曹正欲譎誑取賂（譎，古穴翻。誑，居況翻），豈有遠相服從之理！為大丈夫，何不自來取之，而以貨誘我邊民？募往者復除七年，是賞姦也（復，方目翻）。我今來至此土，所得多少，孰與彼前後得我民邪？彼若欲存劉氏血食者，當割江以北輸之，攝守南度（攝，收也。言收江北守兵南度江也），當釋江南使彼居之；不然，可善勑方鎮、刺史、守宰嚴供帳之具（守，式又翻。帳，音張）

來秋當往取揚州。大勢已至，終不相縱。彼往日北通蠕蠕，西結赫連、沮渠、吐谷渾，東連馮弘、高麗，（事見前。蠕人充翻。縱，子用翻。吐，從暾入聲。谷音浴。麗，力知翻。）凡此數國，我皆滅之。以此而觀，彼豈能獨立！蠕蠕吳提、吐賀真皆已死，我今北征，先除有足之寇。（柔然多馬，故云有足之寇。）彼若不從命，來秋當復往取之；（復，扶又翻；下復縱同。）以彼無足，故不先討耳。我往之日，彼作何計，為掘塹自守，為築垣以自障也？我當顯然往取揚州，不若彼翳行竊步也。（翳，於計翻，蔽也。言陰蔽其身而行也。）彼來偵諜，我已擒之，復縱還。其人目所盡見，委曲善問之。（偵，丑鄭翻。）彼前使裴方明取仇池，既得之，疾其勇功，已不能容。有臣如此，尚殺之，（事見上卷二十年。）烏得與我校邪！彼非我敵也。彼常欲與我一交戰，我亦不癡，復非苻堅，何時與彼交戰！（此魏人猶有輕南人之心。）晝則遣騎圍繞，夜則離彼百里外宿；吳人正有斫營伎，（伎，渠綺翻。）彼募人以來，不過行五十里，天已明矣。彼募人之首，豈得不為我有哉！彼公時舊臣雖老，猶有智策，知今已殺盡，（謂檀道濟等。）豈非天資我邪！取彼亦不須我兵刃，此有善呪婆羅門，當使鬼縛以來耳。」

侍中、左衛將軍江湛遷吏部尚書。湛性公廉，與僕射徐湛之並為上所寵信，時稱江、徐。

魏司徒崔浩，自恃才略及魏主所寵任，專制朝權。嘗薦冀、定、相、幽、并五州之士數十人，皆起家為郡守。太子晃曰：「先徵之人，亦州郡之選也，（先徵之人，謂高允等。）在職已久，勤勞未答，宜先補郡縣，以新徵者代為郎吏。且守令治民，宜得更事者。」（更，工衡翻。）浩固爭而遣之。中書侍郎、領著作郎高允聞之，謂東宮博士管恬曰：「崔公其不免乎！苟遂其非而校勝於上，何以堪之！」魏主以浩監秘書事，（監，古銜翻。）使與高允等共撰國記，曰：「務從實錄。」著作令史閔湛、郗標，性巧佞，為浩所寵信。浩嘗註易及論語、詩、書，湛、標上疏言：「馬、鄭、王、賈不如浩之精微，（馬融、鄭玄、王肅、賈逵也。）乞收境內諸書，班浩所註，令天下習業。并求勑浩註禮傳，令後生得觀正義。」浩亦薦湛、標有著述才。湛、標又勸浩刊所撰國史於石，以彰直筆。高允聞之，謂著作郎宗欽曰：「湛、標所營，分寸之間，恐為崔門萬世之禍，吾徒亦無噍類矣！」（噍，才笑翻。）浩竟用湛、標議，刊石立於郊壇東，方百步，（郊壇，在平城西郭外。）用功三百萬。浩書魏之先世，事皆詳實，列於衢路，往來見者咸以為言。北人無不忿恚，（北人，謂拓跋氏自北荒來者。恚，於避翻。）相與譖浩

以爲暴揚國惡帝大怒使有司案浩及秘書郎
吏等罪狀初遼東公翟黑子有寵於帝奉使并州
受布千匹事覺黑子謀於高允曰主上問我當以
實告爲當諱之允曰公帷幄寵臣有罪首實庶
或見原(原赦也)不可重爲欺罔也中書侍郎崔覽
公孫質曰若首實罪不可測不如諱之黑子怨允曰
君奈何誘人就死地入見帝不以實對帝怒殺之
帝使允授太子經及崔浩被收太子召
允至東宮因留宿明旦與俱入朝至宮門謂允
曰入見至尊吾自導卿脫至尊有問但依吾語允曰
爲何等事也太子曰入自知之太子見帝言高
允小心慎密且微賤制由崔浩請赦其死帝召允問
曰國書皆浩所爲乎對曰太祖記前著作郎鄧淵所
爲先帝記及今記臣與浩共爲之然浩所領事多總
裁而已至於著述臣多於浩帝怒曰允
罪甚於浩何以得生太子懼曰天威嚴重允小臣迷
亂失次耳臣鄉問皆云浩所爲帝問允信如東宮所
言乎對曰臣罪當滅族不敢虛妄殿下以臣侍講日
久哀臣欲丐其生耳實不問臣臣亦無此言不
敢迷亂帝顧太子曰直哉此人情所難而允能爲之

臨死不易辭信也爲臣不欺君貞也宜特除其罪以
旌之遂赦之於是召浩前臨詰之(詰去吉翻)浩惶惑不能
對允事事申明皆有條理帝命允爲詔誅浩及僚屬
宗欽段承根等下至僮吏凡百二十八人皆夷五族
允持疑不爲帝頻使催切允乞更一見然後爲詔帝
引使前允曰浩之所坐若更有餘釁非臣敢知
若直以觸犯罪不至死帝怒命武士執允太子爲之拜請帝意解乃
曰無斯人當有數千口死矣六月己亥詔誅清河崔
氏與浩同宗者無遠近及浩姻家范陽盧氏太原郭
氏河東柳氏並夷其族餘皆止誅其身縶浩置檻內送城南使
衛士數十人溲其上呼聲
嗷嗷聞於行路宗欽臨刑歎曰高允其殆
聖乎它日太子讓允曰人亦當知機吾欲爲卿脫死
既開端緒而卿終不從激怒帝如此每念之使人心
悸(悸其季翻)允曰夫史者所以記人主善惡爲將來勸戒
故人主有所畏忌慎其舉措崔浩孤負聖恩以私欲
沒其廉絜愛憎蔽其公直此浩之責也至於書朝廷
起居言國家得失此爲史之大體未爲多違

臣與浩實同其事死生榮辱義無獨殊誠荷殿下再造之慈荷下可翻違心苟免非臣所願也太子動容稱歎允退謂人曰我不奉東宮指導者恐負翟黑子故也初冀州刺史崔賾武城男崔模與浩同宗而別族賾士革翻國語同宗別族浩常輕侮之由是不睦及浩誅二家獨得免賾逞之子也崔逞歸魏為太祖所殺辛丑魏主北巡陰山魏主既誅崔浩而悔之會北部尚書李孝伯病篤魏以北部尚書知北邊州郡或傳已卒魏主悼之曰李宣城可惜李孝伯封宣城公既而曰朕失言崔司徒可惜李宣城可哀孝伯順之從父弟也李順以觸忤魏主得罪而死自浩之誅軍國謀議皆出孝伯寵眷亞於浩

初車師大帥車伊洛世服於魏帥所類翻魏拜伊洛平西將軍封前部王伊洛將入朝沮渠無諱斷其路沮渠無諱時據高昌斷丁管翻伊洛屢與無諱戰破之無諱卒卒於元嘉二十一年弟安周奪其子乾壽兵伊洛遣人說乾壽乾壽遂帥其民五百餘家奔魏帥讀曰率伊洛又說李寶弟欽等五十餘人下之皆送于魏說輸芮翻伊洛西擊焉耆留其子歇守城沮渠安周引柔然兵間道襲之間古莧翻攻拔其城歇走就伊洛共收餘眾保焉耆鎮魏以焉耆為鎮遣使上書於魏主言為沮渠氏所攻首尾八年元嘉十九年無諱襲高昌自此與車師相攻百姓飢窮無以自存臣今棄國出奔得免者僅三分之一已至焉耆東境乞垂賑救魏主詔開焉耆倉以賑之賑津忍翻

吐谷渾王慕利延為魏所逼上表求入保越巂唐時叶蕃與雲南窺蜀即此路漢武帝開邛都為越巂郡巂音髓上許之慕利延竟不至

上欲伐魏丹陽尹徐湛之吏部尚書江湛彭城太守王玄謨等並勸之左軍將軍劉康祖以為歲月已晚請待明年上曰北方苦虜虐政義徒並起頓兵一周沮向義之心不可沮在呂翻太子步兵校尉沈慶之諫曰時東宮置步兵翊軍三校尉我步彼騎其勢不敵檀道濟再行無功營陽王景平二年道濟出師元嘉七年至濟上無功而還到彥之失利而返見一百二十一卷七年今料王玄謨等未踰兩將將即亮翻六軍之盛不過往時恐重辱王師重直用翻上曰王師再屈別自有由道濟養寇自資彥之中塗疾動謂彥之目疾大動也虜所恃者唯馬今夏水浩汗河道流通泛舟北下碻磝必走滑臺小戍易可覆拔易以豉翻克此二城館穀弔民館穀謂就食其穀弔民弔其人虎牢洛陽自然不固比及冬初比必寐翻城守相接虜馬過河即成擒也慶之又固陳不可上使徐湛之江湛難之難乃旦翻慶之曰治國譬如治家耕當問奴織當訪婢治直之翻陛下

今欲伐國而與白面書生輩謀之事何由濟上大笑
太子劭及護軍將軍蕭思話亦諫上皆不從魏主聞
上將北伐復與上書曰彼此和好日久而彼志無厭
復扶又翻好呼到翻厭於鹽翻誘我邊民誘音酉今春南巡聊省我
民省悉井翻驅之使還今聞彼欲自來設能至中山及桑
乾川乾音干隨意而行來亦不迎去亦不送若厭其區
宇者可來平城居我亦往揚州相與易地彼年已五
十未嘗出戶雖自力而來如三歲嬰兒與我鮮卑生
長馬上者果如何哉觀魏主與帝二書誠有憚江南之心大明以後此不復有憚南矣
長知兩翻更無餘物可以相與今送獵馬十二匹并氈藥
等物彼來道遠馬力不足可乘或不服水土藥可自
療也秋七月庚午詔曰虜近雖摧挫謂攻懸瓠不克而退也獸
心靡革比得河朔秦雍華戎表疏比毗至翻近也疏所去翻歸訴
困棘棘急也跂望綏拯跂去智翻又丘弭翻舉踵而望也潛相糾
結以候王師芮芮亦遣間使芮芮即柔然南人語轉耳間古莧翻遠輸
誠款誓為掎角掎居蟻翻經略之會實在茲日可遣寧朔
將軍王玄謨帥太子步兵校尉沈慶之鎮軍諮議參
軍申坦水軍入河受督於青冀二州刺史蕭斌帥讀曰率
斌音彬太子左衛率臧質率所律翻驍騎將軍王方回徑造許洛
驍堅堯翻騎奇寄翻造七到翻徐兗二州刺史武陵王駿豫州

刺史南平王鑠各勒所部東西齊舉梁南北秦三州
刺史劉秀之震盪汧隴汧口堅翻太尉江夏王義恭出次
彭城為眾軍節度度徒洛翻坦鍾之曾孫也申鍾見九十五卷晉成帝
咸和九年是時軍旅大起王公妃主及朝士牧守下至富
民各獻金帛雜物以助國用朝直遙翻守式又翻又以兵力不足悉
發青冀徐豫二兗六州二兗南兗北兗也三五民丁倩使暫
行三五者三丁發其一五丁發其二倩七政翻符到十日裝束[illegible]
[illegible]緣江五郡集廣陵緣淮三郡集盱眙[illegible]又募中外
有馬步眾藝武力之士應科者皆加厚賞有司又奏
軍用不充揚南徐兗江四州[illegible]富民家貲滿五
十萬僧尼滿二十萬並四分借一事息即還建武司
馬申元吉引兵趣碻磝乙亥魏濟州刺史王買德棄城
走趣七喻翻[illegible]蕭斌遣將軍崔猛攻樂安魏青州
[illegible]
刺史張淮之亦棄城走[illegible]斌
與沈慶之留守碻磝使王玄謨進圍滑臺[illegible]雍州刺史
[illegible]
隨王誕[illegible]遣中兵參軍柳元景振威將軍尹顯祖
奮武將軍曾方平[illegible]建武將軍薛安

都略陽太守龐法起將兵出弘農，以後軍外兵參軍龐季明年七十餘，自以關中豪右，請入長安招合夷夏，誕許之；乃自貲谷入盧氏，盧氏民趙難納之。季明遂誘說士民，應之者甚衆，安都等因之自熊耳山出。元景引兵繼進。豫州刺史南平王鑠遣中兵參軍胡盛之出汝南，梁坦出上蔡，向長社；魏荊州刺史魯爽鎮長社，棄城走。爽，軌之子也。幢主王陽兒擊魏豫州刺史僕蘭，破之，僕蘭奔虎牢。鑠又遣安蠻司馬劉康祖將兵助坦，進逼虎牢。魏羣臣初聞有宋師，言於魏主，請遣兵救緣河穀帛。魏主曰：「馬今未肥，天時尚熱，速出必無功。若兵來不止，且還陰山避之。國人本著羊皮袴，何用緜帛！展至十月，吾無憂矣。」九月，辛卯，魏主引兵南救滑臺，命太子晃屯漠南以備柔然，吳王余守平城。庚子，魏發州郡兵五萬分給諸軍。王玄謨士衆甚盛，器械精嚴；而玄謨貪愎好殺。初圍滑臺，城中多茅屋，衆請以火箭燒之，

玄謨曰：「彼吾財也，何遽燒之！」城中即撤屋穴處。時河、洛之民競出租穀，操兵來赴者日以千數，玄謨不即其長帥，而以配私暱，家付匹布，責大梨八百，由是衆心失望。攻城數月不下，聞魏救將至，衆請發車為營，玄謨不從。冬，十月，癸亥，魏主至枋頭，使關內侯代人陸真夜與數人犯圍，潛入滑臺，撫慰城中，且登城視玄謨營曲折還報。乙丑，魏主渡河，衆號百萬，鞞鼓之聲，震動天地；玄謨懼，退走。魏人追擊之，死者萬餘人，麾下散亡略盡，委棄軍資器械山積。先是，玄謨遣鍾離太守垣護之以百舸為前鋒，據石濟，在滑臺西南百二十里。護之聞魏兵將至，馳書勸玄謨急攻，曰：「昔武皇攻廣固，死沒者甚衆。況今事迫於曩日，豈得計士衆傷疲，願以屠城為急。」玄謨不從。及玄謨敗退，不暇報護之。魏人以所得玄謨戰艦連以鐵鎖三重斷河，以絕護

之還路河水迅急護之中流而下每至鐵鎖以長柯斧斷之（柯音哥）魏不能禁唯失一舸餘皆完備而返（舸古我翻）

（斷音短）蕭斌遣沈慶之將五千人救玄謨（將即亮翻）慶之曰玄謨士眾疲老寇虜已逼得數萬人乃可進小軍輕往無益也斌固遣之會玄謨遁還斌將斬之慶之固諫曰佛狸威震天下（魏主小字佛狸 狸音釐）控弦百萬豈玄謨所能當且殺戰將以自弱非良計也（將即亮翻）斌乃止斌欲固守碻磝慶之曰今青冀虛弱而坐守窮城若虜眾東過清東非國家有也（自碻磝而過東入青冀界也 清東謂清水以東也）碻磝孤絕復作朱脩之滑臺耳（朱脩之事見一百二十二卷八年）會詔使（使疏吏翻）至不聽斌等退師（[illegible]）斌復召諸將議之並謂宜留慶之曰閫外之事將軍得以專之詔從遠來不知事勢節下有一范增而不能用（引漢高之言）空議何施斌及坐者並笑曰沈公乃更學問（更工衡翻 [illegible]）慶之厲聲曰眾人雖知古今不如下官耳學也（言己雖未學 [illegible] 書傳能以耳聞人所講說者而學之）斌乃使王玄謨戍碻磝申坦垣護之據清口（清口清水入河之口也 水經濟水東北過壽張縣西界安民亭南 汶水從東北來注之 注云戴延之所謂清口也）自帥諸軍還歷城（帥讀曰率 下同 自此以上皆王玄謨攻滑臺事）

閏月龐法起等諸軍入盧氏斬縣令李封以趙難為盧氏令使帥其眾為鄉導（鄉讀曰嚮）柳元景自百丈崖從諸軍於盧氏（百丈崖在盧氏縣）法起等進攻弘農辛未拔之擒魏弘農太守李初古拔薛安都留屯弘農丙戌龐法起進向潼關（[illegible] 以下皆柳元景攻關陝事）

魏主命諸將分道並進永昌王仁自洛陽趣壽陽尚書長孫真趣馬頭（[illegible]）楚王建趣鍾離高涼王那自青州趣下邳（[illegible] 趣七喻翻 下同）魏主自東平趣鄒山十一月辛卯魏主至鄒山（考異曰宋略云戊子至鄒山 今從後魏書）魯郡太守崔邪利為魏所擒（宋魯郡治鄒山）魏主見秦始皇石刻使人排而仆之（秦始皇二十八年上鄒嶧山立石頌德）以太牢祠孔子楚王建自清西進屯蕭城步尼公自清東進屯留城（魏收地形志沛郡有蕭縣 彭城郡有留縣）武陵王駿遣參軍馬文恭將兵向蕭城江夏王義恭遣軍主嵇玄敬將兵向留城文恭為魏所敗（敗補邁翻）步尼公遇玄敬引兵趣苞橋欲渡清西沛縣民燒苞橋夜於林中擊鼓魏以為宋兵大至爭渡苞水（水經注泡水亦曰豐水 上承大薺陂 東逕己氏及平樂縣 又東逕豐縣故城南 又東合黃水 水上舊有梁 謂之苞橋 沛縣民燒泡橋 魏兵溺死之地也 又東逕沛縣故城南）溺死者殆半（[illegible]）（以上魏主分遣諸將事也）

詔以柳元景為弘農太守元景使薛安都尹顯祖先引兵就龐法起等於陝元景於後督租陝城險固諸軍攻之不拔（陝失冉翻）魏洛州刺史張是連

捉（考異曰宋略作張是連提今從宋書）帥衆二萬度崤救陝（自洛至陝有三崤之險。帥讀曰率）安都等與戰於城南魏人縱突騎諸軍不能敵（騎奇寄翻下同）安都怒脫兜鍪解鎧（鍪音牟）唯著絳衲兩當衫（著陟略翻。兩當衫當心當背謂之兩當衫）馬亦去具裝（去羌呂翻）瞋目橫矛單騎突陳（陳讀曰陣）所向無前魏人夾射不能中（中竹仲翻）如是數四殺傷不可勝數（勝音升）會日暮別將魯元保引兵自函谷關至魏兵乃退元景遣軍副柳元怙將步騎二千救安都等（一軍之將謂之軍主副將謂之軍副）夜至魏人不之知明日安都等陳於城西南（陳讀曰陣）曾方平謂安都曰今勍敵在前（勍渠京翻）堅城在後是吾取死之日卿若不進我當斬卿我若不進卿當斬我也安都曰善卿言是也遂合戰元怙引兵自南門鼓譟直出旌旗甚盛魏衆驚駭安都挺身奮擊流血凝肘矛折（折而設翻）易之更入諸軍齊奮自旦至日昃魏衆大潰斬張是連提及將卒三千餘級其餘赴河塹死者甚衆生降二千餘人（將即亮翻。降戶江翻下同）明日元景至讓降者曰汝輩本中國民今爲虜盡力（爲于僞翻）力屈乃降何也皆曰虜驅民使戰後出者滅族以騎蹙步未戰先死此將軍所親見也諸將欲盡殺之元景曰今王旗北指當使仁聲先路（先悉薦翻）盡釋而遣之皆稱萬歲

而去甲午克陝城龐法起等進攻潼關魏戍主婁須棄城走法起等據之關中豪桀所在蠭起及四山羌胡皆來送款（關中之地四面阻山時羌胡皆依山而居自爲聚落）上以王玄謨敗退魏兵深入柳元景等不宜獨進皆召還元景使薛安都斷後（斷丁管翻）引兵歸襄陽詔以元景爲襄陽大守（自此以上[illegible]）魏永昌王仁攻懸瓠項城拔之帝恐魏兵至壽陽召劉康祖使還癸卯仁將八萬騎追及康祖於尉武（考異曰宋略作尉武[illegible]）康祖有衆八千人軍副胡盛之欲依山險間行取至（間古莧翻。取至謂取至壽陽也）康祖怒曰臨河求敵遂無所見幸其自送奈何避之乃結車營而進下令軍中曰顧望者斬首轉步者斬足魏人四面攻之將士皆殊死戰自旦至晡殺魏兵萬餘人流血沒踝（踝胡瓦翻足踝也）康祖身被十創（被皮義翻。創初良翻）意氣彌厲魏分其衆爲三且休且戰會日暮風急魏以騎負草燒軍營康祖隨補其闕有流矢貫康祖頸墜馬死餘衆不能戰遂潰魏人掩殺殆盡（考異曰康祖傳云[illegible]一日一夜又云虜死者大半今從宋略）南平王鑠使左軍行參軍王羅漢以三百人

魏兵至眾，欲依卑林以自固，羅漢以受命居此，不去。魏人攻而擒之，鎖其頸，使三郎將掌之。（[illegible]）羅漢夜斷三郎將首，抱鎖亡奔盱眙。（[illegible]）魏永昌王仁進逼壽陽，焚掠馬頭、鍾離，南平王鑠嬰城固守。（[illegible]）魏兵在蕭城，去彭城十餘里。彭城兵雖多而食少，（[illegible]）太尉江夏王義恭欲棄彭城南歸。安北中兵參軍沈慶之以為歷城兵少食多，欲為函箱車陳，以精兵為外翼，奉二王及妃女直趨歷城，（[illegible]）分兵配護軍蕭思話，使留守彭城。太尉長史何勗欲席卷奔鬱洲，（鬱洲[illegible]東海[illegible]）自海道還京師。義恭去意已判，（判，[illegible]）唯二議彌日未決。（[illegible]）安北長史、沛郡太守張暢曰：「若歷城、鬱洲有可至之理，下官敢不高贊！（[illegible]）今城中乏食，百姓咸有走志，但以關扃嚴固，欲去莫從耳。（[illegible]）一旦動足，則各自逃散，欲至所在，何由可得！（[illegible]）今軍食雖寡，朝夕猶未窘罄，（[illegible]）豈有捨萬安之術而就危亡之道！若此計必行，下官請以頸血汙公馬蹄！」（[illegible]）武陵王駿謂義恭曰：「阿父既為總統，去留非所敢干。（[illegible]）道民忝為城主，（駿小字道民[illegible]）而委鎮奔逃，實無顏復奉朝廷。（[illegible]）必與此城共其存沒，張長史言不可異也。」義恭乃止。壬子，魏主至彭城，立氈屋於戲馬臺以望城中。（[illegible]）馬文恭之敗也，（[illegible]）隊主蒯應沒於魏。（[illegible]）魏主遣應至小市門求酒及甘蔗，（[illegible]）武陵王駿與之，仍就求橐駝。（[illegible]）明日，魏主使尚書李孝伯至南門，餉義恭貂裘，餉駿橐駝及騾，（[illegible]）且曰：「魏主致意安北，可蹔出見我；（[illegible]）我亦不攻此城，何為勞苦將士，備守如此！」駿使張暢開門出見之，曰：「安北致意魏主，常遲面寫。（[illegible]）但以人臣無境外之交，恨不蹔悉。（悉，詳盡也，言不得詳盡所懷也。）備守乃邊鎮之常，悅以使之，則勞而無怨耳。」（[illegible]以先民，民忘其勞[illegible]）魏主求甘橘及借博具，皆與之；（[illegible]）復餉氈及九種鹽胡豉。（[illegible]）

文借樂器，孝伯致之，曰：受任戎行，不齎樂具。孝伯問暢：何為忽忽閉門絕橋？暢曰：二王以魏主營壘未立，將士疲勞，此精甲十萬，恐輕相陵踐，故閉城耳。待休息士馬，然後共治戰場，刻日交戲。左傳：晉欒鍼曰：請與君之士戲。孝伯曰：賓有禮，主則擇之。左傳魯大夫羽之言。暢曰：昨見眾賓至門，未為有禮。魏主使人來言曰：致意太尉、安北，何不遣人來至我所？彼此之情，雖不可盡，要須見我小大，知我老少，觀我為人。若諸佐不可遣，亦可使僮幹來。諸佐謂僚佐也；僮幹謂僮僕之幹事者。暢以二王命對曰：魏主形狀才力，久為來往所具。李尚書親自銜命，不患彼此不盡，故不復遣使。使，疏吏翻；下使僮同。孝伯又曰：王玄謨亦常才耳，南國何意作如此任使，以致奔敗？自入此境七百餘里，主人竟不能一相拒逆。鄒山之險，君家所憑，前鋒始接，崔邪利遽藏入穴，諸將倒曳出之。鄒山多石穴，土人謂之為嶧，崔邪利藏以避兵，故孝伯云然。魏主賜其餘生，今從在此。暢曰：王玄謨南土偏將，不謂為才，但以之為前驅，大軍未至，河冰向合，玄謨因夜還軍，致戎馬小亂耳。崔邪利陷沒，何損於國！魏主自以數十萬眾制一崔邪利，乃足言邪！知入境七百里，無相拒抗，此自太尉神算，鎮軍聖略。武陵王駿時為鎮軍將軍。用兵有機，不用相語。語，牛倨翻。孝伯曰：魏主當不圍此城，自帥眾軍直造瓜步。瓜步山在秦郡尉氏縣界，為六合縣南。帥讀曰率；造，七到翻。南事若辦，彭城不待圍；若其不捷，彭城亦非所須也。我今當南飲江湖以療渴耳。暢曰：去留之事，自適彼懷。若虜馬遂得飲江，便為無復天道。先是，童謠云：先，悉薦翻。虜馬飲江水，佛狸死卯年。佛，音弼。故暢云然。暢音容雅麗，孝伯與左右皆歎息。孝伯亦辯贍，且去，謂暢曰：長史深自愛，相去步武，半步為步；又足跡曰武。恨不執手。暢曰：君善自愛，冀蕩定有期，君若得還宋朝，今為相識之始。兵交，使在其間，史言行人善於辭令，亦足以增國威。

上起楊文德為輔國將軍，引兵自漢中西入，搖動汧、隴。汧，苦堅翻。文德宗人楊高帥陰平、平武群氐拒之。帥讀曰率。文德擊斬高，陰平、平武悉平。陰平，漢屬廣漢屬國都尉，蜀分置陰平郡。平武，晉太康元年更名平武。宋白曰：陰平，今文州；平武，今龍州地也。梁南秦二州刺史劉秀之遣文德伐啖提氐，不克，執送荊州，使文德從祖兄頭戍葭蘆。啖，徒覽翻。

丁未，大赦。

魏主攻彭城，不克。十二月丙辰朔，引兵南下，使中書郎魯秀出廣陵，高涼王那出山陽，永昌王仁出橫江，所過無不殘滅，城邑皆望風奔潰。戊午，建康纂嚴。己未，魏兵至淮上。

異同紀云丁卯至淮按宋略己未虜至淮本紀乙丑胡崇之等敗今從之上使輔國將軍臧質將萬人救彭城將即亮翻至盱眙魏主已過淮盱眙音吁怡質使冗從僕射胡崇之積弩將軍臧澄之營東山冗而隴翻從才用翻考異曰序傳作臧質之令從帝紀宋略作澄之建威將軍毛熙祚據前浦東山前浦皆在盱眙城左右東山在高家山之東則臨淮前浦在盱眙城南則都梁山又東則高家山陵北河口自此東則臨淮又東則鍾離太武南渡求此云盱眙東北有高家山宋書作澄之質營於城南曰考異宋略乙丑魏燕王譚攻崇之等三營皆敗沒質按兵不敢救澄之燾之孫臧燾高祖敬皇后之兄熙祚脩之之兄子也毛脩之從高祖留長安之敗沒于赫連後入于魏是夕質軍亦潰質棄輜重器械重直用翻單將七百人赴城將即亮翻初盱眙太守沈璞到官盱眙縣前漢屬臨淮郡後漢屬下邳晉屬臨淮郡晉安帝分立為盱眙郡王玄謨猶在滑臺江淮無警璞以郡當衝要乃繕城浚隍積財穀儲矢石為城守之備僚屬皆非之朝廷亦以為過及魏兵南向守宰多棄城走或勸璞宜還建康璞曰虜若以城小不顧夫復何懼夫音扶復扶又翻若肉薄來攻此乃吾報國之秋諸君封侯之日也薄伯各翻柰何去之諸君嘗見數十萬人聚於小城之下而不敗者乎昆陽合肥前事之明驗也王尋王邑以百萬敗於昆陽諸葛恪以二十萬敗於合肥故曰再見之計攻城最下眾心稍定璞收集

得二千精兵曰足矣及臧質向城眾謂璞曰虜若不攻城則無所事眾若其攻城則城中止可容見力耳見賢遍翻地狹人多鮮不為患鮮息淺翻且敵眾我寡人所共知若以質眾能退敵完城者則全功不在我若避罪歸都會資舟楫必更相蹂踐蹂人九翻踐慈演翻正足為患不若閉門勿受璞歎曰虜必不能登城敢為諸君保之為于偽翻舟楫之計固已久息虜之殘害古今未有屠剝之苦眾所共見其中幸者不過驅還北國作奴婢耳彼雖烏合寧不憚此邪所謂同舟而濟胡越一心者也王賢曰同舟而濟胡越何患乎異心今兵多則虜退速少則退緩吾寧可欲專功而留虜乎乃開門納質質見城中豐實大喜眾皆稱萬歲因與璞共守魏人之南寇也不齎糧用唯以抄掠為資及過淮民多竄匿抄掠無所得人馬飢乏抄楚交翻聞盱眙有積粟欲以為北歸之資既破崇之等一攻城不拔即留其將韓元興以數千人守盱眙守言以兵相守盱眙也將即亮翻下同為明年魏主還攻盱眙不克張本帥讀曰率自帥大眾南向由是盱眙得益完守備庚午魏主至瓜步壞民廬舍壞音怪及伐葦為筏聲言欲渡江建康震懼民皆荷擔而立荷擔而立急則迸走荷下可翻又如字擔丁濫翻壬午內外戒嚴丹楊統內盡戶發丁凡人戶見丁無論多少盡發之王公以

下子弟皆從役。命領軍將軍劉遵考等將兵分守津要，遊邏上接于湖，下至蔡洲，陳艦列營，周亘江濱，自採石至于暨陽，（今太平州當塗縣北三十里有采石山，山下有采石磯。暨陽，今江陰軍[illegible]。邏，郎佐翻。亘，古鄧翻。）六七百里。太子劭出鎮石頭，總統水軍；丹陽尹徐湛之守石頭倉城，吏部尚書江湛兼領軍，軍事處置悉以委焉。（處，昌呂翻。）上登石頭城，有憂色，謂江湛曰：「北伐之計，同議者少；（謂惟江湛贊北伐之計。[illegible]。少，詩沼翻。）今日士民勞怨，不得無慙。貽大夫之憂，予之過也。」又曰：「檀道濟若在，豈使胡馬至此！」上又登莫府山，（幕府山，在今建康府城西二十五里。晉元帝初渡江，丞相王導建幕府於其上。宋白曰：元帝渡江，[illegible]。）觀望形勢。購魏主及王公首，許以封爵金帛。又募人齎野葛酒置空村中，（野葛有毒，食之殺人。）欲以毒魏人，竟不能傷。魏主鑿瓜步山為蟠道，於其上設氈屋。（考異曰：魏帝紀云：癸未，車駕臨江，起行宮於瓜步山。蓋謂此也。今從宋書。）魏主不飲河南水，以橐駝負河北水自隨。餉上橐駝、名馬，并求和，請婚。上遣奉朝請田奇餉以珍羞異味。（[illegible]）魏主得黃甘，即噉之，（[illegible]）并大進酃酒。（[illegible]）左右有附耳語者，疑食中有毒，魏主不應，舉手指天，以其孫示奇曰：「吾遠來至此，非欲為功名，實欲繼好息民，永結姻援。宋若能以女妻此孫，我以女妻武陵王，自今匹馬不復南顧。」（好，呼到翻。妻，七細翻。復，扶又翻。）奇還，上召太子劭及羣臣議之。眾並謂宜許，江湛曰：「戎狄無親，許之無益。」劭怒，謂湛曰：「今三王在阨，（謂江夏王義恭、武陵王駿在彭城，南平王鑠在壽陽也。）詎宜苟執異議！」聲色甚厲。坐散俱出，（[illegible]）劭使班劍及左右排湛，湛幾至僵仆。（[illegible]）劭又言於上曰：「北伐敗辱，數州淪破，獨有斬江湛、徐湛之可以謝天下。」上曰：「北伐自是我意，江、徐但不異耳。」（言不異議也。）由是太子與江、徐不平，（[illegible]）魏亦竟不成婚。（考異曰：魏帝紀云：甲申，義隆使獻百牢，貢其方物，又請進女於皇孫以求和好。帝以師婚非禮，許和而不許婚。使散騎侍郎夏侯野報之。今從宋書。）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二十五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二十六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充集賢殿修撰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上柱國河內郡開國侯食邑一千八百戶食實封六百戶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

勅編集

宋紀八（起重光單閼盡玄黓執徐凡二年）

太祖文皇帝下之上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元嘉二十八年春正月丙戌朔魏主大會羣臣於瓜步山上班爵行賞有差魏人緣江舉火太子左衛率尹弘言於上曰六夷如此必走（[illegible]）丁亥魏掠居民焚廬舍而去胡誕世之反也（[illegible]）江夏王義恭等奏彭城王義康數有怨言搖動民聽故不逞之族因以生心（[illegible]）請徙義康廣州上將徙先遣使語之（[illegible]）義康曰人生會死吾豈愛生必為亂階雖遠何益請死於此恥復屢遷（[illegible]）竟未及往魏師至瓜步人情恟懼（[illegible]）上慮不逞之人復奉義康為亂太子劭及武陵王駿尚書左僕射何尚之屢啟宜早為之所（[illegible]）上乃遣中書舍人嚴龍齎藥賜義康死義康不肯服曰佛教不許自殺（[illegible]）願隨宜處分（[illegible]）使者以被揜殺之　江夏王義恭以碻磝不可守召王玄謨還歷城魏人追擊敗之遂取碻磝　初上聞魏將入寇命廣陵太守劉懷之逆燒城府船乘（[illegible]）盡帥其民渡江（[illegible]）山陽太守蕭僧珍悉斂其民入城臺送糧仗詣盱眙及滑臺者以路不通皆留山陽又蓄陂水令滿須魏人至決以灌之也（[illegible]）魏人過山陽不敢留因攻盱眙魏主就臧質求酒質封溲便與之（[illegible]）魏主怒築長圍一夕而合運東山土石以填塹作浮橋於君山絕水陸道（[illegible]）魏主遺質書曰吾今所遣鬭兵盡非我國人（[illegible]）城東北是丁零與胡南是氐羌設使丁零死正可減常山趙郡賊胡死減并州賊（[illegible]）氐羌死減關中賊（[illegible]）卿若殺之無所不利（[illegible]）質復書曰省示具悉姦懷爾自恃四足屢犯邊

馬足也王玄謨退於東申坦散於西（按王玄謨自滑臺敗退蕭斌使申坦據青口戴延之所謂青口在壽張縣西界安民亭南以水經注考之其地不在滑臺之西此當謂梁坦出上蔡之師至[illegible]虎牢潰散耳）爾知其所以然邪爾獨不聞童謠之言乎蓋卯年未至故以二軍開飲江之路耳冥期使然非復人事（[illegible]）寡人受命相滅（[illegible]）期之白登師行未遠爾自送死豈容復令爾生全饗有桑乾哉（白登山[illegible]）爾有幸得為亂兵所殺不幸則生相鎖縛載以一驢直送都市耳我本不圖全若天地無靈力屈於爾齏之粉之屠之裂之猶未足以謝本朝（[illegible]）爾智識及眾力豈能勝苻堅邪今春雨已降兵方四集爾但安意攻城勿遽走糧食乏者可見語當出廩相貽（[illegible]）得所送劍刃欲令我揮之爾身邪魏主大怒作鐵床於其上施鐵鑱（[illegible]）曰破城得質當坐之此上質又與魏眾書曰爾語虜中諸士庶佛狸所與書相待如此（[illegible]）爾等正朔之民何為自取糜滅豈可不知轉禍為福邪（[illegible]）并寫臺格以

與之云斬佛狸首封萬戶侯賜布絹各萬匹（[illegible]）魏人以鉤車鉤城樓城內繫以彄絙（[illegible]）數百人叫呼引之車不能退既夜縋桶懸卒出截其鉤獲之（[illegible]）明旦又以衝車攻城城土堅密每至（[illegible]）頹落不過數升魏人乃肉薄登城分番相代墜而復升（[illegible]）莫有退者殺傷萬計尸與城平凡攻之三旬不拔會魏軍中多疾疫或告以建康遣水軍自海入淮（[illegible]）又敕彭城斷其歸路（[illegible]）二月丙辰朔魏主燒攻具退走盱眙人欲追之沈璞曰今兵不多雖可固守不可出戰但整舟楫示若欲北渡者（[illegible]）以速其走計不須實行也臧質以璞城主使之上露板（[illegible]）璞固辭歸功於質上聞益嘉之（[illegible]）魏師過彭城江夏王義恭震懼不敢擊（[illegible]）或告虜驅南口萬餘夕應宿安王陂去城數十里今追之可悉得諸將皆請行義恭禁不許明日驛使至（[illegible]）上敕義恭悉力急追魏師已遠義恭乃遣鎮軍司馬檀和之向蕭城魏人先已聞之盡殺所驅者而去程天祚逃歸（[illegible]）魏人凡破南兗徐兗豫青冀六州（[illegible]）

殺傷不可勝計，丁壯者即加斬截，嬰兒貫於槊上，盤舞以為戲。所過郡縣，赤地無餘，春燕歸，巢於林木。魏之士馬死傷亦過半，國人皆尤之。上每命將出師，常授以成律，交戰日時，亦待中詔，是以將帥趑趄，莫敢自決。又江南白丁，輕易進退，此其所以敗也。自是邑里蕭條，元嘉之政衰矣。癸酉，詔賑恤郡縣民遭寇者，蠲其稅調。甲戌，降太尉義恭為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辛巳，降鎮軍將軍武陵王駿為北中郎將。壬午，上如瓜步。是日，解嚴。

初，魏中書學生盧度世，玄之子也，坐崔浩事亡命，匿高陽鄭羆家。吏囚羆子，掠治之。羆戒其子曰：「君子殺身成仁，雖死不可言。」其子奉父命，吏以火爇其體，終不言而死。及魏主臨江，上遣殿上將軍黃延年使於魏，魏主問曰：「盧度世亡命，已應至彼。」延年曰：「都下不聞有度世也。」魏主乃赦度世及其族逃亡籍沒者。度世自出，魏主以為中書侍郎。度世為其弟娶鄭羆妹以報德。

三月，乙酉，帝還宮。己亥，魏主還平城，飲至告廟，以降民五萬餘家分置近畿。

初，魏主過彭城，遣人語城中曰：「食盡且去，須麥熟更來。」及期，江夏王義恭議欲芟麥翦苗，移民堡聚。鎮軍錄事參軍王孝孫曰：「虜不能復來；既自可保；如其更至，此議亦不可立。百姓閉在內城，饑饉日久，方春之月，野採自資；一入堡聚，餓死立至。民知必死，何可制邪！虜若必來，芟麥無晚。」四坐默然，莫之敢對。長史張暢曰：「孝孫之議，實有可尋。」鎮軍府典籤董元嗣侍武陵王駿之側，進曰：「王錄事議不可奪。」別駕王子夏曰：「此論誠然。」暢斂板白駿曰：「下官欲命孝孫彈子夏。」駿曰：「王別駕有何事邪？」暢曰：「芟麥移民，可謂

大議一方安危事繫於此于夏謝州端州別駕原之

故司州端曾與同異及聞元嗣之言則從笑酬答何意左

右何以事君子夏元嗣皆大慙義恭之議遂寢　初

魯宗之奔魏晉安帝義熙十一年魯宗之自襄陽奔秦十三年秦亡奔魏其子軌

為魏荊州刺史襄陽公鎮長社常思南歸以昔殺劉

康祖及徐湛之之父劉康祖之伯父虔之徐湛之之父逵之皆以義熙十一年為魯軌所殺故不

敢來軌卒子爽襲父官爵爽少有武幹少詩照翻與弟秀

皆有寵於魏主既而兄弟各有罪魏主詰責之爽秀懼

丙多罪爽秀以為魏主所詰責詰去吉翻爽秀懼謀從魏

主自瓜步還至湖陸請曰奴與南有仇每兵來常恐

通鑑百廿六

禍及墳墓乞共迎喪還葬平城魏主許之

爽至長社殺魏戍兵數百人帥部曲及願從者千餘

家奔汝南自長社至汝南三百里帥讀曰率夏四月爽遣秀詣壽

陽奉書於南平王鑠以請降鑠式灼翻降戶江翻上聞之大喜

以爽為司州刺史鎮義陽沈約曰司州刺史漢之司隸校尉也魏晉以來治洛陽宋武帝北平關洛河南底定置司州刺史治虎牢領河南等郡少帝景平初司州沒元嘉末南豫州弘農實土三郡立治汝南是後還治義陽領義陽隨陽安陸

秀為潁川太守從宋書餘弟姪並授官爵賞賜甚厚魏人

毀其墳墓徐湛之以為廟算遠圖特所獎納不敢苟

中私怨乞屏居田里不許屏必郢翻　青州民司馬順則

自稱晉室近屬聚眾號齊王梁鄒戍主衞勳之詣州

五月乙酉順則乘虛襲據梁鄒城梁鄒縣漢屬濟南郡晉屬樂安國宋置梁鄒戍

又有沙門自稱司馬百年亦聚眾號安定王以應

之　壬寅魏大赦　己巳以江夏王義恭領南兗州

刺史徙鎮盱眙增督十二州諸軍事　戊申以尚書

左僕射何尚之為尚書令太子詹事徐湛之為僕射

護軍將軍尚書令主若左右僕射分領尚書事令之蓋以尚書令居其上左僕射次之尚之以湛

之國戚湛之帝之甥會稽公主之子任遇隆重每事推之詔湛之

與尚之並受辭訴尚之雖為令而朝事悉歸湛之朝直遙翻

六月壬戌魏改元正平　魏主命太子少傅游

雅中書侍郎胡方回等更定律令多所增損凡三百

九十一條　魏太子晃監國監古銜翻頗信任左右又營

園田收其利高允諫曰天地無私故能覆載覆敷又翻王

者無私故能容養今殿下國之儲貳萬方所則而營

立私田畜養雞犬畜許六翻乃至酤販市廛與民爭利

之地。（鄭注云：廛，里邑居里矣。廛，民居之區域也。司農云：廛，市中空地未有肆，城中空地未有宅者也。遂人：授民田，夫一廛，田百畝。詩：取禾三百廛兮。傳云：一夫之居曰廛。一夫之田百畝也。揚子云：有田一廛。一廛百畝之居，與詩傳同。夫田之廛與市廛之廛，其義不同，各有攸當也。）謗聲流布，不可追掩。夫天下者，殿下之天下，富有四海，何求而無，乃與販夫販婦競此尺寸之利乎！昔虢之將亡，神賜之土田；（注見[illegible]）漢靈帝私立府藏，（事見五十七卷。藏，徂浪翻。）皆有顛覆之禍。前鑒若此，甚可畏也。武王愛周、邵、齊、畢，所以王天下；（[illegible]）殷紂愛飛廉、惡來，所以喪其國。（[illegible]）今東宮儁乂不少，頃來侍御左右者，恐非在朝之選。（少，詩沼翻。選，須絹翻。）願殿下斥去佞邪，親近忠良，（去，羌呂翻。近，其靳翻。）所在田園，分給貧下，販賣之物，以時收散。（[illegible]）[illegible]矣。」不聽。太子為政精察，而中常侍宗愛，性險暴，多不法，太子惡之。（惡，烏路翻。）給事中仇尼道盛、侍郎任平城（仇尼，複姓。任，音壬。）有寵於太子，頗用事，皆與愛不協。愛恐為道盛等所糾，遂構告其罪。魏主怒，斬道盛等於都街，（都街，都市。）東宮官屬多坐死，帝怒甚。戊辰，太子以憂卒。（考異曰：宋索虜傳云：燾至汝南，晃私遣取諸營鹵獲甚衆。燾歸聞知，大加搜檢。晃懼，謀殺燾；燾乃詐死，使其近習召晃迎喪，於道執之，及國，罩以鐵籠，尋殺之。蕭齊書亦云晃謀殺帝，見殺。宋略曰：燾既南侵，晃淫于內，謀欲殺燾。燾知之，歸而詐死，召晃迎喪，晃至，執之，罩以鐵籠，捶之三百，曳于棘上以殺焉。又宋書傳云：晃弟秦王烏奕肝與晃對掌國事，晃疾之，誣其貪暴，燾鞭之二百，遣鎮枹罕。此皆江南傳聞之誤，今從後魏書。）壬申，葬金陵，謚曰景穆。帝徐知太子無罪，甚悔之。（為後宗愛弑帝張本。）秋七月丁亥，魏主如陰山。青、冀二州刺史蕭斌遣振武將軍劉武之等擊司馬順則、司馬百年，皆斬之。（斌，音彬。）癸亥，梁鄒平。蕭斌、王玄謨皆坐退敗免官。上問沈慶之曰：「斌欲斬玄謨而卿止之，何也？」對曰：「諸將奔退，莫不懼罪，（將，即亮翻。）自歸而死，將至逃散，故止之。」（斌之欲斬玄謨，事見上卷上年。）九月癸巳，魏主還平城。冬十月庚申，復如陰山。（復，扶又翻。）上遣使至魏，魏遣殿中將軍郎法祐來修好。（使，疏吏翻。好，呼到翻。）己巳，魏上黨靖王長孫道生卒。十二月丁丑，魏主封景穆太子之子濬為高陽王，既而以皇孫世嫡，不當為藩王，乃止。（觀此，則魏主立濬之意定矣。）時濬生四年，聰達過人，魏主愛之，常置左右。徙秦王翰為東平王，燕王譚為臨淮王，楚王建為廣陽王，吳王余為南安王。（[illegible]）帝使沈慶之徙彭城流民數千家於瓜步，征北參軍程天祚徙江西流民數千家於姑孰。（[illegible]）帝以吏部郎王僧綽為侍中。僧綽，曇首之子也，（曇首事元嘉之初。）幼有大成之度，衆皆以國器許之。好學有思

佛狸死於庚年非卯年也 親佛狸死 暑崇毒 奈殘元 [illegible]

理（[illegible]呼到翻。思，相吏翻。）練悉朝典（直遙翻），尚帝女東陽獻公主，在吏部，諳悉人物，拔萃咸得其分，（[illegible]）及為侍中，年二十九，沈深有局度，不以才能高人，帝頗以後事為念，以其年少，（少，詩照翻。）欲大相付託，朝政大小，皆與參焉。帝之始親政事也，委任王華、王曇首、殷景仁、謝弘微、劉湛，次則范曄、沈演之、庾炳之，最後江湛、徐湛之、何瑀之及僧綽，凡十二人。（何瑀之，尚之之[illegible]。）唐和入朝于魏，魏王厚禮之。（[illegible]）

二十九年春正月，魏所得宋民五千餘家在中山者謀叛，州軍討誅之。（州軍，定州軍也。）冀州刺史張掖王沮渠萬年坐與叛者通謀，賜死。（沮，子余翻。）魏世祖追悼景穆太子不已。中常侍宗愛懼誅。二月甲寅，弒帝。（年四十五。[illegible]）尚書左僕射蘭延（[illegible]）、侍中和疋、薛提等秘不發喪。疋以皇孫濬沖幼，欲立長君，（[illegible]）徵秦王翰，置之秘室。提以濬嫡皇孫，不可廢。議久不決。宗愛知之，自以得罪於景穆太子，而素惡秦王翰，善南安王余，乃密迎余自中宮便門入禁中，矯赫連皇后令，召延等。延等以愛素賤，不以為疑，皆隨入。愛先使宦者三十人持兵伏於禁中，延等入，以次收縛，斬之。殺秦王翰於永巷，而立余。大赦，改元承平。尊皇后為皇太后。以愛為大司馬、大將軍、太師、都督中外諸軍事，領中秘書，封馮翊王。（[illegible]）庚午，立皇子休仁為建安王。

三月辛卯，魏葬太武皇帝于金陵，（[illegible]）廟號世祖。

上聞魏世祖殂，更謀北伐。魯爽等復勸之。（復，扶又翻。）上訪於群臣。太子中庶子何偃以為淮泗數州，（[illegible]）瘡痍未復，不宜輕動。上不從。偃，尚之之子也。夏五月丙申，詔曰：虜窮凶著於自昔，未勞資斧，已伏天誅，拯溺蕩穢，今其會也。可符驃騎、司空二府，（時江夏王義恭為驃騎將軍，鎮[illegible]；南譙王義宣[illegible]。[illegible]）各部分所統，（[illegible]）東西應接。歸義建績者，隨勞酬獎。（驃，匹妙翻。騎，奇計翻。）於是遣撫軍將軍蕭思話督冀州刺史張永等向碻磝，魯爽、魯秀、程天祚將荊州甲士四萬出許、洛，（[illegible]）雍州刺史臧質帥所領趣潼關。（[illegible]）永，茂度之子也。（[illegible]）

行。沈慶之固諫北伐，上以其異議，不使行。青州刺史劉興祖上言：「河南阻飢，〔注〕[illegible] 野無所掠，脫誚諸城固守，非旬月可拔，稽留大衆，轉輸方勞。應機乘勢，事存急速。今僞帥始死，〔注〕[illegible] 兼逼暑時，國內猜擾，不暇遠赴。愚謂宜長驅中山，據其關要。〔注〕[illegible] 冀州以北，民人尚豐，兼麥已向熟，因資為易。〔注〕[illegible] 嚮義之徒，必應響赴；若中州震動，黃河以南自當消潰。臣請發青、冀七千兵，遣將領之，〔注〕[illegible] 直入其心腹。若前驅克勝，張永及河南衆軍宜一時濟河，使聲實兼舉，並建司牧，撫柔初附。西拒太行，北塞軍都，〔注〕[illegible] 因事指揮，〔注〕[illegible] 隨宜加授，〔注〕[illegible] 畏威欣寵，人百其懷。〔注〕[illegible] 若不克捷，不為大傷。並催促裝束，伏聽敕旨。」上意止存河南，亦不從。〔注〕[illegible] 上又使員外散騎侍郎琅邪徐爰隨軍向碻磝，銜中旨授諸將方略，臨時宣示。〔注〕[illegible] 尚書令何尚之以老請致仕，退居方山。〔注〕[illegible] 議者咸謂尚之不能固志；既而詔書敦諭者數四，六月，戊申朔，尚之復起視事。〔注〕[illegible] 御

史中丞袁淑錄自古隱士有迹無名者，為眞隱傳以嗤之。〔注〕[illegible] 秋，七月，張永等至碻磝，引兵圍之。〔注〕[illegible] 壬辰，徙汝陰王渾為武昌王，淮陽王彧為湘東王。〔注〕[illegible] 初，潘淑妃生始興王濬。〔注〕[illegible] 元皇后性妬，以淑妃有寵於上，恚恨而殂，〔注〕[illegible] 淑妃專總內政。由是太子劭深惡淑妃及濬。〔注〕[illegible] 濬懼為將來之禍，乃曲意事劭，劭更與之善。吳興巫嚴道育，〔注〕[illegible] 自言能辟穀服食，役使鬼物，因東陽公主婢王鸚鵡出入主家。道育謂主曰：「神將有符賜主。」主夜臥，見流光若螢，飛入書笥，〔注〕[illegible] 開視，得二青珠，由是主與劭、濬皆信惑之。劭、濬並多過失，數為上所詰責，使道育祈請，欲令過不上聞。〔注〕[illegible] 道育曰：「我已為上天陳請，〔注〕[illegible] 必不泄露。」劭等敬事之，號曰天師。其後遂與道育、鸚鵡及東陽主奴陳天與、黃門陳慶國共為巫蠱，琢玉為上形像，埋於含章殿前。劭補天與為隊主。東陽主卒，〔注〕[illegible] 鸚鵡應出嫁，劭、濬恐語泄，〔注〕[illegible]

濬府佐吳興沈懷遠素為濬所厚，以鸚鵡嫁之為妾。上聞天與領隊，以讓劭，劭曰：「汝所用隊主副，並是奴邪？」劭懼，以書告濬。濬復書曰：「彼人若所為不已，正可促其餘命，或是大慶之漸耳。」（[illegible]）劭、濬相與往來書疏，常謂上為「彼人」，或曰「其人」；謂江夏王義恭為「佞人」。（[illegible]）鸚鵡先與天與私通，既適懷遠，恐事泄，白劭使密殺之。陳慶國懼曰：「巫蠱事，唯我與天與宣傳往來。今天與死，我其危哉！」乃具以其事白上。上大驚，即遣收鸚鵡，封籍其家，得劭、濬書數百紙，皆咒詛巫蠱之言；（咒，職救翻；詛，莊助翻）又得所埋玉人。命有司窮治其事。（治，直之翻）道育亡命，捕之不獲。先是，濬自揚州出鎮京口，（[illegible]）及廬陵王紹以疾解揚州，（[illegible]）意謂己必復得之；既而上用南譙王義宣，（[illegible]）濬殊不樂，乃求鎮江陵，（[illegible]）上許之。濬入朝，（[illegible]）遣還京口，為行留處分。（[illegible]）至京口數日而巫蠱事發，上惋歎彌日，謂潘淑妃曰：「太子圖富貴，更是一理；虎頭復如此，（虎頭，濬小字）非復思慮所及。汝母子豈可一日無我邪！」（[illegible]）

（[illegible]殺也）遣中使切責劭、濬，（使，疏吏翻）劭、濬惶懼無辭，惟陳謝而已。上雖怒甚，猶未忍罪也。（[illegible]）諸軍攻碻磝，治三攻道：張永等當東道，濟南太守申坦等當西道，揚武司馬崔訓當南道。攻之累旬不拔。（[illegible]）八月辛亥夜，魏人自地道潛出，燒崔訓營及攻具；癸丑夜，又燒東圍及攻具，尋復毀崔訓攻道。（復，扶又翻）張永夜撤圍退軍，不告諸將，（將，即亮翻）士卒驚擾，魏人乘之，死傷塗地。蕭思話自往增兵力攻，旬餘不拔。是時青、徐不稔，軍食乏。丁卯，思話命諸軍皆退屯歷城，斬崔訓，繫張永、申坦於獄。魯爽至長社，魏戍主禿髡幡棄城走。（禿髡當作禿髮）（[illegible]）臧質頓兵近郊，（[illegible]）不以時發；獨遣冠軍司馬柳元景、（[illegible]）帥後軍行參軍薛安都等進據洪關。（[illegible]）梁州刺史劉秀之遣司馬馬汪與左軍中兵參軍蕭道成將兵向長安。道成，承之之子也。（蕭道成始見于此。[illegible]）

（…）冠軍將軍，封禮自湨津南渡，赴弘農。（…弘農縣故城東故城即故函谷關…）

九月，司空高平公兒烏干屯濟陽，（…魏書官氏志內入諸姓，賀兒氏為兒氏…）平南將軍黎公遼屯河內。吐谷渾王慕利延卒，樹洛干之子拾寅立，（…）始居伏羅川。（…伏羅…）遣使來請命，亦請命于魏。丁亥，以拾寅為安西將軍、西秦河沙三州刺史、河南王；魏以拾寅為鎮西大將軍、沙州刺史、西平王。庚寅，魯爽與魏豫州刺史拓跋僕蘭戰于大索，破之。（杜預曰：成皋東有大索城。…京縣有大索亭、小索亭…）進攻虎牢，聞碻磝敗退，與柳元景皆引兵還。（碻磝城在…）

（…）闕，毅兵將至，還屯歷城。（…）乙丑，詔解南（…）徐州，思話（…）上以諸將事無功，不可專責張永等，（…）詔曰：虜既乘利，方向盛冬，若脫敢送死，兄弟父子，自共當之耳。（…）言及增憤，可以示張永、申坦。（…）又與江夏王義恭書曰：早知諸將輩如此，恨不以白刃驅之，今者悔何所及。（…）

魏南安隱王余自以違次而立，（…）厚賜羣下，欲以收衆心；旬月之間，府藏虛竭。又好酣飲及聲樂畋獵，不恤政事。

宦者宗愛為宰相，錄三省，（…）總宿衛，坐召公卿，專恣日甚；余患之，謀奪其權，愛憤怒。冬十月丙午朔，余夜祭東廟，（…）愛使小黃門賈周等就弒余而祕之，（…）惟羽林郎中代人劉尼知之。（…）尼勸愛立皇孫濬，愛驚曰：君大癡人！皇孫若立，豈忘正平時事乎？（…正平元年…）尼曰：若爾，今當立誰？愛曰：待還宮，當擇諸王賢者立之。尼恐愛為變，密以狀告殿中尚書源賀。賀時與尼俱典兵宿衛，乃與南部尚書陸麗謀曰：宗愛既立南安，還復殺之；今又不立皇孫，將不利於社稷。遂與麗定謀，共立皇孫。麗，俟之子也。（…）戊申，賀與尚書長孫渴侯嚴兵守衛宮禁，使尼、麗迎皇孫於苑中。（…）麗抱皇孫於馬上，入平城，賀、渴侯開門納之。尼馳還東廟，大呼曰：宗愛弒南安王，大逆不道，（…）皇孫已登大位，有詔，宿衛之士皆還宮！衆咸呼萬歲。遂執宗愛、賈周等，勒兵而入，奉皇孫即皇帝位，（…）

（[illegible]滑太武曰[illegible]宋景穆太子之長子也[illegible]）登永安[illegible]（[illegible]）

（[illegible]二年改東[illegible]為萬[illegible]）大赦，改元興安。（[illegible]宗愛傳[illegible]）

（[illegible]）設愛、周皆具五刑，夷三族。

西陽五水蠻反，（[illegible]）自淮汝至于江沔咸被其患。（[illegible]）

詔太尉中兵參軍沈慶之督江、豫、荊、雍四州兵討之。（[illegible]）

魏以驃騎大將軍拓拔壽樂為太宰、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illegible]）長孫渴侯為尚書令，加儀同三司。（賞定策之功也）十一月，壽樂、渴侯坐爭權，並賜死。

癸未，魏廣陽簡王建、臨淮宣王譚皆卒。

甲申，魏主母閭氏卒。（按北史，魏主母姓閭氏，河東王毗之妹也）

魏南安王余之立也，以古弼為司徒，張黎為太尉。及高宗立，弼、黎議不合旨，黜為外都大官。坐有怨言，且家人告其為巫蠱，皆被誅。（古弼、張黎，魏世祖之所親任者也。[illegible]）

壬寅，廬陵昭王紹卒。

魏追尊景穆太子為景穆皇帝，皇妣閭氏為恭皇后；尊乳母常氏為保太后。

隴西屠各王景文叛，魏（[illegible]）署置王侯。魏統萬鎮將南陽王惠壽、外都大官于洛拔督四州之眾討平之，（[illegible]）徙其黨三千餘家於趙、魏。

十二月戊申，魏葬恭皇后于金陵。

魏世祖晚年，佛禁稍弛，（[illegible]一百二十[illegible]）民間往往有私習者。及高宗即位，群臣多請復之。乙卯，詔州郡縣眾居之所，各聽建佛圖一區，民欲為沙門者聽出家，（[illegible]）大州五十人，小州四十人。於是所毀佛圖率皆修復。（佛圖即浮屠，或曰即佛寺）魏主親為沙門師賢等五人下髮，（[illegible]）以師賢為道人統。（[illegible]）

丁巳，魏以樂陵王周忸為太尉，南部尚書陸麗為司徒，鎮西將軍杜元寶為司空。麗以迎立之功受心膂之寄，朝臣無出其右者。賜爵平原王。麗辭曰：陛下，國之正統，（[illegible]）當承基緒。效順奉迎，臣子常職，不敢叨天之功以干大賞。再三不受。魏主不許。麗曰：臣父奉事先朝，忠勤著效，（[illegible]）今年逼桑榆，

[晓署也]顧以臣爵授之帝曰朕為天下主豈不能使卿父子為二王耶戊午進其父建業公俟爵為東平王[考異曰魏紀曰戊申按上有丁巳下有癸亥不容中有戊申蓋戊午字誤耳]又命麗妻為妃復其子孫[復謂除其役方目翻]麗力辭不受帝益嘉之以東安公劉尼為尚書僕射西平公源賀為征北將軍並進爵為王帝班賜羣臣謂源賀曰卿任意取之賀辭曰南北未賓府庫不可虛也[謂魏南有宋北有柔然不可一日忘備府庫所以供軍國之用不可虛於賞賜]固與之乃取戎馬一匹[示欲宣力於邊垂]高宗之立也高允預其謀陸麗等皆受重賞而不及允允終身不言[高允不言功其後允遇隆寵大當為其報也]甲子周忸坐事賜死時魏法深峻源賀奏謀反之家男子十三以下本不預謀者宜免死沒官從之江夏王義恭還朝[自盱眙還朝夏戶雅翻朝直遙翻]辛未以義恭為大將軍南徐州刺史錄尚書如故初魏入中原[晉孝武帝太元二十一年魏王珪始取并州至安帝隆安二年克中山始得中原]用景初曆[景初魏明帝年號楊偉所造]世祖克沮渠氏[見一百二十三卷十六年]得趙𢾺玄始曆[玄始沮渠蒙遜年號元年所行曆]時人以為密是歲始行之[備考字書無𢾺字以偏傍從毋從文讀正合以入於上下讀如婁字]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二十七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充集賢殿修撰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上柱國河內郡開國侯食邑一千八百戶食實封六百戶臣司馬光奉
勑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宋紀九[起昭陽大荒落一年]

太祖文皇帝下之下

元嘉三十年春正月戊寅以南譙王義宣為司徒揚州刺史[用義宣刺揚州至是始出命]蕭道成等帥氐羌攻魏武都魏高平鎮將苟莫于將突騎二千救之[帥讀曰率將即亮翻騎奇寄翻]道成等引還南鄭[宋南秦二州刺史治南鄭兵志所謂知難而退者]壬午以征北將軍始興王濬為荊州刺史帝怒未解故濬久留京口既除荊州乃聽入朝[朝直遙翻]戊子詔江州刺史武陵王駿統諸軍討西陽蠻軍于五洲[水經注江水東逕江夏軑縣故城南縣故國也城在山之陽南對五洲江中有五洲相接故以為名其地當在今黃州江州之間晉康曰軑音汰師古曰軑又音徒系翻]嚴道育之亡命也[道育亡命事始上卷上年]上分遣使者搜捕甚急[使疏吏翻]道育變服為尼匿於東宮又隨始興王濬至京口或出止民張旿家[旿疑古翻]濬入朝復載還東宮[復扶又翻]欲與俱往江陵丁巳上臨軒濬入受拜[受拜荊州刺史之命]是日有告

道育在始興家者。上遣掩捕，得其二婢，云道育隨征北還都。（濬為征北將軍，故稱之。）上謂濬與太子劭已斥遣道育，而聞其猶與往來，惆悵惋駭。（惋，烏貫翻。駭，[illegible]。）乃命京口送二婢，須至檢覆，乃治劭、濬之罪。（言待二婢至，檢覆其事，乃罪二子也。）潘淑妃抱濬泣曰：汝前祝詛事發，（事見上卷上年。[illegible]）猶冀刻意思愆，何意更藏嚴道育！上怒甚，我叩頭乞恩不能解，今何用生為！可送藥來，當先自取盡，不忍見汝禍敗也。濬奮衣起曰：天下事尋自當判，願小寬慮，必不上累！（累，力瑞翻。[illegible]）

也。己未，魏京兆王杜元寶坐謀反誅；建寧王崇及其子濟南王麗皆為元寶所引，賜死。（[illegible]）帝欲廢太子劭，賜始興王濬死，先與侍中王僧綽謀之；使僧綽尋漢、魏以來廢太子、諸王典故，（典，經常之籍也。故，[illegible]）送尚書僕射徐湛之及吏部尚書江湛。（[illegible]）武陵王駿素無寵，故屢出外藩，不得留建康；（[illegible]）南平王鑠、建平王宏皆為帝所愛。鑠妃，江湛之妹；隨王誕妃，徐湛之之女也。湛勸帝立鑠，湛之意欲立誕。（[illegible]）僧綽曰：建立之事，仰由聖懷。臣謂唯宜速斷，不可稽緩。當斷不斷，反受其亂。（[illegible]）

（[illegible]相召平所引道家之言。斷，丁亂翻。下同。）願以義割恩，略小不忍；（[illegible]）不爾，便應坦懷如初，（[illegible]）無煩疑論。事機雖密，易致宣廣，不可使難生慮表，取笑千載。（易，以豉翻。難，乃旦翻。[illegible]）帝曰：卿可謂能斷大事。然此事至重，不可不殷勤三思。且彭城始亡，（[illegible]）人將謂我無復慈愛之道。（復，扶又翻。）僧綽曰：臣恐千載之後，言陛下惟能裁弟，不能裁兒。帝默然。江湛同侍坐，（[illegible]）出閤，謂僧綽曰：卿向言將不太傷切直！僧綽曰：弟亦恨君不直！（[illegible]）鑠自壽陽入朝，既至，失旨。帝欲立宏，嫌其

非次，（[illegible]）是以議久不決。每夜與湛之屏人語，或連日累夕。常使湛之自秉燭，繞壁檢行，慮有竊聽者。（[illegible]）帝以其謀告潘淑妃，淑妃以告濬，（[illegible]）濬馳報劭。劭乃密與腹心隊主陳叔兒、齋帥張超之等謀為逆。（[illegible]）初，帝以宗室強盛，慮有內難，特加東宮兵，使與羽林相若，至有實甲萬人。（[illegible]）

劭性黠而剛猛（黠，下八翻），帝深倚之。及將作亂，每夜饗將士，或親自行酒。王僧綽密以啟聞（綽，尺約翻）。會嚴道育婢將至，癸亥夜，劭詐為帝詔云：「魯秀謀反，汝可平明守闕，帥眾入。」因使張超之等集素所畜養兵士二千餘人，皆被甲（被，皮義翻）；召內外幢隊主副，豫加部勒，云有所討（幢，傳江翻）。夜，呼前中庶子右軍長史蕭斌（蕭斌前嘗為太子中庶子，右軍長史也）、左衛率袁淑、中舍人殷仲素、左積弩將軍王正見並入宮。劭流涕謂曰：「主上信讒，將見罪廢。內省無過，不能受枉（省，悉景翻）。明旦當行大事，望相與戮力。」因起遍拜之。眾驚愕，莫敢對。久之，淑、斌皆曰：「自古無此，願加善思！」劭怒，變色。斌懼，與眾俱曰：「當竭身奉令。」淑叱之曰：「卿便謂殿下真有是邪？殿下幼嘗患風，或是疾動耳。」劭愈怒，因眄淑曰：「事當克不？」淑曰：「居不疑之地，何患不克！但恐既克之後，不為天地所容，大禍亦旋至耳（旋，還也）。假有此謀，猶將可息。」左右引淑出，曰：「此何事而云可罷乎！」淑還省（省，率省也），繞床行，至四更乃寢。

甲子，宮門未開，劭以朱衣加戎服上，乘畫輪車（晉志曰：畫輪車，駕牛，以綵漆畫輪轂，故名曰畫輪車。上起四夾杖，左右開四望，綠油幢，朱絲絡，其上形制事事如輦，其下猶如犢車耳。太子法駕則乘畫輪車，兩箱裏飾以金錦，黃金塗五采），與蕭斌共載，衛從如常入朝之儀（從，才用翻；朝，直遙翻）。呼袁淑甚急，淑眠不起，劭停車奉化門（奉化門，宮西門），催之相續。淑徐起，至車後，劭使登車，又辭不上（上，時掌翻），劭命左右殺之。守門開，從萬春門入（萬春門，臺城東門）。舊制，東宮隊不得入城（言不得入臺城也），劭以偽詔示門衛曰：「受敕，有所收討。」令後隊速來。張超之等數十人馳入雲龍門及齋閤，拔刀徑上合殿（李延壽曰：晉世諸帝多處內房，朝宴所臨，東西二堂而已。孝武末年，清暑方構，永初受命，無所改作，所居惟稱西殿，不製嘉名；文帝因之，亦有合殿之稱）。帝其夜與徐湛之屏人語（屏，必郢翻），至旦，燭猶未滅，門階戶席直衛兵尚寢未起。帝見超之入，舉几捍之，五指皆落，遂弒之（年四十七）。湛之驚起，趣北戶，未及開，兵人殺之。劭進至合殿中閤，聞帝已殂，出坐東堂，蕭斌執刀侍直，呼中書舍人顧嘏，嘏震懼，不時出，既至，問曰：「欲共見廢，何不早啟？」嘏未及答，即於前斬之。江湛直上省（時中書省自有上省、下省，上省在閤內，湛入直上省），聞諠譟聲，歎曰：「不用王僧綽言，以至於此！」乃匿傍小屋中。劭遣兵就殺

之宿衛舊將羅訓徐罕皆望風屈附[illegible]
左細仗主廣威將軍卜天與[illegible]
細仗主等不暇被甲被皮義翻執刀持弓疾呼左右出戰徐罕
曰殿下入汝欲何為天與罵曰殿下常來云何於今
乃作此語只汝是賊手射劭於東堂幾中之射而亦翻幾居依翻
[illegible]劭黨擊之斷臂而死隊將張泓之朱道欽陳
滿與天與俱戰死斷丁管翻將即亮翻左衛將軍尹弘惶怖通
啟求受處分處昌呂翻分扶問翻劭使人從東閤入東閤[illegible]
[illegible]殺潘淑妃及太祖親信左右數十人劭尊帝號中宗[illegible]
[illegible]急召始興王濬使帥眾屯中堂濬時在西州
[illegible]府舍人朱灋瑜府舍人者濬府之舍人也自晉以來
[illegible]奔告濬曰臺內喧噪宮門皆閉道上傳太
子反未測禍變所至濬陽驚曰今當奈何灋瑜勸入
據石頭濬未得劭信不知事之濟不不讀曰否騷擾不
知所為將軍王慶曰今宮內有變未知主上安危凡
在臣子當投袂赴難難乃旦翻憑城自守非臣節也濬不
聽乃從南門出徑向石頭文武從者千餘人時南平
王鑠戍石頭兵士亦千餘人從才用翻史言濬之眾足以討除逆亂俄
而劭遣張超之馳馬召濬濬屏人問狀屏必郢翻即戎服
乘馬而去朱灋瑜固止濬濬不從出中門王慶又諫

曰太子反逆天下怨憤明公但當堅閉城門坐食積粟
石頭倉城有積粟不過三日凶黨自離[illegible]公情事如此今豈宜
去濬曰皇太子令敢有復言者斬復扶又翻既入見劭劭曰
潘淑妃遂為亂兵所害濬曰此是下情由來所願[illegible]
[illegible]劭詐以太祖詔召大將軍義恭
尚書令何尚之入拘於內[illegible]并召百官至者纔數
十人劭遽即位下詔曰徐湛之江湛弒逆無狀吾勒
兵入殿已無所及號惋崩衄號戶刀翻衄女六翻肝心破
裂今罪人斯得元凶克殄可大赦改元太初即位畢
亟稱疾還永福省永福省太子所居也在禁中不敢臨喪以白刃
自守夜則列燈以防左右以蕭斌為尚書僕射領軍
將軍以何尚之為司空前右衛率檀和之戍石頭征
虜將軍營道侯義綦鎮京口義綦義慶之弟也義慶長沙
[illegible]王道憐第二子[illegible]乙丑悉收先給諸處兵還武庫殺
江徐親黨尚書左丞荀赤松右丞臧凝之等凝之燾
之孫也以殷仲素為黃門侍郎王正見為左軍將軍
張超之陳叔兒皆拜官賞賜有差輔國將軍魯秀在
建康劭謂秀曰徐湛之常欲相危事見上卷二十八年我已為
卿除之矣為于偽翻使秀與屯騎校尉龐秀之對掌軍隊
騎奇計翻校戶教翻[illegible]劭不知王僧綽之謀以僧綽

為吏部尚書（王僧綽於此時不受劭官之以死則人臣之節盡矣），司徒左長史何偃為侍中。武陵王駿屯五洲，沈慶之自巴水來，咨受軍略。（水經巴水出廬江灊縣之巴山南歷蘄中又東南注于江謂之巴口在蘄州界源出蘄石山去年帝使沈慶之討蠻武陵王駿統諸軍故慶之來咨受軍略用兵之策也）三月乙亥，典籤董元嗣（嗣祥吏翻元嗣武陵王典籤）自建康至五洲，具言太子殺逆；駿使元嗣以告僚佐。（告以殺逆之狀也）沈慶之密謂腹心曰：「蕭斌婦人（言其怯弱），其餘將帥皆易與耳（易以豉翻易與言易為敵也）。東宮同惡不過三十人（謂劭黨與也），此外屈逼（謂為劭所屈逼者），必不為用。今輔順討逆（輔順謂輔武陵王討逆謂討劭也），不憂不濟也（沈慶之以此言作人義勇之氣）。」

壬午，魏主尊保太后為皇太后（保太后魏主乳母見上卷上年），追贈祖考，官爵兄弟，皆如外戚。（以乳母為太后史言魏主之失禮太）

劭分浙東五郡為會州（浙東五郡會稽東陽新安永嘉臨海也），省揚州，立司隸校尉（司隸校尉以京畿為部），以其妃父殷沖為司隸校尉。沖，融之曾孫也。（殷融見九十卷晉咸和三年）以大將軍義恭為太保，荊州刺史南譙王義宣為太尉，始興王濬為驃騎將軍（驃匹妙翻騎奇計翻），雍州刺史臧質為丹陽尹（雍於用翻），會稽太守隨王誕為會州刺史。劭料檢文帝巾箱（料音聊巾箱所以藏要密文書）及江湛家書疏（疏所據翻），得王僧綽所啟饗士并前代故事（以上發太子諸王典故事疏所云），甲申，收僧綽殺之。僧綽弟僧虔為司徒左西屬（左西屬左西曹屬也），所親咸勸之逃。僧虔泣曰：「吾兄奉國以忠貞，撫我以慈愛，今日之事，苦不見及耳；若得同歸九泉，猶羽化也。（羽化仙家所謂飛昇也）」劭因誣北第諸王侯云與僧綽謀反（北第諸王子孫也），殺長沙悼王瑾、瑾弟臨川哀王燁（臨川王義慶之子嗣長沙王道憐之孫），桂陽孝侯覬、新渝懷侯玠（玠音介），皆劭所惡也（惡烏路翻）。瑾，義欣之子；燁，義慶之子；覬、玠，義慶之弟子也（長沙王道憐之子）。

劭密與沈慶之手書，令殺武陵王駿。慶之求見王，王懼，辭以疾。慶之突入，以劭書示王，王泣求入內與母訣（武陵王母路淑媛）。慶之曰：「下官受先帝厚恩，今日之事，惟力是視；殿下何見疑之深！」王起再拜曰：「家國安危，皆在將軍。」慶之即命內外勒兵。府主簿顏竣曰（竣七倫翻）：「今四方未知義師之舉，劭據有天府（天府謂建康），若首尾不相應（應於陵翻），此危道也。宜待諸鎮協謀，然後舉事。」慶之厲聲曰：「今舉大事，而黃頭小兒皆得參預（男女始生為黃頭小兒言其如嬰兒未有知識也），何得不敗！宜斬以徇！」王令竣拜謝慶之。慶之曰：「君但當知筆札事耳。」於是專委慶之處分。旬日之間，內

外整辦人以為神兵宋帝紀曰三月乙未建牙于軍門是時多不悉舊儀有一翁班白自稱少從武帝征伐頗悉其事因使指麾事畢忽失所在余謂沈慶之甚練軍事西征北伐久在兵間安有不悉舊儀之理或者舉義之時託武帝神靈以詔神人之助以聳諸方赴義之心也通鑑不語怪故以不書愚是呂翻分扶問翻竣延之之子也顏延之與謝靈運俱以文義著稱靈運死延之獨擅名於時特在嫌東庚寅武陵王戒嚴誓衆以沈慶之領府司馬襄陽太守柳元景隨郡太守宗愨為諮議參軍領中兵江夏內史朱脩之行平東將軍記室參軍顏竣為諮議參軍領錄事兼總內外柳元景宗愨以諮議參軍領中兵參軍以前驃騎之任命二人也顏竣本記室參軍陞諮議參錄事參軍以總錄軍府之任命竣也記室參軍掌書記之任戶翻諮議參軍劉延孫為長史尋陽太守行留府事延孫道產之子也劉道產鎮襄陽有政績見一百二十四卷十九年南譙王義宣及臧質皆不受劭命與司州刺史魯爽同舉兵以應駿質爽俱詣江陵見義宣司雍皆受督於義宣故俱詣之且遣使勸進於王使疏吏翻辛卯臧質子敦等在建康者聞質舉兵皆逃亡考異曰宋畧庚申武陵王戒嚴辛亥臧敦逃叛長曆是月甲戌朔無庚申辛亥又宋略上有甲申下有癸巳此必庚寅辛卯字誤也宋書數作敗今從之劭欲相慰悅下詔曰臧質國戚勳臣臧質高祖敬皇后之姪故曰國戚有邊功故曰勳臣方翼贊京輦謂周為冊揚尹也而子弟波迸良可怪歎迸北諍翻可遣宣譬令還咸復本位劭尋錄得敦毛晃曰錄收拾也使大將軍義恭行訓杖三十以行戒子弟行杖以訓之故曰訓杖厚

給賜之癸巳劭葬太祖于長寧陵據齊書豫章王嶷傳長寧陵隧道出嶷第前路則陵近臺城矣謚曰景皇帝廟號中宗史不用劭所上謚號而用孝武帝所改謚號以劭弑逆之罪絕之也乙未武陵王發西陽丁酉至尋陽庚子王命顏竣移檄四方考異曰宋略移檄亦在庚申日按謝莊傳曰奉二月二十七日檄然則發檄在庚子日也使共討劭州郡承檄翕然響應南譙王義宣遣臧質引兵詣尋陽與駿同下留魯爽於江陵劭以兖冀二州刺史蕭思話為徐兖二州刺史起張永為青州刺史思話自歷城引部曲還平城起兵以應尋陽濟南郡東平陵縣有平陵城余謂平城當作彭城還從宣盟又如字建武將軍垣護之在歷城亦帥所領赴之帥讀曰率垣音袁南譙王義宣板張永為冀州刺史永遣司馬崔勳之等將兵赴義宣將即亮翻義宣慮蕭思話與永不釋前憾思話繫張永於獄事見上卷上年自為書與思話使長史張暢為書與永張暢永之舉從也故義宣使之為書勸使相與坦懷隨王誕將受劭命受會州刺史之命參軍事沈正說司馬顧琛曰說輸芮翻國家此禍開闢未聞今以江東驍銳之衆此江東謂浙江之東也驍堅堯翻唱大義於天下其誰不響應豈可使殿下北面凶逆受其偽寵乎琛曰江東忘戰日久雖逆順不同然彊弱亦異琛意謂雖以順討逆然建康彊而會稽弱其勢異也當須四方有義舉者須待也然後應之不為晚也正曰天下未嘗有無父無

君之國寧可自安雖恥而責義於餘方乎今正以弒
逆冤醜義不共戴天 禮記曰父母之讎不與共戴天 舉兵之日豈求必全
邪馮衍有言大漢之貴臣將不如荊齊之賤士乎
馮衍責鮑永之言荊之賤士謂申包胥走秦以存荊王孫賈殺卓齒以存齊也
義兼臣子事實國家者哉琛乃與正共入說誕誕從
之 沈正 正田子之兄子也 沈田子從武帝入關有功後以殺王鎮惡受誅 劭
自謂素習武事語朝士曰卿等但助我理文書勿措
意戎旅若有寇難 語牛倨翻朝直遙翻難乃旦翻 吾自當之但恐賊
虜不敢動耳及聞四方兵起始憂懼戒嚴悉召下番
將吏 五衛分上下番更休迭代今悉召下番將吏以自衛更不分番 遷淮南居民於

北岸 秦淮南岸當新亭石頭來路北岸即臺城遷淮南居民於北岸欲阻淮以自固 盡聚諸
王及大臣於城內 防其奔出也 移江夏王義恭處尚書下
舍分義恭諸子處侍中下省 處昌呂翻據南史侍中下省在神虎門外 夏
四月癸卯朔柳元景統寧朔將軍薛安都等十二軍
發湓口 湓音盆 司空中兵參軍徐遺寶以荊州之衆繼
之 南譙王義宣既進位司空以徐遺寶為中兵參軍 丁未武陵王發尋陽沈
慶之總中軍以從 從才用翻 劭立妃殷氏為皇后庚戌武
陵王檄書至建康劭以示太常顏延之曰彼誰筆也
延之曰竣之筆也劭曰言辭何至於是延之曰竣尚
不顧[illegible]臣安能顧陛下劭怒稍解悉拘武陵王子於

侍中下省南譙王義宣子於太倉空舍劭欲盡殺三
鎮士民家口 三鎮謂江荊雍 江夏王義恭何尚之皆曰凡舉
大事者不顧家且多是驅逼今忽誅其室累正足堅
彼意耳 累力瑞翻 劭以為然乃下書一無所問劭疑朝廷
舊臣皆不為己用乃厚撫魯爽弟秀及右軍參軍王羅漢
悉以軍事委之 二人皆驍勇善戰故厚撫之以軍事冀得其力 以蕭斌為
謀主殷沖掌文符蕭斌勸劭勒水軍自上決戰不爾
則保據梁山 上時掌翻今太平州當塗縣西南三十里有天門山亦曰博望山兩山夾大江對峙東曰博望山西曰梁山 江夏王義恭以南軍倉猝船舫陋小
不利水戰 江水東流至武昌以下漸向北蓋為諸山所迫坡陁之勢漸使之然也至于南

陵江流復直建康當下流都會望尋陽武昌皆直西而東故建康謂尋陽為上流以西皆南寧西陽尋陽皆自西而江西亦謂建康為江東建康謂采石以南為州京口為北府自地勢然也江夏王義恭在建康以荊江之師為南軍倉七岡翻 乃進策曰賊駿小年未習軍旅遠來
疲弊宜以逸待之今遠出梁山則京都空弱東軍乘
虛或能為患 東軍謂會稽隨王誕之兵也 若分力兩赴則兵散勢
離不如養銳待期坐而觀釁割棄南岸柵斷石頭此
先朝舊法 釁許覲翻斷丁管翻朝直遙翻先朝舊法謂明帝拒王含及武帝拒盧循時用與之法 不憂賊不破也劭善之斌厲色曰南中郎二十年
少能建如此大事豈復可量 時武陵王駿為南中郎將江州刺史故稱之 三方同惡勢據上流 三方謂荊雍江
武陵王時年二十四少詩照翻復扶又翻量音良

沈慶之甚練軍事柳元景宗愨屢立戰功[illegible]柳元景討蠻出關陝皆有功宗愨有平林邑之功又有討蠻之功故斌皆憚之形勢如此實非小敵唯宜及人情未離尚可決力一戰端坐臺城何由得久今主相咸無戰意豈非天也[illegible]劭不聽或勸劭保石頭城劭曰昔人所以固石頭城者俟諸侯勤王耳我若守此誰當見救唯應力戰決之不然不克日日自出行軍慰勞將士[illegible]親督都水治船艦[illegible]壬子焚淮南岸室屋淮內船舫悉驅民家度水北秦淮水之北也立子偉之爲皇太子以始興王濬妃父褚湛之爲丹陽尹湛之裕之之兄子也裕之見一百十五卷晉安帝義熙六年濬爲侍中中書監司徒錄尚書六條事加南平王鑠開府儀同三司以南兗州刺史建平王宏爲江州刺史以代武陵王太尉司馬龐秀之自石頭先衆南奔人情由是大震[illegible]以營道侯義綦爲湘州刺史檀和之爲雍州刺史[illegible]癸丑武陵王軍于鵲頭[illegible]宣城太守王僧達得武陵王檄未知所從客說之曰

方今釁逆滔天釁許覲翻說輸芮翻古今未有爲君計莫若承義師之檄移告傍郡苟在有心誰不響應謂凡有人心者皆若響之應聲[illegible]此上策也如其不能可躬帥向義之徒詳擇水陸之便致身南歸亦其次也僧達乃自候道南奔[illegible]逢武陵王於鵲頭王即以爲長史僧達弘之子也王弘歷事武文任遇隆重王初發尋陽沈慶之謂人曰王僧達必來赴義人問其故慶之曰吾見其在先帝前議論開張意向明決以此言之其至必也[illegible]柳元景以舟艦不堅憚於水戰乃倍道兼行丙辰至江寧步上[illegible]使薛安都帥鐵騎曜兵於淮上[illegible]移書朝士爲陳逆順[illegible]劭加吳興太守汝南周嶠冠軍將軍隨王誕檄亦至嶠素恇怯回惑不知所從[illegible]府司馬丘珍孫殺之舉郡應誕戊午武陵王至南洲降者相屬[illegible]己未軍于溧洲溧音栗王自發尋陽有疾不能見將佐唯顏竣出入臥內[illegible]擁王於膝親視起居疾屢危篤不任咨稟竣

皆專決（[illegible]）軍政之外，間以文
教書檄，應接遲速（[illegible]），皆曉臨哭，若出一人（[illegible]）。如
是累旬，自舟中甲士亦不知王之疾也。（[illegible]）癸亥，柳元
景潛至新亭，依山為壘（[illegible]）。新降者皆勸元景
速進，元景曰：「不然。理順難恃，同惡相濟，輕進無防，實
啟寇心。」（[illegible]）元景營未立，劭龍
驤將軍詹叔兒覘知之，（[illegible]）勸劭出戰，劭不許。甲子，
劭使蕭斌統步軍，褚湛之統水軍，與魯秀、王羅漢、劉
簡之精兵合萬人，（[illegible]）攻新亭壘，
劭自登朱雀門督戰。元景宿令軍中曰：「鼓繁氣易衰，
叫數力易竭；（[illegible]）但銜枚疾戰，
一聽吾鼓聲。」劭將士懷劭重賞，皆殊死戰。元景水陸
受敵，意氣彌強，麾下勇士悉遣出鬭，左右唯留數人
宣傳（宣傳號令也）。劭兵勢垂克，魯秀擊退鼓，劭眾遽止。（[illegible]）
（[illegible]）元景乃開壘鼓
譟以乘之，劭眾大潰，墜淮死者甚多。劭更帥餘眾自
來攻壘，（[illegible]）元景復大破之，所殺傷過於前戰，士卒
爭赴死馬澗，澗為之溢；（[illegible]）劭手斬
退者，不能禁。劉簡之死，蕭斌被創，（[illegible]）劭僅以
身免，走還宮。魯秀、褚湛之、檀和之皆南奔。丙寅，武陵
王至江寧。丁卯，江夏王義恭單騎南奔，（[illegible]）劭
殺義恭十二子。劭、濬憂迫無計，以輦迎蔣侯神像置
宮中，稽顙乞恩，拜為大司馬，封鍾山王；（[illegible]）
拜蘇侯神為驃騎將軍。（[illegible]）以濬為南徐州刺史，與南平王
鑠並錄尚書事。戊辰，武陵王軍于新亭，大將軍義恭
上表勸進。散騎侍郎徐爰在殿中，誑劭云自追義恭，
遂歸武陵王。（[illegible]）時王軍府草創，
不曉朝章，爰素所諳練，（[illegible]）乃以爰兼太常丞，撰即
位儀注。己巳，王即皇帝位，大赦，文武賜爵一等，從軍
者二等。（[illegible]）改謚大行皇帝曰文，廟
號太祖。以大將軍義恭為太尉、錄尚書六條事、南徐
州刺史。是日，劭亦臨軒拜太子偉之，大赦，唯劉駿、義
恭、義宣、誕不在原例。（[illegible]）庚子，以南譙王義
宣為中書監、丞相、錄尚書六條事、揚州刺史，隨王誕
為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荊州刺史，臧質為車騎將
軍、開府儀同三司、江州刺史，（[illegible]）沈慶之為領軍
將軍，蕭思話為尚書左僕射。壬申，以王僧達為右僕

射柳元景爲侍中左衛將軍宗慤爲右衛將軍張暢
爲吏部尚書劉延孫顏竣並爲侍中五月癸酉臧
質以雍州兵二萬至新亭(雍於用翻)豫州刺史劉遵考遣
其將夏侯獻之帥步騎五千軍于瓜步(將即亮翻帥讀曰率)先
是世祖遣寧朔將軍顧彬之將兵東入受隨王誕節
度(孝武未有廟號世祖即位而遣以事號書之蓋因舊史耳先悉薦翻)以誕遣參軍劉
季之將兵與彬之俱向建康誕自頓西陵爲之後繼(西陵今紹興府蕭山縣西興鎮是也其地西臨浙江吳越王錢鏐以陵非吉語改曰西興)
劭遣殿中將軍燕欽等拒之相遇於曲阿奔牛塘(今常州武進縣有奔牛鎮及奔牛堰故老相傳云古有金牛奔此因以名之)欽等大敗劭於
是緣淮樹柵以自守又決破崗方山埭以絕東軍(破崗在晉陵延陵縣西此亦有埭埭音代)時男丁既盡召婦女供役甲戌
魯秀等募勇士攻大航克之(大航即朱雀航航戶剛翻考異曰元凶傳云其月二日按宋書甲戌乃二日也)王羅漢聞官軍已度即放仗降緣
渚幢隊以次奔散(渚謂秦淮渚也時劭兵緣渚備守以禦義師渚秦淮北岸也幢隊幢主副所須兵也幢傳江翻)器仗鼓蓋充塞路衢(塞悉則翻衢其俱翻)是夜劭閉
守六門(臺城六門大司馬門東華門西華門萬春門太陽門承明門也)於門內鑿塹
立柵城中沸亂(沸音費)丹楊尹尹弘等文武將吏爭踰
城出降(降戶江翻)劭燒輦及袞冕服于宮庭蕭斌宣令所
統使皆解甲自石頭戴白幡來降詔斬斌於軍門濬

勸劭載寶貨逃入海劭以人情離散不果行乙亥輔
國將軍朱脩之克東府丙子諸軍克臺城各由諸門
入會于殿庭獲王正見斬之張超之走至合殿御床
之所爲軍士所殺刳腸割心諸將臠其肉生噉之(噉徒濫翻)
建平等七王號哭俱出(七王建平王宏東海王褘義陽王昶武昌王渾湘東王彧建安王休仁山陽王休祐也劭囚之於宮中故號哭俱出號戶刀翻)
劭穿西垣入武庫井中隊副高禽執之劭曰天子何
在禽曰近在新亭至殿前臧質見之慟哭劭曰天地
所不覆載丈人何爲見哭(覆敷又翻質於劭爲舅故劭呼爲丈人)又
謂質曰可得爲啓乞遠徙不(不讀曰否)質曰主上近在航南(航南謂朱雀航之南)
自當有處分(處昌呂翻分扶問翻)縛劭於馬上防送
軍門時不見傳國璽(璽斯氏翻)以問劭劭曰在嚴道育處
就取得之斬劭及四子於牙下濬帥左右數十人挾
南平王鑠南走(帥讀曰率)遇江夏王義恭於越城濬下馬
曰南中郎今何所作義恭曰上已君臨萬國又曰虎
頭來得無晚乎義恭曰殊當恨晚又曰故當不死邪
義恭曰可詣行闕請罪(天子出行幸所居之處謂之行宮劉昭曰行在所之門謂之行闕)又曰未審能賜一職自效不(不讀曰否)
義恭又曰此未可量(量音良)勒與俱歸於道斬之及
其三子劭濬父子首並梟於大航(梟堅堯翻)暴尸於市劭

妃殷氏及劭濬諸女妾媵皆賜死於獄。汙瀦劭所居齋。（古者臣弑君，子弑父，殺無赦，壞其室，汙其宮而瀦焉。鄭玄曰：瀦，都也。南方人謂都為瀦。瀦音豬。）殷氏且死，謂獄丞江恪曰：「汝家骨肉相殘，何以枉殺無罪人？」恪曰：「受拜皇后，非罪而何？」殷氏曰：「此權時耳，當以鸚鵡為后。」褚湛之之南奔也，濬即與褚妃離絕，故免於誅。（免死之也。）嚴道育、王鸚鵡並都街鞭殺，焚尸，揚灰於江。殷沖、尹弘、王羅漢及淮南太守沈璞皆伏誅。（璞不從義兵，故誅。）庚辰，解嚴。辛巳，帝如東府，百官請罪，詔釋之。甲申，尊帝母路淑媛為皇太后。（文帝所制，淑媛為九嬪。）太后，丹楊人也。乙酉，立妃王氏為皇后。后父偃，導之玄孫也。（王導，東晉元臣。）戊子，以柳元景為雍州刺史。（雍，於用翻。）辛卯，追贈袁淑為太尉，諡忠憲公；徐湛之為司空，諡忠烈公；江湛為開府儀同三司，諡忠簡公；王僧綽為金紫光祿大夫，諡簡侯。壬辰，以太尉義恭為揚、南徐二州刺史，進位太傅，領大司馬。

初，劭以尚書令何尚之為司空、領尚書令，子征北長史偃為侍中，父子並居權要。及劭敗，尚之左右皆散，自洗黃閤。（舊制，三公黃閤。）殷沖等既誅，人為之寒心。（為，于偽翻。）帝以尚之、偃素有令譽，且居劭朝用智將迎，時有全脫，故特免之，復以尚之為尚書令，偃為大司馬長史，任遇無改。

甲午，帝謁初寧、長寧陵。追贈卜天與益州刺史，諡壯侯，與袁淑等四家長給廩祿。張泓之等各贈郡守。戊戌，以南平王鑠為司空，建平王宏為尚書左僕射，蕭思話為中書令、丹陽尹。六月丙午，帝還宮。

初，帝之討西陽蠻也，臧質使柳元景將兵會之。及質起兵，欲奉南譙王義宣為主，潛使元景帥所領西還。（帥，讀曰率。）元景即以質書呈帝，語其信曰：「臧冠軍當是未知殿下義舉耳。方應伐逆，不容西還。」質以此恨之。及元景為雍州，（雍，於用翻。）質慮其為荊、江後患，建議元景當為爪牙，不宜遠出。帝重違其言。戊申，以元景為護軍將軍、領石頭戍事。己酉，以司州刺史魯爽為南豫州刺史。庚戌，以衛軍司馬徐遺寶為兗州刺史。（為魯爽、徐遺寶與臧質同反張本。）庚申，詔有司論功行賞，封顏竣等為公侯。（竣，七倫翻。）辛未，徙南譙王義宣為南郡王，隨王誕為竟陵王，立義宣次子宜陽侯愷為南譙王。閏月壬申，以領軍將軍沈慶之為南兗州刺史，鎮盱眙。（盱眙音吁怡。）

怡癸酉以柳元景為領軍將軍　乙亥魏太皇太后赫連氏殂　丞相義宣固辭內任及子愷王爵甲午更以義宣為荊湘二州刺史湘州已晉懷帝分荊州江州置成帝咸和三年省安帝義熙八年復立十二年又省宋武帝永初三年又立文帝元嘉八年省十七年又立二十九年又省孝武帝孝建元年又立今按是年四月元凶劭以營道侯義綦為湘州刺史盡以義宣以荊州寧義欲分其軍等耳帝既即位遂以義宣為荊湘二州刺史湘州之立寔在是年也更工衡翻愷為宜陽縣王將佐以下並加賞秩將即亮翻以竟陵王誕為楊州刺史　秋七月辛酉朔日有食之甲寅詔求直言　辛酉詔省細作并尚方彫文塗飾貴戚競利悉皆禁絕宋有細作署令大明四年改為左右御府令　中軍錄事參軍周朗上疏

以為淮之在體以割其緩動歷下泗間不足戍守歷下謂歷城泗間謂彭城睢陵議者必以為胡衰不足避當時議者蓋以魏連有內難遂謂之衰而不知我之病甚於胡矣兵甲鎧鉀之費內以給外則吾國虛之病甚於胡運之衰今空守孤城徒費財役使虜但發輕騎三千更互出入騎奇計翻更工衡翻春來犯麥秋至侵禾水陸漕輸居然復絕虜騎至則江南之人不敢至彭漕水陸漕輸絕矣復扶又翻於賊不勞而邊已困不至二年卒散民盡可蹻足而待也蹻巨嬌翻令人知不以羊追狼蟹捕鼠而令重車弱卒與肥馬悍胡相逐其不能濟固宜矣言不齊事也悍下罕翻又侯旰翻又三年之喪天下之達喪漢氏節其臣則可矣薄其子

則亂也短喪自漢景帝始詳見十六卷漢文帝後七年凡為禮者發於古而刻於情則莫能順至乎敗於禮而安於身必遂而奉之今陛下以大孝始基宜反斯謬言帝既能討元凶如以之子當行三年之喪以反短喪之謬又舉天下以奉一君何患不給一體炫金不及百兩炫胡涓翻炫金今之銷金是也一歲美衣不過數襲而以收斃連櫝集服累笥目豈常視身未時親是積帶篋笥著衣也著陟略翻何糜蠹之劇惑鄙之甚邪且細作始并以為儉節而市造華怪即傳於民如此則遷也非罷也此等並切中當時之病凡欲言時政若此也然而近於以激利耳凡厥庶民制度日侈見車馬不辨貴賤視冠服不知尊卑尚方

今造一物小民明已睥睨睥睨邪目也睥匹詣翻宮中朝製一衣庶家晚已裁學侈麗之源實先宮闈嗚呼我宋之亡其習俗亦如此吾足以共二宋之一轍先嗚呼先焉為翻又設官者其官稱事立人稱官置稱尺證翻王侯識未堪務不應強仕此謂強出強之使仕也強其兩翻且帝子未官人誰謂賤但宜詳置賓友茂擇正人亦何以列長史參軍別駕從事然後為貴哉言此亦深切宋諸王出鎮之時又俗好以毀沈人不察其所以致毀好呼到翻沈持林翻言沒人之實也以譽進人不察其所以致譽譽音余下同毀徒皆鄙則宜擢其毀黨譽者悉庸則宜退其譽者如此則毀譽不妄善惡分矣論語子貢問曰鄉人皆好之何如

如子曰未可也鄉人皆惡之何如子曰未可也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周朗之言正得此意蓋晉宋以來諸州中正品定人物高下其手毁譽之失實也久矣凡無世不有言事無時不有下令然升平不至昏危相繼何哉設令之本非實故也朗指斥求言非實書奏忤旨自解去職朗嶠之弟也周嶠爲丘珍孫所殺事見上卷元年侍中謝莊上言詔云貴戚競利悉皆禁絶此實允愜民聽若犯違則應依制裁糾若廢濃申恩便爲明詔既下而聲實乖爽也爽差也臣愚謂大臣在祿位者尤不宜與民爭利不審可得在此詔不不讀曰否莊弘微之子也謝弘微進用於元嘉之初上多變易太祖之制郡縣以三周爲滿宋之善政於是乎衰

元嘉之制守宰以六朞爲斷然自時厥後率以三周爲滿無又有數更數易不及三周者乙丑魏濮陽王閭若文征西大將軍永昌王仁皆坐謀叛仁賜死於長安若文伏誅南平穆王鑠素負才能意常輕上又爲太子劭所任出降最晚鑠爲始興王濬所挾而走謁江夏王義恭乃降求沖心也降戶江翻上潛使人毒之己巳鑠卒贈司徒以商臣之謚謚之楚世子商臣弑君父而自立卒後謚曰穆南海太守蕭簡據廣州反簡斌之弟也蕭斌以逆黨誅其弟懼連坐而反詔新南海太守南昌鄧琬考異曰蕭簡傳作劉玩今從本紀始興太守沈濃系討之濃系慶之之從弟也從才用翻簡誑其衆曰臺軍是賊劭所遣衆信之爲之固守誑居況翻爲于僞翻琬先

至止爲一攻道濃系至曰宜四面並攻若守一道何時可拔琬不從濃系曰更相申五十日申容也又緩寬之期曰申日盡又不克乃從之八道俱攻一日即破之九月丁卯斬簡廣州平濃系封府庫付琬而還史言沈氏兄弟皆能宣力於一時還從宣翻又如字冬十一月丙午以左軍將軍魯秀爲司州刺史爲魯秀從臧質等稱兵張本辛酉魏主如信都中山十二月癸未以將置東宮省太子率更令等官中庶子等各減舊員之半懲元凶之禍也晉制東宮中庶子四人中舍人四人庶子四人舍人十六人洗馬八人更工衡翻甲午魏主還平城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二十七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二十八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充集賢殿修撰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上柱國河內郡開國侯食邑一千八百戶食實封陸佰戶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

勅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宋紀十（起閼逢敦牂盡著雍閹茂凡五年）

世祖孝武皇帝上（諱駿字休龍小字道民文帝第三子也）

孝建元年春正月己亥朔上祀南郊改元大赦（[illegible]）甲辰以尚書令何尚之爲左光祿大夫護軍將軍以左衛將軍顏竣爲吏部尚書領驍騎將軍（竣七倫翻驍堅堯翻騎奇寄翻）壬戌更鑄孝建四銖錢（更工衡翻）乙丑魏以侍中伊馛爲司空（馛蒲撥翻）丙子立皇子子業爲太子 初江州刺史臧質自謂人才足爲一世英雄太子劭之亂質潛有異圖以荊州刺史南郡王義宣庸闇易制（易以豉翻）欲外相推奉因而覆之質於義宣爲內兄（臧質武敬皇后之姪年長於義宣故爲內兄）既至江陵（質初起兵與義宣同謀至江陵事見上卷上年）即稱名拜義宣義宣驚愕問故質曰事中宜然（謂國家多事之時宜相推奉也）時義宣已奉帝爲主故其計不行及至新亭（去年五月質至新亭）又拜江夏王義恭（夏戶雅翻）曰天下屯危禮異常日（屯陟倫翻）劭既誅義宣與質功皆第一由是驕恣事多專行凡所求欲無不必從（從才用翻）義宣在荊州十年（文帝元嘉二十一年義宣領荊州）財富兵彊朝廷所下制度意有不同一不遵承（史言義宣驕橫之由下同）質自建康之江州舫千餘乘部伍前後百餘里（舫甫妄翻乘繩證翻）帝方自攬威權而質以少主遇之（少詩照翻）政刑慶賞一不咨稟擅用湓口鈎圻米（湓口米荊湘郢三州之運所積也鈎圻米南江之運所積也鈎圻在彭澤下又在湓口下）臺符屢加檢詰漸致猜懼（檢校詰問之也詰去吉翻）帝淫義宣諸女義宣由是恨怒質乃遣密信說義宣（密信密使也說輸芮翻下說義宣同）以爲負不賞之功挾震主之威自古能全者有幾今萬物係心於公聲迹已著見幾不作將爲他人所先（幾居希翻見賢遍翻先悉薦翻）若命徐遺寶魯爽驅西北精兵來屯江上（徐遺寶時爲兗州刺史魯爽爲豫州刺史自建康西奔魯爽奉義宣）質帥九江樓船爲公前驅（帥讀曰率）已爲得天下之半公以八州之衆徐進而臨之（義宣起兵致命之同逆宣由義宣督荊雍益梁寧交廣八州）雖韓白更生不能爲建康計矣（韓白謂韓信白起）且少主失德聞於道路沈柳諸將亦我之故人（沈慶之柳元景與質同以武幹事文帝質爲將帥元景其部曲也）少主盡力者夫不可留者年也不可失者時也質常恐溘先朝露（溘苦合翻又苦盍翻其易晞溘奄忽也）

奄然而死社稷翦未開之先先志蓋猶不得展其效力毛蒙曰孤宋也考異宋安臣書注亦然爲公掃除於時悔之何及義宣腹心將佐諮議參軍蔡超司馬竺超民等咸有富貴之望蔡超等以江州將佐從起義以得富貴故懷非望欲倚質威名以成其業共勸義宣從其計質女爲義宣子採之婦義宣謂質無異同復扶又翻遂許之超民夔之子也景平元嘉之間夔守東陽有力臧敦時爲黃門侍郎帝使敦至義宣所道經尋陽質令敦說誘義宣誘音酉義宣意遂定豫州刺史魯爽有勇力義宣素與之相結義宣密使人報爽及兗州刺史徐遺寶期以今秋同舉兵使者至壽陽爽方飲醉失義宣指即日舉兵考異曰宋本紀二月庚午爽臧質南郡王義宣徐遺寶舉兵反義宣傳云其年正月便反宋略云二月義宣等反按爽之反由是質收曹弘則同日反明矣又按長曆是月戊辰朔然則庚午二日也義宣傳起兵在二月二十六日但不知爽反有二月與二月日爽弟瑜在建康聞之逃叛爽使其衆戴黃標戴黃標以爲標識竊造法服登壇自號建平元年疑長史韋處穆中兵參軍楊元駒治中庾騰之不與己同皆殺之處昌呂翻徐遺寶亦勒兵向彭城二月義宣聞爽已反狼狽舉兵魯瑜弟弘爲質府佐帝敕質收之質即執臺使舉兵使疏吏翻義宣與質皆上表言爲左右所讒疾欲誅君側之惡義宣進爽號征北將軍爽於是送所造輿服詣江陵使征北府戶

曹板義宣等晉宋之間藩方權宜授官者謂之板授文曰丞相劉今補天子名義宣車騎臧今補丞相名質平西朱今補車騎名脩之先是臧質進號車騎將軍鎮尋陽朱脩之進號平西將軍鎮襄陽進義宣丞相辭不受皆板到奉行義宣駭愕爽所送法物並留竟陵不聽進質加魯弘輔國將軍下戍大雷義宣遣諮議參軍劉諶之將萬人就弘諶氏壬翻召司州刺史魯秀欲使爲諶之後繼秀至江陵見義宣出拊膺曰吾兄誤我乃與癡人作賊今年敗矣義宣兼荊江兗豫四州之力威震遠近帝欲奉乘輿法物迎之竟陵王誕固執不可曰奈何持此坐與人乃止乘繩證翻竟陵王誕時爲揚州刺史己卯以領軍將軍柳元景爲撫軍將軍辛卯以左衛將軍王玄謨爲豫州刺史代魯爽命元景統玄謨等諸將以討義宣癸巳進據梁山洲時梁山江中有洲玄謨等舟師據之於兩岸築偃月壘水陸待之義宣自稱都督中外諸軍事命僚佐悉稱名甲午魏主詣道壇受圖籙寇謙之之遺教也丙申以安北司馬夏侯祖歡爲兗州刺史代徐遺寶三月己亥內外戒嚴考異曰宋略宋本紀皆作癸亥按長曆是月戊戌朔癸亥二十六日辛丑乃四日也當作己亥辛丑以徐州刺史蕭思話爲江州刺史代臧質柳元景爲雍州刺史代朱脩之以雍州授之癸卯以太子左衛率龐秀之爲徐州刺史以代

代蕭思話義宣移檄州郡加進位號使同發兵雍州刺史朱脩之僞許之而遣使陳誠於帝書使號斬下同吏益州刺史劉秀之斬義宣使者遣中兵參軍韋崧將萬人襲江陵戊申義宣帥衆十萬發江津舳艫數百里舳音逐艫音盧以子慆爲輔國將軍與左司馬竺超民留鎮江陵慆土刀翻檄朱脩之使發兵萬人繼進脩之不從義宣知脩之貳於己乃以魯秀爲雍州刺史使將萬餘人擊之王玄謨聞秀不來喜曰臧質易與耳易以豉翻冀州刺史垣護之妻徐遺寶之姊也遺寶邀護之同反護之不從發兵擊之遺寶遣兵襲徐州長史明胤於彭城不克胤與夏侯祖歡垣護之共擊遺寶於湖陸遺寶棄衆焚城奔魯爽義宣至尋陽以質爲前鋒而進爽亦引兵直趣歷陽趣七喻翻與質水陸俱下殿中將軍沈靈賜將百舸破質前軍於南陵擒軍主徐慶安等舸古我翻質至梁山夾陳兩岸與官軍相拒陳讀曰陣夏四月戊辰以後將軍劉義綦爲湘州刺史甲申以朱脩之爲荊州刺史上遣左軍將軍薛安都龍驤將軍南陽宗越等戍歷陽與魯爽前鋒楊胡興等戰斬之

胡興今從宗越傳爽不能進留軍大峴使魯瑜屯小峴小峴在合肥之東大峴又在小峴之東峴戶典翻上復遣鎮軍將軍沈慶之濟江督諸將討爽爽食少引兵稍退自留斷後少詩沼翻斷丁管翻慶之使薛安都帥輕騎追之帥讀曰率騎奇寄翻丙戌及爽於小峴爽將戰飲酒過醉安都望見爽即躍馬大呼直往刺之應手而倒左右范雙斬其首爽衆奔散瑜亦爲部下所殺遂進攻壽陽克之徐遺寶奔東海東海人殺之李延壽論曰凶人之濟其身非世亂莫由焉魯爽以亂世之情而行之於平日平日謂安平無事之日其取敗也宜哉

南郡王義宣至鵲頭慶之送爽首示之幷與書曰僕荷任一方而釁生所統近聊帥輕師指往翦撲軍鋒裁及賊爽授首公情契異常或欲相見及其可識指送相呈爽累世將家驍猛善戰號萬人敵義宣與質聞其死皆駭懼柳元景軍于采石王玄謨以臧質衆盛遣使求益兵使疏吏翻上使元景進屯姑孰

（[illegible]）太傅義恭與義宣書曰：往時仲堪假兵，靈寶尋害其族；孝伯推誠牢之，旋踵而敗。（晉安帝隆安二年[illegible]事見一百一十卷）臧質少無美行，弟所具悉。（[illegible]）今藉西楚之彊力，圖濟其私，凶謀若果，恐非復池中物也。（[illegible]）義宣由此疑之。五月，甲辰，義宣至蕪湖。質進計曰：今以萬人取南州，則梁山中絕；（[illegible]）萬人綴梁山，則玄謨必不敢動。下官中流鼓棹，直趣石頭，此上策也。（[illegible]）義宣將從之。劉諶之密言於義宣曰：質求前驅，此志難測。不如盡銳攻梁山，事克然後長驅，此萬安之計也。義宣乃止。冗從僕射胡子反等守梁山西壘。會西南風急，質遣其將尹周之攻西壘。（[illegible]）子反方度東岸就玄謨計事，聞之，馳歸。偏將劉季之帥水軍殊死戰，（[illegible]）求救於玄謨；玄謨不遣。大司馬參軍崔勳之固爭，乃遣勳之與積弩將軍垣詢之救之。比至，城已陷，勳之、詢之皆戰死。（[illegible]）

（[illegible]）詢之，護之之弟也。子反等奔還東岸。質又遣其將龐法起將數千兵趨南浦，欲自後掩玄謨，（[illegible]）游擊將軍垣護之引水軍與戰，破之。（[illegible]）朱脩之斷馬鞍山道，（[illegible]）據險自守。魯秀攻之，不克，屢爲脩之所敗，（[illegible]）乃還江陵。脩之引兵蹋之，或勸脩之急追，脩之曰：魯秀，驍將也；獸窮則攫，不可迫也。（[illegible]）王玄謨使垣護之告急於柳元景曰：西城不守，唯餘東城萬人。賊軍數倍，彊弱不敵，欲退還姑孰，就節下協力當之，更議進取。元景不許，曰：賊勢方盛，不可先退，吾當卷甲赴之。護之曰：賊謂南州有三萬人，而將軍麾下裁十分之一，若往造賊壘，則虛實露矣。（[illegible]）王豫州必不可來，不如分兵援之。元景曰：善！乃留羸弱自守，悉遣精兵助玄謨，多張旗幟。（[illegible]）梁山望之如數萬人，皆以爲建康兵悉至，衆心乃安。質自請攻東城。諮議參軍顏樂之說義宣曰：（[illegible]）質若復克東城，則大功盡歸之矣，宜遣麾下自行。義宣乃遣劉諶之與

質俱進甲寅義宣至梁山頓兵西岸(義宣自蕪湖至梁山西岸)質
與劉諶之進攻東城玄謨督諸軍大戰薛安都帥突
騎先衝其陳之東南陷之(帥讀曰率騎奇寄翻陳讀曰陣)斬諶之首
劉季之宗越又陷其西北質等兵大敗垣護之燒江
中舟艦煙焰覆水(艦戶黯翻又戶覽翻覆敷救翻)延及西岸營壘殆
盡諸軍乘勢攻之義宣兵亦潰義宣單舸迸走閉戶
而泣(舸古我翻迸北諍翻戶船戶也)荊州人隨之者猶百餘舸質欲
見義宣計事而義宣已去質不知所為亦走其眾皆
降散(降戶江翻)己未解嚴　癸亥以吳興太守劉延孫為
尚書右僕射(射寅謝翻又翻)　六月丙寅魏主如陰山　臧質

至尋陽焚燒府舍載妓妾西走使嬖人何文敬領餘
兵居前至西陽西陽太守魯方平紿文敬曰(紿蕩亥翻)
(嬖卑義翻又博計翻)詔書唯捕元惡餘無所問不如逃之文
敬棄眾亡去質先以妹夫羊沖為武昌郡(晉起居注武帝太康
元年改江夏為武昌郡又按晉志吳主權以東鄂置武昌郡今壽昌軍是也)質往投之沖
已為郡丞胡庇之所殺質無所歸乃逃于南湖(南湖今在壽昌軍武昌東八里)
掇蓮實噉之(掇丁括翻又株劣翻噉徒濫翻又徒覽翻)追兵至以
荷覆頭自沈於水出其鼻(鼻林翻)戊辰軍主鄭俱兒望
見射之中心(射而亦翻中竹仲翻)兵刃亂至腸胃縈水草斬首
送建康子孫皆棄市并誅其黨樂安太守任薈之(任音壬

薈烏外翻)臨川內史劉懷之鄱陽太守杜仲儒仲儒驥
之兄子也(杜驥元嘉中刺青州)功臣柳元景等封賞各有差丞
相義宣走至江夏聞巴陵有軍(巴陵之軍蓋章玆之兵也或曰沔陽刺史)
(劉遵考之在夏口也)回向江陵眾散且盡與左右十許人徒
步腳痛不能前僦民露車自載(僦子就翻)緣道求食至
江陵郭外遣人報竺超民超民具羽儀兵眾迎之時
荊州帶甲尚萬餘人左右翟靈寶(翟萇伯翻)誡義宣使撫慰將
佐(將即亮翻)以臧質違指授之宜用致失利今治兵
繕甲更為後圖(治直之翻)昔漢高百敗終成大業而義宣
忘靈寶之言誤云項羽千敗眾咸掩口(掩口笑也)魯秀

竺超民等猶欲收餘兵更圖一決而義宣惛沮無復
神守入內不復出(沮在呂翻又將下翻復扶又翻)左右腹心稍稍離
叛魯秀北走(考異曰宋略云秀自襄陽赴江陵聞敗北走今從宋書)義宣
不能自立欲從秀去乃攜息慆(慆土刀翻息子也)及所愛妾五人
著男子服相隨(著陟略翻)城內擾亂白刃交橫義宣懼墜
馬遂步進竺超民送至城外更以馬與之歸而城守
(守手又翻)義宣求秀不得左右盡棄之夜復還南郡空廨
(南郡太守府舍在江陵城外廨古隘翻)旦日超民收送刺姦(自漢以來公府有刺姦)
義宣止獄戶坐地歎曰臧質老奴誤我五妾尋被
遣出義宣號泣語獄吏曰常日非苦今日分別始是

（……皮義翻號戶高翻語牛倨翻……別如字分別燕分離也）魯秀眾散不能去還向江陵城上人射之（射而亦翻）秀赴水死就取其首詔右僕射劉延孫使荊江二州旌別枉直（枉從……翻……）就行誅賞且分割二州之地議更置新州（江……湘之……分置……郢州）初晉氏南遷以揚州為京畿穀帛所資皆出焉以荊江為重鎮甲兵所聚盡在焉常使大將居之三州戶口居江南之半上惡其彊大故欲分之（惡烏路翻）癸未分揚州浙東五郡置東揚州治會稽（五郡會稽東陽永嘉臨海新安）分荊湘江豫州之八郡置郢州治江夏（……）罷南蠻校尉遷其營於建康（……）太傅義恭議使郢州治巴陵尚書令何尚之曰夏口在荊江之中正對沔口通接雍梁實為津要（……）由來舊鎮根基不易既有見城（見賢遍翻）浦大容舫於事為便（……）上從之既而荊揚因此虛耗尚之請復合二州（復扶又翻）上不許　戊子省錄尚書事上惡宗室彊盛不欲權在臣下太傅義恭知其指故請省之　上使

王公八座與荊州刺史朱脩之書（晉志曰五曹尚書二僕射一令為八座）令丞相義宣自為計書未達庚寅脩之入江陵殺義宣并誅其子十六人及同黨竺超民從事中郎蔡超諮議參軍顏樂之等超民兄弟應從誅何尚之上言（……）賊既遁走一夫可擒若超民反覆昧利即當取之非唯免愆亦可要不義之賞而超民曾無此意微足觀過知仁（……）且為官保全城府謹守庫藏（藏徂浪翻）端坐待縛今戮及兄弟則與其餘逆黨無異於事為重上乃原之　秋七月丙申朔日有食之　庚子魏皇子弘生辛丑大赦改元興光　丙辰大赦　八月甲戌魏趙王深卒　乙亥魏主還平城（是年夏書魏主如陰山）　冬十一月戊戌魏主如中山遂如信都十二月丙子還幸靈丘（……）至溫泉宮（……唐為蔚州）庚辰還平城　二年春正月魏車騎大將軍樂平王拔有罪賜死（騎奇寄翻）　鎮北大將軍南兗州刺史沈慶之請老二月丙寅以為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慶之固讓表疏數十上又面自陳乃至稽顙泣涕（上時掌翻稽音啓）上不能奪聽以始興公就第厚加給奉頃之上復欲用慶之（復扶又翻下同）使何尚之往起之尚之累陳上意慶之笑曰

沈公不效何公往而後返（尙之不能固志見一百二十六卷文帝元嘉二十八年）尙之慙而止 辛巳以尙書右僕射劉延孫爲南兗州刺史 夏五月戊戌以湘州刺史劉遵考爲尙書右僕射 六月壬戌魏改元太安 甲子大赦 甲申魏主還平城（史不書所如之地） 秋七月癸巳立皇弟休祐爲山陽王休茂爲海陵王休業爲鄱陽王 丙辰魏主如河西 雍州刺史武昌王渾（義宣之亂赴江陵從柳元景又留建康以渾刺雍州雍於用翻）與左右作檄文自號楚王改元永光備置百官以爲戲笑長史王翼之封呈其手迹 八月庚申廢渾爲庶人徙始安郡上遣員外散騎侍郎東海戴明寶詰責渾（散悉亶翻騎奇寄翻詰去吉翻）因逼令自殺時年十七 丁亥魏主還平城 詔祀郊廟初設備樂從前殿中曹郎荀萬秋之議也（晉氏南遷草創二郊無樂宗廟雖有登歌亦無二舞及破苻堅得樂工始有金石之樂文帝元嘉二十二年南郊始設登歌此所謂備樂非能備雅樂魏晉以來世俗之樂耳順帝昇明二年王僧虔所謂朝廷禮樂多違舊典蓋指此類） 上欲削弱王侯冬十月己未江夏王義恭竟陵王誕奏裁王侯車服器用樂舞制度凡九事上因諷有司奏增廣爲二十四條（聽事不得南向坐施帳幷蕃國官正冬不得跣登國殿及夾侍國師傳令及油戟公主妃傳令不得朱服輿不得重楯鄣扇不得雉尾劍毦不得孔雀白氅夾轂隊不得絳襖平乘誕馬不得過一匹胡伎不得綵衣舞伎正冬著袿衣不得裝面議夜正冬會不得鐸舞杯柈舞長蹻伎透舒夾劍傳山伎緣大橦伎五案伎自非正冬會奏舞曲不得舞諸妃主不得著組帶信旛非臺省官悉用絳郡縣內史相及封內官長於其封君既非在三罷官則不復追敬不合稱臣正宜上下官而已諸鎮常行車前後不得過六隊白直夾轂不在其限刀不得過銀飾諸王女封縣主諸王子繼體封王之妃及封爵若夫人從非不得自等諸王子繼體爲王婚葬吉凶悉依諸國公侯之禮不得同皇弟皇子車非軺車不得油幢平乘船皆平兩頭作露平形不得擬象龍舟悉不得朱油帳鉤不得作五花及豎笋形）聽事不得南向坐劍不得爲鹿盧形（晉灼曰古長劍首以玉作井鹿盧形）內史相及封內官長止稱下官不得稱臣罷官則不復追敬（長知兩翻復扶又翻）詔可 庚午魏以遼西王常英爲太宰 壬午以大傅義恭領揚州刺史竟陵王誕爲司空領南徐州刺史建平王宏爲尙書令 是歲以故氐王楊保宗子元和爲征虜將軍楊頭爲輔國將軍頭文德之從祖兄也元和雖楊氏正統（從才用翻楊保宗氐王楊玄之子故元和爲楊氏正統）朝廷以其年幼才弱未正位號部落無定主頭先戍葭蘆母妻子弟並爲魏所執（文帝元嘉二十年魏克仇池楊文德走頭母妻子弟爲魏所執當在是年二十七年始使頭戍葭蘆）而頭爲宋堅守無貳心（爲于僞翻）雍州刺史王玄謨上言（雍於用翻上時掌翻）請以頭爲假節西秦州刺史用安輯其衆俟數年之後元和稍長使嗣故業若元和才用不稱（長知兩翻稱尺證翻）便應歸頭頭能藩扞漢川使無虞患彼四千戶荒州殆不足惜若葭蘆不守漢川亦無立理上不

從
三年春正月庚寅立皇弟休範為順陽王休若為巴
陵王戊戌立皇子子尚為西陽王 壬子納右衛將
軍何瑀女為太子妃瑀澄之曾孫也甲寅大赦 乙
卯魏立貴人馮氏為皇后后遼西郡公朗之女也朗馮
峯燬見一百二十二卷文帝元嘉九年朗為秦雍二州刺史雍於用翻坐事
誅后由是沒入宮為馮后專魏政張本 二月丁巳魏主立子
弘為皇太子先使其母李貴人條記所付託兄弟然
後依故事賜死 甲子以兗州刺史宗慤為豫州刺
史故事府州部內論事皆簽前直敘所論之事置典
籤以主之宋世諸皇子為方鎮者多幼時主皆以親
近左右領典籤近其靳翻典籤之權稍重至是雖長王臨
藩長知兩翻素族出鎮典籤皆出納教命執其樞要刺史不得
專其職任及慤為豫州臨安吳喜為典籤吳分餘杭為臨水縣
晉武帝太康元年更名臨安屬吳興郡慤刑政所施喜每多違執慤大
怒曰宗慤年將六十為國竭命為于偽翻正得一州如斗
大正一作立不能復與典籤共臨之喜稽顙流血乃止顙按
又翻稽音諮丁零數千家匿井陘山中為盜陘音刑魏選
部尚書陸真初學記漢成帝置列曹尚書四人其一曰常侍曹光武改常侍曹曰吏部注選舉靈帝改吏部為選部後魏初有劉中樂部為部南部北部五尚書選部以書蓋此時方置與并

郡令兵討滅之 閏月戊戌以尚書左僕射劉遵考
為丹楊尹 癸酉鄱陽哀王休業卒 太傅義恭以
南兗州刺史西陽王子尚有寵將避之乃辭揚州秋
七月解義恭揚州丙子以子尚為揚州刺史時熒惑
守南斗上廢西州舊館使子尚移治東城以厭之厭於
葉翻又於琰翻斗揚州分故厭之揚州別駕從事沈懷文曰天道示
變宜應之以德今雖空西州恐無益也不從懷文懷
遠之兄也 八月魏平西將軍漁陽公尉眷擊伊吾
克其城大獲而還李賢曰伊吾敦煌陳鑼賓以人翻伊吾盧故擊之時射勿錯還從
宣翻又如字 九月壬戌以丹楊尹劉遵考為尚書右僕
射 冬十月甲申魏主還平城亦不書所如之地 丙午太
傅義恭進位太宰領司徒 十一月魏以尚書西平
王源賀為冀州刺史更賜爵隴西王更工衡翻賀上言今
北虜遊魂南寇負險疆場之間猶須防戍場音亦臣愚
以為非大逆赤手殺人其坐贓盜及過誤應入死者
皆可原宥謫使守邊則是已斷之體更受生之恩徭
役之家亦蒙休息之惠魏高宗從之久之謂羣臣曰吾
用賀言一歲所活不少少詩沼翻增戍兵亦多卿等人人
如賀朕何憂哉會武邑人石華告賀謀反武邑縣前漢屬信都
後漢屬安平晉武帝分立武邑郡至隋唐為武邑武彊衡水一縣地有司以聞帝曰賀

竭誠事國朕為卿等保之（為于偽翻）無此明矣命精加訊驗華果引誣（自引服誣告之罪）帝誅之因謂左右曰以賀忠誠猶不免誣謗不及賀者可無慎哉　十二月濮陽太守姜龍駒新平太守楊自倫棄郡奔魏（按沈約志濮陽新平皆屬兗州而不載治所嘉會郡也新平郡又明帝泰始七年立當考又按五代志清置濮陽郡濮博木翻）

上欲移青冀二州併鎮歷城議者多不同青冀二州刺史垣護之曰青州北有河濟（濟子禮翻）又多陂澤非虜所向每來寇掠必由歷城二州并鎮此經遠之略也北又近河歸順者易（近其靳翻易以豉翻）近息民患遠申王威安邊之上計也由是遂定（青州本治東陽冀州治歷城今并為一鎮）

元嘉中官鑄四銖錢輪郭形制與五銖同用費無利（言鑄一錢之費適當一錢之用無贏利也）故民不盜鑄及上即位又鑄孝建四銖形式薄小輪郭不成（錢外圓為輪內方為郭）於是盜鑄者衆雜以鉛錫翦鑿古錢錢轉薄小守宰不能禁坐死免者相繼盜鑄益甚物價踊貴朝廷患之去歲春詔錢薄小無輪郭者悉不得行民間喧擾是歲始興郡公沈慶之建議以為宜聽民鑄錢郡縣置錢署樂鑄之家皆居署內（樂音洛）平其準式去其雜偽（去羌呂翻）去春所禁新品一時施用今鑄悉依此格萬稅三千嚴檢盜鑄（[illegible]束也[illegible]奈也）丹楊尹顏竣駁之（竣七倫翻駁北角翻）以為五銖輕重定於漢世（漢武帝元狩五年行五銖錢）魏晉以降未之能改誠以物貨既均改之偽生故也今云去春所禁一時施用若巨細總行而不從公鑄利已既深情偽無極私鑄翦鑿盡不可禁財貨未贍大錢已竭數歲之間悉為塵土矣今新禁初行品式未一須臾自止不足以垂聖慮唯府藏空匱實為重憂（藏徂浪翻下同）今縱行細錢官無益賦之理百姓雖贍（贍時豔翻）無解官乏唯簡費去華（去羌呂翻）專在節儉求贍之道莫此為貴耳　議者又以為銅轉難得欲鑄二銖錢竣曰議者以為官藏空虛宜更改鑄天下銅少宜減錢式以救交弊（官藏空虛無錢以贍用而天下銅少又無以鑄錢是以議者欲改鑄小錢以救之少詩沼翻）賑國舒民（舒寬也又緩也賑資也賑津忍翻）愚以為不然今鑄二銖恣行新細於官無解於乏而民間姦巧大興天下之貨將糜碎至盡空嚴立禁而利深難絕不一二年其弊不可復救（言不待一二年而弊甚也復扶又翻）民懲大錢之改兼畏近日新禁市井之間必生紛擾遠利未聞切患猥及富商得志貧民困窘此皆其不可者也乃止（窘渠隕翻）

魏定州刺史高陽許宗之求取不節深澤民馬超謗毀宗之（深澤縣前漢屬涿郡後漢屬安平晉以來屬博陵郡後魏博陵郡屬定州唐以博陵郡為定州深澤縣屬焉）宗之毆殺超（毆烏口翻擊也）恐其家人

大獄上超誣訕朝政(上時掌翻)魏(?)宗曰此必妄也……

朕為天下主何懼於超而有此言(懼路為翻)必宗之懼罪

誣超宗驗果然斬宗之於都閣　金紫光祿大夫顏

延之卒延之子竣貴重凡所資供(供居用翻)延之一無所

受布衣茅屋蕭然如故常乘羸牛笨車(笨部本翻竹車也)

逢竣鹵簿即屏住道側(鹵簿……屏必郢翻)常語竣曰

吾平生不喜見要人(語牛倨翻喜許記翻)今不幸見汝竣起宅

延之謂曰善為之無令後人笑汝拙也延之嘗早詣

竣見賓客盈門竣尚未起延之怒曰汝出糞土之中

升雲霞之上遽驕傲如此其能久乎(物忌盛滿竣之禍其父知之)

竣丁父憂(丁當也郭璞曰丁猶……也)裁踰月起為右將軍丹陽尹

如故竣固辭表十上(上時掌翻)上不許遣中書舍人戴明

寶抱竣登車載之郡舍(……)賜以布衣一襲

絮以綵綸遣主衣就衣諸體(主衣……尚衣……也就衣於體)

大明元年春正月辛亥朔改元大赦　壬戌魏主畋

於崞山(崞山在鴈門崞縣崞古博翻)　戊辰還平城　魏以漁陽王

尉眷為大尉錄尚書事(尉紆勿翻)　二月魏人寇兗州向

無鹽敗東平太守南陽劉胡(無鹽縣自漢以來屬東平郡敗補邁翻)詔

遣太子左衛率薛安都將騎……東陽太守沈法系將

水軍向彭城以禦之(禦魚呂翻率所律翻將即亮翻)並受徐州刺史

申坦節度比至(比必利翻及也)魏兵已去先是羣盜聚任城

荊榛中累世為患謂之任榛(任音壬任城縣漢屬東平郡後漢分為任城國)

(晉宋為郡宋省任城縣屬高平郡)申坦請回軍討之上許之任榛

聞之皆逃散時天旱人馬渴乏無功而還(還從宣翻又如字)

都法系坐白衣領職坦當誅羣臣為請莫能得(為于偽翻)

沈慶之抱坦哭於市曰汝無罪而死我哭汝於市行

當就汝矣有司以聞上乃免之　三月庚申魏主畋

于松山己巳還平城　魏主立其弟新成為陽平王

上自即吉之後(三年之喪除而即吉)奢淫自恣多所興造

丹楊尹顏竣以藩朝舊臣(上為藩王時竣為佐佑晉宋之間……)數懇切

諫諍(諍讀曰爭)無所回避上浸不悅竣自謂才足幹

時恩舊莫比當居中永執朝政而所陳多不納疑上

欲疎之乃求外出以占上意(……)夏六月丁亥詔以竣為

東揚州刺史竣始大懼(為于偽翻)　癸卯魏主如陰山

雍州所統多僑郡縣(雍於用翻)刺史王玄謨上言僑

郡縣無有境土新舊錯亂租……不時請皆土斷(斷丁亂翻)

秋七月辛未詔并雍州三郡十六縣為一郡郡縣流

民不願屬籍(屬籍著土籍也)訛言玄謨欲反時柳元景宗彊

羣從多為雍部二千石（柳元景河東解人宗族僑居于雍部羣從從父兄弟[illegible]），乘聲皆欲討玄謨；玄謨令內外晏然，以解衆惑，馳使啓上，具陳本末（使，疏吏翻）。上知其虛，遣主書吳喜撫慰之（主書，晉、宋以來中書省有主書令史，[illegible]二十二人[illegible]），且報曰：七十老公，反欲何求！君臣之際，足以相保，聊復為笑，伸卿眉頭耳（[illegible]）。玄謨性嚴，未嘗妄笑，故上以此戲之。

八月，己亥，魏主還平城。甲辰，徙司空、南徐州刺史竟陵王誕為南兗州刺史，以太子詹事劉延孫為南徐州刺史。初，高祖遺詔，以京口要地，去建康密邇，自非宗室近親，不得居之。延孫之先雖與高祖同源，而高祖屬彭城，延孫屬莒縣（宋書延孫傳作呂縣[illegible]），從來不序昭穆（[illegible]）。上既命延孫鎮京口，仍詔與延孫合族，使諸王皆序長幼（[illegible]）。

上閨門無禮，不擇親疎、尊卑，流聞民間，無所不至。誕寬而有禮，又誅太子劭、丞相義宣，皆有大功（[illegible]），人心竊向之。誕多聚才力之士，蓄精甲利兵，上由是畏而忌之，不欲誕居中，使出鎮京口；猶嫌其逼，更徙之廣陵（[illegible]）。以延孫腹心之臣，使鎮京口以防之（[illegible]）。

魏主將東巡，冬，十月，詔太宰常英起行宮於遼西黃山（魏收地形志遼西郡肥如縣有黃山）。十二月，丁亥，更以順陽王休範為桂陽王（休範孝建三年封順陽王，更[illegible]）。

二年春，正月，丙午朔，魏設酒禁，釀、酤、飲者皆斬之（[illegible]）；吉凶之會，聽開禁，有程日。魏主以士民多因酒致鬬及議國政，故禁之。增置內外候官，伺察諸曹及州、鎮（[illegible]），或微服雜亂於府寺間，以求百官過失，有司窮治，訊掠取服；百官贓滿二丈者皆斬（[illegible]）。又增律七十九章。乙卯，魏主如廣寧溫泉宮，遂巡平州（[illegible]）；庚午，至黃山宮；二月，丙子，登碣石山，觀滄海；戊寅，南如信都，畋於廣川（[illegible]）。乙酉，以金紫光祿大夫褚湛之為尚書左僕射。丙戌，建平宣簡王宏以疾解尚書令；三月，丁未，卒。丙辰，魏高宗還平城，起太華殿（[illegible]）。是時，給事中郭善明，性傾巧，說帝大起宮室（[illegible]）。中書侍郎高允諫曰：太祖始建都邑，其所營立，必因農隙。況建國已久，永安前殿足以朝會，西堂溫室足以宴息，紫樓足以臨望（[illegible]）；縱有修廣，亦宜馴致，不可倉猝。今計

所營役凡二萬人老弱供餉又當倍之期半年可畢一夫不耕或受之飢況四萬人之勞費可勝道乎(勝音升)此陛下所宜留心也帝納之允好切諫朝廷事有不便允輒求見帝常屏左右以待之(好呼到翻屏必郢翻屏左右者欲其言無不盡)或自朝至暮或達日不出羣臣莫知其所言語或痛切帝所不忍聞命左右扶出然終善遇之時有上事爲激訐者帝省之(上時掌翻訐居謁翻省悉景翻)謂羣臣曰君父一也父有過子何不作書於衆中諫之而於私室屏處諫者(屏必郢翻屏處屏人之處)豈非不欲其父之惡彰於外邪至於事君何獨不然君有得失不能面陳而上表顯諫欲以彰君之短明己之直此豈忠臣所爲乎如高允者乃忠臣也朕有過未嘗不面言至有朕所不堪聞者允皆無所避朕知其過而天下不知可不謂忠乎允所與同徵者游雅等(徵允等見一百二十二卷文帝元嘉八年)皆至大官封侯部下吏至刺史二千石者亦數十百人(部下吏謂中書之吏皆事允在部下者)而允爲郎二十七年不徙官(魏世祖神䴥四年允徵拜中書博士隨著作郎至是年二十五年耳)帝謂羣臣曰汝等雖執弓刀在朕左右徒立耳(言徒能侍立而不能規諫)未嘗有一言規正唯伺朕喜悅之際(伺相吏翻)祈官乞爵今皆無功而至王公允執筆佐我國家數十年爲益不小

不過爲郎汝等不自愧乎乃拜允中書令(上云二十七年不徙官意允拜中書令不在是年)時魏百官無祿允常使諸子樵采以自給司徒陸麗言於帝曰高允雖蒙寵待而家貧妻子不立(立成也置也建也謂不能成立置產業也)帝曰公何不先言今見朕用之乃言其貧乎即日至允第惟草屋數間布被縕袍(孔安國曰縕枲著也謂雜用枲麻以著袍禮記曰縕爲袍鄭康成注曰縕舊絮也又音紆粉翻)廚中鹽菜而已帝歎息賜帛五百匹粟千斛拜長子悅爲長樂太守(樂音洛守手又翻)允固辭不許帝重允常呼爲令公而不名游雅常曰前史稱卓子康劉文饒之爲人(卓茂字子康劉寬字文饒)褊心者或不之信(褊卑緬翻)余與高子游處四十年(處昌呂翻)未嘗見其喜慍之色(慍於問翻)乃知古人爲不誣耳高子內文明而外柔順其言吶吶不能出口(吶如悅翻又奴劣翻吶吶言緩也)昔崔司徒嘗謂余云高生豐才博學一代佳士所乏者矯矯風節耳余亦以爲然及司徒得罪起於纖微詔指臨責司徒聲嘶股栗殆不能言(嘶先稽翻聲破曰嘶)宗欽已下伏地流汗都無人色高子獨敷陳事理申釋是非辭義清辯音韻高亮人主爲之動容聽者無不神聳(事見一百二十五卷文帝元嘉二十七年聳息勇翻)此非所謂矯矯者乎宗愛方用事威振四海嘗召百官於都坐(魏有都坐大官雜之都坐猶唐之朝堂也或曰都坐尚書都堂即唐之政事堂)

（巫祖卧翻）王公已下皆趨庭望拜高子獨升階長揖由此觀之汲長孺可以卧見衛青何抗禮之有（言以高允之拒宗愛觀之則汲黯可以卧見衛青之抗禮未為過也汲黯字長孺抗禮事見十九卷武帝元朔五年）此非所謂風節者乎夫人固不易知（易以豉翻）吾既失之於心推又彰之於外（言既失之於心則又彰之於外）此乃管仲所以致慟於鮑叔也（管仲曰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子也鮑叔卒管仲哭之盡哀知己之哭）乙丑魏東平成王陸俟卒　夏四月甲申立皇子子綏為安陸王　帝不欲權在臣下六月戊寅分吏部尚書置二人（吏部尚書掌選以其權重江左謂之大尚書言其任在諸曹尚書之上也今置二人以分其權）以都官尚書謝莊度支尚書吳郡顧覬之為之（漢置六曹尚書都官曹主水火盜賊事魏晉省宋復置度支尚書後改為民部尚書唐避太宗諱改民部為戶部度支屬戶部選須絹翻）又省五兵尚書（曹魏置五兵尚書晉因之）初晉世散騎常侍選望甚重（騎奇寄翻）與侍中不異其後職任閑散用人漸輕上欲重其選乃用當時名士臨海太守孔覬司徒長史王彧為之（彧於六翻）侍中蔡興宗謂人曰選曹要重常侍閑淡改之以名而不以實雖主意欲為輕重人心豈可變邪既而常侍之選復卑選部之貴不異（言選部之貴如故）覬琳之之孫（孔琳之以忠直事宋武帝）彧謐之兄孫興宗廓之子也（王謐蔡廓事並見前）以方直著（於宋初）裴子野論曰官人之難先王言之尚矣（書皋陶曰在知人禹曰惟帝其難之知人則哲能官人）周禮始於學校（校戶教翻）論之州里告諸六事而後貢之王庭（六事六德六行六藝也）其在漢家州郡積其功能五府舉為掾屬（掾俞絹翻）三公參其得失尚書奏之天子一人之身所閱者衆（閱歷也）故能官得其才鮮有敗事（鮮息淺翻）魏晉易是所失弘多（弘大也）夫厚貌深衷險如谿壑擇言觀行猶懼弗周況今萬品千羣俄折乎一面（行下孟翻下衆行同折之列翻言一見之頃而折其優劣也）庶僚百位專斷於一司（斷丁亂翻一司謂選部）於是囂風遂行不可抑止（囂五刀翻）干進務得兼加諂瀆（易大傳曰君子上交不諂下交不瀆）無復廉恥之風謹厚之操官邪國敗（左傳曰國家之敗由官邪也）不可紀綱假使龍作納言（書舜命龍作納言）舜居南面而治致平章（書曰平章百姓注云百姓昭明）不可必也況後之官人者哉孝武雖分曹為兩不能反之於周漢朝三暮四其庸愈乎（莊子曰狙公賦芧曰朝三而暮四衆狙皆怒曰然則朝四而暮三衆狙皆喜名實未虧而喜怒為用）丙申魏主畋于崧山庚午如河西　南彭城民高闍（南彭城晉置僑郡闍視遮翻）沙門曇標以妖妄相扇（曇徒含翻扇式戰翻）與殿中將軍苗允等謀作亂立闍為帝事覺甲辰伏誅死者數千人於是下詔沙汰諸沙門設諸科

於其誅坐。自非戒行精苦，並使還俗。行，下孟翻。而諸尼多出入宮掖，此制竟不能行。中書令王僧達幼聰警能文，而跌蕩不拘，跌，徒結翻。蕩，徒浪翻。不拘，言其不可拘以常檢也。帝初踐阼，擢為僕射，居顏、劉之右，顏竣、劉延孫，帝之腹心也。自負才地，地謂門地。謂當時莫及，一二年間即望宰相。既而遷護軍，怏怏不得志，怏，於兩翻。累啟求出。上不悅，由是稍稍下遷，五歲七徙，七徙，言七遷也。再被彈削。僧達既恥且怨，所上表奏辭旨抑揚，又好非議朝政，上，時掌翻。好，呼到翻。朝，直遙翻。上已積憤怒。路太后兄子嘗詣僧達，趨升其榻，僧達令舁棄之。路太后兄…舁，音余，又羊諸翻。…

詣，五計翻。…僧達，小人…於路…以殺其身…太后大怒，固邀上令必殺僧達。會高闍反，上因誣僧達與闍通謀，八月，丙戌，收付廷尉，賜死。沈約論曰：夫君子、小人，類物之通稱，稱，尺證翻。蹈道則為君子，違之則為小人。是以太公起屠釣為周師，太公屠牛於朝歌，釣於渭濱，周文王迎以為師。傅說去板築為殷相，相，息亮翻。傅說築於傅巖之野，殷高宗求以為相。明敭幽仄，書曰：明明揚側陋。敭與揚同。唯才是與。逮于二漢，茲道未革；胡廣累世農夫，致位公相；黃憲牛醫之子，名重京師：非若晚代分為二途也。魏武始立九品，蓋以論人才優劣，詳見八十一卷晉武帝太康五年。非謂世族高卑。而都正

俗士，隨時俯仰，憑藉世資，用相陵駕，都正，州中正也。因此相沿，遂為成法。周、漢之道，以智役愚；魏、晉以來，以貴役賤；士庶之科，較然有辨矣。裴子野論曰：古者德義可尊，無擇負販；苟非其人，何取世族！名公子孫，還齊布衣之伍；士庶雖分，本無華素之隔。華，榮也，貴也。故榮貴之族謂之華宗，其子弟謂之華胄；素，白也，故白屋謂之素門，寒士謂之素士。自晉以來，其流稍改，草澤之士，猶顯清塗；降及季年，專限閥閱。史記：明其等曰閥，積其功曰閱。左傳：在左曰閥，在右曰閱。自是三公之子，傲九棘之家；周禮：外朝之法，左九棘，孤卿大夫位焉；右九棘，公侯伯子男位焉。黃散之孫，蔑令長之室；黃散，謂黃門侍郎、散騎常侍也。長，知兩翻。轉相驕矜，互

爭銖兩，唯論門戶，不問賢能。以謝靈運、王僧達之才華輕躁，使其生自寒宗，猶將覆折；折，而設翻。重以怙其庇廕，召禍宜哉。重，直用翻。九月，乙巳，魏主還平城。自河西還。冬，十月，甲戌，魏主北巡，欲伐柔然，至陰山，會雨雪，魏主欲還，太尉尉眷曰：今動大眾以威北狄，去都不遠而車駕遽還，虜必疑我有內難。尉，紆勿翻。難，乃旦翻。將士雖寒，不可不進。魏主從之。辛卯，軍于車崘山。崘，盧昆翻。北史作車輪山。魏收志：秀容郡敷城縣有車輪泉神。積射將軍殷孝祖築兩城於清水之東，文帝元嘉九年置積射、積弩等將軍。沈約曰：晉置。太康十…江置。魏鎮西將軍封敕文攻之，清口戍主振威將

篡傳乾愛拒破之孝祖羨之曾孫也殷羨殷浩之父上遣虎賁主龐孟虯救清口虎賁主主虎賁士賁音奔考異曰宋顏師伯傳云魏遣清水公捨賁救寸寇清口世祖遣孟虯及殷孝祖赴討魏本紀孝祖脩兩城於清水東詔封敕文擊之今從之青冀二州刺史顏師伯遣中兵參軍苟思達助之敗魏兵於沙溝按此清口非清水入淮之口乃泗水與汶水合之口水經泗水東北過壽張縣西安民亭南汶水從東北來注之注云戴延之所謂清口也濟水又北過須昌縣城臨邑靈縣又東北與中川水合注云中川水與賓溪水合而北流還臺將敗城東又北流入濟俗謂之沙溝水敗補邁翻師伯竣之族兄也上遣司空參軍卜天生將兵會傅乾愛及中兵參軍江方興共擊魏兵屢破之江方興蓋司空中兵參軍將即亮翻下同斬魏將窟瓌等數人窟苦骨翻瓌姑回翻十一月魏征西將軍皮豹子等將三萬騎助封敕文寇青州顏師伯禦之輔國將軍焦度刺豹子墜馬獲其鎧矟具裝手殺數十人度本南安氐也刺七亦翻鎧苦亥翻矟色角翻魏主自將騎十萬車十五萬兩擊柔然度大漠旌旗千里柔然處羅可汗遠遁其別部烏朱駕頹等帥數千落降于魏騎奇寄翻兩音亮可從刊入聲汗音寒帥讀曰率降戶江翻魏主刻石紀功而還還從宣翻初上在江州山陰戴法興戴明寶蔡閑為典籤及即位皆以為南臺侍御史兼中書通事舍人御史臺謂之南臺晉初置中書舍人通事各一人江左合舍人通事謂之通事舍人掌呈奏案又掌詔命是歲三典籤並以初舉兵預密謀賜爵縣

男閑已卒追賜之時上親覽朝政朝直遙翻不任大臣而腹心耳目不得無所委寄灋興頗知古今素見親待魯郡巢尚之人士之末涉獵文史為上所知亦以為中書通事舍人凡選授誅賞大處分處昌呂翻分扶問翻下定分同上皆與灋興尚之參懷宋齊之閒凡參央機務率皆謂之參懷內外雜事多委明寶三人權重當時而灋興明寶大納貨賄凡所薦達言無不行天下輻湊門外成市家產並累千金吏部尚書顏覬之獨不降意於灋興等蔡興宗與覬之善嫌其風節太峻覬之曰辛毗有言孫劉不過使吾不為三公耳魏明帝時劉放孫資用事時賢大臣莫不交好而辛毗不與往來毗子敞諫曰劉孫用事眾皆影附大人宜少降意不然必有謗言毗正色曰吾之立身自有本末就與孫劉不平不過不為三公大丈夫欲為公而毀其高節邪毗音賓覬之常以為人稟命有定分分扶問翻非智力可移唯應恭己守道而闇者不達妄意僥倖僥堅堯翻徒虧雅道無關得喪喪息浪翻乃以其意命弟子原著定命論以釋之原南史作愿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二十八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二十九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充集賢殿修撰判西京留司御史臺提舉嵩山崇福宮上柱國河內郡開國侯食邑一千八百戶食實封肆伯戶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

勑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宋紀十一 起屠維大淵獻盡玄黓執徐凡六年

世祖孝武皇帝下

大明三年春正月己巳朔兗州兵與魏皮豹子戰于高平兗州兵不利 己丑以驃騎將軍柳元景為尚書令 驃匹妙翻騎奇寄翻 右僕射劉遵考為領軍將軍 己酉魏河南公伊馛卒 馛蒲撥翻卒子恤翻 三月乙卯以揚州六郡為王畿 六郡丹楊淮南宣城吳郡吳興義興也 更以東揚州為揚州徙治會稽 置東揚州見上卷孝建元年會工外翻 猶以星變故也 星變見上卷孝建二年 三月庚寅以義興太守垣閬為兗州刺史閬遵之子也 垣遵即垣苗也武帝西征長安使遵守洛當城撫接河濟之會投人謂之垣苗城守式又翻 夏四月乙巳魏主立其弟子推為京兆王

竟陵王誕知上意忌之亦潛為之備因魏人入寇修城浚隍聚糧治仗 治直之翻 誕記室參軍江智淵知誕有異志請假先還建康 假古訝翻假休假也 上以為中書侍郎智淵夷之弟子也 江夷江湛之父夷之弟曰恒安 少有操行 少詩照翻操七到翻行下孟翻 沈懷文每稱之曰人所應有盡有人所應無盡無者其唯江智淵乎 是時道路皆云誕反會吳郡民劉成上書稱息道龍昔事誕 息子 見誕在石頭城修乘輿法物習唱警蹕 時誕為揚州刺史一心奉上無異事成考異曰詠苦之翻東讙苦暫翻宋略作道龍今從宋書 道龍憂懼私與伴侶言之誕殺道龍 又豫章民陳談之上書稱弟詠之在誕左右見誕書陛下年紀姓諱往巫鄭師憐家祝詛 祝職救翻詛莊助翻 詠之密以啟聞誕誣詠之乘酒罵詈殺之 劉前漢蓋寬饒之說皆為所殺告以報子弟之讎耳言其智力 上乃令有司奏誕罪惡請收付廷尉治罪 治直之翻 乙卯詔貶誕爵為

侯遣之國詔書未下 下遐嫁翻 先以羽林禁兵配兗州刺史垣閬使以之鎮為名與給事中戴明寶襲誕閬至廣陵誕未悟也明寶夜報誕典籤蔣成使明晨開門為內應成以告府舍人許宗之 宗之竟陵王府舍人也 宗之入告誕誕驚起呼左右及素所畜養數百人 畜許六翻 執蔣成勒兵自衛天將曉明寶與閬帥精兵數百人猝至而門不開誕已列兵登陴 陴頻彌翻帥讀曰率 自在門上斬蔣成赦作徒繫囚 作徒謂罪人被罰作者 開門擊閬殺之 考異曰宋略云 明寶從間道逃還 間古莧翻 詔內外纂亥殺閬按本紀乙卯貶誕爵今從之乙亥按長曆是月戊戌朔無乙亥蓋己亥也 以始興公沈慶

之為車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南兗州刺史將兵討誕（騎奇寄翻驍堅堯翻下同）甲子上親總禁兵頓宣武堂司州刺史劉季之誕故將也（誕為會稽季之為參軍及起兵討元凶以季之為將）素與都督宗慤有隙（宗慤為豫州兼督司州）聞誕反恐為慤所害委官閒道自歸朝廷至盱眙盱眙太守鄭瑗疑季之與誕同謀邀殺之（盱眙音吁怡）沈慶之至歐陽（水經注曰吳城邗溝通江淮晉永和中江都水斷其水上承歐陽引江入埭六十里至廣陵城余謂此地即今之真州閘也）誕遣慶之宗人沈道愍齎書說慶之餉以玉環刀慶之遣道愍反數以罪惡誕焚郭邑驅居民悉使入城閉門自守（說輸芮翻數所具翻守手又翻）分遣書檄邀結遠近時山

陽內史梁曠家在廣陵誕執其妻子遣使邀曠曠斬使拒之（使疏吏翻）誕怒滅其家誕奉表投之城外曰陛下信用讒言遂令無名小人來相掩襲不任枉酷（任音壬）即加誅翦雀鼠貪生仰違詔敕今親勒部曲鎮扞徐兗先經何福同生皇家（誕於帝同氣故云然也）今有何愆便成胡越陵鋒蹈戈萬沒豈顧（萬沒猶言萬死也）遲速之期要在旦夕又曰陛下宮帷之醜豈可三緘（家語孔子觀周入后稷之廟有金人三緘其口而銘其背曰古之慎言人也）上大怒凡誕左右腹心同籍朞親在建康者並誅之（同籍者同宗屬之籍者朞親謂朞喪之親也）死者以千數或有家人已死方自城內出奔者慶之至城

下誕登樓謂之曰沈公垂白之年（白髮下垂故曰垂白）何苦來此慶之曰朝廷以君狂愚不足勞少壯故耳（少詩照翻）上慮誕奔魏使慶之斷其走路（斷音短）慶之移營白土去城十八里又進軍新亭（此新亭在廣陵城北非建康之新亭也）豫州刺史宗慤徐州刺史劉道隆並帥眾來會（帥讀曰率）兗州刺史沈僧明（慶之兄子也）亦遣兵助慶之先是誕誑其眾云宗慤助我慤至繞城躍馬呼曰我宗慤也（慤克角翻呼火故翻躍居況翻）誕見眾軍大集欲棄城北走留中兵參軍申靈賜守廣陵自將步騎數百人（將即亮翻騎奇寄翻）親信並自隨聲云出戰邪趣海陵道（晉安帝分廣陵立海陵郡今泰州也誕自廣陵北門聲言出戰邪而趣東海陵之路趣七喻翻）慶之遣龍驤將軍武念追

之（驤思將翻）誕行十餘里眾皆不欲去互請誕還城誕曰我還易耳卿能為我盡力乎眾皆許諾誕乃復還（易以豉翻為于偽翻復扶又翻）築壇歃血以誓眾（歃色洽翻）凡府州文武皆加秩（府司空竟陵王府州南兗州）以主簿劉琨之為中兵參軍琨之遵考之子也（劉遵考時在朝為尚書左僕射）辭曰忠孝不得並琨之老父在不敢承命誕因之十餘日終不受乃殺之右衛將軍垣護之虎賁中郎將殷孝祖等擊魏還至廣陵上並使受慶之節度（賁音奔）慶之進營逼廣陵城誕餉慶之食提挈者百餘人出自北門慶之不開視悉焚之誕於城上授函表（授南史作投當從之）請慶之為送慶

之曰我受詔討賊不得爲汝送表汝必欲歸死朝廷自應開門遣使吾爲汝護送（慶之爲此以帝猜忌欲開門受之也慶之峻絕之蓋亦自爲謀耳爲于僞翻）東揚州刺史顏竣遭母憂送喪還都上恩待猶厚竣時對親舊有怨言（竣七倫翻）或語及朝廷得失會王僧達得罪（僧達死見上卷上年）疑竣譖之將死具陳竣前後怨望誹謗之語上乃使御史中丞庾徽之劾奏免竣官（鄭玄曰御史之名周官有之蓋掌贊書而授法令秩卑任重戰國時秦趙澠池之會各命御史書事又淳于髡謂齊王曰御史在後皆記事之任至秦漢爲糾察之任）竣愈懼上啓陳謝且請生命上益怒詔答曰卿訕訐怨憤已孤本望乃復過煩思慮懼不自全（訐居謁翻復扶又翻下復沈同）豈爲下事上誠節之至邪及竟陵王誕反上遂誣竣與誕通謀五月收竣付廷尉先折其足（折而設翻）然後賜死妻子徙交州至宮亭湖（宮亭湖即彭蠡湖在彭澤縣西）復沈其男口（沈持林翻竣失職怨望固爲可罪而自尋陽東下之時保護之功不可忘也既殺其身又沈其男口孝武帝亦少恩哉）

六月戊申魏主如陰山

上命沈慶之爲三烽於桑里（桑里在廣陵城西南）若克外城舉一烽克內城舉兩烽擒劉誕舉三烽璽書督趣前後相繼（璽斯氏翻趣讀曰促）慶之焚其東門塞塹造攻道立行樓土山并諸攻具（塞悉則翻塹七豔翻爲樓車推進以攻城故曰行樓）值久雨不得攻城上使御史中丞庾徽之奏免慶之官詔勿問以激之自四月至于秋七月雨止城猶未拔上怒命太史擇日將自濟江討誕太宰義恭固諫乃止誕初閉城拒使者（使疏吏翻）記室參軍山陰賀弼固諫誕怒抽刀向之乃止誕遣兵出戰屢敗將佐多踰城出降（將即亮翻降戶江翻下同）或勸弼宜早出弼曰公舉兵向朝廷此事旣不可從荷公厚恩又義無違背（荷下可翻背蒲妹翻）唯當以死明心耳乃飲藥自殺參軍何康之謀開門納官軍不果斬關出降誕爲高樓置康之母於其上暴露之不與食母呼康之數日而死誕以中軍長史濮陽范義爲左司馬（長知兩翻）義母妻子皆在城內或謂義曰事必不振（言誕必不能振起也）子其行乎義曰吾人吏也（人吏言爲人之佐吏）子不可以棄母吏不可以叛君必若何康之而活吾弗爲也沈慶之帥衆攻城身先士卒親犯矢石（帥讀曰率先悉薦翻）乙巳克其外城乘勝而進又克小城誕聞兵入走趨後園（趨七喻翻）隊主沈胤之等追及之擊傷誕墜水引出斬之誕母妻皆自殺（誕母文帝殷脩華妻徐妃）上聞廣陵平出宣陽門敕左右皆呼萬歲侍中蔡興宗陪輦上顧曰卿何獨不呼興宗正色曰陛下今日正應涕泣行誅豈得皆稱萬歲（謂同氣相殘乃天理人倫之變言以義滅親應涕泣而行誅也）上不悅詔貶誕姓留氏廣陵城中士民無大小悉命殺之沈慶

又請自五尺以下全之，其餘男子皆死，女子以為軍賞。猶殺三千餘口。長水校尉宗越臨決，皆先刳腸抉眼，或笞面鞭腹，苦酒灌創，然後斬之。（[illegible]）越對之欣欣，若有所得。（[illegible]）上聚其首於石頭南岸為京觀。（[illegible]）侍中沈懷文諫，不聽。（[illegible]）

初，誕自知將敗，使黃門呂曇濟與左右素所信者將世子景粹匿於民間，謂曰：事若不濟，思相全脫；如其不免，可深埋之。（[illegible]）各分以金寶齎送。既出門，並散走，唯曇濟不去，攜負景粹十餘日，捕得，斬之。臨川內史羊璿坐與誕素善，下獄死。（[illegible]）擢綜曠為後將軍，贈劉琨之給事黃門侍郎。蔡興宗奉旨慰勞廣陵，興宗與范義素善，收斂其尸，送喪歸豫章。（[illegible]）上謂曰：卿何敢故觸王憲？興宗抗言對曰：陛下自殺賊，臣自葬故交，何為不可？上有慚色。（[illegible]）宗越善為營陳，每數萬人止頓，越自騎馬前行，使軍人隨其後，馬止營合，未嘗參差。（[illegible]）

辛未，大赦。（[illegible]）丙子，以丹陽尹劉秀之為尚書右僕射。丙戌，以南兗州刺史沈慶之為司空，刺史如故。

八月，癸亥，魏主如雲中；壬戌，還平城。

九月，壬辰，築上林苑於玄武湖北。（文帝元嘉二十二年，築北隄，立玄武湖於樂游苑北。）

初，晉人築南郊壇於巳位，尚書右丞徐爰以為非禮，詔徙於牛頭山西，（牛頭山在今建康府上元縣南四十里，兩峰如闕。）直宮城之午位。及廢帝即位，以舊地為吉，復還故處。（史終言之。復，扶又翻。）帝又命尚書左丞荀萬秋造五路，依金根車，加羽葆蓋。（[illegible]）

四年（[illegible]）春，正月，甲子朔，魏大赦，改元和平。乙亥，上耕藉田，大赦。己卯，詔祀郊廟，初乘玉路。庚寅，立皇子子勛為晉安王，（[illegible]）子房為尋陽王，子頊為歷陽王，子鸞為襄陽王。魏散騎侍郎馮闡來聘。（散，悉亶翻；騎，奇寄翻。）

二月，魏衛將軍樂安王良討河西叛胡。（[illegible]）

三月，魏人寇北陰平，朱提太守楊歸子擊破之。（[illegible]）

臣一寄當為朱提。今按魏收地形志，武都郡有孔堤。丁未孔堤，武都建威縣有孔堤，即此孔堤也。又孔縣入馬孔崩勢入蓋據孔堤平之。孔堤隊平太守楊歸子於破也。當從宋紀。宋楊，都在南中時歸寧太

西郊，皇太后觀禮。（二字一作……）夏四月，魏太后常氏殂（本保母，尊為太后）。五月癸丑，魏葬昭太后於鳴雞山（太后見一百二十七卷文帝元嘉二十七年。鳴雞山，史記趙世家：襄子姊代王夫人，襄子既殺代王，此曰代已亡矣，吾將安歸，遂磨笄自殺，代人憐之，所死之地名為磨笄山。括地志：磨笄山在廣寧縣有鳴雞山。本名磨笄山）。丙戌，尚書左僕射褚湛之卒。吐谷渾王拾寅兩受宋、魏爵命（……），居止出入擬於王者，魏人忿之。

定陽侯曹安表言：「拾寅今保白蘭，若分軍出其左右，拾寅必走保南山；不過十日，人畜乏食，可一舉而定。」六月甲午，魏遣征西大將軍陽平王新成等督統萬、高平諸軍出南道，南郡公中山李惠等督涼州諸軍出北道，以擊吐谷渾。魏崔浩之誅也（見一百二十五卷文帝元嘉二十七年），史官遂廢，至是復置（復，扶又翻）。秋七月壬午，河西叛胡詣長安首罪（樂安王良兵威臨之，故首罪。首，式又翻）。魏遣使者安慰之。甲戌，開府儀同三司何尚之卒。魏主如河西。魏軍至西平（西平，漢落都之地，禿髮都樂都……）。吐谷渾王拾寅走保南山。九月，魏軍濟河追之，

會疾疫，引還，獲雜畜三十餘萬（畜，許又翻）。庚午，魏主還平城。丁亥，徙襄陽王子鸞為新安王。冬十月庚寅，詔沈慶之討緣江蠻。前廬陵內史周朗言事切直（見一百二十七卷文帝元嘉三十年），上銜之，使有司奏朗居母喪不如禮，傳送寧州（寧，又……），於道殺之。朗之行也，侍中蔡興宗方在直，請與朗別，坐白衣領職（先義別周朗，犯時主之怒，不……素行有以……人也。興宗立朝……暴之朝……）。十一月，魏散騎常侍盧度世等來聘（度，……翻）。是歲，上徵青、冀二州刺史顏師伯為侍中。師伯以諂佞被親任（被，皮義翻），羣臣莫及，多納貨賄，家累千金。上嘗與之摴蒲，上擲得雉，自謂必勝；師伯次擲，得盧，上失色（摴蒲有名……黑犢有雉，……盧者……）。師伯遽斂子曰：「幾作盧。」（五木之……亦……）是日，師伯一輸百萬。柔然攻高昌，殺沮渠安周，滅沮渠氏（文帝元嘉十六年魏克涼州，沮渠無諱與弟安周保據高昌，今為柔然所滅。沮，子余翻），以闞伯周為高昌王。高昌稱王自此始。

五年春正月戊午朔，朝賀（朝，直遙翻），雪落太宰義恭衣，有六出。義恭奏以為瑞，上悅。義恭以上猜暴，懼不自容，每卑辭遜色，曲意祇奉，由是終上之世，得免於禍。二月辛卯，魏主如中山；丙午，至鄴；遂如信都。三月，遣使如魏（使，疏吏翻）。魏主發并、肆州民五千人治河西

據道 魏道武天賜二年分并州北境置九原鎮太武真君七年罷肆州宋白曰三州志云漢末大亂匈奴侵邊自定襄已西盡雲中鴈門之間遂空曹公集荒郡之戶聚之九原以立者興郡五原等縣即害郡州定襄縣之地後魏書太平二年置肆州害理秀容城秀容縣州治即漢汾陽縣分原縣也治直之翻 辛巳，還平城。

夏四月癸巳，更以西陽王子尚為豫章王。庚子，詔經始明堂，直作大殿於丙巳之地，制如太廟，唯十有二間為異。

雍州刺史海陵王休茂，年十七， 雍於用翻 司馬新野庾深之行府事。休茂性急，欲自專處決， 處昌呂翻 深之及主帥每禁之， 主帥典籤也又齋內亦有主帥帥所類翻 常懷忿恨。左右張伯超有寵，多罪過，主帥屢責之。伯超懼，說休茂曰： 說輸芮翻 「主帥密疏官過失，欲以啟聞，如此恐無好。」 時俗云斷語此好如字得好猶今人言無好惡言殺得果也 休茂曰：「為之柰何？」伯超曰：「惟有殺行事及主帥， 行事謂庾深之江左率謂長史司馬行府州事者為行事 舉兵自衛。此去都數千里， 雍州治襄陽去建康水行四千餘里 縱大事不成，不失入虜中為王。」休茂從之。丙午夜，休茂與伯超等帥夾轂隊， 宋諸王有夾轂隊蓋左右親兵也直則夾車轂為隊帥讀曰率下同 殺典籤楊慶於城中，出金城，殺深之及典籤戴雙，徵集兵眾，建牙馳檄，使佐吏上己為車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加黃鉞。 凡府州僚屬皆謂之佐吏上時掌翻將即亮翻騎奇寄翻 侍讀博士荀詵諫， 侍讀博士七王紹若也詵疏臻翻 休茂殺之。伯超專任軍政，生殺在己。休茂左右曹萬期挺身斫休茂，不克而死。休茂出城行營， 行下孟翻遐行也 諮議參軍沈暢之等帥眾閉門拒之。休茂馳還，不得入。義成太守薛繼考為休茂盡力攻城， 為于偽翻義成太守治襄陽注詳見前 克之，斬暢之及同謀數十人。其日，參軍尹玄慶復起兵攻休茂，生擒，斬之，母妻皆自殺， 復扶又翻休茂文帝子蔡美人 同黨伏誅。城中擾亂，莫相統攝。中兵參軍劉恭之，秀之之弟也， 劉秀之孝建元年不附義宣與為右僕射 眾共推行府州事。繼考以兵脅恭之，使作啟事，言繼考立義，自乘驛還都。上以為北中郎諮議參軍，賜爵冠軍侯； 冠古玩翻 事尋泄，伏誅。以玄慶為射聲校尉。 校戶教翻

上自即位以來，抑黜諸弟，既克廣陵，欲更峻其科。沈懷文曰：「漢明不使其子比光武之子，前史以為美談。 見四十五卷漢明帝永平十五年 陛下既明管、蔡之誅，願崇唐、衛之寄。」 周成王誅管叔放蔡叔封叔虞於唐封康叔於衛以藩屏周室 及襄陽平，太宰義恭探知上指，請裁抑諸王，不使任邊州，及悉輸器甲，禁絕賓客。沈懷文固諫，以為不可，乃止。

上畋遊無度，嘗出，夜還，敕開門。侍中謝莊居守， 守手又翻 以棨信或虛， 棨音啓傳信也刻木為合符 執不奉旨，須墨敕乃開。 墨敕手敕也 上後因燕飲，從容曰：「卿欲效郅君章邪？」 郅惲字君章事見四十三卷漢光武建武十二年從千容翻 對曰：「臣聞王者祭祀畋遊，出入有節。今陛下晨

往[illegible]歸也 臣恐不逞之徒妄生矯詐，是以伏須神筆乃敢開門耳。魏大旱，詔州郡境內神無大小，悉灑掃致禱，[illegible] 俟豐登各以其秩祭之，於是羣祀之廢者皆復其舊。[illegible]見一百二十四卷文帝元嘉二十七年 秋七月戊寅，魏主立其弟小新成為濟陰王，[illegible] 加征東大將軍，鎮平原；[illegible] 天賜為汝陰王，加征南大將軍，鎮虎牢；[illegible] 萬壽為樂浪王，加征北大將軍，鎮和龍；[illegible] 洛侯為廣平王。壬午，魏主巡山北。八月丁丑，還平城。

戊子，立皇子子仁為永嘉王，子真為始安王。九月甲寅朔，日有食之。沈慶之固讓司空，柳元景固讓開府儀同三司，詔許之，仍命慶之朝會位次司空，俸祿依三司，朝直遙翻下同 考異曰宋略此事在戊戌按長曆是月甲寅朔無戊戌 晉制文官光祿二大夫武官驃騎車騎衛將軍及諸大將軍開府者 元景在從公之上。位從公 從才用翻 慶之目不知書，家素富，產業累萬金，童奴千計，再獻錢千萬，穀萬斛。先有四宅，又有園舍在婁湖，[illegible] 慶之一夕携子孫及中表親戚從婁湖，以四宅輸官。慶之多蓄妓妾，妓渠綺翻 優游無事，

盡意歡娛，非朝賀不出門，車馬率素，從者不過三五人，從才用翻 遇之者不知其為三公也。甲戌，移南豫州治于湖。宋志曰晉江左胡寇強盛豫部殲覆元帝永昌元年以祖約為豫州刺史[illegible]

丁丑，以潯陽王子房為南豫州刺史。閏月戊子，皇太子妃何氏卒，謚曰獻妃。壬寅，更以歷陽王子頊為臨海王。[illegible] 考異曰宋略作[illegible]今從宋書 冬十月甲寅，以南徐州刺史劉延孫為尚書左僕射，右僕射劉秀之為雍州刺史。雍於用翻 乙卯，以新安王子鸞為南徐州刺史。子鸞母殷淑儀寵傾後宮，子鸞愛冠諸子，冠古玩翻 凡為上所眄遇者莫不入子鸞之府[illegible]

及為南徐州，割吳郡以屬之（吳郡自晉氏渡江以來屬揚州，最為近畿）。初，巴陵王休若為北徐州刺史，以山陰張岱為諮議參軍，行府州國事。後臨海王子頊為廣州，豫章王子尚為揚州，晉安王子勛為南兗州，岱歷為三府諮議、三王行事，與典籤、主帥共事，事舉而情不相失。或謂岱曰：「主王既幼，執事多門，而每能緝和公私，云何致此？」岱曰：「古人言：『一心可以事百君。』我為政端平，待物以禮，悔吝之事，無由而及；明闇短長，更是才用之多少耳。」及子勛為南徐州，復以岱為別駕，行事。岱，永之弟也。魏散騎常侍游明根等來聘。明根，雅之從祖弟也。魏廣平王洛侯卒。十二月壬申，以領軍將軍劉遵考為尚書右僕射。甲戌，制民戶歲輸布四匹。是歲，詔士族雜婚者皆補將吏（雜婚，謂與工商雜戶為婚）。士族多避役逃亡，乃嚴為之制，捕得即斬之，往往奔竄湖山為盜賊（[illegible]）。沈懷文諫，不聽。

六年春正月癸未，魏樂浪王萬壽卒（樂，音洛）。辛卯，上初祀五帝於明堂，大赦。丁未，策秀孝于中堂。揚州秀才顧法對策曰：「源清則流潔，神聖則刑全。」（[illegible]）上覽之，惡其諒也（[illegible]），投策於地。二月乙卯，復百官祿（[illegible]）。三月庚寅，立皇子子元為邵陵王。初，侍中沈懷文數以直諫忤旨（[illegible]）。懷文素與顏竣、周朗善（[illegible]），上謂懷文曰：「竣若知我殺之，亦當不敢如此。」懷文嘿然。侍中王彧言次稱竣、朗人才之美，懷文與相酬和（[illegible]）。顏師伯以白上，上益不悅。上嘗出射雉（[illegible]），風雨驟至，懷文與王彧、江智淵約相與諫。會召入雉場，懷文曰：「風雨如此，非聖躬所宜。」彧曰：「懷文所啟，宜從。」智淵未及言，上注弩作色曰：「卿欲效顏竣邪？何以恒知人事？」（[illegible]）又曰：「顏竣小子，恨不先鞭其面！」每上燕集，在坐者皆令沈醉（[illegible]），嘲謔無度（[illegible]）。懷文素不飲酒，又不好戲調，上謂故欲異己。謝莊嘗戒懷文曰：「卿每與人異，亦何可久？」懷文曰：「吾少來如此（[illegible]），豈可一朝而變！非欲異物，性所得耳。」上乃出懷文為晉安王子勛征虜長

[illegible]領廣陵太守[illegible]懷文詣建康朝正事畢遣還以女病求申期[illegible]至是猶未發免官禁錮十年懷文賣宅欲還東[illegible]上聞大怒收付廷尉丁未賜懷文死懷文三子澹淵沖行哭為懷文請命見者傷之[illegible]柳元景欲救懷文言於上曰沈懷文三子塗炭不可見[illegible]願陛下速正其罪[illegible]上竟殺之

夏四月淑儀殷氏卒[illegible]追拜貴妃諡曰宣上痛悼不已精神為之罔罔[illegible]頗廢政事

五月壬寅太宰義恭解領司徒

六月辛酉東昌文穆公劉延孫卒[illegible]

庚午魏主如陰山

魏石樓胡賀略孫反[illegible]長安鎮將陸真討平之[illegible]魏主命真城長蛇鎮[illegible]氐豪仇傉檀反[illegible]真討平之卒城而還[illegible]

秋七月壬寅魏主如河西

乙未立皇子子雲為晉陵王是日卒諡曰孝

初晉庾冰議使沙門敬王者桓玄復述其議[illegible]並不果行至是上使有司奏曰儒法枝派名異條分[illegible]至於崇親嚴上厥猷靡爽唯浮圖為教反經提傳[illegible]拘文蔽道在末彌弱夫佛以謙卑自牧忠虔為道寧有屈膝四輩而簡禮二親[illegible]稽顙耆臘而直體萬乘者哉[illegible]臣等參議以為沙門接見比當盡虔[illegible]禮敬之容依其本俗

九月戊寅制沙門致敬人主及廢帝即位復舊

乙未以尚書右僕射劉遵考為左僕射丹楊尹王僧朗為右僕射僧朗彧之父也

冬十月壬申葬宣貴妃於龍山[illegible]鑿岡通道數十里民不堪役死亡甚眾[illegible]自江南葬埋之盛未之有也又為之別立廟[illegible]

魏負外散騎常侍游明根等來聘

辛巳加尚書令柳元景司空

壬寅魏主還平城[illegible]

南徐州從事史范陽祖沖之[illegible]上言何承天曆疏舛猶多[illegible]

（天學曆一卷文帝元嘉二十年）十四更造新曆（更工孟翻）以為舊濛冬
至日有定處未盈百載輒差二度（載子亥翻）今令冬至日
度歲歲微差將來久用無煩屢改又子為辰首位在
正北虛為北方列宿之中今曆上元日度發自虛一
又日辰之號甲子為先今曆上元歲在甲子又承天
濛日月五星各自有元今濛交會遲疾悉以上元歲
首為始（謂今曆今濛皆祖沖之更造者也曆家分年為下元中元下元上元甲子各六十年凡一百八十年而下元甲子終於上元甲子）上令善曆者難之不能屈會上晏
駕不果施行（行下孟翻）

七年春正月丁亥以尚書右僕射王僧朗為太常衞
將軍顏師伯為尚書僕射上每因宴集使羣臣自相
嘲訐以為樂（嘲陟交翻訐居謁翻謂之以言相譏刺也）吏部郎
江智淵素恬雅漸不會旨（會合也）嘗使智淵以王僧朗
戲其子彧智淵正色曰恐不宜有此戲上怒曰江僧
安癡人癡人自相惜僧安智淵之父也智淵伏席流
涕（古人坐皆席地猶今之坐牀也）由是恩寵大衰
又議殷貴妃諡曰懷上以為不盡美甚銜之它日與
羣臣乘馬至貴妃墓舉鞭指墓前石柱（石柱墓表也）謂智
淵曰此上不容有懷字智淵益懼竟以憂卒（考異曰宋略）

（帝既以讒害智淵智淵不堪以憂卒…宋書）己丑以尚
書令柳元景為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驃匹妙翻騎奇寄翻）
二月甲寅上巡南豫南兗二州丁卯校獵於烏
江（烏江縣始見於晉書屬淮南郡宋白曰晉大康六年於東城界置烏江縣）壬戌大赦甲子如瓜步山壬申還建康　夏四
月甲子詔自非臨軍戰陳並不得專殺其罪應重辟
者皆先上須報（陳讀曰陣辟毗亦翻先上其罪狀待報乃行上時掌翻）五月丙子詔曰自今刺史守宰動
民興軍皆須手詔施行唯邊隅外警及姦釁內發變
起倉猝者不從此例（猝讀曰猝）戊辰以左民尚書蔡興
宗（晉置左民尚書）為左衞將軍袁粲為吏部尚書粲淑之兄
子也（袁淑死於元凶之難）上好狎侮羣臣（好呼到翻）自太宰義恭
以下不免穢辱常呼金紫光祿大夫王玄謨為老傖（江南人呼中州人為傖王玄謨太原人也故呼之為老傖）僕射劉秀之為老
慳顏師伯為齴（齴魚蹇翻齒露也）其餘短長肥瘦皆有稱目
黃門侍郎宗靈秀體肥拜起不便每至集會多所賜
與欲其瞻謝傾踣以為歡笑（踣蒲北翻）又寵一崑崙奴（崑崙奴者其狀似崑崙國人也）令以杖擊羣臣尚書令
柳元景以下皆不能免唯憚蔡興宗方嚴不敢侵媟
（媟私列翻）顏師伯謂儀曹郎王耽之曰（晉置二十三曹郎儀曹其一也）蔡

天下有此光怪法耶

尚書常見眠臥，去人實遠〔辟尼翻〕，恥之，曰：蔡興宗章首在相府，亦以方嚴不狎，武帝宴私之日，未嘗相召。〔興宗父廓也。嘗為豫章太守，故稱之。相府，謂武帝相府時，廓為司徒左長史也。相，息亮翻〕蔡尚書今日可謂能負荷矣〔左傳子產曰：其父析薪，其子不克負荷。荷，下可翻，又如字〕

壬寅，魏主如陰山。六月戊辰，以秦郡太守劉德願為豫州刺史。德願，懷慎之子也。上既葬殷貴妃，數與群臣至其墓〔數，所角翻〕，謂德願曰：卿哭貴妃若悲者，當厚賞。德願應聲慟哭，撫膺擗〔毗亦翻〕踊，涕泗交流〔……自目曰涕，自鼻曰泗〕。上甚悅，故用豫州刺史以賞之。上又令醫術人羊志哭殷貴妃，志亦嗚咽。他日有問志者曰：卿那得此副急淚？志曰：我爾日自哭亡妾耳。〔史言孝武為下所諂弄〕上為人機警勇決，學問博洽，文章華敏，省讀書奏，能七行俱下〔省，悉景翻。行，戶剛翻。言目睹能了七行也〕，又善騎射〔騎，奇寄翻〕，而奢欲無度。自晉氏渡江以來，宮室草創，朝宴所臨，東、西二堂而已。晉孝武末，始作清暑殿。宋興，無所增改。上始大修宮室，土木被錦繡，嬖妾幸臣，賞賜傾府藏〔被，皮義翻。藏，徂浪翻〕。壞高祖所居陰室〔壞，音怪。江左諸帝既崩，以其所居殿為陰室，藏諸御服〕，於其處起玉燭殿，與群臣觀之。牀頭有土障，壁上挂葛燈籠、麻蠅拂〔以葛為燈籠，以麻為蠅拂〕。侍中袁顗因盛稱高祖儉素之德。上不答，獨曰：田舍公得此，已為過矣。〔周公無逸之書曰：否則侮厥父母曰：昔之人無聞知。宋孝武是也〕顗，淑之兄子也。

秋，八月乙丑，立皇子子孟為淮南王，子產為臨賀王。丙寅，魏主畋于河西。九月辛巳，還平城。庚寅，以新安王子鸞兼司徒。丙申，立皇子子嗣為東平王。冬，十月癸亥，以東海王禕為司空。己巳，上校獵姑孰。魏員外散騎常侍游明根等來聘。明根奉使三返，上以其長者，禮之有加〔……〕。十一月癸巳，上習水軍於梁山。十二月丙午，如歷陽。甲寅，大赦。己未，太宰義恭加尚書令。癸亥，上還建康。

八年春正月丁亥，魏主立其弟雲為任城王〔任，音壬〕。戊子，以徐州刺史新安王子鸞領司徒。閏五月壬寅，太宰義恭領太尉。上末年尤貪財利，刺史二千石罷還，必限使獻奉，又以蒱戲取之〔蒱戲，樗蒱之戲也〕，要令罄盡乃止。終日酣飲，少有醒時〔少，詩沼翻〕，常憑几昏睡。或外有奏事，即肅然整容，無復酒態〔復，扶又翻〕。由是內外畏之，莫敢弛惰。庚申，上殂於玉燭殿〔年三十五〕。遺詔：太宰義恭解尚書令，加中書監。以驃騎將軍、南兗州刺史柳元景領尚書令，入居城內〔入居臺城之內也。建康無外城，以六籬門而已。百官第宅皆在臺城之外。驃，匹妙翻。騎，奇寄翻〕。事無巨細，悉關二公；大事與始

以此發喜何年人作

與公沈慶之參決；若有軍旅，悉委慶之；尚書中事，委僕射顏師伯；外監所統，委領軍將軍王玄謨。（義恭不制外監……領軍宜相統攝，若自有別詔。文帝元嘉十八年以殿中將軍始為外監。李延壽曰：伯符為領軍將軍……衆大與人役備劉遵近歸外監……心征帝之言為宋末雙薛專擅發也。）是日，太子即皇帝位，（孝武帝長子也，諱子業，小字法師。）年十六，大赦。吏部尚書蔡興宗親奉璽綬，（璽，斯氏翻。綬，音受。）太子受之，傲惰無戚容。興宗出，告人曰：「昔魯昭不戚，叔孫知其不終。（左傳：魯襄公卒，立昭公。穆叔曰：是人也，居喪而不哀，在慼而有嘉容，是謂不度。不度之人，鮮不為患。比葬三易衰，衰衽如故衰。於是昭公十九年矣，猶有童心，君子是以知其不終也。為子業狂虐明年見弒張本。）家國之禍，其在此乎！」

甲子，詔復以太宰義恭錄尚書事，柳元景加開府儀同三司，領丹楊尹，解南兗州。

六月丁亥，魏主如陰山。

秋七月己亥，以晉安王子勛為江州刺史。（為明年子勛起兵張本。勛，許云翻。）

柔然處羅可汗卒，子予成立，號受羅部真可汗，（魏收曰：受羅部真，魏言惠也。可，從刊入聲；汗，音寒。）改元永康。部帥衆侵魏，（帥，讀曰率。）辛丑，魏北鎮遊軍擊破之。

壬寅，魏主如河西。高車五部相聚祭天，衆至數萬，魏主親往臨視之，高車大喜。

丙午，葬孝武皇帝于景寧陵，（景寧陵在丹陽秣陵縣巖山。）廟號世祖。

庚戌，尊皇太后曰太皇太后，皇后曰皇太后。

乙卯，罷南北二馳道，（世祖大明五年，立南北二馳道，自閶闔門至于朱雀門，又自承明門至于玄武湖。）及孝建以來所改制度，還依元嘉。尚書蔡興宗於都坐慨然謂顏師伯曰：（此都坐，謂尚書八座會坐之所，猶今之都堂也。）「先帝雖非盛德之主，要（一遙翻。）以道始終。三年無改，古典所貴。（論語曰：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今殯宮始撤，山陵未遠，而凡諸制度興造，不論是非，一皆刊削，雖復禪代，亦不至爾。（復，扶又翻，下同。禪，時戰翻。窺，丘隨翻。）天下有識，當以此窺人。」師伯不從。太宰義恭素畏戴灋興、巢尚之等，雖受遺輔政，而引身避事，由是政歸近習。灋興等專制朝權，（[illegible]）威行近遠，詔敕皆出其手；尚書事無大小，咸取決焉，義恭與顏師伯但守空名而已。（義恭錄尚書事，師伯為僕射，而尚書事決於灋興等，是守空名也。）蔡興宗自以職管銓衡，（興宗為吏部尚書。）每至上朝，（上朝，謂朝會之日。朝，直遙翻；下同。）輒為義恭陳登賢進士之意，（為，于偽翻。）又箴規得失，博論朝政。義恭性恇撓，（恇，去王翻，怯也。撓，奴教翻，弱也。）阿順灋興，恆慮失旨，聞（音問。）興宗言，輒戰懼無答。興宗每奏選事，（選，須絹翻。選事，選曹事也。）灋興、尚之等輒點定回換，僅有存者。興宗於朝堂謂義恭、師伯曰：「主上諒闇，（闇，音陰。）不親萬機，而選舉密事，多被刪改，復非公筆，（被，皮義翻。復，扶又翻；下同。）亦不知是何天子意！」數與義恭等爭選事，往復論執，義恭、灋興皆惡之，（數，所角翻。惡，烏路翻。）左遷興宗新昌太守。（吳孫皓建衡三年，分交阯立新興郡；晉武帝太康三年，更名新昌郡，屬交州。沈約志：交州新昌太守。）既而以其人望，復

宁如此兒 母后剖 腹

留之建康 丙辰追立何妃曰獻皇后（何妃大明四年殂）乙丑新安王子鸞解領司徒戴法興等惡王玄謨剛嚴八月丁卯以玄謨為南徐州刺史 王太后疾篤使呼廢帝帝曰病人間多鬼那可往太后怒謂侍者取刀來剖我腹那得生寧馨兒（[illegible]）己丑太后殂 九月辛丑魏主還平城（[illegible]）癸卯以尚書左僕射劉遵考為特進右光祿大夫 乙卯葬文穆皇后于景寧陵（王后從孝武帝謚當作武穆）冬十二月壬辰以王畿諸郡為揚州（大明三年以丹揚等六郡為王畿）以揚州為東揚州（以會稽為揚州亦見三年）癸巳以豫章王子尚為司徒揚州刺史是歲青州移治東陽（青州移治[illegible]上書孝建三年）宋之境內凡有州二十二郡二百七十四縣千二百九十九戶九十四萬有奇（此大較以沈約宋志為據然約作志大較以是年為正是年止二十一州耳沈志所謂二十二州以明帝泰始七年分交廣置越州足之而此時又已省司州故止二十一州也揚州領丹揚吳興淮南宣城義興五郡東揚州領會稽東陽臨海永嘉新安五郡南徐州領南東海南琅邪晉陵吳南蘭陵南東莞淮陵臨淮南彭城南清河南高平南平昌南濟陰南濮陽南泰山濟陽南魯郡十七郡徐州領彭城沛下邳蘭陵東海東莞東安琅邪陽平南陵北濟陰十二郡南兗州領廣陵海陵山陽盱眙秦郡南沛鍾離北沛陽江九郡兗州領泰山高平魯郡東平陽平濟北六郡南豫州領歷陽南譙廬江南汝陰南梁晉熙弋陽安豐南汝南南新蔡東郡南潁南潁川西汝陰南汝陽南陳留南陳左郡邊城左郡光城左郡十九郡豫州領汝南新蔡譙梁陳南頓潁川汝陰汝陽陳留馬頭十一郡江州領尋陽豫章鄱陽臨川廬陵安成南康南新蔡建安晉安十郡青州領齊郡南樂安高密平昌北海東萊太原長廣九郡冀州領廣川平原清河樂陵魏河間頓丘高陽勃海九郡司州領義陽隨陽安陸南汝南[illegible]州領南廣州領南海蒼梧晉康新寧永平鬱林桂林高涼新會東官義安宋康綏建海昌宋熙寧浦晉興樂昌十九郡交州領交趾武平新昌九真九德日南合浦義昌宋平九郡[illegible]外有郡而無縣有縣而無戶口有戶數而無口數亦不能詳也[illegible]）東方諸郡連歲旱饑（東方諸郡謂三吳及浙江東五郡）米一升錢數百建康亦至百餘錢餓死什六七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二十九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三十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充集賢殿修撰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上柱國河內郡開國侯食邑一千八百戶食實封陸伯戶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

勅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宋紀十二 旃蒙大荒落一年

太宗明皇帝上之上 諱彧字休景小字榮期文帝第十一子也

泰始元年春正月乙未朔廢帝改元永光大赦 是歲八月 殺江夏王義恭柳元景顏師伯改元景和明帝殺廢帝改元泰始一年凡三改元 丙申魏大赦

二月丁丑魏主如樓煩宮 樓煩漢縣屬雁門郡魏晉棄之荒外魏收地形志雁門郡原平縣有樓煩城又曰樓煩故城在八州婁煩縣東北余按唐志憲州古樓煩地也

自孝建以來民間盜鑄濫錢 事見一百二十八卷孝武帝孝建二年 商貨不行庚寅更鑄二銖錢 更工衡翻 形式轉細官錢每出民間即模效之而更薄小無輪郭不磨鑢謂之耒子 鑢良倨翻錯也耒盧對翻杜佑通典耒子作來子

三月乙巳魏主還平城

夏五月癸卯魏高宗殂 年二十六曰文成皇帝 初魏世祖經營四方國頗虛耗重以內難 重直用翻難乃旦翻內難謂宗愛殺世祖又弑南安王余 朝野楚楚 楚楚酸痛之貌朝直遙翻 高宗嗣之與時消息 消減也息生長也 靜以鎮之集中外民心復安 復扶又翻 甲辰太子弘即皇帝位 弘文成帝之長子也蕭子顯曰弘字萬民 大赦尊皇后

曰皇太后顯祖 [illegible] 年十二侍中車騎大將軍乙渾專權 渾戶昆翻 矯詔殺尚書楊保年平陽公賈愛仁南陽公張天度于禁中侍中司徒平原王陸麗治疾於代郡溫泉 魏土地記曰代城北九十里有桑乾城城西渡桑乾水去城十里有溫湯療疾有驗治直之翻 乙渾使司衛監穆多侯召之 魏置官有司衛監典宿衛 多侯謂麗曰渾有無君之心今宮車晏駕王德望素重 謂魏高宗之殂也 姦臣所忌宜少淹留以觀之朝廷安靜然後入未晚也 少詩沼翻 麗曰安有聞君父之喪而不赴者乎 立麗有功為而又忠故德望重於一時 即馳赴平城乙渾所為多不法麗數爭之 數所角翻 戊申渾又殺麗及穆多侯多侯壽之弟也 穆壽事魏世祖封宜都王 己酉魏以渾為太尉錄尚書事東安王劉尼為司徒尚書左僕射代人和其奴為司空殿中尚書順陽公郁謀誅乙渾渾殺之 主少國疑權臣擅命濫殺忠良魏之不亡者幸也 壬子魏以淮南王他為鎮西大將軍儀同三司鎮涼州魏開酒禁 魏設酒禁見一百二十八卷孝武孝建二年 壬午加柳元景南豫州刺史加顏師伯丹楊尹 秋七月癸巳魏以太尉乙渾為丞相位居諸王上事無大小皆決於渾 廢帝幼而狷暴 狷吉掾翻 及即位始猶難太后大臣及戴法興等未敢自恣太后既殂 去年太后殂 帝年漸長 長知兩翻 欲有所為法興輒抑制之謂帝曰官

所爲如此欲作營陽邪（營陽王事見一百二十卷文帝元嘉元年廢帝周狂暴戲）（言灋興此言亦逕以取邪）帝稍不能平所幸閹人華願兒賜與無
算（華戶化翻）灋興常加裁減願兒恨之帝使願兒於外察
聽風謠願兒言於帝曰道路皆言宮中有一天子灋
興眞天子官爲贗天子（贗五晏翻考異曰宋書作應天子宋略作贗天子今從宋略（？）書贗爲物也韓愈詩曰居然見贗賈書贗或作𧹞今從宋略）且官居深宮與人物不
接灋興與太宰顏柳共爲一體（義恭錄尚書事顏師伯爲尚書令柳元景爲僕射爲尚書令（？）事皆決焉）往來門客恒有數百（…）內外士
庶莫不畏服灋興是孝武左右久在宮闈今與它人
作一家深恐此坐席非復官有（坐徂臥翻復扶又翻又如字）帝遂
發詔免灋興（免其所居官也）遣還田里仍徙遠郡八月辛
酉賜灋興死解巢尚之舍人（巢尚之自孝武時爲中書通事舍人）員外
散騎侍郎東海奚顯度（奚胡雞翻騎奇寄翻）亦有寵於世祖常
典作役課督苛虐捶扑慘毒（捶止蘂翻扑普卜翻）人皆苦之
帝常戲曰顯度爲百姓患比當除之（比毗至翻）左右因唱
諾即宣旨殺之尚書右僕射領衛尉卿丹楊尹顏師
伯居權日久（孝武大明四年顏師伯自侍中遷尚書僕射居權要）驕奢淫
恣爲衣冠所疾帝欲親朝政（朝直遙翻）庚午以師伯爲尚
書左僕射解卿尹（解衛尉卿及丹楊尹）以吏部尚書王彧爲右
僕射分其權任師伯始懼（彧於六翻）初世祖多猜忌王公

大臣重足屏息（重直龍翻屏必郢翻）莫敢妄相過從（過古禾翻從才用翻）世祖
殂太宰義恭等皆相賀曰今日始免橫死矣（橫戶孟翻）甫
過山陵義恭與柳元景顏師伯等聲樂酣飲不捨晝
夜（酣戶甘翻）帝內不能平既殺戴灋興諸大臣無不震慴
（慴之涉翻）各不自安於是元景師伯密謀廢帝立義恭日
夜聚謀而持疑不能決元景以其謀告沈慶之慶之
與義恭素不厚又師伯常專斷朝事不與慶之參懷（斷丁亂翻朝直遙翻下同孝武遺詔令慶之參決大事見上卷八年）
謂令史曰（令史尚書令史也）
沈公爪牙耳安得預政事慶之恨之乃發其事癸酉
帝自帥羽林兵討義恭殺之并其四子斷絕義恭支
體分裂腸胃挑取眼睛以蜜漬之謂之鬼目粽（[illegible]）別遣使者稱詔召
柳元景以兵隨之（使疏吏翻下同）左右奔告兵刃非常（非常言異於常時也）元景知禍至入辭其母整朝服乘車應召弟車
騎司馬叔仁戎服帥左右壯士欲拒命元景苦禁之
既出巷軍士大至元景下車受戮容色恬然并其八
子六弟及諸姪獲顏師伯於道殺之并其六子又殺
廷尉劉德願改元景和文武進位二等遣使誅湘州
刺史江夏世子伯禽（義恭之世子曰伯禽是以周公自處矣）自是公卿
以下皆被捶曳如奴隸矣（隸卑賤之人有所附屬謂之隸人之下者也）

初，帝在東宮，多過失，世祖欲廢之而立新安王子鸞。侍中袁顗盛稱太子好學，有日新之美，世祖乃止。帝由是德之。既誅羣公，欲引進顗，任以朝政，遷為吏部尚書，與尚書左丞徐爰參知選事；以誅羣公等功，賜爵縣子。徐爰便僻善事人，頗涉書傳，自元嘉初入侍左右，豫參顧問，既長於附會，又飾以典文，故為太祖所任遇。大明之世，委寄尤重，時殿省舊人，多見誅逐，唯爰巧於將迎，始終無迕。廢帝待之益厚，羣臣莫及。帝每出，常與沈慶之及山陰公主同輦，爰亦預焉。

山陰公主，帝姊也，適駙馬都尉何戢。戢，偃之子也。公主尤淫恣，嘗謂帝曰：「妾與陛下，男女雖殊，俱託體先帝。陛下六宮萬數，而妾唯駙馬一人，事太不均！」帝乃為公主置面首左右三十人，進爵會稽長公主，秩同郡王。吏部郎褚淵貌美，公主就帝請以自侍，帝許之。淵侍公主十日，備見逼迫，以死自誓，乃得免。淵，湛之之子也。

帝令太廟別畫祖考之像。帝入廟，指高祖像曰：「渠大英雄，生擒數天子。」指太祖像曰：「渠亦不惡，但末年不免兒斫去頭。」指世祖像曰：「渠大齇鼻，如何不齇？」立召畫工令齇之。

以建安王休仁為雍州刺史，湘東王彧為南豫州刺史，皆留不遣。甲戌，以司徒、揚州刺史、豫章王子尚領尚書令。以始興公沈慶之為侍中、太尉；慶之固辭。徵青、冀二州刺史王玄謨為領軍將軍。

九月，癸巳，帝如湖孰；戊戌，還建康。帝疾子鸞有寵於世祖。辛丑，遣使賜子鸞死，又殺其母弟南海王子師及其母妹，發殷貴妃墓。又欲掘景寧陵，太史以為不利於帝，乃止。初，金紫光祿大夫謝莊為殷貴妃誄曰：「贊軌堯門。」帝以莊比貴妃於鉤弋夫人，欲殺之。或說帝曰：「死者人之所同，一往之苦，不足為困。莊生長富貴，今繫之尚方，使知天下苦劇，然後殺之，未晚也。」帝從之。

徐州刺史義陽王昶，素為世祖所惡，民間每訛言昶當反。是歲，訛言尤甚。廢帝常謂左右曰：「我即大位以

來遂未嘗戒嚴使人邑邑（邑邑不得志也）昶使典籤蘧法生
奉表詣建康求入朝（[illegible]）帝
謂法生曰義陽與太宰謀反我正欲討之今知求還
甚善又屢詰問法生（[illegible]）義陽謀反何故不啓法生
懼逃還彭城帝因此用兵己酉下詔討昶內外戒嚴
帝自將兵渡江（[illegible]）命沈慶之統諸軍前驅法生至
彭城昶即聚兵反移檄統內諸郡（[illegible]）皆不受命
（彭城宋郡[illegible]東安琅邪[illegible]等郡[illegible]）
斬昶使將佐文武悉懷異心昶知事不成棄母妻攜
愛妾夜與數十騎開北門奔魏（[illegible]）昶頗
涉學能屬文（屬之欲翻）魏人重之使尚公主拜侍中征南
將軍駙馬都尉賜爵丹楊王（[illegible]）吏部
尚書袁顗始為帝所寵任俄而失指待遇頓衰使有
司糾奏其罪白衣領職顗懼詭辭求出甲寅以顗督
雍梁諸軍事雍州刺史（雍於用翻）顗舅蔡興宗謂之曰襄
陽星惡何可往（興宗蓋以天道言之）顗曰白刃交前不救流矢
（言白刃交乎前則流矢之來不暇救焉而急故顗出外以求除死後患非所計也）今者之行
唯願生出虎口耳且天道遼遠何必皆驗是時臨海
王子頊為都督荊湘等八州諸軍事荊州刺史朝廷
以興宗為子頊長史南郡太守行荊州事興宗辭不

行顗說興宗曰（說輸芮翻）朝廷形勢人所共見在內大臣
朝不保夕舅今出居陝西為八州行事（[illegible]）顗在襄沔
（[illegible]）
地勝兵強去江陵咫尺水陸流通（[illegible]）
（[illegible]）若朝廷有事可以共立桓文之功豈比受
制凶狂臨不測之禍乎今得閒不去（[illegible]）
（[illegible]）後復求出豈可得邪（復扶又翻）興宗曰吾素門
平進（[illegible]）與主上甚疏未容有
（[illegible]）
患宮省內外人不自保會應有變若內難得弭外釁
未必可量（[illegible]）汝欲在外求全我欲居中
免禍各行其志不亦善乎（[illegible]）顗於是狼狽上
路（[illegible]）猶慮見追行至尋陽喜曰
今始免矣鄧琬為晉安王子勛鎮軍長史尋陽內史
行江州事（子勛以鎮軍將軍為江州刺史琬為長史行事）顗與之款狎
過常每清閒必盡日窮夜顗與琬人地本殊（[illegible]）
（[illegible]名門也鄧琬[illegible]寒族也故云人地本殊）又見者知其有異志矣（為起兵奉子勛張本）
尋復以蔡興宗為吏部尚書（復扶又翻）戊午解嚴
帝因自白下濟江至瓜步（晉宋都建康新亭白下皆軍要地新亭在西白下[illegible]）

（……今之龍灣也。故白下城，合白石壘。……移江寧縣於此，名白下縣。）沈慶之復啟聽民私鑄錢，由是錢貨亂敗，千錢長不盈三寸，大小稱此，謂之鵝眼錢；劣於此者，謂之綖環錢；貫之以縷，入水不沈（沈，持林翻），隨手破碎；市井不復料數（料，音聊，料量也。……），十萬錢不盈一掬（掬，……兩手曰掬），斗米一萬，商貨不行。

冬，十月，丙寅，帝還建康。帝舅東陽太守王藻尚世祖女臨川長公主，公主妒，譖藻於帝；己卯，藻下獄死。（……王太后……弟也。下，戶嫁翻）會稽太守孔靈符所至有政績，以忤犯近臣，近臣譖之；帝遣使鞭殺靈符，并誅其二子。寧朔將軍何邁，瑀之子也，尚帝姑新蔡長公主。帝納公主於後宮，謂之謝貴嬪，詐言公主薨，殺宮婢，送邁第殯葬，行喪禮，拜貴嬪為夫人，加鸞輅龍旂，出警入蹕。邁素豪俠，多養死士，謀因帝出遊廢之，立晉安王子勛。事泄，十一月，壬辰，帝自將兵誅邁。初，沈慶之既發顏、柳之謀，遂自昵於帝，數盡言規諫，帝浸不悅。慶之懼，杜門不接賓客。嘗遣左右范羨至吏部尚書蔡興宗所，興宗使羨謂慶之曰：「公閉門絕客，以避悠悠請託者耳。如興宗，非有求於公者也，何為見拒！」慶之使羨邀興宗。興宗往見慶之，因說之曰：「主上比者所行，人倫道盡；率德改行，無可復望。今所忌憚，唯在於公；百姓喁喁，所瞻賴者，亦在公一人而已。公威名素著，天下所服。今舉朝遑遑，人懷危怖，指麾之日，誰不響應！如猶豫不斷，欲坐觀成敗，豈惟旦夕及禍，四海重責將有所歸！僕蒙眷異常，故敢盡言，願公詳思其計。」慶之曰：「僕誠知今日憂危，不復自保，但盡忠奉國，始終以之，當委任天命耳。加老退私門，兵力頓闕，雖欲為之，事亦無成。」興宗曰：「當今懷謀思奮者，非欲邀功賞富貴，正求脫朝夕之死耳。殿中將帥，唯聽外間消息，若一人唱首，則俯仰可定。況公統戎累朝，舊日部曲，布在宮省，受恩者多；沈攸之輩，皆公家子弟耳，何患不從！且公門徒義附，並三吳勇士，殿中將軍陸攸之，公之鄉人，今入東討賊，大有鎧仗，在青溪未發。公取其器仗以配衣下，使陸攸之

之師以前驅，帥讀曰率下同僕在尚書中，自當帥百僚案前代故事，更簡賢明，以奉社稷，天下之事立定矣。又朝廷諸所施為，民間傳言，公悉豫之；公今不決，當有先公起事者，公亦不免附從之禍。此興宗所謂事有所歸也先悉薦翻閏車駕屢幸貴第，貴第謂特貴之宅第也酣醉淹留；又聞屏左右，屏必郢翻獨入閤內；此萬世一時，不可失也。」慶之曰：「感君至言。然此大事，非僕所能行；事至，固當抱忠以沒耳。」事至猶言若事果至如興宗所言當抱忠以死也青州刺史沈文秀，慶之弟子也，將之鎮，帥部曲出屯白下，亦說慶之曰：說式芮翻「主上狂暴如此，禍亂不久，而一門受其寵任，萬物皆

謂與之同心。盈天地之間萬物人亦物也此萬物謂人且若人愛憎無常，猜忍特甚，若人謂帝不測之禍，進退難免。今因此眾力，圖之易於反掌。易以豉翻機會難值，不可失也。」再三言之，慶之終不從。文秀遂行。沈慶之從君於狂悖門以待及帝誅何邁，量慶之必當入諫，量音良先閉青溪諸橋以絕之。伊霍之事固非常人所能行也良慶之聞之，果往，不得進而還。還從宣翻又如字帝乃使慶之從父兄子直閤將軍攸之賜慶之藥。慶之不肯飲，攸之以被掩殺之。攸之隨慶之討沈攸之有功慶之抑其賞由是恨之故果於殺從才用翻時年八十。慶之子侍中文叔欲亡，恐如太宰義恭被支解，被皮義翻謂其弟中書

郎文季曰：「我能死，爾能報。」中書郎中書侍郎左傳楚平王信費無極之讒殺伍奢無極曰奢之子材若在吳必憂楚國盍以免其父召之仁必來不然將為患王使召之曰來吾免而父棠君尚謂其員曰爾適吳我將歸死吾智不若我能死爾能報伍尚至楚并奢殺之員奔吳以報費入郢鞭平王之墓遂飲慶之之藥而死。弟秘書郎昭明亦自經死。秘書郎通典曰後漢馬融為校書郎詣東觀典校書魏武帝分掌圖書籍為郎中乙丙丁中四人各掌其一宋齊梁尤為美職皆為甲族起家之選居職十日便遷鮮有實才多以貴游之子為之無其才實文季揮刀馳馬而去，追者不敢逼，遂得免。為後沈文季誅攸之報讎張本帝詐言慶之病薨，贈侍中、太尉，謚曰忠武公，葬禮甚厚。領軍將軍王玄謨數流涕諫帝以刑殺過差，數所角翻帝大怒。

玄謨宿將，有威名，王玄謨自元嘉末為將孝建破梁山平義宣之功將即亮翻道路訛言玄謨已見誅。蔡興宗嘗為東陽太守，玄謨典籤包法榮家在東陽，玄謨使法榮至興宗所。興宗謂法榮曰：「領軍殊當憂懼。」法榮曰：「領軍比日殆不復食，夜亦不眠，比日近日也比毗寐翻復扶又翻恆言收已在門，不保俄頃。」收謂帝將遣吏收之也恆戶登翻興宗曰：「領軍憂懼，當為方略，那得坐待禍至！」因使法榮勸玄謨舉事。玄謨使法榮謝曰：「此亦未易可行，易以豉翻期當不泄君言。」右衛將軍劉道隆為帝所寵任，專典禁兵，興宗嘗與之俱從帝夜出，從才用翻道隆過興宗車後，興宗曰：「劉君！比日思一

閑寫（閑寫者謂欲請閑寫其所懷也）道隆解其意（解戶買翻曉也）搯興宗手（搯苦洽翻以爪搯之也）曰蔡公勿多言（廢昏立明非常之謀也蔡興宗建非常之謀既以告沈慶之又以告王玄謨又以謀劉道隆而人不敢泄其言何也昏暴之朝人不自保時日害喪予及汝皆亡蓋人心之所同然也）壬寅立皇后路氏太皇太后弟道慶之女也帝畏忌諸父恐其在外為患皆聚之建康拘於殿內毆捶陵曳無復人理（理謂親親長人之常理發尊悖之倫毆烏口翻捶止蕊翻曳又翻又知字）湘東王彧建安王休仁山陽王休祐皆肥壯帝為竹籠盛而稱之（彧於六翻盛時征翻下同稱尺證翻陵翻稱其輕重也）以彧尤肥謂之豬王謂休仁為殺王休祐為賊王以三王年長尤惡之（長知兩翻惡烏路翻）常錄以自隨不離左右（錄收也拘也離力智翻）東海王禕性凡劣（劣弱也禕吁韋翻）謂之驢王桂陽王休範巴陵王休若年尚少故並得從容（少詩照翻從千容翻）嘗以木槽盛飯并雜食攪之（攪古巧翻）掘地為阬實以泥水裸彧內阬中使以口就槽食之用為歡笑（裸郎果翻）前後欲殺三王以十數休仁多智數每以談笑佞諛說之故得推遷（推移也遷轉也言以談笑使之轉移帝意也或曰推遷延緩之意說讀曰悅）少府劉曚妾孕臨月（孕以證翻將產之月曰臨月考異曰宋書帝紀作少府劉勝建安王休仁傳作廷尉劉曚宋略及南史帝紀皆作少府劉曚休仁傳作廷尉劉曚今從其多者）帝迎入後宮俟其生男欲立為太子彧嘗忤旨帝裸之縛其手足貫之以杖使人擔付太官（忤五

故翻裸郎果翻擔都甘翻荷也）曰今日屠豬休仁笑曰豬未應死帝問其故休仁曰待皇子生殺豬取其肝肺帝怒乃解曰且付廷尉一宿釋之丁未曚妾生子名曰皇子為之大赦（為于偽翻）賜為父後者爵一級帝又以太祖世祖在兄弟數皆第三（太祖高祖第三子世祖太祖第三子）江州刺史晉安王子勛亦第三（子勛世祖第三子）故惡之（惡烏路翻）因何邁之謀使左右朱景雲送藥賜子勛死景雲至湓口停不進子勛典籤謝道邁主帥潘欣之侍書褚靈嗣聞之（諸王有侍讀掌授王經有侍書掌教王書帥所類翻）馳以告長史鄧琬泣涕請計（考異曰子勛傳云景雲遣信使告琬宋略曰便道遇賓欲至爲琬謀道還云云今從南傳）琬曰身南土寒士（鄧琬南昌人起於寒素）蒙先帝殊恩以愛子見託豈得惜門戶百口期當以死報效幼主昏暴社稷危殆雖曰天子事猶獨夫（猶若也似也）今便指帥文武直造京邑（帥讀曰率造七到翻）與羣公卿士廢昏立明耳戊申琬稱子勛教令所部戒嚴子勛戎服出聽事集僚佐使潘欣之口宣旨諭之四座未對錄事參軍陶亮首請效死前驅眾皆奉旨乃以亮為諮議參軍領中兵總統軍事功曹張沈為諮議參軍統作舟艦（沈持林翻艦戶黯翻）南陽太守沈懷寶岷山太守薛常寶（岷山郡漢武帝所開汶山郡也宣帝地節三年併入蜀郡晉復立沈懷寶薛常寶亦常珍之弟為守因名以官稱之守手又翻）彭澤

令陳紹宗等並為將帥（將即亮翻帥所類翻）初帝使荊州錄送前軍長史荊州行事張悅至湓口琬稱子勛命釋其桎梏（桎職日翻梏工沃翻）迎以所乘車以為司馬悅暢之弟也（張暢見一百二十五六卷文帝元嘉二十六七年）琬悅二人共掌內外眾事遣將軍俞伯奇帥五百人斷大雷（帥讀曰率斷丁管翻）禁絕商旅及公私使命遣使上諸郡民丁（遣使詣江州內諸郡籍民丁上之以為兵使疏吏翻上時掌翻）收斂器械旬日之內得甲士五千人出頓大雷於兩岸築壘又以巴東建平二郡太守孫沖之為諮議參軍領中兵與陶亮並統前軍移檄遠近

戊午帝召諸妃主列於前強左右使辱之（[illegible]）南平王鑠妃江氏不從（妃即江湛之妹湛丈減翻）帝怒殺妃三子南平王敬猷廬陵王敬先安南侯敬淵鞭江妃一百先是民間訛言湘中出天子（先悉薦翻）帝將南巡荊湘二州以厭之（厭一涉翻師古曰厭當也）明旦欲先誅湘東王彧然後發初帝既殺諸公恐羣下謀己以直閤將軍宗越譚金童太一沈攸之等有勇力引為爪牙賞賜美人金帛充牣其家（江左以直閤將軍出入省閤總領宿衛物論也）越等久在殿省眾所畏服皆為帝盡力（為于偽翻）帝恃之益無所顧憚恣為不道中外騷然左右宿衛之士皆有異志而畏越等不敢發時三王久幽不知所為湘東王彧主衣會稽阮佃夫內監始與王道隆（江左之制天子及諸王皆有內監內監[illegible]監也齋內自主帥以下皆得監察之會工外翻佃音田）學官令臨淮李道兒（諸王國置學官令一人）與直閤將軍柳光世及帝左右琅邪淳于文祖等謀弒帝帝以立后故假諸王閹人（閹於廉翻）或左右錢藍生亦在中彧密使候帝動止先是帝遊華林園竹林堂（先悉薦翻竹林堂華林園後堂也）使宮人倮相逐（倮郎果翻）一人不從命斬之夜夢在竹林堂有女子罵曰帝悖虐不道（悖蒲對翻）明年不及熟矣帝於宮中求得一人似所夢者斬之又夢所殺者罵曰我已訴上帝矣（[illegible]）於是巫覡言竹林堂（晉安發而獨書此事者以明人不可而天聽明為不可欺也）有鬼是日晡時帝出華林園建安王休仁山陽王休祐會稽公主並從（覡刑狄翻從才用翻）湘東王彧獨在祕書省（祕書省藏圖書之所在禁中）不被召益憂懼（被皮義翻）帝素惡主衣吳興壽寂之見輒切齒（惡烏路翻風俗通壽姓吳王壽夢之後又有大夫壽越）阮佃夫以其謀告寂之及外監典事東陽朱幼（典事）（宋書恩倖傳論曰若徵兵動眾大興人役優劇遠近斷於內監之心譴辭詞訟恣於典事之口抑揚符詔偽非一言死為生請謁成市左實揮金右手判字紙為高價落筆為利）細鎧主南彭城姜產之（晉氏渡江立南彭城郡於晉陵界鎧可亥翻考異曰產或作彥宋書宋略南史皆作產今從之）細鎧將晉陵王敬則（吳分吳郡無錫以西為毗陵郡晉東海王越世子名毗而東海國故食毗陵元帝永嘉五年改為晉陵郡將即亮翻）中書舍人戴明寶

之等聞之皆響應紹豫約勒內外使錢藍生密報休仁休祐時帝欲南巡腹心宗越等並聽出外裝束唯隊主樊僧整防華林閣（防宗華林閤閤門也）柳光世與僧整鄉人（柳氏本河東人僑居襄陽）因密邀之僧整即受命（樊僧整蓋亦河東人也）凡同謀十餘人佃夫慮力少不濟更欲招合（少詩沼翻）壽寂之曰謀廣或泄不煩多人其夕帝悉屏侍衛（屏必郢翻）與羣巫及綵女數百人（綵女猶後漢采女之制）射鬼於竹林堂（射而亦翻下射之同）事畢將奏樂壽寂之抽刀前入姜產之次之淳于文祖等皆隨其後休仁聞行聲甚疾謂休祐曰事作矣相隨奔景陽山（文帝元嘉二十三年起景陽山於華林園）帝

見寂之至引弓射之不中綵女皆迸走帝亦走大呼寂寂者三（中竹仲翻迸北孟翻呼火故翻）寂之追而弒之（年十七）宣令宿衛曰湘東王受太皇太后令除狂主今已平定殿省惶惑未知所為休仁就祕書省見湘東王即稱臣引升西堂登御座召見諸大臣（見賢遍翻）于時事起倉猝王失履跣至西堂猶著烏帽（著陟略翻）坐定休仁呼主衣以白帽代之（江南天子宴居著白紗帽）令備羽儀雖未即位凡事悉稱令書施行宣太皇太后令數廢帝罪惡（數所具翻）命湘東王纂承皇極及明宗越等始入湘東王撫接甚厚廢帝母弟司徒揚州刺史豫章王子尚頑悖有兇

風（悖蒲內翻又蒲沒翻下同）己未湘東王以太皇太后令賜子尚及會稽公主死（會工外翻）建安王休仁等始得出居外舍（外舍外第也）釋謝莊之囚（謝莊以誄殷貴妃被囚事見上）廢帝猶橫尸太醫閤口蔡興宗謂尚書右僕射王彧曰此雖凶悖要是天下之主宜使喪禮粗足若直如此四海必將乘人（言乘此以奉辭伐罪王彧湘東王妃兄也故興宗與之言粗坐五翻）乃葬之秣陵縣南（葬於秣陵縣南郊壇西）初湘東王母沈婕妤早卒（婕妤音接予）（予怡翻）路太后養之王事太后甚謹太后愛王亦篤王既弒廢帝欲慰太后心下令以太后弟子休之為黃門侍郎茂之為中書侍郎論功行賞壽寂之等十四

人皆封縣侯縣子十二月庚申朔以東海王禕為中書監太尉（禕於湘東王兄也禕吁韋翻）進鎮軍將軍江州刺史晉安王子勛為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騎奇寄翻）癸亥以建安王休仁為司徒尚書令揚州刺史以山陽王休祐為荊州刺史桂陽王休範為南徐州刺史　乙丑徙安陸王子綏為江夏王　丙寅湘東王即皇帝位大赦改元（改元泰始至此始改）其廢帝時昏制謬封並皆刊削庚午以右衛將軍劉道隆為中護軍道隆曬於廢帝時無禮於建安太妃（沈氏寵於文帝生休仁）至是建安王休仁求解職明帝乃賜道隆死（書明帝者因前史成文）宗越

譚金童太一等雖爲上所撫接內不自安上亦不欲使居中從容謂之曰(從千容翻)卿等遭罹暴朝(朝直遥翻)勤勞日久應得自養之地兵馬大郡隨卿等所擇越等素已自疑聞之皆相顧失色因謀作亂以告沈攸之攸之以聞上收越等下獄死攸之復入直閤(沈攸之此有平壽陽之功遂納戎翻亟之任下戶故翻計麻翻居方復扶又翻) 辛未徙臨賀王子產爲南平王晉熙王子輿爲廬陵王 壬申以尚書右僕射王景文爲尚書僕射景文即彧也避上名以字行 乙亥追尊沈太妃曰宣太后(即上母沈婕妤也)陵曰崇寧 初豫州刺史山陽王休祐入朝以長史南梁郡太守殷琰行府州事(晉孝武太元中僑立南梁郡於淮南安帝義熙中土斷始有淮南改壽陽爲豫州五代志淮南郡壽春縣舊有南梁郡劉昫曰陽湖) 及休祐徙荊州即以琰爲督豫司二州諸軍事豫州刺史(爲殷琰舉兵附尋陽張本)

有司奏路太后宜即前號移居外宮上不許戊寅尊路太后爲崇憲皇太后居崇憲宮供奉禮儀不異舊日立妃王氏爲皇后后景文之妹也 罷二銖錢禁鵝眼綖環錢(二銖鵝眼綖環並見卷首綖與綖同)餘皆通用 江州佐吏得上所下令書皆喜共造鄧琬曰暴亂既除殿下又開黃閣(造七到翻時加子勛開府儀同三司故云開黃閣)實爲公私大慶琬以晉安王子勛次第居三又以尋陽起事與世祖同符(世祖於兄弟次第三以尋陽起兵事見一百二十七卷文帝元嘉三十年)謂事必有成取令書投地曰殿下當開端門(天子宮門南門曰端門)黃閣是吾徒事耳眾皆駭愕琬更與陶亮等繕治器甲徵兵四方(治直之翻) 袁顗既至襄陽即與諮議參軍劉胡繕修兵械纂集士卒詐稱被太皇太后令使其起兵(顗魚豈翻被皮義翻)即建牙馳檄奉表勸子勛即大位 辛巳更以山陽王休祐爲江州刺史(欲以代子勛更工衡翻)荊州刺史臨海王子頊即留本任(休祐不之荊州留子頊本任以安之)先是廢帝以邵陵王子元爲湘州刺史(先悉薦翻)中兵參軍沈仲玉爲道路行事(未至州使爲道路行事總惟之事一以委之)至鸕頭聞尋陽兵起不敢進琬遣數百人劫迎之令子勛建牙於桑尾(尋陽有落星尾即桑尾)傳檄建康稱孤志遵前典黜幽陟明(子勛自稱曰孤黜幽陟明即廢昏立明) 又謂上矯害明茂(明茂謂明德茂)篡竊大寶干我昭穆(禮父爲昭子爲穆)(親審上矯太皇太后令賜豫章王子尚死也)寡我兄弟(時招擕翻)藐孤同氣猶有十三(孤謂小也孝武帝二十八子時存者子勛子頊子仁子眞子元子孟子嗣子趨子期子綏子嗣子寶又十三人藐妙角翻)(左傳晉獻公以是藐諸孤)聖靈何辜而當之饗(聖靈謂世祖之靈也當之饗不祀也) 郢州刺史安陸王子綏承子勛初檄欲攻廢帝聞廢帝已殞即解甲下標(言切織者以別今此傳建康之檄 標以起兵)既而聞江雍猶治兵(江謂尋陽雍謂襄陽鄧琬袁顗治兵也故下復標兵)

郢府行事荀卞之大懼（郢州居江夏之間懼其來攻以問蹊兵之由）即遣諮議領中兵參軍鄭景玄帥衆馳下并送軍糧（帥讀曰率）荊州行事孔道存奉刺史臨海王子頊會稽將佐奉太守尋陽王子房皆舉兵以應子勛（會工外翻 荊即夷翻）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三十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三十一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充集賢殿修撰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上柱國河內郡開國侯食邑一千八百戶食實封貳伯戶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

勑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宋紀十三（起柔兆敦牂盡一年）

太宗明皇帝上之下

泰始二年春正月己丑朔魏大赦改元天安癸巳徵會稽太守尋陽王子房為撫軍將軍以巴陵王休若代之（去年子房已舉兵應尋陽欲以休若代之會工外翻）甲午中外戒嚴以司徒建安王休仁都督征討諸軍事車騎將軍江州刺史王玄謨副之（使王玄謨忘尋陽之敗因以為江外不復足慮然）休仁軍於南州以沈攸之為尋陽太守將兵屯虎檻（虎檻洲名在鵲州東北江中蕪湖之西南也守式又翻將即亮翻下同）時玄謨未發前鋒凡十軍絡繹繼至每夜各立姓號不相稟受攸之謂諸將曰今衆軍姓號不同若有耕夫漁父夜相呵叱（呵虎何翻）便致駭亂取敗之道也請就一軍取號衆咸從之（此見沈攸之有將略所以能立功）鄧琬稱說符瑞詐稱受路太后璽書（璽斯氏翻 帥讀曰率）帥將佐上尊號於晉安王子勛（上時掌翻 勛許云翻）乙未子勛即皇帝位於尋陽改元義嘉以

安陸王子綏為司徒撫州刺史尋陽王子房臨海王
子頊並加開府儀同三司以鄧琬為尚書右僕射張
悅為吏部尚書袁顗加尚書左僕射顗魚豈翻自餘將佐
及諸州郡除官進爵號各有差丙申以征虜司馬
申令孫為徐州刺史令孫坦之子也元嘉孝建之閒申坦為將
置司州於義陽文帝元嘉末置司州於汝南孝武大明中省廢今復置之領義陽隨陽安
陸南汝南四郡水行至建康二千七百里陸行一千七百里以義陽內史龐孟虯
為司州刺史龐皮江翻虯渠幽翻徐州刺史薛安都冀州刺史
清河崔道固皆舉兵應尋陽上徵兵於青州刺史沈
文秀文秀遣其將劉彌之等將兵赴建康會薛安都
遣使邀文秀文秀更令彌之等應安都濟陰太守申
闡據睢陵應建康將即亮翻使疏吏翻濟子禮翻音雖睢陵縣前漢屬臨淮郡後漢屬下邳郡孝武大明元年度屬濟陰郡於[illegible]屬兗州其民流寓徐土因割地為郡境[illegible]本夏丘縣唐以夏丘為虹縣[illegible]入漢書音貢今音絳杜佑曰睢陵泗州[illegible]下也
安都遣其從子直閤將軍索兒太原太守清河
傅靈越等攻之文帝元嘉十年割濟南太山立太原郡唐齊州長清縣宋太原郡地也[illegible]
從才用翻守手又翻闡令孫之弟也安都將裴祖隆守下邳劉
彌之至下邳更以所領應建康襲擊祖隆祖隆兵敗
與征北參軍垣崇祖奔彭城崇祖護之之從子也垣
之為將者功名於元嘉孝建之閒彌之之族人北海太守懷恭從子善

明皆舉兵以應彌之薛索兒聞之釋睢陵引兵擊彌
之彌之戰敗走保北海申令孫進據淮陽晉安帝義熙中土斷立淮陽郡於下邳角城泗州治宿豫縣古角城也請降於索兒降戶江翻龐孟虯
亦不受命舉兵應尋陽帝召尋陽王長史行會稽郡
事孔覬為太子詹事以平西司馬庾業代之又遣都
水使者孔璪入東慰勞晉官有都水長屬少府[illegible]部水使者掌[illegible]會工外[illegible]璪子皓翻勞力到翻璪說覬以
建康虛弱不如擁五郡以應袁顗說輸芮翻東揚州所統五覬
遂發兵馳檄奉尋陽吳郡太守顧琛吳興太守王曇
生琛丑林翻曇徒含翻義興太守劉延熙晉陵太守袁標皆據
郡應之上又以庾業代延熙為義興業至長塘湖即
與延熙合益州刺史蕭惠開聞晉安王子勛舉兵集
將佐謂之曰湘東太祖之昭晉安世祖之穆其於當
璧並無不可左傳楚共王無冢適有寵子五人無適立焉乃大有事於羣望而祈曰[illegible]於五人使主社稷乃徧以璧見於羣望[illegible]者神所立也[illegible]長入拜康王跨之靈王肘加焉子干子晳皆遠之平王弱抱而入再拜皆厭紐其後[illegible]有楚國昭音韶
但景和雖昏本是世祖之嗣廢帝改元景和不任社稷其次
猶多吾荷世祖之眷當推奉九江任音壬荷下可翻[illegible]
[illegible]

志廬江郡尋陽縣禹貢九江在南皆東合於大江應劭曰江自廬江尋陽分為九尋陽地記曰九江一曰烏江二曰蚌江三曰烏白江四曰嘉靡江五曰畎江六曰原江七曰廩江八曰提江九曰菌江張須元緣江圖云一曰三里江二曰五州江三曰嘉靡江四曰烏土江五曰白蚌江六曰白烏江七曰菌江八曰沙提江九曰廩江參差隨水長短或百里或五十里始於鄂陵終於江口會於桑落洲太康地記曰九江劉歆以為湖漢九水入彭蠡澤也要撰曰據比發流皆謂江水至是分為九道置曾氏謂焦不然曾氏背下文章江遇充江至于東贊東速北會十匯說若謂東雯巳發而素今世賓與英陵把高東西夷陵一曰西[illegible]則巳雙奔事[illegible][illegible]初許禎曰速於行也今江水遇[illegible]突至巳贊而然東北郵行合於彭蠡知經所甬過大江至于事芳矣迎北會于匯也定是觀之九[illegible]不在春湯湖矣分謂[illegible]江者孟令何與也考之前志元木亂[illegible]海水初不叙水邑水禮水能水資水皆合何羨中東入于江所罷凡汀者實菲此平宋合曰江州澤陽穀律實尢江手毁彭蠡嵗繼彭蠡在州東東五十三田也江在州西北二十丙里畏也無闕彭蠡以

東為揚州之域九江以西郎郡州之域潛景武廬山記云柴桑彭蠡之郡古三苗昭德置鹽江地又尋尋陽記云春秋時為吳之西境楚之東境本在大江之此今彭川界古薄城是也秦并天下以北蜀置江置漢屬在[illegible]置後漢為隸章鹽江二郡之境三國之時以地照齊晉漢豈庫高本立郡吳但分尋陽郡武昌晉初尋陽於理江北晶嶠移於此於置尋郡郡晉為九江郡余按秦并天下置九江郡頃羽封野布為九江王郡大漢地理志所謂九江在尋隴縣南次於宋志季陽下於合所水名縣以南往江二漢蜀蜜江吳亡薪有郡尋陽縣蜀為此時尋陽之地在立北晉亂上帝陽郡武郡治於柴桑而尋陽文名湓移於江南晉惠帝置以今郡亭亦旨移江片冷尋陽時入蓋兄等志所界九江在尋陽縣南而學陽又為江今合所達置尋陽為大江若禹貢九九江其地貫鄉考見甚八以要豫為為陵遂以巴陵為南貢之東陽據取會尼庭之以為九江考之前志會悟州有不止九水南鄭諸充水經江謂篇江郡有東陵縱江要青乃陵呼故是言東尚書云江水愚文江至于東陵若也西東忠水積為預弗而今青於山又若水經斗自為口

以下有湖口水加疏江水北[illegible]若水樂水巴水蘄水斷水利水泳皆南流注于江[illegible]至青林水口東可傳合九水之說但不敢以為九江[illegible]至漢已不可悉考而欲彊為九江是以說難矣

乃遣巴郡太守費欣壽將五千人東下於是湘州行事何慧文廣州刺史袁曇遠梁州刺史柳元怙山陽太守程天祚皆附於子勛元怙元景之從兄也

費扶弗翻即見翻曇徒含翻從才用翻

是歲四方貢計皆歸尋陽

貢謂貢方物計謂上計帳

朝廷所保唯丹楊淮南等數郡其間諸縣或應子勛東兵巳至永世

吳分溧陽為永平縣晉武帝太康元年更名永世縣屬丹楊郡宋[illegible]蓋在今安吉州建康內房徙軍三郡界一云宋北[illegible]義興兵垂至延陵則其地又大牙入今常州界[illegible]欲曰此進取曲阿

宮省危懼上集羣臣以謀成敗蔡興宗曰今普天同叛宜鎮之以靜至信待人叛者親戚布在宮省若繩之以法則土崩立至宜明罪不相及之義

父子兄弟罪不相及古義也

物情既定人有戰心六軍精勇器甲犀利以待不習之兵其勢相萬耳願陛下勿憂上善之

蔡興宗豈以方嚴自將蓋時以渾勞自也

建武司馬劉順說豫州刺史殷琰使應尋陽

琰以冉翻

琰以家在建康不許右衛將軍柳光世自省內出奔彭城過壽陽言建康必不能守琰信之且素無部曲為土豪前右軍參軍杜叔寶等所制不得已而從之琰以叔寶為長史內外軍事皆叔寶專之上謂蔡興宗曰[illegible]殷琰已復同逆

緣反頃日人情云何事當濟不不讀曰否興宗曰逆之與順臣無以辨今商旅斷絕米甚豐賤四方雲合而人情更安以東萊依刊本心尋陽起兵名正言順故曰逆之與順臣無以辨商旅斷絕米甚豐賤而首前解之積也以方雲合人情更安者衍文言吉於狂暴而繇繇寬政也天下黎喜新生之心其言豈不信哉以此卜之清蕩可期但臣之所憂更在事後猶羊公言既平之後方當勞聖慮耳羊祜之言見八十卷武帝咸寧四年上曰誠如卿言上知琰附尋陽非本意乃厚撫其家以招之汝南新蔡二郡太守周矜起兵於懸瓠以應建康汝南郡時治懸瓠宋以新蔡郡寄治汝南故周矜領二郡太守袁顗誘矜司馬汝南常珍奇珍奇斬矜丙以珍奇代為太守上使冗從僕射垣榮祖還徐州說薛安都諸垣自宋初居青徐還歸也安都曰今京都無百里地不論攻圍取勝自可拍手笑殺且我不欲負孝武榮祖曰孝武之行足致餘殃今雖天下雷同正是速死無能為也安都不從因留榮祖使為將將即亮翻榮祖崇祖之從父兄也從才用翻兗州刺史殷孝祖之甥司法參軍葛僧韶請徵孝祖入朝宋制州府有司法參軍下當有徵字上遣之時薛索兒屯據津逕僧韶間行朝直遙翻

得至說孝祖曰景和凶狂開闢未有朝野危極假命漏刻主上夷凶翦暴更造天地國亂朝危宜立長君長知兩翻而羣迷相煽構造無端貪利幼弱競懷希望使天道助逆羣凶事申則主幼時艱權柄不一兵難互起豈有自容之地舅少有立功之志若能控濟義勇還奉朝廷非唯匡主靜亂乃可以垂名竹帛孝祖具問朝廷消息僧韶隨方酬譬并陳兵甲精彊主上欲委以前驅之任孝祖即日委妻子於瑕丘瑕丘縣屬魯郡宋為兗州治所帥文武二千人隨僧韶還建康時四方皆附尋陽朝廷唯保丹楊一郡而永世令孔景宣復叛又翻義興兵垂至延陵晉武帝太康二年分曲阿之延陵立延陵縣屬晉陵郡內外憂危咸欲奔散孝祖忽至眾力不少並傖楚壯士江南謂中原人為傖楚人為楚內外傖楚壯士人情大安甲辰進孝祖號撫軍將軍假節都督前鋒諸軍事遣向虎檻齎賚甚厚初上遣東平畢眾敬詣兗州募人至彭城薛安都以利害說之說輸芮翻矯上命以眾敬行兗州事眾敬從之殷孝祖使司馬劉文石守瑕丘眾敬引兵擊殺之安都素與孝祖有隙使眾敬盡殺孝祖諸子州境皆附之為畢眾敬以兗州降魏張本

本唯東平太守申纂據無鹽不從，(為申纂以城拒魏而死張本。無鹽縣自漢晉以來屬東平，後魏省，其地當在唐鄆州界。水經注：濟水逕壽張縣須朐城，乃瀦水西有安民亭，亭北對安民山，東臨汶水，東即無鹽縣界也。杜佑曰：鄆州須昌縣，漢無鹽故城在今縣東，東平國故城在今縣東。) 纂，鍾之曾孫也。(申鍾見九十五卷晉成帝咸和九年。) 丙午，上親總兵出頓中堂。辛亥，以山陽王休祐為豫州刺史，督輔國將軍彭城劉勔、(勔，彌兗翻。) 寧朔將軍廣陵呂安國等諸軍西討殷琰。(考異曰：宋略二月庚申，以休祐都督諸軍討琰，今從帝紀。) 以巴陵王休若督建威將軍吳興沈懷明、尚書張永、輔國將軍蕭道成等諸軍東討孔覬。時將士多東方人，父兄子弟皆已附覬，(覬，音冀。) 上因送軍，普加宣示曰：朕方務德簡刑，使父子兄弟罪不相及，助順同逆者，一以所從為斷。(斷，丁亂翻。) 卿等當深達此懷，勿以親戚為慮也。衆於是大悅。凡叛者親黨在建康者，皆使居職如故。壬子，路太后殂。(考異曰：宋略曰：義嘉之難，太后心幸之，延上飲酒，置毒以進，侍者引上衣，上寤，起，以其卮上壽，是日太后崩，喪事如禮。宋書無之，今不取。) 孔覬遣其將孫曇瓘等軍於晉陵九里，(其地在晉陵西北九里，因以為名。將，即亮翻。壘，力水翻。) 部陳甚盛。(陳，讀曰陣。) 沈懷明至奔牛，所領寡弱，乃築壘自固。張永至曲阿，未知懷明安否，百姓驚擾，永退還延陵，就巴陵王休若。諸將帥咸勸休若退保破岡。其日大寒，風雪甚猛，塘埭決壞，(埭，徒耐翻。[illegible]水門。) 衆

無固心。休若宣令：敢有言退者斬！衆小定，乃築壘息甲。尋得懷明書，賊定未進；軍主劉亮又至，兵力轉盛，人情乃安。亮，懷慎之從孫也。(從，才用翻。) 殿中御史吳喜，以主書事世祖，稍遷河東太守。(晉成帝咸康三年，庾亮鎮武昌，以河東郡人僑戶立河東郡於武陵之孱陵，其地在江陵西北。) 至是，請得精兵三百，致死於東。上假喜建武將軍，簡羽林勇士配之。議者以喜刀筆主者，未嘗為將，不可遣。(將，即亮翻。) 中書舍人巢尚之曰：喜昔隨沈慶之，屢經軍旅，性既勇決，又習戰陳，若能任之，必有成績。諸人紛紛，皆是不別才耳。(別，彼列翻。) 乃遣之。喜先時數奉使東吳，(數，所角翻。使，疏吏翻。) 性寬厚，所至人並懷之，百姓聞吳河東來，皆望風降散，(降，戶江翻。) 故喜所至克捷。永世人徐崇之攻孔璪，宣斬之，喜以崇之領縣事。喜至國山，(國山在陽羨縣界，晉立義興郡，分陽羨置國山縣，屬義興。) 遇東軍，進擊，大破之。自國山進屯吳城。(吳城當在義興縣南，九域志所謂泰伯城是也。) 劉延熙遣其將楊玄等拒戰，喜兵力甚弱，玄等衆盛，喜奮擊斬之，進逼義興。延熙柵斷長橋，保郡自守。(義興，今常州之宜興也，我朝太平興國元年，避太宗御名，改為宜興。長橋在宜興縣南二十步，跨荊溪之上，劉延熙蓋柵斷之以自保。長橋，周處斬蛟之所。) 喜築壘與之相持。庾業於長塘湖口夾岸築城，有衆七千人，與延熙遙相應。

接(度弟度建康與廷熙合見上)沈懷明張永與晉陵軍相持久不決外監朱幼舉司徒參軍督護任農夫驍勇有膽力(任音壬驍堅堯翻)上以四百人配之使助東討農夫自延陵出長塘庾業築城猶未合農夫馳往攻之力戰大破之庾業棄城走義興(延音以淺翻)農夫收其船仗進向義興助吳喜二月己未朔喜渡水攻郡城(之水荊溪)分兵擊諸壘登高指麾若令四面俱進者義興人大懼諸壘皆潰廷熙赴水死遂克義興　魏丞相太原王乙渾專制朝權(朝直遙翻下同)多所誅殺安遠將軍賈秀掌吏曹事渾屢言於秀為其妻求稱公主秀曰公主豈庶姓所宜稱(魏制掌吏曹事即掌選事吏部尚書之職也凡非國之同姓皆謂之庶姓為于偽翻)秀寧取死今日不可取笑後世渾怒罵曰老奴官慳會侍中拓跋丕告渾謀反庚申馮太后收渾誅之秀彝之子(賈彝見一百八卷晉孝武太元二十年)丕烈帝之玄孫也(拓跋翳槐追諡烈皇帝)太后臨朝稱制引中書令高允中書侍郎高閭及賈秀共參大政　沈懷明張永蕭道成等軍於九里西與東軍相持東軍聞殷孝祖死皆震恐上遣積射將軍濟陽江方興御史王道隆至晉陵視東軍形勢(濟子禮翻)孔覬將孫曇瓘程扞宗列五城互相連帶扞宗城猶未固王道隆與諸將謀曰扞宗城猶未立可以

藉手上副聖旨下成衆氣辛酉道隆帥所領急攻拔之(帥讀曰率)斬扞宗首永等因乘勝進擊曇瓘等壬戌曇瓘等兵敗與袁摽俱棄城走遂克晉陵吳喜軍至義鄉(晉惠帝永興元年分吳興之長城立義鄉縣屬義興郡今湖州古吳興也長興縣古長城也在州西北七十里)孔璪屯吳興南亭太守王曇生詣璪計事聞臺軍已近璪大懼墮牀曰懸賞所購唯我而已今不遽走將為人擒遂與曇生奔錢唐(孔璪將命于東乃勸孔覬舉兵故懼而走)(璪子皓翻)喜入吳興任農夫引兵向吳郡顧琛棄郡奔會稽(會工外翻琛丑林翻)上以四郡既平(四郡晉陵義興吳興吳郡也)乃留吳喜使統沈懷明等諸將東擊會稽召張永等北擊彭城江方興等南擊尋陽以吏部尚書蔡興宗為左僕射侍中褚淵為吏部尚書　丁卯吳喜軍至錢唐孔璪王曇生奔浙東喜遣強弩將軍任農夫等引兵向黃山浦(黃山浦今漁浦也漁浦東南即後黃山寶志長寧縣在縣東四十五里管五里黃山曰黃山里在今越州西北四十五里)東軍據岸結寨農夫等擊破之喜自柳浦渡取西陵(柳浦即今浙江亭東跨浦橋之南也劉昫唐書曰隋於餘杭縣置杭州又自餘杭徙治錢唐又移州於柳浦今州治是)又擊斬庾業會稽人大懼將士多奔亡孔覬不能制(將即亮翻覬音冀)戊寅上虞令王晏起兵攻郡覬逃奔嵊山(嵊食證翻按南史覬門生車載覬以小船竄于嵊山)騎從事中郎張綏封府庫以待吳喜(騎奇寄翻)己卯王晏

入城殺綏執尋陽王子房於別署（殺綏蓋遣子房於別署故王僧辯執之）縱兵大掠府庫蕩盡獲孔璆殺之庚辰峽山民縛孔覬送景景謂之曰此筆孔璪所爲無預卿事可作首辭（首式又翻首辭所以首罪）當爲申上（爲于偽翻上時掌翻）覬曰江東處分莫不由身（處昌呂翻分扶問翻）委罪求活便是君輩行意耳景乃斬之（史言孔覬不改節）顧琛王曇生袁標等詣吳喜歸罪（自歸請罪也）喜皆宥之東軍主凡七十六人（一軍之帥）[illegible]臨陳斬十七人其餘皆原宥[illegible]

薛索兒攻申闡父不下使申令孫入睢陵說闡出降索兒并令孫殺之[illegible]

山陽王休祐在歷陽輔國將軍劉勔[illegible]進軍小峴[illegible]殷琰所署南汝陰太守裴季之以合肥來降[illegible]鄧琬性鄙闇貪吝既執大權父子賣官鬻爵使婢僕出市道販賣酣歌博弈日夜不休（酣戶甘翻）大自矜遇賓客到門者歷旬不得前內事悉委褚靈嗣等三人群小橫恣競爲威福於是士民忿怨內外離心[illegible]琬遣孫冲之帥龍驤將軍薛常寶陳紹宗焦度等兵一萬爲前鋒據赭圻[illegible]冲之於道與晉安王子勛書曰[illegible]舟檝已辦器仗亦整三軍踴躍人爭效命便欲沿流挂帆直取白下[illegible]願速遣陶亮衆軍兼行相接分據新亭南州則一麾定矣子勛加冲之左衛將軍以陶亮爲右衛將軍統郢荊湘梁雍五州兵[illegible]合二萬人一時俱下陶亮本無幹略聞建安王休仁自上[illegible]殷孝祖又至不敢進屯軍鵲洲[illegible]

殷孝祖負其誠節[illegible]陵轢諸將[illegible]臺軍有父子兄弟在南者孝祖悉欲推治[illegible]由是人情乖離莫樂爲用[illegible]寧朔將軍沈攸之內撫將士外諧諸帥衆並賴之孝祖每戰常以鼓蓋自隨軍中人相謂殷統軍可謂死將矣[illegible]今與賊交鋒而以羽儀自標顯若善射者十人共射之[illegible]欲不斃得乎三月庚寅衆軍水陸並進攻赭圻陶亮等引兵救之孝祖於陳爲流矢所中死[illegible]軍主范潛帥五百人降於亮[illegible]人情震駭並謂沈攸之宜代孝祖爲統[illegible]時建安王休仁屯虎檻遣寧朔將軍江方興龍驤將軍劉靈遺各將三千人赴赭圻[illegible]攸之以爲孝祖既死賊

有衆勝之心明日若不更攻則示之以弱方興名位相亞必不爲己下（[illegible]故言名位相亞也）軍政不壹致敗之由也乃帥諸軍主詣方興曰今四方並反國家所保無復百里之地唯有殷孝祖爲朝廷所委賴鋒鏑裁交輿尸而反文武喪氣（喪息浪翻）朝野危心事之濟否唯在明旦一戰戰若不捷大事去矣詰朝之事（詰去吉翻朝陟遙翻）諸人或謂吾應統之自卜懦薄幹略不如卿今輒相推爲統但當相與勠力耳方興甚悅許諾攸之既出諸軍主並尤之攸之曰吾本濟國活家豈計此之升降且我能下彼彼必不能下我豈可自措同異也（[illegible]）孫沖之謂陶亮曰孝祖梟將一戰便死天下事定矣不須復戰便當直取京都亮不從（[illegible]）辛卯方興帥諸將進戰（[illegible]）建安王休仁又遣軍主郭季之步兵校尉杜幼文屯騎校尉垣恭祖龍驤將軍濟地頓生京兆段佛榮（[illegible]）等三萬人往會戰自寅及午大破之追北至姥山而還（[illegible]）幼文驥之子也（[illegible]）孫沖之於湖白口築二城（[illegible]）軍主竟陵張興世攻拔之壬辰詔以沈攸之爲輔國將軍假節代殷孝祖督前鋒諸軍事陶亮聞湖白二城不守大懼急召孫沖之還鵲尾留薛常寶等守赭圻先於姥山及諸岡分立營寨亦各散還共保濃湖（濃湖在鵲尾下[illegible]）時軍旅大起國用不足募民上錢穀者賜以荒縣荒郡或五品至三品散官有差（[illegible]）軍中食少（少詩沼翻）建安王休仁撫循將士均其豐儉弔死問傷身自隱卹（[illegible]）故十萬之衆莫有離心鄧琬遣其豫州刺史劉胡帥衆三萬鐵騎二千東屯鵲尾并舊兵凡十餘萬（[illegible]）胡宿將勇健多權略屢有戰功將士畏之（[illegible]）司徒中兵參軍冠軍蔡那（[illegible]）子弟在襄陽胡每戰懸之城外（[illegible]）那進戰不顧吳喜既定三吳帥所領五千人并運資實至于赭圻（史言建康兵勢益盛）薛索兒將馬步萬餘人自睢陵渡淮進逼青冀二州刺史張永營丙申詔南徐州刺史桂陽王休範統北討諸軍事進據廣陵又詔蕭道成將兵救永　戊戌尋陽王子房至建康上宥之貶爵爲松滋侯　庚子魏以隴西王源賀爲太尉上遣寧朔將軍劉懷珍帥龍驤將軍王敬則等步騎

五千助劉勔討壽陽，斬廬江大守劉道蔚。懷珍，善明之從子也。[illegible]

中書舍人戴明寶啓上遣軍主竟陵黃回募兵擊斬尋陽所署馬頭太守王廣元。[illegible]

前奉朝請壽陽鄭黑起兵於淮上以應建康，東扞殷琰，西拒常珍奇。乙巳，以黑為司州刺史。[illegible]

殷琰將劉順、柳倫、皇甫道烈、龐天生[illegible]步八千人東據宛唐。[illegible]

劉勔帥衆軍並進，去順數里立營。[illegible]時琰所遣諸軍並受順節度，而以皇甫道烈土豪、柳倫臺之所遣，順本卑微，唯不使統督二軍。[illegible]勔始至，塹壘未立，順欲擊之，道烈、倫不同，順不能獨進，乃止。勔營既立，不可復攻，因相持守。[illegible]

壬子，斷新錢，專用古錢。[illegible]

沈攸之帥諸軍圍赭圻，薛常寶等糧盡，告劉胡求救。胡以囊盛米，繫流查及船腹，[illegible]陽覆船，[illegible]順風流下以餉之。沈攸之疑其有異，遣人取船及流查，大得囊米。丙辰，劉胡帥步卒一萬，夜斫山開道，以布囊運米餉赭圻。平旦至城下，猶隔小塹，未能入。沈攸之帥諸軍邀之，殊死戰，胡衆大敗，捨糧棄甲，緣山走，斬獲甚衆。胡被創，僅得還營。（被，皮義翻。）常寶等惶懼，夏四月辛酉，開城突圍，走還胡軍。攸之拔赭圻城，斬其寧朔將軍沈懷寶等，納降數千人。陳紹宗單舸奔鵲尾。[illegible]建安王休仁自虎檻進屯赭圻。劉胡等兵猶盛，上欲綏慰人情，遣吏部尚書褚淵至虎檻選用將士。時以軍功除官者衆，板不能供，[illegible]始用黃紙。[illegible]

鄧琬以晉安王子勛之命徵袁顗下尋陽，顗悉雍州之衆馳下。琬以黃門侍郎劉道憲行荊州事，侍中孔道存行雍州事。[illegible]上庸太守柳世隆乘虛襲襄陽，不克。世隆，元景之弟子也。散騎侍郎明僧暠起兵攻沈文秀以應建康。[illegible]壬午，以僧暠為青州刺史。平原、樂安二郡太守王玄默據琅邪，[illegible]清河、廣川二郡太守王玄邈據盤陽城。[illegible]

（[illegible]）高陽勃海二郡太守劉乘民據臨濟城（[illegible]）以應建康文讜玄談之從弟乘民彌之之從子（[illegible]）沈文秀遣軍主解彥士攻北海拔之殺劉彌之乘民從弟伯宗合帥鄉黨復取北海（[illegible]）因引兵向青州所治東陽城（[illegible]）文秀拒之伯宗戰死僧嵩玄邈乘民合兵攻東陽城每戰輒為文秀所破離而復合如此者十餘卒不能克（[illegible]）

（[illegible]）叔寶謂臺軍住歷陽不能遽進及劉勔等至（[illegible]）下寨劉順等始行唯齎一月糧既與勔相持糧盡叔寶發車千五百乘載米餉順自將五千精兵送之（[illegible]）呂安國聞之言於劉勔曰劉順精甲八千我眾不能居半相持既久強弱勢殊更復推遷則無以自立所賴者彼糧行竭我食有餘耳若使叔寶米至非唯難可復圖我亦不能持久今唯有間道襲其米車（[illegible]）出彼不意若能制之當不戰走矣勔以為然以羸弱守營簡精兵千人配安國及龍驤將軍黃回使從間道出順後於橫塘抄之（[illegible]）

（[illegible]）穿

國始行齎二日熟食食盡叔寶不至將士欲還安國曰卿等旦已一食今晚米車不容不至若其不至夜去不晚叔寶果至以米車為函箱陳（[illegible]）叔寶於外為遊軍幢主楊仲懷將五百人居前（[illegible]）安國回等擊斬之及其士卒皆盡叔寶至欲乘勝擊之安國曰彼將自走不假復擊退三十里止宿夜遣騎參候叔寶果棄米車走安國復夜往燒米車驅牛二千餘頭而還（[illegible]）五月丁亥朔夜劉順眾潰走淮西就常珍奇（[illegible]）於是劉勔鼓行進

向壽陽叔寶斂居民及散卒嬰城自守勔與諸軍分營城外山陽王休祐與殷琰書為陳利害（[illegible]）上又遣御史王道隆齎詔宥琰罪勔與琰書并以琰兄瑗子邈書與之琰與叔寶等皆有降意（[illegible]）而眾心不壹復嬰城固守弋陽西山蠻田益之起兵應建康詔以益之為輔國將軍督弋陽蠻事壬辰以輔國將軍沈攸之為雍州刺史（[illegible]）丁未以尚書左僕射王景文為中軍將軍庚戌以寧朔將軍劉乘民為冀州刺史（[illegible]）甲寅葬昭太后於脩寧陵（[illegible]）張永蕭道

史069-645

成等與薛索兒戰，大破之。索兒退保石梁（今[illegible]六合縣有石梁。[illegible]左置石梁郡石梁縣，[illegible]之閒置石梁縣），食盡而潰，走向樂平（樂平縣，前漢曰清陽，屬東郡；後漢章帝更名樂平。江左以樂平縣民流寓者僑立樂平縣於鍾離郡界），為申令孫子孝叔所斬（申孝叔報父之讎也）。薛安都子道智走向合肥，詣裴季之降。傅靈越[illegible]淮西武衛將[illegible]沛郡王廣之生獲之，送詣劉勔。勔詰其叛逆（詰，去吉翻），靈越曰：九州唱義，豈獨在我？薛公不能專任智勇，委付子姪，此其所以敗也。人生歸於一死，實無面求活。勔送詣建康。上欲赦之，靈越辭終不改，乃殺之。　鄧琬以劉胡與沈攸之等相持久不決，乃加袁顗督征討諸軍事。六月，甲戌，顗帥樓船千艘、戰士二萬來入鵲尾。顗本無將略，性又怯撓（顗，魚豈翻。帥，讀曰率。艘，蘇遭翻。將，即亮翻。撓，奴教翻），在軍中未嘗戎服，語不及戰陳（陳，讀曰陣），唯賦詩談義而已，不復撫接諸將。劉胡每論事，酬對甚簡（[illegible]），由此大失人情。胡常切齒恚恨（恚，於避翻）。胡以南運米未至，軍士匱乏，就顗借襄陽之資，顗不許，曰：都下兩宅未成，方應經理（[illegible]以留理私宅，子勛既敗，都下兩宅皆顗有哉）。又信往來之言，云建康米貴，斗至數百，以為將不攻自潰，擁甲以待之（擁甲，猶言擁兵也）。　田益之帥蠻眾萬餘人圍義陽（宋白曰：義陽本漢平氏縣之義陽鄉，魏黃初中分平氏立義陽郡及[illegible]）。鄧琬使

司州刺史龐孟虬帥精兵五千救之，益之不戰潰。　安成太守劉襲、始安內史王識之（考異曰：宋書作王職之，今從宋略）、建安內史趙道生並舉郡來降（降，戶江翻）。襲，道憐之孫也（道憐，武帝之弟）。　蕭道成世子賾為南康贛令（賾，士革翻。贛，古暗翻。贛縣，漢屬豫章郡，吳屬廬陵，[illegible]分屬南康郡。章、貢二水合而為贛，音古暗翻）。鄧琬遣使收繫之（使，疏吏翻）。門客蘭陵桓康擔賾妻裴氏及其子長懋、子良逃於山中，與賾族人蕭欣祖等結客得百餘人，攻郡，破獄，出賾。南康相沈肅之帥將吏追賾，賾與戰，擒之。賾自號寧朔將軍，據郡起兵（據南康郡也。帥，讀曰率。將，即亮翻。考異曰：宋略云[illegible]沈肅之以郡招起兵，擒獲賾自[illegible]。[illegible]不容便與之同，今從蕭子顯齊書紀），與劉襲等相應。琬以中護軍殷孚為豫章太守，督上流五郡（豫章、臨川、安成、南康、廬陵五郡，皆在南江上流），以防賾等。　鄱陽內史王應之起兵應建康，襲擊湘州行事何慧文於長沙。應之與慧文捨軍身戰，斫慧文八創（創，初良翻），慧文斫應之斷足，殺之。　始興人劉嗣祖等據郡起兵應建康。廣州刺史袁曇遠遣其將李萬周等討之。嗣祖詐萬周云尋陽已平。萬周還襲番禺，擒曇遠，斬之（曇，徒含翻。番禺，音潘愚[illegible]）。上以萬周行廣州事。　初，武都王楊元和治白水（[illegible]），微弱

不能自立，棄國奔魏，元和從弟僧嗣復自立，屯葭蘆。（[illegible]）

費欣壽至巴東，（費，[illegible]）巴東人任叔兒據白帝，自號輔國將軍，擊欣壽，斬之，（蕭惠開遣欣壽[illegible]）叔兒遂阻守三峽。（江水自巴東至夷陵，其間有廣溪峽、巫峽、西陵峽，所謂三峽[illegible]七百里中，兩岸連山[illegible]自非亭午夜分，不見日月。）蕭惠開復遣治中程法度將兵三千出梁州，（[illegible]）僧嗣帥氐斷其道，閻使以聞。（[illegible]）秋，七月，丁酉，以僧嗣為北秦州刺史、武都王。（[illegible]）

濃湖久未決，（[illegible]）龍驤將軍張興世建議曰：「賊據上流，兵彊地勝，我雖持之有餘，而制之不足。若以奇兵數千潛出其上，因險而壁，見利而動，使其首尾周遑，進退疑阻，中流既梗，糧運自艱，此制賊之奇也。錢溪江岸最狹，（[illegible]）去大軍不遠，下臨洄洑，船下必來泊岸，又有橫浦可以藏船，千人守險，萬夫不能過，衝要之地，莫出於此。」沈攸之、吳喜並贊其策。會孟虯引兵來助殷琰，（[illegible]）劉勔遣使求援並急，（[illegible]）建安王休仁欲遣興世救之，沈攸之曰：「孟虯蟻聚，必無能為，遣別將馬步數千足以相制。（[illegible]）興世之行，（[illegible]）大機，必不可輟。」乃遣段佛榮將兵救勔，而選戰士七千、輕舸二百，配興世。興世帥其眾泝流稍上，尋復退歸，（[illegible]）如是者累日。劉胡聞之，笑曰：「我尚不敢越彼下取揚州，（[illegible]）張興世何物人，欲輕據我上！」不為之備。一夕，四更，（[illegible]）值便風，興世舉帆直前，渡湖白，過鵲尾。胡既覺，乃遣其將胡靈秀將兵於東岸翼之而進。戊戌，夕，興世宿景洪浦，靈秀亦留。興世潛遣其將黃道標帥七十舸徑趣錢溪，立營寨。（[illegible]）己亥，興世引兵進據之，靈秀不能禁。庚子，劉胡自將水步二十六軍來攻錢溪，（[illegible]）將士欲迎擊之，興世禁之曰：「賊來尚遠，氣盛而矢驟；驟既易盡，（[illegible]）盛亦易衰；不如待之。」令將士治城如故。俄而胡來轉近，船入洄洑，興世命壽寂之、任農夫帥壯士數百擊之，眾軍相繼並進，胡敗走，斬首數百，胡收兵而下。時興世城寨未固，建安王休仁慮袁顗并力更攻錢溪，欲分其勢，辛丑，命沈攸之、吳喜等以皮艦進攻濃湖，（以牛皮[illegible]）斬獲千數。是日，劉胡帥步卒一萬、鐵馬一千，欲更攻興世，未至錢溪數十里，袁顗以濃湖之急，遽追之，錢溪城由此得立。胡遣人傳唱錢溪已平，眾並懼，沈攸之曰：「不然，若錢

溪寶敗萬人中應有一人逃亡得還者必是彼戰失利唱空聲以惑衆耳勒軍中不得妄動勒約也錢溪捷報尋至攸之以錢溪所送胡軍耳鼻示濃湖袁顗駭懼攸之口寳引歸 龍驤將軍劉道符攻山陽程天祚請降程天祚附見上正月 龐孟蚪進至弋陽劉勔遣呂安國等迎擊於蓼潭大破之孟蚪走向義陽王玄謨之子曇善起兵據義陽以應建康孟蚪走死蠻中劉胡遣輔國將軍薛道標襲合肥殺汝陰太守裴季之以合肥降劉勔見上二月 劉勔遣輔國將軍垣閎擊之閎侗之弟 道標安都之子也 淮西人鄭叔舉起兵擊常珍奇以應鄭黑辛亥以叔舉爲北豫州刺史 崔道固爲土人所攻閉門自守 上遣使宣慰道固 降 甲寅復以道固爲徐州刺史 八月皇甫道烈等聞龐孟蚪敗並開門出降

張興世既據錢溪濃湖軍乏食鄧琬大送資糧畏興世不敢進劉胡帥輕舸四百由鵲頭內路欲攻錢溪 而謂長史王念叔曰吾少習步戰未閑水鬬 若步戰恒在數萬人中水戰在一舸之上舸舸各進不復相關正在三十人中此非萬全之計吾不爲也乃託瘧疾住鵲頭不進 遣龍驤將軍陳慶將三百舸向錢溪戒慶不須戰張興世吾之所悉自當走耳陳慶至錢溪軍於梅根胡遣別將王起將百舸攻興世興世擊起大破之胡帥其餘舸馳還謂顗曰興世營寨已立不可猝攻昨日小戰未足爲損陳慶已與南陵大雷諸軍共遏其上大軍在此鵲頭諸將又斷其下流 已墮圍中不足復慮顗怒胡不戰謂曰糧運鯁塞當如此何 胡曰彼尚得泝流越我而上此運何以不得沿流越彼而下邪乃遣安北府司馬沈仲玉將千人步趣南陵迎糧 仲玉至南陵載米三十萬斛錢布數千舫豎榜爲城 規欲突過行至貴口不敢進 遣間信報胡令遣重軍援接張興世遣壽寂之任農夫等將三千人至貴口擊之仲玉走還顗營悉虜其資實胡衆駭懼胡將張喜來降 中兵參軍劉亮進兵逼胡營胡不能制 入人肝脾裏何由

得活。胡陰謀逃去。己卯，誑顗云：「欲更帥步騎二萬，（誑，居況翻。帥，讀曰率。騎，奇寄翻。）上取錢溪，兼下大雷餘運。」令顗悉選馬配之。其日，胡委顗去，徑趣梅根，先令薛常寶辦船，悉發南陵諸軍，燒大雷諸城而走。至夜，顗方知之，大怒，罵曰：「今年為小子所誤！」呼取常所乘善馬飛燕，謂其眾曰：「我當自追之。」因亦走。庚辰，建安王休仁勒兵入顗營，納降卒十萬，遣沈攸之等追顗。顗走至鵲頭，與戍主薛伯珍并所領數千人偕去，欲向尋陽。夜，止山間，殺馬以勞將士，（勞，力到翻。將，即亮翻。）顧謂伯珍曰：「我非不能死，且欲一至尋陽謝罪主上，然後自刎耳。」因慷慨叱左右索節，無復應者。及旦，伯珍請屏人言事，（索，山客翻。復，扶又翻。屏，必郢翻。）遂斬顗首，（[illegible]史顗走至[illegible]林山見殺。）詣錢溪軍主襄陽俞湛之，湛之因斬伯珍，并送首以為己功。劉胡帥二萬人向尋陽，詐晉安王子勛云：「袁顗已降，軍皆散，唯己所領獨返，宜速處分，為一戰之資。（帥，讀曰率。處，昌呂翻。分，扶問翻。）當停據湓城，誓死不貳。」乃於江外夜趣沔口。（[illegible]）鄧琬聞胡去，憂惶無計，呼中書舍人褚靈嗣等謀之，並不知所出。張悅詐稱疾，呼琬計事，令左右伏甲帳後，戒之：「若聞索酒，便出。」（索，山客翻。）琬既至，悅曰：「卿首唱此謀，今事已急，計將安出？」琬曰：「正當斬晉安王，封府庫以謝罪耳。」悅曰：「今日寧可賣殿下求活邪！」因呼酒，子洵提刀出，斬琬。（洵，須倫翻。）中書舍人潘欣之聞琬死，勒兵而至。悅使人語之曰：（語，牛倨翻。）「鄧琬謀反，今已梟戮。」（梟，堅堯翻。）欣之乃還。取琬子並殺之。悅因單舸齎琬首（[illegible]）詣建安王休仁降。（舸，古我翻。降，戶江翻。）尋陽亂，（[illegible]）蔡那之子道淵在尋陽，被繫作部，（作部，主作器仗，在尋陽城外。）脫鎖入城，執子勛，囚之。沈攸之諸軍至尋陽，斬晉安王子勛，傳首建康，時年十一。（[illegible]）初，鄧琬遣臨川內史張淹自鄱陽嶠道入三吳，軍于上饒。（[illegible]）聞劉胡敗，軍副鄱陽太守費曄斬淹以降。淹，暢之子也。（[illegible]）廢帝之世，衣冠懼禍，咸欲遠出，至是流離外難，（難，乃旦翻。）百不一存。眾乃服蔡興宗之先見。（先見事見上卷元年。）九月，壬辰，以山陽王休祐為荊州刺史。癸巳，解嚴，大赦。庚子，司徒休仁至尋陽，遣吳喜、張興世向荊州，沈懷明向郢州，劉亮及寧朔將軍南陽張敬兒向雍州，（雍，於用翻。）孫超之向湘州，沈思仁、任農夫向豫章，平定餘黨。劉胡逃至石城，（石城，竟陵之[illegible]）

捕得斬之郢州行事張沈變形為沙門潛走追獲殺之荊州行事劉道憲聞濃湖平散兵遣使歸罪荊州治中宗景等勒兵入城殺道憲執臨海王子頊以降孔道存知尋陽已平遣使請降尋聞柳世隆劉亮當至道存及三子皆自殺(孔道存…)

上以何慧文才兼將吏(…)使吳喜宣旨赦之慧文曰既陷逆節手害忠義何面見天下之士遂自殺 安陸王子綏臨海王子頊邵陵王子元並賜死劉順及餘黨在荊州者皆伏誅 詔追贈諸死節之臣及封賞有功者各有差

己酉魏初立郡學置博士助教生員從中書令高允相州刺史李訢之請也

上既誅晉安王子勛等待世祖諸子猶如平日司徒休仁還自尋陽言於上曰松滋侯兄弟尚在將來非社稷計宜早為之所冬十月乙卯松滋侯子房永嘉王子仁始安王子真淮南王子孟南平王子產廬陵王子輿子趨子期東平王子嗣子悅並賜死及鎮北諮議參軍路休之司徒從事中郎路茂之(二路皆…太后之姪)兗州刺史劉祗中書舍人嚴龍皆坐誅世祖二十八子於此盡矣(…)祗義欣之子也

劉勔圍壽陽垣閎攻合肥俱未下勔患之召諸將會議馬隊主王廣之曰得將軍所乘馬判能平合肥(…)幢主皇甫肅怒曰廣之敢奪節下馬可斬勔笑曰觀其意必能立功即推鞍下馬與之(…)廣之往攻合肥三日克之薛道標突圍奔淮西常珍奇勔擢廣之為軍主廣之謂肅曰節下若從卿言何以平賊卿不賞才乃至於此肅有學術及勔卒(…)更依廣之廣之薦於齊世祖為東海太守(…)

沈靈寶自廬江引兵攻晉熙(…)晉熙太守閻湛之棄城走

徐州刺史薛安都益州刺史蕭惠開梁州刺史柳元怙(…)兗州刺史畢眾敬(…)豫章太守殷孚汝南太守常珍奇並遣使乞降(…)

上以南方已平欲示威淮北乙亥命鎮軍將軍張永中領軍沈攸之將甲士五萬迎薛安都(…)

與常珍奇降皆在九月而宋本紀宋畧遣張永等北出皆在十月今從之蔡興宗曰安都
歸順此誠非虛正須單使尺書使疏吏翻今以重兵迎之
勢必疑懼或能招引北虜為患方深若以叛臣罪重
不可不誅則鄰之所有亦已多矣況安都外據大鎮
密邇邊陲地險兵彊攻圍難克考之國計尤宜馴養
馴松倫翻如其外叛將為朝廷旰食之憂上不從為上悔蔡興宗
張本旰苦汗翻謂征北司馬行南徐州事蕭道成曰吾今因
此北討卿意以為何如對曰安都狡猾有餘今以兵
逼之恐非國之利上曰諸軍猛銳何往不克卿勿多
言蔡興宗蕭道成人地雖殊所見不異蓋識時達變者能之文武無二道也安都聞大
兵北上地勢西北高東南下濟泗沂之水皆南流逕彭城而注于淮故謂南兵北向為北上上時
掌翻懼遣使乞降於魏常珍奇亦以懸瓠降魏考異曰宋畧
十二月甲寅珍奇復以郡叛蓋於時宋朝始聞之耳皆請兵自救　戊寅立皇
子昱為太子　薛安都以其子為質於魏質音致魏遣
鎮東大將軍代人尉元鎮東將軍魏郡孔伯恭等帥
騎一萬出東道救彭城鎮西大將軍西河公石都督
荊豫南雍州諸軍事張窮奇出西道救懸瓠尉紆勿翻帥讀
曰率騎奇寄翻雍於用翻魏無南雍州下又書安都都督徐雍五州諸軍事蓋時創置尋省併也西河
公石魏之宗室以安都為都督徐雍等五州諸軍事鎮南大
將軍徐州刺史河東公常珍奇為平南將軍豫州刺

史河內公兗州刺史申纂詐降於魏尉元受之而陰
為之備魏師至無鹽纂閉門拒守為魏攻殺申纂張本薛安都
之召魏兵也畢眾敬不與之同遣使來請降是年春畢眾敬
叛建康從薛安都及安都降魏乃不與之同耳上以眾敬為兗州刺史眾敬
子元賓在建康先坐它罪誅考異曰後魏書眾敬傳云元賓有他罪或獨
不捨之宋畧云據息在都已誅矣今從之眾敬聞之怒拔刀斫柱曰吾皓
首唯一子不能全安用獨生十一月壬子魏師至瑕
丘眾敬請降於魏尉元遣部將先據其城將即亮翻眾敬
悔恨數日不食元長驅而進十二月己未軍于秺秺縣
漢屬濟陰郡後漢省其地當在唐曹州界孟康曰秺音妒西河公石至上蔡常珍
奇帥文武出迎石欲頓軍汝北未即入城懸瓠城在汝水南
中書博士鄭羲曰今珍奇雖來意未可量量音良不如
直入其城奪其管籥管鍵也籥關牡也據有府庫制其腹心
策之全者也石遂策馬入城因置酒嬉戲羲曰觀珍
奇之色甚不平不可不為之備乃嚴兵設備其夕珍
奇使人燒府屋欲為變以石有備而止羲豁之曾孫
也淮西七郡民多不願屬魏連營南奔淮西七郡汝南新蔡汝陽
汝陰陳郡南頓潁川魏遣建安王陸馛宣慰新附民有陷軍為
奴婢者馛悉免之馛蒲撥翻新民乃悅　乙丑詔坐依附
尋陽削官爵禁錮者皆從原蕩隨才銓用　劉勔圍

壽陽自首春至于末冬內攻外禦戰無不捷以寬厚
得將士心將即亮翻尋陽既平上使中書為詔諭殷琰蔡
興宗曰天下既定是琰思過之日陛下宜賜手詔數
行以相慰引慰者安其心引者引使歸順行户剛翻令直中書為詔彼
必疑謂非真非所以速清方難也難乃旦翻方難謂一方之難不
從琰得詔謂劉勔詐為之不敢降降户江翻下同杜叔寶閉
絕尋陽敗問有傳者即殺之守備益固凡有降者上
輒送壽陽城下使與城中人語由是眾情離沮沮在呂翻
琰欲請降於魏主簿譙郡夏侯詳說琰曰說輸芮翻下同今
日之舉本效忠節若社稷有奉便當歸身朝廷何可
北面左衽乎且今魏軍近在淮次謂西河公石在汝南之軍也官
軍未測吾之去就若建使歸款建使當作遣使款誠也使疏吏翻必
厚相慰納豈止免罪而已琰乃使詳出見劉勔詳說
勔曰今城中士民知困而猶固守者畏將軍之誅皆
欲自歸於魏願將軍緩而赦之則莫不相帥而至矣
帥讀曰率下同勔許諾使詳至城下呼城中人諭以勔意丙
寅琰帥將佐面縛出降勔悉加慰撫不戮一人入城
約勒將士將即亮翻士民貲財秋毫無所失壽陽人大悅
魏兵至師水水經注師水源出大潰山又北逕賢首山西又東逕義陽故城北南北對境圖
溮河在今信陽軍羅山縣西北界將救壽陽聞琰已降乃掠義陽數

千人而去久之琰復仕至少府而卒復扶又翻卒子恤翻蕭
惠開在益州多任刑誅蜀人猜怨聞費欣壽敗沒費扶
沸翻程法度不得前事並見上六月於是晉原一郡反沈約曰李雄分
蜀郡之江原臨邛為漢原郡晉穆帝更名晉原唐為蜀州諸郡皆應之合兵圍成
都城中東兵不滿二千惠開悉遣蜀人出獨與東兵
拒守東兵惠開隨行部曲也蜀人聞尋陽已平爭欲屠城眾至
十餘萬人惠開每遣兵出戰未嘗不捷上遣其弟惠
基自陸道使成都赦惠開罪惠基至涪蜀人遏留惠
基不聽進惠基帥部曲擊之斬其渠帥使疏吏翻涪音浮基帥讀
曰率渠帥所類翻然後得前惠開奉旨歸降城圍得解上遣
惠開宗人寶首自水道慰勞益州寶首欲以平蜀為
己功更獎說蜀人使攻惠開勞力到翻獎勸也說式芮翻誘也於是
處處蜂起凡諸離散者一時還合與寶首進逼成都
眾號二十萬惠開欲擊之將佐皆曰今慰勞使至而
拒之使疏吏翻下同何以自明惠開曰今表啟路絕不戰則
何以得通使京師乃遣宋寧太守蕭惠訓等將萬兵
與戰大破之生擒寶首囚於成都沈約曰文帝元嘉十年免吳營僑立
宋寧郡寄治成都將即亮翻下同遣使言狀上使執送寶首召惠開
還建康上問以舉兵狀惠開曰臣唯知逆順不識天
命且非臣不亂非臣不平上釋之是歲僑立兗州

治淮陰徐州治鍾離青冀二州共一刺史治鬱洲兖徐
青冀皆降於魏故立僑州鬱洲在海中周數百里累石為城高八
九尺高居皦翻虛罝郡縣荒民無幾幾居豈翻張永沈攸之
進兵逼彭城軍于下磕磕丘盍翻分遣羽林監王穆之將
卒五千守輜重於武原水經注武原縣在下邳郡西北陵武原縣自漢以來屬彭
城郡宋志南彭城郡有武原縣而徐州之彭城無之蓋自晉氏永嘉之亂其民南徙而故縣丘墟也杜佑
曰泗州下邳縣北有漢武原縣故城重直用翻魏尉元至彭城薛安都出迎
元遣李璨與安都先入城收其管籥別遣孔伯恭以
精甲二千安撫內外然後入受降如受敵尉元得之其夜張永
攻南門不克而退元不禮於薛安都安都悔降復謀
叛魏降戶江翻復扶又翻元和之不果發和之者諧輯之也或曰和之當作知之
安都重賂元等委罪於女壻裴祖隆而殺之元使孫
珠與安都守彭城自將兵擊張永絕其糧道又破
穆之於武原穆之帥餘眾就永元進攻之帥讀曰率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三十一